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3n1435

十誦律

後秦　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初誦
    - 1　四波羅夷法
      - 1
      - 2
    - 2　十三僧殘法
    - 3　二不定法
    - 4　三十尼薩耆法
      - 1
      - 2
  - 二誦
    - 4　三十尼薩耆法
      - 1
      - 2
    - 5　九十波夜提法
      - 1
      - 2
      - 3
      - 4
      - 5
  - 三誦
    - 5　九十波逸提
      - 1
      - 2
      - 3
      - 4
      - 5
    - 6　四波羅提舍尼法
    - 7　明一百七眾學法
    - 8　七滅諍法
  - 四誦
    - 9　七法
      - 1　受具足戒法

- 2 布薩法
- 3 自恣法
- 4 安居法
- 5 皮革法
- 6 醫藥法
- 7 衣法
  - 1
  - 2

- 五誦
  - 10 八法
    - 1 迦絺那衣法
    - 2 俱舍彌法
    - 3 瞻波法
    - 4 般荼盧伽法
    - 5 悔法
    - 6 遮法
    - 7 臥具法
    - 8 諍事法
- 六誦
  - 11 雜誦
    - 1 調達事
      - 1
      - 2
    - 2 雜法
      - 1
      - 2
      - 3
      - 4
- 七誦
  - 12 尼律
    - 1 八波羅夷法
    - 2 十七僧殘法
    - 3 尼三十捨墮法
    - 4 百七十八單波夜提法
      - 1
      - 2
      - 3
    - 5 八波羅提提舍尼法

        - 6 比丘尼八敬法
    - 八誦
        - 13 增一法
            - 1 一法
            - 2 二法
            - 3 三法
            - 4 四法
            - 5 五法
            - 6 六法
            - 7 七法
            - 8 八法
            - 9 九法
            - 10 十法
            - 11 後一法
            - 12 二法
            - 13 三法
            - 14 四法
            - 15 五法
            - 16 六法
            - 17 七法
            - 18 八法
            - 19 九法
            - 20 十法
            - 21 增十一相
    - 九誦
        - 14 優波離問法
            - 1 婬事
            - 2 盜事
            - 3 殺事
            - 4 妄語事
            - 5 十三事
            - 6 二不定法
            - 7 三十捨墮法
            - 8 波夜提事
            - 9 七滅諍法
            - 10 七法
            - 11 八法
            - 12 雜事

- 十誦
  - 15 比丘誦
  - 16 二種毘尼及雜誦
  - 17 波羅夷法
    - 1 初戒(婬戒)
    - 2 二戒(盜戒)
    - 3 三戒(殺戒)
    - 4 四戒(大妄語戒)
  - 18 僧伽婆尸沙初
- 善誦毘尼序卷
  - 1 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序卷上)
  - 2 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序卷上- 中)
  - 3 毘尼中雜品(序卷中)
  - 4 因緣品(序卷下)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021
  - 022
  - 023

- 024
- 025
- 026
- 027
- 028
- 029
- 030
- 031
- 032
- 033
- 034
- 035
- 036
- 037
- 038
- 039
- 040
- 041
- 042
- 043
- 044
- 045
- 046
- 047
- 048
- 049
- 050
- 051
- 052
- 053
- 054
- 055
- 056
- 057
- 058
- 059
- 060
- 06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35
十誦律卷第一(初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一

佛在毘耶離國，去城不遠有一聚落，是中有長者子，名須提那加蘭陀子，富貴多財種種成就，自歸三寶為佛弟子，厭世出家剃除鬚髮被著法服而作比丘，遠離鄉土到憍薩羅國一處安居。時世飢饉乞食難得，諸人民妻子尚乏飲食，何況能與諸乞求人！時須提那作是念：「此大飢饉乞求難得，我等諸親里多饒財富，當因我故布施作福，今正是時。」作是念已，夏安居過三月自恣竟、作衣畢，著衣持鉢還毘耶離，經遊諸國至本聚落。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村乞食至親里舍，為諸比丘各各勸與種種飲食，自行頭陀受乞食法。次乞食已還到自舍，而作是言：「先許當還，我今來歸。」作是語已便駃出去。其家小婢見其駃去，即馳往白須提那母：「向須提那入門便去。」其母念言：「須提那入門即去，或能愁憂欲還捨戒、不樂梵行？我今當往教令還家，自恣五欲布施作福。」作是念已，往到其所語須提那：「汝若愁憂不樂梵行欲捨戒者，便來還家受五欲樂布施作福。」即答母言：「我無愁憂，不欲捨戒、不厭梵行，亦不欲捨沙門之法，心樂梵行。」其母自念：「我雖口言，不迴其心。當語其婦言：『汝淨潔時到，則來報我。』」便往語之，婦言：「如是。」受其母教，淨潔時到，往報母言：「今何所作？」時母教言：「本須提那所喜衣服、嚴飾之具悉皆著來。」受教還房，著其所喜衣服嚴具。母即將到須提那所，便作是言：「汝若愁憂不樂梵行欲捨戒者，當自還家受五欲樂布施作福。佛法難成，出家勤苦。」即答母言：「我不愁憂、心不動轉、自樂修梵行、不樂五欲。」母言：「善哉須提那！汝樂梵行不欲捨戒者，今婦時到當留續種。若家無嗣，所有財物悉當入官。」爾時世尊未結此戒，是須提那即便心動答母，言：「爾。」母即避去，便將其婦屏處行婬，如是再三。尋時懷妊，有福德子月滿而生，名曰續種，至年長大信樂佛法，出家學道勤行精進，逮得漏盡成阿羅漢。時須提那既行婬已，心生疑悔，愁憂色變無有威德，默然低頭、垂肩迷悶、不樂言說。時知識比丘來相問訊在一面坐，問須提那：「汝先有威德、顏色和悅、樂修梵行。今何以故愁憂色變、默然低頭、迷悶不樂？汝身為病？為私屏處作惡業耶？」須提那言：「我身無病，私屏作惡業故心有愁憂。」時諸比丘漸漸急問，便自廣說如上因緣。諸比丘

聞已，種種因緣呵須提那言：「汝應愁苦憂悔，乃作如是私屏惡業。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不知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以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捨欲想、滅欲熱。佛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時諸比丘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諸佛常法：知而故問、或有知而不問、有知時問、有知時不問、有益事問、無益事不問、有因緣問。佛世尊知，彼時以正念安慧問須提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須提那言：「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愚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捨欲想、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語諸比丘：「是愚癡人開諸漏門，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觸彼女身。」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攝僧故、極好攝故、僧安樂住故、折伏高心人故、有慚愧者得安樂故、不信者得淨信故、已信者增長信故、遮今世惱漏故、斷後世惡故、梵行久住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同入比丘學法，不捨戒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名跋耆子，不捨戒、戒羸不出還家作婬。後欲出家，自作是念：「我當先往問諸比丘得出家不？不得則止。」作是念已問諸比丘。諸比丘疑，以此白佛，佛言：「有人不捨戒、戒羸不出還家作婬，可得出家更作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同入比丘戒法，不捨戒、戒羸不出作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有一比丘獨住林中，有雌獼猴常數來往此比丘所，比丘即與飲食誘之，獼猴心軟便共行婬。是比丘多有知識，來相問訊在一面坐。時獼猴來欲行婬，一一看諸比丘面，次到所愛比丘前住諦視其面。時此比丘心恥不視獼猴，獼猴尋瞋攫其耳鼻傷破便去。時諸比丘急問其故，便自廣說如上因緣。諸比丘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不知佛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以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捨欲想、滅欲熱。佛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時諸比丘種種因緣呵責已，往詣佛所向佛廣說。爾時世尊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是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愚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

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捨欲想、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我先已結此戒，今復隨結。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同入比丘學法，不捨戒、戒羸不出行婬法，乃至共畜生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若比丘者有四種：一者，名字比丘；二者自言比丘；三者為乞比丘；四者破煩惱比丘。名字比丘者，以名為稱。自言比丘者，用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又復賊住比丘，剃除鬚髮被著袈裟，自言：「我是比丘。」是名自言比丘。為乞比丘者，從他乞食故，如婆羅門從他乞時，亦言：「我是比丘。」是名為乞比丘。破煩惱比丘者，諸漏結縛煩惱眾生，能受後身生熱苦報，生死往來相續因緣。若能知見斷如是漏拔盡根本，如斷多羅樹頭畢竟不生，是名破煩惱比丘。云何比丘具足戒？云何具足戒比丘？若僧和合說白四羯磨，是人信受隨行不違、不逆、不破，是名比丘具足戒，是名具足戒比丘。

學者有三學：善戒學、善心學、善慧學。復有三學：善學威儀、善學毘尼、善學波羅提木叉。

同入學法者，如百歲受戒比丘所學，初受戒人亦如是學。如初受戒人所學，百歲比丘亦如是學，是中一心、一戒、一說、一波羅提木叉，同心、同戒、同說、同波羅提木叉，故名同入比丘學法。

不捨戒者，若比丘狂時捨戒，不名捨戒。若心亂時、病壞心時、若向狂人、向亂心人、向病壞心人、若獨捨戒、若獨不獨想、不獨獨想、若中國語向邊地人不相解者、若邊地語向中國人不相解者、若向瘂人、若向聾人、向瘂聾人、向無所知人、若向非人、向睡眠人、向入定人、若隔障、若自瞋、若向瞋人、若夢中、若自不定心、若向不定心人，如是捨戒皆不名捨戒。或有捨戒非戒羸、或有戒羸非捨戒、或有戒羸亦捨戒。捨戒非戒羸者，若比丘言：「我捨佛。」即名捨戒。若言：「捨法、捨僧、捨戒；捨和上、捨阿闍梨；捨同和上、同阿闍梨；捨比丘、比丘尼；捨式叉摩尼；捨沙彌、沙彌尼；捨優婆塞、捨優婆夷。」皆名捨戒。若言：「汝等當知我是白衣、若是沙彌、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乃至不復與汝等共作同學。」是名捨戒非戒羸。戒羸非捨戒者，若比丘愁憂不樂，欲捨戒厭比丘法、欲棄聖服取白衣服、須白衣法不須比丘法求在家事，復作是言：「我念父母、兄弟、姊妹、我念兒女，當馱教我生活伎術，安我好處囑我以善知識。」說如是語，是名戒羸非捨戒。戒羸亦捨戒者，若比丘愁憂不樂欲捨戒，厭比丘法欲棄聖服，取白衣服須白衣法，不須比丘法求在家事，復作是言：「我念父母、兄弟、姊妹、我念兒女，當馱教我生活伎術，安我好處囑我以

善知識。」說如是語已，復作是言：「我捨佛捨法，乃至捨優婆塞、優婆夷。」是名戒羸亦捨戒。
行婬法者，婬名非梵行。非梵行者，二身交會。
波羅夷者，名墮不如，是罪極惡深重，作是罪者，即墮不如，不名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
不共住者，不得共作比丘法，所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是名波羅夷不共住。
是中犯者有四種：男、女、黃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者，亦人、非人、畜生。比丘與人女行婬，三處犯波羅夷：大便處、小便處、口中；非人女、畜生女、二根亦如是。共人男行婬，二處犯波羅夷：大便處、口中；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亦如是。復有共畜生女行婬，二處犯波羅夷，謂雞、若似雞是。
佛在舍衛國。有一乞食比丘名曰難提，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持尼師壇著左肩上入安桓林，在一樹下敷尼師壇端身正坐。有魔天神欲破是比丘三昧故，化作端政女身在其前立。比丘從三昧起，見此女身即生著心，世俗禪定不能堅固，尋時退失欲摩女身。女人即却漸漸遠去，便起隨逐欲捉其身。時彼林中有一死馬，女到馬所則身不現，是比丘婬欲燒身故，便共死馬行婬。既行婬已欲熱小止，即生悔言：「我已退墮，非是比丘非釋種子。今諸比丘必捨遠我不復共住。我不應以不清淨身著此法衣。」即脫袈裟攝著囊中，以置肩上往詣佛所。爾時佛與百千萬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佛遙見來即作是念：「若我不以軟語勞問者，其心必破沸血當從面孔出。」是比丘來到佛所，佛言：「善哉難提！汝更欲學比丘所學耶？」聞佛所言：「善哉難提！」心大歡欣便作是念：「我當得共諸比丘住必不擯我。」如是思惟已答言：「世尊！我更欲學比丘學法。」爾時佛語諸比丘：「汝等還與難提比丘學法，若有如難提比丘者亦與學法。應一心和合僧，難提比丘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難提比丘，不捨戒、戒不羸、不出作婬法。我今從僧還乞學法。僧憐愍我故，還與我學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是中一比丘於僧中唱：『大德僧聽！難提比丘不還戒戒不羸作婬法。是難提比丘從僧乞還學法，今僧憐愍故還與學法。若僧時到僧忍聽，還與難提比丘學法。白如是。』如是用白四羯磨。『還與難提比丘學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與學沙彌行法者，佛所結一切戒盡應受行，在諸比丘下坐，應授與大比丘飲食湯藥，自從沙彌、白衣受飲食，不得與大比丘同室過再宿，自不得與白衣、沙彌過二宿，得與具戒比丘作布薩、自恣、二

羯磨，與學沙彌不得足數作布薩自恣羯磨，一切羯磨不得作。」(婬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眾多比丘共一處安居，少於房舍，時諸比丘隨所知識乞索草木，各各自作庵舍止住。是諸比丘入城乞食，有取薪人，壞其庵舍持材木去。乞食還見即生憂愁，作如是言：「我等辛苦暫行乞食，諸年少輩便壞我舍持材木去。當復更從知識乞索草木作庵舍住。」是時眾中有一比丘名達尼迦，是陶家子，自以巧便即作泥舍、泥戶、泥向，梁椽牛頭、象牙、衣架皆用泥作，集諸草木以火燒成，色赤嚴好。作是舍已囑諸比丘：「二月遊行乞索，欲作入舍飲食。」爾時佛與阿難按行諸房，遙見其舍色赤嚴好，佛知而故問阿難：「是何等物色赤嚴好？」阿難答言：「今王舍城眾多比丘一處安居，其房舍少，是諸比丘隨所知識乞索草木作庵舍住。入城乞食時，取薪人便壞庵舍持材木去，乞食還見生愁憂言：『我等辛苦暫行乞食，諸年少輩便壞我舍持材木去。』是中有比丘名達尼迦，陶家子，自以巧便作是泥舍，集諸草木以火燒成嚴好如是。」佛告阿難：「汝破是達尼迦比丘赤色泥舍，莫使外道譏嫌呵責，佛現在世出如是漏結因緣法。」阿難受教，即往破之。達尼迦比丘二月遊行，還見舍破壞，問所囑比丘：「誰壞我舍？」比丘答言：「是佛大師教令破之。」達尼迦心念：「法王教破，不得有言。今王舍城諸材木師是我知識，可作木舍。」過夜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乞食已到木師所：「汝今知不？摩竭國主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與我材木。」木師答言：「若王與者隨意取之。」是中有大重材中守護城，難持出入不應乞人者，即取斬截藏著一處。時知城統見大重材中守護城斬截覆藏，見已驚怖毛豎生念：「得無怨賊將欲來耶？若已得入？」往問木師：「是大材木用守護城，誰取斬截藏著一處？」答言：「有達尼迦比丘來作是言：『阿闍世王與我材木。』我時答言：『若王與者隨意取之。』即便自取大材木斬截藏著一處。」城統心念：「王今云何乃以大材與此比丘？」即到王所言：「大王！更有餘材，云何乃以守城大材持與比丘？」王言：「不與。」城統言：「王今已與。」「誰言我與？」答言：「木師言與。」王曰：「將木師來。」即受教去將木師來。時木師中道見達尼迦比丘語言：「以汝因緣故我今有事。」比丘言：「且去！我隨後往。」時城統即將木師到王所言：「大王！此是木師。」時達尼迦比丘隨後來，王遙見之便言：「放木師去，將比丘來。」城統即放木師，將達尼迦比丘前到王所。王言：「汝比丘法云何不與而取？」答言：「大王！我非不與取，王先與我。」王言：「我不憶與。」比丘答言：「今令王憶。」王言：「云何？」答言：「王當自念初登位時，作如是言：『若我國內草木及水，隨諸持戒沙門、

婆羅門取用。』」王言：「我謂無主草木故作是說。」王言：「汝今墮大罪中。」比丘答言：「我出家人寄住王國。云何殺我？」王言：「比丘去！勿復更取如是大材。」時眾人唱言：「希有此比丘，決定應死，呵責便放。」是比丘從大罪中得出，到眾僧中，食後語諸比丘：「我今日垂為王所殺。」廣說上事。諸比丘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不知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責偷奪法，種種因緣稱讚不偷奪法。汝尚不應生心，亦不應說，何況能取？」以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汝達尼迦比丘！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佛言：「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責偷奪法，種種因緣稱讚不偷奪法。汝尚不應生心，口亦不應說，何況乃取？」種種因緣呵已，語阿難：「將一下坐比丘入王舍城，街巷市里多人眾處，以問眾人，若信、不信者，若賢者、非賢者，若大臣、大官、將帥、官屬：『盜至幾許，摩竭國主阿闍世王與其大罪？』」阿難受教，將一下坐比丘入王舍城，街巷市里多人眾處，以問眾人：「盜至幾許，摩竭國主阿闍世王便與大罪？」眾人答言：「大德阿難！盜至五錢、若五錢直，便與大罪。」阿難聞已，還詣佛所作禮却住，向佛具說：「盜至五錢、若五錢直，阿闍世王便與大罪。」佛即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聚落中、若空地，物不與偷取。以所偷物，若王、王臣，若捉繫縛、若殺、若擯、若輸金罪、若作是言：『汝小兒！汝癡！汝賊！』比丘如是不與取者，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不與取者，他人不與是物。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人不與，盜取，是名不與取。

王者，剎利種身受王職吉水灌頂，是名為王，亦名國主，亦名灌頂。若婆羅門、居士、若女人身受王職，亦名為王國主灌頂。

殺者，名為奪命。

繫者，若著杻械枷鎖在獄，皆名為繫。

擯者，驅出國界。

輸金者，輸金等物贖罪。

賊者有二種：若劫、若盜。

汝小兒者，未知法故。

癡者，無所知故。

波羅夷者，名墮不如，是罪極惡深重。作是罪者，不名比丘，非沙門非釋子。

失比丘法不共住者，不共作比丘法，所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說戒、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是名波羅夷不共住。
是中犯者有三種取人重物犯波羅夷：一者自取，二者教他人，三者遣使。自取者，手自取、自手舉離本處，波羅夷。教他者，若比丘教人盜他物，是人隨語即偷奪取離本處，是時比丘得波羅夷。遣使者，若比丘語人言：「汝知某甲重物處不？」若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即偷奪，取離本處時，比丘得波羅夷。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用心，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偷奪取。用身者，若手若脚若頭若餘身分取他人物。離本處者，隨物所在處舉著餘處。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他不與，二者重物，三者離本處。他不與者，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人不與。重物者，物直五錢、若過五錢。離本處者，隨物所在處舉著餘處。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盜心，二者重物，三者離本處。盜心者，他不與自盜心取。重物、離本處，亦如上說。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是物屬他，二者重物，三者離本處。屬他者，是物有主，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人。重物、離本處，如上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屬他想，二者重物，三者離本處。屬他想者，知是物有主人。重物、離本處，如上說。若男、若女、黃門、二根人。重物、離本處，如上說。
復有四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他不與，二者偷奪心取，三者重物，四者離本處，皆如上說。
復有四種取人重物波羅夷：是物屬他、偷奪心取、重物、離本處，波羅夷。知物屬他、偷奪心取、重物、離本處，皆如上說。
復有四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者有守護，二者有主，三者重物，四者離本處。有守護者，如人有象馬、牛羊、妻子、奴婢，若在自國、若在他國有人守護，有我所心，誰為我所、心隨誰物。復有田、甘蔗田、稻田、麥田、麻田、豆田、葡萄田有人守護，有我所心，誰為我所、心隨誰物。復有象廐、馬廐門間食厨，有人藏物在中，是名守護。有我所心，誰為我所、心隨誰物。重物、離本處，如上說。
復有四種取人重物波羅夷：是物無守護，有我所心、重物、離本處。無守護者，如人有象、有馬、妻子，若在自國、若在他國，是物無人守護。有我所心，誰為我所、心隨誰物。復有田地，場上有穀，是物無人守護，有我所心，誰為我所、心隨誰物。復有五寶、若似五寶，藏著地中無人守護。但有我所心，誰有我所心？謂隨所屬主有我所心，是名有主無人守護。重物、離本處，如上說。

復有四種取他重物波羅夷：是物有守護、無我所心、重物、離本處。有守護無我所心者，如群賊破他城邑多得財物，若以王力、若聚落力還破是賊，賊捨物走，是物主不守護無我所心，已失故；賊亦不守護無我所心，已奪故。有守護無我所心，誰守護無我所心？奪得者。又如比丘失諸衣鉢，有知識比丘在餘處見，便即奪取。是失衣鉢比丘不守護無我所心，已失故；賊不守護無我所心，已奪故。有守護無我所心，誰守護無我所心？奪得者。重物、離本處如上說。

處者，地處、上處、虛空處、乘處、車處、船處、水中、田地、僧坊處、身上處、關稅處、共期處、無足、二足、四足、多足。

地處者，如人有五寶、若似五寶在地，比丘以偷奪心取、離本處，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以木、瓦、石舉取，雖墮本處，波羅夷。若拽取未出界，偷蘭遮。又如鐵瓶、銅瓶、鐵甕、銅甕，以五寶、若似五寶著此器中，比丘以偷奪心取離本處，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取瓶底物轉出近口，波羅夷。近瓶口物轉著瓶底，亦波羅夷。若穿瓶取五錢直，波羅夷。若比丘偷奪心，在器不在物、若心在物不在器、或心兩在，取五錢直，波羅夷。是名地處。

上處者，若細陛繩床、麁陛繩床、蓐囊蓐、薄蓐、厚蓐、蓐覆、雜色蓐、雜色綬緣、薄被、厚被、表糅被、表裏糅被、緣糅被、地敷具、樹上處、屋上處、細陛繩床處者，謂脚處、足處、環處、床陛處、上繩床足處、上頭處，若以繩織，異繩名異處。若皮、若衣覆，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如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五錢直，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麁陛繩床處者，若一板名一處。若皮、若繩、若衣覆，異繩名異處，餘如上說。蓐者，一種毛一種，名一處。表處、裏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五錢直，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囊蓐、薄蓐、厚蓐、蓐覆雜色、蓐雜色綬緣、薄被、厚被、表糅被、表裏糅被、緣糅被、地敷具處者，一種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餘如上說。樹處者，根處、莖處、枝處、葉處、華處、果處，乃至根鬚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五錢直，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屋上處者，謂門間處、向處、門關處、戶樘處、牛頭、象牙、衣架、梁椽、重閣、梯陛處，一桄名一處，欄楯處一鉤名一處。若未泥舍一墼名一處，若草覆舍一重名一處，若木覆舍一木名一處，若仰泥舍一畫色名一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

丘以偷奪心取五錢直，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是名上處。
虛空處者，如人房舍、殿堂、諸欄楯上，有貴價衣、波頭摩衣、頭求羅衣、鳩羅闍衣懸是諸處，風吹在空衣未墮地，比丘以偷奪心接取，波羅夷。又如比丘、和上、阿闍梨衣，從下至上、從上墮下，衣未至地，比丘以偷奪心接取，波羅夷。又如人門中、向中、閣上、簷下、樓觀處、屋間閣上，以內外莊嚴身具在是諸處，有有主鳥、鵝鴈、孔雀、鸚鵡、猩猩噉是物去，比丘以偷奪心奪是鳥取，波羅夷。若待鳥時，偷蘭遮。鳥隨比丘所欲至處，波羅夷。若至餘處，偷蘭遮。若有野鳥謂諸鷹鷲噉是物去，比丘以偷奪心奪是鳥取，偷蘭遮。若待鳥時，突吉羅。鳥隨比丘所欲至處，偷蘭遮。若至餘處，突吉羅。又諸野鳥持是物去。諸有主鳥奪野鳥取，比丘以偷奪心奪是有主鳥，波羅夷。若待鳥時，偷蘭遮。鳥隨比丘所欲至處，波羅夷。若至餘處，偷蘭遮。諸有主鳥持是物去為野鳥所奪，比丘以偷奪心奪野鳥取，偷蘭遮。若待鳥時，突吉羅。鳥隨比丘所欲至處，偷蘭遮。若至餘處，突吉羅。是名虛空處。
乘處者，象乘、馬乘。象乘處者，謂脚處、膝處、髀處、胯處、肋處、脊處、胸處、頸處、頭處、耳處、鼻處、口處、牙處、尾處，如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馬乘處者，謂脚處、膝處、髀處、胯處、肋處、脊處、胸處、頸處、頭處、耳處、鼻處、口處、騣毛處、尾處，餘如上說。
車處者，犢車、鹿車、驢車、步挽車、輦車。犢車處者，謂輻輞、轅轂、箱處、欄楯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鹿車、驢車、步挽車亦如是。輦車處者。脚處、脚重環處、坐處、板橙處、柱處、覆處。若繩索覆、若衣覆，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是名乘處。
船處者。單槽船、舫船、舍船、瓶船、浮囊船、板船、木栰、草栰。單槽船處者，兩舷處、兩頭處、底處、兩箱處、竪桅處、柁樓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舫船處者，謂橫梁處、繩縛處，餘如上說。舍船處者，謂板壁處、瓶處、甕處、安瓶甕蓋處、柱處、梁處。若以草覆，一重草名一處，若木枝覆、若板覆，一覆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瓶船處者，一切瓶、一切繩縛處、一切皮縛處。浮囊船處者，一切囊處、一切縛處。板船者，一切板處。木栰者，一

切木處。草栰處者，一切草處、一切縛處。是諸處有五寶、若似五寶，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是名船處。
水處者，如人為舍故、車故、薪故，水中浮物來下，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離本處，波羅夷。若從捉留住後水到前，波羅夷。若沈著水底，波羅夷。若舉離水，亦波羅夷。復次有主池中諸有主鳥，比丘以偷奪心取是諸鳥，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沈著水底，偷蘭遮。若舉離水，波羅夷。復有無主池中諸有主鳥，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沈著水底，波羅夷。若舉離水亦波羅夷。是名水處。
田處者，有二因緣奪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比丘為地故言他得勝者，波羅夷。不如者，偷蘭遮。若作異相過分得勝，地直五錢，波羅夷，僧坊舍亦如是。是名田處。
身上處者，如比丘與和上、阿闍梨持衣行，是比丘身上諸處，謂脚處、[蹲-酋+(十/田/厶)]處、膝處、髀處、胯處、臗處、肋處、脊處、腹處、胸處、手處、肘處、臂處、肩處、頸處、頭處，比丘以偷奪心取是衣囊，從此處移著彼處，波羅夷。是名身上處。
關稅處者，比丘度關應輸稅物而不輸稅，直五錢，波羅夷。復有賈客至關稅處語比丘言：「與我過是物。」比丘與過，稅直五錢，波羅夷。復有賈客至關稅處語比丘言：「與我過是物，與汝半稅。」比丘與過，得稅物直五錢，波羅夷。復有賈客至關稅處語比丘言：「與我過是物，盡與汝稅。」比丘與過，若稅物直五錢，波羅夷。復有賈客來至關稅處，比丘示異道過，失所稅物，物直五錢，波羅夷。復有賈客未至稅處，比丘示異道過，失所稅物五錢直，偷蘭遮。若稅處有賊、若惡獸、若飢餓故，比丘示異道不犯。是名關稅處。
共期處者，比丘與賊共期，破諸村落得物與比丘分，得五錢直，波羅夷。是名共期處。
無足眾生者，蛭蟲、千頭羅蟲，有人取之舉著器中，比丘以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穿器取蟲直五錢，波羅夷。若比丘偷心在器不在蟲、若心在蟲不在器、若心兩在，以偷奪心取得五錢直，波羅夷。是名無足處。
二足處者，如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拘耆羅鳥、狌狌及人。有人取是物舉著籠中，比丘以偷奪心取，得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穿籠取鳥直五錢，波羅夷。若比丘偷心在籠不在鳥、若心在鳥不在籠、若心兩在，以偷奪心取得五錢直，波羅夷。偷人有二種：一者擔去、二者共要，若比丘以人

著脊上過二踔，波羅夷。若共期處行過二踔，波羅夷。是名二足處。
四足處者，象馬、牛羊、驢騾，有人以繩繫在一處，比丘以偷奪心解繩牽去過四踔，波羅夷。若在牆壁籬障內，比丘以偷奪心驅出過四踔，波羅夷。有諸四足共一處臥，比丘以偷奪心驅一令起出過四踔，波羅夷。若在外放，比丘心念：「是放牧人入村去時我當盜取。」偷蘭遮。若殺者，波夜提。殺已取肉直五錢，波羅夷。是名四足處。
多足處者，蜈蚣、百足、蛄蛸，有人舉著器中，比丘偷奪心取，波羅夷。若選擇時，偷蘭遮。選擇已取五錢直，波羅夷。若穿器取蟲直五錢，波羅夷。若偷心在器不在蟲、若心在蟲不在器、若心兩在，以偷心取直五錢，波羅夷。是名多足處。
又有七種取人重物，波羅夷：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
又七種取人重物，無犯：一者己想、二者同意、三者暫用、四者謂無主、五者狂、六者心亂、七者病壞心。
又七種取非人重物，偷蘭遮：一非己想、二不同意想、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
又七種取非人重物，無犯：己想、同意取、暫用、謂無主、狂心、亂心、病壞心。
又有七種取人輕物，偷蘭遮：非己想、不同意、不暫用、知有主、不狂、不心亂、不病壞心。
又有七種取人輕物，無犯：己想、同意取、暫用、謂無主、狂心、亂心、病壞心。
又有七種取非人輕物，突吉羅。非己想、不同意、不暫用、知有主、不狂、心不心亂、不病壞心。
又有七種取非人輕物，無犯：己想、同意取、暫用、謂無主、狂心、亂心、病壞心。
有比丘尼名施越，多知識謂有福德人，喜供養與油、酥、蜜、石蜜。有一賈客見是比丘尼，信敬心喜作如是言：「善女！所須酥、油、蜜、石蜜至我舍取。」答言：「如是。」時有比丘尼聞是語，過後數日便往到其舍言：「施越比丘尼須胡麻油五升。」賈客問言：「用作何等？」答言：「我持是至比丘尼寺中。」賈客即與。是比丘尼持至寺中便自服。過之後數日，賈客見施越比丘尼言：「善女？何以但索麻油，不索餘物？」比丘尼言：「何以說是？」答言：「有一比丘尼來言：『汝須胡麻油。』我即與之。」施越言：「善！若索餘物汝亦當與。」施越即往語彼比丘尼言：「汝是弊惡比丘尼、下賤比丘尼，汝得波羅夷。」彼比丘尼言：「何以

爾？」施越言：「賈客不與，詐取他油。」彼比丘尼言：「我非不與取，我以汝名字故取。」即自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答言：「我以施越名字取。」佛言：「不得波羅夷，但故妄語，得波夜提。從今日不得詐稱他名取，若取犯罪。」

復有東方比丘尼，與波利比丘尼共一道行。時波利比丘尼在前遺失衣去，東方比丘尼在後得之。共會一處時，東方比丘尼唱言：「誰失是衣？我今地得。」波利比丘尼言：「汝取是衣耶？」答言：「我取。」波利言：「汝得波羅夷罪。」問言：「何故？」答言：「汝以盜心取故。」是比丘尼心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犯。」

有一居士近祇桓耕地放衣一面，時有比丘求糞掃衣，見是地衣四顧無人便取持去，耕人遙見語比丘言：「莫取我衣。」比丘不聞，耕人即往捉比丘言：「汝比丘法不與取耶？」比丘答言：「我謂糞掃無主故取。」耕人言：「此是我衣。」比丘言：「是汝衣者便自持去。」比丘心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主故取。」佛言：「無犯！從今取衣當善籌量，此是他衣物，雖無人守，必自有主。」(盜竟)

十誦律卷第一

十誦律卷第二(初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四波羅夷法之二

佛在跋耆國跋求摩河上，是時佛語諸比丘：「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諸比丘作是念：「世尊教我等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我等當勤修習。」諸比丘作是念已，勤修習不淨觀，深懷厭惡慚愧是身，譬如年少自喜嚴飾、洗浴身體、剪爪治鬚髮、著好衣服、以香塗身，若以死蛇、若以死狗、或以死人臭爛青瘀、鳥獸所食膿血蟲出以繫其頸，厭惡臭屍深懷慚愧。是諸比丘深修不淨觀故，慚愧厭惡亦復如是。爾時或有比丘發心欲死、歎死、求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有自繫、或投高崖、或有比丘轉相害命。有一比丘勤修不淨觀，深得厭惡慚愧臭身，便往鹿杖梵志所讚言：「善人！汝能殺我，與汝衣鉢。」時彼梵志即以利刀而斷其命。有血污刀，持至跋求摩河上洗之。有魔天神從水中出，住水上讚梵志言：「善人！汝得大福德，是沙門釋子未度者度、未脫者脫，兼得衣鉢。」時彼梵志生惡邪見自謂：「審爾。」便挾刀去，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唱言：「誰未度者，我當度之。誰未脫者，我當脫之。」時諸比丘勤修不淨觀故厭惡臭身，從住處出至梵志所讚言：「善人！可斷我命。」時彼梵志尋斷其命，如是二三乃至六十，以是因緣僧遂減少。月十五日說戒時至眾僧減少，佛知故問阿難言：「今說戒日眾僧都集，何故減少？」阿難白言：「世尊一時教諸比丘深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是諸比丘即勤修不淨觀，厭惡臭身，譬如年少自喜嚴飾、洗浴身體剪爪、治鬚髮、著好衣服、以香塗身，若以死蛇、若以死狗、或以死人臭爛青瘀、鳥獸所食、膿血蟲出以繫其頸，是人厭惡深懷慚愧。是諸比丘修不淨觀，厭惡慚愧亦復如是。爾時或有發心欲死、歎死、求刀自殺、或服毒藥、或有自繫、或投高崖、或有比丘轉相害命。有一比丘，勤修不淨觀故，深得厭惡慚愧臭身，便往鹿杖梵志所讚言：『善人！汝能殺我，與汝衣鉢。』時彼梵志尋以利刀斷是比丘命。有血污刀，持至跋求摩河上洗之。有魔天神從水中出，住水上讚梵志言：『汝得大福德！是持戒沙門釋子未度者度、未脫者脫，兼得衣鉢。』時彼梵志即生惡邪見自謂：『審爾。』便挾刀去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即大唱言：『誰未度者？我當度之。誰未脫者？我當脫之。』時諸比丘勤修不淨觀故，深得厭惡慚愧臭身，從住處出至梵志所讚言：『善人！可斷我命。』時彼梵志尋斷其命，如是二、三乃至六十，故僧

滅少。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餘善道，安樂住法無有厭惡，諸惡法生即能除滅。」
佛語阿難：「更有善道，安樂行法無有厭惡，諸惡法生即能除滅。」「世尊！云何善道，安樂住法無有厭惡，諸惡法生即能滅除？」佛告阿難：「有阿那般那念，名為善道，安樂住法。所以者何？諸惡法生即能除滅，無厭惡故。」「世尊！云何修習阿那般那念，名為善道，安樂住法，諸惡法生即能除滅，無有厭惡？」佛語阿難：「若有比丘隨其所依城邑聚落止住，晨朝時到著衣持鉢，攝身諸根繫念一心入村乞食。食已若在空處、若在樹下、若在空舍，敷尼師壇正坐端身繫念在前，除世貪嫉，於他財物遠離貪著，如是行者則能捨離瞋恚、睡眠、調戲、疑悔，是諸陰蓋能煩惱心、使慧力羸、不至涅槃，是故當除。若息入時當一心知入，若息出時當一心知出，若長、若短、若息入遍身，當一心知從一切身入，若息出遍身，當一心知從一切身出。除身行時，當一其心念出入息。受喜時、受樂時、受心行時、除心行時，當一其心念出入息。覺心時、令心喜時、令心攝時、令心解脫時，當一其心念出入息。觀無常、觀變壞、觀離欲、觀滅盡、觀捨離，當一其心念出入息。阿難！是名善道安樂行法，諸惡法生即能除滅，無有厭惡。」爾時佛語諸比丘：「當勤修習阿那般那念得大果大利。」時諸比丘各作是念：「世尊為我等讚歎修習阿那般那念得大果大利，我等當勤修習。」作是念已，即勤修習阿那般那念，便得無量種種知見作證。佛知多有比丘得漏盡道成阿羅漢，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呵責：「云何名比丘，求刀自殺、歎死、教死？」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人、若人類，故自奪命、若持刀與、教死、歎死，作如是言：『人用惡活為？寧死勝生。』隨彼心樂死，種種因緣教死、歎死，死者，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奪命者，自奪、若教他奪。是中云何犯罪？比丘有三種奪人命，波羅夷：一者自，二者教，三者遣使。自者，自身作、自身奪他命。教者，教語他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比丘得波羅夷。
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色。內色者，比丘用手打他，若足、若頭、若餘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比丘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得偷蘭遮。用不內色者，若比丘以木、瓦、石、刀槊、弓箭，若木段、白鑞段、鉛錫段遙擲彼人，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

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用內非內色者，若比丘以手捉木、瓦、石、刀槊、弓箭。若木段、白鑞段、鉛錫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復有比丘，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為殺人故合諸毒藥，若著眼中、耳中、鼻中、口中；若著男女根中、身上、若著瘡中、若著餅肉中、羹飯粥中、若被褥中、大車、小車、臥具、輦輿、步挽車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是死，偷蘭遮。

復有比丘，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亦不以毒藥，為殺人故，作憂多殺、頭多殺、作弶、作羂、作撥、作毘陀羅殺、半毘陀羅殺、斷命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火中、推著水中、推著坑中，若遣令去就道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

憂多者，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煙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心念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是坑。」是名成憂多。若是人因是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若比丘為人作坑，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亦偷蘭遮。若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偷蘭遮。人死者，突吉羅。畜生墮死，亦突吉羅。若比丘為畜生作坑，畜生墮死，波夜提。若人墮死，突吉羅。非人墮死，亦突吉羅。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波夜提。都無死者，偷蘭遮突吉羅。是名憂多。

頭多者有二種：一者地，二者木。地頭多者，若比丘作坑，埋人脚踝、若埋膝、若腰、若臍、若腋至頸，如是埋已，令象蹴蹋、令馬駱駝牛驢蹴蹋、若令毒蛇蜈蚣往嚙，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是死，偷蘭遮。是名地頭多。木頭多者，有比丘穿木作孔，若桁人脚杻手枷頸，如是繫已，令象馬、駱駝、牛驢蹴蹋，若令毒蛇蜈蚣往嚙，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是名木頭多。

弶者，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依樹、依柱、依石、依壁、若依木段、白鑞段、鉛錫段，是中施弶，若心念、若口說：「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弶。」令彼因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若為人作弶，人死者，波羅夷。非人及畜生死者，偷蘭遮。若為非人作弶，非人死

者，偷蘭遮。人及畜生死者，突吉羅。若為畜生作弶，畜生死者，波逸提。人及非人死者，突吉羅。若不定為一事作，諸有來者皆令墮死，若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波夜提。都不死者，偷蘭遮突吉羅，是名為弶。

羂者，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若依樹、依柱、依石、依橛、依壁、依木段、白鑞段、鉛錫段，是中施羂，若心念若口說：「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羂。」是羂事成，彼因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若比丘為人故作羂，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亦偷蘭遮。為非人作羂，非人死者，偷蘭遮。人及畜生死者，突吉羅。為畜生作羂，畜生墮死，波夜提。人及非人死者，突吉羅。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羂，諸有來者皆令墮死者，若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波夜提。都無死者，偷蘭遮突吉羅。是名為羂殺。

撥者，若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若依樹、依柱、依橛、依石、依壁、依木段、白鑞段、鉛錫段，是中施機撥。若心念若口說：「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撥。」是撥事成，彼因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若比丘為人故作撥，人死者，波羅夷。非人及畜生死者皆偷蘭遮。為非人作撥，非人死者，偷蘭遮。人及畜生死者，突吉羅。為畜生作撥，畜生死者，波夜提。人及非人死者，突吉羅。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撥，諸有來者皆令墮死，若人死者，波羅夷。非人死者，偷蘭遮。畜生死者，波夜提。都無死者，偷蘭遮突吉羅。是名為撥。

毘陀羅者，有比丘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呪尸令起，水洗著衣著刀手中。若心念若口說：「我為某故作毘陀羅。」即讀呪術，是名毘陀羅成。若所欲殺人，或入禪定、或入滅盡定、或入慈心三昧，若有大力呪師護念救解，若有大力天神守護，則不能害。是作呪比丘，先辦一羊、若得芭蕉樹，若不得殺前人者，當殺是羊、若殺是樹，如是作者善；若不爾者還殺。是比丘是名毘陀羅。

半毘陀羅者，有比丘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作鐵人，作鐵人已召鬼，呪鐵人令起，水洗著衣繫刀著鐵人手中。若心念若口說：「我為某故作是半毘陀羅。」讀是呪術，是名半毘陀羅成。若所欲殺人，入禪定、入滅盡定、入慈心三昧，若有大力呪師護念救解，若有大力天神守護，則不能害。是作呪比丘先辦一羊、若得芭蕉樹，若不得殺前人者，當殺是羊、若殺是樹，如是作者善；若不爾者還殺。是比丘是名半毘陀羅。

斷命者，若比丘以其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然火已尋著水中。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火水中滅，某甲人命亦如是滅。」

若火滅時彼命隨滅。又如比丘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畫作所欲殺人形像，作是像已尋還撥滅，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是像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有如比丘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是針出，彼命隨出。」是針出時彼命隨出。是名斷命。

墮胎者，有比丘與有胎女人吐下藥、灌鼻藥、灌大小便處藥、若針血脈、若出眼淚、若消血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是死，偷蘭遮。若是比丘為殺彼母故令墮胎，若母死者，波羅夷。若胎死者，偷蘭遮。若俱死者，波羅夷。俱不死者，偷蘭遮。若比丘為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波羅夷。母死者，偷蘭遮。俱死者，波羅夷。俱不死者，偷蘭遮。是名墮胎。

按腹者，有比丘使懷妊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教使在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以此因緣令女人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是死，偷蘭遮。若比丘為母故按腹，母死者，波羅夷。胎死者，偷蘭遮。俱死者，波羅夷。俱不死者，偷蘭遮。若為胎故按腹，胎死者，波羅夷。母死者，偷蘭遮。俱死者，波羅夷。俱不死者，偷蘭遮。是名按腹。

推墮火中者，推木火中、草火中、牛屎火中、麩糠火中，作如是心念：「令彼因是死。」彼因是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是名墮火。

推墮水中者，推大池中、大海中、深泉中、陂水中、大深井中、深河渠中，乃至面沒水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是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是名墮水。

高上推墮下者，高山、高岸、殿舍、牆壁、深坑，作如是念：「令彼因是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

遣令道中死者，有比丘知是道中有惡賊、惡獸、飢餓，遣令往至此惡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是名遣令道中死。

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謂身根、命根。迦羅羅時，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死者，波羅夷。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羅夷。若不即死，後不因死，偷蘭遮。

佛語諸比丘：「求刀有二種：一者自求，二者教人求。讚歎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病人。」

惡戒人者，殺牛、殺羊、養雞、養猪、放鷹、捕魚、獵師圍兔、偷賊、魁膾、呪龍、守獄，有比丘到惡戒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是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即死者，偷蘭遮。若惡戒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比丘語。」不因死者，比丘得偷蘭遮。若比丘讚歎是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言：「我何以教是人死。」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比丘語，不因死者，比丘得偷蘭遮。

善戒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比丘到諸善人所，作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汝等何不自奪命？」是人因是自奪命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自奪命，偷蘭遮。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是比丘語自奪命？」不因死者，偷蘭遮。若比丘教他死已，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戒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福德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奪命。」不因死者，偷蘭遮。

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比丘語是人言：「汝云何能久忍是苦惱？何不自奪命？」因是死者比丘，得波羅夷。若不死者，偷蘭遮。若是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比丘語自奪命？」不因死者，偷蘭遮。若比丘心悔：「我不是！何以教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 藥、善看病人、隨病飲食，病可得差，莫自奪命。」病人不因死者，偷蘭遮。是名三種讚死。

迦留陀夷恒出入一居士舍，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往至其舍。是家婦有未斷乳兒，持著床上以疊覆之捨去。迦留陀夷門下彈指，婦人出看言：「大德！入坐此床上。」迦留陀夷不看，便坐兒上，腸出大喚。婦言：「此有小兒。」比丘身重小兒即死。作是事已還到寺中，語諸比丘：「我今日作如是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知而故問：「汝以何心作？」答言：「我不先看床上便坐。」佛言：「無犯。從今當先看床榻坐處，然後可坐。若不先看者，得突吉羅罪。」

又父子比丘共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至嶮道中，兒語父言：「疾行過此。」父隨兒語疾走乏死，兒即生疑：「我將無犯波羅夷得逆罪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語？」兒比丘言：「我見日暮恐不過嶮道，以愛重心語令疾行，遂使乏死。」佛言：「無犯。」

復有父子比丘共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至一聚落無有僧坊，兒問父言：「今何處宿？」父言：「聚落中宿。」兒言：「聚落中宿，白衣何異？」父即語兒：「當何處宿？」兒言：「空地宿。」父言：「此有虎狼可畏，我眠汝覺。」兒言：「爾。」即便臥，父便鼾

眠。虎聞鼾聲，便來嚙父，頭破大喚，兒即起看頭破尋死。兒即生疑：「我將無犯波羅夷得逆罪耶？」是事白佛，佛言：「不犯。應大喚、燃火怖之。」
有一比丘，日暮入嶮道值賊，賊欲取比丘。比丘捨走，墮岸下織衣師上，織師即死。比丘心疑：「我將無犯波羅夷？」是事白佛，佛言：「不犯波羅夷，從今日莫作如是身行。」
阿羅毘國僧坊中壞故，房舍比丘在屋上作，手中失墜墮木師上，木師即死。比丘心疑：「我將無犯波羅夷？」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當一心執作。」
復次阿羅毘國比丘僧房中壞故，房舍比丘作時，見墼中有蝎，怖畏跳下墮木師上，木師即死。比丘心疑：「我將無犯波羅夷？」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莫起如是身行。」（殺事竟）。
佛在維耶離國，夏安居時，與大比丘眾俱。時世飢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何況與乞人？佛以是因緣故集諸比丘，而告之曰：「汝等當知，此間飢餓乞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遭諸苦惱，何況與人！汝等比丘，隨所知識、隨諸親里、隨所信人，往彼安居，莫在此間以飲食故受諸苦惱。」時諸比丘隨所知識各往安居。有諸比丘往憍薩羅國一處安居；復有比丘到婆求摩河邊聚落安居，是聚落中多諸貴人、奴婢、財寶、穀米豐饒種種成就。時河上安居比丘作是念：「今世飢餓乞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況與乞人！是聚落中多富貴家，穀米豐饒、種種成就，我等當到是諸家共相讚歎，作是言：『居士當知！汝等得大善利，諸大比丘僧依汝聚落中安居故。今此眾中某是阿羅漢、某是向阿羅漢、某是阿那含、某是向阿那含、某是斯陀含、某是向斯陀含、某是須陀洹、某是向須陀洹，某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某得無量慈心、無量悲心、無量喜心、無量捨心，某得無量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某得不淨觀，某得阿那般那念。』」諸比丘作是念已，即入聚落到富貴家共相讚歎：「汝等當知得大善利！福田眾僧依汝聚落安居。今此眾中，某是阿羅漢、我亦是阿羅漢，某向阿羅漢、我亦向阿羅漢，某是阿那含、我亦是阿那含，某向阿那含、我亦向阿那含，某得斯陀含、我亦得斯陀含，某向斯陀含、我亦向斯陀含，某得須陀洹、我亦得須陀洹，某向須陀洹、我亦向須陀洹，某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無量慈心、悲心、喜心、捨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不淨觀、阿那般那念，我亦得初禪乃至阿那般那念。」彼諸居士即生清淨信心，作如是念：「我等得大善利！有大福田眾僧依我等聚落安居。某得阿羅漢、某向阿羅漢、某得阿那含、某向阿那含、某得斯陀含、某向斯陀含、某得須陀洹、某向須陀洹、某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無量慈

心、悲喜捨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不淨觀、阿那般那念。」是居士得是信心已，今飢儉時乞食難得，乃能如先豐樂易得時與眾僧作前食後食怛鉢那。時婆求摩河邊安居比丘，噉是飲食身體充滿，得色得力肥盛潤澤。諸佛在世法，歲二時大會，春末後月、夏末後月。春末月者，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來作是念：「佛所說法，我等當安居時修習，得安樂住。」是名初大會。夏末月者，諸比丘處處夏三月安居竟，作衣畢，持衣鉢詣佛所作是念：「我等久不見佛，久不見世尊。」是第二大會。

爾時憍薩羅國安居比丘，過夏三月作衣畢，持衣鉢遊行到維耶離國。諸佛常法，有共佛安居比丘，有客比丘來，當共往迎一心問訊，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作是言：「此是汝等房舍，麁陛繩床、細陛繩床、被褥、枕席，隨上座次第住。」爾時維耶離比丘，遙見憍薩羅比丘來，便共出迎一心問訊，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作如是言：「此是汝等房舍，麁陛繩床、細陛繩床、被褥、枕席，隨上座次第住。」問訊言：「汝等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憍薩羅比丘答言：「我等忍足安樂住道路不疲，但乞食難得。」維耶離比丘言：「汝實忍足安樂住，道路不疲，乞食難得故，汝等羸瘦顏色憔悴。」爾時婆求摩河上比丘安居竟，作衣畢，遊行到維耶離。時維耶離比丘，遙見婆求摩河比丘來，皆共出迎一心問訊，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作如是言：「此是汝等房舍，麁陛繩床、細陛繩床、被褥、枕席，隨上座次第住。」問訊言：「汝等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婆求摩河上比丘答言：「我等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但道路疲極。」維耶離比丘言：「汝實忍足安樂住，道路疲極、乞食不乏。何以故汝等肥盛顏色和悅？」時維耶離比丘漸漸急問：「汝等長老！今世飢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況能與人！汝等何因緣故，安居時氣力肥盛、顏色和悅、乞食不難？」時婆求摩河比丘廣說如上因緣。維耶離比丘問：「諸長老！汝等所可讚歎，實有是功德不？」答言：「實無。」維耶離比丘，以種種因緣呵責婆求摩河比丘：「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不知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責妄語，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佛常說法教人離妄語。汝等尚不應生心作妄語想，何況為飲食故，空無過人聖法，自說言得。」如是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婆求摩河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婆求摩河比丘：「汝等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責妄語，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我常說法教人離妄語，汝尚不應生心作妄語想，何況為飲食故，空無過人法，自

說言得。」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世間有三種大賊：一者作百人主，故在百人前，百人恭敬圍遶。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人主，故在五百人前，五百人恭敬圍繞，入城、聚落、穿踰牆壁、斷道偷奪、破城殺人，是名初世間大賊。二者有比丘用四方眾僧園林中竹木根、莖、枝、葉、花、果、財物飲食，賣以自活、若與知識白衣，是名第二世間大賊。三者有比丘為飲食供養故，空無過人聖法，故作妄語自說言得。若與百人恭敬圍繞，至五百人恭敬圍繞，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是名第三世間大賊。是中百人賊主，在百人前恭敬圍繞，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人主，在五百人前恭敬圍繞，入城、聚落、穿踰牆壁、斷道偷奪、破城殺人，此名小賊。若有比丘用四方眾僧園林中竹木根、莖、枝、葉、花、果、財物飲食，賣以自活、若與知識白衣，是亦小賊。」佛言：「是第三賊，於天人、世間、魔界、梵世、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最是大賊。謂為飲食故，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自說言得。若與百人至五百人恭敬圍繞，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是名大賊。」佛說偈言：

「比丘未得道，　自說言得道，
天人中大賊，　極惡破戒人，
是癡人身壞，　當墮地獄中。」

佛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空無過人法，自言我得如是知、如是見，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貪著利養故，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語，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國，時憍薩羅國有空閑處，諸比丘住其中。諸比丘因別相觀得定故，貪欲瞋恚不起，便作是念：「我已得道所作已辦。」是諸比丘到佛所自言：「我是阿羅漢，生分已盡更不受身。」作是語已，後近聚落僧坊中住，數見女人故，貪欲瞋恚便起，是諸比丘作是言：「我曹辛苦痛惱，本在空閑處時，因別相觀得定故，貪欲瞋恚不起，便作是念：『我已得道所作已辦。』即到佛所自言：『我是阿羅漢，我生已盡更不受身。』今近聚落住，數見女人故貪欲瞋恚便生。我曹失比丘法、燒比丘法，我曹空無過人法自說言得。」是諸比丘語餘比丘，餘比丘聞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因緣故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空無過人法，自言我得如是知、如是見。後時或問、或不問，欲出罪故便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語。』除增上慢，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

不知者，過人法不知、不得、不見、不觸、不證。不見者，不見苦諦、不見集諦、滅諦、道諦。是中犯者，若比丘說我阿羅漢，若不實，犯波羅夷。向阿羅漢不實，犯波羅夷。若阿那含不實，犯波羅夷。向阿那含不實，犯波羅夷。若斯陀含不實，犯波羅夷。若向斯陀含不實，犯波羅夷。若須陀洹不實，犯波羅夷。若向須陀洹不實，犯波羅夷。若比丘言：「我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得無量慈心、悲心、喜心、捨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不淨觀、得阿那般那念。」不實，犯波羅夷。乃至說：「我善持戒人，婬欲不起。」若不實者，偷蘭遮。若比丘作是言：「諸天來至我所，龍、夜叉、毘陀羅鬼、餓鬼、鳩槃荼鬼、毘舍遮鬼、羅剎鬼來至我所，彼問我答、我問彼答。」若是事不實者，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若不實者，偷蘭遮。

一時長老大目揵連，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空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已，還疾入定，作如是念：「我在定中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從三昧起語諸比丘：「我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處無色定，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諸比丘語目連：「何有是處入無色定當見色聞聲。何以故？若入無色定，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犯罪。何以故？目連但見前事、不見後事。如來亦見前、亦見後，是目連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處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定起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聞已還疾入定，便自謂：『我入定聞聲。』若入無色定，若見色、若聞聲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若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者亦無是處，是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有一時諸比丘問長老目連：「多浮陀河水從何處來？」目連答言：「此水從阿耨達池中來。」諸比丘言：「阿耨達池其水甘美有八功德。此水沸熱醎苦，何有此事？汝目連！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犯罪。何以故？阿耨達池去此極遠，是水本有八功德甘美，經歷五百小地獄上來，是故醎熱。汝等若問目連：『是水何故醎熱？』能隨想答。目連實語，無犯。」

有一時大目揵連入定，見跋耆諸夜叉與摩竭陀夜叉共鬪，破摩竭陀夜叉。從定起已語諸比丘：「跋耆人當破摩竭陀人。」後阿闍世王善將兵眾破跋耆人。諸比丘語大目揵連：「汝先言：『跋耆人當破摩竭陀人。』今摩竭陀人破跋耆人。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說目連是事犯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是跋耆夜叉與摩竭陀

夜叉共鬪得勝，時跋耆人亦破摩竭陀人，後阿闍世王更集兵眾共戰得勝。是目連隨心想說，無犯。」
目連又後入定，見摩竭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得勝。目連從三昧起，語諸比丘：「摩竭陀人當破跋耆人。」後共鬪時跋耆人得勝。諸比丘語目連：「汝先言：『摩竭陀人當破跋耆人。』今跋耆人更破摩竭陀人。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莫說目連是事犯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是摩竭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得勝，時摩竭陀人亦勝跋耆人，後跋耆人更集兵眾共鬪得勝。目連隨心想說，無犯。」
有一時目連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居士舍，與敷座處共相問訊，居士言：「大德目連！是妊身婦人為生男女？」目連答言：「生男。」語已便去。復有一梵志來入舍，居士問言：「此妊身婦人為生男女？」答言：「生女。」後實生女。諸比丘語目連：「汝先說居士婦生男，今乃生女。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說目連是事犯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是時此女是男，後轉為女。目連隨心想說，無犯。」後復相他生女亦如是。
爾時大旱，目連入定見却後七日天當大雨溝坑滿溢。諸城邑人皆聞是語，咸大歡喜。國中人民皆捨眾務覆屋蓋藏，各各屈指捉籌數日。到第七日尚無雨氣，何況大雨！諸比丘語目連：「汝言七日大雨溝坑滿溢，今無雨氣何況有雨。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說目連是事犯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亦見前亦見後。是七日時實有大雨，有羅睺阿修羅王，以手接去置大海中。目連隨心想說，無犯。」
又一時長老莎伽陀語諸比丘：「我入禪定，能令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滿其中火。」諸比丘言：「何有是處？聲聞弟子能作大火從阿鼻地獄極至梵世。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莎伽陀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說莎伽陀是事犯罪。何以故？若比丘依初禪修如意足得神通力，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自在能滿中火。若依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亦如是。是莎伽陀依止四禪，善修如意足得大神通，若念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自在隨意能滿中火。是莎伽陀實語，無犯。」
又一時長老輸毘陀語諸比丘：「我一念中能識宿命五百劫事。」諸比丘言：「何有是處？聲聞弟子在一念中極多能知一世，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輸毘陀應擯治驅遣。」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說輸毘陀是事犯罪。何以故？是人前身從無想天命終來生此

間，無想天上受五百劫，是故自說：『我一念中能知五百劫事。』是輸毘陀隨心想說，無犯。」(四波羅夷竟)
十誦律卷第二

十誦律卷第三(初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十三僧殘法之初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有別房舍，別房舍中有好床榻，被褥敷好獨坐床，掃灑內外皆悉淨潔，以淨水瓶盛滿冷水，常用水瓶盛滿冷水。是迦留陀夷，婬欲發時便自出精，離急熱故得安快住。後時迦留陀夷知識比丘來，共相問訊在一面坐，語迦留陀夷：「汝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不乏不？」答言：「忍、足、安樂住、不乏。」問曰：「云何忍、足、安樂住、不乏？」答言：「諸長老！我有別房好床被褥，淨水瓶常用水瓶，皆滿冷水，掃灑內外皆悉淨潔，敷好獨坐床，婬欲發時便自出精，離急熱故得安快住。諸長老！以是因緣故，忍、足、安樂住、不乏。」諸比丘言：「汝非忍、非足，實苦惱行以為安樂。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不知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種種因緣讚歎離欲、除滅欲熱。佛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諸比丘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汝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種種因緣讚歎離欲、除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汝癡人！以此手受他信施供養，云何復以此手作不淨行？」佛如是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

佛結是戒已，諸比丘夢中精出，心生疑悔，往阿難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語阿難言：「世尊結戒，出精者僧伽婆尸沙。今諸比丘夢中出精，心生疑悔，願為我等問佛是事。」阿難默然受比丘語，諸比丘知阿難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足還去。不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世尊為諸比丘結戒，出精者僧伽婆尸沙。佛雖如是結戒，今諸比丘夢中出精，心生疑悔。」阿難問佛：「夢中有心想不？」佛言：「有心想而不作。」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眾僧前悔過得滅，是名僧伽婆尸沙。是中犯者有三種：一者發心欲出，二者身動，三者精

出。復有三種：一者為受樂，二者治病，三者為自試。比丘以內受色，為受樂故，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為治病故、為試看故，以內受色，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比丘以外不受色，為受樂故、為治病故、為試看故，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
復有四種：一者虛空中動，二者發心，三者身動，四者精出。比丘以內受色，為受樂故，虛空中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為治病故、為試看故，虛空中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
復有五種：若比丘搔小便處、捺小便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比丘以內受色，為受樂故、為治病故、為試看故，搔捺小便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外不受色，為受樂故、為治病故、為試看故，搔捺小便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
是中精有五種：一者青，二者黃，三者赤，四者白，五者薄。青者，轉輪王及轉輪王受職太子。黃者，轉輪王其餘諸子。赤者，轉輪王最上大臣。白者，年已成人。薄者，年未成人。
若人青精出者，不出黃、赤、白、薄，但能出青。若人精出黃者，不出赤、白、薄、青，但能出黃。若人赤精出者，不出白、薄、青、黃，但能出赤。若人出白精者，不出薄、青、黃、赤，但能出白。若人出薄精者，不出青、黃、赤、白，但能出薄。若比丘為出青精故，搔捺小便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為出黃、赤、白、薄精故，搔捺小便處、發心、身動、精出，僧伽婆尸沙。若一人一時出五種精者，無有是事。或有人多行婬故有種種精出，或擔重故、遠騎乘故、筋節斷解故，有種種精出。
若比丘起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不發心、欲出、身不動、精自出者，無犯。
若比丘男根上有瘡疱癬疥、痒，為治是病故，搔捺精出，無犯。
若比丘向火炙男根，痒摩觸精出，無犯。
若比丘行時，兩髀摩觸、或衣觸、或騎乘、或載車，身動精出，不犯。
若比丘見好色故精出，不犯。若不見形憶想故精出，不犯。(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還房，持戶鉤在門間立，作如是念：「若有女人欲來入僧坊中看房舍者，我當示諸房處。」時迦留陀夷遙見眾女人，便言：「姊妹來！我當示汝諸房舍處。」少多示已，將至自房摩觸其身。是眾女中有喜者默然，有不喜者即出房外語諸比丘：「大德！法應爾耶？此安隱處更有恐怖。」諸比丘言：「云何安隱處更有恐怖？」眾女人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如汝所說：『安隱處更有恐怖。』」時

諸比丘種種因緣，為眾女人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還去。不久諸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種種因緣稱讚離欲、除滅欲想。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故觸女身，若捉手臂頭髮，一一身分上下摩觸，僧伽婆尸沙。」

欲盛者，即名變心，亦名貪心、染心、繫心。或有變心非欲盛心，亦非貪心、染心、繫心，如狂癡人、亂心人、病壞心人，是名變心非欲盛心、染心、繫心。

女人者，有大、有中、有小、童女、非童女，堪作婬欲。

觸身者，共在一處。

手者，從腕及指。

臂者，從腕至肩。

髮者，頭髮、若劫貝、毳納、頭髻。

一一身分者，眼耳鼻等。

是中犯者有九種：上摩、下摩、若抱、若捉、若牽、若推、若舉、若下、若摩大小便處。

若比丘欲盛變心，上下摩觸無衣女人頭，僧伽婆尸沙。若摩面、咽、胸、腹、肋、脊、臍、腰、大小便處、髀、膝、[蹲-酋+(十/田/厶)]，僧伽婆尸沙。如是抱、捉、牽、推舉、下摩、觸大小便處亦如是。

若比丘從地舉無衣女人著土埵上；土埵上著踞床上；踞床上著獨坐床上；獨坐床上著大床上；大床上著輿上；輿上著車上；車上著馬上；馬上著象上；象上著堂上；堂上乃至從小下處著小高處，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欲盛變心，從堂上舉無衣女人著象上；象上著馬上；馬上著車上；車上著輿上；輿上著大床上；大床上著獨坐床上；獨坐床上著踞床上；踞床上著土埵上；土埵上著地，乃至小高處著小下處，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欲盛變心，上下摩觸有衣女人頭，偷蘭遮。若摩面、咽、胸、肩、腹、肋、脊、臍、腰、大小便處、髀、膝、[蹲-酋+(十/田/厶)]，偷蘭遮。如是抱、捉、牽、推舉、下摩大小便處偷蘭遮。

若比丘欲盛變心，從地舉有衣女人著土埵上，乃至小高處舉著小下處，偷蘭遮。
若女人欲盛變心，上下摩觸無衣比丘頭，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僧伽婆尸沙。若摩面、咽、胸腹、肋、脊、臍、腰、大小便處、髀、膝[蹲- 酋+(十/ 田/ ム)]，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僧伽婆尸沙。如是抱捉牽推舉下摩大小便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欲盛變心，從地舉無衣比丘著土埵上，乃至小下處舉著小高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是細滑，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婬欲盛變心，從堂上舉無衣比丘著象上，乃至小高處舉著小下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欲盛變心，上下摩觸有衣比丘頭，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偷蘭遮。若摩面咽胸脊、腹肋臍腰、大小便處、髀膝[蹲- 酋+(十/ 田/ ム)]，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偷蘭遮。如是抱捉牽推舉下、摩大小便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偷蘭遮。
若女人欲盛變心，從地舉有衣比丘著土埵上，乃至小下處舉著小高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偷蘭遮。
若女人欲盛變心，從堂上舉有衣比丘著象上乃至小高處著小下處，比丘有欲心，身動受細滑，偷蘭遮。
若一比丘摩一女人，僧伽婆尸沙。若一比丘摩二、三、四女，僧伽婆尸沙。若二比丘摩二、三、四、一女人，僧伽婆尸沙。若三比丘摩三、四、一、二女人，僧伽婆尸沙。若四比丘摩四、一、二、三女人，僧伽婆尸沙。
女人所，女人想摩，僧伽婆尸沙。女人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摩，僧伽婆尸沙。男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女人想摩，偷蘭遮。黃門所，黃門想、二根想、女想、男想摩，偷蘭遮。二根所，二根想、女想、男想、黃門想摩，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僧伽婆尸沙。即是事，非人女邊，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偷蘭遮。即是事，非人女邊，突吉羅。
若母想、姊妹想、女想摩觸女身，不犯。
若救火難、水難、刀難、若墮高處、惡虫難、惡鬼難，不犯。
若無染心觸，不犯。(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還房，取戶鉤在門間立，作如是念：「若有女人欲來看者，我當示諸房處。」爾時迦留陀夷遙見諸女，便言：「姊妹來，我當示汝諸房舍處。」少多示已，將至自房作不淨惡語。是諸女中有喜者默然，不喜者出外語諸比丘：「大德法應爾耶？此安隱處更有恐怖。」諸比丘言：「云何安隱處更有恐怖？」諸女廣說上事。諸比

丘言：「如汝所說。」時諸比丘以種種因緣，為眾女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還去。不久諸比丘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欲欲想，種種因緣稱讚離欲、除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至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在女人前作不淨惡語，隨婬欲法說者，僧伽婆尸沙。」

不淨惡語者，隨波羅夷、隨僧伽婆尸沙事，雖一切罪皆名為惡，但此是重罪因緣故，名為惡語。

隨婬欲法者，二身共會。

說者，如年少男女，婬欲盛故，具說惡語。

是中犯者有九種：讚、毀、乞、願、問、反問、辦、教、罵。

讚者，比丘在女人前讚歎三瘡門形色端正、不大、不小、不麁、不細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毀者，比丘在女人前毀呰三瘡門形色不好、或大、或小、或麁、或細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乞者，比丘在女人前乞言：「汝三瘡門中隨意與我，我於三瘡門中隨汝意作。」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願者，比丘在女人前願言：「若人得汝三瘡門者，是福德樂人。汝能三瘡門中隨汝意作。」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問者，比丘問女人言：「汝夫三瘡門中幾種作？幾時作？」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反問者，比丘問女人言：「汝夫於三瘡門中不如是作耶？」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辦者，比丘在女人前言：「我辦酒食、槃案、華香、瓔珞、末香、塗香、敷好床褥。汝若來者，我於三瘡門中隨汝意作。」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教者，比丘教女人言：「汝三瘡門中隨意與男子者，則為男子所愛。」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罵者，比丘罵女人有二種：麁罵、細罵，乃至百語，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讚三瘡門，形色端正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毀呰三瘡門，形色不好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乞：「三瘡門中隨我意作，我隨汝意與。」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願言：「若人得我三瘡門者，是福德樂人，我能隨意與。」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問言：「汝於三瘡門中，能幾種作？幾時作？」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反問言：「汝於三瘡門中不如是作耶？」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言：「我辦酒食、盤案、香華、瓔珞、末香、塗香、敷好床褥，汝能來者，三瘡門中隨汝意與。」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教言：「汝能三瘡門中隨意作者，則為女人所愛。」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女人在比丘前罵是比丘，麁罵、細罵乃至百語，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
若一比丘向一女人，不淨惡語，一僧伽婆尸沙。若一比丘向二、三、四女人，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若二比丘向二三四一女人，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若三比丘向三四一二女人，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若四比丘向四一二、三女人，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女人所，女人想，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女人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不淨惡語，僧伽婆尸沙。男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女想，不淨惡語，偷蘭遮。黃門所，黃門想、二根想、女想、男想，不淨惡語，偷蘭遮。二根所，男想、女想、黃門想、二根想，不淨惡語，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僧伽婆尸沙，即是事非人女邊，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偷蘭遮，即是事，非人女邊，突吉羅。(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還自房，持戶鉤在門間立，作如是念：「若有女人欲來僧坊看房舍者，我當示諸房處。」爾時迦留陀夷遙見眾女來，便言：「姊妹！我當示汝諸房舍處。」少多示已，將至自房，向女人讚歎婬欲以身供養。是眾女中有喜者默然，不喜者出外語諸比丘：「大德！法應爾耶？此安隱處更有恐怖。」諸比丘言：「云何安隱處更有恐怖？」諸女人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如汝所說。」時諸比丘以種種因緣，與眾女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還去。不久諸比丘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

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種種因緣讚歎離欲、除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在女人前讚歎以身供養，作如是言：『汝能以身供養我等持戒行善梵行人者，諸供養中第一供養。』僧伽婆尸沙。」
以身供養者，比丘語女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者，諸供養中第一供養。」
持戒者，大戒律法盡能受持。
行善者，正見忍辱故。
梵行者，二身不共會故。
是中犯者，有九種，謂上、大、勝、巧、善、妙、福、好、快。
上者，若比丘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我等持戒人者，諸供養中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行善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供養持戒行善人、持戒梵行人、行善梵行人、持戒行善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不大持戒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不大行善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不大修梵行人，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不大持戒行善人、不大持戒梵行人、不大行善梵行人、不大持戒行善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我等持戒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行善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持戒行善人、持戒梵行人、行善梵行人、持戒行善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不大持戒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比丘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不大行善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不大修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若比丘語女人言：「不以自身作婬欲供養不大持戒行善人、不大持戒梵行人、不大行善梵行人、不大持戒行善梵行人者，是上供養。」偷蘭遮。
如是大、勝、巧、善、妙、福、好、快，供養亦如是。若比丘語女人言：「汝能以身作婬欲供養持戒人者，是上大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勝、上巧、上善、上妙、上福、上好、上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大勝、大巧、大善、大妙、大福、大好、大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勝巧、勝善、勝妙、勝福、勝好、勝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巧善、巧妙、巧福、巧好、巧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善妙、善福、善好、善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妙福、妙好、妙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福好、福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好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上大巧、上大善、上大妙、上大福、上大好、上大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大勝巧、大勝善、大勝妙、大勝福、大勝好、大勝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勝巧善、勝巧妙、勝巧福、勝巧好、勝巧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巧善妙、巧善福、巧善好、巧善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善妙福、善妙好、善妙快供。」僧伽婆尸沙。若言：「妙福好妙福快供養養。」僧伽婆尸沙。若言：「福好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巧上大勝、善上大勝、妙上大勝、福上大勝、好上大勝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巧善、上大勝巧妙、上大勝巧福、上大勝巧好、上大勝巧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巧善妙、上大勝巧善福、上大勝巧善好、上大勝巧善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巧善妙福、上大勝巧善妙好、上大勝巧善妙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言：「上大勝巧善妙福好、上大勝巧善妙福快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語女人言：「若以飲食、衣被、臥具、華香、瓔珞，持用供養是上供養。能以身供養者，過是上中上。」僧伽婆尸沙。如是大勝巧善妙福好快亦如是。
若比丘語女人言：「以飲食、衣被、臥具、華香、瓔珞，持用供養是上中上，能以身供養者過是上中上。」僧伽婆尸沙。如是大勝巧

善妙福好快亦如是。
若一比丘向一女人，讚歎以身供養一比丘，僧伽婆尸沙。若一比丘向二、三、四女人，讚歎以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二比丘向二三四一女人，讚歎以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三比丘向三四一二女人，讚歎以身供養，僧伽婆尸沙。若四比丘向四一二、三女人，讚歎以身供養，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女人所，女想讚歎，僧伽婆尸沙。女人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讚歎，僧伽婆尸沙。男所，男想、黃門想、二根想、女想讚歎，偷蘭遮。黃門所，黃門想、二根想、女想、男想讚歎，偷蘭遮。二根所，二根想、女想、男想、黃門想讚歎，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僧伽婆尸沙。即是事，非人女邊，偷蘭遮。若是事人女邊，偷蘭遮，即是事非人女邊，突吉羅。(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鹿子長者兒，名曰迦羅，聰智利根。眾人所問常為斷疑，他事忽務。若人有女姊妹，有來求者，往問迦羅：「某求我女若姊妹，是人為好不好？應與不應與？能與婦兒衣食不？」若迦羅言：「不好，不能與婦兒衣食，汝莫與女。」即便不與。若迦羅言：「好，能與婦兒衣食，汝當與女。」即隨語與。若人自為求婦、若為兒求，往問迦羅：「我求某女，是女好不？能成家事？我為可取不？」若迦羅言：「不好，不能成家事，汝莫取之。」即隨語不取。若迦羅言：「好，能成家事，汝可取之。」即隨語取。若諸人女姊妹，墮貧窮勤苦、重作惡處、衣食不充，便作是言：「如我女姊妹所受苦惱，諸問迦羅信受語者，所受苦惱當復劇是，由我等信受迦羅語故，令女姊妹墮是惡處，貧窮勤苦衣食不充。」若諸人女姊妹，墮好處富樂衣食充足，便作是念：「如我女姊妹所受富樂，諸問迦羅信受語者，所受富樂當復勝是。我等信受迦羅語故，令女姊妹得好處，衣食充足。」爾時迦羅，或得稱譽、或得毀呰。是人後時以信出家，剃除鬚髮被著袈裟。作比丘已，猶如本法他事忽務。若人有女姊妹，有來求者，往問迦羅比丘：「某求我女姊妹，是人為好不好？應與不應與？」若迦羅言：「是人不好。」即便不與。若迦羅言：「好。」即隨語與。若人或為己為兒求婦，往問迦羅：「我求某女若姊妹，好不好？能辦家事不？」若迦羅言：「好。」便隨語取。若言：「不好。」即便不取。若諸人女姊妹，有墮貧窮惡處、勤苦重作、衣食不充，便作是念：「諸問迦羅信受語者，所受勤苦當復劇是。」若得富樂好處，便作如是念：「諸問迦羅信受語者，所受富樂當復勝是。我以信受迦羅語故，令女姊妹得是樂處。」如是迦羅比丘，或得讚歎、或得毀呰。
是迦羅比丘，數出入諸檀越舍，有人問迦羅言：「大德！汝至某家不？汝能語某，與我兒女若與姊妹。」迦羅言：「能。」如是作媒

人往來。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慚愧，種種因緣呵責迦羅：「云何名比丘，作媒人行。」如是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而故問迦羅：「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種種因緣讚歎離欲、除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汝癡人！我尚不讚歎少有欲心，何況汝作媒嫁事！」佛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媒嫁法，持女意語男、持男意語女，若為成婦事、若為私通事，乃至一會時，僧伽婆尸沙。」

媒法者，受他語往來。

女者，有十四種護：父所護、母所護、父母所護、兄弟所護、姊妹所護、舅護、姑護、舅姑護、親里護、姓護、自護、法護、夫主護。

持女意語男者，有女人語比丘言：「汝能持是語語彼男子不？我為汝作婦、若共私通，汝能為我作夫、若共私通。若我與汝女、若與姊妹，汝能作我女夫、若姊妹夫。」是名持女意語男。

持男意語女者，有男語比丘言：「汝能持是語語彼女人不？汝與我作婦、若共私通，我與汝作夫。若共私通、若與我女、與我姊妹，我與汝作女夫、為姊妹夫。」是名持男意語女。

乃至一會時者，一時共交會故。

丈夫有七種婦：索得、水得、破得、自來得、以衣食得、合生得、須臾得。索得者，以少多財物索得作婦，是名索得。水得者，若人捉手以水灌掌與女作婦，是名水得。破得者，若破他國奪得作婦，復有自國反叛誅罰得者，是名破得。自來得者，若女人自一心貪著愛樂故，來供給作婦，是名自來得。衣食得者，若女人不能自活，為衣食故來供給作婦，是名衣食得。合生得者，若女人語男子言：「汝有財物，我有財物，若生男女當供養我等。」是名合生得。須臾得者，共一交會，故名須臾得。

是中犯者，若比丘自受主人語、自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自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自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主人語、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使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自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受主

人語、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受主人語、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受主人語、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受主人語、自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彼使受主人語、自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受主人語、自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使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使受主人語、自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自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自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從使使受主人語、使語彼、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使語彼、使使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從使使受主人語、使語彼、自報主人者，僧伽婆尸沙。

有二比丘，受主人語出外，一比丘言：「汝并說我意。」若語彼，還報主人者，俱僧伽婆尸沙。若不報者，俱偷蘭遮。

有二比丘，受主人語出外，一比丘語一比丘：「莫說我意。」若語彼，還報主人者，一比丘，僧伽婆尸沙。若不報者，偷蘭遮。

諸比丘入他舍，主人問前行比丘：「汝等出入某甲家不？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前行比丘言：「我等不得作媒人。」後行比丘聞是語，便往語彼居士言：「汝能與某甲兒若女姊妹耶？」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

主人問後行比丘：「汝出入是諸家不？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後行比丘言：「我等不得作媒人。」前行比丘聞是語，便往語彼居士言：「汝能與某甲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

又一比丘行道中，一女人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女人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男子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男子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黃門、二根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女一男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女人男子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女人、一黃門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女人黃門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女人、一二根人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女人二根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男、一黃門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男子黃門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男子、一二根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男子二根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黃門、一二根語比丘言：「汝能語某：『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黃門二根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行道中，一女、一男、一黃門、一二根語比丘言：「汝能語某：『與我兒若女、姊妹。』」比丘受語，語彼還報者，僧伽婆尸沙。不報者，偷蘭遮。二三四女人、男子、黃門、二根亦如是。二、三、四比丘亦如是。
有居士夫婦相瞋不和，時一比丘常出入是家，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舍坐已，共相問訊，教二人令和合。比丘生疑：「我將無犯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有三種婦：一財索得，二水得，三破賊得。三種婦若作券言：『非我婦，禮法未斷猶故出入。』未唱言：『非我婦。』教是和合者，偷蘭遮。若作券言：『非我婦，禮法已斷不復出入。』而未唱言：『非我婦。』教是和合，偷蘭遮。若作券言：『非我婦，禮法已斷不復出入。』唱言：『非我婦。』和合是者，僧伽婆尸沙。」
受他語有三種，還報有六種。三種者，一威儀，二相，三，期。威儀者，比丘語主人言：「若見我來往坐立，當知得、不得。」相者，比丘語主人言：「主人若見我新剃髮、若著絁僧伽梨、若捉瓦鉢，當知得、不得。」期者，比丘語主人言：「若見我在眾中大語時、若挑衣時、當知得、不得。」是名三種受語。
六種報者，一口，二書，三手印，四威儀，五相，六、期。若比丘口受使語，口語彼，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書、手印、威儀、相、期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受使口語，書語彼，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書、手印、威儀、相、期，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受使口語，手印語彼，手印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手印、威儀、相、期、口、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受使書語，書語彼，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書、手印、威儀、相、期、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受使書，手印語彼，手印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手印、威儀、相、期、口、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受使書語，口語彼，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書、手印、威儀、相、期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受使手印，手印語語彼，手印還報者，僧伽婆尸沙。手印、威儀、相、期、口、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受使手印語，口語彼，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書、手印、威儀、相期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受使手印語，書語彼，書還報者，僧伽婆尸沙。手印、威儀、相、期、口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若受富貴人語，語富貴人，還報富貴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受貧賤人語，語富貴人，還報貧賤人者，偷蘭遮。
若比丘受他語，解意旨 ，僧伽婆尸沙。若受意旨 ，不受語，偷蘭遮。若但受語，不解意旨 ，不犯。(五事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諸阿羅毘比丘，自乞作廣長高大舍，久故難治。諸比丘數從居士乞言：「我須墼、須塼、鍁、钁、斧鑿、釜瓮、槃盂、瓶甕、麻繩、種種草木、皮繩、土囊、作人車鹿車。」諸比丘以是因緣，心常忽遽樂著作事，妨廢讀經、坐禪、行道。爾時長老大迦葉，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諸居士遙見大迦葉來，即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修善功德，今自乞物，作廣長高大舍，久故難治，數來求索種種所須，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我等失利，供養如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大迦葉聞是事心不喜，乞食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阿羅毘城乞食。諸居士遙見我來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修善功德，今自乞物，作廣長高大舍，久故難治，數從我等索墼、索塼、鍁钁、斧鑿、釜瓮、瓶甕、草木、皮繩索，常著作事。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我等失利，供養如是難滿難養、多欲無厭足人。』唯願世尊！與諸比丘作舍限量。」佛默然受。大迦葉知佛默然受語已，將護舊比丘心故作禮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言：「云何名比丘，自乞作廣長高大舍，久故難治，數從諸居士種種求索樂

著作事。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十二修伽陀搩手、內廣七搩手。是比丘應問諸比丘，諸比丘當示無難無妨處。若比丘自乞作舍，無主自為，不問諸比丘，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
若自乞者，比丘從諸人乞，若得百錢、五十乃至一錢。
舍者，溫室、涼室、殿堂、樓閣、一柱舍、重舍。
無主者，是舍無檀越主、若男女、黃門、二根。
自為者，不為眾僧故，專為己，名自為。
量者，佛言：「用我手量，長十二搩手、內廣七搩手。」
問者，應問僧。
示處者，僧應示作處。
難處者，是中有蛇窟、蜈蚣、百足毒虫乃至鼠穴。
無難者，是中無蛇窟、蜈蚣、百足毒虫乃至鼠穴。
妨處者，是舍四邊一尋地內，有塔地、若官地、居士地、外道地、比丘尼地、若有大石、流水、池水、大樹、深坑，如是有妨處，僧不應示。
無妨處者，是舍四邊一尋地內，無塔地、官地、居士地、外道地、比丘尼地大石、流水、池水、大樹、深坑，如是無妨處，僧應示。是比丘應從僧乞示作處。乞示作處法者，僧一心和合時，是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應作是言：「諸長老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為是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故，從僧乞示作處。僧憐愍故，示我作處。」第二、第三亦如是乞。是中僧應籌量可示不可示，若是比丘言無難，而實有難，不應示。若言：「無妨。」而實有妨，亦不應示。若言：「無難、無妨。」而實有難有妨，不應示。若言：「無難。」實無難，應示。若言：「無妨。」實無妨，應示。若言：「無難、無妨。」實無難、無妨，應示。示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欲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故，從僧乞示作處。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示某甲比丘作處。白如是。」「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故，從僧乞示作處。僧憐愍故，當示作處。誰諸長老忍僧示某甲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者默然，若不忍者說。」「僧示某甲比丘自乞作舍無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中犯者，若比丘自乞作舍，無主自為，不如法作者犯、過量作犯、不問處犯、有難處犯、有妨處犯、過量不問處犯、過量難處

犯、若過量妨處犯、若不問難處犯、不問妨處犯、若難處妨處犯、若過量不問難處犯、若過量不問妨處犯、若過量不問難處妨處犯。若比丘語餘比丘：「為我作舍。」語已便去，後為作竟，是舍不如法作者犯，若過量作犯、不問處犯、有難處犯、妨處犯、過量不問處犯、過量難處犯、過量妨處犯、不問難處犯、不問妨處犯、難處妨處犯、過量不問難處犯、過量不問妨處犯、過量不問難處妨處犯。

若比丘語餘比丘：「為我作舍。」語已便去，後作未成，行還自成，是舍不如法作犯，過量作犯、不問處犯、難處犯、妨處犯、過量不問犯。過量難處犯、過量妨處犯、不問難處犯、不問妨處犯、難處妨處犯、過量不問難處犯、過量不問妨處犯、過量不問難處妨處犯。

若為佛為僧，無犯。若得先成舍，無犯。(六事竟)。◎

十誦律卷第三

十誦律卷第四(初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十三僧殘法之餘(并二不定法)

◎佛在拘睒彌國。爾時長老闡那多有知識，國王、夫人、王子、大臣、將帥、官屬，以多知識故，伐他神樹作大房舍。是樹多人所識、多人所用。諸居士嫌恨呵責：「諸沙門釋子自言修善功德，以國王、夫人、王子、大臣、將帥、官屬所知識故，伐是多人所識、多人所用神樹，作大房舍。我等失利，供養如是難滿難養、多欲無厭足人。」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以國王、夫人、王子、大臣、將帥、官屬所知識故，伐是多人所識用神樹，作大房舍？」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大房舍，有主自為作，是比丘應問諸比丘，諸比丘當示無難無妨處。若比丘作大房舍，有主自為，不問諸比丘難處妨處，作者，僧伽婆尸沙。」

大舍者，溫室、涼室、殿堂、樓閣、一柱舍、重舍，乃至容四威儀行、立、坐、臥。

有主者，是舍有檀越主、若男、若女、黃門、二根。

自為者，不為僧故專為己故，名為自為。

問者，應問僧。

示處者，僧應示處。

難處、妨處者，如上說。

是比丘應從僧乞示作處，乞法者，僧一心和合，是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應作是言：「諸長老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欲作大房舍，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我某甲比丘為是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故，從僧乞示作處，僧憐愍故示我作處。」第二、第三亦如是乞。是中僧應籌量可示不可示。若言：「無難。」而實有難，若言：「無妨。」而實有妨，若言：「無難無妨。」而實有難有妨，皆不應示。無妨實無妨、無難實無難，應示。示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欲作大舍，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是比丘為作大舍故，從僧乞示作處。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示某甲比丘作處。白如是。」「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欲作大舍，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作故，從僧乞示作處。僧憐愍故當示作處。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作大舍有主自為、無難處無妨處作者默然，若不忍者說。」如是白四羯磨。「僧示

竟，某甲比丘作大舍，有主自為無難無妨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主自為，過量作大舍犯、不問處犯、有難處犯、有妨處犯、不問有難處犯、不問有妨處犯、難處妨處犯、不問難處妨處犯。若比丘語餘比丘：「為我作舍。」語已便去，後為作竟，是舍過量作犯、不問處犯、有難處犯、有妨處犯、不問有難處犯、不問有妨處犯、有難有妨處犯、不問有難有妨處犯。若比丘語餘比丘：「為我作舍。」語已便去，後作未成，行還自成，是舍過量作犯、不問處犯、有難處犯、有妨處犯、不問有難處犯、不問有妨處犯、有難有妨處犯、不問有難有妨處犯。
若先成舍，無犯。(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陀驃力士子，成就五法故，僧羯磨作知臥具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是人隨所應與，若阿練兒阿練兒共、持律持律共、說法說法共、讀修妬路讀修妬路共，如是同事者共。是人作是念：「我如是與者，若語、若默安樂得住。」是陀驃分布臥具時，不須燈燭，左手出光，右手持與。有比丘故待闇來，欲見陀驃神通之力。時佛故在王舍城，是力士子陀驃，成就五法故，眾僧教作差會人。是人差次會時，不隨愛、瞋、怖、癡、知次第不越次。爾時彌多羅浮摩比丘次會，值得麁食，如是再三食麁食。時作如是念：「我深苦惱。是陀驃力士子故以是麁食惱我。當以何報令彼得惱？」復作是念：「我當謗以無根波羅夷法。」是比丘有妹比丘尼，名彌多羅。時此比丘尼，到彌多羅浮摩比丘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彌多羅浮摩比丘，不共語亦不看不教坐。是比丘尼作是念：「我作何惡何所觸犯，使此兄不共我語？」作是念已便言：「我於兄有何過故，不共我語不教我坐？」是比丘言：「陀驃比丘故以麁食惱我，乃至再三。汝不助我。」比丘尼言：「欲令我以何事相助？」是比丘言：「妹！汝到佛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有是法？陀驃比丘共我作婬，墮波羅夷事。』」比丘尼言：「是清淨無罪比丘，云何謗以無根波羅夷法？」是比丘言：「妹！汝不作是謗者，我不共汝語、不喚汝坐。」是比丘尼敬愛兄故，即作是念：「若我不隨語者，兄不共我語、不教我坐。」如是念已，即語兄言：「當隨汝語。」是比丘言：「妹小住！我當先往佛所，汝隨後來，我當證之。」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是比丘尼便從後來，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有是法？陀驃比丘共我作婬，墮波羅夷事。」時彌多羅浮摩比丘即作是言：「世尊！是事實爾，我亦先知，如是比丘尼所說。」爾時陀驃在佛後扇佛，佛顧視陀驃言：「汝今云何？是彌多羅比丘尼在我前言：『世尊！云何有是法？陀

驃比丘共我作婬，墮波羅夷事。』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言：『世尊！是事實爾，我先亦知，如是比丘尼所說。』」陀驃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知我、修伽陀知我。」佛語陀驃：「汝今不得作如是語：『世尊知我、修伽陀知我。』汝憶念者，便說憶念。若不憶念者，說不憶念。」「我不憶念。世尊！不憶念。修伽陀！」爾時長老羅睺羅亦在會中，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是陀驃比丘為何所說？是彌多羅比丘尼今在佛前作如是語：『世尊！云何有是法？陀驃比丘共我作婬，墮波羅夷事。』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言：『世尊！是事實爾。我先亦知。如是比丘尼所說。』」佛語羅睺羅：「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若是比丘尼來語我言：『世尊！云何有是法？羅睺羅共我作婬，墮波羅夷事。』彌多羅浮摩比丘亦作是說：『是事實爾。我亦先知，如比丘尼所說。』汝當云何？」時羅睺羅言：「世尊知我、修伽陀知我。」佛言：「癡人！汝尚能言：『世尊知我、修伽陀知我。』何況陀驃比丘持戒清淨善修梵行，云何不言：『世尊知我、修伽陀知我。』」爾時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記，陀驃比丘說不憶念，是彌多羅比丘尼自說作罪故，應與滅羯磨。」佛如是教已，起入禪室。

時諸比丘審諦急問彌多羅浮摩比丘言：「汝云何見？何處見？見犯何事？汝以何事故往見？」是諸比丘審諦急問已，答言：「陀驃比丘實梵行清淨，我以欲故、瞋故、怖故、癡故，作是語謗。」諸比丘言：「云何陀驃比丘梵行清淨，以欲故、瞋故、怖故、癡故，作是語謗？」答言：「陀驃比丘成就五法故，王舍城眾僧教作差會人，不隨愛、瞋、怖、癡、次第不越次。我時次會，值麁惡食，如是再三噉食。時心中苦惱，便作是念：『陀驃比丘故以麁食惱我，當以何報？』復作是念：『我當謗以無根波羅夷法。』以是因緣故，我以欲瞋怖癡故，作是語謗。」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梵行比丘？」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時即從禪室出，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清淨梵行比丘？」佛以種種呵已，語諸比丘：「有三種人必墮地獄。何等三？若人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梵行比丘，是初人墮地獄。復有人如是邪見，便作是言：『婬欲中無罪。』以是故是人深作放逸自恣五欲，是為第二人墮地獄。復有人犯戒惡法臭爛，非沙門自言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是為第三人墮地獄。」爾時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說偈言：

「妄語墮地獄，　作之言不作；

是二俱相似，　後皆受罪報。
夫人處世間，　斧在口中生；
以是自斬身，　斯由作惡言。
應呵而讚歎，　應讚而呵罵；
口過故得衰，　衰故不受樂。
如奄失財利，　是衰為尠少；
惡心向善人，　是衰重於彼。
尼羅浮地獄，　其數有十萬；
阿浮陀地獄，　三千六及五。
惡心作惡口，　輕毀聖人故；
壽終必當墮，　如是地獄中。」

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住惡瞋故，以無根波羅夷法謗無波羅夷比丘，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或問、或不問，知是無根事，比丘住惡瞋故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惡瞋者，以貪著故起，惡瞋增盛，不見是人功德，但求過惡。
無波羅夷比丘者，是比丘四波羅夷中一切不犯。
無根者，有三種根本：若見、若聞、若疑。
謗者，是比丘不犯，強以罪加。
破梵行者，破彼比丘法欲令退墮。
知是無根事者，事有四種：諍訟事、相助事、犯罪事、常所行事。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不清淨比丘，十一種犯、五種不犯。十一種者，是事不見、不聞、不疑、若見妄、若聞妄、若疑妄、若聞信聞、若聞不信聞、聞已言疑、疑已言見、疑已言聞，是名十一種犯。五種不犯者，是事若見、若聞、若疑、見已不妄、聞已不妄，是名五種不犯。如不清淨比丘，似清淨比丘亦如是。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十種犯、四種不犯。十種者，不見、不聞、不疑、若聞妄、疑妄、若聞信聞、聞不信聞、聞已言疑、疑已言見、疑已言聞。四種不犯者，若疑、若聞、若聞不妄、若疑不妄，如清淨比丘，似、不清淨亦如是。(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力士子陀驃比丘，獨在山下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時彌多羅浮摩比丘亦在彼山坐石上治衣。遙見陀驃比丘獨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見已作是念：「我先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不成，今有小事，當以波羅夷法謗之。」作是念已，便語諸比丘：「今陀驃比丘是犯婬人，我見是事不隨他語。」爾時諸比丘審諦急問：「汝云何見？何處見？見犯何事？汝以何事往見？」如是諸比丘審諦問已，便云：「我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故說，是陀驃比丘實

梵行清淨。」諸比丘問：「云何言：『我隨愛、瞋、怖、癡故說，是陀驃比丘梵行清淨。』」答言：「我在彼山坐石上治衣，遙見陀驃比丘獨與二比丘尼共立一處，見已便作是念：『我先以無根波羅夷法誹謗不成，今有小事，當以波羅夷法謗之。』以是故言：『我隨愛、瞋、怖、癡、故說。』陀驃比丘實自清淨。」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持小片事，以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持小片事，以波羅夷法謗清淨比丘？」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惡瞋故，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事，以波羅夷法謗無波羅夷比丘，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或問、或不問，知是片、似片事，比丘住惡瞋故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

異分者，四波羅夷是。何以故？是四波羅夷中若犯一一事，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故名異分。

不異分者，十三事、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墮法、四波羅提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止諍法，是名不異分。何以故？若犯是事，故名比丘，故名釋子，不失比丘法，是名不異分。

片須臾片者，諸威儀中事，是名為片，亦名須臾片。

諍者，諍有四種：鬪訟諍、相助諍、犯罪諍、常所行事諍。

是中犯者，若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僧伽婆尸沙中定生僧伽婆尸沙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中後、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亦如是。

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罪：若波逸提、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是比丘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謂是僧伽婆尸沙、謂波夜提、謂波羅提提舍尼、謂突吉羅。是比丘僧伽婆尸沙中定生突吉羅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罪，若波夜提、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是人謂是突吉羅、謂僧伽婆尸沙、謂波夜提、謂波羅提提舍尼。是人突吉羅罪中定生波羅提提舍尼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是中生疑，為是僧伽婆尸沙？為非僧伽婆尸沙？後除疑心，定生僧伽婆尸沙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罪，若波夜提、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是中生疑，為突吉羅？為非突吉羅？後除疑心，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是中生疑，是罪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提提舍尼？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後除疑心，僧伽婆尸沙中定生僧伽婆尸沙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他犯罪，若波夜提、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是中生疑，是罪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為波夜提？為突吉羅？為波羅提提舍尼？後除疑心，突吉羅罪中定生突吉羅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他犯僧伽婆尸沙，是中生疑，為是僧伽婆尸沙？為是波夜提？為是波羅提提舍尼？為是突吉羅？後除疑心，僧伽婆尸沙中定生突吉羅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
復有比丘地了時，見他比丘犯罪，若波夜提、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是中生疑，是罪為是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波羅提提舍尼？後除疑心，突吉羅罪中定生波羅提提舍尼想，不見他犯波羅夷，言：「我見犯。」一一語中，僧伽婆尸沙。乃至後夜後分亦如是。(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提婆達多求破和合僧，受持破僧事，是人有嫉妒心，方便作是念：「我獨不能得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是提婆達多有四同黨：一名俱伽梨，二名騫陀陀驃，三名迦留陀提舍，四名三文達多。提婆達多到是四人邊已作是言：「汝當共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時彼四人語提婆達多言：「沙門瞿曇諸弟子，有大智慧大神通，得天眼、知他心念，是人知見我等欲破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等云何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提婆達多語四人言：「沙門瞿曇年少弟子，新入彼法出家不久，我等到邊用五法誘取，語諸比丘言：『汝盡形壽受著納衣、盡形壽受乞食法、盡形壽受一食法、盡形壽受露地坐法、盡形壽受斷肉法。若比丘受是五法，疾得涅槃。』若有長老上座比丘多知多識、久習

梵行、得佛法味者，當語之言：『佛已老耄年在衰末，自樂閑靜受現法樂。汝等所須事我當相與。』我等以是方便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四比丘言：「如是，提婆達多。」受提婆達多語。提婆達多後時到諸年少比丘所，以五法誘之，語諸比丘：「汝盡形壽受著衲衣、盡形壽受乞食法、盡形壽受一食法、盡形壽受露地坐法、盡形壽受斷肉法。汝等行是五法，疾得涅槃。」復語諸長老上座比丘：「佛已老耄年在衰末，自樂閑靜受現法樂，汝所須事我當相與。」爾時提婆達多，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用法說非常法、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非教說教、教說非教。時諸比丘見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壞轉法輪，見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坐已，白佛言：「世尊！是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受持破僧因緣事。是人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用法說非常法、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教說非教、非教說教。」佛語諸比丘：「汝等當呵提婆達多，令捨是破僧因緣事。」是比丘受佛語已，到提婆達多所言：「汝莫求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事，當與僧和合。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時提婆達多不捨是事。

爾時提婆達多四同黨，呵諸比丘言：「汝等莫說提婆達多是事。何以故？是人說法說律，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是人知說、非不知說，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如是諸比丘，再三教提婆達多，不能令捨惡邪。便從坐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坐已，白佛言：「世尊！我等已約勅提婆達多，而不捨惡邪。有四同黨復作是言：『汝等莫說提婆達多是事。何以故？是人說法說律，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是人知說、非不知說，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諸比丘再三約勅，不捨是事。

爾時佛作是念：「如提婆達多癡人及四同黨，或能破我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當自約勅提婆達多令捨是事。」佛作是念已，即自約勅提婆達多：「汝莫求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因緣事。汝當與僧和合，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莫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用法說非常法、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非教說教、教說非教。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爾時提婆達多聞佛口教，暫捨是事。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求破和合僧，受持破僧事？」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破和合僧，勤求方便受持破僧事，諸比丘應如是呵言：『汝莫破和合僧，莫求方便受持破僧事，當與僧和合。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當捨是求破僧事。』諸比丘如是教時，不捨是事者，當再三教令捨是事。再三教已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比丘是事中，有十四種犯：非法說法，偷蘭遮。法說非法，偷蘭遮。非律說律，偷蘭遮。律說非律，偷蘭遮。非犯說犯，偷蘭遮。犯說非犯，偷蘭遮。輕說重，偷蘭遮。重說輕，偷蘭遮。有殘說無殘，偷蘭遮。無殘說有殘，偷蘭遮。常所用法說非常法，偷蘭遮。非常所用法說是常法，偷蘭遮。非教說教，偷蘭遮。教說非教，偷蘭遮。先應軟語約勅已，捨者，令作十四偷蘭遮悔過出罪。若不捨者，應作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眾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求破和合僧，受持破僧事已，軟語約勅不捨是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約勅某甲比丘：『汝莫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事，當與僧和合。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當捨是求破僧事。』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某甲比丘，汝莫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應約勅，乃至三教令捨是破僧事。」者，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竟不捨者，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若以十四事約勅皆成約勅，若以是約勅、若以餘約勅，此十四事一向約勅不捨者，一向成僧伽婆尸沙。後復約勅不捨者，復得僧伽婆尸沙。隨所約勅不捨者，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諸長老！我某甲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若即說者善。若不即說者，從是時來，名覆藏日數。(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佛以是助破僧比丘因緣故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助破僧比丘：「云何名比丘，知是比丘求破和合僧，作別朋黨共相佐助，若一若二若眾多？」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求破和合僧，有餘同意相助比丘，若一若二若眾多，語諸比丘言：『汝是事中莫說是比丘。何以故？是比丘說法說律，不說非法不說非律，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是知說非不知說。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諸比丘應如是教是相助比丘：『汝莫作是語：「是比丘說法說律，不說非法不說非律，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是知說非不知說，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汝莫相助求破僧事，當樂

助和合僧。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諸比丘如是教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當再三教令捨是事。再三教已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助破僧比丘語諸比丘言：「汝是事中，莫說是比丘。」得突吉羅。若言：「是比丘說法者」，得偷蘭遮。「是說律者」，偷蘭遮。若言：「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突吉羅。若言：「知說非不知說。」偷蘭遮。若言：「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偷蘭遮。先應軟語約勅已，捨者，令作四偷蘭遮、二突吉羅悔過出罪。若不捨者，應作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求破僧，作別朋黨，若一若二若眾多，已軟語約勅不捨是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約勅某甲比丘：『汝等莫助某甲比丘求破僧事，莫作別朋黨，莫作是言：「是比丘說法說律，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是知說非不知說，是所說皆是我等所樂忍。」』如是白。」如是白四羯磨。「約勅某比丘汝莫助破和合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所說：「是比丘應約勅。」乃至三教令捨助破僧事者，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不犯。若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不捨者不犯。若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皆成約勅，若以是約勅、若餘約勅，此四事一向約勅，不捨者，一向成僧伽婆尸沙。若後復約勅不捨者，復得僧伽婆尸沙。隨所約勅不捨者，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諸長老！我某甲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若即說者善。若不即說者，從是時來，名覆藏日數。(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山土地有二比丘，名馬宿、滿宿，在此處住，作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彈鼓簧，捻脣作音樂聲，齒作伎樂，彈銅盂，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瓔珞，以香塗身，著香熏衣；以水相灑；自手採華亦使人採，自貫華鬘亦使人貫，頭上著華，自著耳環亦使人著；自將他婦女去，若使人將去；若令象馬鬪、車鬪、步鬪、羊鬪、水牛鬪、狗鬪、雞鬪、男鬪、女鬪、亦自共鬪；手打脚踏，四向馳走，變易服飾，馳行跳躑，水中浮沒；斫截樹木；打臂拍髀；啼哭大喚或嘯；謬語、諸異國語；躑絕反行，如婉轉魚，躑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或騎象馬，乘車輦輿，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爾時阿難從迦尸

國來，向舍衛城到黑山邑宿，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阿難持空鉢入城、還空鉢出。出城不遠多人眾集，有少因緣，阿難到彼問眾人言：「汝此土地豐樂多諸人眾，今我乞食，持空鉢入還空鉢出，無有沙門釋子在此多少作惡事耶？」爾時有賢者，名憂樓伽，在彼眾中，從坐起偏袒合掌語阿難言：「大德知不？此有馬宿、滿宿比丘，作諸惡行如上廣說。大德阿難！是二比丘住此作惡，悉污諸家皆見聞知。」時憂樓伽賢者即以兩手抱阿難身，將入自舍敷座令坐，自手與水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洗手攝鉢。賢者取小床坐，欲聽法故。阿難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起去。向自房舍，隨所受臥具，還付舊比丘。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漸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問訊：「忍不？足不？安樂住不？道路不疲？乞食不乏？」佛以如是語問訊阿難：「忍不？足不？安樂住不？道路不乏耶？乞食不難耶？」阿難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道路不乏，乞食不難。」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馬宿、滿宿比丘：「云何名比丘，作惡行污他家皆見聞知？」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阿難：「汝往黑山，與馬宿、滿宿比丘驅出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如是驅出羯磨。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是馬宿、滿宿比丘著見處不聞處，一比丘僧中作是言：『誰能說馬宿、滿宿比丘如是罪事，而自不犯毀呰波夜提？何以故？僧差作故。』若有比丘僧中言：『我能作。』者，即喚馬宿、滿宿比丘來，是比丘應問：『汝憶念：與女人共一床坐，共一盤食，共一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食，不受殘食法，廣問如上種種惡不淨事。汝憶作不？』若馬宿、滿宿比丘，是諸罪中趣說一事，即應語：『汝默然，今僧與汝作驅出羯磨。』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馬宿、滿宿比丘，作惡行，污他家，皆見聞知：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食，不受殘食法，乃至諸異國語。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馬宿、滿宿比丘驅出羯磨。若馬宿、滿宿比丘共女人一床坐，一盤食，共一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食，不受殘食法，乃至諸異國語，僧與作驅出羯磨。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馬宿、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如法僧與驅出羯磨已，作是言：「僧阿難！隨欲行、瞋行、怖行癡行。」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眾僧和合如法作驅出羯磨，乃復說：『僧阿難！隨欲行、瞋行、怖行、癡行？』」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馬宿、滿宿比丘：「云何名比丘，一心和合僧如法作驅出羯磨，說：『僧阿難！隨欲行、瞋行、

怖行、癡行。』」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隨所依止聚落，作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諸比丘應如是言：『汝等作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汝等出去，不應住此。』是比丘語諸比丘言：『諸比丘隨欲行、瞋行、怖行、癡行。何以故？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語是比丘：『汝莫作是語：「諸比丘隨欲行、瞋行、怖行、癡行。」何以故？諸比丘不隨欲、瞋、怖、癡行。汝等作惡行、污他家，皆見聞知。汝當捨是隨欲、瞋、怖、癡語。汝等出去，不應住此。』如是教時。不捨是事者，當再三教令捨是事。再三教時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言：「諸比丘隨欲行」，偷蘭遮。「隨瞋行」，偷蘭遮。「隨怖行」，偷蘭遮。「隨癡行」，偷蘭遮。若言：「同犯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呵罵僧故，得波夜提。先應軟語約勅，若捨者，令作四偷蘭遮、一波夜提悔過出罪。若不捨者，應作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馬宿、滿宿比丘，眾僧如法作驅出羯磨。說：『僧阿難！隨欲行、瞋行、怖行、癡行。』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約勅是比丘：『眾僧如法作驅出羯磨。汝莫說：「僧阿難隨欲行。」莫言：「隨瞋行。」莫言：「隨怖行。」莫言：「隨癡行。」汝當捨是隨欲、瞋、怖、癡語。』白如是。」如是作白四羯磨。「僧約勅馬宿、滿宿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應約勅。」乃至三教，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不犯。若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約勅不捨者，不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皆成約勅。若以是約勅、若以餘約勅，以此四事一向約勅，不捨者，一向成僧伽婆尸沙。若後復約勅，不捨者，復得僧伽婆尸沙。隨所約勅不捨者，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是比丘應即時入僧中自唱言：「諸長老！我某甲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若即說者善。若不即說，從是時來，名覆藏日數。(十二事竟)

佛在拘睒彌國。爾時長老闡那犯小悔過罪，諸比丘欲利益憐愍安隱故，教憶是罪，語闡那言：「汝作某可悔過罪，汝應發露悔過，莫覆藏。」闡那答言：「汝等莫語我好惡，我亦不語汝等好惡。何以故？我大人子得佛法故，汝等種種雜姓、種種國土、種種家，信佛法故，剃除鬚髮著法服隨佛出家，如秋葉落風吹一處。汝等亦爾，種種雜姓、種種國土、種種家，信佛法故，剃除鬚髮、著法服隨佛出家。以是故，汝等不應語我好惡，我亦不應語汝好惡，我大人子

得佛法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如戒經中說事，諸比丘如法如律以利益憐愍故說，自身作戾語事？」諸比丘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自身作戾語？」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惡性戾語，諸比丘說如法、如律、如戒經中事，是比丘戾語不受，語諸比丘言：『汝莫語我好惡，我亦不語汝好惡。』諸比丘應如是言：『諸比丘說如法、如律、如戒經中事，汝莫戾語，汝當隨順語。諸比丘當為汝說如法、如律，汝亦當為諸比丘說如法、如律。何以故？如是者，諸如來眾得增長利益，以共語相教共出罪故，汝當捨是戾語事。』諸比丘如是教時，不捨是事者，當再三教令捨是事。再三教已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言：「汝莫語我。」突吉羅。「莫語好。」偷蘭遮。「莫語惡。」偷蘭遮。「我亦不語汝。」突吉羅。「不語汝好。」偷蘭遮。「不語汝惡。」偷蘭遮。若言：「捨是教我法。」嫌罵眾故，得波夜提。先應軟語約勅，軟語約勅已，捨是事者，令作四偷蘭遮、二突吉羅、一波夜提悔過出罪。若不捨者，應作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闡那比丘自身作戾語事，已軟語約勅，不捨是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約勅闡那比丘：『莫作戾語事，莫言：「汝莫語我好惡，我亦不語汝好惡。」諸比丘說如法、如律、如戒經中事，汝莫戾語，當作隨順語。諸比丘當為汝說如法如律，汝當為諸比丘說如法如律。如是者，諸如來眾得增長利益，以共語相教共出罪故，汝當捨是戾語事。』白如是。」如是作白四羯磨。「約勅闡那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應約勅。」乃至三教，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三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竟不捨者，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若以四事約勅，皆成約勅。若以是約勅、若以餘約勅，以此四事一向約勅，不捨者，一向成僧伽婆尸沙。若後復約勅不捨者，復得僧伽婆尸沙。隨所約勅不捨者，隨得爾所僧伽婆尸沙。是比丘應即入僧中自唱言：「諸長老！我某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若即說者善，若不即說者，從是時來，名覆藏日數。(十三事竟)

明二不定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與掘多憂婆夷舊相知識，共事共語。時迦留陀夷到掘多舍已，獨屏覆處坐說法。時有毘舍佉鹿子母，小因緣故，到掘多比舍。遙聞迦留陀夷說法聲，作是念：「必當是迦留陀夷在掘多舍說法，我當往聽。」時毘舍佉鹿子母即到掘多舍，見迦留陀夷獨與掘多屏覆處坐，見已作是念：「是坐處惡，比丘不應是中坐。若有長者見是坐處，必當知是比丘作惡事竟、若欲作惡。我今當往白佛。」時毘舍佉鹿子母即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與毘舍佉鹿子母，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默然住。毘舍佉鹿子母見佛默然已，從坐起作禮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種種因緣稱讚斷欲、除欲想、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獨共女人坐屏覆內可行婬處，若可信優婆夷說，是比丘三法中一一法，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若是比丘自言：『我坐是處。』應三法中隨所說治，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若隨可信優婆夷所說法治。是初不定法。」

女人者，女人名有命人，若大、若小，中作婬欲。

獨者，一比丘、一女人，更無第三人。

屏處者，是處有壁、有籬席障、薄障、衣幔障，如是等種種餘障，是名屏覆處。

行婬處者，是中無所羞恥，可作婬欲。

可信優婆夷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比丘僧得道得果，是人終不為身、若為他人、若以小因緣、若為財利故故作妄語。

三法中波羅夷者，四波羅夷中趣說一事。

僧伽婆尸沙者，十三僧伽婆尸沙中趣說一事。

波夜提者，九十波夜提中趣說一事。

不定者，云何名不定？可信優婆夷，不知犯、不知何處起、不知犯名字，但言：「我見女人是處來去坐立，亦見比丘來去坐立。不見若作婬欲、若作偷奪、若奪人命、若觸女人身、若殺草木、若過中食、若飲酒。」如是事中不決定故，是名不定。隨優婆夷所說事，應善急問是比丘。善急問已，自說：「我有是罪而不往。」隨比丘語應治。若言：「我往不犯是罪。」如比丘語應治。若言：「我不

往，無有是罪。」隨可信優婆夷語故，應與是比丘作實覓法。實覓法者，眾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以可信優婆夷語。善急問已，不自說到彼處、不自說有是罪。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實覓比丘行法者，是人不應與他受大戒、不應受他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教化比丘尼。若僧差作不應受，不應重作實覓罪、不應作相似罪、亦不應作重於先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罪、不得求聽欲出他罪、不應遮說戒、不應遮自恣、不應遮僧羯磨教誡比丘尼人、不應舉清淨比丘罪、不應教令憶念、不應相言；恒自謙卑折伏心意，隨順清淨比丘心，行常恭敬禮拜。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壽不得出是羯磨。(初不定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尸利比丘，與修闍多居士婦舊相知識，共事共語。時尸利比丘，晨朝時到著衣持鉢至修闍多舍，獨二人露處坐說法。時有布薩陀居士婦，小因緣故，到修闍多比舍。聞尸利比丘說法語聲，作是念：「必是尸利比丘為修闍多說法，我當往聽。」即往到舍，見尸利比丘獨與修闍多婦露處共坐，見已作是念：「是坐處惡，比丘不應是中坐。若其夫、若其子、若奴、若子弟、若典計人，見是處坐，必當知是比丘作惡事竟、若欲作惡。我今當往白佛。」時布薩陀往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與布薩陀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默然。布薩陀見佛默然已，從座起作禮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而故問尸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尸利比丘：「汝所作事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清淨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汝癡人！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種種因緣稱讚斷欲想、滅欲熱。我常說法教人離欲，汝尚不應生心，何況乃作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獨共一女人露地坐，不可行婬處，若可信優婆夷說，是比丘二法中一一法：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若是比丘自言：『我坐是處。』應隨所說治，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若隨可信優婆夷所說治。是二不定法。」

露地處者，無壁障、無籬、無薄席障、無衣幔障，是名露地。

不可行婬處者，是中有所羞恥，不得作婬。

可信優婆夷者，歸佛、歸法、歸僧得道得果，是人終不為身、若為他人、若以小因緣、若為財利故，故作妄語。

說二法中一一法者：僧伽婆尸沙者，十三僧伽婆尸沙中趣說一事。波夜提者，九十波夜提中趣說一事。
不定者，可信優婆夷，不知犯何處起、不知犯名字，但說我見女人是處來去坐立、亦見比丘是處來去坐立，不見出精、若觸女身、若殺草木、若過中食、若飲酒，如是事中不決定故，名為不定。隨可信優婆夷所說，應善急問。善急問已，若是比丘自言：「我有是罪而不往。」如比丘語應治。若言：「我往無有是罪。」如比丘語應治。若言：「我不往，無有是罪。」如可信優婆夷語，應與實覓。實覓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以可信優婆夷語，善急問已，不自說到彼處、不自說有是罪。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語作實覓。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與某甲比丘隨可信優婆夷作實覓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實覓比丘行法者，是人不應與他受大戒、不應受他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教誡比丘尼、若僧差作不應受、不應重作實覓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重於先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罪、不得求聽欲出他罪、不應遮說戒、不應遮自恣、不應遮僧羯磨教誡比丘尼人、不應舉清淨比丘罪、不應教令憶念、不應相言；恒自謙卑折伏心意，隨順清淨比丘心，行常恭敬禮拜。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壽不得出是羯磨。(二不定訖)
十誦律卷第四

十誦律卷第五(初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三十尼薩耆法之一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多畜衣服，入聚落著異衣、出聚落著異衣、食時著異衣、食竟著異衣、怛鉢那時著異衣、怛鉢那竟著異衣、食前著異衣、食後著異衣、初夜著異衣、中夜著異衣、後夜著異衣、入廁著異衣、出廁著異衣、洗大便時著異衣、洗大便竟著異衣、小便時著異衣、小便竟著異衣、入浴室著異衣、出浴室著異衣，畜積如是種種餘衣，朽爛虫壞不用。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見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嘖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多畜衣服，入聚落著異衣、出聚落著異衣、食時著異衣、食竟著異衣、怛鉢那時著異衣、怛鉢那竟著異衣、食前著異衣、食後著異衣、初夜著異衣、中夜著異衣、後夜著異衣、入廁著異衣、出廁著異衣、洗大便時著異衣、洗大便竟著異衣、小便時著異衣、小便竟著異衣、入浴室著異衣、出浴室著異衣，畜積如是種種餘衣，朽爛虫壞不用？」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多畜衣服，入聚落著異衣、出聚落著異衣、食時著異衣、食竟著異衣、怛鉢那時著異衣、怛鉢那竟著異衣、食前著異衣、食後著異衣、初夜著異衣、中夜著異衣、後夜著異衣、入廁著異衣、出廁著異衣、洗大便時著異衣、洗大便竟著異衣、小便時著異衣、小便竟著異衣、入浴室著異衣、出浴室著異衣，畜積如是種種餘衣，朽爛虫壞不用？」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衣竟，已捨迦絺那衣，畜長衣得至十日。若過是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是中或有衣竟，非捨迦絺那衣；或捨迦絺那衣、非衣竟；或衣竟、亦捨迦絺那衣；或非衣竟、亦非捨迦絺那衣。衣竟非捨迦絺那衣者，若比丘衣竟，未捨迦絺那衣，是名衣竟非捨迦絺那衣。捨迦絺那衣非衣竟者，若比丘捨迦絺那衣，衣不竟，是名捨迦絺那衣非衣竟。衣竟亦捨迦絺那衣者，若比丘衣竟，捨迦絺那衣，是名衣竟亦捨迦絺那衣。非衣竟亦非捨迦絺那衣者，若比丘衣不竟，非捨迦絺那衣，是名非衣竟亦非捨迦絺那衣。

長衣者，除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餘殘衣名為長衣。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初一日得衣畜二日捨、二日得衣三日捨、三日得衣四日捨、四日得衣五日捨、五日得衣六日捨、六日得衣七日捨、七日得衣八日捨、八日得衣九日捨、九日得衣十日捨，十日得衣十日時，比丘是衣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更得，畜一捨一。二日得衣三日更得，畜一捨一。三日得衣四日更得，畜一捨一。四日得衣五日更得，畜一捨一。五日得衣六日更得，畜一捨一。六日得衣七日更得，畜一捨一。七日得衣八日更得，畜一捨一。八日得衣九日更得，畜一捨一。九日得衣十日更得，畜一捨一。十日時比丘是衣，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更得，捨前畜後。二日得衣三日更得，捨前畜後。三日得衣四日更得，捨前畜後。四日得衣五日更得，捨前畜後。五日得衣六日更得，捨前畜後。六日得衣七日更得，捨前畜後。七日得衣八日更得，捨前畜後。八日得衣九日更得，捨前畜後。九日得衣十日更得，捨前畜後。十日時比丘是衣，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更得，畜前捨後。二日得衣三日更得，畜前捨後。三日得衣四日更得，畜前捨後。四日得衣五日更得，畜前捨後。五日得衣六日更得，畜前舍後。六日得衣七日更得，畜前捨後。七日得衣八日更得，畜前捨後。八日得衣九日更得，畜前捨後。九日得衣十日更得，畜前捨後。十日時比丘是衣，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一日得衣畜，二日不得，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日不得，十日時比丘是衣，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一日得衣畜，二日得衣畜，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日得衣畜，十日時比丘是衣，皆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初日得衣，用作僧伽梨最下九條，成分別若干長、若干短，總說九條。作衣竟日，即應受持，作是言：「我是最下僧伽梨九條作持。」餘殘物及先僧伽梨，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

若比丘初日得衣，用作欝多羅僧七條，成分別若干長、若干短，總說七條。作衣竟日，即應受持，作是言：「我是欝多羅僧七條作持。」餘殘物及先欝多羅僧，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

若比丘初日得衣，用作安陀衛五條，成分別若干長、若干短，總說五條。作衣竟日，即應受持，作是言：「我是安陀衛五條作持。」餘殘物及先安陀衛，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
若比丘得新衣，二重作僧伽梨、一重作欝多羅僧、一重作安陀衛、二重作尼師壇，若欲三重作僧伽梨、三重作尼師壇，若更以新衣重縫，是比丘重縫衣故，突吉羅。若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得故衣，作四重僧伽梨、二重欝多羅僧、二重安陀衛、四重尼師壇，若更以新衣重縫，是比丘重縫衣故，突吉羅。若過十日，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得新衣，二重作僧伽梨、二重尼師壇、若三重僧伽梨、三重尼師壇，若還摘却，作是念：「是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還摘衣，突吉羅。若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得故衣，四重作僧伽梨、二重欝多羅僧、二重安陀衛、四重尼師壇，若還摘却，作是念：「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還摘衣故，突吉羅。若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得新衣，二重作僧伽梨、二重尼師壇、若三重僧伽梨、三重尼師壇，若還摘却，作是念：「若浣、若染、若轉易表裏。」還摘衣故，突吉羅。若過十日，無犯。
若比丘得故衣，四重作僧伽梨、二重欝多羅僧、二重安陀衛、四重尼師壇，若還摘却，作是念：「若浣、若染、若轉易表裏。」還摘衣故，突吉羅。若過十日，無犯。
若比丘有捨墮衣，未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若更得衣，是後衣本衣因緣故，得尼薩耆波夜提。
復次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若更得衣，是後衣本衣因緣故，得尼薩耆波逸提。
復次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已悔過，次續未斷，若更得衣，是後衣本衣因緣故，得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已悔過，次續已斷，若更得衣，無犯。

(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處處留衣，著上下衣遊行諸國，趣著弊衣無有威儀。諸受寄舊比丘，與六群比丘架上取衣舒曬抖擻，卷牒著衣囊中繫舉，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處處留衣，著上下衣遊行諸國，趣著弊衣無有威儀。諸受寄舊比丘與汝架上取衣舒曬抖擻，卷牒著衣囊中繫舉，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諸比丘如是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處處留衣，著上下衣遊

行諸國，趣著弊衣無有威儀。諸受寄舊比丘與汝架上取衣舒曬抖擻，卷牒著衣囊中繫舉，以是因緣妨廢讀經坐禪行道？」佛以是事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衣竟捨迦絺那衣已，三衣中若離一衣，乃至一夜宿，尼薩耆波逸提，除僧羯磨。」

一夜者，從日沒至明相未出。

三衣中若離一衣者，若離僧伽梨、若離欝多羅僧、若離安陀衛。

除僧羯磨者，僧羯磨名如大迦葉，以因緣故，留僧伽梨耆闍崛山中，著上下衣來入竹園。時遇天雨，不得還上耆闍崛山，離僧伽梨宿。是大迦葉語諸比丘：「我以因緣故，留僧伽梨耆闍崛山中，今遇天雨不得還山，離僧伽梨宿。今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而故問大迦葉：「汝實留僧伽梨山中，著上下衣來入竹園，時天雨不得還山。是事問諸比丘：『我留僧伽梨耆闍崛山中，著上下衣來入竹園，今遇天雨不得還山。今當云何？』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日聽一布薩共住處結不離衣羯磨。不離衣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一布薩共住處僧先所結共布薩界，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取空地及住處。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一布薩共住處作不離衣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一布薩共住處僧先所結共布薩界，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取空地及住處，作不離衣羯磨。誰諸長老忍是一布薩共住處作不離衣羯磨者默然，誰不忍者是長老說。』『僧已結一布薩共住處作不離衣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除僧羯磨。」

復有僧羯磨，如長老舍利弗病，欲一月遊行諸國。僧伽梨重，時舍利弗語諸比丘：「我欲一月遊行，我今有病，僧伽梨重，今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舍利弗：「汝實語諸比丘：『我欲一月遊行，今我有病，僧伽梨重，今當云何？』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老比丘病比丘，作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乞羯磨法者，是老病比丘，僧和合時，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言：『諸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老病，欲一月遊行，僧伽梨重，今從僧乞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僧憐愍故，與我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如是三說。是中僧應籌量，若是比丘言：『我老病。』而實不老、不病，不應與。若實老、實病，應與。若言：『僧伽梨重。』而實不重，不應與。若實重，應與。與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老病，欲一月遊行，僧伽梨重。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

某甲比丘老病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二羯磨。『僧已與某甲比丘老病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乃至九月亦爾。如僧伽梨、若鬱多羅僧、安陀衛亦如是。」

是中若未結不離衣法，比丘在聚落，衣亦在聚落，比丘應至衣所。若比丘在聚落，衣在阿練若處，比丘應至衣所。若比丘在阿蘭若處，衣在聚落，比丘應至衣所。若比丘在阿蘭若處，衣亦在阿蘭若處，比丘應至衣所。若已結不離衣法，若比丘在聚落，衣亦在聚落，比丘應至衣所。若比丘在聚落，衣在阿蘭若處，比丘應出聚落界。若比丘在阿蘭若處，衣在聚落，比丘應至衣所。若比丘在阿蘭若處，衣亦在阿蘭若處，不犯。

聚落者，若一家、二家、眾多家，有居士共妻子、奴婢、人民共住，是名聚落。聚落有一界亦有別界，一家中亦有一界、有別界。不相接聚落界者，若雞飛所及處、若棄糞掃所及處、若有慚愧人所大便處、若箭射所及處。若比丘在一聚落，衣在餘聚落，比丘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相接聚落界者，若容十桄梯、若十二桄梯、若容載梁車迴轉、若聚落有牆壁籬圍遶外至幾許名為界。是中界者，謂牆外容作事處、若聚落有塹圍遶，外至幾許名為界。是中界者，謂擲糞掃所及處。若比丘在一聚落，衣在餘聚落，比丘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同族有一界亦有別界，是中同族別界者，謂門屋食堂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族，衣在餘族，比丘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家有一界亦有別界，是中別界者，謂戶處食處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家，衣在餘家，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重閣舍有一界有別界，是中界者，謂中重下重是上重界，一戶入故。中重上重是下重界，一戶入故。下重是中重界，一戶入故。若比丘在異重，衣在異重，比丘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若是重閣屬一人者，無犯。

外道人舍有一界亦有別界，外道名阿視毘尼揵子老弟子梵志等，除佛五眾，餘殘出家人皆名外道。是外道舍界者，謂門屋食堂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外道舍，衣在餘外道舍，應取衣來，若至衣

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若諸外道同見同論，無犯。
輪行人處有一界有別界，輪行人，若伎人、歌舞人、躑絕人、相打人、相撲人、俳笑人，以麁輪載財物，細輪載妻子，遊行諸國營輪住宿。是中界者，謂門處食處中[這- 言+(序- 予+手)] 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家，衣在餘家，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若是輪行人屬一人者，無犯。
場處有一界有別界，是中界者，謂門處食處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場，衣在餘場，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場舍有一界有別界，是中界者，謂門處食處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場舍，衣在餘場舍，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園有一界有別界，是中界者，謂門處食處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園中，衣在餘園，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園舍有一界有別界，是中界者，謂門處食處中庭廁處取水處。若比丘在一園舍，衣在餘園舍，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車行有一界有別界，是中前車界者，謂向中車杖所及處。中車界者，謂向前車後車杖所及處。後車界者，謂向中車杖所及處。若比丘在一車界，衣在餘車界，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單船有一界有別界，是中單船界者，謂船所繫處，若柱、若橛、若板處。若比丘在一船，衣在餘船，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舫船界亦如是。
樹有一界有別界，是中不相接樹界者，若日中時影所陰處、若雨墮時水不及著枝葉處。若比丘在一樹下，衣在餘樹下，應取衣來，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不取衣來，不至衣所，不受餘衣，至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相接樹界者，若是諸樹枝葉相接，乃至一拘盧舍，是中隨所著衣至地了時，無犯。
四十九尋衣角，如比丘與和上阿闍梨擔衣道中行，若在前、若在後，四十九尋內不離；若過四十九尋，至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有諸比丘持衣鉢著一處，在衣四邊臥。是中一比丘若起去，離可得還取處，至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有比丘二界中臥，衣離身，乃至半寸墮他界中，得突吉羅罪。若衣一角在身上，無犯。(二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得非時衣畜，作是念：「是不相似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是六群比丘，若先得青衣後得黃衣，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先得黃衣，後得赤衣、白衣、麻衣、野麻衣、芻摩衣、憍奢耶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得已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得非時衣畜，以不相似故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先得青衣後得黃衣，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先得黃衣，後得赤衣、白衣、麻衣、野麻衣、芻摩衣、憍奢耶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得已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如是諸比丘種種因緣呵責已，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得非時衣畜，以不相似故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若先得青衣後得黃衣，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先得黃衣，後得赤衣、白衣、麻衣、野麻衣、芻摩衣奢施耶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得已作是念：『不相似留置，若得相似者當作成衣。』」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衣竟，已捨迦絺那衣，若得非時衣，比丘須者當自手取速作衣持，若足者善。若不足者，更望得衣令具足故，停是衣乃至一月。過是停者，尼薩耆波夜提。」

非時者，謂除別房衣、家中施衣、除安居衣，餘殘衣名非時衣。

自手取速作受持者，是衣若作僧伽梨、若作欝多羅僧、若作安陀衛。

更望得衣者，此比丘作是念：「若母與我、若父、若兄弟、姊妹、兒女、本第二，若有般闍婆瑟會(五歲會也)、若有沙婆婆瑟會(六歲會也)、若二月會、若入舍會，我此一月中，會當能集成是衣。」

不足令足者，若僧伽梨少、若欝多羅僧少、若安陀衛少，作令具足。

是中犯者，若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是比丘隨得衣日，即作是念：「我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日作是念：「我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日作是念：「我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八日內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四日作是念：「我七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五日作是念：「我六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六日作是念：「我五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七日作是念：「我四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八日作是念：「我三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九日作是念：「我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日作是念：「我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一日，作是念：「我此十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二日，作是念：「我此十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三日，作是念：「我此十三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三日應即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四日，作是念：「我此十四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五日，作是念：「我此十五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六日，作是念：「我此十六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七日，作是念：「我此十七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八日，作是念：「我此十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九日，作是念：「我此十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日，作是念：「我此二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一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二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三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三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

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四日，作是念：「我此二十四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五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五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六日，作是念：「我此二十六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七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七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八日，作是念：「我此二十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九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十日，作是念：「我此三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即停衣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乃至九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

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乃至十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一日應即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一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二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三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四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五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六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七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八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九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一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二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三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四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五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六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七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八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九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十日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即得衣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乃至九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

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一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二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三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四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五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六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七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八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九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一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二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三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四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五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六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七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八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九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十日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即得衣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乃至九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一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二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三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四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五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六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七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八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

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九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一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二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三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四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五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六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七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八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九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十日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即得衣日作是念：「我此三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日作是念：「我此二十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日作是念：「我二十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乃至九日作是念：「我二十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日作是念：「我二十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一日作是念：「我二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十二日作是念：「我十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

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三日作是念：「我十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四日作是念：「我十七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五日作是念：「我十六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六日作是念：「我十五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七日作是念：「我十四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八日作是念：「我十三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十九日作是念：「我十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日作是念：「我十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一日作是念：「我十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二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二日作是念：「我九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三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三日作是念：「我八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四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四日作是念：「我七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五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五日作是念：「我六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六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六日作是念：「我五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七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七日作是念：「我四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八日作是念：「我三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二十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二十九日作是念：「我二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衣故，至三十日作是念：「我一日所望必不能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作衣、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三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即得衣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日應作衣，

若足者善，若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九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乃至九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一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一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二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二日即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三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三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四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四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五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五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六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六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七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七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八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八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十九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十九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一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一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二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二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三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三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四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四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五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五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六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六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七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七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八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八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二十九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二十九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多衣故，至三十日不得所望，亦不斷望、非望而許，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更得，是衣三十日應作衣，若足者善，不足者留。
若比丘有捨墮衣，未捨罪、未悔過，次續不斷，更得衣，尼薩耆波夜提，本衣因緣故。
又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未悔過，次續不斷，更得衣，尼薩耆波夜提，本衣因緣故。

又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已悔過，次續不斷，更得衣，尼薩耆波夜提，本衣因緣故。
又比丘有捨墮衣，已捨罪、已悔過，次續已斷，更得衣，不犯。
佛在舍衛國，與大比丘眾安居。爾時諸比丘多得布施衣畜，佛欲制諸比丘多畜衣故，語安居比丘：「我欲制諸比丘多畜衣故，語安居比丘：我欲四月燕坐。令諸比丘不得來至我所。除一送食比丘及布薩。」諸安居比丘受佛教，還眾中，立如是制：若比丘非一送食及布薩至佛所者，得波夜提罪。立是制已，白佛，佛默然可之。爾時長老優波斯那，與多比丘眾五百人，俱皆阿練兒，著納衣、一食、乞食、空地坐，來去坐臥視瞻進止威儀清淨，持僧伽梨執鉢安庠，從憍薩羅遊行到舍衛國。時多比丘祇桓門間經行，長老優波斯那問諸比丘：「佛今所在？」諸比丘言：「佛在彼東向大房，一板為戶內。若欲往者隨意。」時長老憂波斯那，往大房所，到已謦欬以指扣戶。佛與開戶，長老優波斯那即入大房舍內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佛知故問言：「汝徒眾清淨善好，汝眾何因緣故清淨威儀？」答言：「世尊！若比丘來至我所，求讀誦經求依止者，我語是比丘：『汝能盡形作阿練兒，著糞掃衣、乞食、一食、空地坐，我當教汝讀經與汝依止。』若比丘能行是頭陀法者，我教讀經與依止。以是故，世尊！我徒眾威儀清淨。」佛問優波斯那：「舊比丘立制，汝知不？」答言：「不知。世尊！舊比丘云何立制？」佛語優波斯那：「我欲四月燕坐，語諸比丘：『汝諸比丘不得來至我所，除一送食及布薩。』諸比丘受我語，還眾中立制：若比丘非一送食及布薩往佛所，得波夜提罪。諸比丘立制已來語我，我即默然可之。」優波斯那言：「世尊！舊比丘知此意不？」佛言：「何以不知？」佛言：「我從今聽阿練兒著糞掃衣頭陀比丘，若送食、不送食、若布薩、不布薩，隨意來至我所。」舊比丘聞長老優波斯那非送食、非布薩欲見佛故便到佛所，聞已集比丘僧，集已喚優波斯那來。眾僧已集，爾時長老優波斯那即到僧中頭面禮上坐足，隨次坐已，舊比丘問優波斯那：「汝知舊比丘立制不？」答言：「不知。」問上坐言：「舊比丘立制云何？」答言：「優波斯那！佛語安居比丘：『我欲四月燕坐，諸比丘不得來至我所，除一送食及布薩。』我等受佛教，立制：若比丘非一送食、非布薩往佛所者，得波夜提罪。佛即默然可之。汝優波斯那！非一送食、非布薩往到佛所，得波夜提罪。汝應如法悔過，汝當發露，是罪莫覆藏。」優波斯那言：「上座知不？我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佛知故問我言：『優波斯那！汝徒眾何因緣故威儀清淨？』我言：『世尊！若有比丘來至我所，求讀誦經、若求依止，我語是比丘：「汝能盡形作阿練兒，著糞掃衣、乞食、一食、空地坐，我當教汝讀經與汝依

止。」若比丘能行是頭陀法者，我教讀經與依止。以是故，世尊！我徒眾威儀清淨。』佛問我言：『舊比丘立制，汝知不？』答言：『不知。世尊！云何立制？』佛言：『優波斯那！我欲四月燕坐，語諸比丘：「令諸比丘不得來至我所，除一送食及布薩。」諸比丘受我語，還眾立制：若比丘非一送食非布薩往佛所者，犯波夜提。我即可之。』我言：『世尊！彼舊比丘知此意不？』佛言：『何以不知？』佛言：『我從今聽阿練兒著納衣頭陀比丘，若一送食非送食、若布薩非布薩，隨意來至我所。』」爾時諸比丘作是念：「我等何不捨居士衣著納衣耶？」即時諸比丘捨居士衣，皆著糞掃衣。(三事竟)

十誦律卷第五

此卷第二十六張第二行，夜提(之下)「乃至三十日皆如上說」者，丹本無此中九字，而有「又比丘得不具足衣(乃至)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等凡九十一行文，國本宋本並無者，今依丹本遞而足之。

同卷二十七張第十三行，即今正本第三十一張第十三行，尼薩耆波夜提(之下)「十二日乃至三十日亦如上說」者，丹本無此中十二字，而有「又比丘得不具足衣，停更望得(乃至)至三十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等凡)九十二行文，國本宋本並無者，今依丹本遞而足之。

同卷第二十九張第四行，即今正本第三十七張第四行，尼薩耆波夜提(之下)「十二日乃至三十日皆如上說」者，丹本無此中十二字，而有「又比丘得不具足衣(乃至)尼薩耆波夜提」(等凡)九十七行文，國本宋本所無者，今依丹本遞而足之。

十誦律卷第六(初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三十尼薩耆法之二

佛在舍衛國。爾時華色比丘尼，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入安和林中，在樹下端身政坐、威儀清淨。時有五百群賊先入林中，是賊主信佛法，見華色比丘尼端身政坐、威儀清淨，見已生清淨信心：「我何不以一弗肉與是比丘尼令噉？」是賊中更有少知法者言：「此比丘尼是時食人，不非時食。」賊主聞已信心轉深：「是比丘尼端身政坐、威儀清淨，時食不非時食，我何不以一弗肉令明日食？」少知法者言：「是比丘尼隨得而食，不留餘宿食食。」時賊主於比丘尼倍生信心：「是比丘尼端身政坐、威儀清淨，時食不非時食，隨得而食，不留餘宿食食。我何不以一貴價氈裹一弗肉懸著樹上？為是比丘尼故。」作是念：「若有沙門、婆羅門取者，即以施與。」作是念已，即以貴價氈裹肉懸著樹上，作是言：「諸沙門、婆羅門須者，即以施與。」時夜過已，華色比丘尼作是言：「賊因我故，以氈裹肉懸著樹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須者，以施與。』我不應噉此肉，當持與僧，氈當自取。」即持是肉至祇桓中，問作食人處，以肉與已，出祇桓去。時六群比丘見華色比丘尼持好氈出，見已生貪心，語言：「汝氈細好。」比丘尼答言：「細好。」比丘尼答言：「細好。」已，六群比丘言：「好，何不施與好人？」比丘尼作是念：「是決定索。云何不與？」即以氈與六群比丘。是比丘尼深信敬佛，作是念：「我不應不見佛便還入城。」作是念已，即向佛所。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圍遶說法。佛遙見華色比丘尼來，衣服弊壞。佛知而故問阿難：「是華色比丘尼何以衣弊壞？不能得布施衣耶？」阿難言：「適得貴價氈。」佛言：「今在何處？」阿難言：「六群比丘索去。」佛知故問阿難：「比丘實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耶？」答言：「實取。世尊！」佛即語阿難：「盈長衣中取五衣與是比丘尼。」阿難言：「爾。」即盈長衣中取五衣與之。比丘尼即著是衣，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佛與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華色比丘尼聞佛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遶佛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而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非親里人不能問衣足不足？為長不長？趣得便取。若親里者，當問衣足、不足？為長、不長？親里人尚自持衣與，何況不足

而取？」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逸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母、姊妹、若女乃至七世因緣。

衣者，麻衣、赤麻衣、白麻衣、芻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

是中犯者，若一比丘，從一非親里比丘尼取衣，一尼薩耆波逸提。若一比丘，從二、三、四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

若二比丘，從二、三、四、一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

若三比丘，從三、四、一、二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

若四比丘，從四非親里比丘尼取衣，得四尼薩耆波逸提。若四比丘，從一、二、三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有二部僧多得衣，分作二分。比丘得比丘尼所宜衣，比丘尼得比丘所宜衣。比丘得時，諸比丘尼語比丘言：「諸大德衣與我等，我等所得衣與諸大德。」比丘答言：「佛結戒不得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逸提。」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親里，從取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謂是比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從取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若非親里比丘尼，比丘生疑，為親里非親里，從取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疑是比丘尼非比丘尼、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是沙彌非沙彌、是沙彌尼非沙彌尼、是出家非出家、是出家尼非出家尼，從取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謂非親里，從取衣者，突吉羅。若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從取衣者，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比丘生疑，為親里非親里，從取衣者，突吉羅。若疑是比丘非比丘、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是沙彌非沙彌、是沙彌尼非沙彌尼、是出家非出家、是出家尼非出家尼，從取衣者，突吉羅。

取親里非親里，若謂、若疑，以不淨衣，謂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雜織，突吉羅。

不犯者，若親里、若先請、若別房中住故與、若為說法故與，不犯。(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與掘多比丘尼舊相識，共語來往。時迦留陀夷二月遊行他國，掘多比丘尼聞長老迦留陀夷二月遊行。掘多比丘尼聞迦留陀夷二月遊行竟還到舍衛國。掘多比丘尼聞迦留陀夷二月遊行還舍衛國已，洗身體莊嚴面目，香油塗髮、著輕染衣，到迦留陀夷所，頭面禮足在前而坐。時迦留陀夷生染著心諦視其面，比丘尼亦生染心視比丘面。比丘尼作是念：「此視我面必生染著，我何不在前起行？」時迦留陀夷單著泥洹僧，共行來往欲心動發，畏犯戒故不敢相觸，諦相視面便失不淨，離急熱已即還本坐。掘多比丘尼作是念：「長老迦留陀夷還坐本處，必失不淨。」掘多比丘尼還著上衣已，來近迦留陀夷，語迦留陀夷：「持是衣來，我當與浣。」迦留陀夷更著餘衣，脫此衣與比丘尼。比丘尼持是衣小却一面，捩衣取汁著小便處，即時有福德子來受母胎。腹漸長大，諸比丘尼驅出寺言：「是弊惡比丘尼！賊比丘尼！汝新外來耶？舊出家人云何得娠？」是比丘尼言：「我不作婬欲。」如是因緣向諸比丘尼說。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汝等莫呵責此比丘尼，是不破梵行，不犯婬欲，如是因緣故得娠。」爾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云何名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母、姊妹、若女乃至七世因緣。
故衣者，乃至一經身著，皆名故衣。
是中犯者，若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是故衣，若染、若打。」若比丘尼為浣是衣，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若染，尼薩耆波逸提。若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打是衣，莫染。」若比丘尼為浣，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若打、若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染是衣，莫打。」若為浣，尼薩耆波逸提。若染、若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打是衣，莫浣。」若為染，尼薩耆波逸提。若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打是衣，如染。」若為浣，尼薩耆波逸提。若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染是衣，如打。」若為浣，尼薩耆波逸提。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有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打是衣，若浣。」若為染，尼薩耆波逸提。若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是衣，莫染莫打。」若為浣，尼薩耆波逸提。若染，尼薩耆波逸提。若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是衣，莫浣莫打。」若為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若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又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打是衣，莫浣莫染。」若為打，尼薩耆波逸提。若浣、若染、若浣染、若浣打、若染打、若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親里，作是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若謂是比丘、是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作是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比丘得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疑為親里非親里，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尼薩耆波逸提。若疑是比丘非比丘、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沙彌非沙彌、沙彌尼非沙彌尼、出家非出家、出家尼非出家尼，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謂非親里，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比丘得突吉羅。若謂是比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是比丘得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生疑是親里非親里，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突吉羅。若疑是比丘非比丘、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沙彌非沙彌、沙彌尼非沙彌尼、出家非出家、出家尼非出家尼，語言：「為我浣染打是衣。」若為浣染打，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非親里，若謂、若疑，以不淨衣，謂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雜織衣，使浣者，比丘皆得突吉羅。若親里不犯。（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著上下衣來到祇桓，是跋難陀舊相識，共語共事。跋難陀遙見居士來，著上下衣生貪著心。居士漸至跋難陀所，頭面禮足在前坐。跋難陀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作是言：「居士！汝是上下衣好，中作比丘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若汝與我者，我能取畜。」是居士不聞、或聞不欲與。時跋難陀更種種說異法，示教利喜已，復言：「汝著上下衣好，中作比丘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汝若與我，我能取畜。」是居士不聞是語、或聞不欲與。跋難陀更說種種異法，示教利喜已，復語居士言：「汝與我一衣來，我等法從居士得衣。」居士作是念：「此比丘作是決定索，云何不與？」即脫一衣卷疊授與。是居士與衣已，心悔瞋恚不忍，作是念言：「我不應到沙門釋子僧伽藍中。若居士到中，則強奪衣取，如嶮道無異，以是故不應到沙門釋子所。」是居士入舍衛城時，守門者見而問言：「汝出時著上下衣，今一衣所在？」居士即以是因緣向說。說是語時，倍生悔心瞋恨不忍，作是言：「不應到沙門釋子僧伽藍中，若到則強奪人衣，如嶮道無異。」如是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展轉相語：「沙門釋子強奪人衣。」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非親里人所，作同意索？」佛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若父母、兄弟、姊妹、兒女乃至七世因緣，除是名非親里。

居士者，名為男子。

居士婦者，名為女人。

衣者，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芻麻衣、劫貝衣。

是中犯者，有三種，謂價、色、量。

價者，若比丘語居士：「與我好價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乃至直二百、三百錢價衣與我，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價。

色者，若比丘語居士：「與我青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黃赤白黑衣、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芻麻衣、劫貝等衣亦如是。是名色。

量者，若比丘語居士：「與我四肘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若五肘、六肘乃至十八肘衣亦如是，是名量。

索此得彼者，突吉羅。若索青得黃衣，突吉羅。若索青得赤白黑亦如是。若比丘索白麻衣，得赤麻衣，突吉羅。乃至索欽婆羅衣，得劫貝衣，突吉羅。

不犯者，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無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羅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道中遇賊奪衣，裸形而行。時作是念：「佛結戒：不得從非親里乞衣。我親里遠，今當裸形到舍衛國。」即便來入祇桓禮舊比丘，舊比丘問：「汝何人？」答言：「我是沙門。」「何沙門？」答言：「釋子沙門。」「何故裸形？」答言：「我道中遇賊奪衣，裸形而來，時作是念：『佛結戒不聽從非親里乞。我親里遠，當裸形到舍衛國。』是故我今裸形。」次禮到六群比丘所，六群比丘問言：「汝何人？」答言：「沙門。」「何沙門？」答言：「釋子沙門。」「何以故裸形？」答言：「我道中遇賊奪衣，時作是念：『佛結戒不聽從非親里乞。我親里遠，當裸形到舍衛國。』是故裸形。」六群比丘作是念：「以是因緣，佛必當聽從非親里乞，我等當親近是人。」六群比丘語言：「汝云何裸形到佛所？我當借汝衣到佛所，汝得衣已當還我。」答言：「爾。」六群比丘即借衣著，向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客比丘至，如是勞問，語諸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不？道路不疲極耶？」即時佛以是語勞問波羅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不？道路不疲極耶？」諸比丘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乞食不難，但道中疲極。」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者，尼薩耆波逸提，除餘時。餘時者，奪衣、失衣、燒衣、漂衣，是為時。」

奪衣者，若官奪、若賊、若怨家、若怨黨奪。

失者，若失不知何所在，若朽爛、若虫齧。

燒者，若為火燒、若日炙。

漂衣者，若水漂、風飄。是名時。(六事竟)

爾時六群比丘聞，佛以是因緣，聽比丘從非親里居士乞。聞已語波羅比丘言：「汝等少知少識故無衣，我等多知多識亦少衣，我今為汝故乞。若汝三衣滿足者，餘殘衣盡用與我。」波羅比丘言：「如是。」時六群比丘即入舍衛城，到富貴人舍讚歎：「波羅比丘善好，是佛親里，嶮道中遇賊奪衣。汝等當與。」即時信者與種種衣，若氈俱執欽婆羅，如是展轉從一家至一家，多得衣服，裹著肩上持還。六群比丘自取好者，持不好者與波羅比丘。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故奪波羅比丘衣？」諸比丘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故奪波羅比丘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衣、失衣、燒衣、漰衣時，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自恣多與衣，是比丘應取上下衣。若過是取者，尼薩耆波逸提。」

上下衣者，有二種：有白衣上下衣、有比丘上下衣。白衣上下衣者，一上衣、一下衣。比丘上下衣者，所用三衣。若得白衣上下衣，若少應更乞，若多應還主。若得比丘上下衣，若少不應更乞，若多不應還主。

是中犯者，若比丘三衣具足不應乞，若乞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乞不得，突吉羅。

若比丘失一衣，是比丘僧伽梨可擿作衣者，擿作不應乞。若乞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乞不得，突吉羅。

若比丘失二衣，是僧伽梨可擿作衣者，應乞一衣，不應乞二衣。若乞得二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乞不得，突吉羅。

若比丘失三衣，應從五眾所暫借衣著入聚落乞衣。若無是事，是中若有四方僧物，若氈、若拘執、若褥、若班縍、若枕，擿作衣著。著是衣已，而乞衣。若乞得衣者，應著新衣，當浣先衣，綟曬打治還成著本處。若此寺空無人住者，應隨著。近有僧住處，若先寺還有人住，應取是物還著本處。(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為跋難陀釋子辦衣直，作是念言：「我以是衣直，買如是衣，與跋難陀釋子。」時跋難陀釋子聞已，往到居士所，問言：「汝實為我辦衣直，作是念言：『我以是衣直，買如是衣，與跋難陀釋子。』耶？」居士答言：「實爾。」「云何為我作衣？」答言：「作如是衣。」跋難陀釋子言：「好！我等比丘出家人，少衣服，乞求難得。汝等居士不能常有布施因緣。若欲為我作衣者，當為我作如是如是衣。」居士言：「爾。」是居士即隨先衣直，更辦再三倍價衣，與跋難陀釋子。後心生悔，呵罵言：「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知厭足、不知籌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我本所辦衣直，更出再三倍。此是我等過罪衰惱無利，何故布施供養如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釋子：「云何名比丘，非親里人所，作同意索？」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為比丘故，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辦衣直，作是念言：『我以是衣直買如是衣，與某比丘。』是中比丘先

不自恣請，便往居士、居士婦所，作同意言：『汝為我辦如是衣直，買如是如是衣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為比丘者，為跋難陀釋子故。
衣者，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芻麻衣、憍奢耶衣、劫貝衣。
衣直者，金銀、車璩、瑪瑙、錢乃至米穀。
辦者，以此直物別著一處。
如是衣者，如是價、如是色、如是量。
與某比丘者，與跋難陀釋子故。
先不自恣請者，居士先不語比丘所須來取。
作同意者，信是居士隨我索多少不瞋。
為好者，難滿難養無厭足故。
是中犯者，有三種：謂價、色、量。
價者，若比丘語居士：「與我好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乃至與我二、三百錢價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價。
色者，比丘語居士言：「與我青衣。」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若言：「與我黃赤白黑衣、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芻麻衣、憍奢耶衣、劫貝衣。」若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色。
量者，若比丘語居士言：「與我四肘衣、五肘、六肘乃至十八肘衣。」若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量。
若索此得彼，突吉羅。若索青得黃，突吉羅。若索青得赤白黑亦如是。若索白麻衣得赤麻衣，乃至索欽婆羅衣得劫貝衣亦如是。
不犯者，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無犯。(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有二非親里居士、居士婦，為跋難陀釋子辦衣直，作是念言：「我以是衣直，各各買如是如是衣，與跋難陀釋子。」跋難陀釋子聞已，便往居士、居士婦所言：「汝等實為我故辦衣直，作是念言：『我等以是衣直，各各買如是衣，與跋難陀釋子。』不？」答言：「實爾。」「云何作衣？」居士答言：「作如是衣。」跋難陀釋子言：「善！我等比丘出家人，少衣服，乞求難得。汝等不能常有布施因緣。汝今以有好心，為我作如是如是衣；若不能各作者，二人共作一衣與我。」答言：「爾。」諸居士、居士婦，隨所辦衣直，更出再三倍作衣，與跋難陀釋子。後起悔心呵責：「沙門釋子難滿難養無有厭足。我等衰惱失利，云何布施供養是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是事種種因緣呵責：

「云何名比丘，非親里人作同意索？」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二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各辦衣直，作是念言：『我以是衣直，各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中比丘先不請，便往居士、居士婦所，作同意言：『汝等各辦衣直，合作一衣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

為比丘者，為跋難陀釋子故。

衣直、為辦、先不請，如上說。

是中犯者，有三種：價、色、量。

價者，若比丘語居士言：「與我好衣，二人共作一衣。」若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說：「與我好衣。」若言：「二共合。」若言：「二作一衣。」若不得衣，突吉羅。乃至與我二、三百錢價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價。

色者，比丘語居士言：「與我青衣、若黃赤白黑衣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芻麻衣、欽婆羅衣、劫貝衣。」若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言：「與我好衣。」若言：「二共合。」若言：「作一衣。」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色。

量者，比丘語居士言：「與我四肘衣、五肘衣，乃至十八肘衣。」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言：「與我好衣。」若言：「二共合。」若言：「作一衣。」若不得衣，突吉羅。是名量。

若索此得彼，突吉羅。若索青衣得黃衣，突吉羅。若索青得赤白黑，突吉羅。若索白麻衣得赤麻衣，乃至索欽婆羅衣，得劫具衣，突吉羅。

不犯者，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無犯。(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遣使送衣直與跋難陀釋子。使持是物來，見跋難陀釋子共估客子在市肆中床上坐，使到作是言：「大德！某甲居士遣我送是衣直，大德受取。」時跋難陀釋子聞已，語估客子：「汝受是衣直，數取舉置。若我得淨人，當來取去。」估客子即數取舉。爾時舍衛國，眾人共要聚集一處，若不及者罰錢五十。是估客子應往赴集，時估客子繫物著一處，關閉肆戶莊嚴欲去。時跋難陀釋子將淨人來，語估客子：「與我衣直來。」答言：「是舍衛城眾人有聚集事，我必應往，若不及者罰錢五十，小待，我還當與。」跋難陀言：「不得爾，汝白衣在家常自求利，先與我便去，不得小住。」是估客子開肆戶出是衣直，看數付與還歸，聞眾人聚集已散，即罰錢五十，眾人來責。估客子心生愁惱呵罵：「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籌量，若小住者，汝事不廢，我不被罰。我坐是沙門釋子故失是物。」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沙門釋子惡名流布，遍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

事心不喜，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釋子：「汝不知時、不知量，何不小住待，汝事不廢，居士無所失？」佛如是種種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為比丘故，若王、王臣、若婆羅門、居士，遣使送衣直。是使到比丘所言：『大德！若某王、王臣、若婆羅門、居士送是衣直，汝當受取。』比丘應言：『我比丘法，不應受衣直。若須衣時，得淨衣者，當自手受，速作衣持。』是使語比丘言：『大德！有執事人，能為比丘執事不？』是比丘應示執事人，若僧園民、若優婆塞，『此人能為比丘執事。』是使往執事人所言：『善哉執事！汝取是衣直，作如是如是衣，與某比丘。是比丘須衣時來，汝當與衣。』是使語已還報比丘：『我已語竟。大德須衣時便往取，當與汝衣。』是比丘到執事所索衣，作是言：『我須衣。』至再三反亦如是，索得衣者善。不得者，四反、五反乃至六反，往執事前默然立。若四反、五反、六反默然立，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隨送衣直來處，若自往、若遣使語：『汝所送衣直，我不得。汝自知物，莫使失，是事應爾。』」

為比丘者，為跋難陀釋子故。

王者，若剎利種，受王職亦名王、亦名國主、亦名水澆頂。若婆羅門若居士乃至女人，受王職亦名王、亦名國主、亦名水澆頂。

王臣者，食官俸祿。

婆羅門者，婆羅門種。

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羅門種，餘在家白衣，是名居士。

使者，若男女、黃門、二根。

衣者，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芻麻衣、憍奢耶衣、欽婆羅衣、劫貝衣。

直者，金銀、車璩、馬瑙、錢。

使到已語比丘者，是使語跋難陀釋子言：「大德！是某王、王臣、若婆羅門、若居士，送是衣直與大德！今當受取。」比丘語使言：「我比丘法，不應受衣直。若得淨衣者，當自手受。」

速作衣持者，若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

是使語執事：「以是衣直，作如是如是衣。」者，謂如是價、如是色、如是量。

我已語執事者，若自口語、若遣人語。

比丘須衣時往到索衣，作是言者，至再三反，往應言：「我須衣。」若三反往語，得衣者善。若不得衣，乃至六反往執事前默然立者，當在面前立，謂巧作處、自住處、產業處、市肆處。巧作處

者，鍛作處、木作處、陶作處，若執事人在是處，比丘應在其面前默然立。自住處者，自在其家房舍處。產業處者，耕種處、販賣處、出息物處、算計處。市肆處者，金肆、銀肆、客作肆、銀肆、珠肆，若執事人在是處者，比丘四反五反乃至六反，默然在面前立。

不得衣者，應語衣主，若自往、若遣使：「汝所送衣直，我不得用，汝自知物。」是比丘語衣主已，有餘因緣往到是處，若執事人問比丘：「汝何故來？」比丘答言：「我有餘事故來。」若執事言：「汝持是衣直去。」是比丘言：「我已語衣主，汝自往共分了。」若執事言：「汝但持是衣直去，我自當往解語衣主。」若比丘爾時受衣直持去者，無犯。(十事竟)

十誦律卷第六

十誦律卷第七(二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三十尼薩耆法之三

佛在拘睒彌國。爾時拘睒彌比丘，作新憍施耶敷具，此國綿貴、縷貴、衣貴、繭貴，多殺蠶故。比丘數數乞，語居士言：「比丘須綿、須縷、須衣、須繭。」擘治引貯、多事多務，妨廢讀經、坐禪、行道。諸居士厭患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作新憍施耶敷具，此國綿貴、縷貴、衣貴、繭貴，多殺蠶故。諸比丘乞綿、乞縷、乞衣、乞繭，擘治引貯、多事多務，妨廢讀經、坐禪、行道。是中我等失利供養，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拘睒彌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作新憍施耶敷具？此國綿貴、縷貴、衣貴、繭貴，多殺蠶故。」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新憍施耶作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取綿，擘治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以縷、若以衣、若以繭，擘治作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不犯者，若得已成敷具，不犯。(十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純黑羯羊毛作敷具。此國黑羊毛貴、黑羊毛縷貴、黑羊毛氈貴。諸比丘數數乞，語居士言：「比丘須黑羊毛，須黑縷、黑氈。」諸居士厭患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以純黑羯羊毛作新敷具。此國黑羊毛貴、縷貴、氈貴。比丘取是黑羊毛，擇擘布貯、多事多務，妨廢讀經、坐禪、行道。」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以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此國黑羊毛貴、縷貴、氈貴，擇擘布貯、多事多務，妨廢坐禪、讀經、行道。」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純黑羯羊毛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黑羯羊毛者，有四種：謂生黑、藍染黑、泥染黑、木皮染黑，是名四種黑。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生黑羯羊毛，擇擘布貯作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以藍染、泥染、木皮染，擇擘布貯，作敷具者，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以黑羯羊毛、黑羯羊毛縷、黑羯羊毛氈，擇擘布貯作敷具者，皆尼薩耆波夜提。
不犯者，若為塔作、為僧作，若得已成者，不犯。(十二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作是念：「佛結戒：不聽純黑羯羊毛作敷具。我今當以少白羯羊毛、雜黑羯羊毛作敷具。」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呵責：「云何名比丘，佛不聽純黑羯羊毛作敷具，便以少白羯羊毛雜作敷具？」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作是念：『佛不聽純黑羯羊毛作敷具。』便以少白羯羊毛雜作敷具？」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敷具，應用二分黑、第三分白、第四分下。若比丘不用二分黑、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黑者，有四種：生黑、藍染黑、泥染黑、木皮染黑。
白者，謂脊毛、脇毛、項毛。
下者，謂頭毛、腹毛、脚毛。若作四十波羅敷具者，應用二十波羅純黑羯羊毛、十波羅白羯羊毛、十波羅下羊毛。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取黑羯羊毛，過二十波羅，乃至一兩作敷具，得尼薩耆波夜提。若取白羯羊毛，過十波羅，乃至一兩作敷具，得突吉羅。若取下羊毛減十波羅，乃至一兩作敷具，得尼薩耆波夜提。
不犯者，若取下羊毛多、若純用下羊毛者，不犯。(一波羅者，此四兩也。十三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多作敷具畜，言：「此敷具太厚、此敷具太薄、此太輕、此太重、此太大、此太小、此穿壞、此緣破、此敷具舉畜朽壞不用。」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多作敷具畜，言：『此太厚、此太薄、此太輕、此太重、此太大、此太小、此穿壞、此緣破、此敷具舉畜腐壞不用。』」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多作敷具畜，言：『此太厚、此太薄、此太輕、此太重、此太大、此太小、此穿壞、此緣破、此敷具舉畜腐壞不用。』」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新敷

具，故敷具必令滿六年畜。若比丘減六年，若捨故敷具、若不捨，更作敷具，除僧羯磨者，尼薩耆波夜提。」

僧羯磨者，若比丘故敷具，若太厚、若太薄、若太輕、若太重、若太大、若太小、若穿壞、若緣破，欲作新敷具者，是比丘一心和合僧，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我某甲比丘，故敷具若太厚、若太薄、若太輕、若太重、若太大、若太小、若穿壞、若緣破，欲作新敷具。我從僧乞作新敷具。」第二、第三亦如是乞。爾時僧應籌量，若言「太厚」而實不厚，不應羯磨。若言「太薄」而實不薄，若言「太重」而實不重，若言「太輕」而實不輕，若言「太大」而實不大，若言「太小」而實不小，若言「穿壞」而實不穿壞，若言「緣破」而實不破，不應作羯磨。若穿壞可還割補者，不應作羯磨。若緣破可還襵縫者，亦不應作羯磨。若言「太厚」實厚，應作羯磨。若言「太薄」實薄，若言「大重」實重，若言「大輕」實輕，若言「太大」實大，若言「太小」實小，若言「穿壞」而實穿壞，若言「不可割補」而實不可割補，若言「緣破」實破不可襵縫者，應作羯磨。是中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敷具，若太厚、若太薄、若太輕、若太重、若太大、若太小、若穿壞不可割補、若緣破不可襵縫，今從僧乞作新敷具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比丘作新敷具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二羯磨。「僧與某甲比丘作新敷具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僧羯磨。

是中犯者，若比丘隨何歲作敷具，即是歲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隨何歲作敷具，若至二歲、三、四、五、六歲，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隨何歲作敷具，即是歲捨故敷具，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隨何歲作敷具，若至二、三、四、五、六歲，捨故敷具，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隨何歲作新敷具，即是歲不捨故敷具，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隨何歲作新敷具，若至二、三、四、五、六歲，不捨故敷具，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隨何歲作敷具，即是歲若捨故敷具，若不捨，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隨何歲作敷具，若至二歲、三、四、五、六歲，若捨故敷具、若不捨，更作新敷具，若作，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隨何歲作敷具，即是歲更欲作新敷具時，得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逸提。若隨何歲作敷具，若至二、三、四、五、六歲，若

欲作新敷具時，皆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隨何歲作敷具，即是歲更作新敷具，未成而置，至第二歲當作竟，是比丘初作敷具時，得突吉羅；作竟，尼薩耆波夜提。若隨何歲作敷具，若至二歲、三、四、五、六歲，更作新敷具，未成而置，至第七歲當作竟，初作時，突吉羅；作竟，無犯。
若比丘如先所作敷具，應與人、若作淨。若比丘六歲內，故敷具若捨、若不捨，更作新敷具，尼薩耆波夜提。(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請。居士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歸，竟夜具諸淨潔多美飲食，辦已晨朝敷坐，具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唯佛知時。」諸比丘僧往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分。諸佛常法，若眾僧受請去，佛持戶鑰從房至房，觀諸房舍。是時諸比丘入居士舍已，佛持戶鑰從房至房遍觀諸房，開一房戶見有捨敷具滿是房中衣架垂曲，見已作是念：「多有是捨敷具不復用，諸婆羅門居士，乾竭血肉布施作福，若比丘少取者善。以何因緣使諸比丘用是故敷具，令諸施主布施得福？」復作是念：「我今聽諸比丘，作新坐具敷具，用是故敷具作周匝一修伽陀磔手，壞色故。以是因緣得用故敷具，諸施主得福。」佛作是念已，閉戶下檀，還自房坐本處。爾時居士見眾僧坐竟，自手行水，以淨潔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居士知僧洗手攝鉢竟，取一小床在僧前坐，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起去，餘比丘隨次第去，還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比丘僧食還，如是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滿足不？」即以如是問訊：「諸比丘滿足不？」諸比丘言：「世尊！飲食多美，眾僧滿足。」佛語諸比丘：「汝等眾僧入居士舍已，我持戶鑰遍觀諸房，開一房戶見有捨敷具，滿是房中衣架垂曲。見已作是念：『多有是捨敷具不復用，諸施主乾竭血肉布施作福，若比丘少取者善。云何使諸比丘用是故敷具，令諸施主布施得福？』復作是念：『我當聽諸比丘，作新敷具坐具，用故敷具周匝一修伽陀磔手，為壞色故。以是因緣得用故敷具，施主得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新敷具坐具，應用故敷具周匝一修伽陀磔手，壞色故。若比丘作新敷具坐具，不用故敷具周匝一修伽陀磔手壞色，為好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坐具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欲作新敷具坐具，應取故敷具周匝一修伽陀磔手，壞色故。若取作者善，若不取作，尼薩耆波夜提。若減取作乃至半寸，突吉羅。若取過一修伽陀磔手作，不犯。若以故敷具，遍著新敷具坐具上，不犯。(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共估客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國。諸估客滿車載羺羊毛，到嶮道中，一估客車軸折，牛脚傷破。是估客語諸伴言：「汝等各各為我少多載是羊毛，勿令都失。」諸估客言：「我等車各自滿重，若為汝載者，亦當俱失。」諸估客悉皆捨去。是估客在一面立，愁憂守是車物。諸比丘隨後來，以二因緣故：一者為塵坌身，二者不喜聞車聲。是估客遙見諸比丘來，心喜作是念：「是羊毛必當不失，當以布施是比丘僧。」作是念已語諸比丘：「共集一處，我以是羊毛布施眾僧。」僧即時集，居士布施已去。諸比丘各各作分，有比丘肩上擔去、有比丘脊上負去、有比丘手持去，經大聚落中過。諸前行估客，見諸比丘持羊毛來，心生嫉妒，作是呵責言：「汝等何處買是毛來？欲何處販去？何處坐肆？是為得利？為不得利？」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估客呵責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自擔羊毛過三由延？」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道中得施羊毛，比丘須者自取持去，乃至三由延。若無人代過是擔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二比丘得羊毛持去，得至六由延。若三比丘得至九由延，若四比丘得至十二由延，若五比丘得至十五由延。如是隨人多少，一人得至三由延。」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羊毛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自持羺羊毛去，過三由延，尼薩耆波夜提。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持去，過三由延，突吉羅。

若比丘持羺羊毛，著耳上去，若著耳中、若著咽下、若作氈、若著針線囊中持去，不犯。(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得先羊毛分，持詣王園比丘尼精舍，到已令諸比丘尼集一處，作是言：「能與我擘治浣染是羊毛不？」迦留陀夷有大名聞威德力勢，諸比丘尼以敬畏故不能違逆，作是言：「大德！但放地去。」迦留陀夷即留而去。諸比丘尼取羊毛擘治浣染已，染色著手。爾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與眾多比丘尼五百人俱，出王園精舍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立。是五百比丘尼亦頭面作禮一面立。佛見諸比丘尼手有染色，佛知故問瞿曇彌比丘尼言：「何故諸比丘尼手有染色？」瞿曇彌答言：「世尊！我等所求異所作異。」佛言：「瞿曇彌！云何所求異所作異？」瞿曇彌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言：「汝等實所求異所作異。」佛爾時與瞿曇彌比丘尼眾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默然住。時瞿曇彌比丘尼眾，知佛說法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諸比丘尼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迦留陀夷：「云何名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如是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者，尼薩耆波夜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母姊妹女乃至七世因緣，除是名非親里。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羊毛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染擘羊毛。」若比丘尼為浣，比丘得尼薩耆波夜提。若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染，如擘。」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擘、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擘，如染。」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擘，如浣。」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浣擘、若浣染、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染，莫擘。」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逸提。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擘，莫染。」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擘，莫浣。」若比丘尼為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浣，莫染、莫擘。」若為浣，尼薩耆波夜提。若染、若擘、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染，莫浣、莫擘。」若為染，尼薩耆波夜提。若浣、若擘、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非親里比丘尼：「為我擘，莫浣、莫染。」若為擘，尼薩耆波夜提。若浣、若染、若浣染、若浣擘、若染擘、若浣染擘，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親里，語使浣染擘羊毛。若比丘尼為浣、若染、若擘，尼薩耆波夜提。
若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比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疑是親里非親里，語使浣染擘。若浣染擘，尼薩耆波夜提。若疑是比丘非比丘、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沙彌非沙彌、沙彌尼非沙彌尼、出家非出家、出家尼非出家尼，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謂非親里，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突吉羅。若謂是比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皆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疑是親里非親里，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突吉羅。若疑是比丘非比丘、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沙彌非沙彌、沙彌尼非沙彌尼、出家非出家、出家尼非出家尼，語使浣染擘。若為浣染擘，皆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非親里比丘尼，若謂若疑，語使浣染擘不淨毛，謂駱駝毛、羖羊毛、雜毛，突吉羅。
不犯者，親里。(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自手取寶，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自手取寶，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自手取寶？」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取寶、若使他取，尼薩耆波夜提。」
寶者，名為金、銀，是二種，若作、若不作、若相、若不相。
取者，有五種：以手從他手取、若以衣裓從他衣裓取、若以器從他器取，若言：「著是中。」若言：「與是淨人。」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手從手取、衣從衣取、器從器取，若言：「著是中。」若言：「與是淨人。」皆尼薩耆波夜提。若作、若不作、若相、若不相，從他取者，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自手取鐵錢，突吉羅。若取銅錢、白鑞錢、鉛錫錢、樹膠錢、皮錢、木錢，皆突吉羅。
佛言：「若比丘自手取寶，若少應棄。若多，設得同心淨人者，應語是人言：『我以不淨故，不應取是寶，汝應取。』淨人取是寶已，語比丘言：『此物與比丘。』比丘言：『此是不淨物，若淨當受。』若不得同心淨人，應用作四方僧臥具。是比丘應入僧中言：

『諸大德！我自手取寶，得波夜提罪，我今發露不覆藏悔過。』僧應問是比丘：『汝捨是寶不？』答言：『已捨。』僧應問：『汝見罪不？』答言：『見罪。』僧應語言：『汝是罪發露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捨。』僧應約勅令捨。若僧不約勅，一切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捨，是比丘得突吉羅。若籌量未決，不犯。」(十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先所捨寶作種種用，令起房舍作金肆、客作肆、鍛銅肆、治珠肆，畜象群、馬群、駱駝群、牛群、驢群、羊群、奴婢、子弟、人民，是中有人強奪諸人民田業，賣與比丘。諸失居業者瞋恚呵責，作是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種種用寶作肆賣買，如王、如大臣無異。」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種種用寶？」佛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種種用寶者，尼薩耆波夜提。」

種種者，若用作易作、若用作易不作、若用作易作不作、若用不作易不作、若用不作易作、若用不作易作不作、若用相易相、若用相易不相、若用相易相不相、若用不相易不相、若用不相易相、若用不相易相不相，是名種種。

用者，有五種：若言：「取此物、從此中取、取爾所、從此人取、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復有五種：取彼物、從彼中取、取爾所、從彼人取、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此物者，若金、若銀。從此中取者，若取芻麻、若取憍施耶。取爾所者，若取五十、若取一百。從此人取者，若從男女、黃門、二根人取，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取彼物者，若金、若銀。從彼中取者，若取芻麻、若取憍施耶。取爾所者，若取五十、若取一百。從彼人取者，若從男女、黃門、二根人取，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用作易作，尼薩耆波夜提。用作易不作、用作易作不作、用不作易不作、用不作易作、用不作易作不作，皆尼薩耆波夜提。若用相易相、若用相易不相、若用相易相不相、若用不相易不相、若用不相易相、若用不相易相不相，皆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取此。」尼薩耆波夜提。若從此中取，尼薩耆波夜提。若取爾所，尼薩耆波夜提。從此人取，尼薩耆波夜提。若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若言：「取彼。」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從彼中取、若取爾所、從彼人取。」皆尼薩耆波夜提。持來持去賣買亦如是。

若比丘用鐵錢種種用，得突吉羅。用銅錢、白鑞錢、鉛錫錢、樹膠錢、皮錢、木錢種種用，皆突吉羅。
若比丘種種用寶，若少應棄，若多，設得同心淨人者，應語是人言：「我以不淨故不應取，汝應取。」淨人取是物已，語比丘言：「是物與比丘。」比丘言：「此是不淨物，若淨當受。」若不得同心淨人，應用作四方僧臥具。是比丘應入僧中言：「諸大德！我種種用物，得波夜提罪，我今發露不覆藏悔過。」僧應問：「汝捨是物不？」答言：「已捨。」應問：「汝見罪不？」答言：「見罪。」僧應語：「汝是罪發露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捨。」僧應約勅令捨。若僧不約勅，一切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捨，是比丘得突吉羅。
若籌量未決，不犯。(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梵志，著翅彌樓染欽婆羅，是跋難陀釋子舊知識共事。時跋難陀遙見梵志著翅彌樓染欽婆羅衣來，見是衣已生貪著心。梵志到跋難陀所，共相問訊樂不，在一面坐。跋難陀語梵志言：「汝欽婆羅好可愛。」答言：「實好。」跋難陀言：「可與我，我持此常欽婆羅與汝。」梵志言：「我自須用。」跋難陀復言：「汝梵志法裸形無德，何用好衣為？」梵志言：「我須用臥。」跋難陀又言：「汝本與我白衣時善知識深相愛念，我本時無有好物不與汝者，汝亦無有好物不與我者。汝今出家已，意懷生慳貪心，不如本耶？」時跋難陀苦責數已，梵志即脫翅彌樓染欽婆羅與跋難陀。跋難陀還與常欽婆羅，梵志著常欽婆羅，到梵志精舍。諸梵志見已語言：「汝翅彌樓染欽婆羅那去？」答言：「與他貿去。」「共誰貿耶？」答言：「與跋難陀。」「跋難陀與汝有何因緣故共貿？」答言：「我本白衣時善知識深相愛念故共貿。」諸梵志言：「跋難陀釋子調欺汝。」是梵志言：「若欺若調，我已共貿。」諸梵志復言：「是翅彌樓染欽婆羅大有價，非是常欽婆羅比。」是梵志言：「雖貴價，我已與貿。」諸梵志復言：「汝駛往取是翅彌樓染欽婆羅來，莫令我等立木榜治汝。」是梵志即時怖畏，作是念：「同學或能立木榜治我。」便到跋難陀釋子所，作是言：「跋難陀！還我翅彌樓染欽婆羅，此欽婆羅還汝。」跋難陀言：「已共貿竟。」梵志言：「汝欺我！調我！」跋難陀言：「設使欺調，貿已決了。」梵志又言：「翅彌樓染欽婆羅大價，非是汝常欽婆羅比。」答言：「價大不大，貿已決了。」又言：「跋難陀！我諸同學言：『若不還得翅彌樓染欽婆羅者，當立木榜治汝。』汝當還我來，莫使諸同學立木榜治我。」跋難陀言：「若立木榜治汝、若更餘治，何豫我事？貿已決了，終不與汝。」是梵志急索不得。諸有不信佛法人，聞說是事，以妬心故呵責，作是言：

「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名出家人，故欺調餘出家人？」諸有信人亦復呵責：「云何名比丘，作種種賣買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作種種賣買事？」佛如是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種種賣買者，尼薩耆波夜提。」

種種者，若以相似買相似、若以不相似買不相似。相似者，鉢與鉢相似、衣與衣相似、澡盥澡盥相似、戶鉤戶鉤相似、時藥時藥相似、夜分藥夜分藥相似、七日藥七日藥相似、終身藥終身藥相似，是名用相似買相似。不相似者，鉢與衣不相似、鉢與澡盥、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不相似。衣與澡盥不相似，戶鉤、時藥、夜分、七日、終身藥及鉢不相似。澡盥與戶鉤不相似，與時藥、夜分、七日、終身藥、鉢、衣不相似。戶鉤與時藥不相似，夜分藥、七日、終身藥、鉢、衣、澡盥不相似。時藥與夜分藥乃至戶鉤不相似。夜分藥與七日藥不相似，乃至時藥不相似。七日藥與終身藥不相似，乃至夜分藥不相似。終身藥與鉢不相似，乃至七日藥不相似。是故說用不相似買不相似，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為利故買已不賣，突吉羅。若為利故賣不買，亦突吉羅。若為利故買已還賣，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是可捨物，若用金買銀、用銀買錢、用錢糴穀、用穀買物，是物若可噉，口口得突吉羅罪。是物若可作衣著，隨著得波夜提。

佛言：「從今日聽，若共貿物，前人心悔應還，自取本物。」時六群比丘聞佛聽共貿物心悔應還自取本物，聞已故半月一月著他衣壞失色，然後索悔。索悔時他不與，因是鬪諍相言相罵相打，種種事起。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七日內悔者應還，若過七日不應還。」

有賣衣人持衣行賣，六群比丘以少價求他貴衣。賣衣人言：「汝何為故，以少價索我貴價衣？若不知衣價人，則輕賤我衣，減我衣價。」佛言：「不應減價索他貴衣，若減價索他貴衣，突吉羅。若實須是物，審思量言：『我以爾所物買。』若彼不與，更應再語。若復不與，又應三語。若三索不與，比丘急須是物者，應覓淨人使買是物。若淨人不知市價，比丘當先教，以爾所物買是物，應教：『此物索幾許，汝好思量看。』」

佛言：「從今日聽眾僧中賣衣，未三唱，應益價。」益價時比丘心悔：「我將無奪彼衣耶？」佛言：「三唱未竟，益價不犯。」

若比丘為利故，以鐵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為利故，用銅錢、白鑞錢、鉛錫錢、樹膠錢、皮錢、木錢種種買賣，皆尼薩耆波夜提。是比丘種種買賣物，若少應棄。若多，設得同心淨人者，應語淨人言：「我以如是如是因緣不應取，是物汝應取。」淨人語比丘：「是物與比丘。」比丘言：「此是不淨物，若淨當受。」若不得同心淨人，應用作四方僧臥具。是比丘應入僧中言：「諸大德！我種種賣買，得波夜提罪。我今發露不覆藏悔過。」僧應問：「汝捨是物不？」答言：「已捨。」僧應問：「汝見罪不？」答言：「見罪。」僧應語：「汝今發露不覆藏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捨。」僧應約勅令捨。若僧不約勅，一切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捨，是比丘得突吉羅。

若此賤彼貴賣，雖有利不犯，本不為利故。(二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多畜鉢，積聚生垢破壞，不用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多畜鉢積聚生垢破壞不用？」如是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多畜鉢，積聚生垢破壞，不用故。」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畜長鉢得至十日，過是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鉢者，有三種：上、中、下。上鉢者，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上鉢。下鉢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鉢。若餘者名中鉢。若大於大、若小於小鉢，不名為鉢。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鉢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一日得鉢畜二日捨、二日得畜三日捨、三日得畜四日捨、四日得畜五日捨、五日得畜六日捨、六日得畜七日捨、七日得畜八日捨、八日得畜九日捨、九日得畜十日捨，十日得畜，十日時是鉢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一日得鉢，二日更得，畜一捨一。二日得三日更得，畜一捨一。三日得，四日更得，畜一捨一。四日得，五日更得，畜一捨一。五日得，六日更得，畜一捨一。六日得，七日更得，畜一捨一。七日得，八日更得，畜一捨一。八日得，九日更得，畜一捨一。九日得，十日更得，是鉢十日時皆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一日得鉢二日更得，畜後捨前。二日得三日更得，畜後捨前。三日得四日更得，畜後捨前。四日得五日更得，畜後捨前。五日得六日更得，畜後捨前。六日得七日更得，畜後捨前。七日得八

日更得，畜後捨前。八日得九日更得，畜後捨前。九日得十日更得，十日時是鉢皆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一日得鉢二日更得，畜前捨後。二日得三日更得，畜前捨後。三日得四日更得，畜前捨後。四日得五日更得，畜前捨後。五日得六日更得，畜前捨後。六日得七日更得，畜前捨後。七日得八日更得，畜前捨後。八日得九日更得，畜前捨後。九日得十日更得，是鉢十日時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一日得鉢畜二日不得，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日不得，是鉢十日時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一日得鉢畜二日更得，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日更得畜，是鉢十日時皆應與人、若作淨、若受持，若不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鉢，應捨未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鉢，是後鉢，得尼薩耆波夜提，本鉢因緣故。
又比丘應捨鉢已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鉢。是後鉢，尼薩耆波夜提，本鉢因緣故。
又比丘有應捨鉢已捨，罪已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鉢，是後鉢，尼薩耆波夜提，本鉢因緣故。
又比丘有應捨鉢已捨，罪已悔過，次續已斷，更得異鉢者，不犯。
(二十一事竟)
十誦律卷第七

十誦律卷第八(二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三十尼薩耆法之四

佛在舍婆提。爾時跋難陀釋子共一估客子市巷中行，見一肆上有好瓦鉢圓正可愛，見已貪著，語估客子：「汝看是瓦鉢圓正可愛。」答言：「實爾。」估客子言：「汝須是不？」答言：「欲得。」即便買與。跋難陀釋子得是鉢已，出舍衛城入祇洹中，示諸比丘言：「諸長老！汝等看是瓦鉢圓正可愛。」諸比丘言：「實好！汝何從得？」跋難陀向諸比丘廣說是事，諸比丘問：「汝先有所用鉢不？」答言：「先有。」又言：「用此鉢為？」答言：「先有、今有，有何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先有所用鉢，更乞新鉢？」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先有所用鉢，更乞新鉢？」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所用鉢破，減五綴，更乞新鉢，為好故，尼薩耆波夜提。是鉢應比丘僧中捨，此眾中最下鉢，應與是比丘，如是教言：『汝比丘畜是鉢乃至破，是事應爾。』」

所用鉢者，先所受用食鉢。鉢者，有三種：上、中、下。上者，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上鉢。下鉢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鉢。餘者，名中鉢。大於大、小於小，不名為鉢。

減五綴者，四綴、三綴、二綴、一綴。

為好者，是比丘難滿難養、不知足不少欲故。

是鉢應比丘眾中捨者，是鉢應盛滿中水，僧中行之，應作是唱言：「諸長老集！今欲作滿水鉢。」諸比丘應即時各自持先所受用鉢來集一處，是時諸比丘不得更受餘鉢。若諸比丘於是時更受餘鉢者，得突吉羅罪。僧和合已，先應作行滿水鉢人羯磨，一比丘應僧中唱言：「諸長老！誰能行是滿水鉢者？」若比丘言：「我能。」是比丘若成就五惡法，不應令作行鉢人。何等五惡？隨欲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不知行不行。若成就五善法者，應令作行鉢人，不隨欲、瞋、怖、癡、知行不行，是比丘應令作行鉢人。是中一比丘即時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作行滿水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作行滿水鉢人。如是白。」如是作白二羯磨。「僧今聽某甲比丘作行滿水鉢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

是比丘作行滿水鉢人，應滿鉢盛水，初應先至第一上座比丘所問言：「上座須是鉢不？」若上座言：「須。」應與上座。是人應取上座鉢行之，次到第二上座所，問言：「須是鉢不？」若言：「須。」應與。又應取第二上座鉢次問第三上座，問第三上座時，若第一上座心悔還自索鉢者，佛言：「不應與。」若上座強取，應還奪，教上座作突吉羅悔過。若是鉢第一上座不取者，應次第行遍。若是滿水鉢都無人取者，乃應還與彼比丘。若有人取是鉢者，應取是人鉢次遍行之。若無取是鉢者，乃以與彼比丘。如是教言：「汝畜是鉢，乃至破是鉢。莫著地，莫著石上，莫著高處，莫著屋漏處，莫著土埵上，不應持至大小便處，不應持入浴室，不應以雜沙牛屎洗，若鉢濕不應便舉，不應令太乾，不應故打破，不應用澡洗手面。好守護，莫以是破因緣故求覓，妨廢坐禪讀經行道。」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鉢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鉢未破，不應更乞新鉢。若乞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
若比丘鉢破可一綴，若綴、若未綴，不應更乞。若乞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
若比丘鉢破可兩綴、三綴、四綴，若綴、未綴，不應更乞。若乞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
若比丘鉢破可五綴，若綴、未綴，更乞新鉢，若得不得，不犯。(二十二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自乞縷，持到富貴人舍，作是言：「諸聚落主，令織師為我織衣。」是諸貴人即語織師：「與是比丘織衣，我與汝價。」是織師依此貴人舍住，敬畏故不能違逆。但織衣時瞋恚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依恃貴人使我虛作，無食無價，亦無福德恩分。是我等衰惱失利，值遇是難滿難養不少欲不知足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呵責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自乞縷使非親里織師織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行乞縷，使非親里織師織者，尼薩耆波夜提。」
自乞者，或得五十波羅、或得百波羅，乃至得一兩。
縷者，麻縷、毛縷、芻摩縷、劫貝縷。
非親里者，親里名父母、兄弟、姊妹、兒女，乃至七世因緣，異是名非親里。
織師者，若男女、黃門、二根。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從親里乞縷，若令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令親里織亦不犯。自織，得突吉羅。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親里乞縷，令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令非親里織師織，尼薩耆波夜提。若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親里乞縷，令親里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令親里織亦不犯。令非親里織，尼薩耆波夜提。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非親里乞縷，令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非親里乞縷，突吉羅。令非親里織，尼薩耆波夜提。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非親里乞縷，令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非親里乞縷，突吉羅。令親里織，無犯。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非親里乞縷，令親里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非親里乞縷，突吉羅。令非親里織，尼薩耆波夜提。令親里織，不犯。自織，令比丘、比丘尼織、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親里非親里乞縷，令親里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從非親里乞，突吉羅。令親里織，不犯。令非親里織，尼薩耆波夜提。自織，令比丘、比丘尼織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親里非親里乞縷，令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從非親里乞，突吉羅。令親里織，不犯。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若比丘從親里非親里乞縷，令非親里織、若自織，若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是中從親里乞，不犯。從非親里乞，突吉羅。令非親里織，尼薩耆波夜提。自織，令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織，皆突吉羅。
不犯者，織一波梨，若織禪帶、腰帶，若一杼兩杼，不犯。(二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為跋難陀釋子故令織師織衣。跋難陀聞是事，往語織師言：「汝知不？是衣為我織，汝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我當少多利益汝，若食、若似食、若食直。」織師言：「大德！我等學是者，欲得利故。若與我少多利者，當為汝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跋難陀言：「善！」時織師便為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多費經緯。居士覺已，語織師言：「何以用經緯多？」織師答言：「我不減不偷，織竟自共稱看。今是衣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故，多費經緯。」居士言：「誰約勅汝令如是織？」織師言：「跋難陀釋子。」居士言：「但好織是。」居士先所辦縷，更再三倍用，乃得成衣。與跋難陀釋子已，瞋恚呵責：「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何以乃能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我先所辦縷再三倍用，乃得成衣。此是我等衰惱失利，何以供養是難滿難養不知猒足不少欲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居士呵責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非親里人作同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為比丘故，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使織師織衣，是比丘先不請，便往語織師言：『汝知不？是衣為我故織，汝好織、極好織、廣織、淨潔織，我當多少益汝。』是比丘若自語、若使人語，後時若與食、若與食直，為好故，尼薩耆波夜提。」

為比丘者，為跋難陀釋子。

非親里者，親里名父母、兄弟、姊妹、男女，乃至七世因緣，異是名非親里。

居士、居士婦者，白衣男子名居士，白衣女人名居士婦。

織師者，男女、黃門、二根。

衣者，白麻衣、赤麻衣、翅夷羅衣、芻摩衣、憍奢耶衣、欽婆羅衣、劫貝衣。

先不請者，是居士先不語：「有所須來取。」

作同意者，信是居士隨我所須不瞋。

語織師好織者，使稍稍織。

廣織者，使極廣織。

極好織者，使好緻織。

淨潔織者，使好淨潔織。

與食、若似食，食者五種：謂飯、麨、麪、魚、肉。似食者，亦有五種：謂糜食、粟食、[麩- 夫+廣]麥食、莠子食、迦師食。

食直者，可買食物。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往織師所言：「是衣為我故織，汝好織，我當少多利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廣織當，多少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極好織，當多少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淨潔織，當少多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好織、廣織，當少多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好織、極好織。」若言：「好織、淨織。」若言：「廣織、極好織。」若言：「廣織、淨織。」若言：「極好織、淨織，當少多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好織、廣織、極好織。」若言：「好織、廣織、淨潔織。」若言：「廣織、極好織、淨潔織，當多少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若言：「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我當多少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往語織師：「汝知不？是衣為我織，汝莫好織，我或多少益汝。」是比丘得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往語織師言：「是衣為我織，汝莫廣織，或多少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莫極好織，或多少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莫淨織，或少多益汝。」尼薩耆波夜提。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若言：「莫好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好織、莫淨織。」若言：「莫廣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廣織、莫淨織。」若言：「莫極好織、莫淨織，或少多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淨織。」若言：「莫廣織、莫極好織、莫淨潔織，或少多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極好織、莫淨織，或少多益汝。」皆尼薩耆波夜提。
又比丘往語織師：「汝知不？是衣為我織，汝好織，我不益汝。」是比丘得突吉羅。若言：「廣織。」若言：「極好織。」若言：「淨織，不利益汝。」皆突吉羅。若言：「好織、廣織。」若言：「好織、極好織。」若言：「好織、淨織。」若言：「廣織、極好織。」若言：「廣織、淨潔織。」若言：「極好織、淨織，不益利汝。」皆突吉羅。若言：「好織、廣織、極好織。」若言：「好織、廣織、淨潔織。」若言：「廣織、極好織、淨潔織，不利益汝。」皆突吉羅。若言：「好織、廣織、極好織、淨潔織，不利益汝。」皆突吉羅。
若比丘往語織師言：「汝知不？是衣為我織，汝莫好織，我不益汝。」突吉羅。若言：「莫廣織。」若言：「莫極好織。」若言：「莫淨潔織，我不益汝。」皆突吉羅。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若言：「莫好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好織、莫淨潔織。」若言：「莫廣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廣織、莫淨潔

織。」若言：「莫極好織、莫淨織。」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極好織。」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淨織。」若言：「莫廣織、莫極好織、莫淨織。」若言：「莫好織、莫廣織、莫極好織、莫淨織，不利益汝。」皆突吉羅。

若比丘自有物，令織師織，不犯。(二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有共行弟子名達摩，善好有德。時跋難陀暫與割截衣著。爾時佛自恣竟夏末月，欲二月遊行他國。跋難陀釋子聞佛夏末月欲二月遊行他國，聞已語弟子達摩：「佛夏末月欲二月遊行他國，今我共汝在佛前遊行他國，我等當多得衣食諸臥具不闕。」達摩言：「不能去。何以故？我欲從佛遊行他國。得數見佛、數見大德比丘，因他故得聞法。」跋難陀言：「汝不欲共我去耶？」答言：「不去。」跋難陀言：「不去者還我衣來。」弟子言：「和上衣已與我。」跋難陀言：「我不以他事故與汝，與汝者為我事故。汝實不欲去耶？」答言：「實不欲去。」跋難陀即還奪衣取，是弟子在祇陀槃那門間立啼。佛入祇陀槃那見達摩，佛知而故問：「達摩！汝何故啼耶？」即向佛廣說上事。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釋子：「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與他比丘衣，後瞋恚嫌恨便還奪取？」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他比丘衣，後瞋恚嫌恨，若自奪、若使人奪：『還我衣來，不與汝。』得是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自奪者，自身奪。

使人奪者，令他人奪。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他比丘衣，後瞋恚嫌恨便奪。若能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不能得者，突吉羅。使人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自以力鬪諍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使他出力鬪諍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不得者，突吉羅。

若欲折伏彼故暫奪，不犯。(二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毘訶比丘，留僧伽梨安陀林中，著上下衣入城乞食。後失僧伽梨，還覓不得，向諸比丘說：「我留僧伽梨安陀林中入城乞食，後便失，還覓不得，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毘訶：「汝實留僧伽梨安陀林中，著上下衣入城乞食，後失僧伽梨還覓不得，向諸比丘說：『諸長老！我留僧伽梨安陀林中，著上下衣入城乞食，後失僧伽梨還覓不得，我當云何？』」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歎隨所往處與衣鉢俱，作如是言：「若比丘少欲知足，衣趣蔽形食趣活命，隨所往處與衣鉢俱，常安樂住。譬如鳥飛，隨所往處毛翅共

俱；比丘亦爾，隨所往處與衣鉢俱，常安樂住。」佛以種種因緣讚歎與衣鉢俱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月過未至八月未滿歲，若阿練兒比丘，在阿練兒處住，有疑怖畏，是比丘欲三衣中隨一一衣著界外家中。此比丘有因緣出界外，離衣宿齊六宿。過是宿者，尼薩耆波夜提。」
未滿歲者，後安居。
阿練兒處者，去聚落五百弓 。於摩伽陀國是一拘盧舍，於北方國則半拘盧舍。
有疑處者，疑是中失物，乃至失一水器。
有畏者，是中有怖畏，乃至畏惡比丘。
若是比丘欲三衣中隨以一一衣著界外家中，衣名三衣：若僧伽梨、若欝多羅僧、若安陀會。
六夜離衣不犯者，若離僧伽梨、若離欝多羅僧、若離安陀會。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比丘第六夜，應還取衣、若至衣所、若受餘衣，若比丘不取衣來、不往衣所、不受餘衣，至第七夜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三月過者，謂夏有四月，三月雖過而後安居人日猶未滿，故言：「未滿八月也。」(二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估客遊諸聚落，為市利故，道中見一僧坊閑靜遠離，估客入中見比丘僧少，問比丘言：「此中比丘何以少？」比丘答言：「汝不知耶？」估客言：「云何？」比丘言：「是處無檀越供給衣食湯藥，是故比丘僧少。」估客言：「我等欲修治是處供給衣食湯藥。」是諸估客即時留衣食湯藥直已便去，遊行諸處。諸比丘夏初月分是物去，餘處安居。是估客得利行還，見是僧坊，作是念：「此是我等所供養處，當入中看，有幾人安居？或有所乏衣食湯藥，當更供給。」即入已見比丘轉少，問言：「此中比丘何以轉少？」比丘言：「汝不知乎？是中無檀越供給衣食湯藥直，是故減少。」估客言：「我等先所供給衣食湯藥直，是物那去？」比丘答言：「是夏初月諸比丘分是物去，餘處安居。」估客言：「我等不為分故與使餘處安居，我為住此處故與令受供養。」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夏初月分安居物？」佛爾時但呵責未結戒。
佛又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鬪將千人，五百人作一營，皆著弊壞垢衣、無色無德，自房舍中無好床榻臥具。諸鬪將婦亦無好衣服環釧、瓔珞華鬘、莊嚴身具。正使得官，供給廩食又不充足。是人喜飲食，人客嗜酒鬪諍、或時啼哭、或時戲笑跳躑大喚。有達摩提

那比丘尼近是處住，以是大音聲鬧亂故，妨是比丘尼坐禪讀經。時達摩提那比丘尼，往鬪將婦所問言：「汝等夫何以著弊壞垢衣，無色無德，自房舍中，無好床榻臥具。汝等亦無好衣服、環釧瓔珞、華鬘嚴具。設使得官，供給又不充足。汝夫喜飲食，人客嗜酒喜鬪諍、或啼哭戲笑、或跳躑大喚，妨我坐禪讀經。汝何不遮？」答言：「何能制之？設使遮者，先所得飲食之餘，更不復得。善人！若當呵者，或能受用。」達摩提那比丘尼，聞語已去乞覓飲食。時時請諸鬪將中大力勢者，與食誘之，知有信心能信受語，即便語言：「諸聚落主，汝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是。」信受語故，即歸依佛法僧。歸依佛法僧故，不復喜飲酒，亦不喜延致酒客，不喜鬪諍、不復喜啼哭戲笑跳躑大喚，自房舍中，有好床榻衣服臥具。諸婦皆有好衣服環釧、瓔珞華鬘、莊嚴身具。官所給廩皆得充足。以是因緣故，諸鬪將漸漸大富，多饒金銀財寶奴婢人民種種成就。波斯匿王以是富人圍繞故，王有威德眾所敬仰。爾時波斯匿王，有小國反叛，語諸鬪將：「汝等往彼折伏便還。」是諸將中有深敬佛者，弓頭著漉水囊，作是念：「若值水有虫者，當漉飲之。」是中有不信佛法者，生嫉妬心，往到波斯匿王所言：「是中某甲諸鬪將，弓頭著漉水囊，作是念：『值有虫水者，當漉飲之。』是等誑王。」王言：「云何是等於小虫中有如是憐愍心，何況於人？」王言：「喚來。」即往喚之。王言：「汝等實以漉水囊繫弓頭？作是念：『值水有虫者，當漉飲之。』耶？」答言：「實爾。」王言：「汝等誑我。」鬪將言：「云何誑王？」王言：「汝於小虫尚有憐愍心，何況於人？」鬪將言：「虫有何過？於王若有過者，當知我等為王治之。」王作是念：「或有人喜淨潔故，何必畏殺虫？」王言：「將至陣前。」即將至陣前。是諸鬪將，或有得慈心三昧，入慈心力故，破是賊陣即時折伏。王聞破賊心大歡喜。爾時諸鬪將破賊已，還到王所長跪而言：「大王常勝。」作是語已在王前立。王即時償賜財物聚落田宅人民，更倍供給。爾時諸鬪將富貴轉增，多饒金銀財寶、奴婢人民種種增益。王以是人圍遶故，威德轉勝眾倍敬仰。諸鬪將作是念：「我等富貴具足者，皆因達摩提那比丘尼故，我等何不請是比丘尼來？」是舍衛國三月夏安居，是諸鬪將到比丘尼所言：「大德！到我舍衛國夏安居來。」比丘尼答言：「不能。」「何以故？」答言：「隨佛安居處，我等當往安居，是中數得見佛，數得見大德比丘，因他故得聞法。汝等若欲令我是中安居者，可先請佛此舍衛國夏安居。」是鬪將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佛見坐已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諸鬪將，聞佛說法種種因緣示教利喜已，白佛言：「世尊！受我等請舍衛國夏安居。」憐愍故，佛默然受之。諸鬪將知佛默然

受請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到自舍各相約勅，隨力所辦，若一日食、二日食、三日食，如是次第辦三月食，為眾僧作別房衣，作家中衣，作夏安居衣。爾時餘十日在，未到自恣，波斯匿王復有小國反叛。即復遣先鬪將往：「以前破賊，是故今復使汝等往。」是諸鬪將聞已愁憂：「何苦乃爾？先鬪因緣殆而得脫，今復往者或能失命。我等已請佛三月辦衣食湯藥，我等若不以布施者，眾僧失布施，我等失福德。我等先欲施物，今布施何苦，我等常令施法不絕，僧福田中恒作福德，僧得施物，我等得福。」即出前許布施物，多持衣襆，到祇陀林中打揵槌。諸比丘言：「何以打耶？」鬪將答言：「諸大德集，我以此衣布施眾僧。」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未自恣夏月內分安居衣。」諸鬪將言：「我等官人屬他不得自在，先鬪因緣殆而得脫。今往不知云何，或能失命。眾僧集聚當受是衣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知故問阿難：「自恣有幾日在？」阿難答言：「世尊！有十日在。」佛語阿難：「雖十日未至自恣，恐失布施衣，應受。」佛及僧集坐一處，諸鬪將分諸衣與眾僧已，在佛前坐聽說法故。佛見坐已，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諸鬪將聞佛說法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去不久，佛以先因緣及是事故集比丘僧，佛以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十日未至自恣，有急施衣應受。比丘須是衣者，當自手取，乃至衣時畜。過是畜者，尼薩耆波夜提。」

十日未至自恣者，若知自恣有十日在。

急施衣者，若王施、若夫人施、若王子施、若大臣、大官、鬪將、內官、若女欲嫁時、若病人、若欲殺賊時，如是等人施衣，若知十日未至自恣應受。

衣時者，若有住處，不受迦絺那衣夏末一月，若受迦絺那衣住處夏末一月及冬四月。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是處不受迦絺那衣，諸比丘夏末月末後日，是衣應捨、若作淨、若受持，若不捨、不作淨、不受持，至冬初月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若是住處受迦絺那衣，是諸比丘冬末後月末後日，是衣應捨、應作淨、若受持，若不捨、不作淨、不受持，至春初月初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二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作是言：「佛聽我等畜雨浴衣。」便春冬一切時畜。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佛聽畜雨浴衣故，便冬春一切時畜？佛聽畜三衣，雨浴衣乃是第四衣。」是諸比丘種種呵已，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

「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我聽畜雨浴衣，便冬春一切時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春殘一月，應求作雨浴衣，半月應受持。若比丘未至春殘一月求作，過半月受持者，尼薩耆波夜提。」
是中云何求？云何作？云何持？求者，從他乞是衣。作者，若浣染割截[打-丁+替]。縫持者，若是衣受用。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閏月處求雨浴衣，往無閏月處安居，是中從外求來作來，皆突吉羅。從受持來，尼薩耆波夜提。
若有閏處比丘遣使往，語無閏處比丘言：「諸大德！小待，共自恣。」若無閏處比丘受是語待者，是無閏處比丘從求來作，皆突吉羅。從受持來，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閏處求雨浴衣，有閏處安居，不犯。持竟，夏前三月便捨之。無閏處者，已入八月熱時已過，故犯。
有閏者，謂此國晚熱、謂閏春末月，則閏月內求之。若求得者，三月末便應受持。不能得者，四月十六日應受持，即得不應停過十五日。(二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發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時世飢儉乞食難得，是居士財物不多，夏時已過心中憂愁，作是言：「今何痛惱苦急乃爾？我本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時世飢儉乞求難得，我財物少，夏時已過，心中憂愁苦急不滿我願。我今當從僧中少多，請比丘與食與僧衣，令我福德不空。」作是念已便入祇洹打揵槌，有比丘問居士：「何因緣故打揵搥？」居士答言：「我欲從僧請爾所比丘到我舍食。」時知會人即差爾所比丘去，次到六群比丘。六群比丘先時有次請，便持衣鉢先至請家，辦飲食時教如是如是作。是時六群比丘晨朝持衣鉢，到是居士舍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居士作禮在前坐，自向六群比丘軟語：「我本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今世飢儉乞求難得，我財物少，夏時已過心中憂惱苦急，作是念：『我今何不從僧中請少多比丘，與食便與僧衣，令我不失福德。』以是因緣故，食與汝等，衣當與僧。」時六群比丘聞衣名心動，語居士言：「是衣何似？持來示我。」居士言：「善！」即出衣示之。六群比丘見衣倍生貪心，語居士言：「汝意欲令是衣有用耶？欲令舉置耶？」居士言：「所以施者，欲令用之。」「汝若欲令不用者當與僧。何以故？僧多有衣舉在一處朽壞虫噉，若令用者當與我等，我等衣少得施當用。」居士言：「汝等知與僧不用，若汝等能用者便當相與。」居士與食已持是衣與六群比丘。六群比丘食已持是衣入祇洹，示諸比丘：「是衣何似

細好不？」諸比丘言：「實好！汝何從而得？」六群比丘廣說是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夜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檀越語。

物者，謂施僧物，若衣鉢、戶鉤、澡灌、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

向僧者，發心欲施僧，未與。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夜提。若向三二一，突吉羅。

若比丘尼知是物向比丘尼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夜提。若向三二一，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比丘，求向餘三比丘，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比丘，求向二比丘、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沙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沙彌尼、一沙彌尼，比丘僧，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比丘，求向餘二比丘，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二比丘，求向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比丘，求向餘一比丘，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一比丘，求向比丘尼僧、三二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比丘尼，求向餘三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比丘尼，求向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比丘尼，求向餘二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比丘尼，求向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二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比丘尼，求向餘一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一比丘尼，求向三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式叉摩尼，求向餘三式叉摩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式叉摩尼，求向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二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式叉摩尼，求向餘二式叉摩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式叉摩尼，求向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式叉摩尼，求向餘一式叉摩尼，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一式叉摩尼，求向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求向餘三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沙彌，求向二沙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沙彌，求向餘二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沙彌，求向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求向餘一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求向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尼，求向餘三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尼，求向餘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沙彌尼，求向餘二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沙彌尼，求向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尼，求向餘一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一沙彌尼，求向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

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二一式叉摩尼，三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多畜生，求向餘多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多畜生，求向二畜生一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畜生，求向餘二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畜生，求向一畜生、多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畜生，求向餘一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一畜生，求向多畜生、二畜生，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僧，求向比丘尼僧，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尼僧，求向比丘僧，突吉羅。
若比丘僧破為二部比丘，知是物向此一部，求向餘一部，突吉羅。
若比丘向中生向想，得尼薩耆波夜提。若向中生不向想，亦得尼薩耆波夜提。若向中生疑，尼薩耆波夜提。若不向中生向想，得突吉羅。若不向中生疑，得突吉羅。若不向中生不向想，不犯。(二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與大比丘僧安居。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王舍城安居，多有知識，大得酥、油、蜜、石蜜；是長老多得故，一鉢半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或絡囊盛，懸象牙杙上。從中取時翻棄污壁、臥具爛壞、污墁房舍、房舍臭處。是長老畢陵伽婆蹉弟子，舉宿而食，惡捉、不受、內宿。諸佛在世法、歲二時大會，春末後月、夏末後月。春末月者，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來詣佛所，作是念：「佛所說法，我等當安居時修習得安樂住。」是初大會。夏末月者，諸比丘夏三月安居竟作衣畢，持衣鉢詣佛所，作是念：「我等久不見佛，久不見世尊！」是第二大會。爾時有一比丘，王舍城安居竟作衣畢，持衣鉢遊行到舍衛國，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諸佛常法，若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諸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爾時佛以如是語勞問是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比丘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以上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我憐愍利益病比丘故，聽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云何是比丘，舉宿而食、惡捉、不受、內宿？」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病，聽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共宿至七日得服。過是服者，尼薩耆波夜提。」
病者，若風發、熱發、冷發，服是四種藥可差者，是名病。不病者，異是因緣名為不病。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藥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一日得酥畜二日捨，二日得畜三日捨，三日得畜四日捨，四日得畜五日捨，五日得畜六日捨，六日得畜七日捨，七日得七日時，比丘是酥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比丘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酥二日更得，畜一捨一。二日得酥三日更得，畜一捨一。三日得酥四日更得，畜一捨一。四日得酥五日更得，畜一捨一。五日得酥六日更得，畜一捨一。六日得酥七日更得，七日時比丘是酥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酥畜二日更得，畜後捨前。二日得酥三日更得，畜後捨前。三日得酥四日更得，畜後捨前。四日得酥五日更得，畜後捨前。五日得酥六日更得，畜後捨前。六日得酥七日更得，七日時比丘是酥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酥二日更得，畜前捨後。二日得酥三日更得，畜前捨後。三日得酥四日更得，畜前捨後。四日得酥五日更得，畜前捨後。五日得酥六日更得，畜前捨後。六日得酥七日更得，七日時比丘是酥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酥畜，二日不得，三、四、五、六、七日不得，七日時比丘是酥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一日得酥畜，二日更得，三、四、五、六、七日更得，七日時比丘是酥皆應與人、若作淨、若服，若不與人、不作淨、不服，至第八日地了時，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有應捨酥，未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酥，是後酥得尼薩耆波夜提，本酥因緣故。
又比丘應捨酥已捨，罪未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酥，是後酥得尼薩耆波逸提，本酥因緣故。
又比丘應捨酥已捨，罪已悔過，次續未斷更得酥，是後酥得尼薩耆波夜提，本酥因緣故。
又比丘應捨酥已捨，罪已悔過，次續已斷更得酥，不犯。油、蜜、石蜜亦如是。若重病，不犯。(三十事竟)
十誦律卷第八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發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時世饑儉乞食難得，是居士財物不多，夏時已過，心中憂愁作是言：「今何痛惱苦急乃爾。我本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時世饑儉乞求難得，我財物少，夏時已過，心中憂愁苦急不滿我願。我今當

從僧中少多請比丘與食與僧衣，令我福德不空。」作是念已，便入祇洹打揵椎。有比丘問居士：「何因緣故打椎？」居士答言：「我欲從僧中請爾所比丘到我舍。」時知會人即差爾所比丘去，次到六群比丘。六群比丘先時有次請，便持衣鉢先到請家，辦飲食時教如是如是作。是時六群比丘，晨朝持衣鉢到是居士舍，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居士作禮已在前坐，自向六群比丘軟語：「我本心欲與佛及僧飲食復與僧衣。今世饑儉乞求難得，我財物少，夏時已過，心中憂愁苦急，作是念：『我今當從僧中請少多比丘與食，便與眾僧衣，令我不失福德。』以是因緣故，食與汝等，衣當與僧。」時六群比丘聞衣名心動，語居士言：「是衣何似？持來示我。」居士言：「善。」即出衣示之。六群比丘見衣倍生貪心，語居士言：「汝意欲令是衣有用耶？欲令舉置耶？」居士言：「所以施者，欲令用之。」「汝若欲令不用者，當與僧。何以故？僧多有衣舉在一處，朽壞蟲噉。若令用者，當與我等。我等少衣，得布施我等當用。」居士言：「汝等知與僧不用。若汝等能用者便當相與。」居士與食食已，持是衣與。六群比丘食已，持是衣去，入祇洹示諸比丘：「是衣何似？細好不？」諸比丘言：「實好。汝何從得。」六群比丘廣說是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羣比丘：「云何名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物向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檀越語。

物者，謂施僧物，若衣鉢、戶鉤、澡灌、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終身藥。

向僧者，發心欲與僧，未定與。

尼薩耆波逸提者，是衣應捨，波逸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逸提。若向三二一，突吉羅。

若比丘尼知是物向比丘尼僧，自求向己，尼薩耆波逸提。若向三二一，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比丘，求向餘三比丘，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比丘，求向二比丘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沙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沙彌尼、一沙彌尼，比丘僧，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比丘，求向餘二比丘，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二比丘，求向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沙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沙彌尼、一沙彌尼，比丘僧、三二一比丘，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比丘，求向餘一比丘，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一比丘，求向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比丘、一比丘，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物向此三比丘尼，求向餘三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比丘尼，求向二比丘尼、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比丘尼，求向餘二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比丘尼，求向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二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比丘尼，求向餘一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一比丘尼，求向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式叉摩尼，求向餘三式叉摩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式叉摩尼，求向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一比丘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式叉摩尼，求向餘二式叉摩尼，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二式叉摩尼，求向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式叉摩尼，求向餘一式叉摩尼，突吉羅。若知是物向一式叉摩尼，求向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求向餘三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三沙彌，求向二沙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沙彌，求向餘二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沙彌，求向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求向餘一沙彌，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求向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尼，求向餘三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三沙彌尼，求向餘二沙彌尼、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沙彌尼，求向餘二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沙彌尼，求向一沙彌尼，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二一沙彌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沙彌尼，求向餘一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一沙彌尼，求向比丘僧、三比丘、二一比丘，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一比丘尼，三式叉摩尼、二一式叉摩尼，三沙彌、二一沙彌，三沙彌尼、二一沙彌尼，皆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此多畜生，求向餘多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多畜生，求向二畜生、一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二畜生，求向餘二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二畜生，求向一畜生、多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畜生，求向餘一畜生，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此一畜生，求向多畜生、二畜生，突吉羅。
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僧，求向比丘尼僧，突吉羅。若比丘知是物向比丘尼僧，求向比丘僧，突吉羅。
若比丘僧破為二部，比丘知是物向此一部，求向餘一部，突吉羅。若比丘向中生向想，得尼薩耆波逸提。若向中生不向想，亦尼薩耆波逸提。若向中生疑，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向中生向想，得突吉羅。若不向中生疑，得突吉羅。若不向中生不向想，不犯。(二十九事竟)

十誦律卷第九(二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九十波夜提法之一

佛在舍衛國。爾時南天竺有論議師，以銅鍱鍱腹、頭上然火來入舍衛國。時人問言：「汝何因緣爾？」答言：「我智慧多，恐腹裂故。」「汝頭上何以著火？」「欲照闇故。」語言：「癡婆羅門！日照天下，何以言闇？」答言：「汝等不知，闇有二種：一者無日月火燭，二者愚癡無智慧明。」諸人言：「汝未見訶哆釋子比丘，故敢作是語。若見共語者，日出則闇，夜則日出。」時城內人民即喚訶哆釋子比丘，欲令共論。時訶哆聞之心愁，不得已而來入城道中，見二羝羊共鬪，即因取相作是念：「一羊是婆羅門，一羊是我。」是我者鬪則不如，見已轉更愁憂。前行又見二牛共鬪，復作是念：「一牛是婆羅門，一牛是我。」是我者即復不如。又前行復見二人相撲，作是念：「一是婆羅門，一是我。」我者即復不如。欲入論處，見一女人持滿瓶水，水瓶即破，復作是念：「我見諸不吉相，將無不如。」不得已，便前入舍，見是論師婆羅門眼口相貌，自知不如愁憂更甚。適坐須臾，諸人便言：「可共論議。」答言：「我今小不安隱，須待明日。」作是語已便還宿處，至後夜時即向王舍城。明旦城中人集，久待不來，知時已過。自到祇桓推尋求之，餘比丘言：「訶哆釋子即後夜時持衣鉢去。」諸城內人聞已種種呵責：「云何名比丘故妄語？」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是事心不喜，食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故妄語？」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妄語者，波夜提。」

故妄語者，知是事不爾，誑他故異說。

波夜提者，是罪名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有五種：有妄語入突吉羅，有入波夜提，有入偷蘭遮，有入僧伽婆尸沙，有入波羅夷。有入波羅夷者，自知無聖法，語人言：「我有聖法。」是名入波羅夷。入僧伽婆尸沙者，以無根四波羅夷法謗他比丘故。入偷蘭遮者，不具足波羅夷妄語，亦不具足僧伽婆尸沙妄語故。入波夜提者，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他比丘故。入突吉羅者，除四種妄語，餘妄語犯突吉羅。

若比丘不見事言見，波夜提。若見言不見，波夜提。若見謂不見，語他言見，波夜提。若不見謂見，語他言不見，波夜提。若見已疑，為見不見？語他言不見，波夜提。若不見疑，為見不見？語他言見，波夜提。聞覺知亦如是。若隨心想說，不犯。(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喜鬪諍相罵。是六群比丘與諸比丘共鬪諍已，便出他過形相輕喚：「下賤種姓、下賤名字、技術作業。」是時有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欲止，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喜鬪諍相罵，共他諍已，便出其過形相輕喚：『下賤種姓、名字技術。』是時有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欲止，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喜鬪諍相罵，共他諍已，便出其過形相輕喚：『下賤種姓、名字技術。』是時有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欲止，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佛種種因緣呵已，說本生因緣。佛語諸比丘：「過去有人有一黑牛，復有一人亦有一牛，為財物故唱言：『誰牛力勝我牛者，我輸爾所物。若不如者，輸我爾所物。』時黑牛主聞是唱聲，答言：『可爾。』時載重物繫牛車左，形相輕喚謂：『黑曲角！』以杖擊之牽是車去。時牛聞是形相罵故，即失色力，不能挽重上坂。時黑牛主大輸財物。是得物人後復更唱：『誰牛力勝？我輸爾所物。』是時黑牛聞是唱聲，便語主言：『是人何故復唱斯言？』時主答曰：『貪財物故復作是唱。』黑牛語主：『可答言：「爾。」』主言：『不能。所以然者，以汝弊惡牛故，大輸我物，今復作者輸我物盡。』牛語主言：『先在眾人前形相輕我，以下賤名喚謂：「黑曲角。」聞惡名故即失色力，是故不能挽重上坂。今授主語，莫出惡言，在他前時便語我言：「汝犢子時刺入腳中，自看是刺欲得出故，角入地中故曲。汝是好黑大牛，生來良吉角廣且直。」』主受牛語，即便洗刷麻油塗角，著好華鬘繫車右邊，柔軟愛語：『大吉黑牛、廣角大力，牽是車去。』是牛聞是柔軟愛語故，即得色力牽重上坂。時黑牛主，先所失物更再三倍得。是牛主得大利已，心甚歡喜，即說偈言：

「『載重入深轍，　隨我語能去；
是故應軟語，　不應出惡言。
軟語有色力，　是牛能牽重；
我獲大財物，　身心得喜樂。』」

佛語諸比丘：「畜生聞形相語尚失色力，何況於人？」時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形相他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有八種：謂種、技、作、犯、病、相、煩惱、罵。
種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汝剎利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汝婆羅門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汝估客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中突吉羅。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汝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汝木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汝陶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若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汝皮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汝竹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剃毛髮師子比丘言：「汝剃毛髮師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汝旃陀羅種，用出家受戒為？」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種。
技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汝剎利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乘象馬、乘車輦輿，學捉刀楯弓箭，學捉鐵鉤，學擲網羅，學入陣出陣，如是種種剎利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罪。又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汝婆羅門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圍陀經、亦教他學，自作天祠、亦教他作，學飲食呪、蛇呪、疾行呪、劬羅呪、揵陀羅呪，如是種種婆羅門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汝估客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書算數印相，學知金銀相絲綿繒綵，學坐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如是種種估客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汝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作釧絆鎖鼎、鑿鏵、鍬钁，斧斨、大刀、小刀、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剃刀、針鉤、鎖鑰，如是種種鍛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汝木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作機關木人、若男、若女，學作盆盂、耬犁、車乘、輦輿，如是種種木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汝陶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知土相取土調泥著水多少，學轉輪作盆瓶、釜蓋、大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如是種種陶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

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汝皮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知皮相、漬皮堅軟、裁割、縫連、作富羅革屣，學治浸皮、摩剎皮、知皮表裏，學作鞍勒、鞭靴，如是種種皮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汝竹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知竹葦相、浸竹堅軟，學破、學屈、學作矟箭、扇蓋、箱簟，如是種種竹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剃毛師子比丘言：「汝剃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知留頂上周羅髮，學剃鬚、剃腋下毛、剪爪甲、鑷鼻毛，如是種種剃毛師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汝旃陀羅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截人手足、耳鼻、頭持著木上，學擔死人出燒，如是種種旃陀羅技術汝應學。」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技。

作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汝剎利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學乘象馬、輦輿、捉刀楯、弓箭、擲鉤網羅、入陣出陣，如是種種剎利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汝婆羅門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讀圍陀經亦應教他人讀，自作天祠亦教他作，讀飲食呪、蛇呪、疾行呪、劬羅呪、揵陀羅呪，如是種種婆羅門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汝估客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坐金肆、銀肆、銅肆、客作肆、珠肆，如是種種估客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突吉羅。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汝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作釧鉼、鎖鼎、鏊鐸、鍬钁、斧矟、大刀、小刀、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剃刀、針鉤、鎖鑰，如是種種鍛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汝木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作機關木人、盆盂、耬犁、車乘、輦輿，如是種種木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汝陶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取土調泥，轉輪作盆瓶甕、釜蓋、大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如是種種陶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汝皮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取皮浸治、割截、連縫，作富羅、革屣、鞍勒、鞭靴，如是種種皮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汝竹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破竹葦、作矟、作箭、扇蓋、箱簟，如是種種竹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剃毛師子比丘言：「汝剃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剃毛鬚髮、剃腋下毛、剪爪甲鑷鼻毛，如是種種剃毛師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汝旃陀羅種，用出家受戒為？汝應斷人手足耳鼻

頭，持著木上擔死人出燒，如是種種旃陀羅事汝應作。」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作。
犯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汝犯罪人，用出家受戒為？汝犯僧伽婆尸沙、犯波夜提、犯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犯。
病者，若比丘語餘比丘言：「汝惡疾病人，用出家受戒為？汝有癩病、癰病、白癩病、乾病、瘖病、鬼病。」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病。
相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汝惡相人，用出家受戒為？汝捲手、兀手、癭癖、左作臂、似鳥翅。」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相。
煩惱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汝重煩惱人，用出家受戒為？汝多欲、多瞋、多癡、喜憂惱。」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煩惱。
罵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汝喜罵人，用出家受戒為？汝作二種罵罵他：一者白衣罵，二者出家罵，令心苦惱。」輕毀心故，一一語波夜提。是名為罵。
若比丘以是八種語語餘比丘，輕毀心故，波夜提。除是八種，若以餘事輕毀比丘者，突吉羅。若除比丘，以八種輕毀餘人者，突吉羅。(二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喜鬪諍，相言：「六群比丘與餘比丘共鬪諍故，諸比丘僧分為二部。是六群比丘往語一部言：『汝等知不？彼部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復還語一部言：『汝等知不？彼部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是時有未破者便破，已破者不和合，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喜鬪諍令比丘僧破為二部，便語一部言：『彼諸比丘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復還語一部言：『汝等知不？彼諸比丘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是時有未破者便破，已破者不和合，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鬪諍令比丘僧破為二部，便往語一部言：『彼諸比丘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復語一部言：『彼諸比丘說：「汝等用出家受戒為？汝等某名、某姓、某種、某作、某相。」』是時有未破者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未出事便

出，已出事不可滅。」佛種種因緣呵已，即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雪山下有二獸：一名好毛師子，二名好牙虎，共為善知識，相親愛念相問訊，時閉目相舐毛。是二獸恒得軟好肉噉。去是不遠，有兩舌野干，野干作是念：『是好毛師子、好牙虎共作善知識，相親愛念相問訊，時閉目相舐毛，恒得好軟肉噉。我當至是二獸邊作第三伴。』作是念已，到虎師子所，作是言：『我與汝作第三伴，汝聽我入不？』師子、虎言：『隨意。』兩舌野干，得二獸殘肉噉故，身體肥大，肥已作是念：『是好毛師子、好牙虎，共為善知識，相親愛念相問訊，時閉目相舐毛，恒得好肉噉，或時不得必當噉我。我何不先作方便令心別離，別離已皆從我受恩。』作是念已，往語師子言：『汝知不？好牙虎有惡心於汝，作是言：「好毛師子有所食噉，皆是我力。」說是偈言：

「『「雖有好毛色，　勦疾人所畏；
好毛不勝我。」　好牙作是說。』

「好毛師子言：『云何得知？』兩舌野干答言：『好牙虎明日見汝時，閉目舐汝毛者，當知惡相。』作是語已往語虎言：『汝知不？好毛師子於汝有惡心，作是言：「好牙有所食噉，皆是我力。」說是偈言：

「『「雖有好牙色，　勦疾人所畏；
好牙不勝我。」　好毛作是說。』

「『云何得知？』答言：『好毛明日見汝時，閉目舐汝毛者，當知惡相。』是二知識中，虎生畏想，是故先往師子所言：『汝於我生惡心，作如是言：「好牙有所食噉，皆是我力。」復說偈言：

「『「雖有好牙色，　勦疾人所畏；
好牙不勝我。」　汝作是說耶？』

「師子言：『誰作是語？』答言：『兩舌野干。』好毛復問言：『汝於我生惡心，作如是言：「好毛有所食噉，皆是我力。」復說偈言：

「『「雖有好毛色，　勦疾人所畏；
好毛不勝我。」　汝作是說耶？』

「虎言：『不也。』虎語師子言：『汝若有是惡語者，不得共作善知識。』好毛言：『是兩舌野干有如此言，於意云何？不喜共我住耶？』即說偈言：

「『若信是惡人，　則速別離去；
常懷其愁憂，　瞋恨不離心。
凡為善知識，　不以他語離；
不信欲除者，　常覓其方便。
若信他別離，　則為其所食；
不信兩舌者，　還共作和合。
所懷相向說，　心淨言柔軟；
應作善知識，　和合如水乳。
今此弊小虫，　生來性自惡；
一頭而兩舌，　殺之則和合。』

「爾時虎與師子驗事實已，共捉野干破作二分。」佛言：「畜生尚以兩舌因緣故得不安樂，何況於人？」佛以是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兩舌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名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八種：謂種、伎、作、犯、病、相、煩惱、罵。是八事中皆用五事：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如是作、如是相。如是名者，某甲、某甲比丘名。姓者，婆蹉姓、俱磋姓、傷提羅姓、婆羅墮姓、阿支羅姓，是名姓。種者，剎利種、婆羅門種、毘舍種、首陀羅種。作者，作賣金肆、賣銀肆、客作肆、珠肆。相者，捲手、兀手、癭癖、左作、臂似鳥翅，是名相。

種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彼說汝剎利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若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彼說汝婆羅門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若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彼說汝估客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

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得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彼說汝木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者，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陶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皮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竹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剃毛髮師子比丘言：「彼說汝剃毛師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彼說汝旃陀羅種，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若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種。

伎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彼說汝剎利種，應學乘象馬車輿、捉刀楯弓箭、擲鉤擲網羅、入陣出陣，如是種種剎利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彼說汝婆羅門種，應學圍陀經亦教他學，自作天祠亦教他作，讀飲食呪、蛇呪、疾行呪、劬羅呪、乾陀羅呪，如是種種婆羅門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彼說汝估客種，應學算書數印相、學知金銀相絲綿繒綵，應坐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如是種種估客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鍛師種，應學作釧、絆鎖、鼎鑿、鑱鍬、钁、斧斨、大刀、小刀、鉢、鉤鉢多羅、半鉤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剃刀、針鉤、鎖鑰，如是種種鍛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彼說汝木師種，應學作機關木人、瓮盂耬犁車乘輦輿，如是種種木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陶師種，應學知土相取土調泥，學轉輪作瓮瓶釜蓋、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如是種種陶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

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皮師種，應學知皮相浸皮堅軟、割截裁縫作韝富羅革屣、學治麃皮摩剉皮鞍勒鞭靴，如是種種皮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竹師種，應學知竹葦相浸竹堅軟，學破學屈作扇蓋箱簟，如是種種竹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剃毛師子比丘言：「彼說汝剃毛師種，應學知留頂上周羅髮、學剃髮剃鬚剃腋下毛、剪爪甲鑷鼻毛，如是種種剃毛師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彼說汝旃陀羅種，應學斷人手足耳鼻頭、持著木上擔死人出城燒，如是種種旃陀羅伎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伎。
作者，若比丘往語剎利子比丘言：「彼說汝剎利種，應乘象馬車輿、捉刀楯弓箭、擲鉤網羅、入陣出陣，如是種種剎利種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婆羅門子比丘言：「彼說汝婆羅門種，應讀圍陀經亦教他讀、自作天祠亦教他作，讀飲食呪、蛇呪、疾行呪、劬羅呪、乾陀羅呪，如是種種婆羅門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

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若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估客子比丘言：「彼說汝估客種，應坐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如是種種估客事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突吉羅。不解者，亦突吉羅。解已更說，亦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鍛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鍛師種，應作釧絆鎖鼎、鑿鏵鍬钁斧矟、大刀小刀、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剃刀針鉤、鉢鉤鎖鑰，如是種種鍛師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木師子比丘言：「彼說汝木師種，應作機關木人車輿耬犁，如是種種木師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陶師子比丘言：「彼說汝陶師種，應取土調泥、轉輪作瓮瓶甕釜蓋、鉢、拘鉢多羅、半拘鉢多羅、大揵鎡小揵鎡，如是種種陶師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皮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皮師種，應取皮浸治割截連縫，作韝、富羅、革屣、鞍勒、鞭靿，如是種種皮師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竹師子比丘言：「彼說汝竹師種，應學破竹葦、作矟、作箭、扇蓋、箱簟，如是種種竹師事汝應學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

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剃毛師子比丘言：「彼說汝剃毛師種，應學知留頂上周羅髮、學剃髮剃鬚剃腋下毛、剪爪甲鑷鼻毛，如是種種剃毛師技術汝應學，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往語旃陀羅子比丘言：「彼說汝旃陀羅種，應作斷人手足耳鼻頭、持著木上擔死人出燒，如是種種旃陀羅事汝應作，用出家受戒為？」「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作。

犯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彼說汝犯罪人，用出家受戒為？汝犯僧伽婆尸沙、汝犯波夜提、汝犯波羅提提舍尼、汝犯突吉羅。」「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犯。

病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彼說汝惡病人，用出家受戒為？汝癩病、癰病、乾病、痟病、鬼病。」「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病。

相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彼說汝惡相人，用出家受戒為？汝捲手、兀手、癭癖、左作、臂似鳥翅。」「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相。

煩惱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彼說汝重煩惱人，用出家受戒為？汝多欲、多瞋、多癡、喜憂惱。」「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

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煩惱。
罵者，若比丘往語餘比丘言：「彼說汝喜罵人，用出家受戒為？汝以二種罵罵他，白衣罵、出家罵。」「彼是誰耶？」答曰：「名某。」「某名是誰？」答曰：「某姓。」「某姓是誰？」答曰：「某種。」「某種是誰？」答曰：「某作。」「某作是誰？」答曰：「某相。」若彼解者，波夜提。不解者，突吉羅。解已更說，波夜提突吉羅。是名為罵。
若比丘以是八種語餘比丘，別離心故，波夜提、突吉羅。異是八種。若以餘事別離比丘者，突吉羅。除比丘，若以八種別離餘人者，突吉羅。(三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喜鬪諍相言相罵。是六群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相言相罵，僧如法斷諍竟。六群比丘知如法斷已，還更發起作是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應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是中有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可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言：「云何名比丘，僧如法斷諍竟，還更發起，作是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是中有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可滅？」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如法斷諍竟，還更發起，作是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中有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未諍者便諍，已諍者不可滅？」佛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如法斷諍竟，還更發起者，波夜提。」
如法斷者，如法、如律、如比尼、如佛教說。
諍者有四種：相言諍、無事諍、犯罪諍、常所行諍。
還更發起者，作如是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應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
是人有五種：一者舊人，二者客人，三者受欲人，四者說羯磨人，五者見羯磨人。
波夜提者，名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舊比丘，於相言諍中相言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作如是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相言諍中，無根諍想、犯罪諍想、常所行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若舊比丘無事諍中無事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應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無事諍中，犯罪諍想、常所行諍想、相言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舊比丘犯罪諍中犯罪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犯罪諍中，常所行諍想、相言諍想、無事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舊比丘常所行諍中常所行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
常所行諍中，相言諍想、無事諍想、犯罪諍想，如法滅已如法滅想，還更發起言：「諸長老！是事非作惡作，更作；非斷惡斷，更斷；非停惡停，更停；非滅惡滅，更滅。」波夜提。客比丘、受欲比丘、作羯磨比丘、見羯磨比丘亦如是。
若比丘如法滅諍中如法滅想，還更發起，波夜提。如法滅諍中不如法滅想，還更發起，波夜提。如法滅諍中生疑，還更發起，波夜提。不如法滅諍中如法滅想，還更發起，突吉羅。不如法滅諍中生疑，還更發起，突吉羅。不如法滅諍中不如法滅想，還更發起，不犯。(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至自房，收衣鉢持戶鉤在門間立，作是念：「若有女人來此看者，我當示諸房舍。」爾時多有女人來入寺看，迦留陀夷遙見女人來，作是言：「諸姊妹來，我當示諸房舍處。」以是因緣故，諸女人集，說兩可羞事。以他母事向女說言：「汝母隱處有如是如是相。」爾時女作是念：「如是比丘所說，必當與我母通。」又以女事向母說：「汝女隱處有如是如是相。」母作是念：「如是比丘所說，必當與我女通。」又以子婦事向姑說：「汝子婦隱處有如是如是相。」姑作是念：「如是比丘所說，必當與我子婦通。」又以姑事向子婦說：「汝姑隱處有如是如是相。」子婦作是念：「如是比丘所說，必當與我姑通。」迦留陀夷作是語時，為他身自身作疑，

是諸婦女展轉相疑。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女人前說兩可羞事？」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女人前說兩可羞事？」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波夜提；除有知男子。」

女人者，女人能受婬欲。

過五六語者，五語，名色陰無常，受、想、行、識、陰無常。六語，名眼無常，耳、鼻、舌、身、意無常。

法者，名佛所說、弟子所說、天所說、仙人所說、化人所說，顯示布施、持戒、生天、涅槃。

有智男子者，知名能分別言語好醜。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解語男子，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

若比丘即先坐處坐，無解語男子，更有異女人來，復為說法過五六語，先女人亦在中坐，二俱聞法。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

若比丘為女人說法，無解語男子，過五六語已從坐起去。更有女人道中逆來，復為說法，無有解語男子，過五六語。先女人復從後來，二俱聞法。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

若比丘無解語男子，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已，次入餘家，更為餘女人說法過五六語，無解語男子。先女人亦來在壁邊立、若在障邊、若在籬邊、若在塹邊，亦復聞法。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

不犯者，若比丘唄、若達嚫、若說所施功德、若與受戒、若女人問而答，不犯。(五事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國比丘，於寺內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或足句不足句、足味不足味、足字不足字，以是因緣故，寺內出大音聲高聲、多人眾聲、似學算人聲，似婆羅門讀圍陀經時、如捕魚師失魚時聲，是寺內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者聲亦如是。佛聞是大高音聲，知而故問阿難：「是寺內何以故有是多人眾聲？」阿難答言：「世尊！是阿羅毘國比丘，於寺內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或足句不足句、足味不足味、足字不足字。以是因緣故，有大高聲多人眾聲。」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是種種因緣呵責阿羅毘比丘：

「云何名比丘，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句法教未受具戒人者，波夜提。」
未受具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一切人是。
句法者，足句不足句、足字不足字、足味不足味。足句者，具足說句。不足句者，不具足說句。足味者，具足說味。不足味者，不具足說味。足字者，具足說字。不足字者，不具足說字。若足句，即是足味足字，非不足句、不足味、不足字。若不足句，即是不足味、不足字，非足句、足味、足字。法者，佛所說、弟子所說、天所說、仙人所說、化人所說，顯示布施、持戒、生天、泥洹。
波夜提者，名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足句法教未受具戒人，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足味、足字亦如是。
若比丘以不足句法，教未受具戒人，若偈說，偈偈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若經說，事事波夜提。不足味、不足字亦如是。
不犯者，說竟說。不犯者，鬱提舍事問答並誦，彼中自已鬱提舍者授經，餘誦者誦竟。(六事竟)
十誦律卷第九

十誦律卷第十(二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九十波逸提法之二

佛在維耶離國，夏安居時，與大比丘僧俱。時世飢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自乏飲食，況與乞人。佛以是因緣故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汝等知不？此間飢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自乏飲食，況與乞人。汝等比丘隨所知識、隨諸親里、隨所信人，往彼安居，莫以飲食因緣故受諸苦惱。」諸比丘受教已，頭面禮足隨知識去。有往憍薩羅國安居，有比丘往婆求摩河邊，依止一聚落安居。是聚落中有富貴家，多饒財寶穀米豐盈，多諸產業田地人民奴婢作使，種種成就。爾時婆求摩比丘作是念：「今世飢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自乏飲食，況與乞人。是聚落中有富貴家，多饒財寶穀米豐盈，多諸產業田地人民奴婢作使種種成就。我等何不往到其舍共相歎言：『聚落主知不？汝等得大善利、有大福田，眾僧依汝聚落安居。此眾中某是阿羅漢、某向阿羅漢、某阿那含、某向阿那含、某斯陀含、某向斯陀含、某須陀洹、某向須陀洹、某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某得無量慈悲喜捨、某得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某得不淨觀、某得阿那般那念。』」諸比丘作是念已，即入聚落至富貴舍，共相歎言：「居士知不？汝等得大善利、有大福田，眾僧依汝聚落安居。某是阿羅漢、某向阿羅漢、某阿那含、某向阿那含、某斯陀含、某向斯陀含、某須陀洹、某向須陀洹、某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某得無量慈悲喜捨、某得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某得不淨觀、某得阿那般那念。」諸居士聞已得信心忍，作是念：「我等實得善利，有大福田眾僧，依我聚落安居。某是阿羅漢、某向阿羅漢，乃至阿那般那念。」乃至如豐樂時，與僧小食中食怛鉢那，於飢儉時亦如是作。諸婆求摩河安居比丘，噉是飲食大得色力，肥盛潤澤。佛在世時法，歲二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者，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作是念：「佛所說法，我等夏安居時，修習得安樂住。」是初大會。夏末月者，諸比丘夏三月安居竟作衣畢，持衣鉢詣佛所，作是念：「我等久不見佛，久不見世尊。」是第二大會。爾時憍薩羅國安居比丘，過夏三月作衣畢，持衣鉢遊行到維耶離。諸佛常法，有共佛安居比丘，有客比丘來，當共往迎一心問訊開房舍示臥具處，作如是言：「此是汝等房舍、床榻、踞床、獨坐床、被褥、枕席，隨次第住。」爾時維耶離比丘，遙見憍薩羅比丘來，便共出迎一心問訊，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作如是言：「此是汝等房舍、臥具、床

榻，隨次第住。」問訊言：「汝等道路不疲、氣力輕健、乞食不難耶？」答言：「我等道路不疲、氣力輕健，但乞食難得。」維耶離比丘言：「汝等實道路不疲、氣力輕健，乞食難得，汝等羸瘦顏色憔悴。」爾時婆求摩河邊安居比丘，三月竟作衣畢，持衣鉢遊行到維耶離。共佛安居比丘，遙見婆求摩河比丘來，皆共出迎一心問訊，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作如是言：「此是汝等房舍、床榻、臥具，隨次第住。」問訊言：「汝等道路不疲、氣力輕健、乞食不難耶？」答言：「我等氣力輕健、乞食不難，但道路疲極。」住維耶離比丘言：「汝等實道路疲極、乞食不難。何以故？汝等肥盛顏色和悅。」時維耶離比丘漸漸急問：「諸長老！今世飢儉乞食難得，諸人妻子自乏飲食，況與乞人。汝等何因緣故，安居時氣力肥盛顏色和悅乞食不難？」時婆求摩河比丘，即向廣說如上因緣。諸比丘問曰：「汝等所可讚歎，實有是功德不？」答言：「實有。」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但為飲食故，實有過人法，向未受具戒人說？」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婆求摩河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以飲食故，實有過人法，向未受大戒人說？」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實有過人法，向未受大戒人說者，波夜提。」

未受大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一切人是。

實有者，得是聖法故。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實是阿羅漢，向他人說，波夜提。實向阿羅漢，向他人說，波夜提。實阿那含向阿那含、實斯陀含向斯陀含、實須陀洹向須陀洹，向他人說，皆波夜提。若比丘實得初禪。向人說者，波夜提。實得二禪、三禪、四禪、慈悲喜捨、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向他人說，波夜提。乃至我好持戒，向他人說，突吉羅。

若比丘實見諸天來至我所，龍、夜叉、浮荼鬼、毘舍遮鬼、羅剎鬼來至我所，向他人說，波夜提。乃至實見土鬼來至我所，向他人說，突吉羅。(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喜鬪諍相言相罵。時六群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相言相罵已，向未受大戒人說其惡罪：「某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中比丘，未破者便破，已破者不和合，未出事便出，已出事不可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言：「云何

名比丘，喜鬪諍相言相罵共他鬪已，向未受大戒人說出其惡罪？某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喜鬪諍相言相罵，共他諍已，向未受大戒人出其惡罪：『某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他有惡罪，向未受大戒人說，除僧羯磨，波夜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自說。

惡罪者，若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一切犯罪，皆名為惡。

未受大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一切人是。

除僧羯磨者，僧羯磨名，若比丘於白衣舍作惡、若令他作，是人現前僧應與作說罪羯磨。說罪羯磨法者，先應求能說罪人，如是應作。一心和合僧中一人唱言：「誰能說某比丘罪？誰能某居士前說某比丘罪？」是中若有比丘言能，是比丘僧應籌量。若有五法，僧不應令作說罪人。何等五法？隨愛說、隨瞋說、隨怖說、隨癡說、不知說不說。若比丘成就五法，僧應令作說罪人。何等五？不隨愛說、不隨瞋說、不隨怖說、不隨癡說、知說不說。是中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某比丘能作說罪人、能某居士前說某比丘罪。若僧時到僧忍聽，某比丘能作說罪人、能某居士前說某比丘罪。如是白。」白二羯磨。「僧作說罪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作說罪者，應說彼比丘罪，餘比丘不應說。若餘比丘說，得突吉羅。若比丘作說罪人，應向是居士說，不應向餘人說。若向餘人說者，突吉羅。隨家說，若一家、若多家。隨行處說，若一行處、若多行處。隨聚落說，若一聚落、若多聚落。隨里巷市肆說，若一若多。是中應如是處說，若餘處說，突吉羅。若是罪比丘，僧作說罪羯磨已，若更勤惱僧，是時一切僧應說是人罪。如是應作。一心和合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某比丘，僧作說罪羯磨已，更勤惱僧。若僧時到僧忍聽，一切僧隨意、隨時隨處說某比丘罪。如是白。」白四羯磨。「僧作隨意說罪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除僧羯磨。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生波羅夷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生僧伽婆尸沙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想、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

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於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突吉羅；若說事，亦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謂為波羅夷、謂僧伽婆尸沙、謂波夜提、謂波羅提提舍尼、謂突吉羅，是比丘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謂僧伽婆尸沙、謂波夜提、謂波羅提提舍尼、謂突吉羅、謂波羅夷，是比丘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波羅夷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於突吉羅中，謂突吉羅、謂波羅夷、謂僧伽婆尸沙、謂波夜提、謂波羅提提舍尼，是比丘於突吉羅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突吉羅；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突吉羅。
若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生疑，為波羅夷非波羅夷？是比丘後便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生疑，為僧伽婆尸沙非僧伽婆尸沙？是比丘後便斷疑，於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比丘突吉羅中生疑，為突吉羅非突吉羅？是比丘後便斷疑，於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突吉羅；若說事，亦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突吉羅。
若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為波夜提？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為波羅夷、為突吉羅？是人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生疑，是罪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提提舍尼？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是人斷疑，於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於突吉羅中生疑，為突吉羅、為波羅夷？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為波夜提？為突吉羅、為波羅提提舍尼？是人斷疑，於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突吉羅；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突吉羅。

若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生疑，是罪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是人於波羅夷中定生突吉羅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生疑，是罪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為波羅夷？是人於僧伽婆尸沙中定生波羅夷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波夜提；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波夜提、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犯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人於突吉羅中生疑，為突吉羅？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夜提？為波羅提提舍尼？是人突吉羅中定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見中見想、見中不見想、見中疑、聞中聞想、聞中不聞想、聞中疑，若說名，突吉羅；若說事，突吉羅。隨說名說事，一一語，突吉羅。(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陀驃力士子，多知多識，能致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生之具。時陀驃比丘衣服故壞，諸居士因陀驃比丘故，多與眾僧飲食、衣服，現前僧應分物。時彌多羅浮摩比丘作是念：「因是陀驃比丘故，眾僧多得供養飲食、衣服、臥具、湯藥，是陀驃比丘衣服故壞。今眾僧得現前僧應分物，當於眾前作羯磨與陀驃比丘。」作是念已，即眾僧中作羯磨與陀驃比丘。是彌多羅浮摩比丘先自勸與已，後作是言：「諸比丘隨所親厚，迴僧物與。」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先自勸與，後作是言：『諸比丘隨所親厚，迴僧物與。』」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

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先自勸與，後作是言：『諸比丘隨所親厚，迴僧物與。』」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先自勸與，後作是言：『諸比丘隨所親厚，迴僧物與。』波夜提。」
先勸與者，先與僧欲，後作是言：「隨親厚者，隨和上阿闍梨、隨同和上同阿闍梨、隨善知識、隨所愛念、隨同事、隨國土、隨聚落、隨家隨伴。」
僧物者，若得布施物，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先勸與欲竟，後作是言：「諸比丘隨所親厚，迴僧物與。」得波夜提。若作是言：「隨和上隨阿闍梨、隨同和上同阿闍梨、隨善知識、隨所愛念、隨所同事、隨國土隨聚落。隨家隨伴。」皆波夜提。(九事竟)
佛在拘睒彌國。爾時長老闡那犯可悔過罪，時諸比丘慈心憐愍欲利益故，教令悔過言：「闡那！汝犯某可悔過罪，汝應發露莫覆藏。」闡那言：「用是雜碎戒為？半月說戒時，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作是言：『用是雜碎戒為？半月說時，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毀呰己所學？」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言：『何用是雜碎戒為？半月說時，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作是輕呵戒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說四波羅夷時，作是言：「用是四波羅夷為？半月說時，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波夜提。若比丘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時、二不定法時、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時、九十波夜提時、四波羅提提舍尼時、眾多學法時、七止諍法時，及說隨律經時，若作是言：「用是隨律經為？半月說時，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作是語者，皆波夜提。除隨律經，說餘經時：「用說是經為？令諸比丘疑悔惱熱，憂愁不樂生捨戒心。」作是語者，突吉羅。隨所說處，一一語，得波夜提、突吉羅。(十事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諸比丘，自手拔寺中草、經行處草、經行兩頭處草，自手採花。是時有居士，於草木中生有命想見，以妬

嫉心言：「沙門釋子是奪命人，殺一切眾生。」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阿羅毘比丘：「云何名比丘，自手拔寺內草、經行處草、經行兩頭處草、自手採花？」佛但呵責而未結戒。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摩訶盧比丘，是木師種，斫大畢撥樹起大房舍。是樹神後夜時，擔負小兒，手復牽抱男女，圍遶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立已，白佛言：「世尊！云何有是法？我所住、所止、所依、所歸、所趣房舍，有一摩訶盧比丘，斫我樹取作大房舍。我兒子幼小眾多，冬八夜時，寒風破竹氷凍寒甚。我當於何安隱兒子？」佛爾時勅餘鬼言：「汝當安止與是住處。」諸鬼以佛語故即與住處。是夜過已，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昨夜有一鬼，擔負小兒，手復牽抱男女，圍遶來至我所，頭面作禮一面立言：『云何有是法？我所住、所止、所依、所歸、所趣房舍，有一摩訶盧比丘，斫我樹取作大房舍。我兒子幼小眾多，冬八夜時，寒風破竹氷凍寒甚。我當於何安隱兒子？』」佛語諸比丘：「是事非法、不是、不應爾。居士天神皆嫌呵責：『云何名比丘，自手拔寺內草、經行處草、經行處、兩頭草，自手採花？』」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斫拔鬼村種子，波夜提。」

鬼村者，謂生草木，眾生依住。眾生者，謂樹神、泉神、河神、舍神、交道神、市神、都道神、蚊虻、蛣蜣、蛺蝶、噉麻蟲、蝎蟲、蟻子，是眾生以草木為舍，亦以為村聚落城邑。生者，謂根含潤澤，若自斷、若教人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是名為斫。

草木有五種子：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實種子。根種子者，謂藕、羅蔔、蕪菁、舍樓樓、偷樓樓，如是比種根生物。莖種子者，謂石榴、葡萄、楊柳、沙勒，如是比種莖生物。節種子者，謂甘蔗、鳧竹、細竹，如是比種節生物。自落種子者，謂蓼、阿修盧、波修盧、修伽羅、菩提那，如是比自零落生物。實種子者，謂稻、麻、麥、大豆、小豆、褊豆，如是比種子生物。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根種子中，根種子想、生中生想，若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又比丘根種子中，莖種子想、枝種子想、自落種子想、實種子想、生中生想，若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

若比丘莖種子中，莖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又比丘莖種子中，枝種子想、自落種子想、實種

子想、根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
若比丘枝種子中，枝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又比丘枝種子中，自落種子想、實種子想、根種子想、莖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
若比丘自落種子中，自落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又比丘自落種子中，實種子想、根種子想、莖種子想、枝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
若比丘實種子中，實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又比丘實種子中，根種子想、莖種子想、枝種子想、自落種子想、生中生想，自斷教斷、自破教破、自燒教燒，波夜提。
若比丘一時燒五種子，一時犯五波夜提。一一燒，一一波夜提。隨所燒，得爾所波夜提。
若比丘自斷樹、若教斷，波夜提。隨所斷樹，得爾所波夜提。
若比丘自斷草、教斷，波夜提。隨所斷草，得爾所波夜提。
生中生想，自斷教斷，波夜提。生中乾想，自斷、教斷，波夜提。生中疑為乾為生，自斷教斷，波夜提。若乾中生想，自斷教斷，突吉羅。乾中疑為乾為生，自斷教斷，突吉羅。乾中乾想，自斷教斷，不犯。(十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陀驃比丘力士子，成就五法，僧羯磨作差會人，差諸比丘會時，不隨欲、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次第，隨上下坐不越次。爾時彌多羅浮摩比丘，得麁惡不美飲食處，噉不美食時，作是念言：「是陀驃比丘，隨欲差會，隨瞋、怖、癡，不知次第，越次，不隨上下坐。我等當共滅擯是人，更立差會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僧如法羯磨差會人，便瞋譏言：『是隨欲、瞋、怖、癡，不知次第，越次，不隨上下坐。』」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是事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僧如法羯磨差會人，便譏瞋？」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譏差會人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如法羯磨差會人，瞋譏是人者，波夜提。

若僧如法羯磨差十四人，瞋譏是人者，波夜提。若十二人未捨羯磨，瞋譏是人者，波夜提。若捨羯磨已，瞋譏是人者，突吉羅。於十四人中二人，若捨羯磨未捨羯磨，瞋譏是二人者，波夜提、突吉羅。乃至別房及同事差會，瞋譏是人者，突吉羅。

佛結戒已，諸比丘不復面前瞋譏，便遙瞋譏陀驃比丘，隨欲差會，隨瞋、怖、癡，不知次第，越次，不隨上下坐。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佛結戒故，不面前瞋譏，便遙瞋譏？」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僧如法作差會人，便遙瞋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面前瞋譏僧所差人、若遙譏者，波夜提。」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如法羯磨差會人，若瞋譏是人聞者，波夜提；不聞者，突吉羅。若僧如法羯磨作十四人，若遙瞋譏，是人聞者，波夜提；不聞者，突吉羅。若比丘十二人未捨羯磨，若遙瞋譏，是人聞者，波夜提；若不聞者，突吉羅。若捨羯磨已，遙瞋譏，聞者，突吉羅；不聞者，亦突吉羅。十四人中二人，若捨羯磨不捨羯磨，若遙瞋譏，是人聞者，波夜提；不聞者，突吉羅。乃至別房及同事差會，若遙瞋譏，是人聞者，突吉羅；不聞者，亦突吉羅。

二人者，教誡尼人，及四悔中第四差羯磨使迎食人。(十二事竟)

佛在拘睒彌。爾時闡那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慈心憐愍欲利益故，語闡那言：「汝犯可悔過罪，當發露莫覆藏。」闡那語諸比丘言：「汝等能謂我作是事耶？我不謂汝等能說我犯是事。」諸比丘言：「闡那！汝若有罪便言有，無便言無，何以用異事、依止異事？」闡那言：「我何豫汝等事？我畏汝等耶？更用異事、依止異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犯罪已用異事、依止異事？」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闡那：「云何名比丘，犯罪已用異事、依止異事？」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汝等當憶識闡那比丘用異事，若更有如闡那比丘者，亦應當憶識彼用異事。憶識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闡那比丘犯罪用異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憶識闡那比丘用異事。汝闡那，隨所用異事，眾僧隨憶識。如是白。』如是白二羯磨。『僧憶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用異事惱他，波夜提。」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未憶識，用異事、依止異事，爾時用異事，突吉羅。若僧憶識已，爾時用異事、依止異事，波夜提。
佛在拘睒彌，即闡那比丘作可悔過罪，諸比丘慈心憐愍欲利益故，語闡那言：「汝犯可悔過罪，當發露莫覆藏。」闡那作是念：「若我用異事者，眾僧當作憶識羯磨，我當默然。」闡那即時默然。諸比丘語闡那言：「若汝有罪便言有，無便言無，何故默然惱我等？」闡那言：「我是汝等何物？我不畏汝等。」作是語已還復默然。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犯罪已默然惱他？」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犯罪已默然惱他？」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汝等當憶識闡那比丘默然惱他事。憶識法者，一心和合眾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闡那比丘，犯罪默然惱他。若僧時到僧忍聽，憶識闡那比丘默然惱他。汝闡那，隨汝默然惱他事，眾僧隨憶識。如是白。』白二羯磨。『僧憶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用異事默然惱他，波夜提。」
是中犯者，若僧未憶識時，默然惱他，突吉羅。若僧憶識已，默然惱他，波夜提。
若比丘口病、脣病、齒病、舌病、咽病、心病、面氣滿、若出血，如是不語，不犯。恭敬佛故不語、恭敬和上阿闍梨、恭敬上座、尊重故不語，不犯。若不能語故不語，不犯。(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是居士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到自舍，是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時諸比丘露地敷僧臥具，持衣鉢在中待食時到。有比丘經行、有比丘坐。時居士早起敷坐處已，遣使白佛言：「世尊！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即時諸比丘捨僧臥具，自持衣鉢往居士舍。佛自住房迎食分。諸比丘往居士舍已，天雨濕僧臥具。諸佛常法，諸比丘往居士舍時，佛自持戶鉤，從房至房看諸房舍。開一房門，見僧臥具在露地雨濕爛壞，即取捩曬卷疊、舉著覆處，便閉房門下擔，還自房舍，獨坐床上結加趺坐。爾時居士知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爾時居士知僧滿足已攝鉢竟，自手與水，取小床坐眾僧前，欲聽說法。上坐說法已，從坐起去，諸比丘隨次第出，還詣佛所。諸佛常法，諸比丘食後還時，以如是語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諸比丘言：「世尊！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佛言：「今日汝等入居士舍已，我於後持戶鉤，從房至房看諸房舍，開一房門，見僧臥具露地雨濕爛壞。」語諸比丘：「是事不是、非法、不應爾。一切眾僧臥具，云何趣用踐蹋不

知護惜？諸居士血肉乾竭，為福德故，布施供養，汝等應少用，守護者善。」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露地敷僧臥具、細繩床、麁繩床、褥被，若使人敷，是中坐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者，波夜提。」

細繩床有五種：阿珊蹄脚、簸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

麁繩床有五種：阿珊蹄脚、簸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

褥被褥者，甘蔗滓貯褥、瓠莖貯褥、長瓜莖貯褥、毳貯褥、芻摩貯褥、劫貝貯褥、文闍草貯褥、麻貯褥、水衣貯褥。

被者，俱執被、芻摩被、毳被、劫貝被。

露地者，無土壁、無草木壁、無簟席壁、無衣幔覆障，如是比無物覆障處。

自敷者，自手敷。

使敷者，教他人敷。

坐者，坐上。

臥者，身著床。

不舉者，不自手舉。

不教舉者，不教他舉。

波夜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閡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地了時，露地敷眾僧臥具已，便入室坐息，至地了竟，乃舉著覆處，波夜提。地了竟、時中、前時、日中時、晡時、日沒時，露地敷僧臥具已，便入室坐息，至日沒竟時乃舉著覆處，波夜提。若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已，出寺門過四十九步，波夜提。又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已，出寺門過牆籬少許，至地了時，突吉羅。又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已，不囑人遊行諸坊，突吉羅。

有二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已，俱從坐起去，後去者應舉。又二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已，持衣鉢在中，一比丘先取衣鉢去，後取衣鉢去者應舉，不舉者犯。

有一時眾僧露地會食，諸比丘食竟，捨僧臥具在露地去，有惡風雨土污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舉著覆處。」佛作是語已，諸比丘食竟，有諸白衣即坐僧臥具床上。是事白佛，佛言：「應待。」諸比丘久待熱悶吐逆，佛言：「若有病者應去，隨見者應舉。」若二比丘見，一人應舉大床小床，一人應舉大褥小褥。若聚落邊寺中持臥具至空閑處，空閑處持來至聚落邊寺中，值雨不犯。若失戶鉤戶鑰無舉處，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舉不犯。(十四事竟)◎

十誦律卷第十

十誦律卷第十一(第二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法之三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二客比丘向暮來，次第得一房共住，一人得床、一人得草敷。二人夜宿已，不舉便去。時草敷中生蟲，噉是草、噉床脚、床楎、床檔、床繩、噉被褥枕，噉已入壁中住。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到自舍。是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坐處已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諸比丘往居士舍，佛自住房迎食分。諸佛常法，諸比丘往居士舍，爾時佛自持戶鉤，從一房至一房看諸房舍。佛即持戶鉤從一房至一房，開一房戶，見是草敷蟲生噉草、噉床脚、床楎、床檔、床繩被褥枕。佛見已入是舍內，徐徐舉被褥枕、安徐舉床，漸漸舉敷草却蟲已，掃灑塹塗竟。抖擻被褥枕，打床却蟲還著本處。敷臥具已閉戶下屐，還在房舍，獨坐床上結加趺坐。是時居士見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爾時居士知僧飽滿已攝鉢竟，自手與水，取小床坐眾僧前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從座起去，諸比丘隨次第出，還詣佛所。諸佛常法，諸比丘食後還時，以如是語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佛即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諸比丘言：「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佛語諸比丘：「汝等入居士舍已，我持戶鉤遊行諸房，開一房戶，見草敷中生蟲。蟲噉是草，噉床脚、床楎、床檔、床繩，噉被褥枕。噉已，入壁中住，欲齧人。是事不是、非法、不應爾。云何僧臥具，取用踐蹋不知護惜？諸居士血肉乾竭，為福德故，布施供養，汝等應少用，守護者善。」佛語諸比丘：「誰是中宿？」諸比丘言：「世尊！有二客比丘來，次第是中共住，一人得床、一人得草敷，夜宿已地了便去。」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用僧臥具，無所付囑便去？」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比丘房中敷僧臥具，若自敷、若使人敷，是中坐臥，去時不舉、不教舉者，波逸提。」

比丘房者，或屬眾僧、或屬一人，極小乃至容四威儀行立坐臥。

自敷者，自手敷。

使敷者，教他敷。

坐者，坐上。

臥者，身臥上。

不舉者，不自手舉。

不教舉者，不教他舉。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客比丘，比丘房中敷僧臥具，出界去，波逸提。
若舊比丘，比丘房中敷僧臥具，出界去，作是念：「即日當還。」有急因緣不得即還，出界至地了時，突吉羅。
佛言：「從今日聽付囑僧臥具已便行。」囑者，有三種言：「此是戶鑰、此是房舍、此是臥具。」若說：「此是戶鑰、此是房舍、此是臥具，應付囑誰耶？」應付囑敷臥具者。若無敷臥具者，應付囑典房者。若無典房者，應囑修治房舍人。若無是人，應付囑是中舊比丘、善好有功德持戒者。若無是人，是僧坊中，若有善好賢者、若守僧坊民，應付囑。不應付囑無慚愧破戒比丘，亦不應囑小沙彌。若不能得好人，若有衣架、象牙杙，應持被褥枕著上便去。若無衣架、象牙杙，是中有兩床者，持被褥枕著一床上，以一床覆上，去壁四寸便去。
不犯者，是房中留物去，乃至留盛富羅囊。(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耶舍，與五百眷屬俱，來向舍衛國欲安居。時諸比丘皆作安居先事，謂塞壁孔罅、塞土墮孔、罅補缺壞、解治繩床、抖擻被枕。爾時六群比丘懈惰不作，遙見他作便生是念：「我等上座，須彼作竟受臥具已，當於後入隨上座驅起。」作是念已，諸比丘作竟受臥具已，六群比丘便隨後入。諸比丘問六群比丘：「汝共我等來作先事不？」答言：「不作。」諸比丘言：「汝等共我等來不作先事，我等作先事竟，我不起。」六群比丘言：「如佛所說：『隨上座次第受房。』不說不作先事者不與。我是上座，云何不起？」六群比丘大力勐健，不大謹慎，即強牽出。是比丘柔軟樂人，頭手傷壞鉢破衣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已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比丘房中瞋恨不憙，便強牽出？」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比丘房中瞋恨不憙，便強牽出？」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比丘房中瞋恨不憙，便自牽出、若使人牽出，癡人遠去，不應住此，除彼因緣，波逸提。」
比丘房者，或屬僧、或屬一人，極小乃至容四威儀行立坐臥。
瞋恨者，不隨意故。
不憙者，瞋不憙見故。
自牽者，自手牽出。使牽者，教他牽。若從床上至地、從房內至戶、從戶至行來處、從高上至下處、從土埵上至地，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瞋恨不憙牽捉比丘，能牽者，波逸提；不能牽，突吉羅。若使他牽，能者波逸提，不能者突吉羅。若從坐床上，能牽者，波逸提；不能者，突吉羅。若從臥床上、房內、戶外行處、高上、土埵上，若能牽者，波逸提；不能者，突吉羅。
隨自牽、隨教牽，皆波逸提、突吉羅。
若房舍欲破故牽出，不犯。(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惡眠不一心眠，鼾眠齘齒寐語頻申，拍手動足作大音聲。諸比丘聞是聲，不得眠故食不消，食不消故身體患癢，惱悶吐逆不樂。諸比丘各各共相近敷臥具，作是念：「莫令迦留陀夷入中臥。」時迦留陀夷，強來入中敷臥具。諸比丘言：「迦留陀夷，汝莫強入中臥。何以故？汝惡眠不一心眠，鼾眠齘齒寐語頻申，拍手動足作大音聲。諸比丘聞是聲，不得眠故食不消，食不消故身體患癢，惱悶吐逆不樂。」迦留陀夷言：「我自安樂，汝不樂者便自出去。」作是語已強敷臥具。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比丘房中先敷臥具，後來強敷？」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迦留陀夷：「云何名比丘，知比丘房中先敷臥具，後來強敷？」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房中先敷臥具，後來強敷、若使人敷，不樂者自當出去，除彼因緣，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人語。
強敷者，不隨他意，自強敷故。使敷者，教人敷。若敷坐床前、若敷臥床前、若敷房內、若戶外行處、若高處、若土埵前敷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知比丘在比丘房中先敷臥具竟，後來於坐床前強敷臥具，若能敷者，波逸提；不能敷者，突吉羅。若臥床前、若房內、戶外行處、高處、土埵前，若自敷、若使人敷，能敷者，波逸提；不能者，突吉羅。如是處隨自敷、教敷，一一波逸提、突吉羅。
若比丘為惱他故，閉戶開戶、閉向開向；然火滅火、然燈滅燈；若唄、呪願、讀經、說法、問難，隨他所不憙樂事作，一一波逸提。(十七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二客比丘向暮來，是二客比丘次得一房，一人得閣上、一人得閣下。得閣下者是坐禪人，寂靜早入房中，敷床褥結加趺坐，樂默然故。在閣上者多憙調戲，經唄、呪願、問難、大

聲戲笑，作種種無益語言，然後入房，用力坐尖脚床上。以葦棧故，床脚及支陷下，傷比丘頭垂死。是比丘從房出，語諸比丘：「汝看是比丘，不一心坐臥故，床脚陷下傷我頭垂死。」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一心坐臥，用力坐故，令床脚陷下，傷比丘頭垂死？」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是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一心坐臥，令床脚陷下，傷比丘頭垂死？」種種因緣訶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比丘房閣中，尖脚床用力坐臥，波逸提。」

比丘房者，或屬僧、或屬一人、極小乃至容四威儀行立坐臥。

閣者，一重已上皆名為閣。

床者，臥床。臥床者，五種：阿珊蹄脚、波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坐禪床亦有五種：阿珊蹄脚、波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

坐者，身坐上。

臥者，身臥上。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臥床，一脚尖、三脚阿珊蹄，若二脚尖、二脚阿珊蹄，若三脚尖、一脚阿珊蹄，若四脚尖，是中隨用力坐臥，一一波逸提。

若臥床，一脚尖、三脚波郎劬，若二脚尖、二脚波郎劬，若三脚尖、一脚波郎劬，若四脚尖，是中隨用力坐臥，一一波逸提。

若是臥床，一脚尖、三脚羝羊角，若二脚尖、二脚羝羊角，若三脚尖、一脚羝羊角，若四脚尖，是中隨用力坐臥，一一波逸提。

若是臥床，一脚尖、三脚曲，若二脚尖、二脚曲，若三脚尖、一脚曲，若四脚尖，是中隨用力坐臥，一一波逸提。坐禪床亦如是。

若以石支尖脚床，波逸提。若以甎支、若以木支、若以白鑞支、若鉛錫支，一一波逸提。

若以材棧、板棧、櫂子棧、若厚泥、若是床脚支木朽腐、若草團支、若衣團支、若納團支，不犯(木支朽則軟，不能傷人，故言不犯)。(十八竟)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闡那，用有蟲水澆草和泥。諸比丘語闡那言：「汝莫用有蟲水澆草、和泥，殺諸小蟲。」闡那答言：「我用水和泥，不用蟲。」諸比丘言：「汝知是水有蟲，云何用和泥？汝於畜生中無憐愍心。」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水有蟲用澆草和泥？」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

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水有蟲用澆草和泥？」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水有蟲，自用澆草和泥、若使人用，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蟲者，若眼所見、若漉水囊所漉。
澆草者，自手澆。使澆者，教他澆。
和泥者，自手和。使和者，教他和。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知水有蟲用澆草，隨蟲死，一一波逸提。若使他澆草，隨蟲死，一一波逸提。
若比丘知水有蟲用和泥，隨蟲死，一一波逸提。若使他和泥，隨蟲死，一一波逸提。
牛屎、乾土乃至以竹蘆葉著有蟲水中，隨蟲死，一一波逸提。
若比丘，有蟲水中有蟲想用者，波逸提。有蟲水中無蟲想用，波逸提。有蟲水疑用，波逸提。無蟲水中有蟲想用，突吉羅。無蟲水生疑用，突吉羅。無蟲水中無蟲想用，不犯。(十九竟)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闡那，欲起大房閣，是人性懈墮，作是念：「誰能日日看視？」即一日掘地築基累壁竟，安戶向成第二重。安施戶向泥壁塗治架椽覆訖，即日作竟即日崩倒。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起大房閣大用草木泥土，即日作成即日崩倒？」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起大房閣大用草木泥土，即日作成即日崩倒？」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起大房，當壘壁安梁戶向治地，應再三覆。過是覆者，波逸提。」
大房者，溫室、講堂、合霤堂、高樓、重閣、狹長屋。
壁者，四壁若木、若土。
梁者，棟所依處。
戶者，安扇處。
向者，窓向通明處。
治地者，泥地、麁泥、糠泥。用赤白黑堊灑，塗治、彩畫、黑畫、青畫、白畫、赤畫。
再三覆者，應若二若三覆。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自知覆者，應自覆一分竟，第二分應發頭，第三分應約勅言：「當如是覆。」約勅已便去。是比丘若在中，即竟第

三覆者，是舍若用草覆，隨所用草，一一波逸提。若用木簣覆，隨用木簣，一一簣波逸提。若以瓦覆，隨所用瓦，一一波逸提。
不犯者，若用板覆，若用鳥翅覆，若用優尸羅草根覆，不犯。(二十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告諸比丘：「我教化四眾疲極，令諸比丘當教誡比丘尼。」爾時諸比丘受佛教已，次第教誡比丘尼。上座比丘次第教誡竟，次至長老般特。時阿難往語般特言：「汝知不？汝明日次應教誡比丘尼。」般特語阿難言：「我鈍根、不多聞，未有所知。我夏四月乃能誦得一拘摩羅偈：『智者身口意，不作一切惡，常繫念現前，捨離於諸欲，亦不受世間，無益之苦行。』阿難！得過是次者善。」阿難再三語般特言：「諸上座已教誡竟，今次到汝。」般特比丘亦再三報阿難言：「我鈍根、不多聞，未有所知。夏四月乃能誦得拘摩羅一偈，得過次者善。」阿難復言：「汝明日次教誡比丘尼。」即受阿難語。夜過已，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次第乞食。食後還自房舍，空地敷坐床已入室坐禪。爾時諸比丘尼聞今日般特比丘次教誡比丘尼，皆生輕心：「是不多聞、誦讀經少。夏四月過誦得一拘摩羅偈：『智者身口意，不作一切惡，常繫念現前，捨離於諸欲，亦不受世間，無益之苦行。』我等所未聞法云何得聞？我等所未知法云何得知？所誦拘摩羅偈，我等先已誦。」諸有比丘尼，先不入祇陀林聽法者，時皆共來。有五百比丘尼，出王園比丘尼精舍，往祇桓聽法。詣長老般特房前立，謦欬作聲扣戶言：「大德般特出來！」長老般特即從禪起出房，至獨坐床上端身大坐。諸比丘尼頭面禮竟，皆在前坐。時長老般特以柔軟語言：「諸姊妹！當知我鈍根、少所讀誦，夏四月過誦得一偈：『智者身口意，不作一切惡，常繫念現前，捨離於諸欲，亦不受世間，無益之苦行。』雖然我當隨所知說，汝等當一心行不放逸法。何以故？乃至諸佛，皆從一心不放逸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助道善法，皆以不放逸為本。」作是語已，用神通力於座上沒，在於東方虛空之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身出光焰，青黃赤白種種色光，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種種現神力已還坐本處。諸比丘尼見長老般特如是神力已，輕心滅盡，生信敬心故尊重淨心折伏憍慢。即隨比丘尼所憙樂法、所應解法而為演說。眾中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有種聲聞道因緣、有種辟支佛道因緣、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者。爾時眾中，得如是種種大利益，是戒初因緣。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次教誡比丘尼，時置教誡事、置教誨事、置說法語，作二種惡說麁惡說。爾時有下座年少比丘尼不深樂

持戒，共六群比丘調戲輕語大笑，更相字名種種不清淨事。是中有上座長老比丘尼，深樂持戒在餘處經行，或立住待欲聞說法。又一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大比丘尼眾五百人俱，出王園精舍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五百比丘尼亦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瞿曇彌比丘尼一面立已，白佛言：「世尊！佛為利益故，聽教誡比丘尼，我等不得是利。」佛問瞿曇彌：「云何我為利益故，聽教誡比丘尼，不得是利？」瞿曇彌比丘尼，向佛廣說是事。佛言：「實爾！我為利益故，聽教誡比丘尼，汝等實不得是利。」時佛為瞿曇彌及五百比丘尼，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默然。時瞿曇彌五百比丘尼，知佛示教利喜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時瞿曇彌五百比丘尼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不差便教誡比丘尼？」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不差教誡比丘尼，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

僧不差者，僧未一心和合差令教誡。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一比丘，僧未差教誡一比丘尼者，一波逸提。若一比丘，教誡二、三、四比丘尼者，四波逸提。若二比丘，教誡二比丘尼者，二波逸提。若教誡三、四、一比丘尼者，一波逸提。若三比丘，教誡三比丘尼者，三波逸提。若教誡四、一、二比丘尼者，二波逸提。若四比丘，教誡四比丘尼者，四波逸提。若教誡一、二、三比丘尼者，三波逸提。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知僧不差教誡比丘尼，便出界外自相差次教誡比丘尼，然後入界。諸比丘尼來時，便語諸比丘尼言：「僧差我教誡比丘尼，汝來我當說教法。」以是因緣集比丘尼眾已，置教誡事、置教誨事、置說法語，作二種惡。是中有年少比丘尼不深樂持戒，共六群比丘調戲，輕語大笑更相字名種種不清淨事。是中有上座長老比丘尼，深樂持戒在餘處經行、或立住待，是時比丘尼僧共和合相近。佛遙見比丘尼僧共和合相近，佛知故問阿難：「何以故？比丘尼僧共和合相近。」阿難答言：「世尊！是六群比丘，知僧不羯磨令教誡比丘尼，便出界外自相羯磨教誡比丘尼，然後入界，見諸比丘尼來，便作是言：『僧一心羯磨我教誡比丘尼，汝等來，我當說教法。』以是因緣故集比丘尼，置教誡事、置教誨事、置說法語，作二種惡。是中有年少下座比丘尼不深樂持戒，共六群比丘調戲輕語更相字名。是中有上座長老比丘尼，深樂持戒在餘處經行立待。世尊！以是因緣故，比丘尼僧共和合相近。」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日比丘有五法，不

應差令教誡比丘尼。何等五？一者未滿二十歲、未過二十歲；二者不能持戒；三者不能多聞；四者不能正語說法；五者犯十三事處處污三眾。未滿二十歲者，從受具戒來未滿二十歲。不能持戒者，破佛所結戒、不隨具戒中教、不知威儀、不知應行處不應行處，乃至破小戒無怖畏心，不能次第學持戒。不多聞者，二部具戒不合義讀誦。不能正語說法者，不能善知世間正語上好言辭。犯十三事者，若十三事中，處處污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是三眾邊犯罪，雖悔過亦不得教誡比丘尼。若比丘有是五法者，不得差教誡比丘尼。若比丘成就五法，應差教誡比丘尼。何等五？滿二十歲、若過二十歲；能持戒；能多聞；能正語說法；不犯十三事不污三眾。滿二十歲者，受具戒來滿二十歲若過。持戒者，不犯佛所結戒，隨大戒教，知威儀、知應行處、不應行處，乃至破小戒生大怖畏，知次第學、持戒。多聞者，二部大戒合義誦讀。能正語說法者，善知世間正語上好言辭。不犯十三事者，十三事中不處處污。三眾者，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若比丘成就此五法者，僧應差教誡比丘尼。若比丘不滿二十歲、不能持戒、不能多聞、不能正語說法、犯十三事處處污三眾。若僧差是人教誡比丘尼者不成差，若是人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滿二十歲若過、不能持戒、不能多聞、不能正語說法、犯十三事污三眾，若僧差是人者不成差，若差是人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滿二十歲若過、能持戒、不能多聞、不能正語說法、犯十三事污三眾，若僧差是人者不成差，是人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滿二十歲若過、能持戒、能多聞、不能正語說法、犯十三事污三眾，若僧差是人者不成差，是人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滿二十歲若過、能持戒、能多聞、能正語說法、犯十三事污三眾，若僧差是人者不成差，是人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滿二十歲若過、能持戒、能多聞、能正語說法、不犯十三事不污三眾，若僧未差便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成就五法已差，未僧中差便教誡者，波逸提。成就五法已差、已僧中差，未語便教誡者，突吉羅。成就五法已差、已僧中差，已語、未僧中語，便教誡者，突吉羅。成就五法已差、已僧中差，已語、已僧中語，不問來者言：『諸妹一切皆來集不？』便教誡者，突吉羅。成就五法已差，已僧中差，已語、已僧中語，已問：『諸妹一切皆來集不？』未說八敬法，便語後比丘者，突吉羅。成就五法已差、已僧中差，已語、已僧中語，已問：『諸妹一切皆來集不？』已說八敬法，次語後比丘者，不犯。」(二十一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告難陀言：「汝當教誡比丘尼，當教誨比丘尼，當為比丘尼說法。何以故？若汝教誡比丘尼，與我無異。」即時長老難陀默然受教。佛即時告諸比丘：「汝等差難陀教誡比丘

尼。若更有如是比丘，亦當差令教誡比丘尼。應如是作，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難陀比丘，僧差令教誡比丘尼。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難陀教誡比丘尼。白如是。』作白二羯磨。『僧差難陀比丘教誡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夜過已，難陀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後還房，空地敷獨坐床，入室坐禪。時諸比丘尼聞難陀教誡比丘尼，先未來聽法者皆來集聽。五百比丘尼俱出王園精舍，入祇陀林詣難陀房前，立聲欬作聲扣戶言：「大德難陀！為我等說法教誡來。」時難陀從禪起開戶出，至獨坐床上端身大坐。時諸比丘尼頭面禮難陀足，皆在前坐。難陀即時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時諸比丘尼得善法味，深愛樂故不欲起去。難陀作是念：「是諸比丘尼得法味故，猶欲聞法。」即更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乃至日沒。語諸比丘尼言：「日沒可去。」諸比丘尼即起，頭面禮足右繞而去。出祇陀林欲入城，城門已閉，即住城下塹邊宿者、或在樹下、或在井邊、或在屏處障處宿。晨朝開門，諸比丘尼即便先入。時守門人問諸比丘尼：「諸善女！今從何來？」答言：「我從祇陀林聽法，日沒來還城門已閉，不及得入。」問曰：「何處宿？」各隨宿處答。有城下宿者答言：「城下。」樹下宿者答言：「樹下。」井邊宿者答言：「井邊。」屏障處宿者答言：「屏障處。」守門人言：「何有此法？諸沙門釋子破梵行，至夜共作惡，早起放來。如賊得婬女共宿，早起放來門下，諸釋子比丘亦如是，暮共宿已早起放來。」如是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難陀：「汝不知時不知量，樂說法乃至日沒。」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差教誡比丘尼，至日沒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地了時教誡比丘尼，乃至日沒竟時，波逸提。若比丘，地了竟時、中前時、日中時、晡時、下晡時、日沒時教誡比丘尼，至日沒竟時，波逸提。若日沒竟時，生日沒竟想教誡，波逸提。若日沒竟時，生不沒竟想教誡，波逸提。若日沒竟時，生疑教誡，波逸提。若日未沒，生沒竟想教誡，突吉羅。若日未沒，生疑教誡，突吉羅。若日未沒，生未沒想教誡，不犯。(二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自知不復得教誡比丘尼，妬瞋作是言：「諸比丘為利養故教誡比丘尼，謂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以是利故，諸比丘教誡比丘尼，不為善好法。」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

責：「云何名比丘，作是言：『諸比丘為財利故教誡比丘尼。』」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作是言：『諸比丘為財利故，教誡比丘尼。』」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是言：『諸比丘為財利故，教誡比丘尼。』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言：「諸比丘為鉢故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若為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故，教誡比丘尼，皆波逸提。隨所說，隨得爾所波逸提。(二十三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與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共期同道行，調戲大笑、作麁惡語、種種不淨業。是中有居士逆道來者，有隨後來者，見已共相謂言：「汝等看是，為是婦耶？為是私通？必共作婬欲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

期者，若比丘作期、若比丘尼作期。

道者，有二種：陸道、水道。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陸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向空地、無聚落處，乃至一拘盧舍(五百弓量)，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水道亦如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到險道中待多伴。時有諸比丘，亦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諸比丘尼遙見諸比丘，作是念：「我等共諸比丘去者，安隱得過。」諸比丘來漸近，比丘尼問言：「諸大德！欲何所去？」諸比丘答言：「向舍衛國。」比丘尼言：「我等當共諸大德去。」諸比丘答言：「佛結戒，諸比丘不得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云何共去？」諸比丘尼言：「若然者大德前去。」時諸比丘眾多，安隱得過險道，賊不敢發。諸比丘尼隨後緩來，賊見女人眾少，尋出奪衣，悉皆裸形放去。諸比丘遊行，漸到舍衛國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言諸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易不？道路不極耶？」諸比丘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乞食易得、道路不極。」即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

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若是道中要須多伴，所行道有疑怖畏，是名因緣。」

疑者有二種：一疑失衣鉢，二疑失糧食。若疑失糧食者，比丘尼飲食，比丘應取持去。若疑失衣鉢者，比丘尼衣鉢，比丘應取持去。若至安隱豐樂處，爾時應還比丘尼衣食，應語言：「姊妹！汝等隨意，不得共行。」若爾時即共同道行，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從聚落向空地，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中道還，突吉羅。水道亦如是。

不犯者，不期去、若有王夫人共行，不犯。(二十四竟)

十誦律卷第十一

十誦律卷第十二(第二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四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與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共載一船，調戲大笑、作麁惡語、種種不清淨業。是中有白衣在兩岸上，見已共相謂言：「汝等看是，為是婦耶？為是私通？必共作婬欲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與比丘尼共載一船？」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載一船，波逸提。」

期者，有二種：若比丘作期、若比丘尼作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一比丘與一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一波逸提。若一比丘與二、三、四比丘尼共期載一船，四波逸提。若二比丘與二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二波逸提；若與三、四、一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一波逸提。若三比丘與三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三波逸提；若與四、一、二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二波逸提。若四比丘與四比丘尼共期載一船，四波逸提；若與一、二、三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三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城，至河岸上住待船。爾時有諸比丘，亦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城，到河岸上待船。船至比丘便疾上船。諸比丘尼復來欲上船，諸比丘言：「汝莫上！何以故？佛結戒比丘不得與比丘尼共載一船。」諸比丘尼言：「若然者，大德先渡。」是船即去，更不復還。諸比丘尼即於岸上宿，夜有賊采悉奪衣，裸形放去。諸比丘遊行，到舍衛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佛即時以是語問訊：「諸比丘忍不？足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諸比丘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乞食易得、道路不疲。」即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共期載一船上水下水，波逸提。除直渡。」

上水者，逆流。

下水者，順流。

直渡者，直到彼岸。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一比丘尼，共載一船上水，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中道還者，突吉羅。若無聚落，空地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中道還者，突吉羅。下水亦如是。
不犯者，若不共期、若直渡、若欲直渡為水漂去、若直渡前岸崩墮、若漂失行具，船上下不犯。(二十五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在屏處分衣，有一比丘是偷蘭難陀比丘尼知舊相識，數數共語親善狎習。是比丘從分衣處出，偷蘭難陀比丘尼見已問言：「大德！從何處來？」答言：「從某處分衣來，汝所得衣分何似？」答言：「好。」比丘尼看已言：「實好。」問言：「汝須是衣耶？」比丘尼言：「正使須者，我是女人薄福，當何從得？」時是比丘作是念：「是比丘尼作如是決定索，云何不與？」即以衣與偷蘭難陀比丘尼。時佛夏末月遊行諸國，諸比丘皆著新衣，是比丘獨著故衣。佛見已知而故問：「汝何以獨著故衣？」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知故問阿難：「是比丘今與非親里比丘尼衣耶？」答言：「實與。世尊！」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何以故？非親里人不能問衣足不足、為更有無？有得便直取。若親里者，能問足不足，為更有無有。若無能自與，何況從索。」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波逸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母、姊妹、若女乃至七世因緣，異是名非親里。
衣者，麻衣、白麻衣、赤麻衣、芻摩衣、翅夷羅衣、憍施耶衣、劫貝衣。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謂是親里與衣，波逸提。若非親里比丘尼，謂是比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與衣，波逸提。
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生疑，是親里非親里與衣，波逸提。若比丘，有非親里比丘尼生疑，是比丘非比丘、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是沙彌非沙彌、是沙彌尼非沙彌尼、是出家非出家、是出家尼非出家尼與衣，皆波逸提。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生非親里想與衣，突吉羅。若親里比丘尼生比丘想，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家、出家尼想與衣，突吉羅。
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生疑，是親里非親里與衣，突吉羅。若親里比丘尼生疑，是比丘非比丘、是式叉摩尼非式叉摩尼、是沙彌非沙彌、是沙彌尼非沙彌尼、是出家非出家、是出家尼非出家尼與衣，突吉羅。若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若謂若疑，有非親里比丘尼，若

謂若不謂，若疑若不疑，與不淨衣，謂駝毛衣、牛毛衣、羖羊毛衣、雜毛織衣與，突吉羅。(二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與掘多比丘尼舊相識，數數共語親善狎習。是掘多比丘尼有衣應割截作，是比丘尼語迦留陀夷：「大德！能為我割截作是衣不？」答言：「留置。」即留便去。迦留陀夷即取舒展割截簪刺，當衣脊中，作男女和合像，縫已卷疊著本處。掘多比丘尼來問：「大德！與我割截作衣竟未？」答言：「已作，此是汝衣，持去。莫此間舒，還比丘尼寺中可舒。」即取持去，於諸比丘尼前言：「看我師與我作是衣好不？」諸比丘尼言：「好，誰為汝作？」答言：「大德迦留陀夷。」「可舒看。」即為舒看，當中條有男女和合像。中有年少比丘尼憙調戲笑者，見已語言：「是衣好，自非迦留陀夷，誰能為汝作如是衣？」時有長老比丘尼樂持戒者，作是言：「云何名比丘，故污比丘尼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污比丘尼衣？」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波逸提。」

非親里者，親里名母、姊妹、若女，乃至七世因緣，異是名非親里。

衣者，麻衣、白麻衣、赤麻衣、芻麻衣、翅夷羅衣、憍施耶衣、劫貝衣。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為非親里比丘尼作衣，隨一一事中，波逸提。若浣，隨一一事，波逸提。若染，一一曬，波逸提。若割截、簪縫、若刺，針針波逸提。若直縫，針針突吉羅。若繩絣時，突吉羅。若簪緣，突吉羅。

若與親里比丘尼作衣，不犯。(二十七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與掘多比丘尼舊相識，數數共語親善狎習。迦留陀夷往掘多比丘尼房所，屏覆處獨與掘多比丘尼共坐。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已呵責言：「云何名比丘，獨與一比丘尼屏覆處共坐？」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獨與一比丘尼屏覆處共坐？」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獨與一比丘尼屏覆處共坐，波逸提。」

獨與一比丘尼者，正有二人，更無第三人。

屏處者，若壁障、衣幔障、席障，如是等物覆障，是名屏處。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獨與一比丘尼屏處坐，波逸提。起已還坐，波逸提。隨起還坐，隨得爾所波逸提。(二十八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與掘多居士婦舊相識，數數共語親善狎習。時迦留陀夷往居士婦舍，獨與此婦露地共坐。諸白衣見已作是言：「汝等看是，為比丘婦？為私通耶？是比丘必當共作婬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獨與一女人露地共坐？」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獨與一女人露地共坐？」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獨與一女人露地共坐，波逸提。」
女人者，名有命、若大、若小、若嫁、未嫁堪作婬事。
獨與一女人者，正有二人，更無第三人。
露地者，無壁障、無衣幔障、無席障。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獨與一女人露地共坐，波逸提。起已還坐，波逸提。隨起還坐，隨得爾所，波逸提。若相去半尋坐，波逸提。相去一尋坐，波逸提。相去一尋半坐，突吉羅。
不犯者，若相去二尋、若過二尋坐，不犯。(二十九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四大弟子大迦葉、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明日食，皆默然受。居士知諸比丘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作禮右繞而去。即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是夜辦多美飲食已，晨朝敷雜色坐具，自往白四大比丘言：「時到。」偷蘭難陀比丘尼先在是家出入，是比丘尼早起著衣入是居士舍，見辦多美飲食敷雜色坐具。時比丘尼問居士婦：「辦多美飲食，敷雜色坐具，請比丘耶？」答言：「請。」「請誰耶？」答言：「請大迦葉、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是比丘尼語居士婦言：「請是小小比丘，若問我者，當請大龍比丘。」居士婦言：「何者是大龍？」答言：「大德提婆達多、俱伽離、騫陀達多、三文達多、迦留盧提捨是。」比丘尼共居士婦語時，大迦葉在前行，聞是語作是念：「我等若不即入者，是比丘尼當作大罪。」即作聲。比丘尼聞聲即默然，迴面即見便語居士婦言：「汝請是大龍。」居士婦言：「誰是大龍？」答言：「大迦葉、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是。」時居士隨後來至，聞比丘尼作二種語，語偷蘭難陀比丘尼言：「汝弊惡賊比丘尼一頭兩舌，適言：『小小比丘。』復言：『大龍。』若更入我舍者，當如賊法治汝。」復語其婦言：「汝若更前是比丘尼者，我當唱言：『汝非我婦。』當棄汝去。」爾時居士令諸比丘坐雜色

坐具，自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居士行水。諸比丘攝鉢已，取小卑床在諸比丘前坐，欲聽說法。大迦葉說法已，與諸比丘俱從坐起去，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立笑。佛知故問大迦葉：「汝何因緣笑？」答言：「世尊！我等今日為偷蘭難陀比丘尼所見字名，謂為『小小比丘。』復言：『大龍。』」佛言：「何因緣故爾？」大迦葉向佛廣說如上因緣。佛知故問阿難：「有諸比丘食比丘尼作因緣食耶？」答言：「實爾。」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比丘尼作因緣得食便食？」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尼讚歎因緣得食食者，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知。

若比丘尼自說讚歎者，比丘尼讚歎。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往語居士婦：「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爾。」比丘尼言：「為辦粳米飯。」是比丘食者，波逸提。

有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爾。」比丘尼言：「與辦酥豆羹。」比丘食者，波逸提。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爾。」比丘尼言：「為辦雉肉、鶏肉、鶉肉。」比丘食者，波逸提。乃至教辦少薑著食中，比丘食者，突吉羅。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問：「飯何似？」答言：「麁飯。」比丘尼言：「與辦粳米飯。」比丘食者，波逸提。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問：「羹何似？」答言：「為作浮陵伽豆羹。」比丘尼言：「為辦酥豆羹。」比丘食者，波逸提。

有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問：「作何食？」答言：「牛肉。」「莫與牛肉，為辦雉肉、鶏肉、鶉肉。」比丘食者，波逸提。乃至教以少薑著食，中比丘食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居士，先有心欲請佛及僧設會。時世飢儉飲食難得，是居士既不大富，少於田宅人民作使。夏月欲末，是居士憂愁言：「奈何辛苦，我先有心欲請佛及僧設會。今世飢儉飲食難得，我不大富，少於田宅人民作使。夏月欲末，莫令我於福德空

過。若不能都請僧，當於僧中請少多比丘。」作是念已，往詣祇桓打揵搥。諸比丘問居士：「汝何因緣故打揵搥？」答言：「我欲僧中請爾所比丘，明日到我舍食。」諸比丘言：「爾。」是居士請僧已，爾時更有急因緣事須出城行，便約勅婦言：「我有急事須自行去，汝當請爾所比丘，能辦如是如是飲食不？」時婦信樂福德故，答言：「我能如教。」即辦種種多美飲食，敷雜色坐具，無人可遣請比丘。時有一比丘尼，先出入是家，是比丘尼早起著衣往其舍，見辦多美飲食敷雜色坐具，見已問言：「請比丘耶？」答言：「欲請，如夫所教我盡辦已，無人可往請比丘。汝能往請比丘來者，并在此食。」答言：「能請。」時諸比丘置衣鉢，空地經行立待請至。時比丘尼出城，見諸比丘各已莊嚴，語諸比丘言：「受某居士請者，飲食已辦自知時到。」諸比丘作是念：「佛結戒：若比丘尼作因緣食不應噉。今比丘尼使來，是比丘尼必作食因緣。」諸比丘不往，失是請故是日斷食。時居士行還問婦言：「汝請諸比丘，好供養耶？」婦言：「如夫所教。我辦多美飲食，敷雜色坐具。遣比丘尼往喚，諸比丘不來，當何所供養？」居士聞已瞋恚言：「若諸比丘不飲食者，何以受我請？諸比丘不知，今世飢儉飲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況與乞人。」是居士不能忍瞋故，入祇桓詣佛所，言諸比丘。是居士欲入祇桓時，見所請比丘，謂言：「汝等若不飲食者，何以受我請？汝寧不知，今世飢儉飲食難得，諸人妻子尚乏飲食，況與乞人。」諸比丘言：「居士莫愁憂，佛為我等結戒，不得食比丘尼作因緣食。今日比丘尼作使來故，我等謂是比丘尼因緣飲食，是以不往，朝來我等斷食。」是居士聞比丘斷食故，瞋即除滅，語諸比丘言：「我先有心欲請佛及僧設食，今世飢儉飲食難得。我不大富，少於田宅人民作使。夏月欲末，我不欲於福德中空過。若不能都請者，當於僧中請少多比丘明日食，汝等當知我自發心，非比丘尼作因緣，汝等明日來食噉冷食。」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尼讚歎得食食，波逸提。除檀越先請。」

先請者，檀越先自發心思惟欲請比丘僧。

是中不犯者，若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比丘尼言：「為辦粳米飯。」若為家屬作，比丘食者不犯。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先已請。」比丘尼言：「為辦酥豆羹。」若為家屬作，比丘食者不犯。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比丘尼言：「為辦雉肉、鷄肉、鶉肉。」若為家屬作，比丘食者不犯。乃至教以少薑著食中，若為家屬作，比丘食者不犯。
若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比丘尼言：「為辦粳米飯。」若先為比丘作，比丘食者不犯。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比丘尼言：「為辦酥豆羹。」若先為比丘作，比丘食者不犯。
又比丘尼往語居士婦言：「當請比丘。」「為請誰耶？」答言：「請某。」居士婦言：「我已先請。」比丘尼言：「為辦雉肉、鷄肉、鶉肉。」若先為比丘作，比丘食者不犯。乃至教以少薑著食中，若先為比丘作，比丘食者不犯。(三十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以無常因緣故，亡失田宅家人死盡，但有一兒在是中，聞說飯佛及僧者生忉利天，即發是願：「我若飯佛及僧者善。」作是願已復念：「我今無所有，當行客作。」爾時舍衛國有一富貴居士，多有田宅、人民、金銀、財物，種種福德威相成就。時小兒往到其舍，語居士言：「我為汝客作。」居士問言：「汝何所能？」答言：「我能書、能讀書、能算數、能相金銀錢相、毛相、絲綿絹相、珠相、能坐金肆、銀肆、珠肆、銅肆、客作肆。」居士言：「汝一歲作，索幾許物？」答言：「千金錢。」居士言：「汝小兒不知，今世飢儉食尚難得，何況索價？」是小兒言：「我多技能。」如是上中下相共決斷，定雇金錢五百。小兒言：「我應多得價直，我急故今與汝作，當共言要，歲盡一時償我價。」居士聞已作是念：「自有作人作便索價。」語是小兒言：「汝莫憂愁，歲竟當一時與汝。」居士安著肆上。時是小兒好看市肆，是居士先不得大利，今得再三倍。是居士過一月已，撿挍肆中，得三倍利。居士自念：「若以是物我自在坐肆，不得是利。此客作人多有福德，今得是利皆由小兒。」即將去著田上，於田中了了勤作，好看守護，先倉不滿今皆倍滿。歲竟看倉，先不滿者今三倍滿。居士復念：「即以是田作處，我自在中不得是利。是小兒多有福德，我倉藏滿皆是小兒力。」歲竟小兒到居士所，一時索價。居士小避去，作是念：「是兒若得價者，便捨我去，是以小避非不欲與。」是小兒數來索價，居士言：「汝急索價欲作何物？」答言：「居士！我聞人說飯佛及僧生忉利天。以是故，我一歲客作，欲飯佛及僧生忉利天。」居士聞是語即生信心，是兒為他故，能一歲受勤苦。居士言：「欲何處作？」答言：「欲祇桓中作。」是居

士方便欲令好人入其舍，作是念已，語小兒言：「祇桓中少釜鑊、瓮器、薪草、作人，不如我家多有釜鑊、瓮器、薪草、作人種種具足，正使乏少我當相助，汝請佛及僧來就我舍。」小兒即出居士舍，向祇陀林去。爾時世尊晡時與無數大眾圍繞說法，時小兒遙見佛在樹林中，善攝諸根成就第一寂滅，身出光焰如真金聚端正殊特令人心淨。見已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佛為小兒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是小兒從坐起合掌白佛言：「願世尊明日及僧受我請。」佛默然受。是兒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居士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爾時舍衛國節日早起，白衣多持猪肉乾糒與眾僧，諸比丘受取嘗看，漸漸多噉飽滿。是小兒通夜辦多美飲食已，早起敷坐處，往白佛言：「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往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分。是小兒見僧坐已，自手行水，持食欲著上座鉢中。上座言：「少著。」第二上座言：「莫多著。」第三上座言：「著半。」如是展轉少與、莫多與、與半，一切僧皆悉作是語。小兒往看飯處猶不大減，次看羹處亦不大減，看瓮器中皆滿不減。爾時小兒至上座前言：「為慈愍我故不食耶？為以世儉故？為以我一歲客作勤苦故？為食不熟、不香、不美故？」上座直性言：「我不以慈愍、不以世儉、不以客作勤苦、不以不熟不香不美故。今日舍衛城節日，早起大得猪肉乾糒，初欲少嘗漸漸飽滿，是故食少。」小兒聞已愁憂心悔：「我作食不具足，或不得生忉利天上。」是小兒出居士舍，啼哭詣佛所，說諸比丘食少。爾時世尊與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佛遙見小兒啼哭而來。佛問小兒：「何以啼耶？」即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小兒：「汝疾還去，隨諸比丘能噉者與，汝必得生忉利天。」小兒聞已大歡喜，作是念：「佛無異記，我當生忉利天無疑。」時小兒持食至上座所言：「是食香美，少多取。」復以一種與言：「是復大好，少多取。」第二、第三皆如是勸。小兒自手與多美飲食，諸比丘自恣飽滿已，知僧攝鉢，自手行水，取小床坐眾僧前，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從坐起去，諸比丘隨次起去。時舍衛城晡時，有大海諸估客至，置寶物城外各相謂言：「當入城買飲食。」即遣人求，以二因緣故，求不能得。一以世儉、二以時熱食不留殘。時買食人還語估客，至城中買食都不可得，估客主言：「我於大海險難初不乏食，今至大城而不能得，汝等更往審諦遍求，隨以何物方便令得。」是小兒先啼向佛時，多人見知，是人語估客言：「某舍今日多辦飲食，而所用少，汝往彼舍求食必得。」估客往居士舍，語守門者：「語汝家主，有大海估客，今在門下。」時守門者即入白主，主言：「便入。」即入與坐，共相問訊樂不樂，居士小默然，便問：「汝何故來？」答言：「須食故來。」居士言：「此是小兒飲食，

非我有也。」估客語小兒言：「我等須飲食。」小兒言：「可得，不須道價。今汝估客為有幾許人？」答言：「有五百人。」「盡喚來入。」是人即往語估客主：「有飲食可得，而不須價。」估客主言：「我等飢乏，若以貴價買尚取，何況直得？皆當共去，留人守物。」餘人皆往入居士舍。小兒令坐，自手行水，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是小兒知食竟，攝器行水在一面坐。時近小兒邊，有憍薩羅國大銅盂。時估客主語小兒言：「持此盂來。」小兒言：「何以故？」「但取來。」即持來著估客主前，時估客主語諸估客言：「隨何舍得如是好供養者，應當以好物報償，汝若能者著此盂中。」時估客主衣角頭有珠，直十萬金錢，解著盂中。第二估客有珠，直九萬金錢。如是有直八萬、七萬、六萬、五萬、四萬、三萬、二萬、一萬者，著銅盂中。溢滿一盂持與小兒：「以是相與，汝隨意用。」小兒言：「我直與食，不賣求價。」諸估客言：「我亦直與，不以買食。我等所食幾許，是一一珠多有所直。」小兒復疑：「我若取物，或不得生忉利天上。」語估客主言：「小住，待我問佛還。」估客言：「隨意。」小兒出城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言：「但取，必得生忉利天上。今是華報，果報在後。」聞是語已念言：「佛無異語，與我受記，必得生忉利天。」即還到估客所取是寶物。是小兒忽然大富貴故，即名為忽然居士，所可客作居士家大富貴，種種福德、威相成就、事事具足。但無兒子，惟有一女，端正姝妙。是居士作是念：「是小兒姓不減我，但貧乏財。今日所得財物我舍不及，今當與女作婦。」即自語婦，婦言：「隨意。」是居士即以女與，如偈所說：

「有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以是因緣故，是居士死。波斯匿王聞已問言：「是居士有兒不？」答言：「無兒。」「有兄弟不？」答言：「無有。」「誰料理是家。」答言：「有一女婿，善好有功德，料理其家。」王言：「其家財物即與是人，復與舍衛城內大居士職位。」作是教已，即用作大居士職。

是諸比丘，食後出城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諸佛常法，諸比丘食還，以如是語勞問比丘：「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不？」佛以是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不？」諸比丘答言：「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訶責比丘：「云何名比丘，數數食？」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佛在維耶離。爾時維耶離有一大力大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大力大臣知佛種種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合掌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明日食。」佛默然受。大臣知佛受已，即禮佛足右繞而去，還到自舍，通夜辦種種淨潔多美飲食。爾時維耶離節日，眾僧多得猪肉乾糒。諸比丘受已，欲少嘗看漸漸飽滿。是人辦種種淨潔多美飲食已，早起敷座遣使白佛：「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往大臣舍，佛自房住迎食分。是大臣見僧坐已，自手行水，自持飯與上座，上座言：「莫多著。」第二上座言：「少著。」第三上座言：「與半。」如是展轉莫多與、少與、與半，一切皆爾。時是大臣往看飯處飯不大減，看羹處羹不大減，看瓮盂器中皆滿不減。爾時大臣往上座所言：「何故不食？為慈愍我故？為世儉故？為食不熟、不香、不美？」上座直實言：「我不以慈愍故、不以世儉、不以不熟不香不美故。今是節日，早起多得猪肉乾糒，初欲少嘗漸漸飽滿，是故食少。」大臣聞說是事，即發恚言：「收是好食去，持猪肉乾糒來與。」爾時使人即收好食，持猪肉乾糒滿鉢與，大臣言：「食！汝謂我家無是食耶？」諸比丘即時慚愧不食不語。大臣見已作是念：「好食尚不能噉，況噉麁食！還使收去。」時大臣至上座前言：「汝等好食尚不能噉，何況麁食。猪肉乾糒世間宜法，若受他請應待其食。」大臣自手捉好食言：「是食香美，可少多噉。」復捉餘食言：「是食香美，勝於前者，可受食。」如是勸已一切僧皆飽滿。爾時大臣以淨潔多美飯食自恣飽滿已，自手行水。知僧攝鉢竟，取小床坐僧前，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從坐起去，諸比丘隨次第起去，還詣佛所頭面禮足。諸佛常法，比丘食還如是勞問：「飲食多美、僧飽滿不？」佛以是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諸比丘言：「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及先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數數食？」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食，波逸提。」

數數者，食已更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數數食，波逸提。

不犯者，不數數食。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一比丘，於秋月時冷熱病盛，不能飲食羸瘦無色。佛見比丘羸瘦無色，知而故問阿難：「何故比丘羸瘦無色？」阿難答言：「世尊！是比丘秋月冷熱病盛，不能飲食，是故羸瘦無色。」佛以是因緣故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日憐愍利益病比丘故，聽三種具足食應食，謂好色香味。病比丘應受一請，不應受

二請。若一請處不能飽，應受第二請，不應受第三請。第二請處不能飽滿應受第三請，不應受第四請。若第三請處不能飽，應受已漸漸食，乃至日中。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食，波逸提。除時。時者謂病時，是名時。若人冷盛熱盛風盛，得食則止。」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病數數食，波逸提；若實病，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入舍衛城乞食，時得有衣請食，請主言：「受我食者，當以衣施。」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為衣故數數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衣因緣故，聽諸比丘數數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食，波逸提。除時，時者病時、施衣時，是名時。」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衣食請，彼有衣食來，受請不犯，食者亦不犯。又比丘有衣食請，彼無衣食來，受請不犯，食者波逸提。又比丘有衣食請，彼有衣食無衣食來，受請不犯，食者波逸提。
若比丘無衣食請，彼無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波逸提。又比丘無衣食請，彼有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不犯。又比丘無衣食請，彼有衣食無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波逸提。
若比丘有衣食無衣食請，彼有衣食無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波逸提。又比丘有衣食無衣食請，彼有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不犯。又比丘有衣食無衣食請，彼無衣食來，受請突吉羅，食者波逸提。
不犯者，得多有衣食請，一切有衣食來，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節日多有飲食，諸居士作種種飲食，持詣園中便入祇桓打揵搥，諸比丘問：「居士！何因緣故打揵搥。」諸居士言：「我於眾中請爾所比丘飲食。」諸比丘言：「佛未聽節日在白衣會中數數食。」居士言：「我等白衣法，若嫁娶、節日集會醼諸親族知識，我等貴重諸比丘，更無天神勝沙門釋子，汝等必當受我會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節日數數食。」彼與他竟、受彼中。何者與他？謂相食故作食，齋日食、月一日食、十五日食、眾僧食、別房食、眾僧請、獨請，皆應與他。若五眾請食，不應與他(相者，吉凶相也。故作者，大德比丘人為之供養也。五眾者，比丘尼、六法尼、沙彌、沙彌尼也)。(三十一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諸居士作福德舍，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是中宿者，諸居士往迎問訊禮拜、湯水洗脚、蘇油塗足、給好床榻臥具、氈褥被枕，明日與香美前食後食怛鉢那，恭敬供養。爾時六群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城到福德舍。諸居士即時出迎問訊禮拜、湯水洗脚、蘇油塗足、給好床榻臥具、氈褥被枕，明日與香

美前食後食怛鉢那恭敬供養。爾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今時惡世飲食難得，當小住此受樂。」作是念已即住不去。是中更有沙門、婆羅門來欲宿者，不相容受。是後來沙門、婆羅門語主人言：「我等得此宿不？」主人言：「好。」便入至六群比丘所欲宿，六群比丘言：「不得。何以故？我已先住。」六群比丘素健多力，客來不能共語。諸居士瞋訶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強住福德舍？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福德舍過一食？」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福德舍過一食，波逸提。」

福德舍法者，是中應一夜宿應一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福德舍過一食，波逸提。若過一夜宿不食者，突吉羅。若餘處宿是中食者，波逸提。若一夜宿一食，不犯(福德舍應言一宿處)。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舍利弗，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到福德舍。時風病發，作是念：「我若住中過一宿不食，得突吉羅，我寧當去。」去已道中病更增劇，漸漸遊行到舍衛國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問諸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佛以是語問舍利弗：「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舍利弗言：「世尊！乞食易得，但不可忍道路疲極。」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病，福德舍過一食，波逸提。」

病者，乃至從一聚落至一聚落，身傷破乃至竹葉所傷，皆名為病。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病，住福德舍過一食，波逸提。若過一宿不食者，突吉羅。若餘處宿是中食，波逸提。

不犯者，一夜宿一食、若病、若福德舍是親里作、若先請、若住福德舍待伴欲入險道、若多有福德舍、若知福德舍人留住，皆不犯。(三十二竟)

十誦律卷第十二

十誦律卷第十三(第二誦之七)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五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婆羅門，有女睞眼，即名睞眼。夫家遣使來迎，時女父母婆羅門言：「小待！作煎餅竟送。」時世飢儉，是婆羅門勤苦求煎餅具作餅。跋難陀釋子常出入其家，語其大眾言：「隨我所入舍，汝等皆隨我入。若我得食，汝等亦次第得。」時跋難陀釋子，中前著衣持鉢入婆羅門舍，與坐處共相問訊樂不樂。坐已是婆羅門一心恭敬問訊跋難陀。跋難陀是大法師，有樂說辯才，為說種種妙法。主人得法味故作是言：「大德！無有羹飯，能噉是餅不？」答言：「汝等尚噉，我何以不能！」即與餅持出。第二、第三比丘亦如是，時餅器皆空。夫家復更遣使喚睞眼女，婆羅門還遣使答言：「小待！作餅竟送。」更求煎餅具。時跋難陀復共徒眾來，為說種種法已，復持餅去。夫家第三復遣使來喚睞眼女，是婆羅門復答言：「小待！作煎餅竟送。」時夫疑瞋言：「是或不復來。」彼更娶婦，遣使語言：「我已娶婦，汝莫復來。」婆羅門聞是語，愁憂瞋言：「沙門釋子乃爾不知厭足，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我女婿先相愛念，以是因緣今便棄去。」是人瞋恨不能自忍，到祇桓向佛所欲說跋難陀事。爾時佛與百千萬眾圍繞說法，漸漸近佛。佛以慈心力故，彼瞋即除。到佛所作是言：「世尊！無有是法，女人所貴重物，我女已失。」佛為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婆羅門聞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知時、不知量、不知法。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時佛故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中有估客眾，用沸星吉日欲出行他國。有一估客，是跋難陀釋子相識，跋難陀常出入其舍。時跋難陀，中前著衣持鉢到其舍，與坐處共相問訊樂不樂。坐已估客一心恭敬問訊跋難陀，跋難陀是大法師，有樂說辯才，為說妙法。是人得法味故言：「大德！無有羹飯，但有道中行糧麨，能噉不？」答言：「汝等尚能噉，我何以不能！」即與麨持出，第二、第三比丘亦如是，估客麨器皆空。是估客往語估客主言：「我所有行糧，沙門釋子悉持去盡。小待！我更作糧食。」估客主言：「諸估客欲沸星吉日去，云何得住？汝但辦糧，徐徐後來。」諸估客在前去者，眾多故賊不敢發；是一估客辦糧已，與少伴共入險道，賊發奪物殺

是估客，如是惡聲流布諸國，作是言：「釋種比丘食他行糧，是估客險道為賊所殺。」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相語，諸沙門釋子比丘，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知時、不知量、不知法。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云何令是估客險道中為賊所殺？」種種因緣訶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往白衣家，自恣請多與餅麨。諸比丘須者，應二、三鉢取。過是取者，波逸提。二、三鉢取已出外，語餘比丘共分，是事應爾。」

家者，白衣家。

請多與者，數數與。

餅者，小麥麵作、大麥麵作、粳米麵作、大重華餅、小重華餅，如是比諸清淨餅。

麨者，稻麨、麥麨。

鉢者，有三種：上、中、下。上鉢者，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下鉢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若上下中間，是名中鉢。

出外語餘比丘共分者，謂眼所見。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上鉢取者，應取一鉢，不應取二鉢。取二鉢，波逸提。若以中鉢取者，極多取二鉢，不應取三。若取三者，波逸提。若以下鉢取者，極多取三鉢，不應取四。若取四者，波逸提。出外見比丘共分者善，不共分者，突吉羅。(三十三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於夜闇時有小雨墮雷聲電光中，入白衣舍乞食。時是家中有一洗器女人出，於電光中遙見迦留陀夷身黑，見已驚怖身毛皆豎，即大喚言：「鬼來！鬼來！」以怖畏故即便墮胎。迦留陀夷言：「姊妹！我是比丘，非鬼也。乞食故來。」時女人瞋，以惡語、麁語、不淨語、苦語，語比丘言：「使汝父死、母死、種姓皆死，使是沙門腹破，禿沙門、斷種人著黑弊衣，何不以利牛舌刀自破汝腹，乃於是夜闇黑雷電中乞食。汝沙門乃作爾許惡，我兒墮死令我身壞。」迦留陀夷於是家起如是過罪故，即便出去。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非時入白衣家乞食？」佛言：「若比丘非時入白衣家，何但得如是過罪，當復更得過於是罪。從今諸比丘應一食。」爾時諸比丘以一食故，羸瘦無色無力。佛見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

故羸瘦無色無力？」阿難答言：「世尊結戒，諸比丘應一食。一食故，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噉五種佉陀尼自恣食。五種者，謂根、莖、葉、磨、果。」爾時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有白衣，以蘆蔔葉、胡荽葉、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故，不得飽滿，復更羸瘦無色無力。佛知故問阿難：「何以故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阿難答言：「世尊聽諸比丘噉五種佉陀尼食自恣受。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有白衣以蘆蔔葉、胡荽葉、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不得飽滿故，羸瘦無色無力。」佛聞已語諸比丘：「從今聽食五種蒲閣尼食，謂飯、麨、糒、魚、肉，五種食自恣受。」是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諸白衣以蘆蔔葉、胡荽葉、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復不飽故，羸瘦無色無力。佛見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知而故問阿難：「何故諸比丘羸瘦無色無力？」阿難答言：「世尊！聽食五種食，諸比丘入城乞食時，得蘆蔔葉、胡荽葉、羅勒葉雜食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復不飽滿故，羸瘦無色無力。」佛言：「從今聽食五種似食自恣隨所雜，謂糜、粟、穬麥、莠子、迦師飯。」

佛在維耶離。爾時有一居士，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佛見居士一面坐已，與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居士聞佛種種因緣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合掌言：「願佛及僧，受我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即禮佛足右繞而去。還歸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起敷座處，遣使白佛：「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僧往居士舍，佛自住房迎食分。居士知眾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種種多美飯食，自恣飽滿。爾時維耶離諸比丘多病，有看病比丘，先於僧中食竟，迎病比丘食分去。諸病比丘有食者、有不食者、有少食者，是看病比丘先已食，從坐處起更不得食。諸病比丘多有殘食，棄僧坊內，是時多有烏鳥來噉是食，作大音聲。佛聞寺內多烏鳥聲，知而故問阿難：「何故僧坊內多有烏鳥聲？」阿難答言：「世尊！是維耶離諸比丘多病，有看病比丘，先於僧中食竟，迎病比丘食分來。諸病比丘有食者、有不食者、有少食者，是看病比丘先已食，從坐處起更不得食。諸病比丘多有殘食，棄僧坊內，有烏鳥來噉是食故，作大音聲。」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以二利故，聽受殘食法。一者看病比丘因緣故，二者比丘有因緣食不足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竟有從坐處起去，不受殘食法，若噉食者，波逸提。」

噉者，五種佉陀尼。

食者，五種蒲閣尼、五種似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食竟從坐起去，不受殘食法，若噉根食，波逸提。若噉莖、葉、磨、果，皆波逸提。若比丘食竟起去，不受殘食法，若食飯者，波逸提。若食麨、糒、魚、肉，皆波逸提。若比丘食竟從坐起去，不受殘食法，若食糜飯、粟飯、穬麥飯、莠子飯、迦師飯，皆波逸提。
從今聽受殘食法者，諸比丘不知云何受。佛語諸比丘：「欲受殘食法者，隨所能食多少，盡著鉢中，知餘比丘食未竟未起者，從是人邊偏袒胡跪捉鉢言：『長老憶念！與我作殘食法。』若前比丘不少多取是食者，不名作殘食法。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持鉢著地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殘食法。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以鉢著膝上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者，若噉、若食，波逸提。若相去遠手不相及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殘食法。若用是受殘食法者，若噉、若食，波逸提。若以不淨食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殘食法。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以不淨肉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者，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比丘欲噉五種佉陀尼時，用五種蒲闍尼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者，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欲食五種蒲闍尼時，用五種佉陀尼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欲食五種似食時，用五種蒲闍尼受殘食法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比丘受殘食法，坐食餘五種食來，若噉一一，突吉羅。」
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比丘有幾處行時自恣？幾住？幾坐？幾臥？」佛告優波離：「五處比丘行時自恣，五處立、五處坐、五處臥。行有五處者，知行、知供養、知遮食、知種種食、壞威儀。立有五者，知立、知供養、知遮食、知種種食、壞威儀。坐有五種，知坐、知供養、知遮食、知種種食、壞威儀。臥有五者，知臥、知供養、知遮食、知種種食、壞威儀。」佛語優波離：「若比丘行洗口時，有檀越與五種食，比丘應噉應食，應行受殘食法，不應立、不應坐、不應臥。若立、坐臥，當知壞威儀，不應受殘食法。若受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皆波逸提。若比丘彼行洗口已，有檀越與五種食，比丘應噉應食，應行受殘食法，不應立、不應坐、不應臥。若立、坐臥，當知壞威儀，不應受殘食法。若受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波逸提。若比丘彼行食時，有檀越與五種食，比丘應噉應食，應行受殘食法，不應立、不應坐、不應臥。若立、坐臥，當知壞威儀，不應受殘食法。若受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

食，波逸提。若比丘彼行食已，有檀越與五種食，比丘應噉應食，應行受殘食法，不應立、不應坐、不應臥。若立、坐、臥，當知壞威儀，不應受殘食法。若受者，不名為受。若用是受殘食法，若噉、若食皆波逸提。若立，坐臥亦如是。」

不犯者，若比丘言：「小住。」若言：「日時早。」若歠粥、若飲、若一切先囑食，不犯。(三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一住處有二比丘，是一比丘破戒、缺漏、無有慚愧、不護細戒。第二比丘清淨持戒，乃至小罪生大怖畏。是清淨比丘見彼犯罪，常語彼言：「汝今犯如是如是罪。」破戒比丘作是念：「我當何時見是犯罪，我當出之。」破戒比丘一時見持戒比丘食已，無自恣請故從坐起，便持蒲闍尼、佉陀尼喚來共噉食。持戒比丘不憶不囑食，便共噉食。破戒比丘言：「長老！汝得波逸提罪。」問言：「何等波逸提？」答言：「汝食已無自恣請便噉食。」持戒比丘言：「汝知我食已無自恣請者，何故喚我食？」答言：「汝常數數出我罪時，我作是念：『何時見汝犯罪，當即出之。』是故見汝食已無自恣請，欲相惱故勸汝令食。」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他食已無自恣請，欲相惱故勸令食？」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是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他食已無自恣請，欲相惱故勸令食？」佛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食已無自恣請，欲相惱故勸令食蒲闍尼、佉陀尼，以是因緣無異者，波逸提。」

知者，若比丘自知、若從他知、若彼比丘自說。

噉者，五種佉陀尼、五種蒲闍尼、五似食。

勸令食者，慇懃令食。

惱者，以瞋恚心出其過罪。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見餘比丘食竟無自恣請，教噉根食、莖葉磨食、果食，若教食五種蒲闍尼：飯、麨、糒、魚、肉，若教食五似食：糜、粟、穬麥、莠子、迦師、小麥飯者，皆波逸提。復有比丘教餘比丘非時噉食，若彼噉者，俱波逸提。有比丘教餘比丘非時食，若彼食者，俱波逸提。

有比丘教餘比丘偷奪他物，若偷奪者，隨物俱得罪。有比丘教餘比丘奪人命，若奪命者，俱波羅夷。若比丘教餘比丘殺生草木，若殺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拽他出房，若拽出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強敷臥具，若敷者，俱得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

用有蟲水灑草灑泥，若用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取有蟲水飲，若取飲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與裸形外道男女飲食，若與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空地燃火，若燃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自手取金銀，若取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奪畜生命，若奪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藏是比丘衣鉢，若藏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自手掘地，若掘者，俱波逸提。若比丘教餘比丘噉殘宿食，若彼噉者，俱波逸提(云：大比丘未手受食而共食宿者，名曰內宿。噉此食者，突吉羅。已手受，舉共宿者，名殘宿食。噉此食者，波逸提)。(三十五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諸大臣將帥信提婆達，是諸人民為助提婆達比丘，作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年少比丘出家不久者，提婆達以鉢鉤、鉢多羅、大揵瓷、小揵瓷、衣鉤、禪鎮、繩帶、匙筯、鉢支、扇蓋、革屣，隨比丘所須物皆誑誘之。提婆達自共百比丘、或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比丘恭敬圍繞，入王舍城別受好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共百人、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比丘恭敬圍繞，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共百人、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比丘恭敬圍繞，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以二利因緣故，遮別眾食，聽三人共食。一利者隨護檀越以憐愍故，二利者破諸惡欲比丘力勢故，莫令惡欲人別作眾別作法與僧共諍。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

別眾食者，極少乃至四比丘共一處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四比丘別眾食，波逸提。若三比丘別共一處食，第四人取食分，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病比丘，以乞食因緣故，苦惱疲悴。城中有居士，見已問言：「汝等苦惱耶？」答言：「苦惱。」「何因緣故？」答言：「我等有病，以乞食因緣故苦惱。」諸居士言：「汝等病者，我今請汝，諸有病者來我舍食。」諸比丘言：「佛未聽病因緣故別眾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病比丘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
病者，若比丘風冷熱盛，是名為病。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病別眾食，波逸提。病者，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作衣時到，是諸比丘早起，求染衣具薪草煮染、漉出揚冷、出所染衣，如是中間食時轉近，行乞食不得，因是苦惱。城中有居士，見已問言：「汝等苦惱耶？」答言：「苦惱。」「何因緣故？」「我等作衣時到，早起求索染衣具、薪草煮染、漉出揚冷、出所染衣，如是中間食時轉近，乞食不得，以是因緣故苦惱。」諸居士言：「我今請汝，諸作衣者來我舍食。」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為作衣故別眾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比丘作衣時到諸作衣者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
是中犯者，若比丘作衣時未到，別眾食，波逸提。作衣時到別眾食，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城。彼國地平諸聚落遠，遙看似近。諸比丘欲從前聚落乞食，至聚落時日已中到，當乞食時日已過，諸比丘斷食故苦惱。是聚落中諸居士，見已問比丘言：「汝等苦惱耶？」答言：「苦惱。」「何因緣故？」「我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城，遙看聚落謂近，欲至乞食，時日便過中，不得食故苦惱。」諸居士言：「我今請汝等，諸欲行者來我舍食。」諸比丘言：「佛未聽行因緣故別眾食。」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行比丘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行時。」
行者，極近至半由延，若往若來。
是中犯者，若比丘昨日來，今日食者，波逸提。明日行，今日食，波逸提。
即日行極少半由延，若往、若來，若別眾食，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載船向舍衛國。是船行近聚落，時諸比丘語船師言：「迴船向岸，我欲乞食。」即迴船向岸。諸比丘出船入聚落，家家求食已出聚落食，食已洗手、洗口、洗鉢，卷衣著囊中，如是中間船去已遠。諸比丘即從步道行逐船，值師子難、虎狼難、熊羆難，從非道去，有棘刺、竹刺、刈草刺，走逐船時脚痛苦惱。是岸上有居士見已問比丘言：「汝苦惱耶？」答

言：「苦惱。」「何因緣故？」「我等先載船向舍衛國。船近聚落，我等語船師言：『迴船向岸，我欲乞食。』即時向岸。我等出船入聚落，家家求食已出聚落食，食已洗手洗口洗鉢，卷衣著囊中。爾時船去已遠，即從道行逐船，值師子難、虎狼難、熊羆難。若從非道行，有棘刺、竹刺、刈草刺，走逐船脚痛苦惱。」諸居士言：「我今請汝，諸船行者來我舍食。」諸比丘言：「佛未聽船行因緣故別眾食。」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船行比丘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道行時、船行時。」

船行者，極近至半由延，若往若來。

是中犯者，若比丘昨日來、今日食者，波逸提。明日行、今日食者，波逸提。

即日行極少半由延，若往若來，別眾食，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內有大眾集，佛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是中諸比丘入城乞食，諸居士但能與二、三比丘食，更不能與。即閉門言：「極多誰能為與？」後來乞食比丘不得故苦惱。有居士見已問比丘言：「汝等苦惱耶？」答言：「苦惱。」「何因緣故？」諸比丘言：「是王舍城有大眾集故，諸比丘前乞食者二、三人得。諸居士即閉門言：『是極多，誰能為與？』我等後來乞食不得，是故苦惱。」諸居士言：「我今請汝，諸有大眾集因緣者，來我舍食。」諸比丘言：「佛未聽大眾集因緣故別眾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有大眾集因緣者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道行時、船上行時、大眾集時。」

大眾集者，極少乃至八人，四舊比丘、四客比丘共集。以是因緣故，令聚落中諸居士，不能供給諸比丘飲食。

是中犯者，若比丘減八人集時，別眾食，波逸提。若八人、若過八人集時，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舅於阿耆維外道中出家，是舅作是念：「我外甥瓶沙王，深敬佛及弟子。我為是王故，當請佛及弟子作一食。」是外道便入王舍城，求米麵、胡麻、小豆。諸居士問言：「欲作何等？」答言：「我外甥深敬佛，我欲令歡喜故，欲請佛及弟子作一食。」諸居士信佛法故，故多與米麵。得已出城見一比丘，即便語言：「汝能為我請佛及爾所弟子，明日至我舍食不？」比丘答言：「佛未聽我等受沙門別眾食。」彼言：「俱是出家人，何故不聽？有何不可？我亦不敬汝等，但為外甥敬佛，欲令歡喜

故，為汝等作食。」時外道作是念：「我當辦具飲食，若佛與弟子來者當與，若不來者當用作酒自飲。」是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沙門因緣故別眾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別眾食，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病時、作衣時、道行時、船行時、大眾集時、沙門請時。」

沙門者，名阿耆維尼揵子老弟子，略說除佛五眾，餘出家人皆名沙門。

是中犯者，若沙門請比丘，白衣手持食與，是比丘受請，不犯；食者，波逸提。若白衣請比丘，沙門手持食與，是比丘受請故，突吉羅；食者，不犯。若白衣請比丘，白衣手持食與。受請故，突吉羅；食者，波逸提。

不犯者，若沙門請沙門，手持食與、若受請、若食，不犯。(三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節日至，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出城入園林中。爾時十七群比丘，自相謂言：「可共到彼園中看去。」皆言：「可爾。」即自洗浴、莊嚴面目、香油塗髮、著新淨衣，到園林中一處立看。是十七群比丘端正姝好多人敬愛，諸居士見共相謂言：「看是諸出家年少端正姝好。」皆言：「實爾。」諸居士歡喜故，持種種好酒食與言：「汝能噉不？」答言：「汝等尚能，我何以不能？」是十七群比丘，多得飲食已醉亂迷悶，食後搖頭掉臂向祇桓，作是言：「我等今日極好快樂，有福德無有衰惱。」爾時諸比丘，在祇桓門間空地經行，聞是音聲，諸比丘問言：「汝今何故言：『我等今日極快樂，有福德無衰惱。』」時十七群比丘即廣說上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非時飲食？」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十七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言：「云何名比丘，非時飲食？」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噉食，波逸提。」

非時者，過日中至地未了，是中間名非時。

噉者，五種佉陀尼。

食者，五蒲闍尼、若五似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非時噉根食，波逸提。若噉莖、葉、磨、果，皆波逸提。若比丘非時食飯、麨、糒、魚、肉，皆波逸提。若比丘非時食五似食：糜、粟、穬麥、莠子、迦師，皆波逸提。

若比丘非時中非時想食，波逸提。非時中時想食，波逸提。非時中疑食，波逸提。若時中非時想食，突吉羅。時中疑食，突吉羅。時中時想食，不犯。(三十七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名曰上勝，受乞食法。是人日日乞二分食：一分即噉，一分持還，至自房舍著石上曬，明日洗手從淨人受噉。爾時佛共阿難遊行諸比丘房，到是上勝比丘房所，見石上曬飯。佛知故問阿難：「是石上阿誰曬飯？」阿難答言：「世尊！是房中有比丘，名上勝，受乞食法。乞二分食：一分即噉，一分持來著石上曬，明日洗手從淨人受噉，是故曬飯。」佛問阿難：「諸比丘噉舉宿殘食耶？」答言：「實噉。」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上勝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噉舉宿殘食？」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舉殘宿佉陀尼、蒲闍尼噉者，波逸提。」

舉殘宿食者，若大比丘，今日手所受食，舉至明日，名舉殘宿食。食者，五種佉陀尼、五種蒲闍尼、五似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噉舉宿根食，波逸提。若噉莖、葉、磨、果，皆波逸提。若食舉宿飯、麨、糒、魚、肉，皆波逸提。若食舉宿[麋]、粟、穬麥、莠子、迦師飯，皆波逸提。

若比丘，樹生淨地，垂在不淨地，若果墮不淨地，若比丘內宿噉是果者，突吉羅。若樹生不淨地，垂在淨地，若果墮淨地，若比丘以草竹葉以瓦取是果，舉宿明日噉者，波逸提。若比丘，樹生淨不淨地，若果墮竹上、若墮維多羅枝上、摩留多枝上，取果內宿噉者，突吉羅(淨地法，佛在時已捨)。(三十八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摩訶迦羅，受一切糞掃物法。是人持糞掃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糞掃鉢、糞掃杖、糞掃革屣、糞掃食。云何持糞掃僧伽梨？若巷中、若死人處、糞掃中，有段弊衣，取持水上淨浣治，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亦如是。糞掃鉢者，若巷中、死人處、糞掃中，有棄弊器，取持水上洗治受用。糞掃杖者，若巷中、死人處、糞掃中棄杖，取持水上洗治畜用。糞掃革屣者，若巷中、死人處、糞掃中，有棄革屣，取持水上淨洗縫治畜用。糞掃食者，若巷中、死人處、糞掃中，有棄羅蔔葉、胡荽葉、羅勒葉、若臭糒，自手取持至水上淨洗治已便食，是名糞掃食。是長老受死人處住法，樂住死人處。若國中有疫病死時，便不入城求食，但噉死人所棄飲食。若無疫病死時，則入城求食。是比丘身體肥大、多脂血肉、強壯多力。是比丘一時入城求食，守門人見作是念言：「是比丘有疫病死時不來入城求食，無疫病時便來入城，是

比丘身體肥大多脂血肉強壯多力，此人必噉人肉。」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言：「沙門釋子噉人肉。」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從他受飲食著口中？」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是長老摩訶迦羅，得世俗禪定，受死人處住法，樂住死人處。爾時舍衛國有一居士，親里死送向死人住處。諸居士見是比丘言：「此是噉人比丘，我等今日送是死人，親里去後必當為比丘所噉。」棄死人已，諸居士屏處立看。是比丘作是念：「是中所有菜葉乾糒，莫令烏鳥來污。」即起往守。諸居士言：「是比丘起已、去已、近已、取已、食已。」諸居士定謂：「沙門釋子噉人肉。」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沙門釋子實噉人肉。」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不受食著口中？」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波逸提。」

不受食者，不從男女、黃門、二根人受。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不受飲食著口中，波逸提。隨爾所著口中，口口波逸提。

爾時諸比丘聞佛結戒，欲洗口須水楊枝，求淨人受，不時得辛苦。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波逸提，除水及楊枝。」

是中犯者，有五種：若是非時、不與、不受、不作淨、不淨。非時者，過日中後至地未了，是名非時。不與者，若男女、黃門、二根人不與，是名不與。不受者，不從他受，若男女、黃門、二根人，是故名不受。不作淨者，不作火淨、刀淨、爪淨、鸚鵡[口*(隹/乃)]淨，是名不作淨。不淨者，是飲食不淨、若與不淨食和合。若比丘非時、不與、不受、不作淨、不淨，噉此食者五種罪。若時、不與、不受、不作淨、不淨，噉此食者四罪。若時、與、不受、不作淨、不淨，噉此食者三罪。若時、與、受、不作淨、不淨，噉此食者二罪。若時、與、受、作淨、不淨，噉此食者一罪。若時、與、受、作淨、淨，噉此食者，不犯。

不淨食中，噉舉殘宿不淨食，波逸提。人肉不淨，偷蘭遮。大比丘手觸不淨噉者，突吉羅。(三十九竟)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摩訶男釋，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以種種因緣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摩訶男聞佛種種因緣示教

利喜已，從坐起合掌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煮藥草乳汁。辦已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眾僧往入其舍就座而坐。摩訶男見佛坐已，自手行水，自手與粳米飯香藥乳汁。爾時六群比丘，以藥乳汁澆粳米飯，盛滿鉢置在前更望得。摩訶男作是念：「誰食不食？誰少不少？」作是念已便看。見六群比丘盛滿鉢香藥乳汁，澆飯在前不食，問言：「何故不食？」答言：「有生乳不？」摩訶男言：「是藥草乳汁香美並食，有生乳者當更相與。」又問：「有酪不？有熟酥、有生酥、有油魚肉脯不？」答言：「是乳香美用好藥草煮並可用食，有酪、熟酥、生酥、油魚肉脯者當與。」諸六群比丘瞋，語摩訶男言：「汝欺佛誑佛及僧，汝不能辦好飲食者，何以請佛及僧？若餘人請者，當隨意與多美飲食，如此熟乳何處不得？」是摩訶男性善不瞋不驚，諸行食人嫉妬瞋恚：「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是釋摩訶男深敬佛及僧，云何現前訶罵？」佛見諸比丘作是惡事為諸白衣所訶，見已默然。爾時摩訶男以多美飲食與眾僧，自恣飽滿。見舉鉢已，自手行水，取小床坐佛前，欲聽說法。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爾時佛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是摩訶男深敬佛法眾僧，現前以麁語訶罵？」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病，白衣家中有如是美食，乳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自為索如是食者，波逸提。」

家者，白衣舍名家。

美飲食者，乳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

病者，風發、冷發、熱發，若噉此食者病差，除是因緣，名曰不病。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不病，自為索乳，得者波逸提；不得，突吉羅。不病自為索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得者波逸提；不得，突吉羅。不病自為索飯羹菜，得者，突吉羅；不得者，亦突吉羅。若索酪汁酪漿酪滓，得者，突吉羅；不得者亦突吉羅。

不犯者，若病、若親里、若先請、若不索自與，不犯。(四十竟第二誦竟)

十誦律卷第十三

十誦律卷第十四(第三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六

佛在拘睒彌國。爾時長老闡那用有蟲水，諸比丘語闡那言：「莫用有蟲水，多少蟲死。」闡那言：「我用水，不用蟲。」諸比丘言：「汝知水有蟲不？」答言：「知。」「若知者何以用？」答言：「我自用水，不用蟲。」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於眾生中無憐愍心？」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知水有蟲故自取用，於眾生中無憐愍心？」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水有蟲，用者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

蟲者，若眼所見、若漉水囊所得。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知水有蟲用者，隨所有蟲死，一一波逸提。

若比丘用有蟲水煮飯、羹、粥、湯染，隨爾所蟲死，一一波逸提。

若用有蟲水洗手、洗脚、洗口、面目、洗身，隨爾所蟲死，一一波逸提。

若有蟲水中有蟲想用，波逸提。有蟲水中無蟲想用，波逸提。有蟲水中疑用，波逸提。無蟲水中有蟲想用，突吉羅。無蟲水中疑用，突吉羅。無蟲水中無蟲想用，不犯。(四十一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一家。時跋難陀，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家，坐已問訊樂不樂。是居士娶婦未久欲手摩觸，婦言：「莫爾！比丘在此。」居士自念：「若我住者，比丘終不時去。」居士語婦：「與比丘食。」答言：「爾。」居士即出，婦語比丘言：「受是飯麨。」跋難陀言：「日早，小住，時到當受。」居士意謂比丘已去，入欲近婦。見比丘故在，居士作是念：「若我在者比丘不去。」語婦言：「與比丘食。」答言：「爾。」居士即出，婦復持飯麨與語比丘受。跋難陀言：「小住，日時早，時到當受。」居士復念：「比丘必去。」入已故見，即發瞋言：「用是比丘為？我於家中自所欲作不得自在。」跋難陀如是惱居士已，便出去。食後向諸比丘說：「我今日故惱是居士。」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有食家

中強坐？」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有食家中強坐？」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食家中強坐者，波逸提。」
有食者，女人名男子食。
家者，白衣房舍。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食家中強坐，波逸提。若起還坐，隨得爾所波逸提。
不犯者，若斷婬欲家、若受齋家、若更有所尊重人在座、若是舍多人出入，不犯。(四十二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一家，中前著衣持鉢往到其舍，閉門戶向，獨與一女舍內相近坐。時有一乞食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是家門前立彈指。時跋難陀釋子見乞食比丘，是乞食比丘不見跋難陀。跋難陀語居士婦：「與是比丘食。」女人作是念：「必是跋難陀相識。」即取鉢與滿粳米飯，以好羹澆上。乞食比丘得已持去，女人還入。跋難陀問言：「與比丘食耶？」答言：「已與。」跋難陀言：「善！此好比丘。」跋難陀食後還祇桓，見乞食比丘作是念：「莫使我空作恩分。」語彼比丘言：「汝今日至某家乞食不？」答言：「到。」「得好食不？」答言：「得。」「汝知不？我教與汝。」比丘問言：「汝爾時在何處？」答言：「在房內乞食。」比丘以是事向諸比丘說，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有食家獨與一女人強坐舍內？」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有食家中獨與女人強坐舍內？」如是訶已，為說本生因緣。佛語諸比丘：「過去世時有狗，捨自家至他家乞食，入他家時身在門內尾在門外。時主人居士打不與食。狗詣眾官言：『是居士我至其家乞食，不與我食反更打我，我不破狗法。』眾官問言：『狗有何法？』答言：『我在自家隨意坐臥，到他家時，身入門內尾在門外。』眾官言：『喚居士來。』時即將來，問言：『汝實打是狗，不與食耶？』答言：『實爾。』眾官言：『如是因緣者，由來未有。』即問狗言：『此人應云何治？』狗言：『與此舍衛城內大居士職位。』『何以故？』答言：『我昔在此舍衛城中作大居士，以身口作惡故，受是弊狗身。是人惡甚於我，若令是人有力勢者，極當作惡，令入地獄極受苦惱，更以何事治能劇於是？』」佛言：「畜生尚知入他家法有齊

限，何況於人而不知法？」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家中獨與一女人舍內強坐，波逸提。」
有食家者，女人名男子食。
獨者，一比丘一女人，更無第三人。
深處坐者，深入乞食比丘所不見處。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有食家中，獨與一女人共坐，三事起，一波逸提：一者有食家，二者獨共一女人，三者深處坐。若從坐起還坐，更得三事起，一波逸提。隨起還坐，隨得爾所波逸提。若閉戶向，外有作淨人者，波逸提。若開戶向，外有作淨人者，突吉羅。若開戶向，內有作淨人者，不犯。(四十三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毘羅然國有婆羅門王，名阿耆達，以因緣故，向舍衛國宿一居士舍，問是居士言：「是舍衛城頗有沙門、婆羅門，為大眾師，多人所敬，皆言好人耶？我當時時往見親近，或令我心清淨歡喜。」居士言：「有！沙門瞿曇出釋種中，以信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當時時往見親近，或令汝心清淨歡喜。」問言：「瞿曇沙門今在何處？我當往見。」答言：「瞿曇沙門在舍衛城祇桓精舍。」聞已出居士舍，往詣祇桓。爾時佛與無量百千萬眾圍繞說法，阿耆達王遙見佛在林間，端正殊特諸根寂滅，身出無量光焰如真金聚，至小道口下乘步進，前詣佛所問訊畢一面坐。佛見坐已，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時阿耆達聞佛說法示教利喜已，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毘羅然國夏安居一時。」佛作是念：「我先世果報必應當受。」作是念已默然受請。是婆羅門知佛默然受已，即從坐起右繞而去。是婆羅門所有因緣事竟，還毘羅然國到自舍，為佛及僧辦夏四月多美飲食。爾時阿耆達王語守門者：「我欲夏四月斷外人客安樂自娛，外事好醜一不得白。」時守門者受勅如教。
佛知安居時到，以是因緣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當往詣毘羅然國安居。」諸比丘言：「受教。」於是世尊與五百比丘俱入其國。其國信邪先無精舍，城北有勝葉樹林，其樹茂好地甚平博，佛與大眾止此林中。彼邑狹小人眾少信，乞食難得。佛夜過已會僧，會僧已勅諸比丘：「汝等當知，此邑狹小人眾少信，乞食難得。若欲此安居者住，不者隨意。」是時舍利弗獨往不空道山中，受天王釋夫人阿須輪女舍脂請，夏四月安居天食供養。時佛與五百比丘少一人在毘羅然國安居。彼諸居士及婆羅門，以少信心，供養佛及僧至五六日便止。諸比丘行乞食時，極苦難得，長老大目揵連白佛言：「世尊！有樹名閻浮，因此樹故地名閻浮提，欲取此果與大眾食。

近閻浮樹有訶梨勒林、有阿摩勒果、欝單曰有自然粳米、忉利天上有食名修陀，皆欲取來以供大眾。有甘地味，我以一手擎諸眾生、一手反地，令諸比丘取地味噉。願皆聽許。」佛語目連：「汝雖有大神力，諸比丘惡行報熟，不可移轉，皆不聽許。」是國清涼水草豐茂。時有波羅奈國諸牧馬人，隨逐水草來到此國。諸牧馬人信佛心淨，見諸比丘行乞食時極苦難得，語諸長老言：「極辛苦耶？」答言：「極苦。」皆言：「我等知汝極苦乞食難得，今糧食盡正有馬麥，汝能噉不？」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食馬麥。」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馬屬看馬人，若諸看馬人能以好草鹹水食馬令肥，此麥自在應受。」是馬有五百匹，比丘有五百少一人。一馬食麥二斗，一斗與比丘，一斗與馬。中有良 馬食麥四斗，二斗與佛，二斗與良 馬。阿難取佛麥分并自分，入聚落中到一女人前讚佛功德：「佛有如是念定智慧解脫知見大慈大悲，有一切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真金色項有圓光，有梵音聲，視之無厭。若不出家應作轉輪聖王，我與汝等一切皆屬。今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度者度，未解者解，未滅者滅，未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度，以小因緣在此安居。汝持此麥為佛作飯。」女即答言：「我家多事不能得作。」時有一女，聞佛功德即生敬心，如是人者世未曾 有，語阿難言：「我與作飯及作汝分，更有善德持戒比丘，若有力者亦當與作。」女即作飯持與阿難。阿難深心敬佛，如是思惟：「佛為王種常御餚饍，今此麁惡何能益身？」作是念已，行水授飯，見佛食之悲哽情塞。佛知其意，而欲釋之曰：「汝能噉此飯不？」答言：「能噉。」受而食之滋味非常，實是諸天以味加之，欣悅無量悲塞即除。佛食已訖，阿難行水澆手攝衣鉢，白佛言：「世尊！今倩一女作飯不肯，傍有一女不倩自作。」佛語阿難：「不作飯者所應當得則不能得，若作飯者，應作轉輪王第一夫人。自作飯者此福無量，若使不作餘福，此德廣大乃至解脫。」是時世尊宿行未除，一時之中無有知佛及僧於毘羅然國噉馬麥者。爾時魔王化作諸比丘，飯食盈長齎向諸國，道路逢者問言：「汝從何來？」答言：「毘羅然國來。」諸居士言：「佛在彼住有供養不？」答言：「彼常有大會餚饍盈長，我所持者是彼遺餘。」爾時世尊宿行已畢，十六大國咸聞世尊與五百比丘毘羅然國三月食馬麥。諸國貴人長者居士大富商人，備眾供具種種餚饍車馱充滿，來迎世尊如親遠至。時有七日未至自恣，佛知故問阿難：「自恣餘有幾日？」阿難答言：「餘有七日。」佛告阿難：「汝行入城語阿耆達：『佛言：「我於汝國安居已竟，欲遊行諸國。」』」諸比丘言：「世尊！是婆羅門於佛眾僧有何恩德？在此安居窮乏困極，而與之別。」佛言：「此婆羅門雖無恩德，賓主之法宜應與別。」阿

難受教，與一比丘俱到門下，語守門人：「可白汝王。」阿難在外時，守門者思惟念言：「阿難名吉，清旦聞之，不白王者，是為不祥。」時阿耆達早起沐頭著白淨衣獨坐中堂，守門者白：「阿難在外。」婆羅門相法，名吉則喜，即語令前：「誰遮？」阿難即入。與坐相問訊已，問阿難言：「汝何故來？」答言：「佛遣我來語汝：『我夏三月住汝國界，安居已竟當遊行餘國。』」阿耆達驚言：「阿難！瞿曇沙門在毘羅然國夏住耶？」阿難言：「然。」婆羅門言：「云何得住？誰所供給？」阿難答言：「窮乏困極，佛及眾僧三月食馬麥。」時阿耆達始自覺悟，憶前請佛及僧夏四月住，供具已備。「云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如是惡聲流布諸國，當言：『阿耆達長夜惡邪，憎嫉佛法，令佛及僧極受苦困。』」即語阿難：「沙門瞿曇可得悔過留不？」阿難言：「不得。」時阿耆達慚愧憂惱、熱悶躃地，時宗親以水灑面扶起乃醒。親里喻言：「汝莫愁憂，我當與汝懺謝瞿曇強請留住。若不肯住，當齎飲食隨後逐送，若有乏時當以供養。」時阿耆達即與宗親共詣佛所懺悔請住，佛自思惟：「若我不受者，當吐熱血死。」佛憐愍故受請七日。時阿耆達作是思惟：「此四月供具，云何七日能盡？」

佛自恣竟欲越祇國二月遊行，越祇國人聞佛當來，各設供具，我今日、汝明日，如是次第竟於二月。佛自恣已向越祇去，阿耆達齎諸供具隨送佛去，若乏少時當以供養。諸越祇人聞已共作要令：「若佛來者，各自當日辦具小食、時食、中後含消漿飲，勿令乏少。莫使異人間錯其間。」阿耆達知佛宿處，先往施設言：「我今日供、若明日供。」諸越祇人不聽使作，語阿耆達：「汝長夜惡邪，是佛怨家，故惱佛及僧。今欲悅他意故，便作是語：『我今日供、若明日供。』汝有何事，爾許時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今求供日？」阿耆達聞是語已，慚愧愁憂在一面立，看眾僧為少何物？我當與之。值時無粥，即作種種粥：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小豆粥、摩沙豆粥、麻子粥、清粥，辦已奉佛，佛言：「與眾僧。」眾僧不受：「佛未聽我等食八種粥。」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食八種粥。粥有五事益身：一者除飢，二者除渴，三者下氣，四者除臍下冷，五者消宿食。」時阿耆達自思惟：「我夏四月安樂自娛，若復二月逐沙門瞿曇者，以我一人廢諸國事。今此供具多不可盡，且當布地令佛及僧以足蹈上，即是受用。」即便白佛，願時受用。佛告阿耆達：「不得如汝所言，此是食物應口受用。」佛欲遣阿耆達故，說偈呪願：

「一切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毘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帝王尊為最；
一切諸江河，　大海深為最；
一切星宿中，　月明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為上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爾時佛與阿耆達呪願竟，遊行跋耆向舍衛國。爾時有一裸形外道隨逐佛後，是外道身體肥大多肉。復有一外道從前逆來，問裸形外道言：「汝於此行為何所得？」答言：「得如是如是食。」問：「何因緣得？」答言：「因是禿居士得。」彼即罵言：「汝弊罪人，因他得如是飲食，云何作惡不善語？若人隨所得好食安隱處而訶罵者，不名為人。若瞿曇沙門聞是語者，必當結戒，不聽弟子與外道食。」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是諸外道長夜邪見，是法怨賊求覓罪過。若為他人刀杖所打、若得毒藥、若有殺者，必當言沙門釋子所為。」爾時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佛次第遊行到舍衛國，爾時眾人聞佛三月噉馬麥，故猶多供養未息。有賣餅女人，為佛及僧辦於飲食。時阿難於中知飲食事，諸佛常法，不盡得食不從坐起。何以故？若食不足佛力令足。爾時佛猶坐未起，有二外道出家女人，從阿難乞餅。阿難不憶念，佛語：「各與一餅。」時有二餅相著故，一人得一，一人得二。得已小遠共相問言：「汝得幾餅？」答言：「得一。」「汝復得幾？」答言：「得二。」時得一者言：「與我半餅，若不與者，我當相辱。」答言：「各隨所得，何以與汝？」第二更言：「與我半餅，若不與者，我當相辱。」答言：「各隨所得，我不與汝。」得一者言：「阿難必是汝夫、若共私通。若非夫非私通者，與汝一應與我一，如與汝二應與我二。」即便相瞋按頭大喚。佛知故問阿難：「誰故大喚？」答言：「外道女。」「何故大喚？」阿難向佛廣說是事。時佛食後，以此因緣及先因緣故，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汝等當知，是諸外道長夜邪見，是法怨賊求覓罪過。若為他人刀杖所打、若得毒藥、若有殺者，必當言是沙門釋子所作。」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裸形外道、外道女，自手與飲食，波逸提。」
裸形者，名阿耆維道、尼揵子道。尼揵外道者，老子、老弟子。佛言：「略說除佛五眾，餘殘出家人，皆名外道。」
食者，五佉陀尼、五蒲闍尼、五似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根食自手與裸形外道、外道女，波逸提。莖、葉、磨、果，飯、麨、糒、魚、肉，糜、粟、穬麥、莠子、加師，自手與裸形外道、外道女，波逸提。若裸形外道乞果者，應言：「我等不遮汝果。」若乞水者，亦言：「不遮汝水。」

不犯者，若裸形外道外道女病、若親里、若求出家時(出家時者四月試時)，與，不犯。(四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小國反，起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集四兵已，王自往看，鎧仗好不？兵人樂不？爾所軍眾能破敵不？六群比丘共相謂言：「今軍欲發，共看去耶？」皆言：「隨意。」即往軍所一處立看。諸國王眼常喜遠視，王遙見比丘，遣人問言：「何因緣來？」六群比丘即答言：「我欲見王。」王作是念，語大臣言：「我於餘時難見耶？諸比丘今乃軍中見我。佛聞是事必當結戒，不聽比丘看軍發行。」王喚比丘來，即詣王所。王言：「何因緣來？」答言：「來欲見王。」王言：「我餘時難得見耶？乃來軍中見。佛聞是事必當結戒，不聽比丘看軍發行。」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看軍發行？」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往看軍發行？」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波逸提。」

軍發行者，為鬪破賊故，集諸兵人。

軍者，一兵軍，二、三、四兵軍。一兵者，但象兵、但馬兵、但車兵、但步兵，是名一兵。二兵者，象兵、馬兵；象兵、車兵；象兵、步兵；馬兵、車兵；馬兵、步兵；車兵、步兵，是名二兵。三兵者，象兵、馬兵、車兵；象兵、馬兵、步兵；馬兵、車兵、步兵，是名三兵。四兵者，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是名四兵。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從下向高，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從高向下，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一兵軍、二兵、三兵、四兵軍亦如是。

不犯者，若不故去、若有因緣道由中過，不犯。

爾時軍去至彼，久未破賊，時波斯匿王有二大臣：一名尼師達多，二名富羅那，先在彼軍，有親里比丘，別久憂念欲見比丘。此二大臣遣使往喚，欲軍中見比丘。比丘遣使報言：「佛結戒，不得看軍。汝莫憂愁，以是因緣我不得往。」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

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若王遣使喚、若王夫人、王子、大臣、大官、諸將，如是人遣使喚，往者不犯。」(四十五竟)
爾時佛聽諸比丘有因緣得至軍中，諸比丘親里多，此今日請、彼明日請，如是展轉軍中久住。軍中有不信者，嫉妬瞋言：「我等為聚落官職、人民廩食故在此，是比丘弊惡不吉，何因緣復來在此？是比丘久住此者，或作細作，我等或因是比丘故破失退墮。」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往軍中宿過二夜？」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因緣往軍中宿過二夜，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往軍中過二夜宿，波逸提。若在軍中至三夜地了時，波逸提。(四十六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二夜軍中宿，時往看軍陣、看著器仗、牙旗、幢幡、兩陣合戰。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軍中二夜宿，時往看軍陣、看著器仗、牙旗、幢幡、兩陣合戰？」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軍中二夜宿，時往看軍陣、看著器仗、牙旗、幡幢、兩陣合戰？」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二夜軍中宿，時往看軍陣、看著器仗、牙旗、幢幡、兩陣合戰，波逸提。」
著器仗者，莊嚴欲鬪。
軍者，象軍、馬軍、車軍、步軍。
陣者，作陣如弓、有如半月、有陣如日、有如鋒頭。兩陣對時看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往看軍陣、著器仗時，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若從下向高，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若從高向下，得見者，波逸提；不見者，突吉羅。一軍、二軍、三軍、四軍皆如是。若看幢幡兩陣鬪時亦爾。
不犯者，不故往、有因緣、道由中見，不犯。(四十七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瞋恚發不喜心，打十七群比丘。十七群比丘啼泣，諸比丘問：「何故啼耶？」答言：「六群比丘打我。」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瞋恚發不喜

心，打餘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瞋恚發不喜心，打餘比丘？」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恚發不喜心，打餘比丘，波逸提。」

打者，有二種：若手、若腳。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以手打，波逸提。若以腳打，波逸提。若以餘身分打，突吉羅。若為呪故、若食噎故，打拍不犯。(四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瞋恚發不喜心，六群比丘舉掌向十七群比丘。十七群比丘作是念：「六群比丘壯健多力，若掌著我，我等便死。」即便啼喚。諸比丘問：「何故啼喚？」答言：「六群比丘壯健多力，舉掌向我，怖故啼喚。」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共比丘鬪諍，瞋恚發不喜心，舉掌向他？」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瞋恚發不喜心，舉掌向他？」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恚發不喜心，舉掌向他，波逸提。」

舉掌者，有二種：手掌、腳掌。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舉手掌，波逸提。若舉腳掌，波逸提。除手腳，舉餘身分向他，突吉羅。

不犯者，若比丘舉掌遮惡獸、若遮惡人，不犯。(四十九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有兄比丘，名曰難徒。跋難陀有弟子，名達摩，亦善持戒，是弟子不隨師行。難徒作是念：「此是我弟弟子，不隨我行，又不隨我弟行，應當治之令隨我等。」爾時難徒以女人著一房中，往語達摩言：「汝到某處來。」達摩言：「往何所作？」答言：「但來。」達摩作是念：「此是我師兄，云何不隨語？」即便隨往。難徒知立此處得見女人，即教此中立待我。難徒即往女人所，除却三瘡抱捺餘身和合相觸，作如是已語達摩言：「汝見不？」答言：「見。」「汝莫語餘人。」答言：「我不能覆藏，必以是事白佛，當向比丘、比丘尼說。」難徒言：「我亦見汝和上作如是事，復見劇是，尚不語人，汝何以語人？」答言：「汝意自欲不語，我不能覆藏，必當白佛，向比丘、比丘尼說。」時達摩即以是事向諸比丘說。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

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比丘有重罪，故覆藏不說？」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難徒：「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比丘有重罪故覆藏？」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他比丘有重罪，覆藏乃至一夜，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比丘自說。

重罪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

一夜者，從日沒至地未了時。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地了時，見餘比丘犯波羅夷，是比丘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地了已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有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地了已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時，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有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比丘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突吉羅。是比丘，若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地了已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時，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

若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謂僧伽婆尸沙、謂波逸提、謂波逸提提舍尼、謂突吉羅，是比丘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皆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是僧伽婆尸沙中謂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波羅夷，是比丘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波羅夷想、若突吉羅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皆波逸提。若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比丘突吉羅中謂波羅夷、謂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是比丘突吉羅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若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皆突吉羅。若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從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

若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是比丘於波羅夷中生疑，是波羅夷非波羅夷？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

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生疑，是僧伽婆尸沙非僧伽婆尸沙？後時斷疑，於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比丘於突吉羅中生疑，是突吉羅非突吉羅？後時斷疑，於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突吉羅。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為波逸提、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為波羅夷為突吉羅？是比丘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竟日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從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生疑，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提提舍尼、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是比丘後時斷疑，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波逸提。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波逸提。

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比丘突吉羅中生疑，為突吉羅為波羅夷、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為波逸提、為突吉羅為波羅提提舍尼？是比丘後時斷疑，於突吉羅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若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皆突吉羅。若是比丘，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不犯。若僧解擯、若苦痛止，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突吉羅(見他罪向一人說便止，若疑不須說)。(五十竟)

十誦律卷第十四

十誦律卷第十五(第三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七

佛在舍衛國。爾時跋難陀釋子作是念：「是達摩弟子毀辱我兄，應當報之。」爾時喚言：「共到某聚落去。」問：「何以故？」答言：「但來。」達摩念言：「是我和上，云何不隨語？」從祇桓出。爾時祇桓門間有諸比丘經行，諸比丘語達摩言：「汝今日必當得多美飲食。」「何以故？」「隨逐多知識比丘故。」達摩言：「多以不多，今日當知。」是跋難陀釋子隨所入家皆請與食，跋難陀言：「小住，日早，時到當取。」達摩作是念：「我和上今日必當受好請處，是故處處不受食。」第二、第三家亦請與食。跋難陀言：「小住，日早，時到當取。」爾時跋難陀出白衣舍，看日已中，設入聚落乞食者不及時，若還祇桓亦復不及時，即語達摩言：「汝還去，我與汝共坐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達摩復自看日已中，設入聚落乞食不及時，若還祇桓復不及時。達摩又念：「今當何去？」即還祇桓。諸比丘問言：「汝今日得多美好食耶？」答言：「莫共我語，今日斷食。」問：「何以故？」即以是事向諸比丘廣說。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斷比丘食？」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云何名比丘，故斷比丘食？」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語餘比丘：『來，共到諸家。』到諸家已，是比丘不教與食，便作是言：『汝去！與汝共坐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欲惱彼故，以是因緣無異，波逸提。」

家者，白衣家。

驅出者，自驅、若教人驅。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語餘比丘言：「汝來！共到他家。」若未入城門令還者，突吉羅。若入城門令還者，亦突吉羅。若未入白衣家外門令還者，突吉羅。若入外門令還者，亦突吉羅。入中門亦如是。若未入內門令還者，突吉羅。若入內門未至聞處令還者，突吉羅。若至聞處令還者，波逸提。(五十一竟)

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眾遊行。時有五百估客眾隨逐佛行，作是念：「我等隨佛行，當得豐樂安隱。」佛遊行到一林中欲宿，時估客各隨向火，拾薪草共燃火向。諸比丘亦隨所知識，共拾草木用燃

火向。有一異摩訶盧比丘，拽空中木持著火中，木中有毒蛇得熱便出，比丘見之驚怖大喚，估客驚怪謂有賊來，共相謂言：「各自捉矟刀、盾、弓箭聚集財物。」諸估客即起捉諸器仗聚集財物，共相問言：「賊在何處？」比丘言：「無賊但有毒蛇。」諸估客言：「若知是蛇何故大喚？以大喚故，諸估客眾或有相殺，我等幾相傷害。」佛聞是事及諸估客訶責比丘，過是夜已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訶責摩訶盧比丘：「云何名比丘，露地燃火？」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露地燃火向，若燃草木、牛屎、木皮、糞掃，若自燃、若使人燃，波逸提。」

病者，冷盛、熱盛、風盛，若向火得差，是名病。除是因緣，名不病。

露地者，無壁覆障、無席覆、無衣覆，如是等無覆處，名露地。

自著者，自手著。使著者，教他著。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草著草火中，波逸提。若以薪、牛屎、木皮、糞掃著草火中，波逸提。

若比丘以木著木火中，波逸提。若以牛屎、木皮、糞掃、草著木火中，波逸提。

若比丘以牛屎著牛屎火中，波逸提。若以木皮、糞掃、草木著牛屎火中，波逸提。

若比丘以木皮著木皮火中，波逸提。若以糞掃、草木、牛屎著木皮火中，波逸提。

若比丘以糞掃著糞掃火中，波逸提。若以草木、牛屎、木皮著糞掃火中，波逸提。教著亦如是，乃至露地以火樵著火中，突吉羅。

不犯者，若病、若煮飯、若煮羹、煮粥、煮肉、煮湯、煮染，熏鉢、治杖、治鉤，不犯。(五十二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欲羯磨擯跋難陀，時六群比丘在眾中遮不得成羯磨。異時六群比丘餘處行去，諸比丘言：「我等今當與跋難陀作擯羯磨。」有比丘言：「六群比丘當來更遮。」諸比丘言：「六群比丘今遠去至餘聚落，多事未還。」有比丘佐助六群比丘，時住不去。諸六群比丘懈怠懶惰，說戒自恣僧羯磨時不來，但與欲清淨。諸比丘念：「莫令佐助六群比丘來眾中作遮，但取欲來。」即打揵椎集比丘僧，遣人到彼比丘所索欲來，彼問言：「欲作何事？」答言：「有僧事。」彼比丘即與欲。爾時僧一心和合，與跋難陀作擯羯磨。後日大唱言：「僧已與跋難陀作擯羯磨。」彼比丘言：「是羯磨不應如是作，不可我意故。」諸比丘言：「汝已與欲。」彼比丘言：「我不知僧與跋難陀釋子作擯羯磨故，若知者不

與欲。」自言：「我不是有過不應與欲。」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如法僧事中與欲後悔？」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是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與欲已後悔？」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如法僧事與欲竟，後悔言：『我不應與。』波逸提。」

僧事者，所有僧事，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若布薩自恣、若羯磨十四人。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如法僧事與欲竟，後悔言：「我不應與。」波逸提。若比丘僧如法事，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十四人羯磨，與欲竟後悔言：「我不應與欲。」波逸提。隨心悔言，一一波逸提。(五十三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諸賢者，隨齋日至寺中受齋法，通夜燃燈加趺而坐，為聽法故。時諸上座比丘初夜大坐，至中夜時各各入房。諸年少比丘及諸沙彌，在說法堂中宿不一心臥，鼾眠寤語，大喚掉臂。諸賢者言：「看是尊眾，不一心眠臥。」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共未受具戒人宿？」佛爾時但訶責未結此戒。

佛在舍衛國。爾時沙彌羅睺羅，諸比丘驅出房不共宿，羅睺羅即去到邊小房中住。時有客比丘來，作是念：「大房中必上座滿，我當向邊小房中。」作是念已即向邊小房中，到已謦欬打門問言：「此中有誰？」答言：「我是羅睺羅。」比丘言：「出去。」即便出去。到第二房中，復更驅去。到第三房中，復更驅去。羅睺羅作是念：「我所至房舍皆驅出者，今當往至佛廁屋中。」即往廁屋中枕廁板臥。板下有蛇，先出不在，後夜大風雨墮，蛇得苦惱即還向窟。時佛憶羅睺羅臥：「若我不覺者，正爾當為蛇所害。」佛即入三昧，自房內沒於廁邊住，即以神力作龍聲。羅睺羅便覺，佛知而故問：「汝是誰耶？」答言：「我羅睺羅。」「何故在此？」答言：「臥。」問：「何故此中臥？」答言：「餘無宿處。」佛言：「汝出。」即便出來。佛以右手摩羅睺羅頭，說是偈言：

「汝不為貧窮，　亦不失富貴；
但為求道故，　出家應忍苦。」

說是偈已，佛即捉臂將至自房。時佛獨坐床上大座，佛竟夜入禪，用聖默然到地了已，以是因緣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是沙彌可憐愍，無父母，若不慈愍何緣得活？若值惡獸得大苦惱，是親里必瞋言：『諸沙門釋子但能畜沙彌，而不能守護。』」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為二事利故，聽未受大戒人二夜共宿：一者為憐愍沙彌故，二者為有白衣來至寺中應與房宿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未受大戒人共舍宿，過二夜，波逸提。」

未受大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餘一切人是。

舍有四種：一者一切覆一切障，二者一切障不覆，三者一切覆半障，四者一切覆少障。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未受大戒人四種舍中宿，過二夜，波逸提。起已還臥，隨起還臥，一一波逸提。若通夜坐，不犯。

時有比丘病，使沙彌供給看病，是比丘至第三夜驅沙彌去，是病比丘無人看故垂死。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應喚沙彌在病比丘所立，莫令臥。」有病比丘，沙彌小久立倒地便臥，佛言：「病比丘不犯。是中有不病比丘，不應臥。」(五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言：「我如是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諸比丘聞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汝當約勅阿利吒比丘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佛種種因緣，說障道法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當三教令捨是事。」諸比丘言：「如是。世尊！」即往約勅阿利吒比丘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汝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佛種種因緣說障道法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作是教令捨此事，第二、第三亦如是教。諸比丘再三教已，不能令捨，即便起去。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教阿利吒比丘令捨是惡邪見，不能令捨。我等便即起來。」佛言：「汝等應作羯磨擯，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故。若有餘比丘，不捨惡邪見者亦如是治。作不捨惡邪見擯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中。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阿利吒比丘生如是惡邪見言：「我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僧已約勅令捨惡邪見，而不肯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羯磨，隨汝幾許時不捨惡邪見，僧隨爾所時與作擯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阿利吒比丘不捨惡邪見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是言：『我如是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諸比丘應如是教彼比丘：『汝莫作是言：「我如是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汝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佛種種因緣說障道法能障道，汝當捨是惡邪見。』諸比丘如是教時，堅持不捨，諸比丘當再三教令捨此事。再三教時捨者善，不捨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是比丘初應軟語約勅，若軟語約勅捨者，令作突吉羅悔過。若不捨者，應作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一心和合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作如是言：『我知佛法義，作障道法不能障道。』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約勅阿利吒比丘，令捨惡邪見。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阿利吒比丘捨惡邪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中佛說是比丘應第二、第三約勅令捨是事者，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毘尼、如佛教，三約勅竟不捨者，波逸提。(五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知是人作如是語，不如法除罪、不捨惡邪見、如法擯出，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知是人作如是語，不如法除罪、不捨惡邪見、如法擯出，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知是人作如是語，不如法悔、不捨惡邪見、如法擯出，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作如是語，不如法悔、不捨惡邪見、如法擯出，便與共事共住共同室宿，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自說。

如是語者，如所見說。

不如法悔者，未折伏心、未破憍慢。

不捨惡邪見者，是惡邪見未離心故。

如法擯出者，如佛法僧中擯出。

共事者，有二種事：法事、財物事。

共住者，共是人住。

作白羯磨、白二白四羯磨、布薩、自恣、若作十四人羯磨。

共舍宿者，舍有四種：一者一切覆一切障，二者一切障不覆，三者一切覆半障，四者一切覆少障。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共擯人作法事，若教經法、若偈說，偈偈波逸提。若經說，章章波逸提。若別句說，句句波逸提。若從擯人問誦受學亦如是。
共財事者，若比丘與擯人鉢，波逸提。與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皆波逸提。若從擯人取衣鉢，波逸提。乃至取盡形藥，皆波逸提。
若四種舍中共宿臥者，波逸提。起已還臥，隨起還臥，一一波逸提。若通夜坐不臥，突吉羅。(五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沙彌名摩伽，生如是惡邪見：「我知佛法義，作婬欲不能障道。」諸比丘聞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汝等當約勅摩伽沙彌：『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法義，作婬欲不能障道。」汝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佛種種因緣說婬欲能障道，汝當捨是惡邪見。』」諸比丘言：「如是。世尊！」即往訶沙彌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法義，作婬欲不能障道。』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佛種種因緣說婬欲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諸比丘再三教已，不能令捨。即從坐起來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等約勅摩伽沙彌，令捨惡邪見。不能令捨，從坐起來。」佛言：「汝等應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不捨惡邪見故。若更有如是沙彌，亦應如是治。滅擯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摩伽沙彌生惡邪見，僧已約勅令捨惡邪見，而不肯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摩伽沙彌滅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知是沙彌滅擯已，便畜經恤共事共宿。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是滅擯沙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知滅擯沙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沙彌作是語：『我知佛法義，行婬欲不能障道。』諸比丘應如是教沙彌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法義，行婬欲不能障道。」莫謗佛，謗佛者不善，佛不作是語。汝當知，佛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能障礙道，汝當捨是惡邪見。』若是沙彌，諸比丘如是訶時，堅持不捨者，諸比丘應再三教令捨是事。再三教時若捨者善，不捨者諸比丘

應如是語沙彌：『汝從今不應言：「佛是我師。」亦不應隨諸比丘後行，諸餘沙彌得共比丘同房二宿，汝今不得。癡人滅去，不應住此。』若比丘知是滅擯沙彌，便畜經恤共事共宿，波逸提。」
知者，自知、若從他聞、若沙彌自說。
滅擯者，如佛法，一心和合僧作滅擯羯磨。
畜者，持作弟子，自作和上、若阿闍梨。
經恤者，若與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
共事者，有二種事：法事、財事。
共宿者，四種舍內共宿。舍者，若一切覆一切障、一切障不覆、一切覆半障、一切覆少障。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教滅擯沙彌法，若偈說，偈偈波逸提。若經說，章章波逸提。若別句說，句句波逸提。若從滅擯沙彌受經讀誦亦如是。
若與滅擯沙彌鉢，波逸提。若與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皆波逸提。若從滅擯沙彌取衣鉢、戶鉤、時藥、夜分七日盡形藥，一一皆波逸提。
四種舍中共宿，波逸提。起已還臥，隨起還臥，一一波逸提。通夜坐不臥，亦波逸提。(五十七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世尊為乞食故，早起著衣持鉢，阿難從後入王舍城。時天大雨，水突伏藏出多有寶物。爾時世尊乞食，食已還耆闍崛山。佛見是藏多有寶物，佛在前行，阿難隨後一尋徐行。阿難自念：「我若近佛，口氣脚聲或惱佛故。」佛見是藏，語阿難言：「毒蛇！阿難。」作是語已即便直過，不往物所。阿難見已白言：「惡毒蛇。世尊！」作是語已即便直過，不往物所。是山下有一貧人刈麥，聞是二種語，作是念：「我未曾 見沙門釋子毒蛇惡毒蛇，今當往看。」即往，見藏為水突出，見已歡喜言：「沙門釋子毒蛇皆是好物。」即以車輿衣囊及日取著家內，以是寶物現富貴相，謂作大舍、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象群、馬群、牛羊群、車乘、輦輿、人民、奴婢。是人先有不相可者，作大舍時妨其生業，是人妬嫉，便白王言：「是中先有貧窮賤人，卒見富相，起大堂舍、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象群、馬群、牛羊群、人民、奴婢，是人必當得大寶藏不欲語王。」王即喚問：「汝得寶藏耶？」答言：「不得。」王念：「此人不被拷治，云何說實？」即勅有司：「盡奪財物，縛著標頭，若得寶藏不語王者，皆如是治。」作是教已，即奪財物，縛著標頭：「誰得寶藏不語王者，皆如是治。」是人作是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諸人語曰：「汝莫作是語：『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汝應

作是言：『誰得寶藏不語王者皆有此分。』」是人一心念佛作是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時人白王：「是人標頭作如是語：『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王即喚問：「縛汝標頭，實作是語：『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不？」是人答言：「大王！施我無畏者，我當說實。」答言：「與汝無畏。」即言：「有是寶藏，我先貧賤，山下刈麥。有二比丘共來上山，一在前行，一在後行。前行比丘見是藏時，作是言：『毒蛇。阿難！』語已直去不到物所，亦不取物。後行比丘亦見，復作是言：『惡毒蛇。世尊！』語已直去不到物所，亦不取物。我聞是二語，即作是念：『我未曾 見沙門釋子毒蛇、惡毒蛇。』尋便往看。見是寶藏為水所突，見已歡喜，即以車輿衣囊取著家中，現富貴相，起大堂舍、金肆、銀肆、客作肆、銅肆、珠肆、象馬群、牛羊群、車乘、輦輿、人民、奴婢。今我墮罪便憶是語，此惡毒蛇今於我身能作何等？必噉我命。為是寶故，王盡奪我所有財物，垂當奪命。」王作是念：「必當是佛與阿難。」王言：「汝去，於命無畏，賞汝金錢五百。於是急中，說於佛語及阿難所言故，從死得脫。」時是眾中大臣大官大聲唱言：「甚希有事，憶佛語故便得脫死。」諸比丘聞是事，向佛廣說，佛言：「取重物得如是罪，及過是罪，皆由取寶物故。」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佛在維耶離。爾時諸童子等，出城詣園林中學射，射門扇孔仰射空中筈筈相拄。爾時跋難陀釋子，早起著衣持鉢欲入城乞食，諸童子遙見共相謂言：「此跋難陀釋子憙作惡罪，若見罪聞罪疑罪無慚愧無厭足，我等今當試看。」即以寶物價直一千，放著道中捨遠遙看。時跋難陀釋子到是寶物所，四顧無人取著腋下。諸童子見即往圍繞捉言：「汝比丘法，他物不與便偷取耶？」答言：「不偷。」「何故取耶？」答言：「我謂糞掃物故取。」諸童子言：「云何寶物作糞掃取？」諸童子念：「此惡人，當將詣眾官。」作是念已，將詣眾官。眾官問言：「汝實偷不？」答言：「不偷，作糞掃想取。」眾官又言：「無有寶物得作糞掃取者。」眾官是佛弟子，信樂佛故作是語：「比丘云何作偷？諸童子輩必當虛妄。」即言：「汝去，後莫復爾。諸露地不與寶莫取。」時跋難陀作是惡事已，還向諸比丘廣說是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如是罪惡及過是罪，皆由取金銀寶物故。」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寶、若似寶，自取、教取，波逸提。」

寶者，錢、金銀、硨磲、瑪瑙、琉璃、真珠。

似寶者，銅鐵、白鑞、鉛錫、偽珠。

自取者，自手取。

教取者，教他取。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捉舉他錢金銀，波逸提。捉舉他硨磲、瑪瑙、琉璃、真珠，波逸提。
若比丘有似寶物，作男子莊嚴具、女人莊嚴具、器仗鬪具，捉舉是物，波逸提。捉舉偽珠，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節日到，諸白衣辦種種飲食出園林中。時毘舍佉鹿子母著五百金錢直莊嚴身具，出城遊戲，還欲入城。是鹿子母信樂佛及眾僧，作是念：「我今出城，不應不見佛而還入城，又我不應著如是莊嚴具往詣佛所。」即脫嚴具裹著衣中，與一小婢。與已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佛以種種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鹿子母聞佛說法已，從坐起頭面禮足右繞而去。佛善說法，小婢聞佛法味故，即忘莊嚴具去。佛見是衣裹語阿難：「汝看是中，有何物取舉？」阿難語淨人開看還令裹舉。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寶、若似寶，自捉舉、教人捉舉，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若寶、若似寶，在僧坊內、若住處內，以如是心取，有主來者當還。是事應爾。」
僧坊內者，物在僧坊壁內、籬內、塹內、障內。
住處內者，隨白衣所請住處。
是中云何不犯？若物在僧坊內，若得淨人，教取看舉。若不得淨人，應自取看舉。若有來索者，應問：「汝物有何相？」若說相，是者應還；若不是者，應答：「無如是物。」若主未來，是比丘有因緣欲行者，是中有舊住善好比丘，應語言：「我得他所忘物，汝取看舉。有來索者，問相，是者應還；若不是者，應答：『無如是物。』」若過五六歲，無主來索，應施四方僧物中用。若後有主來索者，應取四方僧物償。是物在住處者，若得淨人，教取看舉。若不得淨人，自取看舉。若有來索者，應問相，是者應還；不是者，應答：「無如是物。」若是比丘有因緣欲去，是中若有舍主善好男女，應語言：「我此中得他是物，汝取看舉。若有索者，問相，是者應還；不是者，應答：『無如是物。』」若過五六歲無來取者，是住處、若少坐床、大床、床板，應用作。若後有來索者，應取是床座用還。是事應爾。(五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人，以龍雹因緣故，作一月會。最後日設會，伎兒作伎，應多與價直。爾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往看去來。」皆言：「隨意。」即便俱往在一面立，遣人語伎人言：「是中有所得物，與我等分，若不與者我壞汝會。」便即往語：「汝所得物與我等分，若不與者當壞汝會。」問：「誰作是語？」答言：

「沙門。」問：「何沙門？」答言：「釋子沙門。」伎人共相謂言：「我等今牽觀者心伎樂已調，若有大樂師尚不能壞，何況釋子沙門？不與汝分。」使即還報：「不肯與汝分。」聞不與已，即張異衣作幔，異衣作障，異衣作敷。是中著白衣服結加趺坐，辯才莊嚴讚佛、讚法、讚僧聖戒。是中有人，從大眾中起，試往看之。如是第二、第三，會處皆空，來就比丘聞法得味不復還去，是中即空。爾時伎人應大得價，即不復得。共相問言：「彼中是誰？」答言：「沙門釋子。」即訶責言：「是失沙門法、燒沙門法，盡奪我等所得財物。」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不作淨染衣著？」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與估客眾俱欲度險道。時有賊來劫估客物，裸形放去，諸比丘亦失衣服。復有餘出家人，亦在此中俱失衣服。時賊收衣聚在一處，是賊愛佛法故，語諸比丘：「汝等各各還自取衣。」餘出家人亦有染衣，諸比丘疑惑，謂是他衣，竟不敢取。次第到舍衛國，往詣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如是語勞問：「可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佛以是語勞問諸比丘：「可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忍足、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得新衣者，應三種色中，隨一一種，壞是衣色，若青、若泥、若茜。若比丘不以三種壞衣色，著新衣者，波逸提。」

新衣者，若比丘得他故衣，初得故，亦名新衣。

三種壞色者，若青、若泥、若茜。若比丘得青衣者，應二種淨：若泥、若茜。若得泥衣者，亦二種淨：若青、若茜。若得茜衣者，亦二種淨：若青、若泥。若得黃衣者，應三種淨：青、泥、茜。得赤衣者，應三種淨、青、泥、茜。得白衣者，亦三種淨：青、泥、茜。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著不作淨衣，波逸提。若作敷具，波逸提。若作枕，波逸提。乃至少時試著，突吉羅。

若比丘得作淨竟衣，以不淨段物補，却刺縫一點作淨，若直縫各各作淨。若比丘得淨染衣，却刺縫即是淨，不淨物補摘不淨物，還與僧淨染者，如法壞色染也。不淨段物者，非如法色，一尺二尺故，言不淨段。以此衣壞故，以段補之，皆應却刺。若直縫者，衣主命

終，應摘此直縫與僧，乃以此衣與看病人，一點三點以淨，此不淨色故。淨而却刺，是佛所許如法畜用。直縫所以不得者，以是世人衣法，故以却刺異俗。(五十九竟)
十誦律卷第十五

十誦律卷第十六(第三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八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有三種池水：第一池中王及夫人洗，第二池中王子大臣洗，第三池中餘人民洗。是王得道深心信佛，問諸大臣：「上人洗不？」答言：「亦洗。」王言：「上人應我池中洗。」爾時諸比丘，常初夜、中夜、後夜數數洗。一時瓶沙王欲洗，語守池人：「除人令淨，我欲往洗。」即時除却餘人，但比丘在。知池人作是念：「王敬比丘，若遣除者王或當瞋。」便白王言：「已除諸人，但比丘在。」王言：「大善！令上人先洗。」初夜、中夜、後夜比丘洗竟便去。知池人白王言：「比丘已去。」王即往洗。王法洗遲，王洗竟時便即地了。王浴竟作是念：「我不應出城不見佛直還入城。」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知而故問：「大王！晨朝何來？」時王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爾時為王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王聞佛說法已，從坐起頭面禮足右遶而去。王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常初夜、中夜、後夜數數洗，令灌頂剎利大王自池中不得洗？」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未滿半月浴，波逸提。若滿半月浴、若過，不犯。

爾時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諸比丘不得浴故，身體垢痒煩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如是大熱時，聽諸比丘洗浴。」佛言：「聽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名大熱時。」

是中犯者，若比丘未至大熱時浴，波逸提。若大熱時浴，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病，以酥油塗身，不得浴故，患痒煩悶吐逆。諸比丘白佛：「願聽病因緣故浴。」佛言：「從今日聽病因緣故浴，益利病人如食無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波逸提，除因緣。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

病者，若冷發、風發、熱發，若洗浴得差，是名病。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病減半月浴，波逸提。若病，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惡風起，吹衣離體塵土坌身，不得浴故煩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聽風因緣故浴。」佛言：「從今聽風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
是中犯者，若無風因緣浴，波逸提。若有風因緣浴，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着新染衣入城乞食，值雨衣濕染汗著身生疥疱，不得浴故痒悶吐逆。諸比丘白佛：「願世尊聽雨因緣故浴。」佛言：「聽雨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
是中犯者，若無雨因緣浴，波逸提。有雨因緣浴，不犯。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諸比丘作新佛圖，擔土持泥墾塼草等，麁泥細泥黑白泥治，不得浴故，痒悶吐逆疲極不除。是事白佛：「願世尊聽作因緣故浴。」佛言：「聽作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作時。」
作者，乃至掃五掃箒僧坊地，亦名為作。
是中犯者，若比丘無作因緣浴，波逸提。若作因緣者，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是土地多土塵，行時塵土坌身，不得浴故，身體痒悶吐逆。是事白佛：「願世尊聽行因緣故浴。」佛言：「聽行因緣故浴。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減半月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春殘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大熱時，除病時、風時、雨時、作時、行時。」
行者，乃至半由旬若來若去。
是中犯者，若比丘昨日來今日浴，波逸提。明日欲去今日浴，波逸提。若至半由旬來去浴者，不犯。若比丘無是六因緣，減半月浴，波逸提。若有因緣，不語餘比丘輒浴者，突吉羅。(六十竟)
佛在維耶離國。爾時維耶離國諸王子，出園林中學射，門扇孔仰射空中，筈筈相拄。爾時迦留陀夷，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遙見諸王子作如是射，見已便笑。諸王子言：「何以故笑？我等射不好耶？」答言：「不好。」問言：「汝能不？」答言：「能。」「若能便射。」迦留陀夷言：「我等法不應捉弓箭。」諸王子言：「此有木弓可用。」即與木弓。張時有飛鳥空中迴旋，迦留陀夷放箭，圍繞不令得出。諸王子言：「何故不著？」答言：「射著何足為難？」諸王子言：「不爾。若能著者，便應令著，莫但虛語。」即憍慢言：「汝等欲令射著何處？」王子言：「欲令著右眼。」即著右眼，是鳥即死。爾時諸王子皆慚愧妬瞋恨言：「沙門釋子能故奪

畜生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逸提。」

奪命者，若自奪、若教他奪。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三種奪畜生命，得波逸提：自、教、遣使。自者，若比丘自作自奪畜生命。教者，語他言：「是畜生捉縛打殺。」若他受教殺者，是比丘得波逸提。遣使者，若比丘語人言：「汝識某畜生不？」答言：「識。」「汝往捉縛打殺。」使往捉縛打殺者，比丘得波逸提。

又比丘有三種奪畜生命，得波逸提：一者用受色，二者用不受色，三者用受不受色。受色者，若比丘以手打畜生，若足、若頭、若餘身分，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不受色者，若比丘以木瓦、石刀、矟弓箭、若木段、白鑞段、鉛錫段遙擲畜生，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受不受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矟弓箭木段白鑞段鉛錫段就打，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

若比丘不以受色、不受色、受不受色，為殺故，以毒藥著畜生眼中、耳中、鼻中、口中、身上瘡中，著飲食中、臥處、行處，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

若比丘不以受色、不受色、受不受色，不以毒藥，為殺故，作憂多殺、頭多殺，作弶網撥毘陀羅殺、似毘陀羅殺、斷命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水火中殺、推著坑中殺，遣令道中死，乃至母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念欲令死，死者波逸提；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波逸提；若不即死、後不因死，突吉羅。(六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鬪諍相罵心不和合。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鬪諍相罵已，六群比丘欲令十七群比丘疑悔故，作是言：「汝等不滿二十歲受具足戒，若人不滿二十歲受具足戒者，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是人得是語已，愁憂疑悔啼泣。諸比丘問：「何故啼耶？」答言：「六群比丘令我疑悔云：『我等不滿二十受具足戒，若不滿二十受

具足戒者，不名得具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我等聞是語，疑悔故啼。」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故令他疑悔？」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故令他比丘疑悔？」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令餘比丘疑悔，使須臾時心不安隱，以是因緣無異，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六事：一者生，二者受具戒，三者犯，四者問，五者物，六者法。

生者，若比丘問餘比丘：「汝何時生？」答言：「某王時生，某大臣時生、某豐樂時、某飢儉時、某安隱時、某疾病時生。」即復言：「若人某王時生、某大臣時、若豐樂、飢儉、安隱、疫病時生者，是人不滿二十歲。若人不滿二十，不得受具足戒。若不得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他比丘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言：「汝腋下何時生毛？口邊何時生鬚？咽喉何時現？」若言：「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飢儉、安隱、疫病時生。」即復言：「若人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飢儉、安隱、疫病時，生毛、生鬚、咽喉現者，是人不滿二十。若人不滿二十受具足戒，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生。

受具足戒者，若比丘問他比丘言：「汝何時受具足戒？」答言：「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飢儉、安隱、疫病時受具足戒。」即復言：「若人某王時、某大臣時、若豐樂、飢儉、安隱、疫病時受具足戒者，是人不得具足戒。不得具足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誰是汝具足戒和上？誰作阿闍梨？誰作教師？」答言：「某作和上、某作阿闍梨、某作教師。」即復言：「若某作和上、某作阿闍梨、某作教師，是人不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言：「汝於十眾中受具足戒，於五眾中受具戒耶？」答言：「十眾中。」即復言：「若如是十眾中受具戒，是人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又比丘問他比丘：「汝於界內受具戒、界外受？」答言：「界內受。」即復言：「若界內受，是人不得具足戒。若不得具足戒者，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受具足戒。

犯者，若比丘語他比丘言：「汝犯僧伽婆尸沙罪、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犯。
問者，若比丘問他比丘：「汝入某聚落、行某巷、至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耶？」答言：「我入某聚落、行某巷、到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即復言：「若比丘入某聚落、行某巷、到某家、坐某處、共某女人語、到某比丘尼坊、共某比丘尼語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問。
物者，若比丘語餘比丘：「汝誰同心用鉢？誰同心用衣，用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答言：「與某同心用鉢、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即復言：「若比丘與某同心用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物。
法者，若比丘語他比丘：「莫多畜衣、莫數數食、莫別眾食、莫他不請入其舍、莫非時入聚落、莫不著僧伽梨入村邑。」若比丘答言：「我受迦絺那衣。」即復言：「若比丘隨意多畜衣、數數食、別眾食、他不請入其舍、非時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村邑者，是人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若起疑悔、若不起，皆波逸提。是名法。
若比丘以是六事，令他比丘疑悔，皆波逸提。除是六事，以餘事令他比丘疑悔，突吉羅。若除比丘以是六事，以餘因緣令餘人疑悔，皆突吉羅。(六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十七群比丘中，有一白衣小兒憙笑。時十七群比丘以憙笑故，用指擊擪，小兒多笑乃至氣絕，不能動手足便死。時十七群比丘生疑：「我等將無得波羅夷？」是事白佛。佛知故問十七群比丘：「汝以何心作？」答言：「我以戲笑故。」佛言：「若爾者不犯殺。」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指擊擪他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一指擊擪他，一波逸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指，十波逸提。若以木石擊擪他，突吉羅。(六十三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洗浴池，處處作堰。時十七群比丘共相謂言：「至阿脂羅河上洗浴去來。」十七群比丘中，有一比丘得禪定故，實不樂往，為護餘人意故去。諸比丘皆到阿脂羅河岸上，脫衣入河中作種種戲，或手拍水、或倒沒、或如魚轉、或掉臂、或兩手把水、或一手、或仰浮。是洗浴處，王殿上悉得遙見。時王與

末利夫人於殿上受五欲樂，女妓自娛。時王遙見十七群比丘在水中種種戲，語末利夫人：「此是汝所尊重者，於水中作如是種種麁戲。」夫人答言：「王何以言？看此是年少耳！王何不言：『看摩訶迦葉、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爾時是中得禪定者不洗，在別處坐禪，聞是二語：王語、夫人語。聞已語餘比丘言：「汝洗已足勿復更洗，當上岸著衣，皆盛滿澡罐水著前，結加趺坐。」如是教已，即皆上岸著衣盛滿瓶水著前，結加趺坐。時得定者，以神通力令瓶水各各在前空中去，令諸比丘大坐閉眼隨後而去。時末利夫人見已語王言：「此是我所尊重者也，作如是行，乃至王所不見處。」時夫人即遣使詣佛所，白佛言：「是王常憙出比丘過罪，以此水中洗戲故，願令諸比丘莫復此中洗。」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十七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水中作種種戲，以手拍水倒沒、或如魚轉、或兩手把水、或一手、或仰浮？」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水中戲，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八種：一者作喜，二者作樂，三者作笑，四者作戲，五者弄水，六者令他喜，七者令他樂，八者令他笑。若比丘欲作喜故，以手拍水，波逸提。若於水中倒沒、或轉如魚、或一臂兩臂浮、或身踊、或仰浮，皆波逸提。若比丘欲作樂、作笑、作戲弄水，令他喜、令他樂、令他笑故，作是種種浮戲，皆波逸提。乃至盤上有水、若坐床上有水，以指畫之，突吉羅。

不犯者，若學浮、若直渡，不犯。(六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阿那律，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到一聚落無僧坊處欲宿。是阿那律本國王子，性貴故不憙問小小事，又不知何人可問、不可問。見聚落中諸立年少，即往問言：「是聚落中誰能與出家人宿處？」時聚落中有一婬女，是諸年少欲戲弄比丘故，答言：「某處可宿。」即往到女門前立彈指。時女人出看，見阿那律端正有威德顏色可愛，見已婬欲心發。女人問言：「汝何所索？」答言：「寄宿。」女言：「可得。」即入與坐處，共相問訊，然後乃坐。女勅家人，辦種種飲食、種種莊嚴供養是客。即敷大床好褥被枕，即此床邊更著一床，自為身故。是女人初夜請比丘作不淨事：「我當為汝供給捺脚。」比丘答言：「我是斷婬欲人，莫說是事。」女人意念：「此必有欲，但以初至疲極故。」至中夜更語，猶故不從。至後夜復語，亦故不從。至地了時女語比丘言：「國王、大臣有持百金錢來，我不肯從。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我亦不從。我於今夜三自相請，而汝不肯。汝於比丘所應得法，必

當得之。若不欲爾者，為愍我故受我施食。」阿那律念言：「我道中行必，當復須食。」作是念已即默然受。知默然受已，即時辦飲食，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飽滿已，知洗手攝鉢竟，取小床在前坐聽說法。時阿那律觀女人心本末因緣，為說次第法，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女人見法聞法知法入法，度疑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自在心無所畏。從坐處起，頭面禮阿那律足言：「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盡形作佛優婆夷。」時阿那律更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從是已來此家常供給沙門釋子衣服飲食。是婬女少多送阿那律已便還。爾時阿那律漸到舍衛國，脫衣鉢著一處，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佛即以如是語勞問阿那律：「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阿那律答言：「世尊！忍足、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阿那律雖離欲得阿羅漢，不應與女人共宿。如熟飲食人之所欲，女人於男亦復如是。」種種因緣訶責不應與女人共宿：「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同舍宿，波逸提。」

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是。人女若臥若坐名為宿。象若倚若立亦名宿。駝馬、牛羊若臥若立亦名宿。鵝鴈、孔雀、雞，若一脚立、若持頭置項上亦名宿。

舍者有四種：一切覆一切障、一切障不覆、一切覆不障、一切覆少障。

是中犯者，若比丘是四種舍中共女人宿，皆波逸提。若起還臥，更得波逸提。隨起還臥，一一波逸提。不犯者，通夜坐不臥。乃至他舍有女人宿，孔容猫子入處，是中宿波逸提。(六十五竟)

佛在維耶離國摩俱羅山中，爾時與侍者象守比丘俱。諸佛侍者法，佛未入房不得先入。時佛初夜露地經行，爾時小雨墮，釋提桓因作是念：「佛今在露地經行小雨墮，我何不變作琉璃窟，令佛在中經行。」即變化作，佛在中經行，帝釋隨後。佛經行久，是象守比丘風雨所惱，作是念：「當以何方便令佛入舍，我當得入？」爾時摩俱羅山中所有人民，小兒啼時則以婆俱羅夜叉怖之令止。時象守反被俱執，在經行道頭立，以兩手覆兩耳語佛言：「婆俱羅夜叉來。」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云何佛法中乃有是癡人？」佛言：「憍尸迦！我家廣大，此人現身亦當得漏盡，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後有。」佛種種因緣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釋提桓因聞佛示教利喜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釋去不久，佛入自房敷坐床坐。是夜過已，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象守比丘言：

「癡人！云何能恐怖如來佛世尊？汝癡人！佛者無怖畏、衣毛不豎。」爾時佛說偈言：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有人可以此，　婆俱夜叉恐。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是故能過度，　生老病死苦。
佛於自法中，　通達無礙智；
是故能除滅，　諸結使煩惱。」

佛種種因緣訶責象守比丘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恐怖他比丘、若教他恐怖，乃至戲笑，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有六種：色、聲、香、味、觸、法。色者，若比丘作象色、若作馬色、羝羊色、水牛色，作如是等可畏色恐怖比丘，若能令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色。聲者，若比丘作象聲、馬聲、車聲、步聲、羝羊聲、水牛聲，作如是等可畏聲恐怖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聲。香者，若比丘作好香、若作臭、若等分香、若作希有香，作如是等香恐怖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香。味者，若比丘問他比丘：「汝今日用何物噉飯？」答言：「用酪酥。」又言：「若用酪酥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若比丘復問他比丘：「汝今日以何物噉飯？」答言：「用酪酥毘羅漿。」又言：「若人用酪酥毘羅漿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又比丘問餘比丘：「汝今日以何物噉飯？」答言：「以酥猪肉。」又言：「若人用酥猪肉噉飯者，是人得癩癬病。」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味。觸者，若比丘持身令堅，若麁、若軟、若細滑、若澁，令身皆異，以觸他比丘，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觸。法者，若比丘語餘比丘：「汝莫於生草中大小便，當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比丘答言：「我自知是法。」又言：「若比丘生草中大小便者，是比丘便墮地獄餓鬼畜生。」若能令恐怖、若不能，皆波逸提，是名法。若比丘以是六事恐怖比丘，波逸提。除是六事，以餘事恐怖比丘，突吉羅。若以六事及餘事恐怖餘人，突吉羅。(六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是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家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敷坐處。爾時諸比丘，早起持衣鉢著露地待時到。爾時六群比丘，

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不相憙。時六群比丘，取十七群比丘衣鉢藏著異處。時十七群比丘來求衣鉢，久覓不得。十七群比丘法，有所作事皆共相語。時失衣者語餘者言：「我不知衣鉢處，相助求覓。」於是中間，居士敷坐處已，遣使白佛：「時到，飲食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僧往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分。居士見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自恣飽滿已，知僧攝鉢自行水竟，取小床在僧前坐，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及餘比丘各從坐起，出居士舍。十七群比丘爾許時覓衣始得來入，眾僧出時見已問言：「何故在後？」答言：「六群比丘藏我衣鉢，久覓始得。」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藏他比丘衣鉢，求覓時間垂當斷食？」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藏他比丘衣鉢，求覓時間垂當斷食？」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藏他比丘鉢、若衣、戶鉤、革屣、針筒，如是隨法所須物，若自藏、若教他藏，乃至戲笑，波逸提。」

自藏者，自手藏。教藏者，教他藏。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藏他比丘鉢，彼比丘若覓不得，是比丘得波逸提；若覓得，突吉羅。若衣、戶鉤、革屣、針筒，若覓不得，波逸提；若覓得，突吉羅。若藏空針筒，彼比丘若覓不得，突吉羅；若得，亦突吉羅。(六十七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性嬾惰，不憙自浣染衣割截簉縫，若有衣可浣染割截簉縫者，便持是衣與比丘、若比丘尼、式叉摩尼、若沙彌、沙彌尼。諸人生自衣想，浣染割截簉縫作衣竟。爾時六群比丘知衣已成，便往索言：「此衣何以久不還我？」軟語不得，即強奪取。爾時諸比丘，不見六群比丘浣染割截簉縫衣時，但見著新衣。諸比丘問六群比丘言：「不見汝浣染割截簉縫衣時，但見著新衣。」六群比丘言：「我等有可浣染割截簉縫衣，持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諸人是衣中生自衣想，浣染作衣竟，我便往索：『此衣何以久不還我？』軟語不得，即強奪取著。以是因緣故，汝等不見我浣染割截簉縫衣時，但見我著新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與比丘、比丘

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他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強奪取著，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他不還，便奪取著，波逸提。
爾時諸比丘不知長衣當云何畜。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淨畜。」有比丘現前作淨，與他衣已，他不肯還，即生鬪諍。是事白佛，佛言：「不應現前與。」爾時有比丘與二、三人衣，作是言：「我所有衣鉢皆與某甲。」某甲二、三人，如是散亂不應淨法。是事白佛，佛言：「不應與二、三人，應好思惟籌量與一好人。應作是言：『我衣鉢皆與某甲一人。』從今日比丘有應常用衣，不應與他，若遣與、若作淨、若受持。」比丘有衣應與他者，與六群比丘中一人，是人受衣已便不肯還，餘比丘亦得懊惱，不能得好同心比丘故。又一時夏末月，佛遊行諸國，餘比丘皆著新染衣。是一比丘著故弊衣，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汝何故著弊故衣？」比丘答言：「世尊！我有衣應淨故，與六群比丘中一人，受我衣鉢已便不肯還。餘比丘亦得懊惱，不得好同心比丘故。」佛言：「是施不名真實，為清淨因緣故與，即時是比丘應還索取，若得者好，若不得者應強奪取，應教彼作突吉羅罪悔過。從今日比丘所有常用衣，隨意不應與他；若作淨、若受持、若施人，不犯。」(六十八竟)
佛在維耶離國。爾時有彌多羅浮摩比丘，作是念：「我以無根波羅夷法，謗陀驃比丘力士子不能得成，是事無根故。又以小因緣作波羅夷謗，亦不得成，無小因緣故。我今當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陀驃比丘力士子。」作是念已，即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陀驃比丘。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彌多羅浮摩比丘：「云何名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梵行比丘？」諸比丘種種因緣，訶責彌多羅浮摩比丘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彌多羅浮摩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梵行比丘？」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他比丘，波逸提。」
無根者，根有三種：若見、若聞、若疑。
僧伽婆尸沙者，十三僧伽婆尸沙中隨彼所說。
謗者，他所不作，強言作罪。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不清淨比丘，十一種犯、五種不犯。十一種犯者，若不見、不聞、不疑、若見忘、若聞忘、若疑忘，若聞信聞、若聞不信聞，聞已言我疑，疑已言我見，疑已言我聞，是名十一種犯。五種不犯者，是事若見、若聞、若疑，見已不忘、聞已不忘，是名五種不犯。不清淨比丘、似清淨比丘亦如是。

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清淨比丘，十種犯、四種不犯。十種犯者，不見、不聞、不疑、若聞忘、疑忘、若聞信聞、若聞不信聞、聞已言疑、疑已言見、疑已言聞，是名十種犯。四種不犯者，若聞、若疑、若聞不忘、若疑不忘。清淨比丘、似不清淨亦如是。(六十九竟)

佛在維耶離。去維耶離城不遠，有織師聚落，是中一織師婦，有小事不隨夫言，夫以手脚痛打驅出舍。是女父母家，在維耶離城中。婦作是念：「我當還歸。」作是念時，有迦留羅提舍比丘，從跋耆國遊行向維耶離。是婦出外見是比丘，問言：「善人！那去？」答言：「向維耶離。」婦言：「俱去。」即便俱發。爾時以染心相看調戲、大語掉手臂行，作種種不淨事。時織師還作是念：「我婦或當走去。」即出舍求婦，不得。諸織師法，有事皆相佐助，即語餘織師言：「我婦走去。」諸織師即於要道中覓。是夫作是念：「是婦生在維耶離，必當還歸。」即自向維耶離道中，見婦與向比丘俱行。即往捉比丘以衣繫項言：「汝比丘法應將我婦去耶？」答言：「我不將去，我自向維耶離，汝婦自隨我來。」夫言：「云何肯直首？」即以手脚打比丘。婦見打比丘故，語夫言：「何以打他？此比丘不將我來，我自向維耶離。」夫語婦言：「小婢！汝必共作不淨事。」復更以手脚打比丘已放去。是迦留羅提舍比丘，起如是惡事便去，到維耶離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如是罪及餘過罪，皆由與女人共期道行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乃至一聚落，波逸提。」

女人者，有命女人堪作婬欲。

期者，有二種：若比丘作期、若女人作期。

道者，有二種：水道、陸道。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陸道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無聚落空地行，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中道還，突吉羅。水道亦如是。

不犯者，若比丘不共期行，若與國王、夫人共道行，不犯。(七十竟)

佛在維耶離。爾時諸比丘，從跋耆國遊行向維耶離，是道多草木。諸比丘失道，入薩羅樹林中。爾時有賊，作惡事竟先在林中。諸賊見比丘作是言：「比丘那去？」答言：「向維耶離。」賊言：「此非維耶離道。」諸比丘言：「我等亦知非向維耶離道，我等失道故。」諸比丘問賊：「汝等那去？」答言：「向維耶離。」諸比丘言：「我曹與汝等共去。」諸賊言：「不知我等是賊耶？我等或隨道行、或不隨道行、或從濟渡恒河、或不從濟渡、或由門入、或不由門入，若共我等去者，或得衰惱事。」諸比丘言：「我等以失道，有事無事為當共去。」答言：「隨意。」即與賊俱去，不由濟渡恒河時，為邏人所捉。邏人問諸比丘：「汝等亦是賊耶？」答言：「我等非賊，以失道故。」邏人即看無異財物，邏人言：「汝肯直首耶？當將詣官治。」眾官問言：「汝等亦是賊耶？」答言：「我等非賊，以失道故。」眾官即看無異財物。時斷事人信佛法故，作是言：「沙門釋子不作是惡事，必是失道。」語比丘言：「今放汝去，後莫復與惡人共道行。」諸比丘起如是大惡事已便去，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如是罪及過是罪，以與賊眾共道行故。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賊共期同道行，乃至一聚落，波逸提。」

賊者，偷象馬牛羊，到小聚落抄奪他物。

期者，有二種：若比丘作期、若賊作期。

道者，有二種：水道、陸道。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陸道與賊共期，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若無聚落空地，乃至一拘盧舍，波逸提；若中道還，突吉羅。水道行亦如是。

不犯者，若不期不犯。若險難處賊送度者，不犯。(七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中，十七群年少富貴家子、柔軟樂人和提等，未滿二十歲，長老目揵連與受具戒。是人晡時飢急故，於僧坊內發大音聲，作小兒啼。佛聞僧坊內小兒啼聲，知而故問阿難：「何故僧坊內有小兒啼聲？」阿難答言：「世尊！是王舍城中，有十七群年少富貴家子、柔軟樂人未滿二十歲，長老目揵連與受具戒。晡時飢急，是故僧坊內發大音聲作小兒啼。」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大目揵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目揵連：「汝不知時、不知量，趣得便與受具足戒。汝云何不滿二十歲人與受具戒？何以故？不滿二十歲人，不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風雨、蛇毒所螫、他人惡口、苦急奪命、重病，皆不能堪忍，是不滿二十歲人未成就故。」佛言：「滿

二十歲人，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風雨、蛇毒所螫、他人惡口、苦急奪命、重病，皆能堪忍，以成就故。」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未滿二十歲人與受具足戒，波逸提。是人不得具足戒，諸比丘亦可訶。是事應爾。」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犯，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想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忘、不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不自知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者無罪，諸比

丘得罪。
又人不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我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者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足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者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者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自想滿二十，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共事共住得罪，諸比丘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忘、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共事共住得罪，諸比丘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歲，不自知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
若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得戒，諸比丘無罪，共事共住亦無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不滿。」若僧與受具戒，是人不得戒，諸比丘得罪，共事共住亦得罪。

又人滿二十歲，自疑為滿不滿，僧中問：「汝滿二十不？」答言：「我不知、不憶、疑。」若僧不審諦問便與受具戒，是人得戒，共事共住無罪，諸比丘得罪。(七十二竟)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比丘，自手掘地作牆基、掘渠池井、掘泥處。有居士是外道弟子，說地中有命根，是人以嫉心故，訶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而奪一根眾生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阿羅毘比丘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手掘地，掘作牆基、掘渠池井、掘泥處？」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掘地、若教他掘，作是言：『汝掘是處。』波逸提。」

地者，有二種：生地、不生地、頹牆土、石底蟻封、土聚。生地者，若多雨國土八月地生，若少雨國土四月地生，是名生地。除是名不生地。

自掘者，手自掘。

教他掘者，教他人掘。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掘不生地，隨一一掘，突吉羅。若頹牆土、石底蟻封、土聚，若掘者，隨一一掘，突吉羅。若比丘掘生地，隨一一掘，波逸提。若掘作牆基、若掘渠池井，隨一一掘，波逸提。若掘泥處，乃至沒膝處掘取，隨一一掘，突吉羅。若手畫地，乃至沒芥子，一一畫，突吉羅。

若比丘作師匠，欲新起佛圖僧坊，畫地作模像處所，不犯。餘比丘畫者，犯罪。若生金銀、硨磲、瑪瑙、朱砂鑛處，若掘是處，不犯。若生鐵鑛處，銅、白鑞、鉛錫鑛處；若雌黃、赭土、白墡處；若生石處、生黑石處、沙處鹽地，掘者不犯。(七十三竟)

十誦律卷第十六

十誦律卷第十七(第三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九

佛在釋氏國。爾時摩訶男釋，四月請佛及僧，所須藥一切自恣皆從我取。爾時六群比丘過夏四月不病，到摩訶男釋所言：「我等須酥。」答言：「先所有酥僧中用[歹*斯]，但有餘藥：訶梨勒、阿摩勒、毘醯勒、波株羅藥、比牧蔓陀藥、多耶摩那藥、迦樓伽盧醯尼藥。有如是等，若須者便取。」六群比丘又問：「汝有油、蜜、石蜜、薑、胡椒、蓽茇、黑鹽不？我等須之。」答言：「先有僧中用盡，但有餘藥訶梨勒等，若須者便取。」六群比丘便瞋恚言：「汝誑佛及僧，力不能與者，何故請佛及僧四月自恣多與藥？若有餘人請者，必當自恣與多美好藥，此辛苦草藥何處不有？」爾時摩訶男釋善好大人，如是訶時，心不憂愁。時有餘居士隨從摩訶男釋者，以嫉瞋心訶責言：「是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是摩訶男釋善好供給眾僧如事大家，云何現前訶罵出其過罪？」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摩訶男釋善好供給眾僧如事大家，而現前訶罵？」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四月自恣請過，除常請、除數數請、除別請，復更索者，波逸提。」

四月請者，隨何家中請僧四月一切藥隨意所須。

常請者，隨何家中常請僧一切藥隨意所須。

數數請者，隨何家中過一月已復請四月，過二月已復請四月，過三月已復請四月，過四月已復請四月。

別請者，私請也。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隨何家中四月請僧與一切藥，是比丘過四月已，若復索酥，得者，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羅。索油、蜜、石蜜、胡椒、蓽茇、薑、黑鹽，得者，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羅。若索訶梨勒、阿摩勒、毘醯勒、波株羅、毘牧蔓陀、多耶摩那、迦樓伽盧醯尼等苦藥，得者，突吉羅；不得者，亦突吉羅。若常請者，隨何家中請僧與一切藥，若請主死、若有兒、若有兄弟婦，作是言：「如本家主在時請，我今亦如是常請。」是中有比丘應常請處取，若數數請者，隨何家中數數請與一切藥，是中一月過已更請四月，是中比丘應夏中三月受、冬中一月受。若二月過已更請四月，應夏中二

月、冬中二月受。若三月過已更請四月，應夏一月、冬三月受。若四月過已更請四月，應冬四月受。比丘冬四月過不病，更往索酥，得者，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羅。若索油、蜜、石蜜、胡椒、蓽茇、薑、黑鹽，若得者，波逸提；不得，突吉羅。若索呵梨勒、阿摩勒、毘醯勒、波栴羅、毘牧蔓陀、多耶摩那、迦樓伽盧醯尼等苦藥，若得者，突吉羅；不得者，亦突吉羅。

不犯者，若病索、若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不犯。(七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不在比丘尼僧前結同戒。時佛在比丘僧前結同戒，語諸比丘：「汝等以是戒向比丘尼說。」作是語已入室坐禪。爾時諸比丘作是念：「佛今為我等結同戒言：『汝等向比丘尼唱說。』作是語已入室坐禪。是中誰能往王園比丘尼精舍，向比丘尼僧說？」復作是念：「是長老跋提比丘，有大功德名聞、多知多識，此人堪往王園向比丘尼僧說。」作是念已共相謂言：「當共往語長老跋提比丘。」即時諸比丘往詣長老跋提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已，語長老跋提言：「汝知不？佛為我等結同戒，語我等言：『汝等向比丘尼說。』作是語已入室坐禪。我等作是念：『是中誰能往王園比丘尼精舍向比丘尼說？』我等復作是念：『是長老跋提比丘有大功德名聞、多知多識，此人堪任往王園向比丘尼說。』汝今往詣王園精舍，向比丘尼唱說者善。」長老跋提默然受諸比丘語。爾時諸比丘知跋提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足右繞而去。是長老跋提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共一後行比丘，入舍衛城次第乞食。食已向王園比丘尼精舍。諸比丘尼遙見長老跋提故，有為敷床者、有為辦洗足水者。時長老跋提洗足已就座處坐，語諸比丘尼令集一處。語比丘尼言：「佛為我等結同戒，我及汝等應共受持。」爾時有長老比丘尼、善比丘尼，皆言：「善好！受持是語。」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在眾中，語長老跋提言：「汝愚癡、不了、不決定知，我等可以汝語故持不持耶？我等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比尼、摩多羅迦者，若應持者當持，不應持者不持。」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偷蘭難陀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佛結同戒違逆不受？復語長老跋提言：『汝愚癡不了不決定知。』」如是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偷蘭難陀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我結同戒違逆不受？復訶責善男子跋提『愚癡不了不決定知』。」佛如是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比丘欲知法者，應從此

戒學已，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應如是問：『是語云何？』是事應爾。」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說四波羅夷時，作是言：「我不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比丘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九十波逸提法、四波羅提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滅諍法及餘入比尼經說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戒。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波逸提。若除入比尼經，說餘經時作是言：「我不受學是經，先當問餘比丘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迦者。」突吉羅。(七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常共鬪諍相罵相詈。時十七群共六群鬪諍相罵已，各自別去，謂六群比丘不聞其聲，屏處相謂言：「六群兇惡健鬪，我等共同心者，六群比丘不能得便。」時六群比丘盜往立聽，十七群比丘謂無人聞，說已默然。時六群言：「汝何以罵我等？」答言：「誰罵汝等？」六群言：「汝等適不言：『六群比丘兇惡健鬪諍，我等共同心者，六群比丘不能得便。』」十七群比丘言：「誰作是言？從誰所聞？」六群比丘言：「我在屏處立聞。」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共他鬪諍相罵已，盜往立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共他比丘鬪諍相罵，盜往立聽？」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餘比丘鬪諍已，盜往立聽，彼比丘所說我當憶持，波逸提。」
盜往聽者，若在細楏繩床下、若麁楏繩床下、若獨坐床下、若戶邊、若道邊、若高上、若牆邊、若別房內、若壁邊障外、若闇中、若月明中。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共他比丘鬪諍相罵已，盜往聽他語，若在細楏繩床下，能得聞者，波逸提；不得聞，突吉羅。若在麁楏繩床下、若獨坐床下、若戶邊、若道邊、若高上、若牆邊、若別房內、若壁邊、若障外、若黑闇中、若月明中，得聞者，波逸提；不聞者，突吉羅。
不犯者，若為和合往聽，不犯。(七十六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欲與跋難陀釋子作擯羯磨，白時六群比丘於僧中遮，不得成羯磨。一時六群比丘有因緣餘處去，有一比丘助

六群者不去，諸比丘共相謂言：「我等今與六群比丘作擯羯磨。」有比丘言：「六群比丘或當在中間遮。」有比丘言：「六群比丘已餘處去，無有遮者。」即打揵椎集比丘僧，欲與跋難陀作擯羯磨，稱跋難陀名欲唱白時，助六群比丘者默然從坐起去，作是念：「今諸比丘欲與跋難陀釋子作擯羯磨。」後白諸比丘唱言已，與跋難陀作擯羯磨。是助六群比丘者言：「是羯磨不如法，別我作故。」諸比丘言：「汝在是中。」答言：「我雖在此中，汝等欲唱白時，我從坐起去，以擯跋難陀釋子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訶責助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斷事時默然起去？」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助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助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眾僧斷事時默然起去？」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時默然起去，波逸提。」

僧斷事者，若僧所作事，謂白一白二白四羯磨、布薩、自恣、若作十四人羯磨。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斷事唱白時，默然起去，波逸提。若白一白二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作十四人羯磨時，默然從坐起去者，波逸提。

不犯者，若去大小便、若去不離聞處，不犯。(七十七竟)

佛在俱舍彌國。時闡那比丘，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答難上座，無敬畏心。諸比丘語闡那：「汝莫爾！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汝莫中間作異語，不待說竟答難上座，無敬畏心。」闡那言：「我答難上座無敬畏心，何預汝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答難上座，無敬畏心？」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闡那：「云何名比丘，諸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語，答難上座，無敬畏心？」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汝等記闡那比丘不恭敬事；若有餘比丘作是事者，亦應如是記不恭敬事。記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是闡那比丘，上座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不待說竟，中間作異說答難上座，無敬畏心。若僧時到僧忍聽，當記闡那比丘不恭敬事。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記闡那比丘不恭敬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語諸比丘：

「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恭敬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未記不恭敬事，若諸比丘語：「汝莫作婬。」答言：「不作。」而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突吉羅。「汝莫偷奪他物。」「莫故奪人命。」「莫觸女人身。」「莫殺草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床榻、被褥、獨坐床起去。」「莫捉鉢、鉤鉢多羅、半鉤鉢多羅、揵鎚、半揵鎚、剃刀、鑷小刀。」答言：「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敬故，突吉羅。
若比丘僧未記不恭敬事，諸比丘語：「汝莫作婬。」答言：「當莫作。」而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突吉羅。「汝莫偷奪他物。」「莫奪人命。」「莫觸女身。」「莫殺草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床榻、被褥、獨坐床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羅、半鉤鉢多羅、揵鎚、半揵鎚、剃刀、鑷小刀。」答言：「當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敬故，突吉羅。
若比丘僧記不恭敬事已，諸比丘語：「汝莫作婬。」答言：「不作。」而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波逸提。僧記不恭敬事已，語：「汝莫偷奪他物。」「莫故奪人命。」「莫觸女身。」「莫殺草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床榻、被褥、獨坐床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羅、半鉤鉢多羅、揵鎚、半揵鎚、剃刀、鑷小刀。」答言：「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敬故，波逸提。
若比丘僧記不恭敬事已，諸比丘語：「汝莫作婬。」答言：「當不作。」而實作婬。婬故，波羅夷；不恭敬故，波逸提。僧記不恭敬事已，諸比丘語：「汝莫偷奪他物。」「莫故奪人命。」「莫觸女身。」「莫殺草木。」「莫過中食。」「莫飲酒。」「汝從此房出。」「從床榻、被褥、獨坐床起去。」「莫捉此鉢、鉤鉢多羅、半鉤鉢多羅、揵鎚、半揵鎚、剃刀、鑷小刀。」答言：「當不作。」而實作。若作，隨得罪；不恭敬故，波逸提。(七十八竟)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婆羅提他，兇暴惡害，無人能得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騾驢、駱駝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長老莎伽陀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菴婆羅提他，兇暴惡害，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聞已乞食竟，到菴婆羅提他龍住處，泉邊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袈裟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

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比丘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比丘即變雨雹，作釋俱利餅、餚餅、波波羅餅。龍復放大霹靂，長老莎伽陀即變霹靂，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俱牟陀華、分陀利華。時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婆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婆師華瓔珞、阿提目多伽華瓔珞。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長老莎伽陀，如是現威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莎伽陀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已從兩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畏毛竪，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所歸依。」龍言：「我從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是兇惡事，諸人鳥獸皆得到其所住處，秋穀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皆言：「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人鳥獸得到龍所，秋穀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莎伽陀名聲流布故，諸人為僧作供養前食後食。是中有一貧窮女人，信敬獨請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默然受。受已是女人為辦多酥乳糜，受而食之。女人思惟：「是沙門噉是多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水香、水味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即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還向寺中，爾所時間酒勢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水囊、鉢杖、油囊、革屣、針線囊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

爾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坐床辦水，集比丘僧。」阿難受教，即敷坐床辦水、集比丘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坐床辦水、集比丘僧。」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阿難所敷床上，問諸比丘：「汝等曾 見曾 聞，有龍名菴婆羅提他，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騾驢、駱駝無能近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秋穀熟時破壞諸穀。善男子莎伽陀，能折伏令善，諸人鳥獸得到泉上。」是時眾中有見者言見，聞者言聞。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因緣訶責飲酒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

酒者有二種：穀酒、木酒。穀酒者，用食、用麴、用米、或用根莖華葉果、用種種子、用諸藥草雜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

人者，是名穀酒。木酒者，不用食、不用麴米，但用根莖葉華果、若用種種子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木酒。復有木酒，不用食、不用麴米根莖葉華果，但用諸種子諸藥和合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木酒。及前穀酒皆名為酒。若比丘取嘗，咽者亦名為飲，是謂飲酒。

波逸提，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飲穀酒，隨咽咽，波逸提。若比丘飲木酒，隨咽咽，波逸提。若比丘飲酢酒，隨咽咽，波逸提。若飲甜酒，隨咽咽，波逸提。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波逸提。若噉酒糟，隨咽咽，波逸提。若飲酒澱，隨咽咽，波逸提。若飲似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波逸提。若酒色酒香酒味、若酒色酒香、若酒色酒味、若酒香酒味，飲者隨咽咽，波逸提。

不犯者，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飲者不犯。(七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中前入聚落中後出，中後入聚落中後出，不知出入聚落時節。諸外道出家人嫉心訶罵言：「餘出家人，中前入聚落中前出，食後還自住處，皆同和合默然隱住，如鳥母中時自於巢中伏住令子煖。是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今中前入聚落中後出，中後入聚落中後出，不知入出時節。」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中前入聚落中後出、中後入聚落中後出，不知出入時節？」佛爾時但訶責而未結戒。

又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心中作是念：「我先在六群比丘中，於舍衛國污辱諸家，我今當還令此諸家清淨。」作是念已，入舍衛國俱度九百九十九家，若夫得道而婦不得、若婦得道而夫不得，則不說數，但數夫婦俱得道者。爾時舍衛城有一婆羅門家，應以聲聞得度，迦留陀夷作是念：「我復能度是家者，於舍衛城中滿千家俱度。」作是念已，過夜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遊行到是婆羅門舍。爾時婆羅門有小因緣不在，是婆羅門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即入禪定，於門外沒在庭前現。從禪定起彈指，婦即迴顧即見，便看門猶閉，作是念：「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若使眼脫我亦不與。」即以神力兩眼脫出。見已復念：「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以神力變眼如椀。見已復念：「倒立我前亦不能與。」即以神力於前倒立。復念：「若死我亦不與。」復以神力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爾時婆羅門婦見已，喚問牽挽不動，婦即驚怖作是念：「是沙門大惡乃爾，此常出入波斯匿王所，末利夫人師。若聞某婆羅門家死者，我等得大衰惱，若活者我與一餅。」迦留陀夷即出滅受想定，身動便起。

婦即看餅，先所煎者皆好，意惜不與，當更煎之。即煎轉勝，復不以與。即刮瓮邊取殘麵煎，復勝於前。復作是念：「此等皆好，當以先者與之。」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陀夷言：「姊！隨心欲與我幾許便取。」即舉四餅持與迦留陀夷。迦留陀夷不受言：「我不須是餅，若汝欲施者可以與僧。」是婆羅門婦，先世曾 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本因緣強，堪住今世得道，諸善根牽故，便作是念：「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來。」即作是念：「我所有餅盡當與僧。」語言：「善人！我盡持筐餅施僧。」答言：「隨意。」即持餅筐詣祇桓中，打揵搥集比丘僧，與僧餅竟，在迦留陀夷前坐聽說法。爾時迦留陀夷即隨順觀本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是女人聞法、知法、見法、入法，度疑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自在，心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禮迦留陀夷足言：「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夷。」時迦留陀夷復為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是女人聞法示教利喜已，頭面禮長老迦留陀夷足右繞而去。還到自舍，時夫於後來還，婦語夫言：「汝去後我閉門作煎餅，時阿闍梨迦留陀夷來，現種種神力。我持是餅與祇桓僧，阿闍梨迦留陀夷為我說法，我得須陀洹道。汝今可往，亦當為汝說法。」是婆羅門前世曾 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本因緣強，堪住今世得道，諸善根力牽故，便往詣長老迦留陀夷所，頭面禮足在前而坐。迦留陀夷即隨順觀本因緣為說種種妙法，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婆羅門聞法、知法、見法、入法，度疑悔不隨他，於佛法中得自在，心無所畏。從座起頭面禮長老迦留陀夷足言：「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迦留陀夷復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婆羅門聞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起頭面禮足右繞而去，還到自舍語婦言：「我等無有善知識大利益我等如阿闍梨迦留陀夷者。何以故？我等因阿闍梨迦留陀夷故，破二十身見、斷三惡道、無量苦惱令作有量、入正定見四諦。大德迦留陀夷所須衣被、飲食、臥具、湯藥種種生活具，我等當與。」婦言：「便往自恣請。」婆羅門即時往詣祇桓，到迦留陀夷所，頭面禮足在前而坐。坐已語迦留陀夷：「大德知不？我等無有善知識大利益我等如大德者。何以故？我等因大德迦留陀夷故，破二十身見、斷三惡道、無量苦惱令作有量、入正定見四諦。大德！若有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生活具，自恣受我請，當隨意取。」答言：「爾。」是迦留陀夷，有所須衣食臥具湯藥，往彼取之。

是婆羅門有一兒，學婆羅門法，婦婆羅門女。父母語兒言：「汝知不？我等更無好知識大利益我等如大德迦留陀夷者。何以故？我等因大德迦留陀夷故，破二十身見、斷三惡道、無量苦惱令作有量、

入正定見四諦，如汝好供養我等。若我等死後，當如是供養大德迦留陀夷。」兒答言：「爾。」世法無常如偈所說：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是兒父母死已，作孝除服洗浣竟，往詣迦留陀夷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言：「我視大德迦留陀夷如父母無異。若有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生活具，自恣受我請，當隨意取，如從我父母取。」答言：「爾。」爾時迦留陀夷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從彼家取。

爾時有五百賊，作惡事竟入舍衛城，賊主年少端正。婆羅門兒婦機上遙見，心生染著，便喚婢使語，其人來入共相娛樂。是婢即往語言：「某婆羅門婦喚汝來入共相娛樂。」賊主即入。一時迦留陀夷，晨朝着衣持鉢入是婆羅門舍，婦為敷座，坐已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婆羅門兒婦，疾為辦飲食，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竟。行水洗手，取小床坐聽法。爾時迦留陀夷為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讚歎離婬欲，種種因緣訶責破戒、讚歎持戒，如是說法已從坐起去。時婦作是念：「是比丘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讚歎離欲、訶責破戒、讚歎持戒，是比丘必當見我二人共作惡事，是故作是語。我夫更無同心愛念如是沙門者，若以是事語我夫者，我當受大苦惱。」作是念已語賊言：「汝聞沙門種種因緣訶責婬欲、讚歎離欲、訶責破戒、讚歎持戒耶？是比丘必當見我等二人共作惡事，我夫更無同心愛念如是沙門者，若以是事語我夫者，我等當受大苦惱。」賊主言：「余當云何？」答言：「當除滅去。」賊主言：「此有大威德力——淨飯王師；婆羅門子；常出入波斯匿王所；末利夫人師——云何可殺？」答言：「我能作因緣必令可殺。」是女人中後佯病臥地，遣人往喚迦留陀夷言：「來看我病。」迦留陀夷中後著衣往看，即與坐處共相問訊。迦留陀夷就坐，種種因緣為說法，示教利喜已欲起去。婦言：「善人！莫去。隨爾所時為我說法，我漸小差，苦受滅樂受生。」迦留陀夷聞是語已，復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欲去，又言：「善人！莫去。隨爾所時為我說法，我便得差，苦受滅樂受生。」迦留陀夷復為更說種種法，示教利喜，乃至日沒。闇時迦留陀夷起到糞聚所，賊主以利刀斷頭埋著糞中。是時說戒日，祇桓中行籌，長一籌。共相謂言：「誰不來者？」比坐皆言：「迦留陀夷不來，誰受欲？」答言：「無有。」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作布薩說戒，迦留陀夷已入涅槃。我與善男子迦留陀夷，少一身不滿五百世共伴，

今則別離。」佛過夜已，晨朝著衣眾僧圍繞恭敬，入舍衛城到糞聚所。佛神力故，死屍踊出在虛空中，諸比丘取著床上持出城。諸比丘及弟子，以大德供具燒身起塔供養。波斯匿王聞長老迦留陀夷某婆羅門家死，即滅七世，左右十家皆奪財物，捕取五百賊悉截手足著祇桓塹中。諸比丘入城乞食，聞是事已白佛，佛言：「如是過罪及餘過罪，皆由非時入聚落。」佛言：「若迦留陀夷不非時入聚落者，不於是婆羅門家為人所殺。」佛種種因緣訶責非時入聚落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提。」

非時者，過日中後至地未了，是中間名為非時。

聚落者，白衣舍。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提。隨所入，隨一一波逸提。

爾時為病比丘，欲從白衣舍索羹飯、飲食粥，不得去故，看病比丘苦惱，病者增長。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白餘比丘，波逸提。」

餘比丘者，謂眼所見。

是中犯者，若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到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白餘比丘，隨所經過大巷小巷，隨得爾所突吉羅。隨入白衣家，隨一一波逸提。

有一比丘寄衣在居士舍，是比丘聞居士舍為火所燒，忘不白餘比丘，從僧坊出向聚落，爾時憶念：「我不白餘比丘。」憶已道中還至僧坊，白餘比丘。爾所時間居士舍燒盡，比丘衣亦俱燒盡。居士言：「汝何故後來？若先來佐我救火者，汝衣亦當不燒。」是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白餘比丘，波逸提，除急因緣。」

急因緣者，若聚落失火、若八難中一一難起，去者，不犯。(八十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因跋難陀釋子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請。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跋難陀常出入多家，晨朝著衣持鉢入諸家。時僧坊中無有人唱時到，亦無打揵搥者，佛告阿難：「時到汝自知之。」阿難即令唱時到打揵槌，佛及僧入是居士舍，無有人迎佛作禮敬敷坐處者，時佛語阿難：「今時所應作者便作。」阿難即約勅主人令敷座處，即敷座處。佛及僧坐已，佛語阿難：「所應次第作事，汝自當知。」阿難即時語居士言：「佛及僧坐久，食具已辦，何不下食？」居士言：「小住！待跋難陀釋子來。」佛小默然。第二復語阿難：「次第所應作事，汝自當知。」阿難第二復語居士：「食具已辦，可與佛及僧。」居士言：「小住！待跋難陀釋子來。」佛復默然。第三復語阿難：「今時次第所應作事，汝自當知。」阿難第三復語居士：「佛及僧坐久，食具已辦可與佛及僧。」居士復言：「是會因跋難陀釋子。跋難陀釋子若來者當與，若不來者或與、或不與。若須食者當住待跋難陀。」時跋難陀日時欲過方來，居士即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跋難陀先疾食竟便起入餘家。爾時居士以多美飲食，自恣與佛及僧竟，自行水知佛洗手攝鉢，取小床坐佛前聽說法。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佛及僧從座起去。佛食後語阿難：「為我敷坐床、辦水、集比丘僧竟語我。」阿難受教即敷坐床、辦水、集比丘僧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座、辦水、集比丘僧，除一比丘跋難陀釋子。佛自知時。」爾時跋難陀至日暮乃來，阿難第二復到佛所白言：「世尊！我已敷座、辦水、集比丘僧，佛自知時。」爾時世尊洗脚已，便坐阿難所敷床上，語諸比丘：「跋難陀癡人！今日兩時惱僧，中前以飲食因緣，中後以集僧因緣。」佛種種因緣訶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許他請僧，中前、中後行到餘家，波逸提。」

許請僧者，許為檀越請眾僧來。

中前者，從地了至日中。中後者，過日中至地未了。

行諸家者，白衣舍名為家。

行者，與白衣同心入出。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阿練兒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至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聚落僧坊，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還至所住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至阿練兒處，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又比丘在所住處，白餘比丘入聚落，從聚落入聚落僧坊，即以先白復入聚落，波逸提。
若比丘為檀越家請比丘僧宿，是比丘不白諸比丘出至檀越舍界，隨所經過大巷小巷，隨得爾所，突吉羅。隨至他家，隨得爾所波逸提。(八十一竟)
十誦律卷第十七

十誦律卷第十八(第三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九十波逸提之十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作是法，若佛在祇洹，我當日日自往奉見。爾時波斯匿王聞佛在祇洹，即勅人民掃除祇洹，皆令淨潔我欲見佛。受勅掃灑除却眾人，唯有一人著故弊衣在佛前坐聽法，敬難佛故不敢驅去。使者白王：「我已掃除祇洹淨潔，唯有一人，著弊故衣近佛坐聽法，我等敬難佛故不敢驅却。」王言：「一人著弊故衣在佛前坐，當何所能？」即勅御者駕乘調車：「我欲見佛。」即嚴駕車，往白王言：「已嚴駕善車。王自知時。」王即上車，出舍衛城往詣祇洹，至下乘處步入祇洹。爾時大眾遙見王來，皆起迎王。有一須達居士佛邊聽法，恭敬佛故不起迎王。王即瞋言：「此是何人，著弊故衣在佛前坐、見我不起？我是澆頂大王、我境界中得自在，無死罪者能殺，有死罪者能放。」以敬佛故瞋不出口，直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不入王心，瞋是人故。諸佛常法，不為不一心人說法。佛即問王：「何故以二心聽法？」王言：「世尊！此是何小人，著弊故衣在佛前坐？見我來不起立迎，我於國中得自在，無死罪者能殺，有死罪者能放。」須達居士言：「大王不知耶？我於佛前坐聽法，恭敬佛故不起迎王，無有憍慢。」王時大羞小退一面，問諸大臣：「此是何人，著弊故衣在佛前坐，不起迎我？」諸大臣言：「大王！此名須達居士，是佛弟子得阿那含道，在佛前坐聽法，敬佛故不起，無憍慢心。」王聞是語瞋心小息，便作是念：「佛法大力，令人心大得無畏力。我今何不令諸夫人受學佛法令得大心！」時王語諸夫人：「使從比丘受學經法。」諸比丘不欲教授，作是言：「佛未聽我等教諸夫人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比丘教授諸夫人法。」時諸夫人各各自請經師，有夫人請舍利弗者、有請目連者、有請阿那律者，時末利夫人請迦留陀夷為師。爾時諸夫人次第直宿於王，時末利夫人，下著珠網衣，上著磨貝衣，內身露現，如共王宿時。即著是衣出，在中庭床上坐。爾時迦留陀夷地曉時，著衣持鉢入王宮，至門下立彈指。末利夫人看見師來，便言：「師入。」即生慚羞，胡跪而坐不得起。迦留陀夷見已亦羞，還出到祇洹中，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若如是過失及過是過失，皆由數入王家故。」佛言：「若比丘入王家有十種過失。何等十？若王與夫人共坐，比丘來入。爾時夫人見比丘或笑，比丘見夫人或笑。爾時王作是念：『如夫人見比丘笑，比丘見夫人笑，此比

丘必起惡業。』是名第一過失。復次王共夫人宿，不自憶念，是夫人或出外住，行還有娠。時王見比丘入出，王作是念：『是夫人出外，是比丘數入出，必共起惡業。』是名第二過失。復次王家失五寶、若似五寶，王見比丘入出，是中必當起惡業。是第三過失。復次王祕密語論事，或有內鬼神，持外唱說。王作是念：『如此密語外人得聞，是比丘常入出，必是比丘所傳。』是名第四過失。復次王欲殺王子、或時王子欲殺王，是中有不喜者，謂比丘所作，作是念：『我寧莫與比丘共事。』是第五第六過失。復次王欲遷小為大、或欲退大為小，是中有不喜者，謂比丘所作，作是念：『我寧莫與比丘共事。』是名第七、第八過失。復次王大嚴駕幢幡鳴鼓，若乘象馬輦輿出驅人遠道。是中有不愛比丘者，見比丘在王邊，必謂是比丘所作，作是念：『我寧莫與比丘共事。』是名第九過失。復次王滅敵國，敵國調伏時，應死者勅殺，又唱莫殺。是中不喜者言：『我寧莫與比丘共事。』是名第十過失。」佛語諸比丘：「諸王家多有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是家中與白衣相宜，非比丘所宜。」種種因緣呵責入王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水澆頂剎利王家，夜未過未藏寶，若過門闑及闑處，波逸提。」

王者，剎利種受水澆頂受王職，是名為王剎利澆頂。若婆羅門、若居士乃至女人，受是澆頂王職，亦名為王剎利澆頂。

夜未過者，王未出故，夫人未入故。

未藏寶者，未藏莊嚴具，未舉藏故。

門闑者，門中相。

闑處者，是門中地可安闑處。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王未出、夫人未入、未藏寶，爾時比丘入王門，得波逸提。若王雖出，夫人未入、未藏寶，爾時比丘入王門，得波逸提。若王出、夫人入，未藏寶，比丘爾時入王門，得波逸提。若王出、夫人已入、已藏寶物，比丘爾時入王內門，不犯。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優填王千夫人，五百人為一部，舍彌婆提為一部首，阿奴跋摩為一部首。是中舍彌婆提所領五百人，善好有功德；阿奴跋摩所領五百人，惡邪不善。爾時優填王有小國反叛，王作是念：「我當留誰鎮後令無惡事，自往破賊？」王作是念：「摩捷提婆羅門利根有威德，是我婦父，我當留鎮後，自往破賊。我於是人無有惡事後無憂悔。」王作是念已，即令婆羅門鎮城，自往破賊。時諸城邑聚落名聲流布，王令摩捷提婆羅門守城，後日早起百千種人，在婆羅門門下，有立讚歎者、有稱吉者、有合掌恭敬禮拜者、有餉象馬車乘牛羊駝驢者、有餉金銀琉璃硨磲瑪瑙者，摩捷提

婆羅門作是念：「我得如是富貴勢力者，皆是我女力故，我當以何報是女？若與金銀琉璃硨磲瑪瑙者宮中不少，女人所有怨嫉憂毒無過對婦。若令舍彌婆提五百夫人死者，乃當報女恩，我何故不殺？今不可直殺，當作方便火燒殺之。」作是念已，遣使語舍彌婆提夫人：「汝如我女無異，若須蘇油薪草材木樹皮松明，遣人來取。」即勅所典：「舍彌婆提夫人遣人來索蘇油薪草，兩三倍與。」受教言：「爾。」女人性貪慳集財物，以易得故多取積聚，滿宮房舍窓向欄楯諸樓閣間及床榻下，諸瓮甕器皆悉盛滿。摩揵提婆羅門知火具已多，勅閉宮門放火燒之。即時人民聞王宮中失火，畏王刀力、鞭杖力、瞋力故，多人俱集欲破門入。摩揵提婆羅門深惡心故，作是念：「若人民破門入者，或能滅火令不燒死。」作是念已，語諸人民：「汝等不知王心妬耶？若聞諸人破門入者，姦我宮人必當大瞋。」諸人言：「今當云何？」答言：「當縛木梯陞入。」如是集木作梯。聞舍彌波提及五百女人皆已燒死，遣人白王：「宮中失火，舍彌波提夫人等五百人火所燒死。」王聞是事心生憂惱，作是言：「如是好福田人，今永別離。」王以愁憂因緣迷悶欲死即墮床，諸臣以水灑面即便得醒。諸大臣言：「王莫愁憂，更當起宮殿集諸婇女。」爾時王破賊已，還至城外住：「我不入城，乃至新宮殿竟，滿五百女人當入城住。」王以鞭杖力、刀力、矟力、健瞋力故，宮殿速成，選取貴人女億財主居士女，得五百人滿宮中。有居士名瞿師羅居士，有女是舍彌波提夫人妹名威德。是女於千夫人中最上，諸臣白王：「新宮已成，諸夫人已滿，王自知時。」即入新宮，與新女共相娛樂。王漸漸推問因緣，後知摩揵提婆羅門為自女故作是惡事。即遣人喚婆羅門來，語言：「汝出我國去，我不憙殺婆羅門。」王即約勅：「殺阿奴跋摩夫人。」時諸新女，為王所親信故，便白王言：「是舍彌波提夫人等，長夜親近供養佛及僧，願聽我等供養佛及僧。」王時作是言：「佛不聽諸比丘入王宮。」即時諸女欲令王起憍慢心故，作是言：「王有大威德力勢，諸大事尚能辦，何況此事？願王當成我等供養事。」諸女急白故，令王發憍慢心，即便聽許。王問諸女：「汝等實欲作供養耶？」答言：「欲作。」「汝等隨力辦供養具。」諸女有辦僧伽梨者、有辦欝多羅僧者、有辦安陀衛者、有辦鉢者、有辦漉水囊油囊杖針綖囊。爾時王喚巧匠問言：「汝能令諸夫人不出於宮中得供養佛及僧耶？」答言：「可得。」王言：「云何？」答言：「當作行輪宮殿。」即勅令速作。作已白王：「輪宮已成，王自知時。」王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王知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佛默然受。王知佛受已，頭面禮佛足

右遶而去，是夜勅辦多美種種飲食，晨朝敷座處，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往詣王宮，佛自房住迎食分。爾時巧匠知僧來至，即出輪宮圍繞眾僧。王知僧坐已，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即開宮門。諸女皆出問訊諸比丘，有問父母者、姊妹兄弟者，及問訊佛者。爾時長老舍利弗為上座，語諸比丘：「我等今日不在王宮耶？當共一心。」王知僧食已，自行澡水，取小坐床坐僧前聽說法。語諸夫人：「所欲供養者，今正是時。」有夫人施僧伽梨者、施欝多羅僧者、施安陀衛者、有施鉢者、有施漉水囊者、有施針綖囊者。爾時諸比丘皆得滿手滿鉢物，相視而坐。王有方便，心念：「當云何令諸比丘經宮中過？」即令輪宮遮先來道，便白僧言：「大德可去。」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入王宮中。」王言：「我今教出不教入。」爾時舍利弗呪願已，及僧從座起去，還到僧坊，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水澆頂剎利王，夜未過、未藏寶，若過門闑及門闑處，除急因緣，波逸提。」

急因緣者，若王遣使喚比丘、若夫人、王子如是等諸有力官屬喚，皆不犯。(八十二事)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闡那比丘有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慈心求安隱故，教令悔過。闡那言：「我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犯可悔罪，諸比丘憐愍教令悔過，便作是言：『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闡那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闡那：「云何名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教令悔過，便作是言：『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諸比丘知是比丘先曾再三聞說此戒，何況復過，是比丘非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事，應令如法悔過、應更呵令折伏：『汝失無利是惡不善，說戒時不尊重戒不一心聽。』以是事故得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說四波羅夷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得波逸提。若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時、若說二不定法時、若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時、若說九十波逸提時、若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時、若說眾多學法時、若說七止諍法時，及說隨律經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得波

逸提。除隨律經，說餘經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突吉羅。(八十三事)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有治角師名達摩提那，富饒財寶種種成就。是人隨佛及僧所須物自恣請與，謂衣鉤、禪鎮、衣釘、鉢支、匕針筒。如是諸比丘眾多，數數往取，是人作不能供，婦兒空乏。餘居士瞋責呵言：「沙門釋子不知量不知厭足，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達摩提那居士本富饒財，布施不知量故與，不能供，婦兒空乏。」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達摩提那居士本富饒財，布施不知量故與，不能供，婦兒空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骨牙齒角作針筒者，波逸提。」

骨者，象骨、馬骨、蛇骨。

牙者，象牙、馬牙、猪牙。

齒者，象齒、馬齒、猪齒。

角者，羊角、牛角、水牛角、鹿角。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骨作針筒，波逸提。若牙、若齒、若角，隨作隨得爾所波逸提。若比丘用骨牙齒角作針筒者，是比丘應破是針筒已，入僧中唱言：「我用骨牙齒角作針筒，得波逸提罪。我今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破針筒未？」若言：「已破。」僧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應教言：「汝今發露悔過，後莫復作。」若未打破，僧應約勅令破。若僧不約勅，一切僧得突吉羅罪。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罪。(八十四事)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闡那用高廣好床。佛與阿難遊行到闡那房，是闡那遙見佛來，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入我房舍看床。」佛即入，見是床高好見已語阿難：「染污爛壞！云何是癡人用如是高廣好床？」佛種種因緣呵責闡那：「云何名比丘，用高廣好床？」佛種種因緣呵已，集比丘僧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床者，當應量作。量者，足高八指，除入榰。過是作者，波逸提。」

床者有二種：細榰繩床、麁榰繩床。麁榰繩床有五種：阿珊蹄脚、波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細榰繩床亦有五種：阿珊蹄脚、波郎劬脚、羝羊角脚、尖脚、曲脚。

高八指者，佛言：「用我八指，第三分入榰。」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過八指作床脚者，波逸提。隨作，隨得爾所波逸提。若比丘過八指作床脚者，應截脚，入僧中白言：「我過八指作床脚，得波逸提罪，今僧中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截未？」若言：「已截。」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僧應言：「汝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截。」僧應約勅令截。若僧不約勅令截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八十五事)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草木兜羅綿貯臥具。諸居士瞋不喜呵罵：「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乃以兜羅綿貯臥具，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以兜羅綿貯臥具？」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以兜羅綿貯臥具，若使人貯，波逸提。」

兜羅綿者，柳華、白楊華、阿鳩羅華、波鳩羅華、鳩舍羅華、間闍華、波波闍華、離摩華，皆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以草木兜羅綿貯臥具，波逸提。隨貯，隨得爾所波逸提。若比丘以兜羅綿貯臥具者，是比丘應摘却兜羅綿，到僧中白言：「我以兜羅綿貯臥具，得波逸提罪，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摘却未？」若言：「已却。」僧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僧應約勅：「汝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摘。」應約勅令摘。若不約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罪。(八十六事)

佛在舍衛國。爾時毘舍佉鹿子母，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知佛說法示教利喜默然已，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佛默然受之。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佛是夜共阿難露地遊行，佛看星宿相，語阿難言：「若今有人問知星宿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七歲當雨。』」佛語阿難：「初夜過已至中夜，是星相滅，更有異相出。若爾時有人問知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過七月當雨。』」又語阿難：「中夜已過至後夜，是星相滅更有異相出。若爾時問知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七日當雨。』」是夜已過地了時，東方有雲出，形如圓椀遍滿空中，是雲能作大雨滿諸坑坎。爾時佛語阿難：「語諸比丘：『是椀雲雨有功德，能除病。若諸比丘欲洗者，當露地立洗。』」阿難受教，語諸比丘：「是椀雲

雨有功德，能除病。若諸比丘欲洗者，聽露地立洗。」時諸比丘隨意露地立洗。爾時毘舍佉鹿子母，辦飲食已早起敷座處，遣婢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婢受教往詣祇洹，覓諸比丘不見，於門孔間看，見裸形露洗，見已心不喜，作是念：「是中都無比丘，盡是裸形外道無慚愧人。」作是念已，即還語毘舍佉鹿子母言：「祇洹中無一比丘，盡是裸形外道。」是毘舍佉母智慧利根，知今日雨墮，諸比丘必當露地裸形洗浴，是婢癡無所知故作是言：「祇洹中無一比丘，盡是裸形外道。」即便喚餘婢往詣祇洹，打門作聲白言：「時到，食具已辦。」即受教去，往到祇洹打門作聲白言：「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爾時佛與大眾，著衣持鉢眾僧圍繞俱詣其舍。佛在僧中坐，毘舍佉母自行澡水，自手與多美飲食。食已自手行水，知收鉢已，持小床坐佛前聽說法，白佛言：「世尊！與我願。」佛言：「諸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不得與汝過願。」毘舍佉言：「與我可得願。」佛言：「與汝可得願，汝欲得何願？」毘舍佉言：「一者我欲與比丘僧雨浴衣。二者與比丘尼僧浴衣。三者客比丘來我與食。四者遠行比丘我與食。五者病比丘我與飲食。六者看病比丘我與飲食。七者我常與比丘僧粥。八者多知識少知識比丘，我與病緣湯藥及所須物。」佛言：「汝見何因緣故，欲與比丘僧雨浴衣？」答言：「大德！我今日早起敷座已，遣婢使詣祇洹白佛時到。婢至門間見諸比丘露地雨中裸形洗浴，婢還言：『祇洹中無一比丘，但諸外道無慚愧人。』大德！比丘裸形在佛前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前，則為無羞，是故欲與比丘僧雨浴衣著，自在露地雨中洗浴。」「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比丘尼僧浴衣。」答言：「大德！我一時與諸居士婦共至阿耆羅河中洗浴，時諸比丘尼亦入河中裸形洗浴。諸居士婦見已心不喜，呵責言：『是輩薄福德不吉，麁身大腹垂乳，何用學梵行為？』大德！女人裸形醜惡，是故我欲與浴衣。」「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客來比丘飲食？」答言：「大德！客來比丘不知何處可去、不可去？道路疲極未得休息。是故我欲與飲食後，隨知可去、不可去處。」「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遠行比丘食？」答言：「大德！遠行比丘，若待食時怛鉢那時，若行乞食則伴捨去、或夜中入嶮道、或獨行曠野，我與食故，不失伴不入嶮道，是故我與飲食。」「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病比丘飲食？」答言：「大德！病比丘不得隨病飲食則病難差，是故我與隨病飲食，則病易差。」「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看病比丘飲食？」答言：「大德！看病比丘若待僧中食後食、若行乞食去，是病比丘瞻養事闕。若煮飯作粥作羹、煮魚肉煮湯藥、出內大小便不淨器若棄唾器。是故我與看病比丘飲食，瞻養不闕，便得煮飯作粥作羹煮肉

及煮湯藥、出內大小便器棄唾器。」「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常與比丘僧粥？」答言：「大德！若比丘不食粥，有飢渴惱、或時腹內風起，我常與粥故則無眾惱。」「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多知識、少知識比丘，病緣湯藥及所須物？」答言：「病比丘必欲得湯藥所須諸物，以是故我與。復次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三結斷得須陀洹，不墮惡道必得涅槃，極至七生天人中往返得盡眾苦。大德！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舍衛國，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或遠行飲食、或隨病飲食、或看病飲食、或常與粥、或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三結盡、三毒薄，得斯陀含，一來是世得盡苦際。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舍衛國。大德！我如是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或受遠行飲食、或隨病飲食、或看病飲食、或常與粥、或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得阿那含，五下結盡，便於天上般涅槃，不還是間。大德！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或遠行飲食隨病飲食、看病飲食、或常與粥、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得阿羅漢，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自知作證。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遠行飲食、隨病飲食、看病飲食、或常與粥、病比丘湯藥諸物。』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如是我財福德成就，以是因緣攝法福德。」佛言：「善哉，善哉！毘舍佉！我聽汝是諸願：汝與比丘僧雨浴衣、比丘尼僧浴衣、客比丘飲食、遠行比丘飲食、隨病比丘飲食、看病比丘飲食、比丘僧常與粥、多知識少知識比丘與病緣湯藥諸物。毘舍佉！是財福德成就，以是因緣攝法福德。」佛為毘舍佉說種種因緣，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畜雨浴衣隨意露地洗。」

是諸比丘，知佛聽畜雨浴衣，廣長大作。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雨浴衣，便廣長大作？」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我聽畜雨浴衣，便廣長大作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雨浴衣，當應量作。量者，長佛六搩手、廣二搩手半，過是作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過量長作雨浴衣，波逸提。若過量廣作，波逸提。若過量廣長作，波逸提。若比丘過量廣長作雨浴衣，是衣應截斷，入僧中作是言：「我過量廣長作雨浴衣，得波逸提罪，今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截斷未？」若言：「已截。」僧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應語言：「汝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截。」僧應約勅令截。若僧不約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八十七事)
佛在維耶離國，土地酗濕，諸比丘病癰瘡。有一比丘瘡中膿血流出，污安陀衛如水漬。佛遙見，知而故問是比丘：「汝何以膿血污安陀衛？」比丘答言：「大德！我患癰瘡，膿血流出污安陀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畜覆瘡衣著，乃至瘡差後十日，若過是畜，波逸提。」諸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我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覆瘡衣，當應量作。量者，長佛四搩手、廣二搩手，過是作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過量長作覆瘡衣，波逸提。若過量廣作，波逸提。若過量廣長作，波逸提。若比丘過量廣長作覆瘡衣，是衣應截斷，入僧中作是言：「我過量廣長作覆瘡衣，得波逸提罪。今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截斷未？」若言：「已截。」僧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僧應語：「汝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截。」者，僧應約勅令截。若不約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罪。(八十八事)
佛在維耶離國。爾時諸比丘精污臥具，早起浣精舍門間曬。中前，佛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是不淨污臥具浣曬門間。佛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我今日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諸比丘精污臥具，早起浣精舍門間曬。」語諸比丘：「此不應爾，眾僧臥具多用不知量，諸居士血肉乾竭，用布施作福。是中應籌量少用者善。若比丘亂念不一心眠時，有五過失。何等五？一者難睡苦，二者難覺苦，三者見惡夢，四者睡眠時善神不護，五者覺時心難入善

覺觀法。若比丘不亂念一心睡眠，有五善事。何等五？一者無難睡，二者易覺，三者無惡夢，四者眠時善神所護，五者睡覺心易入善覺觀法。若比丘有婬怒癡，未得離欲，不亂念一心睡眠，尚不失精，何況離欲？」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畜尼師檀，護僧臥具故，不應不敷尼師檀僧臥具上坐臥。」

諸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畜？」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知我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尼師檀當應量作。量者，長佛二搩手、廣一搩手半，過是作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過量長作尼師檀，波逸提。若過量廣作，波逸提。若過量廣長作，波逸提。若比丘過量廣長作尼師檀已，應截斷，入僧中白言：「我過量廣長作尼師檀，得波逸提罪。我今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已截斷未？」若言：「已截。」僧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應教言：「汝今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未割截，僧應約勅令割截。若不約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入安陀林中，一樹下敷尼師檀坐。長老迦留陀夷亦入安陀林，去佛不遠在一樹下敷尼師檀坐。是長老身長大，兩膝到地兩手捉衣，作是願言：「佛何時當聽我等作佛一搩手尼師檀，如是滿足？」佛晡時從禪起，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我今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入安陀林，一樹下敷尼師檀坐。迦留陀夷乞食還，亦坐一樹下，作是思惟：『佛今何處行道？我亦彼間行道。』我時入安陀林，一樹下敷尼師檀坐，迦留陀夷亦爾。是善男子身大、兩膝到地，作是願言：『佛何時當聽作佛一搩手尼師檀，如是滿足？』」佛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尼師檀，當應量作。量者，長佛二搩手、廣一搩手半，及縷際益一搩手。過是作者，波逸提。」(八十九事)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長老難陀，是佛弟，姨母所生，與佛身相似，有三十相，短佛四指。時難陀作衣與佛同量，諸比丘若食時、會中後會，遙見難陀來，謂是佛，皆起迎：「我等大師來。世尊來。」近乃知非。諸上座皆羞，作是思惟：「此是我等下座，云何起迎？」難陀亦羞言：「乃令諸上座起迎我。」諸比丘以是事向佛

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同佛衣量作衣？從今汝衣應減作，是袈裟應以敷曬。諸比丘！汝等以敷曬難陀衣，更有如是人，僧亦當同心以敷曬。」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佛衣等量作衣及過作，得波逸提。佛衣量者，長佛九搩手、廣六搩手，是佛衣量。」波逸提者，煮燒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與佛衣同量作衣，波逸提。若過佛衣量作，波逸提。隨作，隨得爾所波逸提。若比丘與佛衣同量作衣，是衣應截斷，入僧中白言：「我如佛衣量作衣得波逸提罪。今發露悔過不覆藏。」僧應問：「汝截斷未？」若言：「已截。」應問：「汝見罪不？」若言：「見罪。」僧應言：「汝今如法悔過，後莫復作。」若言：「未截。」僧應約勅令截。若僧不約勅，僧得突吉羅。若僧約勅不受，是比丘得突吉羅罪。(九十事竟)

十誦律卷第十八

十誦律卷第十九(第三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四波羅提舍尼法

佛在舍衛國。時世飢儉，華色比丘尼有德，多知多識，能多得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諸所須物。是比丘尼晨朝早起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見諸比丘眾舍衛城乞食不得，愁惱不樂。是比丘尼看諸比丘鉢中，少少與少、少半與半、都無都與。是比丘尼一日乞食所得，盡以與諸比丘。如是二三日，以不得食故，於巷中迷悶倒地。一賈客見已語其婦言：「華色比丘尼於巷中倒地，汝扶令起將來。」婦即去扶起將來入舍，疾作糂[米*留]粥與已得醒。問言：「汝何所患苦？有何疾病？有何急於巷中倒地？」比丘尼言：「我無病、無痛、無急。我不得食故，迷悶巷中倒地。」又問：「汝為乞食不能得耶？」答言：「我乞食得，以諸大眾於舍衛城乞食不得愁惱不樂。我看比丘鉢中，少少與少、少半與半、都無都與。如是二三日，我斷食，是故迷悶巷中倒地。」諸居士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是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華色比丘尼以斷食故垂死。」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華色比丘尼以斷食故垂死。」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病入聚落中，非親里比丘尼所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是罪：『長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是法可悔，我今發露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病者，風盛、熱盛、冷盛，噉是食得差，是名為病。除是因緣，名為不病。

非親里者，親里名若母、若女、若姊妹，乃至七世因緣，是名親里。除是名非親里。

食者，五種佉陀尼食、五蒲闍尼食、五似食。五佉陀尼食者，根、莖、葉、磨、果。五蒲闍尼食者，飯、麨、糒、魚、肉。五似食者，糜、粟、麵麥、莠子、迦師。

是中犯者，若比丘不病入聚落中，非親里比丘尼所自手受根食，得波羅提提舍尼罪。莖、葉、磨、果食；飯、麨、糒、魚、肉食；糜、粟、麵麥、莠子、迦師，皆波羅提提舍尼罪。

不犯者，若病若親里比丘尼、若天祠中多人聚中與、若沙門住處與、若聚落外比丘尼坊舍中與者，不犯。(一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自舍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坐處，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佛即與二部僧入居士舍坐。居士見佛及僧坐已，自手行水欲下食時。是中有助調達比丘尼，為六群比丘故，教檀越言：「此第一上座、此第二上座、此是持律、此是法師，與是比丘飯、與是比丘羹。」諸居士言：「我等不知誰是第一上座？誰是第二上座？誰是持律？誰是法師？此中多有飲食，自當遍與。莫散亂語，若散亂語者，汝自起行食，我等當住。」佛遙見比丘尼作散亂事，聞諸居士呵責。食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嗽比丘尼所教與食？」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有諸比丘白衣家請食，是中有比丘尼指示言：『與是比丘飯、與是比丘羹。』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若諸比丘中無有一比丘語是比丘尼『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者，是一切諸比丘，應向餘比丘言：『長老！我等墮可呵法不是處。是法可悔，我今發露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是中犯者，若比丘受比丘尼所教與食，得波羅提提舍尼罪。隨受，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罪。

若二部僧共坐，一部僧中若有一人語是比丘尼者，第二部亦名為語。若別入別坐別食別出者，是中入檀越門比丘，應問出比丘：「何比丘尼是中教檀越與比丘食？」答言：「某。」應問：「約勅未？」答言：「已約勅。」是入比丘亦名約勅。有諸比丘出城門時，有比丘入者，應問出者。若出者未約勅，入者應約勅。若出者已約勅，入者亦名約勅。(二法)

佛在維耶離。爾時有象師，名首羅，富貴有威德、多饒財寶、人民田宅種種成就。是人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見四諦得初道，好檀越施不能籌量。是人一月得官廩千金錢，持用布施及餘所有物，不能供足，婦兒飢乏。諸居士瞋呵責言：「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首羅象師本富饒財物，布施不知量與，不能供足，婦兒飢乏甚可憐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是首羅象師，好檀越施不能量故與，不能供婦兒飢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汝等與首羅象師作學家羯磨，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是家不得自手

受食。若更有如是人僧，亦應與作學家羯磨。學家羯磨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首羅象師學家，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是學家不得自手受食。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首羅居士作學家羯磨，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入是家自手受食。白如是。』如是白二羯磨。『僧與首羅象師作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首羅象師，聞僧為作學家羯磨，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入我舍自手受食。聞已即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願佛與我捨是學家羯磨。」佛語諸比丘：「為首羅居士捨學家羯磨。若更有如首羅居士乞者，亦應為捨。捨法者，一心和合僧，是首羅居士，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合掌白言：『大德僧聽！我首羅居士布施不知量與，不能供婦兒飢乏，以是因緣故，僧為我作學家羯磨，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我舍不得自手受食。我今從僧乞捨學家羯磨，如本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我舍自手受食。』如是應第二、第三乞。僧應籌量宜可捨、不可捨。若首羅象師財損減不增長，爾時若乞、不乞，不應捨。若首羅居士財物增長，若乞不乞，皆應與捨。若首羅象師財物不增不減，爾時若乞應捨，不乞不應捨。是中一比丘應唱言：『大德僧聽！是首羅象師先作檀越，布施不知量與，不能供婦兒飢乏。僧以是故，與作學家羯磨，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是舍不得自手受食。今是首羅象師，從僧乞捨學家羯磨，「如本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聽我舍自手受食。」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首羅象師捨學家羯磨，如本聽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入舍自手受食。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首羅居士捨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有諸學家，僧作學家羯磨竟，若比丘，如是學家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罪。作是言：『長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是法可悔。我今發露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學家者，得初道家。

作學羯磨者，僧與是家作學羯磨。

先不請者，是學家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者，五佉陀尼食、五蒲闍尼食、五似食。

是中犯者，若比丘學家中，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受根食波羅提提舍尼罪。莖、葉、磨、果、飯、麨、糒、魚、肉、糜、粟、[麩- 夫

+廣] 麥、莠子、迦師食，皆波羅提提舍尼。隨自手受，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罪。(三法)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諸釋子向暮食時，見食好香美，作是念：「我等不應獨噉如是好飲食，何不當留佛及僧分？」作是念已，為佛及僧故留暮食分。明日地了，諸釋婦女以好寶物自莊嚴身，持好飲食大語大笑來行向僧坊，作是言：「佛今當先食我食。」彼亦復言：「佛先食我食，令我長夜得利益安樂。」爾時尼俱陀林中有賊，先犯事擯入是林中，持器仗著中圍遶而臥。但賊主不臥，聞人聲語諸賊言：「諸人皆起，捉刀盾弓箭，聚財物一處，莫令王力聚落力所圍繞得大憂惱。」是諸人皆起，如所約勅，捉刀盾弓箭，聚財物一處。賊主言：「小住！我當往看，為是何人？」即立樹間，聞道上人聲，作沙門聲，問言：「汝是誰耶？」答言：「我等是諸釋婦女，以好寶物嚴身，持好飲食向僧坊，入尼俱陀林中，佛今者當先食我食，我等長夜當得利益安樂。」賊主即還語諸賊言：「今得成事，但當起取。」問言：「云何？」答言：「諸釋婦女以妙寶嚴身，持好飲食入尼俱陀林中。」即時賊皆起，剝脫已裸形放去。如是名聲流布城邑聚落，有惡賊剝脫諸釋婦女裸形放去，即以官力聚落力圍遶捕得諸賊。爾時諸女裸形住，六群比丘往語言：「此食香美過與我來，此食復勝亦與我來。」爾時諸婦女瞋呵言：「不是都不憂念我等裸形，但念欲得是食。」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阿難：「取捨衣中各各與諸女一衣。」阿難言：「爾。」即取捨衣中各各與諸女一衣。諸女著已，持食入僧坊中打揵搥與僧食分，在佛前坐聽說法。佛見諸女坐已，種種因緣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諸女知佛示教利喜已，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諸女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未作約勅僧坊外不自手受食，而僧坊內受？」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有比丘僧，住阿練兒處，有疑怖畏。若比丘知是阿練兒住處有疑怖畏難，僧未作差，不僧坊外自手受食，僧坊內受，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罪言：『長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是法可悔。我今發露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
阿練兒處者，去聚落五百弓，於摩伽陀國一拘盧舍。於北方國則半拘盧舍。
疑者，乃至疑失一水器。
怖畏者，是中乃至畏惡比丘。
僧未差者，僧未一心差是人。
僧坊外者，此僧坊牆障外、若籬障外、若塹障外。
僧坊內者，僧坊牆障內、籬障內、塹障內。

食者，五佉陀尼、五蒲闍尼、五似食。
是中犯者，若比丘僧未與差，是人不僧坊外自手受根食，僧坊內受，得波羅提提舍尼。莖、葉、磨、果、飯、麨、糒、魚、肉、糜、粟、麵麥、莠子、迦師，皆波羅提提舍尼罪。隨自手受，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從今應羯磨差參知食人，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問言：「誰能為僧作參知食人？」若有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差作知食人：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有無。若成就五法，應令作參知食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有無。是中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作參知食人。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作參知食人。白如是。」如是白二羯磨。「某甲比丘作參知食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受僧羯磨已，是比丘知是中有賊入，應將淨人是中立。若是中見有人似賊者，應取是食，語諸持食人言：「汝莫來入，是中有人似賊。」若是持食人強來者，不犯。(四法竟)

明一百七眾學法初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極高著泥洹僧，極下著、參差著、不周齊著。佛見已作是念：「我當觀過去諸佛，云何著泥洹僧？」空中淨居天言：「世尊！過去諸佛周齊著泥洹僧，佛亦自憶知過去諸佛周齊著泥洹僧。」佛復念：「我當觀未來諸佛，云何著泥洹僧？」空中淨居天言：「世尊！未來諸佛周齊著泥洹僧，佛亦觀知未來諸佛，亦當周齊著泥洹僧。」佛復作是念：「我當看淨居天，云何著泥洹僧？」空中天言：「淨居天周齊著泥洹僧。佛亦自知淨居天周齊著泥洹僧。」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極高著泥洹僧、極下著泥洹僧、參差著泥洹僧、不周齊著泥洹僧？」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極高著泥洹僧，應當學。」
若比丘極高著，突吉羅。若不極高著，不犯。(一)
不極下著泥洹僧，應當學。若極下著泥洹僧，突吉羅。不極下著，不犯。(二)
不參差著泥洹僧，應當學。若參差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參差著泥洹僧，不犯。(三)
不如釿頭著泥洹僧，應當學。如釿頭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如釿頭著，不犯。(四)
不如象鼻著泥洹僧，應當學。如象鼻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如象鼻著，不犯。(五)

不如多羅葉著泥洹僧。應當學。如多羅葉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如多羅葉著泥洹僧，不犯(六)
不如麨摶著泥洹僧。應當學。如麨摶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如麨摶著，不犯。(七)
不細襵前著泥洹僧，應當學。如細襵前著泥洹僧，突吉羅。不細襵前著，不犯。(八)
不著鞞泥洹僧，應當學。著鞞泥洹僧，突吉羅。不著鞞衣，不犯。(九)
不并襵兩邊著泥洹僧，應當學。若并襵兩邊著泥洹僧，突吉羅。不并襵兩邊著，不犯(十)
不著細縷泥洹僧，應當學。若著細縷泥洹僧，突吉羅。不著細縷，不犯。(十一)
周齊著泥洹僧，應當學。不周齊著泥洹僧，突吉羅。周齊著，不犯。(十二)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極高被衣、極下被衣、參差被衣、不周齊被衣。佛見已作是念：「我當觀過去諸佛，云何被衣？」空中淨居天言：「過去諸佛周齊被衣。佛亦自憶過去諸佛周齊被衣。」佛復念：「我當觀未來諸佛，云何被衣？」空中天言：「未來諸佛周齊被衣。佛亦自知未來諸佛周齊被衣。」佛復念：「淨居諸天云何被衣？」空中天言：「淨居諸天周齊被衣。佛亦自見淨居諸天周齊被衣。」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極高被衣、極下被衣、參差被衣、不周齊被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不極高被衣，應當學。」極高被衣，突吉羅。不極高被衣，不犯。(十三)
不極下被衣，應當學。極下被衣，突吉羅。不極下被衣，不犯。(十四)
不參差被衣，應當學。參差被衣，突吉羅。不參差被衣，不犯。(十五)
周齊被衣應當學。不周齊被衣，突吉羅。周齊被衣，不犯。(十六)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座處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佛中前著衣入居士舍。爾時六群比丘，不好覆身入是家內，自看肩臂看胸。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不好覆身入家內、自看肩臂看胸，如王、如大臣。」佛見六群比丘不好覆身入白衣舍，聞居士呵責如王、如大臣。佛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不好覆身入家內，自看肩臂看胸？」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

戒，從今好覆身入家內，應當學。」不好覆身入家內，突吉羅。好覆身入家內，不犯。(十七)

有時六群比丘，雖好覆身入家內，不好覆身坐，自看肩臂看胸。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不好覆身坐家內，看肩臂看胸，如王、如大臣。」佛見諸比丘不好覆身坐家內，自看肩臂看胸。佛見已食後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不好覆身坐家內，自看肩臂看胸？」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從今好覆身坐家內，應當學。」不好覆身坐家內，突吉羅。好覆身坐，不犯。(十八)

有時六群比丘，不善攝身入家內，腳蹴大車、小車、犢車、輦輿，輪樹柱壁瓶甕倒地。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不善攝身入他家，腳蹴物倒地如盲人。」佛語諸比丘：「善攝身入家內，應當學。」不善攝身入家內，突吉羅。善攝身入家內，不犯。(十九)

又六群比丘，雖善攝身入家內，不善攝身坐，蹴大車、小車、犢車、輦輿輪樹柱壁瓶甕床榻倒地如盲人。佛知是事語諸比丘：「善攝身坐家內，應當學。」不善攝身坐家內，突吉羅。若善攝身坐，不犯。(二十)

佛在舍衛國。爾時世尊中前著衣與諸比丘入舍衛城。諸佛常法，若以神通力入城邑聚落時，現如是希有事，謂象申鳴、馬悲鳴、諸牛王吼、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俱均羅猩猩諸鳥，出和雅音。大鼓、小鼓、箜篌、箏笛、琵琶、簫瑟、簞篥、鐃鈸，不鼓自鳴。諸貴人舍所有金器內外莊嚴具，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能言、拘躄者得伸、跛蹇者得手足、睞眼得正、病瘦者得除、苦痛者得樂、毒者得消、狂者得正、殺者離殺、偷者離偷、邪婬者不邪婬、妄語者不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者不無義語、貪者不貪、瞋者不瞋、邪見者離邪見、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憒鬧處者皆得空閑、未種善根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者得解脫、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現如是希有事，諸眾生得利益。爾時佛漸漸行到城，以右足著門閫上，如是等種種希有事皆現。爾時人民於屋上堂壁樓閣上看佛及僧，是中有未曾 見佛者，有曾 見佛者指示言：「此是佛、此是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此是六群比丘。」六群比丘聞已，仰看作是言：「某女人盲、某睞眼、某赤眼、某短鼻、某癭、某背僂、某跛、某白、某黑、某無威德。」諸女人聞已，語六群比丘言：「我非汝婦，不與汝私通，我等好醜何豫汝事？而字名我等。」六群比丘言：「我從佛及僧入城，何豫汝事？指我等言：『此是六群比丘。』似如過罪人。」佛

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高視入家內，應當學。」高視入家內，突吉羅。不高視入家內，不犯。(二十一)
爾時佛及僧露地坐食，諸人在堂屋上牆壁樓閣上，看佛及僧。是中有人未曾 見佛者，中有曾 見佛者指示言：「此是佛、此是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此是六群比丘。」六群比丘聞已，即仰視作是言：「某女人盲、某睞眼、某赤眼、某短鼻、某癭、某背僂、某跛、某黑某白、某無威德。」諸女人聞已語六群比丘言：「我等非汝婦，不與汝通，我等好醜何豫汝事？而名字我等。」六群比丘言：「我從佛及僧受請坐食，何豫汝等事？而指我等言：『此是六群比丘。』似如過罪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高視坐家內，應當學。」高視坐家內，突吉羅。不高視坐家內，不犯。(二十二)
又六群比丘，嫌呵供養入家內，作是言：「昨日飲食香美熟好，次第等與好敷座處；今日或當不如昨日香美熟好，或不次第等與。」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不善，不種不穫，但能噉食出他過罪。」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呵供養入家內，應當學。」呵供養入，突吉羅。不呵供養入，不犯(二十三)
又六群比丘，入時不呵供養，坐已便呵，作是言：「昨日飲食香美熟好，次第等與好敷座處；今日或當不如昨日香美熟好，或不次第等與。」諸居士呵言：「是沙門釋子不善，不種不穫，但能噉食出他過罪。」佛聞是事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呵供養坐家內，應當學。」呵供養坐，突吉羅。不呵供養坐，不犯(二十四)
又六群比丘，高大聲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高大聲入家內，如婆羅門。」佛語諸比丘：「從今靜默入家內，應當學。」若不靜默入家內，突吉羅。靜默入，不犯。(二十五)
又六群比丘，雖不高聲入家內，便高聲坐如婆羅門。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高大聲坐他家，如婆羅門。」佛聞已語諸比丘：「從今靜默坐家內，應當學。」若不靜默坐家內，突吉羅。若靜默坐，不犯。(二十六)
又六群比丘，蹲行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蹲行入家內，似如截脚。」佛聞已語諸比丘：「從今不蹲行入家內，應當學。」蹲行入家內，突吉羅。不蹲行入，不犯。(二十七)
又六群比丘，雖不蹲行入家內，便蹲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蹲坐家內，如外道。」佛語諸比丘：「從今不蹲坐家內，應當學。」若蹲坐家內，突吉羅。不蹲坐，不犯。(二十八)

又六群比丘，以衣覆頭入家內。諸居士瞋呵責言：「是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以衣覆頭入家內，似如伺捕人。」佛言：「從今不覆頭入家內，應當學。」若覆頭入家內，突吉羅。不覆頭入，不犯。(二十九)
又六群比丘，雖不覆頭入家內，覆頭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覆頭坐家內，似如伺捕人。」佛言：「從今不覆頭坐家內，應當學。」若覆頭坐，突吉羅。不覆頭坐，不犯。(三十)
又六群比丘褋頭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褋頭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褋頭入家內，應當學。」若褋頭入，突吉羅。不褋頭入，不犯。(三十一)
又六群比丘，雖不褋頭入家內，而褋頭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褋頭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褋頭坐家內，應當學。」若褋頭坐，突吉羅。不褋頭坐，不犯。(三十二)
又六群比丘，肘隱人肩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肘隱人肩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肘隱人肩入家內，應當學。」肘隱人肩入家內，突吉羅。不肘隱人肩入，不犯。(三十三)
又六群比丘，雖不肘隱人肩入，家內便肘隱人肩坐家內。諸居士瞋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肘隱人肩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肘隱人肩坐家內，應當學。」肘隱人肩坐，突吉羅。不肘隱人肩坐，不犯。(三十四)
又六群比丘，叉腰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叉腰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叉腰入家內，應當學。」叉腰入，突吉羅。不叉腰入，不犯。(三十五)
又六群比丘，雖不叉腰入家內，便叉腰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叉腰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不叉腰坐家內，應當學。」叉腰坐，突吉羅。不叉腰坐，不犯。(三十六)
又六群比丘，左右反抄衣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左右反抄衣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左右反抄衣入家內，應當學。」左右反抄衣入家內，突吉羅。不左右反抄衣入，不犯。(三十七)
爾時六群比丘，雖不左右反抄衣入家內，便左右反抄衣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左右反抄衣坐家內，如王、如大

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不左右反抄衣坐家內，應當學。」左右反抄衣坐，突吉羅。不左右反抄衣坐，不犯。(三十八)
又六群比丘，偏抄衣入家內。諸居士訶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偏抄衣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偏抄衣入家內，應當學。」若偏抄衣入，突吉羅。不偏抄衣入，不犯。(三十九)
又六群比丘，雖不偏抄衣入家內，便偏抄衣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偏抄衣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不偏抄衣坐家內，應當學。」若偏抄衣坐家內，突吉羅。不偏抄衣坐，不犯。(四十)
爾時六群比丘，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應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家內，應當學。」若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家內，突吉羅。不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不犯。(四十一)
又六群比丘，雖不以衣覆右肩上、全舉左肩上入家內，便以衣覆右肩上、全舉左肩上坐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應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坐家內，應當學。」若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坐，突吉羅。不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坐，不犯。(四十二)
爾時六群比丘，掉臂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掉臂入家內，似如種穀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掉臂入家內，應當學。」若掉臂入，突吉羅。若不掉臂入，不犯。(四十三)
爾時諸比丘，雖不掉臂入家內，便掉臂坐。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功德。』掉臂坐家內，似如種穀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掉臂坐家內，應當學。」若掉臂坐，突吉羅。若不掉臂坐家內，不犯。(四十四)
爾時六群比丘，搖肩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搖肩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肩入家內，應當學。」若搖肩入家內，突吉羅。不搖肩入，不犯。(四十五)
爾時六群比丘，雖不搖肩入家內，便搖肩坐。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搖肩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肩坐家內，應當學。」若搖肩坐，突吉羅。不搖肩坐，不犯。(四十六)

又六群比丘，搖頭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搖頭入家內，似如鬼捉。」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頭入家內，應當學。」若搖頭入家內，突吉羅。不搖頭入，不犯。(四十七)

又六群比丘，雖不搖頭入家內，便搖頭坐家內。諸居士呵責：「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搖頭坐家內，似如鬼捉。」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頭坐家內，應當學。」若搖頭坐，突吉羅。不搖頭坐，不犯。(四十八)

爾時六群比丘，搖身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搖身入家內，似如舞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身入家內，應當學。」若搖身入，突吉羅。不搖身入，不犯。(四十九)

爾時六群比丘，雖不搖身入家內，便搖身坐。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搖身坐家內，似如舞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搖身坐家內，應當學。」若搖身坐家內，突吉羅。不搖身坐家內，不犯。(五十)

爾時六群比丘，携手入家內，蹴蹋瓶甕器物倒地。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携手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携手入家內，應當學。」若携手入家內，突吉羅。不携手入家內，不犯。(五十一)

又六群比丘，雖不携手入家內，便携手坐家內。諸居士言：「諸長老！相近坐，此請比丘多。」六群比丘言：「汝等更有何等事？何不廣敷座處，令我等相近坐耶？」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携手坐家內，應當學。」若携手坐家內，突吉羅。不携手坐，不犯。(五十二)

又六群比丘，翹一脚入家內。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翹一脚入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翹一脚入家內，應當學。」若翹一脚入，突吉羅。不翹一脚入家內，不犯。(五十三)

爾時六群比丘，雖不翹一脚入家內，便翹一脚坐家內。諸居士言：「諸長老！相近坐，我請比丘多。」六群比丘言：「汝等更有何等事？何不廣敷座處，令我等相近坐耶？」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應翹一脚坐家內，應當學。」翹一脚坐家內，突吉羅。不翹一脚坐，不犯。(五十四)

爾時六群比丘，累髀坐家內下露形體。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累髀坐家內下露形體。」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累髀坐家內，應當學。」若累髀坐家內，突吉羅。不累髀坐，不犯。(五十五)

爾時六群比丘累脚坐。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累脚坐家內，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累脚坐，應當學。」若累脚坐，突吉羅。不累脚坐，不犯。(五十六)

佛在舍衛國。爾時六群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有一居士中門前獨坐床上，以掌扶頰愁憂不樂。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此人憂慼，我能令語笑。」六群比丘前到是居士所，以掌扶頰愁憂而住。居士笑而問言：「汝等何急共相憂愁，以掌扶頰而住。」六群比丘顧語諸比丘言：「我即令語笑已。」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掌扶頰令白衣語笑，如戲笑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掌扶頰坐家內，為白衣笑故，應當學。」若掌扶頰坐，突吉羅。不掌扶頰坐，不犯。(五十七)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已。居士知佛受已，從坐而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到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座處。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佛及僧入居士舍坐。是居士知佛及僧坐已，自手行水欲下飲食。時六群比丘，持鉢置前四向顧視，居士下飯著鉢中已過去。六群比丘言：「此中何以不與飯？」居士言：「已與。」六群比丘言：「不與。」居士言：「看鉢中。」看已喚居士言：「授我鉢來。」諸居士言：「汝等向者心在何處？今方喚授鉢。」佛言：「從今一心受飯，應當學。」若不一心受飯，突吉羅。若一心受，不犯。(五十八)

又六群比丘，以飯滿鉢向餘處看，諸居士著羹鉢中已過。六群比丘言：「此中何以不與羹耶？」答言：「已與。」六群比丘言：「不與。」居士言：「何不看鉢中？」看已語言：「授我鉢來。」諸居士言：「汝向者心在何處？今方喚授鉢。」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一心受羹，應當學。」若不一心受羹，突吉羅。一心受羹，不犯。(五十九)

又六群比丘，溢鉢受飲食，是中飯羹溢出。諸居士言：「飯當更益，羹亦當更益，何以溢鉢取棄？」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溢鉢受食，應當學。」若溢鉢受食，突吉羅。不溢鉢受，不犯。(六十)

又六群比丘，以羹菜澆飯，但取羹菜處飯食。諸居士呵責言：「何以澆食如小兒？」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等羹飯和合食，應當學。」若不等羹飯食，突吉羅。若羹飯等食，不犯。(六十一)

又六群比丘，飯上若有酥酪及羹，剛中噉如井。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食如婆羅門食？」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應剛中噉如井，應當學。」剛中食，突吉羅。不剛中食，不犯。(六十二)

又六群比丘摶飯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摶飯如小兒。」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摶飯食，應當學。」若摶飯食，突吉羅。不摶飯食，不犯。(六十三)
又六群比丘，大摶飯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大摶飯食，似如有人欲奪驅逐。」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大摶食，應當學。」若大摶食，突吉羅。不大摶食，不犯。(六十四)
又六群比丘，手把飯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手把飯食，如田種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從今不手把飯食，應當學。」手把飯食，突吉羅。不手把飯食，不犯。(六十五)
又時諸比丘次第坐食，有一比丘，食未至便大張口。六群比丘與比坐，以戲故持土塊著口中。爾時眾中有如是不清淨事，佛言：「從今不豫張口待飯食，應當學。」若食未至豫張口待食，突吉羅。不豫張口待，不犯。(六十六)
有時六群比丘唅食語，羹飯從口流出，比坐比丘見便吐逆。佛言：「從今不唅食語，應當學。」若唅食語，突吉羅。不唅食語，不犯。(六十七)
又六群比丘嚙半食，半在口中，半在手中。佛言：「從今不嚙半食，應當學。」若嚙半食，突吉羅。不嚙半食，不犯。(六十八)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摩訶男釋，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座處，遣使白佛言：「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佛著衣持鉢及僧入摩訶男舍坐。摩訶男見佛坐已，自手行水。是食乳已辦，自手下飯與乳，諸比丘吸食作聲。爾時有比丘先是伎兒，聞是聲即起舞。諸比丘大笑，笑時口中飯粒出，有鼻孔中出者，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令他笑如伎兒？」佛見諸比丘作是事，聞諸居士呵責時佛默然。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故問舞比丘：「汝以何心舞？」答言：「世尊！欲出諸比丘吸食過罪，及戲笑故。」佛言：「從今不吸食，應當學。」若吸食作聲食，突吉羅。不吸食作聲，不犯。(六十九)
又六群比丘，嚼食唼唼作聲。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嚼食唼唼作聲，如猪唼食。」佛言：「從今不嚼食作聲，應當學。」嚼食作聲食，突吉羅。不嚼食作聲，不犯。(七十)
又六群比丘，滿口著飯漸漸咽。諸居士呵責言：「如獼猴食。」佛言：「從今不未咽食食，應當學。」未咽食食，突吉羅。咽已食，不犯。(七十一)
又六群比丘吐舌食，作是言：「誰能全吞令摶不壞？」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吐舌食如小兒。」佛言：「從今不吐舌食，應當

學。」吐舌食，突吉羅。不吐舌，不犯。(七十二)
又六群比丘縮鼻食。諸居士呵責言：「應好棄涕，為寒耶？為噉蒜耶？」佛言：「從今不縮鼻食，應當學。」縮鼻食，突吉羅。不縮鼻食，不犯。(七十三)
又六群比丘舐手食。諸居士呵責言：「羹飯盡當更益，何以舐手？」佛言：「從今不舐手食，應當學。」若舐手食，突吉羅。不舐手食，不犯。(七十四)
又六群比丘，指抆鉢食。諸居士呵責言：「羹飯盡當更益，何以指抆鉢食？」佛言：「從今不指抆鉢食，應當學。」若指抆鉢食，突吉羅。不指抆鉢食，不犯。(七十五)
又六群比丘食著手振却。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食如王如大臣，振手食棄。」佛言：「從今不振手食，應當學。」振手食，突吉羅。不振手食，不犯。(七十六)
又六群比丘棄著手飯。諸居士呵責言：「是諸沙門不善，不種不穫，但噉復棄。」佛言：「從今不棄著手飯，應當學。」棄著手飯，突吉羅。不棄，不犯。(七十七)
爾時六群比丘，膩手便捉飲器，比坐比丘見便吐逆。佛言：「從今不膩手捉飲器，應當學。」膩手捉飲器，突吉羅。不膩手捉，不犯。(七十八)
又六群比丘，不病自為索飯索羹。佛言：「從今不病不自為索飯索羹，應當學。」不病自索羹飯，突吉羅。若病索，不犯。(七十九)
又六群比丘，以飯覆羹，更望得故。語諸居士言：「此中著羹。」答言：「先噉鉢中飯覆者。」佛言：「從今不飯覆羹欲望更得，應當學。」若飯覆羹更望得者，突吉羅。更不望得覆者，不犯。(八十)
又六群比丘。呵相看比坐鉢中，作是言：「汝多我少，我少汝多。」佛言：「不訶相看比坐鉢，應當學。」呵相看比坐鉢，突吉羅。不呵相看，不犯。(八十一)
又一比丘僧中食時看餘處，六群比丘與作比坐，以戲笑故，持骨著其鉢中。此比丘持手著鉢中欲食，觸骨驚怖。以是事故，佛言：「端視鉢食，應當學。」若不端視鉢食，突吉羅。端視鉢食，不犯。(八十二)
又六群比丘多受食，不次第噉盡殘在鉢中，便著水湯棄，滿澡盤中，收殘食器皆滿。諸居士呵責言：「是諸沙門不善，不種不穫，但能噉復棄。」佛言：「次第噉食盡，應當學。」不次第噉食盡，突吉羅。次第噉盡，不犯。(八十三)
佛在迦毘羅國。爾時有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

飲食，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時到！食辦，佛自知時。」佛及僧到居士舍，新堂上水精作地。諸比丘洗鉢水中有殘食，捨著堂上似如吐。諸居士呵責言：「是諸比丘不善，更有屏處可棄此水，何以乃棄此堂上？」佛言：「洗鉢水有飯，不問主人不應棄舍內，應當學。」若不問主人棄舍內，突吉羅。問主人棄者，不犯。(八十四竟)◎

十誦律卷第十九

十誦律卷第二十(第三誦之七)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眾學法之餘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立如是法：「若佛在祇洹，我當日日往。」時王聞佛在祇洹，即勅御者嚴駕。御者受教，嚴駕已辦白言：「大王！嚴駕已竟，王自知時。」王即乘乘出城向祇洹。王在乘上，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大王！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見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人在乘上，步為說法。」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人無病乘乘，不應為說法，應當學。」若不病乘乘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八十五)

又時王在前行，六群比丘隨後行，為說法言：「大王！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人不病在前行，不隨後為說法，應當學。」若為不病在前行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八十六)

又時王在道中行，六群比丘在道外，為王說法言：「大王！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若人不病在道中行，比丘在道外行，不應為說法，應當學。」若自在道外為道中行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八十七)

諸王行法，持床榻自隨，王在高床上坐，六群比丘立為說法：「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從今無病人坐、比丘立，不為說法，應當學。」若自立為坐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八十八)

王於六群比丘，無大恭敬心。六群比丘或得卑小坐處，王自坐高處，六群比丘在卑下處，為王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人無病在高處，自在下處，不為說法，應當學。」若自在下處，為高處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八十九)

有時王身大坐久便臥，六群比丘坐，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人無病臥、比丘坐，不為說法，應當學。」若自坐為臥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

有時王覆頭，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覆頭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一)

有時王裹頭，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裹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不病裹頭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二)
有時王肘隱人肩，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應為肘隱人肩者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肘隱人肩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不犯。(九十三)
有時王叉腰，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叉腰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不病叉腰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四)
有時王左右抄衣，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左右抄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左右抄衣不病者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五)
有時王偏抄衣，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偏抄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偏抄衣不病為說法，突吉羅。為病者說法，不犯。(九十六)
有時王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七)
有時王著革屣，六群比丘為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著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著革屣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者說法，不犯。(九十八)
有時王著屐，六群比丘為王說法言：「大王！色受想行識無常。」佛語諸比丘：「不為著屐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著屐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九十九)
有時佛與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繞說法。波斯匿王眷屬有捉杖者、捉蓋者、捉刀者、捉盾者、捉弓箭者，六群比丘別為說法。是眾中有堪得道者，以眾作二段故，心散亂不得道。諸佛常法，不一心眾生不為說法，佛即為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王知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王去未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為捉杖不病人說法？若捉蓋、捉大刀、小刀、盾、弓箭，種種器仗人說法。」種種訶已，語諸比丘：「不為捉杖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捉杖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者說法，不犯。(一百)
不為捉蓋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捉蓋不病人說法，突吉羅。為病人說法，不犯。(一百一)
不為捉刀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捉刀人說法，突吉羅。不為捉刀人說法，不犯。(一百二)

不為捉盾捉弓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若為捉盾弓箭人說法，突吉羅。不為捉盾弓箭人說法，不犯。(一百三)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往語守菜園人言：「汝與我等菜。」問言：「與價不？」答言：「我乞，無價。」守菜人言：「索菜空與者，我等云何得活？」六群比丘言：「不與我耶？」答言：「不與。」六群比丘餘時，大小便洟唾菜上，臭爛死壞。守菜人言：「誰之所作？」六群比丘往語守菜人言：「汝知誰污汝菜？」答言：「不知。」六群比丘言：「我等所作，隨汝索菜不與，我等故作如是事。」六群比丘勇健多力，不大畏罪，守菜人不能奈何。諸居士訶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菜上大小便洟唾，如王、如大臣。」佛聞是事語諸比丘：「不得菜上大小便洟唾，除病，應當學。」若不病大小便洟唾菜上，突吉羅。若病，不犯。(一百四)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往語浣衣人言：「與我浣衣。」問言：「與價不？」答言：「無價。」浣衣人言：「有浣衣不與價者，我等空浣衣，云何得活？」六群比丘言：「不與我浣耶？」答言：「不與汝浣。」六群比丘到淨水中浣衣處，大小便洟唾。諸浣衣人以先心謂水清淨，浸衣著中即臭失色。浣衣人念：「誰作是事？」六群比丘餘時往問：「汝等知不？誰污是水？」答言：「不知。」六群比丘言：「我等所作，以汝不與我浣衣故作是事。」六群比丘勇健多力，不大畏罪，諸浣衣人不能奈何。諸居士訶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淨用水中大小便涕唾？」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又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中有一大池，名須摩那，多人所用。六群比丘共相謂言：「可往須摩那池上看。」皆言：「隨意。」即共往池上看。便大小便洟唾池中。諸居士訶責言：「是沙門釋子不善，更無大小便處耶？乃到是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不應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除病，應當學。」若不病，淨用水中大小便洟唾，突吉羅。病者，不犯。(一百五)

佛在舍衛國，爾時六群比丘立大小便。佛聞是事語諸比丘：「不得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若不病立大小便，突吉羅。若病，不犯。(一百六)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座處已，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常共相違鬪諍。時十七群比丘次守僧坊，六群比丘次與迎食。六群比丘共相謂言：「我等今日故斷十七群比丘食。」有言：「云何斷？」答言：「但來當知。」六群比丘到十七群比丘所，索鉢言：「與汝迎食分。」即隨佛及僧至所請家，六群比丘先食已，迎十七群比丘食分便出。出已便作餘事，經過餘處諸知識家，見已出城、或坐樹下、或在岸上、井上、池上多人眾處住。時十七群比丘年少飢急，共相謂言：「食何故遲？」又相謂言：「上祇洹門外大樹上，遙看見不？」時有一比丘，上樹看見言：「在某樹下井上岸下多人眾中住。」至日垂中，額上流汗方來喚言：「汝取食分。」問言：「何故遲耶？」答言：「我等得食便出。」問言：「汝等不在某樹下岸下多人眾中住耶？而言：『得食便出。』」六群比丘言：「誰道耶？」十七群比丘言：「我上樹上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訶責言：「云何名比丘，佛未聽上樹而上？」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知故問十七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十七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我未聽上樹而上？」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樹過人不應上，除急因緣，應當學。」若比丘上過人樹。無急因緣，突吉羅。若急因緣，不犯。(一百七眾學法竟)◎

◎七滅諍法初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勸檀越作浴，已辦浴具。有客比丘，冥來脫衣著諸衣上入浴室洗，有因緣故衣服雜錯。客比丘洗已出，於本處取衣，出外看是他衣，作是念：「此衣當還本處，更覓我衣。」還入衣處，六群比丘常與善好比丘相違，見客比丘入已，語客比丘言：「汝已出，何故來還？」答言：「我後來，脫衣著諸衣上，入浴室洗，有因緣故衣服雜錯。先洗浴已出取衣，出外看非我衣，作是念：『此衣當還本處，更覓我衣。』是故來還。」六群比丘言：「不如汝言，汝以偷心取，取已心悔，欲著本處，汝見罪不？」答言：「不見。」六群比丘共相謂言：「此云何直爾不自言罪，當與作不見擯。」六群比丘即為作不見擯，擯是客比丘。客比丘作是念：「六群比丘為我作不見擯，無因緣本末，我不自言罪，我今何不往舍衛國詣佛所？」是比丘於王舍城隨意住已，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詣佛所。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

不？足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爾時佛問客比丘：「忍不？足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客比丘言：「忍足、乞食不難、道路不疲。」即以上事向佛廣說。佛知故問是比丘：「六群比丘何故與汝作不見擯？」比丘白佛言：「世尊！無因緣本末，我不自言罪，強為我作不見擯。」佛言：「若六群比丘，無因緣本末，汝不自言罪，強為汝作不見擯者。汝莫愁憂，我當與汝作法伴佐助汝。」佛言：「從今聽自言滅諍法，用是自言滅諍，眾僧中種種事起應滅。自言滅諍，有十種非法、十種如法。十種非法者，若比丘犯波羅夷罪，自言：『不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不犯。』是名非法。又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自言：『不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不犯。』是名非法。又比丘不犯波羅夷，自言：『我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波羅夷不？』自言：『我犯波羅夷。』是名非法。又比丘不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自言：『我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我犯。』是名十非法。十種如法者，有比丘犯波羅夷，自言：『我犯波羅夷。』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我犯。』是名如法。又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自言：『我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我犯。』是名如法。又比丘不犯波羅夷，自言：『不犯波羅夷。』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不犯。』是名如法。又比丘不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自言：『不犯。』眾僧問言：『汝自說犯不？』自言：『不犯。』是名十如法自言。」(一法)

爾時六群比丘聞是事：「我等王舍城中，作不見擯比丘，到舍衛國，諸比丘共事共住，我等當往舍衛國。」六群比丘隨意住王舍城已，持衣鉢往舍衛國詣佛所。爾時多有比丘祇洹門間空地經行，六群比丘見已問言：「我等王舍城與不見擯比丘，來到舍衛國，汝諸比丘共事共住耶？」諸比丘答言：「佛以自言滅諍滅是事。」六群比丘言：「此事不滅、惡滅，我等不現前故。」爾時六群比丘、佛聽自言滅諍法，違逆不受，謗佛知見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作是言：「云何名比丘，世尊聽自言滅諍法，違逆不受，謗佛知見事？」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我聽自言滅諍法，違逆不受，謗如來知見事？」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聽現前滅諍法，用是現前滅諍，僧中種種事起應滅現前滅諍。有二種非法、二種如法。二種非法者，有非法僧，約勅非法僧令折伏，與現前滅諍。又非法僧，約勅非法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滅諍。

又不如法僧，約勅不如法二人、一人令折伏，與現前滅諍。又不如法三人，約勅不如法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三人，約勅不如法二人、一人、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二人，約勅不如法二人、一人、僧、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一人，約勅不如法一人、僧、三人、二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是名一非法現前比尼法。又不如法僧，約勅如法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僧，約勅如法三人、二人、一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三人，約勅如法三人、二人、一人、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二人，約勅如法二人、一人、僧、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不如法一人，約勅如法一人、僧、三人、二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是名二非法現前比尼法。二種如法現前比尼者，有如法僧，約勅如法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僧，約勅如法三人、二人、一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三人，約勅如法三人、二人、一人、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二人，約勅如法二人、一人、僧、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一人，約勅如法一人、僧、三人、二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是名一如法現前比尼法。又如法僧，約勅不如法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僧，約勅不如法三人、二人、一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三人，約勅不如法三人、二人、一人、僧，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二人，約勅不如法二人、一人、僧、三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又如法一人，約勅不如法一人、僧、三人、二人，令折伏與現前比尼。是名二種如法現前比尼。」(二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陀驃力士子，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故，若僧、若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爾時陀驃力士子，以是事語諸比丘：「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我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佛知故問陀驃力士子：「汝實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汝向諸比丘說：『我當云何？』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聽憶念比尼法，用是憶念比尼法，僧中種種事起應滅。有三種非法憶念比尼、有三種如法憶念比尼。三種非法者，有比丘犯無殘罪，自言：『犯有殘罪。』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與是比丘憶念比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滅擯故。又如施越比丘，狂癡心顛倒故，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是人還得本心，先所作罪，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是人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應與不癡比尼故。又如訶多比丘，無慚無愧破戒，有見聞疑罪，是人自言：『我有是罪。』後言：『我無是罪。』是人從僧乞憶念

比尼。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是名三非法憶念比尼。三如法者，又比丘如陀驃比丘，為彌多羅比丘尼無根波羅夷謗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是名如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又如一比丘犯罪，是罪已發露，如法悔過除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猶說是事，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與是人憶念比尼，是名如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又如比丘未犯是罪，將必當犯，以是事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說犯是罪，是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與是比丘憶念比尼，是名如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憶念比尼故。是名三如法憶念比尼。」佛如是語已語諸比丘：「汝等與陀驃比丘憶念比尼。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憶念比尼。憶念比尼法者，是陀驃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言：『大德僧聽！我陀驃比丘，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故，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我今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僧憐愍故，與我憶念比尼。』如是再三乞。爾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陀驃比丘，為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故，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今陀驃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陀驃比丘憶念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陀驃憶念比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憶念比尼比丘行法者，餘比丘不應出其過罪，不應令憶念、不應從乞聽，亦不應受餘比丘乞聽。若彼從乞聽，得突吉羅。若受他聽，亦得突吉羅。若彼不聽、若出過罪、若令憶念，得波逸提。」(三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名施越，癡狂心顛倒故，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是人還得本心，先所作罪，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是事。施越語諸比丘：「我本狂癡心顛倒故，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我今還得本心，若僧、三人、二人、一人常說我本所作罪，我今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知而故問施越：「汝實狂癡心顛倒故，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汝還得本心，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說汝本所作罪。汝向諸比丘說：『我當云何？』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聽不癡比尼，用是不癡比尼，僧中有種種事起應滅。不癡比尼，有四種非法、四種如法。四種非法者，有比丘不癡狂顛倒，現癡狂相貌，諸比丘僧中問：『汝狂癡時所作，今憶念不？』答言：『長老！我憶念癡故作、他人教我使作、憶夢中作、憶裸形東西走立大小便。』是人從僧乞不癡比尼，

若僧與是人不癡比尼，是名四非法。四如法者，有比丘實狂癡心顛倒，現狂癡相貌，諸比丘問：『汝憶念狂癡時所作不？』答言：『不憶念他所教我作、不憶夢中所作、不憶裸形東西走立大小便。』是人從僧乞不癡比尼，若僧與是人不癡比尼，是名四如法不癡比尼。」佛言：「從今聽不癡比尼，用是不癡比尼，僧中種種事起應滅。」爾時佛語諸比丘：「汝等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若更有如是人，僧亦應與不癡比尼。與法者，是施越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言：『大德僧聽！我施越比丘，本狂癡心顛倒，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我今還得本心，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說我先所作罪。我今從僧乞不癡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僧憐愍故，與我不癡比尼。』如是再三乞。爾時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施越比丘，本狂癡心顛倒，多作不清淨、非法、不隨順道、非沙門法。今得本心，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說先所作罪。今施越比丘從僧乞不癡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若僧、三人、二人、一人莫復更說是事。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施越比丘不癡比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不癡比尼行法者，餘比丘不應出其過罪，不應令憶念、不應從乞聽、亦不應受他比丘乞聽。若從彼乞聽，得突吉羅。若受他乞聽，亦得突吉羅。若彼不聽，便出過罪，若令憶念，得波逸提。」(四法)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有比丘，名訶哆，無慚無愧惡欲，有見聞疑罪，是比丘先自言：「作。」後言：「不作。」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實覓滅諍，用是實覓比尼，僧中種種事起應滅。實覓比尼，有五種非法、五種如法。五非法者，有比丘犯波羅夷罪，先言：『不犯。』後言：『犯。』若僧與是人實覓比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應與滅擯故。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先言：『不犯。』後言：『犯。』若僧與是人實覓比尼，是名非法。何以故？是人隨所犯應治故。五如法者，有比丘犯波羅夷，先言：『犯。』後言：『不犯。』若僧與是比丘實覓比尼，是名如法。何以故？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先言：『犯。』後言：『不犯。』若僧與是比丘實覓比尼，是名如法。何以故？是人應與實覓比尼故。」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訶哆比丘實覓比尼。若更有如是比丘者，僧亦應與實覓比尼。與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呵哆比丘無慚無愧惡欲，有見聞疑罪。先自言：「犯。」後言：「不犯。」以是故，僧與實覓比尼。若僧時到僧忍聽，與訶哆比丘實覓

比尼。白如是。』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訶哆比丘實覓比尼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實覓比尼行法者，是比丘不應與他受大戒，不得受他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法。若僧羯磨教誡比丘尼，不應教他。僧所與作實覓比尼罪，更不應犯。若似是罪及過是罪，亦不應作。不應訶僧羯磨，亦不應訶作羯磨人。不應舉清淨比丘，不應令他憶念，不應相言，不應從他乞聽欲出他罪，亦不應受他乞聽，不應遮說戒，不應遮受戒，不應遮自恣，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恒自謙卑，應調伏心行，隨順比丘僧意。若不如是行法者，盡形不得離是羯磨。」(五法)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俱舍彌諸比丘，喜鬪諍相言多少事起，作是念：「若長老舍利弗作斷事主者，我等當得決了。」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知故問阿難：「有闥賴吒比丘，能受作斷事主不？」阿難白佛言：「世尊！有能受作斷事主。」佛即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闥賴吒比丘作斷事主，受是斷事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現前除滅。闥賴吒有三種：有身善口不善、有口善身不善、有身善口善。身善口不善者，是闥賴吒，自不往到舉事者、有事者所，不自作是言：『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是人雖不自去語，便遣使往作是言：『汝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是名身善口不善。口善身不善者，自身往到舉事者、有事者所已，不作是言：『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不遣使到舉事者、有事者所作是言：『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是名口善身不善。口善身善者，不自往到舉事者、有事者所，不作是言：『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又不遣使往到舉事者、有事者所作是言：『從是事若好、若不好，應爾起、不應爾起，若汝勝彼負、彼勝汝負。』是名身善口善。從今作闥賴吒者應如是學，不應與舉事者、有事者同一道行，亦不得別與一人同一道行，不應共期。若先有少多因緣與期，應滅是期。期者，若中前若中後、若晝若夜、若阿練兒處、若近聚落僧坊。是闥賴吒應受是所斷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現前除滅。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何等現前？現前有二種：人現前、比尼現前。人現前者，謂有隨助舉事人及有事人共集一處。比尼現前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名比尼現前。若是闥賴吒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僧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是中所有可中共

作羯磨比丘，共同心和合一處，可受欲者持欲來，現前在比丘能遮者不遮，是名僧現前。人現前者，有隨助舉事人、有事人共集一處，是名人現前。比尼現前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名比尼現前。若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爾時應僧中舉烏迴鳩羅，應羯磨烏迴鳩羅令斷是事。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僧中若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烏迴鳩羅。何等五？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不知斷不斷。成就五法，應立作烏迴鳩羅：不隨愛行、不隨瞋行、不隨怖行、不隨癡行、能知斷不斷。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能如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此人欲已遠去。若此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烏迴鳩羅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更立烏迴鳩羅。立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若言：『我能。』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能如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若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斷者，還付先烏迴鳩羅。先烏迴鳩羅應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能如法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先烏迴鳩羅復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僧取是事，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僧

應遣使往近處僧所作是言：『此事如是如是因緣起，鬪賴吒不能斷，眾僧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還付先烏迴鳩羅。先烏迴鳩羅不能斷，還付眾僧。汝等大德！和合來，為斷是事故。』即時彼眾應和合，若僧先安居，應受七日去。若七日盡，應破安居去。為和合故，是近處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近處僧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近處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爾時應僧中羯磨烏迴鳩羅令斷。羯磨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此隨僧中事？』是中若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烏迴鳩羅。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斷不斷。若成就五法，應立作烏迴鳩羅：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斷不斷。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能如法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來與此比丘欲已遠去。若是下座，應從諸上座比丘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烏迴鳩羅若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更立烏迴鳩羅。立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若言：『我能。』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若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應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還付先烏迴鳩羅。先烏迴鳩羅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烏迴鳩羅若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先烏

迴鳩羅復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僧受是事，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近處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聞某住處僧，若有大眾好上座知波羅提木叉，是僧中多有比丘持修多羅者、持比尼者、持摩多羅伽者，是近處僧應以是事遣使至某住處。僧中應先立傳事人，若界外令滿僧數。立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言：『誰能作傳事人，從是處持是事至某處，若道中能斷者好。』是中若有人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傳事人：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滅不滅。若成就五法，應立作傳事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滅不滅。爾時是傳事人，應持是事去。若道中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

「若傳事人不能道中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應持至彼僧中。是僧中若有上座多知多識長老比丘，應語是人：『是事如是如是因緣起，闥賴吒不能斷、眾僧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還付先烏迴鳩羅。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付僧。僧復不能斷、近住處僧亦不能斷、近住處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還付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近住處僧復不能斷、傳事人道中不能斷是事，來是間，汝長老能受是事斷不？』若言：『能斷。』應與作期。若不作期，不得：與汝期者，乃至九月。事有五種難斷：一者堅，二者強，三者佷戾，四者往來，五者疑畏。堅者，堅執其事。強者，舉事人有事人勇健強力。佷戾者，舉事人有事人惡性瞋恨。往來者，此事從一住處至一住處。疑畏者，諸比丘畏斷事時破一心和合僧作兩段故。先應立行籌人。如是應立，一心和合僧應問言：『誰能作行籌人？』是中有人言：『我能。』有五法，不應立作行籌人：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行籌不行籌。若成就五法，應立作行籌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行籌不行籌。是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作行籌人。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為僧作行籌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與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已作行籌人，隨僧多少應作二種籌：一分長、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說如法者為作長籌，說非法者為作短籌。說如法者為作白籌，說非法者為作黑籌。說如法籌以右手捉，說非法籌以左手捉。說如法籌緩捉，說非法籌急捉。先行說如法籌，後行說非法籌。行籌人應作是言：『此是說如法者籌，此是說非法者

籌。』若行籌竟，說如法者籌乃至多一，是事名斷用二比尼，謂現前比尼、多覓比尼。現前比尼者，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有事人，共和合一處現前，如法、如比尼、如佛教現前除斷，是名現前比尼。多覓比尼者，是中求覓往反問如法除斷，若說非法者籌乃至多一，是事亦名為斷用二比尼，現前比尼、多覓比尼。現前比尼者，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及有事人，共和合在一處現前，非法、非比尼、非佛教除斷。行籌人有四種：一者藏行籌，二者顛倒行籌，三者期行籌，四者一切行籌。藏行籌者，若有人闇中行籌、若壁障處行籌，是名覆藏行籌。顛倒行籌者，若比丘顛倒行籌，以說如法人籌與說非法人、以說非法人籌與說如法人，是名顛倒。期者，若諸比丘隨和上阿闍梨作期，隨同和上同阿闍梨、隨相識隨共語、隨善知識隨同心、隨國土、隨聚落、隨家，共作期：『我等取如是籌，汝等莫遠我邊，莫別莫異，莫不共語，共同事。』是名期。一切僧取籌者，爾時一切僧，應和合一處，不得取欲。何以故？或多比丘說非法故。是名一切僧取籌。若是眾僧大上座知波羅提木叉者，能斷是事者，即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是中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大上座知波羅提木叉比丘僧不能斷是事者，應還付傳事人。傳事人應取是事，於道中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是傳事人於道中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如上說。若是傳事人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比丘道中若聞彼處僧坊中，若有三比丘、若二若、一比丘，能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伽，四眾所恭敬尊重。是傳事人應到彼住處語彼一比丘言：『大德！是中事如是如是因緣起，闥賴吒不能斷、僧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不能斷，還付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是僧復不能斷、近住處僧亦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不能斷，還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近住處僧復不能斷、傳事人道中亦不能斷、大上座持律比丘僧不能斷、傳事人於道中不能斷，三比丘、二比丘不能斷。大德！取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一比丘四眾所恭敬尊重讚歎者，應作是言：『不可二人相言俱得勝，是中必一勝一負。』若作如是語者，是名如法說。若不作如是語者，是名非法說。是諸相言比丘，若如法斷是事已，還更發起，犯波逸提。若但訶責言：『是斷不如法。』犯突吉羅。」(六法)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俱舍彌比丘喜鬪諍相言，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言：「從今聽布草比尼，用是布草比尼，僧中種種事起應滅。云何布草比尼？以是布草比尼法，滅僧中種種所起事。或有一住處，諸比丘憙鬪諍相言，是諸比丘應和合一處已，應作是念：

『諸長老！我等大失非得、大衰非利、大惡不善。我等以信故，佛法中出家求道，然今憙鬪諍相言，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作是念故白眾僧。若僧時到僧忍聽，是事以布草比尼法滅，是名白。」即時是諸比丘應分作兩部，各在一處。是中若有事比丘，向上座大長老應作是言：「我等大失非得、大衰非利、大惡不善。我等以信故，佛法中出家求道，然今憙鬪諍相言，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今我等當自屈意，我等所作罪，除偷蘭遮罪、除白衣相應罪，是事我等向長老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是中若無一比丘遮是事者，應到第二部眾所。是中若有長老上座，應語言：「我等大失非得、大衰非利、大惡不善。我等以信故，於佛法中出家求道，今憙鬪諍相言，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僧中或有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今我等當自屈意，我等所作罪，除偷蘭遮、除白衣相應罪，今自為及為彼故，當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諸比丘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罪。」「如法悔過，莫復更起。」第二部眾亦如是說，是名如草布地比尼法。(七法第三誦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

十誦律卷第二十一(第四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受具足戒法第一

佛婆伽婆王舍城外住，爾時未聽比丘作和尚阿闍梨，未有白四羯磨受具足戒。時諸比丘以初未有和尚阿闍梨故，作袈裟衣不如法、著衣亦不如法，及身威儀皆不如法。又諸比丘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從國至國、遊行時、行乞食時、乞飯、乞羹、乞佉陀尼；人請食時，索飯、索羹、索佉陀尼，取他殘食、鉢殘飯、殘羹、殘佉陀尼、殘漿；高聲大聲食，譬如婆羅門食。有一比丘摩訶盧患苦痛，無有等侶無人看視。外學異道見如是事譏嫌呵責：「沙門釋子無善教，不被教、無調順、無調御法，作袈裟衣不如法、著衣亦不如法，及身威儀皆不如法；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從國至國、遊行時、行乞食時、乞飯、乞羹、乞佉陀尼；人請食時，索飯、索羹、索佉陀尼；取他殘食、鉢殘飯、殘羹、殘佉陀尼、殘漿；高聲大聲食，譬如諸婆羅門食。」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竟，諸佛常法，有知而問、知而不問、知時問、知時不問、有益問、無益不問、有因緣問。今佛知故問。佛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何以名比丘，無和尚阿闍梨，作袈裟衣不如法、著衣不如法，及身威儀皆不如法；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從國至國、遊行時、行乞食時、乞飯、乞羹、乞佉陀尼；人請食時，索飯、索羹、索佉陀尼；取他殘食、鉢殘飯、殘羹、殘佉陀尼、殘漿；高聲大聲食，譬如諸婆羅門食？諸外學異道嫉妒譏嫌呵責言：『沙門釋子無善教、不被教、無調順、無調御法，作袈裟衣不如法、著衣不如法，及身威儀皆不如法；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從國至國、遊行時、行乞食時、乞飯、乞羹、乞佉陀尼；人請食時，索飯、索羹、索佉陀尼；取他殘食、鉢殘飯、殘羹、殘佉陀尼、殘漿；高聲大聲食，譬如諸婆羅門食。』」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作和尚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云何白四羯磨受具足？眾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戒。是從僧乞受具足戒某甲，和尚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如是白。』白四羯磨。從今聽和尚共行弟子，若病應看、欲死應救，若病應與隨病飲食、隨病藥、隨病供給。若弟子無財，和尚應給。若和尚無，從他索與。若少知識索不能得，乞食得好食應與。若和尚病，

弟子亦爾。阿闍梨看近住弟子，近住弟子看阿闍梨亦如是。從今諸有和尚阿闍梨，看共住弟子、近住弟子，養畜如兒想。共住弟子、近住弟子，看和尚阿闍梨如父想。汝等如是展轉相依住，於我法中增長善法。」

佛在王舍城。是時諸比丘心念：「佛已聽我等作和尚阿闍梨，已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彼年少比丘作和尚，若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少長老比丘作師。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諸比丘：「何以名比丘，佛已聽我等作和尚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年少比丘作和尚，若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少長老比丘？」彼諸比丘種種訶已，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竟，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佛已聽我等作和尚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年少比丘作和尚，若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少長老比丘？」佛雖呵責，而未結戒。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優波斯那婆檀提子，一歲授共住弟子具足，和尚一歲、弟子無歲共往。憍薩羅國一處夏安居，諸佛常法，兩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欲安居時，諸方國比丘來，聽佛說法，心念：「是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夏末月自恣作衣竟，持衣鉢來詣佛所，如是思惟：「我久不見婆伽婆、久不見修伽陀。」是第二大會。是時長老優波斯那，是中住處夏安居，自恣竟作衣已持衣鉢，自身二歲、弟子一歲共遊行往舍衛國。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諸佛常法，問訊客比丘：「夏安居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問：「優波斯那！夏安居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優波斯那答言：「實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佛知故問：「優波斯那！是誰善男子？」答言：「是我許。」佛言：「是作何等？」答言：「是我共住弟子。」佛言：「汝幾歲？」答言：「二歲。」「是善男子幾歲？」答言：「一歲。」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訶優波斯那：「汝愚癡人！何故先來思惟但欲畜眾，二歲比丘畜一歲共住弟子？何以名比丘，佛聽我等作和尚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是年少比丘，授共住弟子具足，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少長老比丘？」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不滿十歲，不得授共住弟子具足。若授具足，犯突吉羅。」

是時諸比丘心念：「佛聽我和尚、聽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不滿十歲，不得授共住弟子具足。」是諸比丘滿十歲，皆授共住弟子具足。知法授、不知法亦授，善者畜、不善亦畜，住

戒度、不住戒亦度。是中見和尚不知法、弟子亦不知法，和尚不善、弟子亦不善，和尚不住戒、弟子亦不住戒。是時諸比丘，自不知法、不善、不住戒，與他出家受具足，作依止師畜沙彌。有一比丘摩訶盧，不知法、不善、不住戒，空滿十歲，與共住弟子授具足，以小事與弟子鬪諍，弟子捨戒還俗。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言：「何以名比丘，佛聽和尚、聽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不滿十歲不得授共住弟子具足。是諸比丘滿十歲，皆授共住弟子具足，知法授、不知法亦授，善者畜、不善亦畜，住戒度、不住戒亦度。是中見和尚不知法、不善、不住戒，弟子亦爾，與他出家受具足，作依止師畜沙彌？」彼諸比丘種種訶竟，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何以名比丘，佛聽和尚、聽阿闍梨、聽十僧現前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不滿十歲不得授共住弟子具足。是諸比丘滿十歲，皆授共住弟子具足。知法授、不知法亦授，善者畜、不善亦畜，住戒度、不住戒亦度。是中見和尚不知法、不善、不住戒，弟子亦爾，與他出家受具足，作依止師畜沙彌？」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聽五法成就、滿十歲若過，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滿十歲若過、二持戒不破、三多聞、四有力能如法除弟子憂悔、五能拔弟子惡邪。復有五法成就，滿十歲，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信成、二戒成、三聞成、四捨成、五慧成，能讚能教弟子，令善入住信、戒、聞、捨、慧。復有五法成就，滿十歲，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無學戒眾、二無學定眾、三無學慧眾、四無學解脫眾、五無學解脫知見眾成就，能讚能教弟子，善入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眾。復有五法成就，滿十歲，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知犯、二知非犯、三知罪輕、四知罪重、五知誦波羅提木叉學利廣說。復有五法成就，滿十歲，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知出家法、二能作教師、三能作戒師、四能知依止師法、五能知遮道法不遮道法。復有五法成就，滿十歲，應授共住弟子具足。何等五？一能教弟子清淨戒；二能教阿毘曇；三能教比尼；四弟子在他方愁苦不樂能致使來，若自不能因他力致來；五弟子若病能供給，若自不能，能使他供給。如是五法成就，滿十歲若過，應授共住弟子具足。若上諸五法不成就，滿十歲若過，授共住弟子具足，得罪。

「若比丘有上諸五法成就，滿十歲，應與他依止。云何應與？所欲求依止比丘，從座起偏袒著衣、脫革屣、踧跪兩手捉長老兩足，應如是語：『我某甲比丘，從長老乞依止。長老與我依止，我依止長老住。』第二、第三亦如是乞。長老應言：『如汝語。』若諸五法

成就，滿十歲，應受他依止。若無諸五法，滿十歲，受他依止，得罪。

「若比丘有上五法，滿十歲，應畜沙彌。云何應畜？若未剃髮來，是時當與剃髮。若自有袈裟應著，若無和尚應與衣著，教長跪合掌，戒師應教：『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第二：『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第三：『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從今盡壽，是佛優婆塞憶持。』第二：『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從今盡壽，是佛優婆塞憶持。』第三：『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從今盡壽，是佛優婆塞憶持。』『汝某甲聽，是佛婆伽婆知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說優婆塞五戒，凡是優婆塞盡壽護持。何等五？盡壽離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離殺生。若能持當言：「能。」盡壽離不與取，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離不與取。若能持當言：「能。」盡壽離邪婬，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離邪婬。若能持當言：「能。」盡壽離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離妄語。若能持當言：「能。」盡壽離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離飲酒：穀酒、蒲萄酒、甘蔗酒、能放逸酒。若能持當言：「能。」』『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出家，是佛婆伽婆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家，我亦隨佛出家，和尚某甲。』第二：『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出家，是佛婆伽婆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家，我亦隨佛出家，和尚某甲。』第三：『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出家，是佛婆伽婆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家，我亦隨佛出家，和尚某甲。』『我某甲，已歸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僧、已出家，是佛婆伽婆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家，我亦隨佛出家竟，和尚某甲。』爾時應問：『汝幾歲？』隨年答。『何時出家？冬春夏、有閏無閏？』隨問應答。『此事盡壽憶持。』戒師應言：『汝某甲聽，是佛婆伽婆知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為沙彌說出家十戒，凡是沙彌，當盡壽護持。何等十？盡壽離殺生，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殺生。若能當言：「爾。」盡壽離不與取，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不與取。若能當言：「爾。」盡壽離非梵行，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非梵行。若能當言：「爾。」盡壽離妄語，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妄語。若能當言：「爾。」盡壽離飲酒，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飲酒：穀酒、蒲萄酒、甘蔗酒、能放逸酒。若能當言：「爾。」盡壽離處高床大床，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處高床大床。若能當言：「爾。」盡壽離著華瓔珞香塗身香熏衣，是沙彌戒。是

中盡壽離著華瓔珞、香塗身、香熏衣。若能當言：「爾。」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樂器，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作伎歌舞不往觀聽種種莊嚴。若能當言：「爾。」盡壽離受畜金銀錢寶，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受畜金銀錢寶。若能當言：「爾。」盡壽離非時食，是沙彌戒。是中盡壽離非時食。若能當言：「爾。」』如是五法成就，滿十歲，應畜沙彌。若不成就五法，滿十歲，畜沙彌，得罪。」

佛在王舍城。長老大目犍連，與王舍城中和利等十七諸年少樂人授具足戒。是諸人晡時飢極，僧坊內高聲大啼，作小兒啼聲。佛知故問阿難：「何以僧坊內有小兒啼聲？」阿難答言：「世尊！長老大目犍連，與王舍城中和利等十七諸年少樂人與受具足。是諸人晡時飢極，僧坊內高聲大啼，作小兒啼聲。」是時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目犍連：「汝實作是事不？」目連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目犍連：「汝不知時、不知量、不知限齊。汝其欲度人，未滿二十人，不能忍寒熱、飢渴、蚊虻、蚤虱、蛇蚖、毒螫，他人惡語、身中苦痛悉不能忍。滿二十歲人，能忍寒熱、飢渴、蚊虻、蚤虱、蛇蚖、毒螫，他人惡語及身中苦痛皆悉能忍。」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滿二十年人，不應與受具足。若與受，得波逸提罪。」

佛在舍衛國，佛語諸比丘：「若異道人信善法欲出家，是人應四月與波利婆沙。若滿四月得諸比丘意，應與出家。如是應與波利婆沙。一心集僧，是本異道，從坐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入僧中禮僧足，踧跪合掌作如是言：『諸長老憶念，我某甲本異道，今信善法欲出家。我某甲本異道，今僧中乞四月波利婆沙。僧與我某甲本異道四月波利婆沙竟，得諸比丘意，僧當與我出家受具足。』第二、第三亦如是乞。爾時一比丘，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本異道，信善法欲出家。今是某甲本異道，從僧乞四月波利婆沙，如是言：「僧與我某甲本異道四月波利婆沙竟，得諸比丘意，僧當與我出家受具足。」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本異道僧當與四月波利婆沙。如是白。』白四羯磨。『僧與某甲本異道四月波利婆沙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中云何得意？云何不得意？是本異道，現前應讚佛法僧戒、呵諸異道。實若讚佛法僧戒時，是本異道心不生喜樂，乃至須臾訶諸異道實時憂愁瞋諍，是名不得意。若讚佛法僧戒時，是本異道心生喜樂，訶諸異道實時不憂愁不瞋諍，是名得意。如是應與出家受具足。與法者，一心集僧，是本異道從坐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入僧中禮僧足踧跪合掌，應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本異道，信善法欲出家。我先已僧中乞四月波利婆沙，僧先已與我四月波利婆沙。我某甲本異道，已僧中行四月波利

婆沙竟，我今從僧乞出家受具足。僧與我某甲本異道四月行波利婆沙竟，已得諸比丘意，僧當與我出家受具足。』第二、第三亦如是乞。是中應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本異道，信善法欲出家，彼從僧乞四月波利婆沙。僧先已與四月波利婆沙，彼已僧中行四月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今從僧求出家受具足。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某甲本異道，已僧中行四月波利婆沙竟，得諸比丘意，當與出家受具足。如是白。』白四羯磨。『僧是本異道某甲與出家受具足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王舍城，自恣竟欲二月南山國土遊行。是時佛告阿難：「汝語諸比丘：『佛王舍城自恣竟，欲二月南山國土遊行，誰欲從佛？若欲去者集待佛。』」阿難言：「受教。」即出語諸比丘：「佛在王舍城，自恣竟欲二月南山國土遊行。誰欲從佛？欲去者集待佛。」爾時王舍城多年少比丘，一歲、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少大比丘，是諸比丘如是思惟：「若從佛去，處處不久住，種種供養利，數數受依止師，來還復速。我和尚阿闍梨不去，我等何以去？」諸小比丘不盡從佛。爾時佛與少比丘共行，還到王舍城。佛知故問阿難：「何以少比丘從佛行？」阿難答言：「世尊！是王舍城，多年少比丘，大比丘少。是諸比丘如是思惟：『若從佛行，處處不久住，種種供養利，數數受依止師，來還復速。我和尚阿闍梨不去，我等何以去？』以是事故多不從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比丘有五法成就，滿五歲，不受依止。何等五？一知犯、二知不犯、三知輕、四知重、五誦波羅提木叉利廣說。雖復受戒歲多，不知五法，應盡壽依止他住。」長老優波離問佛：「大比丘應從小比丘受依止住不？」佛言：「應受。」優波離復問：「大比丘應承事供養小比丘不？」佛言：「除禮足，餘盡應作。」

佛在舍衛國。是時舍衛城有一居士，無常對至，財物妻子眷屬奴婢一切死盡，唯有父子三人。居士自念：「諸道中唯有沙門釋子，得供養樂無諸憂苦，是中出家無諸不可。」思惟已，將二兒到祇園中求出家，諸比丘不知其意便與出家。經數日，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將二兒入舍衛城乞食，詣賣食肆、餅肆、糆[米*留]肆、煎餅肆、餚餅肆、歡喜丸肆。是二小兒飢，見諸餅食，從父摩訶盧索言：「阿父！與我食、與我餅。」父語兒言：「但索無價，誰當與汝？」二兒啼逐父行。諸居士訶罵言：「沙門釋子不斷欲，僧坊內共比丘尼生兒。」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舍衛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摩訶盧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何以名比丘，不滿十五歲人作沙

彌？」佛種種因緣呵竟，語諸比丘：「從今不滿十五歲人，不應作沙彌。若作，得突吉羅罪。」

佛在迦維羅衛國。是時毘瑠璃愚癡人，殺迦維羅衛釋子。時長老阿難親里二小兒走詣阿難，阿難以殘食養畜。佛知故問阿難：「是誰小兒？」答言：「是我所親。」佛言：「何以不出家？」阿難報言：「佛結戒：不滿十五歲人，不應作沙彌。是二小兒不滿十五歲。」佛問阿難：「是二小兒能驅僧食上烏未？」答言：「能。」佛言：「從今聽能驅烏作沙彌，最下七歲。」

佛在舍衛國。是時跋難陀釋子有二沙彌：一名卑陀，二名摩伽，僧坊內共作婬欲。諸居士來見言：「沙門釋子無清淨行，共作婬欲。」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舍衛城。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畜兩沙彌？」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不聽畜兩沙彌。若畜，得突吉羅罪。若畜二一沙彌，不久欲受具足，無罪。」

佛在王舍城。跋難陀釋子，奴大家不聽，與出家。出家不久，乞食時至，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本大家見捉，是比丘高聲大喚。眾人大集問：「何以爾？」大家言：「此是我奴，不放自出家。」眾人言：「何道中出家？」報言：「沙門。」「何等沙門。」答言：「釋子沙門。」眾人言：「莫爾！洴沙王有令，若奴大家不放，沙門釋子中出家不得遮。何以故？沙門釋子難作行苦行，捨世事向涅槃難故。」諸居士瞋訶言：「沙門釋子是無畏處，奴大家不放，釋子中出家不得說。」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王舍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報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何以名比丘，奴大家不放，與出家？」佛種種因緣呵竟，語諸比丘：「從今奴大家不放，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得突吉羅罪。」

佛在王舍城。跋難陀釋子，人負債，債主不放，與出家。出家數日，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是債主見捉之，高聲大喚。眾人來集問：「何以爾？」答言：「是人負我債，不償出家。」眾人言：「是何道出家？」報言：「沙門。」「何等沙門？」報言：「釋子沙門。」眾人言：「莫爾！洴沙王有令，債主不放，釋子中出家不得遮。何以故？沙門釋子難作行梵行，捨世事向涅槃難故。」諸居士瞋訶：「沙門釋子是不負債處，負債人，債主不放，釋子中出家不得說。」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王舍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

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債主不放，與出家？」佛種種因緣呵竟，語諸比丘：「從今負債人，債主不放，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得突吉羅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鍛金小兒，來入竹園僧坊，到諸比丘所言：「大德！我欲出家，與我出家。」諸比丘不思惟，與出家。是兒父母宗親遍覓，次到竹園，詣諸比丘所問：「大德！有如是如是小兒，聞見不？」是中有比丘不見者言不見，不聞者言不聞，是諸親里久覓不得便捨去。是兒作比丘不久，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宗親見之問：「汝出家耶？」答言：「出家。」「何道出家？」答言：「沙門。」「何等沙門？」答言：「釋子沙門。」問：「近遠？」答言：「竹園中。」宗親瞋罵：「沙門釋子故作妄語，見言不見，聞言不聞。」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王舍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語諸比丘：「從今求出家人，兩事應白僧：一出家，二剃髮。僧若集、若不集，兩事應白。作是語：『大德僧聽！是某甲，求出家剃髮。以是事白僧。』若已剃髮來，僧若集、若不集，一事應白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求出家。僧憶持。』若僧不集，應別房行白。應言：『長老！是某甲求出家。憶持。』」

佛在王舍城。是時耆婆藥師，治二種人：一洴沙王，二佛比丘僧。何以治洴沙王？以衣食故。何以治佛比丘僧？自信、自欲、自愛、自清淨故。是時諸居士有惡重病：癩、癰疽、癲瘕病，到耆婆所，與百金錢求治病，不肯；如是乃至五百，不肯。是居士大愁憂念言：「耆婆唯治二種人：一治洴沙王，以衣食故。二治佛比丘僧，自信、自欲、自愛、自清淨故。今我等與百金錢乃至五百，不肯。是諸沙門釋子福德成辦人，若是中出家者，耆婆當治我等。」是諸病人至諸比丘所求出家。諸比丘即與出家受具足。諸比丘為諸病人，煮飯、作羹、作糜、煮湯、煮肉、煮藥、湯漬治，出大小便器及唾壺。出入多事多緣，妨廢誦經坐禪，但念作事。是病人多，耆婆治不能遍，廢洴沙王急事。是病人得差，平復得色力肥悅，捨戒還家。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諸比丘：「何以名比丘，是諸惡重病人，癩、癰疽、癲瘕病人，與出家受具足，為煮飯、作羹、作粥、煮湯、煮肉、煮藥、湯漬治，出大小便器唾壺。出入多事多緣，廢誦經坐禪，但念作事。是病人多，耆婆治不能遍，廢洴沙王急事。是諸病人得差，色力肥悅平復，捨戒還家。」種種呵竟，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何以

名比丘，諸惡病人與出家受具足，為煮飯、作羹煮湯、煮肉、煮藥、湯漬治，出大小便器唾壺。出入多事多緣，廢誦經坐禪，但念作事。是病人多，耆婆治不能遍，廢洴沙王急事。是病人得差，色力肥悅平復，捨戒還家。」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有如是惡重病：癩、癰疽、癲癎病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得突吉羅罪。」

佛在迦毘羅婆城。爾時淨飯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合掌白佛：「大德！與我願。」佛言：「憍曇！佛不與汝過願。」王言：「可得願與我。」佛言：「可得願當與。今求何等願？」王言：「佛出家時，我心愁憂、不忍、不喜。難陀、羅睺羅後諸子出家時，我心愁憂、不忍、不喜。今佛與我願，父母不放不得與出家。何以故？父母恃子為榮。」佛言：「憍曇！我本心念：『亦欲與諸比丘結戒：父母不放不得與出家。』」爾時佛與淨飯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王聞法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繞佛而去。王去不久，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竟，語諸比丘：「從今父母不放不得與出家。若與出家，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薩羅林中有賊破法，劫奪比丘尼作毀辱事，諸城國邑惡名流布。若王力、若聚落力，圍捕盡得諸賊，唯有一賊逃走至婆岐陀國，到比丘所語諸比丘言：「大德！與我出家。」諸比丘不思，與出家。諸佛常法，兩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欲安居時，諸方國比丘來聽佛說法，心念：「是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夏末月安居自恣作衣竟，持衣鉢來詣佛所，如是思惟：「我久不見佛，久不見修伽陀。」是第二大會。諸比丘從婆祇國自恣作衣竟，持衣鉢欲遊行至舍衛國。小比丘言：「我欲共行。」諸比丘答：「隨汝意。」即便共去。諸比丘中道見薩羅林，憶念言：「是薩羅林中本有惡賊破法，劫奪比丘尼作毀辱事。」小比丘言：「諸長老！惡賊是我同業親友，我亦作此惡事。」諸比丘不知云何，漸漸遊行至舍衛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諸佛常法，以如是語問訊客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語問訊客比丘言：「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實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語諸比丘：「是薩羅林中惡賊，大作罪事，劫奪比丘尼作不淨事，是賊得大罪。何以故？是諸比丘尼多是阿羅漢，是人污比丘尼，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污比丘尼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是舍衛城中有一居士無常對至，財物家屬妻子奴婢一切死盡，是居士作是念言：「沙門釋子福樂成辦人，我當效沙門釋子，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鉢、漉水囊、錫杖、盛酥革囊、革屣、針筒，如是何苦？便如賊住。」即效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鉢、漉水囊、錫杖、盛酥革囊、革屣、針筒，如是作已密入僧中住。諸比丘若集、若不集，徐徐問難：「長老！汝幾歲？汝有何時節？有閏、無閏？」此賊不知時節，更軟語急問。彼言：「我盜作如賊住。」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何以名比丘，得具滿和尚、具滿阿闍梨、具滿教師，得微妙善法比尼。何以盜作比丘如賊住？」諸比丘種種訶責竟，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言：「得具滿和尚、具滿阿闍梨、具滿教師，得微妙善法比尼。何以盜作比丘如賊住？」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是名賊住。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便應滅擯。何以故？賊住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佛在王舍城。是時跋難陀釋子，與不能男出家，是人夜捫摸諸比丘。諸比丘驅出，到比丘尼邊、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邊，皆捫摸諸比丘尼、學戒尼、諸沙彌、沙彌尼，盡驅出。諸居士入僧坊內宿，亦捫摸諸居士。諸居士言：「沙門釋子中，有不能男出家與受具足。」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惡名流布遍王舍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跋難陀：「何以名比丘，與不能男出家？」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不能男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得突吉羅罪。」佛言：「有五種不能男。何等五？一生不能男、二半月不能男、三妬不能男、四精不能男、五病不能男。何等生不能男？從生不能婬，是生不能男。何等半月不能男？半月能婬、半月不能婬，是為半月不能男。何等妬不能男？見他行婬，身分用是妬不能男。何等精不能男？因他人婬，身身分用，是精不能男。何等病不能男？若朽爛、若墮、若虫噉，是病不能男。是為五種不能男。生、半月、妬、精不能男，是四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不能男，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是病不能男，先出家受具足已，若落、若朽爛、若虫噉、若不動，聽住。雖不動，若捨戒還欲出家受具足，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病不能男，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佛在王舍城。有比丘與異道出家，有小因緣與師鬪諍，不捨戒還本異道。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語諸比

丘：「譬如狗飢羸與美食，不肯食反食不淨。是愚癡人亦如是，棄善法還本異道。」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是越濟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是越濟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奪母命，便自思惟：「我作大罪奪母命，何處能除是惡罪？我聞沙門釋子能除。」即到諸比丘所言：「大德！與我出家。」諸比丘言：「汝諸婆羅門，不信輕慢、長夜惡邪、佛法怨家，何由得信欲出家？」婆羅門言：「大德！我本奪母命，我自思惟：『作極大罪，何處能除？』我聞沙門釋子能除大罪，是故我欲出家。」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是人有殺母罪，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有殺母罪，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殺父亦如是。」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到薩羅林。林中有賊，破法劫奪斷諸比丘命，諸城國邑惡名流布。王力、若聚落力圍捕，盡得諸賊，唯一賊走到祇洹林，詣諸比丘所言：「大德！與我出家。」諸比丘不思惟，便與出家。是諸賊，王勅行刑，諸比丘相語：「共觀世間罪報。」小比丘言：「我亦欲去。」答言：「隨意。」即便共去。一面立看，是時諸賊斷首流血，是小比丘自思惟：「若我不出家亦當如是。」即怖倒地。諸比丘以水灑面，穌起平復，問言：「汝何所患苦？汝亦不在是中作惡業，亦不思惟是惡業耶？」諸比丘軟語急問，答言：「薩羅林中諸賊，劫比丘殺比丘，是我同業親友，我亦共作是惡，如是思惟：『諸賊斬首流血，我不出家亦當如是。』是故我怖倒地。」諸比丘不知云何，共到佛所，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薩羅林中賊，放逸顛倒奪諸比丘命，多作惡業。彼諸比丘多是阿羅漢，此殺阿羅漢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殺阿羅漢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是時有一龍，信心清淨，羞厭龍身從宮中出，變為人身，詣諸比丘所言：「大德！與我出家。」諸比丘不思慮，便與出家。是龍與一小比丘，次得一小房共宿。明日行乞食，是龍有福，乞食疾得。時復自歸宮食，食訖先還房，掩戶而坐。時熱龍法嗜眠，忽然傾臥。有五因緣龍身不變：一生時、二死時、三婬時、四瞋時、五眠時。是時龍眠，重身滿房中，同房比丘後來見之，心怖失聲。龍聞是聲，疾疾驚覺，還加趺坐。諸比丘大集問言：「何以大喚？」答言：「此是蛇。」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非蛇是龍。」佛言：「呼來！」龍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與說法示教利喜。佛種種因緣說法竟，即遣去。佛語龍言：「汝還本宮。」是龍聞說法已，啼泣手捫淚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繞而

去。龍去之後，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語諸比丘：「從今龍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一切非人亦如是。」

佛在舍衛國瞻蔔園。有一長者子出家長病，是時宗親遣使呼之：「大德！來此間治病。」病人即往。是人多諸親族，親族各請言：「我今日、我明日、我後日。」諸人為病比丘故，大與財物，是病不可治，遂至命終。是病比丘名波羅陀，有一沙彌，於是中間受具足戒。是眾中有六群比丘，六群比丘言：「新受戒比丘，不應與大比丘分，應與沙彌分。」師言：「何以故？」答言：「受戒羯磨不滿故。」師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問在羯磨中比丘，是羯磨滿不滿？」即問諸比丘。諸比丘言：「我雖在羯磨中，不憶不知。」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聽羯磨時，當一心聽，莫餘覺、莫餘思惟，當專心、當勤、當敬重、當思惟、心心等同憶念，應如是聽羯磨。作羯磨者，應分別言：『是第一羯磨、第二羯磨、第三羯磨。』若不分別說，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佛語諸比丘：「若有人惡心出佛身血，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是惡心出佛身血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有人非法非法想，破僧已非法見，此後得罪。非法法想，破僧已非法見，此後得罪。非法非法想，破僧已疑，此後得罪。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破僧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有人本出家時犯婬，乃至共畜生，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本犯戒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有人本出家時犯盜，乃至五錢、若直五錢物，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本犯戒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有人本出家時，故自手奪人命，更無異想無異方便，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本犯戒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有人本出家時，空無過人法，自讚言：『我有過人法。』是人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應滅擯。何以故？本犯戒人，不生我善法比尼故。」

有不見擯人，捨戒復欲還出家，到諸比丘所：「大德！與我出家，出家竟我當見罪。」諸比丘問佛：「此人應與出家不？」佛言：「應與出家。」出家已言：「我不見是罪。大德！與我受具足，受具足已我當見是罪。」「應與不？」佛言：「應與是人受具足。」受具足已復言：「不見是罪。」「更應擯不？」佛言：「若得一心和合僧，更擯。若僧不得和合，即本擯。」

佛在王舍城。是時諸鬪將婦，婿征行久，與非人通，是諸非人形體不具，象頭、馬頭、牛頭、獼猴頭、鹿頭、贅頭、平頭，頭七分現生子亦如是。諸母愛故，養育長大不能執作，驅棄諸子，詣天祠論

議堂出家。舍是諸處覓飲食遊行，次到竹園。是中六群比丘喜作罪事，好人不肯住邊，若有住者餘比丘輕笑：「此人如是惡，何以近之？」是弟子亦眼見師作罪行便捨去。六群比丘見是人等，心自思惟：「我若畜好弟子，餘比丘輕笑，教捨我去。我等當畜是人，無有教捨我去者。設欲教者，是人醜陋，誰當喜者？」如是思惟竟語言：「汝何以不出家？」答言：「我等如是醜陋，誰當度我出家？」六群比丘言：「汝能代我次第守房，若為我送守房人食，能代我擔衣鉢，與汝出家。」答言：「爾。」時六群比丘即與出家。時有人請佛及僧，六群比丘以二因緣故，先遣弟子擔衣鉢去，一行遲、二羞共行。是時諸居士信佛心清淨，諸異道弟子輩輕笑言：「此是汝等福田所供養者。」前行者先食者來，諸居士聞是事羞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竟，佛知故問，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象頭、馬頭、牛頭、獼猴頭、鹿頭、贅頭、平頭，頭七分現人，與出家？」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象頭人乃至平頭人，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

佛語諸比丘：「黃髮人、綠髮人、赤髮、白髮、似赤髮、猪髮、馬髮、無髮人，一切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赤眼、深眼、凸眼、水精眼、小眼、泡眼、一眼、無眼人亦如是，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得突吉羅罪。象耳、馬耳、牛耳、羊耳、綣耳、一耳、無耳；戾鼻、鸚鵡嘴鼻、牛鼻、獼猴鼻、長鼻、象鼻、平鼻、無鼻；大脣、馬脣、垂脣、無脣；猪鬚、牛鬚、驢鬚、無鬚；象齒、馬齒、牛齒、魚齒、狗齒、無齒；長項、短項、曲項、無項；太長人、太短人、太黑人、太白人；純青、純黃、純赤、純白、純黑人；戾脚脚指殘、截陰、一丸、癕不能男；截臂、截髀、截手、截脚、截指；五指不屈、截脣、截耳、截鼻；癩病、麃陰、脚跛、拘手、曳臗；似鬼、盲眼、瞎瞽、雞皮體、攣躄；癭、左手作羊屎短、肘短、瘖痙聾；年太小、大老、憒愗；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臥、不能立，如是一切污染僧人，盡不應與出家受具足。若與出家受具足，犯突吉羅罪。」

佛語諸比丘：「受具足法有三事，現前得受具足。何等三？一有僧，二有人欲受具足，三有羯磨，是為三。欲受具足人初來，應教次第頭面一一執足禮僧。禮已教受衣。應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我衣。』應教：『汝效我語：「我某甲，此衣僧伽梨若干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二：「我某甲，此衣僧伽梨若干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三：「我某甲，此衣僧伽梨若干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次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我某甲，此衣憂多羅僧七

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二：「我某甲，此衣憂多羅僧七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三：「我某甲，此衣憂多羅僧七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次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我某甲，此衣安陀會五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二：「我某甲，此衣安陀會五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第三：「我某甲，此衣安陀會五條受，若割截、若未割截，是衣持。」』次問：『此鉢多羅是汝有不？』答言：『是。』『「我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第二：「我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第三：「我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受衣鉢已，應求和尚，應言：『我某甲，求長老為和尚。長老為我作和尚，依長老和尚故，我某甲得受具足。』第二：『我某甲，求長老為和尚。長老為我作和尚。依長老和尚故，我某甲得受具足。』第三：『我某甲，求長老為和尚。長老為我作和尚。依長老和尚故，我某甲得受具足戒。』師應問：『汝某甲能為某甲作和尚不？』若言：『能。』即時置界場內捨聞處著見處。戒師應唱：『眾僧和集，誰能為某甲作教授師？』若僧中有比丘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教授師：愛教、瞋教、怖教、愚教、教不教不知。五法成就，應立作教師：不愛教、不瞋教、不怖教、不愚教、教不教知。次應如是唱：『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某甲比丘能作教授師。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當作教授師，為教某甲故。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是某甲能教某甲。僧某甲作教授師教某甲故。誰諸長老忍某甲作教授師教某甲，是長老默然，誰不忍便說。』『僧已聽某甲作教授師教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即時教授師往弟子所，教偏袒著衣、踡跪合掌，應如是問：『汝某甲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後僧中亦如是問，汝實便言實，不實便言不實。我今問汝：汝是丈夫不？年滿二十不？非奴不？不與人客作不？不買得不？不破得不？非官人不？不犯官事不？不陰謀王家不？不負人債不？丈夫有如是病：若癩癰、漏瘭、疽痔、癲病，如是病比有不？父母在不？父母聽不？先作比丘不？』若言：『作。』『清淨持戒不？捨戒時一心如法還戒不？三衣鉢具不？汝字何等？和尚字誰？』應答：『我名某甲，和尚某甲。』教授師問竟，應還白僧：『問某甲竟。』戒師語：『若清淨將來。』將來已教禮僧。禮僧已，從僧乞受具足：『我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我今僧中乞受具足，某甲是我和尚。僧濟度我，僧與我受具足，憐愍故。』第二：『我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我今僧中乞受具足，某甲是我和尚。僧濟度我，僧與我受具足，憐愍故。』第三：『我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我

今僧中乞受具足，某甲是我和尚。僧濟度我，僧與我受具足，憐愍故。』即時戒師，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是某甲從僧中乞受具足，和尚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我今僧中問某甲遮道法。如是白。』『汝某甲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今僧中問汝，若實當言實，不實言不實。汝丈夫不？年滿二十未？非奴不？不與人客作不？不買得不？不破得不？非官人不？不犯官事不？不陰謀王家不？不負人債不？丈夫有如是病：若癩癰、漏瘭、疽瘡、癲病，如是病比有不？父母在不？父母聽不？先不作比丘不？』若言：『作。』『清淨持戒不？捨戒時一心如法還戒不？三衣鉢具不？汝字何等？和尚字誰？』應言：『我名某甲，和尚某甲。』白僧：『頗有未問者不？若未問者當更問，若已問者默然。』戒師應唱：『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是某甲，從僧中乞受具足，和尚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三衣鉢具，某甲和尚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是某甲，從僧中乞受具足，和尚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三衣鉢具，某甲和尚某甲。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是長老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說竟。』第二是事更說：『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是某甲，從僧中乞受具足，和尚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三衣鉢具，某甲和尚某甲。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是長老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說竟。』第三是事更說：『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是某甲，從僧中乞受具足，和尚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三衣鉢具，某甲和尚某甲。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是長老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說竟。』『僧與某甲受具足竟，某甲和尚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問：『汝幾歲？』應言：『未有歲。』『何時？』『若冬、若春、若夏、有閏、無閏，是時節，汝盡壽應憶念。』即時應說四依：『汝某甲聽！是佛婆伽婆知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為受具足人說四依。依是法比丘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何等四依？依糞掃衣，比丘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若更得白麻衣、赤麻衣、褐衣、憍施耶衣、翅夷羅衣、欽跋羅衣、劫貝衣，如是等餘清淨衣，是一切盈長得。是中依糞掃衣，能盡壽受用不？若能當言：「能。」依乞食，比丘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若更得為作食、月生食，月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三十日、月一日、十六日眾僧食、別房食、請食，若僧若

私，如是等餘清淨食，是一切盈長得。是中依乞食，能盡壽受用不？若能當言：「能。」依樹下止，比丘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若更得溫室講堂殿樓、一重舍、閣屋、平覆屋、地窟、山窟、湮頭勒迦臥具、漫頭勒迦臥具、禪頭勒迦臥具，下至草敷葉敷，如是等餘清淨房舍臥具，是一切盈長得。是中依樹下止，能盡壽受用不？若能當言：「能。」依陳棄藥，比丘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若更得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四種淨脂：熊脂、驢脂、猪脂、鱣脂；五種根藥：舍利、薑、赤附子、波提鞞沙、昌蒲根；五種果藥：訶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蓽茇羅；五種鹽：黑鹽、白鹽、紫鹽、赤鹽、鹵土鹽；五種湯：根湯、莖湯、葉湯、花湯、果湯；五種樹膠藥：興渠、薩闍羅薩諦、掖諦、掖提諦、掖婆那，如是等餘清淨藥，是一切盈長得。是中依陳棄藥，能盡壽受用不？若能當言：「能。」

「『汝某甲聽！佛婆伽婆知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為受具足比丘說四墮法。若比丘於是四墮法，若作一一法，是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如多羅樹頭斷更不生、不青、不長、不廣；比丘亦如是，於四墮法若犯一一法，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佛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讚歎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比丘共諸比丘入戒法中，不捨戒、戒羸不出，作婬法乃至共畜生，是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汝是中盡壽不應作。是事能持不？若能當言：「能。」佛種種因緣訶不與取，讚歎不盜，乃至一線一針一滴油分齊，五錢若五錢直，比丘若不與取，是事故，若王、若王等捉，若殺、若繫、若驅出，如是語：「汝小、汝愚、汝賊、汝偷。」如是比丘不與取，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汝是中盡壽不應作。是事能持不？若能當言：「能。」佛種種因緣訶奪他命，讚歎不奪命，乃至蟻子，不應故奪命，何況人？若比丘自手故奪人命、若遣人持刀殺、若教死、若讚死，若作是語：「咄！丈夫，用惡活為？死勝生。」隨心隨思種種因緣教死、讚死，若坑殺、若弶殺、若機撥殺、若蹈殺、若比陀羅殺、若半比陀羅殺、若斷命殺、若墮人胎、若按腹墮胎、若排著火中、若排著水中、若在高上排著下殺、若道路遣使殺，乃至母腹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初在胎中瞋欲殺，從是因緣死，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是中盡壽不應作。是事能持不？若能當言：「能。」佛種種因緣訶妄語，讚歎不妄語，乃至戲笑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若比丘自知空無過人法，自讚：「我得阿羅漢果證、若向阿羅漢，我得阿那含果證、若向阿那含，我得斯陀含果證、若向斯陀含，我得須陀洹果證、若向須陀洹；我得第一禪、第二第三第四禪；我得慈悲喜捨、

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有想非無想處定、滅盡定、不淨觀、安那般那念；諸天來至我所，諸龍、閱叉、浮陀羅鬼、比舍闍鬼、拘盤荼鬼、羅剎鬼，如是鬼輩問我、我亦問彼，彼亦答我、我亦答彼。」是事空無妄語，是非比丘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是中盡壽不應作。是事能持不？若能當言：「能。」

「『汝某甲聽！初罪眾不可起。第二罪眾雖可起，幾時覆藏？隨時應行波利婆沙。波利婆沙竟，六夜應行摩那埵，二十比丘眾中與出罪。是事眾中可恥，為人所輕。是中汝不得故出精。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故觸女人身。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向女人惡口語。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女人前自歎供養身。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媒嫁女人。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自起房，佛聽應作，不聽不應作。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起大房，佛聽應作，不聽不應作。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無根罪不得謗他人。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少許罪因緣不得謗言大罪。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勤破僧。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佐破僧人。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應毀辱他家。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不得性戾難教。是事能不作不？若能當言：「爾。」

「『當善謙下心樂順從教誨，汝受戒竟，得具滿和尚、具滿阿闍梨、具滿比丘僧、好國土、好行道處，如轉輪王願。汝今已具滿，當加敬三寶：佛寶、法寶、比丘僧寶，當學三學：正戒學、正心學、正慧學，求三脫門：空、無相、無作，當勤三業：坐禪、誦經、勸化眾事。行如是法開甘露門，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佛道，譬如青蓮華、白蓮華、紅蓮華、赤蓮華，在水中日日增長。汝亦如是，比丘法中日日增長。其餘戒，和尚阿闍梨廣教汝。汝已受具足竟。』」

釋師子法中，　一切妙善集；
深入無崖際，　功德之寶海。
是願轉輪王，　天王善法王；
常求作沙門，　不遂汝已得。
精勤行三業，　佛法無量種；
汝常憶念法，　逮諸無礙智。
如蓮華在水，　漸漸日增長；
汝亦如是信，　戒聞定慧增。
餘戒佛所制，　和尚師當教。
眾中禮繞竟，　喜各從所樂。

(七法中受具足戒法第一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一

十誦律卷第二十二(第四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布薩法第二

佛在王舍城，是時世尊未聽諸比丘布薩、未聽布薩羯磨、未聽說波羅提木叉、未聽會坐。爾時異道梵志問諸比丘：「汝有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不？」答言：「不作。」異道梵志嫉妒譏嫌責數言：「餘沙門、婆羅門，尚有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汝諸沙門釋子自稱：『善好有德。』而不作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語諸比丘：「從今聽作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如我結戒，半月半月應說波羅提木叉。」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大劫賓那，在王舍城阿練若窟中住，十五日布薩時獨處坐禪，作是念：「我當往布薩不往耶？當往布薩羯磨不往耶？當往說波羅提木叉不往耶？當往會坐不往耶？清淨成就第一清淨。」佛知大劫賓那所念，佛即如其像入三昧，如三昧心忽然不現，於大劫賓那窟前住，從定起語大劫賓那言：「汝作是念：『我當往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不往耶？清淨成就第一清淨。』汝婆羅門大劫賓那，汝去布薩、布薩羯磨、說波羅提木叉會坐。何以故？汝是大上座，汝若不恭敬、不貴重、不供養布薩，誰當恭敬供養尊重布薩者？汝布薩去來。」是時佛自捉大劫賓那臂將入布薩眾中。佛到僧中在常處坐，佛語諸比丘：「從今聽二種布薩：一、十四日；二、十五日。一食前，二食後。一晝，二夜。若阿練若處、若聚落邊，從今我聽一布薩共住和合結界。如是應作羯磨，隨幾許和合僧一布薩共住處羯磨結界，若一拘盧舍若二拘盧舍，乃至十拘盧舍。是中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若垣、若林、若樹、若山、若石、若道、若河、若池。是時一比丘，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唱四方界相，是諸相內是界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中一布薩共住作結界。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唱四方界相，是諸相內是界內，是中僧一布薩共住作結界。誰諸長老忍是中一布薩共住作結界者默然，誰不忍便說。』『僧是中一布薩共住結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大迦葉，留僧伽梨耆闍崛山中，著上下衣，以少因緣故來詣竹園。值天大雨，不得還山，與僧伽梨別宿。迦葉語諸比丘言：「長老！我留僧伽梨耆闍崛山中，著上下衣，以少因

緣故來詣竹園。值天大雨不得還山，與僧伽梨別宿。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問大迦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日聽是中一布薩共住結界內作不離衣宿羯磨。應如是作，一心集僧，集僧已，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僧一布薩共住，隨共住幾許結界內，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取空地及住處。若僧時到僧忍聽，是中僧一布薩共住結界內作不離衣宿羯磨。如是白。』『大德僧聽！僧一布薩共住，隨幾許結界內，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取空地及住處。是中僧一布薩共住結界內作不離衣宿羯磨。誰諸長老忍是中一布薩共住結界內作不離衣宿者默然，誰諸長老不忍便說。』『僧是中一布薩共住結界內作不離衣宿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舍利弗病，欲一月遊行，僧伽梨大重不能持行，語諸比丘：「諸長老！我病欲一月遊行，僧伽梨大重不能持行。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舍利弗：「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老病比丘，欲一月遊行不離僧伽梨宿羯磨。應如是作，一心集僧，是老病比丘，從坐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入僧中禮僧足踧跪合掌，應如是語：『諸長老！我某甲，若病、若老，欲一月遊行，我僧伽梨大重不能持行。我某甲，若病、若老，我從僧乞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僧！我某甲，若老、若病，當與我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憐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是時僧應隱實可與不可與，是人若言：『我病。』實不病；若言：『我老。』實不老；若言：『僧伽梨大重。』實不重；不應與是人。若言病、老、僧伽梨大重，實病、老、僧伽梨大重，應與。是中應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是某甲，若病、若老，欲一月遊行。是某甲，若病、若老，從僧乞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若病、若老，與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如是白。』白二羯磨。『僧與某甲，若病、若老，一月不離僧伽梨宿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鬱多羅僧、安陀會亦如是。若一月如是，乃至九月亦爾。」

佛在舍衛國，佛語諸比丘：「若僧欲促界廣界，先捨本界。後界若大、若小，應作如是捨。一心集僧，僧中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此中僧一布薩共住和合結界，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一布薩共住解界捨界。如是白。』『大德僧聽！僧一布薩共住，此中僧結界，今僧一布薩共住處解界捨界。誰諸長老忍一布薩共住處解界捨界者默然，誰不忍便說。』『僧一布薩共住處解界捨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比丘於無僧坊聚落中，初作僧坊未結界，爾時界應幾許？佛言：「隨聚落界是僧坊界。」諸比丘無聚落空處，初作僧坊未結界，爾時界應幾許？佛言：「方一拘盧舍。是中諸比丘不應別作布薩及僧羯磨。若別布薩及僧羯磨，諸比丘犯罪。」

佛告諸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有四種。何等四？一非法別眾說波羅提木叉、二非法和合眾、三有法別眾、四有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非法別眾說波羅提木叉不成說，非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不成說，有法別眾說波羅提木叉不成說；有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成說波羅提木叉。復有五種說波羅提木叉。云何五？僧一心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序，餘殘僧先聞。已說波羅提木叉，僧和合布薩竟，僧一心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序、說四波羅夷，餘殘僧先聞。已說波羅提木叉，僧和合布薩竟，僧一心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序、說四波羅夷、說十三僧伽婆尸沙，餘殘僧先聞。已說波羅提木叉，僧和合布薩竟，僧一心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序、說四波羅夷、說十三僧伽婆尸沙、說二不定、三十捨墮，餘殘僧先聞。已說波羅提木叉，僧和合布薩竟，第五廣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小、無所知、不善、如羺羊。云何小、無所知、不善、如羺羊？是諸比丘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會坐。是諸比丘是中住處布薩時，不應住。若諸比丘是住處布薩時住，一切比丘不得布薩，得罪。

「如是小比丘，辭和尚阿闍梨欲遊行。和尚阿闍梨應問：『汝共誰伴去？何等比丘共遊行？』是諸比丘說伴字。若是伴比丘，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會坐。諸和尚阿闍梨應留。若和尚阿闍梨不留，犯突吉羅。若留故去，犯突吉羅。」若和尚阿闍梨留，是比丘故去，何時得罪？佛言：「出界外天明時，犯突吉羅。」

「有諸比丘一住處安居，先念：『某諸比丘誦波羅提木叉，是諸比丘初布薩時，無一比丘能誦波羅提木叉。』諸比丘應遣舊比丘近住處受說波羅提木叉，若略、若廣，受得來者善好。若不得是諸比丘，不應是中夏安居住。若是諸比丘是處夏安居，一切比丘，一一布薩時不得布薩，得罪。是時諸比丘，若聞客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知布薩、知布薩羯磨、知說波羅提木叉、知會坐。舊比丘應迎、軟語問訊、代擔衣鉢、示房舍臥具：『長老！是汝等房舍臥具、細陛繩床、麁陛床繩、被褥，隨上座次第安住。』是中舊比丘，應為辦洗浴具、澡豆、湯水、塗身蘇油如供給法，應作明旦與前食後食供給供養好。若不供給供養，舊比丘一切得罪。何以故？無佛時是人補佛處。是客比丘二部波羅提木叉能廣分別，以是故，應供給供養。

「有一住處四比丘布薩時，是比丘應一處和合，廣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有一住處三比丘布薩時，不應說波羅提木叉。是諸比丘應一處集三語布薩，應如是作。若上座欲作布薩，從座起偏袒著衣、脫革屣蹈跪合掌，應如是語：『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第二：『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第三：『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若下座欲作布薩，從座起偏袒著衣脫革屣蹈跪，兩手捉上座兩足，應如是語：『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第二：『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第三：『長老憶念！今僧布薩日，若十四日、若十五日。長老知，我清淨，憶持無遮道法，清淨作布薩，戒眾滿故。』

「有一住處二比丘布薩時，不應說波羅提木叉。是二比丘應一處集三語作布薩，與上三比丘同。

「有一住處一比丘布薩時，是比丘應掃塔掃布薩處掃地竟，次第敷繩床、應辦火燈、籠燈、灶燈、筋辦籌，如是思惟：『若諸比丘來，未作布薩，是比丘共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不來，是中有高處立望，若見有比丘喚言：『疾疾來，諸長老！今日布薩。』若不見，應待至暮還坐本處，如是心念口言：『今日僧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我亦今日布薩。』如是一比丘作布薩竟。」

佛在舍衛國，佛語諸比丘：「是夜多過，應說波羅提木叉。」是時一比丘，從坐起偏袒合掌白佛言：「有諸病比丘不來。」佛言：「應取清淨來。如是應取，應語比丘：『與清淨來。』答言：『與。』是名得清淨。若言：『為我僧中說清淨。』是名得清淨。若身動與，是名得清淨。若口言：『與。』是名得清淨。若身不與、口不與，是名不得清淨。是時一切比丘，應往就病比丘若將來，莫別彼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別彼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一切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二比丘住布薩時，不應取清淨、不應與清淨。是二比丘應集一處三語布薩，與上三比丘布薩同。

「有一住處三比丘住布薩時，不應取清淨、不應與清淨。是三比丘應一處集三語布薩，與上三比丘布薩同。

「有一住處四比丘住布薩時，不應取清淨、不應與清淨。是諸比丘一處集，廣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過四人，布薩時應和集。是中

病比丘隨意取清淨。應如是取，若一人取一人，是名取清淨。若一人取二、三、四人，是名取清淨。隨幾人但憶名字，是名取清淨。若取清淨人不欲取，應更與他人清淨。若取清淨人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重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若言：『我惡心出佛身血。』應更與他清淨。若取他清淨竟而不去，是名清淨不到。若取他清淨竟，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重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名清淨不到。若取他清淨竟，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去，是名清淨不到。復次取他清淨竟故不去、若放逸、若懶、若睡、若入定，是名清淨不到。是取清淨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行、若放逸、若懶。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

「復次取他清淨竟，到僧中不說，是名清淨到。若取他清淨到僧中，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若言：『我惡心出佛身血。』是名清淨到。復次取他清淨竟到僧中，八難若一一難起不說，是名清淨到。復次取他清淨竟到僧中，若故不說、若放逸、若懶、若睡、若入定，是名清淨到。僧中是中受清淨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說、若放逸、若懶。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

「有一住處布薩時，比丘若王捉、若賊、若怨怨黨、若怨黨之黨捉，僧應遣使詣彼所言：『今日僧布薩，汝若當來、若與清淨、若出界，我等不應別布薩。』是比丘若得來、若與清淨、若出界，如是好。若都不得，諸比丘不應別布薩。若別布薩，一切比丘得罪。」

佛語諸比丘：「僧莫起有僧事。是時應與長老施越波利婆沙。」一比丘從座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合掌白佛言：「大德！有諸病比丘不來，與清淨竟。」佛言：「是比丘自身清淨，故與清淨。今是比丘應取欲來。應如是取。語是比丘言：『與欲來。』若言：『與欲。』是名得欲。若言：『為我向僧說欲。』是名得欲。若身動與，是名得欲。若口言：『與。』是名得欲。若身不與、口不與，是名不得欲。是一切比丘，應就病比丘邊、若將來作羯磨。諸比丘不應別作羯磨，若別作一切比丘得罪。若一人取一人欲是名得欲。若一人取二、三、四人，是名得欲。隨幾人憶名字，是名得欲。若取欲人不欲取，應更與他人。若取欲人若言：『我白衣、我沙彌；

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應更與他欲。若取他欲竟而不去，是名欲不到。取他欲人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名欲不到。若取他欲竟，八難若一一難起故不到，是名欲不到。取他欲竟故不去，若放逸、若懶、若睡、若入定，是名欲不到。取他欲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去、若放逸、若懶。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

「復次取他欲竟到僧中不說，是名欲到。取他欲竟到僧中，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我惡心出佛身血。』是名欲到。復次取他欲竟到僧中，八難若一一難起故不說，是名欲到。復次取他欲竟到僧中，若故不說、若放逸、若懶、若睡、若入定，是名欲到。是中受欲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說、若放逸、若懶。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

「有一住處僧羯磨時，比丘若王捉、若賊、若怨怨黨、若怨黨之黨捉。僧應遣使語彼：『今日僧羯磨，汝若得來、若與欲、若出界，我等不應別羯磨。』是比丘若得來、若與欲、若出界，如是好。若都不得，諸比丘不應別羯磨。若別羯磨，一切比丘得罪。」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施越，狂心顛倒。是長老有時來布薩，有時不來；有時來僧羯磨，有時不來。諸比丘有疑心悔，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施越：「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諸比丘：「汝等集，與施越作狂羯磨。若更有如是狂比丘，僧亦應與羯磨。如是應作，一心集僧，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是施越狂心顛倒，有時來布薩，有時不來；有時來僧羯磨，有時不來，諸比丘有疑心悔。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施越狂羯磨，若有施越、若別施越，僧隨意作布薩及諸羯磨。如是白。』白二羯磨。『僧作施越狂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未作狂羯磨，不應別布薩及僧羯磨。若已作狂羯磨，若別、若共，僧隨意作布薩及僧羯磨。

「有一住處布薩時，一切比丘有罪，不知除是罪。有一客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客比丘知舊比丘中善好有德者，是客比丘應問：『長老！若比丘作如是如是事，當得何等罪？』答言：『比丘作如是如是事，得如是如是罪。』彼言：『長老！汝自憶作如是如是事不？』答言：『自憶，非我一人得是罪，一切僧亦得是罪。』客比

丘言：『長老！汝說一切僧，於汝何益？汝何不是罪如法懺悔？』若舊比丘受客比丘語，是罪如法懺悔。餘諸比丘見此比丘懺悔，亦應如法懺悔。若如是作好。若不作，知有益舉，無益莫強舉。

「有一住處布薩時，比丘憶有罪，是比丘應異比丘邊是罪如法懺悔。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閡布薩說波羅提木叉。

「有一住處布薩時，有比丘一罪疑，是比丘應語餘比丘：『長老！我一事疑，後當問是事。』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破布薩。

「有一住處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比丘憶念罪欲出，是比丘應自一心念：『我後是罪當如法懺悔。』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破布薩。若說波羅提木叉時，比丘一罪疑，是比丘應自一心念：『後是罪當問。』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破布薩說波羅提木叉。

「有一住處布薩時，一切比丘僧有罪，知是罪，不能得客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罪如法懺悔，是諸比丘應遣一比丘：『近住處，疾到彼間，是罪如法懺悔竟來還，我等從汝邊是罪如法懺悔。』是比丘若能辦是事好，若不能辦，僧應使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我等是住處一切僧得罪知罪，不能得清淨客比丘共住同見是罪如法懺悔，亦不能辦遣舊比丘近住處疾到彼間是罪如法懺悔竟來還。諸比丘於是比丘邊是罪如法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若後是罪如法懺悔。如是白。』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破布薩說波羅提木叉。

「有一住處布薩時，一切比丘一事中疑，是中應一比丘如是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一切比丘一事中疑。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後當問是事。如是白。』如是作竟，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破布薩。

「有一住處布薩時，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波羅提木叉。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諸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更有異住處諸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諸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有起去、有未起去，更有異處住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是諸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坐處起未去，更有異處住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諸比丘應更說。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等亦如是。

「有一住處布薩時，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應聽次第。若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坐處本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

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舊比丘邊應作三語布薩。若諸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有起去有未起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未起去比丘邊，應三語布薩。若諸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若能得同心，應更廣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好。若不得同心，應出界三語作布薩。若舊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更有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若等應更說，若少應聽次第。

「若舊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說，若等、少應聽次第。若舊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更有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少應聽次第。

「若客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更有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說，等、少應聽次第。

「若客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少應聽次第。若客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少應聽次第。

「若舊比丘、客比丘共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少應聽次第。若舊比丘、客比丘共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少應聽次第。若舊比丘、客比丘共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說，等，少應聽次第。

「有一住處布薩時，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如是念：「是中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我等應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淨想、比尼想、別同、別想，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應更說，先比丘得罪。彼比丘淨想、比尼想、別同、別想，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若一切坐處未起未去，若有起去有未起去，若一切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作是念：『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我等不應是中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是諸比丘心悔別同別想，是中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罪。諸比丘心悔別同別想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

起去有未起去。若一切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作是念：『我等若應、若不應是中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疑淨不淨別同別想，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罪。諸比丘疑淨不淨別同別想，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起去有未起去、有一切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舊比丘若四若過，布薩處集，欲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先住比丘聞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聞已如是念：『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滅壞除捨別異。我不須是諸比丘，為欲喜破僧。』有別同別想，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偷蘭遮罪，近破僧故。是諸比丘欲憙破僧別同別想，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竟。若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起去有未起去、有一切起未去。更有異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說，先比丘得偷蘭遮罪，近破僧故。若舊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舊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舊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客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

「客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客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若舊比丘客比丘共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

「舊比丘、客比丘共說波羅提木叉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

「舊比丘、客比丘共說波羅提木叉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說。

「舊諸比丘十四日布薩多，客比丘十五日布薩少，客比丘應隨舊比丘，是日應布薩。舊比丘十四日少，客比丘十五日多，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不應布薩。舊比丘十五日多，客比丘初日少，客比丘應隨舊比丘是日更布薩。舊比丘十五日少，客比丘初日多，舊比丘應隨客比丘出界作布薩。客比丘十四日多，舊比丘十五日少，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布薩。客比丘十四日少，舊比丘十五日多，客比

丘應隨舊比丘是日不應布薩。客比丘十五日多，舊比丘初日少，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更作布薩。客比丘十五日少，舊比丘初日多，客比丘應隨舊比丘出界作布薩。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舊比丘聞客比丘相、客比丘因緣，若脚聲、若杖聲、若革屣聲、若異人聲，是諸比丘不求不覓，便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舊比丘無罪。若求得客比丘，一心歡喜，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舊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客比丘聞舊比丘相、舊比丘因緣，若戶鑰聲、若釿聲、若斧聲、誦經聲，是諸客比丘不求不覓，便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無罪。若求覓得舊比丘，一心歡喜，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舊比丘見客比丘相、客比丘因緣，若不識衣鉢、若不識杖、若盛油革囊、革屣、針筒，是諸比丘不求，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舊比丘無罪。若求得一心歡喜，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舊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客比丘見舊比丘相、舊比丘因緣，若新掃灑地、次第敷床，是諸客比丘不求不覓，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覓得不喚，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覓不能得，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得罪。若覓不能得，無所疑，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無罪。若覓得一心歡喜，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客比丘無罪。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有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無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無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
「布薩時不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除僧事急事。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有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無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
「布薩時應往，此有比丘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彼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非比丘有住處，彼非比丘無住處，彼比丘清淨共住。」精舍法竟。
佛言：「不應白衣前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不應沙彌前、非比丘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一切不應在前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一切先事作已，僧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應與現前比尼與竟、應與憶念比尼與竟、若應與不癡比尼與竟、若應與自言比尼與竟、若應與覓罪相比尼與竟、若應與多覓比尼與竟、若應與苦切羯磨與竟、若應與依止羯磨與竟、若應與驅出羯磨與竟，若應與下意羯磨與竟、若應與不見擯羯磨與竟、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羯磨與竟、若應與別住羯磨與竟、若應與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與竟，僧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比丘宿受清淨，不應共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若眾僧未起如是得，布薩日未到，不應布薩說波羅提木叉，除鬪僧還和合一心聽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七法中布薩法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二

十誦律卷第二十三(第四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自恣法第三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夏安居時，先作如是制限：「長老！我等不共語言、不相問訊。」是諸比丘作是制已，一處夏安居，先作如是法：若有初乞食還，敷獨坐床，安洗足水、洗足机、拭足巾，淨水瓶常用水瓶。若有長食，盛淨器中蓋著一處，食不足者食此長食。若復有乞食後來，不足者取而食之。若復有殘，著無草地，若無蟲水中。是諸長老盛食器淨洗摩拭著一處獨坐床，洗足机、拭足巾、淨水瓶，常用水瓶著屏處，掃灑食堂。掃除竟入室坐禪。是諸長老晡時從禪先起，見淨水瓶常用水瓶洗足盆，若空無水持至水處，若獨能持來著一面。若不能持來，手招餘比丘共舉，持來還著本處，不共語言、不相問訊。諸佛常法兩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欲安居時，諸方國比丘來聽佛說法。心念：「是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夏末月安居訖、自恣作衣竟，持衣鉢來詣佛所。如是思惟：「我久不見佛，久不見修伽陀。」是第二大會。是諸比丘是中住處夏安居，自恣作衣竟，持衣鉢往到佛所，頭面禮畢一面坐。諸佛常法，如是語問訊客比丘：「夏安居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問訊諸比丘：「夏安居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忍足、安樂住、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呵諸比丘：「汝愚癡人！如怨家共住。云何自言安樂住？何以名比丘？我眾以法相教，而受癌法。」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受癌法，若受，得偷蘭遮。何以故？不共語是外道法故。從今聽夏安居竟，諸比丘一處集，應三事求他說自恣。何等三？若見、若聞、若疑罪。如是應自恣。一心集僧，集僧已，應差能作自恣人，應如是唱：『誰能為僧作自恣人？』是中若有言：『我能。』」佛言：「若比丘五惡法成就，不應作自恣人。何等五？一愛自恣、二瞋自恣、三怖自恣、四愚自恣、五自恣不自恣不知。比丘成就五善法，應作自恣人。何等五？不愛自恣、不瞋自恣、不怖自恣、不愚自恣、自恣不自恣知。爾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某甲比丘，能為僧作自恣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某甲比丘，當作僧自恣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甲、某甲比丘，能為僧作自恣人。僧某甲、某甲比丘為僧作自恣人。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比丘為僧作

自恣人者，是長老默然，誰不忍便說。』『某甲、某甲比丘為僧作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如是作自恣羯磨：『大德僧聽！今日僧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一心受自恣。如是白。』是時諸比丘一切從坐起[跳-兆+互]跪地。若作自恣人是上座，應從坐起偏袒著衣曲身，應語第二上座：『長老！今日自恣來。』是時第二上座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兩手捉上座足，應如是語：『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二：『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三：『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若下座作自恣人，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合掌，應如是語上座：『今日自恣來。』上座亦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合掌，應如是言：『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二：『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三：『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僧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如是次第一切僧自恣。若一切僧自恣竟，為僧作自恣人共作自恣。自恣竟，應至上座前唱言：『僧一心自恣竟。』」

佛語諸比丘：「自恣有四種。何等四？一非法別自恣、二非法和合自恣、三有法別自恣、四有法和合自恣。是中非法別自恣，佛不聽。非法和合自恣，佛不聽。有法別自恣，佛不聽。是中有法和合自恣，如是佛聽。

「有一住處，自恣時五比丘住，是諸比丘應一處集，差為僧作自恣人，廣說自恣。

「有一住處，自恣時四比丘住，是諸比丘不應差為僧作自恣人，是諸比丘應一處集三語自恣，應如是自恣。上座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合掌如是語：『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二：『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三：『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若下座，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兩手捉上座兩足，應如是語：『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二：『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

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第三：『長老憶念！今僧自恣日，我某甲比丘長老自恣語，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見罪，當如法除。』如是諸比丘得自恣。三比丘、二比丘亦如是。

「有一住處一比丘，自恣時應掃塔處及自恣處，次第布床、辦火燈、燈籠、燈炷、燈斫、辦籌，如是思惟：『諸比丘來未作自恣者，是比丘應共自恣。』若不見來，是中有高處立望。若見有比丘，喚言：『疾疾來長老！今日僧自恣。』若不見，應待至暮，還坐本處，如是心念口言：『今日僧自恣，我亦今日自恣。』如是一比丘得自恣。」

佛在舍衛國，是中佛語諸比丘：「是夜多過自恣時到。」一比丘從坐起，偏袒著衣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諸比丘病不來。」佛言：「應取自恣。如是應取，應語病比丘：『與自恣。』答言：『與。』是名得自恣。若言：『為我僧中說自恣。』是名得自恣。若身動與，是名得自恣。若口言與，是名得自恣。若身不與、口不與，不得自恣。是時一切僧，應就病比丘邊作自恣、若將來僧中作自恣，諸比丘不應別作自恣。若諸比丘別作自恣，一切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二比丘，作自恣時，是二比丘不應取自恣，是二比丘共一處三語自恣；三比丘、四比丘亦如是。

「有一住處五比丘，自恣時，是諸比丘不應取自恣，不應與自恣。是諸比丘，應一處集差為僧自恣人，應廣自恣。若過五比丘，自恣時集一處，老病比丘隨意取自恣與自恣。若一人取一人，是名得自恣。若一人取二人、三人、四人，是名得自恣。隨幾許人能憶識名字，是名得自恣。若取自恣人不欲取，應更與他自恣。取自恣人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應更與他自恣。若取他自恣竟不去，是名自恣不到。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名自恣不到。若取他自恣竟，八難中一一難起故不去，是名自恣不到。復次取他自恣竟故不去，若放逸、若嬾、若睡、若入定，是名自恣不到。是取自恣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去、若嬾、若放逸。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復次取他自恣竟，到僧中不說自恣，是名自恣到。若取他自恣竟，到僧中若言：『我白衣、我沙彌、我非比丘、我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

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名自恣到。復次取他自恣竟到僧中，八難一一難起故不說，是名自恣到。復次取他自恣竟，到僧中故不說、若放逸、若嬾、若睡、若入定，是名自恣到。是中取他自恣人，有三因緣得罪：若故不說、若放逸、若嬾。二因緣無罪：若睡、若入定。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王捉、若賊、若怨家、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僧中應遣使語彼言：『今日僧自恣，若是比丘得來、若與自恣來、若出界，我曹不應別作自恣。』是比丘若得來、若與自恣、若出界，如是好。若不得，諸比丘不應別自恣。若別自恣，一切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切比丘僧有罪，不知是罪，除有一客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客比丘知舊比丘中善好有德，是客比丘應問：『長老！若比丘作如是如是事，當得何等罪？』答言：『若比丘作如是如是事，當得如是如是罪。』彼言：『長老！汝自憶作如是事不？』答言：『自憶，不獨我一人得是罪，一切僧亦得是罪。』客比丘言：『長老！汝說一切僧，於汝何益？汝何以不如法懺悔是罪？』舊比丘受客比丘語，是罪如法懺悔。餘諸比丘見此比丘懺悔，亦應如法懺悔。如是作者善，若不如是作，知有益舉，無益莫強舉。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憶罪欲出，是比丘應異比丘邊是罪如法懺悔。如是作竟應作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一罪疑，是比丘應語他比丘：『長老！我一罪疑，後是事當問。』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憶念罪欲出，是比丘應疾一心念：『我後是罪當如法懺悔。』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若自恣時，比丘一罪疑，是比丘應疾一心念：『後是罪當問。』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切比丘僧有罪，覺是罪不能得客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罪如法懺悔。是諸比丘應遣一舊比丘近住處疾到彼，是罪如法懺悔竟來還：『我曹從汝邊是罪如法懺悔。』是諸比丘若得辦是事，如是好。若不能辦，是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我等是住處一切僧得罪，覺是罪不能得清淨客比丘共住同見是罪如法懺悔，亦不能得辦遣一舊比丘近住處，疾到彼是罪如法懺悔竟來還，我等是邊是罪如法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若後是罪如法懺悔。如是白。』如是作竟應作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切僧一罪中疑，是中應一比丘僧中如是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一切僧一罪中疑。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後是事當問。如是白。』如是作竟應作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作自恣，異住處諸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諸比丘自恣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諸比丘自恣竟，有起去有未起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若是諸比丘自恣竟，一切坐處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如是作竟先比丘無罪；等亦如是。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作自恣，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應次第自恣。若諸比丘自恣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邊應作三語自恣。若諸比丘自恣竟，有起去有未起去，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未起去，諸比丘邊應三語自恣。若是諸比丘自恣竟，一切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少，是諸比丘若能得和同，應廣作自恣。若不得和同，應出界作三語自恣。若舊比丘自恣時，更有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若舊比丘自恣時，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作自恣，若等、少應次第作自恣。若舊比丘自恣時，更有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若客比丘自恣時，更有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作自恣，若等、少應次第作自恣。若客比丘自恣時，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若客比丘自恣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若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更有舊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若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更有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應更作自恣，若等、少應次第作自恣。若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更有舊比丘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少應次第作自恣。

「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欲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作是念：『是中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欲作自恣，我等應作自恣。』淨想、比尼想、別眾同眾想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彼比丘淨想、比尼想、別眾同眾想作自恣竟，若一切坐處未起未去、若有起去有未起去、若一切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欲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作是念：『舊比丘若五若過，自

恣處集欲作自恣，我等不應是中作自恣。』彼比丘言：『我作自恣。』不淨心悔別眾同眾想，是中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彼諸比丘不淨心悔別眾同眾想作自恣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起去有未起去、有一切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欲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作是念：『我等若應、若不應，是中作自恣？』疑淨不淨別眾同眾想。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若疑淨不淨別眾同眾想作自恣竟，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起去有未起去、有一切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諸舊比丘若五若過，自恣處集欲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聞已作是念：『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滅壞除捨別異，我不須是諸比丘。』為欲破僧別眾同眾想作自恣。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彼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偷蘭遮，近破僧故。若是諸比丘，為欲勤破僧別眾同眾想作自恣竟，若一切坐處未起未去、有起去有未起去、有一切起未去，更有異住處比丘來，清淨共住同見多，是諸比丘應更作自恣，先比丘得偷蘭遮，近破僧故。若舊比丘自恣時，更有舊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舊比丘自恣時客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舊比丘自恣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若客比丘自恣時客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客比丘自恣時舊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客比丘自恣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舊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客比丘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舊比丘、客比丘共自恣時，舊比丘、客比丘共來，若多、等應更作自恣。

「舊比丘十四日多，客比丘十五日少，客比丘應隨舊比丘，是日應自恣。舊比丘十四日少，客比丘十五日多，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不應自恣。舊比丘十五日多，客比丘初日少，客比丘應隨舊比丘，是日更自恣。舊比丘十五日少，客比丘初日多，舊比丘應隨客比丘出界作自恣。若客比丘十四日多，舊比丘十五日少，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應自恣。客比丘十四日少，舊比丘十五日多，客比丘應隨舊比丘，是日不應自恣。客比丘十五日多，舊比丘初日少，舊比丘應隨客比丘，是日更自恣。客比丘十五日少，舊比丘初日多，客比丘應隨舊比丘出界作自恣。

「有一住處自恣時，諸舊比丘聞客比丘聲、客比丘因緣，若脚聲、若杖聲、若革屣聲、若異人聲，是諸舊比丘不求不覓作自恣，舊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自恣，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自恣，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自恣，如是舊比丘無罪。若求得是諸客比丘，一心歡喜應作自恣，如是舊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諸客比丘聞舊比丘聲，舊比丘因緣，若戶鑰聲、釿聲、若斧聲、讀經聲，是諸客比丘不求不覓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自恣，客比丘無罪。若求得是諸舊比丘，一心歡喜應作自恣，如是客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舊比丘見客比丘相、客比丘來因緣，若不識衣鉢、若不識杖、若盛油革囊、革屣、針筒，是諸比丘不求不覓自恣，是諸舊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自恣，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疑自恣，舊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自恣，如是舊比丘無罪。若求得是諸客比丘，一心歡喜應作自恣如是舊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諸客比丘見舊比丘相、舊比丘來因緣，若新掃灑地、次第敷床座，是諸客比丘不求不覓作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得不喚作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不得疑作自恣，客比丘得罪。若求不能得無所疑作自恣，客比丘無罪。若求得是諸舊比丘，共一心歡喜應作自恣，如是客比丘無罪。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我有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應與別住，不成與。是中應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有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應與別住，不成與。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比丘後當與別住。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若應與摩那埵、若應與本日治、若應與出罪，不成與。是中應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有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應與摩那埵、本日治、出罪，不成與。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比丘後當與摩那埵、當與本日治、當與出罪。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提舍迦羅尼罪。是事共諍，有比丘言：『是中應出悔。』有比丘言：『是事應心生悔。』是中一比丘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有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提舍迦羅尼罪。是事共諍，有比丘言：「是事應出

悔。」有比丘言：「是事應心生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是比丘若得異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比丘邊是罪如法懺悔。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提舍迦羅尼罪。是事共諍，有比丘言：『是波逸提罪。』有比丘言：『是罪波羅提提舍尼。』是中應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中住處有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提舍迦羅尼罪。是事共諍，有比丘言：「是波逸提罪。」有比丘言：「是罪波羅提提舍尼。」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比丘若得異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比丘邊是罪如法懺悔。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若他人舉、若不舉、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有提舍迦羅尼罪。是事共諍，有比丘言：『是罪殘可治。』有比丘言：『無殘不可治。』是中言：『有殘可治，是應共自恣。』是中言：『無殘不可治，是不應共自恣。』彼應置自恣而去，不應鬪諍相言。

「有一住處自恣時，有比丘說他比丘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說他罪人，身業不淨、能婬、能偷、能奪人命、能自稱過人法、能出精、能身身相觸、能殺生草、能非時食、能飲酒，不應信是比丘語治他罪。僧應語：『汝長老，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無羞人，僧莫數。僧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說他罪人，口業不淨、是能妄語、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疑言疑、疑言不疑。如是比丘語，不應信治他人罪。僧應語是比丘：『長老！汝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無羞人，僧莫數。僧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說他罪人，身業不淨、口業不淨，是能婬、能偷、能奪人命、能自稱過人法、能故出精、能故觸女人身、能殺生草、能非時食、能飲酒，是亦能妄語、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疑言疑、疑言不疑。如是比丘語，不應信治他人罪。僧應語是比丘：『長老！汝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無羞人，僧莫數。僧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說他罪人，身業淨。是長老能不婬、不偷、不奪人命、不自稱過人法、不故出精、不故觸女身、不殺生草、不非時食、不飲酒，是長老少智、不決定、不善知，是人亦能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不善。如是比丘語，不應信治他人罪。

僧應語是比丘：『長老！汝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少智人，僧莫數。僧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口業淨，是長老不能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疑言疑、疑言不疑，是長老少智、不決定、不善知，是人亦能非法言法、法言非法、善言非善、非善言善，如是比丘語，不應信治他人罪。僧應語是比丘：『長老！汝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少智人，僧莫數。僧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說他罪人，身業淨、口業淨。是長老能不婬、不偷、不故奪人命、不自稱過人法、不故出精、不故觸女身、不殺生草、不非時食、不飲酒、不能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疑言疑、疑言不疑，是長老少智、不決定、不善知，是人亦能非法言法、法言非法、善言非善、非善言善。如是比丘語，不應信治他人罪。僧應語是比丘：『長老！汝莫瞋、莫鬪、莫諍、莫相言。』如是少智人，僧莫數。僧應作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有一住處自恣時，一比丘向餘比丘說他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長老說他罪人，身業淨、口業淨，是長老能不婬、不偷、不故奪人命、不自稱過人法、不故出精、不故觸女身、不殺生草、不非時食、不飲酒、不能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疑言疑、疑言不疑，是長老說他罪人，有智人、決定人、善知人，是人亦不法言非法、非法言法、善言非善、非善言善。是長老爾時應安詳竊問竊教：『汝長老說他罪，為眼見、耳聞、心疑耶？』是長老若言：『眼見。』諸比丘應問：『若眼見不應說耳聞心疑，見何等？何處見？云何見？見作何事？何因緣到彼？』是人若言：『耳聞。』『不應說眼見心疑，聞何等？何處聞？云何聞？聞作何事？男邊聞？女邊聞？不能男邊聞？二根人邊聞？』若言：『心疑。』『不應說眼見耳聞，疑何等？何處疑？云何疑？疑何事？若身罪中疑、口罪中疑、殘罪不殘罪、殘不殘罪中疑耶？聚落處空處何處疑？』如是安詳竊問竊教，是長老得實者，諸比丘應一心治是罪比丘。若罪比丘言：『我是白衣。』僧應語：『汝出去！』僧應作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

「若言：『我沙彌、非比丘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人。』僧應語：『汝出去！』諸比丘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一切事先作竟，僧應自恣。若應與現前毘尼，與竟；應作憶念毘尼，與竟；應與不癡

毘尼，與竟；應與自言毘尼，與竟；應與實覓毘尼，與竟；應與多覓毘尼，與竟；是比丘若應與苦切羯磨，與竟；若應與依止羯磨，與竟；若應與驅出羯磨，與竟，若應與下意羯磨，與竟；若應與不見擯羯磨，與竟；若與別住羯磨，與竟；若應與摩那埵羯磨，與竟；若應與本日治羯磨，與竟；若應與出罪羯磨，與竟；僧應自恣。

「若安居比丘聞彼住處有比丘瞋鬪諍相言來，欲遮此間比丘自恣。諸比丘應二、三、四促作布薩，差為僧作自恣人，應廣自恣。是諸比丘成辦促二、三、四作布薩，差為僧作自恣人廣自恣，如是好。若不成，諸比丘若聞彼比丘瞋鬪諍相言，從彼發來為遮自恣故。是時應疾疾集，差自恣人廣自恣。諸比丘若成疾疾集，差自恣人廣自恣，如是好。若不成，諸比丘若聞彼比丘瞋鬪諍相言，從彼來入界內，是時舊比丘，應一心軟語迎問訊歡喜，為持衣鉢開房舍示臥具：『長老！是汝曹床坐、麁牉繩床、細牉繩床、被褥，汝隨上座次第安住。』是中應為辦洗浴具、薪火、澡豆、湯水、塗身蘇油。客比丘入浴室竟，舊比丘應出界，差為僧作自恣人廣自恣。若舊比丘成辦是事好。若不成，舊比丘應語客比丘：『長老！我等是布薩不自恣，後布薩時我等當自恣。』客比丘語舊比丘言：『長老！後布薩時不應自恣，若有說事今日說，為何事故？我等佛聽自恣，是事不得。』舊比丘應語客比丘：『汝等置舊比丘，自知自恣時。』若客比丘是時餘處去好。若不去，舊比丘應語客比丘：『我等不後布薩時自恣，我等八月四月自恣，我夏末月自恣多得布施。』若客比丘語舊比丘言：『長老！不聽汝八月四月自恣，若有說事今日說，為何事故？我等佛聽自恣，是事不得。』舊比丘應語客比丘：『汝等置舊比丘，自知自恣時。』若客比丘是時餘處去好。若不去，是中應不自恣而去，我等不應瞋鬪諍相言故。

「若有病比丘，遮不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病比丘：『汝長老病，莫遮不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有不病比丘，遮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不病比丘：『長老！汝莫遮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有病比丘，遣使遮不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使：『長老！莫受病人語遮不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是使到病人邊語：『長老！僧約勅，汝病莫遮不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病人言為遮，是病比丘得突吉羅罪。是使受病人語，遮不病比丘自恣，是使得突吉羅罪。不病比丘遣使，遮病比丘自恣亦如是。

「四種非法遮自恣，四種有法遮自恣。何等四非法遮自恣？一無根破戒遮自恣、二無根破正見、三無根破正命、四無根破威儀遮自恣。是為四非法遮自恣。何等四有法遮自恣？一有根破戒遮自恣、

二有根破正見、三有根破正命、四有根破威儀遮自恣。是為四有法遮自恣。」

佛在舍衛國，佛語諸比丘：「從今聽一說自恣、二說自恣，我前已聽三說自恣。若一說自恣時，初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若一說竟遮，是有法遮自恣。若二說自恣時，初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初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二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二說竟遮，是有法遮自恣。若三說自恣時，初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初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二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二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三說未竟若遮，是非法遮自恣。若三說竟遮，是有法遮自恣。

「何處佛聽應一說自恣？如一住處自恣時大會，僧中諸比丘如是思惟：『是住處僧大會，若我等三說自恣，夜多過不得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王、若王等，諸比丘邊坐欲聽法，是中諸比丘說法夜多過，諸比丘思惟：『是住處王、若王等，諸比丘邊坐欲聽法，是中諸比丘說法夜多過。若我等三說自恣，夜多過不得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大得布施，是中諸比丘作分段夜多過，諸比丘思惟：『是住處僧大得布施，諸比丘作分段夜多過，若我等三說自恣，夜多過不得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二法師義辯、名辯、辭辯、應辯。是二比丘說法時夜多過，諸比丘思惟：『是住處二法師義辯、名辯、辭辯、應辯，是諸比丘說法夜多過，若我等是中三說自恣，夜多過不得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諸比丘四事若一一事起，以是故夜多過，諸比丘思惟：『是住處諸比丘四事若一一事起，以是故夜多過。若我等是中三說自恣，是夜多過不得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多比丘病。是中諸比丘如是念：『是住處諸比丘病，若我等三說自恣，有病比丘不堪[跳-兆+互]跪。』『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天雨覆屋薄，是中諸比丘如是念：『是住處天雨覆屋薄，若我等三說自恣，屋漏污僧臥具，濕諸比丘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如一住處自恣時，八難若一一難起：若王難、若賊難、若火難、水難、惡獸難、腹行虫難、人難、非人難。云何王難？若王瞋約勅，捕諸沙門釋子、打殺繫縛驅出、奪袈裟與白衣著、令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射兵、捉象鉤捉革鞮、舉輿出入軍陣、若一一官雜役。是中諸比丘思惟：『是住處王瞋約勅，捕諸沙門釋子。殺繫驅出、奪袈裟與白衣著、令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射兵、捉象鉤捉革鞮、舉輿入出軍陣、一一官雜役，若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賊難？若諸賊瞋約勅，捕諸沙門釋子、殺繫驅出、取頭血塗戶耳窓向、作幟作字、門關戶樘牛頭象牙杙、梁棟柀衣架僧房別房、牆壁食處門間禪窟、大小便處重閣經行道頭樹下，皆持血作字作幟。諸比丘如是思惟：『是住處賊瞋約勅、捕諸沙門釋子殺繫驅出、取頭血塗戶耳窓向、作字作幟、門關戶樘牛頭象牙杙梁椽柀衣架、僧房別房牆壁食處門間禪窟、大小便處重閣經行道頭樹下，皆持血作字作幟。若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火難？諸比丘樹林中作僧坊，是中天火大火來，是火燒諸樹林經行道、頭重閣僧坊別房、垣牆食處門間、大小便處、居士牛羊驢馬駱駝穀場使人皆燒。諸比丘思惟：『是樹林中作精舍，天火大火來燒樹林、經行道頭乃至燒居士甘蔗田、稻田、麥田、胡麻田、葡萄田、牛羊、驢馬、駱駝穀場使人皆燒。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莫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水難？若諸比丘河曲中作僧坊，是中諸龍依止雪山住，身增長得力，入大河歸大海，令河水大漲，漂諸樹林經行道、里重閣僧坊別房、食處門間大小便處，亦復漂諸居士甘蔗田、稻田乃至漂諸穀場人民。是中諸比丘思惟：『是河曲僧坊，諸龍大龍依止雪山住，乃至漂人民。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惡獸難？若諸比丘惡獸處作僧坊，是中諸小比丘不知宜法，非處大小便、浣弊衣曬之，諸惡獸瞋恚。惡獸者，謂師子兕虎豹、

豺狼、熊羆。是惡獸至僧坊別房中，垣牆、食處、禪窟、門間、大小便處、浴室、重閣、經行道、頭樹下。諸比丘思惟：『是惡獸處作僧坊，是中諸小比丘不知宜法，非處大小便、浣弊衣及曬，諸惡獸瞋，來入僧坊乃至經行道頭樹下。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腹行虫難？若諸比丘在龍處作僧坊，是中諸小比丘不知宜法，非處大小便、浣弊衣曬之，是中諸龍瞋放毒蛇蜈蚣，入諸比丘床下、床上、榻下、榻上、獨坐床下、戶耳窓、向門間、戶樞、牛頭、象牙、杙梁椽、衣架、僧房、別房、垣牆、食處、門間、禪窟、浴室、重閣、大小便處、經行道、頭樹下。是中諸比丘思惟：『是龍處作僧坊，諸小比丘不知宜法，乃至樹下。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人難？若諸比丘或依城聚落住，諸比丘不知宜法，貴人婦女，若軟語、若罵詈，欲令伏從。是中諸人瞋約勅，捕諸沙門釋子、殺繫驅出，不聽入城邑聚落街陌行，不聽入舍，莫使坐，莫使乞食，莫與供養。是中諸比丘思惟：『是諸比丘不知宜法，貴人婦女，若軟語、若罵詈，欲令伏從，是中諸人瞋約勅，捕殺乃至莫供養。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云何非人難？有諸比丘非人住處作僧坊，是諸比丘不知宜法，非處大小便，浣弊衣曬，是中非人復瞋，恐怖諸比丘，持比丘著床上、床下、獨坐床上、獨坐床下、戶耳窓、向門間、戶樞、牛頭、象牙、杙梁椽、衣架、僧房、別房、垣牆、食處、門間、禪窟、浴室、重閣、大小便處、經行道、頭樹下，或捉比丘倒懸。是中諸比丘思惟：『是諸比丘不知宜法，乃至捉比丘倒懸。我等三說自恣，或奪命、或破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當一說自恣。如是白。』如是作竟應自恣，不應與自恣作礙，如是住處應一說自恣。

「有一住處自恣時，有比丘言：『置罪事共人自恣。』僧應語是比丘：『長老！不得置罪事共人自恣，若有說事今說。為何事故？我等佛聽自恣，是事不得。』有比丘言：『置人置罪，餘人共自恣。』僧應語是比丘：『長老！不得置人置罪，餘人共自恣，若有說事今說。為何事故？我等佛聽自恣，是事不得。』有比丘言：『置罪置人置伴黨，餘殘人共自恣。』僧應語是比丘：『長老！不得置罪置人置伴黨，餘殘人共自恣，若有說事今說。為何事故？我等佛聽自恣，是事不得。』

「有一住處自恣時，識罪不識人，僧應過自恣時求說，不應自恣時求說。若自恣時求說，僧得罪。有一住處自恣時，識人不識罪，僧應過自恣求說，不應自恣時求說。若自恣時求說，僧得罪。有一住處自恣時，識罪識人，僧應自恣時求說，不應過自恣求說。若過自恣求說，僧得罪。有一住處自恣時，不識罪不識人，僧應過自恣求說，不應自恣時求說。若自恣時求說，僧得罪。有一住處自恣時，諸比丘作如是制限：『諸長老！我等非三月自恣，八月中四月自恣，若我等夏末月多得布施，用是自恣，攝布施故。』是時有一比丘，本不要若父母遣使，若兄弟若姊妹、若兒女、若本第二，是中不獲已強去，是比丘語諸比丘：『諸長老！我本不要父母遣使，若兄弟、若姊妹、若兒女、若本第二遣使，是中不獲已強去。汝等集，我今欲自恣、欲遮自恣、欲遮一比丘自恣。』僧應語是比丘：『長老！不得今日自恣，亦不得遮他比丘自恣，若有說事今說，自身清淨故，佛聽自恣。』是比丘言：『汝諸長老集，今日我自恣，後來已當遮是一比丘自恣。』僧應語：『長老！不得今日自恣，後來已遮一比丘自恣。若有說事今說，自身清淨故，佛聽自恣。』是比丘若言：『汝諸長老集，今日自恣，後來已不復遮他比丘自恣。』『佛言：「僧應和合與是比丘自恣。何以故？人自恣制限故。」』

「自恣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有比丘有住處、彼有比丘無住處、彼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

「自恣時不應往，此有比丘有住處、彼有非比丘有住處非比丘無住處、彼有非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彼間比丘不共住。」餘如布薩中廣說。

佛語諸比丘：「不應白衣前自恣、不應沙彌前、非比丘異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人，如是一切不應在前自恣。一切先事作竟，僧應自恣。若應與現前比尼與竟，應與憶念比尼與竟，應與不癡比尼與竟，應與自言比尼與竟，應與實覓比尼與竟，應與多覓比尼與竟，是比丘若應與苦切羯磨與竟，若應與依止羯磨與竟，若應與驅出羯磨與竟，若應與下意羯磨與竟，若應與不見擯羯磨與竟，若應與不作擯羯磨與竟，若應與惡邪不除擯羯磨與竟，若應與別住羯磨與竟，若應與摩那埵羯磨與竟，若應與本日治羯磨與竟，若應與出罪羯磨與竟，僧應自恣。宿受自恣，若比丘，僧不應共自恣。若僧未起如是得，自恣時未至不應自恣，除鬪僧還和合一心聽自恣。」(七法中自恣法第三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三

十誦律卷第二十四(第四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安居法第四

佛在王舍城。諸比丘夏中遊行諸國土，踐蹋生草奪諸虫命。爾時諸異道出家譏嫌責數言：「諸異道沙門、婆羅門，夏安居時潛處隱靜，譬如鳥日中熱時避暑巢窟。諸異道沙門、婆羅門，夏安居時潛處隱靜。沙門釋子常作此心，自稱有德，而夏中遊行，踐蹋生草殘害物命。」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云何名比丘，夏中遊行踐蹋生草奪諸虫命。」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應夏安居。」長老優波離問佛：「誰應安居？」佛言：「五眾應安居。何等五？一者比丘，二者比丘尼，三者式叉摩尼，四者沙彌，五者沙彌尼。」「云何應受安居？」佛言：「若上座欲安居，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合掌，應如是語：『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二：『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三：『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下座答言！『莫放逸。』上座言：『受持。』若下座從上座受安居，應從坐起，偏袒著衣[跳-兆+互]跪、兩手捉上座兩足，應如是語：『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二：『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第三：『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是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止某甲可行處聚落，某甲僧坊孔破治故。』上座言：『莫放逸。』下座言：『受持。』後三月亦如是。若不安居，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夷國土有聚落，名象力。是中有居士，字憂田，大富田業殷實寶物豐足。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見諦得道果，為僧興立僧坊，遣使言：「是中多有好飲食及諸衣施，長老來受我飲食供養，僧坊臥具施四方僧。」時諸比丘發遣使還報居士言：「佛為比丘結戒，夏中不應遊行諸國，汝莫愁惱以為憂苦。」居士自念：「願不從心憂苦愁惱，我為僧故作此僧坊，僧不肯來當可如何？為當近處少多請諸常住比丘來集飲食，僧坊臥具施四方

僧。」諸佛常法歲兩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諸方國土處處比丘，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諸比丘往詣佛所。夏末月，比丘安居竟過三月作衣畢，與衣鉢俱漸漸遊行往詣佛所，久不見婆伽婆、久不見修伽陀，是第二大會，諸比丘往詣佛所。有餘比丘王舍城安居竟，過三月作衣畢，與衣鉢俱漸漸遊行，來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如是語問訊：「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語問客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有事聽受七夜法。」

長老優波離問佛：「有事七夜聽去，為誰故應去？」佛言：「為七眾故應去。何等七？一比丘、二比丘尼、三式叉摩尼、四沙彌、五沙彌尼、六優婆塞、七優婆夷。云何為優婆夷故應去？如優婆夷作房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作房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作象廐、馬廐、門屋、食堂，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作象廐、馬廐、門屋、食堂，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為僧故作房舍、若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為多比丘、二一；為多比丘尼、二一；為多式叉摩尼、二一；為多沙彌、二一；為多沙彌尼、二一；為多出家、二一；為多出家尼、二一。若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來！我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一優婆夷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若王、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為欲見比丘聽法、欲見比丘布施欲聽法布施、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病苦極，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病苦極，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欲見比丘聽法、欲見比丘布施欲聽法布施、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病苦極，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極。大德來，教我隨病食。』有如是事聽去七夜，教我隨病藥聽去七夜、教我食具滿看病人聽去七夜，為隨病食隨病藥、為隨病食具滿看病人、隨病藥具滿看病人、為隨病食隨病

藥具滿看病人，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優婆夷為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有《波羅紗提伽》（晉言《清淨經》）、《波羅紗大尼》、（晉言《一淨經》）、《般闍提利劍》（晉言《三昧經》）、《摩那闍藍》（晉言：《化經》）、《波羅小闍藍》（晉言《梵經》）、《阿吒那劍》（晉言《鬼神成經》）、《摩訶紗摩耆劍》（晉言《大會經》）、《阿羅伽度波摩》（晉言《蛇譬經》）、《室唳咆那都叉耶時月提》（晉言《索滅解脫經》）、《釋伽羅波羅念奈》（晉言《釋問經》也）、《摩呵尼陀那波梨耶夜》（晉言《大因緣經》）、《頻波紗羅波羅時伽摩南》（晉言《洴沙迎經》）、《般闍優波陀那肝提伽》（晉言《五受陰却經》）、《沙陀耶多尼》（晉言《六情部經》）、《尼陀那散猶乞多》（晉言《同界部經》）、《波羅延》（晉言《過道經》）、《阿陀波耆耶修妬路》（晉言《眾德經》）、《薩耆陀舍修妬路》（晉言《諦見經》也），若未學欲學、若先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若未學欲學、若先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讀誦問義。』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為優婆夷應去，優婆塞亦如是。「云何為沙彌尼故應去？如沙彌尼為僧故，作房舍、若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若為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若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一出家尼，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一沙彌尼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為欲見比丘聽法、欲見比丘布施、欲聽法布施、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病苦極，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病苦極，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欲見比丘聽法、欲見比丘布施、欲聽法布施、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病苦，大德來，教我隨病食。』有如是事聽去七夜，教我隨病藥聽去七夜、教我具滿看病人聽去七夜，為隨病食隨病藥、為隨病食具滿看病人、為隨病藥具滿看病人、為隨病食隨病藥具滿看病人，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若此間將我到彼間如法，若彼間將我到此間如

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愁思欲捨戒，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愁思欲捨戒，大德來，為我說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有惡邪起，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有惡邪起，大德來，為我除惡邪。』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心疑悔，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心疑悔，大德來，為我如法除。』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滿十歲在夫家、若滿十八歲童女，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滿十歲在夫家、滿十八歲童女，大德來，為我受學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沙彌尼為多識多知諸大經，名《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若未學欲學、若先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我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問誦。』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為沙彌尼，沙彌亦如是。餘隨所應。

「云何為式叉摩尼故應去？如式叉摩尼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若為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若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我。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欲見比丘聽法、欲見比丘布施、為聽法布施、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為欲見比丘聽法、為聽法布施、為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教我隨病食。』有如是事聽去七夜，教我隨病藥聽去七夜、教我具滿看病人聽去七夜，為隨病食隨病藥、為隨病食具滿看病人、為隨病藥具滿看病人、為隨病食隨病藥具滿看病人，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若此間將我到彼間如法，若彼間將我到此間如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愁思欲捨戒，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愁思欲捨戒。大德來，為我說法。』有如是事

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有惡邪起，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惡邪起。大德來，為我除惡邪。』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心疑悔，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心疑悔。大德來，為我除。』有如是事聽去七夜。若式叉摩尼犯後二戒，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犯後二戒。大德來，為我更受戒。』有如是事聽去七夜。若式叉摩尼已嫁滿十二歲、二十歲童女，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已嫁滿十二歲、滿二十歲童女，大德來，與我受具足戒。』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式叉摩尼為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我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誦問義。』有如是事聽去七夜。

「云何為與學沙彌尼故應去？如與學沙彌尼，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僧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若為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若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為一出家尼故，作房舍、溫堂、涼堂、合霤堂、重閣、一重舍、平覆舍，大德來作入舍供養。』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若王捉、若賊、若怨、若怨黨、若怨黨之黨捉捕治。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為欲見比丘聽法、為欲見比丘布施、為欲聽法布施、為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我病苦。大德來，欲見比丘。』有如是事聽去七夜。為欲聽法聽去七夜、為欲布施聽去七夜，為欲見比丘聽法、為欲見比丘布施、為欲聽法布施、為欲見比丘聽法布施，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教我隨病食。』有如是事聽去七夜。教我隨病藥聽去七夜、教我具滿看病人聽去七夜，教我隨病食隨病藥、教我隨病食具滿看病人、教我隨病藥具滿看病人、教我隨病食隨病藥具滿看病人，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病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病苦。大德來，若此間將我到彼間如法，若彼間將我到此間如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愁思欲捨戒，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愁思欲捨戒。大德來，為我說法。』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有

惡邪起，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有惡邪起。大德來，為我除惡邪。』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心疑悔，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心疑悔。大德來，為我如法除疑悔。』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欲作治羯磨、若苦切羯磨、若依止羯磨、若驅出羯磨、若下意羯磨，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欲為我作治羯磨、若苦切羯磨、若依止羯磨、若驅出羯磨、若下意羯磨。大德來，如法助我。』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作治羯磨竟、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竟，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與我作治羯磨竟、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竟。大德來，令輕作莫令重作。』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欲作憶念比尼、不癡比尼，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欲為我作憶念比尼、不癡比尼。大德來當，令與我憶念比尼、不癡比尼。』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欲與作實覓羯磨，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欲為我作實覓羯磨，大德來如法助我。』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與作實覓羯磨竟，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為我作實覓羯磨竟。大德來，令輕作莫令重作。』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僧欲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僧欲為我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大德來，我不見教見、不作教作、不除教除。』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犯僧伽婆尸沙，若應與摩那埵、若應與本日治、若應與出罪羯磨，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犯僧伽婆尸沙，僧欲與我摩那埵、本日治、若出罪。大德來，當令與我若摩那埵、若本日治、若出罪。』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二部波羅提木叉分別，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我二部波羅提木叉分別，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誦問義。』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與學沙彌尼為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遣使詣比丘所白言：『大德！是多識多知諸大經，《波羅紗提伽》乃至《薩耆陀舍修妬路》。我若未學欲學、若學忘欲誦。大德來，教我受學誦問義。』有如是事聽去七夜。如為與學沙彌尼應去，與學沙彌亦如是。除隨其所應，如為比丘應去，為比丘尼亦如是。如他事應去，自事應去亦如是。遣使應去、不遣使應去亦如是。比丘、比丘尼，若為自身、若為他，遣使、若不遣使應去。聽一七夜，不聽二七夜。

「有病比丘夏安居，若不得隨病食，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病比丘夏安居，若不得隨病藥，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病比丘夏安居，若不得具滿看病人，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病比丘夏安居，不得隨病食隨病藥、若不得隨病食具滿看病人、若不得隨病藥具滿看病人、若不得隨病食隨病藥具滿看病人，有如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是中女人不如法語：『大德！我與汝女若姊妹，汝為我作女夫、作姊妹婿。』比丘如是思惟：『是中女人不如法語言：「大德！我與汝女若姊妹，汝為我作女夫、姊妹婿。」若我是處住，或失命、若失梵行。』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是中男子不如法語：『大德！我與汝女若姊妹，汝作女婿、作姊妹夫。』比丘如是思惟：『是中男子不如法語：「大德！我與汝女若姊妹，汝作女婿、姊妹夫。」我若是處住，若失命、若失梵行。』有如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不正思惟，取相思惟，女人若來、若去、若立、若坐、若笑、若語、若啼、若歌、若作妓、若舞、若赤裸、若多少著衣、若嚴飾、若不嚴飾。比丘如是思惟：『我是處住，不正思惟、取相思惟，女人若去來坐立、語笑若啼、歌舞作妓、赤裸、若多少著衣、若嚴飾若不嚴飾。若我是處住，或失命、或失梵行。』有如是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見伏藏大價珍寶，比丘如是思惟：『我是中見伏藏大價珍寶，若是處住，或失命、或失梵行。』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若父母來，兄弟、姊妹、兒女、本第二來。比丘如是思惟：『我是中若父母來，兄弟、兒女、姊妹、本第二來。我若是處住，或失命、或失梵行。』有是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見破僧作二部，比丘如是思惟：『是中破僧作二部，我若是中住，或生惡心、或作惡口，是我長夜有折減墮惡道。』有是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見僧勤欲破僧，比丘如是思惟：『是中住處，僧欲勤破僧，我若是中住，或生惡心、或作惡口，我長夜有折減墮惡道。』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見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見一出家尼勤欲破僧，比丘如是思惟：『是中出家尼勤欲破僧，我若是中住，或生惡心、或作惡口，我長夜有折減墮惡道。』有是事難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若聞彼住處有勤欲破僧方便合會，比丘如是思惟：『彼間住處有勤欲破僧方便合會，我能如是軟語約勅令彼心息，還使一心和合。』有是事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若聞彼間住處有僧勤欲破僧，比丘如是思惟：『彼間住處有僧勤欲破僧，我能如是軟語約勅令彼心息，能令不勤破僧，還一心和合。』有是事故出去，無罪。

「若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若一出家尼勤欲破僧，比丘如是思惟：『彼間有一出家尼勤欲破僧，我能如是軟語約勅令和合，不勤破僧，還一心和合。』為是事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聞彼間住處有勤欲破僧方便合會，比丘如是思惟：『彼間住處有欲破僧方便合會，我不能如是約勅如是軟語令彼心息還一心和合。我彼中有親，是親力能軟語約勅，令彼破僧方便合會事息，還一心和合。』為是事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聞彼間僧欲勤破僧方便合會，比丘如是思惟：『彼間僧勤欲破僧，我力不能軟語約勅令彼心息還一心和合。我彼中有親，親力能軟語約勅，令彼破僧方便合會心息，還一心和合。』為是事故出去，無罪。

「如是多比丘、二一；多比丘尼、二一；多式叉摩尼、二一；多沙彌、二一；多沙彌尼、二一；多出家、二一；多出家尼、二一；如一出家尼勤欲破僧方便合會，比丘如是思惟：『彼間有出家尼勤欲破僧方便合會，我力不能軟語約勅令彼心息，還一心和合。我彼中有親，親力能軟語約勅，令彼破僧方便合會心息，還一心和合。』為是事故出去，無罪。

「有比丘夏安居，時八難若一一難起，有如是事難故出去，無罪。」廣說如自恣中。

比丘發心欲彼處前三月夏安居，此間有急事起。若至彼不得已應還，是比丘作是念：「我此間事未訖，而至彼間者，必當還此間。」事訖然後往彼住處，是比丘不應彼間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

比丘發心欲彼處夏安居，是二住處一布施別布薩，是比丘如是思惟：「我若是中作布薩，得此處衣分。若彼間住處布薩，亦得此處衣分。」是比丘不安居處作布薩，後還至安居處，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比丘欲往彼處住，往彼處住竟，不作布薩出界去，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

比丘欲往彼住處，往彼住處竟。作布薩竟，不受床臥具出界去，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比丘欲往彼住處，往彼住處竟、作布薩受床臥具竟，無因緣出界去，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比丘欲往彼住處，往彼住處竟、作布薩受床臥具竟，不受七夜出界去，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

比丘欲往彼住處，往彼住處竟、作布薩受床臥具竟，受七夜出界去，界外盡七夜而還，是比丘不應彼住處前三月，自違言得罪。比丘欲往彼住處，往彼處竟、作布薩受床臥具竟，受七夜出界去，不盡七夜而還。是比丘應彼住處前三月，不自違言無罪。後三月亦應如是廣說。第七日當自恣受宿出界不犯。若六夜、若五夜、若四夜、若三夜、若二夜、若一夜受宿出界外無罪。(七法中安居法第四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四

十誦律卷第二十五(第四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皮革法第五

佛在舍衛城。爾時阿濕摩伽阿槃提國，有聚落名王薩婆。中有大富居士，財寶豐盈種種具足，唯少一事，無有兒息。從諸神祇：池神、家神、交道大神、滿賢大神、高賢大神、大自在天神、那羅延神、韋紐天神下至鉢婆羅神，為有子故求請乞索而不能得。有子時到，居士婦乃覺有娠，利根女人有四不共智。何等四？一知男愛、二知男不愛、三知妊娠時、四知所從得。婦自知有娠，語居士言：「我已有娠。」居士聞之，心歡喜踊躍，或當生男，好加供給洗浴淨潔，以香塗身隨時將息，令身安隱。若有所至，多人衛從莫令憂惱。九月已過孕身生男，耳有金環，是兒端正見者歡喜。居士聞之，心喜踊躍，集諸知相婆羅門相之，問言：「是兒德力何如？」諸婆羅門言：「居士！是兒實有福德威力。」居士言：「當為作字？」是時國法作二種字，若隨宿、若隨吉，諸人言：「居士！是兒何時生？」答言：「某日生。」是諸婆羅門算知，語言：「是兒沙門宿日生，即名沙門。」居士復集婆羅門及諸居士善知金寶相者，以兒耳示之：「是兒耳環價直幾許？」諸人言：「居士！是兒耳環，非世所作不易平價，意想平之，可直純金一億。」兒字沙門，耳環直一億，眾人即字為沙門億耳，眾人當識。是居士令五種養母養視。何等五？一者治身母、二者除垢母、三者乳母、四者吉母、五者戲笑母。云何治身母？為是兒治頭手足耳鼻諸指，是名治身母。云何除垢母？時時為兒洗浴浣濯，是名除垢母。云何乳母？時時飲食乳養，是名乳母。云何吉母？是兒行時執孔雀拂，持三股叉侍衛擁護，是名吉母。云何戲笑母？為兒作機關木人、象馬車乘、弓箭種種戲具，隨時娛樂之，是名戲笑母。是兒福德威力，而疾長大，便教書數算印，善知諸物價相貴賤。是王薩薄聚落，是四方商客所聚集處，時四方商客來詣聚落，問言：「是中阿誰善好有德、可寄可信、示我利害？」諸人示沙門億耳，善好有德、可寄可信、善別利害，是諸商客即詣沙門億耳託為主人。沙門億耳問諸商客：「從何處來？」答言：「從某方某國來。」即問：「彼方國中有何好惡？」商客具答好惡之事。是時復有諸商客海中來者，至王薩薄聚落，問言：「是中阿誰善好有德、可寄可信、示我利害？」諸人示沙門億耳，善好有德、可寄可信、善別利害，是諸商客即託為主人。沙門億耳問諸商客：「從何處來？」答言：「大海中

來。」問：「大海中有何好惡？」商客具答海中諸事：「大海中有波怖、龜怖、提迷魚怖、提迷耆羅魚怖、失收摩羅魚怖、迴波怖、水覆山怖、黑風怖、惡龍處怖、惡羅剎怖。億耳！百千人去，時一得還。若得來還，種種珍寶布施作福，七世不盡何況己身？」是諸商客，見是沙門億耳有大威力，如是思惟：「若作薩薄共多人入海，必安隱來出。」諸人言：「沙門億耳！汝何以不入大海？」答言：「我入大海作何等？是中多諸恐怖，百千人去，時一得還。」是諸商客激厲言：「何等人仰他活命，乃至婬女仰他活命？若人求作布施福德，是事善好。」諸商客如是激厲，沙門億耳信受欲去，到父母所辭欲入海。時父母說諸怖事，欲令變悔以制留之：「人為財故入大海，我家中多諸寶物，汝用布施作福，七世不盡，何為入海？」時不隨父母語，父母語諸貴人：「佐我留億耳。」時諸大官、長者、居士、億財主、大富薩薄，如是貴人留之不隨。父母知其意正，則聽令去。於是乘象振鈴，遍告聚落令言：「沙門億耳欲入大海，我作薩薄誰欲共去？」是人福德，五百商人皆悉樂從。彼國土法，作薩薄者，要出二十萬金錢，十萬辦舡、十萬辦資糧。莊嚴竟已，下舡著水中，以七枚繩繫，日日唱言：「誰能捨父母、兄弟、姊妹、妻子、閻浮提種種樂，及捨樂壽。誰欲得金銀、摩尼、琉璃，種種寶物七世隨用布施作福者，共入大海？」如是日日唱，日斷一繩，如是斷六繩，殘第七繩待伊勒風(晉言「好隨風」)。既得伊勒風，斷第七繩，舡疾勝箭，是薩薄福德威力。是舡疾到寶渚，勅語諸商客言：「取諸寶物載使滿舡，莫令大重。」取寶物竟得伊勒風，是時舡去疾勝于箭，還閻浮提。向王薩薄聚落，有二道：水道、陸道。沙門億耳語諸商人：「何道去？」諸人言：「陸道去。」時有空澤，是中夜住，語諸商人：「我曾 聞賊來劫諸商客，若前殺薩薄，則諸商客無所成辦。若不殺薩薄，則以錢物力、若自身力、若以他力，必能得賊。我當餘處宿去，時當喚我。」諸人言：「爾。」億耳驅驢別處宿，是諸商客夜半發去，人人相覺，竟不喚億耳。後夜大風雨墮，億耳覺喚諸商客，商客無人應者，億耳如是思惟：「奈何諸人棄我去耶？」即逐去。是道多沙土，風雨流漫路無遺跡，仰驢嗅跡而前。

億耳飢極前行，見有一城嚴好淨潔，如是思惟：「念想得食立於城門。」隨念失聲唱言：「食！食！」時無數百千萬餓鬼來出，皆言：「何等食？阿誰與？」億耳言：「無食，我行飢極念想得食，因出此言。我無食也，如是思惟：『我當城邊得食。』是故唱言食耳。」諸餓鬼言：「此是餓鬼城，我百千萬歲今日乃聞唱食聲。我等以不布施慳心多故，墮餓鬼中。汝欲那去？」億耳言：「欲至王薩薄聚落。」鬼言：「從是道去。」

於是前行，復見一城，如是復念：「前城不得食，今或能得水。」即到門立唱言：「水！水！」時無數百千餓鬼來出，皆言：「何等水？阿誰與？」億耳言：「無水，我渴極念想得水，因出是聲。我無水也，如是思惟：『我當城邊得水。』是故唱言水耳。」餓鬼言：「此是餓鬼城，百千萬歲今日乃聞水聲。我等以不布施慳心多故，墮餓鬼中。汝欲那去？」億耳言：「欲至王薩薄聚落。」鬼言：「從是道去。」

前行不久，復見樹，名婆羅，夜於下宿，搖樹落葉，細者自食、麁者與驢。如是日暮至夜，是中即有床出，男出女出，顏貌端正著天寶冠，共相娛樂。沙門億耳作是思惟：「我不應爾看他私事。」時夜過晝來，即時床滅女滅，有群狗來噉，是男子肉盡骨在。億耳念言：「我悔不問是人，先作何行今得此報，夜善晝惡？我當住待問之。」至夜更有好床，男出女出顏貌端正，著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即往問男：「汝作何行今得是報，夜善晝惡？」男言：「汝何用問為？」億耳言：「意欲知之。」男言：「汝識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王薩薄聚落不？」億耳言：「識。」男言：「我是某甲屠兒，有長老迦旃延，常出入我家，我常供給飲食衣被湯藥。億耳！彼常語我言：『莫作惡行，後得大苦。』我時答言：『先世以來以此為業，今若不作那得自活？』時迦旃延復語我言：『汝作此惡，晝多夜多？』我言：『晝多。』即語我言：『汝夜受五戒可獲微善。』我即從受，今得此報，夜善晝惡皆由作行，悔恨何益？」男問億耳：「汝欲那去？」答言：「至王薩薄聚落。」男言：「從是道去。」億耳便去。

前行不久復見一樹，名波羅，住下止宿，搖樹落葉，細者自食、麁者與驢。時夜過晝來，是處復有床出，男出女出顏貌端正，著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即念：「我不應住此觀他私事。」如是至暮床滅女滅，百足蟲出噉是男子，肉盡骨在。億耳念言：「我悔不問：『汝作何行今得此報，晝善夜惡？』當住待問。」夜過晝來復有床出，男出女出顏貌端正，著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往問男子：「汝作何行今獲此報，晝善夜惡？」男言：「汝何用問為？」億耳言：「意欲知之。」男言：「汝識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王薩薄聚落不？」答言：「識。」「是中某甲男子婬犯他婦，有長老迦旃延出入我家，我家常供給飲食衣被湯藥。億耳！爾時彼教我言：『莫作惡行，後得苦報。』我答言：『不能自抑，當可如何？』復語我言：『汝於此事何時偏多？』我言：『夜多。』時迦旃延即語我言：『受晝五戒可獲微善。』我用其言，受晝五戒，故獲斯報，晝善夜惡。悔恨先行無所復益。」男問億耳：「汝欲那去？」答言：「欲至王薩薄聚落。」男言：「從是道去。」

前行復見林樹池水清淨，億耳於中洗浴飲驢。是池邊有堂，眾寶莊嚴，億耳仰視見堂，即作是念：「我飢渴欲死，當何所在？」即便上堂，誦佛經偈：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寶，　涅槃第一樂。」

上堂見女人坐象牙床，床脚繫二餓鬼，是女識億耳字，問訊沙門億耳：「道路不極、不渴、不飢耶？」億耳自念：「是女人生不見我，乃識我字，何以得爾？」女即喚億耳坐，共相問訊，語女言：「貴女！乞我食。」女言：「相與。汝但莫與是二餓鬼。」億耳言：「貴女！今我飢急何能與鬼？」女即與水洗手與食，是女欲令億耳知此因緣故，小出堂外。時二餓鬼伸手語沙門億耳：「乞我一口、乞我半口，我腹中飢如火燒。」沙門億耳，先好布施憐愍眾生，作是思惟：「我飢急辛苦，是餓鬼那得不苦！」各各與一口，是二餓鬼著食口中，是食變成膿血，少多咽還吐出，滿堂臭惡。女人還入見，臭處滿堂。女言：「我語汝莫與，何以與之？」億耳言：「姊妹！我不知是事故與。」女即除吐掃灑燒香，還坐本處。億耳語：「姊妹！更與我食。」女言：「我不惜食，設與汝者恐更與鬼，是事不可。」億耳言：「姊妹！我先不知故與，今不復爾。」是女即以水洗手與億耳食。是時更有一女來語：「貴女！與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語已，即有三錡鑊爨火湯沸，是女脫衣著一面入鑊中，皮肉爛盡唯有骨鎖，冷風來吹，即得出鑊還活，著衣噉其爛肉，噉已而去。億耳故食，更有女來言：「貴女！與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語竟，女變成羖羊噉草。沙門億耳如是思惟：「自疑我或人中死生此餓鬼國耶？」即語貴女：「是何等事？」女言：「何用問為？」億耳言：「意欲得知。」女言：「汝識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王薩薄聚落不？」億耳言：「識。」「是一鬼繫我頭邊床脚者，是我夫某甲居士。繫我脚邊床脚者，是我兒。有長老迦旃延出入我舍，受我衣服湯藥供養。是二人瞋我言：『我作財辛苦，而持與他，汝空自疲勞，後世當得膿血之報。』以是慳貪不憙布施墮餓鬼中，是惡口業報故，與食變為膿血。」億耳言：「是女何以自噉肉？」女言：「是女我兒婦，以物與舉，或自噉若與人。我問時如是言：『我不噉不與他，若自噉、若與他者，我當自噉肉。』是故今自噉肉。」「是第二女復作何等，變作羖羊噉草？」貴女言：「是我婢，我使舂磨，或自噉、或與他。若問時言：『我不自噉、不與他，若自噉、若與他者，我後世當作羊噉草。』以是因緣今作羊噉草。」億耳言：「汝作何

行？」女言：「我有少罪，我是中不久住，我此間死，當生四天王天中。汝能少為我不？」億耳言：「何等事？」女言：「王薩薄聚落中我有女，未知修善，汝還至彼，為我語是女某甲：『我見汝父母兄兄婦婢，唯汝母獨受福，餘者受罪。汝母因我語汝，莫作惡事，後世多受苦報。汝若不信汝母言，是處有藏，大有錢財，取為我作福供養僧，亦供養長老迦旃延，殘餘可以自活。』」作是語已問億耳言：「汝欲去耶？」答言：「欲去。」女言：「汝瞑眼。」即如其言便瞑眼，須臾之頃，便於王薩薄聚落不遠置之。

是諸商客先到聚落者，諸人問之：「何以不見沙門億耳。」諸商客言：「大海中失。」是時聚落諸人聞其失億耳，舉邑啼哭如喪父母。億耳問之：「何以如此？」諸人言：「沙門億耳大海中失，以其失故啼哭相吊。」億耳即作是念：「我死消息聞是聚落如是憂憒，若今見我必復擾動，何須復歸？彼貴女囑我語其女，當為至彼。」億耳漸到女舍，共相問訊，語其女言：「某甲知不？我見汝父母、兄、兄婦、婢盡在餓鬼中。唯汝母獨受福，餘者受苦。汝母語汝：『莫作惡事，後受苦報。』」女言：「咄！男子，汝癡人、汝狂人，我父母布施作福德，死必生天，何以故在餓鬼中？」億耳即語女言：「汝母言：『某處有藏，廣大錢物在中，為我作福，供養僧及長老迦旃延，殘餘自活。』」是女聞已便至藏所，發取大得錢財，得以生信，如其母勅，即以供養眾僧。是沙門億耳，先世供養佛種善根利根近見諦，以是因緣力，能得今世無漏智。是人為善根力所追，便自思惟：「愁憂我用歸家為？當往大迦旃延所。」即往到已，頭面禮竟一面坐。沙門億耳心厭本事怖畏世間，長老迦旃延隨順其意而為說法，即於座上得諸法清淨無垢法眼，是人見法得法知法淨法，度疑悔不信他、不隨他，立道果中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禮長老迦旃延足白言：「大德！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作優婆塞。憶念我，從今盡壽不殺生，心信清淨。大德！我欲善勝法中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欲善勝法中行道。」迦旃延言：「沙門億耳，父母聽汝出家不？」答言：「大德！我父母未聽。」迦旃延言：「我曹法，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具足戒。」億耳言：「大德！我自求是事，若父母聽，當來出家受具足戒。」迦旃延言：「汝宜知是時。」億耳頭面禮長老迦旃延足即便歸家，見父母禮拜問訊。億耳父母先愁苦故失明，聞億耳從大海中安隱還歸，悲喜淚出眼還得明。億耳住過五六日已，白父母言：「聽我善勝法中出家。」父母言：「億耳！我唯有汝，本至心求願得汝。汝不用我語入大海，得汝死消息，愁憂故眼盲。汝今大海中安隱來還，我大歡喜眼得開視，汝今便為更生。汝受我語，則為供養我曹。我曹壽命

不過幾時，若能畢我等壽不出家者，我死不恨。」億耳答言：「諾。」供養滿十二年，終父母壽，如偈說：

「生者有死，　高者亦墮；　一切皆盡，
無有常者。」

億耳澡浴，到長老迦旃延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大德！我今得正法信，欲佛法中出家修梵行。」長老迦旃延即與億耳出家。是時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少比丘，十眾難得，是沙彌夏安居過自恣竟。長老迦旃延共住弟子近住弟子，諸方來見師問訊，爾時比丘滿十眾，是時與億耳受具足戒。時諸比丘欲遊行東方國，到佛所見佛供養。億耳問諸比丘：「長老那去？」諸人言：「欲至舍衛國見佛世尊親近禮拜。」億耳言：「我亦欲去。」諸人言：「隨意。」億耳言：「小待，我辭和尚。」億耳向長老迦旃延所，頭面禮足一面坐如是言：「大德和尚，我今安居竟，欲遊行東方國土，見佛世尊親近禮拜，願聽我去。」迦旃延言：「欲往隨意，汝當代我頭面禮佛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及餘比丘如是問訊：『長老摩訶迦旃延是我和尚，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中，舊比丘摩摩帝、帝帝陀羅濟度我。』是長老頭面禮佛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及餘比丘亦如法問訊已，從婆伽婆乞請五事：一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少比丘，受具足十眾難得，願佛聽此國少比丘受具足。二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地堅多碎石土塊，願佛聽此國比丘著一重革屣。三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人，憙洗浴以水為淨，願佛聽此國諸比丘常洗浴。四者如東方國土，用如是麻褥覆、毛褥覆、花衣褥覆，願佛聽阿濕摩伽阿槃地國比丘皮褥覆、羊韋、鹿韋、羖羊韋。五者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他不取是衣中間失，我曹當云何？億耳！汝若去東方國土，見佛世尊親近禮拜，代我如是問訊。以此五事具白世尊。」是時億耳，受長老迦旃延語誦利，從坐處起，頭面禮長老摩訶迦旃延竟已，即向自房付臥具，持衣鉢遊行諸國土。

漸漸到舍衛國見佛，頭面禮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問訊：「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爾時佛以是語問億耳：「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是比丘答言：「實忍足、安樂住、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諸佛常法，共客比丘一處宿時，勅侍者為客比丘房舍內敷床臥具。是時佛勅阿難，為客比丘房內敷床臥具。阿難如是思惟：「如佛所勅，為客比丘敷床臥具。佛世尊今日必欲與客比丘同一房舍宿。」即向佛房與客比丘敷床臥具竟，還白言：「大德！與

客比丘敷床臥具竟，佛自知時。」佛從坐起向自房，到坐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億耳向佛房，到已頭面禮佛足，坐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二人夜多坐禪默然。中夜過至後夜，佛語億耳：「汝比丘唄。」億耳發細聲，誦波羅延薩遮陀舍修妬路竟，佛讚言：「善哉比丘！汝善讚法，汝能以阿槃地語聲讚誦，了了清淨盡易解，比丘汝好學好誦。」佛知故問：「汝何以晚入道？」億耳言：「大德！我久知欲患，有緣事不得出家。」即說偈言：

「已見世間過，　見法不樂漏；
聖人不樂惡，　惡人不樂善。
決定見法味，　法味息煩惱；
除熱離眾惡，　服法喜法味。」

億耳如是思惟：「是我時到，當以五事廣問世尊。」於是億耳從坐起，偏袒著衣合掌白佛言：「世尊！長老大迦旃延是我和尚，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舊住摩摩帝、帝帝陀羅濟度我。稽首禮佛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及餘比丘亦如法問訊。以五事廣問世尊。」佛語億耳：「汝且止，須我問時當說。」佛以是因緣會僧，會僧已告億耳：「汝所問便問。」是時億耳白佛言：「大德！長老迦旃延是我和尚，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舊比丘摩摩帝、帝帝陀羅濟度我。是長老頭面禮佛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餘比丘亦如是問訊。五事廣白世尊！何等五？一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比丘少，受具足十眾難得，願佛聽此國少比丘受具足。二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地堅碎石多土塊多，願佛聽此國土比丘著一重革屣。三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人，憙洗浴以水為淨，願佛聽此國土諸比丘常洗浴。四者大德！若東方國土用如是麻褥覆、毛褥覆、華衣褥覆，願佛聽此國土比丘皮作褥覆、羊韋、鹿韋、羖羊韋。五者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他不取，是衣中間失，是中我曹當云何？」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佛語諸比丘：「從今日聽邊國中持律第五受具足戒，是中南方白木聚落，白木聚落外是邊國也。西方有住婆羅門聚落，婆羅門聚落外是邊國。北方優尸羅山，去山不遠有蒲泉薩羅樹，薩羅樹外是邊國。東方有婆羅聚落字伽郎，伽郎外是邊國。東北方有竹河，竹河外是邊國。從今日聽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比丘作一重革屣，若穿破更補兩頭置中央，厚重革屣不應著、毛革屣不應著、聲革屣不應著、纏革屣不應著，一切青革屣、一切黃、一切赤、一切白、一切黑、青皮間、黃皮間、赤皮間、白皮間、黑皮間、青韋繡、黃韋繡、赤韋繡、白韋繡、黑韋繡、師子皮繡、虎皮

繡、豹皮繡、獺皮繡、猫皮繡、兜羅紵屣、毳紵屣、劫貝紵、羖羊毛紵、羖羊毛縷縫屣、羖羊角革屣、廣前革屣、孔雀筋縷縫、孔雀翅雜革屣，一切種種雜色莊嚴縷繡革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從今日聽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常洗浴。如東方麻褥覆、毛褥覆、華褥覆，我今聽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如是皮作褥覆、羊韋、鹿韋、羖羊韋。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衣，他比丘不取，是衣中間失，佛言：『若得衣，彼比丘十日應畜，若過十日犯捨墮。』」

佛婆伽婆在舍婆提國住。六群比丘爾時畜大皮、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狸皮，佛言：「五大皮不應畜，若畜犯突吉羅罪。更有五皮不應畜：象皮、馬皮、狗皮、野干皮、黑鹿皮。若畜，犯突吉羅罪。」

佛在俱睒彌國。是時長老闡那有高好床，佛與阿難詣闡那房。闡那遙見佛來，見已向佛合掌如是語：「大德來入房看。」佛見闡那布高好床，見已語阿難：「是癡人！敷高好床，內爛外流。」佛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日高好床不應畜，若畜犯波逸提罪。」

佛在毘耶離國。時有一惡優婆塞，與跋難陀釋子作弟子，共語恭敬更相愛念。跋難陀釋子晨朝著衣持鉢至其家，惡優婆塞與布坐處，命跋難陀坐，共相問訊。其家有犢子雜色斑駮，見已即生貪心，是好可用作尼師檀。跋難陀語言：「汝犢子雜色斑駮，是可用作尼師檀。」優婆塞言：「汝須耶？」語言：「須。」即殺犢子剝皮持與，便持皮去，犢母鳴吼從後逐之。是時諸比丘，維耶離僧坊門間空地經行，遙見跋難陀來。諸比丘相語：「是跋難陀釋子無羞人，多有見聞疑。惡欲人，牸牛吼隨後來，必作惡事，若欲作、若已作。」漸漸到諸比丘所，問言：「長老！此牛何以從汝後鳴吼？」跋難陀向諸比丘廣說。諸比丘種種因緣訶跋難陀：「何以名比丘，故奪畜生命？汝無慈愍心。」如是種種因緣訶已，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無憐愍心。」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日白衣舍牛皮，不應受不應坐臥。比丘家中燥牛皮，應受不應坐臥。」

佛在舍衛國。六群比丘載女乘，種種不清淨。佛言：「女乘不應載，若載得突吉羅罪。」六群比丘共女載，種種不清淨，佛言：「不應共女載，若共載得突吉羅罪。」六群比丘共女有間載，種種不清淨，佛言：「不應共女有間載，若載得突吉羅罪。」

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親里遣使兩犍牛駕車來迎長老乘車來此間治眼。答言：「佛未聽乘兩犍牛車。」以是事白佛，佛言：「聽載犍牛車，當使餘人御，不得自御。」爾時六群比丘捉牸牛尾渡河，種

種不清淨，佛言：「不應捉牸牛尾渡河，若捉得突吉羅罪。若師子、虎、象、馬、牛，雄者捉尾渡河無罪。」六群比丘捉小女人手渡河，種種不清淨，佛言：「不應捉小女人手渡河，若捉小女人手渡河，得突吉羅罪。」

有諸居士婦，向阿脂羅河洗浴，脫衣岸上入水洗浴，河水卒漲漂去。爾時諸比丘，在河岸邊空地經行，時諸女人語諸比丘：「大德！見救捉我等。」諸比丘言：「姊妹！佛結戒：不應故觸女人身。」諸女人言：「大德慈悲憐愍人，何處沙門釋子中我等今為水漂是非見捉？」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救。」諸比丘如是捉時婬心起還放，諸女言：「大德小時莫放得到彼岸。」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雖婬心起，但捉一處莫放，到岸不應故觸。若更觸得罪。若繡畫女、木女不應故觸，觸得突吉羅罪。」

佛婆伽婆在阿羅毘國。阿羅毘諸比丘著木屐，時時到和尚阿闍梨所受經學經問經，是時精舍內曳屐踉踉作聲。有一摩呵盧比丘，蹈斷長行虫。佛知故問阿難：「何以故精舍內曳屐聲？」阿難言：「世尊！是阿羅毘諸比丘著木屐，時時到和尚阿闍梨所受經學經問經，是故曳屐作聲。」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畜木屐？」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不得著木屐、多羅奢屐、竹屐、竹葉屐、文若屐、婆毘屐，若畜犯突吉羅罪。」

長老跋提，從高貴中出家，是人本白衣時，著欽婆羅屐，如本法畜欽婆羅屐。諸居士譏嫌訶責：「沙門釋子自稱善好有德，著欽婆羅屐，如王如大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著欽婆羅屐？」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日欽婆羅屐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王舍城瞻蔔國，中有長者子，字沙門二十億。是人棄二十億金、捨瞻蔔城五百聚落，阿尼目佉出家，徒跣空地經行，足下血出遍流經行地，經行此頭彼頭烏啄血，佛與阿難到是處見是事。佛知故問阿難：「誰是處經行地血流漫？」阿難答言：「世尊！是瞻蔔國中長者子，字沙門二十億，棄二十億金、捨瞻蔔城五百聚落，阿尼目佉出家。徒跣經行，足下血流遍經行地，經行此頭彼頭烏啄血。」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沙門！汝能著一重經行革屣不？」答言：「不能。」佛言：「何以不能？」答言：「世尊！我儻有同守戒，諸比丘當言：『瞻蔔國中長者子，字沙門二十億，棄二十億

金、捨瞻蔔城五百聚落，阿尼目佉出家，而染著一重革屣。』若佛聽一切比丘著，我當著。」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著一重經行革屣，若破補兩頭置中央，厚重革屣不應著、毛革屣不應著、聲革屣不應著、纏革屣不應著、一切青一切黃、一切赤、一切白、一切黑革屣不應著。青皮間、黃皮間、赤皮間、白皮間、黑皮間、青皮繡、黃皮繡、赤皮繡、白皮繡、黑皮繡、師子皮繡、虎皮繡、豹皮繡、獺皮繡、猫皮繡、兜羅紵屣、毳紵屣、劫貝紵屣、羖羊毛紵屣、羖羊毛縷縫屣、羖羊角屣、廣前屣、孔雀筋縫屣、孔雀翅縫屣，一切雜色革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東園摩伽羅母堂上，晡時從禪起下堂，在露地經行。是時諸比丘著革屣隨佛經行，佛顧視，見諸比丘著革屣隨佛經行，語諸比丘：「有外道出家師，弟子尊重恭敬師故，不著革屣從師經行，何況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汝曹著革屣隨佛經行。」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佛前不得著革屣。和尚、阿闍梨一切上座前、佛塔中、得道塔中、溫室講堂、食厨門間禪窟、大小便處、洗大小便處、洗浴處、一切多眾行處，不應著革屣。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長老畢陵伽婆蹉病眼痛，徒跣入聚落，蹴石傷脚增益眼痛，以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畢陵伽婆蹉：「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著一重革屣入聚落，厚重革屣不應著、毛革屣不應著，乃至種種雜色縷縫革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露地洗脚，以脚指行、脚跟行、或登樹葉行、若石上跳行，入戶床上坐；或時用草、若衣、若弊納拭脚。住處諸草、若衣、弊納，狼藉在地，臥具垢臭。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請，從坐起頭面禮足繞佛而去，到自舍具多美飲食、氣味香潔辦具竟，敷坐處遣人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至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分。諸佛常法，如是遊觀看諸比丘房，持戶鉤處處大房、別房遍諸房看。開一房見草及衣、弊納狼藉在地，臥具垢臭。佛入房安徐舉被褥出床榻，棄地草及衣、弊納，掃房中塗地竟。還內被褥床榻，閉戶下檀，向自房到坐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時中間，居士見僧坐已，自行澡水，自手與種種多美飲食氣味香潔。僧自恣飽滿已，持獨坐床是中坐欲聞法。上座說法已次第而去，還到精舍頭面禮佛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比丘食還，歡喜軟語如是問：「諸比丘美食飽滿不？」爾時諸比丘還，佛以如是語問：「諸比丘美食飽滿不？」

答言：「飽滿。」佛言：「我今日持戶鉤處處大房別房遍諸房看。開一房戶，見草及衣、弊納狼藉在地，臥具垢臭。是事不是。汝曹云何不愛護僧臥具？諸居士婆羅門血肉乾竭、布施作福，諸比丘是中應少受善愛護。」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一重洗脚革屣，若穿更補兩頭置中央。厚重革屣不應著，乃至種種雜色縷縫革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失一重洗脚革屣，比丘到居士所乞言：「我失一重洗脚革屣，汝與我。」居士約勅皮師：「汝與是比丘作一重革屣，我與汝價。」是皮師以厚重革屣貴直二、三錢，不肯與作一重革屣。比丘到皮師所索，皮師不與作。比丘不得，還從居士求言：「居士！是皮師竟不與我作一重革屣。」居士言：「大德！我已約勅，不肯與我當云何？汝能著厚重革屣不？」比丘如是思惟：「我當壞厚重革屣作一重革屣著。」是比丘持縷錐往祇桓門間，欲壞厚重革屣作一重革屣。佛食後彷徉經行，往到是處，見是比丘門下坐。佛知故問比丘：「汝作何等？」答言：「世尊！我失一重洗脚革屣，我從居士乞。居士約勅皮師令作言：『與是比丘作一重洗脚革屣，我與汝價。』是皮師以厚重革屣貴直二、三錢故，不肯與我作一重革屣。我到皮師所重索，皮師故不與我。我不得已還從居士乞，語言：『居士！是皮師竟不與我一重革屣。』居士言：『我已約勅，不肯與汝，我當云何？』便語我言：『汝能著厚重革屣不？』我如是思惟：『當壞作一重洗脚革屣。』」佛語比丘：「莫壞厚重革屣。何以故？不堅牢故。從今聽作破染著淨。若有人施厚重革屣，還令主著行，下至二、三步，如是得畜。」

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以佛聽著破染著淨革屣故，求種種雜色革屣畜。有時六群比丘，到諸釋子邊乞革屣。若主不與，一比丘高舉、一比丘脫取。以是事故，釋子恒不敢出，恐六群比丘脫我革屣故。諸居士譏嫌訶責：「沙門釋子自稱善好有德，著種種雜色莊嚴革屣，如王、如大臣。」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著種種雜色莊嚴革屣？」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若有一重革屣，若有破染著淨厚重革屣聽畜，一切雜色莊嚴革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自恣竟夏末月，與大比丘眾遊行諸國。有一比丘，手捉革屣跛行。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比丘！何以手捉革屣跛行？」答言：「世尊！我革屣內鼻堅，足指間破，痛故跛行。」佛言：「應用軟物作。」(七法中皮革法第五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五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第四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醫藥法第六

佛在王舍城，秋時諸比丘冷熱發癖癊患動，食不能飽羸瘦少色力。佛見諸比丘羸瘦少色力，佛知故問阿難：「諸比丘何以羸瘦少色力？」阿難白佛言：「世尊！諸比丘秋時冷熱發、癖癊患動食不能飽，是故羸瘦少色力。」爾時世尊作是念：「當以何藥與服令差色力還復？若食麨飯、麨糒不能益身，當聽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佛以是因緣故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諸病比丘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爾時諸比丘中前服，過中不服，猶故羸瘦少色力。佛見已復問阿難：「諸比丘何以故羸瘦？」答言：「世尊！世尊雖聽病比丘服四種含消藥，諸比丘中前服，過中不服，是以猶故羸瘦。」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四種含消藥中前、中後自恣服。」

佛在舍衛國。是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目痛，藥師語言：「以羅散禪塗眼。」答言：「佛未聽我等以羅散禪塗眼。」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以羅散禪塗眼。」是長老以羅散禪盛著鉢中半鉢鍵鎡小鍵鎡，絡囊懸象牙杙上。取藥時流污壁及臥具，房舍中臭穢，佛言：「應用函盛。」雖盛不覆，土塵墮中，用時增益眼痛，佛言：「應作蓋蓋。」直動脫，佛言：「子口合作。」是時諸比丘，用鳥翮、雞翮、孔雀尾著眼藥，眼痛更增，佛言：「用匕。」長老優波離問佛：「應用何等物作匕？」佛言：「若鐵、若銅、若貝、若象牙、若角、若木、若瓦。」

佛在毘耶離國住，是地鹹濕，諸比丘病疥、膿血流污安陀會如水漬。佛知故問，問諸比丘：「何以污安陀會如水漬？」諸比丘言：「世尊！我曹病疥，膿血流出污安陀會。」佛言：「從今日聽諸病疥比丘用苦藥塗。」長老優波離問佛：「何等苦藥？」佛言：「拘賴闍樹、拘波羅樹、拘真利他樹、師羅樹、波伽羅樹、波尼無祇倫陀樹。」諸比丘不曉擣磨，佛言：「聽石磨。」石磨藥墮地，佛言：「聽石臼杵擣。」諸比丘手壞，佛言：「聽作木杵。」作木杵不曉作，捉處手上下脫，佛言：「中央令細。」所擣藥麁，佛言：「應篩令細，以油塗瘡，以藥坌上。」

佛在舍衛國。長老施越狂病，受他語：「噉生肉、飲血狂病當差。」施越語諸比丘：「我狂受他語噉生肉飲血，我今當云何？」

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施越：「汝實狂受他語噉生肉飲血，語諸比丘：『我今當云何？』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日若有如是病，聽噉生肉、飲血，應屏處噉，莫令人見。」

佛在舍衛國，共大眾夏安居。是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王舍城夏安居。是長老多知多識，多得酥、油、蜜、石蜜，盛著大小鉢、大小鍵鎡中，絡結懸象牙杙上，取時流出污壁臥具房舍臭穢。有諸比丘共行弟子近住弟子，取酥、油、蜜、石蜜，舉殘惡捉不受、內宿合置一器中噉。諸佛常法，兩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諸方國比丘來詣佛所，聽佛說法夏安居樂，是初大會。夏末月安居竟，過三月作衣畢，持衣鉢漸漸遊行，來詣佛所：「我久不見佛，久不見修伽陀。」是第二大會。諸比丘王舍城安居訖，過三月作衣竟，與衣鉢俱漸漸遊行，來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如是問：「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今佛亦如是。佛問客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忍足、安樂住、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我憐愍諸病比丘，聽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而舉殘惡捉，不從淨人受內宿。」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病比丘聽服四種含消藥，一受已七日自恣服，若過七日，犯尼薩耆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長老疑離越見作石蜜若麵、若細糠、若焦土、若炭煤合煎，見已語諸比丘：「諸長老！是石蜜若麵、若細糠、若焦土、若炭煤合煎，不應過中噉。」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疑離越：「汝實見作石蜜若麵、若細糠、若焦土、若炭煤合煎，語諸比丘：『不應過中噉。』不？」答曰：「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作石蜜若麵、若細糠、若焦土、若炭煤合煎。若中前應噉，過中不得噉。」

佛在舍衛國。時長老舍利弗病風冷，藥師言：「應服蘇提羅漿。」舍利弗言：「佛未聽我服蘇提羅漿。」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服蘇提羅漿。」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等物作蘇提羅漿？」佛言：「以大麥去麩皮，不破少煮，著一器中湯浸令酢。晝受晝服、夜受夜服，不應過時分服。」

佛故在舍衛國。時長老舍利弗熱血病，藥師言：「應服首盧漿。」舍利弗言：「佛未聽我服首盧漿。」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聽服首盧漿。」長老優波離問佛：「何等物作首盧漿？」佛言：

「蘗若磨、若擣合油，等分以水和之令酢，時應服、非時不應服。」

佛在波羅奈國，與大眾共夏安居。是中有優婆夷，字摩訶斯那，大富饒，錢穀田宅寶物豐足，種種福德成就，信佛法僧見諦得道，請佛及僧夏四月供給病人飲食、湯藥自恣所須。有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語諸看病人言：「汝去到摩訶斯那優婆夷所，作如是語：『有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看病人即往摩訶斯那優婆夷所，語言：「有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優婆夷即持物與婢，使買肉與看病人。婢持物遍波羅奈城中求肉不能得，王波摩達斷殺故。還語大家言：「王斷殺，我遍求不能得。」優婆夷思惟：「何以辛苦如是？我請佛及僧夏四月自恣所須，一比丘病服下藥須肉不能得。若不得肉，或當增病。」如是思惟已，捉利刀入室，自割髀肉持與婢：「汝好熟煮與比丘。」婢煮竟與看病人，看病人持去，以水洗病比丘手，持肉與病比丘。病比丘不知是何肉便食，病從是得差。摩訶斯那優婆夷極患瘡痛，不能出入坐起。其夫有小因緣事不在，行還不見其婦，即問：「摩訶斯那優婆夷那去？」家人言：「病苦痛，在一室中臥，不能坐起。」其夫到邊問：「汝有何苦痛？為風熱冷病耶？」優婆夷廣說上事。其夫聞已大瞋：「不忍、不信，何緣爾？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籌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乃使我婦苦痛如是不能坐起。」含瞋詣佛。佛時與大眾圍繞說法，遙見優婆塞來漸近，佛以大慈力感彼瞋恚漸息清淨心生，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便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受我明日請食并比丘僧。」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頭面作禮繞佛而去，通夜辦具多美飲食。辦竟晨朝布座，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著衣持鉢大眾圍繞，往到其家在眾中坐。優婆塞見大眾坐竟，自行澡水。行澡水已，自手與飲食隨意所須。大眾食訖，澡手執鉢，持一小床在佛前坐，聽佛說法。佛知故問優婆塞：「摩訶斯那優婆夷在何處？」答言：「大德！摩訶斯那優婆夷病苦痛，在一室中臥不能行來。」佛言：「優婆塞！汝去語摩訶斯那優婆夷：『佛呼汝。』」優婆塞到優婆夷邊語言：「佛呼汝。」是時優婆夷聞喚歡喜，瘡即差平復。優婆夷言：「汝看我師有如是大神力。汝語我言：『佛呼汝。』是時我身患即差平復。」夫見婦如是蒙佛神力，歡喜心生，俱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知二人信心歡喜，隨意說法。優婆夷得斯陀含道，優婆塞得須陀洹道。佛與二人更說要法，善心即生。示教利喜已，佛從坐起而去。還到精舍，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病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何以名比丘，噉人肉？」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

丘：「從今日不應噉人肉、人脂、人血、人筋。若噉，犯偷蘭遮。噉人骨，無罪。從今小因緣不應索肉，若食時得肉應問：『是何等肉？』若不問，得突吉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得，象大疫死。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噉象肉。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德！我此無飯無麨糒，正有象肉，汝能噉不？」答言：「汝等尚噉，我何以不噉？」即與象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何肉？」答言：「象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佛未聽噉象肉而噉？」訶已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諸比丘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噉象肉？若梵摩達王聞沙門釋子噉象肉心不喜。何以故？象是官物故。」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不應噉象肉、象脂、象血、象筋。若噉，得突吉羅罪。若噉象骨，無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得，馬大疫死。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噉馬肉。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德！此無飯無麨糒，正有馬肉，汝等能噉不？」諸比丘言：「汝等能噉，我何以不噉？」即與馬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是何肉？」答言：「馬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責：「何以名比丘，佛未聽噉馬肉而噉？」訶已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噉馬肉？若梵摩達王聞沙門釋子噉馬肉心不喜。何以故？馬是官物故。」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馬肉不應噉，馬脂、馬血、馬筋、馬骨。若噉，得突吉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是時飢餓乞求難得，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殺狗噉。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諸人言：「大德！此無飯無麨糒，正有狗肉，汝能噉不？」諸比丘言：「汝等能噉，我何以不能噉？」即與狗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是何肉？」答言：「狗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佛未聽噉狗肉而噉？」訶已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噉狗肉？汝等若至貴人邊、若貴人來看汝，若聞沙門釋子噉狗肉，則棄捨汝去，汝如旃陀羅。」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噉狗肉、狗脂、狗血、狗筋、狗骨。若噉，得突吉羅罪。」

佛故在波羅奈國。時世飢餓乞求難得，有諸貧賤人、象子、馬子、牛子客、燒死人人、除糞人，皆殺蛇噉。諸比丘時至到其家乞食，

諸人言：「大德！此無飯無麨無糒，正有蛇肉，汝等能噉不？」諸比丘言：「汝等尚能噉，我何以不能噉？」即與蛇肉。諸比丘持去，餘比丘問：「此是何肉？」答言：「蛇肉。」諸比丘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佛未聽噉蛇肉而噉？」訶已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噉蛇肉？若諸龍聞沙門釋子噉蛇肉心不喜。何以故？蛇龍類故。」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噉蛇肉、蛇脂、蛇血、蛇筋。若噉，得突吉羅罪。若噉蛇骨，無罪。」

佛在舍衛國。佛身中冷氣起，藥師言：「應服三辛粥。」佛告阿難：「辦三辛粥。」阿難受勅，即入舍衛城，乞胡麻、粳米、摩沙豆、小豆，合煮和三辛以粥上佛。佛知故問問阿難：「誰煮此粥？」答言：「我。」佛告阿難：「汝持是粥棄著無草地無虫水中。何以故？若外道梵志見如是事，必作是語：『諸沙門釋子，師在時漏處法出。』」阿難受勅，即持粥棄著無草地無虫水中。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大比丘煮食不應噉。若噉，得突吉羅罪。內宿內煮、內宿外煮、外宿內煮、自煮，不應噉。若噉，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繞佛而去，還家辦種種餚饍多美飲食，敷床坐褥，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僧到其舍，佛自房住迎食分。居士見僧坐訖，自行澡水，手自下食。阿難先食迎佛食分，佛患差未久，飯不大熟。阿難思惟：「世尊若食儻發冷患。」即持薪火，於祇桓門間煮熟。時佛彷徉經行見，知而故問：「阿難！汝作何等？」答言：「飯不大熟，世尊若食恐動先患，我今更煮。」佛言：「善哉，善哉！阿難，是食如是更煮應法。從今食生聽更煮，若生食聽火淨已得煮。云何名火淨？乃至火一觸。」

佛故在舍衛國。有一比丘痔病，藥師名阿帝利瞿妬路，以刀割大行處。時近祇桓門間露現處治，苦痛切身。時佛欲入祇桓，藥師遙見佛來，合掌請佛看是處，佛言：「惡口人中，阿帝利瞿妬路此最第一，乃請如來示如是處。從今不應示語大行處，若示語犯罪。從今大行處不應聽刀治。若治，犯偷蘭遮罪。」

佛故在舍衛國。毘羅然國有婆羅門王，字阿耆達。是王有小因緣事，來到舍衛國，宿一居士舍。問居士言：「是中頗有高德沙門、婆羅門，為大眾師人所宗重者不？若有，我當時時往問訊，我心或得清淨。」居士言：「有沙門瞿曇，釋子出家、信淨除鬚髮著袈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汝若時時能往問訊，汝心或得清淨。」婆羅門言：「沙門瞿曇今在何處？我欲往見。」答言：「今

在祇樹給孤獨園，欲見便往。」即如其言往，見世尊在林樹間，大眾圍繞說上妙法，諸根靜默、容貌端正、如紫金山。既到問訊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合掌白佛：「願受我請夏坐一時并比丘僧。」佛念本行因緣必應受報，以是事故，默然受之。既蒙許可，即起繞佛三匝而去，還歸本國，為佛及僧辦諸供具種種餚饍以俟三月。勑守門人：「我今一夏安樂自娛，外事好醜一不得白。」守門受勑一如其教。佛已安居時到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今往詣毘羅然國。」諸比丘言：「敬如佛教。」佛與五百大眾俱入其國。其國信邪先無精舍，城北有林，號曰勝葉波，其林鬱茂其地平博。世尊大眾止頓其中。此邑狹隘、邊鄙最陋、民窮少信、乞食難得。佛便集僧，集僧已勑諸比丘：「汝等當知，此邑窮隘又多不信，乞食難得。若欲於此安居者住，不者隨意。」眾中是時舍利弗獨往阿牟迦未迦山安居，受天王釋及其后阿須羅女請，夏四月天食供養。時佛與五百少一比丘，於毘羅然國安居。彼國諸居士及婆羅門，以少信心供佛及僧，滿五六日便止，諸比丘乞食極苦難得。

時長老大目犍連白佛：「有樹名閻浮提，閻浮提因以為名，我欲取此樹果供養大眾。有呵梨勒林、阿摩勒林。鬱單曰有自然粳米，忉利天食修陀味，普皆欲取以供大眾。有甘地味，我以一手擎諸眾生，一手反地，令諸比丘自取而噉。願見聽許。」佛言：「汝雖有大神力，諸比丘惡行報熟不可移轉，一皆不聽。」

是國清涼水草豐美，有波羅奈國人，逐水草放馬欲令肥丁，來到此處。馬子信佛心淨，見諸比丘乞食極苦難得，言：「諸長老！汝等辛苦耶？」諸比丘言：「極辛苦。」彼言：「我等知汝極飢餓，我等糧食盡，正有馬麥，汝能噉不？」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食馬麥。」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馬屬看馬人，若是諸牧馬人能以好草鹽水食馬，此麥自在應受。」是馬有五百匹，比丘五百少一。一馬食麥二斗，一比丘給一斗，一斗與馬。中有良 馬給麥四斗，二斗給佛，二斗與良 馬。阿難取佛分并自取分，持入聚落於一女前讚佛言：「姊妹！佛有如是念、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大慈大悲，一切智人，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項有圓光、大梵音聲視無厭足。若不出家，當作轉輪聖王，猶如日出，當有七寶及千子，我與汝等無不屬者。今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未度者度、未解者解、未滅度者滅度，除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有小因緣在此安居，汝能持此麥為佛作乾飯不？」女言：「大德阿難！我家中多務多事不得為作。」傍有一女人，聞佛功德即生敬心，如是人者世所希有，白阿難言：「可持麥來，我為作飯。從今日汝分我亦當作，更有軟善智慧持戒比丘，我亦與作。」女即作

飯持與阿難。阿難敬佛情深，如是思惟：「佛為王種常食餚饍，此飯麁惡安能益身？」念已行水授飯，見佛食之，悲哽交懷。佛知其意欲解釋之：「汝能噉此飯不？」阿難言：「能。」受以食之，滋味非常，實是諸天以味加之，欣悅無量悲哽即除。佛食訖，阿難行澡水洗手攝鉢，白佛言：「今日有一女人，我倩作飯不肯。傍有一女不倩而作。」佛言：「阿難！是女不肯作飯，所應得者不得。若即作者，此功德報，應作轉輪王第一夫人。不倩而作者，此福無量，不假餘福，此福已大。」是時世尊宿行未除，一時之中無有知佛共僧毘羅然國噉馬麥者。魔王化作諸比丘，飯食充滿盈長齎行出向諸國，路相逢者問：「所從來？」答言：「從毘羅然國來。」諸居士言：「佛於彼住有四供養不？」答言：「彼常有大會，有餚饍盈長。我所持者，即是彼之遺餘。」

爾時世尊宿行已畢，十六大國咸聞，世尊與五百比丘，毘羅然國三月食馬麥。爾時諸國貴人、長者、居士、大富薩薄，備眾供具種種餚饍，車馱盈溢填道而來，奉餉世尊，自恣垂至七日未訖。佛知故問阿難：「自恣有幾日在？」阿難言：「餘有七日。」佛告阿難：「汝行入城告阿耆達：『佛語汝，我於汝國夏安居竟，欲餘國遊行。』」諸比丘言：「世尊！是人於佛眾僧有何恩德，在此安居窮困理極而與之別？」佛言：「此婆羅門雖無恩分，賓主之宜理應與別。」阿難受勅，與一比丘俱到其門下，告守門者：「可白汝阿耆達婆羅門，令知阿難在外。」守門者思惟：「阿難名吉，清旦聞之云何不白？」時阿耆達早起沐浴著白淨衣獨坐中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難在外。」婆羅門相法，名吉則吉信名求淨，即語令前。阿難前已，即喚令坐。時間小默而問阿難：「阿難！以何事來？」答言：「佛遣我來語汝：『夏三月住汝國界安居，安居已竟，欲餘國遊行。』」婆羅門驚問阿難：「瞿曇沙門！毘羅然國夏住耶？」阿難言：「然。」婆羅門言：「云何得住？阿誰供給？」阿難言：「窮苦理極，佛與眾僧三月食馬麥。」是時婆羅門始自覺悟，念前請佛并及眾僧夏四月供具充備，如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惡聲醜名流布諸國，當言：「阿耆達長夜惡邪憎嫉佛法，惱佛及僧乃令困極。」即語阿難：「令沙門瞿曇可得懺悔留不？」阿難言：「不得。」是婆羅門憂愧愁惱熱悶躃地，時諸宗親以水灑面扶起乃穌。親里喻言：「汝莫愁憂，我當與汝懺謝瞿曇，當請留住。若不肯住，當齎飯食隨後逐之，乏少時供養。」婆羅門及諸宗親，共往詣佛懺悔請留。佛便思惟：「我若不受，彼當吐熱血死。」佛憐愍故，受請七日。婆羅門思惟：「此供具俟夏四月，云何七日能盡？」

佛自恣竟，欲往越祇國二月遊行。越祇國人聞佛當來，各設供具一日、二日，一施、兩施，令畢二月次第作竟。佛自恣竟，二月越祇國遊行。阿耆達齎諸供具追隨佛後，若乏少時當設供養。越祇諸人聞已，相率集會共作要令：「若有請佛，皆當日日備具前食後食怛鉢那無令乏少，莫使異人間錯其中。」阿耆達知佛宿處，輒齎食具諸物，先往施設言：「我當今日施。若明日、若後日。」諸越祇人不聽，語言：「汝長夜惡邪，是佛怨家，故惱佛及僧，今欲悅他意故，作如是語：『我當今日施，若明日、若後日。』汝有何事，爾許時令佛及僧毘羅然國三月噉馬麥，而今急急欲求施日？」婆羅門聞是語，慚愧交懷在一面立看，眾僧少何等我當與之。值時無粥，即辦種種粥：酥粥、油粥、胡麻粥、乳粥、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清粥，辦已奉佛。佛告婆羅門：「與僧作分。」即與比丘。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食八種粥。」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食八種粥。粥有五事利身：一者除飢、二者除渴、三者下氣、四者却臍下冷、五者消宿食。」婆羅門思惟：「我四月安樂自娛，二月逐沙門瞿曇，以我一人廢諸國事。今此供具多不可盡，且當布地令佛及僧以足蹈上，即是受用。」具以所懷白佛：「願佛受用。」佛告婆羅門：「不可得如汝所言，此是食物，應以口受用。」佛欲遣婆羅門，即為說偈：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轉輪王為最；
一切諸江河，　大海深為最；
於諸星宿中，　月為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佛說偈竟，從坐起去。

佛在越祇國中遊行，向阿那伽頻頭國中，有外道弟子、舊象師，名毘羅吒，大富多財穀帛充溢，田宅寶物悉皆豐足，無量福德成就。此一國人盡皆邪見，聞佛當來相率集會，至象師所向城中人種種毀佛及僧：「沙門瞿曇，難滿難養多欲無厭，將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如霜雹蝗虫殘賊人穀，所經過處破人家業，次第復欲不利我等。」象師及城中人，惡心轉生共作要令：「沙門瞿曇來至，不聽往看。」佛到其國，國無精舍，城北有林，號勝葉婆，其樹欝茂其地平博，世尊大眾止頓其中。象師聞佛已到，其人先世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宿因力

故，能得今世無漏智。為善根力所追，便自思惟：「我於此國人所宗敬，尊貴第一。若不看佛，人當謂我惜費。」即告諸人：「諸人先作要令。我自思惟，此要不全。」諸人白言：「以何事故？」答言：「我於此國人所宗敬，尊貴第一。若不看佛，人當謂我惜費。」諸人言：「今見瞿曇，以何供養？」答言：「石蜜。」諸人言：「沙門瞿曇，難滿難養多欲無厭，若以千二百五十瓶滿中石蜜盡受不讓。」象師大富不計重費，即將千二百五十人，負千二百五十瓶石蜜奉佛。佛告聚落主：「分與眾僧。」此人思惟：「果如人語多受不讓。」即以一瓶與一比丘。諸比丘不受，言：「是蜜太多，我不應受。」其人白佛：「比丘不受，願佛有勅。」佛與鉢及刀令割分之，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得滿鉢，一瓶石蜜猶故未盡。白佛，佛言：「重與。」猶故不盡。佛言：「與千優婆塞及五百乞殘食人。」猶尚不盡。佛言：「重與。」仍不可盡，一切皆足，瓶蜜如故。象師白佛：「眾已飽足，此諸瓶蜜用作何等？」佛言：「聚落主！我不見有人、若天、若魔、若梵天、若世間眾生及沙門、婆羅門食是石蜜能消助身者，除佛及僧。汝擔石蜜棄著無草地無虫水中。」象師言：「爾。」即如佛教，擔諸瓶蜜棄著無蟲水中。是石蜜火烟出水沸聲震，譬如竟日火燒熱鐵投著水中煙出水沸聲震。象師見此二種神力，向佛意喜心信清淨，知重佛德其心軟伏。佛知其心隨意說法，得遠塵離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法淨法度疑，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初果中得無畏。從坐起，頭面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是優婆塞憶持。從今日盡形壽不殺生，願受我食後住處請。」佛默然受。知佛受已，頭面禮佛足繞佛三匝而去，還家摒擋大堂、重閣、四合舍、廳舍、小房舍，除去種種所有，灑掃清淨懸雜色繒幡，燒眾名香布種種花，敷金銀頗梨紺琉璃床，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此四寶床，若不受一當受一。」辦千二百五十金瓶盛湯水，千二百五十使人，一比丘給一人。一切房舍地，布軟氈、拘執欽婆羅、雜色綾羅，處處寶瓶盛水，諸香酥燈。一切辦已，遣使白佛：「眾具已辦，唯聖知時。」佛食後著衣，與比丘僧俱到其舍，一比丘給一人，於門外洗浴。象師自浴佛身，如一比丘浴頃，千二百五十人一時皆竟。佛及僧俱入其舍，象師以千二百五十金床奉佛，佛不受。次奉銀床、頗梨床、紺琉璃床，盡皆不受。却四寶床更布淨床，以細氈、拘執欽婆羅、雜色綾綺布淨床上，佛及眾僧坐訖。自行澡水，奉非時漿及含消藥。即於夜辦具種種餚饍，又辦金鉢、銀鉢、頗梨鉢、紺琉璃鉢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當受一。」又辦金盤、銀盤、頗梨盤、紺琉璃盤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當受一。」供具已辦白佛：「唯聖知時。」佛及僧

坐訖，自行澡水，以千二百五十金盤奉佛，佛不受。次奉銀盤、頗梨紺琉璃盤，盡皆不受。即却四寶盤，更奉木盤、銅盤，佛即受之。次以千二百五十金鉢奉佛，佛不受。次以銀鉢、紺琉璃鉢各千二百五十奉佛，佛不受。佛告諸比丘：「我先已聽二種鉢：若鐵、若瓦，八種鉢不應畜。」象師見佛及僧食訖，自行澡水攝鉢已，持一小床在佛前坐，欲聽說法。復白佛言：「願佛受我阿那伽賓頭國中盡形壽住，我為佛作千二百五十房舍，千二百五十床榻、被褥、拘執臥具，如是粳米飯、隨飯羹王所食者，以供養佛及僧。」佛言：「聚落主！汝心信淨於我已足，如汝等諸善男子，應度者眾，不得獨受汝請。」是時佛說偈言：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轉輪王為最；
一切諸江河，　大海深為最；
於諸星宿中，　月為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佛說偈竟，從坐起去。
佛在阿那伽賓頭國中夏住已，持衣鉢向毘耶離城。時諸利昌 輩，聞佛越祇遊行欲來是毘耶離城，眾人為佛及僧故具種種餚饍。佛到不久非時雲起，諸飲食在露地天雨，諸利昌 語阿難：「我諸利昌 ，為佛及僧設種種飯食，在露地天雨，我當云何？」時阿難與諸利昌 俱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立，阿難白佛：「是諸利昌 ，為佛及僧故，具種種飯食在露地天雨，諸利昌 不知當云何？」佛告阿難：「於一房舍應作淨地羯磨。云何應作？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某甲房舍作淨地。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房作淨地。如是白。』白二羯磨。『僧某甲房舍作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房中作淨地竟，著飲食具舍內，煮飯、作羹、作餅、煮肉。諸外道妬嫉譏嫌言：「是禿居士舍內作飯食。諸居士內有庫藏食簞食厨。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舍內亦有庫藏食厨，與白衣何異？」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僧坊外作食。」僧坊外作食煙火起，露地多人見來索飯食，比丘各各分與使僧食少，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不聽作淨地羯磨，若作犯突吉羅罪，先作者應捨。」

佛在毘耶離城中，有一大將字師子，大富多錢穀帛田宅寶物豐足，種種福德成就。其人本是外道弟子，於佛法中始得信心，以好肥肉時時施僧。外道以嫉妬心譏嫌訶責：「沙門釋子正應爾耳，人故為殺而噉。何以故？師子殺肥眾生，以肉時時施僧。」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三種不淨肉不應噉。何等三？若見、若聞、若疑。云何見？自見是生為我奪命，如是見。云何聞？可信人邊，聞是生故為汝殺，如是聞。云何疑？有因緣故生疑，是處無屠兒無自死，是主人惡，能故為我奪命，如是疑。是三種不淨肉不應噉。三種淨肉聽噉。何等三？若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疑。云何不見？自眼不見是生故為我奪命，如是不見。云何不聞？可信優婆塞人邊，不聞是生故為我奪命，如是不聞。云何不疑？心中無有緣生疑，是中有屠兒家有自死者，是主人善，不故為我奪命，如是不疑。是三種淨肉聽噉。復次有諸天祀象走所極、馬走所極、烏飛所極，閃摩婆羅薩祀、尼羅伽羅祀、天祠中非天祠中分陀利華，以彼中祀天祠肉不淨，沙門釋子不應噉。何以故？是諸天祠為客作故。」

佛故在毘耶離國，是時飢餓乞食難得。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而歸，具種種多美飲食。時國吉日，清晨眾僧大得猪肉乾飯，諸比丘受思惟欲噉。居士供具已辦敷床座，遣人白佛時到。是時僧入其舍，佛自房住迎食分。僧坐訖，自行澡水下食。食已澡漱攝鉢，持一小床坐僧前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次第而出。諸比丘食訖不受殘食法，小食先受在精舍內，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如是飢餓時，比丘若食竟，小食先受，不受殘食法聽噉。何等受小食？諸比丘早起受而不食是也。」

佛故在毘耶離，是時飢餓乞食難得。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還家，具種種餚饍辦已敷床褥，遣人白佛時到。爾時僧入其舍，佛自房住迎食分，居士白眾僧：「大德！是施早辦，僧等飽食，殘可持去須臾更食。」諸比丘食飽，如居士言持殘食去。諸比丘食竟不受殘食法，所持殘食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飢餓時食竟持殘食去，若不受殘食法而食。何等是持食去？諸比丘食竟持殘食去，是名持食去食。」

有仙人字雞泥耶，取木果奉佛，佛言：「雞泥耶！與僧作分。」彼即與諸比丘，諸比丘言：「我曹食竟，不受殘食法。」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飢饉時，諸比丘若食竟不受殘食法聽食木果、若胡桃、栗、枇杷，更有如是種種木果，是一切聽食。」

長老舍利弗熱血病，藥師語言：「應食池物。」舍利弗言：「佛未聽我食池物。」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食池物。」
長老大目犍連，至漫陀耆尼池中取藕，大如人髀極美，如淳淨白蜜，其汁如乳，以授舍利弗。舍利弗問：「何處得來？」目連言：「至漫陀耆尼池中得來。」舍利弗言：「是池非人處，何誰授汝？」目連言：「非人授我。」舍利弗言：「佛未聽我非人授食噉。」白佛。佛言：「諸比丘從今日非人授聽食。」
是池物多得來，食殘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諸比丘言：「我食竟不受殘食法。」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從今日飢餓時聽諸比丘食竟，不受殘食法聽敢池物。何等池物？若蓮根、蓮子、菱芡、雞頭子，如是種種池物聽食。」
佛故在毘耶離，先飢餓時憐愍諸比丘，聽小食受已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諸比丘豐時乞食易得，如本飢餓時，淨食戒比丘違是。時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何以名比丘，佛飢餓時憐愍諸比丘，聽小食時受已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諸比丘豐時乞食易得，如本飢餓時，淨食戒比丘違是？」時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諸比丘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云何名比丘，佛飢餓時憐愍諸比丘，聽小食受已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諸比丘豐時乞食易得，如本飢餓時，淨食戒比丘違是？」時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如本飢餓時，為憐愍諸比丘，聽小食受已後食、食已持出、木果池物；如飢餓時淨不應食，若食犯波逸提。」
佛在毘耶離，隨所住竟著衣持鉢，向修摩國遊行。此國有二城：一名婆提城、二名蜜城。婆提城中有六大福德人。何等六？一居士名民大、二民大婦、三民大兒、四民大兒婦、五民大奴、六民大婢。何等民大居士？大福德民大，持少金銀琉璃珠寶，坐市肆中。若諸宗族五親知識朋友，一切閻浮提人，為金銀琉璃珠寶來者，是居士不起坐處，能令求者自恣所須，寶物如故不盡，是為民大居士大福德。民大居士婦，有何等福德？若民大居士婦，食時若一切閻浮提人來，為飲食故，一切諸人自恣飽滿，食故不盡，是民大居士婦大福德。民大居士兒，有何等大福德？其兒入倉庫，寶藏中看上向，觀見有孔譬如車轂，錢財寶物從上流下，寶藏即滿，是民大居士兒大福德。民大居士兒婦，有何等大福德？其兒婦持華香、瓔珞、諸雜塗香、好衣上服，至中庭床上坐，欲奉舅姑及夫。坐處未起，若一切閻浮提人來，為華香、瓔珞、諸雜塗香好衣上服來者，一切自恣給與，如故不盡，是民大兒婦大福德。民大居士奴，有何等大福德？民大居士奴，若持犁一出耕時七壟成就，是為民大居士奴大福

德。民大居士婢，有何等大福德？民大居士婢，一切穀麥舂磨還輸倉，一切閻浮提人為米麵故來者，一切自恣給與，米麵如故不盡，是為民大居士婢大福德。是時民大居士憍慢心生，一切閻浮提福德無人勝我。是民大居士及婆提城中人皆是外道弟子，是諸外道聞：「沙門瞿曇，蘇摩國土遊行來向婆提城。」是外道輩，相率集會入城，至民大居士前，毀佛及僧：「是人難滿難養多欲無厭，是沙門瞿曇，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譬如霜雹、蝗虫、賊殘害人民穀麥。其所至處破人家業，今來復欲殘毀我輩。」時民大居士即生惡心，共作要令：「不聽一人往見瞿曇，若往見者，輸城中人五百金錢。」是時民大居士問諸人言：「是沙門瞿曇，人不欲與，不強索不？」諸人言：「不強索。」又問：「王勅與不？」答言：「不。」又問：「不與是人，作傷害不？」諸人言：「不。」是居士言：「云何與？」答曰：「自信自欲自愛自心清淨故與。」是居士言：「若沙門瞿曇，人不欲與不強奪，不王勅與，若不與不作傷害，法應與是人，福德力故，令爾許眾人得樂，如是人福德必勝我。」是時民大居士，未見佛便憍慢心除。

佛從是諸國遊行到婆提城，無有精舍，城北有林，號曰勝葉，其樹鬱茂其地平博，世尊大眾於中止頓。民大居士聞佛已到，其人先世供養佛及僧，種善根近、正見宿因力故，能得今世無漏智。為善根力所追，便自思惟：「我於此國人所宗敬，富樂第一。若我不看佛者，人當謂我慳貪惜費。」即告諸人：「諸人先作要令，我自思惟，此要不全，我寧輸五百金錢。」諸人言：「以何事故？」答言：「我於此國富樂第一，若不看佛，人當謂我慳貪惜費。」諸人宗重民大居士，有負其債者、有蒙供給者，雖欲輸錢無敢取者。諸人言：「何須破要？皆當共去，一切俱行。」到已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為居士隨意說法，得遠塵離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法信淨、度疑、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初果中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禮佛足言：「大德！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證知。我是佛弟子，從今日盡形壽歸依三寶。」居士即遣使喚五福德人，語言：「佛大師在此，宜速時來。」使到具告情事，此五人亦先世供養佛，種善根近、正見利根，宿因力故，能得今世無漏智慧。善根力所追，即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佛為五人隨意說法，亦得遠塵離垢、諸法眼生、見法得法、知法信淨、度疑、不信他、不隨他、除疑悔，住初果中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禮佛足言：「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證知。我是佛弟子，從今日盡形壽歸依三寶。」民大居士從坐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舍宿。」佛默然許之。既蒙許可，即禮佛足還家摒擋房舍，除去所

有，灑掃清淨，懸繒幡蓋雜色綾羅，燒眾名香、布種種花，辦金床、銀床、頗梨床、紺琉璃床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此四寶床，若不受一當受一。」又辦千二百五十金瓶盛湯水，千二百五十使人，一比丘給一人。一切辦已遣使白佛：「唯聖知時。」
佛晡時著衣持鉢，與大眾俱向居士舍，千二百五十沙門。居士給千二百五十使人，一比丘給一人在門外洗浴。居士自洗浴佛，一時浴訖而入其舍。居士以千二百五十金床奉佛，佛不受。次以銀床、頗梨、紺琉璃床，各千二百五十奉佛，佛盡不受。居士更布淨床，以細氈、拘執欽婆羅、雜色綾羅，布淨床上。大眾坐訖，自行澡水，奉進非時漿及含消藥，即起辦具種種餚饍飲食。又辦金鉢、銀鉢、頗梨鉢、紺琉璃鉢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當受一。」又復辦金盤、銀盤、頗梨盤、紺琉璃盤各千二百五十，如是思惟：「若不受一當受一。」辦訖白佛：「時到。」佛及僧坐定，自行澡水，奉佛千二百五十金盤，佛不受。次奉銀盤、頗梨盤、紺琉璃盤，各千二百五十，佛盡不受。更奉木盤、銅盤，即為受之。復以千二百五十金鉢奉佛，佛不受。次奉銀、紺琉璃、頗梨鉢各千二百五十奉佛，佛不受。告諸比丘：「我先聽兩種鉢鐵、瓦，八種鉢不應畜。」居士供施已訖，自行澡水，食畢攝鉢，持一小床在佛前坐，欲聽佛說法。復白佛言：「願受我是修摩國中盡形壽供養，我當為佛作千二百五十房舍，千二百五十床榻被褥拘執，以好粳米王所食者，供養世尊及比丘僧。」佛告聚落主：「汝心淨信，於我已足。諸有如是善男子，依信法中住，我憐愍應度，不得長受汝請。」佛為居士說偈呪願：

「若在天祠中，　供養火為最；
婆羅門書中，　薩鞞帝為最；
一切諸人中，　帝王尊為最；
一切江河中，　大海深為最；
於諸星宿中，　明月第一最；
一切照明中，　日光曜為最；
十方天人中，　佛福田為最。」

佛呪願已從坐起去，勅諸弟子次第而出，從婆提城持衣鉢向頻闍山遊行。民大居士為佛故，遣五百人，以五百乳牛、五百乘車載粳米，及隨飯羹王所食者，語使人言：「若佛在無聚落空處宿時，汝[穀-禾+牛]五百乳牛，作粳米蘇乳糜，和以黑白石蜜上佛。」五百人受民大居士語，佛在無聚落處宿，五百人即[穀-禾+牛]乳作糜上佛，佛言：「與僧作分。」即與僧。僧不受，如是思惟：「是食具

以我曹故送來，已舉宿不淨。」以是事白佛。佛言：「比丘有二種請：一者即日食、二者冷食。若即日得二請，應自受一請、一請與人。若得冷請，隨所施隨受。有淨隨受、有不淨隨受。淨隨受者，謂五種佉陀尼、五種蒲闍尼食、五似食。不淨隨受者，謂五寶、五似寶。彼淨隨受，受已作淨。不淨隨受者，言：『此不淨，得淨當受。』」

佛漸漸遊行到頻闍山，彼頻闍山中。有一夜叉鬼，字優耽摩，舊在彼山中住。此鬼信佛言心淨，思惟：「我當何物上佛？此中唯有葡萄。」即取上佛，佛言：「與僧作分。」彼即與比丘。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曹噉葡萄。」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噉葡萄。」時大有葡萄，食飽多殘。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白佛。佛言：「壓汁飲。若葡萄不作淨，若汁中不以水作淨，不應飲。若葡萄作淨，汁中不作淨；若汁作淨，葡萄不作淨，不應飲。葡萄淨汁亦淨應飲。」

爾時佛遊行集人轉多，有千二百五十比丘，有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五百作人、五百乳牛、五百乘車。佛欲散此眾即入定，譬如士夫屈伸臂頃，從頻闍山沒至漫陀耆尼池岸上現。岸上有結髮仙人，字雞尼耶，先在此住，見佛不起，又不問訊，亦不讓坐。佛亦不與仙人語言問訊。佛即於漫陀耆尼池中洗足已，即於岸上在一樹下，布尼師檀結跏趺坐。爾時微雨灑地，輕風來掃，風吹種種華，彌漫布地。雞尼耶思惟：「微雨灑地輕風吹雜華布地，皆是我力，非是沙門瞿曇力也。」是夜多過，爾時四大天王與無數百千眷屬俱欲來向佛。時有四青衣鬼神，來向仙人在四邊住。仙人開眼見之問：「汝何人？」諸鬼神言：「我青衣鬼神。」言：「何以來？」言：「相守護。」問言：「何以守護？」鬼神言：「今夜多過，四大天王當與無數百千萬眷屬來至佛所，此中儻有鬼神來相觸擾。」仙人言：「不守護沙門瞿曇耶？」答言：「不。」仙人思惟：「此微雨輕風雜華布地，乃是沙門瞿曇力，非我力也。」即時四大天王與無數百千眷屬後夜來，見佛頭面禮佛足一面立。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為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呼甯(苦諦)　彌甯(習諦)　多呫陀譬(盡諦)　陀羅辟支(道諦)　佛闍陀(知也)薩婆休(一切)蠰舍摩遮(滅求)薩婆多羅(一切離)毘樓利多呫欲(遠離)薩婆休(一切)　鞞羅地(不作)波跋(惡也)　頭吃想妬(苦邊盡也)　涅樓遮諦(如是說也)。　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摩舍兜舍那舍婆薩婆多羅毘比諦伊數安兜頭却婆阿地婆地。四天王盡解。示教利喜已，禮佛足而去。

佛於漫陀耆尼池岸上，持衣鉢遊行向阿摩那國，是結髮仙人舊住。此國深敬信佛，而作是念：「當以何物奉上於佛？」復作是念：

「如古昔仙人所受水淨八種漿，當以奉佛。」即辦此眾多漿，持來上佛。佛告雞尼耶：「與僧作分。」即與比丘。比丘言：「佛未聽我飲八種漿。」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飲八種漿。何等八？一周梨漿、二茂梨漿、三拘樓漿、四捨樓漿、五說波多漿、六頗留沙漿、七梨漿、八蒲萄漿。以水作淨應飲。」

佛從阿摩那國，隨所住竟持衣鉢，向阿頭佉國遊行。此國中有父子比丘，本作剃毛鬚髮師。其父摩呵羅，聞佛從阿摩那國遊行到阿頭佉國，此中無檀越供給僧亦無供養，誰當供養佛？便語兒言：「我聞佛從阿摩那國土遊行欲來至此，此中無檀越供給僧亦無供養。汝可持鉢入城求胡麻、粳米、小豆、磨沙豆供養世尊。」其子巧能其事，即持鉢入城，大得胡麻、粳米、小豆、摩沙豆。世尊既到，父子選擇房舍，布好坐具，即辦種種粥：胡麻油粥、乳粥；二種豆粥、清粥，辦已奉佛及僧。諸粥太多，餘殘棄一房舍內地。佛食後經行，摩訶羅從佛仿佯，到是處見地粥狼藉。佛知故問摩呵羅：「何許得是多粥，有檀越與耶？」答言：「無。」佛言：「是眾僧物耶？」答言：「非。」佛言：「何處得？」摩訶羅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故集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訶摩訶羅：「何以名比丘，教子作不淨事？」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五眾不得相教作不淨事，若教得突吉羅。從今日前工師時種種作具不應畜，若畜得罪。若先縫衣人畜針筒不犯，先能書人畜筆筒不犯，先銅作人畜鑽不犯。」

佛從阿頭佉國持衣鉢，向波婆國遊行。此國中諸豪族先作要：「佛來入國，一切應一由延迎佛。若不迎者，罰五百金錢。」既聞佛來出迎，中有一豪族，字盧芝，第一力士，是阿難舊知識。其人於佛無信，阿難遙見其來，語言：「盧芝！汝來迎佛，甚善。」盧芝言：「我非信佛而迎，我順親族法故。」阿難言：「有何法？」答言：「我親族先作要法，若佛來者，應一切一由延迎。若不迎者，罰金錢五百。阿難！我不惜五百金錢，恐親族不穆，以是故來。」阿難執手牽至佛所，到已頭面禮佛足一面立，阿難白佛言：「是盧芝我舊知識，特相親善，於佛不信。願佛說法令其開解。」爾時世尊以慈心感覆，彼即信悟，尋為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禮佛而出，還坐本處。諸人去不久，時佛從坐起向自房，盧芝從佛如犢隨母。佛入房坐，盧芝禮佛足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坐起禮佛而去。思惟：「我持何等物上佛？」即以諸餅奉佛，佛言：「與僧作分。」彼即與比丘。比丘不受，語言：「佛未聽我噉餅。」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噉餅。何等餅？若麵、若大小麥餅、若豆餅、刻鏤餅、重華餅，有如是種種淨餅，一切聽噉。」

佛從波婆國隨所住竟，持衣鉢遊行到舍衛國。諸比丘乞食，得甘美餚饍、乳酪、酥油、魚肉脯，諸比丘不受，思惟：「乞美飲食或墮罪。」以是事白佛。佛言：「若不自乞，檀越施應受。從今日聽僧服四種藥。何等四種藥？一時藥、二時分藥、三七日藥、四盡形藥。時藥者，五種佉陀尼、五種蒲闍尼、五似食。何等五種佉陀尼？一根食、二莖食、三葉食、四磨食、五果食。何等根食？芋根、旋根、藕根、蘆蔔根、蕪菁根，如是等種種根可食。何等莖食？蘆蔔莖、穀梨莖、羅勒莖、柯藍莖，如是等種種是莖佉陀尼。何等葉食？蘆蔔、穀梨葉、羅勒葉、柯藍葉，如是等種種葉可食，是葉佉陀尼。何等磨食？稻、大麥、小麥，如是等種種，是磨佉陀尼食。何等果食？菴羅果、閻浮果、波羅薩果、鎮頭佉果、那梨耆羅果，如是等種種，是果佉陀尼。何等五種蒲闍尼食？一飯、二麨、三糒、四魚、五肉。如是五種蒲闍尼食。何等五種似食？糜、粟、穬麥、莠子、迦師，如是等種種，是名似食。未漉漿汁，是名時藥。時分藥者，若淨漉漿汁，是名時分藥。七日藥者，若酥、油、蜜、石蜜，是名七日藥。盡形藥者，五種根藥。何等五種？一舍利、二薑、三附子、四波提毘沙、五菖蒲根，是藥盡形壽共房宿無罪。五種果藥：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蓽茇羅，盡形壽共房宿。有五種鹽：黑鹽、紫鹽、赤鹽、鹵土鹽、白鹽，盡形壽共房舍宿。有五種樹膠藥：興渠、薩闍羅茶帝、夜帝、夜波羅帝、夜槃那，盡形壽共房宿。五種湯：根湯、莖湯、葉湯、華湯、果湯，盡形壽共房宿。是四種藥：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若即日受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若和合一處，此藥時應服、非時不應服，時藥力故。若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是藥和合一處，是藥應時分服、過時分不應服，時分藥力故。若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是藥和合一處，七日應服、過七日不應服，七日藥力故。盡形藥隨意服。若即日受時藥不淨，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和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時分藥不淨，受七日藥、盡形藥，和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不淨，受盡形藥，和合一處，不應服。」長老優波離問佛：「是三種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是三種藥，舉宿得口受不？」佛言：「不得。」「是三種藥，惡捉得口受不？」佛言：「不得。」「是三種藥，手受、口受，不病得服不？」佛言：「不得。」「是三種藥，手受、口受，病得服不？」佛言：「得。」(七法中醫藥法第六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六

十誦律卷第二十七(第四誦之七)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衣法第七之上

佛在王舍城。五比丘白佛：「應著何等衣？」佛言：「應著槃藪衣。」

佛在王舍城，佛身冷濕須服下藥，佛告阿難：「我身冷濕，是事汝自知。」阿難受教，往耆婆藥師所，語耆婆言：「佛身冷濕須服下藥，是事汝自知。」耆婆言：「長老！還去，我隨後往。」耆婆思惟：「佛德尊重，不宜進木藥、苦藥如餘人法，當取青蓮華以下藥草熏之持用上佛。」即取青蓮華以下藥熏作已，持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是優鉢羅華熏以下藥，可以治身，願佛受之。此藥一嗅十下、二嗅二十下、三嗅三十下。」佛受已默然。耆婆欲還，具教阿難侍病節度而去。佛一嗅其藥十下、二嗅二十下、三嗅二十九下。耆婆明識時數復來，瞻佛問訊：「世尊！不審下不？」佛言：「向嗅汝藥二十九下。」耆婆知佛身病未盡，白佛言：「須飲少暖水，飲已更一下，如是隨順滿三十下。」耆婆還家辦隨病藥、飲食軟飯粥羹、甘伽羅藥，奉進所須，起居輕利無復患苦。佛得瞻力，還復本色。耆婆持深摩根衣價直百千欲奉上佛，頭面禮足一面立白佛言：「我治王大臣皆與我願。今日治佛，願世尊賜我一願。」佛告耆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過諸願。」白佛言：「可得願與我。」佛告耆婆：「汝索何等願？」耆婆言：「大德！是深摩根衣價直百千，願佛受著，憐愍故。」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即以深摩根衣價直百千上佛，頭面禮佛足而去。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今日耆婆與我價直百千深摩根衣，從今日聽若有施比丘如是衣者，得隨意取著。從今日若比丘欲著槃藪衣聽著；若欲著居士施衣亦聽著。」

佛在王舍城。是時洴沙王，乘象輿清旦出王舍城欲見佛。王信佛恭敬，時有外道梵志從道而來，王遙見謂是沙門，便勅御者住象欲下禮拜。大臣問王：「欲作何等？」王言：「欲禮來比丘。」大臣言：「大王！是非佛弟子，外道梵志耳。」王羞愧，王問御者：「今往見佛，去此幾許可乘？何處可下？」御者具答。到已，頭面禮佛足一面坐，白佛言：「世尊！願令僧衣與外道衣異，使可分別。」佛告大王：「何以故欲令衣異？」王以是事具白佛，佛為王說法示教利喜，禮佛而去。時阿難侍佛後執扇扇佛，佛顧語阿難：「我欲南山國土遊行。」阿難受勅尋從。既到南山國土，時至乞

食，食訖到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是時近山有好稻田畦畔齊整，佛告阿難：「汝見彼稻田畦畔齊整不？」答言：「見。」佛告阿難：「此深摩根衣能法此田作衣不？」阿難言：「能。」即以衣與阿難。阿難受已小却，即割截簪縫中脊衣，葉兩向收襞展張還奉佛。佛讚：「善哉，善哉！此衣割截如是作應法。」佛從南山國土持衣鉢向王舍城，到已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著割截衣，不著割截衣不得入聚落。若入，得突吉羅罪。」佛聽諸比丘著居士施衣，諸居士婆羅門有信施者，多施僧衣欽婆羅拘執雜色氈，諸比丘畜多衣。佛知諸比丘畜多衣，多衣妨行道，欲作齊限，告阿難言：「吾欲向維耶離國遊行。」阿難受勅尋從。既到會值冬節，八夜寒風破竹。佛時著一割截衣，初夜空地經行。初夜過中夜來，佛身寒，告阿難：「持第二割截衣來。」阿難即取衣授佛。佛取衣著，中夜空地經行。中夜過後夜來，佛身寒，告阿難：「持第三割截衣來。」阿難即授衣。佛取衣著空地經行，佛思惟：「諸比丘爾所衣足。」是夜過已，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聽三衣，不應少、不應多。若少畜，得突吉羅罪。若多畜，得尼薩耆波逸提罪。」

有一比丘有糞掃衣，比丘聞佛結戒，不應著不割截衣入聚落，思惟：「我有糞掃衣破裂，我當補帖作鉤葉欄施緣。」即持針縷近祇林門間補帖糞掃衣，用當割截衣。佛將侍者阿難食後經行，至彼處見之。佛知故問：「汝欲作何等？」答言：「世尊與我等結戒，不應著不割截衣入聚落，我有糞掃衣破裂，欲補帖施緣當割截衣。」佛言：「比丘善哉！糞掃衣補帖，應用當割截衣。從今聽畜糞掃衣四種。何等四種？一塚間衣、二出來衣、三無主衣、四土衣。何等塚間衣？有衣裹死人棄塚間，是為塚間衣。何等出來衣？裹死人衣，持來施比丘，是為出來衣。何等無主衣？若聚落中若空地，衣不屬他，若男子、若女人、若黃門、若二根，是為無主衣。何等為土衣？有巷陌中、若塚間、若糞掃中有棄弊物，是為土衣。若比丘得塚間新衣，應兩重作僧伽梨、一重欝多羅僧、一重安陀會、二重尼師檀。復次欲作三重僧伽梨、三重尼師檀。若比丘得塚間故衣，應四重作僧伽梨、二重欝多羅僧、二重安陀會、四重作尼師檀。出來衣、無主衣亦如是，土衣聽隨意作重。」

佛在舍衛國，有摩伽羅母，名毘舍佉，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知佛說法示教利喜默然已，從坐起偏袒著衣合掌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佛是初夜共阿難露地經行，佛看星宿相語阿難言：「若今有人問知宿星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七歲當雨。』」佛

語阿難：「初夜過已中夜至，是星相滅更有異星相出。若爾時有人問知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過七月當雨。』」又語阿難：「中夜過已至後夜，是星相滅更有異星相出。若爾時問知相者：『何時當雨？』彼必言：『七日當雨。』」是夜過地了，時東方有雲出，形如圓椀遍滿空中，是雲能作大雨滿諸坑坎。爾時佛告阿難：「語諸比丘：『是椀雲雨有功德能除病，若諸比丘欲洗浴者露地立洗。』」阿難受教語諸比丘：「是椀雲雨有功德能除病，諸比丘欲洗浴者露地立洗。」時諸比丘隨意露地立洗浴。爾時毘舍佉鹿子母，辦飲食已早起敷坐處。遣婢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婢即受教，往詣祇林請諸比丘，於門孔中看，見裸形露洗。見已心不喜，作是念：「是中都無比丘，盡是裸形外道無慚愧人。」作是念已，即還語大家言：「祇陀林中無一比丘，盡是裸形外道。」是毘舍佉母智慧利根，知今日雨墮，諸比丘必當露地裸形洗浴，是婢癡無所知故作是言：「祇林中無一比丘，盡是裸形外道。」即更喚餘婢，往詣祇林打門作聲白言：「時到，食具已辦。」即受教去，往詣祇林打門作聲：「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

爾時佛與大眾著衣持鉢，眾僧圍遶俱詣其舍。佛在僧中坐，毘舍佉母自行澡水，自手與多美飲食。食訖行水知攝鉢已，持小床坐佛前，欲聽說法，白佛言：「世尊！請與我願。」佛言：「諸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過諸願。」毘舍佉言：「與我可得願。」佛言：「與汝可得願。欲得何願？」毘舍佉言：「欲與比丘僧雨浴衣、與比丘尼僧水浴衣、客比丘來我與食、遠行比丘我與食、病比丘我與食、看病比丘我與食、我常與比丘僧粥、多知識少知識比丘我與病緣湯藥及所須物。」佛言：「汝見何因緣故，欲與比丘僧雨浴衣？」答言：「大德！我今日早起敷座已，遣使詣祇林白佛時到，門間見諸比丘露地雨中裸形洗浴，婢還言：『祇林中無一比丘但諸外道。』大德！比丘裸形在佛前和尚阿闍梨一切上座前，則為無羞，是故與比丘僧雨浴衣，自在露地雨中洗浴。」「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比丘尼僧水浴衣？」答言：「大德！我一時與諸居士婦，共至阿耆羅河中洗浴。時諸比丘尼亦入河中裸形洗浴，諸居士婦見心不喜，訶責言：『是輩薄福德，不吉麁身大腹垂乳，何用作比丘尼？』大德！女人裸形醜惡，是故我欲與尼僧水浴衣。」「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客來比丘飲食？」答言：「大德！客來比丘不知何處可去不可去。道路疲極未得休息，是故我欲與飲食，後隨知可去不可去處。」「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遠行比丘食？」答言：「大德！遠行比丘若待僧食時，若行乞食則伴捨去，或夜中入險道或獨行曠野。我與食故，不失伴、不入

險道，是故我與飲食。」「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諸病比丘飲食？」答言：「大德！病比丘不得隨病飲食則病難差，是故我與隨病飲食則病易差。」「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看病比丘飲食？」答言：「大德！看病比丘，若待僧中食後食、若行乞食去，是病比丘瞻養事闕，若煮飯、作粥、作羹、煮肉、煮藥湯、出入大小便器、若棄唾器，以是故我與看病比丘飲食，瞻養不闕，便得煮飯、作粥、作羹、煮肉及煮藥、出入大小便器、棄唾器。」「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常與比丘僧粥？」答言：「大德！若比丘不食粥，有飢渴惱或時腹內風起。我常與粥故則無眾惱。」「毘舍佉！汝見何因緣故，欲與多知識少知識比丘病緣湯藥及所須物？」答言：「大德！病比丘必欲得湯藥所須諸物，以是故我與。復次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三結斷得須陀洹，不墮惡道必得涅槃，極至七生天上人中往返得盡眾苦。大德！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聞是比丘曾 來舍衛國，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或遠行比丘飲食、或隨病飲食、或看病飲食、或常與粥、或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三結盡三毒薄，得斯陀含，一來生是世得盡苦際。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舍衛國。大德！我如是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或受遠行飲食、或隨病飲食、或看病飲食，或常與粥、或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得阿那含，五下結盡，便於天上般涅槃不還是間。大德！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我聞是比丘曾 來，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客比丘飲食、或遠行飲食、隨病飲食、或看病飲食、或常與粥、或病比丘湯藥諸物。』大德！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佛記彼比丘得阿羅漢，是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自知作證。我當問：『是長老曾 來舍衛國不？』若聞是比丘曾 來，我思惟：『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飲食、遠行飲食、隨病飲食、看病飲食、或常與粥、病比丘湯藥諸物。』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大德！如是我財福德成就，以是因緣攝法福德。」佛言：「善哉，善哉！毘舍佉！我聽汝是諸願。聽汝與比丘僧雨浴衣、比丘尼僧水浴衣、客比丘飲食、遠行比丘飲食、隨病比丘飲食、看病比丘飲食、比丘僧常與粥、多知識少知識比丘與病緣湯藥諸物。毘舍佉！是財福德成就，以是因緣攝法福德。」佛為毘舍佉說種種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諸比丘畜雨浴衣隨意露地浴。」是諸比丘知佛聽畜雨浴衣，便廣長大作畜。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

陀，聞是事，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佛聽畜雨浴衣，便廣長大作畜？」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知我聽畜雨浴衣，便廣長大作畜？」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欲作雨浴衣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六搩手、廣二搩手半。若過量作，犯波逸提罪。」

佛在毘耶離國，土地鹵濕，諸比丘病癰瘡。有一比丘瘡中膿血流出，污安陀會如水漬。佛遙見之，知而故問是比丘：「汝身何以膿血流出污安陀會如水漬？」比丘答言：「世尊！我癰瘡中膿血流出污安陀會。」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諸病癰瘡比丘著覆瘡衣，乃至瘡差後十日。若過，犯波逸提罪。」諸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畜。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訶責言：「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畜？」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具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便廣長大作畜？」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欲作覆瘡衣先應量作，是中量長四搩手、廣二搩手。若過作，犯波逸提罪。」

佛在毘離耶國。諸比丘不淨污臥具浣，早起近精舍門間懸曬。食時佛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不淨污臥具浣，早起精舍門間懸曬。食後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我今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諸比丘不淨污臥具，晨朝浣精舍門間懸曬。汝等諸比丘！此事不是，不應爾，眾僧臥具多用不籌量。諸婆羅門居士，身心疲苦血肉枯竭布施作福，是中應籌量少用。亂念比丘，不一心睡眠時有五過失。何等五？一者難睡苦、二者難覺苦、三者見惡夢、四者睡眠時善神不護、五者覺時心難入諸善覺觀法。不亂念比丘一心睡眠有五善事。何等五？一者無難睡苦、二者睡易覺、三者睡無惡夢、四者睡時善神來護、五者睡覺心易入善覺觀法。比丘有婬怒癡未離欲，不亂念一心眠，尚不失精，何況離欲人？」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聽畜尼師檀，覆護僧臥具故。不應不敷尼師檀僧臥具上臥。」諸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畜。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訶責言：「云何名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畜？」種種因緣訶已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諸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諸比丘：「何以名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便廣長大作畜？」訶已告諸比丘：「從今日作尼師檀應量作，是量長二搩手、廣一搩手半。若過作，犯波逸提罪。」

佛在舍衛國，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還向安陀林中，在一樹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長老迦留陀夷亦復入安陀林，去佛不遠在一樹下敷尼師檀坐。是長老身大，兩膝到地兩手捉衣，願言：「佛何時當聽我縷邊一搩手作尼師檀，我願滿足。」佛晡時從禪起，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告諸比丘：「我今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還入安陀林中，一樹下敷尼師檀坐。迦留陀夷乞食還亦坐樹下，作是思惟：『佛今日何處行道，我亦彼間行道。』我入安陀林中，一樹下布尼師檀坐，迦留陀夷亦爾。是善男子身大，兩膝到地兩手捉衣，作是願言：『佛何時當聽我縷邊一搩手作尼師檀，如是滿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尼師檀縷邊一搩手作。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作尼師檀應量作，是量長二搩手、廣一搩手半。益縷邊一搩手。若過作，得波逸提罪。」

佛在迦毘羅婆國。長老難陀是佛弟姨母所生，與佛身相似，三十相短四指不及佛。難陀作衣與佛衣等量，諸比丘若食時集、若中後集，遙見來起迎，思惟：「我等大師佛來。」漸近知是難陀，上座比丘羞思惟：「是我等下座而起迎。」難陀亦慚愧言：「乃令諸上座起迎我。」諸比丘具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言：「從今日汝衣應減作壞染淨。」佛告諸比丘：「汝等與難陀衣作敷曬。若更有如是人，僧亦當如是同心作敷曬。從今日若比丘作衣與佛衣等，若過得波逸提罪。佛衣長九搩手、廣六搩手。」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到佛所禮佛足一面立白佛：「聽我著芻摩衣。」佛言：「聽汝著芻摩衣。何以故？芻摩衣不妨得道，及知足少欲知時知量，勤學少取節用，頭陀靜處隨涅槃。」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憍施耶衣。」佛言：「聽汝著憍施耶衣。何以故？憍施耶衣不妨得道，知足少欲乃至隨涅槃。」

有一比丘白佛言：「聽我著沙尼衣。」佛言：「聽汝著沙尼衣，沙尼衣不妨得道，少欲知足乃至隨涅槃。」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野麻衣。」佛言：「聽汝著野麻衣，野麻衣不妨得道少欲知足，鞞由羅欽婆羅亦如是。」

有一估客有翅彌樓欽婆羅，賣不得價。聞布施長老須菩提得今世報，即持衣施須菩提。須菩提不取，言：「佛未聽我受此衣。」諸居士瞋恨言：「諸沙門釋子恒讚布施，今與不肯受。」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畜欽婆羅衣，欽婆羅衣不妨得道，少欲知足乃至隨涅槃。」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受裸形法。」佛言：「裸形法不應受。若受裸，形犯偷蘭遮罪。何以故？受裸形法，是外道相故。」

有一比丘白佛言：「聽我著髮欽婆羅。」佛言：「髮欽婆羅不應著。若著，得偷蘭遮罪。何以故？是外道相故。」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角鴟翅衣。」佛言：「角鴟翅衣不應著。若著，得偷蘭遮罪。何以故？是外道相故。」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麃氈衣。」佛言：「麃氈衣不應著。若著，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皮衣。」佛言：「不聽著皮衣。若著，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一衣。」佛言：「不聽著一衣。若著，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上下衣。」佛言：「我先以聽三衣，不應少不應多。若比丘少畜得突吉羅罪，若多畜墮尼薩耆波逸提罪。若持上下衣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打木衣。」佛言：「不聽著打木衣。若著，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阿拘草衣、跋拘草衣、拘賒草衣、文若草衣、婆婆草衣、藁草衣。」佛言：「一切不聽著。若著，得突吉羅罪。」
六群比丘白佛：「聽我除身毛。」佛言：「不應除身毛。除身毛，得突吉羅罪。」六群比丘白佛：「聽我著真青衣。」佛言：「六群比丘索二種：先索除身毛、今索真青衣。」佛言：「真青衣及真黃真赤真白，一切毛皮衣、偏袖衣、複衣、一切氈衣、一切貫頭衣、兩袖衣、一切繡衣、一切衫、一切袴、一切衿袴、一切褌、一切波羅彌利衣、一切舍勒衣、一切白衣衣，比丘不應著。若著，得突吉羅罪。」
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樹生衣。」佛言：「不聽著樹生衣。若著，得突吉羅罪。」有一比丘白佛：「聽我著麃毛欽跋。」佛言：「不聽著麃毛欽跋。若著，得突吉羅罪。麃毛氈欽跋有五種不可事。何等五？寒時大寒、熱時大熱、麃澁、堅硬、令人皮麃。」
佛在舍衛國。長老比丘喜陀，於安陀林中留僧伽梨，著上下衣入舍衛城乞食，失僧伽梨，食後覓不得。語諸比丘：「諸長老！我安陀林中留僧伽梨，著上下衣入城乞食，失僧伽梨。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比丘喜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持一切物去，若比丘少欲住，衣趣蓋形、食趣充軀，是比丘所行處，共衣鉢俱無所顧戀，譬如鳥飛與毛羽俱飛在空中。比丘亦如是，少欲知足，衣趣蓋形食趣充軀，是比丘所行處，共衣鉢俱無所顧戀，亦如

鳥飛。佛種種因緣讚持一切物去已，告諸比丘：「從今日不持三衣不應入俗人家。若入，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長老阿難，天雨時祇林中留僧伽梨，著上下衣入舍衛城乞食。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阿難：「汝實天雨時祇林中，留僧伽梨著上下衣入城乞食不？」阿難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阿難言：「天雨故。」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有五因緣聽留僧伽梨。何等五？一、有比丘住處；二、若受迦絺那衣；三、若天雨；四、若欲雨；五、若聚落外有施會。是為五因緣。復有五因緣留僧伽梨衣。何等五？一、有比丘住處；二、若受迦絺那衣；三、若店肆施會；四、市肆施會；五、四衢道頭。是為五因緣。」

佛在王舍城。是時諸外道出家，夏安居竟自恣時，諸外道居家弟子布施衣物。諸優婆塞佛法中信心清淨思惟言：「是諸邪法惡師，夏安居竟自恣時，尚知布施衣。我等聖僧夏安居竟自恣時，云何不布施諸衣耶？」即持衣幞詣竹園施僧。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受夏安居竟自恣時布施安居衣。」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安居竟自恣時受安居施衣。」諸沙彌來索衣分，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與沙彌安居施衣分。」以是事白佛。佛言：「聽與。」諸比丘如是思惟：「佛言：『聽與。』不知與幾許？」白佛。佛言：「沙彌若立、若坐，次第諸檀越手與布施，多少應屬沙彌。若諸檀越不分別，與作四分。第四分與沙彌。」

佛在王舍城，是時諸外道出家，夏安居竟自恣時，諸居家弟子以諸物施：澡罐、繩纓、樓遮迦、火鑪蓋、扇、革屣、曲杖。諸優婆塞佛法中信心清淨思惟：「是諸邪法惡師，夏安居自恣時，尚知布施諸物。我等聖僧夏安居竟自恣時，云何不布施諸物？」即隨比丘法布施種種諸物：若鉢、若拘鉢多羅、若半拘鉢多羅、鍵鎡、半鍵鎡、帶鐶、禪鎮、衣鞄鉢支、澡罐、鉢囊、蓋扇、革屣，如是等種種比丘所須物，持詣竹園布施僧。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夏安居竟自恣時受隨比丘所須物。」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夏安居起自恣時受隨比丘所須物。」時諸沙彌來索隨比丘所須物分，諸比丘不與，語沙彌言：「佛聽夏安居起自恣時施衣與沙彌分，未聽隨比丘所須物與沙彌分。」以是事白佛。佛言：「應與。」諸比丘如是思惟：「佛言：『應與。』不知與幾許？」白佛。佛言：「諸沙彌若立、若坐、若次第，諸檀越手自布施，多少屬沙彌。若諸檀越不分別，與作四分，第四分與沙彌。」

佛在舍衛國。跋難陀釋子兩處安居，為布施故。諸比丘不知何處與衣分，白佛。佛言：「安居處與。」諸比丘言：「兩處安居。」佛

言：「何處住日多？」答言：「兩處日等。」佛言：「何處自恣？」答言：「兩處自恣。」佛言：「何處先自恣？是處與衣分。」

佛在舍衛國。跋難陀釋子，夏後月按行諸精舍，欲知何處安居比丘多得衣物，布施多處即往。諸比丘遙見，起迎與布坐處令坐，共相問訊樂不樂？小默然語諸比丘：「長老！是中住處僧得布施衣不？」諸比丘言：「得。」「分未？」答言：「未分。」言：「持來！是間分。」諸比丘持來，著跋難陀前分，分已上座取分欲去。跋難陀言：「大德小待。」問言：「有何等事？」答言：「但小待。」跋難陀能說法，雜語、好語、無盡語，如是好語說法，上座聞法大歡喜。愛法故語跋難陀：「我衣分屬汝。」如是第二、第三上座亦如是，一切僧衣分盡與跋難陀。如是一處、兩處、三處多得衣，大幞持入祇林。諸比丘祇林門間空地經行，遙見來自共相語：「跋難陀釋子來，耐羞人多作見聞疑惡，多取衣幞來。」漸近，諸比丘問：「是諸衣何處得？」答言：「與諸比丘廣說法故得。」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訶責：「何以名比丘，餘處安居餘處受衣分？」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具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餘處安居餘處受衣分？」爾時佛但呵，未為比丘結戒。

佛在憍薩羅國，一住處與大比丘僧安居。是國中諸居士，見僧多家家與比丘僧衣，若別房衣亦後安居衣。佛後歲祇林中夏安居，是住處有兩老比丘安居。諸居士思惟：「我等施僧如舊令事不廢，諸比丘得布施，我等得福。」諸居士送多衣物，如本法與住處僧。是二老比丘思惟：「是諸衣多我等人少，若分知當得何等罪？」心疑不分。是時跋難陀，夏後月按行諸精舍，欲知何處安居比丘多得衣物布施？跋難陀思惟：「佛往年安居處，是中必有多衣施。」即往彼住處。二老比丘遙見來，起迎與坐處，共相問訊樂不樂？小默然問言：「是中住處僧，得布施衣物不？」答言：「得。」問：「分未？」答：「未分。」問言：「何故不分？」答言：「是諸衣多，我等人少，若分知當得何等罪？心疑不分。」跋難陀言：「汝不分好，若分知汝得何罪。」二老比丘問：「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諸衣物來置前。跋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二聚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善！」跋難陀大擔衣去。彼言：「大德上座，我等諸衣物未分。」跋難陀言：「我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一大價衣著一處，餘與分作二分已，自擔多衣幞入祇林。諸比丘門間空地經行，遙見來自共相語：「是跋難陀無羞人，多作見聞疑惡，多取諸衣幞。」遂近來至，諸比丘言：「跋難陀！是諸衣何處得？」跋難陀具說向諸比丘。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訶責：「何以名比丘，故奪老比丘物？」諸比丘種種因緣訶已具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丘，故奪老比丘物？」佛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是事聽。乃過去世一河曲 中有二獺，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是二獺一面住守之。有野干來欲飲水，見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獺言：『阿舅！是河曲 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應說偈。』野干分作三分，問獺：『汝誰喜入淺？』答言：『是獺。』『誰能入深？』答言：『是獺。』野干言：『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雌者來說偈問：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答：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獺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曾 奪，今世復奪。」佛種種因緣呵跋難陀已，告諸比丘：「從今日是處安居，不應餘處受衣分。若受，得突吉羅罪。」
有一住處一比丘夏安居，是中諸人為夏安居僧故，布施諸衣應分物。雖諸人為夏安居僧故布施諸衣物，一比丘獨夏安居應得受。二

比丘、三比丘、四比丘亦如是。有住處、無住處亦如是。無聚落阿練若亦如是。

有一住處一比丘夏安居，是中諸人為客比丘故，多布施僧諸衣物應分物。雖諸人為客比丘故多布施僧諸衣，現前僧應分物。是一比丘夏安居，是衣應獨受。如是二比丘、三比丘、四比丘亦爾。有住處、無住處亦如是。無聚落阿練若處亦如是。

「若自恣竟僧破，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應與。」「自恣竟被舉比丘，應與衣分不？」佛言：「不應與。」「自恣竟有比丘至彼朋黨，應與安居衣分不？」佛言：「若至如法眾中應與。」「自恣竟有比丘自言：『我白衣。』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不應與。」「自恣竟有比丘自言：『我是沙彌。』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應與沙彌分。」「自恣竟有比丘自言：『我非比丘。』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不應與。」「若言：『我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邊罪、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等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不應與。」「自恣竟有比丘遊行至他國，應與夏安居衣分不？」佛言：「有應與有不應與，與者知當還，不與者知不還。若囑人取者，一切衣分應與。不囑人取者不應與。受囑者，一切僧使應代作。」

十誦律卷第二十七

十誦律卷第二十八(第四誦之八)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衣法第七之下

佛語比丘：「布施有八種。何等八？一、界布施；二、依止布施；三、制限布施；四、給得布施；五、僧得布施；六、現前得布施；七、夏安居得布施；八、指示得布施。」◎

◎云何名界布施？有一人言：「是衣布施是中住處僧。」夏後月受迦絺那衣，是衣誰應受？佛言：「雖夏後月受迦絺那衣，若比丘入是界內者應受。」是名界得布施。

云何名依止布施？如多比丘多住處作內界，夏安居自恣竟捨本界，結僧坊垣壁作內界。是中諸人為夏安居眾僧故，布施諸衣、應分物，是衣誰應受？佛言：「雖捨本界，是諸比丘本多住處作界內夏安居，是衣物諸比丘盡應分。」是為依止得布施。

云何制限布施？有一住處有二部比丘僧夏安居，有受法眾、有不受法眾。是眾僧夏安居竟，作如是制限：「此族布施我等受，彼族布施汝等受。此家布施我等受，彼家布施汝等受。是間行處布施我等受，彼間行處布施汝等受。是間聚落布施我等受，彼間聚落布施汝等受。是間去處聚落布施我等受，彼間去處聚落布施汝等受。是間街巷多人處布施我等受，彼間街巷多人處布施汝等受。」是中諸人為夏安居僧故，捉上座手布施，與僧諸衣、應分物，白佛言：「是衣物誰應受？」佛言：「隨何部作上座，是物應屬一部。」「若檀越捉第一上座手、第二上座手言：『是物施僧。』是物應屬誰？」答言：「二上座是一部上座，應屬一部。」「若二上座各是一部，應屬二部，云何應分？」答言：「次第等分四分，第四分應與沙彌。」是名制限得布施。

云何給得布施？若為人作布施，為因緣作布施：月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三十日、十六日、月一日，乃至布薩時一錢給某處，是諸物給處與，是為給得布施。

云何僧得布施？是住處有檀越言：「是衣與住處僧。」是時夏後月，是住處不受迦絺那衣，白佛：「是衣誰應受？」佛言：「夏後月是住處，雖不受迦絺那衣，諸比丘是中住處住，是衣應屬。」是為僧得布施。

云何現前得布施？有檀越言：「是住處與現前僧。」是時夏後月，是住處受迦絺那衣，白佛言：「是衣誰應受？」佛言：「雖夏後月是住處受迦絺那衣，諸比丘是中住處現在，是衣是輩應屬。」是為現前得布施。

云何夏安居得布施？有檀越言：「是衣與是住處夏安居僧。」是時非夏後月，此住處迦絺那衣不受，白佛言：「是衣誰應受？」佛言：「若非夏後月，此住處迦絺那衣不受，諸比丘是中住處夏安居竟，是衣是輩應受。」是為夏安居得布施。

云何示得布施？有檀越言：「是衣與耆闍崛山中、若毘婆羅跋首山中、若薩波燒持迦波婆利山中、若薩多般那舊河山中。」白佛：「是衣誰應受？」佛言：「是衣何處示？示處應受。」是為示得布施。

佛在舍衛國。是時長老意師，夏後月與大比丘僧五百人遊行諸國。以長老意師故，僧大得供養，時食怛鉢那種種粥、多諸衣布施。是時諸比丘如是思惟：「以是長老意師故，僧大得供養，時食怛鉢那、多諸衣布施。」諸比丘往詣意師所問言：「為大德大得供養，時食怛鉢那多諸衣物布施。長老！是衣物誰應受？」長老意師言：「諸長老！如佛毘尼中語：『有一住處一比丘夏安居，諸人雖為客比丘故布施，僧諸衣應分物。是一比丘獨在此夏安居，是衣應獨受。二比丘、三比丘、四比丘亦如是。有住處、無住處、無聚落阿練兒處亦爾。』諸長老！汝等如是比衣應受。」如長老意師多亦如是，如長老耶舍、長老耶首陀亦如是。

又一時眾多大上座比丘大迦葉為首，波羅利弗城雍園中住。是時摩竭國一住處，獨一比丘住。是中諸人為夏安居僧故，布施諸衣應分物。是比丘如是思惟：「是住處諸人為僧故，布施諸衣應分物。我一人非僧，我當往問長老迦葉等諸上座比丘，是衣物誰應受？」即具以是事問諸長老。諸長老言：「如佛毘尼中說：『有一比丘，一住處夏安居，是諸人為夏安居僧故，布施諸衣應分物。是一比丘獨夏安居，是衣應受。二比丘、三比丘、四比丘亦如是。有住處、無住處、無聚落、阿練兒處亦爾。如是比衣應受。』」

佛在舍衛國。是時給孤獨兒，字僧迦羅叉，頂結髮故，詣祇林中多設食供養僧。諸比丘大會千二百五十人，諸居士見大眾集，是中為僧故，布施諸衣、現前僧應分物。舊比丘言：「是夏末月是中受一日成衣，是時布施夏安居僧應分物。」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白佛。佛言：「雖夏末月受迦絺那衣，是名因緣衣，現前僧應分。」

佛在舍衛國。有阿羅漢比丘般涅槃，為是比丘故，詣祇林中多設食供養僧，諸比丘多會千二百五十人。諸居士見大眾集，是中為僧故，布施諸衣、應現前僧分物。舊比丘言：「夏末月是中受迦絺那衣，是衣施夏安居僧應分。」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雖夏末月住處受迦絺那衣，是因緣衣現前僧應分。」沙彌來索衣分，諸比丘不與。諸比丘言：「佛說夏安居衣分應與沙彌，隨比丘法物應與沙彌，佛不語因緣衣應與。」以是事白佛。佛言：

「聽與。」諸比丘不知與幾許，以是事白佛。佛言：「諸檀越布施，沙彌若立、若坐、若次第自手布施，應屬沙彌。若檀越不分別，與作次第分竟，四分與沙彌一分。」

佛在舍衛國。是時給孤獨居士死，故祇林破，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白佛。佛言：「比丘若可治便如法治。」諸比丘治不能辦，轉破壞，白佛。佛言：「給孤獨居士有子，字僧迦羅叉，應語：『是祇林汝父作，而今傾損，汝能治不？』」諸比丘到語言：「僧迦羅叉！是祇林汝父所作，今日傾損，汝何以不治？」答言：「諸大德！我先知我父十八億金買空地與佛及僧，今日破，此非我事。僧若持祇林與我，我當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與。有二人大得福德：一人新起、一人補故，二人俱得無量福德。云何應與？僧迦羅叉著內界中，一比丘應僧中如是唱：『大德僧聽！是祇林無主，僧迦羅叉欲治。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祇林無主當與僧迦羅叉治故。如是白。』『大德僧聽！是祇林無主，僧迦羅叉能治。是祇林無主，當與僧迦羅叉治故。誰諸長老忍祇林與僧迦羅叉治者，是長老默然，誰不忍便說。』『僧與竟，祇林無主，僧迦羅叉治，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憍薩羅國中一住處一比丘住，春月迦絺那衣訖，是中僧得布施現前應分物。是比丘如是思惟：「是中住處僧得諸衣物、現前應分物。我一人非僧，我何以不到佛所問：『是衣物誰應受？』」是比丘即到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須臾具以是事白佛。佛言：「春月迦絺那衣訖。」

憍薩羅國中一住處一比丘住，是中僧得布施現前僧應分物。「我一人非僧，是衣物應云何受？」佛言：「有一比丘一住處住，諸人為僧故布施諸衣現前僧應分物。是比丘得此衣，應心生口言：『是衣物僧所得，應分物應屬我，我護我受我用。』如是作是名得羯磨。若餘比丘來，不得強索。若不如是作，是比丘此衣不應受；若受得突吉羅罪，亦應共餘比丘分。若如是不作者，出界得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若有二比丘一住處，當云何分？應展轉分、自受分。云何展轉分？一比丘應如是言：『是衣諸人為僧故布施，諸衣僧應分物，是邊爾許為我分，即此分與汝長老，是分屬長老，汝護汝受汝用。』第二比丘亦如是，是名展轉分。云何名自受分？一比丘應如是言：『是衣諸人為僧故布施，諸衣僧現前應分物，是衣物中爾許，汝應得應屬汝，汝護汝受汝用。』第二比丘亦如是，是名自受分。若如是作，名得羯磨。若餘比丘來，不得強索。若不如是作，是比丘此衣不應受，若受得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如是不作出界，得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若有三比丘一住處。云何分？三比丘應展轉分、若自受分、若墮籌分。云何展轉分？如上

說。自受分亦爾。云何墮籌分？是衣作兩分，應如是言：『是分屬上座，是分屬下座。復次是分屬下座，是分屬上座。』如是作竟，應墮一籌。異比丘見不應更墮籌。若墮者，諸比丘得突吉羅罪，亦應異比丘共分。若如是不作者，出界得突吉羅罪，應異比丘共分。若有四比丘一住處。當云何分？四比丘應展轉分、若自受分、若墮籌分、若僧羯磨分。展轉分、自受分、墮籌分亦如上說。云何僧羯磨分？是衣僧應羯磨與一比丘，一心會僧，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是衣是中住處僧得現前應分物。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衣僧作羯磨，與某甲比丘。如是白。』白二羯磨。『僧是衣僧羯磨與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是比丘得僧羯磨與衣，取不肯還，如是言：『實布施，善與、善取法、善斷事，皆出僧中，何以還索？』」佛言：「是比丘應如是教：『是布施為清淨故施。』還者善。若不還，應強奪。教突吉羅罪懺悔。」

爾時諸沙彌來索衣分，諸比丘不與，如是言：「佛說安居起衣與沙彌分，隨比丘所須物與沙彌分、因緣衣與沙彌分，未說非時衣與沙彌分。」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與。」諸比丘不知與幾許，白佛。佛言：「沙彌若坐、若立，若次第檀越自手布施，應屬沙彌。若不如是與，第四分與沙彌。」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土地有一住處一比丘死。諸比丘不知衣鉢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羯磨與一比丘。羯磨者，和合僧中一比丘唱：『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某甲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某甲比丘。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資生輕物，若衣現前僧應分物若非衣，僧羯磨與某甲比丘。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死，是比丘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某甲比丘。是長老忍默然，若不忍便說。』『僧某甲比丘死，所有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憍薩羅國一住處一比丘死，是比丘衣鉢僧分竟，問諸比丘：「誰看是病比丘？」有比丘言：「我。」僧言：「擔是死人去。」比丘言：「大德！我非旃陀羅、非白癩病，衣鉢物僧分，我何以擔死人去？是人活時恭敬愛念我，我已報竟。是死人誰欲得者便擔去。」是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先與看病比丘六物，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看病人六物云何與？一心會僧，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看病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比丘死，是比丘

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僧羯磨與看病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僧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僧羯磨與看病人。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僧羯磨與看病人。忍者是長老默然，不忍是長老便說。』『僧已忍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六物，現前僧應分，僧羯磨與看病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憍薩羅國一住處一比丘死，是比丘衣物處處寄，是比丘衣物現前僧分竟，僧問是看病比丘：「誰供養瞻視？」答言：「我等。」僧言：「汝等彼處處所寄處衣索取。」諸瞻病人往索不得，便起鬪諍相言，以是事白佛。佛言：「現前六物先與看病人，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憍薩羅國一住處一比丘死。是比丘多衣多鉢多財物。不知是比丘受何等僧伽梨，何等欝多羅僧，何等安陀會，何等鉢，何等漉水囊，何等尼師檀——以是事白佛。佛言：「誰是根本看病人？看病人先應問病者：『受何等僧伽梨？何等欝多羅僧？何等安陀會？何等鉢？何等漉水囊？何等尼師檀？』若如是問已，資生六物與看病人，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若如是不問、若不知、不信，與不大好、不大惡六物，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

憍薩羅國一住處一比丘死，僧在死比丘尸前分衣鉢物，是死比丘動起語諸比丘：「諸大德上座！莫分我衣鉢物。」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莫即於死尸前分。若死尸已去、若僧在異處應分。」

憍薩羅國土地與學沙彌死。是衣鉢物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當死時，現前僧應分衣鉢物。」

憍薩羅國一住處有沙彌死。諸比丘不知衣鉢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所著內外衣應與看病人，餘輕物僧應分，重物不應分。云何應與？一心會僧，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某甲沙彌死，是沙彌所有內外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沙彌死，內外衣現前僧應分，僧羯磨與看病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沙彌死，是沙彌所有內外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看病人。誰諸長老忍某甲沙彌死，內外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看病人者默然，不忍者便說。』『僧與某甲沙彌死，是沙彌所有內外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看病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長老憂波離問佛言：「可分物、不可分物：何等可分物，何等不可分物？」佛言：「一切田地、一切房舍、一切床榻臥具、一切細車、一切麁車、半莊車、步輿車不應分。

「一切鐵物不應分，除釜瓶受二斛已下應分，除鉢、小鉢、半鉢、鍵鎡、小鍵鎡、剃頭刀、鉗鑷、截爪刀、針刀子、戶鉤、曲戶鉤、剃刀匣、刮污篦、灌鼻筒、熨斗、香鑪、熏鉢、鉤衣鉤、壁上鉤、匕 鉢、榰禪鎮，除上爾所物，餘一切鐵物不應分。
「一切銅物不應分，除釜瓶受二斛已下應分，除水盆、瓮蓋、刀匣、刮污篦、灌鼻筒、熨斗，香鑪、熏鉢、鉤衣鉤、壁上鉤、禪鎮、匕 鉢榰，除上爾所物，一切銅物不應分。
「一切石物不應分，除釜瓶受二斛已下應分：水瓶、水盆蓋、水物刮污篦、灌鼻筒、熨斗、香鑪、熏鉢鉤、禪鎮。除上爾所物，一切石物不應分；一切水精物不應分，除釜、熏鉢鉤、香鑪、熨斗，餘如上說。
「一切瓦物不應分，除盆受二斛已下應分：水瓶、水盆蓋、水物鉢、小鉢、半鉢、鍵鎡、小鍵鎡、刀匣、刮污篦、灌鼻筒、熨斗、香鑪、禪鎮，除上爾所物，餘一切瓦器不應分。
「一切貝物不應分，除刀匣、刮污篦、灌鼻筒、熨斗、禪鎮、香鑪、熏鉢鉤、衣鉤、盛藥函、匕 鉢榰，是一切貝物應分，餘一切不應分。
「一切牙齒物亦如是。
「一切角物不應分，除受半升已下應分，除刀匣、衣鉤、壁上鉤、刮污篦、灌鼻筒、禪鎮、盛藥函、匕 鉢榰，如是一切角物可分，餘不應分。
「一切皮物不應分，除盛酥油囊受半升已下，繫革屣韋、繫韈韋、鹿韋、熟韋、裹脚跟指韋應分。
「一切木物不應分，除杅受二升已下，水瓶、水盆、甕蓋、刀匣、刮污篦、衣鉤、鉢鉤、壁上鉤、鉢榰、禪鎮，如是一切木物可分，餘一切不應分。
「一切竹物不應分，除蓋、扇、箱篋、席杖等應分，一切赭土不應分。
「一切染色若煮、若未煮不應分。」
佛在舍衛國，是時語諸比丘：「有住處，一守戒比丘、一被擯比丘共住。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被擯比丘。若被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若餘擯比丘來，不應與。
「一住處，一守戒比丘、二被擯比丘共住。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被擯比丘。若被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餘擯比丘來，不應與。
「一住處，一守戒比丘、三被擯比丘共住。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被擯比丘。若被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若餘擯比丘來，不應與。

「有一住處，一守戒比丘、四被擯比丘共住。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被擯比丘。若被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若餘擯比丘來，不應與。

「有一住處，二守戒比丘、一被擯比丘；二守戒比丘、二被擯比丘；二守戒比丘、三被擯比丘；二守戒比丘、四被擯比丘，亦如是。

「一住處，有三守戒比丘、一被擯比丘；三守戒比丘、二被擯比丘；三守戒比丘、三被擯比丘；三守戒比丘、四被擯比丘，亦如是。

「一住處，四守戒比丘、一被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二被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三被擯比丘；四守戒比丘、四被擯比丘，亦如是。

「一住處，一擯比丘、一守戒比丘共住。若擯比丘死，衣物屬守戒比丘。若守戒比丘死，衣物屬擯比丘。若餘守戒比丘來，應與。一擯比丘、二守戒比丘；一擯比丘、三守戒比丘；一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亦如是。

「一住處，二擯比丘、一守戒比丘；二擯比丘、二守戒比丘；二擯比丘、三守戒比丘；二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亦如是。一住處，三擯比丘、一守戒比丘；三擯比丘、二守戒比丘；三擯比丘、三守戒比丘；三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亦如是。一住處，四擯比丘、一守戒比丘；四擯比丘、二守戒比丘；四擯比丘、三守戒比丘；四擯比丘、四守戒比丘，亦如是。」

憍薩羅國一住處，二比丘住，一比丘死。是一比丘如是思惟：「佛毘尼中說：『若比丘死時，現前僧中衣鉢物應分。』我一人非僧，我當往佛所問：『是衣鉢物應屬誰？』」即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佛言：「大德！我等二比丘憍薩羅國住，一比丘死。我如是思惟：『佛毘尼中說：「若比丘死時，衣鉢物現前僧應分。」我一人非僧。』」我今問世尊：「是衣鉢物應屬誰？」佛言：「有二比丘共一處住，一比丘死，即死時餘一比丘應心念口言：『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有爾許現前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可分物，是物屬我，我護我受我用。』如是作羯磨竟，若異比丘來不得強索。若不如是作，是比丘衣鉢物不應受；若受，犯突吉羅罪，亦應共餘比丘分。如是不作出界，犯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若有三比丘一住處，一比丘死。二比丘是衣鉢物，若展轉分、若自受分。云何展轉分？一比丘應如是念言：『長老！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有爾所現前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是邊爾許分物屬我。是分與汝長老，是分汝自護、自受、自用。』第二比丘亦如是念言：『長老！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有爾許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是邊爾許分物屬我。是分

與汝長老，是分汝自護、自受、自用。』是為展轉分。云何自受分？一比丘應如是言念：『長老！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有爾許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是邊爾許分物屬汝，是分汝長老自護自受自用。』第二比丘亦如是言念：『長老！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有爾許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是邊爾許分物屬汝，是分汝長老自護自受自用。』是為自受分。如是作竟，若異比丘來不得強索。若不如是作，是比丘是衣不應受；若受，犯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如是不作者，出界犯突吉羅罪，亦應異比丘分。

「若四比丘一住處，一比丘死，三比丘若展轉分、若自受分、若墮籌分。展轉分、自受分如上說。云何墮籌分？是衣鉢物作二分，應如是言：『是分屬上座，是分屬下座；若是分屬下座，是分屬上座。』如是竟一籌應墮，異比丘見不應墮。若墮第二籌，諸比丘犯突吉羅罪，亦應異比丘共分。若如是不作者，出界犯突吉羅罪，亦應異比丘分。若五比丘一住處，一比丘死，餘四比丘是衣鉢物，若展轉分、若自受分、若墮籌分、若羯磨分。展轉分、自受分、墮籌分如上說。云何羯磨分？是衣鉢物，僧應羯磨與一比丘。一心會僧，僧中一比丘應唱：『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死，有爾許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某甲比丘，有爾許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當羯磨與某甲比丘。如是白。』作白二羯磨。『僧已與某甲比丘羯磨，某甲比丘死，是比丘所有資生輕物，若衣、若非衣，現前僧應分物，僧羯磨與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僧羯磨與比丘衣鉢物，是比丘自受不肯還，言：『一切僧如法與、如法取、如法誓、如法語竟。今何以還索？』」佛言：「應如是語：『比丘！清淨故施，汝應還僧。』若還善。若不還，應強奪，教突吉羅罪懺悔。」諸沙彌來索是衣分，諸比丘不與，佛言：「自恣衣分應與、隨比丘法物應與、因緣衣分應與、非時衣分應與。」佛未語死比丘衣分應與，以是事白佛。佛言：「聽與。」諸比丘不知與幾許。佛言：「應作四分，第四分應與沙彌。」

佛言：「諸比丘！有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中住。是受法比丘死，不受法諸比丘遣使至受法比丘所言：『汝等一比丘是間死，衣鉢物持去。』受法諸比丘若取去善。若不取，應用治四方僧房臥具。

「若不受法比丘，受法比丘中住。若死，受法比丘遣使至不受法比丘所言：『汝等一比丘是間死，衣鉢物取去。』諸不受法比丘若取去善。若不持去，應用治四方僧房臥具。

「有受法諸比丘擯一比丘，到不受法比丘所言：『諸大德！除我罪作清淨，我當作不受法。』若未除罪而死，受法諸比丘應還攝衣

鉢。若除罪而死，衣鉢物屬不受法諸比丘。
「有不受法諸比丘，擯一比丘，是比丘往受法諸比丘所言：『大德！除我罪作清淨，我當作受法。』若未除罪而死，衣鉢物屬不受法諸比丘。若除罪而死，衣鉢物應屬受法諸比丘。」
有一比丘有衣應捨，是比丘與六群諸比丘。六群比丘取自用，不肯還歸。爾時有異諸比丘苦惱，不能得清淨可信比丘。佛夏後月遊行諸國，諸比丘著新染衣，是比丘著弊故衣。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是比丘：「汝何以著故弊衣？」答言：「我有衣應捨，與六群諸比丘。六群比丘取自用，不肯還我。亦有異諸比丘苦惱，不能得清淨可信比丘與。」佛言：「是清淨故布施，是時比丘即應還取。若取得善，若不還應強奪，教突吉羅罪懺悔。」
佛在舍衛國。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從坐起頭面禮佛足繞佛而還，其夜多辦淨妙種種飲食，清旦布坐處，遣人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自房住迎食分，一切僧入居士舍，阿難送佛食分。有五因緣佛住精舍迎食分。何等五？一若欲入定；二欲為諸天說法；三欲諸房遊看；四看病比丘；五若未結戒欲結。佛知諸比丘入居士舍，捉戶鉤遍看諸房，見一住處開門扇。一病比丘苦痛無侶，自臥大小便中。佛知故問問病比丘：「汝何所患苦，獨無人瞻視，自臥大小便上？」是比丘忠直相實相白佛：「大德！我性嬾，他有事我不助。我今病，他人亦復不看我。」佛如是思惟：「是忠實善男子，我當以手摩其身。」是時佛即以手摩之，當手摩時比丘苦痛即除愈，身心安樂。佛安徐扶起，與著衣將出房，安徐扶坐洗之，授淨衣令著。不淨者為浣捩曬，還入安徐却不淨涕唾，除草蓐灑掃塗地。更布草蓐已，安徐扶起著衣將入房，扶令草蓐中坐。告病比丘：「汝若不勤求，未得事為得故、未到事為到故、未識事為識故。汝隨爾許時具受苦痛，方當復劇是。」比丘亦自思惟：「今佛威神力，以手摩我身。當下手時，我身苦痛即除愈，身心安樂。」是比丘念佛大恩，善心生焉，得清淨信立種種願，佛功德尊重，於佛撿意一心。佛隨比丘意善為說法，是比丘在草座上，一切諸法不受，得阿羅漢。佛安是比丘第一漏盡中已，從是房出閉門下橾，還本房布尼師檀結跏趺坐。居士是時見眾僧坐已，從坐起自行澡水，種種飲食自恣所須。食畢澡手執鉢，持一小床在僧前坐，欲聽說法。時上座比丘說法，還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坐。諸佛常法，諸比丘中食還，如是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得滿足不？」諸比丘言：「大德！食美飽滿。」諸比丘食還，爾時世尊以如是問：「汝等飲食美不？僧飽滿不？」諸比丘言：「大德！食美飽滿。」

佛告諸比丘：「今日我捉戶鉤諸房遍看，見一病比丘，苦痛病急獨無人看，臥大小便中。汝諸比丘！是事不是，何以不相看、不相供給。入我法中，汝無父母兄弟，若不相看，誰當看汝？」佛種種因緣呵諸比丘已，告諸比丘：「從今日應看病人。」長老憂波離問佛：「誰應供給瞻視病人？」佛言：「和尚、阿闍梨；同和尚、同阿闍梨。若無四種人，僧應供給。若僧不與，僧得突吉羅罪。若僧差人，不肯去者，得突吉羅罪。從今日結看病比丘法。看病人法者，當隨病人所須應作，隨時到病人邊問病因緣。問病因緣已，若問藥師、若問知病比丘、見病比丘，如是以何藥差？若藥師教應服是藥，明日到厨中看僧作何食？若有隨病應食，看病人則往。若無應病食，應取僧所供給供給是病人。若是事無是住處，若善好有德比丘，從是比丘索供給病人。若無是事，應從多知識大德比丘索。若無是事，應留病比丘六物，餘物應貿所須供給病人。若無是事，以所受重物貿輕物受持，得錢求所須供給病人。若無是事，所受鐵鉢為貿瓦鉢受持，得錢市所須供給病人。若無是事，看病人應自與。若自無，應從他乞供給病人。若無知識乞不能得，乞食美者供給病人。看病比丘，應隨時到病人邊為說深法，是道非道發其智慧。是病比丘如是隨意說法。若是阿練若病，應現前讚阿練若法。若學修妬路經，現前讚學修妬路。若學毘尼，現前讚毘尼。若作法師，現前讚阿毘曇。若佐助眾事，應讚佐助眾事。若有大德多人所識，應問初地相、第二、第三、第四地相，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若死，隨其功德供給供養竟，諸衣若應浣者浣，捩曬燥捲襞，徐徐擔入僧中，應如是唱：『某甲比丘死，是比丘僧伽梨、是憂多羅僧、是安陀會、是鉢是漉水囊、是尼師檀、是餘資生物，自得如是勝趣。』」

佛言：「有三種病人：有病人，若得隨病飲食若不得，若得隨病藥若不得，若得隨意看病人若不得，不能差。

「有病人，若得隨病飲食若不得，若得應病藥若不得，若得隨意看病人若不得，能差。

「有病人，若得隨病飲食差，若不得死；若得應病藥差，若不得死；若得隨意看病人差，若不得死。以是病故聽看病人，若上二種病人，為供養供給亦善。病人有五事難看。何等五？一惡性不可共語；二看病人教不信不受；三應病飲食不應病飲食，不知自節量；四不肯服藥；五不能自忍節量。有是五法病人難看。病人有五事易看。何等五？一不惡性；二看病人教能信受；三別隨病應食不應食；四能自服藥；五能自忍節量；有是五法病人易看。有五法看病人不能看病。何等五？一者惡性不可共語；二者病人教不隨語；三者不別知隨病應食不應食；四者不能為病人他邊索藥；五者不能

忍。有是五法不能看病人。有五法能看病人：一者不惡性可共語；二者病人教即隨語；三者能知應病飲食，是應食是不應食；四者能為病人他邊索藥；五者能忍。有是五法能看病人。

「有五法病人難看。何等五？一惡性不可共語；二不知諸病起滅無常；三身中起病辛苦不樂，奪命性不能忍；四一切喜從他索，少自能作而不作；五五受陰中起滅不觀，是色陰、是色陰習、是色陰盡，是痛陰、是想陰、是行陰，是識陰、是識陰習、是識陰盡。有是五法病人難看。有五法病人易看。何等五？一者不惡性可共語；二知諸痛起滅觀無常；三身中起病辛苦痛急不樂，奪命性能忍；四一切不喜從他索少，自能作自作；五五受陰中起滅能觀，是色陰、是色陰習、是色陰盡，是痛陰、是想陰、是行陰，是識陰、是識陰習、是識陰盡。有是五法病人易看。

「復有五法看病人不能看病。何等五？一者惡性不可共語；二者若多惡病人屎尿，瓦甌唾壺出入時，若棄唾時不喜；三為財物飲食不為法故；四五受陰中起滅不能觀，是色陰、是色陰習、是色陰盡，是痛陰、是想陰、是行陰，是識陰、是識陰習、是識陰盡。五不能隨時到病人邊為說深妙法示是道非道，不能生其智慧。是為五法不能看病。」

佛告諸比丘：「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所與比丘衣者死，彼死比丘邊同意取，是惡取。死者衣受，是惡受。若本主活在，與彼同意取，是好取。長衣受，是好受。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本主死與是同意取，是惡取。死者衣受，是惡受。所與比丘活在，與彼同意取，是好取。長衣受，是好受。」(七法中衣法第七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八

十誦律卷第二十九(第五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迦絺那衣法第一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於桑祇陀國安居，過三月自恣竟作衣畢，持衣鉢向舍衛國，道路多雨泥水。是諸比丘以多雨泥水故，甚大疲極熱風所惱，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安居樂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佛以如是語勞問諸比丘：「忍不？足不？安居樂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諸比丘答言：「世尊！忍足安居樂、乞食不乏，但道路疲極。」佛問諸比丘：「汝等云何忍足安居樂、乞食不乏、道路疲極？」諸比丘答言：「我等於桑祇陀國安居，過三月自恣竟作衣已，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道中值雨多泥水故，熱風所惱甚大疲極。」佛言：「汝等比丘實忍足安居樂、乞食不乏、道路疲極。從今聽諸比丘，安居自恣竟，和合一處受迦絺那衣。受迦絺那衣者，先衣尚不失何況新衣？受迦絺那衣法者，一心和合僧隨得衣日受。云何隨得衣日？若月一日得衣即日受。若二日、若三日，乃至八月十五日亦如是。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今日僧和合受迦絺那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受迦絺那衣。如是白。』應先立受迦絺那衣人，應問：『誰能與僧作受迦絺那衣人？』是中若一比丘言：『能。』」佛言：「若有五法，不應立作受迦絺那衣人。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受不受。若成就五法，應立作受迦絺那衣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受不受。是中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能為僧作受迦絺那衣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比丘作受迦絺那衣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能為僧作受迦絺那衣人。僧今立某甲為僧作受迦絺那衣人。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為僧作受迦絺那衣人者默然，不忍者說。』『僧立某甲比丘為僧作受迦絺那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爾時若僧初得施衣，安居僧應分，應以是衣羯磨與。受迦絺那衣人與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此住處僧得是施衣，安居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羯磨與某甲比丘，以是衣作迦絺那衣，不離是住處受持。如是白。』『大德僧聽！是住處僧得是施衣，安居僧應分。僧羯磨與某甲比丘，以此衣僧作迦絺那衣，不離是住處受持。誰諸長老忍僧羯磨此衣，與某甲比丘，作迦絺那衣，不離是住處受持者默然，不忍者說。』『僧羯磨此衣與

某甲比丘，作迦絺那衣，不離是住處受持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爾時與了了能作四，比丘浣、染、裁割、箋、刺，安隱量度。浣時應生心：『以此衣我作迦絺那衣受。』染、裁割、箋、刺、安隱量度時作是念：『我以此衣作迦絺那衣受。』若生此六心，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此六心，不名善作迦絺那衣。復有三心，作是念：『我以是衣當作迦絺那衣受，以此衣今作迦絺那衣受，以此衣作迦絺那衣受竟。』若生此三心，是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此三心，不名善作迦絺那衣。復有二心，作是念：『我以是衣作迦絺那衣受，以此衣作迦絺那衣受竟。』若生此二心，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此二心，作迦絺那衣人，得突吉羅罪。」

爾時長老優波離，偏袒右肩、合掌問佛言：「世尊！云何名受迦絺那衣法？」佛言：「與僧作受迦絺那衣人，應一心浣、一心染、一心割截、一心箋、一心刺、一心安隱量度。作迦絺那衣人浣是衣時，應作是念：『以是衣我作迦絺那衣受。』染時、割截時、箋時、刺時、安隱量度時，皆作是念：『以是衣我作迦絺那衣受。』是比丘若生是六心，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是六心，不名善作迦絺那衣。復有三心，作是念：『我以此衣當作迦絺那衣受，以是衣今作迦絺那衣受，以是衣作迦絺那衣受竟。』是比丘若生此三心者，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是三心，不名善作迦絺那衣。復次應生二心，作是念：『我以是衣作迦絺那衣受，以是衣作迦絺那衣受竟。』是比丘生此二心者，名善作迦絺那衣。若無是二心，作迦絺那衣者，得突吉羅罪。」佛語優波離：「不但量度，名受迦絺那衣。不但染、不但緣、不但帖四角、不但出葉、不但箋，故名受迦絺那衣。若用故爛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先已受作迦絺那衣，今更受者，不名為受。若用非時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鬱金色染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經宿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不以決定心受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不淨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減量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減量作僧伽梨、若鬱多羅僧、若安陀衛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不割截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以不割截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衛，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若作迦絺那衣未竟，不名為受。若以異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作迦絺那衣者，不名為受。」

佛語優波離：「僧如法受迦絺那衣日，有一安居比丘出，還聞已受迦絺那衣，不隨喜者，是人不得受迦絺那衣。」佛語優波離：「如是名為受迦絺那衣。若得急施衣用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用時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用新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用

般宿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若用淨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若用作淨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若用割截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若以帖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若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作迦絺那衣者，名為善受。」佛語優波離：「僧如法受迦絺那衣日，有一安居比丘出界行即日還，聞已受迦絺那衣，歡喜隨順者，是人名善受。」

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云何名捨迦絺那衣？」佛言：「有八事名捨迦絺那衣。何等八？一者衣成時；二者衣垂成時；三者去時；四者聞時；五者失時；六者發心時；七者過齊限時；八者捨時。初六者，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作衣。』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還彼處亦不作衣。』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於界外作衣，作是念：『我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是人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還此處作衣。』是人即出界去，彼於界外作衣，若作若未作，作是念：『我還本處徐徐作。』久久不成，是人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外去，作是念：『我還此處作衣。』彼於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即作是念：『迦絺那衣已捨，我不復還。』是名聞捨迦絺那衣。

「有人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還此處作衣。』即於界外作衣，彼衣若成、若未成，作是念：『我還本處未捨迦絺那衣。』到已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初六。

「第二六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還彼處亦不作衣。』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於界外作衣，作是念：『我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是人於界外作衣，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是人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還此處作衣。』是人即出界去，彼於界外作衣，若作、若未作，作是念：『我還本處徐徐作。』久久不成，是人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彼於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即作是念：『迦絺那衣已捨，我不還本處。』是比丘聞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爾所毘波羅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即於界外作衣，彼衣若作若未作，作是念：『我還本處未捨迦絺那衣。』到已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二六竟。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外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是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是人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為捨迦絺那衣。是名初四。

「第二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不經理、亦不言還、亦不言不還。出界去時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不經理、亦不言還、亦不言不還。出界作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不經理、亦不言還、亦不言不還，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不經理、亦不言還、亦不言不還，出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即於彼處作衣，若成、若不成，徐徐作久久不成，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是名第二四。

「第三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於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是名第三四。
「第四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去，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便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去，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是人於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即於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失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是名第四四。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是人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彼處。』衣垂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

那衣，還此住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是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是名初四。餘、三、四，不經理、當來還、聞已捨，亦如上說。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那衣，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是名第二五四捨迦絺那衣。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餘、三、四，不經理、當來還、聞已捨，亦如是。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本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我若僧已捨迦絺那衣，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那衣，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是名第三五四。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出界已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所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餘、三、四，不經理、當來還、聞已捨，亦如是。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還此住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去，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斷所望得、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那衣，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是名第四五四。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已，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餘、三、四，不經理、當來還、聞已捨，亦如是。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人於界

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那衣，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是名第五五四。

「復有二十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出界外作衣時，作是念：『我不還本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不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餘、三、四，不經理、當來還、聞已捨，亦如是。

「第五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是比丘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人於界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

衣垂成留置，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彼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所有衣出界，望得多衣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不得所望、不斷所望、非望而得，復勤求所望，是望亦斷、非望而得。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未捨迦絺那衣。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第五四捨迦絺那衣。是名第六五四。

「復有十二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他語言：『持衣來當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他語言：『持衣來當為汝作。』是人界外令他作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界外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他語言：『持衣財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是比丘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外。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令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六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界外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七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

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衣，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八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衣久久不成。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九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衣。』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界外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令他作衣，作衣已毘波羅衣垂成留置，是人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本處。』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聞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還此住處，僧未捨迦絺那衣。共僧捨時，即名為捨迦絺那衣。

「復有十二捨迦絺那衣。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具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是比丘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令他作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界外作衣。』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是比丘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令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

不成。又作是念：『我當還本處。』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作是念：『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六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衣。』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界外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七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已捨迦絺那衣，界外作衣。作衣已，不好守護故失，更無物作，失衣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八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徐徐作，久久不成。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九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界外作衣，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令他作衣。作衣，毘波羅垂成留置，是人作是念：『此毘波羅衣不還本處。』作衣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一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作衣。』是比丘聞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十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毘波羅衣，持衣出界。衣財不足故，作是念：『我當還此住處作衣。』界外，他語言：『持衣來我為汝作。』是比丘界外作衣，已作爾所、爾所未作，還此住處，僧未捨迦絺那衣。共僧捨時，即名捨迦絺那衣。是為十二。

「復有二五捨迦絺那衣。初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以安隱心作是念：『我當往某住處，某住處吉，若彼處可樂者當住，不可樂者便還。』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還本處。』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以安隱心作是念：『我當往某住處，某住處若彼可樂者當住，不可樂者便還。』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往某處某處，亦不還本處。』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以安隱心作是念：『我當往某住處，某住處若彼可樂者當住，不可樂者便還。』是比丘界外，不至彼住處，亦不還本住處，久久住在界外。是比丘過齊限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以安隱心作是念：『我當往某住處，某住處若彼可樂者便住，不可樂者當還。』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若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住處，亦不至某處。』是比丘聞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以安隱心作是念：『我當往某住處，某住處若彼可樂者便住，不可樂者當還。』是比丘界外，若往彼住處若不往，未捨迦絺那衣便還此住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捨。是名初五捨迦絺那衣。

「後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作是念：『我得伴者當往某方某方，若不得者當還。』是比丘出界，作是念：『我不還本住處。』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二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作是念：『我得伴者當往某方某方，若不得者當還。』是比丘出界已，又作是念：『我不往某方某方，亦不還本處。』是比丘去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三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作是念：『我得伴者當往某方某方，若不得者當還此住處。』是比丘出界外，不至彼方亦不還本處，久久住在界外。是比丘過齊限時，即名捨迦絺那衣。

「四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作是念：『我得伴者當往某方某方，若不得者當還。』是比丘界外聞僧已捨迦絺那衣。是比丘作是念：『僧已捨迦絺那衣，我不還本處，亦不至某方。』是比丘以聞故，即名捨迦絺那衣。

「五者，若比丘受迦絺那衣，作衣竟持衣出界，作是念：『我得伴者當往某方某方，若不得者當還。』是比丘界外，若往彼方若不往，未捨迦絺那衣便還此處，共僧捨迦絺那衣，即名為捨。是名二五捨迦絺那衣竟。」(八法中迦絺那衣法第一竟)

二六六二十，　雙十二二五，

合百六十六。

十誦律卷第二十九

十誦律卷第三十(第五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俱舍彌法第二

佛在俱舍彌。爾時有一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語其過罪，教令如法悔過。是比丘言：「我不知所犯，既不知，當見何罪？云何懺悔？」諸比丘作是念：「此比丘不肯直爾便首，當與作不見擯。」作是念已，即與作不見擯。是比丘樂持戒有慚愧，多知多識，多有力勢佐助。所住處四邊，多諸比丘共相狎習。是人遣使語言：「我無罪，而諸比丘不如法羯磨擯我，是擯可破，汝等來集。」四邊諸比丘即時俱集，欲滅是事故。是比丘具向諸比丘說：「我以如是因緣故無罪，諸比丘不如法，強與我作不見擯，此事可破。」諸比丘聞已不忍心轉謂：「是比丘實無罪，僧不如法，強與作不見擯，是事可破。」如是決定隨順擯人，與諸作擯比丘共相違逆。以是故，相言鬪諍事起，僧破、僧諍、僧別、僧異，作破僧因緣，分作兩部。一部言：「此比丘有罪。」一部言：「此比丘無罪。」一部言：「如法擯。」一部言：「不如法擯。」一部言：「不如法擯，可破。」一部言：「如法擯，不可破。」如是相言鬪諍不息，僧遂破作二部。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

佛即時却隨順比丘及擯比丘令小遠去，語諸作擯比丘：「汝等若事無因緣根本，彼不自首，不應作擯。何以故？有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語其過罪，教令如法悔過。是比丘樂持戒有慚愧，多知多識，有大力勢多人佐助。有如是人，僧先應思惟，有五法不應作擯。何等五？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不共說戒及僧羯磨、不共怛鉢那、不共中食、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諸比丘亦應思惟，有是五法故，不應作擯。又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語其過罪，教令如法悔過。是比丘樂持戒有慚愧，少知識無大勢力無多相助，四邊住處少知識共語共事者。」佛言：「僧應先思惟，有五法應擯。何等五？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不共說戒及僧羯磨、不共怛鉢那、不共中食、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不起鬪諍相言，僧和合無諍無別無異。思惟是五法已，應作擯。」

佛如是語已，又却作擯諸比丘令小遠去，喚隨順擯諸比丘來語言：「汝等比丘，莫為犯罪不自見罪人。何以故？若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語其過罪，教令如法悔過。是犯罪比

丘，能思惟五法，如法見罪。何等五？若我是罪不如法見、僧或與我作不見擯、不得共說戒及僧羯磨、不得共怛鉢那、不得共中食、不得隨上座受他起禮迎送。何以故？諸比丘樂持戒有慚愧，不能為我故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是犯罪人，思惟是五法故，能如法見罪。」

佛在俱舍彌。爾時俱舍彌諸作擯比丘，在界內說戒作僧羯磨。隨佛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諸隨順比丘及擯比丘，亦出界外說戒作僧羯磨，隨佛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爾時，即却隨順助擯比丘及擯比丘令小遠去。問諸作擯比丘：「汝等實於界內共住處，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耶？」答言：「實爾。世尊！」又問彼隨順比丘及擯比丘：「出界外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善哉，善哉！比丘！若汝等與隨順比丘及擯比丘，界內共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共作者，是諸羯磨皆名非法。何以故？汝等與彼別異故，彼不與汝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事、彼不與汝等共事。彼若共汝等界內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共作者，皆名非法。何以故？彼與汝等別異故，彼不與汝等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事、彼亦不與汝等共事。彼所作羯磨亦皆如法。何以故？彼與汝等別異，不應共住共事故。有二種不共住。何等二？一者比丘身自作不共住；二者僧和合如法與作不共住羯磨。有二種共住：一者身自作共住；二者僧和合如法與作共住羯磨。若苦切擯比丘，捨彼部眾入此部眾，即應共住。若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比丘捨彼部眾入此部眾，即應共住。若擯人折伏下意，出界外與解擯者，即得與所解擯眾共住。」

佛爾時遣作擯諸比丘令小遠去，告諸隨順擯比丘及擯比丘言：「汝等實出界外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耶？」答言：「實作。世尊！」又問彼諸比丘：「實在界內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皆如是作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善哉，善哉！比丘！若汝等與作擯諸比丘，界外共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磨共作者，是諸羯磨皆名非法。何以故？汝等與彼別異故，彼不共汝等住、汝等不共彼住，汝等不與彼共事、彼不與汝等共事。彼若共汝等界外說戒作僧羯磨，隨我所聽羯摩共作者，皆名非法。何以故？彼等與汝別異故，彼不與汝等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住，汝等不與彼共事、彼亦不與汝等共事。彼所作羯磨亦皆如法。何以故？彼與汝等別異，不應共住共事故。有二種不共住：一者身自作不共住；二者僧和合如法。與作不共住羯磨。有二種共住：一者身自作共住；二者僧和合如法與作共住羯磨。若苦切擯比丘，捨彼部眾入此部眾，即應共住。若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

得如是羯磨比丘，捨彼部眾入此部眾，即應共住。若擯比丘折伏下意，出界外與解擯者，即得與所解擯眾共住。」

佛在俱舍彌。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請。居士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座處，遣使白佛：「時到。佛自知時。」諸比丘往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分。諸比丘入居士舍，鬪諍事起、相言相罵、起身惡業，出家人所不應作。是居士語諸比丘言：「大德小住。」皆令就座，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已，行澡水畢，取小床坐欲聽說法。上座說法已從座起去，諸比丘食後還房舉衣鉢，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諸佛常法，諸比丘食來，以是語言問訊：「飲食多美？眾僧滿足不？」佛即以是語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諸比丘答言：「世尊！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以上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入白衣舍起鬪諍事，相言相罵、起身惡業，出家人所不應作？」佛言：「從今別部異眾，不應共相近坐令起身惡業。如是異眾集時，聽知法比丘令相遠，敷座中間留一床處，然後說戒作諸羯磨，及教化比丘尼。」

佛在俱舍彌。爾時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佛爾時教化是諸比丘：「汝等莫鬪諍相言。何以故？用瞋恨者不滅瞋恨，唯忍辱力乃能滅之。」是中有比丘白佛言：「世尊法王且置！彼人惱我，云何不報？」爾時世尊小却不遠，作是念：「我今得離常喜鬪諍、相言相罵俱舍彌比丘所行威儀法則。」廣說《長壽王經》已，即從座起往支提國，漸漸遊行到舍衛國。爾時俱舍彌諸賢者，聞佛不憙俱舍彌比丘鬪諍言語，所行威儀法則，故捨詣他國，作是念：「我等應輕賤是諸比丘少起敬心。」作是念已，即便相語咸共輕賤，不復尊重供養讚歎，敬心轉少。爾時諸比丘作是念：「諸居士輕賤我等，不復尊重供養讚歎，敬心轉少。我等何不往舍衛國詣佛所？」作是念已，隨意住竟持衣鉢，往舍衛國詣佛所。

長老舍利弗，聞俱舍彌諸比丘，喜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復尊重供養讚歎，起慢心故，來向舍衛國。聞已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復尊重供養讚歎，起慢心故，便來向此。世尊！我等於此比丘，當應何所作？」佛語舍利弗：「是中有說非法者，不應尊重供養讚歎。有說法者，應尊重供養讚歎。」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等云何知說非法者、說法者？」佛語舍利弗：「若比丘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說重、重說輕、無殘說有殘、有殘說無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是常所行法、說言非說、非說言說，是名說非法者，不應尊

重供養讚歎，不應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不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不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亦不應從受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舍利弗！若比丘非法說非法、法說法、非律說非律、律說律、犯說犯、非犯說非犯、輕說輕、重說重、無殘說無殘、有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是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說言是說、非說言非說，是名說法者，應尊重供養讚歎，應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亦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亦應從受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一切盡應與床臥具。」長老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亦如是問。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尊重供養，起慢心故，來向舍衛國。聞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尊重供養讚歎，起慢心故，便來向此。世尊！我等於此比丘，當應何所作？」佛言：「瞿曇彌！是中有說非法者，不應敬重供養讚歎。有說法者，應敬重供養。」瞿曇彌言：「云何知說非法者、說法者？」佛告瞿曇彌：「善聽！若比丘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犯說非犯、非犯說犯、重說輕、輕說重、無殘說殘。殘說無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是常所行法、說言非說、非說言說，是名說非法者，不應敬重供養讚歎，不應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不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不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不應從受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不應從是人受半月教誡法。瞿曇彌！若比丘非法說非法、法說法、非律說非律、律說律、犯說犯、非犯說非犯、輕說輕、重說重、無殘說無殘、有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是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說言是說、非說言非說，是名說法者，應敬重供養讚歎。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亦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亦應從是人受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應從是人受半月教誡法。」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優鉢羅花色比丘尼、周那難陀比丘尼、頻頭比丘尼、脂梨沙彌尼亦如是問。

憍薩羅王波斯匿，聞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尊重供養故，來向此國。聞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當應何所作？」佛言：「大王！是中有說非法者，不應敬重供養。有說法者應供養。」「世尊！云何知說法者、說非法者？」佛言：「大王！應聽兩人語，若比丘非法說法、法說非法，

是名說非法者，不應敬重供養讚歎，不應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不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不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大王！若有比丘非法說非法、法說是法，應恭敬供養讚歎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亦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大王！應與一切二部僧飲食。」大居士須達多、阿難、邠坻梨師達多富羅那亦如是問。

末利夫人，聞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彼諸賢者不尊重供養讚歎故，來向此國。聞已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比丘，當應何所作？」佛言：「末利夫人！是中有說非法者，不應尊重供養讚歎。有說法者，應尊重供養讚歎。」「世尊！我等云何知說法者、說非法者？」佛言：「末利夫人！應聽兩人語，若比丘非法說法、法說非法，是名說非法者，不應尊重供養讚歎，不應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不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不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末利夫人！若比丘非法說非法、法說是法，是名說法者，應尊重供養讚歎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亦應從受讀誦經法、從問所疑，應與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應與一切二部僧飲食。」毘舍佉鹿子母、布薩多居士婦、修闍多居士婦亦如是問。

爾時長老舍利弗，聞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故已來入界，聞已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俱舍彌比丘憙鬪諍相言來入此界，我等云何與臥具分？」佛言：「我先說應與臥具，隨彼部上座，先與臥具。」舍利弗受佛教已，隨彼上座先與臥具。

佛在俱舍彌。爾時得擯比丘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眾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今當云何？」作是思惟已，到隨順比丘所言：「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今云何？』」隨順諸比丘即將擯比丘到作擯諸比丘所言：「是擯比丘到我所言：『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今云何？」』」作擯諸比丘，即將擯比丘及

隨順諸比丘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是隨順比丘將擯比丘至我等所言：『是擯比丘言：「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今云何？』」』」佛言：「是比丘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若是比丘，心悔折伏自首者，應與解擯。解擯法者，一心和合僧，是擯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跳-兆+互]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犯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某甲比丘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今心悔折伏自首，從僧乞解擯。我比丘某甲心悔折伏自首，僧當與我解擯，憐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擯比丘某甲言：「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是擯比丘某甲，心悔折伏自首，今從僧乞解擯。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比丘解擯。是名白。』『大德僧聽！是擯比丘某甲言：「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是擯比丘某甲，心悔折伏自首，僧今與某甲比丘解擯。誰諸長老忍聽與某甲比丘解擯者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某甲比丘解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俱舍彌。爾時彼比丘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心悔折伏自首，僧已與我解擯，我今應入僧中共作和合。」作是思惟已，往隨順諸比丘所言：「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是人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心悔折伏自首，

僧已與我解擯，我今應入僧中共作和合。』」隨順諸比丘即將是比丘往詣作擯比丘所言：「是比丘言：『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犯罪，如法擯不可破。我心悔折伏自首故，僧已與我解擯，我今應入僧中共作和合。」』」作擯諸比丘即將是比丘及隨順諸比丘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是隨順諸比丘將是比丘到我所言：『是比丘說：「我獨行獨住作是思惟：『為我故，僧鬪諍相言，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是中有比丘言：「是人有罪。」有言：「無罪。」有言：「如法擯。」有言：「不如法擯。」有言：「如法擯不可破。」有言：「不如法擯可破。」皆為我故。我實有罪，如法擯不可破。我心悔折伏自首故，僧已與我解擯，我今應入僧中作和合。』」』」佛言：「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為和合因緣故，細求是事，如破一毛為百分，莫為破僧因緣細求是事。」佛言：「應共作和合。若布薩時未到，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今僧為和合故，若僧時到僧忍聽，今非布薩時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為眾僧和合故。是名白。』即時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八法中俱舍彌法第二竟)

八法中瞻波法第三

佛在瞻波國。爾時六群比丘，處處作非法羯磨：一人擯一人，一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二人擯二人，二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三人擯三人，三人擯四人、一人、二人，四人擯四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訶責言：「云何名比丘，處處作非法羯磨：一人擯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二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一人，三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二人，四人擯四人？」如是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訶責言：「云何名比丘，處處作非法羯磨：一人擯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二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一人，三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二人，四人擯四人。」佛但訶責而未結戒。

佛在瞻波國。爾時阿葉摩伽國聚落名王薩婆，是中有舊比丘名共金，作摩摩帝帝帝陀羅。六群比丘遊行迦尸國向瞻波國，到王薩婆聚落。是比丘遙見彼來，出迎代持衣鉢、開房舍示言：「此房舍、床、臥具、被枕，汝等隨上座安住。」與辦洗浴具，與油澡豆，欲揩摩者即與揩摩。是摩摩帝夜坐禪，晨朝入王薩婆聚落，到諸貴人

舍，讚歎六群比丘言：「六群比丘是佛弟子，多聞善巧說法辯才無礙。以是故，汝等應與僧怛鉢那食中食。」即時諸婆羅門居士信者，與作怛鉢那食中食與僧。六群比丘噉是食已，肥盛得色得力身柔軟，共相謂言：「是好善男子，尊重讚歎我等，作如是好食。」數日之中更不復續，六群比丘共相謂言：「是善男子轉更不好，不復尊重供養讚歎我等，當喚其來。」即喚來到，六群問言：「汝何故不復尊重供養讚歎我等！」答言：「此王薩婆聚落婆羅門居士，信我語者約勅作供養。我力勢正能齊是，更不能得。」六群比丘言：「汝見罪不？」答言：「我有何罪？」六群言：「汝看我等不如本尊重供養讚歎。」彼言：「我不見罪。」六群比丘言：「此人不肯直首，當與作不見擯。」即與作不見擯。是人作是念：「六群比丘無因緣，我不自首，強作不見擯，我何不向瞻波國詣佛所？」如是思惟已，隨意住王薩婆聚落已，持衣鉢往瞻波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如是問訊：「可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佛如是語，問訊共金比丘：「可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答言：「世尊！可忍、可足、乞食無難、道路不疲。」以是事向佛廣說。佛知而故問共金比丘：「六群比丘何因緣故擯汝？」答言：「世尊！無因無緣，我無罪強與我作不見擯。」佛言：「若六群比丘無因無緣，汝無罪強擯汝者，汝莫愁憂，我與汝作法伴。」六群比丘聞與作擯比丘向瞻波國詣佛所：「我等亦當往詣佛所。」如是思惟隨意住已，持衣鉢遊行向瞻波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問訊：「可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佛即以是語問訊六群比丘：「可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六群比丘答言：「世尊！可忍、可足、安樂住、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佛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等於王薩婆聚落，有與比丘作不見擯耶？」答言：「實有。世尊！」問：「何因緣故擯？」答言：「無因無緣，彼無罪強為作擯。」佛以是事及先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言：「云何名比丘，無因無緣，彼無罪強為作擯？云何名比丘，處處作非法羯磨？一人擯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二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一人，三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二人，四人擯四人。若比丘，一人擯一人，犯一突吉羅。一人擯二人，犯二突吉羅。一人擯三人，犯三突吉羅。一人擯四人，四突吉羅。二人擯二人，二突吉羅。二人擯三人，三突吉羅。二人擯四人，犯四突吉羅。三人擯一人，一突吉羅。三人擯三人，三突吉羅。三人擯四人，四突吉羅。三人擯一人，一突吉羅。三人擯二人，二突吉羅。四人擯四人，偷蘭遮。作破僧因緣故。一人擯一

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一人擯二人、三人、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二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一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三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二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四人擯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一人擯一人，不成羯磨。一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不成羯磨。二人擯二人、三人、四人、一人，不成羯磨。三人擯三人、四人、一人、二人，不成羯磨。四人擯四人，不成羯磨。可四眾作羯磨，是中四比丘成。可五眾作羯磨，是中五比丘成。可十眾作羯磨，是中十比丘成。可二十眾作羯磨，是中二十比丘成。若四眾可作羯磨，是中減四比丘作，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白衣作第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沙彌、若非比丘、若外道、若不見擯人、不作擯人、惡邪不除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自言犯重罪人、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母人、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作第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可五眾作羯磨，減五比丘作者，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白衣作第五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沙彌、若非比丘、若外道、若不見擯人、不作擯人、惡邪不除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自言犯重罪人、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作第五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可十眾作羯磨，減十眾作者，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白衣作第十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沙彌、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人、不作擯人、惡邪不除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人、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作第十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可二十眾作羯磨，減二十眾作者，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白衣作第二十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沙彌、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破內外道、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作第二十人，是非法羯磨，不應作。若可四眾作羯磨，減四比丘作者，不成羯磨。若可四眾作羯磨，若白衣作第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成羯磨，不應作。若沙彌乃至惡心出佛身血人作第四人，是非法羯磨，不成羯磨，不應作。若五眾可作羯磨，減五比丘作者，不成羯磨。若可五眾作羯磨，若白衣作第五人，是非法，不成羯磨，不應作。若沙彌、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人作第五人，是非法，不成羯磨，不應作。若可十眾作羯磨，減十眾作者，不成羯磨，不應作。若可十眾作羯磨，若白衣作

第十人，是非法，不成羯磨，不應作。若沙彌、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人作第十人，是非法，不成羯磨，不應作。若可二十眾作羯磨者，減二十比丘作羯磨，不成羯磨，不應作。若可二十僧作羯磨，若白衣作第二十人，是非法，不成羯磨，不應作。若沙彌、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人作第二十人，是非法，羯磨不成，不應作。」

佛言：「從今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若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行摩那埵人、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若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得作本日治羯磨。從今日若別住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若別住竟人、若行摩那埵人、若行摩那埵竟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若不共住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極少二十清淨同見比丘，得作出罪羯磨。」佛語諸比丘：「清淨同見四比丘，是名眾僧。若五比丘清淨同見，是名眾僧。若十比丘清淨同見，是名眾僧。若二十比丘清淨同見，是名眾僧。是中四比丘清淨同見僧中，可如法作諸羯磨，除自恣羯磨、除受大戒羯磨、除出罪羯磨。是中五比丘清淨同見僧中，可如法作諸羯磨，除中國受大戒羯磨、除出罪羯磨。是中十比丘清淨同見僧中可如法作諸羯磨，除出罪羯磨。是中二十比丘清淨同見僧中，可如法作一切羯磨。」

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頗有僧不如法作羯磨耶？」佛語優波離：「有五種僧：一者無慚愧僧；二者羯羊僧；三者別眾僧；四者清淨僧；五者真實僧。無慚愧僧者，破戒諸比丘，是名無慚愧僧。羯羊僧者，若比丘凡夫鈍根無智慧，如諸羯羊聚，在一處無所知，是諸比丘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不知說戒、不知法會，是名羯羊僧。別眾僧者，若諸比丘一界內處處別作諸羯磨。清淨僧者，凡夫持戒人及凡夫勝者，是名清淨僧。真實僧者，學無學人，

是名真實僧。是中前三種僧，能作非法羯磨；後二種不能作非法羯磨。」佛告優波離：「復有四種羯磨：非法羯磨、如法羯磨、別眾羯磨、和合羯磨。非法羯磨者，若白羯磨離白作，是名非法羯磨；若白二羯磨離白作者，是亦非法；復有作白不唱說羯磨是亦非法；若唱說羯磨不作白，是亦非法；若白四羯磨離白作者，是亦非法；若白已不三唱說羯磨，是亦非法；若三唱說羯磨不作白，是非法羯磨；若應與現前比尼與憶念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憶念比尼與現前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憶念比尼與不癡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不癡比尼與現前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不癡比尼與自言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自言比尼與不癡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自言比尼與實覓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實覓比尼與自言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實覓比尼與苦切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苦切羯磨與實覓比尼，是非法羯磨。應與苦切羯磨與依止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依止羯磨與苦切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依止羯磨與驅出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驅出羯磨與依止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驅出羯磨與下意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下意羯磨與驅出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下意羯磨與別住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別住羯磨與下意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別住羯磨與摩那埵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摩那埵羯磨與本日治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出罪羯磨與本日治羯磨，是非法羯磨。應與出罪羯磨與摩那埵羯磨，是非法羯磨。若僧種種事起，不如法、不如比尼、不如佛教斷，皆名非法。是名非法羯磨。

「如法羯磨者，若白羯磨用白作，是如法羯磨。若白二羯磨白已一唱，是如法羯磨。若白四羯磨白已三唱，是如法羯磨。若應與現前比尼與現前比尼，是如法羯磨。若應與憶念與憶念、應與不癡與不癡、應與自言治與自言治、應與實覓比尼與實覓比尼、應與苦切羯磨與苦切、應與依止羯磨與依止、應與下意羯磨與下意、應與驅出羯磨與驅出、應與別住羯磨與別住、應與摩那埵與摩那埵、應與本日治與本日治、應與出罪與出罪，是名如法羯磨。若僧中種種事起，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名如法羯磨。

「別眾羯磨者，是羯磨中所須比丘，不和合一處、可與欲者不與欲、現前比丘遮成遮，是名別眾羯磨。復有別眾羯磨，是羯磨中所須比丘和合一處，可與欲者不與欲、現前比丘遮成遮，是名別眾羯磨。復有別眾羯磨，是羯磨中所須比丘和合一處，可與欲者與欲、現前比丘遮成遮，是名別眾羯磨。

「和合羯磨者，所須比丘和合一處，可與欲者與欲、現前比丘能遮不遮，是名和合羯磨。」

長老優波離問佛：「何比丘遮可受？何比丘遮不可受？」佛言：「若僧如法作羯磨，是中有比丘遮，不應受；若白衣遮、若沙彌、若非比丘、若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人、越濟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人遮，不應受；若界內人遮界外作羯磨，不應受；若界外人遮界內作羯磨，不應受；若在下人遮高處作羯磨，不應受；若在高處人遮下處作羯磨，不應受；若遮人不到作羯磨僧所、若到不乞聽、若破戒人遮，皆不應受；若破戒人心遮亦不應受，是名不應受。應受遮者，若僧作非法羯磨，是中有比丘遮，應受。若僧界內作非法羯磨界內比丘遮，應受。若遮比丘到僧所，乞聽已遮，應受。若持戒比丘遮，應受。是名應受。有諸比丘非法別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復有諸比丘，非法和合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復有諸比丘，似法別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復有諸比丘，似法和合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復有諸比丘僧，如法別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復有比丘僧，如法和合眾擯比丘，有比丘僧來解，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佛語優波離：「是中一眾，名真實作擯，所謂如法和合眾；一眾名真實解擯，所謂如法和合眾解。」(八法中瞻波法第三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

十誦律卷第三十一(第五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般荼盧伽法第四(丹本云八法中苦切羯磨法第四之初)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有二比丘：一名般荼、二盧伽，喜鬪諍相言，共諸比丘鬪諍相言已，知是鬪諍比丘，便到其所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喜鬪諍相言。知是鬪諍比丘，便到其所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如是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般荼盧伽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喜鬪諍相言，知是鬪諍相言便到其所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言：『汝等決定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如是呵已語諸比丘：「汝等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若更有如是人者，亦應與作苦切羯磨。若比丘於三事中有犯，應與作苦切羯磨：若破戒、若破正見、若破威儀。復有三事應與作苦切羯磨：喜鬪、喜諍、喜相言。有三種作苦切羯磨，非法非比尼：可破人不現前作、不先說其事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如法：不可破人現前作、先說其事作、令憶念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人不現前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人現前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先說其事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先說其事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令憶念作。復有三種非法非比尼可破：與不犯罪人作、與犯不可悔過作、與已悔過作。有三種如法不可破：為犯罪人作、為犯可悔過作、與未悔過作。有三種可破：不如法作、別眾作、與不犯罪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犯罪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為可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犯可悔

過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與已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與未悔過作。

「苦切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般荼盧伽比丘，喜鬪諍相言，知是鬪諍比丘，便到其所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比丘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隨汝般荼盧伽比丘幾時作不清淨行惡口不止，隨爾所時僧與汝等作苦切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苦切羯磨比丘行法者，是比丘不應與他受大戒；不應受他依止；不得畜沙彌；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苦切羯磨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諸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不應從他乞聽、不應言：『我當出汝罪。』不應遮布薩自恣、不應違逆清淨比丘，應折伏心如法恭敬。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不得離是苦切羯磨。」

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小却一面，與般荼盧伽比丘作苦切羯磨。般荼盧伽比丘，得苦切羯磨已，心悔折伏恭敬柔軟，從僧乞解苦切羯磨。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若般荼盧伽心悔折伏，僧應與解。若更有如是人者，亦應與解。若比丘不如法行，僧不應與解苦切羯磨。若與他受大戒、與他作依止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呵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從他乞聽出清淨比丘罪、若言：『我當出汝罪。』若遮說布薩自恣、違逆清淨比丘、不心悔折伏不柔軟，不應與解。若如法行，僧應與解苦切羯磨。不與他受大戒、不與他作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若已羯磨，不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從他乞聽、不出清淨比丘罪、不言：『我當出汝罪。』不遮布薩自恣、不違逆清淨比丘。若心悔折伏柔軟，應與解苦切羯磨。解苦切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般荼盧伽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念！我般荼盧伽比丘，喜鬪諍相言，知是鬪諍相言比丘，便到其所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比丘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故僧與我等作苦切羯磨。我等得苦切羯磨，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苦切羯磨。我等般荼盧伽比丘，今心悔折伏，僧憐愍故，與我等解。』第二、第三亦如是

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般茶盧伽比丘，喜鬪諍相言，知是鬪諍比丘，便到其所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復語第二部比丘言：「汝等堅持是事莫為他擊，汝等取勝，我當相助。」以是因緣故，未破比丘便破，已破者不可和合，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故僧與作苦切羯磨。是般茶盧伽比丘，得苦切羯磨故，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苦切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般茶盧伽比丘解苦切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般茶盧伽比丘解苦切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施越比丘，數數犯罪、數數悔過，無有齊限。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作依止羯磨。」佛言：「比丘三事中有犯，應與作依止羯磨：若破戒、若破見、若破威儀。復有三種：憙鬪、憙諍、憙相言。有三種作依止羯磨非法非比尼：可破人不現前作、不先說其罪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作依止羯磨如法如比尼：不可破人現前作、先說其罪作、令憶念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人不現前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眾作、人現前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先說其罪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先說其罪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令憶念作。有三種可破：與不犯罪作、為不可悔過作、與已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為犯作、為可悔過作、與未悔過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與不犯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犯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為不可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可悔過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為已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與未悔過作。依止羯磨有二種：一、應教汝依止某甲住；二者應說依止羯磨法。依止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眾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施越比丘，數數犯罪、數數懺悔，無有齊限。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隨汝施越幾時作不清淨行不隨順道，隨爾所時僧與汝作依止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依止羯磨比丘行法者，不應與他受大戒、不應受他依止、不得畜沙彌、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不應從他乞聽、不應言：『我當出汝罪。』不應遮布薩自恣、不應違逆清淨比丘。」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小却一面，與施越比丘作依止羯磨。

施越得羯磨故，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依止羯磨。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若施越比丘心悔折伏，僧應與解。若更有如是人者，亦應與解。若比丘不如法行，僧不應與解依止羯磨、若與他受大戒、與他作依止、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呵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從他乞聽、若出清淨比丘罪，若言：『我當出汝罪。』若遮布薩自恣、違逆清淨比丘、若不心悔折伏柔軟，不應與解。若如法行，僧應與解依止羯磨，不與他受大戒、不與他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從他乞聽、不出清淨比丘罪、不言：『我當出汝罪。』不遮布薩自恣、不違逆清淨比丘。若心悔折伏柔軟，應與解依止羯磨。解依止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施越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念，我施越比丘，數數犯罪、數數悔過，無有齊限，故僧與我作依止羯磨。我得依止羯磨故，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依止羯磨。僧憐愍故，與我解。』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施越比丘，數數犯罪、數數悔過，無有齊限，僧與作依止羯磨。是施越比丘，得依止羯磨故，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依止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施越比丘解依止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施越比丘解依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山國土，有馬宿、滿宿二比丘，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法；鼓簧捻脣作音樂聲，齒作伎樂，彈銅杅，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瓔珞，以香塗身，著香薰衣，以水相灑；自手採華亦使人採，自貫花鬘亦使人貫，自頭上著華亦使人著，自著耳環亦使人著；自將他婦女去，若使人將去；若令象鬪、馬鬪、車鬪、步鬪、羊鬪、水牛鬪、狗鬪、雞鬪、男鬪、女鬪，亦自共鬪；手打脚蹋，四向馳走，變易服飾，馳行跳躑，水中浮沒；破截樹木；打臂拍髀；啼哭大喚或嘯；謬語、諸異國語；躑絕反行，如魚婉轉，擲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大船上，載令作伎樂；乘象馬車輿，與多人眾吹貝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種種惡不淨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馬宿、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作驅出羯磨。」佛言：「比丘於三事中有犯，僧應與作驅出羯磨：若破戒、破見、破威儀。有三種應作驅出羯磨：憙鬪、憙諍、憙相言。有三種非法非比尼作驅出羯磨：可破人不現前作、不先說其罪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如

法如比尼作驅出羯磨：不可破人現前作、先說其罪作、令憶念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人不現前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人現前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先說其罪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先說其罪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不令憶念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令憶念作。有三種作驅出羯磨可破：與不犯罪作、為不可悔過作、與已悔過作。有三種作驅出羯磨不可破：為犯罪作、為可悔過作、與未悔過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與不犯罪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犯罪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為不可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為可悔過作。有三種可破：非法作、別眾作、與已悔過作。有三種不可破：如法作、和合僧作、與未悔過作驅出羯磨。

「驅出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馬宿、滿宿比丘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僧今與某甲作驅出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馬宿、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隨汝馬宿、滿宿幾時不捨是不清淨行，隨爾所時與汝作驅出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馬宿、滿宿比丘作驅出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驅出羯磨比丘行法者，不應與他受大戒、不得受他依止、不得畜沙彌、不得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得驅出羯磨罪、不應作相似罪、不得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過罪、不應從他乞聽。不應言：『我當出汝罪。』不應遮布薩自恣、不應違逆清淨比丘，應折伏心如法恭敬。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壽不得離驅出羯磨。」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小却一面，與馬宿、滿宿作驅出羯磨。

馬宿、滿宿得驅出羯磨故，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驅出羯磨。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若馬宿、滿宿比丘心折伏者，僧應與解。若更有如是人，僧亦應與解。若比丘不如法行，僧不應與解驅出羯磨、若與他受大戒、與他作依止、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呵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從他乞聽、若出清淨比丘罪。若言：『我當出汝罪。』若遮布薩自恣、違逆清淨比丘。不心悔折伏柔軟，不應與解。若如法行，僧應與解驅出羯磨，不與他受大戒、不與他作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不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從他乞聽、不出清淨比丘罪、不言：『我出汝罪。』不遮布薩自恣、不違逆清淨比丘。若心悔折伏柔軟，應與解驅出羯磨。解驅出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馬宿、滿宿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

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馬宿、滿宿比丘，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故僧與我作驅出羯磨。我等得驅出羯磨故，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驅出羯磨。僧憐愍故，與我等解。』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馬宿、滿宿比丘，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行惡行亦見亦聞亦知，僧與作驅出羯磨。是馬宿、滿宿比丘得驅出羯磨故，心悔折伏，今從僧乞解驅出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馬宿、滿宿比丘解驅出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馬宿、滿宿比丘作解驅出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尸國有聚落，名磨叉止陀，是中有豪貴居士，名曰質多羅，饒財多寶、田宅人民、奴婢眷屬。是人歸依佛法僧，不疑佛法僧、不疑苦集盡道，見諦得道。於磨叉止陀聚落菴羅林中起僧房，請比丘僧：「願諸大德！於此菴羅林僧房中住，我當供養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亦能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唯除比尼。」時有比丘，名鬱多羅，於質多羅居士菴羅林中，作僧房摩摩帝、帝帝陀羅。爾時有優波斯那比丘和檀提子，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阿練兒納衣乞食，樂處空地來去坐立，飲食衣鉢威儀清淨，起人敬心，遊行迦尸國，到磨叉止陀聚落。質多羅居士見是客比丘，來去坐立、飲食衣鉢威儀清淨，即起敬心清淨。因是客比丘故，請僧明日到自舍食。時僧房主，聞質多居士不先語我：「因客比丘故請僧舍食。」「我是質多居士菴羅林中摩摩帝帝、帝陀羅僧房主。質多居士不問我，因客比丘故請僧舍食。過是夜已，我當共是居士語。」是鬱多羅比丘作是思惟，至地了著衣持鉢到是居士舍，見辦種種多美飲食敷種種雜色坐具，問言：「何以無胡麻歡喜丸？」居士答言：「我今樂說一喻，若聽者當說之。大德鬱多羅！北方有估客眾，擔雞東方市易。有烏來下，與雞共合生子，鳴時亦不能作鷄聲、復不能作烏聲，設欲鳴時作雞烏聲。鬱多羅！汝亦復如是，雖種種說佛法善語，又說惡語。」鬱多羅比丘言：「汝呵罵我，此是汝菴羅僧房，還以相付。我當往東方詣佛所供養親侍。」居士言：「大德！住我僧房中，我當盡形供給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又當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唯除比尼。」是比丘再三語居士言：「汝呵罵我，此是汝菴羅僧房，還以相付，我往東方詣佛所供養親侍。」是居士又第二、第三請言：「鬱多羅！住我僧房中，當盡形供養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又當教讀誦經法答所問疑，唯除比尼。」爾時鬱多羅比丘，欲往東方詣佛所，時居士語言：「汝所說事及我所說，具向佛說莫得增減。汝今不受我請，後必還來。」鬱

多羅比丘即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是語言問訊：「可忍、可足、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佛以是語問訊鬱多羅比丘：「可忍、可足、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答言：「世尊！可忍、可足、安樂住，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聞已語諸比丘：「汝等與鬱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令向質多羅居士下意懺悔。若更有如是人，僧亦應與作下意羯磨。若比丘三事中有犯，應與作下意羯磨：破戒、破見、破威儀。又三種應與作下意羯磨：憙鬪、憙諍、憙相言。若比丘有五法，僧應與作下意羯磨：若比丘呵責佛、若呵法、若呵僧、若破戒、若破威儀。又有五法，僧應與下意羯磨：若惡口向白衣、若罵白衣、若毀呰白衣家、若別離白衣家、若方便求驅白衣出欲令得衰惱。復有五法，僧應與作下意羯磨：惡口向比丘，罵比丘、毀呰比丘、破比丘利養、求方便驅比丘出令得衰惱。復有五法，僧應與作下意羯磨：教白衣共白衣鬪、教白衣共比丘鬪、教比丘共比丘鬪、教比丘共白衣鬪、說白衣所不喜事。僧作下意羯磨，作下意羯磨時先應思惟三事：是居士所說為實不實？此比丘能作是事不？是比丘可令下意不？如是思惟已，然後作下意羯磨。作下意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質多居士供給僧，如事大家。是鬱多羅比丘，現前惡口呵罵。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鬱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令向質多居士懺悔。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鬱多羅比丘作下意羯磨，令向質多居士懺悔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僧應遣一堪能比丘，將鬱多羅比丘到質多羅居士所，語居士言：『是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僧已如法治，汝今聽是比丘懺悔。』若受懺悔者，即時令是居士離聞處著可見處，鬱多羅比丘應向是比丘作突吉羅懺悔。若是居士不受者，僧爾時應更與二堪能比丘語居士言：『鬱多羅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僧已如法治，汝當受懺悔。』若受者，即令居士離聞處住可見處，鬱多羅比丘應向二比丘作突吉羅懺悔。若復不受者，爾時僧即更受與若三、若四堪能比丘語居士：『是比丘現前惡口呵罵汝，僧已如法治，汝當受懺悔過。』若受者，即令居士離聞處住可見處，鬱多羅比丘應向是諸比丘作突吉羅懺悔。若復不受者，若是居士多知多識，有大勢力、有官力、賊力，自能作惡事惱亂眾僧若令人作，僧應語是比丘言：『是居士多知多識，有官力、有賊力，能自作惡事亦能令人作，汝當離是住處去。』若是比丘強住者，眾僧無罪。」

佛在俱舍彌。爾時車匿比丘，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益利安樂故，語其罪：「教令如法見罪悔過，莫覆藏。」車匿言：「我不見罪，云何悔過？」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汝等與

車匿作不見擯。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作。若比丘三事中有犯，應與作不見擯：破戒、破見、破威儀。復有三事，僧應與作不見擯：憙鬪喜諍、憙相言。僧欲作不見擯時，先應思惟五事：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不共布薩說戒自恣、不共作諸羯磨、不共中食、不共帶鉢那、不得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相言相罵、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思惟是五法已，不應作擯。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見擯，不共布薩、說戒、自恣、作諸羯磨、不共中食、不共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不起鬪諍相言相罵、僧和合、無諍、無別、無異。思惟是五事已，應與作不見擯。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事：若諸比丘與我作不見擯，不得共我布薩、說戒、自恣、作諸羯磨、不共中食、不共帶鉢那、不得隨上座起禮迎送。何以故？諸比丘樂持戒、有慚愧，不能為我故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思惟是法已，應受不見擯。作不見擯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車匿比丘，犯罪不如法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隨汝車匿幾時犯罪不如法見，僧隨爾所時與汝作不見擯。諸比丘不共汝作羯磨、不共汝住於僧事中：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不與汝共事共住，猒惡汝如旃陀羅。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不見擯比丘行法者，不應與他受大戒、不應受他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羯磨人，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若無病不應受他按摩，心悔折伏柔軟。」佛言：「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不得離是羯磨。」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已小遠一面，與車匿比丘作不見擯羯磨。

作不見擯羯磨已，車匿比丘心不折伏，作是言：「我何豫汝等事？我不數汝等。」作是語已便持衣鉢，向鴦伽國、摩竭國、迦尸國、憍薩羅國、鳩留國、般闍羅國、阿葉摩伽阿般提國，從一住處至一住處。諸國土比丘聞車匿被擯，不共作羯磨：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入立十四人數、不得共事，猒惡如旃陀羅，皆不共住、不共事。還來俱舍彌國，心悔折伏，從僧乞解不見擯。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解。若比丘不如法行者，僧不應與解不見擯、若與他受大戒、與他作依止、若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訶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若不病受他按摩、若作白衣相、若作外道相、若與外道共事、

不應作便作、不學比丘戒、呵罵比丘、惡口向比丘、毀呰比丘、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憙鬪諍相言、心不折伏不恭敬柔軟。若如是行者，不應與解不見擯。若得不見擯比丘，不與他受大戒、不與他作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不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不受洗脚拭脚脚机、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不作白衣相外道相、不與外道共事、作所應作、學比丘戒不呵罵比丘、不惡口向比丘、不毀呰比丘、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不喜鬪諍相言，心悔折伏恭敬柔軟。若如是行者，應與解不見擯。解不見擯法者，一心和合僧，車匿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念！我車匿犯可悔過罪，不如法見故，僧與我作不見擯。諸比丘不與我共事、共住、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及諸羯磨、不得入立十四人數、厭惡我如旃陀羅。今我車匿已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不見擯羯磨。僧憐愍故，與我解。』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車匿比丘，犯罪不如法見，僧與作不見擯羯磨，諸比丘不與共事、共住、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厭惡如旃陀羅。車匿比丘今心悔折伏，從僧乞解不見擯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車匿比丘解不見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車匿，犯可悔過罪。諸比丘憐愍欲利益安樂故，語其過罪，教令如法悔過。答言：「我見是罪，不能如法悔過。」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車匿，作不作擯羯磨。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佛言：「若比丘三事中隨犯，應與作不作擯羯磨：若破戒、若破見、若破威儀，應與不作擯。復有三事，僧應與不作擯：喜鬪、喜諍、喜相言。僧欲作不作擯時，先應思惟五事：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作擯，不共布薩作諸羯磨、不共中食、不共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相言相罵、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思惟是五法已，不應作擯。若我等與是比丘作不作擯，不共布薩作諸羯磨、不共中食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不起鬪諍相言相罵、僧和合、無諍、無別、無異。思惟是五法已，應與作擯。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法：是諸比丘與我作不作擯，不得共我布薩自恣作諸羯磨、不共中食帶鉢那、不隨上座起迎禮拜。何以故？諸比丘樂持戒、有慚愧，不能為我故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思惟是五法已，應受不作擯羯磨。

「不作擯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車匿比丘，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過。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隨汝車匿幾時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過，僧隨爾所時與汝作不作擯，諸比丘不共汝作諸羯磨：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立十四人數、不與汝共事共住、厭惡汝如旃陀羅。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得不作擯比丘行法者，不應與他受具戒、不應與他作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羯磨人、不應出清淨比丘過、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不應受洗脚拭脚脚机供養、除病不應受他按摩，應心悔折伏柔軟。」佛言：「若不如是法行者，盡形不得離是羯磨。」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小却一面，與車匿比丘作不作擯羯磨已，車匿比丘心不折伏，作是言：「我何豫汝等事？我不數汝等。」作是語已便持衣鉢，向鴦伽國、摩竭國、迦尸國、憍薩羅國、鳩留國、阿葉磨伽阿般提國，從一住處至一住處。諸國土比丘聞車匿比丘被擯，諸比丘不共作羯磨不共住，於眾事中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立十四人數、不得共事共住，厭惡如旃陀羅，皆不共住、共事。

車匿比丘還俱舍彌國，心悔折伏，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解。若擯比丘不如行法者，僧不應與解、若與他受具戒、與他作依止、若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呵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若不病受他按摩、若作白衣相、作外道相、若與外道共事、不應作便作、不學比丘戒、呵罵比丘、惡口向比丘、毀呰比丘、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喜鬪諍相言，心不悔折伏恭敬柔軟。若不如是行者，不應與解不作擯。若得不作擯比丘，不與他受具戒、不與他作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不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不病不受按摩、不作白衣相、不作外道相、不與外道共事、作所應作、學比丘戒、不呵罵比丘、不惡口向比丘、不毀呰比丘、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供養、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不憙鬪諍相言，心悔折伏恭敬柔軟。若如是行者，應與解不作擯。解不作擯法者，一心和合僧，車匿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車匿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故，僧與我作不作擯。

諸比丘不與我共事共住、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立十四人數，厭惡我如旃陀羅。我車匿今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僧憐愍故，與我解。』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車匿比丘，犯罪見罪不能如法悔過，僧與作不作擯羯磨。諸比丘不與共事、共住、共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立十四人數，厭惡如旃陀羅。車匿比丘得是羯磨故，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不作擯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車匿比丘解不作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言：「我如是知佛法義，佛所說障法，行是障法不能障道。」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阿利吒比丘作不捨惡邪見擯。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佛言：「若比丘三事中有犯應與作惡邪不除擯：若破戒、若破見、若破威儀。復有三事：憙鬪、憙諍、憙相言。僧與作惡邪不除擯，爾時先應思惟五法：若我等與是比丘作惡邪不除擯，不共布薩自恣作諸羯磨、不共中食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相言相罵、僧破、僧諍、僧別、僧異。思惟是事已，不應作擯。若我與是比丘作惡邪不除擯，不共布薩作諸羯磨、不共中食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以是因緣故，不起鬪諍相言相罵、僧和合、無諍、無別、無異。思惟是事已，應與作擯。犯罪比丘亦應思惟五事：是諸比丘與我作惡邪不除擯，不得共我布薩作諸羯磨、不得共我中食帶鉢那、不隨上座起禮迎送。何以故？諸比丘有慚愧、樂持戒，不能為我故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思惟是事已，應受惡邪不除擯。惡邪不除擯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言：「我如是知佛法義，佛所說障法，行是障法不能障道。」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汝阿利吒，隨汝幾時生惡邪見不如法悔過，僧隨爾所時與汝作惡邪不除擯。諸比丘不共汝作羯磨，不共汝住於僧事中：若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不與汝共事共住，厭惡汝如旃陀羅。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惡邪不除擯比丘行法者，不應與他受具戒、不應與他作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者不應教誡、不應重作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羯磨人、不應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應悔心折伏柔軟。」佛言：「若得擯比丘不如是行者，盡形不得離是羯磨。」即時諸比丘，受佛教已小却

一面，與阿利吒比丘作惡邪不除擯。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解。若擯比丘，不如惡邪不除擯行法者，僧不應與解、若與他受具戒、與他作依止、若畜沙彌、若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教誡比丘尼、若重犯罪、若作相似罪、若作過是罪、若呵羯磨、若呵羯磨人、若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若作白衣相、作外道相、若與外道共事、不應作便作、不學比丘戒、呵罵比丘、惡口向比丘、毀呰比丘、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利養、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憙鬪諍相言，心不折伏恭敬柔軟。若如是行者，不應與解。若擯比丘，不與他受具戒、不與他作依止、不畜沙彌、不受教誡比丘尼羯磨、不教誡比丘尼、不重犯罪、不作相似罪、不作過是罪、不呵羯磨、不呵羯磨人、不受清淨比丘起禮迎送供養衣鉢臥具洗脚拭脚脚机、不病不應受他按摩、不作白衣相外道相、不與外道共事、作所應作、學比丘戒、不呵罵比丘、不惡口向比丘、不毀呰比丘、不作方便令僧失住處失利養、不欲折伏界內界外比丘、不憙鬪諍相言，心悔折伏恭敬柔軟。若如是行者，應與解惡邪不除擯。

「解惡邪不除擯法者，一心和合僧，阿利吒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阿利吒生惡邪見，作如是言：「我知佛法義，佛所說障法，行是障法不能障道。」故僧與我作惡邪不除擯。諸比丘不與我共事、共住、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厭惡我如旃陀羅。我阿利吒，今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惡邪不除擯羯磨。僧憐愍故，與我解。』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阿利吒比丘生惡邪見，作如是言：「我知佛法義，佛說障法，行是障法不能障道。」僧與作惡邪不除擯羯磨，諸比丘不與共事、共住、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不得入十四人數，厭惡如旃陀羅。阿利吒比丘得是羯磨故，心悔折伏柔軟，從僧乞解惡邪不除擯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阿利吒比丘解惡邪不除擯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八法般荼盧伽法第四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一

十誦律卷第三十二(第五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悔法第五(八法中苦切羯磨第四之餘)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語諸比丘言：「大德！我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應與作六夜摩那埵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僧亦應與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眾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第二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眾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第三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眾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六夜摩那埵。是名白。』第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我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

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我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說。』（第三羯磨）『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迦留陀夷比丘，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語諸比丘言：「諸大德！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當與出罪。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出罪。出罪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先已僧中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第二我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先已僧中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第三我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先已僧中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如是白。』第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

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已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我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已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我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中已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竟，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語諸比丘：「我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我今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迦留陀夷比丘六夜摩那埵。若更有如是人，亦應作。作是法者，一心和合僧，迦留陀夷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第二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第三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迦留

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六夜摩那埵。是名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

「第二：『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迦留陀夷比丘六夜摩那埵者默然，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僧已忍與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迦留陀夷比丘，行六夜摩那埵時，已過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故出精，更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迦留陀夷語諸比丘：「大德！我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故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故出精，更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今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迦留陀夷比丘行摩那埵時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故，與作本日治。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

更犯一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今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當與我本日治，憐愍故！』第二：『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犯一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今從僧乞本日治。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當與我本日治，憐愍故！』第三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犯一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今從僧乞本日治。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當與我本日治，憐愍故！』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更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若僧時到僧忍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今當與本日治。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更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今當與本日治。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當與本日治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更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今當與本日治。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當與本日治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行六夜摩那埵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更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

藏，從僧乞本日治。僧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今當與本日治。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當與本日治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僧已與本日治竟，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不覆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語諸比丘：「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出罪。出罪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中間更犯一罪，我先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我本日治。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我出罪，憐愍故！』第二：『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中間犯一罪，我先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我本日治。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第三：『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一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中間犯一罪，我先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我本日治。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即時一比丘僧中唱：『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不覆藏，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更犯一罪，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已與本日治。是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已行本日治，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一罪，已行本日治，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間犯一僧伽婆尸

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本日治。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更犯一罪，行本日治，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竟，已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間犯一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本日治。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更犯一罪，行本日治，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已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是中間犯一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不覆藏，先已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本日治。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更犯一罪，行本日治，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是中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中間犯一罪，行本日治，行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覆藏，語諸比丘：「諸長老！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覆藏。今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若干日覆藏，隨覆藏日與作別住。若更有如是比丘，僧亦應和合與作別住。如是應作，一心和合僧，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若干日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憐愍故！』第二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若干日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憐愍故！』第三更說：『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覆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

犯僧伽婆尸沙罪，若干日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憐愍故！』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從僧乞別住法。若僧時到僧忍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與別住法。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從僧乞別住法。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當與別住。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今與別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從僧乞別住。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當與別住。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今與別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二羯磨。』第三更說：『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從僧乞別住。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當與別住。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今與別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三羯磨。』『僧與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與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迦留陀夷比丘，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語諸比丘言：「諸長老！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六夜摩那埵。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僧中行別住，當與六夜摩那埵。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六夜摩那埵。作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我先已僧中乞別住，僧已與我別住，我已僧中行別住。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僧中行別住竟，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我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僧中行別住竟，僧當與我六夜摩那埵，憐愍故！』如是三說。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先已從僧乞別住。僧與別住，已僧中行別住，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

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僧中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僧中行別住竟，僧今當與六夜摩那埵。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先已從僧乞若干日別住，僧與若干日別住，已僧中行若干日別住竟。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僧中行別住竟，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僧中行若干日別住竟，僧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已行若干日別住竟，僧今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應三說。『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犯此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一罪若干日覆藏與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迦留陀夷比丘，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六夜摩那埵竟，語諸比丘言：「諸長老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與六夜摩那埵竟。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我先已僧中乞若干日覆藏別住，僧與我若干日覆藏別住，我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我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僧中行若干日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若干日覆藏，已行若干日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我出罪，憐愍故！』如是三說。

「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先已從僧乞若干日覆藏別住，僧與若干日覆藏別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中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與出罪。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先已從僧乞若干日覆藏別住。僧與若干日覆藏別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

中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已行六夜摩那埵竟。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僧中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已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今當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已行若干日覆藏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語諸比丘：「我迦留陀夷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與別住。若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我迦留陀夷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與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憐愍故！』如是三乞。

「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僧當與別住。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當與別住。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與別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與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迦留陀夷比丘，隨覆藏日行別住竟，語諸比丘：「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與作六夜摩那埵。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與六夜摩那埵。作法者，一心和合僧，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

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我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僧當與六夜摩那埵，憐愍故！』如是應三乞。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竟。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今從僧乞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當與六夜摩那埵。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僧當與六夜摩那埵。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今僧當與六夜摩那埵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已與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行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迦留陀夷比丘，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語諸比丘：「諸長老！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與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當與本日治。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作本日治。作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我隨覆藏日僧中行別住。隨覆藏日僧中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我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今從僧乞本日治。僧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僧當與我本日治，憐愍故！』如是三說。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我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從僧乞

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當與本日治。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先以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僧與本日治。誰諸長老忍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本日治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已與本日治，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與本日治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得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語諸比丘：「長老！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中間犯罪得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與出罪。若更有如是比丘，亦應作出罪。出罪法者，一心和合僧，是迦留陀夷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我別住，我隨覆藏日僧中行別住。隨覆藏日僧中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中間故出精，犯此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我本日治。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出罪。僧我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行六夜摩那埵竟，與我出罪，憐愍故！』如是三說。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中間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與本日治。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

若僧時到僧忍聽，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行六夜摩那埵竟，僧當與出罪。如是白。』『大德僧聽！是迦留陀夷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覆藏，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隨覆藏日與別住，已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僧中隨覆藏日行別住竟，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與六夜摩那埵。僧中行六夜摩那埵時已爾所日、爾所日未過，更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罪一罪不覆藏，從僧乞本日治，僧中行本日治。是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從僧乞出罪。僧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當與出罪。誰諸長老忍迦留陀夷比丘，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與出罪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僧已與迦留陀夷比丘出罪，中間犯罪行本日治，先罪行別住竟，僧中行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比丘，犯種種僧伽婆尸沙罪。第一犯故出精一夜覆藏，第二犯觸女人身二夜覆藏，第三與女人麁惡語三夜覆藏，第四讚歎己身供養四夜覆藏，第五犯媒嫁五夜覆藏，語諸比丘：「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應與是人五夜別住羯磨，行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竟，與出罪羯磨。」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比丘，犯種種僧伽婆尸沙罪覆藏，第一犯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一夜覆藏。第二犯觸女人，二夜覆藏。第三犯與女人麁惡語，三夜覆藏。第四犯讚歎己身供養，四夜覆藏。第五犯行媒嫁，五夜覆藏。第六犯無主自為身作房，六夜覆藏。第七犯有主自為身作大房舍，七夜覆藏。第八無根波羅夷法謗餘比丘，八夜覆藏。第九犯取小片事作波羅夷法謗餘比丘，九夜覆藏。第十破和合僧勤求方便，十夜覆藏。第十一犯助破和合僧，十一夜覆藏。第十二犯污他家行惡行，十二夜覆藏。第十三犯戾語，十三夜覆藏。以上事語諸比丘：「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等應與是人十三日別住，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六夜摩那埵竟，與出罪羯磨。」(八法中苦切羯磨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二(八法卷第四)

十誦律卷第三十三(第五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僧殘悔法之餘(丹本云八法中順行法第五)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出界外，與餘比丘作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入界內，受清淨比丘隨上座起迎禮拜合掌供養。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作是言：「云何名比丘，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出界外，與餘比丘作別住、六夜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入界內，受清淨比丘隨上座起迎禮拜合掌供養？」如是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出界外，與餘比丘作別住、六夜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犯罪同相似、同未淨、同未脫、同未起、同入界內，受住戒比丘隨上座起迎禮拜合掌供養？」種種呵已語諸比丘：「從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行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亦不應作別住羯磨。若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極少清淨同見四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行別住竟人、行摩那埵人、行摩那埵竟人、不共住人作第四人，皆不應作摩那埵。極少清淨同見四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行別住竟人、行摩那埵人、行摩那埵竟人、不共住人作第四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極少清淨同見四比丘，得作本日治羯磨。從今行別住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若行別住竟人、行摩那埵羯磨人、行摩那埵竟人、不共住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極少清淨同見二十比丘，得作出罪羯磨。若比丘自有罪，不得受他除罪。從今說別住人行法，是別住人應當學別住人法，不應受住戒比丘隨上座迎送禮拜、合掌恭敬、供養衣鉢、臥具、洗手、洗脚、洗手洗脚水、拭脚脚机，若不病不應受他按摩供養。行別住人不得共住戒比丘同一床坐，不得好床上坐。若住戒比丘行，別住人不應坐。若二別住人不得共同一床坐何況多。不得在住戒比丘經行處行，不得與住戒比丘共一經行處行，不得好經行處行，不得在清淨比丘前經行。二別住人不得共同一經行，處行何況多。別住人有客比丘來，應向說己所犯罪。布薩時應入僧中三自說罪。若病應遣使

到僧中白言：『某別住人病不得來，僧當知。』別住人不得受他懺悔、不應與他受具戒、不應與他作依止、不應畜沙彌、不應受教誡比丘尼羯磨、若先受不應教誡、不應重犯罪、不應作相似罪、不應作過是罪、不應呵羯磨、不應呵羯磨人、不應從清淨比丘乞聽、不應言：『我當出汝罪。』不應違逆清淨比丘、不應遮布薩自恣及諸羯磨、不應出清淨比丘罪、不應令他憶念罪、不應相言。應心悔折伏柔軟恭敬，應在清淨比丘後行在下行坐。若僧次第差會，應隨上座次第受、應隨上座次第滿鉢水、應隨上座次第受雨浴衣、應隨上座次第坐自恣。不應以是心語清淨比丘：『與我迎食分，恐人知我見我罪故。』諸別住人共飲食時，隨上座次第坐，應與諸別住人最下房舍、下臥具、卑下座處。諸別住人若多，隨上座次第與房舍臥具坐處，行別住人不應作前行比丘入他舍，作後行者隨意。二別住人，有比丘住處無比丘不應住、無比丘無住處不應住。若行別住人與行別住竟人、若行別住人與行摩那埵人、若行別住人與行摩那埵竟人、若行別住人與不共住人，有比丘住處無比丘不應住、無比丘無住處亦不應住。行別住人不應共清淨比丘一覆住處住、不應共一覆非住處住。若行別住人與別住竟人、若別住人與行摩那埵人、若別住人與行摩那埵竟人、若別住人與不共住人，不應共一覆住處住、不應共一覆非住處住。若別住人欲行時先思惟：『我今日行，當到前比丘住處不？』若知能到便去。若不去者即失是一夜。若不及行是法者，應作是念：『我不及行是事。』應作是言：『我應行別住摩那埵法，小停，我不及作。』」

長老憂波離問佛：「行別住人行摩那埵人，若有因緣不及行是事，應聽停幾夜？」佛言：「應聽二十五夜。從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二別住人二清淨人，亦不得作別住羯磨。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一切別住人不得作別住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行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得作別住羯磨。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皆不得作別住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若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得作別住羯磨。二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行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行摩那埵人，皆不得作別住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若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二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行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竟人，皆不得作別住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別住羯磨。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別住羯磨。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作。極少清淨同見四比丘，應作別住羯磨。從今若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二

別住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若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皆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人，皆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若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二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行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行摩那埵竟人，皆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摩那埵羯磨。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摩那埵羯磨。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作摩那埵羯磨。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作摩那埵羯磨。從今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二別住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從今若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從今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二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行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行摩那埵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極少四清淨共住同見比丘，得作本日治羯磨。從今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竟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作本日治羯磨。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作本日治羯磨。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作本日治羯磨。從今別住人作第四人，不得是眾中行別住。若二別住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別住。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中行別住。從今行別住竟人作第四人，是眾中不得行別住。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皆不得是眾中行別住。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是中得行別住。從今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別住。若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人，不應是眾中行別住。從今若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別住。若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竟人，皆不應是眾中行別住。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別住。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別住。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別住。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別住。從

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若二別住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摩那埵。從今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摩那埵。從今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若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從今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若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竟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摩那埵。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摩那埵。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摩那埵。從今行別住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若二別住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從今行別住竟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若二別住竟人二清淨人、若三別住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竟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本日治。從今行摩那埵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若二摩那埵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從今行摩那埵竟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若二摩那埵竟人二清淨人、若三摩那埵竟人一清淨人、若一切摩那埵竟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本日治。從今不共住人作第四人，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若二不共住人二清淨人、若三不共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不共住人，皆不應是眾中行本日治。極少四清淨同見比丘，應是眾中行本日治。從今別住人作第二十人，不應作出罪羯磨。若二別住人十八清淨人、若三別住人十七清淨人、若四別住人十六清淨人、若五別住人十五清淨人、六別住人十四清淨人、七別住人十三清淨人、八別住人十二清淨人、九別住人十一清淨人、若十別住人十清淨人、十一別住人九清淨人、若十二別住人八清淨人、若十三別住人七清淨人、若十四別住人六清淨人、若十五別住人五清淨人、十六別住人四清淨人、十七別住人三清淨人、十八別住人二清淨人、若十九別住人一清淨人、若一切別住人，皆不應作出罪羯磨。極少二十清淨同見比丘，得作出罪羯磨。從今別住竟人作第二十人、行摩那埵人作第二十人、若行摩那埵竟人作第二十人、若不共住人作第二十人，皆不應作出罪羯磨。從今二別住竟人、十八清

淨人，乃至一切不共住人亦如是。極少二十清淨同見比丘，應作出罪羯磨。」(八法中順行法第五竟)

八法中遮法第六

佛在瞻波國。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在眾僧前敷座處坐，觀諸比丘心。觀諸比丘心已，初夜默然入定。爾時有一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分過，佛及僧坐久，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佛時默然。至中夜分，是比丘第二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已過、中夜又過，佛及僧坐久，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佛故默然。至後夜，是比丘第三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分過、中夜亦過，後夜分多過，東方欲動。佛及僧坐久，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爾時佛語是比丘：「我眾不清淨。」時長老目連在眾中坐，便作是念：「佛為誰故作是言：『我眾不清淨。』我當入定觀之，佛為誰故乃說是語。」即便入定觀一切眾心。如是觀時，見佛所為不清淨比丘。尋從定起，詣是比丘所，捉臂拽出語言：「癡人！汝遠去！滅去！永離比丘法，汝今僧中末後共住。」時目連驅比丘出已閉門下橧，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佛所說眾不清淨比丘，我已驅出語言：『癡人！遠去滅去，永離比丘法。汝今僧中末後共住。』世尊！初夜已過、中夜亦過，後夜多過東方欲動。佛及僧坐久，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佛語目連：「是癡人得大重罪，惱佛及僧故。目連！若佛於不淨眾中說波羅提木叉者，是不清淨人頭破七分。目連！從今汝等當自說波羅提木叉。佛不復為汝等說。目連！譬如大海漸漸深廣，佛法亦如是。次第結戒、次第立制、次第教學。目連！若我法中次第結戒、次第立制、次第教學，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不越常限，我法亦如是。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失命因緣護戒不缺。目連！若我法中所可制戒，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失命因緣不越戒，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深廣深廣無量，佛法亦如是，深義無量。目連！若佛法義深廣深廣無量，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淳一醎味，佛法亦如是，淳一解脫味。目連！若佛法淳一解脫味者，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大眾生住處，摩竭魚、黿、鼉、婆留耆魚、提麗魚、提麗耆羅魚，此等在海中未足為奇。有百由旬身者、二百、三百乃至七百由延身，此等眾生處海中亦未為奇。目連！佛法海中大人住處亦如是，大人者：若阿羅漢、向阿羅漢，若阿那含、向阿那含，若斯陀含、向斯陀含，若須陀洹、向須陀洹。目連！佛法大海中大人所住，若阿羅漢乃至向須

陀洹，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多寶無量寶種種積滿，諸寶者：金銀、真珠、硨磲、瑪瑙、琉璃、摩尼珠、貝珊瑚、樓枝等。目連！佛法海亦如是，多寶無量寶種種積滿，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正道。目連！若佛法中多寶無量寶種種積滿，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清淨不宿臭屍，若有臭屍風吹上岸。目連！如來法海清淨亦如是，不宿臭屍。臭屍者：所謂破戒人也，心樂惡法、內爛外流、非梵行自說梵行、非沙門自言沙門，是名臭屍。如是等人，雖常隨眾而實遠離。佛法清淨不宿臭屍，是我法中希有。目連！譬如大海閻浮提界四大河流入，所謂恒河流、夜摩那河、婆羅河、阿醯羅婆提摩駄河流入大海，有龍力出水及澍洪雨如車軸下，受如是水海不增不減。佛法中亦如是，剎利種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得證不壞心解脫，不增不減。如是若婆羅門種、違舍種、首陀羅種，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得不壞證心解脫，無增無減。目連！若佛法中有剎利種乃至首陀羅種，以信出家得不壞心解脫，不增不減，是我法中希有。」佛說是已語諸比丘：「從今汝等自共說戒，如來不復為汝等說。」

爾時佛不復說戒故，諸比丘說戒，時有來者、有不來者，坐中比丘有犯罪者。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一切比丘應來。若有因緣者，應當與欲清淨，中有犯戒者應遮。」時諸比丘有欲遮者、有不欲遮者，佛言：「欲遮者應遮，不欲者不應強遮。」諸比丘聞欲遮者應遮，不知當云何遮。佛言：「若眼見事應遮。」

爾時有比丘得天眼者，見諸比丘犯罪如雨駛下，見已便遮，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不得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莫用天眼，隨以肉眼所見應遮。」諸比丘以肉眼遮時，有鬪諍事起，不得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佛言：「應以所聞事遮。」用聞遮時多有所聞，聞某比丘犯波羅夷、某犯僧伽婆尸沙、某犯波夜提、某犯波羅提提舍尼、某犯突吉羅，聞已皆遮。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不得布薩說戒，佛言：「應以疑遮。」諸比丘多有所疑，若疑身犯口犯、若疑犯有殘犯無殘，若聚落中、若阿練兒處。以是疑故，遮鬪諍事起，不得布薩說戒，佛言：「應以自言遮，清淨者默然。有一非法遮說戒，有一如法遮說戒。若比丘於五種犯中，無根遮說戒，是名非法。如法者，若比丘於五種犯中，有根本遮說戒，是名如法。有二種非法遮說戒、二種如法遮說戒。二非法者，於五種犯中無根，若作若不作，遮說戒，是名二非法。二如法者，於五種犯中有根作不作，是名二如法。復有三種非法遮說戒，三種如法遮說戒。三非法者，若比丘無根破戒、無根破見、無根破威

儀，是名三非法遮說戒。三如法者，有根破戒、破見、破威儀，是名三如法遮說戒。復有四種非法遮說戒、四如法遮說戒。四非法遮者，無根破戒、破正見、破正命、破威儀，是名四非法遮說戒。四如法者，有根破戒、破正見、破正命、破威儀，是名四如法遮說戒。復有五非法遮說戒、五如法遮說戒。五非法遮者，無根波羅夷遮說戒，是名非法遮。無根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遮說戒，是名五非法遮。五如法遮者，有根波羅夷遮說戒，是名如法遮。有根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遮說戒，是名五如法遮。復有六非法遮說戒、六如法遮說戒。六非法者，無根破戒作不作、無根破見作不作、無根破命作不作，是名六非法遮。六如法者，有根破戒作不作、有根破見作不作、有根破命作不作，是名六如法遮說戒。復有七非法遮說戒、七如法遮說戒。七非法者，無根波羅夷遮說戒，無根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從惡口起、突吉羅從偷蘭遮起、突吉羅，是名七非法遮。七如法者，有根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從惡口起、突吉羅從偷蘭遮起、突吉羅，遮說戒，是名七如法遮。復有八非法遮說戒、八如法遮說戒。八非法者，無根破戒作不作、無根破見作不作、無根破命作不作、無根破威儀作不作，遮說戒，是名八非法遮說戒。八如法者，有根破戒作不作、有根破見作不作、有根破命作不作、有根破威儀作不作遮說戒，是名八如法遮說戒。復有九非法遮說戒、九如法遮說戒。九非法者，無根有殘作遮說戒、若無根有殘不作、若無根有殘作不作、若無根無殘作、若無根無殘不作、若無根無殘作不作、若無根有殘無殘作、若無根有殘無殘不作、若無根有殘無殘作不作遮說戒，是名九非法遮。九如法者，有根有殘作、有根有殘不作、有根有殘作不作、有根無殘作、有根無殘不作、有根無殘作不作、有根有殘無殘作、有根有殘無殘不作、有根有殘無殘作不作遮說戒，是名九如法遮說戒。復有十非法遮說戒、十如法遮說戒。十非法者，若比丘不犯波羅夷、若比丘犯波羅夷僧未出是罪、若不輕呵僧、若比丘輕呵僧僧未欲出罪、若不捨戒、若僧未欲出捨戒事、若隨順如法僧事、若破戒、破見、破威儀不見不聞不疑遮說戒，是名十非法遮。十如法者，若比丘，犯波羅夷、若僧欲出波羅夷事、若輕呵僧、若僧欲出輕呵僧事、若捨戒、若僧欲出捨戒事、若比丘不隨順如法僧事、若破戒、若破見、若破威儀若見、若聞、若疑遮說戒，是名十如法遮說戒。

「若比丘犯波羅夷者，有比丘見餘比丘犯波羅夷相貌，若從他聞某比丘犯波羅夷、若彼自說我犯波羅夷、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犯波羅夷。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欲此住

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布薩說戒。』是名比丘犯波羅夷。

「僧欲出波羅夷事者，如比丘犯波羅夷事，僧欲撿挍是比丘事時，有是難起及餘難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是事未決斷，僧從坐起去。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今僧欲撿挍某比丘犯波羅夷事，有是難起及餘難起，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是事未斷，僧從坐起去。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後布薩時當先斷某比丘事。是名白。』若諸比丘後布薩時，能先斷是比丘事者善。若不能斷，諸比丘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布薩說戒。』是名僧欲出比丘犯波羅夷事。

「輕呵僧者，若比丘見餘比丘輕呵僧相貌，以是相貌輕呵僧，若從他聞某比丘輕呵僧，若彼比丘自說我輕呵僧。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輕呵僧。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說戒。』是名輕呵僧。

「僧欲出輕呵僧事者，如比丘輕呵僧，僧欲撿挍是比丘事時，有是難起及餘因緣，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是事未斷，僧從坐起去。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今僧欲撿挍某比丘輕呵僧事，以是難起若餘因緣，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是事未斷，僧從坐起去。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後布薩時當先斷某比丘是事。是名白。』若諸比丘後布薩時能先斷是比丘事者善。若不能斷，諸比丘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應布薩說戒。』是名欲出輕呵僧事。

「捨戒者，若比丘見餘比丘捨戒相貌，以是相貌捨戒，若從他聞某比丘捨戒，若彼比丘自說我捨戒。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捨戒。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說戒。』是名捨戒。

「欲出捨戒事者，如比丘捨戒，僧欲撿挍是比丘事時，有是難起及餘難起，若八難中一一難起，僧從坐起去。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今欲撿挍某比丘捨戒事，為是難起及餘因緣，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是事未斷，僧從坐起去。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後布薩時當先斷某比丘是事。是名白。』若諸比丘後布薩時能先斷是比丘事者善。若不能斷，諸比丘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應布薩說戒。』是名欲出捨戒事。

「不隨順如法僧事者，隨僧所作事，若白一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立十四人羯磨。若比丘見餘比丘不隨順如法僧事

相貌，若從他聞某比丘不隨順如法僧事，若彼比丘自說我不隨順如法僧事。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不隨順如法僧事。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應布薩說戒。』是名不隨順如法僧事。

「破戒者，有比丘犯波羅夷、犯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若諸比丘見比丘犯戒相貌，若從他聞某比丘破戒，若彼自說。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破戒。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欲此住處、彼住處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說戒。』是名破戒。

「破見者，除身見為本六十二見，若起餘見：謂無罪、無福、無施、無善、無惡、無善惡果報、無今世後世、無父、無母、無世間阿羅漢得正行今世後世自身作證：我生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從是身更不受後有。若諸比丘見是比丘破見相貌，若從他聞，若彼比丘自說。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破見。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此住處、彼住處，欲遮是比丘說戒，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僧不得說戒。』是名破見。

「破威儀者，有比丘於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所，作邪惡破威儀行。若諸比丘見是比丘破威儀相貌，若從他聞某比丘破威儀，若彼自說。若比丘雖不現前眼見，展轉聞信聞疑某比丘破威儀。諸比丘若用見、若用聞、若用疑，若此住處、彼住處，欲遮是比丘說戒者，應作是言：『遮某比丘說戒，某比丘在眾中，不得說戒。』是名破威儀。」（八法中遮法第六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三

十誦律卷第三十四(第五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臥具法第七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互相輕慢無恭敬行。佛見諸比丘互相輕慢無恭敬行，以是因緣故，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於汝等意云何？誰比丘應作上座，先受水、先受飲食？」有比丘答言：「世尊！若比丘剎利種，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是婆羅門種，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毘舍種，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得阿羅漢漏盡，所作已辦捨離重擔，盡諸有結能具正智心得解脫，如是比丘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得阿那含，斷五下分結不還生此世界，如是比丘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得斯陀含，斷三結三毒薄，一來生此世間得盡苦際，如是比丘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復有比丘言：「世尊！若比丘得須陀洹，斷三結不墮三惡道必至淨智，往來人天七死七生得盡苦際，如是比丘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諸比丘雖種種說，不合佛意。佛語諸比丘：「汝等當一心聽，誰比丘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爾時世尊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鷄，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互相輕慢無恭敬行，是三禽獸同作是念：『我等何不共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鷄與獼猴問象言：『汝憶念過去何事？』時是處有大蕇茭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鷄問獼猴言：『汝憶念過去何事？』答言：『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到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恭敬尊重汝，汝當為我說法。』獼猴問鷄言：『汝憶念過去何事？』答言：『彼處有大蕇茭樹，我時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尊重汝，汝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鷄，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鷄為餘鷄說法。此三禽獸，先喜殺生、偷奪他物、邪婬、妄語。斯諸禽獸咸作是念：『我等何不捨殺生、偷奪、邪婬、妄語惡業。』作是念已，即捨殺、盜、邪婬、妄語。畜生中無猶具足行是四法，命終皆生天上。」佛言：「爾時鷄法廣行流布，顯現諸天世人。

『畜生等何故行善？不復侵食人穀。』又作是念：『畜生尚能相敬，何況我等？』爾時世人皆相敬重，廣修鷄法奉行五戒，命終生天。」佛語諸比丘：「爾時鷄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獼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恭敬行尊重法，自得大利亦利益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應相尊敬。有三人不如。何等三？一切未受大戒人，不如受大戒人；一切下座不如上座；一切受事說非法人雖作上座，不如下座不受事人說如法者；一切受大戒人勝不受戒人，一切上座勝下座，佛勝眾聖。」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眾；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先受大戒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許。居士知佛受請，還家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時到，唯聖知時。」時佛及僧往居士舍，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他家。時跋難陀釋子，早起著衣持鉢入出他家。時次跋難陀釋子下座比丘，問跋難陀弟子達磨言：「汝師來不？」答言：「我和上多事多緣，喜入出他家，今旦早起入出他家，或來、或不來。」是比丘不留跋難陀坐處便坐。時居士見佛及僧坐竟，自手行水下食未遍，跋難陀釋子來就次第坐，令下座比丘起。是比丘又令次下比丘起，如是三、四諸下座皆起，以是因緣僧坐散亂。諸居士呵責跋難陀言：「飲食甚多一切等施，何須次坐？若汝急欲次坐者，何不早來？我今不知誰得不得，誰重得不重得。」佛聞居士呵責，見諸比丘散亂已默然。食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云何名比丘，下飲食時以上座故令下坐起？」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下飲食時若下已訖，不應令下座起。若令起者，得突吉羅。若比丘有和上阿闍梨因緣，以恭敬心故起，不應令第二下座起，若令起，得突吉羅。」佛言：「從今聽比丘三歲中間得共一床坐，聽三比丘共一麁牀床上坐，聽細牀床二人共坐，獨坐床上一人坐。」
佛在波羅榇國。爾時五比丘白言：「世尊！我等當何處住？」佛言：「汝等應山巖竹林樹下住。」諸比丘於山巖竹林樹下宿，早起到和上阿闍梨所，受讀經誦經問疑受法故。

爾時跋提居士，早起出王舍城，欲詣竹園禮覲世尊。時居士見諸比丘從山巖竹林樹下來，問言：「大德！從何處來？」答言：「從山巖竹林樹下來。」居士言：「何故在此山巖竹林樹下耶？」諸比丘言：「更無住處。」居士言：「我當為汝等起諸房舍。」答言：「佛未聽我等房舍中住。」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諸比丘房舍中住。」時居士即為諸比丘作諸房舍，高廣嚴好雜色彩畫，無臥覆處物，諸比丘不得臥，是事白佛，佛言：「聽敷草樹葉臥，別作覆身衣，別作覆處物。」是國土多熱草葉生虫，佛言：「聽作薦蓆[竺-二+處]篠。」雖受教猶故生虫，佛言：「聽作床榻。」諸比丘取軟木作床桄床簀，故隱身苦惱，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褥。」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褥？」佛言：「聽用甘蔗滓、瓠蔓、瓜蔓、毳氎摩、劫貝、文闍草、婆婆闍草、麻乃至水衣貯褥。」時諸比丘臥無枕頭垂，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草枕。」諸比丘頭軟草枕刺頭，佛言：「聽用納若毳」。諸房舍無戶，有狗、牛馬、麞鹿、獼猴來入，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戶扇。」戶扇不作關鑰故，賊入偷衣鉢，是事白佛，佛言：「聽繩繫。」諸比丘不知云何繫。佛言：「聽下扃。」諸比丘不知云何作。佛言：「應作孔用繩穿牽閉。」閉已不能開，佛言：「應作開戶鉤。」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等作？」佛言：「應用鐵、若銅、若木作。」作已，不知云何開。佛言：「戶扇中作孔內鉤却橝。」諸比丘閉戶時無所捉，佛言：「戶扇上應作孔施紐。」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紐？」佛言：「應用鐵、若銅、若木、毛氎摩、劫貝、文闍草、麻皮。」時諸房舍無向故闇，佛言：「聽作向。」作向已有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鳩耆羅鳥、命命鳥、鷰雀從向中入，作聲故，妨諸比丘坐禪讀經。是事白佛，佛言：「應施櫺子。」施櫺子已鳥故得入，佛言：「應施網。」長老優波離問佛：「何等物作網？」佛言：「應用毛氎摩、劫貝、文闍、婆婆闍、麻皮作。」作已朽壞，佛言：「應遮。」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遮？」佛言：「應用木作施轆轤。」作已室中闇，佛言：「應作雀目。」作已亦闇，佛言：「應作向闥。」爾時熱過寒到，向中無扇寒入，佛言：「應作扇。」作扇已小動便脫，佛言：「應上下作掩。」作已兩扇間不合，佛言：「應廣作令掩。」作已動搖，佛言：「施關向高。」不知云何閉。佛言：「應以繩牽閉。」閉已不能開，佛言：「應作孔施兩繩，一繩牽閉、一繩挽開。」爾時諸房舍不泥故，墼間有蛇蜈蚣毒虫生，齧諸比丘，佛言：「應泥。」泥已壁麁澁破衣，佛言：「應細泥塗。」爾時諸房舍用泥覆故，久雨便漏，佛言：「應用草覆。」覆已當脊上漏，佛言：「脊上厚覆。」覆已為風所發，佛言：「應繫兩邊。」繫已兩頭故漏，

佛言：「應多著草泥以橛釘上。」雨時泥爛墮落，佛言：「應用瓮覆。」瓮又墮地破壞，佛言：「應穿瓮以橛釘之。」雨從孔入，佛言：「應作覆盆蓋蓋孔上。」

佛在王舍城。爾時舍衛國給孤獨氏，有少因緣至王舍城，宿一居士舍。是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故後夜起，喚兒息、奴婢、內外作人：「汝等速起，破薪、取水、安施釜鑊、煮飯作羹。」是居士自莊嚴堂舍敷眾坐處。時給孤獨作是念：「是居士為欲嫁娶？為請國王及大臣耶？為作大施會耶？」作是念已，問居士言：「汝欲嫁娶、為欲請國王大臣、為作大施會耶？」居士答言：「我不嫁娶亦不請王及大臣也。請佛及僧明日食，故作大施會。」給孤獨氏初聞佛名，心喜毛豎，問言：「何人是佛？」居士答言：「有釋王太子，以信出家得無上道，故號為佛。」又問：「何名為僧？」答言：「有種種人、種種雜姓、種種異人出家，剃除鬚髮服法衣隨佛出家，是名為僧。」又問：「佛今所在？」答言：「近在寒林，欲見隨意。」給孤獨氏至心欲見，夜現明相，即從舍出至大勢神門，門自然開。此門常法，初夜吹唄，為客入故。後夜吹唄，為人出故。爾時給孤獨氏見此門開，念必夜了，出門不遠明相不現，闇無所覩。即時驚怖毛豎：「將無非人嬈固我耶？」尋欲退還。時大勢門神，為現光明徹照寒林，語言：「汝去！勿復恐懼，我前世時是汝善知識密肩婆羅門，同心相敬居士。我昔因到王舍城見舍利弗、目連，我頭面作禮現前坐，即為我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我受三歸五戒，以是因緣故，生四王天上，頓止斯門，是故語汝，去得大利，直進勿疑。」是時天神即說偈言：

「若人得百馬，　百瓔珞嚴具；
草馬車一百，　不如前一步。
若百雪山象，　修廣大身牙；
又以純金飾，　嚴身最殊異；
不如前一步，　十六分之一。
北方百美女，　瓔珞環金印；
以是莊嚴具，　年少端正妙；
比汝前一步，　十六不及一。
乃至轉輪王，　第一玉女寶；
比汝前一步，　十六不及一。
是故汝直前，　勿復疑悔還。」

時給孤獨氏，念佛法僧必大不小，乃令天神慇懃致教。即從光中進到寒林，于時地了，佛在露地經行，住待居士。爾時居士，以白衣

法問訊佛：「世尊！臥安隱不？」佛說偈言：

「我除諸欲漏，　解脫離世間，
已斷一切漏，　心滅諸熱惱，
得寂滅處故，　我臥常安隱。」

爾時世尊即於經行處坐，是居士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為說初法布施持戒生天果報，說五欲過世間苦惱，出家安樂分別垢淨。佛知是人心調柔軟堪受上法，為說四諦苦習盡道，如白淨衣易受染色，是人亦爾，聞法開悟，即於座上見法得法，知法通達法，斷疑不隨他，於佛法中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禮佛足作是言：「世尊！我心樂佛法，知我盡壽作優婆塞，願世尊及僧，受我夏請住舍衛國。」佛知故問居士：「汝字何等？」答言：「我字須達，供給孤獨故，國人稱我為給孤獨氏。」佛問須達：「舍衛國有僧坊不？」答言：「未有。世尊！」佛言：「若有僧坊住處，諸比丘可得來往。若無有者，諸比丘不得往來止頓。」又言：「願世尊但受我請，我能為辦僧坊，令諸比丘得來往止頓。願世尊遣舍利弗，為我作僧坊師。」佛勅舍利弗：「汝與居士作僧坊師。」是居士即往詣竹園，看講堂、溫室、食堂、作食處、洗浴處、門屋、坐禪處、廁處，取相貌已，是居士於王舍城因緣事訖，還向舍衛國。行路知佛所當宿處，語諸知親相識諸負債人言：「汝等知不？今佛出世，我當為佛於此作如是講堂、溫室、食堂、食厨、洗浴處、門屋、禪坊、大小便處。」爾時給孤獨氏，限半由旬起僧坊，約勅左右供給所須，如是次第約勅至舍衛國。到已不入城內、不還自舍，遶城推求立僧坊處，路行思惟：「誰有好園來往穩便，樹林豐茂流水清潔，無諸毒螫蚊虻之類，無大風熱晝夜少聲，我於斯處當起僧坊施佛及僧。」如是行時，見祇陀王子有園來往穩便，樹林豐茂有好流水，無諸毒虫蚊虻之類，無大風大熱，晝夜閑靜少諸音聲。即便生念：「我於斯處當起僧坊奉佛及僧。」時給孤獨氏，還舍衛城不自入舍，即詣祇陀王子所白言：「買君園，願以與我。」王子答言：「我此園非可買者，乃至側布金錢滿中，亦不賣也。」居士言：「園價已斷。」王子答言：「我不斷價。」以是因緣遂相共諍，即詣斷事大臣富貴人所具說是事。時大臣能斷事者語王子言：「汝園已賣，宜時納價。汝何故言：『側布金錢。』」給孤獨氏尋便還歸，遣象馬車乘，負載金錢到祇陀園，側布其地，餘少未足。居士思惟：「出何藏金令滿此地，而不多不少？」王子祇陀見其靜默，語居士言：「欲悔隨意，以金相付園地還我。」報言：「王子！吾心不悔，但自思惟：『開何藏金不多不少，而得滿足。』」

王子聞已便作是念：「佛法僧眾必大不小，能令居士捨爾所寶物。」作是念已語居士言：「莫復布錢，吾於此中當起門屋施佛及僧。」時居士便聽，以憐愍故，王子於中起立門屋施佛眾僧。

爾時居士以舍利弗為師，於此園中起十六大重閣作六十窟屋。佛知舍衛國僧坊已辦，集比丘僧而告之言：「吾將遊行至舍衛國，汝等俱去。」比丘受教，願皆隨從。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向舍衛國。時六群比丘，知佛及僧暮所宿處，告其弟子：「汝等往宿處好房留佛，餘有好者為我占取。」弟子受教先往宿處，好房留佛，次有好者為師占取。爾時舍利弗、目連從佛後至，除佛房舍次欲取房，有比丘言：「他已先取。」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皆言先取。舍利弗、目連取邊房住。佛知故問阿難：「舍利弗、目連今何處住？」答言：「世尊！邊房中住。」佛言：「喚來！」即時來至，問舍利弗：「汝等何故邊房中住？」答言：「世尊！六群比丘知佛暮所宿處，先遣弟子：『汝往宿處，好房留佛，餘有好者為我占取。』弟子受教先來到此，好房留佛，次占好者，我等從佛後至，除佛房舍次欲取房。有比丘言：『他已先取。』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皆言先取，是故我等邊房中住。」佛言：「從今聽隨上座次第取房舍住。」即時六群比丘遣病比丘出房，時看病比丘持病比丘大小便器、涕唾器、草蓆從一房至一房，受諸疲苦病者增劇。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隨上座驅病比丘出房，驅出者，突吉羅。」六群比丘聞佛不聽隨上座驅病比丘出房，即時託病。有時客比丘，日沒來打戶索住，六群比丘在內應聲，客比丘問：「汝幾歲？」六群比丘言：「我是病人，何須問歲？」問：「汝何病？」答言：「我患口懸癰痛，兼患脚指間劈。」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是人若託病，應次第驅出，僧中作使一切應作。」諸病比丘聞佛語已皆住好房，是事白佛，佛言：「雖實病人，不應好上房舍中住。知臥具人，應籌量房舍及諸病人與中房舍。中房舍者，容受病人看病人及臥具，令得坐臥。」

爾時佛次第到舍衛國，諸比丘欲安居，先作本事，泥塗壁孔及土埵，急床榻繩抖擻被褥枕。六群比丘性懶，立住遙看作是念：「待彼作竟受床榻已，我等當往隨上座次第驅出。」諸比丘作本事竟，敷床榻臥具坐已，六群比丘打戶，房內比丘應聲。六群比丘言：「汝等幾歲？」答言：「若干歲。」六群比丘言：「汝起出去，我是上座。」諸比丘言：「汝等共我來不？」答言：「共來。」「作本事不？」答言：「不作。」諸比丘言：「汝等與我俱來，不作本事，我不能去。」六群比丘言：「佛不說：『不作本事，不與次第住。』但說：『隨上座次第受房舍臥具。』我等是上座，汝云何不去？」六群比丘勠健多力，不念護戒即便入舍強捉曳出。諸比丘身

軟，頭首傷壞、衣鉢破裂。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應立知分臥具人。立知分臥具人法者，一心和合僧應作是言：『誰能為僧作分臥具人？』是中若有比丘言：『我能。』」佛言：「若有五法，不應立作知分臥具人。何等為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得不得。若成就五法，應立作分臥具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能為眾僧作知分臥具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比丘某甲作知分臥具人。如是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知分臥具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知分臥具人，應問舊比丘中善好不妄語能分別臥具者，問此別房中有何等供養？彼別房中、此重閣上悉有何等供養？彼重閣上悉有何等供養？舊比丘應以實答。知分臥具人應籌量臥具多少及諸比丘多少，如是籌量臥具諸比丘多少，若一比丘應得一房，便與別房。應先隨上座自恣取，作是言：『大德上座！某別房中有如是供養，某甲別房復有如是供養。上座欲取何者，隨所欲取。』取已次應語第二上座。隨意取已，又語第三上座。若初上座言：『我欲取第三上座房。』」佛言：「不應與，應教作突吉羅悔過。如是次第一切應與。若比丘房舍足者與房舍，如是次第若重足者重與。如是次第若床臥具足者，與床臥具。與法者，知臥具人，應先語上座自恣隨意取，應言：『某床上有如是供養，某床上有如是供養，上座欲取何者？』初上座隨意取已，次語第二上座。第二上座取已，次語第三上座。第三上座取已，若初上座言：『我欲取第三上座床臥具。』」佛言：「不應與，應教作突吉羅悔過。」

有一時，跋難陀釋子於祇洹中取臥具分餘處，復取諸比丘言：「汝於此處取分，何故復餘處取？」答言：「我不復取。」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更於彼取臥具者，此處已名為捨。若言：『我不復取。』亦名捨彼臥具，如《守牧婆羅門婦本生經》廣說。」佛言：「昔者有守牧婆羅門婦，教賊殺夫持財物去，中道值水。賊語婦言：『汝住此岸，我先渡物還當渡汝。』賊尋持衣物渡彼岸，婦便喚言：『汝渡我來。』賊言：『弊婢！汝自夫不愛，何能愛我？』即便捨去，婦裸形住。跋難陀亦如是，捨此臥具更彼處取，此處已失，復言：『我不復取。』彼處復失。復有往昔，野干銜肉到水岸上，見魚水中反腹，即便捨肉欲往取魚。時有飛鳥持此肉去。跋難陀釋子亦如是。」佛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若比丘取一分臥具已，不應復取。若更取者，突吉羅。」

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眾俱一處安居。爾時祇洹中安居比丘少，而臥具多。諸比丘各各分已，有餘不盡，隨居士所造房者來問言：「我所作臥具，有比丘住不？」答言：「無人住。何以故？今祇洹

比丘少臥具多，佛聽受一臥具，不聽受多臥具，故無有人住。」諸居士言：「我房中先有敷具被枕、前食時食，我當與房舍衣住中食用者善。」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先人與一，若有長者又應更與，為盡藏物故。若復不盡，應第三更與，為經行故。若復不盡，次與令盡，為護治故。」

爾時憍薩羅國荒亂，以怖畏故，諸比丘多集一處安居結夏。坐已有客比丘來，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住待臥具。佛見諸比丘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住待臥具。佛知故問阿難：「諸比丘何以故持衣鉢著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住何所待？」答言：「是憍薩羅國荒亂，諸比丘怖畏故，多集一處安居。是客比丘來，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言：「從今聽二種安居：一、先安居，二、後安居。當與後安居比丘房舍臥具。」彼聞佛聽與後安居比丘房舍臥具，即欲從前安居上座比丘取房舍臥具，以是因緣故，鬪諍事起。佛言：「後安居上座比丘，不應從前安居上座比丘取房舍臥具。若前安居上座有二分臥具者，應與後一分。」

憍薩羅國又復荒亂，有諸比丘多集一處安居，分房舍臥具竟。有餘處諸比丘來，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見諸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故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住何所待？」答言：「世尊！憍薩羅國荒亂怖畏。諸比丘安居分臥具竟，是諸比丘從餘處來，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言：「若有未分臥具者應與分，已分者應共住。」

又時憍薩羅國荒亂，有臣處處鬪戰。諸比丘已結後安居，多有客比丘來，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見客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知故問阿難：「諸客比丘何故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住何所待？」答言：「世尊！憍薩羅國荒亂，有臣處處鬪戰。諸比丘後結坐竟，是客比丘來，至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言：「若有空房者應與，若無者應共住，與溫室令安衣鉢，應當隨僧乞食。若是中有舊比丘善好樂福德者，應為客比丘求索衣物，莫令是比丘無所得去。」時有阿練兒比丘，從舊比丘求索舉衣鉢屋，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與阿練兒舉衣鉢屋。」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與阿練兒比丘舉衣鉢屋。」爾時有諸客比丘，暫來無住處疲極苦惱，是事白佛，佛言：「應暫與房舍臥具。」有時一比丘來宿已，早起便

去。是房中所有供養，前食時食乃至房舍衣，舊比丘生疑：「客比丘來是房中宿，早起便去，有是供養分，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客比丘雖在中宿，住者房舍應受。」◎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廢學比尼，誦讀修多羅、阿毘曇，遠離比尼。佛見諸比丘不學比尼，誦讀修多羅、阿毘曇，遠離比尼故。見已讚歎比丘通利比尼者，面前讚歎：「長老優波離！諸持比尼中最勝第一。」諸比丘作是念：「佛讚歎比丘通利比尼者，面前讚歎：『長老優波離！諸持比尼中最為第一。』我等何不讀誦比尼？」諸上座長老比丘，從長老優波離受誦比尼。長老優波離，不為高處坐教，恭敬上座故，亦不下處坐教，為尊法故。若經行時、若立時教。爾時長老優波離，行立久故，患脚痛、[蹲- 酋+(十/ 田/ ム)] 膝髀腰脇脊痛，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長老優波離：「優波離！實有上座比丘，從汝受比尼，汝不高處坐教，恭敬上座故，又不下處坐教，為尊法故。汝經行時、若立時教，行立久故，患脚痛、[蹲- 酋+(十/ 田/ ム)] 膝髀腰脇脊痛。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下座比丘欲教上座法者，應在高處坐教，為尊法故。若上座欲從下座受法者，應在下處坐受法，為尊法故。從今聽下座比丘教上座法者，得共等床坐，為上座故。」

佛與大比丘眾俱，遊行憍薩羅國。諸長老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皆隨從佛。是諸長老所言真實，能苦切語折伏眾人，為諸比丘作種種羯磨：苦切羯磨、依止羯磨、下意羯磨、驅出羯磨。時憍薩羅國有一住處，多諸比丘住，是諸比丘聞佛與大比丘僧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俱來遊行憍薩羅國，是諸長老所言真實，能苦切語折伏眾人，為諸比丘作諸羯磨：苦切羯磨、依止羯磨、下意羯磨、驅出羯磨。「今當至此必為我等作諸羯磨，我等何不以此住處羯磨付一比丘？」作是念已，即用羯磨付一比丘。佛來到是處，是比丘為佛敷好坐具置好房中，然後小遠避藏作是念：「若我住者，佛必令我為諸客比丘敷坐臥具。」佛受是房已，餘客比丘，在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見諸比丘持衣鉢著是諸處待臥具分，佛知故問阿難：「諸比丘何以故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以衣鉢著是諸處住，何所待？」答言：「世尊！待舊比丘與臥具分。」佛告阿難：「汝往語舊比丘：『開房與客比丘臥具。』」阿難受教，語舊比丘：「開房與客比丘臥具。」舊比丘言：「汝知不？此非僧房，我等以羯磨付一比丘。」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舊比丘：

「云何名比丘，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聽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若與者，得突吉羅。是僧房雖與不成與。」

佛復與大比丘僧遊行諸國土，或無僧房處，投林中宿。爾時六群比丘告其弟子：「汝先往宿處，好樹留佛，次有好者與我占取。」弟子先去，好樹留佛，占次好者。舍利弗、目連隨佛後至，次欲取樹。有比丘言：「他已先取。」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皆言已取。乃至外行樹下宿。佛知故問阿難：「舍利弗、目連今在何處？」答言：「在外行樹下。」佛言：「喚來！」阿難受教即往喚來。佛知故問舍利弗、目連：「汝等何故外行樹下？」答言：「世尊！六群比丘知佛宿處，告其弟子：『汝先往宿處，好樹留佛，次有好者為我占取。』我等隨佛後到，次欲取樹。有比丘言：『他已占取。』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皆言已取，是故我等外行樹下。」佛言：「從今聽諸比丘隨上座次住樹下。」諸下座比丘聞已，好樹下所有草敷葉敷盡取持去，下座比丘從索不與。以是故，鬪諍事起，佛言：「不應持去。」諸上座比丘聞不聽持去，樹下先有草敷葉敷及下座比丘自所敷者，皆不與去，佛言：「先者應留，餘者聽持去。」

佛與大比丘眾迦尸國中遊行，諸大弟子：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皆悉隨從。是諸長老所言真實，能苦切語折伏眾人，與諸比丘作諸羯磨：苦切羯磨、依止羯磨、下意羯磨、驅出羯磨。爾時迦羅山上有諸比丘，不念護戒，聞佛與大比丘眾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迦尸國遊行，是諸長老所言真實，能苦切語折伏眾人，與諸比丘作苦切羯磨、依止羯磨、下意羯磨、驅出羯磨。「是等今來將無為我等作諸羯磨？佛比尼中說不得以僧房羯磨與一比丘，我等今以此僧房作四分，隨僧地、房舍、園林、根莖、枝葉、花果，皆作四分。」作是念已，即分僧房、僧地、房舍、園林、根莖、枝葉、花果，皆分作四分羯磨與四比丘。佛與諸比丘遊行次到是處，是中舊比丘敷一好房與佛，小遠避藏作是念：「恐佛約勅，為諸比丘開房與臥具分。」諸客比丘來，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持衣鉢著是諸處立，待臥具分。佛見諸比丘以衣鉢著是處待臥具分，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故以衣鉢著洗脚處、講堂、門屋、經行處、經行頭，住何所待？」答言：「世尊！是諸比丘待舊比丘與臥具分。」佛告阿難：「汝往約勅舊比丘，開房與客比丘臥具。」阿難受教，即往語舊比丘：「開房與客比丘房舍臥具。」舊比丘言：「此處僧坊、房舍、園林、根莖、枝葉、花果皆作四分，羯磨與四比丘，非是僧物。」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以僧坊分

作四分，羯磨與四比丘？」呵已向佛廣說，佛言：「從今不聽以僧房舍分作四分。若分者，突吉羅，此不成為分。」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國僧坊崩壞，佛知故問阿難：「是僧房重閣何故崩壞？」答言：「世尊！修治是僧坊人，有死者、病者、反戒者、餘國去者。」佛言：「死者、反戒者所應作事，僧更應羯磨立知是事人，若有病者應問：『汝故能治是壞房舍不？』若言：『我能。』應待。若言：『不能。』應更立餘人。他國去者，若疑當還，應待。若知不還者，應更立餘人，令知是人所作事。」佛作是語已，諸比丘便立知事人。是知事人，有掃少地者、有塞小孔者、或以少草覆舍者，佛言：「如是作小小事者，不應立作知事人。若能辦大事，應羯磨立作知事人。」諸比丘有能多致財物、能成辦事者，諸比丘便盡形立作知事人，佛言：「不應爾。若房舍故壞，應六年立作。若新房舍，應十二年立作。」佛言：「從今知房舍人，應三事自恣：冬房、春房、夏房。僧問言：『汝須何房？冬房、春房、夏房耶？』若言：『我須冬房。』以春房、夏房隨上座次與。若言：『我須夏房。』以冬房、春房隨上座次與。」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提居士，起僧房重閣高大莊嚴，多諸男女觀看。諸人生念：「此必佛塔、若阿羅漢塔。」是僧坊中多人禮拜圍繞，多象聲、馬聲、男女聲，妨坐禪讀經。爾時長老上座，捨是重閣住小房中。時有客比丘來者，皆作是念：「重閣中必有上座，我等何不至邊小房住。」即往打戶，房內應聲，客比丘問：「汝幾歲？」答言：「我爾所歲。」客比丘念：「若小房中比丘爾所歲者，何況大房。」有詣洗脚處、講堂、中門、屋下宿，晨起至重閣前，立欲禮敬上座。有年少比丘及沙彌，從重閣上來下，問客比丘：「汝作何等？」答言：「欲禮敬上座。」語言：「此無上座。」問言：「誰是中宿？」答言：「我等。」客比丘言：「我等知者，應是中宿。」問客比丘：「汝何處宿？」有洗脚處宿者答言：「洗脚處宿。」講堂中者答言：「講堂中宿。」乃至門屋下者答言：「門屋中宿。」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應立知敷臥具人。知敷臥具人，應隨上座次第與，應作是言：『此是上座房舍臥具，次第住。』」

佛在迦尸國，與大比丘眾一處安居。諸居士見佛及僧眾，故共相約令：「今日汝辦種種飲食，明日次某。如是展轉種種飲食：相食、故作食、十五日食、三十日食。」立如是制已，有早辦者、有晚辦者、有近者、有遠者、有美者、有不美者，是中無知食比丘約勅令至某家，有早辦者、有晚辦者、有近者，是食美好。爾時六群比丘數數從是處取，居士問言：「汝等何以數來？諸大長老何故不來？」答言：「無知食人約勅我等，汝舍近、早辦、飲食美好，是

故我等數來。」居士言：「我等施食為諸長老！不但為汝等，何故數來？」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立知食人。立知食人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言：『誰能為僧作知食人？』是中若有一比丘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知食人。何等為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得不得。若成就五法，應立作知食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能為眾僧作差食人。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作差食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差食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差食人法者，應次第差：『若汝某甲至某家。』」所差比丘，有早得者、有晚得者、近得者、遠得者、有得美者、得不美者。有晚得者作是言：「故與我是處。」得遠處者亦言：「故與我遠處。」得不美者言：「故與我如是。」中間更作餘語。佛言：「應條名。有比丘得惡處者，便拭名改易好處。」佛言：「應書板作字集置一處，和合從上座隨次第取。」有晚得者、有得遠處者，早至主人門外，在巷頭立待食久住，心悶吐逆不樂。諸居士出見語言：「我等門內自恣聽汝入坐。」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入白衣門內坐待食。」是事白佛，佛言：「聽是比丘入白衣門內坐待食。」

時有象聲、馬聲、男女聲，妨讀經坐禪，佛言：「若妨者出門外。」門外待時，諸人來遶四邊看，見已皆笑。是事白佛，佛言：「應作土基。」為風雨所惱，佛言：「聽作屠蘇覆。」薄故雨漏，佛言：「應厚覆。」厚覆已脊上漏，佛言：「更覆。」又無坐處，佛言：「應覓板木坐上。」有人偷板去，佛言：「應陷著地中。」又復失去，佛言：「應作土埵。」不泥故，中有毒蛇蜈蚣，囓諸比丘，佛言：「應泥。」泥已龕澁破衣，佛言：「應以細渥。」諸比丘須水，佛言：「應作井。」作井已，即以鉢鍵鎡取水甚難，佛言：「應作瓶取水。」取水時不及，佛言：「應以繩繫。」諸比丘手軟牽繩手痛，佛言：「應作轆轤。」有人墮井，佛言：「應作欄。」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井欄？」佛言：「應以木石塼作。」作已有婦女大小詣井取水，時兩手相觸，佛言：「井上作隔障，應各在一邊汲水。」有居士從舍內出，語比丘言：「我某僧坊作食，汝爾所人往彼僧坊中食。」去時道中師子虎狼熊羆諸難，是事白佛，佛言：「應語檀越：『是中有如是怖畏，此間與我食。』」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居士作種種粥：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薄粥。辦是粥已，持詣竹園。時六群比丘在僧坊門邊立，遙見已問言：「持何等物？」答言：「是粥。」又問：「何等粥？」答言：「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

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薄粥。」爾時六群比丘言：「我等行去，先與我等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汝持薄粥入僧坊與上座。」諸比丘聞，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應羯磨立分粥人。所持盛粥器，即用是器分粥。」是中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小豆粥、磨沙豆粥、麻子粥，上座得上肥膩者，下座得底滓。若分薄粥時，上座得汁，下座得滓。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畜大盔大瓮，以粥集著是器中和合，以大鉢大鍵鎖分與。」分與時不便，佛言：「應作杓用分。」用分已有殘者、有不足者，佛言：「應更作小杓用分。」

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諸居士辦種種帶鉢那，胡麻歡喜丸、石蜜歡喜丸、蜜歡喜丸、舍俱梨餅、波波羅餅、曼提羅餅、象耳餅、餛飩餅、閻浮梨餅，持是餅向僧坊。六群比丘早起在門邊立，見已問言：「持何等物？」答：「種種帶鉢那餅，所謂胡麻歡喜丸、石蜜歡喜丸、蜜歡喜丸、舍俱利餅、波波羅餅、曼提羅餅、象耳餅、餛飩餅、閻浮梨餅。」六群比丘言：「我欲行去，先與我等胡麻歡喜丸、石蜜歡喜丸、舍俱梨餅、波波羅餅、曼提羅餅。汝持象耳、餛飩、持閻浮梨餅入與上座。」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羯磨立分帶鉢那人。分帶鉢那人，應和合等分。若更有美者來，亦應次第與。若今日不遍者，明日更有，應續次與。」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居士辦種種藥，所謂酥、油、蜜、石蜜、薑、胡椒、蓽茇、黑鹽、訶梨勒、鞞醯勒、阿摩勒、波艫路、毘呪曼陀多耶、摩那伽頭艫醯，持詣竹園。爾時六群比丘早起門邊立，見已問言：「持何等物。」答言：「種種藥：所謂酥、油、蜜、石蜜、薑椒、蓽茇、黑鹽、訶梨勒、鞞醯勒、阿摩勒、波艫路、毘呪曼陀多耶、摩那伽頭艫醯。」六群比丘言：「我欲行去，與我酥、油、蜜、石蜜、薑椒、蓽茇、黑鹽。汝持訶梨勒、鞞醯勒、呵摩勒、波艫路、毘呪曼陀多耶、摩那伽頭艫醯，入僧坊與上座。」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應立分藥人，分藥人和合平等分與。若有貴價藥來者，應別舉置。若病比丘索者，應與兩錢半價藥。若索多者，應從索直。」

佛在阿羅毘國。爾時阿羅毘國諸比丘，常從居士索作器。諸居士言：「我等云何能常供給汝？汝等何不自畜作器？」答言：「佛未聽我等畜作器。」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畜作器。」阿羅毘國僧坊中，有客作木師，有半月客作者、有一月一歲客作者，是木師晝日作，暮去留作器便失，佛言：「應立知作器比丘。」立知作器比丘，作竟持作器聚在一處，又復失盡。是事白佛，佛言：「應羯磨一房舍舉作器。立作器房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房舍僧立作舉作器房。若僧時到僧忍聽，某房作舉

作器處。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房作舉作器房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立是房已，知作器比丘便持作器著上下二房中，佛言：「不應置兩處。若著上房者，下房應與僧。若著下房，應與僧上房。」

又一時諸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道中過一空僧坊中宿。諸比丘明日入村乞食，諸居士問：「汝何處宿？」答言：「僧坊中宿。」「是何房舍中宿？」答言：「某房中。」居士言：「此是我房，何不遣使語我等？當供養湯藥、油、燈燭、臥具種種所須。」諸居士隨所房中宿者，各自將歸，與敷坐處坐，自手行水，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以水澡漱，取小床坐聽說法，語諸比丘：「我僧房中有臥具前食後食，何不住此？復當供養衣被，願令是僧坊有用。」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若先空僧坊中諸比丘欲去，應羯磨立一比丘令常住。知僧坊立法者，一心和合僧問言：『誰能作常住比丘？知某甲空僧坊。』若有比丘言：『我能。』有五法不應立作常住比丘。何等為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分別應作不應作。若成就五法，應立作常住比丘：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分別應作不應作。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作常住知某甲空僧坊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立某甲比丘常住知某甲空僧坊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常住知某甲空僧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知空僧坊常住比丘，應巡行僧坊，先修治塔，次作四方僧事，次知僧料理飲食事，次知應可分物，次知上座中座下座比丘事。隨有大德高明比丘，不應作使。知僧坊比丘，應作是願：『諸比丘未來者當來，已來者供給衣食臥具湯藥，不令有乏。』能作是願行者，僧隨彼意與。若須食，應自恣與好食。若須房舍臥具，皆應自恣與。」

有眾多王臣數數詣竹園房舍觀看。若來時索食、薪火、燈燭。若與，畏犯；不與，懼作患。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立分處人。立分處人已，不白眾僧，得用十九錢供給客。若更須，應白僧竟與。」

憍薩羅國有阿練兒住處，爾時有賊到阿練兒處乞食，作食人言：「食不由我，不得與汝，汝自從沙彌索。」諸賊即從沙彌索，沙彌言：「我不得與汝，汝自從知食比丘索。」即從知食比丘索，知食比丘言：「為僧故辦是食，不為汝等。」賊相謂言：「是比丘何肯正爾與我食。」便捉一比丘手脚截腰斷。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有如是怖畏處，若少乞與少，若乞半與半，若都索都與，莫以是因緣故得大衰惱。」

佛在王舍城，爾時眾僧得衣，無人守護，佛言：「應立守護衣人。立守護衣人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言：『誰能為僧守護諸衣？』若比丘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何等五？不知是衣所從得、不知衣價、若得衣不知云何受、不知頭數、忘著衣處。若成就五法應立。何等五？知衣所從得、知是衣價、知應受、知頭數、不忘著衣處。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能為僧作守護衣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比丘作守衣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守護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立守衣人已，未有分衣人，佛言：「應立分衣人。立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言：『誰能為僧作分衣人？』若有比丘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何等五？不知衣財、不知衣色、不知衣價、不知衣頭數、不知與未與。復有五法不應立作分衣人。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與未與。若比丘成就五法，應立作分衣人：知衣財、知衣色、知衣價、知衣頭數、知與未與。又有五法：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與未與。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為僧作分衣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比丘作分衣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分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無分浴衣人，是事白佛，佛言：「應立分浴衣人。是知分浴衣人，應隨上座次與。」

佛在舍衛國。爾時祇陀林中僧坊中，無比丘知時限唱時，無人打揵稚，無人掃灑塗治講堂食處，無人次第相續敷床榻，無人教淨果菜，無人看苦酒中虫，飲食時無人行水，眾散亂語時無人彈指。是事白佛，佛言：「應立維那。立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誰能為僧作維那？』是中若比丘言：『我能。』有五法不應立作維那。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淨不淨。若成就五法應立作維那。五法者，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淨不淨。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能為僧作維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比丘作維那。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維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維那比丘，應知時限知唱時、知打揵稚、知掃灑塗治講堂食處、知次第相續敷床榻、知教淨果菜、知看苦酒中虫、知飲食時行水、眾散亂語時彈指。」

爾時諸沙彌，隨與和上阿闍梨作、隨同和上阿闍梨、隨相識共語共事、隨同國土同城邑同聚落。諸比丘無沙彌者，有諸惱亂。是事白佛，佛言：「應立一人為主使沙彌作。先修治塔事、次作四方僧事、次作飲食事、次作可分物、次教與上座中座下座。如是周遍一切僧作。應立分處沙彌人，立分處沙彌人竟，應教先修治塔事，四

方僧事作飲食事，次作可分物，次第與上座中座下座，如是周遍一切僧作。」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往詣竹園觀看。王問：「長老摩訶迦葉今何所在？」比丘答言：「大王！長老大迦葉今於耆闍崛山上蹋泥。」王即往見問言：「大德！何故自作？」答言：「大王！誰當為我作？」王言：「我當與作人。」語已便還。第二瓶沙王又時往到竹園觀看，王問：「長老大迦葉今何所在？」比丘答言：「於耆闍崛山上蹋泥。」王即往見問言：「大德！何故自作？」答言：「大王！誰當為我作？」王言：「我當與作人。」大迦葉答言：「大王！數數語而不與。」時王慚愧小却一面，問諸大臣：「我先有是言不？」大臣答言：「王先有是言。」王言：「何時？」答言：「某時日月，即計先語已來經五百日。」王即下山，時人捕得五百群賊與王。王問：「此是何人？」答言：「是賊。」王問：「應與何罪？」大臣答言：「罪應至死。」王問賊言：「汝能隨我意行不？」賊言：「大王！欲何所作？」王言：「汝等能供給善人以不？」賊言：「若我等受王大恩，不隨行者當隨阿誰？」大臣言：「此賊必當偷奪諸比丘物。」王言：「我能作方便令不偷奪。」時王多給田宅人民倍與粟食，去竹園不遠，立作淨人聚落。時諸淨人隨相識共語共事、隨同國城邑、隨怖畏、隨有因緣者供給，餘者不供給。是事白佛，佛言：「應立使淨人率，應教先作塔事、次作四方僧事、次作飲食事、次作可分物事、次教與上座中座下座作，如是周遍一切僧作。聽立使淨人主者，還立白衣中勤修能處分者。」(八法中臥具法第十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四

十誦律卷第三十五(第五誦之七)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八法中諍事法第八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共比丘諍，惡口相言；諸比丘尼共比丘尼諍；諸式叉摩尼共式叉摩尼諍、諸沙彌共沙彌諍；諸沙彌尼共沙彌尼諍，惡口相言。迦留陀夷比丘，共諸比丘諍，惡口相言已，隨順佐助諸比丘尼。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共比丘諍已，強佐助比丘尼？」如是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迦留陀夷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迦留陀夷比丘已：「云何名比丘，共諸比丘諍惡口相言已，強佐助諸比丘尼？」如是訶已語諸比丘：「從今有四種諍事出：一者鬪諍事；二者無根事；三者犯罪事；四者常所行事。鬪諍事者，如諸比丘共比丘諍，惡口相言，是法是非法、是善是不善，是中共諍故，相助別異，是名鬪諍事。無根事者，如諸比丘出餘比丘犯罪：若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若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若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是中出犯罪，無根故，共相纏著，是名無根事。犯罪事者，有五種犯：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若犯若污若不悔，是名犯罪事。常所行事者，眾僧所作事：若白一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立十四人羯磨，是名常所行事。鬪諍事者以何為本？有十四破僧因緣及六鬪諍本，是名鬪諍事本。無根事，以何為根本？有三根本：見根、聞根、疑根。若比丘與比丘鬪諍相言，己身作罪令他人說：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若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若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若口若意作罪令他人說：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從是中出他罪異，是名無根事根本。犯罪諍，以何為本？從何事起？從五種犯起，以五種犯為本：有犯身作非口非心作、有犯口作非身非心作、有犯身作心作非口作、有犯口作心作非身作、有犯身作口作心作，無但心犯。從是犯起，是名犯罪根本。常所行事，以何為本？從何事起？所作事從僧起，僧為根本，是名常所行事根本。

「所有鬪諍，皆名諍事耶？有諍事亦名鬪諍耶？有鬪諍非諍事、有諍事非鬪諍、有鬪諍亦是諍事、有非鬪諍非諍事。有鬪諍非諍事

者，若比丘但相道說，未成鬪諍。有諍事非鬪諍者，三種諍事。有鬪諍亦是諍事者，若比丘相道說，亦成鬪諍事。有非鬪諍非諍事者，除上三句。所有無事諍，皆名為諍事耶？有諍事亦名無事諍耶？有無事諍非諍事、有諍事非無事諍、有無事諍亦諍事、有非無事諍非諍事。有無事諍非諍事者，但說他罪未起諍事。有諍事非無事諍者，三種諍事是。有無事諍亦諍事者，有比丘無事諍亦起諍事。非無事諍非諍事者，除上三句，所有犯罪皆名諍事耶？有諍事亦名犯罪耶？有犯罪非諍事、有諍事非犯罪、有犯罪亦諍事、有非犯罪非諍事。有犯罪非諍事者，所名犯罪。有諍事非犯罪者，三種諍事。有犯罪亦諍事者，所名犯罪亦諍。非犯罪非諍事者，除上三句，所有常所行事皆名諍事耶？有諍事亦名常所行事耶？有常所行事非諍事、有諍事非常所行事、有常所行事亦諍事、有非常所行事非諍事。有常所行事非諍事者，所名作法。有諍事非常所行者，三種諍事。有常所行亦諍事者，常所行亦諍。非常所行事非諍事者，除上三句。鬪諍事為善、為不善、為無記？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名善？有諸比丘善心共諍，所謂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名善。云何不善？有比丘不善心共諍，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名不善。云何名無記？有諸比丘不以善心不善心共諍，是法是非法、是律是非律，是名無記。無根事諍，為善、為不善、為無記？或善、或不善、或無記。善者，若諸比丘善心共諍，出他比丘罪：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是名為善。不善者，若諸比丘不善心共諍出他罪：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是名不善。無記者，若諸比丘不以善心不善心共諍出他罪：有殘作、有殘不作、有殘作不作、無殘作、無殘不作、無殘作不作、有殘無殘作、有殘無殘不作、有殘無殘作不作，是名無記。犯罪事為善、為不善、為無記耶？犯罪事或不善、或無記。不善者，若諸比丘知佛結戒故犯，是名不善。無記者，不故犯佛所結戒，是名無記。常所行事，為善、為不善、為無記？或善、或不善、或無記。善者，若諸比丘善心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立十四人羯磨，是名善。不善者，若諸比丘以不善心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立十四人羯磨，是名不善。無記者，若諸比丘不以善心不善心作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自恣、立十四人羯磨，是名無記。」

長老優波離問佛：「鬪諍事，以幾滅諍事滅？」佛言：「以二滅諍事滅。何等二？以現前比尼滅及多覓比尼滅。」又問：「世尊！無根事，以幾滅諍事滅？」佛言：「以四滅諍事滅。以現前比尼及憶

念比尼滅，現前比尼及不癡比尼滅，現前比尼及實覓比尼滅。」又問：「世尊！犯罪事，以幾滅諍事滅？」佛言：「以三滅諍事滅。現前比尼及自言比尼滅，現前比尼及布草比尼滅。」又問：「世尊！常所行事，用幾滅諍事滅？」佛言：「以一滅諍事滅，現前比尼滅。

「鬪諍事云何以二滅諍事滅？隨以何住處有諍相言，比丘！是事付闥賴吒斷。闥賴吒比丘應受此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滅。若闥賴吒比丘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滅者，是事名滅以一滅諍事滅，謂現前比尼。現前者，人現前、比尼現前。人現前者，是中隨助舉事人、有事人共集一處，是名人現前。比尼現前者，如法、如毘尼、如佛教滅是事，是名比尼現前。若是闥賴吒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僧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是中所有可中共作羯磨比丘，共同心和合一處，可受欲者持欲來，現在比丘能遮者不遮，是名僧現前。人現前者，有隨助舉事人、有事人共集一處，是名人現前。比尼現前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名為斷。若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爾時應僧中立二烏迴鳩羅，應羯磨此人令斷是事。羯磨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僧中若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烏迴鳩羅。何等五？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不知斷不斷。成就五法，應立作烏迴鳩羅：不隨愛行、不隨瞋行、不隨怖行、不隨癡行、知斷不斷。即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能如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二烏迴鳩羅比丘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此二人欲已遠去。若此二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二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二烏迴鳩羅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二烏迴鳩羅應更立二烏迴鳩羅。立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若言：『我能。』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能如

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二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若二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比丘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二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二烏迴鳩羅不能如法斷者，還付先二烏迴鳩羅。先二烏迴鳩羅應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能如法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先二烏迴鳩羅復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僧取是事，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

「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僧應遣使往近住處僧所作是言：『此事如是如是因緣起，闥賴吒不能斷、眾僧不能斷、二烏迴鳩羅不能斷、後二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先二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僧復不能斷。汝等大德！和合為斷是事故。』即時彼眾應和合。若僧先安居，應受七日去。若七日盡，應受三十九夜去。若三十九夜盡，應破安居來集一處，受是事應斷。近處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近處僧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名為斷用一滅諍事滅，所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近處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爾時應僧中立二烏迴鳩羅令斷。立二烏迴鳩羅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此隨僧中事？』是中若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何等五？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斷不斷。若成就五法，應立作烏迴鳩羅：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斷不斷。即時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二烏迴鳩羅比丘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來與此二烏迴鳩羅比丘欲已小遠去。若此二烏迴鳩羅比丘是下座，應從上座比丘取欲已小遠去，當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二烏迴鳩羅若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

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二烏迴鳩羅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應更立二烏迴鳩羅。立法者，一心和合僧中問言：『誰能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若言：『我能。』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能作烏迴鳩羅，如法斷隨僧中事。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某甲比丘作烏迴鳩羅斷隨僧中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二烏迴鳩羅若是上座，諸下座比丘應與欲已小遠去。若二烏迴鳩羅是下座，應從諸上座取欲已小遠去，應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若二烏迴鳩羅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烏迴鳩羅不能如法斷是事者，應還付先鳩羅。先鳩羅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烏迴鳩羅若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者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先烏迴鳩羅復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應捨付僧。僧應受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是近住處僧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近處僧若聞某處有眾僧好上座知說波羅提木叉法，是僧多有比丘持修多羅者、持比尼者、持摩多羅伽者。是近住處僧應以是事遣使至某處大僧中，應先立傳事人、若界外令滿眾僧數。立法者，一心和合僧應問：『誰能作傳事人，從是處持是事至某處、若道中能斷是事？』是中若有人言：『我能。』若有五法不應立作傳事人：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滅不滅。若成就五法，應立作傳事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滅不滅。爾時傳事人應持是事去。若道中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若傳事人不能道中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應持至彼住處。至彼住處已，是中若有上座多知多識長老比丘，應語是人言：『是事諍事如是因緣起，闥賴吒不能斷、眾僧不能斷、先二烏迴鳩羅不能斷、後二烏迴鳩羅不能斷、還付先二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付僧僧復不能斷，近住處僧亦不能斷、近住處二烏迴鳩羅不能斷，後二烏迴鳩羅亦不能斷、還付先二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付近住處僧復不能斷，傳事人道中不能

斷是事，來至此間，汝長老！能受是事斷不？』若言：『能斷。』應與作期。若不作期，不得與汝。期者，乃至九月。

「事有五種難斷：一者堅、二者強、三者佷戾、四者往來、五者疑畏。堅者，執是事。強者，舉事人、有事人勠健強力。佷戾者，舉事人、有事人惡性佷戾惡性。往來者，此事從一住處至一住處。疑畏者，諸比丘畏斷事時破一心和合僧作兩段故。先應立行籌人，如是應立。一心和合僧應問：『誰能作行籌人？』是中有人言：『我能。』有五法不應立作行籌人：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不知行籌不行籌。若成就五法，應立作行籌人：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行籌不行籌。是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能為僧作行籌人。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已作行籌人，隨僧多少應作二種籌：一分長、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說如法者，為作長籌；說非法者，為作短籌。說如法者，為作白籌；說非法者，為作黑籌。說如法籌以右手捉，說非法籌以左手捉。說如法籌緩捉，說非法籌急捉。先行說如法籌，後行說非法籌。行籌人應作是言：『此是說如法者籌，此是說非法者籌。』若行籌竟，說如法者籌乃至多一，是事名斷用二比尼，謂現前比尼、多覓比尼。現前比尼者，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有事人共和合一處現前，如法、如比尼、如佛教現前除斷，是名現前比尼。是中多覓比尼者，是中應求覓往來問如法除斷。若說非法者籌乃至多一，是事亦名為斷用二比尼，現前比尼、多覓比尼。現前比尼者，是中若有隨助舉事人及有事人共和合一處現前，如法、如比尼、如佛教除斷，是名現前比尼。是中多覓比尼者，是中應求覓往來問非法除斷。

「行籌人有四種：一者藏行籌、二者顛倒行籌、三者期行籌、四者一切行籌。藏行籌者，若有人闇中行籌，若有壁障處行籌，是名覆藏行籌。顛倒行籌者，若顛倒行籌，以說如法人籌與說非法人、以說非法人籌與說如法人，是名顛倒。期者，若諸比丘隨和上阿闍梨作期、隨同和上同阿闍梨、隨相識、隨共語、隨善知識、隨同心、隨國土、隨聚落、隨處共作期：『我等取如是如是籌、汝等莫遠我邊、莫別莫異、莫不共語，共同一事。』是名期。一切僧取籌者，爾時一切僧應和合一處，不得取欲。何以故？或多比丘說非法故，是名一切僧取籌。若是眾僧及大上座大長老，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即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僧現前、人現前、比尼現前。僧現前如上說，人現前、比尼現前亦如上說。

「若是眾僧及上座說波羅提木叉不能斷是事者，應還付傳事人。傳事人應取是事於道中斷，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若是傳事人於道中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者，是名為斷用一比尼。謂現前比尼。現前比尼者如上說。

「若是傳事人不能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者，是比丘道中若聞彼處僧坊中若有三比丘、若二、若一比丘，能持修多羅、持比尼、持摩多羅伽、四部眾所恭敬尊重。是傳事人應到彼住處，應語一比丘言：『大德！是事如是如是因緣起，闡賴吒不能斷、僧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不能斷、還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僧復不能斷，近住處僧亦不能斷、先烏迴鳩羅不能斷、後烏迴鳩羅不能斷、還先烏迴鳩羅復不能斷、還近住處僧復不能斷，傳事人道中亦不能斷、有大眾僧及上座知說波羅提木叉不能斷、傳事人於道中不能斷。三比丘、二比丘，能持修多羅者、持比尼者、持摩多羅伽者，四眾所恭敬者，皆不能斷。大德取是事，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斷是事。』是一比丘四眾所恭敬尊重者，應作是言：『不可二人相言俱得勝，是中必一勝一負。』若作如是語者，是名說如法者，若不作如是語者，是名說非法者。若比丘如法滅事已，還更發起者，波逸提。若但訶責，突吉羅。

「有十種如法行籌、有十非法行籌。十非法行籌者，不以小事行籌、已過事行籌、不問長老行籌、非法行籌、別眾行籌、非法別眾行籌、用是行籌欲令多有非法者、用是行籌當多有非法者、用是行籌欲破和合僧、用是行籌當破和合僧。」問言：「云何名不以小事行籌？」答：「不為可懺悔事行籌。已過事行籌者，是事從此住處到彼住處。不問長老行籌者，有比丘持修多羅比尼摩多羅伽者，不數往諮問何善、何不善？何者有罪、何者無罪？何者白、何者黑？何者今世利、何者後世利？何者導利人行，是好非惡？非法行籌者，不如法行籌。別眾行籌者，同一界內別處行籌。非法別眾行籌者，不如法同一界中別處行籌。用是行籌欲令多有非法者，是比丘先作意：用是行籌令多有說非法者。用是行籌當多有比丘非法者，是比丘先立意：用是行籌當多有說非法者。用是行籌欲破和合僧者，是比丘先作意：用是行籌令破和合僧。用是行籌當破和合僧者，是比丘先作意：我是行籌當破和合僧。是名十種非法行籌。

「十如法行籌者，以小事行籌、未過事行籌、問長老行籌、如法行籌、和合眾行籌、如法和合眾行籌、用是行籌欲令多有如法者、用是行籌當多有如法者、用是行籌欲令僧和合、用是行籌當和合僧。」問：「云何名以小事行籌？」答：「為可懺悔事行籌。未過事行籌者，是事在此住處未到彼住處。問長老行籌者，有比丘持修多羅、比尼、摩多羅伽者，數往諮問：何善、何不善？何者有罪、

何者無罪？何者白、何者黑？何者今世利？何者後世利？何者導利人行，是好非惡？如法行籌者，不違法行籌。和合眾行籌者，同界內僧和合一處行籌。如法和合眾行籌者，如法同界內眾一處集行籌。用是行籌欲令多有如法者，是比丘先作意：以此行籌令多有說如法者。用是行籌當多有比丘如法者，是比丘先作意：用是行籌當多有比丘說如法者。用是行籌欲和合僧者，是比丘先作意：用是行籌欲令僧和合。用是行籌當和合僧者，是比丘先作意：用是行籌當和合僧。是名十如法行籌。

「若僧事，可付僧、可付三人、二人、一人。僧事者，僧應受僧事。三人、二人、一人應受僧事。僧應滅僧事，三人、二人、一人應滅。是名諍事用二比尼滅。

「云何無根事諍用四比尼滅？所謂現前及憶念滅、若現前及不癡滅、若現前及實覓罪滅。云何現前及憶念滅？如陀驃力士子比丘，彌多羅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法謗。以是事故，或僧、或三人、二人、一人，數數說是事令憶念。是陀驃比丘，從僧乞憶念比尼。僧與憶念比尼，如法、如比尼、如佛教。現前比尼者，所與憶念比尼人、得憶念比尼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是名現前及憶念比尼滅。云何現前及不癡滅？如施越沙比丘狂心顛倒，作種種惡、不清淨事、不隨順道，出家人所不應作。是人還得本心，以是事故，或僧、或三人、二人、一人，數數說令憶念。是施越沙比丘，從僧乞不癡比尼，僧與不癡比尼，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是中何等是現前比尼？與不癡比尼人、得不癡比尼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是名現前及不癡比尼滅。云何現前及實覓比尼？如象首比丘釋子，無慚無愧犯見聞疑罪，先自言犯後言不作。僧與是人實覓比尼，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是中何等是現前比尼？與實覓比尼人、得實覓比尼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是名現前比尼及實覓比尼滅。是名無根事用四比尼滅，所謂現前及憶念、現前及不癡、現前及實覓。」

問：「犯罪事云何以三滅諍事滅？」答：「所謂現前及自言、現前及布草。云何現前及自言？如比丘，若他比丘說罪若不說罪、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我犯僧伽婆尸沙。』是比丘從僧乞別住，僧如法、如比尼、如佛教與別住。是中云何名現前？與別住人及得別住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作者與彼人作別住，是中云何復名如法自言？如比丘，若他比丘說罪若不說罪、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我犯僧伽婆尸沙。』是應與摩那埵本日治，應與出罪。是比丘從僧乞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僧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出罪羯磨。是事何等現前與？出罪人、得出罪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作者與是比丘作出罪，

是中云何復名如法自言？如比丘，若他說罪若不說罪、若令憶念若不令憶念，自言：『我犯可悔過罪。』是中現前者，與悔過人、作悔過人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作者與作可悔過，是名現前比尼及自言比尼滅。」

又問：「云何現前比尼及布草？」「如一住處諸比丘，喜鬪諍惡口相言。是諸比丘和合一處，作是念言：『我等大衰失利，我等於佛法中以信出家，而今作惡口相言。我等若求覓是事根本者，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是中一比丘應唱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是事以布草比尼滅。是名白。』即時是諸比丘應分作兩部，是中若有上座、若次上座、若波羅提木叉通義、若波羅提木叉，語此一部言：『我等大失非得、大衰非利、大惡不善。我等信故，佛法中出家求道，然今喜鬪諍相言。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僧中有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今汝等當自屈意我等，所作罪除偷蘭罪、除白衣相應罪，是事汝等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是中若無一比丘語者，應到第二部眾所，是中有長老上座應語言：『我等大失非得、大衰非利、大惡不善。我等信故，於佛法中出家求道，今喜鬪諍相言。若我等求是事根本者，僧中未起事便起，已起事不可滅。今汝等當自屈意我等，所作罪除偷蘭遮、除白衣相應罪，今自為及為彼故，當現前發露悔過不覆藏。』諸比丘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罪。』『如法悔過，莫復更起。』第二部眾亦應如是說。是名布草比尼。是中云何名現前？與布草人及得布草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作者與作布草羯磨，是名現前及布草滅。是名犯罪事用三比尼滅，所謂現前自言布草。」

問：「常所行事，云何以一現前比尼滅？」「與作白人、得作白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白一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布薩說戒、自恣受歲、立十四人羯磨。與羯磨人、得羯磨者和合一處，如法、如比尼、如佛教作者，是名常所行事用一比尼滅，所謂現前比尼。」(八法中諍事法第八竟)

十誦律卷第三十五

十誦律卷第三十六(第六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雜誦第一(調達事上)

佛在王舍城。爾時調達，於佛法中信敬心清淨，著三十萬金錢直莊嚴具出家，乘調善象直十萬金錢，是象以金網等莊嚴，亦直十萬金錢。調達所著衣服，復直十萬金錢。是調達出家作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讀經、誦經、問疑、受法、坐禪，爾時佛所說法皆悉讀誦。時諸比丘有大神通勢力，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斯諸比丘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去閻浮樹不遠，有訶梨勒林、阿摩勒林、鞞醯勒林，取是諸果還所住噉；從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從忉利天取須陀天食還噉；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調達見已即生貪心，作是念：「我何時當能有大神通勢力？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去閻浮樹不遠，有訶梨勒林、阿摩勒林、鞞醯勒林，取是諸果還所住噉；從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從忉利天取須陀食還噉；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我今何不往詣佛所問神通道？」作是念已，即詣佛所頭面禮佛，問神通道。佛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是故不說，語言：「調達汝止！何用是神通道為？當觀無常苦空無我。」調達聞是語不忍不樂，但一心向神通力，作是念：「舍利弗於佛第一經中說，諸智慧弟子中最上第一，我當往詣舍利弗所問神通道，當為我說。」念已即往問神通道。舍利弗亦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是故不說，語言：「調達汝止！何用是神通道為？當觀無常苦空無我。」調達聞是語不忍不樂，但一心向神通道，作是念：「目連於佛第一經中說，諸神通道弟子中最勝第一，我當往詣問神通道，當為我說。」念已即往問神通道。目連先知是人於此法中當作惡事，是故不說，語言：「調達汝止！何用神通道為？當觀無常苦空無我。」調達聞已不忍不樂，但一心向神通道。如是展轉至最少一，不滿五百大弟子所皆不為說。爾時調達作是念：「阿難是我弟，佛第一經中說，諸多聞弟子中阿難最勝第一。我何不往詣其所問神通道？當為我說。」念已即往問神通道。阿難未離欲故，不知過去未來事，便以多聞慧為說神通道。

調達受神通法已，於山林曠野坑谷中勤修習。勤修習故，得世俗四禪，因是四禪起神通力。起神通力已，以閻浮樹故名閻浮提，從是閻浮樹取果還噉；去閻浮樹不遠，有大訶梨勒林、阿摩勒林、鞞醯勒林，取是諸果還所住噉；從麝單越取自然粳米還噉；從忉利天上取須陀天食還噉；東西南北現種種神力。是調達先來惡心，於佛作

是念：「是沙門瞿曇，種姓不勝我。彼姓瞿曇生釋家，我亦姓瞿曇生釋家。諸人以清淨心多有供養者，皆為神通力故。我於何家，以神通力攝取，令多人隨順我？」作是念：「瓶沙王於國中最大，是佛不退轉弟子。我正使神通力牽，終不可得。」調達素知種種外書星宿，相人吉凶、天地怪相。見瓶沙王太子阿闍世王相明了：「我當以神通力攝取，決定是我檀越。以是因緣多人隨從。」作是念已，變身作象寶，於阿闍世太子家，不從門入從門中出、或從門入不從門出，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復變身作馬寶，或從非門入門中出、或從門入非門出，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復現作寶鬘，從太子膝上出。時太子捉鬘以繫額上，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復現作端正小兒，著金寶瓔珞，在太子膝上東西宛轉。太子嗚抱共戲唾其口中，現如是相欲令知是調達。以是神通力，牽阿闍世太子心，令生惡邪見，謂調達神通力勝佛，生愛敬心，供養衣服臥具湯藥，乃至日日送五百釜飲食、五百乘車圍遶，來至調達所，自手下食。爾時諸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阿闍世太子如是供養調達衣服臥具湯藥，日日送五百釜飲食，五百乘車圍遶，自至調達所自手下食，調達與五百弟子受是供養。聞已食後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阿闍世太子如是供養調達衣服臥具湯藥，日日送五百釜飲食，五百乘車圍遶，自至調達所自手下食，調達與五百比丘受是供養。」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貪調達供養。何以故？是調達得供養，自損減故。如竹以實死，芭蕉實亦然，如騾懷妊死。調達得供養亦如是，為自損減故。譬如竹蘆以實死。」爾時世尊欲明了此事，而說偈言：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騾懷妊故死；　小人得養壞。

「此亦復如是。調達癡人！隨幾時得如是利養，隨爾所時長夜受諸苦惱，生惡處故。」語諸比丘：「譬如健夫打破惡狗鼻，於汝等意云何？是狗寧更惡不？」答言：「實惡。世尊！」佛言：「調達癡人亦如是，隨幾時得是供養，隨爾所時長夜受苦惱，生惡處故。」爾時調達供養轉增，貪著供養覆心，生如是惡心：「佛今捨僧者，我當將導眾僧。」生如是心時退失神通。爾時目連在支提國迦陵伽盧谷中，時有迦扶陀比丘俱羅子，是長老目連弟子。是比丘捨離五欲修四梵行，命終生梵世。迦扶陀梵天，見調達退失神通，見已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梵世沒目連前現。從禪定起語目連言：「汝知不？調達退失神通，汝向佛所說者善，以是事白佛。」目連作是念：

「我何不入定觀調達心？」即時入定觀調達心，見已失神通，即從定起默然，受迦扶陀梵天語。
爾時梵天，知目連默然受已，頭面禮足右遶即沒。目連受梵天請已，即入禪定，於支提國迦陵伽盧谷中沒，於王舍城現，離佛不遠。
爾時目連即從定起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迦扶陀梵天所說，調達實退神通。」
佛言：「汝先不知調達心如迦扶陀梵天語耶？」佛共目連作如是語時，調達即時與四弟子俱來。佛遙見調達來，語目連言：「汝莫有所說，是癡人來自現其事。」目連作是念：「我何不入定於此座上令調達不見。」即尋入定於此座而調達不見。調達前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及四弟子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年已老耄，可以眾僧付我，佛但獨受現法樂。令僧屬我，我當將導。」佛言：「舍利弗、目連有大智慧神通，佛尚不以眾僧付之，況汝噉唾癡人死人而當付囑！」
爾時調達，聞佛說噉唾癡人、死人如是名字，即便大瞋欲毀世尊。兩眉垂下憂慼低頭默然無說，作是思惟已即便起去，作是念言：「佛但讚歎舍利弗、目連令大，而毀呰我等使令卑小。」是調達初向佛所生瞋恨心，及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爾時阿難在佛後立以扇扇佛，佛顧語阿難：「諸比丘依王舍城住者令集講堂，集已白我。」阿難受教，即令諸比丘依王舍城住者皆集講堂，集已往白佛言：「世尊！依王舍城諸比丘已集講堂，佛自知時。」佛即將侍者阿難往詣講堂，於眾僧中敷座處坐，教化諸比丘：「世有五師。何謂為五？一師者，不清淨持戒，自言持戒清淨，是弟子共住故，知師不持戒、不清淨，自言持戒、清淨。『若我等說師實者，或當不喜。若師不喜當云何說？我等蒙師故，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師好看我等者，自當覺知。』如是師為弟子覆護持戒，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持戒，是世間初師。第二師者，不淨命自言淨命，弟子共住故，知師不淨命自言淨命。『若我等說師實者，或當不喜。若師不喜當云何說？我等蒙師故，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師好看我等者，自當覺知。』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淨命，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淨命，是名世間第二師。第三師者，知見不清淨自言知見清淨，弟子共住故，知師知見不清淨自言知見清淨。『若我等說師實者，或當不喜。若師不喜當云何說？我等蒙師故，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師好看我等者，自當覺知。』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知見，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知見，是名世間第三師。第四師者，不善記事自言善記事，弟子共住故，知師不善記事自言善記事。『若我說師實者，或當不喜。若師不喜當云何說？我等蒙師故，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

師好看我等者，自當覺知。』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善記事，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善記事，是名世間第四師。第五師者，非說清淨法自言說清淨法，弟子共住故，知師非說清淨法自言說清淨法。『若我等說師實者，或當不喜。若師不喜當云何說？我等蒙師故，得衣服臥具湯藥飲食。師好看我等者，自當覺知。』如是師者為弟子覆護說清淨法，是師亦從弟子求覆護說清淨法，是名世間第五師。」

佛言：「如來清淨持戒，亦自言我清淨持戒。諸弟子不覆護如來清淨持戒，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清淨持戒。如來是淨命，自言我淨命。弟子不覆護如來淨命，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淨命。如來是知見清淨，自言我知見清淨。諸弟子不覆護如來知見清淨，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知見清淨。如來是善記事，自言我善記事。諸弟子不覆護如來善記事，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善記事。如來是說清淨法，自言我說清淨法。諸弟子不覆護如來說清淨法，如來亦不求諸弟子覆護說清淨法。」佛言：「如來實有是法，何不如實說？佛非隨順他，又非弱語人，譬如陶師持坏瓶時不敢疾捉。如來是真實語、了了語、折伏語，若堅固者住，不堅固者去。汝等於如來法語中，宜應忍受。」

佛在王舍城。爾時調達欲破和合僧，受持破僧事，妬心方便故作是念：「我獨不能得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是調達有四同黨弟子：一名俱伽梨、二名乾陀驃、三名迦留羅提舍、四名三聞達多。調達到是四人所，作是言：「我與汝等，當共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等當得如是名聲。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等能破。」彼四人語調達言：「沙門瞿曇諸弟子，有大智慧、大神通力，得天眼、知他心。是人知見我等欲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等云何能破？」調達語四人言：「沙門瞿曇有年少弟子，新入彼法出家不久，我等到是邊用五法誘取，語諸比丘言：『汝盡形壽受著納衣、盡形壽受乞食法、盡形壽受一食法、盡形壽受露地坐法、盡形壽受斷肉法。若比丘受是五法，疾得泥洹。』若有長老上座比丘，多知多識久習梵行得佛法味，當語之言：『佛已老耄年在衰末，自樂閑靜受現法樂，汝所須事我當相與。』我等以如是方便，能破沙門瞿曇和合僧壞轉法輪。」四比丘言：「如是。調達！」調達後時，到諸年少比丘所，以五法誘之，語諸比丘言：「汝盡形壽受著納衣法、盡形壽受乞食法、盡形壽受一食法、盡形壽受露地坐法、盡形壽受斷肉法。汝等行是五法，疾得泥洹。」復語諸長老上座比丘：「佛已老耄年在衰末，自樂閑靜受現法樂，汝所須事我當相與。」

爾時調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

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教說教、教說非教。時諸比丘，見調達欲破和合僧壞轉法輪已，往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調達今欲破和合僧，受持破僧因緣事，是人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教說教、教說非教。」佛語諸比丘：「汝等當訶調達令捨是破僧因緣事。」是諸比丘受佛語已，到調達所言：「汝莫求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事，當與僧和合。與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時調達不捨是事。爾時調達四伴黨訶諸比丘言：「汝等莫說調達是事。何以故？是人說法說律，是人所說是我等意；是知說非不知說，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樂忍。」如是諸比丘再三諫調達，不能令捨惡邪，便從座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座已白佛言：「世尊！我等已約勅，調達不捨惡邪。有四伴黨復作是言：『汝等莫說調達是事。何以故？是人說法說律，是人所說皆我等意；是知說非不知說，是人所說皆是我等所欲樂忍。』諸比丘再三約勅，不捨是事。」爾時佛作是念：「如調達癡人及四伴黨，或能破我和合僧壞轉法輪，我當自約勅調達令捨是事。」佛作是念已，即自約勅調達：「汝莫求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因緣事，汝當與僧和合。與僧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得安樂住。汝莫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教說教教說非教，汝當捨是破僧因緣事。」爾時調達聞佛口教，暫捨是事。

佛在王舍城，爾時阿闍世太子、所有大臣將帥，信敬調達，是諸人民為助調達比丘作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年少比丘出家不久者，調達以大鉢、小鉢、大小鍵鎡、衣鉤、禪鎮、繩帶、匙匕、鉢支、扇蓋、革屣，隨比丘所須物，皆用誑誘。調達自共百比丘、或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比丘恭敬圍繞，入王舍城別受好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共百人、二百、三百、四百、五百比丘恭敬圍繞，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有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云何名比丘，自共百人、二百、三百、四百、五

百比丘恭敬圍繞，別受供養前食後食怛鉢那。諸上座長老比丘，得佛法味久修梵行，是諸比丘入城乞食，得宿冷飯或不得、或得臭麨或不得、如是麁食或飽不飽？」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以二利因緣故遮別眾食，聽三人共食：一利者守護檀越，以憐愍故；二利者破諸惡欲比丘力勢故，莫令惡欲人別作眾別作法與僧共諍。」

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上，欽婆羅夜叉石窟中住，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食後還耆闍崛山，入欽婆羅夜叉石窟中坐禪。爾時調達勤作方便欲害佛，即雇四惡健人，往上耆闍崛山，共持大石，到欽婆羅夜叉石窟上，待佛經行時。佛晡時從石窟出，在石窟前陰中經行。時四惡人共調達，推石欲擲佛上。爾時欽婆羅夜叉深敬念佛，見已以兩手接石擲著餘處，有碎石迸來向佛。佛欲令眾生生厭畏心及示諸業不失果報，以是因緣故入定，於經行頭沒、現於東方，碎石隨去，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佛爾時沒大海水中，碎石亦隨。佛復入須彌山中，石亦隨逐。到四天王上，石亦隨逐。佛從四天王上至忉利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復至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曜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阿那婆訶天、福德天、廣果天、不熱天、喜見天、樂見天、阿迦尼吒天，石亦隨逐。爾時世尊攝神足力還經行頭立，石墮佛足上，傷足上血出，深生苦惱。佛以精進力遮是苦已，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非天上地中，　可遮業報處。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非天上地中，　得免宿惡殃。」

爾時調達及四惡健人初作逆罪，佛即仰看，四人怖走，似如人捕。佛喚四人：「來！為汝說法。」尋還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語言：「汝去！莫從來道。」調達即瞋，更雇八人教往殺是四人。佛見八人語言：「汝來！為汝說法。」八人即詣佛所，頭面禮足於一面坐，佛種種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語言：「童子汝去！莫從來道。」爾時調達復遣十六人欲殺八人，語言：「汝往殺是八人，斷口舌故。」佛遙見十六人語言：「年少汝來！為汝說法。」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語言：「汝去！莫從來道。」調達復遣三十二人語言：「汝往殺是十六人，轉滅口舌故。」佛遙見三十二人語言：「年少汝來！為汝說法。」尋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

一面，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語言：「隨汝意去。」爾時諸比丘繞石窟四邊，有立者、坐者，恐調達害佛。佛見諸比丘，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故石窟四邊立坐住，何所待？」答言：「世尊！調達欲害佛，是故諸比丘繞石窟四邊立坐住待，願令調達不來害佛。」佛語阿難：「若調達能害佛命，無有是處。若佛為他因緣死，亦無是處。」爾時佛語阿難：「汝將從行比丘，入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調達所作事，若身作口作，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此是調達及弟子所作事。』」阿難受教，即將從行比丘詣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調達身作口作事，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此調達及弟子所作事。」如是唱已，阿闍世太子內宮大官，聞是語作是念：「沙門瞿曇妬瞋調達故，令作是唱：『是上人調達，身口可作惡邪。』」調達亦聞沙門瞿曇遣人入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處唱言：「調達身作口作事，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此是調達及弟子事。」聞已倍增瞋恨向佛，即往阿闍世太子所言：「汝殺父，我殺佛。汝於摩竭國作王，我當作佛。此摩竭國便有新王新佛，不亦快乎！」阿闍世太子聞是語，喜深入其心，受調達語。

有時瓶沙王，駕駃馬車入林園中遊戲。爾時太子，持利劍於巷頭待。爾時王晝日於園中伎樂自娛，向暮還宮王來轉近，即以頻遲羅劍遙用擲王。馬車速疾故，得免斯難。太子以不害王故，即便走逃。眾官尋時圍繞收捕，將詣王所。王問太子言：「汝欲作何等？」答言：「欲奪王命。」問言：「用誰語耶？」答言：「用上人調達語。」爾時大臣有言：「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有言：「一切沙門釋子有何等罪？應殺調達及其弟子。」有言：「調達弟子有何等罪？但殺調達。」有言：「何以殺諸沙門釋子？何以殺調達弟子？何以殺調達？大王善好賢柔，應死者放，云何殺諸沙門出家人耶？我等何不以此事白王，隨王教治事亦成斷，何煩我等自用力耶？」王還宮已，因此事故於治處坐，大臣官屬皆來朝覲，於一面立。王言：「昨所起事，當云何斷？」答言：「大臣有言：『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有言：『一切沙門釋子有何等罪？應殺調達及其弟子。』有言：『調達弟子有何等罪？但殺調達。』有言：『何以殺諸沙門釋子？何以殺調達弟子？何以殺調達？大王善好賢柔，應死者放，云何殺諸沙門出家人也？我等何不以此事白王，隨王教治事亦成斷，何煩我等自用力耶？』」王言：「諸沙門釋子先時遣人唱言：『調達身口所作事，莫謂是佛事法事僧事。此是調達及弟子所作事。』此事先已唱說。」王聞大臣有言：「一切沙門釋子皆應打殺。」王不可是語。有言：「諸沙門釋子有何等罪應殺？調達及其弟子。」王亦不可是語。有言：「調達弟子有何等罪？應

殺調達。」王亦不可是語。有言：「何以殺一切沙門釋子？何以殺調達弟子？何以殺調達？大王善好賢柔，應死者放，隨王教治事亦成斷，何煩我等自用力耶？」王即可之，賞賜聚落田宅財物。時王自問太子言：「汝欲作何等？」即除慚愧答言：「我欲奪王命。何以故？王有王鼓、王伎樂、王持蓋、王行時金澡瓶導前。我無王鼓、王伎樂、王持蓋、王行時持金澡瓶導前。」王便與太子王鼓、王伎樂、王持蓋、王行時金澡瓶導前。爾時二王打鼓、二王唱導、二王持蓋、二王持金澡瓶在前。治國土法，不可隨一切人意。瓶沙王先未得道時，所可作惡不隨人意，是諸人民心懷瞋恨，而作是念：「時到當報。」是諸惡人親近阿闍世白言：「何國土中有二主者？」王言：「云何二主？」答言：「二王打鼓、二王作伎樂、二王持蓋、二王行時持金澡瓶在前、二王唱導。汝父王後若治國時，當奪汝命獨自作王，汝應方便治王。」阿闍世王聞已心喜忍受，即勅大臣官人，捕取父王令著獄中。大臣受教，即便收捕繫在牢獄。大王善好賢柔，百千萬人持諸餚饍往問訊王，王噉以自活。過數日已，阿闍世王問：「大王活不？」答言：「活。」「云何得活？」答言：「問訊人與飲食活。」王即勅獄官：「自今已後莫聽人入。」後王夫人盜持食入，王噉得活。過數日已，王復問言：「大王活耶？」答言：「活。」「云何得活？」答言：「有王夫人，來與飲食故。」即勅獄官莫聽夫人入。有大夫人，深敬念大王，以食塗衣更著上衣往到獄中，脫衣與王令食得活。過數日已，王復問言：「父王活耶？」答言：「活。」「云何得活？」答言：「大夫人來，緣得食活。」王言：「莫聽大夫人入。」父王在獄中遙見耆闍崛山，大王見佛及僧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鞞羅上山下山，大王得遙見佛及僧歡喜故活。過數日已，阿闍世復問：「父王活耶？」答言：「活。」「云何得活？」大臣妬心答言：「遙見佛及僧故活。」王即勅令障隔，莫令得見。

諸佛常法，有大因緣入城時，現如是神通力：象深鳴、馬悲鳴、諸牛吼；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俱耆羅鳥、猩猩諸鳥出和雅音；大鼓、小鼓、箜篌、箏、笛、琵琶、簫、瑟、篳篥、鐃鈸，不鼓自鳴；諸貴人舍所有金銀寶器內外莊嚴具，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能言、疘躄者得伸；跛蹇得手足、睞眼得正、癭者得除苦痛得樂、毒者消歇、狂者得止；殺者離殺、偷者離偷、邪婬者不邪婬、妄語者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者不綺語、貪者不貪、瞋者不瞋、邪見者離邪見；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急閙處者皆得空閑；未種善根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者得解脫；諸伏藏寶物自然出現。如是希有事，諸眾生得利益。爾時佛入王舍城，以右足蹈門閾上，悉現如是種種瑞應。瓶沙王曾

見是相，知佛當入城，王從樓閣向孔間立看佛入城。王得聖道，見佛及僧歡喜故活。過數日已，阿闍世復問：「王今活耶？」答言：「活。」「云何得活？」諸大臣妬心答言：「佛入城現神通力，父王從向孔中見佛故活。」阿闍世王言：「以利刀削大王脚底，皮却急繫莫令東西。」即受教，削大王脚底，急繫不得東西。王以是故臥，日就羸篤。

又一時阿闍世王共母俱食，王有一子，字優陀耶跋陀，於道頭與狗子共戲。王問：「優陀耶跋陀，今何所在？」答言：「道中與狗子共戲。」王言：「喚來，我與共食。」即抱狗子隨信俱至，王子不食。王言：「何故？」王子言：「王聽我與狗子食者，爾乃食耳。」王言：「隨意。」王子自食隨持與狗。王語母言：「我作難事。何以故？我澆頂剎利王，以愛念兒故，與狗共食。」母言：「此非作難事。何以故？人有噉狗肉者，與食何怪？曾知汝父作難事不？」王言：「作何難事？」母言：「汝年小時手指生癰，受急苦痛晝夜不寐。汝父抱著膝上口含癰指，大王體軟汝得安睡。由口暖故，癰熟膿潰。大王心念：『却指唾膿復增子苦。』即隨咽膿。汝父作是難事，願汝時放。」王聞默然。母謂已放。宮中聲出已放大王，巷陌諸處聞大王得出。王賢善故，百千種人皆稱：「善哉！」咸到獄所各作是言：「大王得出。」大王聞已作是念：「我兒惡逆無慈愍心，不知當復何事治我？」作是念已，自投床下遂便命絕。爾時阿闍世王，奪父王命得大逆罪。

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食已還上耆闍崛山，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過七日已，中前著衣持鉢入城，為乞食故。爾時調達，聞瞿曇沙門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瞿曇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食已還上耆闍崛山，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過七日已，中前著衣持鉢入城，為乞食故。爾時阿闍世王有象名守財，兇惡多力四方無雙。于時調達持五百金錢與象師言：「汝知不耶？王敬待我，我今於人能有損益。此五百金錢今並與汝，若事果成，厚相供給田宅人民。」問言：「何事？」答言：「沙門瞿曇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在耆闍崛山中。沙門瞿曇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食已還上耆闍崛山，七日之中結加趺坐受禪定樂。過七日已，中前著衣持鉢入城，為乞食故。汝能以酒與象令醉，解鎖却鞅，令奪瞿曇沙門命不？」象師答言：「爾。此是小事，斯象屬我，想不忘報。」調達語言：「我聞沙門瞿曇却後七日當來入城。」即屈指度籌，到七日時，與象酒醉繫住待佛。諸佛常法，有大因緣入城時，現如是瑞應：象深鳴、馬悲鳴、諸牛王吼；鵝鴈、孔雀、鸚鵡、舍利鳥、俱耆羅鳥、猩猩諸鳥出和雅音；大鼓、小

鼓、箜篌、箏、笛、琵琶、簫、瑟、篳篥、鐃鈸，不鼓自鳴；諸貴人舍所有金器銀器內外莊嚴具，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能言、疒躄者得伸、跛蹇得手足、睞眼得正、癭者得除苦痛得樂、毒者消歇、狂者得止；殺者離殺、偷者離偷、邪婬者不邪婬、妄語者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者不綺語、貪者不貪、瞋者不瞋、邪見者離邪見；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急閙處者皆得空閑；未種善根者種、已種者增長、已增長得解脫；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現。如是諸希有事，一切眾生皆得利益。佛到城以右足著門閫上，即現如是種種瑞應。象師曾 見是相，知佛入城，即解象羈放去，欲令害佛，無能遮者。是象面有三瘤，醉狂蹴踏，百千萬眾皆大怖畏。有入舍者、在屏覆處者，巷陌皆空，除佛及弟子。有賢者遙見守財象來，向佛所白佛言：「世尊！是象飲能醉酒，象已離羈羈遣來害佛，無能遮者，願佛入舍、若還出城，勿令此象害佛世尊命。」佛言：「若守財象奪佛命者，無有是處。若佛為他因緣死，亦無是處。」是賢者心大歡喜言：「若守財象能奪佛命，無有是處。若佛為他因緣死者，亦無是處。」爾時眾人於屋上樓閣上向中立，作高大聲。時有不信者言：「是守財象或能殺佛。」有信者言：「是守財象能殺佛者，無有是處。」象遙見佛，即便齧齒舉鼻、豎尾弭耳努力走向佛所。諸比丘遙見象來，皆大驚怖捨佛走逃，唯除一阿難。象來逼佛，佛即以慈三昧力，象醉即醒，頭面禮佛以鼻拭佛足，佛以右手摩其頭，即說偈言：

「世尊以長臂，　柔軟相輪手；
摩扠象頭教，　如父教其子。」

佛言：「大象，　莫起惡業；　起惡業者，
不生善處。　伊羅轅象、　跋陀和象、
提羅遮象、　醯摩和象，　有兇行象、
有牛王象。

「天象等禮佛，　不放逸調戲；
放逸調戲者，　不得生善處，
若汝不放逸，　當得生天上。」

佛說偈已，為守財象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時守財象從佛聞法故，心悔淚出，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爾時眾人聞佛摧伏惡象希有事故，無量眾集。佛見無量眾集已，告阿難言：「汝為我敷座辦水。」阿難受教，即於是處敷座辦水，合掌白佛言：「世尊！

已敷座辦水，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就所敷座坐已，便入禪定。於此處沒，出於東方虛空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紅縹、紫碧；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復從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如是種種神通力已，還坐本處時坐。眾人先懷厭惡怖畏心者，見佛神變及調伏醉象，即於佛所深生信敬。佛知眾生深信柔軟，隨其所應為說道法。是眾中有人得暖法者、頂法者、順道忍法者、三毒薄者、離欲者、世間第一法者，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者，有種聲聞乘因緣者、有種辟支佛乘因緣者、有種佛乘因緣者，如是利益無量眾生。佛於是日無所食噉，捉阿難臂，便從虛空還耆闍崛山中。

諸比丘聞世尊還，皆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是急怖畏時，阿難不捨離佛。」佛語諸比丘：「阿難不但今急怖時不捨離佛，乃過去世急怖時亦不捨離佛，今當說之。有過去世近雪山下有鹿王，名威德，作五百鹿主。時有獵師，安穀施羂。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羂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爾乃現相。』現脚相時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羂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羂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羂轉急，
不能得出。』

「爾時女鹿見獵師轉近，重說偈言：

「『大王當知，　羂師轉近，　願勤方便，
求出是羂。』

「鹿王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羂轉急，
不可得脫。』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希有心：『畜生深愛他故，乃能與命。』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所樂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語諸比丘：「昔鹿王者，豈異人乎？莫作異觀，則我身是。五百鹿者，則汝等五百比丘是。汝等過去世急怖時捨離我，今急怖時亦捨我去。時獵師者，則守財象是。過去世不惱害我，今世亦不害我。時女鹿者，阿難是。過去世急怖時不捨我去，今世急怖時亦不捨我去。」
佛即以是因緣故，說第二本生。佛言：「過去世時，有波羅奈城，城邊有池，池名雨成。是池中有多水、多魚、多龜、多鵝鴈鴨。中有鴈王，名治國，作五百鴈主。爾時有獵師，先施毛羂近穀，是鴈王前行右脚著羂中，作是念：『若我出是羂脚者，餘鴈不敢噉穀，須噉穀盡然後當現。』噉穀盡已，即便現脚相，眾鴈捨王飛去。唯有一大臣，名蘇摩，不捨王去。治國鴈王語大臣言：『我與汝職作王，在諸鴈前行。』答言：『不能。』問言：『何故？』爾時大臣以偈答言：

「『我願隨王，　死生不變，　寧共王死，
勝相離生。　大王當知，　是羂師來，
但勤方便，　求脫此羂。』

「爾時鴈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羂轉急，
不能得脫。』

「爾時大臣見羂師轉近，復說偈言：

「『大王當知，　羂師欲至，　願勤方便，
求脫此羂。』

「爾時鴈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羽轉急，
不可得脫。』

「蘇摩大臣見鴞師到已，向說偈言

「『大王毛脂肉，　我與等無異，
汝以刀殺我，　放王不損汝。』

「爾時鴞師作是念：『畜生深愛他故，乃能與命，甚為希有。』作是念已，語大臣言：『我不相殺，放汝及王，隨意樂去。』獵師即解鴈王放去。是二鴈小遠，共相謂言：『是獵師作希有事，與我等壽命。若先殺一後殺一，誰能遮者？我等資生之具，當以厚報。』獵師聞已問言：『汝等何說不能去耶？』二鴈答言：『我等能去，但具說：「汝作希有事，與我等命。若汝先殺一後殺一，誰能遮者？我等資生之具，當以厚報。」』獵師問鴈：『汝是畜生，有何生具以用報我？』二鴈答言：『波羅奈王，名梵德，汝持我與。』時獵師言：『彼或害汝，云何當與？』鴈言：『汝莫繫縛我，但散將去。』爾時獵師持二鴈著兩肩上，到城巷陌中行，是鴈端正，眾人樂見多人愛念。眾中有言：『我與汝五錢。』有與十錢、二十錢者，皆言：『小待，莫殺。是人比至王宮，大得財物。』獵師到王宮門已，置鴈于地。鴈王語守門者：『汝白梵德王治國，鴈王今在門外。』便往白王，王即聽入，與設金床。蘇摩大臣隨所應與共相問訊，然後就座，以偈問訊梵德王言：

「『王體安隱不？　國土豐足不？
如法化民不？　等心治國不？』

「爾時梵德王以偈答言：

「『我常自安隱，　國土恒豐寧，
以法化國民，　等心無偏私。』

「如是訕對說五百偈。梵德王聞其所說，而作是念：『鴈王乃爾明達。』蘇摩大臣時默然住，梵德王言：『汝何故默然？』大臣答言：『汝是人王國主，此鴈王陂澤國主。二主共語，何敢間錯？』王作是念：『此是賢臣。』語言：『蘇摩！我有好園，汝能於中住不？當更集諸鴈，為汝等作池，與汝等作隨所樂食。』答言：『不

能。』王問：『何故？』鴈王言：『王或睡覺忘不蠲我，勅作鴈肉食。若宰人不能得餘鴈，或殺我等以充王厨。』治國鴈王入王宮中，諸鴈從雨成池出，於王宮上徘徊悲鳴，翅濕有水灑污宮殿。王仰看見水污宮殿，怪而問曰：『此是何等？』鴈王答言：『是我眷屬。』王言：『汝欲去耶？』答言：『欲去。』王言：『汝何所須？』答言：『我為獵師所得，於我等作希有事，與我等壽。若先殺一後殺一，誰能遮者？』王言：『當何以報之？』二鴈答言：『與金銀、車璩、瑪瑙、衣服、飲食。』作是語已飛昇虛空。」佛語諸比丘：「爾時治國鴈王豈異人乎？則我身是。五百鴈者則五百比丘是，過去急怖時捨我去，今世急怖時亦捨我去。獵師者守財象是，過去世時不惱害我，今亦不惱害我。梵德王者即淨飯王是，蘇摩大臣者阿難是。過去急怖畏時不捨我，今急怖畏時亦不捨我。」佛即時以是因緣故，說第三本生：「有過去世近雪山下，有師子獸王住，作五百師子主。是師子王後時老病瘦眼闇，在諸師子前行，墮空井中，五百師子皆捨離去。爾時去空井不遠，有一野干，見師子王作是念：『我所以得此林住安樂飽滿肉者，由師子王故。師子王今墮急處，云何當報？』時此井邊有渠流水，野干即以口脚通水入井，隨水滿井，師子浮出。時此林神而說偈言：

「『身雖自雄健，　應以弱為友；
小野干能救，　師子王井難。』」

佛語諸比丘：「爾時師子王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五百師子者，諸比丘是。過去世急怖時捨離我去，今急怖時亦捨我去。野干者，阿難是。過去世時愛念我，今亦愛念我。」
佛即以是因緣故，如是廣說五百本生。
十誦律卷第三十六

十誦律卷第三十七(第六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雜誦中調達事之二

佛在王舍城方黑石聖山，與大比丘眾七百人俱。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阿難隨後入王舍城乞食。食後往詣講堂，於眾僧前敷坐處坐。調達亦如是，中前著衣持鉢，迦留羅提舍隨後，入王舍城乞食。食後詣講堂隨次第坐，坐已調達僧中唱言：「比丘應盡形受著納衣、應盡形受乞食、應盡形受一食、應盡形受露地住、應盡形受斷肉魚。是五法隨順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時知量、精進持戒清淨、一心遠離、向泥洹門。若比丘行是五法，疾得泥洹。」調達爾時，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善說非善非善說善、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言說非言、非言說言。佛爾時自約勅調達：「汝莫作方便破和合僧，莫受持破僧因緣事。汝與僧共和合，和合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安樂行。汝莫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善說善、善說非善、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言說非言、非言說言。」調達聞佛如是約勅，不捨破僧因緣事。當佛約勅調達不捨是事，爾時迦留羅提舍比丘，在調達後以扇扇調達。加留羅提舍比丘，即時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如佛讚歎頭陀功德，上人調達亦讚歎頭陀功德。佛何以生妬心？」佛言：「癡人！我有何妬心？過去諸佛讚歎納衣、聽著納衣。我今亦讚歎納衣、聽著納衣，亦聽著居士衣。癡人！過去諸佛讚歎乞食、聽乞食。我今亦讚歎乞食、聽乞食，亦聽請食。癡人！過去諸佛讚歎一食、聽一食。我今讚歎一食、聽一食，亦聽再食。癡人！過去諸佛讚歎露地住、聽露地住。我今讚歎露地住、聽露地住，亦聽房舍住。癡人！我不聽噉三種不淨肉：若見、若聞、若疑。見者，自眼見是畜生為我故殺。聞者，從可信人聞為汝故殺是畜生。疑者，是中無屠賣家，又無自死者，是人凶惡，能故奪畜生命。癡人！如是三種肉我不聽噉。癡人！我聽噉三種淨肉。何等三？不見、不聞、不疑。不見者，不自眼見為我故殺是畜生。不聞者，不從可信人聞為汝故殺是畜生。不疑者，是中有屠兒，是人慈心，不能奪畜生命。我聽噉如是三種淨肉。癡人！若大祠，所謂象祠、馬祠、人祠、和闍毘耶祠、三若波陀祠、隨意祠，若諸世會殺生處祠，如是大祠世會中，不聽沙門釋子噉肉。何以故？是大祠世會，皆為客故。」佛說是已，即從坐起入室坐禪。爾時調達作是

言：「我調達僧中唱言：『比丘應盡形著納衣、應盡形乞食、應盡形一食、應盡形露地住、應盡形不噉肉魚。』隨何比丘，憙樂是五法者，便起捉籌。」唱已調達及四伴即起捉籌。調達第二復作是言：「我調達僧中唱言：『比丘應盡形著納衣、應盡形乞食、應盡形一食、應盡形露地住、應盡形不噉肉魚。』隨何比丘，喜樂是五法者，便起捉籌。」唱第二語已，有二百五十比丘，從坐起捉籌。調達第三復作是言：「我調達僧中唱言：『比丘應盡形著納衣、應盡形乞食、應盡形一食、應盡形露地住、應盡形不噉肉魚。』隨何比丘，憙樂是五法者，便起捉籌。」第三唱已，復有二百五十比丘，從坐起捉籌。爾時調達，即將是眾還自住處，更立法制。調達作是言：「應盡形著納衣、應盡形乞食、應盡形一食、應盡形露地住、應盡形不噉肉魚，隨何比丘，不憙樂、不忍受是五法者，是人去我等遠，與我別異不共語。」

世尊晡時從禪室起，於僧中坐，告諸比丘：「調達以八邪法覆心，不覺破僧。何等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惡知識、惡伴黨。」調達聞佛說其破僧壞轉法輪，歡喜作是念：「瞿曇沙門有大神通力勢，我能破彼和合僧，我好名聲流布四方：瞿曇沙門有大神通力勢，調達能破彼和合僧。」便如佛在僧中坐時，右舍利弗、目連在左。調達亦如是，右俱迦梨、左迦留羅提舍。時舍利弗、目連白佛言：「世尊！我等今往調達眾中，有可化者開導令還？」佛言：「隨意。」舍利弗、目連即詣調達講堂。有一比丘，見舍利弗、目連往調達眾所，宛轉啼哭似木段轉作是念：「如是惡世，舍利弗、目連捨離世尊，反就調達。」佛見比丘知而故問：「汝今何以宛轉啼哭，如似木段？」答言：「世尊！如是惡世，舍利弗、目連捨離如來，反就調達。」佛言：「比丘！若舍利弗、目連捨我去，更求智慧者，無有是處。」比丘聞佛語，心大歡喜，稱言：「舍利弗、目連！捨如來去，更求智慧者，無有是處。」

爾時調達遙見舍利弗、目連來，心大歡喜作是念：「瞿曇沙門第一好大弟子二人，今轉屬我。」如佛見舍利弗、目連來時，舉右手言：「善來！舍利弗、目連！」調達亦爾，見舍利弗、目連來，亦舉右手言：「善來！舍利弗、目連！」即遣右俱伽梨安舍利弗，遣左迦留羅提舍安目連。如佛在眾中語舍利弗、目連：「汝等為眾說法，我脊痛小息。」調達亦爾，在眾中語舍利弗、目連：「汝等為諸比丘說法，我脊痛小息。」如佛四褺欝多羅僧敷，以僧伽梨作枕、右脇臥。調達亦爾，四褺欝多羅僧敷，以僧伽梨作枕、右脇臥。時有天神，深愛佛法故，令調達睡，轉左脇臥、鼾睡竊語、嘲呻振擺、齘齒作聲。時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目

連即入如是禪定，以是定力於是處沒，出於東方虛空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紫、碧、縹、綠；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變已還坐本處。時是眾中五百比丘，見神通聞說法已作是念：「我等或錯墮邪道中。」第二舍利弗復為諸比丘說法，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目連即入如是禪定，以是定力於是處沒，出於東方虛空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紫、碧、縹、綠；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變已還坐本處。第二諸比丘生疑作是念：「我等在邪道耶？」第三舍利弗復為說法，種種因緣讚歎佛法僧戒，種種呵責說調達過罪惡道分，當墮阿鼻地獄一劫壽不可救。目連即入如是禪定，以是定力於是處沒，出於東方虛空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紫、碧、縹、綠；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變已還坐本處。第三諸比丘作是念：「我等實錯定墮邪道。」舍利弗、目連即從坐起去，五百比丘亦從坐起去。時舍利弗、目連及五百比丘，俱詣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

時調達講堂空無大眾，唯有四伴在。迦留羅提舍先在調達左，調達見目連來，驅迦留羅提舍安目連。爾時迦留羅提舍以是因緣故，以右脚蹴調達，令覺語言：「樂眾調達！舍利弗、目連奪汝眾去。」調達覺已，見講堂空，迷悶墮床。時四伴以冷水灑，還得醒悟，作是念：「我是釋種姓瞿曇大人，不可屈下從他。」語諸比丘：「先有外道法隱沒不了，我今當發起明了住是法中。汝等當知，我從今不復屬沙門瞿曇。」作是語時，即名捨戒。

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舍利弗、目連，求調達便疾得其便。」佛言：「不但今世得調達便，過去世時亦得其便。汝今善聽！」佛即廣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射師多諸弟子。師作是念：『諸弟子中第一巧者，以女妻之及四馬車，附㮚千箭、千金錢。』其後知一弟子最上巧射，即嫁女與及四馬車，附㮚千箭及千金錢。弟子與女同載一車還所住處，道中有千賊，餘人見賊語弟子言：『是中有千賊，莫從此道，為賊所惱。』是弟子發憍慢心，自恃技能，從是道去。時千賊下道側食，是弟子停車道中，遣婦語賊主：『與我食分。』婦即詣彼語其賊主言：『某射師弟子故遣我來索食分。』賊主作是念：『如是道中遣如是使，必是無畏，當與食分。』諸賊憂愁咸作是念：『我等用是活為？何不殺是人、取是女作婦，取四馬車千箭千金錢用？』語女言：『還去，不與食分。』是女還言：『不肯與我等食分。』更遣往語言：『若

汝等不肯與我食分，各起莊嚴來共鬪戰。』即復往語。時彼賊中百人莊嚴來共鬪戰，弟子以百箭殺百人，如是二百、三百乃至九百九十九人，唯留一箭以擬賊主。賊主作是念：『我用是活為？一人殺滅千人。』即起著杖捉弓擩箭。是二人皆善知射，俱相求便。弟子作是念：『我云何當得其便？』即語婦云：『汝小遠於彼歌舞動身，令莊嚴具作聲、舉衣現身。』是婦即於一面歌舞動身，令莊嚴具作聲、舉衣現身。賊主見聞已心動，弟子得便放一箭殺之。」佛言：「爾時射師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弟子者，舍利弗是。女人者，目連是。爾時賊主，調達是。爾時二人求便得便，今亦求便得便。」爾時世尊，廣說如是本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所言破僧者，云何名破僧？齊幾所名破僧？」佛語優波離：「用十四破僧事，若從是中隨所用事。十四者，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善說善、善說非善、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說重、重說輕、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說言說、說言非說。於是中非法說法，偷蘭遮。法說非法，偷羅遮。非善說善，偷羅遮。善說非善，偷羅遮。非犯說犯，偷蘭遮。犯說非犯，偷蘭遮。有殘說無殘，偷蘭遮。無殘說有殘，偷蘭遮。輕說重，偷蘭遮。重說輕，偷蘭遮。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偷蘭遮。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偷蘭遮。非說言說，偷蘭遮。說言非說，偷蘭遮。若是比丘非法說法，以是非法教眾折伏眾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得大罪，得大罪已一劫壽墮阿鼻地獄中。若比丘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善說善、善說非善、犯說非犯、非犯說犯、有殘說無殘、無殘說有殘、輕說重、重說輕、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說言非說、非說言說。若比丘以是等十四非法，教眾折伏眾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已得大罪，得大罪已一劫壽墮阿鼻地獄中。優波離！是十四事名破僧。若十四事中隨用何事，亦名破僧。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於破僧中生非法見，知破僧是非法，以是心破僧，得逆罪。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破僧中生疑，以是心破僧，得逆罪。若比丘非法中生非法想，破僧中生是法見，是人不得逆罪。若比丘非法中生法想，破僧中生法見，是比丘不得逆罪。若比丘非法中生法想，破僧因緣中生疑，是比丘不得逆罪。」

優波離又問佛言：「世尊！云何名和合僧？」佛語優波離：「有十四事名破僧；若滅此事，名和合僧。十四者，非法說非法、法說法、善說善、非善說非善、犯說犯、非犯說非犯、有殘說有殘、無殘說無殘、輕說輕、重說重、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說言是說、非說言非說。若比丘非法說非法，以是教

眾折伏眾和合破眾，永受天上樂。若比丘如法說如法，以是教眾折伏眾和合破眾，永受天上樂。若比丘善說善、非善說非善、犯說犯、非犯說非犯、有殘說有殘、無殘說無殘、輕說輕、重說重、常所行法說常所行法、非常所行法說非常所行法、說言說、非說言非說。若以是等十四法，教眾折伏眾和合破眾，永受天上樂。是名十四事和合僧。若比丘從十四事中，隨所用事和合僧，永受天上樂。」佛語優波離：「一比丘不能破和合僧，若二、若三、四、五、六、七、八，亦不能破和合。比丘僧極少乃至九清淨同見比丘，能破和合比丘僧。優波離！一比丘尼不能破和合僧，若二、若三、四、五、六、七、八、九清淨同見比丘尼，亦不能破和合僧。優波離！非一式叉摩尼、非一沙彌沙彌尼、非一出家出家尼能破和合僧，若二、若三、四、五、六、七、八、九清淨同見，亦不能破和合僧。優波離！有二因緣，名破僧：一唱說、二取籌。唱說者，如調達於僧中乃至第二、第三唱言：『我調達作是語。』取籌者，如調達初唱竟共四伴取籌。」

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擯比丘能破僧不？及隨順擯比丘、助隨順擯比丘，若作擯比丘及隨順作擯比丘、助隨順作擯比丘，若大長老及隨順大長老比丘、助隨順大長老比丘，皆能破僧不？」佛言：「一切比丘皆能破僧，唯除擯人不能破僧。」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木棒自打治身。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木棒自治身，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以木棒治身。治者，突吉羅。」諸比丘以木丸自治身，佛言：「從今不聽以木丸治身。治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六群比丘洗浴，以鉋刮身毛脫，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洗浴以鉋刮身毛脫，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洗浴不聽以鉋刮身毛脫。刮者，突吉羅。」爾時有比丘名強耆羅，多毛，洗浴已毛中水濕衣爛壞、身體臭穢，是事白佛：「願聽洗浴時以鉋刮去水。」佛言：「聽。」

爾時六群比丘以香塗身，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以香塗身，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以香塗身。塗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以掌治身，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以掌治身，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以掌治身。治身者，突吉羅。掌有二種：手掌、腳掌。手掌治，突吉羅。腳掌治，亦突吉羅。除手掌腳掌，以餘身分治者，亦突吉羅。」

爾時六群比丘就柱治身，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就柱治身。就治者，突吉羅。」六群比丘就壁治身、就石治身，佛言：「從今不應就壁、石治身。就治者，突吉羅。」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釋摩男，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釋摩男知佛默然受請已，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時到，唯聖知時。」爾時諸比丘以油塗足，是國多塵土著比丘脚，諸居士婦以兩手接比丘足作禮，然後洗手捉鉢下食。有比丘語居士婦言：「先洗手已捉鉢。」答言：「已洗。若汝不油塗脚上來者，當有何過？」佛見居士婦呵責比丘作如是事。佛食後還僧坊，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不應以油塗足入白衣家。塗足入白衣舍者，突吉羅。若有泥有瘡塗入者，不犯。」

六群比丘油塗頭，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油塗頭如白衣。」佛言：「從今不聽比丘以油塗頭。塗者，突吉羅。若新剃髮、若頭痛、若房舍內塗者，不犯。」

六群比丘莊嚴面目，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莊嚴面目，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莊嚴面目。莊嚴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以莊嚴故畫眼。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畫眼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為莊嚴故畫眼。畫者，突吉羅。畫眼有五種：一者墨畫、二者空青畫、三者雜畫、四者華畫、五者樹汁畫。若為治病故畫眼，不犯。」

六群比丘腕上繫縷，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以雜色縷繫腕上，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以雜色縷繫腕上。繫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縷絡腋，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自言：『善好有德。』以縷絡腋如婆羅門。」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以縷絡腋。絡腋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畜莊嚴身具，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畜莊嚴身具自莊嚴身，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畜莊嚴身具。畜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以臂釧自莊嚴，佛言：「不應畜臂釧自莊嚴。畜者，突吉羅。」六群比丘著指環，如王、如大臣。佛言：「不應著指環。著者，突吉羅。」六群比丘著瓔珞，佛言：「比丘不應著瓔珞。著者，突吉羅。」六群比丘著縷臂釧，佛言：「比丘不應著縷臂釧。著者，突吉羅。」六群比丘以金銀鎖鑷穿耳，佛言：「不得以鎖鑷穿耳。穿耳者，突吉羅。」

長老跋提，本白衣時著葡萄葉鑷，作比丘已本習氣故，猶故著之。諸居士呵責言：「是比丘著葡萄葉鑷，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著。著者，突吉羅。」

佛遮一切莊嚴具故，六群比丘便以幣、帛繩、樹葉、樹皮、木、白鑞、鉛錫作耳圈著，諸居士言：「汝等不著金銀葉鑷，何用圈耳為？」佛言：「從今不聽比丘以幣、帛繩、樹葉、樹皮、木、白鑞、鉛錫作耳圈著。著者，突吉羅。乃至以草簪穿耳孔中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著耳環，佛言：「不應著耳環。著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畜約髮寶物。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畜約髮寶物，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畜約髮寶物。畜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著金鬘。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著金鬘如王如大臣。」佛言：「比丘不應著金鬘。著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治爪使白，佛言：「不應治爪使白。治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得菴羅果、菴羅果羹。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受菴羅果、菴羅果羹。」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比丘受菴羅果、菴羅果羹。」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有菴羅樹常生果，王信敬佛法故問諸比丘：「食菴羅果不？」答言：「食。」王言：「食我此菴羅樹果。」是守果人不信敬佛法，有黃熟好果，留作王分及夫人王子大臣大官分；此果中有生者、青者、瘀者、虫鳥所落者，持與比丘。六群比丘到是處，取黃熟好果已，語守果人：「授與我來。」是人答言：「汝等已取，何須更受？」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集比丘僧已，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先自觸菴羅果，然後從淨人受噉？從今比丘，若自手觸菴羅果，後從淨人受者不應食。食者，突吉羅。如菴羅果，餘一切果亦如是。」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波斯匿王，遣使至瓶沙王所，讚歎波斯匿王言：「我王善好有福德，四瓶自然有乳滿，以供王飲；自然粳米日滿八斗器，以供王食。」瓶沙王亦自讚歎己國：「我此土有菴羅果常生，樹提居士樹果生妙衣。」瓶沙王即遣信勅守園人，送菴羅果。守園人作是念：「以此沙門取果因緣故，世尊必遮比丘噉菴羅果。」守園人即語王使言：「此園無有菴羅果，所有果沙門釋子先已噉盡。」使還白王：「守園人言：『所有菴羅果，沙門釋子先已噉盡。』」王言：「我亦自知此非果時。若少多有者，可示彼使令知相貌。」守園人得少多果已，往送奉王。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噉菴羅常生果，令灌

頂王自遣使索不得？」呵責已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集僧已佛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噉菴羅常生果，令灌頂王自遣使索不得？」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從今菴羅常生果不應噉。噉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入舍衛國乞食，得菴羅羹。諸比丘疑不受，作是念：「我等將不墮乞美食耶？」是事白佛，佛言：「若不索他自與，得取。」

憍薩羅國一住處僧得施果，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以五種作淨噉。何謂為五？火淨、刀淨、爪淨、鸚鵡淨、子不生淨。」

佛在芻摩國。爾時阿那律共行弟子口乾病，醫師教含阿摩勒，口可得差。弟子答言：「佛未聽我含阿摩勒。」是事白佛，佛言：「聽比丘口病含阿摩勒。何以故？口乾病相宜故。」

有憍薩羅國一住處僧得施果，從淨人受未作淨，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食外膚，莫食子。」

佛在王舍城。爾時樹提居士舉物，客從海中還持一栴檀段，餉樹提居士。居士大富，多金銀、珍寶、車璩、馬瑙、珊瑚等無量。得是栴檀不以在意，即使作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便取。」爾時富樓那迦葉，聞樹提居士為我故作栴檀鉢，即往問言：「汝為我作栴檀鉢耶？」居士答言：「我作栴檀鉢懸高象牙杙上，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富樓那作是念：「居士欲見神通力。」即挑頭而去。摩伽梨俱賒子、珊闍耶毘羅荼子、尼揵陀若提子、迦求陀迦旃延、阿耆陀翅舍欽婆羅，聞樹提居士為我作栴檀鉢，往詣其所問言：「汝為我作栴檀鉢耶？」居士言：「我作栴檀鉢懸高象牙杙上，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非不與。」皆作是念：「是居士欲見神通力故。」挑頭而去。爾時長老賓頭盧頗羅墮，聞樹提居士作栴檀鉢絡囊盛懸高象牙杙上，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與，非不與。聞已詣目連所言：「長老目連！汝知不？樹提居士作栴檀鉢絡囊盛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諸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取者與，非不與。』」目連言：「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可往取。」爾時長老賓頭盧頗羅墮，過夜中前著衣持鉢，以好威儀行住坐立，往詣樹提居士舍。樹提居士遙見賓頭盧行住坐立威儀清淨著衣持鉢，作是念：「如是比丘行住坐立威儀清淨著衣持鉢，必能取鉢。」居士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賓頭盧言：「善來頗羅墮！久不來此。」命就座坐，樹提居士頭面禮頗羅墮足，賓頭盧坐已問居士言：「汝實作栴檀鉢盛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諸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取者與，非不與。』」答言：「實爾。」賓頭盧即入如是禪

定，便於座上申手取鉢以示居士。居士語言：「如我先語，即便屬汝。」居士又言：「暫與我來。」即取鉢入，盛滿粳米飯授與賓頭盧。賓頭盧食已，便持是鉢示諸比丘言：「汝等看是鉢香好可愛。」諸比丘言：「實爾！從何處得？」賓頭盧廣說上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為赤裸外道物故，未受大戒人前，現過人聖法？」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賓頭盧頗羅墮：「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賓頭盧：「云何名比丘，為赤裸外道物木鉢故，於未受大戒人前現過人聖法？」呵責已語頗羅墮：「盡形壽擯汝，不應此閻浮提住。」賓頭盧受佛教已，頭面禮佛足右遶還自房，所受僧臥具床榻盡以還僧。持衣鉢入如是定，於閻浮提沒瞿耶尼現，到已多教化優婆塞、優婆夷，多畜弟子，起僧坊房舍，畜共行弟子、近行弟子，廣宣佛法。佛爾時遣賓頭盧去不久集比丘僧，集僧已語諸比丘：「從今不聽畜八種鉢。何等八？金鉢、銀鉢、琉璃鉢、摩尼珠鉢、銅鉢、白鑞鉢、木鉢、石鉢。畜者，突吉羅。聽汝等畜二種鉢：鐵鉢、瓦鉢。」瓦鉢喜破，佛言：「綴用。」優波離問佛：「以何物綴？」佛言：「應用毛、芻摩、劫貝、麻、文闍草、婆婆草。」彼國多熱故，綴中生虫。佛言：「應解綴，曬已還綴。」諸比丘日日解曬還綴疲極。有一比丘能鍛銅，是比丘白佛言：「願聽以二種物綴鉢：若鐵、若銅。」佛言：「聽用若鐵、若銅。」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起欲心故，自截男根苦惱垂死。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汝等看是癡人！應斷異，所斷異。應斷者，貪欲、瞋恚、愚癡。」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聽斷男根。斷者，偷蘭遮。」復有比丘為作浴破薪故，毒蛇從朽木中出囓比丘指。比丘作是念：「此毒必入身。」即自斷指，由是指撅。諸居士入寺中見比丘撅指，作是言：「沙門釋子亦有撅指。」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自斷指？」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自斷指。自斷指者，突吉羅。」佛言：「從今有如是因緣，聽以繩纏指，以刀刺出毒。」

有六群比丘往觀伎樂歌舞，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往觀聽伎樂歌舞，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知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自往觀聽伎樂歌舞？」如是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比丘不應往觀聽伎樂歌舞。往觀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自歌，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歌如白

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從今不應歌。歌者，突吉羅。歌有五過失：自心貪著；令他貪著；獨處多起覺觀；常為貪欲覆心；諸居士聞作是言：『諸沙門釋子亦歌，如我等無異。』復有五過失：自心貪著；令他起貪著；獨處多起覺觀；常為貪欲覆心；諸年少比丘聞亦隨學、隨學已常起貪欲心便反戒。」

有比丘名跋提，於唄中第一，是比丘聲好，白佛言：「世尊！願聽我作聲唄。」佛言：「聽汝作聲唄。唄有五利益：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疲勞、聲音不壞、語言易解。復有五利：身不疲極、不忘所憶、心不懈倦、聲音不壞、諸天聞唄聲心則歡喜。」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鐵鉢中食已，置鉢在地濕氣生壞，佛言：「從今聽用弊納著鉢下。」是國中多熱，納衣中生虫，佛言：「應作安鉢物。」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安鉢物？」佛言：「應以白鑞、鉛、錫作。」作已故生虫，佛言：「應作安鉢棧。」作已瓦鉢棧上墮地破壞，佛言：「應著箱中。」露鉢著箱中相觸作聲，佛言：「聽以弊納裹著箱中。」

長老疑離越比丘，洗瓦鉢置日中日炙津出，語諸比丘：「瓦鉢不淨有膩，比丘不應用食。」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知故問疑離越：「汝實洗瓦鉢，置日中日炙津出，語諸比丘：『瓦鉢津膩不淨，比丘不應用食。』」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洗瓦鉢已，不應著日中炙。著日中者，突吉羅。」

爾時比丘有貴價衣，水中浣淨欲裁作衣，以齒齧邊、若共挽裂，此衣處處縱橫破裂，佛言：「從今聽畜月頭刀子用裁衣。」爾時以鷄毛、鳥毛縫衣，縫已易壞褰縮，佛言：「聽用二種針：鐵針、銅針，尖鼻、圓鼻、方鼻。」時諸比丘以衣著膝上縫，縫時皺，佛言：「敷地縫。」諸比丘敷地縫時土著，佛言：「當以牛屎塗地。」時或有不正，佛言：「聽繩綴四邊。」綴已或有不直，佛言：「處處拼拼。」時或有不均，佛言：「刻木為準。」縫時針難得前，指頭傷破，佛言：「聽著指揝。」爾時鍼刀指揝木準，各著異處求覓難得，佛言：「聽以物盛著一處。」綴衣縫時喜壞衣緣，佛言：「聽著偽緣。」此衣舒在外邊喜失，佛言：「聽卷疊。」卷時喜舒，佛言：「以繩繫。」或時風雨污衣，佛言：「聽著覆處。」在覆處著地有虫噉，佛言：「聽打橛著壁上。」時橛頭滑衣墮地，佛言：「聽作曲頭橛。」諸比丘身有長短，有短比丘截縫衣床就身，有長比丘更處處覓求長床，佛言：「聽鑿作孔盈兩頭出，令得共用。」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鏡照面，佛言：「不聽照面。照面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或以鉢中照面、或水中照面，佛

言：「若鉢中水中照面者，突吉羅。若照看面瘡者，不犯。」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梳梳頭，佛言：「比丘不得以梳梳頭。若梳頭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又以刷刷頭，佛言：「若刷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頂上留少髮，佛言：「不聽留。若留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留髮令捲，佛言：「不應留髮令捲。若留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留髮令長，佛言：「不應留髮令長。若留者，突吉羅。若阿練兒比丘，長至二寸，無罪。」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有癩病、疥瘙病，語藥師耆婆：「治我病。」耆域言：「入浴室洗可差。」比丘言：「佛未聽入浴室洗。」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入浴室洗。洗有五功德：一者除垢、二者身清淨、三者除去身中寒冷病、四者除風、五者，得安隱。」爾時浴室中無有坐物，諸比丘無處可坐洗，佛言：「浴室中聽安坐物。」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佛言：「用木石塼作。」爾時浴室地泥出，諸比丘以泥水洗，佛言：「聽浴室安橙。」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橙？」佛言：「以木石塼作。」爾時當浴室中著火爐，諸比丘浴時不安隱，佛言：「應著壁安。」爾時不作竈，火炎直上至屋，佛言：「聽安竈。」竈中一時著薪，後比丘來洗時火勢已盡，佛言：「籌量著。」爾時著長薪喜墮落，若以手舉便燒手，佛言：「以叉舉。」當舉叉時，比丘頭上無髮熱痛，佛言：「以濕物覆頭。」爾時須土塗身，佛言：「應畜盛土物。」爾時須水，佛言：「應畜盛水器。」爾時水器小，佛言：「聽畜瓮。」瓮中盛滿水，爾時瓮水著竈埵上，有木薪墮上破瓮，佛言：「鑿壁安木著水瓮。」爾時瓮高，有比丘取水不及，佛言：「不應高安。」爾時安著下處，有比丘橛觸，佛言：「不得太下太高，齊肩齊頭安。」時浴室無戶風入，佛言：「應安戶扇。」時比丘入浴室時不得閉戶，佛言：「令一比丘看戶。」時浴室無窓故闇，佛言：「安窓。」時浴室無出烟處故熏黑，佛言：「施出烟處。」時比丘或有用澡豆、或有用土，以濕熱故，浴室虫生，佛言：「應蕩除令淨。」爾時浴室中大有水，佛言：「應出水。」出水時諸比丘吐悶或得病，佛言：「應安伏竇。」伏竇中有蛇蝎、蜈蚣，來入螫諸比丘，佛言：「應織物遮水竇口。」爾時浴竟棄浴室去，後火燒浴室，佛言：「最後比丘應收諸物事，却瓮、却坼滅火，閉戶下[橝- 早+卑] 乃去。」
佛在維耶離，有一長者名大名梨昌 ，大富多饒財寶，大有田宅力勢。有一比丘，名迦留羅提舍，與是長者相識知舊出入往反。時迦留羅提舍，食時著衣持鉢持坐具，往大名梨昌 所。是梨昌 遙見比丘來，讚言：「善來！在此處坐。」即敷坐具。時大名梨昌 ，頭面禮

足已一面坐。比丘語大名梨昌：「今可往世尊所，向世尊作如是說：『云何比丘作非梵行？是陀驃力士子共我婦作非梵行。』」大名梨昌語迦留羅提舍：「云何以無根謗清淨比丘？」迦留羅提舍比丘語大名梨昌言：「若不向佛說此語者，不復與汝言語來往，不入汝舍。」大名梨昌與此比丘深相愛敬故，即作是念：「若我不作是語者，迦留羅提舍比丘必不共我語、不入我舍。」便語比丘：「我當向佛作是語。」是時大名梨昌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云何比丘作非梵行？是陀驃力士子共我婦作非梵行。」佛爾時語諸比丘：「汝等皆覆鉢，莫至是大名梨昌家。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到大名梨昌家自手受食。更有如是人，亦應與作覆鉢。作覆鉢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大名梨昌誹謗比丘，是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無根波羅夷謗。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和合與是大名梨昌作覆鉢。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至是家手受食，如是白。』白二羯磨。『僧作覆鉢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諸比丘作如是念：「僧已為是大名梨昌覆鉢。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至大名梨昌家手受食。」諸比丘復作是念：「誰能往長者家作如是言：『僧已覆鉢。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至汝家手受食。』」復作是念：「長老阿難是佛侍者，於諸比丘中讚歎清淨梵行，阿難能至是大名梨昌家，作如是言：『僧已作覆鉢，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復得至汝家手受食。』」諸比丘共相謂言：「我等往至阿難所作是言：『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不得往大名梨昌家手受食。』」諸比丘作是語已，往至阿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白阿難言：「長老阿難！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往大名梨昌家手受食。我等心念：『誰能往長者家作是語：「眾僧為汝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諸比丘復作是念：『唯長老阿難是佛侍者，佛常於比丘眾中讚歎梵行清淨，堪任能往作是言：「僧今已為長者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長老阿難！今可往大名梨昌家作是言：『僧已為汝覆鉢，一切五眾不復至汝家手受食。』」爾時阿難默然受。諸比丘見阿難受已，從坐起作禮右遶而去。

爾時阿難過夜已，中前著衣持鉢至大名梨昌家。大名梨昌遙見阿難來，即從坐起，著衣在一處立，叉手言：「善來阿難！就此處坐。」阿難答言：「我不得坐。」大名梨昌問言：「何故不得？」阿難言：「僧已為大名梨昌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至汝家手受食。」大名梨昌語阿難：「我今便為自損、功德不生。」阿難答

言：「汝實自損、功德不生。」問阿難言：「我今可得往佛所仰鉢不？」阿難言：「不得。」大名梨昌聞是語已，心愁迷悶躃地。大名梨昌婦扶頭起。以水灑面久乃得醒。婦語大名梨昌：「正有是苦，更有過是苦耶？」自言：「我無過罪，而面向佛說我過，於清淨比丘眾中我謗作非梵行。」

爾時大名梨昌，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願為我仰鉢。」佛語諸比丘：「為是大名梨昌仰鉢。仰鉢法者，一心和合僧，是大名梨昌，偏袒右肩、合掌胡跪言：『眾僧憶念！我大名梨昌罵詈道說，比丘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人，我以無根非梵行故謗，僧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至我家手受食。我今願眾僧還仰鉢，一切五眾如本往來我舍手受食，憐愍故！』如是三乞。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大名梨昌，罵詈道說，比丘陀驃力士子清淨梵行人，以無根波羅夷謗故，僧為作覆鉢，一切五眾不得往至大名梨昌家手受食。若僧時到僧忍聽，為大名梨昌仰鉢，如本往來自手受食。如是白。』白四羯磨。『僧已仰鉢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十誦律卷第三十七(雜誦第二)

十誦律卷第三十八(第六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雜法之三

佛遊波伽國人間教化，有一處，名失守羅，毘師藍蜜伽藍。是失守羅處，菩伽王子家有新堂成，名鳩摩羅，未有沙門、婆羅門入中坐者。爾時王子聞佛遊波伽國人間教化，在失守羅處毘師藍蜜伽藍教化：「我今有新堂，名鳩摩羅，成來未久，修飾畫治訖亦未久，未有沙門、婆羅門入中坐者。若世尊與眾僧，先入我舍者，我大得利。何以故？佛入我舍故，佛入已我當後入。」菩伽王子即喚薩若瞿妒路摩牟，向作是語：「我聞世尊遊波伽國人間教化，在失守羅處毘師藍蜜伽藍遊行教化。我今有新堂，名鳩摩羅，新成未有沙門、婆羅門入中坐者，若佛先入者我得大利，佛入已我當後入。薩若瞿妒路摩牟！汝往世尊所，以我語白佛言：『世尊！菩伽王子頭面禮佛足，問訊世尊作是言：「菩伽王子有新成堂，名鳩摩羅，未有沙門、婆羅門入者，菩伽王子請佛及僧。」』」時薩若瞿妒路摩牟受王子語已，往世尊所作如是言：「世尊！菩伽王子，頭面禮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安樂住不？我有新成堂，名鳩摩羅，成來未久，修飾畫治訖亦未久，請佛及僧明日食。」佛言：「使是王子常得安樂。」佛語薩若瞿妒路摩牟：「天人常求樂，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留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及餘眾生亦皆求樂。」佛說已默然。時薩若瞿妒路摩牟見佛默然，右遶而去，到菩伽王子所，作如是言：「瞿曇沙門已受王子請，隨王子意。」
爾時菩伽王子，竟夜辦具種種多美飲食，辦已晨朝敷坐處，以衣布地，莊嚴鳩摩羅堂及階。陛莊嚴竟，即語薩若瞿妒路摩牟：「往世尊所，白言時到。」薩若瞿妒路摩牟受語已，即往世尊所白言：「時到。」爾時世尊中前著衣持鉢大眾圍遶，到菩伽王子舍。爾時王子約勅家內，一切大小皆出門外。時王子遙見世尊來，即從坐起叉手在一面立，作如是言：「善來世尊！」王子前詣佛所，頭面禮足迎世尊到鳩摩羅堂。王子在階道邊立，佛及僧往至階頭立住。爾時菩伽王子叉手白佛言：「世尊！願前堂上，從敷氈處上，令我等長夜安隱。」時長老阿難在佛後以扇扇佛，佛語阿難：「隨法約勅王子。」爾時阿難語菩伽王子：「却地所敷衣被，床上者置。」王子不肯，阿難語王子：「佛憐愍後來眾生故，且却。」時菩伽王子即却地所敷衣被，爾時王子叉手白佛言：「已却地敷，願佛上堂，令我等常得安隱。」佛即上堂敷坐具，在諸比丘前坐。爾時王子自

行水已，下種種飲食，僧得飽滿。食已攝鉢行水，行水時王子執澡盤承水竟，聽佛說法。佛為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時佛食後集比丘僧，語諸比丘：「若地敷衣，不應在上行。在上行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大富多饒財寶、田宅、牛羊，唯少一種，無有兒息。求一切天神，所謂水神、樹神，為求兒故，窮極不能得。有一比丘尼，常出入其舍。後日來時，婆羅門婦有不淨現，時比丘尼語婦人言：「汝不清淨，我曾聞：『取阿羅漢行跡處物浣，取汁洗浴便得有兒。』此中除佛及弟子眾，餘處更無。世尊若來入汝舍者，可得生兒。」時婆羅門婦聞已：「云何方便令佛入舍？」便以方便語婆羅門：「我曾聞：『取阿羅漢行跡處物浣，取汁洗浴便得有兒。』除佛及弟子眾，餘處更無。若佛入舍者，可得生兒。」時婆羅門不信是語，以求兒故，答言：「隨意。」婦言：「汝往請佛。」時婆羅門往世尊所，一面坐問訊世尊。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婆羅門言：「願佛及僧，明日受我請。」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從坐起右遶而去，到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辦已晨朝敷坐處，以種種物布地乃至外門，往白佛言：「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時。」諸比丘往婆羅門舍，佛自住房迎食分。爾時諸比丘自却地敷前入其舍，時婆羅門心念：「入時不行地敷上，出時當在上行。」諸比丘坐已，自行澡水下食，僧飽滿食已，攝鉢洗手呪願。呪願已從上座次第，却地敷而出。時婆羅門心意不樂：「是沙門斷種人，破我婆羅門行，我有所為作是供養，而常不果。」諸比丘食後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諸佛常法，食後比丘來，以是語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佛即以是語勞問諸比丘：「飲食多美僧飽滿不？」諸比丘言：「飲食多美眾僧飽滿。」以上因緣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僧已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憐愍眾生故，聽汝等地敷上行。」

時諸比丘尼聞佛聽地敷上行，以婆羅門因緣故，先往婆羅門家，比丘尼便往語婆羅門婦言：「佛先結戒，不聽比丘地敷上行，以是因緣故聽，汝可更請令蹈上過。」時婆羅門婦，以方便語夫：「佛先結戒，不聽比丘行地敷上，以是因緣故聽，今可更請。」婆羅門心亦不喜，以為兒故，答言：「隨意。」婦語夫言：「可往請佛。」婆羅門往到世尊所，一面坐問訊世尊。佛為婆羅門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默然。婆羅門白佛言：「願受我明日請。」佛默然受。婆羅門知佛受，已從坐起去。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以種種物布地乃至外門，往白佛：「時到，食具已辦。」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前後圍遶，到舍就座坐已，自行澡水下食。食已攝

鉢行澡水，婆羅門在佛前聽說法，聽說法已白佛言：「世尊！我家當生兒不？」佛言：「生，生已當出家，第二生者亦當出家，第三生者亦當出家，次後生者當在家。」

佛自恣後遊行教化，有一比丘，手捉鉢、藥草、革屣而行。佛見此比丘，知而故問：「汝何以捉鉢、藥草、革屣遊行？」答言：「我更無著處。」佛言：「從今聽畜三種囊：鉢囊、藥草囊、革屣囊。」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所受持坐具置一處已餘處宿，佛言：「從今日所受坐具不應離宿。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有阿練兒處，有二比丘在彼住：一人犯戒、一人淨持戒。此二比丘未曾 見佛，欲共往見佛，道中值有虫水。破戒者語持戒者言：「可共飲是水。」持戒者言：「水中有虫，云何可飲？」犯戒者言：「我若不飲便死，不得見佛聞法及僧。」持戒者言：「至死不飲。」時犯戒者便飲，持戒者不飲便死，即生三十三天上，得天身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在一面立已，佛為種種說法，得法眼淨。即時禮佛足言：「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盡形壽為優婆塞。」佛更為說法已默然，時天禮佛已忽然不現。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無量眾圍遶說法，佛見此比丘來到佛所，佛時披憂多羅僧示金色身：「汝癡人！欲見我肉身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佛說偈言：

「心不善觀察，　見則不審諦；
愚如蛾投火，　而貪觀我身。
色身但不淨，　汝欲見何為？
內有脂血肉，　外為薄皮覆。
彼為渴所燒，　猶行恭敬戒，
至死護我教，　彼見我非汝。」

佛說是偈已告諸比丘：「從今不持漉水囊不聽行。若不持行者，突吉羅。不犯者，有清流水、或大河、或泉水、從此寺至彼寺二十里內，不犯。」

爾時比丘聚落中有緣事，無漉水囊故不去，若不去者此事不成，以是事白佛。佛言：「若一比丘有漉水囊，便得共去。」

爾時六群比丘，聚落中有緣事，往語知識比丘：「我有緣事可共至聚落。」是比丘言：「我無漉水囊。」六群比丘言：「我有，可共俱往。」答言：「可爾。」行時道中共諍，值有虫水，六群比丘以漉水囊自漉水飲，彼比丘索不與，是比丘極渴急垂死。以是因緣白

佛，佛言：「若比丘先不共諍，無嫌心者應共行，有嫌心者不應共去。」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木上食，佛言：「從今不聽木上食。若用食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自畜木橙食、或畜床子食、或畜盤食，佛言：「不聽畜木橙、木床、木槃食。若用食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二人共一鉢食，佛言：「不得共鉢食。若共鉢食，突吉羅。不犯者，食休已過與不犯。」
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不著袈裟食，佛言：「不聽不著袈裟食。不著食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露形揩，佛言：「不得露形揩。犯者，突吉羅。」又六群比丘揩露形者，佛言：「不聽揩露形者，犯者，突吉羅。」有二比丘俱露形相揩，佛言：「若露形相揩者，俱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名疑離越，小豆羹中得生小豆，便出著地。此豆可生芽葉華實，是比丘語諸比丘：「此羹不淨不應食。」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知故問疑離越：「汝實羹中得生小豆，出著地可生芽葉華實，語諸比丘：『此羹不淨不應食耶？』」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此羹若未熟者，應更煮。若先生者，應作淨已煮。」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作淨地羯磨，佛言：「從今不聽作淨地。若作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名牛呵，食已更呵。諸比丘見非時嚼食，各相謂言：「是比丘過中食。」聞已心愁不樂，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語諸比丘：「莫謂是比丘過中食。何以故？是比丘先五百世時常生牛中，是比丘雖得人身，餘習故在。」佛言：「若更有如是呵食者，應在屏覆處，不應眾人前呵。」
佛在波伽國。爾時菩伽王子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王子知佛受已從坐起去，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坐處，往白佛：「時到，食具已辦，唯聖知時。」爾時佛與諸比丘前後圍遶，至菩伽王子家就座而坐。其家大小多不信佛，或是婆羅門、或邊地人，行食不如法，半著鉢中、半棄在地。是諸比丘不知云何得食。是事白佛。佛言：「食墮所受草葉上者應食。若有土著者，吹土却而食；或有多土著者，水洗得食。」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銅杅中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銅杅中食如婆羅門。」佛言：「不聽銅杅中食。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洗脚處洗脚，洗脚時並共人語。餘比丘見吐悶，佛言：「從今不得洗脚時共他語。犯者，突吉羅。」佛自恣後遊行教化，有比丘手捉革屣行，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汝何以手捉革屣行？」答言：「革屣嚙脚。脚中痒悶，無揩脚物。」佛言：「聽畜揩脚木用，除脚痒故。」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檀越施僧扇，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等畜扇。」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僧得畜，一人亦得畜。」復有人施僧拂，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等畜拂。」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僧得畜，一人亦得畜。」時有人施僧犛牛尾拂，諸比丘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聽受用，拂佛塔及諸阿羅漢塔。」爾時有人以摩尼珠作拂柄施比丘，諸比丘不受，不知云何用。是事白佛。佛言：「聽受用，拂佛塔及阿羅漢塔。」爾時有檀越施僧多羅樹葉，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畜多羅樹葉。」是事白佛，佛言：「僧得受，一人亦得受。」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自持蓋入他舍。諸居士訶責言：「云何名比丘，持蓋入他舍，如王如大臣？」是事白佛，佛言：「不聽持蓋入他舍。犯者，突吉羅。不犯者，若解若置門外。」

佛在舍衛國。有二婆羅門：一名瞿婆、二名夜婆，於佛法中篤信出家，本誦外道四圍陀書，出家已以是音聲誦佛經。時一人死，一人獨在所誦佛經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樂，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捨修多羅、阿毘曇、捨毘尼，誦外書文章兵法，遠離佛經，佛言：「從今諸比丘，若有學誦外書文章兵法者，突吉羅。」佛未制是戒時，長老舍利弗、目連處高座上，為諸新比丘沙彌說法，教學誦外書，為破外道論故。制是戒已，長老舍利弗、目連便不處高座為新比丘沙彌說法教學外書。爾時諸外道，聞沙門瞿曇不聽弟子學誦外書，是婆羅門便往語諸信佛優婆塞言：「可共往到諸比丘所。」答言：「隨意。」外道到已，與新比丘沙彌共論議。諸新比丘沙彌皆不能答，以二事故：一者新入道，二者佛制不聽學故。時諸外道輕弄諸優婆塞言：「汝之大師汝所供養，汝所尊重上坐先食者，正如是耶？」諸優婆塞聞是事心愁不樂，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為破外道故誦讀外道書。」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放火燒諸草木，以放燒故，多殺種種虫。佛言：「從今比丘不得放火燒。若放火燒者，隨所殺得罪。」

佛在舍衛國。有看病人，未滿五臘，為病人出行，離依止入聚落，求藥不得。爾時心念佛制戒，不得離依止一夜別宿，即於彼處便求依止。依止師復病，是人心念：「彼依止師病，此依止師亦病。我

今當作何等？」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若五夜、若六夜無依止不犯。」結此戒已，六群比丘聞佛聽故，便五夜不求依止。何以故？若得依止者，須我供給。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有好依止師者，乃至一夜不依止，突吉羅。若比丘無依止，乃至不得取僧洗脚水用。」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反著俱執，諸比丘見已怖畏。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反著俱執。犯者，突吉羅。自舍內覆身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人持表裏[廾/ 耗] 俱執，施長老須菩提。須菩提言：「佛未聽受表裏[廾/ 耗] 俱執。」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畜表裏[廾/ 耗] 俱執，眾得畜，一人亦得畜。」復有人施長老須菩提俱執，半成色半不成色。時須菩提不受，作是言：「佛未聽我等受半成色、半不成色俱執。」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畜半成色、半不成色俱執。眾僧得受，一人亦得受。」

佛在舍衛國，有五比丘，得長五肘、廣三肘衣，著是衣入聚落乞食。衣長曳地土所污，脚躡頭墮地著不周正。是事白佛，佛言：「聽長衣施鞕紐施近緣。」故衣曳地土污，脚躡墮地著不周正，佛言：「從今聽反攝上著。」爾時佛自施鞕紐，前去緣四指施鞕，後八指施紐，語諸比丘：「應如是作。」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不繫泥洹僧入聚落，於聚落中墮地，是比丘大慚愧。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繫泥洹僧入聚落者，突吉羅。」有比丘一匝繫泥洹僧，入聚落時啑故，帶斷墮地。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一匝繫泥洹僧入聚落。犯者，突吉羅。」爾時有人施長老須菩提細縷繫腰帶，須菩提不受作是言：「佛未聽我受細縷繫腰帶。」是事白佛，佛言：「聽畜三種帶：一者細縷帶、二者索繩、三者編帶。」帶時泥洹僧喜破，佛言：「應施環。」六群比丘如兩耳著泥洹僧，細襵著泥洹僧，釿頭著泥洹僧，參差著泥洹僧，著細生疎泥洹僧，佛言：「不得如兩耳著泥洹僧、細襵著泥洹僧、釿頭著泥洹僧、參差著泥洹僧、著細生疎泥洹僧。著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手摩鬚髮，如牛舐舐。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手摩鬚髮。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二人共床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二人共一床臥。犯者，突吉羅。若一人坐、一人臥不犯。」爾時六群比丘，二人共地敷臥，佛言：「從今不聽二人共一敷臥。犯者，突吉羅。各自別有敷具不犯。」爾時六群比丘，二人共一覆衣中臥，佛言：「從今不得共一覆衣中臥。犯者，突吉羅。不犯者，各別有襯身衣。」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著俗人衣，諸居士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著俗衣，與白衣何異？」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著俗衣。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抄襞泥洹僧，如相撲人又似作人。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抄襞衣著。犯者，突吉羅。不犯者，登梯覆屋泥屋。」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負擔行，如似驢牛負馱。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負擔行。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有邊聚落，是中常畏賊。聚落人民畏賊故，捨此處去。爾時有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是比丘捉瓦鉢捉杖，所經聚落中人遙見來作是念：「此是賊來，捉矟捉楯。」見已怖畏還入樓閣。比丘漸漸來近，知是沙門，問言：「汝是何沙門？」答言：「釋子沙門。」言：「汝失沙門法、壞沙門法，令我等怖畏。」是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行時不聽捉杖捉絡囊。犯者，突吉羅。」佛自恣後人間遊行，有一羸瘦比丘，手捉鉢行。佛知故問：「汝何以手捉鉢行？」答言：「無物可盛。」佛言：「從今羸瘦老病比丘，僧羯磨聽杖絡囊盛鉢行。應如是作。一心和合僧，是老病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老病比丘，從僧乞捉杖絡囊盛鉢行。僧憐愍故，聽我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如是三乞。僧應聽實。是比丘若言：『老病。』實不老病，不應聽。若言：『老病。』實老病，應聽。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老病，從僧乞捉杖絡囊盛鉢行。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是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如是白。』白二羯磨。『僧與是老病比丘捉杖絡囊盛鉢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佛與大眾前後圍繞說法。爾時憍薩羅王波斯匿在會中坐，有比丘噉蒜遠大眾行，是比丘作是念：「莫使佛及王聞臭。」佛遙見是比丘，佛為王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王聞法已心大歡喜。佛說法已默然，王右遶佛而去。爾時長老阿難，佛後以扇扇佛。王去不久，佛知故問阿難：「此比丘何以遠大眾行？」答言：「此比丘噉蒜，恐佛及王聞臭，不敢近佛。」佛知故問阿難：「比丘噉如是比相食耶？」答言：「噉。」「若噉如是比相食失法利。」佛言：「此比丘若入眾中，聞我法應得正見。」語諸比丘：「是事不應作。」佛告諸比丘：「比丘不得噉蒜。若噉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舍利弗得風病，藥師教言：「乳中煮蒜噉。」舍利弗言：「佛未聽乳中煮蒜噉。」是事白佛，佛言：「聽乳煮蒜噉，隨噉蒜法行。云何隨法行？噉蒜者，不應近佛乃至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佛塔、聲聞塔、溫室、講堂、僧食厨下，不得

近僧坊外門立、不得入僧廁大小便、不得入僧浴室、不得入眾人坐處，當於屏房住。若急大小便者，應使人掘地作處。若無淨人，應就遠屏處大小便。若病差已，應掃灑所住處塗地，臥具床席更應抖擻，故有臭者應洗浣。是比丘從房出，閉戶下撢，下撢已去。」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自取訶梨勒果與淨人已從受噉。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不應自手取訶梨勒果與淨人更從受噉。犯者，突吉羅。餘一切果亦如是。」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名難提，是比丘作與淨學沙彌，如先所說。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時藥師教言：「和藥作丸著火上燒服烟。」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藥？」佛言：「但除青木香藥和合，餘一切香著火中手接取烟而咽。」時以手接烟不得，佛言：「作筒。」時筒太長不得烟，佛言：「莫長作。」又復短作便燒手，佛言：「莫太短。」又時丸藥在一處、筒在一處，取時難得，佛言：「應畜囊盛。」盛時筒破藥丸，佛言：「中應施鬲。」施鬲已不繫頭筒墮地，佛言：「應繫頭。」
佛在舍衛國。有病比丘，蘇油塗身不洗痒悶。是事白佛，佛言：「應用澡豆洗。」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澡豆？」佛言：「以大豆、小豆、摩沙豆、豌豆、迦提婆羅草、梨頻陀子作。」
佛在舍衛國。長老舍利弗患熱血病，時藥師教言：「以娑摩尼水洗。」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娑摩尼？」佛言：「除毒樹，取餘一切樹華葉作。」
佛在舍衛國。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時藥師教言：「應脂灌鼻。」時比丘以指涕鼻中，或以毳取而涕，涕時不便流入，眼更增痛劇。是事白佛，佛言：「作筒灌。」作筒大，鼻不受；復小作，溢失不中用。是事白佛，佛言：「莫大莫小作，得受一波羅、若一波羅半，欲唾以手承取。」以手承取故便欲吐，佛言：「聽用弊衲承取。」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時親里遣乘來喚，答言：「佛未聽乘乘。」是事白佛，佛言：「病者聽乘車輿。」爾時佛不聽乘輦，是事白佛，佛言：「聽乘輦。」是比丘乘輦時垂脚，佛言：「應攝脚在板上。」攝脚已身不安，佛言：「聽捉木格。」爾時有少樂比丘，捉木格手痛，佛言：「以物纏木。」坐時日照面，佛言：「應施軒。若一切乘上所須莊嚴物，皆聽作。」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祇桓中處處大便，密迹執金剛神諸非人皆瞋呵責言：「此中應作不淨耶？」佛語諸比丘：「不應處處大便，當在一處作。」一處作已大聚糞，佛言：「除却。」除却時諸比丘吐悶，佛言：「掘地作坑。」作坑已坑邊有大便，污比丘脚，佛言：「應施安脚處。」優波離問佛：「用何等物作安脚處？」佛

言：「以木石塼作。」大便時露地無障，人見，佛言：「應作障。」時兩相見，佛言：「應施扇。」施扇已出入時故相見，佛言：「應別施戶。」時有老比丘，上廁時憙倒，欲起時便却偃，佛言：「應施格令得企。」起時須水洗大便處，佛言：「應畜水器。」又無土洗手，佛言：「應安土。」土或少，佛言：「大器盛。」是時平地著器，或畜生牛馬、麞鹿、獼猴、狗來蹈壞，佛言：「應鑿地安器。」又不覆上，有毒蛇、蛆[虫*賴]、蜈蚣百足，入中齧比丘，佛言：「應覆上。」又洗手時，地大作泥污脚，佛言：「應作安脚處。」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安脚處？」佛言：「用木石塼作。」諸比丘洗時露現，佛言：「應施障。」或二三人俱洗相見，佛言：「應施扇。」又出入時相見，佛言：「應別施戶。」

佛在舍衛國。祇桓中諸比丘處處小便，金剛神諸非人皆瞋呵責：「此中應作不淨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處處小便，應在一處作。」一處已如渠流，佛言：「應安瓮。」瓮滿，佛言：「應棄。」棄時比丘吐悶，佛言：「瓮下作孔令出。」瓮久便臭，佛言：「應蓋上。」比丘却蓋時小便臭劇，佛言：「蓋上開小孔令臭氣出。」時瓮四邊小便流污脚，佛言：「應作安脚處。」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佛言：「應用木石塼作。」諸比丘小便時露現，佛言：「應施障。」小便時兩相見，佛言：「應施扇。」施扇已出入時故相見，佛言：「應施戶。」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人施僧瓦坻，諸比丘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應受用，盛水取水浴室中用。」

佛在芻摩國，與大比丘僧說五陰法，所謂色受想行識。爾時佛嗤，遍五百比丘一時同聲言：「老壽。」佛語諸比丘：「以汝等言『老壽』故，便得老壽耶？」「不也。世尊！」佛言：「從今不得稱老壽。稱老壽者，得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入舍衛城乞食，時檀越施種種好食：乳、酪、生酥、熟酥、油、蜜、魚、肉脯，諸比丘不取，將無是乞美食耶？是事白佛，佛言：「不乞而得應受。」（初二十法竟。中二十法上）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提長者，作大僧坊種種莊嚴，不覆上房舍漏。是事白佛，佛言：「應覆。」覆已脊上漏，佛言：「更厚覆。」厚覆已風發，佛言：「應釘橛。」釘橛已橛孔頭漏，佛言：「應施瓮覆。」覆已瓮喜墮地，佛言：「應穿底作孔釘。」釘已水入，佛言：「應釘上安覆釜。」安覆釜已風吹橛動搖作聲，佛言：「應以草葉樹皮纏頭，纏頭已安覆釜。」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畜貴價火浣衣，時諸比丘二、三人共抖擻，抖擻時衣褰縮不正，佛言：「應細杖打塵土。」打時土入長條中，佛言：「更以小杖打。」打時土入短條中，佛言：「更以小杖打。」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新成染衣，以掃箒掃却染滓，是衣色壞衣上成道。是事白佛，佛言：「應以新手巾却滓。」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提長者作僧坊，極廣大種種莊嚴，多人來看。無地覆故，多塵土出坌僧坊內。諸比丘心念：「若佛聽地覆者善。」是事白佛，佛言：「應安地覆。」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無搗藥物，是事白佛，佛言：「應石上磨。」

佛在王舍城。爾時瓶沙王，於竹園中起五百僧坊，有成者有未成者。時王命終，王阿闍世到竹園中看，見是房舍即問：「此為誰作？」比丘答言：「大王！是父王所作。有成者、有未成者，王便命終。」王問比丘：「何不成竟？」答言：「無直。」王言：「我當與直。」時房舍成竟，無隥道故，無人在上住。王問諸比丘：「是房中有人不？」答言：「無。」「何以故？」答言：「以無隥道故。」王言：「我當作。」比丘答言：「佛未聽作。」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時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隥道？」佛言：「用木石塼作。」

佛住王舍城。時僧坊極大，一切時多有客比丘來。初夜中夜後夜來者，有持大床去、有持繩床去者、有持大褥去者、有持座褥去者，夜即彼間宿，明日棄去。爾時陀驃摩羅子知僧臥具，後日處處持床褥來時極苦，作是念：「佛聽以鍼綴床褥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綴，綴時床褥中央不綴。」持床東西時，毳并聚一處，即作是念：「佛聽我綴中央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以鍼綴。」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鍼？」佛言：「以鐵作、銅作、木作。」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舍利弗熱血病，藥師教言：「燒石著乳中飲。」答言：「佛未聽燒石著乳中飲。」是事白佛，佛言：「聽燒石著乳中飲。」燒石時諸比丘或以草木葉、若破瓦捻著乳中，灰土污乳。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以銅鐵作支安鎖，以石著中燒，舉鎖抖擻，去灰著乳中。」

佛在舍衛國。有人持火爐施長老須菩提，須菩提言：「佛未聽受。」是事白佛，佛言：「得受。」時然薪火焦墮地，比丘以手舉燒手，佛言：「聽作抄火物。」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舍利弗風病，藥師教言：「以煖水洗。」答言：「佛未聽煖水洗。」是事白佛，佛言：「聽煖水洗。」洗時或用鉢、揵鎡煖水，水少不足。是事白佛，佛言：「聽釜中煖。」諸

比丘盛滿釜水著露地，四邊著薪然時釜破。是事白佛，佛言：「應施三碣。」時碣上安釜下然火，薪難然。是事白佛，佛言：「應以斧破薪然。」
佛在阿羅毘國。時寺門楣破，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是寺門楣何以破耶？」答言：「木師忙懅不得作。」佛語阿難：「求木作具來。」阿難受佛教，求木取作具來與佛。佛取以自手治塔門楣，治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一切木作具應畜，隨比丘能治者治。」
佛在阿羅毘國。時覆僧坊，比丘在地立授草不及，佛言：「應施橙。」施橙已故不及，佛言：「應施梯。」施梯已不遍，佛言：「應施棚。」施棚已，不知云何施。佛言：「栿上應釘橛，以繩繫橛隨意移棚。」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患男根腫，膿血污衣。是事白佛，佛言：「應以物纏裹。」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病，看病人歲小，立抱病比丘，久立迷悶躃地垂死。是事白佛，佛言：「年少看病比丘得共病人坐，病人憐愍故。」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著新染色衣，入舍衛城乞食值雨。時比丘襞衣著一處濕故色異。是事白佛，佛言：「應曬，曬時敷地曬。」曬已土著，佛言：「應以牛屎塗地曬。」曬已衣不時乾，佛言：「繩上曬。」故不時乾，佛言：「應施曲橛。」施曲橛已故不時乾，佛言：「應床上曬。」曬已故不時乾，佛言：「應施架。」施架時妨行處，佛言：「應并一處。」并一處已近壁土污，佛言：「應離壁。」離壁已故不時乾，佛言：「應高懸曬。」
佛在阿羅毘國。時諸比丘辦浴具，有比丘浴時脫衣著空地入浴室洗，有毒蛇、蛆[虫*賴]、百足入衣中，比丘著衣時為虫所螫，佛言：「施衣架安衣已入浴室洗。」
佛在舍衛國。爾時末利夫人入祇桓聽法，諸比丘闇中說法。末利夫人語諸比丘：「何不然燈？」答言：「無燈。」夫人言：「我與燈。」答言：「佛未聽我等然燈。」是事白佛，佛言：「聽。」
佛在舍衛國。時末利夫人施僧高座，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末利夫人心念：「佛聽我畫此高座者善。」佛言：「除男女交會像，餘者聽畫。」
佛在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嚼長楊枝，時諸居士見已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嚼長楊枝？」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嚼長楊枝？」佛言：「從今不得嚼長楊枝。犯者，突吉羅。」時諸比丘嚼短楊枝，佛是處經行，諸比丘

遙見佛來，恭敬故即咽是楊枝，塞咽不下垂死，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用三種楊枝：上、中、下。上者長十二指、下者長六指，此二中間名中。」
佛在舍衛國。時有比丘度兒作共行弟子，弟子不如法，餘比丘言：「此弟子不如法，何不驅去？」答言：「此是我子弟子，云何驅去？」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兒、若弟子不如法者，應驅去。」
佛在舍衛國。爾時沙彌羅睺羅違逆師迦留陀夷。時迦留陀夷驅出寺。時沙彌羅睺羅在祇桓門外啼泣。佛從外來入祇桓。時見羅睺羅啼泣，佛知故問：「何故啼耶？」羅睺羅向佛廣說是事，佛語諸比丘：「從今不得驅沙彌出僧伽藍，應驅出房舍。」
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唾淨地，地發壞。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唾淨地。犯者，突吉羅。」時諸比丘不知唾何處。是事白佛。佛言：「應以手承唾。」承唾時心中吐悶，佛言：「應畜唾器。」時唾器滿，佛言：「應棄。」棄時復欲吐，佛言：「唾器中著灰、著沙、著焦物令消唾。」
佛在王舍城，時長老迦葉從耆闍崛山出，上下時日炙，面污入眼，眼痛。是事白佛，佛言：「聽畜手巾拭。」
佛在舍衛國。長老跋提行頭陀，入浴室洗時不聽他人揩摩，作是念：「若佛聽我編繩自揩身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用編繩。」長老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佛言：「以毳、葛摩、劫貝、文闍草、麻婆娑草。」舍利弗病患脊痛，作是念：「佛聽我著禪帶坐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著禪帶坐。」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禪帶？」佛言：「用毳、葛摩、劫貝、文闍草及婆娑草皮作。」
佛在舍衛國。時世尊患風脊痛，時藥師教言：「酥油塗身塗身已，槽盛煖水入中臥。」佛語阿難：「煖水著槽中持來。」阿難受教，槽盛煖水來。時佛酥油塗身入中臥，臥已病得除愈。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若有風病，以酥油塗身煖水中臥。」
佛在阿羅毘國。諸比丘辦臥具。時暮多有客比丘來，僧敷具少，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應上座次第與，不得敷具者與草與葉，各令自敷臥具臥。」
佛在舍衛國
憍薩羅國阿練兒處，有一比丘住，是比丘以頗梨珠出火。時賊住彼處，見比丘珠中出火，作是念：「必是毘琉璃珠。」賊即語比丘：「與我此琉璃珠。」比丘答言：「善人！我無琉璃珠。」時賊心念：「是比丘不肯正爾與我，我當殺此比丘。」即殺比丘已覓珠，於鍼線囊中乃得頗梨珠，是賊相語言：「乃以此頗梨珠故，殺此比

丘。」時賊仰臥死比丘，還以頗梨珠著其臍中便去。時諸比丘食後經行，見是死比丘，各相謂言：「以此珠故，為人所害。」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畜月珠、日珠。若畜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時諸比丘以大價火浣衣石上浣，浣已破壞。佛言：「應著板上手揉浣。」

佛在舍衛國。時末利夫人作一講堂種種莊嚴施僧，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種種莊嚴講堂在中出入。」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此堂清淨，可受在中出入。」時有鵝、鴛鴦、孔雀、俱舍羅鳥、烏耆羅命、命飛鸜諸鳥入出作聲，妨諸比丘坐禪誦經。是事白佛，佛言：「應施欄楯。」施已故來入，佛言：「應施網。」時優波離問佛：「以何物作網？」佛言：「以毳、以蒯摩、劫貝、文闍草、麻、龍鬚皮等作。」作已喜爛壞，佛言：「應施雀目。」諸鳥故得來，佛言：「應懸簾。」懸簾時闇，佛言：「應施繩牽上。」

佛在阿羅毘國，新作僧伽藍無掃地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掃篲。」

佛在舍衛國，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心念：「若聽我高處坐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高處坐。」在高處時畏墮地，作是念：「若佛聽我高處作欄楯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高處作欄楯。」

佛在舍衛國。時僧坊無門，牛馬、獼猴、狗等來入。是事白佛，佛言：「應作門。」

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不知何處著鍼。佛言：「應作鍼筒。」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不知何處著藥草。是事白佛。佛言：「應畜盛藥物。」諸比丘無曬藥物，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曬藥物。」

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居士施僧褥，諸比丘言：「佛未聽受褥。」是事白佛，佛言：「聽僧畜，私亦得畜。」時諸比丘不自畜褥覆壞僧臥具，露身坐上起時毛著身。是事白佛，佛言：「應自畜褥覆著僧褥上。若不自敷者，突吉羅。」

佛在阿羅毘國。比丘露地翹一脚洗，便倒地垂死。是事白佛，佛言：「應畜洗脚物。」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洗脚物？」佛言：「用木石塼作。」

佛在阿羅毘國，作新僧伽藍，時天久旱地乾焦，後便大雨地皆發壞。諸比丘行出入時，脚蹈地壞，佛言：「應施脚蹈處。」長老優波離問佛：「用何物作蹈處？」佛言：「應用木石塼作。」彼僧伽藍多房舍，時諸比丘各自房前作脚蹈處，佛言：「應周匝行行作蹈處者好。」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從憍薩羅國向舍衛國，中道有流水渠，諸比丘到渠岸邊住，脫革屣已兩屣相拍。相拍時塵出，諸天神皆瞋，呵責比丘：「此中不應作是。」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道中拍革屣。犯者，突吉羅。若道中行革屣有土時，應用軟羊皮拭。」

佛在舍衛國。爾時龍子信樂佛法，來入祇桓，為聽法故。有比丘以繩繫咽棄無人處。時龍子向母啼泣，母言：「汝何以啼泣？」答言：「我為聽法入祇桓中，有一比丘以繩羂我項棄無人處。」龍母大瞋，往詣佛所向佛言諸比丘。時佛為大眾圍遶說法，佛遙見龍來，佛以慈心三昧力滅彼毒心，龍母到佛所在一面立白佛言：「是諸比丘弊惡不善，我子信心故，來入祇桓聽法。諸比丘以繩羂咽遠著無人處，龍子在彼被繩羂者，是大不好，如被擯棄。」爾時佛種種因緣，為龍母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時龍母聞法已，禮佛右遶而去。龍母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不得羂蛇棄。犯者，突吉羅。聽以器盛覆頭遠著無人處，不得畜押蛇羂。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時放馬人有緣事，來至舍衛城，為僧作種種麨，盛滿器施僧。諸比丘言：「佛未聽我受怛鉢那。」是事白佛，佛言：「是淨食應受。」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無物浸衣，是事白佛，佛言：「應畜槽杅盆浸衣。」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無物浣衣，是事白佛，佛言：「應畜槽杅盆浣衣。」

佛在舍衛國。時跋提長者作大僧坊，青赤白黑種種莊嚴施僧，作是念：「若佛聽我以青赤白黑色莊嚴房施僧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以青赤白黑色莊嚴房施僧。」

佛在舍衛國。憂伽長者，持牛頭旃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持到佛所白佛言：「世尊！此牛頭栴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願佛受之。若佛得風病，以此栴檀器盛油塗身。」佛默然受。時長者見佛默然受已，即持牛頭栴檀器與佛已，頭面作禮右遶而去。是長者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今憂伽長者，施牛頭栴檀器直十萬兩金及閻浮敷具，從今若有如是病比丘，不求自與應受用。」

佛在舍衛國。有人施僧種種和香，諸比丘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應受，用塗房舍。」時諸比丘塗舍外，多有眾人來看塔寺，眾人見此香塗舍外，謂是佛塔、聲聞塔。時多有人眾象馬牛車男女音聲，妨諸比丘坐禪讀經，諸比丘心不喜。是事白佛，佛

言：「從今若得和香，應塗舍內、塗床、床髀、床脚、床板、床檔、衣橛、衣架、塗地四壁。如是塗者，坊舍得香，施者得福。」十誦律卷第三十八(雜誦卷第三)

十誦律卷第三十九(第六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雜法之四

佛在芻摩國，與五百大眾共會。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說五陰法，所謂色受想行識。時諸比丘持鉢著露地，天魔變作大牛身來向鉢。有一比丘遙見牛來向鉢，語比座比丘言：「看此大牛來向我鉢，不破我鉢耶？」佛語諸比丘：「此非牛，是魔所作，欲壞汝等心。」佛言：「從今房舍中應作安鉢處。」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從憍薩羅國共估客遊行來向舍衛國。時估客載滿車油，在道行險難處，有一估客，車破牛脚跛，是人語諸伴言：「隨力多少為我取油，莫棄於此。」諸伴言：「我等車各自滿重，若取者共汝俱失。」諸伴捨去。是一估客獨守此油，心愁不樂。諸比丘從後來，諸比丘以二事故在後：一者恐塵坌、二者惡車聲。守油人見比丘來，大歡喜作是念：「此油非是我有，今當施僧。」諸比丘來至，便語諸比丘：「集在一處，我施僧油。」時諸比丘各分取油，盛鉢中、半鉢中、鍵鎡中，盛已持去，道經市中前去。估客見諸比丘持油來，即生妬心語諸比丘言：「汝此油何處買來？何處賣去？何處下馱？何處取利？」諸比丘聞是語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道中檐油行。犯者，突吉羅。」佛自恣後遊行教化。有比丘手執革屣行，佛見已知而故問：「何以手執革屣行？」答言：「我脚指間破無物可塗。」佛言：「從今聽畜盛蘇油囊，受一升、若半升，又更應畜覆囊物。」

佛從迦羅衛國，與諸比丘行向舍衛國。諸天神隨比丘行，作是念：「若諸比丘或能說法，我等當聽得大利益。」諸比丘行時，作戲調言語，諸天神皆瞋，呵責比丘言：「沙門釋子道路遊行，何不說法呪願，諸天神得歡喜利益。」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道路行時，應說法呪願，天神歡喜利益。若比丘在園中住、樹下住、或水邊住、或泉邊住、或多人處住時，諸天神多有來集，皆作是念：『諸比丘或能說法，我等聽受得大利益。』諸比丘在園中住、樹下住、水邊住、泉邊住、多人處住時，說法呪願，諸天神得歡喜利益。」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園中住、樹下住、水邊住、泉邊住、多人處住時，當說法呪願，天神歡喜利益。」

佛在舍衛國。比丘向暮有賊處行。見賊已，是比丘畏賊故失衣。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不得向暮賊處行，若有事緣向暮行時，以衣分著兩肩上，以繩繫腰疾過賊道。」

佛在阿羅毘國。時阿羅毘無水，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應作井。」
佛在阿羅毘國。是國中有新成僧坊，比丘掃地無棄糞物。是事白佛，佛言：「應畜糞箕。」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患下，數數起故大疲極。是事白佛，佛言：「應床上穿孔、床下安器。」
佛在舍衛國，長老優波離問佛：「世尊！如弗迦羅沙王婆羅門，從佛乞三種禮敬：『若沙門瞿曇，見我乘象時，若手持轡、若著革屣、若斂脚時、若却頭上幘，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沙門瞿曇。我在道行時，或竪脚、或却天冠、或却蓋，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世尊。若沙門瞿曇，見我在大眾中，大聲語時、喜笑時、或掉衣角時，見是已當知我已禮敬世尊。』比丘應作是三種禮不？」佛言：「不得。」佛語優波離：「稱和南者，是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優波離！若比丘禮時，從座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接上座足。」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於祇桓中處處剃髮，時諸天神金剛神皆瞋訶責：「此處不應作是。」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應處處剃髮。」時多積髮，佛言：「應除棄。」除棄時比丘吐逆，佛言：「應一處作坑。」
佛在舍衛國。有人施僧華鬘，諸比丘不受，不知用華鬘作何物。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應以鍼釘著壁上，房舍得香、施者得福。」
佛在舍衛國。時眾僧髮長，時剃髮人大懅，時有一剃髮人作比丘，是比丘作是念：「若佛聽我畜剃髮刀剃僧髮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剃刀與僧剃髮。」
佛在舍衛國。時僧指爪長，剃髮人懅。時有剃髮人作比丘，是比丘作是念：「若佛聽我畜截爪刀與僧截爪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刀與僧截爪。」
佛在舍衛國。爾時僧鼻毛長，時剃髮人懅。時有剃髮人作比丘，是比丘作是念：「若佛聽我畜鑷拔僧鼻中毛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鑷拔僧鼻中毛。」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露地敷繩床，結跏趺坐禪，天熱睡時頭動。有一毒蛇繩床前行，見比丘頭動，蛇作是念：「或欲惱我。」即跳螫比丘額，是比丘故睡不覺，第二螫額亦復不覺，第三螫額比丘即死。諸比丘食後彼處經行，見是比丘死，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從今繩床脚下施支令八指。」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眼痛，入浴室洗時，汗入眼中便增痛，佛言：「應以泥塗額上。」時泥氣入眼眼復增劇。是事白佛，佛言：「應以香和泥塗額上。」

佛在舍衛國。長老優波離問佛：「如佛說：『汝目連！從今僧自說戒，我不入僧中。』諸比丘不知誰應說戒？」佛言：「應上座說；若上座不利，次第二上座；如是次第能者說。」時有說戒人處處忘，忘時默然住，佛言：「應授。」諸比丘便次第授，佛言：「不應次第授，但授忘處。」

佛在舍衛國。長老優波離問佛：「阿耆達婆羅門，施佛八種漿：周羅漿、牟羅漿、俱羅漿、樓伽漿、說盤提漿、頗梨沙梨漿、桃漿、蒲萄漿等，今日受明日得飲不？」佛言：「無滓，病者得飲。有滓，不聽飲。」

佛在王舍城。有大僧坊，是中有客比丘，初夜、中夜、後夜一一時來，見下座比丘，脫衣坐遣令起。下座答言：「住，上座不知時。」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若唱時、若打揵稚時，分取臥具然後敷私臥具然燈，星宿出時，禪鎮著頭上，自是已後，不應遣下座起。遣者，突吉羅。」

佛在阿羅毘國。阿羅毘上座，初夜坐禪中夜還房，還房時道中畏師子虎狼熊羆。是事白佛，佛言：「房舍四邊應作牆，若作籬繞四邊竪柵。」

佛在阿羅毘國。有新房舍，天旱久不雨，後卒雨大水漬牆壁爛壞。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水竇繞，四邊應作塹。」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髮長，時剃髮人懅不得剃。有一比丘尼名提舍，先是剃髮人，作是念：「若佛聽我畜剃刀與比丘尼剃髮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剃刀剃比丘尼髮。」

佛在舍衛國。時比丘尼僧爪長，剃髮人懅。有比丘尼名提舍，先是剃髮人，作是念：「若佛聽我畜剪爪刀與諸比丘尼剪爪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剪爪刀與比丘尼僧剪爪。」

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尼僧鼻毛長，剃髮人懅。有一比丘尼名提舍，先是剃髮人，作是念：「若佛聽我畜鑷與比丘尼拔鼻中毛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畜鑷拔諸比丘尼鼻中毛。」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貝珠裩衣著。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以貝珠裩衣著，如王、如大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以貝珠裩衣著？」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貝珠裩衣著。著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阿耆達婆羅門持衣施佛，佛語阿耆達：「是衣分與僧。」時分與僧，諸比丘不受，作是言：「我三衣具足，何用是衣為？」是婆羅門還到佛所，作是言：「世尊！諸比丘不受我衣。」時佛持刀與阿耆達教言：「以刀割一張氈作衣緣，一人與一段。」
佛在舍衛國。時長老跋提，著衲衣段段裂壞。佛見是跋提，知而故問跋提：「汝衲衣何以破壞？」答言：「我糞掃衣故，世尊！是以破壞。」佛語跋提：「若糞掃衣、若居士衣，好割截治縫，令周正別施緣。」佛自恣後人間遊行教化，有一比丘手執革屣行，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何以故手執革屣行？」答言：「革屣敗斷。」爾時革師懅不得治，佛言：「從今聽畜錐刀畜皮，若能縫者隨意縫治。」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誦戒不利，瞿曇彌比丘尼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已，白佛言：「比丘尼僧誦戒不利，願世尊教令誦利。」佛言：「不得。何以故？若比丘尼能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瞿曇彌還所住處，諸比丘尼問瞿曇彌：「得教誦戒不？」答言：「不得。」「何以故不得？」「佛言：『若比丘尼能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時修目佉比丘尼，是婆羅門種出家，有大念力，白瞿曇彌言：「我能受持。」時瞿曇彌將修目佉比丘尼往到佛所。爾時世尊欲二月遊行教化，是時多有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皆詣佛所。時二比丘尼不得聞戒，即還住處。諸比丘尼問言：「得教誦戒不？」答言：「不得。」「何以故不得？」答言：「佛欲二月遊行，多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皆詣佛所，不得聞戒。」爾時世尊二月遊行竟，還舍衛國。即時瞿曇彌將修目佉比丘尼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已，白佛言：「世尊！諸比丘尼誦戒不利，願世尊教諸比丘尼。」佛言：「不得。何以故？若有比丘尼一聞我語能受持者將來。」瞿曇彌言：「願世尊說，是修目佉比丘尼能受持。」佛即為說，修目佉比丘尼即時受持。爾時世尊更為瞿曇彌、修目佉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利喜。時佛為瞿曇彌、修目佉比丘尼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即從座起，頭面作禮右繞而去。時佛見瞿曇彌、修目佉比丘尼右遶去不久，以是事集比丘僧，集僧已語諸比丘：「從今比丘應誦比丘尼戒，莫令忘失。何以故？諸女人喜忘智慧散亂，我般泥洹後，諸比丘尼當從大僧問戒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阿難與大眾圍繞說法，時有上座比丘後來，起第二下座，第二下座復起第三，如是上座來時，次第起故眾亂，妨聽說法。諸長者作是念言：「此中亦無有前食後食，何用次第坐為？妨聽說法。」爾時世尊見諸長者呵責比丘，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語諸比丘：「從今聽法時上座來，不應遣下座起。起者，突吉羅。若和上阿闍梨來，恭敬故自起，不得起他。若起他者，突吉羅。」佛言：「從今三比丘中間隔三歲，得共大床坐。二人得共一繩床坐，不得三人。獨坐床上應一人坐，不應二人。」

佛在舍衛國。有一長者，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從座起，頭面作禮右繞而去，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先共諍，時十七群次應守僧坊，六群比丘次與迎食，不時來還，如上樹因緣說。

佛在舍衛國。有二比丘：一名旃陀、二名蘇陀，是二比丘共作知識。是二比丘試著他衣，如善誦中說。

佛在舍衛國。有一放猪人失猪，有弊惡人祇洹塹邊殺猪，割肉各分持去。爾時諸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地猪腸，各相謂言：「汝取是煮，我入城乞食。」有煮者、有乞食者。時失猪人入祇洹求猪，見烟起至比丘邊問言：「大德！此中何所作？」答言：「煮猪腸。」是人言：「我今失猪，汝等煮腸，必殺我猪。」答言：「不殺。」問言：「何處得？」答言：「塹邊地得。」共相謂言：「是比丘不肯直首，將詣官斷。」即將詣官。時斷事人言：「大德！實殺猪不？」答言：「不殺！我等祇洹塹邊地得是腸。」時斷事人，多信佛法能正斷事，作是言：「比丘必不殺猪，諸比丘去，從今莫復取露地猪腸。」是比丘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言：「從今露地猪腸不得取。取者，突吉羅。及園中甘蔗多羅果亦如是。」

爾時有一人親里死，是人即以白氈纏死人棄。阿難從道行，見是死人上有氈欲往取。時死人動肩言：「莫取我氈。」阿難即捨氈而去。至祇洹中向諸比丘說：「我道中行，見死人上有白氈。」時有比丘，名黑阿難，身體強壯，問：「死人在何處？」阿難言：「在某處。」是比丘即到死人上取白氈，死人動肩語：「長老黑阿難！莫取我白氈。」爾時黑阿難，唾是死人作是言：「餓鬼！汝從何處來貪著此衣？汝前世慳貪故，墮餓鬼中。」黑阿難即擔衣前去，鬼隨後啼逐。黑阿難持此白氈入祇洹中，爾時守祇洹門大力善神，不聽此鬼入，即墮塹中。時黑阿難以氈示諸比丘言：「我從彼死人邊取是氈來。」諸比丘問言：「死人在何處？」答言：「今墮祇洹塹中。」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死屍未壞不得取物。取者，偷蘭遮。」爾時六群比丘，以鍼畫死屍身令壞取衣，有人見呵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如旃陀羅，以鍼破死屍取衣？」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以鍼破死屍。畫者，突吉羅。」爾時佛

語黑阿難：「還送死屍著本處，還以白氈覆上，當在餓鬼後行、莫在前行，當在左邊、莫在右邊，當近頭、莫近脚，莫為鬼所持。」
佛在舍衛國。有人施比丘尼僧木桶，諸比丘尼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應取用盛澡豆。」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尼名周那難提，面貌端正顏色清淨，以麁繫腰繩并襵兩邊著泥洹僧，令胯麁大而腰細。有估客見已語諸伴言：「看是比丘尼胯。」比丘尼聞已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從今比丘尼，不得并襵兩胯上著泥洹僧。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不著襯身衣，倚新畫壁立，綵畫剝落。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不著襯身衣倚畫壁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於祇洹中處處然火，如似鍛作處。諸金剛神皆瞋呵責言：「云何名比丘污此地？」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處處然火。犯者，突吉羅。應一處然。」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於祇洹中處處洗浴，或用澡豆、或用土，以濕熱故生蟲。諸金剛神皆瞋呵責言：「云何名比丘污此地？」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處處洗浴，應一處就水竇洗。」
佛在釋迦國。釋摩訶男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受已，頭面作禮右繞而去。到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坐處已，往到佛所白言：「時到，佛自知時。」佛與諸比丘僧入其舍，是會有肉，佛及僧次第坐竟，釋摩訶男自手行飯下肉。爾時六群比丘畜狗，疾食竟，拾滿鉢骨，置前舉眼高視。時釋摩訶男循行看僧食，誰得誰不得，誰重得。見是鉢中盛滿物，語諸比丘：「大德！此鉢是恒沙諸佛幖幟，何以輕賤此鉢？汝自賤鉢，我亦不憂，但恐汝後持此不淨鉢受我食。」爾時佛見釋摩訶男呵責已，時佛呵責六群比丘：「云何以鉢盛不淨物？從今不得以鉢盛不淨物。盛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以脚扶鉢受食。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以脚扶鉢受食。犯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以革屣頭扶鉢受食。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革屣頭扶鉢受食。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與無鉢人受具戒。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喜共諍。時六群比丘次守僧坊，十七群次與迎食。時十七群比丘，從守僧坊比丘索鉢來，問：「作何等？」答言：「與汝請食。」彼比丘言：「無鉢。」問言：「汝無鉢出家耶？」答言：「如是。」時十七群比丘作是言：「汝是大智德人，無鉢便得受具戒。」是比丘聞是語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無鉢人，不得與出家受具戒。若與受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難陀釋子，度一賊主出家作比丘，後入王舍城乞食。所可到家諸婦女，見是比丘來，便藏衣物作是言：「此人詐作乞食，看我衣物必欲來取。」是比丘聞是語心不喜，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度賊主出家？」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度賊主出家。若度者，突吉羅。若因緣欲度者，度已應令離本處去五六由旬。若知善好有德，還可將來。」

佛在舍衛國。爾時飢餓乏食，有一比丘未滿五臘應受依止，往到親里家四五日住已，辭別欲去。親里問言：「何以故去？」答言：「我須依止故。」親里言：「大德！今飢餓世或當餓死，何用依止？」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飢餓時，可得日日見和上處聽住，可日日來。若日日不得來者，可至五日。若五日不得來者，布薩時應來。若布薩時不得來，乃至二由旬半，至自恣時，應來見和上。」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有邊聚落，爾時波斯匿王稅是邊聚落，邊聚落人即皆捨去。彼處有比丘住，不得衣食故，捨房舍去。王後有教不復稅奪，諸人聞已即還本處，諸比丘未還。爾時諸外道，從憍薩羅國來向舍衛國，經入僧坊，見是僧坊清淨莊嚴，釜鑊、甕器、盆物、坐具、臥具滿僧坊中，語諸居士：「汝此僧坊空，聽我等住者善。」答言：「隨意。」諸外道便住。有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到是僧坊，乃見是房中清淨莊嚴，釜鑊、甕器、盆物、坐具、臥具滿是坊中。諸比丘共相謂言：「此裸形外道無田宅民戶，何由能辦如是供養？必是先比丘住處。」諸比丘語言：「汝去。」答言：「何以去？」語言：「此先是我等住處。」外道答言：「大德！此不從汝等得，汝亦不安我在此，我從居士邊得，居士遣者我等當去。」諸比丘往語居士：「此本是我等沙門住處，還使我等此中住者善。」諸居士問比丘言：「捨是僧坊去幾歲？」答言：「十歲。」諸居士問外道：「汝等此中住來幾歲？」答言：「十歲。」諸居士作是言：「是不可得。何以故？比丘捨去已經十歲，外道住來亦經十歲，不得遣去。」諸比丘默然。以是事白王，王言：「誰言十歲捨去、十歲住中不得遣去？」時王即遣人往以拳打外道齒折遣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兩寺相近者，應共作羯磨一處受施、兩處布薩，如是應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某處某處應一處受施、兩處布薩。若僧時到僧忍聽，某處某處一處受施、兩處布薩。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處某處一處受施、兩處布薩。誰諸長老忍某處某處一處受施、兩處布薩者默然，不忍者說。』『僧作某處某處一處受施、

兩處布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二處中或一處空，是中所有衣被臥具諸物，應并著一處，後有僧來則還分取。」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或頭上戴物、或腰間帶物。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頭上戴物、腰間帶物行。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難陀釋子度王軍將。爾時邊國人叛，時王撿挍此將，有人答言：「出家。」「何處出家？」答言：「沙門。」「何等沙門？」答言：「釋子沙門。」王瞋言：「是比丘必當度我一切將。」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輒度王所識將？」佛言：「從今不得度王所識將。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跋難陀釋子共一估客兒諍。估客兒瞋，以拳打跋難陀。時跋難陀往到斷事所言：「此估客兒打我。」問：「何以諍？」即答以上事。時斷事人即喚估客兒，來已問言：「打比丘不？」答言：「實打。」時斷事人便問法制：「打比丘得何罪？」答言：「依制，隨以何身分打，應斷此分。」即問估客兒言：「以何身分打？」答言：「右手。」時斷事人截其右手。時城中人聞沙門釋子言人截手，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跋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因緣訶責跋難陀釋子：「云何名比丘，言人截手？」佛言：「從今不得言人截手。犯者，偷蘭遮。」

佛在舍衛國。有一外道，有信樂心欲得出家，往語諸比丘：「我欲出家。出家法中有何難事？」比丘答言：「有四依法：一者依著糞掃衣得出家受具足戒。」答言：「我不能著死人弊衣。」問言：「除是更有何難？」比丘言：「常依乞食得出家受具足戒。」答言：「我法乞食，更有何難？」答言：「依樹下住得出家受具足戒。」答言：「我法樹下住，更有何難？」答言：「依塵棄藥得出家受具足戒。」答言：「我不能服是藥。」聞是事不肯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不應先說四依，應先與受具足戒竟，乃說四依。」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失衣鉢，有一知識比丘，餘處見是衣鉢，即捉是衣言：「此是某衣鉢，今從汝手中得。」彼言：「我買得。」問言：「買時誰見？」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買得者非賊，若偷取者是賊。」佛語諸比丘：「此衣買用幾許？實買得者，應還本直取。」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二月遊行，時六群比丘有知識比丘，以衣寄六群比丘去，亦如先說。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五比丘問佛：「用何物染衣？」佛言：「應以根染、莖染、葉染、花染、果染、新生犢屎染。」
佛在阿羅毘國，新作僧伽藍，諸比丘無經行處，是事白佛，佛言：「應作經行處。」彼土熱，經行時汗流，佛言：「應經行處種樹。」(中二十法上竟)
中二十法下
佛初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估客施酥乳糜，佛食已腹內風發。時釋提桓因見佛患風，因閻浮樹故，名閻浮提，去是樹不遠，有訶梨勒林。爾時釋提桓因取好訶梨勒來奉上佛，作是言：「世尊！去閻浮樹不遠，有訶梨勒林，我取色好訶梨勒來，願佛受食，可除風病，得遊步進止。」佛默然受。爾時釋提桓因見佛受已，頭面作禮右繞而去。釋去不久，佛即服此訶梨勒，風病即除，以子擲地即生訶梨勒。樹長大生訶梨勒，熟黃色墮地遍滿。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故不噉此訶梨勒？」阿難言：「世尊制不得噉宿受食故。」佛語阿難：「先受訶梨勒已滅，此今噉無罪。」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無盛衣物，佛言：「應作箱。」彼土熱故生蟲，佛言：「應以青木香那毘羅草根著衣箱中，以香故蟲不生。」
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居士施眾僧被，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受被。」是事白佛，佛言：「僧得受，一人亦得受。」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著留縷頭衣、結縷頭衣、交結縷頭衣、刷縷頭衣、不作淨衣。是事白佛，佛言：「不得著留縷頭衣、結縷頭衣、交結縷頭衣、刷縷頭衣。著者，突吉羅。若著不作淨衣者，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不著僧及居士留縷頭衣、結縷頭衣、交結縷頭衣、刷縷頭衣、不作淨衣。是事白佛，佛言：「若僧及居士，有留縷頭衣、結縷頭衣、交結縷頭衣、刷縷頭衣、不作淨衣，得著。」
佛在舍衛國。有阿羅漢般涅槃，諸比丘心念：「如佛所說：『身中有八萬戶蟲。』若燒身者，當殺是蟲。」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人死時諸蟲亦死。」諸比丘心念：「佛聽我燒阿羅漢身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燒阿羅漢身。」諸比丘心念：「佛聽我等與阿羅漢起塔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起阿羅漢塔。」諸比丘心念：「佛聽我等供養阿羅漢塔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供養阿羅漢塔。」
佛在舍衛國。長老迦旃延有一估客弟子，從海中還，以貝作飽身物施迦旃延。迦旃延不受：「佛未聽我受貝飽身物。」是事白佛，佛

言：「得受。」
佛在舍衛國。有一病比丘語看病人：「汝能好看我、愛念我，我若命終，所有物盡當與汝。」語已便終，打揵稚集僧。僧語看病人：「死比丘所有物盡持來，現前僧應分。」看病人言：「非僧物。何以故？我看病人，病人語我言：『汝能好看我、愛念我，我若命終，所有諸物盡當與汝。』是事故非僧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無如是死當與法。若比丘命終物，現前僧應分。」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淨施一比丘已，物主命終，即打揵稚集僧。僧遣人取死比丘衣物來時，受淨施比丘答言：「非僧物。何以故？死比丘先淨施我。」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此為淨故施。彼命終已，現前僧應分。」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淨施一比丘，受施者死。時打揵稚集僧，彼比丘自持衣來與僧，作是言：「此是僧物。」僧問：「何故？」答言：「我先淨施死比丘。」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彼受淨施人死，更應淨施餘人。」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淨施一比丘，受施者反戒，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反戒，更淨施餘人。」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淨施共行弟子，弟子有不如法事，師責語言：「莫我邊住。」是弟子往到六群比丘邊住。弟子先欲悔過，以近六群比丘故，無有悔心。師往語弟子言：「汝何不悔過於我？」答言：「不能。」師言：「我先淨施汝衣。」弟子言：「今當與佛。」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弟子被師責不聽執作，應更淨施餘人。」
佛在毘舍離國。爾時地濕，諸比丘作衣帳住。諸比丘作是念：「此中將不犯過十夜長衣耶？」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此衣作舍用，不犯。」
佛在阿羅毘國。時井水有蟲，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漉。」漉時二三人共捉，捉時不正，佛言：「應作棬漉水已，瀉蟲著井中。」井中蟲轉多，佛言：「一器盛水。漉水已以蟲瀉中，瀉中已持瀉流水中。」
長老優波離問佛：「頗有比丘在僧中受功德衣時，有不得者耶？」答言：「有。若比丘餘處安居，此處受功德衣，是名不得。」長老優波離問佛：「頗有比丘不受功德衣，得名受耶？」答言：「有。若比丘是處安居自恣已，出界行還來入界，聞僧今日受功德衣。聞已隨喜者，得名為受。」長老優波離問佛：「頗有比丘捨功德衣時，有不捨者耶？」佛言：「有。若比丘餘處受功德衣，此處僧捨衣，彼比丘雖在中，不名為捨。」長老優波離問佛：「頗有比丘僧

捨功德衣，彼比丘不在，得名捨耶？」答言：「有。若比丘受功德衣出界行，聞捨功德衣隨喜，是名得捨。」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住處有人施僧物，打犍稚集僧，和合分物已起。爾時六群比丘從界外來，語諸比丘：「此眾僧所有物，我當共分，諸比丘還更共分。」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打犍稚僧和合分物已起，界外有比丘來，欲與者與，不得強分。」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有人施僧衣，爾時有六群比丘到僧坊中兩兩共語：「看諸比丘欲分衣時，在屏處住。彼分物已，我等當出到邊使更共分。」爾時六群比丘，看彼比丘已在屏處住，爾時打犍稚集僧，諸比丘共相謂言：「喚是六群比丘來，求覓所在處不得。」有人言：「是比丘多緣事，必當出行。」即和合分物已起。六群比丘便界內來言：「此應共我等分。」時六群比丘作是言：「若不信我在界內者，此中有比丘見，諸比丘更與共分。」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打犍稚僧分物已起，若有界內比丘來，欲與者與，不得強分。」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貴價火浣衣及深摩根衣，敷床上坐，起時欲破壞。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敷者敷，應著者著，隨所宜作。」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為布薩故打犍稚，說戒者言：「若不來，囑授者說。」有一比丘作是言：「某比丘清淨與欲。」問言：「彼比丘那去？」答言：「出界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與欲者不得出界。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為布薩故打犍稚，說戒者言：「與欲者說。」有一比丘唱言：「某甲比丘清淨與欲。」問言：「是比丘在何處？」答言：「在界外。」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受界外人欲。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為布薩故，打犍稚集僧，說戒者言：「誰受教誡比丘尼？」答言：「迦留陀夷。」問言：「在何處？」答言：「出界行。」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受教誡比丘尼者，不得出界行。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展轉與清淨、與欲、與自恣、與除罪。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展轉與清淨、與欲、與自恣、與除罪。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去僧坊不遠有阿練若處，布薩時天雨，坊中僧心念：「阿練若比丘當來。」阿練若處僧復作是念：「僧坊中比丘當來。」爾時兩不相就，不得布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羯磨一處布薩，應如是作。作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此某堂舍應作布薩處。若僧時到僧

忍聽，某堂舍作布薩處。如是白。』白二羯磨。『僧聽某堂舍作布薩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末利夫人為聽法故，到祇洹中問諸比丘言：「此處有幾僧？」答言：「不知。」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數。」爾時諸比丘喚名字數，喚名字數時參錯失數，佛言：「應行籌。」夫人又問：「有幾沙彌？」答言：「不知。」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沙彌亦應行籌。」

佛在舍衛國。僧布薩時，末利夫人施僧錢，諸比丘不受：「佛未聽受布薩錢。」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時諸比丘未到布薩，二日、三日便說戒布薩，比丘為布薩故來，不得布薩施。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先前二日、三日說戒。犯者，突吉羅。」佛言：「布薩時應布薩，為布薩比丘來，令得布施故。」爾時諸沙彌索分。答言：「汝不布薩、不作羯磨、不說戒，不入布薩故，不與分。」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沙彌受籌故應與分。」佛雖聽與，不知與幾許。佛言：「若沙彌在行次，檀越自手與者，應等與。若但施僧，大比丘得三分，沙彌得一分。」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共白衣一床坐。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與白衣共一床坐。犯者，突吉羅。」

爾時六群比丘共沙彌一床坐。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與沙彌共床坐。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共沙彌二夜宿，第三夜遣出。出時沙彌先以油塗腳，蹈地敷上油污地敷。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油塗腳不得地敷上行。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互相誘弟子，時上座呵責言：「諸比丘不知云何得畜弟子、教化如法！如是六群比丘誘我弟子。」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誘他弟子。犯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各呪誓言：「我若誘汝弟子者，作佛呪、法呪、僧呪。」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不得自呪、不得呪他。若自呪若呪他者，突吉羅。」爾時六群比丘以物作誓：「我若誘汝弟子者，便沒是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以物自誓誓他。若以物自誓誓他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失衣鉢，語諸比丘言：「我失衣鉢，當共作投竄。」時諸比丘各各思惟，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不得自投竄，亦不得令他投竄。若自作令他作者，突吉羅。何以故？呪與投竄一種故。」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貸白衣物，語取物者言：「至時不得者當倍責汝。」取物者怖畏。諸比

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要他索倍。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虎狼殺鹿選擇好肉噉，有比丘過中從此道行，見是死鹿，各相謂言：「當持歸，明日食。」即持殘鹿歸。時虎飢起求覓殘鹿，遶祇洹吼聲。佛見虎吼，佛知而故問阿難：「是虎何故吼？」答言：「世尊！比丘持虎殘肉來故。」佛言：「從今不得取虎殘。犯者，突吉羅。何以故？虎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無犯。何以故？師子斷望故。」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先不從比丘求聽出罪，便出他罪。是比丘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他不聽，不得說他罪、不得令他憶罪、不得遮他說戒自恣、不得遮他教誡比丘尼。遮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下座比丘不恭敬喚上座。上座聞已，心不喜。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不恭敬喚上座。若不恭敬喚上座者，突吉羅。」爾時諸比丘不知云何喚上座。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下座比丘喚上座言：『長老！』」爾時但喚長老不便，佛言：「從今喚長老某甲。如喚長老舍利弗、長老目犍連、長老阿難、長老難提、長老金毘羅。」

佛在舍衛國。有那羅比丘，有施羅比丘尼，二人共戲笑言語，惱亂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所作不善，所噉食如偷盜。」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應與是二人作不清淨羯磨。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共戲笑言語惱亂諸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共戲笑言語惱亂諸比丘，是所噉食如偷盜。如是白。』白二羯磨。『僧與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作不清淨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與二人作不清淨羯磨竟，是二人心生悔，自見過罪四布懺悔，作是言：「我先惱亂眾僧，今生清淨心，乞捨不清淨羯磨。」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悔過生清淨心，應與捨不清淨羯磨。應如是作。一心和合僧，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從座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共戲笑言語惱亂僧故，僧與我等作不清淨羯磨，所噉食如偷盜。我等今悔過生清淨心，乞捨不清淨羯磨。我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所受食莫如偷盜，憐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共戲笑言語惱亂僧故，與不清淨羯磨，所噉食如偷盜。是二人今自悔過生清淨心，從僧乞捨不清淨羯磨，所噉食莫如偷盜。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是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捨不清淨羯磨，所噉食莫如偷

盜。如是白。』白四羯磨。『僧與那羅比丘、施羅比丘尼捨不清淨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爾時比丘問佛：「用何等皮作革屣？」佛言：「除五種皮：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猫皮。更除五種皮：象皮、馬皮、狗皮、野干皮、黑鹿皮，餘者聽作。」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人施僧鱣魚皮革屣，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著鱣魚皮革屣。」是事白佛，佛言：「應受鱣魚皮革屣。為麁故，以牛皮覆上。」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人施僧錯魚皮革屣，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受錯魚皮革屣。」是事白佛，佛言：「聽受錯魚皮革屣。以眼痛故，以牛皮覆上。」
佛在舍衛國。有人施僧筋，諸比丘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聽受用，作閉戶紐、開戶繩。」
佛在舍衛國。有人施僧熊皮，諸比丘不受，不知何所用。是事白佛。佛言：「應受，應著僧房戶內用拭脚入房。」佛自恣後遊行教化，有一比丘手捉革屣行，佛見已知而故問：「何以故手捉革屣行？」白佛言：「世尊！革屣壞我脚故。」佛言：「應以軟皮遮。」遮已行時撥地，佛言：「應後施綱。」
佛在阿羅毘國。有營理比丘，日日為材木、為竹入山。入山時，道中畏師子、虎狼、熊羆、多羅叉，畏不依道行。行時棘刺皂莢刺刺脚，是比丘以龍鬚草作履，道中多受泥水壞脚，佛言：「應作鞋通泥水出。」
佛在舍衛國祇梨園，有佛親里，聞同姓中有出家得佛，即白父母：「我欲往見佛。」父母作是念：「若往佛所或當出家。」爾時父母為說諸難言：「道中有師子怖、虎狼熊羆等怖。」又白父母：「我必當去。」父母知必欲去，作是言：「我今與汝別，若出家者當來至此。」答言：「爾。」即往佛所，到已頭面作禮在一面立，佛與出家受戒。後辭白佛言：「世尊！我欲還見父母親里。」佛言：「去莫久住。」即便還家，諸親里多人，人留一日如是經久。時新雨雪墮，爾時是比丘與親里別，欲還佛所。答言：「新雨雪，云何得去？汝能著白衣韠不？」答言：「佛未聽我著白衣韠。」即時還，道中手冷脚疼眼痛，來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諸佛常法，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佛即以是語勞問是比丘：「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比丘言：「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即以如是事向佛廣說。佛知而故問：「彼土何如？」答言：「多雪。」佛言：「從今多雪國土，聽著白衣韠，為遮雪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給孤獨居士，以赤朱塗五百繩床脚，施祇洹僧。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朱塗繩床脚。」是事白佛，佛言：「是床清淨應受。」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提長者，種種莊嚴僧坊施僧，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受種種莊嚴僧坊。」是事白佛，佛言：「是坊清淨應受。」

佛在舍衛國。郁伽蘇跋那長者，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已，佛以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爾時郁伽長者見佛種種說法默然已，白佛言：「世尊！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又莊嚴五百金床、銀床、琉璃床、頗梨床，作是念：「不受一，當受一。」又辦五百金槃、銀槃、琉璃槃、頗梨槃，作是念：「不受一，當受一。」又辦五百金鉢、銀鉢、琉璃鉢、頗梨鉢，作是念：「不受一，當受一。」明朝往白佛時到。佛著衣持鉢，與比丘僧俱入其舍，以五百金床奉佛，時佛不受。又奉銀床、琉璃床、頗梨床，佛亦不受。爾時長者除是寶床，更敷餘床以褥重覆上，佛即就坐。爾時長者以五百金槃奉佛，佛亦不受。又奉銀槃、琉璃槃、頗梨槃施佛，佛亦不受。爾時長者以五百金鉢奉佛，佛亦不受。又奉銀鉢、琉璃鉢、頗梨鉢，佛亦不受。佛言：「我先聽二種鉢：鐵鉢、瓦鉢，八種鉢不應畜。」長者即行水下食，種種豐美，佛及僧滿足收鉢已，持小床佛前坐欲聽法。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竟，從座起去。

十誦律卷第三十九

十誦律卷第四十(第六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明雜法之五

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顏色清淨故，名曰妙光。此女生時，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答言：「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娶者耶？」答曰：「無也。」「有求者耶？」答曰：「未也。」又問曰：「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有何過？」答曰：「此女生時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估客作是念：「除沙門釋子，無能強入我舍者，沙門釋子亦無是過，我當娶之。」即往求娶女。到舍未久，諸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彼國入海法，要得曾 入海者，若自不肯去，要強將去。時估客喚守門者作是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沙門釋子亦無此過。」答言：「爾。」作是語已便去。後沙門、婆羅門於其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舍，未曾 往者不應往，若往者不應坐。何以故？此舍必有非梵行過故。」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人處。時有五百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行欲已五百人去。是女以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毘達多。

佛在王舍城。有比丘病癰，往語耆婆：「治我此病。」耆婆答言：「腫令熟。」比丘言：「佛未聽腫熟。」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聽腫令熟。」耆婆又言：「應破。」答言：「佛未聽破癰。」是事白佛，佛言：「聽破。」耆婆又言：「應捺去膿。」比丘言：「佛未聽捺。」是事白佛，佛言：「聽捺。」耆婆又言：「應著食膿物。」比丘言：「佛未聽著。」是事白佛，佛言：「聽著種種治膿藥。」

佛在王舍城。爾時王舍城，一月大祠耆梨龍。爾時諸人於王倉庫中出物，辦具種種飲食與一切人。時處處多有人來集，或有人胸凹、或有人胸凸、或有人脚似象脚、或有如馬脚，又似象耳馬耳、或耳如箕。如是似象馬人眾多男女大小，皆滿其中甚大歡樂。時客觀中多有四方諸估客來。王作祠時，不取稅故，亦無禁限，度者不稅行不須送。此祠有少日在，諸估客各作是念：「此王不一時稅我等

耶？」祠未竟即去。於後祠竟，諸人各還本處，時凹胸、凸胸、象脚、馬脚、象耳、馬耳、如箕耳者悉住。後日往諸多人處、天祠處、沙門、婆羅門處遊行。爾時六群比丘弊惡故，好沙彌弟子不在邊住，以二事故：一者犯戒、二者畏令我等犯戒。時六群比丘見如是人已，作是念：「我等若度餘人，必捨我去；今當度此，無教去者。」六群比丘往語彼人：「汝等何不出家？」答言：「我等如是，誰當度我？有能度者我便出家。」時六群比丘言：「汝能為我守舍、與我迎食、能擔鉢者，我當度汝。」六群比丘即度此人，若有請佛及僧處，先遣持鉢去，以二事故：一者行遲、二者羞共行。諸外道見已呵諸檀越言：「汝等所供養者，是汝等塔者、汝等第一者、汝等先食者，汝等在前行者，汝等所供養者，正如是耶？」諸優婆塞聞已心不喜，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度凹胸人凸胸人、象脚、馬脚、象耳、馬耳、箕耳人。」種種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度凹胸、凸胸人、象脚、馬脚、象耳、馬耳、如箕耳人。若度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長老優波離有二沙彌：一名陀薩、二名波羅。當受戒時，沙彌陀薩語波羅言：「汝先受戒，我供汝所須。」波羅語陀薩言：「汝先受戒，我供汝所須。」時長老優波離問佛：「得二沙彌一時羯磨受具戒不？」佛言：「得。應如是作。一心和合僧，是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是陀薩、波羅，優波離與受具戒，從僧乞受具戒，長老優波離作和上。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陀薩、波羅受具戒，長老優波離作和上。如是白。』白四羯磨。『僧已與陀薩、波羅受具戒，長老優波離作和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長老優波離問佛：「世尊！我等不知佛在何處說修多羅、毘尼、阿毘曇。我等不知云何？」佛言：「在六大城：瞻波國、舍衛國、毘舍離國、王舍城、波羅榇、迦維羅衛城。何以故？我多在彼住，種種變化皆在是處。」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耶舍與五百比丘，從憍薩羅來至舍衛國欲安居。時舊比丘客比丘共相問訊，代客比丘擔衣鉢。擔衣鉢時有大高聲、多人聲，佛聞是大聲、多人聲，知而故問阿難：「此僧坊內，何故有是大聲、多人聲？」白佛言：「世尊！是長老耶舍與五百比丘，從憍薩羅國來至舍衛國欲安居。時舊比丘客比丘共相問訊，代客比丘擔衣鉢，是故有是大聲、多人聲。」佛語阿難：「汝往語耶舍等五百人言：『汝等作大聲故，驅汝等，不得舍衛國安居。』」阿難受教，往語耶舍言：「汝等作大聲故，世尊驅汝等，不得舍衛

國安居。」爾時耶舍等五百人，即往婆求摩河邊聚落中安居。爾時諸比丘作是念：「佛遣我等，以大聲故，我等默然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默然。」時諸比丘睡，睡已共相謂言：「佛聽我等獨房住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獨房中住，獨房中住亦睡。」復相謂言：「佛聽我等眾住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眾住，眾住亦睡。」復相謂言：「佛聽我等水洗頭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水洗頭。」時諸比丘以手取水洗時不便，佛言：「應作器。」器大水澆衣濕，即便小作，小作不得水。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大，不得小，受一鉢羅若一鉢羅半。」時作器無柄，澆時墮他頭上，痛惱垂死。是事白佛，佛言：「應施柄。」

有比丘坐睡，餘比丘以水澆，便言：「我不睡，何以水澆我？」是事白佛，佛言：「睡者不可信，澆者可信。有五法以水澆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四者頭倚壁、五者舒脚。」諸比丘故睡，共相謂言：「聽手敲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以手敲。」有比丘坐睡，餘比丘以手敲，便言：「我不睡，何以故推我？」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睡者不可信，敲者可信。有五法以手敲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四者頭倚壁、五者舒脚。」

諸比丘故睡，共相謂言：「佛聽我等以毬擲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以毬擲，擲已後日還歸。」後日諸比丘不知與誰。佛言：「歸本擲主。若擲主不在，與然燈者。然燈者不在，與執作者。執作者不在，應著堂中央地覆上。」著堂中央地覆上已還坐，坐已見餘比丘睡者，取是毬擲，彼言：「不睡，何以擲我？」佛言：「睡者不可信，擲者可信。有五法以毬擲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四者頭倚壁、五者舒脚。」

諸比丘故睡，共相謂言：「佛聽我用禪杖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用禪杖。」時禪杖頭尖，築時壞安陀會。共相謂言：「佛聽我等以物裹杖頭者善。」是事白佛，佛言：「應以物裹杖頭。」時禪杖著地作聲，佛言：「下頭亦應裹。」諸比丘不知云何取禪杖。是事白佛。佛言：「取禪杖時應生敬心。」諸比丘不知云何生敬心。是事白佛。佛言：「應以兩手捉杖戴頂上。」有比丘坐睡，一比丘捉禪杖築睡者，睡者驚起立看，諸比丘默然無聲，即時迷悶躃地。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坐睡應起，看餘睡者，應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應出戶仿佯來入更看。若見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杖著本處已坐。」有比丘坐睡，餘比丘以禪杖築，便言：「不睡，何以築我？」是事白佛，佛言：「睡者不可信，築者可信。有五法以禪杖

築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他。三者睡。四者頭倚壁。五者舒脚。」

諸比丘故睡，共相謂言：「佛聽我著禪鎮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著禪鎮。」時禪鎮無孔，著時墮地。共相謂言：「佛聽我作孔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孔。作孔已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串，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諸比丘以繩絡頭後著，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以繩絡頭後著禪鎮。絡者，突吉羅。」時禪鎮墮故睡，是事白佛，佛言：「禪鎮一墮聽一舒脚，二墮二舒脚，三墮者應起行。」行時來往故相亂，是事白佛，佛言：「應如鵝法次第行。」行時下坐觸上座肩，是事白佛，佛言：「下座行時不得觸上座肩。下座應在上座後行，不得近上座。」

諸比丘故睡，共相謂言：「佛與我等作時節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時節。」諸比丘共相謂言：「佛聽作兩時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兩時。」復相謂言：「夜作時節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夜作時節。」復相謂言：「聽我晝日作時節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晝日作時節。」復相謂言：「佛聽我等七日坐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七日坐。」復相謂言：「佛聽我等常坐禪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常坐禪。」

爾時聽作時節，兩時、夜時、晝時、七日時、常坐時，不嚼楊枝口中氣臭，共相謂言：「佛聽我等嚼楊枝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益：一者口不苦、二者口不臭、三者除風、四者除熱病、五者除痰癊。復有五利益：一者除風、二者除熱、三者口滋味、四者能食、五者眼明。」爾時便作時節，兩時、夜時、晝時、七日時、常坐禪時，不洗浴垢臭，諸比丘共相謂言：「佛聽洗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洗。」爾時渠水流駛人者為水所漂，是事白佛，佛言：「水中應施柱作障礙捉洗。」

爾時聽作時節，兩時、夜時、晝時、七日時、常坐禪時，諸比丘得無量知見、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佛知諸比丘已得證，以是因緣集僧，語諸比丘：「彼處有光明。」諸佛在世法，歲二時大會：春末月、夏末月。春末月者，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來，作是念：「佛所說法，我等當安居時修習得安樂住。」是名初大會。夏末月者，諸比丘夏三月安居竟作衣畢，持衣鉢詣佛所，作是念：「我等久不見佛、久不見世尊。」是第二大會。是時婆求摩河邊諸比丘，夏安居三月過作衣竟，持衣鉢來到佛所。佛遙見婆求摩河比丘來已，佛入初禪，婆求摩河比丘亦入初禪。佛從初禪起，入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想無作。婆求摩比丘亦從初禪起，入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空無想無作。爾時長老阿難，遙見婆求摩比丘來，即合掌白佛言：「世尊！願世尊共婆求摩比丘

語，令婆求摩比丘長夜安樂。」佛語阿難：「莫作是語。阿難！如我所知，汝能知耶？阿難！我遙見婆求摩比丘來時，我入初禪，婆求摩比丘亦入初禪。我起初禪，入第二、第三、第四禪、空無想無作，婆求摩比丘亦起初禪，入第二、第三、第四禪、空無想無作。」

佛在舍衛國。爾時黑山土地有比丘，名馬宿、滿宿，在此處住，污他家，皆見皆聞皆知。是比丘共女人一床坐，共一盤食，共器飲酒；中後食，共食宿，噉殘宿食，不受而食，不受殘食法食；彈琴鼓簧，捻脣作音樂聲，齰齒作伎樂，彈銅杅，彈多羅樹葉，作餘種種伎樂歌舞；著鬘瓔珞，以香塗身，著香熏衣，以水相灑；自手採華亦使人採，自貫華鬘亦使人貫，頭上著華亦使人著，自著耳環亦使人著；自將他婦女去，若使人將去；若令象鬪、車鬪、步鬪、羊鬪、水牛鬪、狗鬪、雞鬪、男女鬪、大男鬪、大女鬪、小男鬪、小女鬪，亦自共鬪；拍手蹈節，四向馳走，變異服飾，馳行跳躑，水中浮沒；斫截樹木；振臂拍髀；啼哭大喚作嘯；謬語、諸異國語；躑絕返行，如魚婉轉，擲物空中還自接取；與女人共船上，載令作伎樂；或騎象馬，乘車輦輿，與多人眾吹唄導道入園林中，作如是等種種惡不淨事。爾時長老阿難，從伽尸國來向舍衛城，到黑山邑宿，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阿難持空鉢入城，還空鉢出城。出城不遠多人眾集，阿難到彼問眾人言：「汝此土地豐樂、多諸人眾。今我乞食，持空鉢入，還持空鉢出。無有沙門釋子在此多少作惡事耶？」爾時有賢者名憂樓伽，在彼眾中，從坐起偏袒右肩、合掌語阿難言：「大德知不？此有馬宿、滿宿比丘，作諸惡行，如上廣說。大德阿難！是二比丘作此諸惡，悉污諸家，皆見聞知。」時憂樓伽賢者即請阿難將入自舍，敷座令坐，自手與水，多美飲食自恣飽滿。飽滿已洗手攝鉢，賢者取小床座，欲聽法故。阿難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向自房舍，隨所受臥具還付舊比丘，持衣鉢遊行向舍衛國。漸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諸佛常法，有客比丘來，以如是語勞問：「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佛以如是語勞問：「阿難！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阿難答言：「世尊！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以是因緣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因緣呵責馬宿、滿宿：「云何名比丘，共女人一床坐乃至謬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得共女人一床坐。共坐者，突吉羅。不得與女人共食。共食者，突吉羅。不共女人一器飲酒。飲者，突吉羅。不得非時食。食者，波逸提。不得噉殘宿食。食者，波逸提。不得惡捉食。食者，突吉羅。不得不受食。食者，波逸提。不受殘食法食者，波逸提。內宿食噉者，突吉

羅。不得彈琴鼓簧，不得齚齒作節，不得吹物作節，不得彈銅杅作節，不得擊多羅樹葉作節，不得歌，不得拍節，不得舞。犯者，皆突吉羅。不得著華瓔珞，不得著香瓔珞，不得香油塗身，不得著香熏衣。犯者，皆突吉羅。不得以水相灑。犯者，隨得罪。不得自採華及使人採。若自取、若教他者，波逸提。不得貫華鬘及使人貫華瓔。若自貫、使人貫者，突吉羅。不得自作華鬘，不得教他作。若自作教他作者，突吉羅。不得自貫雜華，不得教他貫。若自貫、使他人貫者，突吉羅。不得自作使到童男童女家，不得教他作使到童男童女家。若自到、教他到者，隨得突吉羅。不得鬪象、鬪馬、鬪車。不得合人戲，不得鬪羊，不得鬪水牛，不得鬪雞，不得鬪狗，不得鬪女人，不得鬪男子，不得鬪小男小女，不得自鬪，不得教他鬪。犯者，突吉羅。不得振臂，不得蹈節，不得空中擲物，不得莊面，不得走，不得跳。犯者，皆突吉羅。不得斬伐草木。犯者，波逸提。不得作倀行。犯者，突吉羅。不得哭，不得大喚，不得嘯。犯者，皆突吉羅。不得倒立，不得擲絕，不得如魚婉轉。犯者，皆突吉羅。不得弄鈴。犯者，隨得罪。不得共女人船上歌作樂。犯者，皆突吉羅。不得乘象馬車，不得乘人，不得作鹵薄入園觀中。犯者，皆突吉羅。不得祠火，不得謬語。犯者，隨得罪。」

佛在舍衛國。迦羅梨比丘，往看鬪象、鬪馬、鬪車、相撲、鬪羊、鬪水牛、鬪雞、鬪狗、鬪男女、鬪小男小女，自往觀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往看鬪象馬乃至小男小女。犯者皆突吉羅。」（中二十法竟）

次明比丘尼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受八重法故，即是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餘比丘尼當云何？」佛言：「應現前白四羯磨。」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與比丘尼作羯磨，諸比丘尼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不應與比丘尼作羯磨。比丘尼還比丘尼作羯磨，除受具足戒羯磨、摩那埵羯磨、出罪羯磨。」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比丘作羯磨，諸比丘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諸比丘尼不應與比丘作羯磨，比丘還與比丘作羯磨，除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婦人為夫舅姑所苦惱故，出家作比丘尼。爾時為和上尼、阿闍梨尼，共住比丘尼所苦惱故，還作白衣。諸居士呵責言：「是諸不吉弊女輩，我等先是其主，中間作比丘尼受我尊重，今我等還受其尊重，無有決定。」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尼一反戒，不復聽出家受具戒。」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摩訶迦葉，中前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出入王舍城乞食。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在大迦葉前趨行。大迦葉言：「妹！汝若疾行、若避我道。」即罵言：「汝本是外道，有何急事而不徐徐行？」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在比丘前行，若在前行，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行乞食。食後以尼師檀著左肩上，入安陀林中大坐一樹下，時有蛇來入女根中。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大坐。若大坐，突吉羅。若展一脚坐，不犯。」

佛在舍衛國。爾時優波離問佛言：「世尊不聽比丘尼出比丘見聞疑罪；頗有因緣比丘尼出比丘見聞疑罪，不犯罪耶？」佛言：「無也！除語：『莫近惡知識、惡伴黨。』」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教一比丘反戒，隨得罪；若教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令反戒，突吉羅。若比丘尼教比丘尼反戒，突吉羅；若比丘尼教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反戒，突吉羅。若式叉摩尼教式叉摩尼反戒，突吉羅；若教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反戒，突吉羅。若沙彌教沙彌反戒，突吉羅；若教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反戒，突吉羅。若沙彌尼教沙彌尼反戒，突吉羅；若教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反戒，突吉羅。若比丘，以種種物誘餘比丘，得罪；若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尼以種種物誘比丘尼，犯罪；若誘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突吉羅。若式叉摩尼以種種物誘式叉摩尼，突吉羅；若誘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突吉羅。若沙彌以種種物誘沙彌，突吉羅；若誘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突吉羅。若沙彌尼以種種物誘沙彌尼，突吉羅；若誘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突吉羅。

若比丘向餘比丘喑啞，突吉羅；若向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喑啞，突吉羅。若比丘尼向比丘尼喑啞，突吉羅；若向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喑啞，突吉羅；若比丘尼向比丘喑啞，波逸提。若式叉摩尼向式叉摩尼喑啞，突吉羅；若向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喑啞，突吉羅。若沙彌向沙彌喑啞，突吉羅；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尼喑啞，突吉羅。若沙彌尼向沙彌尼喑啞，突吉羅；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喑啞，突吉羅。

若比丘，輕比丘，突吉羅。若比丘，輕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尼，輕比丘尼，突吉羅。若比丘尼，輕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式叉摩尼，輕式叉摩尼，突吉羅；若輕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突吉羅。若沙彌，輕沙

彌，突吉羅；若輕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皆突吉羅。若沙彌尼，輕沙彌尼，突吉羅；若輕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皆突吉羅。

若比丘，惡語向餘比丘，犯罪；若惡語向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比丘尼，惡語向比丘尼，犯罪；若惡語向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突吉羅。若式叉摩尼，惡語向式叉摩尼，突吉羅；若向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皆突吉羅。若沙彌，惡語向沙彌，突吉羅；若向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惡語，突吉羅。若沙彌尼，向沙彌尼，突吉羅；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到祇洹聽法，諸比丘敷敷具竟，多有殘在。諸比丘尼求敷具故苦惱，語比丘言：「大德已敷敷具，餘者借我等坐。」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敷敷具竟，殘與比丘尼。」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諸比丘敷敷具竟，殘與比丘尼坐。」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大迦葉，中前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以肘隱大迦葉背。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隱比丘背。若隱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著雜綵裲襠，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著雜綵服，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應著雜綵服。若著，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尼，以雜色繩、猪腸帶、雜綵絙繫身。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以雜色繩、猪腸帶、雜綵絙繫身。若繫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著細褶衣、著耗衣、著生起衣、著細踈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著四種衣。若著，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故嚬呻，諸比丘尼問言：「汝作何等？」答言：「受觸樂。」是事白佛，佛言：「比丘尼不應嚬呻。若故嚬呻，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有異比丘乞食，一時乞兩分：先乞者自食，後乞者還房與比丘尼。此比丘乞二分食，時天雨故，比丘尼不來，無人食此分，棄著僧坊內，眾鳥來集作大音聲。佛食後將阿難往至其所，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此中何以眾鳥來集作大音聲？」阿難白佛言：「世尊！有異比丘乞二分食：前乞者自食，後分與比丘尼。乞兩分食，時天雨故，比丘尼不來，無人食此分，棄著僧坊中。以是

因緣故，眾鳥大集作大音聲。」佛知故問阿難：「諸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食耶？」阿難答言：「世尊！與。」佛以是因緣集比丘僧，集僧已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云何名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食。」佛告諸比丘：「從今比丘不應與非親里比丘尼食。與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時世飢儉乞食難得，諸比丘節日得食，多有餘殘。諸比丘尼求食不得生苦惱，語諸比丘言：「汝等與我殘食。」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與諸比丘尼殘食。」是事白佛，佛言：「如是飢儉時，聽與比丘尼殘食。」飢儉世過至豐樂時，諸比丘如飢餓時與比丘尼殘食，諸比丘尼不受，作是言：「汝等殘宿，於我亦殘宿。汝等不淨，於我亦不淨。」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殘宿，比丘尼淨；比丘尼殘宿，比丘淨。」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問比丘尼遮道法，諸比丘尼羞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問比丘尼遮道法，比丘尼應問比丘尼遮道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問比丘遮道法，比丘羞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問比丘遮道法，比丘應問比丘遮道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不能正語式叉摩尼受具戒。是式叉摩尼白佛言：「度我。」語不正故，便言：「塗我。」諸年少比丘尼笑之，是式叉摩尼羞故起去。以是事故，遂不復受具戒。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有語不正式叉摩尼，餘比丘尼應代乞。代乞法者，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代乞比丘尼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從僧乞受具戒，和上尼某甲。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憐愍故！』第二亦應言：『大德僧聽！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從僧乞受具足戒，和上尼某甲。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和上尼某甲，憐愍故！』第三亦應言：『大德僧聽！是某甲式叉摩尼語不正，從僧乞受具足戒，和上尼某甲。僧當濟度與某甲式叉摩尼受具足戒，憐愍故！』」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摩訶迦葉，雨時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嗅大迦葉。大迦葉言：「妹！若在前行，莫嗅我。」比丘尼言：「大德先去。」復嗅不已。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嗅比丘。若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城中有一估客婦，夫行不在，與他男子私通，腹漸漸大。是婦怖畏夫故，即自墮胎，作是念：「無同心人持死兒去者。」愁守是兒。有一比丘尼常出入是家，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家，

見婦愁憂，問言：「何故？」答言：「我夫不在，與他私通有娠。畏夫瞋故，即自墮胎，無同心人與我棄者。汝能與我持去不？」答言：「我能。若我持去，誰有知者？」即以死兒著一瓮中，一瓮蓋上持去棄屏處。時有年少戲笑人，見比丘尼棄瓮，共相謂言：「是所棄瓮中有何物？」即便往看。見死小兒，作是言：「諸沙門釋子作婬欲，令比丘尼生兒殺棄。」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滿舍衛城。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應為他棄死胎。若棄，犯罪。」

佛在舍衛國。爾時崛多生男兒，作是念：「佛結戒，不聽觸男子。我生男兒，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母自觸小兒，乃至未能離母，餘比丘尼不應觸。若觸者犯罪。若能離母，母觸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崛多生男兒，作是念：「佛結戒，乃至一夜不應共男子宿。我生此兒，今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乃至未能離乳得共宿，若能離乳共宿者，母得突吉羅。餘比丘尼共宿，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崛多生男兒，作是念：「佛說比丘尼不得獨房宿乃至一夜，須一比丘尼共房宿。我今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僧，語諸比丘尼：「汝等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尼者，亦應與作獨房羯磨。獨房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崛多比丘尼從坐起，脫革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作是言：『大德比丘尼僧憶念！我崛多生男兒，從僧乞獨房羯磨。僧與我作獨房羯磨，憐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是中一比丘尼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崛多生男兒，從僧乞獨房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是名白。』白二羯磨。『僧與崛多比丘尼作獨房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入出他家共作知識，諸居士婦語比丘言：「汝度我女令作優婆夷。」比丘答言：「我等手不觸女人。云何得度？」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慈愍心故，應度令作優婆夷。」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出入他家共作知識，諸居士言：「度我兒作優婆塞。」比丘尼言：「我等手不觸男兒，云何得度？」是事白佛，佛言：「慈愍心故，應度為優婆塞。」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入出他家共作知識，諸居士婦語比丘尼言：「汝等與我少許弊壞衣，守護小兒故。」比丘尼言：「汝等倒語，汝白衣應供養我等，云何反索？」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慈愍心故，應與。」

佛在舍衛國。爾時多有諸貴釋種女，出家作比丘尼，露胸行乞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露胸行乞，如王夫人、大臣婦。」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諸比丘尼用覆脇衣覆胸行乞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獨入樂善園中，值賊剝脫裸形。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諸比丘尼入樂善園中，餘一切園中亦不得入。犯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助提婆達多比丘尼，男子前入池浴。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在男子前浴，如婬女無異。」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僧，集僧已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男子前浴？從今比丘尼，不應男子前浴。浴者，波逸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深護佛法，以折伏語為諸比丘尼作羯磨：謂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諸比丘尼輕慢言：「某是我和上尼，某是我阿闍梨尼，我從某僧中受具足戒。是老弊比丘尼，不知誰是其和上尼、阿闍梨尼？從何僧中受具戒？」瞿曇彌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僧，語比丘尼：「汝等莫惱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瞿曇彌隨受八重法時，即出家得具足戒，成比丘尼。」

佛在舍衛國。爾時華色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後以尼師檀著肩上，入安陀林中敷尼師檀，在一樹下半跏趺坐。爾時有婆羅門兒，於比丘尼生貪著心，到比丘尼所言：「共行不淨事來。」華色比丘尼念言：「我若逆者，或強捉我。」語言：「小住！」問言：「何故但當小住？」是比丘尼即以神力，變內身為外身，婆羅門兒瞋言：「為我厭惡。」即以拳打頭，兩目脫出。餘比丘尼即以水器承眼，往詣佛所。佛語諸比丘尼：「當作誠實語，華色比丘尼於佛法中深心信樂，於佛法僧無有淨物於佛法僧而不施者，以此實故，令其兩眼還復如故。」諸比丘尼作是實語已，眼復如故。佛語諸比丘：「從今比丘尼，不得住阿練兒處。若住，得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依放牧人住，以象聲、馬聲、男女聲、童男童女聲故，妨坐禪誦經。是諸比丘尼，早起著衣持鉢，到親里知識檀越家，諸居士問言：「汝安隱不？」答言：「不安隱！何以故？我等近放牧人住，象聲、馬聲、男女聲、童男童女聲故，妨我等坐禪誦經行道。」諸居士言：「我為汝等作房舍。」比丘尼言：「佛未聽我等住房舍。」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諸比丘尼起僧坊。」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共諸善比丘尼住，惱諸善比丘尼。諸善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到親里知識檀越家，諸居士問

言：「汝等安隱不？」答言：「不安隱！」「何以故？」答言：「與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共住，惱亂我等。」居士語言：「我為汝等別作房舍。」比丘尼言：「佛未聽我等別住房舍。」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諸比丘尼別作房舍。」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喜在門外高處立看，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門外高處立看，如婬女。」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諸比丘尼門外高處立看。若立看，波夜提。」佛既不聽門外高處立看，故便於窓櫺中看。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在窓櫺中看，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窓櫺中看？從今不得窓櫺中看。看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式叉摩尼受具戒，問言：「汝是女耶？」答言：「我有二根。」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是二根人不能女，不能女故，不聽出家受具戒。若已出家受具戒者，當作滅擯。何以故？二根人不能女，於我法中，不生善比尼法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式叉摩尼受具戒，問言：「汝是女人耶？」答言：「我小便時大便出，大便時小便出。」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二道合不能女，不應與出家受具戒。若已出家受具戒者，應作滅擯。何以故？二道合人不能女，於我法中，不生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式叉摩尼受具戒，問言：「汝有月忌不？」答言：「常有。」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常有月忌不能女，不應與出家受具戒。若已出家受具戒者，應作滅擯。何以故？常月忌不能女，於我法中，不生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式叉摩尼受具戒，問言：「汝有月忌止耶？」答言：「我常無月忌。」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常無月忌不能女，不聽出家受具戒。若已出家受具戒者，應作滅擯。何以故？常無月忌不能女，於我法中，不生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與式叉摩尼受具戒，問言：「汝是女人耶？」答言：「我少有女相。」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少有女相不能女，不聽出家受具戒。若已出家受具戒者，應作滅擯。何以故？少有女相不能女，於我法中，不生善法比尼故。」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偷蘭難陀比丘尼，月忌未止而巷中行，血墮污地。諸居士呵責言：「不吉弊女。若有此月忌病，何以出巷中

行？」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月忌未止出外行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尼貧窮，月忌未止，從他乞飯羹菜薪草燈燭，受諸苦惱。是事白佛，佛言：「應以衣裹出外行乞。」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大迦葉，中前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向王舍城乞食。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早起城門中立，看出入男子誰好誰醜。是大迦葉入，即唾言：「不吉！我早起見本外道。」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佛言：「諸比丘尼，不應唾比丘。若唾，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在比丘前懺悔，發露麁罪。諸比丘尼羞愧，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麁罪，不應比丘前發露，應向比丘尼前發露。」諸比丘尼發露時，不知是何罪，攝在何處。是事白佛。佛言：「應問比丘，作是言：『大德！作是事犯何罪？是罪何名？』比丘應答：『作是事者，得如是罪，攝在某處，是罪名某。』」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月忌未止，至祇洹聽法，坐比丘敷具上，有血污之。陀驃力士子知眾僧敷具，餘日浣時嫌言：「諸比丘尼有如是病，何故坐僧敷具上？」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若比丘尼，月忌未止，不得坐僧敷具上。坐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立沽酒店，索價時受諸苦惱。諸居士呵責言：「汝出家人何以立酒店？」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應立酒店。若作，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婢為眷屬。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畜婢為眷屬，如王夫人、大臣婦。」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畜婢為眷屬。若畜為眷屬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偷蘭難陀比丘尼，度婬女為弟子。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先共作不淨行諸居士，語諸居士：「我先共此比丘尼作不淨。」彼比丘尼愁惱。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度婬女。若度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偷蘭難陀比丘尼隨後來至，以手摩觸迦留陀夷，迦留陀夷即以手脚蹴打臥地，語言：「弊女！汝唾摩訶迦葉，謂我亦爾耶？」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得摩觸比丘身。摩觸者犯罪。」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迦留羅提舍比丘命過，是人有姊妹比丘尼七人：偷蘭難陀、周那難陀、提舍、優婆提舍、域多提舍、和梨提

舍、勒叉多，有大力勢，祭祀被燒死屍。諸居士呵責言：「汝等出家入道，何以與死人飲食？」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尼，不得祭祀死人。若祭祀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失男根成女根，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即以先出家受具戒歲數，遣入比丘尼眾中。」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失女根得男根。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即以先出家受具戒歲數，遣入比丘眾中。」

十誦律卷第四十

十誦律卷第四十一(第六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明雜法之六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不失男根得女根。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與滅擯。」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不失女根得男根。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與滅擯。」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尸國有婆羅門生一女，端正姝好，價直半迦尸國。此女嫁與婆羅門家，不久婿死，多有人來求此女，所謂大臣、大官、居士、薩薄主。是女人心樂出家，作是言：「我欲出家作比丘尼，不樂處俗。」即詣王園作比丘尼。諸弊惡人，聞半迦尸女出家：「我等今當劫奪取之。」復作是念：「諸比丘尼王所守護，若強奪者，或得官罪。若出家受具戒時，我等當道路劫取。」諸比丘尼聞是事，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半迦尸尼遣使受具戒。若有如是端正者，亦聽遣使受具戒。使受戒法者，一心和合僧，是使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某半迦尸尼，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我從僧乞受具戒。僧當濟度與受具戒，和上尼某甲，僧憐愍故。』第二亦言：『大德僧聽！某半迦尸尼，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我從僧乞受具戒。僧當濟度與受具戒，和上尼某甲，僧憐愍故。』第三亦言：『大德僧聽！某甲半迦尸尼，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我從僧乞受具戒。僧當濟度與受具戒，和上尼某甲，僧憐愍故。』爾時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某半迦尸尼，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使從僧乞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我當僧中問半迦尸尼使六法事。是名白。』應作是言：『汝半迦尸尼使聽，今是實語時，今僧中問汝，實當言實、不實當言不實。』問使言：『半迦尸尼先來清淨不？二歲學六法不？比丘尼為作本事不？比丘尼僧一心和合，作屬和上尼羯磨不？五衣鉢具不？半迦尸尼字何等？和上尼字何等？』『和上尼字某甲，半迦尸尼字某甲。』若未問事當問，問竟語言：『汝默然。』『大德僧聽！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使從僧乞受具戒，和上尼某甲。使說：「半迦尸尼先來清淨，二歲學六法，諸比丘尼已作本事，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半迦尸尼字某甲，和上尼字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僧用使與半迦尸尼受具戒，和上尼某甲。是名白。』『大德僧聽！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使從僧乞受具戒，和上尼某甲。使說：「半

迦尸尼先來清淨，二歲學六法，諸比丘尼已作本事，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誰諸長老忍與半迦尸尼受具戒者默然，不忍者說？是名初羯磨竟。』第二更應說：『大德僧聽！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使從僧乞受具戒。使說：「半迦尸尼先來清淨，二歲學六法，諸比丘尼已作本事，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僧與半迦尸尼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誰諸長老忍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名第二羯磨竟。』第三更應說：『大德僧聽！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是半迦尸尼，遣使從僧乞受具戒，和上尼某甲。使說：「半迦尸尼先來清淨，二歲學六法，諸比丘尼已作本事，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半迦尸尼某甲，和上尼某甲。」僧與半迦尸尼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誰諸長老忍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第三羯磨竟。』『僧與半迦尸尼某甲受具戒，和上尼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使即應還比丘尼僧坊中，向半迦尸尼說羯磨，不應多不應少，亦應為說三依止、八墮法。餘殘戒法，和上阿闍梨當漸漸為汝廣說。」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比丘尼，於迦留陀夷所作過失事，迦留陀夷遮是比丘尼不聽入寺。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汝何不向迦留陀夷悔過？」答言：「遮我不聽入寺，云何悔過？」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比丘不應遮比丘尼入寺，應遮自坊舍，不應入。」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於比丘所作過失，諸比丘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尼於比丘所作過失，是比丘應遮是比丘尼說戒、自恣、受教誡法。」佛如是約勅已，是比丘遮比丘尼說戒、自恣、受教誡法，餘比丘便聽，以是事故鬪諍起。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是遮比丘應聽，餘人不應聽。」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於比丘尼所有過失。諸比丘尼心不喜，作是言：「我等比丘尼所作過失，比丘遮我等說戒、自恣、受教誡法。比丘於我等所作過失，誰能共語？」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於比丘尼所作過失，比丘應還向是比丘尼悔過。」佛如是約勅已，比丘悔過向比丘尼，比丘尼不受。是事白佛，佛言：「比丘悔過向比丘尼，比丘尼應受。」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於迦留陀夷所作過失，迦留陀夷遮受教誡法竟出界去。諸比丘尼言：「汝何不悔過向迦留陀夷？」是比丘尼言：「遮我教誡法已出界去，向誰悔過？」諸比丘尼不知云何。

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遮比丘尼，不應出界去。若出界，得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王園比丘尼，精舍有剃髮師與比丘尼剃髮，誘誑一式叉摩尼壞出家心，如是誘誑第二、第三人，以是事故尼僧減少。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剃髮時應令一善比丘尼在邊立看。」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賃房舍，後責價時得苦惱。諸居士呵責言：「汝等出家，何以賃舍？」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尼不得賃舍。若賃，得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以治身具治身。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以治身具治身，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諸比丘尼，不應以治身具治身。若治，突吉羅。」有比丘尼，便以瓦石手拳自治身。是事白佛，佛言：「不應以瓦石手拳治身。若以是物自治身，得突吉羅。」佛言：「略說比丘尼，不應以一切物治身。若治，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自恣時，兩部僧和合。爾時驅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出，自相謂言：「汝等知不？何故驅我等出？今夜是等共集一處，各隨所喜共和合故。」諸比丘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應夜來自恣。諸比丘尼，應早起來從比丘作自恣。」
爾時諸比丘尼多，五百餘人一一自恣，食時已過。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尼，不應一一從比丘僧自恣。應一比丘尼代一切比丘尼僧從比丘僧自恣。代自恣法者，代自恣人從坐起，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比丘尼僧和合，禮大德僧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問訊已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等三月安居竟，我等今求大德說見聞疑罪。僧憐愍故，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增長善法。』第二亦應言：『大德僧憶念！和合比丘尼僧稽首禮大德僧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問訊已作是言：『我等三月安居竟，今求僧自恣說見聞疑罪。僧憐愍故，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增長善法。』第三亦應言：『大德僧憶念！和合比丘尼僧稽首禮大德僧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安不？』問訊已作是言：『我等三月安居竟，今求僧自恣說見聞疑罪。僧憐愍故，大德僧為我等說罪者，增長善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座，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二部僧入其舍，諸比丘尼隨智慧多者先坐。是居士見佛及二部僧坐已，自

手行水欲下飲食，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語居士言：「此比丘尼是第一上座，此是第二上座，此是持律，此是持阿毘曇。」居士言：「我等不知不識，誰是第一上座、第二上座、持律、持阿毘曇。多有飯食足飽一切，莫散亂語。汝若不止者，汝等起行食，我等當坐。」佛遙見比丘尼作是語，聞居士呵責，食後以是事故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尼隨上座次第坐。」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居士，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座，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二部僧入其舍。有比丘尼，問一比丘尼：「汝幾歲？」答言：「小住，當問和上尼、阿闍梨尼、共活尼。」即往問和上尼、阿闍梨尼、共活尼言：「我幾歲？」和上尼等答言：「我等疑忘。」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上座兩三人，應問次第坐，餘不憶念者但坐。」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上山至阿練若處，欲受教誡故，遇賊剝衣裸形。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諸比丘尼應住聚落中待比丘。」比丘尼聚落中待，有比丘入聚落乞食，從餘道還山阿練若處，日已向中，諸比丘尼垂當斷食。是事白佛，佛言：「應二人共行。」即二人共行。二人不知法，所可至處看彩畫舍。比丘問言：「汝等欲受教誡耶？」答言：「如是。」是事白佛，佛言：「應遣二知法了了比丘尼受教誡。」即遣二知法了了比丘尼。是二比丘尼欲令一切比丘僧和合，我等當受教誡。是事白佛，佛言：「不須一切僧和合，隨所見比丘，應受教誡。」餘時到比丘所，有欲教誡者、有不欲者，不欲者便捨起去，諸比丘尼即便隨去。諸居士在僧坊者，作是言：「比丘尼欲行婬欲，比丘不欲故捨起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比丘不應起去。若不欲者應言：『我不能教誡比丘尼。』」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尼受教誡法，還說戒竟，明日詣僧坊不知報誰。是事白佛。佛言：「隨受教誡比丘，應還報是人。」時是比丘尼門下立問言：「此中有是人不？」答言：「誰耶？」比丘尼言：「如此者。」「是事不應爾。」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比丘尼應問所教誡比丘名字、種姓，善好憶持。應問言：『某比丘和上、某比丘阿闍梨、某比丘弟子。』」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得褠布施，諸比丘尼不受，作是言：「佛未聽我等畜褠。」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比丘尼僧受褠施，私亦受。」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乞食時，手持鉢食巷中行，屋上有毒蛇，屎墮食中。比丘尼噉是食，毒發垂死，是事白佛，佛言：「應

作蓋覆食器上。」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背上負物，似畜生負馱。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諸比丘尼，不應背上負物。若負物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客作華鬘，責價時受苦惱。諸居士呵責言：「汝等出家，何用客作華鬘？」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客作華鬘。客作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畜盛大便器，銅盤、澡盤、銅杓。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畜如是器，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畜銅盌盛大便器，銅盤、澡盤、銅杓。若畜，突吉羅。不犯者，畜銅水瓶、銅澡罐、銅蓋。」
佛在舍衛國。有比丘尼作酒，居士言：「汝等出家人，何以作酒？」有少欲知足比丘尼，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僧已語諸比丘：「從今比丘尼不得作酒。作酒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婦人新來不久，其夫出行死，是諸婦人捨舍市肆，出家作比丘尼。作比丘尼已，賃舍與他住，後索價時受諸苦惱。諸居士呵責言：「汝等出家，何用賃舍？」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賃舍市肆。若賃與他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著新踈衣，市巷多人中行，內身露現。諸居士言：「善女是名何衣？」答言：「是名新踈衣。」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云何著新踈衣，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著薄踈衣。著者，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助提婆達多比丘尼，在女人洗處浴。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在女人洗處浴，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諸比丘尼，女人洗處浴。若浴，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用澡豆浴身入女根中。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用澡豆浴。用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水中逆行，諸比丘尼問言：「汝何以逆水行？」答言：「欲受觸樂。」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水中逆行。若逆水行，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提婆達多比丘尼，畜雜色莊嚴鉢支，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德。』畜雜色鉢支，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聽比丘尼畜雜色鉢支。若畜，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得水精器布施，諸比丘尼不受：「我何用是為？」是事白佛，佛言：「從今聽比丘尼受水精器，作僧水器用。」

後二十法下

佛在舍衛國。有乞食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到乞食家入外門，不記識中門，內門亦不記識。還時錯入餘門，謂是出門。入已見一女人仰臥，此女人夢中失不淨，比丘見已慚愧還出。出已此女人夫來，見婦露身臥不淨出，即作此念：「是比丘必共我婦作非梵行。」便往捉比丘言：「比丘汝好耶？共我婦作不淨行。」比丘答言：「不作。」夫言：「何以入我舍耶？」答言：「我謂是可出門。」即罵比丘：「云何入我房戶謂是可出門？」是人即以手腳極打是比丘便放。打比丘聲故，女人即覺，語夫言：「作何物？」答言：「打比丘。」「何以故打？」「以汝故打。」婦語夫言：「此比丘於我無過，我自夢中失不淨。」夫即罵婦：「汝共作不淨事，云何不伏耶？」以手腳打是比丘，勞熟已捨去。是比丘大受苦痛已還去，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乞食有二種：一者受請、二者不受請。若受請已欲受僧物分者，應捨乞食法已受僧物分。若不捨乞食法受僧物分者，得突吉羅。若受僧物僧物分已，故言：『我乞食。』者，犯妄語波夜提。不受請人若欲受請、若欲受僧物分者，應捨乞食法已受請、受僧物分。若不捨乞食法受請、受僧物分者，得突吉羅。若受請受僧物分已，故言：『我乞食。』者，犯妄語波夜提。」佛言：「從今教汝等乞食法，若比丘乞食時，應學行是法。若欲下床時，應徐下一脚，次下第二脚，安徐起。徐就架上取安陀衛，莫牽，安徐著。著已應左右看，齊正不？若不齊正者更應著，若齊正者止。徐就架上取泥洹僧，莫牽，安徐著。著已左右看，齊正不？若不齊正者更應著，若齊正者止。徐就架上取欝多羅僧，莫牽，安徐著。著已左右看，齊正不？若不齊正者更應著，若齊正者止。徐就架上取僧伽梨，莫牽，安徐著左肩上。徐徐取鉢，莫放地。徐取錫杖，不應曳地。向戶時，安徐推檀開戶徐出。出戶時，莫以衣觸兩邊。出已應左手牽戶扇、右手牽檀。若戶扇在右、檀在左者，以右手牽扇、左手下檀。下檀已應排看堅牢不？若不堅牢更閉，堅牢者止。若共佛行，應在佛後。應白和上，應右遶佛塔、聲聞塔已，徐徐瀉水著鉢中，莫使瓶鉢相觸。應安徐洗鉢，莫使有聲。不得挑水澆鉢底。若僧坊門閉者，應徐却檀開門，安徐出門。出門時，莫以衣觸兩邊。應徐以鉢杖著一處已，徐著一重革屣。應徐取鉢杖，應安徐在道行。行時莫拖曳革屣。近聚落已，徐以鉢杖著一處，應徐取僧伽梨著。著已應看齊正不？若不齊正應更

著，若齊正者止。應徐取鉢杖入巷時，不得上下看，應直前。若遙見狂象、狂馬、狂牛、狂狗、狂裸形人者，應避道。若至乞食家，應好識外門、中門、內門相，入庭中住彈指。若無所得，應第二彈指。若復不得，應更三彈指。三彈指已，若得者，應兩手捉鉢曲身受食。若更餘處乞食時，應看日時節。若日故早更乞，若日時至便止。不應上下看，直視前行。若遙見狂象、狂馬、狂牛、狂狗、狂裸形人者應避。出聚落時，徐捉鉢杖著一處。徐取僧伽梨，中牒抖擻著左肩上，徐取鉢杖。若先到食處，應敷座床，取揩脚物、拭脚物、安水瓦、水瓶，應掃灑食處塗地。若和上、阿闍梨在食處者，若得好食，先與和上阿闍梨。與飲時莫令指入器中。若在後者，應舉床座、舉揩脚物、拭脚物、安水瓦、水瓶，掃灑除糞還入房中。入房中時，應牽橝閉戶就床座，徐徐攝一脚，次攝一脚，結加趺坐，思惟法行。」

佛在舍衛國。爾時一長者有好蘆蔔，是長者為蘆蔔故，請佛及僧怛鉢那，佛默然受。知佛受已，還家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座往白：「時到，佛自知時。」佛與比丘僧往入其舍坐已，長者自手行水自行蘆蔔根，諸比丘嚼蘆蔔根作聲。有一比丘先是伎兒，見食作聲即便起舞。時有比丘笑，蘆蔔根從口鼻中出。諸居士呵責言：「諸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云何使他笑如伎兒？」佛見是比丘作如是事、諸居士呵責，食已還去。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是比丘：「汝以何心作？」答言：「以二事故：一者看他、二者欲令笑。」佛言：「為看他故無罪。為笑故，突吉羅。」佛語諸比丘：「從今已若先未噉熟食，不得噉菜果。若先噉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國。新造祇洹竟，諸居士辦供具，多諸比丘來，千二百五十人。諸比丘亂入、亂坐、亂食、亂起、亂去，諸居士呵責言：「有餘沙門、婆羅門，次第入、次第坐、次第食、次第起、次第去。是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亂入、亂坐、亂食、亂起、亂去，不知誰得，誰不得，誰重得。」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應次第入、次第坐、次第食、次第起、次第去。」時諸比丘次第入、次第坐、次第食、次第起、次第去，時默然入、默然坐、默然食、默然起、默然去。諸居士呵責言：「有餘沙門、婆羅門，讚唄呪願讚歎。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默然入、默然坐、默然食、默然起、默然去，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唄呪願讚歎。」諸比丘不知誰應作，佛言：「上座作。」爾時偷羅難陀少學寡聞，時為上座，佛言：「若上座不能，次第二應作。第二不能，第三應作。如是次第，能者應作。」

佛在舍衛國。時諸女人次第請佛及僧，辦種種飲食。諸比丘食已，不唄不呪願而去。諸女人作是言：「我等女人薄福，誰當為我等唄呪願讚歎？」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亦應為女人唄呪願讚歎。若無淨人者，留上座四人住。」住時諸上座吐悶，問佛，佛言：「應語諸女人已去。」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名曼頭羅，是婆羅門種，出家作比丘。患下，作是念：「云何數數用水洗？」佛言：「應以物拭。」拭時用一葉拭，拭已不淨，佛言：「應用兩重。」用兩重拭時，一重舒污手，佛言：「應截屈處。」時截處傷大便道，佛言：「不應截，應用一枚淨拭。」拭時擲棄著廁中，著已廁滿，佛言：「應著一處。」時淨葉、不淨葉共著一處，取時污手，佛言：「右邊安淨葉，左邊棄不淨葉。」著一處時大聚，佛言：「除却。」除却時吐逆，佛言：「應安器。若滿，遠棄餘處。」

佛在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洗脚處嚼楊枝。後比丘來，見不淨，吐逆。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僧，知而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名比丘，僧洗脚處嚼楊枝？」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佛前不得嚼楊枝。和上阿闍梨前、一切上座前、佛塔前、聲聞塔前、溫室、講堂、厨下、大門前、廁邊安水處、小便處、浴室中、多人行處，不得嚼楊枝。嚼者，突吉羅。不犯者，同歲比丘前不犯。」

佛在王舍城。有裸形外道病疥瘙，往語耆婆：「治我此病。」答言：「浴室中洗乃可得差。」外道作是言：「我是外道，裸形無所著，何由得浴室洗耶？」耆婆言：「頗有親里相識比丘不？」答言：「無。」耆婆言：「唯得浴室洗可差。」是外道即往到竹園，問新學比丘及沙彌言：「汝等何時浴室洗耶？」答言：「某日。」時外道屈指數日，或擲石數日、或作籌數日，若干日已過、若干日在。到浴日，來至入竹園，在一面立，看諸比丘云何入浴室洗，或有比丘著衣入、或有以泥塗身入。是外道即以泥塗身入，如似老上座。諸比丘作是念：「是上座比丘從何處來？」共相謂言：「上座來，與上座床。」即便與床，盛滿器水著前。汗出已，諸比丘亦與揩脚髀膊胸背。舉身揩已，疥瘙即除，身得清淨。清淨已，喚擔衣來與上座，是外道言：「汝等不好，用著衣為？」諸比丘言：「不善。」「將不與外道洗耶？」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露身不得揩，他亦不得揩露身者，兩露身亦不得相揩。比丘闇中不得作禮、不得禮覆面者、不得禮睡者、不得禮入三昧者、不得禮嚼楊枝者，自嚼楊枝亦不得作禮。自洗面不得作禮，亦不得向洗面者禮。自食時不得禮，不得禮食者。自縫衣時不得禮，不得

向縫衣者作禮。自剃髮時不得作禮，亦不得禮剃髮者。自在高處不得禮下處，下處亦不得禮高處。佛前不得禮人，佛塔前、聲聞塔前亦不得禮人。大小便處、取水處、浴室乃至不安隱處，皆不得禮。在道行時不得禮，若至心欲禮者，語：『上座住，我欲禮。』若住者應禮，不住者不應禮。」

佛在舍衛國。有客比丘暮來，次得空房舍。時床上有盤蛇睡，比丘不看便坐蛇上，為蛇所螫與蛇俱死。經五六日有青蠅出，諸比丘見蠅出入，共相謂言：「此房中有青蠅出，當入看來。」入已便見，作是言：「是比丘必坐是蛇上，為蛇所螫二俱死耳。」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教客比丘儀法。若客比丘到僧坊中，應偏袒著衣，著泥洹僧，高應下著，衣囊在右肩上，應轉著左肩上。若杖、油囊、革屣、針筒在右手中，應移左手中。若欲大小便，應先外却已入僧坊，若得水洗足已入；若不得水，以草樹葉拭足已入。若門閉應求開門，若開應入；若不開，僧坊外有牆塹刺棘，應在現處立，一心淨持威儀，作大人相起他善心。若見舊比丘應問：『此僧坊中有若干歲比丘房不？』若言：『有。』即語：『開門。』已入又問：『是房中為有人不？』若言：『空。』應問：『用何水？』若言：『井水。』應索盥及繩掃篲，應開房戶彈指。若有毒蛇彈指令去，當徐往出枕、被褥、床榻、覆地物。出已應掃灑塗地，抖擻床席、被褥、枕、覆地物，覓蟲已還敷如本。洗脚瓮、常用水瓶皆著水，持革屣至水邊浣。拭革屣物捩曬已，捉革屣先拭前頭、次拭後、中拭帶。若水器在左邊，應左手取水右手洗足；若在右邊，右手取水左手洗足。洗足已著革屣入房，閉門下橝却坐繩床，先攝一脚、次攝一脚。攝已大坐正觀諸法。地了時應問舊比丘：『此僧坊中，有前食、無前食？有時食、無時食？何處有惡狗、惡牛、大童女、寡婦家？何處是僧羯磨學家、覆鉢羯磨家？何處可行？何處不可行？』問是事已，應行乞食。若客比丘欲去時，以灌繩掃篲還付本主，摒擋臥具，閉門下橝已去。」

佛在阿毘羅國。時新作僧伽藍，有比丘作匠，著僧伽梨輦石、輦墼、輦草、輦泥，以手泥壁。黑泥、糠泥、污灑泥壁，赤色泥、白色泥塗壁。灑掃僧坊塗地故污衣，著是污衣入聚落乞食。諸居士呵責：「有餘沙門、婆羅門，著淨衣入聚落乞食。是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著是污衣入聚落乞食，如壓油人。」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不得著僧伽梨輦石、輦泥、輦草、泥塗壁，以手塗壁糠泥污灑塗壁，黑色、赤白色塗壁掃灑僧坊塗地。不得脚躡僧伽梨、不得敷僧伽梨坐、不得臥僧伽梨上、不得襯身著僧伽梨。著

僧伽梨，如著僧伽梨法。著欝多羅僧，如著欝多羅僧法。著安陀衛，如著安陀衛法。以三種壞色作淨，不得著五種純色衣，除納衣。若比丘貧少衣，不能得割截衣，衣上安牒，若五、若七、若九、若十一、若十三、若十五、若過十五。若能得，應割截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衛，是為衣法。」

佛在王舍城。有大僧坊，初夜、中夜、後夜多有客比丘一切時來宿，晨朝便去。上座問下坐言：「何以無客比丘？」答言：「有。」「何以不來見上座？我等不知彼人來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客比丘來，應先禮拜上座。」時彼僧坊有千二百五十比丘，客比丘一一禮拜。過初夜，道行疲極，不能得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問訊四上座。」有客比丘暮來問：「第一上座在何處？」答言：「在耆闍崛坊。」又問：「第二上座復在何處？」答言：「在毘伽羅坊。」又問：「第三上座在何處？」答言：「在貴守陀羅坊。」又問：「第四上座在何處？」答言：「在薩多訶求坊。」往問訊時，道中有師子、虎狼畏，豹、熊羆、多羅剎等畏。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隨所入坊舍中，即禮彼四上座。」禮時在大坊舍門外住立久，迷悶吐逆不樂。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時得見上座者應禮，不時得見者則止。」

佛在舍衛國。憍薩羅國阿練若處，有一比丘在中住。時賊來入僧坊，見是比丘在閣上，即遣人將是比丘來下。時彼賊主信敬佛法，作是言：「莫將比丘下，當看有火不？」言：「無。」「有食不？」言：「無。」「有水不？」言：「無。」共相謂言：「是沙門釋子清淨。看洗脚處有水不？」言：「無。」「看淨水瓶、常用水瓶有水不？」言：「無。」作是言：「將是比丘來。」即將來下，問言：「大德！有火不？」答言：「無。」「有鑽火具不？欲鑽火。」答言：「無。」「大德！我等飢，有食不？」答言：「無。」問：「有食器不？我欲作食。」答言：「無。」「大德！我等渴，有水不？」答言：「無。」「有取水器不？」答言：「無。」「大德！是沙門釋子清淨，有洗脚水不？有淨水瓶、常用水瓶不？」答言：「無。」又問：「大德！我欲至彼聚落，示教我道處。」答言：「不知。」又問：「時節早晚？」答言：「不知。」又問：「今是何日？」答言：「不知。」又言：「作唄？」答言：「不能。」又言：「呪願？」答言：「不能。」又言：「讚法？」答言：「不能。」是賊共相謂言：「此阿練若比丘，無一阿練若法，是比丘當不能自活故出家，當熟打之。」即以手脚打是比丘已捨去。是比丘大受苦惱，以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當教阿練若比丘儀法。

應學是法，從今阿練若比丘，有人來先應共語，好正憶念和悅顏色，不應垂頭，應言：『善來。』應畜火及火鑽，應畜食、食器，應畜水、水器，應畜洗脚水、水器，淨水瓶、常用水瓶盛滿水，應知道知日、知時、知夜、知夜分，應知星宿，應學星宿法，應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應學解修多羅、毘尼、阿毘曇，應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若未得者，應知誦讀，不應畜日珠月珠，如是法應廣知。應畜禪杖，如《瞿尼沙修多羅》中廣說，應修行之。」

佛在舍衛國。阿耆達婆羅門擔釋俱梨餅，往到佛所與佛，佛言：「分與僧。」即分與僧已，在佛前聽呪願，佛為種種說法。諸比丘嚙餅作聲，阿耆達叉手白佛言：「世尊！沙門瞿曇教化一切弟子，皆能受耶？」佛言：「有受者、不受者。」婆羅門言：「實爾，瞿曇！有為法者、有為食者。」佛為阿耆達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時阿耆達聞佛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禮佛足右遶而去。去不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從今說法時、呪願時、讚法時不得食。食者，突吉羅。」

佛在波羅榇國。佛中前著衣持鉢，入波羅榇城欲乞食。有一新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先入城乞食。佛遙見是比丘在他門前，是比丘亦見佛，見佛已慚愧低頭。佛乞食還攝衣鉢竟，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我今日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新比丘亦著衣持鉢先入城乞食。我見是比丘，比丘見我故，慚愧低頭。」語諸比丘：「誰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比丘慚愧，長跪合掌白佛言：「我是。」佛言：「善哉！善哉！見我故慚愧攝情。若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外道沙門、婆羅門，亦應攝情低頭，長夜得安樂。」

佛在舍衛國。長老鬱提有共行弟子無恭敬心，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時長老鬱提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我共行弟子無恭敬心，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世尊！云何令弟子於和上有恭敬心？」佛言：「小住，鬱提！我問汝時當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已，語鬱提言：「汝欲說者說。」鬱提言：「世尊！我共行弟子無恭敬心，入僧坊中亦無恭敬心。云何令弟子於和上有恭敬心？」佛語鬱提：「共行弟子於和上應生敬心，入僧坊亦應生敬心。應與和上鉢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若和上作衣時應代作，浣衣時、染衣時、割截衣時、簪衣時、刺衣時、舒展時，皆應代作。若自不能者，應賃他作。若自不能盡作者，亦應借他。若能盡作者應作，不得閑住。」佛語鬱提：「若和上欲浴室中洗時，弟子先應辦浴具，著薪著油澡豆。若和上入浴室時，弟子應持浴衣與，攝取所著衣，與床，應與水瓶授杖。若和

上少力，弟子應手扶。若大羸劣，應負入浴室，應攝衣著一面、應坐著床上，以水瓮著前。若弟子欲洗時，應白和上向壁洗，應生病想、生藥想。」佛言：「和上汗出時，弟子先應揩脚，次揩膊髀、腰脊、胸背。若和上洗竟，應授衣與，取床取水器取杖，應以薪著竈中。若和上少力者應手扶，若大羸劣應負還房坐床上、應取浴衣舉、應授臥衣、應安大小便器、應安唾器。若弟子更欲洗，應白和上已洗。若最後浴室中洗者，應舉繩床著一處，舉水瓶、水瓦，應以灰覆火，出浴室閉門下樘已去。若欲誦時，至三問能得者，應隨力從和上受，受已在一處憶念思惟。若得者誦，若不得者更問。明日應攝大小便器唾器，棄已應問和上：『須粥須食不？』若言：『須粥。』應安釜器、辦杓、辦匕。若言：『須食。』應辦食、應辦食器。若和上病者，弟子應看若活、若死，應覓隨病食、隨病藥，應取和上物作供養。若和上無者自辦，若自無者從他求，若無知識不能得者，乞食時得好者，應與和上。鬱提！若僧與和上憶念羯磨、若與不癡羯磨時，應代和上去作是言：『僧與我和上憶念羯磨、若不癡羯磨。』僧與和上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時，弟子以法佐和上言：『僧莫與我和上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若僧已與和上作是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竟，弟子應言：『僧與我和上輕作羯磨，莫重作。』鬱提！若僧與和上覓罪相羯磨，弟子應往言：『僧如法莫與我和上覓罪羯磨。』若僧與和上覓罪羯磨竟，弟子應從僧乞：『輕作，莫重作。』若僧與和上不見擯羯磨、不作擯羯磨、惡邪不除擯羯磨，弟子應往白僧言：『不見教見、不作教作、不除教除。』鬱提！若和上犯僧殘罪，應與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弟子應往言：『僧如法與我和上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鬱提！是弟子不白和上，不得教他讀經，不得誦經令他憶念、不得並誦。不白和上不得從他受法，不得授他法。不得從他受憶念、不得並誦。不得與他衣鉢、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不得與他作衣，不得使他作衣。不得與他剃髮，不得使他剃髮。不白和上不得一切有所作，除大小便及嚼楊枝、禮佛。鬱提！若和上欲入聚落，弟子應授入聚落衣，應揲臥衣舉。弟子若隨和上入聚落，應取鉢杖僧伽梨，不應在前行，不應大逼近，不得並行。若師說非法者應諫止，若說法應隨喜。若說法時得施，弟子應取。若到聚落，應授鉢杖僧伽梨。弟子若在前出聚落，不應遠住，應取和上鉢杖僧伽梨。若和上共道行，弟子應取杖、取盛油囊、革屣、鍼縷囊。鬱提！弟子應日日三時至和上邊：早起、食後、日沒時。早起時應除大小便器唾器，食後時應掃灑塗地，日沒時應持大小便器唾器著邊。」

鬱提白佛言：「世尊！弟子於和上行如是法，和上於弟子當云何？」佛語鬱提：「弟子作是行者，和上應教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與衣鉢、杖、戶鉤，與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若弟子作衣時，和上應佐作。若浣衣、染衣、割截、簪刺、舒展時，皆應佐作。若自不能、倩他；若自不能盡作，亦應使他；若隨能者盡佐作，不得閑住。若和上見弟子病時，應看若活、若死，應與覓隨病食、隨病藥。應取弟子物作，弟子無者和上與物，若自無物從他求與，無知識求不能得。若乞食時得好食者與。若僧與弟子憶念羯磨、與不癡羯磨，作是言：『如法與我弟子憶念羯磨、不癡羯磨。』若僧與弟子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和上應如法佐言：『莫與我弟子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若僧已作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竟，應言：『輕作，莫重作。』若僧欲與弟子覓罪羯磨，應如法佐言：『莫作。』若僧與覓罪羯磨竟，和上應佐言：『輕作，莫重作。』鬱提！若僧與弟子不見擯羯磨、不作擯羯磨、惡邪不除擯羯磨，和上應言：『不見教見、不作教作、不除教除。』鬱提！若弟子犯僧殘罪，應與作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和上作是言：『僧與我弟子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鬱提！應日日三時教弟子：早起、食後、日沒時。早起教言：『莫近惡知識、惡伴、弊惡人。』食後教言：『莫近惡知識、惡伴、弊惡人。』日沒時教言：『莫近惡知識、惡伴、弊惡人。』若作非法應呵止。鬱提！有三種呵止：一者不喚作、二者不共語、三者欲有所作不聽作。」

十誦律卷第四十一

十誦律卷第四十二(第七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尼律第一(不共之戒)八波羅夷法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中王園精舍，有比丘尼名周那難陀，年少端正。有鹿子居士兒，亦年少端正。是男子於周那難陀比丘尼深生漏心，是比丘尼於是男子亦生漏心。是鹿子兒如是思惟：「若我語是比丘尼作是事者，身自得罪，王當治我，惡名流布四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比丘尼亦如是思惟：「若我語是男子作是事者，身自得罪，而令他得罪，惡名流布四方，諸比丘、比丘尼以法治我，諸天善神不復守護我，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是比丘尼常憶念是男子，不得從意故，生病羸瘦在房內臥，斷威儀不能行來。是男子聞是比丘尼得病受苦惱，在房內臥不能行來，聞已作是念：「是比丘尼更無有病，但以念我故，致是羸瘦受諸苦惱，我何不往是比丘尼所，不說是事亦能除病。」作是念已，即往王園比丘尼精舍，到已問諸比丘尼言：「周那難陀比丘尼為在何處？」答言：「在某房內病臥受苦惱，斷威儀不能行來。」是男子即往到比丘尼房中，摩觸抱捉作是言：「汝病小差不？可忍不？苦惱不增長耶？」答言：「病不差、不可忍，苦惱增長。」爾時比丘尼口出惡不淨語，作是言：「此是我分，他不愛念我，我便愛念他。」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摩觸抱捉？」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佛知故問周那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摩觸抱捉？」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攝僧故、僧極好攝故、僧安樂住故、折伏高心人故、有慚愧者得安樂故、不信者得淨信故、已信者增長信故、遮今世惱漏故、斷後世惡趣故、梵行久住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髮際以下至腕膝以上却衣，順摩、逆摩、牽推、按捺、抱上、抱下，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

漏心者，於是人邊生愛結深厚，男子漏心亦如是。

男者，謂人男，能作婬事。

波羅夷者，是罪弊惡深重，退墮不如，是故名波羅夷。

不共住者，諸比丘尼，不與此比丘尼共作法事，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說戒、自恣、作十三比丘尼羯磨。

是中犯者，有八種：若比丘尼生漏心，聽漏心男子却衣順摩面，犯波羅夷。若摩咽、若胸脇、脊、腹臍、大小便處、髀乃至膝，如順摩，逆摩、牽推、按掐亦如是。髮際以上、腕以前、膝以下，却衣摩觸，偷蘭遮。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却衣，從地抱著机上，波羅夷。從机上著獨坐床上，從獨坐床上著大床上、從大床上著輿上、從輿上著車上、從車上著馬上、從馬上著象上、從象上著堂上，皆波羅夷。又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却衣，從堂上抱著象上、從象上著馬上、從馬上著車上、從車上著輿上、從輿上著大床上、從大床上著獨坐床上、從獨坐床上著机上、從机上著地上，皆波羅夷。若髮際以上、腕以前、膝以下聽却衣抱舉上下，偷蘭遮。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合衣順摩面，偷蘭遮。若咽若胸脇、脊、腹臍、大小便處、髀膝，得偷蘭遮。如順摩，逆摩、牽推、按掐亦如是。合衣摩觸髮際以上、腕以前、膝以下，突吉羅。又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合衣抱，從地著机上，偷蘭遮。從机上著獨坐床上、從獨坐床上著大床上、從大床上著輿上、從輿上著車上、從車上著馬上、從馬上著象上、從象上著堂上，皆偷蘭遮。又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合衣抱，從堂上著象上、從象上著馬上、從馬上著車上、從車上著輿上、從輿上著大床上、從大床上著獨坐床上、從獨坐床上著机上、從机上著地上，皆偷蘭遮。若髮際以上、腕以前、膝以下，聽合衣抱舉上下，突吉羅。

不犯者，若父想、兄弟想、兒子想、若水漂、若火燒、若刀矟、弓杖、若欲墮坑、若值惡獸難、惡鬼難，不犯。一切無著心，不犯。

(五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聽六群比丘捉手、捉衣、共立、共語、共期，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爾時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捉衣、共立、共語、共期，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種種因緣訶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捉衣、共立、共語、共期，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捉衣、共立、共語、共期，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舉身如白衣女，以是八事示貪著相，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漏心者，於是人邊生愛結深厚，男子漏心亦如是。

男子者，謂人男，能作婬事。

捉手者，從腕前，名為手。

捉衣者，捉襯身衣。
共立者，可說不淨語處。
共語者，可說不淨語處。
共期者，可作惡處。
入屏覆處者，若壁覆障、草席覆障、衣幔覆障處。
待男子來者，可作惡處。
舉身如白衣女者，若捉、若抱，不逆男子意，如白衣女。
用是八事示貪著相犯波羅夷。波羅夷者，是罪弊惡深重，退墮不如。若比丘尼犯是罪者，不名沙門尼、非釋女，失比丘尼法。
不共住者，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說戒、自恣、立十三比丘尼羯磨。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偷蘭遮。聽捉衣，偷蘭遮。若共立，偷蘭遮。若共語，偷蘭遮。若共期，偷蘭遮。若入屏覆處，偷蘭遮。待男子來，偷蘭遮。身與男子如白衣女，偷蘭遮。若具作八事，犯波羅夷。(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二比丘尼是姊妹：姊名彌多羅，妹名彌帝隸。彌多羅比丘尼，作不淨行犯婬欲。彌帝隸比丘尼善好，不犯婬欲。彌多羅比丘尼，後時反戒作白衣。諸比丘尼往語彌帝隸比丘尼言：「汝姊反戒作白衣為好不？」答言：「我亦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我但不欲自舉，不欲向僧說。或有人言：『云何名比丘尼自污姊？』」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有知他比丘尼有麁罪覆藏？」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彌帝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知比丘尼犯麁罪覆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比丘尼犯麁罪，覆藏乃至一夜。是比丘尼，知彼比丘尼若退、若住、若滅、若去，後作是言：『我亦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但不欲自舉，不欲向僧說。或有人言：「云何名比丘尼自污姊？」』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罪比丘尼自說。
麁罪者，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復次一切罪，皆名為麁，但分別五種罪故，二種名麁。
一夜者，從日沒至地未了，是名夜。
彼比丘尼退者，退失比丘尼法。
住者，住白衣法中。
滅者，如法、如毘尼、如佛教，與滅擯羯磨。
去者，入外道去。

然後作是言：「我先知是比丘尼犯如是如是不淨行，我不欲自舉，不欲向僧說。或有人言：『云何妹自污姊？』」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是罪弊惡深重，退墮不如。若比丘尼作是罪，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比丘尼法。

不共住者，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說戒、自恣、立十三比丘尼羯磨。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罪，是比丘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竟日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是比丘尼，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若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已、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時、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是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是比丘尼，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若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謂波羅夷、謂僧伽婆尸沙、謂波逸提、謂波羅提提舍尼、謂突吉羅，是比丘尼，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是波羅夷中，謂僧伽婆尸沙、謂波逸提、謂波羅提提舍尼、謂突吉羅。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生波逸提想、生波羅提提舍尼想、生突吉羅想亦如是。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若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罪，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非波羅夷？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非波羅夷？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是比丘尼狂心、亂心、病壞心，

爾時覆藏不犯。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為波逸提；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為波羅夷、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時、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罪，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為波逸提；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為波羅夷、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餘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餘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為波逸提；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為波羅夷、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僧伽婆尸沙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見他比丘尼地了時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逸提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逸提想，覆藏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地了時見他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是比丘尼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

若比丘尼，地了時見他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又比丘尼，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見比丘尼犯波羅夷，於波羅夷中生疑，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為波羅提提舍尼、為突吉羅？後時斷疑，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是比丘尼狂心、亂心、病壞心，爾時覆藏不犯波羅夷。若僧與是比丘尼解擯、若苦痛止還得本心，爾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犯波羅夷。(七事竟)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眾僧一心和合，與迦留羅提舍比丘作不見擯。是迦留羅提舍比丘，有姊妹比丘尼七人：一、偷羅難陀尼，二、周那難陀尼，三、提舍尼，四、優波提舍尼，五、提舍域多尼，六、提舍波羅那尼。七、提舍羅叉多尼。是諸比丘尼，聞迦留羅提舍僧與作不見擯，往問迦留羅提舍言：「僧實與汝作不見擯耶？」答言：「實作是。」諸比丘尼言：「汝莫下意軟語折伏，我等當供養汝財物、衣鉢、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若讀經誦經問疑我等教汝，汝何故折伏？」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知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隨順行？」諸比丘尼如是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諸比丘尼：「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知比丘一心和合僧如法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隨順行？」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

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是比丘一心和合僧如法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隨順行。諸比丘尼，應如是諫是比丘尼：『是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汝莫隨順行。』是比丘尼，諸比丘尼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第二、第三諫時，若捨是事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共住。」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罪比丘自說。

如法者，如法、如毘尼、如佛教擯。

獨一無二、無伴無侶者，一切擯比丘尼獨一無二、無伴無侶。

不休者，不下意、不折伏。

不息者，不捨惡邪見。

隨順者，有二種：與財、與法。

諸比丘尼應語是擯比丘：「汝應折伏下意向大僧，汝若不折伏下意者，諸比丘尼僧，當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若是比丘折伏下意者善，若不折伏悔過者，諸比丘尼，應當一心和合與是比丘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羯磨法者，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一比丘尼唱言：「大德尼僧聽！某甲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比丘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某甲比丘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比丘尼僧，亦應如是語是隨助比丘尼：「是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汝等莫隨順助行。」是比丘尼，諸比丘尼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共住。

波羅夷者，是罪弊惡深重，退墮不如。若比丘尼犯是事者，不名沙門尼、非釋種女，失比丘尼法。

不共住者，諸比丘尼不共作法事，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說戒、自恣、立十三比丘尼羯磨。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僧，未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爾時比丘尼教是比丘經，若是偈說，偈偈突吉羅；若是章說，章章突吉羅；若是別句說，句句突吉羅。若擯比丘教比丘尼讀誦經，若比丘尼受偈說，偈偈突吉羅：若受章說，章章突吉羅：若受別句說，句句突吉羅。若比丘尼與財供養、與鉢，突吉羅。與衣，突吉羅。與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皆突吉羅。若擯比丘，與比丘尼財供養、若與衣鉢，比丘尼受者，皆突吉羅。若與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比丘尼受者，皆突吉羅。若比丘尼

僧，作不禮拜、不共語、不供養羯磨竟，爾時比丘尼教比丘讀誦經，若是偈說，偈偈偷蘭遮；若章說，章章偷蘭遮；若別句說，句句偷蘭遮。若擯比丘教比丘尼讀誦經，若是偈說，偈偈偷蘭遮；若章說，章章偷蘭遮；若別句說，句句偷蘭遮。若比丘尼，與擯比丘財供養、若與鉢，偷蘭遮。若與衣，偷蘭遮。若與戶鉤、時藥，皆偷蘭遮。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皆偷蘭遮。若擯比丘，與比丘尼財供養、若與鉢，比丘尼受者，偷蘭遮。若與衣、戶鉤、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比丘尼受者，皆偷蘭遮。諸比丘尼，先應軟語教是隨助比丘尼言：「汝莫佐助擯比丘，莫隨順行。」若軟語時捨者，應教令作眾多突吉羅、眾多偷蘭遮悔過出罪。若軟語不捨者，應與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一心和合比丘尼僧，一比丘尼唱言：「大德尼僧聽！某甲比丘，一心和合僧與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某甲比丘尼隨助，已軟語約勅不捨。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約勅某甲比丘尼：『是比丘，一心和合僧與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汝等比丘尼，莫隨順行。』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某甲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諸比丘尼應約勅，乃至三教令捨是事者，是名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初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若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若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竟不捨者，是比丘尼犯波羅夷。(八波羅夷竟)

十七僧殘中不共戒有十之初(此初一事即十七中第四)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施越，年少端正。有一估客，見已生漏心，作是念：「諸比丘尼王所守護，不得強為不淨事，我當請供養所須。」作是念已，便到是比丘尼所言：「汝所須物，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所須，我當相給。」比丘尼言：「當受汝請。」是比丘尼後時，所須飲食、衣服、臥具、湯藥、薪草、燈燭，皆從索取。估客知比丘尼心轉柔軟，便語比丘尼言：「作婬事來。」比丘尼言：「莫作是語，我是持戒斷婬欲人。」估客瞋言：「小婢！汝若持戒斷婬欲者，何故受我衣食供養？」即便強捉比丘尼，比丘尼高聲大喚。即時多人來集問言：「何故大喚？」估客言：「是比丘尼受我衣食，不隨我意。」諸居士語比丘尼：「汝受他物，何故不隨他意？」比丘尼言：「我不為婬欲故受彼財物，是估客自來請我作是言：『汝所須衣食、湯藥、薪草、燈燭自恣相給。』我不知以何心故與我？」諸居士言：「是估客為是汝父親里

母親里耶？」比丘尼言：「不是。」諸居士言：「若非汝父母親，又非賢者不求福德，何故不知與汝財物？與汝財衣時必為婬欲事。」諸居士呵責言：「云何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如婬女法取他財物？」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施越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有漏心，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漏心，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漏心者，於是人邊愛結深厚，男子漏心亦如是。

男子者，謂人男，能作婬事。

食者，五佉陀尼、五蒲闍尼、五似食。五佉陀尼者，根食、莖食、葉食、華食、果食。五蒲闍尼者，飯、麨、糒、魚、肉。五似食者，糜、粟、麨麥、莠子、加師食。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得除滅，故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有漏心，自手從漏心男子手取根食，得僧伽婆尸沙。若取莖、葉、華、果、飯、麨、糒、魚、肉、糜、粟、麨麥、莠子、加師食，皆僧伽婆尸沙。若有居士，因是比丘尼故，與比丘尼僧作食，偏與所愛比丘尼多食。比丘尼受者，偷蘭遮。(第四戒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比丘尼，往語施越比丘尼言：「若汝無漏心，男子有漏心，但從自手取食噉、若隨意用，於汝何所能？」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語他比丘尼言：『汝無漏心，男子有漏心，但從自手取食噉、若隨意用，於汝何所能？』」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是比丘尼言：「云何名比丘尼，勸他比丘尼言：『汝無漏心，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若隨意用，於汝何所能？』」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言：『若汝無漏心，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若隨意用，於汝何所能？』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汝有漏心，從漏心男子自手取食噉、若隨意用，於汝何所能？」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若汝無漏心，漏心男子與汝食，但取噉隨意用，於汝何所

能？」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若汝有漏心，漏心男子於汝何所能？汝莫從彼自手取食噉、莫隨意用。」偷蘭遮。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若汝無漏心，男子有漏心，於汝何所能？但莫自手取食噉、莫隨意用，偷蘭遮。」(第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跋陀，是加毘羅婆羅門女。跋陀比丘尼有姊死，往問訊姊夫，因為說法，遂至日沒。比丘尼作是念：「我若還精舍，恐道中有賊。」即住居士舍。是居士思惟：「此比丘尼不還去者，必欲得反戒，我當求令代其姊處。」作是念已語比丘尼言：「我舍多有財物珍寶，汝姊所有手脚頭面莊嚴具悉在。我若更取餘人作婦，則不能好看我兒，兒亦不愛樂。汝若欲反戒者，作我兒母，汝看我兒如兒，我兒等看汝如母。」比丘尼作是念：「若我違逆是語者，或強逼我。何不默然！」即默然坐。居士心念謂欲反戒，但以姊新死故默然，中夜復作是語，後夜復作是語。地了時是比丘尼，從急惱處得脫，還至精舍，向諸比丘尼廣說是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一身獨宿？」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跋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一身獨宿？」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一身獨宿，乃至一夜，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夜者，從日沒至地未了，是中間名夜。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日沒時一身獨宿，至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日沒已，初夜初分、初夜中分、初夜後分，中夜初分、中夜中分、中夜後分，後夜初分、後夜中分、後夜後分亦如是。

又比丘尼，地了時一身獨宿，乃至明日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

若共行比丘尼，若反戒、若死、若入外道、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不犯。(第六戒有四事中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偷蘭難陀，多知多識，喜入出諸家。是比丘尼早起著衣，入一家出一家，出一家復入一家。晡時來還大疲極，僧房中臥，自言：「脚痛、[蹲- 酋+(十/田/厶)]痛、脇痛、背痛。」語諸比丘尼：「與我按摩。」諸比丘尼言：「善女！從何處來？」答言：「入某家出某家，出某家復入某家。」問言：「汝為佛事僧事耶？」答言：「不為！」諸比丘尼言：「若不為佛事僧事去者，何以故為作是行得大疲極？」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晝

日一身獨行？」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羅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晝日一身獨行到白衣家？」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若夜、若晝，一身獨行到白衣家，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晝日者，從地了至日未沒，是中間名晝日。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一身獨行，地了時去、至日沒時來，犯僧伽婆尸沙。日出時、日出已，中前日、中日昳，晡時、日沒時去、日沒已來還，皆僧伽婆尸沙。

若共行比丘尼，若反戒、若死、若入外道、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不犯。(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偷蘭難陀比丘尼，喜見男子故，晨朝至城門下立，看男子出入誰好、誰醜。見一男子出，端正生著心，問言：「汝欲何去？」答言：「詣某聚落。」偷蘭難陀言：「我共汝去。」居士言：「隨意。」是比丘尼於道中，共居士戲笑語言大喚。居士有因緣故入聚落，是比丘尼無事，於聚落外立待居士。居士又入第二聚落，比丘尼亦復在外立待。居士又入第三聚落，是比丘尼晡時來還僧房中臥，語諸比丘尼言：「我大疲極，脚痛、[蹲- 酋+(十/ 田/ ム)] 痛、膝痛、脇痛、背痛，與我按摩。」諸比丘尼言：「汝從何來？」答言：「我從聚落至一聚落來。」問：「汝為佛事僧事耶？」答言：「不為！」諸比丘尼言：「若不為佛事僧事去者，何故為作是行得大疲極？」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一身至餘聚落？」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一身往餘聚落？」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若夜、若晝，一身獨行往餘聚落，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行者，有二種：水道行、陸道行。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陸道一人獨行往餘聚落，僧伽婆尸沙。中道還，偷蘭遮。若無聚落空地，乃至一拘盧舍，僧伽婆尸沙。中道還，偷蘭遮。水道亦如是。

若共行比丘尼，若反戒、若死、若入外道、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不犯。(第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國，道中至河岸上住言：「誰能先入水看深淺？」是中有比丘尼，名修目佉，勇健多力，出婆羅門家，作是言：「我能先入。」即便入水渡到彼岸，

水尋瀑漲不能得還。獨彼岸宿，夜有賊來剝衣裸形。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彼岸宿？」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修目佉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彼岸宿？」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若夜、若晝，若異聚落、若異界，若渡河彼岸一身獨宿，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河者。有二種：一者脫衣得渡，二者不脫衣得渡。有兩岸中有水來去處隨岸中流，是名為河。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獨一身脫衣渡河，僧伽婆尸沙；中道還，偷蘭遮。若二比丘尼共渡河，一渡一還，渡者僧伽婆尸沙，還者偷蘭遮。若比丘尼脫衣渡池水，渡者偷蘭遮，中道還者突吉羅。若二比丘尼共渡池水，一渡一還，渡者偷蘭遮，還者突吉羅。若比丘尼褰衣渡河，渡者偷蘭遮，中道還者突吉羅。若二比丘尼褰衣渡河，一渡一還，渡者偷蘭遮，還者突吉羅。若比丘尼褰衣獨渡池水，渡者突吉羅，中道還者亦突吉羅。若二比丘尼褰衣渡池水，一渡一還，渡者突吉羅，還者亦突吉羅。

若從橋梁船渡，不犯。若共渡比丘尼，若反戒、若死、若入外道、若八難中隨有一一難起，不犯。(第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近婆祇多城起僧坊，是中漸漸多。有居士家圍繞，有象鳴、馬鳴、大小男女音聲故，妨諸比丘讀經、坐禪、行道。是中有居士，名安闍那，有威德多饒財寶、人民田宅、[王*車]璩馬瑙，種種富貴相貌成就。諸比丘教令餘處起僧坊，居士即於安闍那林中起僧坊，諸比丘捨近城僧坊，入安闍那林僧坊中住。諸比丘尼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國，次到婆祇陀城，故僧坊中宿。見其中床榻、臥具、盆器、釜鑊種種備具清淨可住，諸比丘尼往語比丘言：「諸大德已捨此僧坊者，我等當於中住。」諸比丘言：「隨意。」是僧坊主死，後諸兒分財物，是僧坊亦在分中。一兒得此僧坊者，往語比丘尼言：「汝等出去。」諸比丘尼言：「何故使我等出耶？」答言：「我分得此僧坊。」比丘尼言：「我不從汝得，我從諸比丘得。若諸比丘使我出者，我當出，不隨汝語。」是中有比丘尼，名修目佉，是婆羅門種中出家，勤健多力，作強語共諍。居士兒不忍瞋故，便打比丘尼，是比丘尼即詣眾官言：「某甲兒打我。」眾官問言：「何故打汝？」比丘尼即廣說上事。眾官言：「諸沙門釋子不應失是僧坊。何以故？公與兒奪，兒與公奪，事不得爾。」眾官遣人召是兒來，問言：「汝打比丘尼不？」答言：「實打。」眾官按法律撿挍：「打出家人應得何罪？」律言：

「隨所用身分即應截之。」眾官問言：「汝以何物打？」答言：「手打。」又問：「何手？」答言：「右手。」即截右手。爾時惡名流布：「諸沙門釋女言人截他手。」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滿婆祇多城。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言人令截他手？」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修目佉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言人令截他手？」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詣王、若官人、若婆羅門、若居士所，恃勢言人者，是法初犯僧伽娑尸沙可悔過。」

王者，剎利種受王位水澆頂，是名為王剎利水澆頂。若婆羅門、若居士、若女人受王職，亦名為王水澆頂。

官人者，食官廩田宅。

婆羅門者，婆羅門種中生。

居士者，除王、除官人、除婆羅門，餘不出家人，名為居士。

恃勢言人者，依他勢力喜鬪諍相言。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詣王、若眾官、婆羅門、居士，恃勢力言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斷事時，在斷事人前瞋恨呵罵本所打人者，僧伽婆尸沙。若向餘人，呵罵本所打人者，偷蘭遮。

若屏處瞋罵，不言者，不犯。(第七戒竟)◎

十誦律卷第四十二

十誦律卷第四十三(第七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尼律第二(十七僧殘中不共戒有十之餘)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千鬪將，半剎利種、半婆羅門種，一部名伊舍羅、一部名達多摩那。波斯匿王有小國反叛，約勅千鬪將令往伐之。即往伐，破還，白王言：「我等得勝，願王常勝。」王聞心歡喜悅：「汝欲何願？我當與汝。」鬪將白言：「我婦有罪，不隨我意，聽六日與死飲，至七日以牛舌刀破裂其身。」王言：「與汝此願。」爾時一剎利將婦不隨夫意，欲六日與死飲，至七日以牛舌刀裂破其身。是婦多有親里力勢來遮，不聽與死飲。諸鬪將法，一人有事餘者盡助，剎利眾集已，強與死飲。待至七日以牛舌刀，裂破其身作兩分。時有比丘尼名斯那，是摩那居士女，常是家出入。早起著衣入是家，見諸剎利婦澡浴莊嚴、身著好衣服瓔珞，是剎利婦獨著垢衣、不莊嚴身、愁憂而坐。比丘尼問言：「餘婦皆著莊嚴好衣，汝何故獨著垢衣，又不莊嚴愁憂而坐？」答言：「汝不聞耶？」問言：「何等？」答言：「我不隨夫意，今受六日死飲，至七日當以牛舌刀裂破我身作兩分。汝能將我去不？我去誰當覺者？」答言：「能。」比丘尼即袈裟覆此婦，將走詣尼僧坊中與出家。後日諸剎利眾集，以牛舌刀欲殺，眾人言：「喚此婦來！」即入舍覓不見，求覓不得。剎利眾言：「誰常出入是家？」答言：「有斯那比丘尼，常出入我家，或能將去。」剎利眾即往圍遶王園比丘尼僧坊。剎利婦出家未久，諸比丘尼欲遮剎利眾。是眾中有年少剎利，不知罪福，作是言：「一切比丘尼，皆應以牛舌刀破裂作兩分。」中有長老剎利言：「比丘尼是王所守護，我等不宜橫作惡事，或能不可。汝等小待，我先白王，王有所勅當隨王教。」諸比丘尼即詣末利夫人廣說上事，夫人即向王說。王先知故於殿上坐，諸剎利往詣王所拜言：「大王常勝。」王言：「我先與汝願，汝今當與我願。」剎利眾言：「隨大王所願當與。」王言：「是剎利婦今已出家，便是更生，非剎利婦。」剎利眾言：「今隨王意，當放去。」王即遣使語比丘尼：「諸善女！是事不是，汝等知是賊女應死，知王不聽、剎利不聽，如是女人不應與出家，諸剎利若破汝等作兩分者，我當云何？佛聞是事必當與汝等結戒，若比丘尼知是賊女決斷墮死，眾人皆知，王及剎利不聽，不得度作弟子。」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斯那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

丘尼，知賊女決斷墮死，度作弟子？」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賊女決斷墮死，眾人皆知，王及剎利眾不聽，度作弟子，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賊女自說。
賊者，有二種：一者偷奪財物，二者偷身。
墮死者，作罪應死。
眾人知者，多人所知見聞。
不聽者，王不聽活。
剎利眾不聽者，二部不聽活。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和上尼知、阿闍梨尼知、比丘尼僧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阿闍梨尼，偷蘭遮；僧犯突吉羅。若和上尼知、阿闍梨尼知、僧不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阿闍梨尼，偷蘭遮；僧不犯。和上尼知、阿闍梨尼不知、僧不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阿闍梨尼及僧不犯。若都不知都，不犯。(第八事竟)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長老車匿母作比丘尼，名憂婆和。妹作比丘尼，名闡提。闡提為人惡性，作不善行，常惱諸比丘尼。諸比丘尼欲為闡提作擯羯磨，是憂婆和是眾僧斷事人，於僧中遮不得作羯磨。有時憂婆和餘行不在，諸比丘尼言：「我等今與闡提比丘尼作擯羯磨。」有比丘尼言：「憂婆和或能中間遮。」更有比丘尼言：「憂婆和已餘處去，多知識，卒未得還。」諸比丘尼即打揵搥集尼僧，與闡提作擯羯磨。明日眾人聞闡提比丘尼被擯，憂婆和比丘尼還到其妹所，共相問訊。闡提言：「莫共我語。」問言：「何故？」答言：「諸比丘尼羯磨擯我。」憂婆和念言：「是事不是，我作僧斷事人不在便強作擯，今我不能問諸比丘尼不取欲，出界外當與解擯。」時憂婆和不問諸比丘尼不取欲，即出界外為闡提解擯。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知尼僧如法和合作羯磨擯比丘尼，不問比丘尼僧，不取諸比丘尼欲，出界外與他解擯？」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憂婆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知比丘尼僧如法作擯，不問比丘尼僧，亦不取欲，出界外與比丘尼解擯？」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比丘尼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不問比丘尼僧，亦不取欲，出界外與他解擯，是法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若彼自說。
如法者，如法、如毘尼、如佛教擯。
不問比丘尼僧者，不以是事白比丘尼僧。
不取欲者，乃至不取四人欲。
出界外者，眾僧籬外、壁外、障外。
解擯者，若自解、若使他令解。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和上尼知、作羯磨人知、僧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羯磨人犯偷蘭遮，僧犯突吉羅。若和上尼知、羯磨人知，僧不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羯磨人犯偷蘭遮，僧不犯。若和上尼知，羯磨人不知、僧不知，和上尼犯僧伽婆尸沙，羯磨人及僧不犯。若一切不知，不犯。(第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曰迦羅，本是外道，喜鬪諍相言。是比丘尼，共餘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不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者，我當從彼修梵行。』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者，我當從彼修梵行。」汝應佛法中樂修梵行，當捨離自不樂心。』是比丘尼，諸比丘尼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若是比丘尼，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言：「我捨佛。」偷蘭遮。若言：「捨法。」偷蘭遮。若言：「捨僧。」偷蘭遮。若言：「捨戒。」皆偷蘭遮。

若言：「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呵眾僧故，得波逸提。諸比丘尼先應軟語約勅，爾時捨者，應教四偷蘭遮、一波逸提悔過出罪。若軟語不捨者，應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僧一心和合，一比丘尼應唱言：「大德尼僧聽！是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今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如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已軟語約勅，不捨惡邪。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約勅迦羅比丘尼：『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非但沙門釋子知道，更有餘沙門、婆羅門有慚愧善好樂持戒，我當從彼修梵行。」』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某甲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約勅，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是名為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是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第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喜鬪諍相言，時作是言：「諸比丘尼僧，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鬪諍時作是言：『諸比丘尼僧，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鬪諍時作是言：『諸比丘尼僧。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比丘尼僧，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如是諫：『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比丘尼僧，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何以故？比丘尼僧，不隨愛行、不隨瞋行、不隨怖行、不隨癡行。汝比丘尼，捨是隨愛語、隨瞋語、隨怖語、隨癡語。』是比丘尼，諸比丘尼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若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者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作是言：「比丘尼僧，隨愛行。」偷蘭遮。「隨瞋行」，偷蘭遮。「隨怖行」，偷蘭遮。「隨癡行」，偷蘭

遮。諸比丘尼先應軟語約勅，爾時捨者，應教作四偷蘭遮悔過出罪。若軟語不捨者，應白四羯磨約勅。約勅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尼應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今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諸比丘尼，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已軟語約勅不捨。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約勅迦羅比丘尼：『汝莫共諸比丘尼鬪諍時作是言：「諸比丘尼，隨愛行、隨瞋行、隨怖行、隨癡行。」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迦羅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約勅，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是名為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為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毘尼、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是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第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二比丘尼：一名達摩，二名曇彌，同心共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同心共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達摩曇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同心共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同心共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是二比丘尼，諸比丘尼應如是諫：『汝等莫共同心，共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汝等各遠離行，若汝等遠離行者，佛法得增長，汝等捨是隨順惡行。』諸比丘尼如是諫時，是二比丘尼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二比丘尼作惡業者，作惡邪事身口惡業。

有惡名聲者，四方聞知。

惱比丘尼僧者，乃至惱四比丘尼。

互相覆罪者，共作不清淨事，各相覆藏不令人知。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二比丘尼同心共作不善因緣，偷蘭遮。有惡名聲，偷蘭遮。惱比丘尼僧，偷蘭遮。互相覆罪，偷蘭遮。諸比丘尼先應軟語教捨是事。若捨者，應教作四偷蘭遮悔過出罪。若軟語不捨者，

應白四羯磨約勅。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尼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是二比丘尼達摩曇彌，同心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眾僧，互相覆罪，已軟語約勅不捨。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約勅是二比丘尼：『汝等莫同心作惡業，有惡名聲，常惱比丘尼僧，互相覆罪。』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約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約勅，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是名為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毘尼、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是比丘尼僧伽婆尸沙。(第十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諸比丘尼，往語達摩、曇彌二比丘尼，作是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若汝等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往語達摩曇彌比丘尼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若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往語達摩曇彌比丘尼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若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二比丘尼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諸比丘尼，應如是諫是比丘尼：『汝莫教是二比丘尼作是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汝當捨是勸邪行事。』諸比丘尼如是諫時，是比丘尼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僧伽婆尸沙者，是罪屬僧，僧中有殘，因僧前悔過除滅，是名僧伽婆尸沙。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勸二比丘尼言：「汝等莫別離行。」偷蘭遮。「當同心行」，偷蘭遮。若言：「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偷蘭遮。「同心行者便得增長」，偷蘭遮。若言：「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瞋故教汝別離行。」呵責比丘尼僧故，波逸提。諸比丘尼先

應軟語教捨者，應教作四偷蘭遮、一波逸提悔過出罪。若軟語不捨者，應白四羯磨約勅。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尼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是某甲比丘尼，教某甲二比丘尼，作是言：『汝等莫別離行，當同心行。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比丘尼僧中亦有如汝等者，但僧瞋故，教汝別離行。』已軟語約勅不捨。若僧時到僧忍聽，今僧約勅某甲比丘尼：『汝莫教某甲二比丘尼作是言：「汝莫別離行，當同心行。別離行者不得增長，同心行者便得增長。僧中亦有如汝等者，僧以瞋故，教汝別離行。」汝當捨是勸邪行事。』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某甲比丘尼約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佛先說，是比丘尼，諸比丘尼乃至三諫令捨是事者，是名為約勅，是名為教，是名約勅教。若軟語約勅不捨者，未犯。初說說未竟說竟、第二說說未竟說竟、第三說說未竟、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異法異律異佛教，若約勅不捨者，未犯。若如法、如律、如佛教，三約勅不捨者，是比丘尼犯僧伽婆尸沙。(第十七事竟)◎

◎尼三十捨墮法第三(此中十九同故不出，餘不同者具出之)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助調達比丘尼，多畜鉢，破壞不用。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多畜鉢，破壞不用？」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多畜鉢，破壞不用？」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長鉢乃至一夜，過是畜者，尼薩耆波逸提。」

一夜者，從日沒至地未了，是中間名一夜。

鉢者，有三種：上、中、下。上鉢者，受三鉢他飯、一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為上鉢。下鉢者，受一鉢他飯、半鉢他羹、餘可食物半羹，是名下鉢。上下中間，是名中鉢。若過上減下不名鉢。

尼薩耆波逸提者，是鉢應捨，波逸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長鉢過一夜者，尼薩耆波逸提。(第十九事竟。前注既云同故不出，此同比丘何獨重出？此但一夜，彼過十日耳。)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善比丘尼是舊，助調達比丘尼是客，是住處得布施衣，安居僧應分。舊比丘尼言：「是夏末後月，是住處受迦絺那衣，此是時衣，安居僧應分。」助調達比丘尼言：「汝等不善知，雖夏末月受迦絺那衣，此是非時衣，現前僧應分。」爾時助調

達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耆波逸提者，是衣應捨，波逸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時衣作非時衣分者，隨分時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第二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是舊，有善比丘尼是客。是中僧得布施衣，現前僧應分。客比丘尼言：「此非夏末月，是住處不受迦絺那衣，是衣應現前僧分。」助調達比丘尼言：「雖非夏末月不受迦絺那衣，然此是時衣，此安居僧應分。」爾時助調達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耆波逸提者，是衣應捨，波逸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分，尼薩耆波逸提。隨分時，隨得爾所尼薩耆波逸提。(第二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弟子名施越沙，善好有功德。偷蘭難陀與是弟子一割截衣，著詣祇洹。是比丘尼與跋難陀知舊相識，跋難陀見是比丘尼來，於是衣中心生貪著。是比丘尼頭面禮足一面坐，跋難陀言：「善女！汝衣好可愛。」比丘尼言：「實好。」跋難陀言：「可以施我。」比丘尼言：「我不得與。」跋難陀言：「我當以衣與汝貿。」比丘尼言：「不能。」跋難陀是大法師，辯才能善說法，即為說種種微妙法，令比丘尼生歡喜心，持割截衣與跋難陀，跋難陀即與一可可衣。比丘尼著是衣，入比丘尼精舍，和上尼問言：「汝衣所在？」答言：「與他貿易。」「為與誰貿？」答言：「與跋難陀。」和上尼言：「跋難陀欺誑誘汝。」弟子言：「若誑若誘已與貿竟。」和上尼言：「是衣價大，汝今所著者價直甚少。」弟子言：「大價小價我以貿竟。」和上尼言：「可還取來，若不得者終身驅汝出。」是弟子畏盡形驅出故，即往索衣言：「本衣還我，我還汝衣。」跋難陀言：「我已貿竟，不還汝

衣。」施越沙言：「汝誑我誘我。」答言：「若誑若誘我已貿竟，終不相還。」施越沙言：「若不還我割截衣者，和上尼盡形驅我。」答言：「若驅以不驅我已貿竟。」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施越沙言：「云何名比丘尼，與比丘貿衣，還悔言：『我還汝衣，汝還我衣。』」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施越沙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與比丘貿衣，還悔言：『我還汝衣，汝還我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比丘貿衣，後到比丘所作是言：『我還汝衣，汝還我衣。』尼薩耆波逸提。」

尼薩耆波逸提者，是衣應捨，波逸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與比丘貿衣，後到比丘所作是言：「我還汝衣，汝還我衣。」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後到比丘所言：「汝衣還屬汝，我衣雖非我許，但與我來。」突吉羅。(第二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眾多居士、居士婦，為偷蘭難陀比丘尼故，各各辦衣價作是言：「我等以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偷蘭難陀。」偷蘭難陀聞已問諸居士：「實爾不？」答言：「實爾。」問言：「是衣何似？」答言：「如是，如是。」比丘尼言：「善好！我等比丘尼貧窮，汝等不能常有施心，若不能得各各辦者，可共作如是如是一衣與我。」諸居士言：「爾。」諸居士先所辦衣價，更出再三倍價買衣。與比丘尼竟，瞋呵責言：「諸比丘尼不知時、不知量。若施者不知量，受者應知量。我等先所辦物，更再三倍出，我等不是失利，供養是難滿難養無厭足人。」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眾多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作同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為比丘尼故，眾多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各各辦衣價，作是言：『我等持是衣價，各各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先不請，後到眾多居士、居士婦所，作是言：『汝等以是衣價，共買如是如是一衣與我，為好故。』是比丘尼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為比丘尼者，為偷蘭難陀。

非親里者，親里名父母、兄弟，乃至七世因緣，除是名非親里。

居士、居士婦者，白衣男名居士，白衣女名居士婦。

衣者，白麻衣、赤麻衣、芻麻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憍施耶衣。

衣價者，金銀、車璩、馬瑙乃至米穀。
如是如是衣者，如是價、如是色、如是量。
與某甲比丘尼者，與偷蘭難陀。
先不請者，眾多居士、居士婦，先不言：「汝有所須來至我家取。」
同心者，信是居士隨我所索不瞋故。
眾多居士共買如是如是一衣與我為好者，難滿難養無厭足故。若得是衣，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有三種：價、色、量。價者，若比丘尼到眾多居士所言：「汝等共買一錢直衣與我。」若得衣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與我一錢直衣。」若言：「眾共合。」若言：「合買一衣。」若不得，突吉羅。若言：「二錢、三錢乃至百錢直。」得衣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百錢直。」若言：「眾共合。」若言：「共買一衣。」不得者，突吉羅。是名價。色者，若比丘尼語居士言：「與我青衣。」得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青。」若言：「眾共合，若共買一衣。」不得者，突吉羅。黃、赤、白、黑、赤麻、白麻、芻麻、翅夷羅憍施耶衣、欽婆羅劫貝衣。得衣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劫貝。」若言：「眾共合。」若言：「共買一衣。」不得者，突吉羅。是名色。量者，若比丘尼言：「與我四肘衣。」得衣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與我四肘衣。」若言：「眾共合。」若言：「共買一衣。」不得者，突吉羅。若言：「五肘六肘乃至十八肘衣。」得衣者，三種犯尼薩耆波夜提。三種者，若言：「十八肘。」若言：「眾共合。」若言：「共買一衣。」不得者，突吉羅。若比丘尼，乞異衣得異衣、若乞青衣得黃，突吉羅。若乞青得赤、白、黑、白麻、赤麻、芻麻衣翅夷羅衣憍施耶衣、欽婆羅衣劫貝衣，皆突吉羅。如是等索異得異者，突吉羅。
若從親里索、若自恣請、若不索自與，不犯。(第二十三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自為身故乞金銀。諸居士問言：「汝出家人用金銀為？汝比丘尼法，政應乞羹飯、燈燭、薪草。」諸比丘尼言：「汝等居士無所知，若乞飲食、燈燭、薪草者，乞名雖多所得利少。若乞金銀者，乞名少所得利多。」諸居士瞋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自為乞金銀，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從居士自為乞金銀？」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言：

「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自為身乞金銀？」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為身乞金銀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金銀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自為乞金銀，得尼薩耆波夜提。隨乞，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若為佛圖乞、若為僧乞、若不乞自與，不犯。(第二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施越，多知多識，能多得酥、油、蜜、石蜜。有一估客，見是比丘尼即請言：「若汝所須酥、油、蜜、石蜜者，到我舍取。」比丘尼即受請。有一時施越比丘尼到估客舍，作是言：「我須酥。」即與酥。便言：「我不須酥，當與我油。」復與油。又言：「我須蜜。」復與蜜。又言：「我須石蜜。」復與石蜜。又言：「我不用石蜜，還與我酥。」估客言：「善女！汝欲覓我何等過？適與是，便言：『不須。』更與餘者，又言：『不須。』汝謂我獨施汝耶？多人待我，以汝故妨爾所人。」諸居士聞是事，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乞是適與，便言：『不須。』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乞是適與，便言：『我不須。』更索餘物？」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施越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乞是與是，便言：『不須。』更索餘物？」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乞是已更索餘者，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乞酥適與酥，便言：「不須酥，我須油、蜜、石蜜。」尼薩耆波夜提。若乞油與油，便言：「我不須油，與我蜜、石蜜、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尼，乞蜜與蜜，便言：「我不須蜜，與我石蜜、酥、油。」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尼，乞石蜜與石蜜，便言：「我不須石蜜，與我酥、油、蜜。」尼薩耆波夜提。所乞者未受，更取餘者，尼薩耆波夜提。(第二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乞財物欲作尼僧坊。諸居士問言：「汝用作何等？」答言：「作比丘尼僧坊。」有信婆羅門居士多與財物。是比丘尼得財物已值世飢儉，比丘尼作是思惟：「今時儉世宜自活命。若我活者，後當作比丘尼僧坊。」即於儉世食是物盡。飢儉世過豐樂時至，諸比丘尼復行乞物欲作僧坊。諸居士問言：「用作何等？」答言：「作比丘尼僧坊。」諸居士言：「我等先所

施物，今何所在？」答言：「我先乞財物已值世飢儉，我等作是思惟：『如今飢儉宜自活命，我若活者，後當作僧坊。』我等飢儉時食此物盡。」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為異事乞、作異事用，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為僧事乞作餘事用，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為僧事乞作餘事用，隨用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第二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行乞財物欲自作房。諸居士問言：「用作何等？」答言：「欲自作房。」有婆羅門居士信者，多與財物。諸比丘尼得財物已值世飢儉，作是思惟：「今世飢儉宜自活命，若我活者，後當作房。」即於儉世食是物盡。飢儉世過豐樂時至，諸比丘尼復行欲乞自作房。諸居士問言：「欲作何等？」答言：「欲自作房舍。」居士言：「我先所與財物，今何所在？」答言：「我等先得財物，於飢儉世作是思惟：『如今儉世宜自活命。若我等活者，後當起房舍。』我等於飢儉時食此物盡。」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自為是事乞、作餘事用，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如王夫人、大臣婦？」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為是事乞作餘事用，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自為是事乞、作餘事用，尼薩耆波夜提。隨用時，隨得尼薩耆波夜提。(第二十七事竟)◎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三

十誦律卷第四十四(第七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尼律第三(三十捨墮法之一)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行乞欲為多人作房舍。諸居士問言：「欲作何等？」答言：「為多人起房舍。」諸婆羅門居士有信者，多與財物。比丘尼得財物已值世飢儉，作是思惟：「今世飢儉宜自活命。若我活者，後當為多人作房。」即於儉世食是物盡。飢儉世過豐樂時到，諸比丘尼復行乞財物，諸居士問言：「欲作何等？」答言：「欲作多人房舍。」諸居士言：「我等先所施物，今何所在？」答言：「我等先所乞財物已值世飢儉，作是思惟：『如今飢儉時宜自活命。若我活者，後當作多人房舍。』我等於飢儉時食是物盡。」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異乞異用，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是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異乞異用？」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為多人是事乞、作餘事用，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物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為多人是事乞、作餘事用，尼薩耆波夜提。隨用時，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二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達摩提那，於冬八夜寒風破竹時，著單薄衣行乞食。有估客見是比丘尼，往語諸鬪將言：「汝得富樂，皆由達摩提那比丘尼因緣，汝等不能各各與比丘尼作厚衣耶？是比丘尼今冬八夜寒風破竹時，著單衣行乞食，汝等若不能各各作一衣與者，當共合作一衣與。」估客令其發憍慢心故，皆言：「當共作與。」即喚比丘尼言：「汝須何衣？隨汝意與。」是比丘尼言：「我須五百錢直衣。」時諸鬪將隨意買與。是比丘尼著貴價衣行乞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著貴價衣行乞食，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貴價衣行乞食？」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達摩提那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著貴價衣行乞食？」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尼欲乞重衣，乃至直四錢應乞。若過是乞者，尼薩耆波夜提。」
錢者，謂大錢乃至直十六小錢。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乞過四錢重衣，尼薩耆波夜提。隨乞，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二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冬寒過至熱時，達摩提那比丘尼著重衣，頭面流汗眼闇而行乞食。有一估客見已，即往語諸鬪將言：「聚落主，汝等得富樂者，皆由達摩提那比丘尼因緣，汝等不能各各與作輕衣耶？是比丘尼今熱時著重衣，頭面流汗眼闇而行乞食，汝等若不能各各作輕衣與者，當共合作一衣與。」估客令諸鬪將發憍慢心，皆言：「當共作與。」即喚比丘尼來問言：「汝須何衣？隨汝意與。」答言：「我須二百五十錢直衣。」時諸鬪將隨意買與。是比丘尼著是衣行乞食，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著貴價輕衣行乞食，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貴價輕衣行乞食？」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貴價輕衣行乞食？」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欲乞輕衣，應乃至直二錢半。過是乞者，尼薩耆波夜提。」
錢者，謂大錢乃至直十六小錢。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捨，波夜提罪應悔過。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乞過二錢半輕衣，尼薩耆波夜提。隨乞，隨得爾所尼薩耆波夜提。(三十事竟)

百七十八單波夜提法(前七十一與大僧同故不出，從此第七十二戒已下一百七戒不同比丘故別明之。)

初食蒜戒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守蒜園人，名阿耆達多，是人蒜菜茂盛，請諸比丘尼言：「須蒜者來取。」時式叉摩尼、沙彌尼，一年來拔蒜，至二、三年蒜園不成，即捨蒜園去，不能復種。更有居士，於故處種蒜，諸式叉摩尼、沙彌尼，以本意故，復來拔蒜。是園主作是念：「誰偷我蒜，我當伺捕。」是居士即於屏處伺看，見諸式叉摩尼、沙彌尼拔蒜，居士言：「莫取我蒜。」答言：「舍衛城阿耆達多居士，請我取蒜，何豫汝事？」是居士言：「本田主以汝等因緣

故，捨田而去。今我於中種蒜，汝等莫取。」諸式叉摩尼、沙彌尼羞，作是言：「我等不知，自今以後不敢復取。」諸居士瞋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噉蒜如白衣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噉蒜如白衣女？」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噉蒜如白衣女？」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噉生蒜、熟蒜，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噉生蒜，波夜提。噉熟蒜，波夜提。若噉蒜子，波夜提。若噉莖葉，波夜提。若噉蒜皮蒜鬚，突吉羅。若治病、若塗瘡，不犯。(七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使人剃大小便處毛。諸比丘尼問言：「汝作何等？」答言：「剃大小便處毛，為好故。」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人剃大小便處毛？」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人剃大小便處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剃大小便處毛，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剃大便處、毛波夜提。剃小便處毛，波夜提。除二處，剃餘處毛，突吉羅。(七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諸比丘尼問言：「汝作何等？」答言：「受細滑故。」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受細滑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為細滑故？」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波夜提。隨著，隨得爾所波夜提。

一時有比丘尼，久不洗女根故臭爛，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除洗時，波夜提。」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洗，以指刺女根中，波夜提。隨著，隨得爾所波夜提。
又比丘尼洗因緣故，以指深刺女根中，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洗時，以指刺女根中，過二指節，波夜提。」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指刺女根中，洗時過二指節波夜提。隨著，隨得爾所波夜提。(七十四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以掌拍女根。諸比丘尼問言：「汝作何等？」答言：「欲使肥好。」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手掌拍女根欲使肥好？」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以手掌拍女根欲使肥好？」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掌拍女根，波夜提。」
掌者，有二種：手掌、腳掌。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手掌拍女根，波夜提。若以腳掌拍，亦波夜提。除手腳掌，以餘物拍，突吉羅。(七十五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二比丘尼：一名羅吒，二名波羅吒，本出貴家。是二比丘尼早起，行至諸親里知識檀越家，得好飲食噉，皆言：「不美。」問言：「誰作此食？」主人答言：「厨士所作。」比丘尼言：「何以作無氣味食？」主人問言：「汝能作不？」比丘尼言：「能！若有好日欲作節會，若欲詣水上便來語我，我當為汝作飲食。」後時主人好日至，欲入園中，便喚比丘尼。是比丘尼來為作飲食，是家中有客作食人，護厨到門下立，見有熟食，來出問言：「誰煮是食？」主人答言：「有二比丘尼：一名羅吒，二名波羅吒，煮是食。」客作食人瞋言：「是失比丘尼法、燒比丘尼法，奪我生活業。」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煮生物作食？」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煮生物作食，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煮生物作食，波夜提。隨煮，隨得爾所波夜提。
不犯者，若重煮、若有急因緣，以火淨煮者，不犯。(七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以無常因緣故，失財物田宅，家人死盡，唯有夫婦二人。居士作是念：「諸福德樂人無衰惱者，無過沙門釋子，我何不詣彼求出家？」夫即詣祇洹作比丘，婦詣王園精舍作比丘尼。是比丘得食時，持食詣比丘尼精舍，是比丘尼先為辦盤醬菜果蓏，待比丘來。時此比丘持食詣比丘尼精舍坐食，此比丘尼起與醬菜，並說本居家中時事。比丘瞋不忍故，即以手中飯擲比丘尼面。比丘尼瞋故，以熱羹澆比丘頭，不淨可羞。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比丘食時在前立侍？」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比丘食時在前立侍？」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比丘食時在前立侍，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比丘食時在前立侍，波夜提。隨立，隨得爾所波夜提。若與比丘食已還坐、若餘處去，不犯。(七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擲大小便牆外。是僧坊近大巷，時波斯匿王大臣名摩尼，著淨衣服從是巷過，屎墮頭上。是大臣爾時為王所責，有知相婆羅門，隨大臣後行。婆羅門言：「汝疾洗頭還到王所，此是吉相，必得大利。」大臣即洗頭詣王所，王歡喜還復本職。諸比丘尼，聞偷蘭難陀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墮波斯匿王大臣頭上，污大臣頭故，王與本職。「是摩尼大臣兇惡無慈，知當與我等作何苦惱事？」以是思惟，怖畏故，除老病比丘尼，餘皆走去。爾時摩尼大臣作是念：「我得本職者，皆由比丘尼僧房因緣故，我當往安慰諸比丘尼。」是摩尼大臣，即往比丘尼僧房，見諸比丘尼少，問諸老病比丘尼言：「是中比丘尼僧何以故少？」比丘尼言：「汝不知耶？」答言：「不知。」比丘尼言：「偷蘭難陀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波斯匿王大臣摩尼，從此巷過，墮其頭上。王與本職，是人兇惡無慈，諸比丘尼作是思惟：『知當與我等作何等苦惱事？』如是思惟，怖畏故，諸比丘尼皆悉走去。我等老病無力，故不能去。」是大臣言：「波斯匿王大臣摩尼者，即我身是。汝等莫怖畏，我與汝等飲食、薪草、燈燭、衣服及無畏施。」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

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屎尿擲牆外，波夜提。隨擲，隨得爾所波夜提。若二比丘尼，共大小便一器中，一人舉授、一人擲牆外。舉者，突吉羅；擲者，波夜提。若比丘尼，若以手擲，波夜提。若以草土裹擲牆外者，突吉羅。(七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王園精舍，比丘尼僧房門前有好生草，多有雜人在中集坐，看諸比丘尼出入時形相，輕笑言：「汝看是比丘尼睞眼、是眼爛、是短鼻、是癭、是白、是黑、是好、是醜。」諸比丘尼聞是語心不喜，作是念：「諸人集此中者，皆由生草茂盛好故。若無草者，不於中住。」諸比丘尼集諸屎尿棄著草上，草即臭爛乾死。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不吉弊女，餘無屏廁耶？於此淨茂草處著大小便。」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棄屎尿生草上？」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棄屎尿著生草上，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棄屎尿生草上，波夜提。隨棄，隨得爾所波夜提。(七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獨與六群比丘屏處共立共語。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比丘屏處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比丘屏處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與一比丘屏處共立共語，波夜提。」
獨者，一比丘尼、一比丘，更無第三人。
屏處者，若壁障、若衣障、籬障。
共立者，可疑處。
共語者，可疑處。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獨與一比丘屏處共立、共語，波夜提。隨共立、共語，隨得爾所波夜提。(八十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獨與六群比丘露地共立共語。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比丘露地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比丘露地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與一比丘露地共立共語，波夜提。」

獨者，一比丘尼、一比丘，更無第三人。

露地者，無壁障、無衣障、無籬障。

共立者，可疑處。

共語者，可疑處。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獨與一比丘，露地共立共語，波夜提。隨共立共語，隨得爾所波夜提。(八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屏處共立共語。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屏處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屏處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屏處共立、共語，波夜提。」

獨者，一比丘尼、一白衣男子，更無第三人。

屏處者，若壁障、若籬障、若衣障。

共立者，可疑處。

共語者，可疑處。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屏處共立、共語，波夜提。隨共立共語，隨得爾所波夜提。(八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露地共立共語。諸居士呵責言：「看此等為是婦、為是私通？」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露地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露地共立共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

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露地共立共語，波夜提。」
共立者，可疑處。
共語者，可疑處。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獨與一白衣男子露地共立共語，波夜提。隨共立共語，隨得爾所波夜提。(八十三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王園比丘尼僧坊中，有客作人，日暮雨墮故，入助調達比丘尼房中。時助調達比丘尼，有大式叉摩尼。是客作人先不與期，夜中摩觸式叉摩尼，式叉摩尼大喚。多比丘尼集，問言：「何故？」式叉摩尼言：「然燈。」問言：「何故？」「但然燈來。」即然燈來，見偷蘭難陀比丘尼於闇中共男子坐。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闇中無燈共男子坐？」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闇中無燈共白衣男子坐？」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闇中無燈，與男子共立共坐，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闇中無燈，與男子共立共坐，波夜提。隨共立共坐，隨得爾所波夜提。(八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以樹膠作男根，繫著脚跟，後著女根中。爾時失火，燒比丘尼房舍。偷蘭難陀比丘尼，忘不解却走出房外，語諸居士言：「是中失火，以水澆滅。」有一估客，見偷蘭難陀有如是事，語餘人言：「汝等看是比丘尼，有如是好莊嚴具。」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作男根著女根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男根著女根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樹膠作男根著女根中，波夜提。若韋囊、若脚指、若肉臠、若藕根、若蘿蔔根、若蕪菁根、若瓜、若瓠、若梨，著女根中，皆波夜提。作時，突吉羅。若著他比丘尼女根中，突吉羅。(八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惡性喜瞋諸善比丘尼，善比丘尼不喜共住，誑一無智比丘尼言：「汝來共我住，諸所須物我當與汝。」是比丘尼答言：「可爾。」偷蘭難陀比丘尼，喜出入他家多知多識。天雨墮時，早起至他家，從一家復至一家。日沒時衣被皆濕，如阿羅羅鳥，還入房舍作是言：「我脚痛、[蹲- 酋+(十/ 田/ ム)] 痛、脇痛、背痛。」無智比丘尼言：「汝從何來？」答曰：「我從某家出復到某家。」曰：「汝為佛事為僧事耶？」答言：「不為。」「若不為佛事、僧事，何以雨中去？諸白衣多事，尚不於雨中出行。汝不善，汝何以於雨中去？」偷蘭難陀比丘尼言：「汝是我和上阿闍梨耶？何以教我？我前喚汝時，欲使汝教我耶？汝遠出去。」是比丘尼老病無力，偷蘭難陀比丘尼強拽出垂死。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自喚他比丘尼言：『善女來共我住，諸所須物我當與汝。』後瞋拽出？」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自喚他比丘尼言：『善女來共我住，諸所須物我當與汝。』後瞋拽出？」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善女來共我房中住。』後瞋不喜，若自拽出、若使人拽出，作如是言：『汝遠滅去，莫此中住。』以是因緣無異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瞋不喜，若自拽、若使人拽，皆波夜提。不能拽出者，突吉羅。隨自拽出、隨使人拽，隨得爾所波夜提。不能出者，突吉羅。(八十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二比丘尼，共一床臥作種種不清淨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二人共一床臥，作種種不清淨事？」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二人共一床臥，作種種不清淨事？」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共一床臥，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二比丘尼共一床臥，波逸提。隨共臥，隨得爾所波夜提。

不犯者，若一人臥、一人坐，不犯。(八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二比丘尼，共一敷臥，作種種不清淨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一敷臥？」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此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一敷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共一敷臥，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二比丘尼共一敷臥，波夜提。隨共臥，隨得爾所波夜提。

不犯者，若各各有別褥，不犯。(八十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二比丘尼，共一衣覆臥，作種種不清淨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二人共一衣覆臥？」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一衣覆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共一衣覆臥，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二比丘尼共一衣覆臥，波夜提。隨共臥，隨得爾所波夜提。

不犯者，若各各別有襯身衣，不犯。(八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入檀越舍，獨與六群比丘共立共語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比丘共立共語竊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比丘共立共語竊語？」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比丘共立共語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求閑便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比丘共立，突吉羅；共語，突吉羅；共竊語，突吉羅。求閑便故，遣共行比丘尼離聞處去，波逸提。不離聞處，突吉羅。(九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白衣男子共立共語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求閑便故。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

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白衣男子共立共語共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白衣男子共立共語共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白衣男子共立共語竊語，遣共行比丘尼去，求獨語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入白衣舍，獨與一男子共立，突吉羅；共語，突吉羅；共竊語，突吉羅。求獨語故，遣共行比丘尼離聞處去，波夜提。不離聞處，突吉羅。(九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本是外道，共諸比丘尼鬪諍相瞋，自打身啼。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相瞋，自打身啼？」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相瞋，自打身啼？」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相瞋，自打身啼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共諸比丘尼鬪諍相瞋，自打身啼，波夜提。若自打身不啼，得突吉羅。隨打身啼，隨得爾所波夜提。(九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本是外道，共諸比丘尼鬪諍時，自作法呪、泥犁呪：「若汝謗我是事者，令汝不得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令汝世世墮地獄、畜生、餓鬼。若我有是事者，令我不得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當世世墮地獄、畜生、餓鬼。」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法呪、泥犁呪？」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法呪、泥犁呪？」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法呪、泥犁呪，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時，作法呪、泥犁呪，作是言：「若汝以是事謗我者，令汝不得四念處。」波夜提。「不得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皆波夜提。若言：「汝當世世墮地獄。」波夜提。「墮畜生、餓鬼」，皆波夜提。若言：「我有是事者，令我不得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皆波夜提。若言：「我世世墮地獄、畜生、餓鬼。」皆波夜提。隨作是語，隨得爾所波夜提。(九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共行弟子名施越沙，善好樂持戒，喜忘師教。令舉物時，著異處餘處求，須是物時覓不能得，又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從聚落還，弟子施越沙往迎，欲代持衣鉢，却身不與。施越沙即瞋，語諸比丘尼言：「我不偷奪，和上尼不信我。」諸比丘尼言：「云何不信？」「師行來還，我於道中迎，欲代持鉢，却身不與。我欲代持衣，又却身不與。」諸比丘尼往語偷蘭難陀比丘尼言：「汝弟子善好持戒，何故不信？」答言：「我云何不信？」諸比丘尼言：「汝弟子欲代汝持鉢，汝却身不與。欲代汝持衣，又却身不與。」偷蘭難陀比丘尼言：「我非不信，是人憙忘，舉物異處便餘處覓，若須物時覓不能得，是故不與。」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審諦看物便嫌恨？」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施越沙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審諦看物便嫌恨？」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審諦看物便嫌恨，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審諦看物便嫌恨，波夜提。隨嫌恨，隨得爾所波夜提。(九十四事竟)

佛在王舍城，與多比丘僧王舍城安居。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是諸大弟子皆共佛安居。爾時諸比丘尼，夏中遊行到他國土，行時殺諸生草小蟲。諸居士瞋呵責言：「佛與大眾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王舍城安居。是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夏中遊行諸國，殺諸生草小蟲。」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夏中遊行諸國，殺諸生草小蟲？」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夏中遊行諸國，殺諸生草小蟲？」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

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夏中無因緣遊行他國，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夏中無因緣遊行他國，波夜提。隨遊行，隨得爾所波夜提。(九十五事竟)
佛在王舍城，自恣竟二月遊行他國，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諸大弟子，皆從佛遊行他國，是諸比丘尼住不去。諸居士呵責言：「佛在王舍城，自恣竟二月遊行他國，與大弟子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等遊行，諸比丘尼不去。不善小女，不欲出是房舍。」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自恣竟不遊行餘處一宿？」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恣竟，不遊行餘處一宿，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自恣竟，不遊行餘處一宿，波夜提。隨不去，隨得爾所波夜提。(九十六事竟)◎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四

十誦律卷第四十五(第七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尼律第四(百七十八單提之二)

◎佛在舍衛國。爾時憍薩羅國主波斯匿王，有小國反。王集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集四種兵已王自往伐。諸比丘尼，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舍衛國，道中見是軍。是比丘尼眾中，有長老知法比丘尼言：「我等小避。」諸年少比丘尼言：「何故避去？波斯匿王信佛法，王子祇陀、居士給孤獨、尼師達多、富羅那等，皆信佛法。誰能遮我等者，但當直去。」語已直去，為前軍人所剝脫裸形。諸比丘尼白王言：「前行軍人剝脫我等。」王言：「此兵眾我悉供給聚落金銀廩賞爾乃鬪耳，今奪汝衣不可還得。今國土內有兵眾，汝等何以遊行？若佛聞者，必當與汝結戒：國內疑處、畏處不應遊行。」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國內疑處畏處遊行？」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國內疑處、畏處遊行，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國內疑處、畏處遊行，波逸提。隨遊行，隨得爾所波逸提。(九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國界邊，有小國反，集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集四種兵已王自往伐。諸比丘尼，從跋耆國向王舍城，道中見王軍。是中有長老比丘尼知法，遙見軍來言：「我等避去。」諸年少不知法比丘尼言：「何苦是？阿闍世王信佛法，阿婆跋陀童子、耆婆童子、阿盧耶，皆信敬佛法，我等但當直去。」語已直去，為前行軍人剝脫裸形。諸比丘尼白王言：「前行軍人剝脫我等。」王言：「此諸兵眾我悉供給聚落金銀廩賞爾乃鬪耳。今奪汝等衣不可還得。今國外疑處、畏處，汝等何以遊行？若佛聞是事，必當與汝等結戒：諸比丘尼國外疑處畏處不應遊行。」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國外疑處、畏處遊行？」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國外疑處畏處遊行，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國外疑處畏處遊行，波逸提。隨遊行，隨得爾所波逸提。(九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本是外道，喜行遊觀。是比丘尼早起，到天祠中、伎樂舍、論法舍、出家舍、看畫彩舍，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故往看畫舍，如外道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故往看畫舍？」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往看畫舍，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故往看畫舍，能得見者波逸提，不得見者突吉羅。若從下至高處，能得見者波逸提，不得見者突吉羅。若從高至下，能得見者波逸提，不能得見者突吉羅。若不故往，道由中過者，不犯。(九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舊住，有善好比丘尼是客。時舊比丘尼往迎，與持衣鉢共相問訊、與湯洗足、與油塗足、與好床榻，客比丘尼言：「然燈。」舊比丘尼言：「欲作何等？」客比丘尼言：「初夜當坐禪、誦經唄、呪願。」舊比丘尼言：「汝等行路疲極但當臥。」作是語已，即便自臥。客比丘尼作是念：「我等云何初夜不坐禪、不誦經唄、不呪願便臥？」即然燈坐禪、誦經唄、呪願竟欲臥。助調達比丘尼聞聲已覺問言：「善女！汝作何物？」答言：「我等坐禪誦經唄呪願竟欲臥。」舊比丘尼言：「諸善女！睡無果無報，佛讚不睡眠呵責睡眠，今我等覺不臥不睡眠。」即展一脚坐。善比丘尼思惟：「我等云何於燈明中臥？」舊比丘尼於中夜分坐禪誦經唄呪願，至後夜分便臥。客比丘尼作是思惟：「我等云何於後夜分臥？」客比丘尼道路疲極，竟夜不得臥故，身體不安。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先住者惱後住者？」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先住惱後住者？」佛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先住惱後住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先住惱後住者，波逸提。隨惱，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善比丘尼是舊，助調達比丘尼是客。時舊比丘尼見客比丘尼來，出迎問訊代擔衣鉢、與湯洗脚、以油塗足、與床臥具。舊比丘尼言：「善女！然燈。」客比丘尼言：「莫然燈，我道路疲極，不得坐禪、誦經唄、呪願，我等欲臥。」舊比丘尼思惟：「我等云何初夜不坐禪、不誦經唄、不呪願便臥？」即起然燈坐禪、誦經唄、呪願已欲臥。客比丘尼聞是聲覺，作是言：「善女欲作何等？」答言：「我等坐禪竟欲臥。」客比丘尼言：「睡眠無果無報，佛讚歎不睡眠法、呵責睡眠，我等覺，今不睡。」即然燈坐禪。舊比丘尼思惟：「我等云何燈明中臥？」客比丘尼中夜分坐禪竟，至後夜分便臥。舊比丘尼思惟：「我等云何後夜分臥？」以是故竟夜不臥，身不安隱。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後住惱前住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客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後住惱先住比丘尼？」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後住惱前住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後住惱前住者，波逸提。隨惱，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共活比丘尼病苦，偷蘭難陀比丘尼棄到餘聚落，恐須供給看病人故。諸比丘尼往到病比丘尼所言：「偷蘭難陀所有作事，汝悉與作。汝今病苦，云何看汝病？」比丘尼言：「偷蘭難陀比丘尼，當能供給我耶？恐須看我故，棄捨我去。」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活比丘尼病苦，棄至餘聚落？」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活比丘尼病苦，棄至餘聚落？」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活比丘尼病苦不供給，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共活比丘尼病苦不供給，波逸提。隨不供給，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大迦葉中前著衣持鉢入一居士家，為乞食故。時所立處有居士婦，遙見大迦葉即起出迎。偷蘭難陀先在其家，遙見大迦葉不起往迎。是居士婦以手接足，頭面禮長老摩訶迦葉已，洗手取鉢，盛滿飯以羹澆上與，大迦葉持去。居士婦到偷蘭

難陀所言：「汝知是長老大迦葉，是佛大弟子，天人所敬良 祐福田，汝若起迎者有何惡事？」偷蘭難陀言：「大迦葉本是外道婆羅門，汝所貴敬，非我所尊。」居士婦瞋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見比丘來不起，如外道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見比丘來不起？」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見比丘來不起，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見比丘來不起，波逸提。隨見不起，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常出入一家，中前著衣持鉢到其舍。有比丘尼，名瘦瞿曇彌，先在是家，遙見迦留陀夷來，即起出迎入示坐處、共相問訊、頭面禮足、前叉手立。迦留陀夷為說法久，是比丘尼迷悶眼闇倒地，居士婦即以水灑面還得本心。居士婦言：「汝何所患苦？何所憂愁？」答言：「我無病、無憂愁，但久立住故，迷悶倒地。」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問比丘便坐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問比丘輒坐者，波逸提。隨不問坐，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欲遊行他國，白王言：「我等欲遊行他國，王當為我約勅諸國，莫令人民 遮道惱我。」王即遣使約勅四方：「莫惱諸比丘尼，供給所須飲食燈燭。」諸比丘尼遊行次，到無僧坊聚落，至一居士家欲宿，謂居士言：「汝出舍去，我於中宿。」居士言：「善女！我在自舍，教我何去？」比丘尼重言：「汝但出去，汝欲惱我欺我耶？汝若不去者，我有官力，令汝得惱。」居士作是思惟：「諸比丘尼為王所護，有官力勢，或當惱我？」作是念已怖畏即出。是居士老瘦無力，於冬寒時出舍垂死。諸居士呵責言：「云何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不問主人便敷臥處，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問主人便敷臥具？」種種因緣呵已，語諸

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問主人便敷臥具、若使人敷，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問主人若自敷臥具，波逸提。若使人敷，波逸提。隨不問自敷、使人敷，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欲共諸比丘等，作是言：「汝等五歲不依止他，我等亦如是。汝等十歲畜弟子，我等亦爾，有何差別？」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等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輕大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尼受大戒滿六歲不依止他、不滿六歲依止他，十二歲得畜眾。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滿十二歲畜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滿十二歲畜眾者，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滿十二歲欲畜眾，語諸比丘尼：「我受大戒滿十二歲，今欲畜眾，當作何等？」諸比丘尼以是事白佛，佛言：「汝等當為偷蘭難陀比丘尼作畜眾羯磨。若更有如是比丘尼，亦應與作畜眾羯磨。畜眾羯磨法者，一心和合比丘尼僧，偷蘭難陀比丘尼應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尼僧聽！我偷蘭難陀比丘尼，受大戒滿十二歲，欲畜眾。我今從僧乞畜眾羯磨，僧為我偷蘭難陀比丘尼作畜眾羯磨，僧憐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爾時一比丘尼應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是偷蘭難陀比丘尼，受大戒滿十二歲，欲畜眾。是偷蘭難陀比丘尼，從僧乞畜眾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偷蘭難陀比丘尼作畜眾羯磨。是名白。』如是白四羯磨。『僧與偷蘭難陀比丘尼作畜眾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十二歲，未作畜眾羯磨，畜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滿十二歲，未作畜眾羯磨，畜眾者，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不滿十二歲已嫁女作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未滿十二歲已嫁女作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

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未滿十二歲已嫁女作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未滿十二歲已嫁女作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未滿十二歲已嫁女作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滿十二歲已嫁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作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滿十二歲已嫁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作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滿十一歲已嫁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作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十二歲已嫁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作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滿十二歲已嫁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作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眾不教誡、不為說法。弟子白言：「和上尼！何以不教化我、不為我說法？」答言：「我不教化汝、不為汝說法。」弟子以是事向諸比丘尼說，諸比丘尼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眾不教化、不為說法？」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尼：「汝等為偷蘭難陀作止羯磨。若更有如是者，亦應與作止羯磨。作止羯磨法者，一心和合僧，一比丘尼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偷蘭難陀比丘尼，畜弟子不教化、不為說法。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偷蘭難陀作止羯磨：「汝偷蘭難陀，莫復畜眾。」是名白。』如是白二羯磨。『僧與偷蘭難陀作止畜眾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僧與作止羯磨，畜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僧與作止羯磨，畜眾者，波逸提。隨畜眾，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事竟)◎
◎六法壇文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有居士婦名和羅訶，大富多財田宅種種富相成就。是居士婦，以無常因緣故，財物失盡家人分散，唯一身

在。是居士婦有娠，以憂愁失親里財物夫婿故，身自枯瘦，兒胎縮小，便作是念：「我腹中兒若死、若爛。」又作是念：「諸福德樂人，無過沙門釋子，我當是中出家作比丘尼。」便往詣王園精舍作比丘尼。是人出家歡樂，肥故腹漸漸大。諸比丘尼驅出僧坊：「汝犯婬人莫住此間。」答言：「我出家以來不作婬欲，先在家時有娠。」諸比丘尼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語諸比丘尼：「汝莫說是比丘尼是事，是比丘尼非破梵行，先白衣時有娠。從今聽沙彌尼二歲學六法，可知有娠無娠。受六法者，若沙彌尼初來，應教次第頭面一一禮僧足，禮已次應乞和上尼。戒師應教言：『我沙彌尼某甲，求尊為我作和上尼。尊為我作和上尼故，僧當與我二歲學戒。』第二亦應言：『我沙彌尼某甲，求尊為和尚尼。尊為我作和尚尼故，僧當與我二歲學戒。』第三亦應言：『我沙彌尼某甲，求尊為和尚尼。尊為我作和尚尼故，僧當與我二歲學戒。』一比丘尼應問和上尼：『能為某甲作和上尼不？』若言：『能。』即應將至界場內，著眼見處離聞處。爾時應問：『僧和合不？』『僧一心和合，當作僧事，是和上尼某甲，沙彌尼某甲，僧當與二歲學戒。』第二亦應言：『僧一心和合，當作僧事，是和尚尼某甲，沙彌尼某甲，僧當與二歲學戒。』第三亦應言：『僧一心和合，當作僧事，是和尚尼某甲，沙彌尼某甲，僧當與二歲學戒。』若僧一心和合者，應喚沙彌尼來，教一一禮比丘尼僧足。頭面禮足已，次應教令從僧乞二歲學戒，作是言：『我沙彌尼某甲，因和上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因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憐愍故！』第二亦應言：『我沙彌尼某甲，因和上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因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憐愍故！』第三亦應言：『我沙彌尼某甲，因和上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因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憐愍故！』即時戒師應僧中唱言：『大德尼僧聽！是沙彌尼某甲，因和上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和上尼名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如是白。』『大德尼僧聽！是沙彌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僧今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誰諸尼僧忍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若不忍者說。是名初羯磨。』第二更說：『大德尼僧聽！是沙彌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僧今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誰諸尼僧忍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若不忍者說。是名第二羯磨。』第三更說：『大德尼僧聽！是沙彌尼某甲，從僧乞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僧今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誰諸尼僧忍與沙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者默然；若不忍者說。是名第三羯磨。』『僧已忍與沙

彌尼某甲二歲學戒，和上尼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即時為說式叉摩尼六法。『汝式叉摩尼聽！佛世尊多陀阿竭度、阿羅訶、三耶三佛陀，是知者、見者，說式叉摩尼六法。汝式叉摩尼，盡形受行。佛世尊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佛說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式叉摩尼，入式叉摩尼法，不捨戒、戒羸不出，相隨心想受婬欲，乃至共畜生，是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責偷奪，讚歎不偷奪，乃至一條縷、一寸納、一滴油，不與不應取。是中佛制，極少至五錢、若五錢直。若式叉摩尼隨所偷事，若王捉、若打、若縛、若擯出，若作是言：「汝賊！汝小兒！汝癡！汝墮官罪。」若式叉摩尼如是偷奪者，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世尊種種因緣呵責殺生，讚歎離殺，乃至蟻子尚不應故奪命，何況於人！若式叉摩尼，故自手奪人命、若與刀，若教死、歎死，作是言：「咄！人用惡活為？死勝生。」隨是人意，種種因緣教死、歎死，若作憂多殺、作頭多殺、作網、作弶、作撥、若作毘陀羅殺、若作似毘陀羅殺、若斷氣殺、若墮胎殺、若按腹殺、若推著火中、推著水中、若從高推下、若遣使道中殺、若母腹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迦羅羅中生惡心方便令奪命。若以是因緣死者，是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若式叉摩尼不知不見過人法，自言：「我如是知如是見，我是阿羅漢向阿羅漢、我是阿那含向阿那含、若斯陀含向斯陀含、若須陀洹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薜荔伽、毘舍闍、鳩槃茶、羅剎來到我所，彼問我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若式叉摩尼如是妄語者，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佛說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式叉摩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邊，髮際至腕、膝已上裸身，受細滑。若順身摩、若逆摩、若推、若牽、若從下抱著上、從上抱著下、若捺瘡。是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若犯者可更受。是中盡形壽不應作。汝能持不？若能持當言：「能。」佛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讚歎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式叉摩尼漏心，聽漏心男子邊，若受捉

手、若捉衣、若共立、若共語、若共期、若入屏處、若待男子、若自身與，如在家女法。以此八事自身與，是非式叉摩尼、非沙彌尼、非釋女，失式叉摩尼法。若犯可更受。是中盡形壽不應作。汝能持不？若能當言：「能。」

「『汝某甲聽！僧已與汝學戒法，式叉摩尼受持六法，名式叉摩尼。汝得具滿和上尼，具滿阿闍梨尼，具滿比丘尼僧，得具滿行處，得具滿國土，得轉輪王願。汝今已滿，當恭敬三寶佛寶、法寶、僧寶、和上尼、阿闍梨尼，恭敬上中下座。當勤三學：善戒學、善定學、善慧學。當修三脫門：空、無相、無作。當勤三業：坐禪、誦經、勸化作福行。是諸法開涅槃門，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如蓮華在水中日日增長開敷，汝亦如是增長道法，後當受具足戒。

「『釋師子法中，　已獲難得戒；
無難時難得，　已得勿使空。』
頭面禮僧足，　右遶歡喜去。

「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弟子，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弟子，不二歲學六法便畜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弟子二歲學六法，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弟子二歲學六法，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弟子二歲學六法，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弟子二歲學六法，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弟子二歲學六法者，未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為畜眾故受勤苦，為浣衣、染衣、割截、簽搥；弟子受大戒竟，捨和上尼去。諸比丘尼聞是事，呵責言：「是不吉弊女！我為汝作衣、浣衣、染衣、割截、簽搥，受大辛苦，受大戒已便捨我去？」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

集二部僧，語諸比丘：「從今聽比丘尼二歲隨逐和上尼。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受大戒已，不二歲隨和上尼，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受大戒已，不二歲隨和上尼，波逸提。隨不隨逐和上尼，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眾不與財法。諸弟子言：「和上尼何不與我等財法？」偷蘭難陀比丘尼言：「我不與汝等財法。」諸弟子言：「若不以財法與我等者，當餘處去。」偷蘭難陀言：「佛結戒，汝等應二歲隨逐我，若餘處去得波逸提罪。」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弟子不與財法？」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弟子不與財法？」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弟子不與財法，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眾不與財法，波逸提。隨不與，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婬女為眾。是婬女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是中有居士作是言：「我曾 共是比丘尼，作如是如是事。」此比丘尼聞是事心不喜，向諸比丘尼說，諸比丘尼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婬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不應畜婬女為眾。畜者，突吉羅。若有因緣畜者，應將遠本處，五由延若六由延。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婬女為眾，不遠本處五六由延，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婬女為眾，不遠本處五六由延，波逸提。隨不遠去，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未滿二十歲童女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未滿二十歲童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畜未滿二十歲童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

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未滿二十歲童女為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未滿二十歲童女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未作屬和上尼羯磨，畜二十歲童女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未作屬和上尼羯磨，畜二十歲童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未作屬和上尼羯磨，畜滿二十歲童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未作屬和上尼羯磨畜為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未作屬和上尼羯磨，畜滿二十歲童女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孝女為眾。是孝女比丘尼，不誦經、不問答、不坐禪。諸比丘尼問言：「汝何以故不讀誦經、問答、坐禪？」答言：「諸善女！我父死、若母死、兄弟死、姊妹兒女死、夫婿死故憂愁。云何能讀誦經、問答、坐禪？」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畜孝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孝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孝女為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孝女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有男女自隨女人為眾。是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男女前後圍遶共行乞食。諸居士共相謂言：「汝知不？諸沙門釋子作婬欲人，共比丘尼僧坊中生兒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將男女自隨女人為眾？」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畜將男女自隨女人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

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有男女自隨女人為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有男女自隨女人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一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畜惡性女人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畜惡性女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畜惡性女人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惡性女人為眾，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畜惡性女人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二十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二歲學六法，畜為眾者，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
爾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為六法。佛言：「共四波羅夷，及髮際至腕膝已上受八事示貪著相，是名六法。」(一百二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二歲學六法，不作屬和上尼羯磨畜為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二歲學六法，不作屬和上尼羯磨畜為眾？」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二歲學六法，不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二歲學六法，不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二歲學六法，不作屬和上尼羯磨，便畜為眾，波逸提。隨畜，隨得爾所波逸提。(一百二十二事竟)◎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五

十誦律卷第四十六(第七誦之五)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百七十八單提法之三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常入出他家。有居士婦言：「汝度我出家。」比丘尼言：「汝與我鉢，我當度汝；與我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出家。」居士婦言：「汝等客作度人耶？」是比丘尼言：「爾。」他日諸善比丘尼，至是居士舍，居士婦問言：「汝等實客作度人耶？」善比丘尼言：「誰作是語？」居士婦言：「我語助調達比丘尼：『汝當度我出家。』便語我言：『與我鉢來，我當度汝；與我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作是言：『汝與我鉢、與我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作是言：『汝與我鉢衣來，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是言：『若汝與我鉢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作是言：「汝與我鉢衣、戶鉤、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我當度汝。」皆波夜提。隨作是語，隨得波夜提。(一百二十三事)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居士有婦不隨夫教，以手脚打驅出自舍。有比丘尼常入出是家，婦往至比丘尼所。是居士到餘聚落，作是念：「我婦將無走去耶？」還舍覓不得，居士念言：「我婦必往至比丘尼精舍。」居士復作是念：「置使在彼令好調伏，後當將還。」是婦五六日住已，語所知識比丘尼：「善女！何不度我？」答言：「汝婿尚在，云何度汝？」婦言：「夫不用我，若須我者，應當自來，亦當遣使。」比丘尼即度令出家。是居士聞婦出家，瞋恚語婦師言：「汝惡比丘尼、賊比丘尼，汝破我家。」「何故破汝家？」答言：「奪我婦作比丘尼。」比丘尼言：「此是汝婦，汝便將去。」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主不聽便度他婦，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主不聽便

度他婦？」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主不聽便畜為眾？」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女人主不聽，畜為眾者，波夜提。」

主不聽者，有三種：若未嫁女，父母不聽；若已嫁未至夫家者，爾時兩邊不聽；若已至夫家，夫主不聽，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夫主不聽便度，波夜提。隨不聽度，隨得波夜提。(一百二十四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有大式叉摩尼，可受大戒。施越沙比丘尼，見是大式叉摩尼，即便語言：「汝何不受大戒？」答言：「助調達比丘尼兇惡喜鬪，我不欲從彼受大戒。汝若與我作和上尼者，我當受大戒。」施越沙言：「汝二歲學六法，我當畜汝為眾。」是大式叉摩尼二歲學六法已，語施越沙言：「汝語我：『二歲學六法，我當畜汝為眾。』我已二歲學六法，汝當畜我。」施越沙言：「我不畜汝。何以故？是助調達比丘尼兇惡喜鬪諍，自能傷他、亦能教人作，以是故我不畜汝。」又言：「汝若不能畜我，何以語我二歲學六法？若汝先不語我者，我不二歲學六法。」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語他言：『汝二歲學六法，我當畜汝。』後便不畜？」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語他言：『汝二歲學六法，我當畜汝。』後便不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語他言：『汝二歲學六法，後當畜汝。』若不畜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語他言：「汝二歲學六法，我當畜汝。」後便不畜者，波夜提。隨不畜，隨得波夜提。(一百二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歲歲度弟子，語諸弟子言：「我所入處，汝等皆隨我入。若我有所得者，汝亦當得。」偷蘭難陀比丘尼，一時著衣持鉢行乞食，入一家得滿鉢去。次弟子入，又得滿鉢去。第二、第三亦復次入。居士不能復與，即閉門作是言：「誰能與是諸不吉比丘尼食？」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偷蘭難陀比丘尼：「云何名比丘尼，歲歲度弟子？」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

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歲歲度弟子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歲歲度弟子者，波夜提。隨歲歲度，隨得波夜提。不犯者，若隔歲度一、若度二者，不犯。(一百二十六事竟)◎
◎比丘尼壇文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迦毘羅女作比丘尼名跋陀，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爾時阿難常為比丘尼差十比丘眾，與受大戒。時阿難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跋陀比丘尼遙見阿難舍衛城乞食，往到其所，頭面禮足一面住，白言：「大德阿難！我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願差十比丘眾。」阿難問言：「比丘尼僧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答言：「已作。」「何時作耶？」答言：「昨日作。」阿難即默然受。跋陀比丘尼知阿難受已，頭面禮足而去。阿難乞食食已到祇洹，持戶鉤遊行，從一房至一房。佛遙見阿難持戶鉤從房至房遊行，佛知故問阿難：「汝何故持戶鉤遊行從房至房？」阿難白言：「世尊！跋陀比丘尼有式叉摩尼可受大戒，語我差十比丘眾。我今欲差，是故持戶鉤遊行諸房。」佛問阿難：「諸比丘尼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答言：「已作。」「何時作耶？」答言：「昨日作。」佛知故問阿難：「諸比丘尼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欲畜眾耶？」答言：「用宿作。世尊！」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跋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用宿作乞屬和上尼羯磨畜眾者，波夜提。隨畜，隨得波夜提。
佛雖如是聽受大戒法，諸比丘尼不知云何受。佛言：「受具足法者，比丘尼初來，將式叉摩尼入尼僧中，教人人頭面禮僧足竟，尼羯磨師應教受衣鉢，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應教效我語：『我某甲，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割截衣持。』第二：『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割截衣持。』第三：『是衣僧伽梨若干條受，割截衣持。』次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我某甲，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兩長一短，割截衣持。』第二：『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兩長一短，割截衣持。』第三：『是衣欝多羅僧七條受，兩長一短，割截衣持。』次問：『此衣是汝有不？』答言：『是。』『我某甲，是衣安陀會五條受，一長一短，割截衣持。』第二：『是衣安陀會五條受，一長一短，割截衣持。』第

三：『是衣安陀會五條受，一長一短，割截衣持。』若僧伽梨縵，是僧伽梨縵衣受持。若欝多羅僧縵，是欝多羅僧縵衣受持。安陀會縵，是衣縵安陀會受持。次教言：『此衣覆肩衣受是，是汝有不？』答言：『是。』應教言：『此衣覆肩衣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是覆肩衣持。』第二：『此衣覆肩衣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是覆肩衣持。』第三：『此衣覆肩衣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是衣覆肩衣持。』次教：『此衣厥修羅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此衣厥修羅衣持。』第二：『此衣厥修羅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此衣厥修羅衣持。』第三：『此衣厥修羅受，長四肘廣二肘半，此衣厥修羅衣持。』次問言：『此鉢多羅是汝有不？』答言：『是。』應教言：『我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第二：『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第三：『此鉢多羅應量受，長用故。』受衣鉢已。次教令乞屬和上尼：『我某甲式叉摩尼，求尊為和上尼，願尊為我作和上尼。我某甲，因尊和上尼故，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憐愍故！』第二：『我某甲，求尊為和上尼，願尊為我作和上尼。我某甲，因尊和上尼故，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憐愍故！』第三：『我某甲。求尊為和上尼，願尊為我作和上尼。我某甲，因尊和上尼故，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憐愍故！』應問和上尼：『能不？』若言：『能。』應教著見處離聞處。即時尼羯磨師應僧中如是唱：『誰能為某甲作教師？』若有一比丘尼言：『我能。』」佛言：「是比丘尼有五法，不應令作教師。何等五？隨愛教、隨瞋教、隨怖教、隨癡教、不知教不教。若成就五法，應作教師。何等五法？不隨愛教、不隨瞋教、不隨怖教、不隨癡教、知教不教。即時應唱言：『大德尼僧聽！是式叉摩尼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比丘尼某甲，能為作教師，教某甲故。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尼某甲為教師，教某甲故。如是白。』『大德尼僧聽！是某甲式叉摩尼，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某甲能作教師教某甲。誰諸尼僧忍立某甲為教師教某甲者默然，誰不忍便說。』『僧已立某甲為教師教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已被羯磨者，應往教正衣服、右膝著地、合掌而問言：)

「『汝某甲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後尼僧中亦如是。我今問汝，若實者當言實，若不實當言不實。我今問汝：汝是女不？是人不？非是非人不？非畜生不？非是不能女不？女根上有毛不？不枯壞不？無癗下病不？非偏不？不二道合不？女根不小不？非是不能產不？非是無乳不？非是一乳不？非是恒有月水不？非無月忌不？非婢不？非客作不？非買得不？非破得不？非兵婦不？非吏婦不？非犯官罪不？不負他物不？女人有如是等病：癩病、癰疽病、痟盡病、癲狂病、長熱病，無如是等病不？父母夫主在不？父母夫主聽

出家不？五衣鉢具不？汝字何等？和上尼字誰？』答言：『我字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尼教師問竟，應白僧：『是式叉摩尼某甲，我已問竟。』尼羯磨師應言：『若清淨者將來。』更一一禮尼僧足已。)

「次教乞屬和上尼羯磨。羯磨法者，『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憐愍故！』第二：『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憐愍故！』第三：『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我今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僧當與我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憐愍故！』

「尼羯磨師，應僧中作如是唱：『大德尼僧聽！是某甲，從某甲和上尼，欲受具足戒。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我今僧中問某甲遮道法。如是白。』應作是言：『汝某甲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僧中問汝，若實言實，若不實當言不實。汝是女不？是人不？非是非人不？非畜生不？非是不能女不？女根上有毛不？不枯壞不？無癊下病不？非偏不？不二道合不？女根不小不？非是不能產不？非是無乳不？非是一乳不？非恒有月水不？非無月忌不？非婢不？非客作不？非買得不？非破得不？非兵婦不。非吏婦不？非犯官事不？不負他物不？女人有如是等病：癩病、癰疽病、痟盡病、癲狂病、長熱病，無有如是等病不？父母夫主在不？父母夫主聽出家不？五衣鉢具不？汝名何等？和上尼字誰？』應答言：『我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頗有未問者不？若未問者我當更問，若已問者應默然。』即語言：『汝某甲默然。』是中尼羯磨師僧中唱：『大德尼僧聽！某甲式叉摩尼，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僧與某甲為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如是白。』『大德尼僧聽！某甲式叉摩尼，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者默然；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竟。』第二：『大德尼僧聽！某甲式叉摩尼，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是某甲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是中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某甲者默然；不忍者說。是第二羯磨竟。』第三：『大德尼僧聽！某甲式叉摩尼，欲從和上尼某甲受具足戒。是某甲

從僧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無遮道法，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誰諸比丘尼僧忍某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不忍者說。是第三羯磨竟。』『僧已為某甲作屬和上尼羯磨，和上尼名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比丘尼眾應在比丘尼寺中作如是羯磨，作竟即將至大僧寺中二部僧和合與受具戒。)

「將至大僧中一一禮僧足，應教從僧乞受具足戒：『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法，和上尼名某甲。僧當濟度我，與我受具足戒，憐愍故！』第二：『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我今從僧中乞受具足戒法，和上尼名某甲。僧當濟度我，與我受具足戒，憐愍故！』第三：『我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我今從僧乞受具足戒法，和上尼名某甲。僧當濟度我，與我受具足戒，憐愍故！』一比丘應僧中唱言：『大德僧聽！是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我當僧中問某甲六法。如是白。』應語彼言：『汝某甲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僧中問汝，實者當言實，不實者當言不實。汝某甲清淨不？汝從出家來順行出家法不？二歲學六法不？比丘尼僧作本事不？比丘尼僧和合已，作乞屬和上尼羯磨未？五衣鉢具不？汝字誰？和上尼字誰？』答言：『我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頗有未問者不？若未問者我當更問，已問者汝默然。』『大德僧聽！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順行出家法，已二歲學六法，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受具足戒。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順行出家法，已二歲學六法，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說竟。』第二：『大德僧聽！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順行出家法，已二歲學六法，比丘尼僧已作本事竟，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默然；誰不忍者說。是第二羯磨說竟。』第三：『大德僧聽！某甲從和上尼某甲欲受具足戒，今從眾僧中乞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某甲自說清淨，順行出家法，已二歲學六法，比丘

尼僧已作本事竟，比丘尼僧和合已作屬和上尼羯磨，五衣鉢具。某甲名某甲，和上尼名某甲。僧當與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和上尼名某甲者默然；誰不忍者便說。是第三羯磨說竟。』『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竟，和上尼名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教言：『若人問：「汝幾歲？」應答言：「無歲。」「何時節？」隨時應答：「若春、若夏、若冬、若閏、無閏。」皆應隨實答是事，汝盡形應憶念。』即應為說三依止法：『汝某甲聽！佛世尊多陀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知者、見者，說受大戒比丘尼三依止法。比丘尼依是法，得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何等三？一者依糞掃衣。比丘尼依是，得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若更得盈長衣，所謂赤麻衣、白麻衣、芻麻衣、翅夷羅衣、繒衣、欽婆羅衣、劫貝衣，如是清淨衣，皆是盈長衣得。是中汝盡形依糞掃衣，能持不？若能當言：「能。」二者依乞食。比丘尼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若更得盈長施食，若相食、故作食、齋日食、月一日食、十六日食、眾僧食、別房食、請食、若僧、若別請，如是等清淨諸食，皆名盈長得。是中盡形依乞食，能持不？若能當言：「能。」三者依腐棄藥。比丘尼出家受戒，行比丘尼法。若更得盈長施，酥、油、蜜、石蜜；四種淨脂：熊脂、驢脂、猪脂、鱣脂；五種根藥：舍梨、薑、赤附子、波提、鞞沙、菖蒲根；五種果藥：訶梨勒、阿摩勒、鞞醯勒、胡椒、蓽茇羅；五種鹽：紫鹽、赤鹽、白鹽、黑鹽、鹵樓鹽；五種湯：華湯、葉湯、根湯、莖湯、果湯；五種樹膠：興渠膠、薩闍賴膠、底夜膠、底夜和提膠、底夜和那膠。如是等諸餘清淨藥，是盈長得故。當依腐棄藥，汝盡形能持不？若能當言：「能。」』

「次應說八墮法：『汝某甲聽！佛世尊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知者、見者，說是受具足戒比丘尼，得三依止八墮法。若比丘尼於八墮法中，隨所犯一一法，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如截多羅樹頭，畢竟不生，不復增長。比丘尼亦如是，八墮法中隨所犯者，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佛世尊種種因緣，呵責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佛讚歎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比丘尼，同入比丘尼戒法，不捨戒、戒羸不出想，隨心受婬欲乃至共畜生，是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種種因緣呵責偷奪法，讚歎不偷奪法，乃至一條縷、一寸納、一滴油，尚不應偷奪。是中佛制，極少乃至五錢、若五錢直。若比丘尼隨所偷事，若王捉、若打、若縛、若擯出，作是言：「汝賊、汝小兒、汝癡、汝墮官罪。」若比丘尼如是偷奪者，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

「能。」佛種種因緣呵責殺生，讚歎不殺生。乃至蟻子尚不應故奪命，何況於人！若比丘尼，自手故奪人命、若與刀、若教死、歎死，作是言：「咄！人用惡活為？死勝生，隨彼心樂死！」種種因緣教死、歎死，若作憂多殺、若作頭多殺、作弶、作網、作撥、若作毘陀羅、若作似毘陀羅、若斷氣殺、若墮胎殺、若按腹殺、若推著火中水中、若從高推下、若使道中死、若母腹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羅中生惡心方便令奪命。若以是因緣死者，是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種種因緣呵責妄語，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是中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若比丘尼不知不見過人法，自言：「我如是知、如是見，我是阿羅漢向阿羅漢，若阿那含向阿那含，若斯陀含向斯陀含，若須陀洹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虛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至我所，諸龍、夜叉、薜荔伽、毘舍闍、鳩槃茶、羅剎來到我所，彼問我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若比丘尼如是妄語者，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以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佛說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髮際至腕膝已上却衣，順摩逆摩抱捉牽推，舉上舉下捺瘡者，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者當言：「能。」佛種種因緣呵欲、欲想、欲欲、欲覺、欲熱，佛說斷欲、除欲想、滅欲熱。若比丘尼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捉衣、共立、共語、共期、入屏覆處、待男子來、自身往就，如白衣女。以此八事示貪著相，是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種種因緣呵責惡知識、惡伴黨，讚歎善知識、善伴黨。若比丘尼，知他比丘尼犯重罪，覆藏乃至一夜，是比丘尼，知彼比丘尼若退、若住、若失、若遠去，後作是言：「我先知是比丘尼有如是如是事，不欲自向人說，不欲向僧說，不欲令人知。」作是言：「云何妹自污姊？」是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佛種種因緣呵責惡知識、惡伴黨，讚歎善伴黨、善知識。若比丘尼，知比丘一心和合僧作不見擯，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隨順相助。諸比丘尼應語是比丘尼言：「僧一心和合作不見擯，是比丘獨一無二、無伴無侶，不休不息，汝莫隨順。」若是比丘尼，諸比丘尼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者，諸比丘尼應第二、第三諫，令捨是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不捨者，是非比丘尼、非沙門尼、非釋女，失滅

比丘尼法。是事盡形不應作。若能持者當言：「能。」』應語言：『汝從今應善軟心易教化隨順師教。汝某甲已受大戒竟，好和上尼、好阿闍梨尼、好眾僧、好僧坊、好檀越、好行道處、好國土，轉輪聖王所願尚不能得滿，汝今得滿。汝應恭敬三寶：佛寶、法寶、僧寶。應學三學：善戒學、善心學、善慧學。修三脫門：空、無相、無願。勤行三業：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汝勤行是法者，得開須陀洹果門、斯陀含果門、阿那含果門、阿羅漢果門，如青赤白蓮華在水中日日增長，汝等諸善根亦日日增長。餘殘戒法，和上阿闍梨漸漸為汝廣說。』即說偈言：

「『汝得受具戒，　深知於佛法；
普善真微妙，　廣大珍寶聚。
天王釋所願、　轉輪王所願、
閻羅王所願，　汝今已得滿。
常當勤精進，　修習諸善法：
勤修行三業，　當開甘露門。
於一切法中，　得無障礙慧；
如華日增長，　汝善根亦爾。
餘殘諸戒法，　佛世尊所說；
和上阿闍梨，　當為汝廣說。』
頭面禮僧足，　右遶歡喜去。」

(一百二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諸居士婦，向阿耆羅河洗浴。先有比丘尼，裸形河中洗浴，諸居士婦呵責言：「不吉弊女，麁身大腹垂乳，何用作比丘尼為？何不反戒作婢？」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裸形露處洗？」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從今聽比丘尼畜浴衣著露地洗。」

爾時諸比丘尼，知佛聽畜浴衣，便廣長作。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知佛聽畜浴衣，便廣長大作？」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知我聽畜浴衣，便廣長大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欲作浴衣，當應量作。量者，長五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過是作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欲作浴衣，若過長量、不過廣量，波夜提。若過廣量、不過長量，波夜提。隨過長廣量，隨得波夜提。(一百二十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助調達比丘尼，數數易衣服。是時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數數易衣服？」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數數易衣服？」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數數易衣服，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數數易衣服，波逸提。隨易，隨得波逸提。(一百二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弟子名施越沙，善好樂持戒但喜忘。施越沙摘故衣，不自縫、不使人縫，所摘衣散在異處。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摘故衣不自縫、不使人縫，散在異處？」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施越沙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摘故衣不自縫、不使人縫，散在異處？」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尼作衣極久五夜，應還受。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衣，極久乃至五夜。過是成者，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作衣時過五夜，波逸提。隨過，隨得波逸提。(一百三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多畜衣，不分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何者是所受欝多羅僧，何者是所受安陀會，何者是所受覆肩衣，何者所受俱修羅。諸比丘尼問助調達比丘尼：「何者是汝所受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肩衣、俱修羅？」答言：「小住！我問和上尼，問阿闍梨尼，問共活尼。」即往問言：「何者我所受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肩衣、俱修羅？」諸人答言：「我不知不憶，疑何者是汝所受、非所受。」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多畜衣，不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肩衣、俱修羅？」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言：「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

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多畜衣，不知何者是所受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覆肩衣、俱修羅？」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比丘尼五夜應看五衣。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五夜不看五衣，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五夜不看五衣，波逸提。隨不看，隨得波逸提。(一百三十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常入出諸家。諸居士婦言：「與我少許衣段，守護小兒故。」是比丘尼即脫衣與。後諸善比丘尼復到是家，諸居士婦言：「與我少許衣段，守護小兒故。」善比丘尼言：「汝等倒語，白衣應與出家人衣，而反從我索。我等受他信施，云何壞他供養？」居士婦言：「汝等慳惜，前有比丘尼來，我索小段，便脫衣與我。」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以衣與白衣？」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以衣與白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衣與白衣，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衣與白衣，波逸提。隨與，隨得波逸提。(一百三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月病休止，浣病衣已淨不欲起去，妨餘有月病比丘尼。不得故處，諸比丘尼苦惱。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月病休止，浣病衣已淨不欲起去？」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月病休止，得浣衣竟不欲起去？」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月病休止，浣衣已淨不起去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月病休止，浣衣已淨不起去者，波夜提。隨不起，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一居士，欲與比丘尼僧衣。偷蘭難陀比丘尼，常入出是家，聞已往問言：「汝實欲與比丘尼僧衣耶？」答言：「實爾。」偷蘭難陀言：「比丘尼僧多有衣，厚舉畜腐爛不能用，汝今有事且出城，還更自思惟。」以是因緣故，是衣竟不與比丘尼

僧。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居士欲與比丘尼僧衣，遮令不與？」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居士欲與比丘尼僧衣，遮令不與？」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遮與僧衣，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遮與僧衣，波夜提。隨遮，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所望得衣弱，便受迦絺那衣。後時打犍搥捨迦絺那衣，偷蘭難陀比丘尼不欲來，遣比丘尼喚言：「僧欲捨迦絺那衣，汝來！」答言：「不去。」問：「何故不去？」偷蘭難陀言：「我所望衣未得。」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所望得衣弱，而受迦絺那衣？」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所望得衣弱，而受迦絺那衣？」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所望得衣弱，而受迦絺那衣，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所望得衣弱，而受迦絺那衣，波夜提。隨所望得衣弱，隨受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僧，打揵搥欲捨迦絺那衣。優婆和比丘尼，作僧斷事人，不欲到僧中，遣比丘尼喚言：「善女來！比丘尼僧欲捨迦絺那衣。」瞋言：「我是僧斷事人，何故不問我而打揵搥？我不能去。」即以是因緣故，不成捨迦絺那衣。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僧欲捨迦絺那衣，不隨順從？」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僧捨迦絺那衣不隨順？」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僧捨迦絺那衣時不隨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僧捨迦絺那衣時不隨者，波夜提。隨不隨順，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打揵搥和合欲分衣。優婆和比丘尼作僧斷事人，不往僧中，遣使喚言：「僧已和合欲分衣，汝來！」答言：「不往，汝遠去。是事非法不正邪事，隨欲、隨瞋、隨怖、隨癡。我是僧斷事人，云何離我分衣？是故不去。」以是因緣故，僧不得分衣。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僧分衣不隨順？」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僧分衣不隨順？」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僧分衣時不隨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僧分衣時不隨者，波夜提。隨不隨，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七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比丘尼僧打揵搥和合欲斷事，優婆和比丘尼不往，遣使喚言：「僧已和合欲斷事，汝來。」答言：「汝遠去！我思惟是事，非法不正，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是故不去。」以是因緣故，僧不成斷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僧斷事不隨順？」種種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優婆和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僧斷事不隨順？」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僧斷事時不隨順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僧斷事時不隨順者，波夜提。隨不隨順，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不囑他房舍，遊行聚落中。後失火燒僧坊，諸比丘尼各各自出衣鉢，共相謂言：「出偷蘭難陀比丘尼衣鉢。」有比丘尼言：「偷蘭難陀惡性喜瞋，失言不失、燒言不燒。」都不與出，火燒物盡。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不囑他房舍，遊行聚落中？」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不囑他房舍，遊行聚落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囑他房舍，至聚落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以房舍囑他，至聚落中，波夜提。隨不囑他，隨得波夜提。(一百三十九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棄捨經、律、阿毘曇，誦讀種種呪術。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誦讀種種呪術？」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讀誦種種呪術？」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讀誦種種呪術，波逸提。」

波逸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讀誦種種呪術，若是偈說，偈偈波逸提；若是章說，章章波逸提；若別句說，句句波逸提。

不犯者，若讀誦治齒。呪腹痛呪、治毒呪，若為守護安隱，不犯。(一百四十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先是外道，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兒讀誦種種呪術。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迦羅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棄捨經、律、阿毘曇，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教白衣讀誦種種呪術，若是偈說，偈偈波夜提；若是章說，章章波夜提；若別句說，句句波夜提。

不犯者，教讀誦治齒呪、腹痛呪、治毒呪，若為守護安隱故，不犯。(一百四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常入出他家。到他家中，居士婦言：「善女！汝掃灑、敷床榻、然火煮食、下食。」是比丘尼即隨所教。更有善比丘尼來到是家，居士婦言：「善女！汝掃灑、敷床榻、然火煮食、下食。」答言：「我是汝婢供養汝耶？今汝等坐，使我執作。」居士婦言：「汝惡性憍慢，助調達比丘尼來，隨我語作。」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與白衣掃灑、敷床榻、然火煮食、下食？」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

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與白衣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白衣作，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白衣使掃地，掃者波夜提；若使灑地、敷床榻、然火煮食、煮羹、下食，作者波夜提。若隨語閉門，突吉羅。(一百四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節日，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出城至園中，但有諸新婦在家。偷蘭難陀比丘尼，與一家知識，早起著衣持鉢入是家。新婦畏婿來、若婿父母來，於中門外與敷坐，共相問訊便坐。諸新婦頭面禮比丘尼足，現前而坐。比丘尼即為說法，經久閉目便唄，新婦恐婿來見、若婿父母來故，即便起去。第二、第三新婦亦復如是。比丘尼開眼，看見前無人在，心生慚愧捨坐處去。是家近大巷，有諸蔽惡人，入門見其坐床，四顧無人，便偷持去。諸新婦不聞比丘尼聲，共相謂言：「往看在不？」咸言：「不在。」「坐床在不？」答言：「不在。」作是念：「比丘尼必持至僧坊中。」遣使索言：「還我床來。」是比丘尼羞瞋故，不復至是家。是居士後於市中見人賣床，即還奪取。遣使語比丘尼言：「以得先床，汝可還來。」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坐白衣床，不付囑主便去？」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坐白衣床，不還付主便去？」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坐白衣床，不還付主便去，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坐白衣床，不還付主便去，波夜提。隨不付去，隨得波夜提。(一百四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有一大臣，淨潔自喜好出他過。語其婦言：「諸比丘尼不淨著弊棄衣，莫聽坐我床上。」婦答言：「爾。」言已便去。偷蘭難陀常入出是家，中前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居士婦言：「我丈夫淨潔自喜好出他過，是語我言：『諸比丘尼不淨著弊棄衣，莫聽坐我床上。』」偷蘭難陀比丘尼即便瞋言：「速去！汝等姓勝我耶？家勝我耶？若我不作比丘尼者，汝等當供給我。」即高褰衣坐其床上。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不問主人輒坐他床上，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

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問主人坐他床上？」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問主人坐他床上，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不問主人坐他床上，波夜提。隨不問坐，隨得波夜提。(一百四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國節日，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欲出城詣園林中。諸白衣婦洗浴以香塗身莊嚴頭面，治目塗髮，著新好衣，內外莊嚴具。助調達比丘尼入是家，見居士婦問言：「汝洗浴以香塗身，莊嚴頭面，治目塗髮，著新好衣，內外莊嚴具，欲作何等？」答言：「欲詣園林中遊戲。」語比丘尼言：「善女！汝能去不？」答言：「能去。」問言：「汝欲乘乘、為當步去？」比丘尼言：「我等為是婢供養汝耶？云何當步？」居士婦言：「汝能上乘不？」比丘尼言：「汝等尚能，我何以不能？」是中有婦女羞夫婿、羞夫婿父母者，便閉車前後。有無婿及父母者，開車而去。諸比丘尼無所畏故，開車大語戲，共相隨去。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乘車行，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乘乘？」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無病乘乘，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無病乘乘，波夜提。隨無病乘乘，隨得波夜提。若病，不犯。(一百四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舍衛城王園精舍諸比丘尼，在中庭講堂內土埵上，有立作者、有紡者、有擘治者、有抖擻者、有作縈者、有纏手者。爾時眾多鬪將，到王園精舍，見諸比丘尼種種作，作是言：「若王聞者，諸麁氍、細氍、雜色氍、欽婆羅，如是等物一時多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紡作？」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紡績，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紡績，波夜提。若縈、若績、若擘、若抖擻、若纏手，皆波夜提。隨動手，隨得波夜提。方便欲作，突吉羅。若

還合縷，一轉一突吉羅。若為縫衣，繩綖乃至六兩，不犯。(一百四十六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得他賈錢，腰絡著市中行，有鈴聲出。諸居士聞已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著腰絡行市中，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腰絡？」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腰絡，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著腰絡，波夜提。若作，突吉羅。若治，突吉羅。若與他著，突吉羅。(一百四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捉蓋入他舍。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捉蓋入他家，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捉蓋入白衣家舍？」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捉蓋入白衣舍，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捉蓋入白衣舍，波夜提。隨捉，隨得波夜提。若倒蓋入，不犯。(一百四十八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有比丘尼名修闍多，端正姝好，人所喜見。有一長者兒，名鬱多羅，舊相知識，共語共事。是兒住憍薩羅國鉢多羅聚落，是比丘尼為是兒故，離有比丘住處安居。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離有比丘住處安居？」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修闍多：「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離有比丘住處安居？」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離有比丘住處安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離有比丘住處安居，波夜提。隨離，隨得波夜提。(一百四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

疑罪？」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安居竟，不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安居竟，不於二部僧中求三事自恣說見聞疑罪，波夜提。隨不求三事自恣說，隨得波夜提。(一百五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半月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半月不往僧中求教誡，波夜提。隨不求，隨得波夜提。(一百五十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無病不往受教誡。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無病不往受教誡？」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無病不往受教誡？」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無病，不往僧中受教誡，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無病，不往受教誡，波夜提。隨無病不往受教誡，隨得波夜提。若病，不犯。(一百五十二事竟)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六

十誦律卷第四十七(第七誦之六)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尼律第六

佛在俱舍彌國。爾時迦留羅提舍比丘命終，有姊妹比丘尼七人，名偷蘭難陀尼、周那難陀尼、提舍尼、憂波提舍尼、提舍域多尼、提舍婆羅那尼、提舍叉多尼，是諸比丘尼有大勢力，集薪木材燒是比丘身，拾骨起塔。爾時有一比丘名迦陀，從和耆國遊行向維耶離，道中見是塔，問：「是誰塔？」答言：「迦留羅提舍比丘塔。」又言：「此凡夫人，何用起塔？」即壞是塔，敷繩床坐上。偷蘭難陀比丘尼，聞迦陀比丘破其兄塔、敷床坐上，聞已瞋恚，語諸妹言：「各持鍼線來，縫是比丘著床。」是僧坊近道，時優波離過，聞如是事，即往語是比丘言：「汝在此中坐者，諸比丘尼正爾當來縫汝著床。」答言：「若縫我著床者，我從此臭身得脫。」優波離言：「汝雖脫臭身，諸比丘尼當得大罪。」是比丘即入禪定，令身不現，優波離即出去。諸比丘尼入，共相謂言：「是比丘在不？」即看不見，手摸繩床看猶覺有暖，作是言：「必是本剃毛人優波離教使走去。」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有比丘住處，外門不問便入？」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有比丘住處，外門不問便入？」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比丘住處，外門不問便入，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有比丘住處，外門不問便入，波夜提。隨不問入，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佛不在比丘尼僧前結同戒，在比丘僧前結同戒已，語諸比丘：「汝等向比丘尼僧說。」佛即入房坐禪。諸比丘共相謂言：「佛結同戒，教我等向諸比丘尼僧說。誰能為諸比丘尼僧說？」又念：「長老跋提比丘，有福德威力名聞流布，是長老跋提比丘，能往詣王園精舍，為比丘尼僧說同戒。」諸比丘即往是比丘所言：「佛為我等結同戒，語我等言：『汝等向比丘尼僧說。』即入房坐禪。我等作是思惟：『誰能為比丘尼僧說同戒？』又作是念：『長老跋提比丘，有福德威力名聞流布，必能為說。』汝能為王園精舍比丘尼僧說同戒不？」長老跋提默然受之，諸比丘即頭面禮跋提足右繞而去。是夜過已，跋提比丘著衣持鉢，共後行比丘入

舍衛城乞食。食後到王園比丘尼精舍，諸比丘尼遙見長老跋提比丘來，即起與敷床榻坐處，有辦水者，有辦草者。跋提到已，洗脚就座坐已，令集比丘尼僧。集已語言：「諸善女！佛結同戒，我及汝等應共受持。」是中有長老善好比丘尼，皆言：「善好。」偷蘭難陀比丘尼喑啞不受。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喑啞向比丘？」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喑啞向比丘？」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喑啞向比丘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喑啞向比丘，波夜提。隨喑啞向比丘，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羅比丘尼，本是外道，喜鬪諍瞋恚，共諸比丘尼鬪諍惡口恐他，作是言：「某王是我相識是我檀越，某大臣、鬪將、居士，是我相識檀越，當用是力治汝。」諸比丘尼恐怖。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他鬪諍惡口恐他，作是言：『某王是我相識是我檀越，某大臣、鬪將、居士，是我相識檀越，當用是力治汝。』令諸比丘尼恐怖？」種種因緣呵責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他鬪諍惡口恐他，作是言：『某王與我相識是我檀越，某大臣、鬪將、居士，與我相識檀越，當用是力治汝。』令諸比丘尼恐怖？」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惡口恐怖他，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共比丘尼鬪諍惡口，恐怖他言：「某王是我知識，當以王力治汝。」波夜提。「大臣力、鬪將力、居士力治汝。」皆波夜提。隨作是語，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喜入出他家，早起行詣諸家，中庭立、大門中立、厨下立。是中若有沙門、婆羅門來，為乞食故來，偷蘭難陀比丘尼語言：「食未辦。」若言：「主人不在。」如是從家至家，遮諸乞食人。諸乞食人不得食故呵責言：「是不吉弊女慳惜他家，故令我等不得食。」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

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護惜他家？」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護惜他家，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護惜白衣家，波夜提。隨護惜，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六事竟)
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摩訶男釋，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足右遶而去，還家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時到，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二部僧入已皆坐。知佛坐已，自手行水，自與種種多美飲食，自恣滿足。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滿鉢中飯以羹澆上，在前不噉四向顧視。摩訶男釋作是念：「我當遍看誰少、誰不少？誰食、誰不食？」見助調達比丘尼滿鉢飯羹在前不食，語言：「善女！何故不食？」答言：「我先已食，何故取飯？」答言：「汝便持去。」摩訶男釋善好不嫌，諸居士隨摩訶男釋者作是言：「摩訶男釋供給眾僧如事大家，諸比丘尼現前呵辱。」佛遙見比丘尼所作，聞諸居士呵責，食後到僧坊中集二部僧，種種因緣呵責助調達比丘尼：「摩訶男釋供給眾僧如事大家，云何現前毀辱？」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尼數數食。何以故？女人喜數數食故。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受請都不食者，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受請，乃至不食一口，波夜提。隨受請不食，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七事竟)
佛在釋氏國。是中有比丘尼，名結髮，作法師善能說法。見一年少比丘，無深智慧，即問難阿毘曇事，是比丘不能隨順問答。是比丘尼出，自貢高語諸比丘尼言：「我今問一比丘阿毘曇事，不能隨順答我。」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比丘不聽問經、律、阿毘曇事便問？」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結髮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比丘不聽問經、律、阿毘曇事便問？」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比丘不聽問經、律、阿毘曇事便問，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比丘不聽問難經、律、阿毘曇中事，若以偈問，偈偈波夜提；若以章問，章章波夜提；若別句問，句句波夜

提。(一百五十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裸形露地洗浴。諸居士見不喜，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裸形露地洗浴如婬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裸形露地洗浴？」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裸形露地洗浴，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裸形露地洗浴，波夜提。隨裸形露地洗浴，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五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著白衣嚴身具，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著白衣嚴身具，如王夫人、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白衣嚴身具？」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白衣嚴身具，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著白衣嚴身具，波夜提。隨著，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看莊嚴伎兒。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如王夫人、如大臣婦。」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故往觀聽歌舞伎樂、莊嚴伎兒，得見者波逸提；不得見者，突吉羅。若從下至高得見，波夜提；不得見，突吉羅。若從高至下得見，波夜提；不得見，突吉羅。
不犯者，不故往道由中過，不犯。(一百六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兩道中間生癰，即喚白衣解看還繫。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屏處有瘡，令白衣解看還繫？」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屏處有瘡，使白衣解看還繫？」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瘡，使白衣解繫者，波夜提。」

瘡者有三種：一者癰瘡等自生、二者物傷、三者中風堅癖。癖有三種：冷癖、熱癖、風癖。若比丘尼，自能繫不能解，應自繫令他解。若自能解不能繫，應自解令他繫。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令白衣繫而不解，波夜提。若令解不繫，波夜提。隨令繫解，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二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修闍陀比丘尼，年少端正，與鬱多羅長者兒共相識共事，是比丘尼共行坐起言語說俗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共男子行說俗事？」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修闍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與男子共行說俗事？」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男子共行說俗事，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與男子共行說俗事，波夜提。隨共行說俗事，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三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以好香揩身，復以塗香、胡麻屑、胡麻滓揩身。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香揩身，以塗香、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云何名比丘尼，以塗香、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塗香、胡麻屑、胡麻滓揩身，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香揩身，波夜提。若以塗香、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皆波夜提。隨用揩身，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四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不自以香塗身，復不自以香揩身，胡麻屑、胡麻滓揩身，使式叉摩尼、沙彌尼、白衣女揩身。是

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式叉摩尼、沙彌尼、白衣女以香塗身，復以香揩身，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式叉摩尼、沙彌尼、白衣女以香塗身，復以香揩身，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使人以香塗身復以香揩身，胡麻屑、胡麻滓揩身，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使人以香揩身，波夜提。若使人以香塗身，波夜提。胡麻屑、胡麻滓揩身，皆波夜提。隨使人揩，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著頭光在婬女門中立。諸婆羅門居士來欲近之，即以脚蹴蹋，作是言：「汝欲共我作婬欲耶？」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著頭光在婬女門中立，見諸人來近以脚蹴蹋。」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著頭光在婬女門中立？」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頭光，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著頭光，波夜提。若作，突吉羅。若治故光，突吉羅。若與他著，突吉羅。(一百六十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有大式叉摩尼，年少端正可愛，欲受大戒。有弊惡人見生貪著心，作是念：「比丘尼為王所守護，不得強奪。諸比丘尼法，應從比丘受大戒。若是式叉摩尼出受戒時，我當捉取將去。」是式叉摩尼出受大戒，是弊惡人強捉將去。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語僧坊中比丘尼出遠門去？」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不語僧坊中比丘尼出遠門去？」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語餘比丘尼出遠門去，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從比丘尼僧坊中不語餘比丘尼出門遠去，波夜提。隨不語出門，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以刷刷頭。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以刷刷頭，如白衣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刷刷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刷刷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刷刷頭，波夜提。隨刷刷，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使他刷頭。諸居士呵責言：「善女！汝等已出家，何用刷頭為？」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他刷頭？」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他刷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使他刷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使他刷頭，波夜提。隨使他刷頭，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六十九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以梳梳頭。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以梳梳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梳梳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以梳梳頭，波夜提。隨梳，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使他梳頭。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他梳頭？」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使他梳頭，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使他梳頭，波夜提。隨使他梳頭，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一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編頭髮。諸居士呵責言：「汝比丘尼出家人，何故編頭髮為？」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編頭髮？」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編頭髮，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編頭髮，波夜提。隨編，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二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使他編頭髮。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使他編頭髮？」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使他編頭髮，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使他編頭髮，波夜提。隨使他編頭髮，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三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王園比丘尼精舍門前有好草地，淨潔故多人眾集。是中多有弊惡人，見諸比丘尼出入時，便形相說其過罪，共相謂言：「是睞眼、是爛眼、是癭、是黑、是白、是好、是醜、是有威德、是無威德。」諸比丘尼聞是事心不喜，作是念：「諸人集此者，以是好草故，我等何不壞是草耶？」即大小便其上，草即乾死。諸居士呵責言：「不吉弊女，更無餘行處耶？淨草中大小便。」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諸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責言：「云何名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隨生草上大小便，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四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故出精。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故出精？」種種因緣呵已，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

問偷蘭難陀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故出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出精，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故出精，波夜提。隨故出精，隨得爾所波夜提。
佛在舍衛國。爾時諸比丘尼夢中失精，覺已作是念：「佛結戒，不聽我等故出精。今夢中失精，我當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出精，除夢中，波夜提。」(一百七十五事竟)
佛在舍衛國。爾時迦留陀夷，與掘多比丘尼相識知舊，共語共事。時迦留陀夷，二月遊行他國，掘多比丘尼聞已心不喜。迦留陀夷二月遊行，還到舍衛國。掘多比丘尼聞已，洗浴莊嚴面目，香油塗髮著輕染衣，到迦留陀夷所，頭面禮足在前而坐。時迦留陀夷，生染著心諦視其面，比丘尼亦生染心，視比丘面。比丘尼作是念：「此視我面必生染著，我何不在前起行？」時迦留陀夷但著泥洹僧，共行來往欲心動發，畏犯戒故，不敢相觸，諦相視面便失不淨，離急熱已即還本坐。掘多比丘尼知失不淨，語迦留陀夷：「持是衣來，我當與浣。」即脫衣與。比丘尼持是衣，小却一面捥衣，取汁分作二分，一分飲、一分著女根中，即時有福德人來受母胎。是比丘尼腹漸漸大，諸比丘尼言：「汝是犯婬欲人，驅出僧坊。」是比丘尼言：「我不作婬。」自說如上因緣。諸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語諸比丘尼：「汝等莫說，是比丘尼此事，以如是因緣故得娠。」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飲精？」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飲精，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是中犯者，若比丘尼飲男子精，波夜提。隨飲，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男子洗處浴。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在男子洗處浴，如婬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在男子洗處浴？」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男子洗處浴，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男子洗處浴，波夜提。隨男子洗處浴，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七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助調達比丘尼，喜門中立。諸居士呵責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在門中立如婬女。」是中有比丘尼，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不喜，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二部僧，知而故問助調達比丘尼：「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作。世尊！」佛以種種因緣呵責言：「云何名比丘尼，喜門中立？」種種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在門中立，波夜提。」
波夜提者，燒煮覆障，若不悔過，能障礙道。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在門中立，波夜提。隨門中立，隨得爾所波夜提。(一百七十八波夜提事具足竟)

八波羅提提舍尼法

佛在釋氏國。爾時釋摩男，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還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煮藥草乳汁，早起敷坐處，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二部僧往入其舍就座而坐。釋摩男見佛及二部僧坐已，自手行水、自下飯、與藥草、乳汁澆上。爾時助調達比丘尼，盛滿鉢飯，以藥草乳汁澆上，著前不食四向顧視。釋摩男作是念：「我當遍看，誰少、誰不少？誰食、誰不食？」見助調達比丘尼，置鉢在前不食，問言：「何故不食？」答言：「汝有未煎乳不？有者當食。」答言：「是藥草乳汁美好可食。若有未煎乳者，當以相與。」又問：「汝有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者，我當得食。」語言：「藥草乳汁可並食。若有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當以相與。」助調達比丘尼言：「汝請佛及僧，汝若無力能隨意與者，何故請佛及僧耶？若餘人請者，當隨意與，是熟乳何處無有？」釋摩男善好，聞是語不瞋。餘隨從釋摩男者瞋言：「諸比丘尼自言：『善好有功德。』是釋摩男供給眾僧如事大家，云何現前呵辱？」佛見助調達比丘尼作是事，聞諸居士呵責，食後以是事集二部僧，種種因緣呵責助調達比丘尼言：「云何名比丘尼，釋摩男供給眾僧如事大家，云何現前呵辱？」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以十利故與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無病，自為索乳，是比丘尼，應諸比丘尼前說是事，作是言：『諸善女！我墮可呵法，不隨順道，可悔過，我今悔過。』是名初波羅提提舍尼法。」

是中犯者，若比丘尼無病自為索乳，得者波羅提提舍尼；不得者，突吉羅。為病者索得者，不犯。若從親里索、若先請、若不索自與，不犯。(一事竟)酪、生酥、熟酥、油、魚、肉、脯亦如是，是名為八波羅提提舍尼法。(不共戒都竟，共戒如比丘戒中廣說。)

比丘尼八敬法

比丘尼布薩日到寺中，隨意請一比丘，受教誡法。比丘尼僧要當自和合，僧差一比丘尼，來受教誡，要須伴共來。來到已，頭面禮教誡比丘足問訊，應如是語：「比丘尼僧和合，頭面禮和合比丘僧足，乞半月教誡法。所勅教誡法，我當受持。」比丘應語比丘尼言：「釋迦牟尼佛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知者、見者，為比丘尼說半月八敬法。何等八？一者百歲比丘尼，見新受具戒比丘，應一心謙敬禮足。二者比丘尼應從比丘僧乞受具戒。三者若比丘尼犯僧殘罪，應從二部僧乞半月摩那埵法。四者無比丘住處，比丘尼不得安居。五者比丘尼安居竟，應從二部僧中自恣求見聞疑罪。六者比丘尼半月從比丘受八敬法。七者比丘尼語比丘言：『聽我問修多羅、毘尼、阿毘曇。』比丘聽者應問，若不聽者不得問。八者比丘尼不得說比丘見聞疑罪。是為八。」一比丘尼受是八敬法，布薩時應白比丘尼僧中說是八敬法。布薩竟至明日，是先受八敬法比丘尼，應還來禮是教誡比丘足。比丘尼僧和合，頭面禮和合比丘僧足，比丘尼僧和合布薩竟。

次說比丘法，僧和合說戒時，是教誡比丘尼比丘，若聞說戒比丘言：「僧今和合先作何事？」是受教誡比丘尼比丘，應至上座所偏袒右肩胡跪合掌：「比丘尼僧和合，頭面禮和合比丘僧足，乞半月教誡法所勅教誡法，我當都受。」上座應語：「和合比丘尼僧，不須作教誡羯磨。」是比丘還語比丘尼：「眾僧語汝：『和合比丘尼僧教誡比丘尼羯磨，佛已捨。』」凡教誡比丘尼比丘，不得出界外。若出界外，得突吉羅罪。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七

十誦律卷第四十八(第八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增一法之一

佛婆伽婆住舍婆提。長老優波離問佛：「若男子作女人威儀、女人相、女人服、作女人形制已，如男子法受戒，得戒不？」佛言：「得戒，眾僧得罪。」
又問：「若女人作男子威儀，男子相、男子服、作男子形制已如女人法受戒，得戒不？」佛言：「得戒，眾僧得罪。」
又問：「若未度出家，便與受具戒，得戒不？」佛言：「得戒，眾僧得罪。」
爾時六群比丘，誘他弟子與法與食，諸上座呵責言：「云何得教化弟子如法，六群比丘便誘將去，與法、與食？」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誘他弟子與法與食。若誘者，得突吉羅。」
又問：「若比丘不欲反戒，便語他言：『汝與我作和上為？受和上即反戒耶？』」佛言：「不也，是戲語耳。」佛知故問阿難：「小兒能食上驅烏不？」答言：「能。」世尊佛言：「從今聽沙彌能驅烏乃至七歲得作沙彌。」
爾時瓶沙王，以六歲一閏，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隨王法。」
時王瓶沙，一歲作六月小，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應隨王法。春初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夏初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冬初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
又問：「若非比丘住處說戒，是說戒不？」佛言：「若比丘尼說戒者，是說戒。」
又問：「得戒沙彌說戒，是說戒不？」佛言：「不名說戒，得聽說戒受歲，不得足數說戒受歲及餘羯磨。」
「頗有比丘在地與空中清淨不？」佛言：「不得。」「在空中與地清淨不？」佛言：「不得。」「二俱在空中得與清淨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清淨不？」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清淨不？」佛言：「不得。合界者，得。共界內者，得。」
又問：「在地者得與空中清淨說戒不？」佛言：「不得。」「空中得與地清淨說戒不？」佛言：「不得。」又問：「二俱在空中得與清淨說戒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清淨說戒不？」

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清淨說戒不？」佛言：「不得。若合界者，得。共在界內者，得。」
又問：「在地得與空中欲不？」佛言：「不得。」「空中得與地欲不？」佛言：「不得。」「二俱在空中得與欲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欲不？」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欲不？」佛言：「不得。合界者，得。共在界內者，得。」
又問：「在地得與空中欲羯磨不？」佛言：「不得。」「空中得與在地欲羯磨不？」佛言：「不得。」「二俱在空中，得與欲羯磨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欲羯磨不？」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欲羯磨不？」佛言：「不得。合界者，得共在界內者，得。」
又問：「在地得與空中欲不？」佛言：「不得。」「在空中得與地欲不？」佛言：「不得。」「二俱在空中，得與欲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欲不？」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欲不？」佛言：「不得。合界者，得。共在界內者，得。」
又問：「在地得與空中欲結界不？」佛言：「不得。」「空中得與地欲結界不？」佛言：「不得。」「二俱在空中，得與欲結界不？」佛言：「不得。」「界內得與界外欲結界不？」佛言：「不得。」「界外得與界內欲結界不？」佛言：「不得。合界者，得。共在界內者，得。」
又問：「若不捨先界，得廣界狹界不？」佛言：「不得。」又問：「得並結界不？」佛言：「周匝說內相外相者，得。」又問：「頗有結界不隨羯磨捨耶？」佛言：「有，若牆塹內。」又問：「比丘在樹上得結界不？」佛言：「若羯磨時眾數滿者，得。」又問：「若僧破，得結界不？」佛言：「如法者結界得。」
又問：「過去佛法幾時住世？」佛言：「隨清淨比丘不壞法說戒時，名法住世。」又問：「未來佛法幾時住世？」佛言：「隨清淨比丘不壞法說戒時，名法住世。」又問：「今世尊法幾時住世？」佛言：「隨清淨比丘不壞法說戒時，名法住世。」
又問：「若比丘聚落中初作僧坊，齊幾許作界？」佛言：「隨聚落，隨聚落界，齊行來處。」又問：「若比丘，阿練若住處初作僧坊，齊幾許作界？」佛言：「面各一拘盧舍。一拘盧舍此內諸比丘，皆共一處布薩作羯磨。不得別眾說戒作羯磨。別作者，得罪。」又問：「法滅時結界，名結界不？」佛言：「不名結界。法滅時一切結界、一切受戒、一切戒、一切羯磨皆滅。」
又問：「若作羯磨比丘死，餘比丘不知界相，得捨界不？」佛言：「得捨。」又問：「比丘山上作僧坊，山下十拘盧舍得安居不？」佛言：「得。」又問：「何處與安居物？」佛言：「安居處應

與。」又問：「比丘山下作僧坊山上十拘盧舍得安居不？」佛言「得。」「何處應與安居物？」佛言：「隨安居處與。」
又問：「僧破作二分，若一分中有比丘出界，至地了時，是名破安居。失衣得自違言罪不？」佛言：「不破安居不失衣，但得自違言罪。」
又問：「何處受七日法？」佛言：「界內受。」「從誰受？」佛言：「從五眾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又問：「心念得受七日法不？」佛言：「不得。除五種人：所謂阿練兒、獨住人、遠行人、長病人、飢餓時親里邊住人。」
又問：「有外道親里，遣使喚比丘：『大德來，今祠摩醯首羅天、揵陀天、摩尼跋陀天。』得破安居去不？」佛言：「得去，為彼清淨故。」
又問：「若比丘誦《阿含》不通利，欲更誦利、欲問、欲更從他受，得破安居去不？」佛言：「得。」又問：「若未得者求得、未解者求解、未證者求證故，得破安居去不？」佛言：「得去。」
比丘白佛：「用何皮作革屣？」如先說。又問：「云何名坐皮上？」佛言：「身著者，名為坐。」又問：「云何名為臥皮上？」佛言：「脇著者，名為臥。」「云何名著？」佛言：「從足至臍，是名為著。」
又問：「師子皮肉血筋，得食不？」佛言：「一切不得噉食。」又問：「黑鹿皮肉血筋。得食不？」佛言：「除皮，餘者得食。」又問：「佛先說不得食生肉血，若病餘藥不能治者，得食不？」佛言：「得食。若餘藥能治差者，不得食。食者，得偷蘭遮。」
有比丘病痔，往語耆域言：「治我此病。」耆域言：「應刀割。」比丘言：「佛不聽刀割。」是事白佛，佛言：「以指爪掐。」掐時不能斷，佛言：「用[竺-二+韋]竹籤竹割。」割又不能斷，是事白佛，佛言：「應屏處刀割。」
瓶沙王死時，諸比丘互相謂言：「瓶沙王死，我等將不內宿耶？」佛言：「比丘！汝謂瓶沙王死故內宿耶？阿闍世王代處故，不名內宿。」
有比丘為沙彌淨人擔食共道行，食時淨人持食與比丘，比丘不食：「將非殘宿食耶？」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為他擔者無犯。」
又問：「不割截衣得受持不？」佛言：「得受。」又問：「得著入聚落不？」佛言：「不得。」「云何應割截？」佛言：「長五肘廣三肘。」有衣不滿五肘，佛言：「聽畜三種衣：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下者長四肘廣二肘半，此二中間名為中。」

以繩繫泥洹僧故破，佛言：「應作俱修羅著。」有軟體比丘揩膊傷破，是事白佛，佛言：「下開五寸許。」又問：「比丘應受俱修羅不？」佛言：「不應受；得壞所受衣作俱修羅。」
憍薩羅國有人施僧衣，諸比丘不知云何分。是事白佛。佛言：「分作四分。三分與比丘、一分與沙彌。」
憍薩羅國有一比丘死。不知云何分衣鉢。是事白佛。佛言：「分作四分。三分與比丘、一分與沙彌。」
新作祇桓竟，多有比丘集，千二百五十人。諸居士見大眾集，施比丘僧衣，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等受僧施衣。」是事白佛，佛言：「得受施僧衣。」有人施比丘尼僧衣，諸比丘尼不受：「佛未聽我等受比丘尼僧施衣。」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比丘尼僧施衣。」有人施二部僧衣，是二部僧不受：「佛未聽我等受二部僧衣。」是事白佛，佛言：「聽受二部僧衣。」不知云何分。是事白佛。佛言：「作四分。三分與比丘、比丘尼，一分與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
有居士見大眾集，施比丘僧衣。居士心念：「一比丘與我等唱說者善。」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唱。」唱者在地不得遠聞，佛言：「聽在埵上。」埵上亦不得遠聞，佛言：「應在高處，令遠處得見亦聞。」
有諸居士，見大眾集施衣，作是念：「聽我安衣架上入僧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
有居士見大眾集施僧衣，作是念：「聽一人讚歎僧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讚歎。」讚歎僧者作是言：「僧持戒具足、念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度知見具足、學無學、俱解脫、向果得果。」是中有未得道者，疑不受分：「我非學無學、非俱解脫、非向果得果故，不應受分。」以是事白佛佛言：「應受。若持戒與僧和合，求解脫離生死，向泥洹不求後生，行三業：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如是行者，得清淨受分。」
爾時世尊與五百阿羅漢入首波城，到長者蛆毘揵挐舍受食已，至阿耨達池上食。鹿子母聞，今日世尊與五百阿羅漢入首波城，詣長者蛆毘揵挐舍受食已，到阿耨達池上食。聞已生信淨心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今日與五百阿羅漢入首波城，詣長者蛆毘揵挐舍受食已，至阿耨達池上食。世尊！我今請佛及別請五百阿羅漢明日食。」佛默然受。知佛默然受已，頭面作禮右遶而去，到舍竟夜辦種種多美飲食，晨朝敷坐處，阿難與佛迎食分。時鹿子母，先喚阿難入舍已閉門，往白：「時到，飲食已辦，佛自知時。」時五百阿羅漢各以神力，從窓孔入者，或從空中下者，或從地出者，有座上出者。鹿子母見僧坐已開門，自手行食。

時阿難先自食已送佛食分，往到佛所行水授食。佛食已行澡水攝鉢攝鉢已，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日鹿子母，別請五百阿羅漢食。」佛知故問阿難：「僧中請一比丘不？」答言：「無。」佛言：「是鹿子母無知不善，不僧中請一人。」佛語阿難：「鹿子母若僧中請一人者，因是後身得大功德、得大果報、得大利益。」一切遠近遍聞佛語：「僧中請一人得大福，勝別請五百阿羅漢。」有信婆羅門居士，與僧作小食中食怛鉢那，作是念：「佛聽請一人讚歎僧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讚歎。」讚歎者作是言：「持戒具足、念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度知見具足、學無學具足、俱解脫、向果得果。」是中有未得道者，心疑不受：「我非學非無學、非俱解脫、非向果得果故不食。」是事白佛，佛言：「聽食。若持戒與僧和合，求解脫離生死，向泥洹不求後生，行三業：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如是行者，得清淨受食。」

又問：「若僧受迦絺那衣時，有比丘在中，不名受耶？」佛言：「有。」如雜誦中說。「頗有比丘，受迦絺那衣時不在中，得名受耶？」佛言：「有。」如雜誦中說。「頗有比丘，捨迦絺那衣時在中，不名捨耶？」佛言：「有。」如雜誦中說。「頗有比丘，不捨迦絺那衣，得名捨耶？」佛言：「有。」如雜誦中說。

又問：「得戒沙彌得遮他不？」佛言：「不得。」又問：「得受囑受遮他不？」佛言：「不得。」又問：「得遮羯磨不？」佛言：「不得。」又問：「白衣得遮不？」佛言：「不得。」又問：「沙彌得遮不？」佛言：「不得。」又問：「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本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越濟人、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人得遮不？」佛言：「不得。」

又問：「若在地空中、空中在地、二俱在空中、界內界外、界外界內、不到僧中、不白眾僧、破戒人，心念欲遮，得遮不？」佛言：「不得。」又問：「得戒沙彌，得說羯磨不？」佛言：「不得。」「如先說，先犯重罪人、賊詐作比丘、本白衣時破戒人、若先言我破戒，後作羯磨，得名羯磨不？」佛言：「不得。」「若先作羯磨，後言我破戒，得名羯磨不？」佛言：「得。」

又問：「頗有受戒時作羯磨，受戒已捨羯磨耶？」佛言：「有。」「捨何羯磨？」答言：「大戒羯磨是。」「頗有受戒人作羯磨，未受大戒人捨耶？」佛言：「有。」「云何有？」答言：「我是白衣，即捨一切羯磨。」「頗有擯比丘心悔下意，界外與捨擯，得捨不？」佛言：「得捨，諸比丘得罪。」

又問：「犯何罪與苦切羯磨？」佛言：「鬪諍。」又問：「犯何罪作依止羯磨？」佛言：「數數犯戒。」又問：「犯何罪作驅出羯磨？」佛言：「污他家。」又問：「犯何罪作下意羯磨？」佛言：「罵白衣。」又問：「若比丘罵比丘，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罵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比丘尼罵比丘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罵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式叉摩尼罵式叉摩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罵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沙彌罵沙彌，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罵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沙彌尼罵沙彌尼，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若罵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得作下意羯磨不？」佛言：「得作。」

又問：「沙彌自言作婬，與滅擯不？」佛言：「與滅擯。」

又問：「頗有比丘滅五歲盡形不依止他，不得罪耶？」佛言：「有。若比丘未滿五歲便死、若盡形和上邊住。」

又問：「頗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相似罪，犯故出精一夜覆藏，犯故觸女身二夜覆藏，犯惡口三夜覆藏，犯讚歎以身供養四夜覆藏，犯媒嫁五夜覆藏；五夜別住，六夜摩那埵，得與出罪羯磨不？」佛言：「得。」又問：「如佛所說犯相似罪、不相似罪。云何名相似？」佛言：「波羅夷、波羅夷相似，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相似，波夜提、波夜提相似，波羅提提舍尼、波羅提提舍尼相似，突吉羅、突吉羅相似，是名犯相似。」「云何不相似？」「波羅夷與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不相似，僧伽婆尸沙與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波羅夷不相似。波夜提與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不相似。波羅提提舍尼與突吉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不相似，突吉羅與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不相似。」

又問：「如佛說有犯可量、犯不可量。云何可量犯？」佛言：「可得說數。」「云何不可量犯？」佛言：「不可說數。」

又問：「如佛說犯覆藏、犯不覆藏。云何犯覆藏？」佛言：「須臾頃不發露。」「云何名不覆藏？」「須臾頃不覆藏。」

佛語優波離：「有一種犯性各各異，波羅夷性各各異、僧伽婆尸沙性各各異、波夜提性各各異、波羅提提舍尼性各各異、突吉羅性各各異。」

諸比丘與他別住已，遣使掃餘房舍，處處出入多有人見。佛言：「與他別住已，應使掃住處房內，不得遣使掃餘房舍。」時在屏處住，客比丘來不見。佛言：「不應在屏處住，客比丘來時應見。」爾時自喚客比丘，喚已擾亂。佛言：「不得喚他，但語令知。」有客比丘去便走逐，佛言：「如常行法不應走逐。」時逐出界，佛言：「不應出界。若前人出界自齊界住。從今語汝等別住法，應掃灑佛塔塗地，布薩處亦應掃灑塗地，食處亦應掃灑塗地。次第敷床座，應辦洗脚水、淨水瓶、常用水瓶盛滿水。應語客比丘令知，應拭富羅拭脚，一切別住法應作，不應屏處住，不應現處住。」

又問：「得別住已，得與他作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不？」佛言：「不得。」又問：「得戒沙彌得與他作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不？」佛言：「不得。」又問：「得就別住人邊行別住不？」佛言：「不得。」又問：「得就得戒沙彌行別住、摩那埵不？」佛言：「不得。」又問：「得與別住人欲、清淨、受歲、出罪不？」佛言：「不得。」又問：「得與得戒沙彌清淨、欲、受歲、出罪不？」佛言：「不得。」又問：「得受別住人清淨、欲、受歲、出罪不？」佛言：「不得。」又問：「得受得戒沙彌清淨、欲、受歲、出罪不？」佛言：「是大比丘故得受。」

又問：「用何物作戶紐？」佛言：「以銅、鐵、木、羊毛、芻摩、劫貝、龍鬚麻、婆婆草皮等作。」又問：「用何物作絡？」佛言：「以羊毛、芻摩、劫貝、龍鬚麻、婆婆草皮等作。」又問：「用何物作禪帶？」佛言：「用羊毛、芻摩、劫貝、龍鬚麻、婆婆草皮等作。」又問：「用何物作雀目。」佛言：「用木竹作。」

爾時瓶沙王，請佛及僧百歲供養，所供給人少信，作食不如法，諸比丘求食時惱亂多人見。是王信心清淨問：「諸比丘惱亂耶？」答言：「惱亂。」王言：「我亦知大德惱亂，我當供給田宅具足隨意。」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田宅。」是事白佛，佛言：「聽受。」

又居士祇洹中作房舍已，供養衣食臥具醫藥。是房舍主比丘，後日往到居士舍索所須。到已就坐問訊時，居士婦頭面禮足在前坐，即為種種說法，善軟說法辯才說法。以如是說妙法，居士婦聞法已信心清淨，白言：「大德！此衣為大德故，施僧房中僧，是男女兒婦等，亦施僧房內僧。」是比丘作是念：「我正須一衣，今此衣多，不知云何。」以是事向佛廣說，佛言：「若居士作僧房，若為一比丘施僧房內僧者，房內僧應共分。」

時阿羅毘僧房壞，佛見已知而故問阿難：「此房何以壞？」阿難答言：「六群比丘所護故，無人敢治。」佛言：「是六群比丘房舍壞不能治者，應與他治。」餘人得已少治便止，若著一團泥、一把草

塗少地、少塞壁孔、少治土埵。佛言：「少治者不應與，多治者與。」又盡形與，佛言：「不應盡形與，不應少時與。若壞房舍者六歲與，若新房舍十二歲與。」

阿羅毘巧匠比丘，日日從他索作具，諸居士言：「大德何不自作？」答言：「佛未聽畜。」是事白佛，佛言：「應畜作具。」阿羅毘新作僧房，時有半月客作人、或一月或一歲作、若天雨時索食薪草燈。比丘與時，心疑畏罪不與。若不與便不作，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知早晚喚來便作者應與。」

有比丘著新染衣，天雨時露地洗脚，污衣失色，斑駮如白癩病。是事白佛，佛言：「應作舍。」作已不覆故，雨時漏，佛言：「應覆。」覆已脊上漏，佛言：「應厚覆脊上。」

王舍城大僧坊，常多有客比丘來，初夜、中夜、後夜來。時上座比丘驅下座，起擾亂。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打犍搥唱時，然燈分坐具敷臥具，見星宿出時，著禪鎮頭上，若上座來不應驅起。若驅起者，突吉羅。」

又下座在上座處坐，上座呵責：「云何下座在上座處坐？」是事白佛，佛言：「下座不得坐上座處。若坐者，突吉羅。下座比丘，應看坐處看臘數，應可坐處坐。」

阿羅毘上座初夜坐禪，中夜還房。時弟子送上座去，後下坐比丘沙彌從地起或從板上起，就床上臥。上座還來，次第驅去，不肯與，起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中夜敷臥具竟，不得次第起他。若起他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大小便處、取水處，隨上座次第驅起惱亂，有比丘得惱。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大小便處、取水處，不得次第驅起。驅起者，突吉羅罪。」

六群比丘洗脚處次第驅他起惱亂。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洗脚處，他已著水，不得次第驅他起。」

僧拭脚物，有比丘先取浣捩，展拭富羅。時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前取者用，後來者應待用竟。」

眾僧煮粥釜杓朩，有比丘已取洗，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先取者用，後來者應待竟。」

僧有木盌、木盂，有比丘取洗欲用，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先取者用，後來者應待竟。」

僧有鉢瓮子、杅子、鍵瓷，有比丘已取澡豆洗用，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先取者

用，後來者應待竟。」
僧有剃刀、鑷、截甲刀，有比丘先取磨用，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先取者用，後來者應待竟。」
僧有衣床、絣衣、繩、針、刀、木灌、指揩，有比丘先取張衣、綴衣、縫衣。六群比丘次第奪取破裂壞衣，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不應與。先用者用，後來者待竟。從今如是種種事，不得次第奪他取。若奪取者，突吉羅。」
爾時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往到醫所，醫言：「應灌鼻。」答言：「佛未聽灌鼻。」是事白佛，佛言：「聽灌。」時或以指著、或以物著，流入眼更增痛。是事白佛，佛言：「應作灌鼻筒。」大不可用，又小作亦不可用，是事白佛，佛言：「莫大作、莫小作，可受一波羅半波羅許。」
僧有香爐、香奩、針筒，有比丘先取用，六群比丘次第奪取，他不與，鬪諍。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先取者用。後來者待竟。」
爾時六群比丘浴室中相謂言：「是揩某甲、是揩某甲。」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浴室中不得言揩某甲揩某甲。犯者，突吉羅。」
有比丘共白衣浴室中洗，有下座比丘、沙彌揩上座，是白衣共相謂言：「但揩是耶？更作如是如是事。」諸比丘聞已心不喜，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共白衣浴室中洗。犯者，得突吉羅罪。」
有優婆塞病，欲入浴室中洗，佛言：「應白比丘已，入洗。」時白比丘，比丘不聽。佛言：「諸比丘若知是優婆塞善好無口過者，聽入。」
有比丘浴室中揩白衣，佛言：「浴室中不得揩白衣。犯者，得突吉羅。」
阿羅毘國分臥具，多有客比丘暮來。臥具少，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隨上座次與，不得者與草葉。各敷敷具、各著襯身衣。」
六群比丘以浮石揩身毛落，佛言：「不得以浮石揩身。犯者，得突吉羅。」
維耶離菴羅樹園，有好果黃色在地，佛見是已，知而故問阿難：「諸比丘，何不噉此果？」阿難言：「世尊！佛先結戒，四種物僧不應分；三人、二人、一人亦爾。不應分僧坊地、僧坊舍、僧園林、僧臥具。」佛言：「果應分。」分時一人取，二人、三人分，有多得者有不得者，時共鬪諍。佛言：「果不應分，使淨人作五種淨已受噉。」

有比丘共比丘鬪，是比丘後更共餘比丘鬪，即捉是人耳作證，失聲大喚。多有比丘來問：「何故大喚？」答言：「是比丘打我。」問言：「實打不？」答言：「我不打，但捉耳作證。是比丘先共我鬪，欲謗我故大喚。」佛言：「從今不得捉他耳作證。犯者，突吉羅罪。若有如是事，應語傍人言：『是比丘罵我打我。』」
時六群比丘誘他弟子，諸上座呵責言：「我等云何得教化弟子如法，是六群比丘便誘將去？」佛言：「從今不得誘他弟子。犯者，得突吉羅罪。」
有諸比丘捨僧坊去，作是言：「我不復還是處，是名捨界不？」佛言：「捨。」
又問：「用何物作錐？」佛言：「用銅鐵作。」又問：「用何物作刀？」佛言：「用銅鐵作。」又問：「用何物作熨斗？」佛言：「用銅鐵泥作。」又問：「用何物作甕？」佛言：「用銅鐵泥木作。」又問：「用何物作釜？」佛言：「用銅鐵泥作。」又問：「用何物作澡豆？」如先說。
憍薩羅國父子共出家，父語子言：「何不與我衣食？」答言：「俱共出家，無物可用與。」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有者應與，無者不得強索。」
爾時六群比丘，有大沙彌，隱處毛生。小違逆師意，師即剝衣。裸身可羞，人所不喜，是事白佛。佛言：「不應以小事折伏沙彌。若折伏時應留一衣。」
諸比丘不能得筵藥物，佛言：「應作筵藥器。」
給孤獨居士施僧褥，諸比丘言：「佛未聽我受。」是事白佛，佛言：「僧得受，一人亦得受。」
又問：「佛先說床脚下安高八指槕。云何床脚下著八指槕？」佛言：「若床脚減八指者應著木槕。」
有比丘先取價與他藥吐下，是人即死，有比丘謂言：「汝犯波羅夷。」「何以故？」答言：「先取價與他下藥。」是比丘心疑：「將不犯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與？」答言：「憐愍故與。」佛言：「無罪。」佛言：「從今不得先取價與他藥。犯者，得突吉羅。」
有比丘從憍薩羅共估客向舍衛國。時賊來劫，估客纔得活命，是估客為賊所剝。纔得活命已，諸比丘拾他衣取，心疑將不犯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憍薩羅國有天祠舍，有塚以血污灑，有諸比丘從憍薩羅遊行向舍衛國，右遶此塚、左遶祠舍。時天祠主言：「大德！何以右繞塚、左遶祠？」答言：「我謂是佛塔、聲聞塔。」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

事白佛。佛言：「若塚、若天祠，不必右遶、亦不必左遶，但隨道行。」
有比丘飢餓時至親里家，四五日住已言：「我欲還去。」「何故去？」如先說。
六群比丘授無鉢人戒，是六群常與十七群共諍，六群次守僧坊。十七群次與迎食，往語六群弟子言：「取鉢來，與汝迎食。」答言：「無鉢。」語言：「汝無鉢受戒耶？」答言：「爾。」又言：「汝是大力勢人無鉢受戒。」是比丘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授無鉢人戒。犯者，得突吉羅。」
有二比丘共鬪，一比丘書他鉢作字，著婬女門前。時有識字婆羅門居士入是舍，見鉢有字作是言：「比丘亦入是舍。」比丘聞是語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不得鉢上作字。若鉢上作字者，突吉羅。如鉢，一切餘物亦爾。不犯者，作幟。」
有外道信心欲出家，往到比丘所言：「大德！與我出家。」問言：「有鉢無。」答言：「無鉢。」「我等不得與無鉢人出家。」聞是語已還去，斷出家因緣。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先問鉢，度出家已求鉢。」
給孤獨居士施僧被，諸比丘不受：「佛未聽我受。」是事白佛，佛言：「僧得受，一人亦受。」
有居士兒出家，是居士得病，語諸親里：「我若死後財物與我兒。」語已命終。此兒後還家看，坐已共相問訊，諸親里言：「汝父臨死時作是言：『我死後財物與兒。』」比丘答言：「佛未聽我受死後布施。」是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我先為比丘故說，不為白衣。應隨意取。」
有比丘二月遊行，與六群比丘知識，即以衣寄六群。六群問言：「何去？」答言：「我欲二月遊行。」如先說。
爾時助調達比丘尼，語白衣言：「我共汝作婚姻。」諸居士言：「汝是出家人，云何共我作婚姻？」諸比丘尼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比丘尼，不得語白衣共作婚姻。若語者，突吉羅。」
有一比丘，先與居士衣價，是比丘後命終。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索物，取與僧分。」
有比丘先取他衣未與價，是比丘後命終，是居士到比丘所言：「大德，是比丘先取我衣，未與我價。」諸比丘答言：「是比丘生時何不來索？」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是衣故在者應還。若無者應賣衣鉢還。」
六群比丘，與白衣作義仲取髮、取華。諸白衣呵責言：「汝等出家人，何用此義仲用取髮、取華為？」諸比丘聞是事白佛，佛言：

「從今不得作義仲截髮、取華。犯者，突吉羅。」
六群比丘與一比丘作善知識，是比丘寄一比丘鉢與六群，是鉢中道破。是比丘見六群時，作是念：「我若不疾語者，或多索價。」便言：「某甲比丘寄我鉢與汝，是鉢中道破。」六群言：「是汝鉢不破，破我鉢。汝償我來。」是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從責償。」
有比丘用未熏鉢食，放地剝落垢生。是事白佛，佛言：「應熏。」時比丘取鉢放地，四邊著牛屎燒時破。是事白佛，佛言：「應作熏鉢爐。」作已放地燒，燒時融壞。是事白佛，佛言：「先下著灰。」著灰已污鉢。是事白佛，佛言：「應以石支。」支時不周匝遮，爐風入故皺起。是事白佛，佛言：「應周匝好遮。」
給孤獨居士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若世尊遊行人間教化時，我恒渴仰欲見佛，願世尊與我少物使得供養。」佛即與髮爪甲：「汝供養是。」即白佛言：「世尊！聽我以髮爪起塔。」佛言：「聽起。」又言：「佛聽我以赤色、黑色、白色塗壁不？」佛言：「聽以赤色、黑色、白色塗壁。」又言：「佛聽我畫塔者善。」佛言：「除男女和合像，餘者聽畫。」有人作蓋供養，無安蓋處。佛言：「應釘橛安。」時塔戶無扇，牛鹿獼猴狗等入。以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戶扇。」「佛聽我戶前施欄楯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周匝施欄楯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是中無著華處，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安華物。」著華已器滿，佛言：「應施曲橛。」施曲橛亦滿，佛言：「應周匝懸繩。」時居士作是念：「佛聽我作摩尼珠鬘、新華鬘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又作是言：「佛聽我作窟者善。」佛言：「聽作。」又言：「佛聽我窟中作塔者善。」佛言：「聽窟中起塔。」「佛聽我施窟門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覆窟中塔者善。」佛言：「聽覆。」「佛聽我出舍柲頭者善。」佛言：「聽出。」「佛聽我安櫨拱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施柱作塔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以彩色赭土、白灰莊嚴塔柱者善。」佛言：「聽莊嚴柱。」「佛聽我畫柱塔上者善。」佛言：「除男女合像，餘者聽作。」
爾時給孤獨居士信心清淨，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如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者善。」佛言：「聽作。」又作是言：「佛本在家時，引幡在前。願佛聽我作引幡在前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塔前作高垛安師子者善。」佛言：「聽作。」「佛聽師子四邊作欄楯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以銅作師子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

作。」「佛聽銅師子上繫幡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繫。」「佛聽我以香華燈伎樂供養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以香華油塗塔地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香華油塗塔地。」「佛聽我作安華垛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作安燈處者善。」佛言：「聽作。」「佛聽我作團堂者善。」佛言：「聽作。」「佛聽堂上安木懸幡者善。」佛言：「聽作。」

時給孤獨居士，親里相識舉物人，莊嚴男女，盤案上著華香瓔珞，遣至居士家。居士見已作是念：「此物在前行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佛聽我作香爐在前行者善。」佛言：「聽在前行。」有諸外道，生嫉妬心，見已呵責言：「如送死人。」是居士作是念：「佛聽我像前作伎樂者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作。」

爾時給孤獨居士信心清淨，作是念：「以何方便，得集大眾供給衣食？」往白佛言：「願佛聽我集大眾食者善。」佛言：「聽集大眾食。」作是言：「佛聽我供養塔時與大眾食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作般闍于瑟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般闍于瑟會。」「佛聽我作六年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正月十六日乃至二月十五日作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寺中作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時諸比丘不次第入、不次第坐、不次第食、不次第起、不次第去；有前入者、有行食時入者、有食時入者、有食竟入者。佛言：「應唱時至。」唱時至聲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揵搥。」打揵搥已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鼓。」打鼓時在地打鼓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在垛上打。」垛上打時亦不遠聞，佛言：「應在高處打，使遠處得聞時。」見大眾集多人來看，與供養塔物，與四方僧物，與食物，與應分物。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塔物，何者四方僧物，何者食物，何者應分物。是事白佛。佛言：「與物時使一比丘在彼立看知分別：是塔物、四方僧物、食物、應分物。」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是四種物：塔物、四方僧物、食物、應分物，得錯互用不？」佛言：「不得。」佛語優波離：「塔物者，不得與四方僧、不得作食、不得分。四方僧物者，不得作食、不得分、不得作塔。食物者，不得分、不得作塔、不得與四方僧。應分物者，隨僧用。」◎◎一法初

說一語竟，名為捨戒。云何說一語，名為捨戒？謂言：「捨佛。」說是一語，名為捨戒。如是法、僧、和上、阿闍梨、同和上阿闍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知：「我是白衣、我

是沙彌、我非比丘、我是外道、非沙門、非釋子，我不受汝法。」說是一語，名為捨戒。
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毘尼說毘尼、毘尼說非毘尼、犯說不犯、不犯說犯、重說輕、輕說重、無殘說殘、殘說無殘、非常所行事說是常所行事、是常所行事說非常所行事、非說言說、說言非說，是人得大罪。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非法、法說法、非毘尼說非毘尼、毘尼說毘尼、犯說犯、非犯說非犯、重說重、輕說輕、無殘說無殘、殘說殘、非常所行事說非常所行事、是常所行事說是常所行事、非說言非說、說言是說，是人得大功德。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法、法說非法，乃至說言非說、非說言說，是人不能自利亦不利他、不能益多人、不能憐愍眾生、不能利益安樂天人。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非法、法說法，乃至非說言非說、說言是說，是人能自利亦能利他、能益多人、憐愍眾生、利安天人。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法、法說非法，乃至非說言說、說言非說，是人有罪有犯有悔，心惱所作皆生悔心，非清淨、非解脫、損減、不增長，自羞退沒人所輕毀，造諸罪業。若比丘多所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非法說非法、法說法，乃至非說言非說、說言說，是人無罪、無犯、無悔、無惱，所作不悔、清淨解脫、不損減、得增長，自身所作人所讚歎，造諸善業。
如來出世現毘尼法，不一時說戒，漸漸說。如來出世現毘尼法，不一時破，漸漸破。有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於如來所現毘尼法中，更生異想。於文字中更作相似文句，遮法、覆法、不隨順法、所說不了，是邊人下賤人，無益於世，無男子行。若比丘多知識、有力勢，所可說者人皆信用，眾所知識能供給僧，於如來所現毘尼法中，不生異想，於文字中不作相似文句，不遮法、不覆法、隨順法、所說明了，是非邊人、非下賤人、非無利益，有男子行。
佛在釋迦國。大愛道往到佛所，在一面立已，白佛言：「世尊！願壽一劫住世。」以是因緣故，佛語大愛道：「不應如是讚歎如來。汝所讚歎者，非好讚歎。不應以是讚歎如來，是非讚歎如來法。有一法，令法滅亡沒，破僧故。
「有一法，法不滅、不亡、不沒，和合僧故。
「有一法，法滅亡沒，鬪故法滅亡沒，如是共諍相罵相言故法滅亡沒。有一法，法不滅、不亡、不沒，不鬪故法不滅、不亡、不沒，

如是不共諍不相罵不相言故，法不滅、不亡、不沒。
「有一法，法滅亡沒，貪故法滅亡沒。如是無厭多欲、不知足，惡欲惡見故，法滅亡沒。有一法，法不滅、不亡、不沒，不貪故法不滅、不亡、不沒。如是有厭、少欲知足、不惡欲、不惡見故，法不滅、不亡、不沒。
「隨何方有比丘鬪，共諍、相罵、相言，如是方不應聞，何況憶念？有如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隨何方有比丘鬪諍、相罵、相言，更不應念，何況往到？多有鬪諍、相罵、相言過故。隨何方有比丘，不鬪不諍、不相罵、不相言，如是方應聞，何況不憶念？無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隨何方有比丘，不鬪不諍、不相罵、不相言，如是方應更憶念，何況不往？無如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
「隨何方有比丘，鬪諍相罵相言，實知是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遮欲覺、捨遮瞋覺、捨遮嫉妒覺，是名捨三法。受三法者，受欲覺、受瞋覺、受嫉妒覺，是名受三法。多有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隨何方有比丘不鬪不諍、不相罵、不相言，實知是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欲覺、捨瞋覺、捨嫉妒覺。受三法者，受遮欲覺、受遮瞋覺、受遮嫉妒覺。無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
「隨何方有比丘，鬪諍、相罵、相言，實知彼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遮欲想、捨遮瞋想、捨遮嫉妒想，是名捨三法。受三法者，受欲想、受瞋想、受嫉妒想，是名受三法。有是諸過，鬪諍、相罵、相言故。隨何方有比丘不鬪、不共諍、不相罵、不相言，實知彼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欲想、捨瞋想、捨嫉妒想，是名捨三法。受三法者，受遮欲想、受遮瞋想、受遮嫉妒想，是名受三法。無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
「隨何方有比丘共鬪諍、相罵、相言，實知是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遮欲界、捨遮瞋界、捨遮嫉妒界，是名捨三法。受三法者，受欲界、受瞋界、受嫉妒界，是名受三法。有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隨何方有比丘不鬪諍、不相罵、不相言，實知是處捨三法、受三法。捨三法者，捨欲界、捨瞋界、捨嫉妒界，是名捨三法。受三法者，受遮欲界、受遮瞋界、受遮嫉妒界，是名受三法。無是鬪諍、相罵、相言過故。」(一法竟)

二法初

「有二法無智犯罪：不自見過、不悔是罪。有二法有智犯罪：見過、見過已能悔是罪。

「有二犯：輕犯、重犯。更有二犯：有殘、無殘。更有二犯：可向他悔過、可自心悔過。
「有二眾：法眾、非法眾。復有二眾：濁眾、清淨眾。
「有二法故僧名苦住：不樂住數數犯、不隨順教隨順惡法。
「有二無智：應悔不悔、不應悔便悔。有二智：應悔便悔：不應悔不悔。
「有二無智：有犯、有覆藏。有二智：不犯、不覆藏。
「無智覆藏者有二果：地獄、餓鬼。有智不覆藏者有二果：人、天。」佛言：「我有所說，不信受故，便覆藏。覆藏者，不得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有所說能信受者，是名不覆藏。不覆藏者，得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有二善：知犯、知悔過。
「有二清淨：戒清淨、見清淨。
「有二非法見：非法見法、法見非法。有二法見：非法見非法、法見法。
「有二毘尼：貪欲毘尼、瞋恚毘尼。有二毘尼：比丘毘尼、比丘尼毘尼。有二毘尼：遍毘尼、不遍毘尼。
「有二法多知識人有過：非法作法、法作非法，是名有過。有二法多知識人無過：非法作非法、法作法，是名無過。
「有二法斷事人有過：非法作法斷、法作非法斷，是名有過。有二種斷事無過：非法作非法斷、法作法斷，是名無過。
「有二種說有過：非法說法、法說非法，是名有過。有二說無過：非法說非法、法說法。是名無過。
「有二種法，教化人有過：非法作法教、法作非法教，是名有過。有二法，教化人無過：非法作非法教、法作法教，是名無過。
「有二法，法滅亡沒：有比丘疑法、疑毘尼，是名二法法滅亡沒。有二法法不滅、不亡、不沒：不疑法、不疑毘尼，是名二法法不滅、不亡、不沒。
「有二法法滅亡沒：有比丘教他非法、教他非毘尼，是名二法法滅亡沒。有二法法不滅、不亡、不沒：如法教、如毘尼教，是名二法法不滅、不亡、不沒。
「有二事故佛斷別眾食利益檀越：不令惡比丘得力、清淨眾得安樂。有二事故世尊作苦切羯磨：令惡人不得力、清淨人得力。如是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令惡人不得力、清淨人得力。
「有二法鬪諍：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是名二法鬪諍，相罵相言不止：種種相言、不用毘尼法、僧破僧惱僧別僧異。有二法不鬪諍：

非法言非法、法言法。如是不鬪諍、不相罵、不相言，止不種種相言，用毘尼法，僧不破僧不惱僧不別僧不異。

「有二事故，世尊教作和上：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如是阿闍梨、共行弟子、近行弟子沙彌、教誡比尼波羅提木叉、說波羅提木叉、遮波羅提木叉自恣、自恣人遮自恣、證他罪令他憶罪，羯繫羯磨、共要羯磨、聽聽羯磨、聽白羯磨，皆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

「有二事故世尊說現前毘尼：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如是憶念毘尼、不癡毘尼、自言毘尼、覓罪相毘尼、多覓毘尼、布草毘尼，是亦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

「有二事故世尊說苦切羯磨：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如是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羯磨，是亦現得清淨持戒，後得安樂梵行久住。

「有二謗佛：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有二不謗佛：非法言非法、法言法。

「有二出佛過：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有二不出佛過：非法言非法、法言法。

「有二不隨佛語：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有二隨佛語：非法言非法、法言法。

「有二不隨毘尼：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有二隨毘尼：非法言非法、法言法。

「有二罪：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有二無罪：非法言非法、法言法。

「有二棄：自作棄所須、和合僧如法棄所須。有二不棄：自作不棄所須、和合僧如法不棄所須。

「有二不共住：自作不共住、和合僧如法與不共住。有二共住：自作共住、和合僧如法與共住。

「有二不共住有過：自作不共住、和合僧如法與不共住。有二共住無過：自作共住、和合僧如法與共住。

「有二損：自作損、和合僧如法與損。有二不損：自作不損、和合僧如法與不損。

「有二狂人與癡羯磨：有念者，有不念者。有二本先狂、有二呪狂、有二藥狂、有二心狂、有二苦痛狂。

「有二白法護世間，有慚、有愧。若是二白法慚愧，不護世間者，則不分別父母、兄弟、姊妹、兒女、親里，則破人法，如牛羊、鷄狗、野干、鳥獸。若是二白法慚愧，在世間者，則分別父母、兄弟、姊妹、兒女、親里，不破人法，非如牛羊雞狗野干鳥獸。無是

慚愧，有白法者，終無是處。心無白法，但有生死無有解脫。有是慚愧，白法在心即得清淨，則不生死度生死岸，更不受有。」(二法竟)◎

十誦律卷第四十八

給孤獨居士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若世尊遊行人間教化時，我恒渴仰欲見佛，願世尊與我少物使得供養。」佛即與髮指甲：「汝供養是。」即白佛言：「世尊！聽我以髮爪起塔。」佛言：「聽起。」又言：「佛聽我以赤色、黑色、白色塗壁。」佛言：「聽以赤色、黑色、白色塗壁。」又言：「佛聽我畫塔者善。」佛言：「除男女合像，餘者聽畫。」又人作蓋供養，無安蓋處，佛言：「聽打橛安。」時塔戶無扉，牛鹿獼猴狗等入。是事白佛，佛言：「應作戶扉。」「佛聽我戶前施欄楯者善。」佛言：「聽汝作欄楯。」「佛聽我周匝作欄楯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作周匝欄楯。」是中無著華處，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安華物。」著華已器滿，佛言：「應施曲橛。」亦滿，佛言：「應周匝懸繩。」時居士作是念：「佛聽我作摩尼珠鬘新華鬘者善。」佛言：「聽作摩尼珠鬘、新華鬘。」作是言：「佛聽我作窟者善。」佛言：「聽作窟。」又言：「佛聽我窟中作塔者善。」佛言：「聽窟中起塔。」「佛聽我施窟門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施窟門。」「佛聽我覆窟中塔者善。」佛言：「聽覆窟中塔。」「佛聽我出舍伏頭者善。」佛言：「聽出舍伏頭。」「佛聽我安櫨栱者善。」佛言：「聽作安櫨栱。」「佛聽我施柱作塔者善。」佛言：「聽施柱作塔。」「佛聽我以彩色赭土、白灰莊嚴塔柱者善。」佛言：「聽彩色赭土、白灰莊嚴柱。」「佛聽我畫柱上塔上者善。」佛言：「除男女合像，餘者聽畫作。」

爾時給孤獨居士，信心清淨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如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者善。」佛言：「聽作菩薩像。」又作是言：「佛本在家時，引旛在前，願佛聽我作引旛在前者善。」佛言：「聽作引旛在前。」「佛聽我塔前作高垛安師子者善。」佛言：「聽作高垛安師子。」「佛聽師子四邊作欄楯者善。」佛言：「聽汝師子四邊安欄楯。」「佛聽我以銅作師子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銅作師子。」「佛聽我銅師子上繫旛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銅師子上繫旛。」「佛聽我以香華燈妓樂供養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香華燈妓樂供養。」「佛聽我以香華油塗塔地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香華油塗塔地。」「佛聽我作安華垛者善。」佛言：「聽汝作安華垛。」「佛聽我作安燈處者善。」佛言：「聽汝作安燈

處。」「佛聽我作團堂者善。」佛言：「聽汝作團堂。」「佛聽我堂上安木懸旛者善。」佛言：「聽汝堂上安木懸旛。」
爾時給孤獨居士，親里相識舉物人，莊嚴男女，盤桉上著華香瓔珞，遣至居士家。居士見已作是念：「此物在前行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盤桉上著華香瓔珞在前行。」「佛聽我作香爐在前行者善。」佛言：「聽汝香爐在前行。」有諸外道，生嫉妬心，見已呵責言：「如送死人。」是居士作是念：「佛聽我像前作妓樂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妓樂。」
爾時給孤獨居士，信心清淨作是念：「以何方便得集大眾供給衣食？」往白佛言：「願佛聽我集大眾食者善。」佛言：「聽集大眾食。」作是言：「佛聽我供養塔時，與大眾食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供養塔時與大眾食。」「佛聽我作般闍于瑟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般闍于瑟會。」「佛聽作六歲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六歲會。」「佛聽我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作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作。」「佛聽我寺中作會者善。」是事白佛，佛言：「聽汝寺中作會。」時諸比丘，不次第入、不次第坐、不次第食、不次第起、不次第去、有前入者、有行食時入者、有食時入者、有食竟入者，佛言：「應唱時至。」唱時至聲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犍椎。」打犍椎已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鼓。」打時在地打鼓亦不遠聞，是事白佛，佛言：「在垛上打。」垛上打時亦不遠聞，佛言：「應在高處打，使遠處得聞見。」時大眾集，多人來看，與供養塔物，與四方僧物，與食物，與應分物。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塔物，何者四方僧物，何者食物，何者應分物。是事白佛。佛言：「與物時使一比丘在彼立看知分別：是塔物、四方僧物、食物、應分物。」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是四種物：塔物、四方僧物、食物、應分物，得錯互用不？」佛言：「不得。」佛語優波離：「塔物者，不得與四方僧、不得作食、不得分。四方僧物者，不得作食、不得分、不得作塔。作食物者，不得分、不得作塔、不得與四方僧。應分物者，隨僧用。」

十誦律卷第四十九(第八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共羅什譯

毘尼增一之二◎三法初

「有三羯磨攝諸羯磨：謂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有三人必墮惡趣地獄中。何等三？若人以無根波羅夷，謗清淨梵行比丘，是名初人必墮地獄。有人生惡邪見作是言：『諸欲中無罪。』以是故，是人深作放逸，自恣五欲，是第二人必墮地獄。有人出家作比丘，犯戒內爛流出，非沙門自言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是第三人必墮地獄。」爾時世尊！欲明此事，而說偈言：

「妄語墮地獄，　及餘作重罪，
是惡不善人，　後俱受罪報。
夫人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以是自斬身，　斯由作惡言。
應呵而讚歎，　應讚歎而呵，
口過故得衰，　衰故不受樂。
如奄失財物，　是衰為尠少，
惡口向善人，　是衰重於彼。
尼羅浮地獄，　其數有十萬，
阿浮陀地獄，　三十六及五。
惡心作惡言，　輕毀聖人故，
壽終必當墮，　如是地獄中。」

「有三種證罪：見證罪、聞證罪、疑證罪。
「有三法：毘尼中歌如哭法、毘尼中露齒笑如狂法、毘尼中掉臂舞如小兒法。
「如來有三種不護無能知、無能見：如來身行清淨，無不清淨，是如來不護無能知、無能見；如來口業意業清淨，無不清淨，是如來不護無能知、無能見。
「世間有三大賊無能及者，久壽作大罪人無能捉。何等三？有人野住、有嶮處住、有強力住。云何野住？謂草林聚中。云何嶮處住？謂山嶮水曲中。云何強力住？謂手力脚力。是名三法世間大賊，久壽作大罪人無能捉。如是三事，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久住，僧不能擯。有野住、山嶮住、強力住。野住者，破戒內爛流出，非沙門自言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是名野住。嶮住者，邪見、不如實

說，如是見如是語，無施無果、無善惡報、無父母世間、無阿羅漢、無須陀洹、無斯陀含、無阿那含、無今世無後世、無得證法，是名嶮住。強力住者，依語力、依廣解力，是名強力住。是名三法，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僧不能疾擯。

「有三法，名大賊，久壽作大罪，人不能疾捉：野住、嶮處住、多有財物。云何名野住？如先說。云何名嶮處住？如先說。云何名多有財物？大有田宅人民財寶，是人作是念：『若有道我者，我當與財物。』是名多有財物。是名三法，大賊久壽作大罪，人不能疾捉。如是三法，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僧不能疾擯：野住、嶮住、依物住。云何野住？如先說。云何嶮住？如先說。云何依物住？若多得施物：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種種諸物，作是念：『若有道我者，我與是物。』是名依物住。是名三法，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僧不能疾擯。

「復有三法，名大賊，久壽作大罪，人不能疾捉：依野住、依嶮處住、依力住。云何依野住？如先說。云何依嶮住？如先說。云何依力住？若依王、若依王等故，作是念：『有道我者，此人助我。』是名依力住。是為三法，大賊久壽作大罪，人不能捉。如是三法，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僧不能疾擯：依野住、依嶮住、依力住。云何依野住？如先說。云何依嶮住？如先說。云何依力住？若比丘依誦修多羅者、誦毘尼者、誦阿毘曇者，作是念：『有人道我者，此人助我。』是名三法，有惡比丘久壽作大罪，僧不能疾擯。

「世間有三大賊。何等三？一者作百人主故，百人恭敬圍遶，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人主故，五百人恭敬圍遶；入城聚落穿踰牆壁，斷道偷奪破城殺人，是名初大賊。二者有比丘用四方僧園林中竹木、根莖、枝葉、華果、財物、飲食，賣以自活、若與白衣知識，是名第二大賊。三者有比丘為飲食供養故，空無過人聖法，故作妄語自說言得，若與百人乃至五百人恭敬圍遶，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小食中食，是名第三大賊。是中百人賊主，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人主，恭敬圍遶，入城聚落穿踰牆壁，斷道偷奪破城殺人，此名小賊。若有比丘用四方僧園林中竹木、根莖、枝葉、華果、財物、飲食，賣以自活、若與知識白衣，亦是名小賊。」佛言：「是第三賊，於天人世間魔界梵世、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最是大賊。謂為飲食故，空無過人聖法，故作妄語自說言得。若與百人至五百人，恭敬圍遶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小食中食，是名大賊。」佛說偈言：

「比丘未得道，　自說言得道，
天人中大賊，　極惡破戒人，

是癡人身壞，　當墮地獄中。」

(三法竟)

四法初

「有四種和上：有和上與法不與食、有和上與食不與法、有和上與法與食、有和上不與法不與食。是中與法不與食者，應住是和上邊。與食不與法者，不應住。與法與食者，如是應盡形住。不與法不與食者，不應住，闇夜亦應捨去。阿闍梨亦如是。

「有四種人數數犯數數悔過：一者無羞、二者輕戒、三者無怖畏心、四者愚癡。是名四種人數數犯戒數數悔過。

「世間有四種人見犯罪生怖畏。何等四？若有人著黑衣奔頭往至多人所，作是言：『我作惡罪不善可羞，隨眾人所喜我當作之。』時彼眾人呵責驅出。有智人見已作是念：『是人著黑衣奔頭往多人所，作是言：「我作惡不善可羞，隨眾人所喜，我當作之。」作惡業故，眾呵驅棄。我當自勅亦教餘人，莫作如是惡業。』如是有比丘於波羅提提舍尼中生怖畏心，應如是知，未犯者不犯；若已犯者疾如法悔過。是名初人見罪怖畏。有人著黑衣奔頭捉棒著肩上，往多人所作是言：『我作惡罪不善可羞，隨眾所喜我當作之。』時彼眾人即取其棒打已驅出。有智人見作是言：『是人作惡不善故得大罪，我當自勅亦教餘人莫作如是惡業。』如是有比丘於波夜提中生怖畏心，應如是知，未犯者不犯；若已犯者疾悔過。是名第二見罪怖畏。有人著黑衣奔頭捉鐵釿著肩上，往多人所作是言：『我作惡不善，隨眾所喜我當作之。』時彼眾人即取鐵釿打之，便捉利刀恐之，驅出城西門，著於塹中。有智人見已作是言：『是人作惡業故得大罪，我當自勅亦教餘人，莫作如是惡。』如是有比丘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怖畏心，應如是知，未犯者不犯；若已犯者疾悔過。是名第三見罪怖畏。有如捕賊師捕得實賊，反縛兩手打鼓循行，出南城門坐著標下，便截其首。有智人見已作是言：『是人作惡業故得大罪，我當自勅亦教餘人，莫作如是惡業。』如是有比丘於波羅夷中生怖畏心，應如是知，未犯者終不敢犯。是名第四見罪怖畏。

「有四種羯磨：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有法別眾、有法和合眾。是中非法別眾羯磨者，是不名作羯磨。非法和合眾作羯磨者，亦不名作羯磨。有法別眾作羯磨者，亦不名作羯磨。有法和合眾作羯磨者，是名作羯磨。非法別眾作羯磨者，是羯磨非法別眾應遮應置。非法和合眾作羯磨者，是羯磨非法和合眾應遮應置。有法別眾作羯磨者，是羯磨有法別眾應遮應置。有法和合眾作羯磨者，是羯磨有

法和合眾，不應遮不應置。非法別眾作羯磨者，是非法別眾羯磨莫作、不名作、不好、不名好，應遮應置。非法和合眾作羯磨者，是羯磨非法和合眾莫作、不名作、不好、不名好，應遮應置。有法別眾作羯磨者，是羯磨有法別眾莫作、不名作、不好、不名好，應遮應置。有法和合眾作羯磨者，是羯磨有法和合眾應作、名作、是好、名好，不應遮不應置。

「有四種人：一者麁人、二者濁人、三者中間人、四者上上人。如是僧中有四種斷事人：有僧斷事人無羞、不善義、不善文句。有僧斷事人無羞、善義、善文句。有僧斷事人有羞、不善義、不善文句。有僧斷事人有羞、善義、善文句。若僧斷事人無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是名麁人。若僧斷事人無羞、善義、善文句者，是名濁人。若僧斷事人有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是名中間人。若僧斷事人有羞、善義、善文句者，是名上人。若僧斷事人無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無人親近。若僧斷事人無羞、善義、善文句者，有人親近。若僧斷事人有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無人親近。若僧斷事人有羞、善義、善文句者，有人親近。若僧斷事人無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是名不可共語。若僧斷事人無羞、善義、善文句者，是可共語。若僧斷事人有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是不可共語。若僧斷事人有羞、善義、善文句者，是可共語。若僧斷事人無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如是斷事人可嫌、可訶、可擯，是不好人，迷亂、愁憂、生悔恨心。何以故？如是斷事人，僧中未起諍事便起，已起事不能滅。若僧斷事人無羞、善義、善文句者，如是斷事人，可嫌、可訶、可擯，是不好人，迷亂、愁憂、生悔恨心。何以故？如是斷事人，僧中未起諍事便起，已起事不能滅。若僧斷事人有羞、不善義、不善文句者，如是斷事者，應教義、應教文句。若僧斷事人有羞、善義、善文句，是斷事者應讚歎稱善。何以故？是人來僧中斷事時，未起諍者不起，已起者滅。

「有四種義：有義非法分別他不撿究撿究不受、有義非法不分別他撿究撿究受、有義如法分別他不撿究撿究不受、有義如法不分別他撿究撿究受。是中義，非法分別他不撿究撿究不受，是名三過。如非法者，是過。如分別他者，是過。如不撿究撿究不受者，是過。是中有義，非法不分別他撿究撿究受，是一過。如非法者，是過。如不分別他者，是非過。如撿究撿究受，是非過。是中義，如法分別他不撿究撿究不受，是二過。如法者，是非過。如分別他者，是過。如不撿究撿究不受，是過。是中義，如法不分別他撿究撿究受，是皆非過。如法者，是非過。如不分別他者，是非過。如撿究撿究受者，是非過。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不能滅諍：愛、瞋、怖、癡。是名四行闥賴吒比丘不能滅諍。有四行闥賴吒比丘能滅諍：不愛、不瞋、不怖、不癡。是名四行，闥賴吒比丘能滅諍。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不善觀義、不善取義；不應讚便讚、應讚而不讚；不應清淨令清淨、應清淨不令清淨；不應敬而敬、應敬而不敬。有四行闥賴吒比丘：善觀義、善取義；不應讚不讚、應讚而讚；不應清淨不與清淨、應清淨令清淨；不應敬不敬、應敬而敬。是名四行，闥賴吒比丘能滅諍。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不善觀義、不善取義；以力勢語，不從他乞聽便出他罪；先有嫌心悔心、有見嫌見悔；自用意。是名四行不能滅諍。有四行闥賴吒比丘能滅諍：善觀義、善取義；不以力勢，從他乞聽；先無嫌心悔心、無見嫌見悔；不自用意。是名四行能滅諍。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有罪：愛、瞋、怖、癡故有罪過。有四行闥賴吒比丘無罪：不愛、不瞋、不怖、不癡故無罪過。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有罪過：不善觀義、不善取義；不應讚而讚、應讚不讚；不應清淨令清淨、應清淨不令清淨，是名四行有罪過。有四行闥賴吒比丘無罪過：善觀義、善取義；不應讚不讚、應讚而讚；不清淨不與清淨、應清淨與清淨。是名四行無罪過。
「有四行闥賴吒比丘有罪過：不善觀義、不善取義；以力勢不乞聽；先有嫌心悔心，有見嫌見悔；自用意。是名四行有過。有四行闥賴吒比丘無過：善觀義、善取義；不以力勢，從他乞聽；先無嫌心悔心，無見嫌見悔；不自用意。是四無過。」(四法竟)◎

◎五法初

佛婆伽婆住釋迦國，大愛道比丘尼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略說法非法、毘尼非毘尼，令我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法。」佛言：「瞿曇彌！若知是法隨欲不隨無欲、隨過不隨無過、隨增長不隨不增長、一向不轉隨煩惱不離。大愛道！汝定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法。瞿曇彌！若知是法不隨欲隨無欲、不隨過隨無過、隨不增長不隨增長、不隨煩惱。大愛道！汝定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法。」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略說法非法、毘尼非毘尼，令我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法。」佛言：「瞿曇彌！汝若知是法隨貪不隨無貪、隨無厭不隨厭、隨多欲不隨少欲、隨難滿不隨不難滿、隨難養不隨不難養。瞿曇彌！汝定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法。瞿曇彌！汝知是法隨無貪不隨貪、

隨少欲不隨多欲、隨有厭不隨無厭、隨不難滿不隨難滿、隨不難養不隨難養。瞿曇彌！汝定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法。」

爾時長老優波離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有幾法，正法滅亡沒？」佛言：「優波離！有五法，正法滅亡沒。何等五？有比丘無欲是名一；鈍根是名二；雖誦義句不能正受，亦不能令他解了是名三；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威儀，有說法者不能如法教是名四；鬪諍相言，不在阿練若處，亦不愛敬阿練若處。優波離！是名五法，令正法滅亡沒。有五法，正法不滅、不亡、不沒：有欲；利根；能誦義句、能正受能為人解說；能令受者有威儀恭敬、有說法者能如法教；無鬪諍相言，在阿練若處、愛敬阿練若處。是名五法，正法不滅、不亡、不沒。

「優波離！更有五法，正法滅亡沒。何等五？有比丘不隨法教、隨非法教；不隨忍法、隨不忍法；不敬上座、無有威儀，上座不以法教授；上座說法時愁惱，令後眾生不得受學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上座命終已後比丘放逸習非法失諸善法。是名五法正法滅亡沒。」佛語優波離：「更有五法，正法不滅、不亡、不沒：有比丘隨法教、不隨非法教；隨忍、不隨不忍；敬上座、有威儀，上座能以法教；說法時不愁惱，令後眾生得受學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上座命終已後比丘不放逸習善法。是名五法，正法不滅、不亡、不沒。」

長老難提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正法滅像法時，有幾非法在世？」佛言：「難提！正法滅像法時，有五非法在世。」「何等五？」佛言：「正法滅像法時，有比丘心得小止，便謂已得聖法，是名初非法在世。難提！正法滅像法時，白衣生天，或有出家者墮惡道中，是名第二非法在世。難提！正法滅像法時，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是名第三非法在世。難提！正法滅像法時，有破戒者多人佐助，有持戒者無人佐助，是名第四非法在世。難提！正法滅像法時，無不被罵者，乃至阿羅漢亦被他罵，是名第五非法在世。」更有比丘重問此事，佛即以是事語諸比丘。

佛告優波離：「當來有五怖畏，今者未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何等五？後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度他出家受戒，不能令修身、修戒、修心、修智。自不調伏，復度他出家受戒，是亦不能令修身、修戒、修心、修智。是法中過、比尼中過，毘尼中過、是法中過。優波離！是名當來初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後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與他依止畜沙彌，不能令修身、修戒、修心、修智。是不調伏，復與他依止、畜沙彌，不能令修身、修戒、修心、修智。是法中過、毘尼中過，毘

尼中過、是法中過。優波離！是名第二、第三怖畏，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後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與淨人、沙彌相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斷草、用水溉灌。是法中過、毘尼中過，毘尼中過、是法中過。優波離！是名第四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後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共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以前後著中，以中著前後，現見不知白法犯非犯，是名法過、毘尼過，毘尼過、法過。優波離！是名第五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

佛語優波離：「更有五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何等為五？優波離！當來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無欲、鈍根，雖誦句義不能正受。優波離！是初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當來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與比丘尼相近，或犯大事捨戒還俗。優波離！是第二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當來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如來所說甚深修多羅，空無相、無願，十二因緣諸深要法，不能信樂受持，雖受不能通利。如是說時無憐愍心、無愛樂心，如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樂世俗法，隨世所欲有信樂心，說俗事時有愛樂心，是故如來所說甚深修多羅，空、無相、無願，十二因緣諸深法滅。優波離！是第三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優波離！當來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智。是不修身戒心智已，為衣食故，捨阿練若處、捨林樹下，入聚落中。若為衣食故，多所求覓，求覓時擾亂。優波離！是名第四、第五怖畏。今未有當來有，應知是事求方便滅。」

爾時有迦羅比丘，喜往不可行處與他共語，大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佛言：「比丘有五不應行處。何等五？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更有五不應行處。何等五？賊家、梅陀羅家、屠兒家、婬女家、沽酒家。若比丘往五不應行處與他共語，令人生疑謂非梵行。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是名五不應行處，令人生疑謂非梵行。復有五事不應行處與他共語，令人生疑謂作惡法：行賊家、梅陀羅家、屠兒家、婬女家、沽酒家。是名五不應行處，令他生疑謂作惡法。

「有五惡法故應知惡比丘：如小兒、不能善語、無男子行、所謂欲瞋怖癡、不消供養。是五法故名惡比丘，如小兒、癡、不能善語、無男子行。如是惡比丘尼、惡式叉摩尼、惡沙彌、沙彌尼皆如是，小兒、癡、不善語、無男子行、欲瞋怖癡、不消供養故。

「有五法惡比丘有罪過：欲、瞋、怖、癡、不消供養，是名五法惡比丘有罪有過。如是惡比丘尼、惡式叉摩尼、惡沙彌、沙彌尼，欲、瞋、怖、癡、不消供養故有罪過。
「有五非毘尼。何等五？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名五非毘尼。有五毘尼：不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名五毘尼。
「有五塵坌不受得噉：食塵、穀塵、水塵、衣塵、一切塵，是名五塵坌，不須更受得噉。
「有五種受：手來手受、衣裓來衣裓受、篋來篋受、器來器受、污賤國放地受，是名五受。更有五受：身身受、身身相觸受、身身並受、身並相觸受、污賤國放地受，是名五受。
「有五非法自言。何等五？以王怖自言、以賊怖自言、以斷事人怖自言、以惡獸怖自言、誣己自言，是名五非法自言。有五如法自言：非王怖自言、非賊怖自言、非斷事人怖自言、非惡獸怖自言、非誣己自言，是名五如法自言。
「有五非法見過。何謂五？向別住人、不共住人、非受大戒眾、犯無殘事、不見是事悔過，是名五非法見過。有五如法見過：不向別住人、不向不共住人、不向未受大戒眾、犯有殘事、見是事悔過，是名五如法見過。
「有五種阿闍梨：出家阿闍梨、教授阿闍梨、羯磨阿闍梨、依止阿闍梨、受法阿闍梨，是名五種阿闍梨。有五種弟子：出家弟子、教授弟子、羯磨弟子、依止弟子、受法弟子，是名五種弟子。應好恭敬五種阿闍梨，若不恭敬者有罪過。
「有五種布薩：說戒經布薩、心念布薩、獨在住處布薩、清淨布薩、自恣布薩，是名五種布薩。」
有諸比丘不乞聽，舉他罪，令憶念，是比丘嫌，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先不乞聽，不得舉他罪令憶念，若舉令憶念者，突吉羅罪。」是有罪人於僧中，無恭敬心無恭敬語，佛言：「若來者應教住五法中：教從坐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在前。」有舉罪者無恭敬，佛言：「應教住五法中：教從坐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在前。」
諸比丘不知云何乞聽。佛言：「有五事乞聽。應語彼言：『我今語汝、示汝、舉汝、令汝憶念、汝聽我。』」諸比丘不知云何與聽。是事白佛。佛言：「有五事與聽。應言：『語我、示我、舉我、令我憶念、聽汝。』是名五。」又現前不知云何與聽。佛言：「有五種與：『汝云何舉我？見耶？聞耶？疑耶？身犯？口犯？』更有五種現前與聽：『汝舉我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耶？』更有五種現前與聽：『汝舉我犯惡口突吉羅耶？

犯偷蘭遮突吉羅耶？犯毘尼突吉羅耶？犯眾學法耶？犯威儀耶？』更有五法現前應與聽：『汝舉我何事？有殘犯、無殘犯、有殘無殘犯、聚落中犯、阿練若處犯？』」如是現前語已生怖畏，佛言：「有五事現前應安慰：莫怖；莫驚；莫覆藏；莫走；莫群黨，莫不犯言犯，莫群黨已，犯言不犯。更有五事應安慰：『我不兇暴說、不受不具足事、亦不直受、不受不定說、我當三問汝。』」如是安慰時，彼作異種語，佛言：「應以五事撿究問是事：更以異事答當記識；若默然當記識；有惱他所犯不見過，當作不見擯；見罪不悔，當作不作擯；撿究惡邪見，惡邪見不捨已，當作不捨惡邪見擯舉。更有五法應撿究：應苦切作苦切、應依止作依止、應驅出作驅出、應下意作下意、應覓罪相作覓罪相。如是優波離！是名乞聽安慰。有羞無羞人來時，應知乞聽、應知與聽。又非法者不應助，如法者應助。優波離！我見比丘舉他，非實不以實、非時不以時、麁惡不以軟善、有瞋無慈、無益利不以益利。若比丘不實舉他有是五事，應教令生悔：若不實舉他，無實有悔，是事應置。非時不以時、麁惡不以軟善、有瞋無慈、無益不以益利。優波離！是比丘以非實舉他，有五事應教令生悔。優波離！是名五事不實舉他，應斷。被非實舉者，有五事不應悔：非實不以實、非時不以時、惡不以善、瞋不以慈、無益不以益利。優波離！被非實舉者，有是五事不應悔。優波離！我見比丘舉他，實非不實、時非不時、善非不善、慈非不慈、益非不益，是名五實舉比丘不生悔。優波離！被實舉者有五事應悔：是實非不實、時非不時、善非不善、慈非不慈、益非不益，是名五被實舉者應悔。

「有五非法語：非實不以實、非時不以時、非善不以善、非慈不以慈、非益不以益。有五如法語：實非不實、時非不時、善非不善、慈非不慈、益非不益。

「有五嫌呵：責、不責、問、約勅、教。責者，有所責，謂莫婬、莫偷、莫殺生、莫身相觸、莫殺草、莫過中食、莫飲酒，是名責。不責者，不婬、不偷、不殺生、不身相觸、不殺草、不過中食、不飲酒。問者，問言：『婬耶？盜耶？殺生耶？身相觸耶？殺草耶？過中食耶？飲酒耶？』約勅者，若婬墮地獄、餓鬼、畜生中；若偷、若殺生、若身相觸、殺草、過中食、飲酒，生地獄、餓鬼、畜生中。教者，言：『不應婬、不應偷、不應殺生、不應身相觸、不應殺草、不應過中食、不應飲酒。』更有五嫌呵：責、不責、問、現他過、激列他。責、不責、問，如先說。現他過者，我不婬他婬，隨語得突吉羅。我不偷、不殺、不身相觸、不殺草、不過中食、不飲酒、他飲酒，隨語得突吉羅，是名現他過。激列者，激列

言：『我不婬、不偷、不殺生、不身相觸、不殺草、不過中食、不飲酒。』是名激列。
「有五調伏：苦切、依止、驅出、下意、不見擯。
「有五舉事：見舉、聞舉、疑舉、身犯、口犯。
「復有五舉事：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
「復有五舉事：惡口，突吉羅；偷蘭遮，突吉羅；毘尼，突吉羅；眾學法，突吉羅；威儀，突吉羅。
「持律者有五利益。何等五？戒身牢固，無能教者，說戒經時無所畏難，能斷他疑，能立正法。
「持律復有五利：知犯、知不犯、知輕、知重、善廣誦戒。
「持律有五利：知出家法、知羯磨、知威儀、知依止、知障道法、不障道法。
「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毘尼言毘尼、毘尼言非毘尼、犯言不犯。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非法言非法、法言法、非毘尼言非毘尼、毘尼言毘尼、犯言犯。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犯言犯、犯言不犯、輕言重、重言輕、有殘言無殘。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犯言犯、不犯言不犯、輕言輕、重言重、殘言殘。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殘言無殘、無殘言有殘、常所行事言非常所行事、非常所行事言是常所行事、鬪諍相言，是名五事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有殘言有殘、無殘言無殘、常所行事言是常所行事、非常所行事言非常所行事、不鬪諍相言，是名五事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通利毘尼、不能分別相似句義、不能善說戒、不能令有疑者親近、不能立正法。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通利毘尼、能分別相似句義、善說戒、能令有疑者親近、能立正法。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破戒、破見、不能如法求滅諍事、不能通經與阿毘曇相應、不能分別句義相應。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破戒、不破見、能求滅諍事、能通經與阿毘曇相應、能分別句義相應。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能和合眾、不能取二眾意、不能止二諍、不能斷罪所受法、不能次第說。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

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能和合眾、能取二眾意、能止二諍、能斷罪所受經法、能次第說。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善取滅諍事、不能善知諍起因緣、不能善和諍、不能善滅諍、不能滅已令更不起。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能善取滅諍事、善知諍起因緣、能善和諍、能善滅諍、滅已更不令起。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愛、瞋、怖、癡、不能善滅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愛、不瞋、不怖、不癡、能善滅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能分別相似句義；不應讚而讚、應讚而不讚；不應清淨令清淨、應清淨不令清淨；不應敬而敬、應敬而不敬。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能分別相似句義；不應讚不讚、應讚而讚；不應清淨不令清淨、應清淨令清淨；不應敬不敬、應敬而敬。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能善分別句義；僧中恃力而說；不從他乞聽便舉他罪；於他有嫌，悔過已故有嫌見，有嫌說他事；不能止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知分別句義；不恃力說；乞聽而舉；於他無嫌，悔過已無嫌見；能滅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知食人有五事，先未差不應差、若差應置：愛、瞋、怖、癡、不知得不得。是名五，知食人先未差不應差、已差應置。復有五事，知食人先未差應差、若已差不應置：無愛、無瞋、無怖、無癡、知得不得。是名五，應差知食人。

「復有五事，知食人未差不應差、已差不應約勅：愛、瞋、怖、癡、不知得不得，是名五。

「復有五，知食人未差應差、已差應約勅：不愛、瞋、怖、癡、知得不得。是名五，應差知食人。

「復有五，不應差、已差應滅：愛、瞋、怖、癡、不知得不得，是名五。復有五，知食人未差應差、已差不應滅：不愛、瞋、怖、癡、知得不得。是名五，應差不應滅也。如是應滅，如是不應滅。如是應呵、如是不應呵；如是應舉、如是不應舉；如是應毀、如是不應毀；如是迷亂、如是不迷亂；如是應嫌、如是不應嫌；生疑悔、無疑悔；有犯、無犯；有事、無事；有惱、無惱；惱他、不惱他；變異、不變異；熱、不熱；愛語、不愛語；有損、無損；差賢

聖、賢聖所讚；向惡道、不向惡道；趣地獄、趣天上；生死久遠、生死不久遠；住生死、入泥洹。如差知食人，十三人亦如是。
「有五事，諍難滅：不求僧斷、不順佛語、不如法白、二眾諍心不息、所犯不求清淨，是名五，諍難滅。復有五，諍易滅：求僧斷、順佛語、如法白、二眾諍心息、所犯求清淨，是名五，諍易滅。
「有五事不應取諍：諍心不息、依恃官勢、依恃白衣、有勢力者不依僧、不依闥利吒比丘，是名五不應取諍。有五事應取諍：諍心息、不恃官勢、不恃白衣、有勢力者依僧、依闥利吒比丘，是名五應取諍。
「優波離！闥利吒比丘取諍時有五事：自觀觀他已應取諍、先來戒清淨、多聞廣知經法、僧中多有持修妬路毘尼摩多羅伽者、有說佛法處能取。僧中多有上座闥利吒比丘、中座比丘、下座比丘，二眾和合如法分別。僧中多有持戒者，乃至不破小戒。依修多羅，善求覓除滅二諍，利益安樂眾生，憐愍世間生人天因緣，是名自觀觀他。
「有五事諍難滅：共諍比丘依恃官、恃白衣、恃白衣故惱上座、與白衣衣食不與法、不如法求諍，是名五諍難滅。有五事諍易滅：不恃官、不恃白衣、不惱僧、與白衣法不與衣食、如法求諍，是名五諍易滅。
「復有五事諍難滅：二眾以力取諍、不善取諍、不善取滅諍事、不善取滅諍義、諍比丘不敬上座中座下座比丘，是名五諍難滅。有五事諍易滅：二眾不以力取諍、善取諍、善取滅諍事、善取滅諍義、諍比丘恭敬上座闥利吒比丘中座比丘下座比丘，是名五諍易滅。
「復有五事不應取諍：依恃官、依恃白衣、惱僧、與白衣衣食不與法、不如法求諍，是名五不應取諍。復有五事應取諍：不恃官、不恃白衣、不惱僧、與白衣法不與衣食、如法求諍，是名五應取諍。
「復有五事不應取諍：二眾以力取諍、不善取諍、不善取滅諍事、不善取滅諍義、不敬上座中座下座，是名五不應取諍。復有五事應取諍：二眾不以力取諍、善取諍、善取滅諍事、善取滅諍義、恭敬上座闥利吒比丘中座下座比丘，是名五事應取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善誦毘尼、不能說相似句義、諍比丘執所犯事如鉤鎖難解、不滿五歲依止他、不解十直。是名五法，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法成就，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誦毘尼、善能分別相似句義、諍比丘不執所犯、滿五歲不依止他、解十直。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佛語優波離：「闥利吒比丘取諍時，應以五事觀：此中誰先來清淨持戒？誰多聞智慧、善誦阿含？誰於師如法？誰信佛法僧？誰不輕佛戒？是名五。闥利吒比丘應以此五事善觀諍者。又優波離！有諍

比丘到闥利吒比丘邊求斷諍相言時，是闥利吒比丘以此五事觀已取諍：誰先來持戒清淨？誰多聞誦阿含？誰有可貴事？先不與闥利吒比丘有嫌耶？能取滅諍如佛法毘尼滅？是名優波離！有諍比丘相言時，闥利吒比丘以五事觀。」

十誦律卷第四十九

十誦律卷第五十(第八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增一法之三五法下

「有五事群黨能於僧中起諍，如是起諍多有惱亂，減損天人：有諍比丘以非法約勅、有群黨說、輕讀誦修多羅比丘、遮說戒者、助鬪諍相言。是名五事，有群黨僧中起諍，如是起諍多有惱亂，減損天人。有五事，不群黨僧中不起諍，如是不起諍不惱亂，增益天人：有諍比丘如法約勅、不群黨說、敬誦修多羅者、不遮說戒者、不助鬪諍相言。是名五非群黨不起諍，如是不起諍故不惱亂，增益天人。

「有五舉事者有羞不能次第答：若上座問時不能次第答、若問時怖問異答異、恃群黨輕上座、非法言法、法言非法，是名五舉事者羞不能次第答。有五舉事者為他所難能次第答：若上座問時能次第答、問時不怖、問答不異、不恃群黨、不輕上座、非法言非法、法言法，是名五，為人所難能次第答。

「有五事，舉事人羞不能次第答：不善知句義；先有嫌取二諍根本、若白衣沙彌諍根本，使他比丘舉；不知修多羅句義若說不定；不知比丘三事所住見聞疑處。是名五，舉事人不能次第答。有五法，舉事比丘為人所難能次第答：知句義；先無嫌不取二諍根本、不求白衣沙彌諍根本；不使他比丘舉；知修多羅句義說定；知比丘三事所住見聞疑處。是名五法，舉事比丘為人所難能次第答。

「有五種成羯磨：現前成、與欲成、同見成、從有信優婆塞聞成、作羯磨竟默然已成。

「有五法共要：若乞聽已不舉他，是事應此處說共要、此事應彼處說共要、此事應隨處說共要、隨汝所犯事我樂示汝、出過已如惡馬難調拔橛合韁驅去。」

佛語優波離：「求義比丘從他聞義時，有五事應善分別義：是實非實；時非時；似義不似義；是義起鬪諍相言，僧破僧惱僧別僧異；於是義不起鬪諍相言，僧不破不惱不別不異。優波離！是名求義比丘從他聞義時以五事善分別義。

「比丘有五事能使僧不生清淨：謂說佛法僧戒過、不隨威儀，是名五事能使僧生不清淨。有五事能使僧生清淨：謂不說佛法僧戒過、隨威儀，是名五事能使僧生清淨。

「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如根本說、趣說、因他說、所說不與句義相應、以不相應句義說。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如根本說、不趣說、不因他說、所說與句義相應、不以不相應句義

說，是名五法鬪利吒比丘能滅諍。復有五法，鬪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籌量受他所說、受他不具足語、受他趣語、受他不定語、不三重問。是名五法，鬪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貴比丘能滅諍：籌量受他語、受具足語、不受趣語、不受不定語、三重問，是名五，貴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貴比丘不能滅諍：自說不能了義、亦不解他所說、不能令他解所說、重說擾亂忘失句義、不知修多羅句義，是名五事貴比丘不能滅諍。

「復有五事，貴比丘能滅諍：自說能了、解他所說、所說能令他解、不重說不失句義、不失修多羅句義，是名五，貴比丘能滅諍。復有五事，貴比丘不能滅諍：不差自說、事未成便先說、不知和合眾所說、惱他、重說擾亂，是名五事，貴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貴比丘能滅諍：差而說、事成便說、知和合眾所說、不惱他、不重說，是名五事，貴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法成就，貴比丘持律者不差自說：若是上座若上座等、若是說戒人若說戒人等、觀群黨有力勢、若白僧、若欲呵上座，是名五法，貴比丘持律他不差得自說。有五法，貴比丘持律得自說：若諍比丘破戒輕戒無威儀、如小兒無智、不廣知毘尼、樂作非法無羞、無羞群黨，是名五法。鬪利吒比丘持律有五法成就不差得說。

「又上座比丘五事應呵：若破戒輕戒無威儀、如小兒無智、不廣知毘尼、樂於非法、非法群黨，是名上座有五事應呵。上座比丘復有五事應呵：若上座惡邪見、惡邪見故生倒見、樂非法非時說非實說、於正法中趣有所說無羞、無羞群黨，是名上座有五事應呵。

「優波離！僧中斷事比丘，若欲到僧中斷事時，應先住五法然後往到僧中：應恭敬恭敬入脫革屣，不覆右肩不覆頭；又應恭敬恭敬入脫革屣，不覆右肩不現胸；又應恭敬恭敬入脫革屣，不覆右肩不反抄衣；又應恭敬恭敬入脫革屣，不覆右肩不得披衣令兩向；又應恭敬恭敬入慚愧毀譽不異善心慈心憐愍心，不說世間事。在座坐時，應生善心，不僧中無恭敬恭敬心。」佛語優波離：「如是僧中斷事時，有鬪諍者，是斷事比丘，應囑授已從座起去，若善說者應默然住。優波離！僧中斷事比丘，應在自坐處說法。若自說若勸他說言：『比丘汝說法。』

「有五大賊：劫賊、盜賊、詐取賊、詆謾賊、受寄賊。

「有五種取他物：劫取、盜取、詐取、詆謾取、法取，是名五取。

「有五種人不應與聽：無羞人、無所畏人、先有嫌人、少智人、欲捨比丘法人。

「有五種施無福：施女人、施戲具、施畫男女合像、施酒、施非法語，是名五無福施。

「復有五無福：施器仗、施刀、施毒藥、施惡牛、施教他作，如是施是名五無福施。
「有五布薩，如先說。
「有五種自說阿羅漢得罪：不狂心說、不亂心說、不苦痛說、非實向未受大戒人說、非增上慢說，是名五自說阿羅漢得罪。
「復有五自說阿羅漢無罪：狂心說、亂心說、苦痛說、實得向大戒人說、增上慢說，是名五自說阿羅漢無罪。
「復有五自說阿羅漢得罪：不狂、不亂、不苦痛、不實向未受大戒人說、無所畏說，是名五自說阿羅漢得罪。復有五自說阿羅漢無罪：狂說、亂說、苦痛說、實得向受大戒人說、不無畏說，是名五自說阿羅漢無罪。
「復有五不自說阿羅漢得罪：作相、作異相、異威儀、先教他說、以他名說，是名五不自說阿羅漢得罪。復有五不自說阿羅漢無罪：不作相、不作異相、不異威儀、先不教他說、不以他名說，是名五不自說阿羅漢無罪。
「復有五不自說阿羅漢得罪：作相、作異相、異威儀、先教他說、先教他屏處說，是名五不自說阿羅漢得罪。復有五不自說阿羅漢無罪：不作相、不作異相、不異威儀、不教他說、不先教他屏處說，是名五不自說阿羅漢無罪。
「喜忘比丘往白衣家數數犯五事：犯非時入家、獨與女人屏處、有食家與女人坐、數數食、無淨人與女人說法，是名五喜忘比丘入白衣家數數犯。
「有五種折伏：不使作、不共語、不看視、不教授、不聽有所作，是名五種折伏。
「有五相似：世尊相似、法相似、僧相似、戒相似、闥梨吒比丘相似，是名五相似。復有五不相似：世尊不相似、法不相似、僧不相似、戒不相似、貴比丘不相似，是名五不相似。
「有五事犯僧伽婆尸沙：人女有命、取女人相、生欲心、欲作非梵行、觸小便處，是名五事犯僧伽婆尸沙。
「復有五種犯僧伽婆尸沙：女人女人想、人人想生欲心、欲作非梵行、觸小便處、身身相觸，是名五種犯僧伽婆尸沙。
「有五大賊世間希有。何等五？一者作百人主，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人主，如先說，是名初大賊；復有大賊，用四方僧物，如先說，是名第二大賊；復有大賊，為飲食故妄語，如先說，是名第三大賊；復有大賊，破戒弊惡內爛流出，非沙門自言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是名第四大賊；復有大賊，若有佛所說、若聲聞所說、仙人所說、諸天所說、化人所說，從彼聞已自言我說。有人言：

『是持戒人得須陀洹。』答言：『實爾。』或默然受，是名第五大賊。
「因食生五罪：若噉、若食、若索、若取、若擔出界去，是名因食生五罪。
「因威儀生五罪：來時、去時、住時、坐時、大小便時，是名五因威儀生罪。
「因人生五罪：女人、不能男人、二根人、外道人、不受大戒人，是名五因人生罪。
「復有五，因人生罪：苦切人、依止人、驅出人、下意人、覓罪相人，是名五因人生罪。
「復有五，因人生罪：不見擯人、不作擯人、惡邪不除擯人、別住人、不共住人，是名五因人生罪。
「復有五，因人生罪：別住人、別住竟人、滅擯人、賊住人、污比丘尼人，是名五因人生罪。
「復有五種人不應與聽：別住人、別住竟人、摩那埵人、摩那埵竟人、滅擯人，是名五不應與聽。
「復有五人不應與聽：苦切人、依止人、驅出人、下意人。覓罪相人，是名五不應與聽。
「復有五種人不應與聽：不見擯人、不作擯人、惡邪不除擯人、別住人、不共住人，是名五不應與聽。
「復有五種人不應與聽：無羞人、無所畏人、先有嫌人、少智人、恐怖人，是名五人不應與聽、不應共要、不應與聽遮說戒、不應與聽遮自恣，不應與聽遮教誡。如是五種人，若與聽、若共要、若聽遮說戒、若聽遮自恣、若聽遮教誡，得罪。」
佛語優波離：「比丘欲舉他時，應自住五法然後舉他：身清淨、口清淨、先來清淨、多聞廣知通利《阿含》、不至惡聚落。優波離！先自住是五法然後舉他。優波離！何故先自住五法？若後有比丘言：『汝身不清淨，云何舉他？』先自淨身然後舉他。身不清淨，如是口不清淨、先來不清淨、寡聞不通利《阿含》、至惡聚落，如是等應先自淨，然後舉他。優波離！是名五先自淨然後舉他。
「有五法成就不應差守物：不知得處、不知價、不知受、不知數、喜忘，是名五法不應差守物。有五事應差守物：知得處、知價、知受、知數、不喜忘，是名五法應差。
「有五事不應差守衣：不知得處、不知價、不知受、不知數、喜忘，是名五不應差守衣。有五事應差守衣：知得處、知價、知受、知數、不喜忘，是名五法應差守衣。
「有五事不應差分衣：不識衣、不識衣色、不知價、不知數、不知與不與，是名五法不應差分衣。有五法成就應差分衣：識衣、識衣

色、知價、知數、知與不與，是名五法成就應差分衣。
「復有五法成就不應差分衣：愛、瞋、怖、癡、不知分不分，是名五法成就不應差分衣。有五法成就應差分衣：無愛、瞋、怖、癡、知分不分，是名五法成就應差分衣。
「有五布薩難：王難、賊難、若王等難、人難、惡獸難，是名五布薩難。
「有五種移布薩：從阿練若處至僧坊、從僧坊至阿練若處、若王勅、賊勅、若僧破為和合，是名五移布薩。
「有破戒比丘數至他家有五過：教他非法、教他非毘尼、教他至惡威儀邊、教他邪見、教聽非法，是名五破戒比丘數至他家有五過。有不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益利：以法教、以毘尼教、教至善威儀邊、教正見、教往聽正法，是名五不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利。
「復有五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過：教身業不善、口業不善、教近惡知識、教邪見、教往聽非法，是名五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過。有不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益利、教身善、口善、近善知識、教正見、教聽正法，是名不破戒比丘至他家有五益利。
「比丘有五不可行處：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是名五比丘至不可行處。
「復有五，比丘至不可行處：童女、寡婦、婬女、外道、不能男，是名五比丘至不可行處。
「復有五，比丘至不可行處，僧能與作苦切羯磨：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是名五。如苦切，依止、驅出、下意、覓罪相亦如是。
「復有五，比丘至不可行處，僧能與作苦切羯磨：童女、寡婦、婬女、外道、不能男，是名五。如苦切，依止、驅出、下意、覓罪相亦如是。
「復有五，比丘至不可行處，僧不與捨苦切羯磨：童女、寡婦、婦、婬女、比丘尼，是名五。如苦切，依止、驅出、下意、覓罪相亦如是。
「復有五，比丘至不可行處，僧不與捨苦切羯磨：童女、寡婦、婬女、外道、不能男，是名五僧不與捨苦切羯磨。如苦切，依止、驅出、下意、覓罪相亦如是。
「復有五，僧不生清淨心：說佛過，如先說。復有五，僧生清淨心：不說佛過，如先說。
「復有五不相似，如先說。有五法相似，亦如先說。
「有五事應折伏共行弟子：於和上無愛、無敬、無慚、無愧、樂不應行處，是名五應折伏共行弟子。

「復有五事應折伏共行弟子：於和上無愛、無敬、無慚、無愧、不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應折伏共行弟子。
「復次共行弟子有五事，和上不折伏得罪：無愛、無敬、無慚、無愧、樂不應行處，是名五事，和上不折伏共行弟子，和上得罪。
「復有五事，共行弟子和上不折伏，和上得罪：無愛、無敬、無慚、無愧、不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和上不折伏共行弟子，和上得罪。
「有五事，和上不應受共行弟子悔過：於和上無愛、無敬、無慚、無愧、樂不應行處，是名五，和上不應受共行弟子悔過。
「復有五事不應受悔過：於和上無愛、無敬、無慚、無愧、不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和上不應受共行弟子悔過。
「有五事，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得罪：無愛、無敬、無慚、無愧、樂不應行處，是名五，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得罪。
「復有五事，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得罪：無愛、無敬、無慚、無愧、不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法，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得罪。
「有五事，和上不應折伏共行弟子：於和上有愛、有敬、有慚、有愧、樂應行處，是名五法，和上不應折伏共行弟子。
「復有五事，不應折伏共行弟子：於和上有愛、有敬、有慚、有愧、與和上法與衣食，是名五，和上不應折伏共行弟子。
「復有五事，和上折伏共行弟子有過罪：有愛、有敬、有慚、有愧、樂應行處，是名五，折伏共行弟子得罪。
「復有五，和上折伏共行弟子得罪：有愛、有敬、有慚、有愧、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和上折伏共行弟子得罪。
「有五事，應受共行弟子悔過：於和上有愛、有敬、有慚、有愧、樂應行處，是名五，應受共行弟子悔過。
「復有五，應受共行弟子悔過：有愛、有敬、有慚、有愧、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應受共行弟子悔過。
「有五事，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無罪：於和上有愛、有敬、有慚、有愧、樂應行處，是名五，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無罪。
「復有五，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無罪：於和上有愛、有敬、有慚、有愧、與和上法衣食，是名五，和上受共行弟子悔過無罪。
「有五種人不應為說毘尼：試問、無疑問、不為悔所犯問、詰問、不受語問，是名五種人不應為說。有五種人應為說比尼：不試問、有疑問、為悔所犯問、不詰問、受語問，是五種人應為說比尼。
「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恃力勢語、無畏難語、怖語、驚語、不利根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恃力語、有所畏語、不怖語、不驚語、利根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大語、不相善語、疾語、改易語、不與法相應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大語、相善語、不疾語、不改易語、與法相應語，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語喜忘、不審諦語、惡性語、瞋語、試語，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語不喜忘、審諦語、不惡性語、不瞋語、不試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毀呰語、遏截語、譏刺語、不唱善語、出過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毀呰語、不遏截語、不譏刺語、唱善語、不出過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具足語、覆藏語、竊語、渾雜語、被呵折語，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具足語、不覆藏語、不竊語、不渾雜語、不被呵折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實語詭語、改易語、非時語、失期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實語、不詭語、不改易語、不非時語、不失期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欲舉他語、舉他語、輕他語、呵責語、有嫌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欲舉他語、不舉他語、不輕他語、不呵責語、無嫌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破眾語、欲破眾語、破義語、樂破語、求名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破眾語、不欲破眾語、不破義語、不樂破語、不求名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愛語、瞋語、怖語、癡語、人不信受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愛語、不瞋語、不怖語、不癡語、人信受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恭敬語、不恭敬入語、著革屣語、覆右肩語、覆頭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恭敬語、恭敬入語、脫革屣語、不覆右肩語、不覆頭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通利修多羅語、不通利毘尼語、不善諍義語、不善知諍起因緣語、不善知滅諍義語，是名五，

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修多羅義語、善毘尼義語、善諍義語、善知諍起因緣語、善滅諍義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身力語、口力語、非修多羅語、非法語、非毘尼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身力語、不口力語、如修多羅語、如法語、如毘尼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被勸語、不被差語、不白眾語、不觀察語、無畏難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被勸語、被差語、白眾語、觀察語、不無畏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慰恤語、受慰恤語、籌量語、為利語、取他意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慰恤語、不受慰恤語、不籌量語、不為利語、不取他意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善義語、不善句語、應先語便後語、應後語便先語、應說此語便說彼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義語、善句語、應先先語、應後後語、應說此語說此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少智、少誦《阿含》、不通達《阿含》、不受學《阿含》、不知《阿含》句義，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少智、多誦《阿含》、通達《阿含》、受學《阿含》、知《阿含》句義，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為鬪語、為破語、為相持語、為相言語、為諍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為鬪語、不為破語、不為相持語、不為相言語、不為諍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違誓語、不問語、不三問語、不識言者語、不識諍者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違誓語、問語、三問語、識言者語、識諍者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忘《阿含》語、失文句語、漏失《阿含》語、不通利《阿含》語、不恭敬受《阿含》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忘《阿含》語、不失文句語、不漏失《阿含》語、通利《阿含》語、恭敬受《阿含》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重說眾語、持眾語、異語、為利語、求他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不重說眾語、不持眾語、不異語、不為利語、不求他語，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眾說悔過便說其罪、令不瞋者瞋、瞋者不止、所說如風人不信受、所說義不合《毘沙耶經》，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眾說悔過不說其罪、令不瞋者不起瞋、瞋者能止、所言信受、所說義合《毘沙耶經》，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佛語優波離：「若下座比丘向上座悔過時，應先住五法向上座悔過：從座起、偏袒著衣、脫革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捉上座足，如是三說。如悔過，與欲、清淨、受自恣、出罪亦如是。

「有五法，舉事者不能舉他：身不清淨、口不清淨、少智、不通利《阿含》、樂不可行處，是名五，舉事者不能舉他：身不清淨、口不清淨、不通利《阿含》、少智、樂不可行處。復有五事，舉事者能舉他：身清淨、口清淨、多智、通利《阿含》、不樂不可行處，是名五法能舉他：身清淨、口清淨、通利《阿含》、多智、不樂不可行處。

「有五事，十歲比丘應畜大戒弟子：受大戒若十歲、若過十歲、持戒、有智能斷弟子疑、能破弟子邪惡見。

「復有五事，十歲比丘應畜大戒弟子：能教持戒、能教毘尼、教阿毘曇、若弟子在他方不樂能自將來若因他將來、若病能自看若使他看。

「復有五事，十歲比丘應畜大戒弟子：有信、有戒、有施、多聞、智慧；又能令弟子入信，隨信住信戒施聞慧，能令入能令隨住。是名五。

「復有五事，十歲比丘應畜大戒弟子：自住無學戒、無學定、無學慧、無學解脫、無學解脫知見，能教弟子住是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名五法，十歲比丘應畜大戒弟子。若十歲比丘無是五法畜大戒弟子，有罪。若有是五法，應與他依止。若十歲比丘無是五法與他依止，有罪。若有是五法，應畜沙彌。若十歲比丘無是五法畜沙彌，有罪。」（五法竟）

六法初

「有六諍本：一者瞋恨不語、二者惡性欲害、三者貪嫉、四者諂曲、五者無慚愧、六者惡欲邪見，是名六諍本。

「有六教法應隨不應逆：和上教、阿闍梨教、眾僧教、王教、若王等教、闡利吒比丘教，是名六教不應逆。
「有六羯磨：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僧羯磨、闡利吒比丘羯磨、說戒羯磨，是名六羯磨。
「有六學：增上戒、增上意、增上智、增上威儀、增上毘尼、增上波羅提木叉，是名六學。
「有六請：僧請、眾人請、人請、鉢請、衣請、食請，是名六請。
「有六不具足：戒不具足、見不具足、命不具足、威儀不具足、自不具足、他不具足，是名六不具足。有六具足：戒具足、見具足、命具足、威儀具足、自具足、他具足，是名六具足。」
時長老優波離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已，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略說法要，令我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佛語優波離：「若法隨欲不隨無欲、隨和合不隨不和合、隨過不隨無過、隨增長不隨不增長、隨往來不隨不往來、隨煩惱不隨無煩惱，汝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教。又優波離！有法隨無欲不隨欲、隨不和合不隨和合、隨無過不隨過、隨不增長不隨增長、隨不往來不隨往來、隨非煩惱不隨煩惱，汝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
長老阿那律往到佛所頭面作禮，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略說法，令我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佛言：「善哉！若法隨貪不隨無貪、隨無厭不隨厭、隨多欲不隨少欲、隨不知足不隨知足、隨惡見不隨不惡見。阿那律！汝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教。阿那律！若法隨無貪不隨貪、隨厭不隨無厭、隨少欲不隨多欲、隨知足不隨不知足、隨不惡見不隨惡見，汝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如優波離所問，大愛道亦如是問；如長老阿那律所問，鷄舍瞿曇彌亦如是問。
「有六現前：僧現前、眾人現前、人現前、和上現前、阿闍梨現前、戒現前，是名六現前。
「有六取：劫取、盜取、詐取、受寄取、詆謾取、如法取，是名六取。
「有六和攝法：以修身慈勸梵行者，尊重敬愛思惟攝取，發起精進向一泥洹；口慈、意慈亦復如是；如法得施衣鉢，餘物施諸梵行，尊重敬愛思惟攝取，發起精進向一泥洹；護戒不缺不犯不退，清淨滿足為佛所歎，能盡受持勸諸梵行，尊重敬愛思惟攝取，發起精進向一泥洹；所得正見能出正要，勸諸梵行，尊重敬愛思惟攝取，發起精進向一泥洹。是名六和攝法。」(六法竟)

七法初

「有七財：信財、戒財、聞財、施財、慧財、慚財、愧財，是名七財。
「有七力：信力、精進力、慚力、愧力、念力、定力、慧力，是名七力。
「有七止諍：現前止、自言止、憶念止、不癡止、覓罪相止、多覓罪止、布草止，是名七止諍。
「有七衣：麻衣、沙拏衣、芻摩衣、憍施耶衣、翅夷羅衣、欽婆羅衣、劫貝衣，是名七衣。
「有七內眾：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是名七內眾。
「有七法令正法滅亡沒：無信、懈怠、無慚、無愧、喜忘、無定、少智，是名七法令正法滅亡沒。
「有七非正法：不敬法、不敬義、不敬時、不知足、不自敬、不敬眾、不分別人，是名七。有七正法：敬法、敬義、敬時、知足、自敬、敬眾、分別人，是名七正法。
「持律有七德：能持佛內藏、能善斷諍、以持戒故在外道頂上住、以持律故無能詰者、以持律故不諮問他、於眾中說戒無所畏、能斷有疑、能令正法久住，是名持律七德。
「有七大持律：毘婆尸佛、式佛、隨葉佛、俱留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是名七大持律。」(七法竟)

八法初

「有八眾：剎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比丘眾、比丘尼眾、優婆塞眾、優婆夷眾，是名八眾。
「有八法能證泥洹果：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八法能證泥洹果。
「有八施：果得施、依止得施、制限得施、因緣得施、僧得施、現前得施、安居得施、指示得施，是名八施。
「因八事捨迦絺那衣：三衣足時、衣成時、去時、聞時、失衣時、發心不還時、過齊限時、共僧捨時，是名因八事捨迦絺那衣。
「有八種屐不應畜：木屐、多羅屐、波羅舍屐、竹屐、葉屐、文若屐、披披屐、欽婆羅屐，是名八種屐不應畜。
「有八隨世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名隨世八法。
「有八種難：王難、賊難、火難、水難、惡獸難、龍難、人難、非人難，是名八難。」

有比丘行別住時捨戒，捨已還受。還受已白諸比丘：「我行別住中捨戒已還受，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本已行別住，即以是行別住，更不應與。如捨戒，自言：『我是沙彌。』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亦爾。」
若別住竟捨戒，捨已還受戒，受戒已白諸比丘：「我別住竟捨戒，捨戒已更受戒，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本已行別住竟，應教求摩那埵。如捨戒，自言：『我是沙彌。』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亦爾。」
有比丘行摩那埵時捨戒，捨已還受戒，受戒已語諸比丘：「我行摩那埵中捨戒還受戒，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即本行摩那埵，更不須與。如捨戒，自言：『我是沙彌。』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亦爾。」
若行摩那埵竟捨戒，捨戒已還受戒，受戒已白諸比丘：「我行摩那埵竟捨戒，捨戒已還受戒，我當云何？」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本已行摩那埵竟，應教求出罪羯磨。如捨戒，自言：『我是沙彌。』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亦爾。」(八法竟)

九法初

「有九惱：是人已侵損我、當侵損我、今侵損我，於彼生惱；是人已利益我怨家、當復利益、今復利益，於彼生惱；是人已侵損我知識、當復侵損、今復侵損，於彼生惱，是名九惱。有九捨惱：是人已侵損我、當侵損我、今侵損我，云何令彼不侵損我而利益我，當於彼捨惱心？是人已利益我怨家、當復利益、今復利益，云何令彼不利益我怨家，當捨彼惱心？是人已侵損我知識、當復侵損、今復侵損，云何令彼不侵損我知識，當於彼捨惱心？是名九捨惱。」(九法竟)

十法初

「有十事令正法滅亡沒：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毘尼言毘尼、毘尼言非毘尼、非犯言犯、犯言非犯、輕言重、重言輕、無殘言殘、殘言無殘，是名十事令正法滅亡沒。有十事不令正法滅亡沒：非法言非法、法言法、非毘尼言非毘尼、毘尼言毘尼、非犯言非犯、犯言犯、無殘言無殘、殘言殘、輕言輕、重言重，是名十事不令正法滅亡沒。
「有十法名上座：有所住處，無畏無能遮者；有長老息煩惱，多知識有名聞、能令他生淨心；辯才具足無能勝者，無有滯礙義趣明

了，聞者信受；善能安詳入他家，能為白衣說深妙法；分別諸道，勸令行施齋戒，令他捨惡從善；自具四諦；現法安樂無有所乏。是名上座十法。

「烏迴鳩羅比丘成就十法，僧不應差：不知諍根本來往處、不知諍、不善分別諍、不能知諍起因緣、不能知諍義、不善滅諍、不能令諍滅已更不起、戒不清淨、不能多聞、少智，是名十，烏迴鳩羅比丘僧不應差。烏迴鳩羅比丘有十事僧應差：知諍來往處根本、善知諍、能分別諍、知諍起因緣、知諍義、善滅諍、滅諍已更不令起、持戒清淨、多聞、多智，是名十，烏迴鳩羅比丘僧應差。」

佛在婆伽國那梨槃聚落，是中有優婆塞，以信樂清淨心作一房舍，別與長老羅云。長老羅云受已二月遊行，彼優婆塞聞長老羅云受舍已二月遊行，便持此舍施四方僧。長老羅云二月遊行還，到所住處，聞是優婆塞以是房施四方僧，聞已往到佛所，頭面作禮白佛言：「世尊！我在那梨槃聚落中住，有優婆塞以信樂清淨心作一房舍，別施我。我受已二月遊行，遊行還聞是優婆塞以是房施四方僧。世尊！我今云何？」佛語羅云：「汝往語優婆塞言：『我將不犯汝耶？汝見我非沙門、非沙門行耶？作身口過耶？』」長老羅云受佛語已，從坐起禮佛足右繞而去。還自住處，過是夜已，著衣持鉢入那梨槃聚落行乞食。食已洗鉢，往是優婆塞家。是優婆塞遙見長老羅云來，見已著衣在一面立，叉手合掌向長老羅云，作是言：「善來長老羅云！久不來。羅云！何以故來？可就座坐。」時長老羅云即就座坐，是優婆塞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已，長老羅云語優婆塞：「我將不犯汝耶？汝見我非沙門、非沙門行耶？作身口過耶？」答言：「大德不犯我，我亦不見汝非沙門、非沙門行、作身口過。」時長老羅云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是事向佛廣說。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語諸比丘言：「有十非法施、十非法受、十非法用。何等十？已施一僧，轉與餘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比丘尼僧，轉與餘比丘尼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比丘，轉與餘三比丘，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與二比丘、若與一比丘、若與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比丘，轉與餘二比丘，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與一比丘、若與僧、若與三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比丘，轉施餘一比丘，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僧、若施三人、二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沙彌，轉施餘三沙彌，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二沙彌、一沙彌、若施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沙彌，轉與餘二沙彌，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一沙

彌、若施僧、若施三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沙彌，轉施餘一沙彌，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與僧、若施三人、若施二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比丘尼，轉施餘三比丘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二比丘尼、一比丘尼、若施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比丘尼，轉施餘二比丘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一比丘尼、若與僧、若施三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比丘尼，轉施餘一比丘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僧、若施三人、若二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式叉摩尼，轉施餘三式叉摩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二式叉摩尼、一式叉摩尼、若施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式叉摩尼，轉施餘二式叉摩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一式叉摩尼、若施僧、若施三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式叉摩尼，轉施餘一式叉摩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施僧、若施三人、若二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沙彌尼、轉施餘三沙彌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二沙彌尼、若一若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沙彌尼，轉施餘二沙彌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一沙彌尼、若僧、若施三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沙彌尼，轉施餘一沙彌尼，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僧、若三人、若二人，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三畜生，轉施餘三畜生，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施二畜生、若一畜生，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二畜生，轉施餘二畜生，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一畜生、若三畜生，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一畜生，轉施一畜生，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轉施三、若二，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比丘僧，轉施比丘尼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比丘尼僧，轉施比丘僧，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僧破為二部，已施此一部，轉施彼一部，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若已施彼一部，轉施此一部，是名非法施、非法受、非法用。前施是施，後施非施。如王為地主檀越，是房舍臥具主，但得看視，不得奪一與一。」（十法竟）

增一後一法初

「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有一破法墮惡道。何等一？所謂破僧。

「有一犯墮惡道，從身作，謂出佛身血。
「有一犯墮惡道，從口作，謂謗佛。
「有一犯墮惡道，所謂意念作別眾。
「有一犯墮惡道，謂兩舌教他破僧。
「有一犯詰問墮惡道，謂僧詰問，非法非法想、非法見故破僧；非法作法想，非法見故破僧，非法法想疑破僧。
「有一犯墮惡道，從殺生起，謂殺阿羅漢。
「又一犯墮惡道，從盜起，偷佛物僧物。
「又一犯墮惡道，從婬起，謂婬羅漢比丘尼。
「又一犯墮惡道，從妄語起，謂自說得過人法。」(一法竟)

二法初

「有二犯：不善犯、無記犯。
「又二犯：身犯、口犯。
「又二犯：方便犯、非方便犯。
「又二犯：調戲犯、不調戲犯。
「又二犯：有同犯、不同犯。
「又二事同：輕、重。
「又二事同：有殘、無殘。
「又二不同：輕、重。
「又二不同：有殘、無殘。
「又二不同：若向他悔、若自悔。
「又二犯：有限犯、無限犯。
「又二犯：處犯、方犯。
「又二犯：可數犯、不可數犯。
「又二犯：有出時犯、欲出犯。
「又二犯：入犯、欲入犯。
「又二犯：起犯、欲起犯。
「又二犯：時犯、非時犯。
「又二犯：墮犯、不墮犯。
「又二犯：偷蘭遮犯、白衣相應犯。
「又二犯：重破犯、不重破犯。
「又二犯：有殘犯、無殘犯。
「又二犯：輕犯、重犯。
「又二犯：被舉犯、舉者犯。
「又二犯：向他悔犯、自悔犯。
「又二犯：戒中犯、非戒中犯。

「又二犯：白犯、不白犯。
「又二犯：暫犯、盡形犯。
「又二犯：有過犯、無過犯。
「比丘尼有二同犯：輕犯、重犯。
「又二同犯：殘犯、無殘犯。
「又二不同：輕、重。
「又二不同：有殘、無殘。
「又二不同：向他悔、自悔。
「又二犯：出界犯、欲出界犯。
「又二犯：自稱歎犯、不自稱歎犯。
「又二犯：起犯、坐犯。
「又二犯：眠犯、不眠犯。
「又二犯：語犯、默然犯。
「又二犯：故犯、不故犯。
「有二癡：無知癡、放逸癡。
「有二覆：無知覆、放逸覆。
「又二人應與別住、有二人應與摩那埵、有二人應與本日治、有二人應與出罪，所謂比丘、非比丘；受大戒、非受大戒者。
「又二僧中斷事者：有被差、不被差。
「又二斷事者：被羯磨、不被羯磨。
「羯磨者有二功德：謂得眾意、能無畏斷事。
「又二斷事者：有羞、無羞。
「又二斷事者：有私、無私；若以非法有私、若如法無私。
「又二斷事者：若自聞、若從他聞。
「又二斷事者：若自驅、若教他驅。
「又二斷事者：諍、不諍。
「又二斷事者：通利《阿含》、不通利《阿含》。
「又二斷事者：善分別《阿含》、不善分別《阿含》。
「又二斷事者：了語、不了語。
「又二斷事者：善語、不善語。
「又二斷事者：詰問、不詰問。
「又二斷事者：急性、不急性。
「又二斷事者：自知、不自知。
「又二斷事者：知量、不知量。
「又二斷事者：隨眾、不隨眾。
「又二斷事者：自譽、不自譽。
「又二斷事者：能止、不能止。
「又二斷事者：軟語、麁語。

「又二斷事者：持戒、不持戒；有可呵、不可呵；應舉、不應舉；應敬、不應敬亦爾。
「又二無智：戒犯、見犯。又二智：戒不犯、見不犯。
「又二犯：戒犯、見犯。又二不犯、戒具、見具。
「又二種呵：比丘非比丘、受戒不受戒。
「又二苦切：有罰羯磨、若僧和合與。
「又二依止：有罰、若僧和合與。
「有二驅出：有罰羯磨、若僧驅出。
「又二下意：有罰羯磨、若僧與下意。
「又二人應別住、又二人應與摩那埵、又二人應與本日治、又二人應與出罪，謂比丘、非比丘；受戒、非受戒。
「有二清淨：悔過、發露罪名。
「又二清淨：白、不白；若悔過、若發露。若僧諍應還付僧、若與三人、二人、一人；若僧諍僧應受，三人、二人、一人亦應受；若僧諍僧應滅，三人、二人、一人亦應滅。
「又二非法撿挍：非法作法撿挍、法作非法撿挍。又二如法撿挍：非法作非法撿挍、法作法撿挍。
「又二梵罰：不使作、不教化。」(二法竟)

三法初

「有三毘尼：貪欲毘尼、瞋恚毘尼、愚癡毘尼。有三非毘尼：非貪欲毘尼、非瞋恚毘尼、非愚癡毘尼。
「有三羯磨：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有三應屏處：大便、小便、嚼楊枝。
「有三犯：貪欲犯、瞋恚犯、愚癡犯。
「有三共住：犯者、不犯者、自說者。
「有三別住：犯者、不犯者、自說者。
「有三世所供養：謂如來至真等正覺、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
「有三華供養、有三香供養、有三伎樂供養、有三幡供養、有三蓋供養、有三繒供養、有三世所尊敬：謂如來至真等正覺、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
「有三同意：上、中、下。上同意者，應上中下同意；中同意者，不應上同意，應中下同意；下同意者，應下同意，不應上中同意。上同意者，作上中下同意好；中同意者，作中下同意好，若作上同意者不好；下同意者，作下同意好，若作上中同意者不好。上同意者，應作上中下同意取；中同意者，應作中下同意取，不應上同意取；下同意者，應下同意取，不應上中同意取。

「有三知：知犯、知不犯、知制戒。」(三法竟)

四法初

「有四諍：鬪諍、無根諍、犯罪諍、常所行諍。
「有四藥：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
「有四眾：剎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
「復有四眾：比丘眾、比丘尼眾、優婆塞眾、優婆夷眾。
「復有四眾：四天王眾、忉利天眾、魔眾、梵天王眾。
「復有四眾：被教眾、不被教眾、濁眾、清淨眾。
「有四悲：一、憐愍。二、利益。三、不惱害。四、住正法。
「有四止：貪欲止、瞋恚止、愚癡止、邪見止。
「有四事故如來設教：犯、不犯、輕、重。
「有四事故如來制戒：為利益、為處、為時、為人。
「有四調伏：苦切、依止、驅出、下意。
「有四藥應觀：有淨藥雜不淨、不淨雜淨、淨雜淨、不淨雜不淨。
「有四事：鬪諍事、無根諍事、犯罪諍事、常所行諍事。
「復有四事：苦切、依止、驅出、下意。
「有四事：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覓罪相擯。
「有四事：若呵、若罵、若異語、若默然。
「如來以四境界故制戒：神足境界、智境界、法境界、人境界。」(四法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

十誦律卷第五十一(第八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五法初

「有五事故僧與下意：說佛過、法過、僧過、戒過、作非威儀。
「復有五事僧與作下意：罵比丘、道說比丘、出比丘過、處處說他過、使他不得施不得住處。
「復有五事僧與下意：罵白衣、道說白衣、出白衣過、處處說他過、使白衣不得利失住處。
「復有五事僧與下意：比丘兩舌鬪他、以比丘向比丘兩舌、以白衣向白衣兩舌、以比丘向白衣兩舌、以白衣向比丘兩舌、作世間法罵。
「有五事：形相、生種、作、犯、病。
「復有五事：形相、生相、作、多煩惱、作世間法罵。
「有五種皮不應畜：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狸皮。
「有五種皮不應畜：象皮、馬皮、狗皮、野干皮、黑鹿皮。
「有五種糞掃衣不應畜：火燒衣、牛嚼衣、鼠噉衣、初嫁衣、產衣。
「有五事老比丘語不應受；無義語、非法語、非毘尼語、無憐愍語、非教勅語。
「有五自說阿羅漢，如先說。」
佛語優波離：「比丘欲入僧，應住五法中。」如先說。
「有五事犯僧伽婆尸沙，如先說。
「有五處分：界處分、施處分、道徑行處分、戒處分、見處分。
「有五純色不應畜：純赤、純青、純欝金色、純黃藍色、純曼提咤色。
「有五種大色不應畜：穹伽色、黔蛇色、盧耶那色、嵯梨多色、呵梨陀羅色。
「有五事，鬪利咤比丘不能滅諍：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憶言憶、不知言知、非法言法，是名五事，鬪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鬪利吒比丘能滅諍：見言見、聞言聞、憶言憶、知言知、法言法，是名五，鬪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鬪利吒比丘不能滅諍：隨愛、瞋、怖、癡、非法言法。是名五事，鬪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鬪利吒比丘能滅諍：不隨愛、瞋、怖、癡、法言法，是名五，鬪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有犯：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憶言憶、不知言知、非法言法，是名五，闥利吒比丘有犯。有五事闥利吒比丘無犯：見言見、聞言聞、憶言憶、知言知、法言法，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無犯。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有犯：隨愛、隨瞋、隨怖、隨癡、非法言法，是名五事，闥利吒比丘有犯。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無犯：不隨愛、瞋、怖、癡、法言法，是名五，闥利吒比丘無犯。

「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善知諍、不善知諍住處、不善分別諍、不知滅諍因緣、不善知滅諍已更起因緣，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知諍、善知諍住處、善分別諍、善知滅諍因緣、善知滅諍已更不復起因緣，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復有五事，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不善知修多羅、不善知毘尼、不善知諍、不善知諍住處、不善分別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不能滅諍。有五事，闥利吒比丘能滅諍：善修多羅、善毘尼、善知諍、善知諍住處、善分別諍，是名五，闥利吒比丘能滅諍。

「有五事，五歲比丘不依止他：知犯、知不犯、知輕、知重、廣通利戒，是名五，五歲比丘不依止他。

「有五同意取：若親厚、若活在、若現前、若取已當語令知、取已彼必歡喜，是名五同意取。

「有五事故，如來按行諸房舍：為斷比丘俗語故、以床臥具不料理者為料理故、已料理好安隱故、看病比丘故、未制戒欲制故，是名五事，如來按行房舍。

「有五事，如來知而故問：為起因緣故、為制戒故、為分別義句故、與修多羅文句相似故、為後眾生令自解故，是名五事，如來知而故問。

「經行有五利益：勦健、有力、不病、消食、意得堅固，是名經行五利。

「復有經行五利益：能行故、解勞故、除風故、消冷熱病故、意得堅固，是名經行五利。

「有五非法發露：向別住人、不共住人、未受大戒眾、無殘事、不見是事發露，是名五非法發露。有五如法發露：不向別住人、不向不共住人、不向未受大戒眾、以有殘事、見是事發露，是名五事如法發露。

「有五事非法作苦切羯磨：非法非毘尼、應遮應置、無事不現前作、無舉者不令他憶、不三問作，是名五事作非法苦切羯磨。有五如法作苦切羯磨：是法是毘尼、不應遮不應置、有事現前作、有舉者令他憶念、三問作，是名五如法與苦切羯磨。

「有五事名善好鬪利吒比丘：見言見、聞言聞、憶言憶、知言知、法言法，是名五善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不隨愛、瞋、怖、癡、法言法，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善分別取事、無過者不說有過、有過者說過、不清淨邊生不清淨、清淨邊生清淨、法言法，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善分別事；不恃力、僧中斷事；得聽已舉他事；無偏私受悔過、無偏私見他過、無偏私說他過；法言法。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善取諍、善知諍處、善分別諍、善知諍滅已更不起、法言法，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善知修多羅、善知毘尼、善知諍、善知諍處、法言法，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復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受戒滿十歲若過十歲、若持戒、若多聞、善如法斷自疑他疑、善能斷自他惡邪見，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善能令他住戒、善教毘尼阿毘曇、弟子若入他方不樂能將來、能看病教他看，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能令他有信、有持戒、有多聞、有施、有智，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復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若自住無學戒、無學定、無學智、無學解脫、解脫知見，亦能令他住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復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知犯、知不犯、知輕、知重、廣通利戒，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
「有五事名好鬪利吒比丘：知出家、知羯磨、知教授、知依止、知障道不障道，是名五好鬪利吒比丘。」（五法竟）

六法（如先說）

七法（如先說）

八法初

「不應畜八種鉢：金鉢、銀鉢、琉璃鉢、頗梨鉢、銅鉢、白鑞鉢、木鉢、石鉢，是名八種鉢不應畜。」餘如先說。

九法初

佛語優波離：「一比丘不能破僧，二、三、四乃至九比丘清淨同見者能破。一比丘尼、一式叉摩尼、一沙彌、一沙彌尼、一出家、一出家尼不能破僧，二、三、四乃至九亦不能破。優波離！若有九比丘清淨同見者能破僧。

「有九犯：犯波羅夷、犯僧伽婆尸沙、犯波逸提、犯波羅提提舍尼、犯突吉羅、犯惡口突吉羅、犯偷蘭遮突吉羅、犯毘尼突吉羅、犯威儀突吉羅，是名九犯。

「有九退：戒退、見退、命退、威儀退、自退、他退、知識退、資生物退、生死退，是名九退。有九不退：戒不退、見不退、命不退、威儀不退、自不退、他不退、知識不退、資生物不退、生死不退，是名九不退。」

佛語優波離：「闡利吒比丘若斷諍時，應以九事觀言者：觀諍者、觀威儀、觀來往處、觀親里、觀知識、觀身口行、觀先來、觀云何相言、應聽他語應從他聞，是名九應觀言者。諍者，何等九事觀彼言者？觀鬪不鬪、觀諍不諍、觀相持不相持、觀相言不相言、觀犯戒、觀犯見、觀犯命、觀言語、觀從他聞，是名九應觀彼言者。」

爾時長老優波離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立：「善哉世尊！願略說法，令我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佛語優波離：「若法隨欲不隨無欲、隨瞋不隨無瞋、隨嫉妒不隨無嫉妒、隨往來不隨不往來、隨增長不隨不增長、隨鬪不隨無鬪、隨諍不隨無諍、隨相持不隨不相持、隨相言不隨不相言。優波離！汝定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教。優波離！若法隨無欲不隨欲、隨無瞋不隨瞋、隨無嫉妒不隨嫉妒、隨不往來不隨往來、隨不增長不隨增長、隨不鬪不隨鬪、隨不諍不隨諍、隨不相持不隨相持、隨不相言不隨相言，汝定知是法、是比尼、是佛教。」

爾時長老阿那律，往到佛所頭面作禮在一面坐，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略說法，令我知是法、是比尼、是佛教。」佛語阿那律：「若法隨貪不隨無貪、隨無厭不隨厭、隨多欲不隨少欲、隨不知足不隨知足、隨難滿不隨易滿、隨放逸不隨不放逸、隨非法不隨法、隨背法不隨不背法、隨世俗語不隨毘尼語。」佛語阿那律：「汝定知是非法、非毘尼、非佛教。阿那律！若法隨無貪不隨貪、隨厭不隨無厭、隨少欲不隨多欲、隨知足不隨不知足、隨易滿不隨難滿、隨不放逸不隨放逸、隨法不隨非法、隨順法不隨背法、隨比尼語不隨俗語，汝定知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如長老優波離所問，大愛道亦如是問；如長老阿那律所問，瘦瞿曇彌亦如是問。

「有九依止：若善男子依止信心，捨不善取善者，是名捨不善取善；戒、聞、施、智亦爾，是名善男子依止信心捨不善取善。是人住是五法已，應更證四法：法忍、隨忍、樂忍、棄捨忍，是名九依止。」

有外道名婆呵樹和，往到佛所問訊在一面坐已，白佛言：「瞿曇！先在優樓頻螯國尼連禪河邊，在一迦和羅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我時彼處從瞿曇聞：『漏盡阿羅漢，不還生死不作五事：不故殺生、不盜、不婬、不故妄語、不飲酒。』我從瞿曇聞說是語即便信受。」佛言：「我先已說，今亦復說，漏盡阿羅漢，不還生死不作九事：不故殺生、不盜、不婬、不故妄語、不飲酒、不隨愛、瞋、怖、癡，是名九事。」

有外道名沙陀，往到佛所問訊，在一面坐已白佛言：「瞿曇！先在優樓頻螺國尼連禪河邊，在一迦和羅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我時彼處從瞿曇聞：『漏盡阿羅漢，不還生死不作五事：不故殺生、不盜、不婬、不故妄語、不飲酒。』我從瞿曇聞說是語、即便信受。」佛言：「我先已說，今亦復說，漏盡阿羅漢，不還生死不作九事：不故殺生、不盜、不婬、不故妄語、不飲酒、不來還、不起邪見、見常法、觀生死無常，是名九事有九惱：無利、無益、惱我、不安隱我。」餘如先說。(九法竟)

十法初

「有十利：攝僧故、僧一心故、僧安樂行故、折伏高心故、不信者令得信故、已信者令增長故、慚愧者令得安樂故、遮今世惱漏故、斷後世漏故、佛法久住故，是名十利。

「有十語：隨修多羅語、毘尼語、阿毘曇語、和上語、阿闍梨語、戒語、衣語、鉢語、食語、藥語，是名十語。

「有十願：修多羅願、毘尼願、阿毘曇願、和上願、阿闍梨願、戒願、衣願、鉢願、食願、藥願，是名十願。

「有十羯磨：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僧羯磨、闥賴吒比丘羯磨、戒羯磨、非法羯磨、如法羯磨、別眾羯磨、和合眾羯磨，是名十羯磨。

「有十治：苦切、依止、驅出、下意、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摩那埵、本日治，是名十治。

「有十罰：苦切、依止、驅出、下意、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摩那埵、本日治，是名十罰。

「有十遮受戒法：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本犯重罪、賊住比丘、本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是名十遮受戒

法。
「有十難：王難、賊難、火難、水難、惡獸難、龍難、人難、非人難、命難、梵行難，是名十難。
「有十非毘尼，謂十不善業。有十毘尼，謂十善業。
「復有十非毘尼，謂十邪。有十毘尼，謂無學十真。
「有十無志：別住者、別住竟者、行摩那埵、行摩那埵竟、苦切、依止、驅出、下意、不見擯、不作擯，是名十無志。
「有十非法遮說戒：非波羅夷、不出波羅夷事、不輕呵僧、不出輕呵僧事、不捨戒、不出捨戒事、隨順如法僧事、不破戒不破見、不破威儀、不見不聞不疑，是名十非法遮說戒。何等十如法遮說戒？犯波羅夷、出波羅夷事、輕呵僧、出輕呵僧事、捨戒、出捨戒事、不隨順如法僧事、破戒、破見、破威儀、見聞疑，是名十如法遮說戒。」
爾時佛在婆伽那梨槃國，是中有一優婆塞有信樂心，造一房舍，別施長老羅云，如先說。「有十利故如來結戒：攝僧故、僧一心故、僧安樂住故、折伏高心故、不信者令信故、已信者令增長故、慚愧者得安隱住故、遮今世惱漏故、斷後世漏故、佛法久住故。
「如來制戒、制修多羅、制毘尼、制阿毘曇，誦修多羅、誦毘尼、誦阿毘曇，持修多羅、持毘尼、持阿毘曇。持修多羅者、持毘尼者、持阿毘曇者。攝修多羅、攝毘尼、攝阿毘曇。和上阿闍梨，共行弟子近行弟子沙彌，教威儀毘尼。說毘尼者，波羅提木叉。說波羅提木叉者，遮波羅提木叉。遮波羅提木叉者，受自恣。受自恣者，遮受自恣。遮受自恣者，與欲。與欲者，受欲。受欲者，持欲。持欲者，說欲。說欲者，取欲。取欲者，與清淨。與清淨者，受清淨。受清淨者，持清淨。持清淨者，說清淨。說清淨者，取清淨。取清淨者，與欲清淨。與欲清淨者，受欲清淨。受欲清淨者，持欲清淨。持欲清淨者，說欲清淨。說欲清淨者，取欲清淨。取欲清淨者，與自恣。與自恣者，受自恣。受自恣者，持自恣。持自恣者，說自恣。說自恣者，取自恣。取自恣者，依止。依止者，與依止。與依止者，受依止。受依止者，捨依止。捨依止者，折伏驅出，同意悔過。受悔過者，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別住、摩那埵、本日治、出罪覓罪相，舉他令憶念共要羯磨、羈繫羯磨、乞聽羯磨、聽白羯磨。不調伏者令調伏，皆以十利故。」(十法竟)

增十一相初

「有所犯事，應言白、應言不白？」答言：「犯應言白。」「又犯，應言色、應言非色？」答言：「犯應言色。」「又犯，應言可見、不可見？」答言：「應言可見。」「又犯，應言根數、非根數？」答言：「應言根數。」「又犯，應言有漏、非漏？」答言：「應言有漏。」「又犯，應言有為、無為？」答言：「應言有為。」「又犯，應言世間、出世間。」答言：「應言世間。」「又犯，應言陰攝、非陰攝？」答言：「應言陰攝。」「又犯，應言界攝、非界攝？」答言：「應言界攝。」「又犯，應言受、不受？」答言：「應言受。」「又犯，應言四大造、非四大造？」答言：「四大造。」「又犯，應言想、非想？」答言：「應言想。」「又犯，應言亂心、非亂心？」答言：「應言亂心。」「又犯，應言染、不染？」答言：「有染、有不染，染者故犯。佛結戒，不染者不故犯戒。」「又犯，應言雜、不雜？」答言：「應言雜。」「又犯，應言有欲、無欲？」答言：「有欲。」「又犯，應言有著、無著？」答言：「有著。」「又犯，應言有對、無對？」答言：「有對。」「又犯，應言心、非心？」答言：「有心。」「又犯，應言有報、無報？」答言：「有報。」「又犯，應言業、非業？」答言：「業。」「又犯，應言外入、內入？」答言：「內入。」「又犯，應言過去、未來、現在？」答言：「有過去、未來、現在。過去者，若所犯事已向他發露悔過，是名過去。未來者，未犯必當犯者，是名未來。現在者，現有所犯，是名現在。」「又犯，應言善、不善、無記？」答言：「不善、無記。不善者故犯，佛結戒，是名不善。無記者，不故犯戒，是名無記。」「又犯，應言欲界、色界、無色界？」答言：「犯應言欲界。」「又犯，應言學、無學？」答言：「非學、非無學。」「又犯，應言見諦斷、思惟斷？」答言：「思惟斷。」「頗有作是事犯、即作是事非犯耶？」佛言：「有！若比丘不受迦絺那衣畜長衣、數數食、別眾食、不白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聚落，是名犯。若比丘受迦絺那衣畜長衣、數數食別眾食、不白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聚落，是名非犯。是名作是事犯、即作是事非犯。有作羯磨者有犯、有作羯磨者非犯。「云何作羯磨者有犯、作羯磨者非犯？若比丘，與比丘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是比丘自見罪向他說、若界外與捨羯磨，即與共事、共住、教授。有餘比丘作是言：『僧與是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莫與是比丘共事、共住、教授。』答言：『是人見罪，已與捨羯磨。』問言：『何處捨？』答言：『界外。』又言：『是不善捨。』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若自見罪向他說、界內與捨，共事、共住、教授。有比丘言：『僧與是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莫與是比丘共事、共

住、教授。』答言：『是罪已捨。』問言：『何處捨？』答言：『界內。』又言：『善捨。』如是作羯磨者有犯、如是作羯磨者非犯。

「有知犯、有不知犯。知犯者，知五種犯體，是名知犯。不知犯者，不知五種犯體，是名不知犯。是人雖不知，亦名為犯。有自知犯有罪、有他知犯有罪。自知犯有罪者，若知五種犯體，是名自知犯有罪。他知犯有罪者，若可信優婆塞證知，是名他知犯有罪。有憶犯、不憶犯。憶犯者，憶五種犯體，是名憶犯。不憶犯者，不憶五種犯體，是名不憶犯。有現前犯、不現前。犯現前犯者，現有所犯，是名現前。犯不現前犯者，若未犯必當犯，是名不現前犯。有犯事不共住、有犯事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有犯事不共住。有犯事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作羯磨不共住、有作羯磨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作羯磨不共住、作羯磨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知不共住、有知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有知不共住、有知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不知不共住、不知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知不共住、不知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自說不共住、有自說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自說不共住、自說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他說不共住、有他說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他說不共住，他說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憶不共住、有憶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有憶不共住、有憶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不憶不共住、有不憶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憶不共住、不憶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現前不共住、有現前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現前不共住、現前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有不現前不共住、有不現前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若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

苦痛心，是名不現前不共住、不現前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

「有犯，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有犯，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犯是事，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知者，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知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知者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不知者，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不知者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知者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自說，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自說，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自說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不自說，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不自說，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自說，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憶者，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憶者，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作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憶者，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不憶，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不憶，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憶者，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現前，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現前，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現前，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有不現前，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云何不現前，僧與作羯磨，三人、二人、一人？若比丘，與比丘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是名不現前，僧與作羯磨，即是事三人、二人、一人。

「有四調伏羯磨：苦切、依止、驅出、下意。」「頗有從是事，自說破僧，未受戒不應受、已受者應滅，即是事自說破僧，未受戒者與受、已受者不應滅邪？」佛言：「有。若非法非法想，作法見破僧，未受戒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若法想破僧，未受戒者應受、已受者不應滅。」「頗有從是事，自言賊住比丘，未受戒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即是事自言賊住比丘，未受戒者應受、已受者不

應滅耶？」佛言：「有！若再三聽布薩，是人未受戒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若一布薩或聽、或不聽，未受者應受、已受者不應滅。」「頗有是事，污比丘尼，未受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即是事污比丘尼，未受戒者應受、已受者不應滅耶？」佛言：「有！若以婬污比丘尼，未受戒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若以身相觸污比丘尼，未受應受、已受者不應滅。」「頗有是事，自言我殺父母，未受戒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即是事自言我殺父母，未受者應受，已受者不應滅耶？」佛言：「有！若知是父母，無有異想不誤殺，未受者不應受、已受者應滅。若不知、有異想誤殺父母，未受戒者應受、已受者不應滅。」

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頗有善心殺父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不善心殺父母、無記心殺父母耶？」佛語優波離：「有善心殺父母，得波羅夷并逆罪，不善心殺、無記心殺。云何善心殺？若母病受苦惱，殺令離苦，是名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云何不善心殺母？若為利殺，是名不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云何無記心殺母？若作方便已，自眠時母死，是名無記心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

又問：「頗有善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有善心殺母，不犯波羅夷非逆罪耶？」佛言：「有善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有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云何善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云何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耶？若母病受苦惱，斷其命，是名犯波羅夷是逆罪。若母病，與飯與粥與羹，食已命終，是名善心殺，非波羅夷非逆罪。優波離！如是善心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如是無波羅夷無逆罪。」

又問：「頗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不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耶？」佛言：「有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有不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云何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逆罪？不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若為利斷母命，是名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并逆罪。若為殺畜生故施弶，母墮死者，非波羅夷非逆罪。優波離！是名不善心殺母犯波羅夷并逆罪；如是不善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

又問：「頗無記心殺母，犯波羅夷逆罪；無記心殺母，非波羅夷非逆罪耶？」佛言：「有無記心殺母，犯波羅夷并逆罪。有無記心殺母，不犯波羅夷不得逆罪。云何無記心殺母，犯波羅夷并逆罪？云何無記心殺母，不犯波羅夷非逆罪？若作方便欲殺母，自眠時母死，是名犯波羅夷是逆罪。若射壁樹誤射母殺，不犯波羅夷非逆罪。優波離！如是無記心殺母，犯波羅夷是逆罪；如是無記心殺母，不犯波羅夷非逆罪。優波離！殺父、殺阿羅漢亦如是。」

「頗有共事比丘，不入僧中亦不與欲，在界內作一切羯磨不犯耶？」佛言：「有！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先語目連：『汝等從今日，自說波羅提木叉，我更不來說波羅提木叉。』」
「頗有比丘不聽五種說戒得作布薩耶？」佛言：「有！若比丘獨處布薩者是。」
「如佛言：『未受大戒人前不應說戒。』頗有未受大戒人前得說戒不犯耶？」佛言：「有！我先說除却波斯匿王眷屬，獨為王說，令心清淨故。」
長老優波離問佛：「為善心犯？為不善心犯？為無記心犯耶？」佛言：「有善心犯、有不善心犯、有無記心犯。善心犯者，若新受戒比丘不知戒相，自手拔塔前草、自治經行處草、自採花，是名善心犯。不善心犯者，故犯佛結戒，是名不善心犯。無記心犯者，不故犯戒。」
長老優波離問佛：「阿羅漢為善心犯？為不善心犯？為無記心犯耶？」佛言：「優波離！若阿羅漢有所犯者皆無記心。」「世尊！云何阿羅漢有所犯是無記心？」佛言：「若阿羅漢，心不憶有長衣、數數食、別眾食、不白入聚落、不著僧伽梨入聚落、若睡時他持著高廣床上、若睡時他持著女人床上、若未睡時未受大戒人出房、睡眠時未受大戒人入房，覺已即悔過。優波離！是名阿羅漢所犯皆是無記心。」
「若僧破是僧惱，若僧惱是僧破耶？」「有僧破非僧惱、有僧惱非僧破、有僧破是僧惱、有非僧破非僧惱。僧破非僧惱者，若僧破不取不觀十四破僧事，是名僧破非僧惱。僧惱非僧破者，若取觀十四破僧事，而僧不破，是名僧惱非僧破。僧破僧惱者，若僧破取觀十四破僧事，是名僧破僧惱。非僧破非僧惱者，除上事。有僧破非僧諍、有僧諍非僧破、有僧破亦僧諍、有非僧破非僧諍。僧破非僧諍者，若僧破，事不異、得施不異、界不異，是名僧破非僧諍。僧諍非僧破者，若僧事異、得施異、界異而不破，是名僧諍非僧破。僧破僧諍者，若僧破，事異、得施異、界異，是名僧破僧諍。非僧破非僧諍者，除上事。有僧破非僧別、有僧別非僧破、有僧破亦僧別、有非僧破非僧別。僧破非僧別者，若僧破，事不異、界不異、得施不異，是名僧破非僧別。僧別非僧破者，若僧事異、界異、得施異而不破，是名僧別非僧破。僧破僧別者，若僧破，事異、界異、得施異，是名僧破僧別。非僧破非僧別者，除上事。」
「若破僧是一劫壽，一劫壽是破僧耶？」「有破僧非一劫壽、一劫壽非破僧、有破僧是一劫壽、有非破僧非一劫壽。破僧非一劫壽者，若法想破僧，是名破僧非一劫壽。一劫壽非破僧者，伊羅龍王、摩那斯龍王、迦留伽羅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迦毘羅

龍王、阿攝波羅龍王、閻羅王、梵迦夷天，是名一劫壽非破僧。破僧是一劫壽者，如調達，是名破僧是一劫壽。非破僧非一劫壽者，除上事。」
「若破僧是一劫報，一劫報是破僧耶？」「有破僧非一劫報、有一劫報非破僧、有破僧是一劫報、有非破僧非一劫報。破僧非一劫報者，若法想破僧，是名破僧非一劫報。一劫報非破僧者，如伊羅龍王、摩那斯龍王、迦留伽羅、難陀、跋難陀、迦毘羅、阿攝波羅、閻羅王，是名一劫報非破僧。破僧是一劫報者，如調達，是名破僧一劫報。非破僧非一劫報者，除上事。」
「若破僧是邪見，邪見是破僧耶？」「有破僧非邪見、有邪見非破僧、破僧是邪見、有非破僧非邪見。破僧非邪見者，以法想破僧，是名破僧非邪見。邪見非破僧者，六師是，是名邪見非破僧。破僧是邪見者，調達是。非破僧非邪見者，除上事。」
「若破僧是無明，無明是破僧耶？」「有破僧非無明、有無明非破僧、有破僧是無明、有非破僧非無明。破僧非無明者，以法想破僧，是破僧非無明。無明非破僧者，殺父母、殺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是名無明非破僧。破僧是無明者，調達是，是名破僧是無明。非破僧非無明者，除上事。」
爾時長老優波離白佛言：「世尊！為比丘能起破僧事耶？為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能起破僧事耶？」佛言：「比丘能起破僧事，非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能起破僧事。」又問：「破僧犯何罪？」佛言：「犯，偷蘭遮。」又問：「破僧罪云何悔？」佛言：「偷蘭遮悔。」
「若受事者是不共住，不共住者是受事耶？」「有受事非不共住、有不共住非受事、有不共住是受事、有非受事非不共住。受事非不共住者，受持五法、不犯波羅夷，是名受事非不共住。不共住非受事者，於四波羅夷中隨有所犯、不受五法，是名不共住非受事。受事是不共住者，受五法、四波羅夷中隨有所犯，是名受事是不共住。非受事非不共住者，除上事。有不共住是種種不共住、有種種不共住非不共住，謂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狂心、亂心、苦痛心，若呵責是折伏，折伏亦是呵責。云何是羯磨？云何羯磨事？若犯是羯磨，因起事處亦是羯磨，悔過是羯磨事。」
「云何是迦絺那衣？云何受迦絺那？云何捨迦絺那？」佛語優波離：「名字是迦絺那衣，能起九心，是受迦絺那。有八事名捨迦絺那：有非比丘犯比丘得脫、有比丘犯非比丘得脫。非比丘犯比丘得脫者，若比丘尼犯不同僧伽婆尸沙，轉根作比丘，得滅是罪，是名非比丘犯比丘得脫。比丘犯非比丘得脫者，若比丘不同犯僧伽婆尸沙，轉根作比丘尼，得滅是罪。如是比丘滅、如是非比丘滅。

「有不知犯知悔過、有知犯不知悔過。不知犯知悔者，如睡比丘，他持著高床上、持著女人床上，未受大戒人出、時睡後還來入，覺已悔過，是名不知犯知悔。知犯不知悔者，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作出罪羯磨時，聞白已睡至羯磨竟，是名知犯不知悔。有睡犯覺悔、有覺犯睡悔。睡犯覺悔者，若比丘睡時，他持著高床上、女人床上，未受大戒人出、時睡後還來入，是名睡犯覺悔。覺犯睡悔者，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作出罪羯磨時，聞白已睡，是名覺犯睡悔。」

「頗有比丘說一方便犯三波羅夷耶？」佛言：「有。若比丘，與比丘共要言：『汝見我偷某甲重物、斷某甲人命、知我得阿羅漢。』是名說一方便犯三波羅夷」

「頗有比丘尼說一方便犯四波羅夷耶？」佛言：「有。若比丘尼，與比丘尼共作要言：『汝見我取某甲重物、見我斷某甲人命、知我助不見擯比丘、知我得阿羅漢。』是名說一方便犯四波羅夷。」

「頗有比丘在一處坐犯五種戒體耶？」佛言：「有。若落飯食犯突吉羅；學家中自手取食，犯波羅提提舍尼；無淨人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犯波逸提；向女人說惡語，犯僧伽婆尸沙；說得過人法，犯波羅夷。」

「頗有比丘以一方便犯百千罪若過是耶？」佛言：「有。若比丘在大眾中坐，以一把小豆、一把大豆、一把沙，散大眾上，隨粒墮他上，犯爾所罪。」

「頗有比丘盜心取他重物不犯波羅夷耶？」佛言：「有。若衣鉢在地拽去未離本處，犯偷蘭遮。」

「頗有盜三錢犯波羅夷耶？」佛言：「有。錢貴時。」

「頗有盜五錢不犯波羅夷耶？」佛言：「有。錢賤時。」

「頗有少取犯、少取不犯耶？」佛言：「有。若少取黑羊毛不犯，少取下羊毛犯。」

「頗有多取犯、多取不犯耶？」佛言：「有。若多取黑羊毛過量者犯。多取下羊毛不犯。」

「頗如量作衣有犯、不犯耶？」佛言：「有。如佛衣量作衣者犯。自如量作者不犯。」

「頗染衣有犯、染衣不犯耶？」佛言：「有。若比丘得新衣，不以三種染有犯。以三種染不犯。」

「頗從是事未入初禪，犯僧伽婆尸沙。即是事入初禪，犯僧伽婆尸沙耶？」佛言：「有。若比丘，使比丘作房舍，語已入初禪，入已他與成房舍，犯僧伽婆尸沙。」

「頗有從是事未入第二、第三、第四禪犯僧伽婆尸沙，即是事乃至入第四禪有犯耶？」佛言：「有。若比丘，使比丘作房舍，語已乃

至入第四禪，入已他與成房舍，犯僧伽婆尸沙。」
「頗有比丘尼無所犯乃至突吉羅，非比丘尼耶？」佛言：「有。轉根者是。」「頗有比丘無所犯乃至眾學法，非比丘耶？」佛言：「有。轉根者是。」
「頗有比丘獨入房犯四波羅夷耶？」佛言：「有。如優波離中說。」
「頗有比丘在房中衣邊破安居失衣自違言耶？」佛言：「有，如先說。」
「頗有比丘斷比丘命，非父、非阿羅漢，犯波羅夷是逆罪耶？」佛言：「有。若母出家受戒轉根者是。」「頗有比丘尼斷比丘尼命，非母、非阿羅漢，犯波羅夷是逆罪耶？」佛言：「有。若父出家受戒轉根者是。」
「頗有比丘尼因他說犯波羅夷耶？」佛言：「有。若比丘尼，隨順被擯比丘，三諫不止者是。」
「頗有比丘因他說犯僧伽婆尸沙耶？」佛言：「有。若比丘欲破僧、隨順破僧、污他家、戾語，三諫不止者是。」
「頗有比丘因他說犯波逸提耶？」佛言：「有。若比丘惡見，三諫不止者是。」
「頗有因他說犯波羅提提舍尼耶？」佛言：「有。若比丘尼在白衣家，指示與比丘食，不呵而食者是。」
「頗有因他說犯突吉羅耶？」佛言：「有。若比丘說戒中三問清淨時，不向他發露者是。」
「如佛說：『比丘尼若捨戒，更不得受戒。』頗有比丘尼捨戒更與受戒不犯耶？」佛言：「有。若比丘尼捨戒已，轉根作男子，與受戒者不犯。」
「頗有身口無犯非比丘尼耶？」佛言：「有。若比丘尼覆藏比丘尼重罪，乃至地了，犯波羅夷。」
「頗有比丘犯四種罪，不悔不發露不犯耶？」佛言：「有。轉根者是。」
「頗有比丘尼犯五種罪，不悔過不發露不犯耶？」佛言：「有。轉根者是。」
「頗有比丘斷人命不犯波羅夷耶？」佛言：「有。誤殺者是。」
「頗有比丘尼行婬彼犯罪耶？」佛言：「有。若比丘尼見彼比丘尼行婬，覆藏乃至地了者是。」又問：「頗從是事，犯波羅夷。即是事犯僧伽婆尸沙耶？」佛言：「有。若比丘尼犯身相觸，是波羅夷。若比丘犯身相觸，是僧伽婆尸沙。」
又問：「頗有從是事犯波羅夷，即是事犯波逸提耶？」佛言：「有。比丘尼見比丘尼惡罪，覆藏一夜犯波羅夷。比丘覆藏，犯波

逸提。」
「頗有從是事犯波羅夷，即是事犯突吉羅耶？」佛言：「有。比丘尼隨順被擯比丘，三諫不止，犯波羅夷。比丘隨順，犯突吉羅。」
「頗有從是事犯僧伽婆尸沙，即是事犯波羅夷耶？」佛言：「有。比丘犯身相觸，是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身相觸，是波羅夷。」
「頗有從是事犯僧伽婆尸沙，即是事犯波逸提耶？」佛言：「有。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比丘尼故出精，波逸提。」
「頗有從是事犯波逸提，即是事犯僧伽婆尸沙耶？」佛言：「有。比丘尼故出精，波逸提。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
「頗有從是事犯波逸提，即是事犯波羅提提舍尼耶？」佛言：
「有。比丘索美食，波逸提。比丘尼索美食，波羅提提舍尼。」
「頗有從是事犯波逸提，即是事犯突吉羅耶？」佛言：「有。比丘尼生草菜上大小便，波逸提。比丘，突吉羅。」
「頗有從是事犯波羅提提舍尼，即是事犯波逸提耶？」佛言：
「有。若比丘尼索美食，波羅提提舍尼。比丘，波逸提。」
「頗有從是事犯波羅提提舍尼，即是事犯突吉羅耶？」佛言：
「有。比丘學家中自手取食，波羅提提舍尼。比丘尼，突吉羅。」
「頗有從是事犯突吉羅，即是事犯波逸提耶？」佛言：「有。比丘生草菜上大小便，突吉羅。比丘尼，波逸提。」
「頗有從是事犯突吉羅，即是事犯波羅提提舍尼耶？」佛言：
「有。若比丘尼學家中自手取食，突吉羅。比丘，波羅提提舍尼。」
「頗有從是事犯無殘，即是事犯有殘耶？」佛言：「有。比丘尼犯不同四波羅夷者是無殘。比丘是有殘。」
「頗有從是事犯波羅夷，即是事不犯波羅夷耶？」佛言：「有。若比丘尼身觸男子者，犯波羅夷。比丘身相觸女人者，非波羅夷。比丘尼覆藏他犯，是波羅夷。比丘覆藏他犯，非波羅夷。比丘尼隨順被擯比丘，犯波羅夷。比丘隨順，非波羅夷。」
「頗有從是事犯僧伽婆尸沙，即是事不犯耶？」佛言：「有。若比丘犯身相觸，是僧伽婆尸沙。比丘尼，非僧伽婆尸沙。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比丘尼故出精，非僧伽婆尸沙。比丘尼恃勢言人，犯僧伽婆尸沙。比丘恃勢言人，非僧伽婆尸沙。」
「頗有從是事犯波逸提，即是事不犯波逸提？」「若比丘尼故出精，犯波逸提。比丘故出精，非波逸提。比丘索美食，犯波逸提。比丘尼索美食，非波逸提。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犯波逸提。比丘生草上大小便，非波逸提。」
「頗有從是事犯波羅提提舍尼，即是事不犯波羅提提舍尼耶？」佛言：「有。若比丘學家中自手取食，犯波羅提提舍尼。比丘尼，非

波羅提提舍尼。比丘尼自索美食，犯波羅提提舍尼。比丘自索美食，非波羅提提舍尼。」
「頗有是事犯突吉羅，即是事不犯突吉羅耶？」佛言：「有。若比丘生草菜上大小便，犯突吉羅。比丘尼生草菜上大小便，非突吉羅。」
「頗有得脫時犯、犯時得脫耶？」佛言：「有。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作出罪羯磨時，著革屣覆兩肩、襆頭、殺草木、指畫地，是名得脫時犯。犯時得脫者，若比丘污他家時轉根，是名犯時得脫。」
「頗有捨、有結耶？」佛言：「有。若捨界時結聚落界。」「若去者為何所去？」佛言：「界。」
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若論毘尼時從何處求？」佛言：「應從比丘、比丘尼戒中求；七法、八法、增一中求；同不同中求。若無根可轉，不入佛法不取滅，終不取滅。」「為是誰耶？」佛言：「化人是。」「若殺化人得何罪？」佛言：「得偷蘭遮。」「應以何悔過？」佛言：「作偷蘭遮悔過。」
十誦律卷第五十一

十誦律卷第五十二(第九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比丘中優波離問部問婬第一

佛在毘耶離國，長老優波離往詣佛所，頭面禮足於一面坐，問佛言：「若比丘呪術自作畜生形行婬，得波羅夷不？」佛言：「若自憶念我是比丘，得波羅夷。若不憶念，偷蘭遮。」
又問：「若二比丘呪術，俱作畜生形共行婬，得波羅夷不？」佛言：「若自憶念我是比丘，得波羅夷。若不憶念，得偷蘭遮。」
又問：「如佛所說：『與非人女行婬，得波羅夷。』云何是非人女？」答：「可得捉者是。」
又問：「口中行婬齊何處得波羅夷？」答：「節過齒，得波羅夷。」
又問：「女人身作兩段，比丘還續行婬，得波羅夷不？」答言：「得。」
又問：「女人頭斷，口中行婬，得波羅夷不？」答言：「得。」
又問：「女人頭斷，於大小便道行婬，得波羅夷不？」答言：「得。」
又問：「餘身分處作孔於中行婬，得波羅夷不？」答言：「不得，得偷蘭遮。若出精，得僧伽婆尸沙。」
又問：「若齒外脣裏行婬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出精，得僧伽婆尸沙。」
又問：「如佛所說：『三道中行婬，得波羅夷。』頗有比丘三道中行婬不得波羅夷耶？」答言：「若不觸四邊、若屈，得偷蘭遮。若出精，得僧伽婆尸沙。」
又問：「如佛所說：『女人命終形體不壞行婬，得波羅夷。』云何名形壞？」答：「若女根爛、若墮、若乾、若虫嚙，是處行婬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若出精，得僧伽婆尸沙。」
又問：「云何命終形體不壞？」答：「若女根不爛、不墮、不乾、不虫嚙，是中行婬得波羅夷。」
又問：「如佛所說：『若死女人身體不壞共行婬，得波羅夷。』云何死女人身壞？」答：「若女根爛、若墮、若乾、若脹若虫嚙，是中行婬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若出精，僧伽婆尸沙。」
又問：「云何死女人名不壞？」答：「若女根不爛、不墮、不乾、不脹、不虫嚙，是中行婬得波羅夷。」

又問：「若於熱猪肉中行婬，得波羅夷不？」答：「不得，得偷蘭遮。若出精，僧伽婆尸沙。」
又問：「有比丘獨入空舍，得波羅夷不？」答言：「有。如藍婆那比丘、弱脊比丘是。」
又問：「若女人身破裂，比丘還合共行婬，得波羅夷不？」答：「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若出精，僧伽婆尸沙。」
又問：「如佛所說：『若比丘裹男根於三道中行婬，得波羅夷。』頗有裹而入不得波羅夷耶？」答曰：「有。以厚衣、厚皮、厚木皮、若竹[竺-二+韋]葉裹，如是行婬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若出精，得僧伽婆尸沙。」
又問：「頗有比丘行婬不得波羅夷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
又問：「頗有不受具戒人行婬得波羅夷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

問盜事第二

佛在王舍城，優波離問佛：「若比丘於二部眾各八十人，身在眾數中，若口語、若取籌，得何罪？」佛言：「得偷蘭遮。若言：『我在數中故妄語。』得波逸提。」「云何得波羅夷？」答：「若物從他手入己手，得波羅夷。」
又問：「有比丘非錢、非衣物不覆藏取，以盜心移置異處，得波羅夷不？」答：「得。若椔蒲以盜心轉齒是。」
又問：「若比丘到賊所語賊言：『去來！我知物處。』而實不知，得何罪？」答：「故妄語，得波夜提。知賊不能得彼物不應說故，得突吉羅。若示是物得五錢、若直五錢物入手中，得波羅夷。」
又問：「若比丘過關邏應輸稅物而不輸，得何罪？」答：「得波羅夷。若估客語比丘：『與我過是物。』比丘與過，若稅物直五錢以上，得波羅夷。若估客到關邏，語比丘言：『與我過是物，稅直當與比丘半。』比丘若過是物，稅直乃至五錢、若直五錢，得波羅夷。若估客到關，語比丘言：『與我過是物，稅直盡與汝。』比丘若過是稅物，乃至五錢若直五錢，得波羅夷。若估客到關，應輸稅物，比丘示異道令過，斷官稅物，是稅物乃至五錢、若直五錢，得波羅夷。若估客應輸稅物未到關，比丘示異道令過，是稅物乃至五錢、若直五錢，斷官稅物故，得偷蘭遮。」
又問：「頗有比丘過關應輸稅物乃至五錢、若直五錢，不得波羅夷罪耶？」答曰：「有。若餘人著衣囊中若針筒中，是比丘不知，無

罪。若持物飛過，無罪。難數物持過，偷蘭遮。不可數物持過，波羅夷。非關處過，偷蘭遮。關處過，波羅夷。」
又問：「有六種取他物：苦切取、輕慢取、以他名字取、觝突取、受寄取、出息取。是六種取中，何等取得波羅夷？」答：「除出息取，餘取得波羅夷。若具足取，得波羅夷。不具足取，偷蘭遮。」
又問：「若盜佛舍利得何罪？」答曰：「偷蘭遮。若尊敬心作是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無罪。」
又問：「若盜經卷得何罪？」答曰：「隨計價直犯。若不直五錢，偷蘭遮。」
又問：「若盜塔寺精舍中供養具，得波羅夷不？」答：「是物若有守護，隨計直犯。若不直五錢，偷蘭遮。」
又問：「常入出檀越家比丘語婦言：『汝夫與我爾所物。』得何罪？」答：「若詐稱夫語，故妄語得波夜提。若得物直五錢已上入手，得波羅夷。若減五錢，偷蘭遮。」
又問：「若闇處有衣，四比丘以盜心俱取，得波羅夷不？」佛言：「不得，得偷蘭遮。若分割取直五錢已上，得波羅夷。若不直五錢，得偷蘭遮。若橛上有衣物，以盜心取離本處，得波羅夷。若選擇時，得偷蘭遮。若選擇已取，乃至五錢、若直五錢物，得波羅夷。若并橛持去，得偷蘭遮。」問：「何時得波羅夷？」答：「若離橛時，得波羅夷。若衣物在架上，比丘盜心取離本處，得波羅夷。若選擇時，得偷蘭遮。選擇已乃至取五錢、若直五錢物，得波羅夷。若并架持去得偷蘭遮。」問：「何時得波羅夷？」答：「若離架時，得波羅夷。若比丘語餘比丘言：『汝知某甲居士有重物不？』比丘言：『知。』是比丘語言：『汝盜取來。』彼比丘隨教取離本處，得波羅夷。若不隨教取者，偷蘭遮。取者，得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取不具足物得波羅夷耶？」答：「有！若取不具足物價直五錢，得波羅夷。」
又問：「頗有比丘重物以盜心處處移轉，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比丘持和上阿闍梨衣囊，移上著下、移下著上，一一重物以盜心，若疑惑是耶、非耶？若取是者，波羅夷。是彼所有耶？非彼所有耶？若取是彼所有，波羅夷。」
又問：「如佛所說：『若比丘盜心取他物，乃至五錢若直五錢物，得波羅夷。』云何是五錢？」答：「若一銅錢直十六小銅錢者是。未受具戒人盜心取是物，未受具戒人離本處，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盜心取是物，受具戒時離本處，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盜心取是物，受具戒人離本處，得波羅夷。受具戒時盜心取是物，受具戒時離本處，得突吉羅。受具戒時盜心取是物，受戒竟離本處，得波羅

夷。受具戒人盜心取是物，受具戒人離本處，得波羅夷。受具戒人盜心取是物，非具戒人離本處，得偷蘭遮。」
問：「如佛所說：『有二種盜取地：一、相言取；二、摽相取。』」「若相言得勝取，得波羅夷。不勝取，得偷蘭遮。若不勝已更作相，若所得地乃至直五錢，得波羅夷。房舍亦如是。若比丘搖樹落果，若一時墮、隨計直犯。」
問：「若比丘取拘耶尼人物，齊幾許得波羅夷？」答：「計彼物價直五錢已上，得波羅夷。弗于逮亦如是。」
問：「若取鬱單越物，齊幾許得波羅夷？」答：「彼國人無我，無所屬故無罪。」
問：「若比丘取鐵器銅器？」「隨計價直犯。」
問：「頗比丘盜三錢得波羅夷耶？」答曰：「得。若錢貴時是。」
問：「頗比丘盜五錢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錢賤時是。若比丘先以盜心斫衣架，後生自心，得偷蘭遮。若先以自心斫衣架，後生盜心，得波羅夷。」
又問：「若比丘破穀倉取穀，云何得罪？」答：「隨時取隨計直犯。」
問：「頗有比丘取多物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取眾未分物是。若盜木器，應隨計直犯。」
問：「頗有比丘盜金鬘不犯波羅夷耶？」答：「有！取非人金鬘是。又復若金鬘不直五錢亦是。若比丘盜水，應隨計直犯。若決渠盜水，應隨計直犯。」
問：「頗比丘持戒清淨畏罪不與取千錢不得波羅夷耶？」答：「有。若生己物想、若同意取、若暫取用、若知是物無所屬、若狂、若心亂、若病荒錯，無罪。若居士有千錢在一處，比丘以盜心方便取。居士言：『是我物，持與汝。』比丘聞是語已若取，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取五錢離本處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一時取一錢離本處。若二、若三、若四，不一時取五錢不犯。」
「有比丘盜心取他物，自心覆藏，得偷蘭遮。自心取他物，他心覆藏，得波羅夷。」
又問：「若諸人有五寶、若似五寶，藏在地中。若比丘，以呪術力、若藥草力，若破壞、若變色，破他利故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比丘檀越請僧食，次未至，自言：『我應去。』故妄語得波夜提。若遣使、若與信、若遣疏，得突吉羅。若是食，隨計直犯。」
又問：「若比丘取他不中用錢得何罪？」答：「是錢應隨計價直犯。」

問：「頗比丘移他重物離本處不得波羅夷耶？」答：「有。他人若衣鉢、若衣物在地，曳去不出界，得偷蘭遮。若居士衣在比丘所，比丘盜心方便，作相言：『是我衣。』故妄語得波夜提。作方便居士來語比丘言：『此是我衣，汝欲得者當相與。』知居士捨已取，得偷蘭遮。若比丘治銅作金色過關，得偷蘭遮。若問：『更有物不？』實有物而言無，故妄語得波夜提。若比丘貸他物，觝言不貸，故妄語得波夜提。若先用盡後斷當，斷當已得波羅夷。若先斷當後離本處，離本處時得波羅夷。若比丘受他寄物，若主問，觝言：『不受。』故妄語得波夜提。若先用盡後斷當，斷當已得波羅夷。若先斷當後離本處，離本處時得波羅夷。若比丘取錢直，應計是錢；若取似錢，亦應隨計直犯。」

問：「頗比丘取多物不得波羅夷耶？」答：「有！物雖多不直五錢，是未受具戒作盜方便，未受具戒人離本處，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盜方便，受具戒時離本處，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盜方便，受具戒人離本處，得波羅夷。受具戒時作盜方便，受具戒時離本處，得突吉羅。受具戒時作盜方便，受具戒已離本處，得波羅夷。受具戒人作盜方便，受具戒人離本處，得波羅夷。受具戒人作盜方便，非具戒人離本處，得偷蘭遮。若諸人有象馬、牛羊、驢騾、駱駝，如是等畜生利益人民。若比丘快心故，若截其足、若壞餘身分、若放令去，得偷蘭遮。若諸人有象馬、牛羊、驢騾、駱駝，如是等畜生利益人民，比丘快心故，解放令去，得偷蘭遮。若比丘為盜方便，變形作比丘尼，比丘尼離本處，得波羅夷。若比丘尼為盜方便，變形作比丘，比丘離本處，得波羅夷。」

問：「頗比丘盜他重物不得波羅夷耶？」答：「有！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有不受具戒人盜他重物得波羅夷耶？」答：「有！與學沙彌是。」

問殺事第三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以呪術，變身作畜生形奪人命，得波羅夷不？」答：「若自憶念我是比丘，得波羅夷。若不憶念，偷蘭遮。」

問：「頗有比丘殺母得大福、不得罪耶？」答：「有！愛名為母，若殺得大福，不得罪也。」

問：「頗有比丘殺父得大福、不得罪耶？」答：「有！漏名為父，殺得大福不得罪也。」

問：「若比丘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不得。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作方便，欲殺非母而自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不得。得偷蘭遮。若比丘作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得偷蘭遮。若比丘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作方便，欲殺阿羅漢而殺非阿羅漢，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不得。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作方便，欲殺非阿羅漢而殺阿羅漢，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不得。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實是阿羅漢比丘，謂非阿羅漢生惡心殺，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得波羅夷，亦得逆罪。」
問：「若比丘實非阿羅漢比丘，謂是阿羅漢，生惡心殺，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得波羅夷，不得逆罪。」
問：「有一女人棄加羅邏，一女人還取用，後生子，何者是母？」答：「先者是也。」問：「比丘殺何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殺先母得波羅夷并逆罪。」問：「若是子欲出家應問何母？」答：「應問後者。」
問：「頗比丘墮人胎不犯波羅夷耶？」答：「有！若人懷畜生是。」
問：「頗比丘墮畜生胎犯波羅夷耶？」答：「有！若畜生懷人是。」
問：「若比丘欲殺父母，方便作殺因緣，作已自投深坑，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父母先死、比丘後死，得波羅夷并逆罪。若比丘先死、父母後死，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欲殺父母，方便作殺因緣，作已持刀自殺，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若父母先死、比丘後死，得波羅夷并逆罪。若比丘先死、父母後死，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殺父母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有。若比丘病，父母來問訊，比丘經行倒父母上，父母若死，比丘無罪。又復比丘病，父母扶將歸家，比丘蹴蹶倒父母上，父母若死，比丘無罪。若比丘欲殺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若心定知是父母殺，得波羅夷并逆罪。若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得波羅夷。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賊。比丘逆道來，追者問比丘言：『汝見賊不？』是比丘先於賊有惡心、瞋恨心，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比丘，得波羅夷。若人將眾多賊欲殺，是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比丘逆道來，追者問比丘言：『汝見賊不？』是賊中或一人，是

比丘所瞋恨者，比丘言：『我見在是處。』若得殺非所瞋者，偷蘭遮。」
問：「若比丘作非母想殺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得波羅夷并逆罪。」問：「比丘作母想殺非母，得波羅夷并逆罪耶？」答：「得波羅夷，不得逆罪。」
問：「若比丘非人想惡心殺人，得波羅夷不？」答：「得波羅夷。」問：「若比丘作人想惡心殺非人，得波羅夷不？」答：「不得，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奪人命不得波羅夷耶？」答：「有！自殺身無罪。若比丘戲笑打他，若死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殺人方便，未受具戒人奪命，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殺人方便，受具戒時奪命，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殺人方便，受具戒人奪命，得波羅夷。受具戒時作殺人方便，受具戒時奪命，得突吉羅。受具戒時作殺人方便，受具戒已奪命，得波羅夷。受具戒人作殺人方便，受具戒人奪命，得波羅夷。受具戒人作殺人方便，非具戒人奪命，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殺人不得波羅夷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有不受具戒人殺人得波羅夷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

問妄語事第四

優波離問佛言：「世尊！大妄語邊云何得輕重罪？」答：「比丘言：『我退失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未得言失，得偷蘭遮。若言：『我得果。』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有人急問便言：『我非。』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我退失阿羅漢果、阿那含果。』得何罪？」答：「若不得而言退失，得偷蘭遮。若自言我有下果失上果，得波羅夷。」
問：「比丘言：『我是學人。』有人急問：『云何學人？』比丘答言：『我多聞利根讀誦通利，若坐禪無勝我者，比丘法應學一切善法，是故我是學人。』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言：『我得無漏學法故名學人。』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無學人。』有人急問：『云何無學？』比丘答言：『我不復學，多聞利根讀誦通利及坐禪，是故我是無學人。』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言：『我不復學無漏法，是故名無學人。』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無所有。』若人急問：『云何無所有？』比丘言：『我無衣鉢、無戶鉤、無時、無時分、無七日、無盡形藥，是故名無所有。』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若言：『我無貪欲、瞋恚、愚癡，是故名無所有。』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末後身。』有人急問：『云何名末後身？』比丘言：『我於過去無數生死身，此為末後身，是故言末後身。』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若言：『我身分盡更不受後身，是故名末後身。』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語比丘言：『汝當稱我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若問已便言：『我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人問一比丘言：『誰道汝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比丘言：『誰作是語？我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我耆闍崛山中須陀洹果，毘婆羅婆山中斯陀含果，薩婆娑羅頗羅山中阿那含果，薩鉢那求呵山中阿羅漢果。』若問：『汝何因緣說耆闍崛山中須陀洹果？』比丘便言：『我在耆闍崛山中，讀誦思惟精進，求覓須陀洹果。』作如是語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乃至阿羅漢果亦如是。若言：『我在耆闍崛山中得須陀洹果，乃至薩鉢那求呵山中得阿羅漢果。』作如是語得波羅夷。」
問：「若他問比丘言：『汝得果不？』比丘爾時手中有菴婆果、瞻婆果、婆羅頭果、緊頭果、那梨羅果，因是故言：『我得果。』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某甲檀越舍入出比丘，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若問：『何者是？』答言：『我是，我亦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某甲檀越舍入坐受水飲食已隨意而出，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若問：『誰是？』答言：『我是，我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某甲檀越舍敷莊嚴坐處，若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人得坐是座，我次得坐是座，我亦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人問比丘言：『汝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資生之具，從何處得？』比丘言：『某甲檀越舍其有此物，檀越言：「若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便取是物。」我取是物，我亦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作如是語應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言：『我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惡趣畏、無大眾畏。』若言：『我不畏是五畏。』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言：『我斷是五畏。』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盡結使欲縛蓋纏。』若問言：『云何盡？』若言：『我過去結使欲縛蓋纏敗壞盡。』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言：『斷結使欲縛蓋纏盡。』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聖弟子所應得，我得是事。』若人問言：『汝得何物。』若言：『我得讀誦通利問難，若坐禪精進不怠故，名我得是事。』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說：『得聖弟子法。』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說：『我修習五根五力七覺意。』若人問言：『云何修習？』便言：『我讀誦通利問難坐禪修集，不怠故名修習。』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言：『我得五根五力七覺意。』得波羅夷。」
問：「頗有比丘虛妄說聖法不得波羅夷耶？」答曰：「有。比丘欲說須陀洹果，誤說斯陀含果。欲說斯陀含果，誤說阿那含果。欲說阿那含果，誤說阿羅漢果是。」
問：「比丘若言：『我今日不入世間禪定。』若人問言：『昨日云何？』若言：『昨日亦不入。』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說禪法，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大師。』若人問言：『云何大師？』若言：『我為人說法教化作大師事故名大師。』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說大師法，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佛。』若人問言：『云何名佛？』若言：『我覺三不善根、十不善道不應作，故名為佛。』應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若說佛法，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是毘婆尸佛弟子。』若人問言：『云何毘婆尸佛弟子？』便言：『若人歸命釋迦文佛，是人亦歸命毘婆尸佛、尸棄佛、維葉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如是等一切諸佛。』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說宿命神通，得波羅夷。」
問：「若比丘言：『我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若人問言：『汝得是道耶？』答：『我不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

含、阿羅漢果。』作如是語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若人問比丘言：『汝得果耶？』爾時比丘手中，有菴羅果、波那薩果、閻浮果、那利耆陀果，因是故說得果，應得何罪？」
答：「得偷蘭遮。若說果事，波羅夷。」
問：「若比丘自作書言：『我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作如是語已語比丘言：『此書說我得果。我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作如是語者，應得何罪？」答：「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虛妄說：『我得聖法。』不得波羅夷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先來白衣是。」
問：「頗有不受具戒虛妄說：『我得聖法。』得波羅夷耶？」答：「有！與學沙彌是。」
問：「頗一比丘獨入空房，一時得四波羅夷耶？」答曰：「有。婬欲者如藍婆羅及弱脊；盜者，先作盜方便已入舍；殺者亦先作殺因緣已入舍；妄語者自唱言：『阿羅漢在此房中。』是也。」(四事竟)

問十三事

佛在舍衛國，優波離問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故出精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睡眠中弄、覺已出精，得何罪？」佛言：「若覺已不動無罪，若動得偷蘭遮。若覺時弄、睡眠已出，得偷蘭遮。若比丘捉瘡、榰瘡故弄出精，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捉瘡、榰瘡欲出精，心還悔休，得偷蘭遮。若比丘捉瘡、榰瘡欲受細滑，心還悔休，得偷蘭遮。未受具戒人弄，未受具戒出精，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弄，受具戒時出，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弄，受具戒人出，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時弄，受具戒時出，得突吉羅。受具戒時弄，受具戒已出，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人弄，受具戒人出，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人弄，非具戒人出，得偷蘭遮。」
問：「若比丘作僧伽婆尸沙罪，不憶日月，應從何日來治？」答：「從受具戒來治。」
問：「齊何名出精？」答：「從瘡出。」
問：「頗非比丘作罪比丘得脫耶？頗比丘作罪非比丘得脫耶？頗是人作罪即是人得脫耶？」答：「有！非比丘作罪比丘得脫者，若比丘尼得不共比丘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尼轉根作比丘，即時得脫，是名非比丘作罪比丘得脫。比丘作罪非比丘得脫者，若比丘得不共比丘尼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轉根作比丘尼，即時得脫，是名比丘作罪非比丘得脫。是人作罪即是人得脫者，若比丘作僧伽婆尸沙，如法治滅。若比丘尼作僧伽婆尸沙，如法治滅，是名是人作罪即是

人得脫。諸比丘眠中弄、覺已出，若覺已不動無罪；若動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故出精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未結戒作是。四人本白衣，弄一比丘出精，是比丘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故出精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是。」
問：「頗不受具戒人故出精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曰：「有。與學沙彌是也。」
問：「如佛所說：『摩觸女人身得僧伽婆尸沙。』頗比丘摩觸女人身，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女人身根壞，比丘摩觸，得偷蘭遮。若比丘身根壞，摩觸女人，得偷蘭遮。若比丘與女人期，疑是、不是？若是，摩觸得僧伽婆尸沙。疑是人非人，若是人女，摩觸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爪、以齒、以毛、以瘡、以無肉骨，摩觸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比丘以身摩觸女人爪、齒、毛、瘡、無皮骨，偷蘭遮。若比丘愛一女人，而摩觸餘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摩觸二根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摩觸不能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比丘不能男，摩觸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比丘摩觸男子身，得偷蘭遮。若比丘摩觸女人身，是女人即時轉根作男子，比丘摩觸男子，得偷蘭遮。若比丘摩觸女人身，比丘轉根作比丘尼，比丘尼摩觸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比丘摩觸男子身，是男子轉根作女人，比丘摩觸女人身，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摩觸男子身，比丘轉根作比丘尼，比丘尼摩觸男子，得波羅夷。若比丘尼摩觸男子身，是男子轉根作女人，比丘尼摩觸女人身，得偷蘭遮。若比丘尼摩觸男子身，是比丘尼轉根作比丘，比丘摩觸男子，得偷蘭遮。若比丘尼摩觸女人身，是女人轉根作男子，比丘尼摩觸男子，得波羅夷。若比丘尼摩觸女人身，是比丘尼轉根作比丘，比丘摩觸女人，得僧伽婆尸沙。」
問：「頗比丘摩觸女人身，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為寒、為熱、為煖、無染心，無罪。若摩觸不能女，得偷蘭遮。若摩觸入滅盡定女人，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摩觸女人身，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救火、救水、救刀兵、救深坑、救惡獸救、惡鬼諸難，無罪。」
問：「頗比丘與女人麁語，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為他作麁語、若遣使、若本性麁語、若遣書、若示相，得偷蘭遮。若與不能女麁語，得偷蘭遮。若比丘與二道合一道女人共麁語，得偷蘭遮。若與入滅盡定女人共麁語，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向女人稱讚以身供養，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為他故向女人稱讚以身供養，得偷蘭遮。若遣使、若書、

若示相，得偷蘭遮。若向不能女稱讚以身供養，得偷蘭遮。若比丘向二道合一道女人稱讚以身供養，得偷蘭遮。若向入滅盡定女人稱讚以身供養，得偷蘭遮。」

優波離問佛：「若媒合男女事已成，比丘後來佐助，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居士與女人共期，語比丘言：『汝為我語彼女人來。』比丘語彼女人，彼女人不隨語。比丘還語居士言：『彼女人不隨我語。』是比丘得偷蘭遮。若比丘受富貴人語，向貧賤人說；受貧賤人語，向富貴人說，得偷蘭遮。受富貴人語，向富貴人說；受貧賤人語，向貧賤人說，得僧伽婆尸沙。」問：「齊何名富貴人？」答：「乃至三語令官受用，是名富貴。若比丘語餘比丘言：『汝買女人。』得偷蘭遮。若言：『買是。』得偷蘭遮。若買已合偶事成，得僧伽婆尸沙。若女人一懷妊男、一懷妊女，比丘媒合，得偷蘭遮。若比丘持主人語，轉語餘人，展轉乃至第三人，得偷蘭遮。若比丘從使邊受語，轉語餘人，後還自來語其主，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與未有男家作媒言：『若男當與某女。』得偷蘭遮。若比丘與不能男、不能女、二道合一道女、石女作媒，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作媒，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女是人，男是非人；若男是人，女是非人；若二俱非人。比丘媒合，得偷蘭遮。

若一居士與女人期，問比丘言：『是女人在何處？』比丘答言：『在外牆邊。』比丘得偷蘭遮。若比丘惶心受語，狂心語彼人，得偷蘭遮。若狂心受語，惺心語彼人，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惺心者語，語狂心者，得偷蘭遮。若受狂心者語，語惺心者，得僧伽婆尸沙。有一居士，到眾僧中語眾僧言：『汝等與我語某甲居士：「與我兒若女若姊。」』是中若有比丘受是語語彼居士，得僧伽婆尸沙。若眾僧差遣一比丘，是比丘持是語，語彼居士，眾僧得僧伽婆尸沙。」

有二居士作善知識，二居士婦俱懷妊。是二居士共作要言：「若我生男、汝生女，汝女當與我男。若我生女、汝生男，我女當與汝男。」若一人生男、一人生女。生男者死，居家貧窮。生女者違要不與。此男子聞語其家入出比丘言：「汝能為我語彼女人言：『汝未生時，汝父母持汝與我。今見我家貧窮，不欲與我，汝不應爾。汝今但來，我還當富貴。』」是比丘持是語，向彼女人說。女人心濡，聞如是事，走到男所得共和合。是比丘生疑：「我將不犯僧伽婆尸沙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得偷蘭遮。若比丘受男子語，是男子轉根為女，與二女人作媒，得偷蘭遮。若比丘受女人語，是女人轉根為男子，與二男子作媒，得偷蘭遮。若比丘受他人

語，比丘自轉根作比丘尼，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受男子語，是男子轉根為女人，與二女人作媒，得偷蘭遮。若比丘尼受女人語，是女人轉根為男子，與二男子作媒，得偷蘭遮。若比丘尼受他人語，比丘尼自轉根作比丘，得僧伽婆尸沙。未受具戒人受語，未受具戒時語彼，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受語，受具戒時語彼，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受語，受具戒人語彼，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時受語，受具戒時語彼，得突吉羅。受具戒時受語，受具戒已語彼，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人受語，受具戒人語彼，得僧伽婆尸沙。受具戒人受語，非具戒人語彼，得偷蘭遮。若比丘和合父母，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作媒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不受具戒人作媒，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與學沙彌是。」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若比丘為自身乞作房舍，當應量作。』頗比丘為自身乞作房，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從眾僧乞地不乞作房，是中作房，得偷蘭遮。若乞作房不乞地，得僧伽婆尸沙。」

問：「頗比丘自乞作房，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餘人作房未成，比丘後成，得偷蘭遮。若比丘作房未成反戒，得偷蘭遮。」

問：「齊何名房？」答：「得容四威儀坐臥行立是，大舍戒亦如是。」

問：「如佛所說：『比丘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得僧伽婆尸沙。』問：頗比丘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作書、若遣使、若作相示、若謗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諸擯人不共住、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是。何以故？是諸人等心不安隱故。若比丘語比丘言：『我犯婬。』是比丘以無根謗言：『汝犯殺、盜、妄語。』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語比丘言：『我犯盜。』是比丘以無根謗言：『汝犯殺、妄語、婬。』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語比丘言：『我故奪人命。』是比丘以無根謗言：『汝犯妄語、婬、盜。』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語比丘言：『我犯妄語。』是比丘以無根謗言：『汝犯婬、盜、殺。』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得僧伽婆尸沙。」

問：「頗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不得僧伽婆尸沙耶？」答：「有！若作書、若遣使、若作相示、若不能女、若二道合一道、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諸擯人不共住、種種不共住

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是。何以故？是諸人等心不安隱故。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犯婬。』是比丘尼以無根謗言：『汝犯殺、盜、妄語。』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犯盜。』是比丘尼以無根謗言：『汝犯殺、妄語、婬。』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故奪人命。』是比丘尼以無根謗言：『汝犯妄語、婬、盜。』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犯妄語。』是比丘尼以無根謗言：『汝犯婬、盜、殺。』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突吉羅。若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尼、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得突吉羅。若式叉摩尼以無根波羅夷謗式叉摩尼，得突吉羅。若式叉摩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得突吉羅。若沙彌以無根波羅夷謗沙彌，得突吉羅。若沙彌以無根波羅夷謗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得突吉羅。若沙彌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沙彌尼，得突吉羅。若沙彌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得突吉羅。若比丘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如法得罪。若謗言：『汝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以無根逆罪謗比丘，不如法得罪耶？」答：「有！若謗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若作書、若遣使、若作相示、若諸擯人不共住、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是。何以故？是諸人等心不安隱故。若比丘語比丘言：『我殺母。』是比丘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語比丘言：『我殺父。』是比丘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母、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語比丘言：『我殺阿羅漢。』是比丘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母、殺父。』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語比丘言：『我破眾僧。』是比丘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父母、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得偷蘭遮。若比丘語比丘言：『我惡心出佛身血。』是比丘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尼，如法得罪。若謗言：『汝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

問：「頗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尼，不如法得罪耶？」答：「有！若謗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若作書、若遣使、若作相示、若不能女、若二道合一道、若石女、若諸擯人不共住、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是。何以故？是諸人等心不安隱故。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殺母。』是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殺父。』是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母、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殺阿羅漢。』是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父、殺母。』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若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壞僧。』是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惡心出佛身血。』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我惡心出佛身血。』是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言：『汝殺母、殺父、殺阿羅漢。』得僧伽婆尸沙。若謗言：『汝壞僧。』得偷蘭遮。若比丘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如法得罪。若比丘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突吉羅。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比丘尼，如法得罪。若比丘尼以無根逆罪謗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得突吉羅罪。若式叉摩尼以無根逆罪謗式叉摩尼，得突吉羅。式叉摩尼以無根逆罪謗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得突吉羅。沙彌以無根逆罪謗沙彌，得突吉羅。沙彌以無根逆罪謗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得突吉羅。沙彌尼以無根逆罪謗沙彌尼，得突吉羅。沙彌尼以無根逆罪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得突吉羅。若以無根謗言：『汝盡破戒。』得偷蘭遮。若說：『汝破四重戒。』得僧伽婆尸沙。犯片罪以無根謗亦如是。」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若諸比丘不先濡語約勅，便以白四羯磨約勅。』是如法約勅不？」佛言：「是約勅，作羯磨人得突吉羅。」

又問：「若未作白四羯磨便擯出，得名擯不？」答：「得擯。作羯磨人得突吉羅。」

「若未作三語約勅，於界內別請人作羯磨，得不？」答：「得羯磨。作羯磨者，得偷蘭遮，破僧因緣故。若眾僧知，眾僧得罪。比丘若未作出羯磨，出諸比丘過罪言：『諸比丘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是比丘得突吉羅。」

問：「是人應約勅不？」答言：「不應。」「若令出為如法不」？答：「不如法。」

問：「若先作出羯磨竟，是比丘出諸比丘過罪，若言：『諸比丘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行。』是比丘得偷蘭遮，應約勅是比丘：『莫作是語。』不？」答言：「應約勅。」「如法不？」答言：「如法。」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若諸比丘不舉不憶念，自身作不可共語，是比丘得突吉羅。』可約勅不？」答：「不得約勅。」「若約勅，成約勅不」？答：「不成。若諸比丘若舉若令憶念，自身作不可共語，聞是已故作自身不可共語，是比丘得偷蘭遮。」「應約勅不？」答言：「應約勅。」「若約勅，成約勅不？」答言：「成約勅。」

「若有罪比丘在地，作羯磨人在高上，得約勅不？」答言：「不得。」「若有罪比丘在高上，羯磨人在地，得約勅不？」答言：「不得。」「若有罪比丘在界內，羯磨人在界外，得約勅不？」答：「不得。」「若有罪比丘在界外，羯磨人在界內，得約勅不？」答：「不得。」「若有罪比丘羯磨人俱在界內，得約勅不？」答言：「得約勅。」

問：「頗有比丘於四住處作約勅，得約勅不得罪耶？」答：「有！若材木、若床榻連接四界，比丘坐上作約勅，得約勅四處。」

問：「頗有比丘足四處眾作約勅，得如法耶？」答：「得。若材木床榻連接四界，比丘坐上足四處眾，得如法約勅。」

問：「頗一人於四住處，約勅四人各各所作，得約勅不得罪耶？」答：「有！若材木床榻連接四界，比丘坐上。若是比丘能一時以一羯磨如法約勅，四人各隨所作是也。」(十三事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二

十誦律卷第五十三(第九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優波離問二不定法

優波離問佛：「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於初犯四波羅夷中隨所破戒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語治不？」佛言：「應隨語治。」「應與實罪相羯磨不？」佛言：「應與。」
又問：「若二信語優婆夷，一人見比丘犯婬、一人見犯盜。是二人語諸比丘，應隨此信語優婆夷語治不？」答言：「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應與。」
問：「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行道時與女人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是信語優婆夷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行道時作婬，我見立坐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剎利女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與剎利女作婬，我見與婆羅門女、毘舍、首陀羅女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一白色女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與白色女作婬，我見與黑色女、若黃色女、青色女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長女人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語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與長女人作婬，我見與短女人、中女人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女人於小便道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語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小便道作婬，我見大便道、口中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女人大便道中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大便道中作婬，我見小便道、口中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與女人口中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口中作婬，我見於大小便道中作婬。』爾時應問是比丘：『汝實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非時噉石蜜，謂是噉肉，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是比丘：『有是事不？』若比丘言：『我不食肉，我噉黑石蜜。』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非時噉酥，謂是噉穊米糜，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語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不應。應問是比丘：『汝實有是事不？』若比丘言：『我不食穊米糜，我噉酥。』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非時飲石蜜漿，謂是噉粥，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是比丘：『有是事不？』若比丘言：『我不噉粥，我飲石蜜漿。』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於女人股間出精，謂正作婬欲，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是比丘：『有是事不？』若比丘言：『我股間出精，不犯正婬。』應隨自言治。」
問：「若比丘共一女人行道，有二信語優婆夷隨來。一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摩觸女人身，謂作婬，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問第二人。」「若事相違，我如所見說。應隨信

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是比丘：『是事云何？』隨比丘自言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於後四品戒中隨所犯戒，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應與。」
問：「若二信語優婆夷，一人見比丘故出精，一人見比丘摩觸女人身，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應與。」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行時故出精，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言：『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弟二人。若弟二人語同，應隨信語優婆夷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行時出精，我見若坐、若立時出精。』爾時應問是比丘：『是事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摩觸剎利女身，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更有信語優婆夷不？』若言：『有。』應問第二人。若弟二人語同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剎利女，我見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女。』爾時應問是比丘：『是事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摩觸白色女人身，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更有信語優婆夷不？』答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是比丘摩觸白色女人身，我見摩觸黑色、黃色、青色女人身。』爾時應問是比丘：『是事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
問：「若信語優婆夷，見比丘摩觸長女人身，語諸比丘，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應問：『更有信語優婆夷不？』若言：『有。』應問第二人。若第二人語同應治，應與實罪相羯磨。若語不同言：『我不見摩觸長女人身，我見摩觸短女人中女人身。』」「應治不？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與。應問是比丘、隨比丘自言作。」
問：「若比丘於道中行，有一女人、有二信語優婆夷。一信語優婆夷，見比丘行時摩觸女人身，語諸比丘，應隨是語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與。應問第二人。」「若事相違，我如所見說。應隨信語優婆夷治不？」答言：「不應。」「應與實罪相羯磨不？」答言：「不應與。應問是比丘：『是事云何？』應隨是比丘語作。」(二不定竟)

問三十捨墮法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多有尼薩耆衣，若為火燒、若腐爛、若斷壞、若虫嚙，應捨不？」佛言：「不應捨，是比丘應但如法滅罪。」「若有殘段破，應捨不？」答：「不應捨，是比丘但應如法滅罪。」

問：「若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衣，應捨不？」答：「不應捨。」

問：「若比丘得長衣五日，是比丘狂心、散亂心、病壞心，齊何數作十日？」答：「數得自心日。」

問：「頗比丘盡形畜長衣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得長衣。未滿十日便命終是。」

問：「頗比丘畜長衣過十日一夜在耶？」佛言：「有！比丘不斷望衣，第十日得衣，不遣與人、不作淨、不受持，至十一日地了時過此十，餘一夜在是也。」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受眾僧衣離宿，應捨不？」答：「不應捨，是比丘但應如法滅罪。」

問：「若比丘衣在界內，比丘出界外，至地曉是離衣宿耶？」答言：「離宿。」

問：「若衣在界外，比丘在界內，至地了時，是名離衣宿耶？」答言：「離宿。」

問：「若衣在地，比丘在上，至地了時，是名離衣宿耶？」答言：「離衣宿。」

問：「若衣在上，比丘在地，至地了時，是名離衣宿耶？」答言：「離衣宿。」

問：「若未作不離衣羯磨，齊遠近名不離衣？」答：「若牆壁、塹、籬柵，齊是來比丘不離三衣、比丘尼不離五衣、與學沙彌不離三衣、與學沙彌尼不離五衣。」

問：「得一月衣財。何等是一月衣財？乃至一月畜？」答：「淨衣是。」

問：「衣量大小？」答：「乃至得覆身三分是。諸衣不淨者，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一切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衣，是名不淨，如是衣不應畜至一月。」

問：「頗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先自小浣更令浣，先自小染更令染，先自小打更令打。若浣不名浣如不浣，得突吉羅。若染不名染如不染，得突吉羅。若打不名打如不打，得突吉羅。若展轉令浣、若遣使、

若作書、若作相示、若為他若浣染、若二人共衣、若眾僧衣、入尼薩耆衣，若作淨衣，皆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著淨衣入白衣舍，得尼薩耆出耶？」答：「有！若比丘著淨衣入白衣舍，若屎尿、牛尿泥著，令非親里比丘尼浣，得尼薩耆波逸提。若衣經淨緯不淨、若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一切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衣令浣，得突吉羅。若比丘令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是比丘尼轉根作比丘，得突吉羅。若比丘令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比丘轉根為比丘尼，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令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有不受具戒人，令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
問：「頗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不能男居士、不能女居士婦、二根居士、二道合一道居士婦，比丘從是乞衣，得突吉羅。」
問：「頗有不受具戒人，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若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一切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比丘乞是衣，得突吉羅。若乞毳，得突吉羅。若乞縷，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乞，未受具戒人得，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乞，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乞，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夜提。受具戒時乞，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受具戒時乞，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人乞，受具戒人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人乞，非具足戒人得，得突吉羅。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比丘轉根作比丘尼，比丘尼得是衣，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是比丘尼轉根作比丘，比丘得是衣，尼薩耆波逸提。」
問：「頗比丘非親里中作親厚意索，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為辦衣價，比丘作親厚意索，得突吉羅。若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為辦衣價，比丘作親厚意索得，得突吉羅。若眾多居士為辦衣價，比丘作親厚意索得，得突吉羅。若比丘所不應畜物，作親厚意索，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親厚意索，未受具戒人得，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親厚意索，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作親厚意索，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時作親厚意索，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受具戒時作親厚意索，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人作親厚意索，受具戒人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人作親厚意索，非具戒人得，得突吉羅。若是衣價，屬天、龍、夜叉、羅剎、餓鬼、拘槃荼、毘舍遮

等非人、若屬先破戒人、若賊住人、若先來白衣、若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及諸外道，此中作親厚意索，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勤求衣，乃至過六返，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是衣價屬人，寄在天、龍、夜叉、羅剎、餓鬼、拘槃荼、毘舍遮等非人邊，是中勤求乃至過六返，得突吉羅。若是衣價，屬天、龍、夜叉、羅剎、餓鬼、拘槃荼、毘舍遮等非人，寄在人邊，是中勤求乃至過六返，得突吉羅。若是衣價，屬出家外道，寄在人邊，是中勤求乃至過六返，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以憍施耶作新敷具，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若憍施耶腐壞、若憍施耶作劫貝、若憍施耶作鉢妬路慕、若憍施耶作突突路，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作敷具，得突吉羅。若減量作，突吉羅。若佛衣等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用純黑羯羊毛作新敷具，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羯羊毛腐壞作，得突吉羅。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作敷具，得突吉羅。若減量作，突吉羅。若如來衣等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不用二分純黑、三分白羯羊毛、四分下羊毛作新敷具，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雜織作敷具，得突吉羅。若減量作，突吉羅。若佛衣等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六年內故敷具，若捨若不捨，更作新敷具，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餘人先作未成，比丘足成竟，得突吉羅。若作未成便反戒，得突吉羅。若經淨緯不淨、若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雜織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持羯羊毛過三由延，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飛持過不犯。若與化淨人持過，得突吉羅。若比丘知是化人，不犯。」

問：「頗有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擘羯羊毛，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先已小浣更浣、先已小染更染、先已小擘更擘、浣如不浣、染如不染、擘如不擘，皆突吉羅。若展轉令浣染擘、若遣使、若教他、若作書、若示相，使浣染擘，皆得突吉羅。若浣染擘枕毳，得突吉羅。二人共毳使浣染擘，得突吉羅。使浣染擘眾僧毳，得突吉羅。使浣染擘尼薩耆毳，得突吉羅。使浣染擘作淨施毳，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自手取錢，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若取似錢者，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以錢種種用，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用似錢買者，得突吉羅。共非人買物。非人者，天、龍、夜叉、羅剎、鳩槃荼、薜荔伽、毘舍遮等共買物，得突吉羅。若共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若親里共買，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與，未受具戒人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與，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未受具戒人與，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夜提。受具戒時與，受具戒時得，得突吉羅。受具戒時與，受具戒已得，得尼薩耆波逸提。受具戒人與，受具戒人得，得尼薩耆波夜提。受具戒人與，非具戒人得，得突吉羅。種種販買亦如是。」
問：「頗比丘盡形畜長鉢，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畜長鉢，未滿十日便命終者是。」問：「若比丘得長鉢五日，是比丘便狂心、散亂心、病壞心，齊何數作十日？」答：「數得自心日。」
問：「頗比丘久畜長鉢，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他送鉢與久久乃至者是也。」
問：「頗比丘過一夜畜長鉢，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是比丘得長鉢日，便轉根作比丘尼者是。」
問：「頗比丘尼畜長鉢十夜，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是比丘尼得長鉢已，轉根作比丘者是。」
問：「頗有比丘多有鉢入尼薩耆，一切鉢應僧中行不？」答：「不應。但僧中行一鉢，餘者隨意與親厚。」
問：「頗比丘鉢減五綴更求新鉢，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求坏鉢、白鐵鉢，若二人共求、若遣使、若書、若示相、若展轉求、若為他求鉢，皆得突吉羅。若從異道出家人乞得鉢，突吉羅。若比丘所用鉢未滿五綴，以自物買鉢，突吉羅。」
問：「若比丘不乞縷乞毳，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自乞縷，令非親里織師織，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是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縷令織，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於非親里中作同意勸，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居士不能男、居士婦不能女、若居士二根、居士婦二道合一道，是中作同意勸，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他比丘衣，後瞋還奪，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衣，後瞋還奪。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衣，後瞋還奪，得突吉羅。若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衣，

與已後瞋還奪，得突吉羅。若與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與已還奪，得突吉羅。是衣若減量，後瞋還奪，得突吉羅。若佛衣等量，後瞋還奪，得突吉羅。若比丘與他比丘衣，他比丘轉根為比丘尼，比丘還奪比丘尼衣，得突吉羅。若比丘與他比丘衣，是比丘自轉根為比丘尼，比丘尼還奪比丘衣，得突吉羅。」

問：「受迦絺那衣竟，官作閏月，受迦絺那衣人當云何？」答：「隨安居數。」

問：「受伽絺那衣，應如布薩作羯磨不？」答言：「應作。」

問：「訖迦絺那衣，應作捨羯磨不？」答言：「應作。」

問：「應何時受迦絺那衣？」答：「夏末後月。」問：「幾時應捨？」答：「從夏末月竟冬四月應捨。」

問：「急施衣可得作時衣不？」答言：「得。若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衣，如是等不淨衣不應停。」

問：「頗比丘三衣中隨離一衣宿，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有！後安居中未滿歲。阿練若比丘三衣中，若以一一衣置界內舍，以少因緣出界。作是言：『我今日當還此宿。』是比丘更有因緣起，不得還，宿界外，地了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春殘過一月求雨浴衣，過半月畜，不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是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如是等衣，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從母乞衣，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母為眾僧作衣，是比丘自迴向己，得尼薩耆波夜提。若是物界外取，得突吉羅。若二、三、四恣心取，如法得罪。」

問：「頗比丘從母乞順比丘物，得尼薩耆波夜提耶？」答：「有！若母為眾僧作順比丘物，比丘自迴向己，得尼薩耆波夜提。若是物界外取，得突吉羅。若二、三、四恣心取，如法得罪。」

問：「若比丘非時受甘蔗，非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應飲不？」答言：「不得。」問：「若時受甘蔗，非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得飲不？」答：「不得。」問：「若時受甘蔗，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得飲不？」答言：「不得。」問：「若時受甘蔗，時壓、時漉、非時受，非時應飲不？」答言：「不得。」

問：「若時受甘蔗，時壓、時漉、時受，非時應飲不？」答言：「若盡時淨應飲。」

問：「若非時受酪，非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應飲不？」答言：「不得。若盡時淨應得。」

問：「若比丘非時受胡麻，非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得飲不？」答言：「不得。若盡時淨應得。」
問：「若比丘非時受肉，非時煮、非時壓、非時漉、非時受，非時得服不？」答言：「不得。若盡時淨應得。」
「即日受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和合一處，得服不？」答：「時藥力故時中應服，非時不得服。」「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共和合一處，得服不？」答：「時分藥力故，時分中應服，過時分不得服。」「即日受七日藥、盡形壽藥，共和合一處，得服不？」答：「七日藥力故，七日應服，過七日不得服，盡形壽藥隨意應服。」
「昨日受時藥，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和合一處，得服不？」答：「不得服。」「昨日受時分藥，即日受七日藥、盡形壽，藥和合一處，得服不？」答言：「不得服。」「昨日受七日藥，即日受盡形壽藥，和合一處，得服不？」答：「不得服。」
問：「是諸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舉殘宿可服不？」答：「不得。」
問：「若比丘先自取，後更從淨人受，得服不？」答：「不得。」
問：「是諸藥手受、口受，無病比丘得服不？」答：「不得。」「若手受、口受，病比丘得服不？」答言：「得。」(三十捨墮竟)

問波夜提事之一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作梵志形服於道行，得何罪？」答：「得偷蘭遮。」「若作秦形服、大秦安息、薄佉利波羅大形服，得何罪？」答：「得突吉羅，如是等亦得突吉羅。」
問：「若人問比丘言：『汝見人用蓋行不？』比丘言：『不見。』為因脚故言我不見，得何罪？」答：「得突吉羅。扇、革屣、珠釧、羃頭、瓔珞、寶鬘、欽跋羅氍毹、拘執、車乘、帽輦輿等亦如是。若比丘至婆羅門姓人邊語言：『汝是剃毛人。』故妄語故，得波逸提。乃至語不破戒人言：『汝破戒。』故妄語故，得波逸提。」
問：「若人問比丘言：『汝是何人？』比丘言：『我是比丘尼。』是反戒不？」答：「不反戒。故妄語，得波逸提。」「若言：『我是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白衣、外道、遮邏伽波、離婆羅遮、尼揵馳、阿耆毘。等。』若言：『我是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薜荔伽、鳩槃茶、毘舍遮、羅剎等。』作如是語是反戒不？」答：「不反戒。故妄語，得波逸提。」

問：「若比丘以天眼見、天耳聞他比丘罪，他不聽便出他罪，得何罪？」答言：「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於眾僧前破戒，誰應舉？」答：「隨能舉者舉。」
問：「若比丘至婆羅門姓人邊語言：『汝作剃毛人來。』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毀訾比丘，得何罪？」答：「波逸提。」
問：「頗比丘毀訾他比丘，不得波逸提罪邪？」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不受具戒人毀訾比丘，得波逸提邪？」答：「有！與學戒沙彌是。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毀訾，得突吉羅。若比丘以毀訾比丘，得波逸提。毀訾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突吉羅。若比丘尼以毀訾比丘尼，得波逸提。毀訾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得突吉羅。式叉摩尼毀訾式叉摩尼，得突吉羅。毀訾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得突吉羅。若沙彌毀訾沙彌，得突吉羅。毀訾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得突吉羅。沙彌尼毀訾沙彌尼，得突吉羅。毀訾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得突吉羅罪。」
問：「若比丘兩舌讒比丘，得波逸提。若比丘兩舌讒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突吉羅。若比丘尼兩舌讒比丘尼，得波逸提。若比丘尼兩舌讒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比丘，得突吉羅。若式叉摩尼兩舌讒式叉摩尼，得突吉羅。若式叉摩尼兩舌讒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得突吉羅。若沙彌兩舌讒沙彌，得突吉羅。若沙彌兩舌讒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得突吉羅。若沙彌尼兩舌讒沙彌尼，得突吉羅。若沙彌尼兩舌讒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得突吉羅。若比丘在界內讒界外比丘，得突吉羅。若在界外讒界內比丘、若在地讒高上比丘、若在高上讒在地比丘，得突吉羅。若比丘住界內，若坐、若立、若臥，讒界內比丘，得波逸提。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讒，得突吉羅罪。」
問：「頗比丘如法滅事後還發起，不得波逸提耶？」答言：「有是事。若比丘、比丘尼事，若比丘、式叉摩尼，若比丘、沙彌，若比丘、沙彌尼事，如法滅已，比丘還發起，突吉羅。」
問：「頗比丘如法滅事還發起，不得波逸提耶？」答言：「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
問：「頗不受具戒人，如法滅事還發起，得波逸提耶？」答言：「有。與學戒沙彌是也。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如法滅事已還發起，得突吉羅罪。」
問：「如佛所說：『比丘於不能男淨人前，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何等是不能男淨人前，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答：「若不

動者是。無知淨人前，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作淨人睡眠，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女人淨、男子不淨，男子淨、女人不淨，若二俱不淨，若是中無作淨人，比丘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有不能男作淨者，比丘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無作淨者，比丘為不能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無作淨人，比丘為二道合一道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比丘瘂淨人前，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聾淨人前，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瘂聾淨人前，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若非人、天、龍、夜叉、薜荔伽、鳩槃茶、毘舍遮、羅剎等淨人前，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以音句誦法，教未受具戒人誦，不得波夜提耶？」

答：「有！若教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讚誦，得突吉羅。教吃人誦，得突吉羅。獨處誦，得突吉羅。獨非獨想、非獨獨想，以中國語教邊地人誦，是邊地人不解是語；以邊地語教中國人誦，是中國人不解是語；若教瘂人、聾人、瘂聾人誦，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狂人、病壞心、散亂心，如是等教讚誦，得突吉羅。」

問：「頗不受具戒人，以音句誦法，教未受具戒人讚誦，得波夜提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若與學沙彌，教瘂人、聾人、瘂聾人讚誦，得突吉羅。若與學沙彌，以音句誦法，教比丘、比丘尼讚誦，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未受具戒人前說過人法，言：『我有如是知如是見。』不得波夜提耶？」答言：「有。若天、龍、夜叉、薜荔伽、鳩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前說，得突吉羅。若獨處說，得突吉羅。獨非獨想、非獨獨想，若以中國語向邊地人說、邊地人不解；以邊地人語向中國人，中國人不解是語；若向瘂人、聾人、瘂聾人說，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得突吉羅。若向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說、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以麁罪向未受具戒人說，不得波夜提耶？」答言：「有。向未受具戒人，說比丘尼麁罪，得突吉羅。說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麁罪，得突吉羅。若向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說比丘麁罪，得突吉羅。」

問：「頗未受具戒人，向未受具戒人，說比丘麁罪，得波夜提耶？」答言：「有。與學沙彌是也。若在地向高上人說、若在高上向在地人說，得突吉羅。若在界內向界外人說、若在界外向界內人說，得突吉羅。若俱在界內，若坐、若立、若臥，若向界內人說，得波夜提。」

問：「頗比丘先同心與，後作是言：『汝隨親厚迴僧物與。』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是施物屬比丘尼僧，作如是語，得突吉羅。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說戒時作是言：『何用半月半月說是雜碎戒為？』令諸比丘心生疑悔心惱心熱，愁憂不樂生反戒心，作是輕訶戒，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獨處訶戒，得突吉羅。若獨非獨想、非獨獨想；若以中國語向邊地人呵戒，邊地人不解；若以邊地語向中國人呵戒，中國人不解；若向瘂人、聾人、瘂聾人呵戒；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呵戒；若向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訶戒，皆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以土覆生草菜草上為滅故，得何罪？」答：「波夜提。若食菓吞子，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語他人言：『汝搖樹落菓。』得何罪？」答：「波夜提。」
問：「頗比丘語他人令搖樹落菓，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得突吉羅。若殺地菌，得突吉羅。」
問：「頗不受具戒人，語他人令搖樹落菓，得波夜提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
問：「頗比丘殺草木，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示相得突吉羅。若飛去時傷殺，無罪。」
問：「若比丘言：『汝殺是樹好。』得何罪？」答：「得波夜提。」
問：「若比丘以種子著熱湯中、若日曝火炙，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殺草菜，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是也。」
問：「頗不受具戒人殺草菜，得波夜提耶？」答：「有！與學沙彌是也。若取水上浮萍、若取石韋，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瞋恨輕譏，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得突吉羅。若瞋恨輕譏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得突吉羅。若獨處瞋恨輕譏，得突吉羅。若獨非獨想、非獨獨想，瞋恨輕譏，得突吉羅。若以中國語瞋恨輕譏邊地人，邊地人不解是語；若以邊地語瞋恨輕譏中國人，中國人不解是語，皆得突吉羅。若瞋恨輕譏瘂人、聾人、瘂聾人，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瞋恨輕譏；若瞋恨輕譏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皆得突吉羅。若瞋恨輕譏善性人，突吉羅。」

問：「頗比丘不隨問答惱他，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向瘂人、聾人、瘂聾人，不隨問答惱他，得突吉羅。除犯餘事中，不隨問答惱他，得突吉羅。若獨處異語惱他，得突吉羅。若獨非獨想、非獨獨想，異語惱他；若以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人不解；若以邊地人語向中國人，中國人不解；若無知、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語；若向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若向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若向先破戒人、若賊住、若先來白衣，不隨問答，皆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眾僧臥具，若麁牀繩床、若細牀繩床、若被、若褥，露地若自敷、若使人敷，是中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是臥具，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雜織作，不自舉、不教人舉，得突吉羅。若是麁牀繩床、細牀繩床，足過八指，不自舉、不使人舉，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比丘房中取臥具，若自敷、若教人敷，是中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得波夜提耶？」

答：「有！若此房舍，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作，比丘取敷，不自舉、不教人舉，得突吉羅。是人若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作房舍，比丘取敷，若不自舉、若不教人舉，得突吉羅。若是房舍屬比丘尼僧，比丘取敷，不自舉、不教人舉，得突吉羅。若是房舍屬外道出家，比丘取敷，不自舉、不使人舉，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瞋恨不喜，僧房舍中，若自牽、若使人牽，作如是言：『汝出去！滅去！』以是因緣不異，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牽出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作比丘，比丘若自牽、若使人牽出，得突吉羅。若牽惡比丘出，得突吉羅。若牽惡比丘衣鉢出，得突吉羅。若牽曳外道出家出，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知餘比丘僧房舍中先敷臥具，後來強敷臥具，作如是念：『若不樂者自當出去。』是因緣故不異，不得波逸提耶？」

答：「有，是諸房舍屬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是中強敷臥具，得突吉羅。若是房舍屬先破戒、賊住、若先來白衣，是中強敷臥具，得突吉羅。若是房舍屬比丘尼僧，是中強敷臥具，得突吉羅。若是房舍屬外道出家，是中強敷臥具，得突吉羅。若比丘除水，以餘有虫汁浸草土作泥，隨所殺虫數，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過若二、若三重覆舍，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以板覆、若優尸羅草、若鳥翅覆者無罪。」

問：「頗比丘眾僧不差教誡比丘尼，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教誡如是等比丘尼，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僧差教誡比丘尼，乃至日沒，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教誡如是等比丘尼，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語比丘言：『汝為供養財利因緣故，教誡比丘尼。』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受法比丘，語不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語受法比丘言：『汝為供養財利因緣故，教誡比丘尼。』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比丘尼共道行，乃至一聚落，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諸比丘尼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不能女、若二道合一道、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共道行，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比丘尼共期載舡，若上水、若下水，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諸比丘尼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不能女、若二道合一道、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期共載舡上水下水，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不得波逸提耶？」答：「有！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尼衣；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尼衣；若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與如是等比丘尼衣，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尼作衣；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尼作衣；若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與如是等比丘尼作衣，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獨與比丘尼屏處坐，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比丘尼先破戒、若賊住比丘尼、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與如是等比丘尼獨屏處坐，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獨與女人露地坐，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與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女，獨共露處坐；若與不能女、若二道合一道女人，獨共露處坐，皆突吉羅。」
問：「頗比丘知比丘尼讚因緣得食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比丘尼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若不能女、若二道

合一道、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若作書、若遣使、若示相、若展轉讚因緣故得食食，突吉羅。若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尼讚因緣得食食；不受法比丘、受法比丘尼讚因緣得食食，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數數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檀越請明日食，比丘往至，檀越言：『小住待食。』常自恣請，除五種食請，與餘食，若與不淨食、若淨食不淨食雜。」

問：「頗比丘不病，於作福舍過一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是福舍屬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過一食得突吉羅。若諸福舍屬比丘，是中過一食得突吉羅。若是福舍屬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是中過一食，得突吉羅。若是福舍屬諸親里，是中過一食，無罪。若比丘自作福舍，是中過一食，無罪。」

問：「頗比丘他家自恣與食，過兩三鉢取，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天祠中過兩三鉢取，得突吉羅。若諸天、龍、夜叉、薜荔伽、鳩槃荼、毘舍遮、羅剎等；若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檀越舍取；若不受法比丘、受法比丘檀越舍取，過兩三鉢，得突吉羅。於是家中坐自恣食，無罪。」

問：「頗比丘尼檀越舍過兩三鉢取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天祠中取過兩三鉢，得突吉羅。若諸、龍、夜叉、薜荔伽、鳩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舍，取過兩三鉢，得突吉羅。若受法比丘尼、不受法比丘尼檀越舍取；若不受法比丘尼、受法比丘尼檀越舍取，過兩三鉢，得突吉羅。於是家中坐自恣食，無罪。」

問：「頗比丘知比丘食已，不受殘食法，從座處起語言：『汝自恣食。』欲惱令疑悔故，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除五種食，勸食餘食、若勸食不淨食、若淨食不淨食雜，不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別眾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受一切時故無罪。」問：「拘耶尼國用何時應食？」答：「若此間宿，用此間時。若彼間宿，用彼間時。餘二方亦如是。」

問：「拘耶尼國殘宿食，應食不？」答言：「不得。弗婆提亦如是。」

問：「欝單越殘宿食，應食不？」答：「彼無我所、無所屬隨意食，無罪。」

問：「若手、若鉢，若二、若三澡豆洗，殘餘膩氣不盡，名為洗不？」答：「若用心，若二、若三澡豆洗，名為洗也。比丘三種，名為共食內宿。若比丘、比丘僧、與學沙彌、比丘尼四種，名為共食內宿。比丘尼、比丘尼僧、與學沙彌尼、式叉摩尼，是四種人，

內宿不應食。若食得突吉羅。若白衣、若沙彌，為自身共食內宿，比丘食無罪。」◎
◎問：「若比丘求水瓶誤取酥油瓶，應破應棄不？」答言：「不應。有二種觸食，食無罪：一清淨持戒比丘誤觸，二破戒比丘無慚愧觸。是二俱淨。」「若比丘為沙彌為白衣故，擔食於道行，還與沙彌白衣。沙彌白衣持與比丘，比丘以共舉宿故不取。」佛言：「若比丘先無心自為，得食。」
問：「若水濁應飲不？」答：「若先疑不應飲，若先無疑得飲。」
問：「受法比丘，從不受法比丘邊受食，可食不？」答言：「得食。不受法比丘，從受法比丘受食，得食。」
問：「頗有比丘乞美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從諸親里乞無罪。」
問：「除水，用餘有虫汁，得波逸提耶？」答：「有！除水，若用有虫汁，隨所殺虫數，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食如是食墮大罪耶？」答：「有！女人名男子食，若食是食得大罪。」
問：「頗比丘食家中坐，不得波逸提耶？」答：「有！是家中童女為主是。」
問：「頗比丘食家中強坐，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在童女家強坐是。」
問：「頗比丘自手與裸形梵志食，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與不淨食，若與淨食不淨食雜，不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觀軍發行，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軍中有應死囚殺，觀無常故無罪。」
問：「頗比丘一時作百罪、千罪、過百千罪耶？」答：「有！若比丘瞋意，把沙把小豆、胡豆灑散大眾，隨所著人得罪。」
問：「頗比丘知比丘麁罪，故覆藏乃至一宿，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覆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若諸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語他比丘言：『來至諸家，我是中令與汝多美飲食。』是比丘後不使與，作是言：『汝長老還去，我不樂與汝共坐起言語，我樂獨坐起言語。』驅是比丘故欲令乃至小許時得惱，以是因緣不異者，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茶、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受戒作比丘，比丘若驅，突吉羅。又驅餘出家者，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露地可燒物著火中，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比丘以蘇油、胡麻、小豆、磨沙豆著火中，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如法僧事與欲已，後還說過，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受法比丘，與不受法眾僧欲；不受法比丘，與受法眾僧欲，後還說過，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宿二夜，第三夜與女人共宿，得名轉宿不？」答：「不得。女人邊，得波夜提。」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不能男共宿，得名轉宿不？」答：「不得。不能男邊，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黃門共宿，得名轉宿不？」答：「不得。黃門邊，得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二根人共宿，得名轉宿不？」答曰：「不得。二根人邊，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擯人共宿，得名轉宿不？」答：「不得。擯人邊，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滅擯沙彌共宿，得名轉宿不？」答：「不得。滅擯沙彌邊，得波夜提。」
問：「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共二宿，第三夜與變化沙彌共宿，得名轉宿不？」答：「得。若不知是化人，得突吉羅。若知是化人，無罪。」
問：「比丘，人所有金銀瑠璃座處，得坐不？人所有金銀、琉璃器，得食不？」答：「不應坐、不應食。」
問：「比丘，天所有金銀、瑠璃座處，應坐不？」答言：「應坐。」「天上所有金銀瑠璃器，應食不？」答言：「應食。」問：「天上金銀、瑠璃、車璩、馬瑙地，比丘得行不？」答言：「應行。」
問：「頗比丘捉如是寶，得僧伽婆尸沙耶？」答言：「有！若捉寶女，得僧伽婆尸沙。若捉輪寶珠寶，得波夜提。捉化寶，得突吉羅。若知是化，無罪。」
問：「頗比丘不作淨染衣著，不得波夜提耶？」答言：「有！是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如是等不淨衣，不作淨染著，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常洗浴，不得波逸提耶？」答言：「有！若比丘天雨時空地立洗浴無罪。」
問：「若比丘殺惡獸毒蛇等，不得波逸提耶？」答：「得波逸提。若殺餘善獸，亦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故令他疑悔，令是比丘乃至少時生惱，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先破戒、若賊住、先來白衣。除生時受具足戒時，若以餘事令他生疑悔，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指擊擪他，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指擊擪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得突吉羅。若擊擪身根壞人，得突吉羅。若比丘除水餘汁戲，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女人共宿，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竹林、若樹下與女人共宿，得突吉羅。若與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女共宿，得突吉羅。若與大母畜生共宿，得波逸提。若小雌畜生如雞等共宿，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若自怖、若使人怖他比丘，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怖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除六事，若以餘事，若自怖、若使人怖他比丘，得突吉羅。若受法比丘，怖不受法比丘；若不受法比丘，怖受法比丘，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若自藏、若使人藏他比丘衣鉢、戶鉤、革屣、針筒等，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藏所禁鉢，得突吉羅。若藏所禁衣，得突吉羅。若藏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衣鉢等物，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他比丘衣，他不歸還取用，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與先破戒、賊住、若先來白衣衣，不歸還取，得突吉羅。」
問：「比丘衣應與何人得作淨耶？」答：「應與五眾：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
問：「應從誰邊受衣？」答：「應從五眾受。」
問：「頗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罪謗他比丘，不得波逸提罪耶？」答：「有！若謗先破戒、若賊住、若先來白衣，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與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女期共道行，得突吉羅。若與不能女人、若二道合一道女人期共道行，得突吉羅。若與化女人期共道行，得突吉羅。若知是化女人，無罪。」
問：「頗比丘與賊眾期共道行，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賊眾是比丘，比丘期共道行，得突吉羅。若天、龍、夜叉、薜荔伽、拘槃荼、毘舍遮、羅剎等非人作賊眾，比丘期共道行，無罪。」
問：「頗比丘與未滿二十歲人受具戒，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與曾 嫁式叉摩尼受具戒是也。」
問：「云何名掘地？」答：「掘生地不曾毀壞者是也。又若比丘過夏四月，無病從檀越乞酥，若得，波逸提；若不得，突吉羅。若乞油、蜜、石蜜、薑、椒、蓽茇羅、黑鹽，若得，波逸提；若不得，突吉羅。若乞呵梨勒、阿摩勒、鞞醯勒、多羅耶摩那、伽樓伽盧醯尼，若得不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說戒時作是言：『我未學是戒，先當問諸比丘持修多羅、持毘尼、持摩多羅迦者。』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作不淨教故，作如是言：『我不學是戒，先當問持修多羅、持毘尼、持摩多羅伽者。』無罪。若諸受法比丘，遣使語不受法比丘言：『汝來受是五法。』不受法比丘言：『我不能學如是。』無罪。不受法比丘，遣使語受法比丘言：『汝來學我法，捨離五法。』受法比丘言：『我不能學如是。』無罪。」

問：「頗比丘盜聽諸比丘鬪亂諍訟，作是念：『是諸比丘所說、我當憶持。』不得波逸提耶？」答：「有！是事是比丘、比丘尼事，比丘、式叉摩尼事，比丘、沙彌事。比丘、沙彌尼事。是中盜聽，得突吉羅。若使畜生往聽，得突吉羅。若使餘比丘聽，得突吉羅。若使餘比丘聽已還語，得波逸提。」

問：「頗比丘僧事始發默然起去，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發時去即發時還，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不敬畏他，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諸上座說非法、非善、非佛教，下座言：『此非法、非善、非佛教。』無罪。若下座說法、說善、說佛教，上座言：『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過中得飲苦酒不？」答：「若無酒氣、無糟、清淨，得飲。」

問：「若諸根汁、枝汁、莖汁、葉汁、華汁、果汁，是諸汁等，比丘何時應飲？」答：「隨離酒勢時應飲。」

問：「頗比丘過中不白他比丘入聚落，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比丘與擯比丘共住，不白入聚落，得突吉羅。若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共住，不白入聚落，得突吉羅。若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共住，不白入聚落，得突吉羅。若病、若飛去，無罪。若與啞比丘、聾比丘、啞聾比丘共住，不白入聚落，得突吉羅。若比丘在地，不白高處比丘入聚落，得突吉羅。若在高上，不白在地比丘入聚落，得突吉羅。若在界內，不白界外比丘入聚落，得突吉羅。若在界外，不白界內比丘入聚落，得突吉羅。若俱在界內，若坐、若立，不白入聚落，得波逸提。」

問：「入何處不白餘比丘，不得波逸提耶？」答曰：「若入三處：若入住處、入阿練若處、若入近聚落僧坊，不須白。」

問：「頗比丘受人請食，前食後行至他家，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除五種食請，與餘食，不得波逸提。若不淨食、淨食不淨食雜，得突吉羅。若請處食不足，餘家求，無罪。」

問：「頗比丘剎利灌頂王，地未了未藏寶，若過門闌、若門闌邊過，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過諸天王、諸龍王、諸夜叉

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門闌、門闌邊過，不犯。」
問：「頗比丘說波羅提木叉時言：『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半月波羅提木叉經中說。』不犯波逸提耶？」答曰：「有！若比丘尼僧說戒時，比丘作是語：『我始知是法半月半月波羅提木叉中說。』得突吉羅。若比丘僧說戒時，比丘尼作是言：『我始知是法半月半月波羅提木叉中說。』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若骨若齒若角作針筒，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為他使人作，得突吉羅。若為他故作自用，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過八指作床足，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以珠腳、牙腳、若尖腳作床足坐，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以兜羅綿貯褥，若自貯、若使人貯，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以兜羅綿貯，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作雨浴衣若過量，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廣長過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作覆瘡衣廣長過量，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過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作尼師檀廣長過量，不得波逸提耶？」答曰：「有！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廣長過量作，得突吉羅。」
問：「頗比丘等佛衣量作衣，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若作，得突吉羅。」(波夜提竟)

問七滅諍法

問：「頗有諍不用七滅法一一滅，得名滅耶？」答：「有！若比丘來欲滅事，事未決斷，即便命終，是事名為滅。又自言：『我是白衣、若沙彌、若非比丘、若不見擯人、不作擯人、不捨惡邪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若賊住人、先來白衣、若不能男。』若言：『犯四重罪：若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若是比丘勤讀誦經、若勤作福業、若勤斷餘事、若遠行、若長病、若到他國不還，是事皆名為滅。又復始發滅是事時，即便命終、若自言：『我是白衣。』乃至到他國不還故，是事皆名為滅。」(七滅諍法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三

十誦律卷第五十四(第九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問上第四誦七法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白四羯磨受戒時，不說幾事名，不名受具戒？」答：「若不說四事名，不名受具戒。何等四？一、和上；二、眾僧；三、求受戒人；四、羯磨。不說是四事名，不名受具戒；若說是四名，得名受具戒。又復不說三事名，不名受具戒。何等三？一、眾僧；二、求受戒人；三、羯磨。不說是三名，不名受具戒；說是三名，得名受具戒。又復不說二事名，不名受具戒。何等二？一、求受具戒人；二、羯磨。不說是二名，不名受具戒；若說是二名，得名受具戒。」

問：「頗有比丘四人界內一時受具戒，得名為受戒耶？」答：「有！若四處展轉與欲得。」

問：「若諸比丘，與拘耶尼人受戒，是人得名受戒不？」答：「得名受戒，與受具戒人得罪。弗婆提人亦如是。」

問：「若諸比丘，與欝單越人受戒，是人得受戒不？」答：「不得。彼無所屬故。」

問：「若諸比丘與先破戒人受戒，是人得受戒不？」答：「不得。」

問：「若諸比丘與賊住人受戒，是人得戒不？」答：「不得。」

問：「若諸比丘與無和上人受戒，得受戒不？」答：「是人得受戒，說羯磨人、眾僧得罪。」「若諸比丘與啞人受戒，是人得受戒不？」答：「不得。」「若諸比丘與聾人受戒，得受戒不？」答：「不得。」「若與啞聾人受戒，得受戒不？」答：「不得。」

問：「若以啞人足數受戒，得受戒不？」答：「不得。」「若以聾人足數受具戒，得受戒不？」答曰：「不得。」「若以聾人、啞聾人足數受戒，得受戒不？」答：「不得。」

問：「養兒欲出家，應問何母？」答：「應問所養母。」

問：「如佛所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頗有父母不聽得出家受具戒耶？」答：「有！若父母是畜生得。」

問：「如佛所說：『故殺父母人不得出家受戒，若出家受戒應滅擯。』頗有殺父母人，諸比丘與受戒，是人得受戒耶？」答：「有！若殺畜生父母，又復若異想異因緣殺父母，是人得受戒，不應滅擯。」

問：「如佛所說：『欲出家人二時白眾僧：出家時、剃髮時。』頗不二時白得出家受戒耶？」答：「有！若是人父母是畜生。」
問：「如佛所言：『污比丘尼人不得出家受戒，若出家受戒應滅擯。』頗有污比丘尼人，諸比丘與受戒，是人得出家受戒耶？」答：「有！若八人以八事污比丘尼，比丘尼名污，是八人不名污比丘尼。又復一人以八事污比丘尼，比丘尼名污，是人不名污比丘尼。」
問：「如佛所言：『賊住人不應出家受戒，若出家受戒應滅擯。』幾種名賊住？」答：「若比丘於四波羅夷中隨所破，入眾僧中，聽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作布薩自恣、聽十四人羯磨，亦名賊住。」
問：「如佛言：『越濟人不得出家受戒，若出家受戒應滅擯。』云何名越濟人？」答：「若比丘不捨戒入外道，作外道相、說外道見、受外道業是也。」
問：「如佛所言：『殺阿羅漢人不應出家受戒，若出家受戒應滅擯。』頗殺阿羅漢人，諸比丘與受戒，是人得出家受戒耶？」答：「有！若殺阿羅漢，不得五逆罪者是。」
問：「求受戒人在地，與受戒人在高上，得名受戒不？」答：「不得。」「求受戒人在高上，與受戒人在地，得名受戒不？」答：「不得。」「求受戒人在界內，與受戒人在界外，得名受戒不？」答：「不得。」「求受戒人在界外，與受戒人在界內，得名受戒不？」答：「不得。若求受戒人與受戒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受戒。」
問：「諸比丘在地，足數人在高上與受戒，得名受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足數人在地與受戒，得名受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足數人在界外與受戒，得名受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足數人在界內與受戒，得名受戒不？」答：「不得。諸比丘足數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與受戒，得名受戒。」
問：「頗有一人在四住處中，諸比丘與受戒，得名受戒耶？」答：「得。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與受戒，得名受戒。」
問：「頗有一足數人在四住處中與受戒，得名受戒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與受戒，得名受戒。」(受戒法竟)
問布薩法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於眾僧前與欲，誰應與說？」答：「諸比丘隨意與說。」
問：「若僧坊近聚落，齊幾名不失衣？」答：「齊聚落界外。」

問：「諸比丘於先無僧坊聚落中，起僧坊未結界，齊幾名為界？」答：「齊是聚落界通行處。」
問：「若比丘無聚落阿練若處，始起僧坊未結界，是中齊幾名為界？」答：「面齊一拘盧舍，是中諸比丘，應一處和合說波羅提木叉作諸羯磨。是中諸比丘，不應別布薩別羯磨。若別布薩別羯磨，一切諸比丘得罪。」
問：「說戒人在地，諸比丘在高上，得名布薩不？」答：「不得說戒。」「人在高上，諸比丘在地，得名布薩不？」答：「不得說戒。」「人在界內，諸比丘在界外，得名布薩不？」答：「不得說戒。」「人在界外，諸比丘在界內，得名布薩不？」答：「不得。若說戒人、諸比丘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布薩。」
問：「若諸比丘夜垂過，諸比丘憶念：『今日布薩。』諸比丘當說波羅提木叉不？」答：「不應說。若說波羅提木叉竟，諸比丘不成布薩。」
問：「若比丘受他清淨已出界，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誰應教授比丘尼？」答：「舊比丘。」
問：「若眾僧壞為二部，比丘尼應從何部教授？」答：「隨說如法者。若無說如法者，闡利吒比丘應出界外教授比丘尼。」
問：「若諸比丘捨界，不離衣界亦捨不？」答：「亦捨。」「若捨不離衣界，大界亦捨不？」答：「不捨。」
問：「若先界不捨，更得結界若大、若小不？」答：「不得。」
問：「若諸比丘布薩時，說戒序及四波羅夷乃至七滅諍法，一切僧得名說波羅提木叉布薩不？」答言：「得。」
問：「如佛所言：『有一住處，布薩說戒時，諸比丘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世尊！云何非法別眾說戒？」答言：「諸比丘別為二部，不如法說戒，所應說事不說、誰應說而不說，乃至所應說而不說，是名非法別眾說波羅提木叉。」「云何非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答：「諸比丘一心和合不如法說戒，所應說事不說、誰應說而不說，乃至所應說而不說，是名非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云何如法別眾說波羅提木叉？」答：「諸比丘別為二部如法說戒，所應說事而說、誰應說而說，乃至所應說而說，是名如法別眾說戒。」「云何如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諸比丘和合一處如法說戒，所應說事而說、誰應說而說，乃至所應說而說，是名如法和合眾說波羅提木叉。」
問：「如佛言：『一住處諸比丘小不了如羺羊。』云何小不了如羺羊？」答：「若比丘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會坐是。」

問：「頗比丘僧事未訖從坐起去，不得波夜提耶？」答：「有！若大小行、若不離聞處。」
問：「如佛言：『宿受欲人，不應共布薩說戒，除僧未起。』云何名僧未起？」答：「乃至四人坐未起。」「云何名起？」「乃至減四人。」
問：「若狂人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若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若眾僧未與癡比丘作癡羯磨，不應離是比丘說波羅提木叉。若作癡羯磨已，是比丘若在、若不在，諸比丘隨意布薩說波羅提木叉，作諸羯磨。」
問：「諸比丘在地，足數人在高上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足數人在地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足數人在界外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足數人在界內，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諸比丘足數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說波羅提木叉，得名說波羅提木叉。」
問：「若啞人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若聾人啞聾人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
問：「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
問：「受法比丘，以不受法比丘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以受法比丘足數說戒，得名說戒不？」答：「不得。」
問：「頗比丘一界內四處一時說戒，得名說戒不得罪耶？」答：「有！展轉與欲清淨是。」
問：「頗一比丘與四處說戒，得名說戒、不得罪耶？」答：「有！若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若坐、若立說戒是。」
問：「頗一比丘足數四住處說戒，得名說戒、不得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若坐、若立足數，得說波羅提木叉。」(布薩法竟)
問自恣法
優波離問：「頗比丘十日未至自恣，得名自恣不得罪耶？」答：「有！比丘若二、若三、若四，促作布薩出界去，彼間自恣無罪。」
問：「頗比丘未至後自恣而自恣，不得罪耶？」答：「有！若比丘後安居，受七日出界去，彼間自恣，彼間比丘少、隨是客比丘自恣，無罪。」

問：「自恣人在地，諸比丘在高上，得名自恣耶？」答：「不得。」「自恣人在高上，諸比丘在地，得名自恣耶？」答：「不得。」「自恣人在界內，諸比丘在界外，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自恣人在界外，諸比丘在界內，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自恣人諸比丘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自恣。」「諸比丘在地，足數人在高上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足數人在地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足數人在界外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足數人在界內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諸比丘足數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自恣。」

問：「諸比丘遮啞比丘自恣，得遮不？」答：「不應遮。」「諸比丘遮聾人自恣，得遮不？」答：「不應遮。」「諸比丘遮啞聾人自恣，得遮不？」答：「不得遮。」

問：「啞人遮諸比丘自恣，得遮不？」答：「不應遮。」「若聾人遮諸比丘自恣，得遮不？」答：「不應遮。」「若啞聾人遮諸比丘自恣，得遮不？」答：「不應遮。」

問：「如佛言：『自恣時不應去，有比丘有住處、有比丘無住處、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頗有比丘自恣時至彼三處，不得罪耶？」答：「有！安居比丘聞彼比丘欲來鬪亂破此比丘自恣，爾時安居比丘作是念：『我不欲聞是鬪亂事。』故至彼有比丘有住處、有比丘無住處、有比丘有住處，無住處去無罪。有病比丘，遮不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病比丘：『汝自病，莫遮無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有不病比丘，遮病比丘自恣，僧應語無病人：『莫遮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有病比丘遣使，遮不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使：『長老！汝莫受病人語，遮不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是使到病人邊語：『長老！僧約勅，汝病，莫遮不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病人言：『為遮。』是病比丘得突吉羅。是使受病比丘語，遮不病比丘自恣，是使得突吉羅。不病比丘遣使，遮病比丘自恣，僧應語是使：『長老！汝莫受不病比丘語遮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是使到不病比丘邊言：『僧約勅汝，莫遮病比丘自恣。何以故？病人少安隱故。』若不病比丘言：『為遮。』得突吉羅。若使比丘受不病比丘語，遮病比丘自恣，是使得突吉羅。」

問：「如佛言：『有一住處，自恣時識事不識人。』何者是事？何者是人？」答：「事名罪，罪因緣起。得罪者，名為人。」

問：「如佛說：『比丘若得清淨共住同見比丘』，是中云何名同見？」答：「諸比丘若見波羅夷罪如所見說、若見僧伽婆尸沙罪如

所見說，若見波逸提罪、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罪如所見說，是名同見。」
問：「若比丘遮他比丘自恣，彼轉根遮比丘尼自恣，成遮。比丘遮比丘自恣，自轉根，比丘尼所不成遮。比丘尼遮比丘尼自恣，彼轉根，比丘尼所不成遮。比丘尼遮比丘尼自恣，此自轉根，比丘所成遮。」
問：「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共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共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受法比丘，以不受法比丘足數，得自恣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以受法比丘足數，得自恣不？」答：「不得。」「啞人足數共自恣，得自恣不？」答：「不得。」「聾人瘂聾人足數共自恣，得名自恣不？」答：「不得。」
問：「頗有界內四處一時自恣，得名自恣耶？」答：「有！展轉與欲得。」
問：「頗有一比丘，四住處自恣，得名自恣、無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
問：「頗有一比丘，足四處數自恣，得名自恣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自恣法竟)
問安居法
問：「若比丘安居已心生疑悔：『我得安居不耶？』是人得名安居不？」答言：「得。」「是人應與安居衣不？」答言：「應與。」
問：「若優婆夷欲出家，遣使到比丘所言：『大德來！我欲出家。』是比丘破安居去，應去不？」答：「得去。」
問：「比丘尼安居中，應與憶念比尼、不癡比尼，遣使到比丘所言：『大德來！今僧與我憶念比尼、不癡毘尼。』是比丘應破安居去不？」答：「得去。」「若是比丘中道，聞是比丘尼命終、若反戒、若入外道、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應去不？」答：「不應去。」「若去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諸比丘夏三月未竟擯比丘，是人應擯不？」答：「應擯。」「應與安居衣分不？」答言：「不應與。若比丘自恣七日在，受宿出界去，無罪。若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在，受宿出界去，無罪。」
問：「安居比丘有幾自誓？」答：「有五：鉢自誓、衣自誓、時自誓、安居自誓、語自誓。」
問：「頗比丘在彼房，衣亦在彼房，名破安居，亦名離衣宿，亦名壞自誓，得罪耶？」答言：「有！若比丘後安居，獨入房，若置三衣著床榻上、若衣架上，不受七日法，飛在上住至於地了，是名破安居，亦名離衣宿，亦名違自誓，得罪。」

問：「諸比丘眾多住處，共一界內安居，自恣竟捨是大界，各以寺牆壁作界，是中檀越施安居眾僧現前可分物，是物應屬誰？」答：「雖離大界，應屬本大界內安居眾僧。云何應分？次第等分，第四分與沙彌。」
問：「頗有一比丘，四住處安居，亦名安居不？」答：「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是中安居，得名安居。」又問：「是比丘何處應與安居施物？」答：「四處一切合與一分。」
問：「若比丘虛空中受安居，得名安居不？」答：「不得。一切虛空無界故，一切僧事諸羯磨不成。」
問：「若比丘船[簿- 尃+卑] 筏上安居，得名安居不？」答：「若是船[簿- 尃+卑] 筏上水下水，不得；若繫在柱、若樹、若橛、若石沈不移，得安居。」「是比丘何處應與安居衣物分？」答：「即隨船[簿- 尃+卑] 筏上所得。」
問：「若比丘不受前安居、不受後安居，名為何人？」答：「是破安居無所得人。」
問藥法
優波離問佛：「若以酥油著酒中，可飲不？」答：「比丘若病得飲，不病不得飲。即日受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壽藥，共和合一處，中前應服；時藥力故，過中不應服。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時分應服；時分藥力故，過時分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七日應服；七日藥力故，過七日不應服。盡形藥隨意應服。即日受時藥不淨，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時分藥不淨，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不淨，即日受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盡形藥應盡形服。」
問：「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是諸藥舉殘宿，得服不？」答：「不得。」
又問：「若比丘先自取，後從淨者邊受，可服不？」答：「不得。」
又問：「是諸藥手受口受，無病應服不？」答：「不應服。」問：「手受口受，病人得服不？」答：「應服。」
問：「若火在淨地，淨者在不淨地，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若火在不淨地，淨者在不淨地，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可食。」「若火在不淨地，淨者在淨地，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
問：「若火在淨地，淨者在不淨地，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炎作淨，得

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斷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炭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灰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熱灰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
問：「若火在淨地，淨者在高上，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炎火擲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得食。」「是中立以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可食。」「是中立以斷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可食。」「是中立以灰炭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熱灰灑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得食。」
問：「若火在不淨地，淨者在淨地，是中立以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斷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得食。」「是中立以炭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灰炭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
問：「若火在不淨地，淨者在高上，以火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炎火擲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得食。」「是中立以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斷炎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可食。」「是中立以灰炭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得食。」「是中立以熱灰灑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得食。」
問：「火在淨地，三碣在不淨地，是中煮食，可食不？」答：「不可食。」問：「若一碣在淨地，二碣在不淨地，是中煮食，可食不？」答：「不可食。」「若二碣在淨地，一碣在不淨地，是中煮食，得食不？」答：「不得食。」「若火在不淨地，三碣在淨地，是中煮食，得食不？」答：「以斷炎煮得食。」
問：「若比丘自以火、以刀、以爪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得食不？」答：「除火淨，餘殘得食。若比丘以火作淨，自不應食，餘比丘亦不應食。」
問：「誰於鬼村得波逸提？」答：「若作淨者是淨地，羯磨佛在時捨。」

問：「果在不淨地，淨者在淨地。若以火、刀、爪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可食。」「若果在淨地，淨者在不淨地，若以火、刀、爪作淨，得淨不？」答：「得淨。」「可食不？」答：「不可食。」
問：「若以酥油著酒中煮，可飲不？」答：「若離酒勢得飲。」
問：「象乳酪酥可飲不？」答：「可飲。」
問：「八種漿非時可飲不？」答：「若無酒氣味，無食清淨可飲。」
問：「天食過中可食不？」答：「可食。」問：「應七日受不？」答：「可受。」

問衣法

問：「擯人應羯磨分衣不？」答：「不得。」「擯人云何分衣？」答：「自受分、展轉分、墮籌分。」
問：「頗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不得尼薩耆波逸提耶？」答：「除別房衣、白衣家中施衣、安居衣，從餘非親里出家乞，得突吉羅。」
問：「為一人故送衣，四人同意故取，應取不？」答：「不應取。」「若為四人故送衣，一人同意取，可取不？」答：「可取。」
問：「衣價應取不？」答：「不應取。」問：「若轉是價作衣鉢等餘淨物，可取不？」答：「可取。」
問：「頗比丘施僧衣還自取，大得福、無罪耶？」答：「有！若一比丘獨一處住，是中施僧衣，餘比丘不來，還自取用，大得福、無罪。」
「若比丘語餘比丘：『施僧物。』語已命終，是施物僧，應用羯磨分不？」答：「不應。」問：「當云何分？」答：「以自受分、展轉分、墮籌分。何以故？物非現前僧物故。」
問：「安居比丘滅擯，應與安居衣分不？」答：「不應。」
問：「聾比丘云何名得衣？」答：「若見與衣，我亦應得。」「盲比丘云何名得衣？」答：「著手中、若著膝上，心念：『我得是衣。』」
問：「與學沙彌云何應與衣分？」答：「與大比丘等分分。」(分衣法竟)

問上第五誦中八法初迦絺那衣法第一

優波離問佛：「無歲比丘受作迦絺那衣，得名受衣不？」答言：「不得。」

問：「與學沙彌受作迦絺那衣，得名受不？」答：「不得。」
問：「擯人受作迦絺那衣，得名受不？」答：「不得。」
問：「犯僧殘別住人，受作迦絺那衣，得名受不？」答：「不得。」
問：「比丘如法應量作衣，受作迦絺那衣，得受不？」答：「得受。」
問：「若比丘如法應量作納衣，得受作迦絺那衣不？」答：「得受。」
問：「受迦絺那衣得幾種利？」答：「得九種利：得至十夜六夜一夜，無有五因緣留僧伽梨；無有五因緣留雨浴衣；數數食、別眾食、二時不白得入聚落。」
問：「諸比丘眾多僧坊共結一界內安居，得安居不？」答：「得名安居。」「諸比丘應住何僧坊？」答：「隨意住。」「應何處自恣。」答：「隨意自恣。」「何處名安居竟？」答：「隨意處至地了是。」問：「何處應與安居衣物？」答：「隨自恣處與，又隨安居日多處應與。」
問：「諸比丘多僧坊，共一界內安居，諸比丘自恣竟，受迦絺那衣，是諸比丘皆得受不？」答：「得受。」
問：「諸比丘眾多僧坊，共一界內安居，是諸比丘受自恣竟，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是諸比丘皆名受迦絺那衣不？」答：「皆得。」
問：「諸比丘眾多僧坊，共一界內安居自恣，自恣竟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捨已捨迦絺那衣，一切比丘皆名捨迦絺那衣不？」答：「隨捨者捨，不捨者不捨。」
問：「諸比丘安居竟，眾多僧坊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是諸比丘皆得名受迦絺那衣不？」答：「一切比丘得名受迦絺那衣。」
又問：「諸比丘安居竟，眾多僧坊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迦絺那衣已捨是大界，是諸比丘皆名受迦絺那衣不？」答：「一切比丘皆得受迦絺那衣。」
問：「諸比丘安居竟，眾多僧坊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捨已捨迦絺那衣，一切比丘皆名捨迦絺那衣耶？」答：「捨者捨，不捨者不捨。」
問：「頗比丘受檀越請食，前食後到餘家，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是請處在巷陌、市肆邊。」
問：「諸比丘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安居，是諸比丘皆得安居不？」答：「皆得。」「何處應住？」答：「隨意。」「應何處受自恣？」答：「隨意。」「何處名安居

竟？」答：「隨意處至地了是。」「何處應與安居衣物？」答：「隨自恣處應與，又隨安居日多處。」
問：「諸比丘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安居，諸比丘自恣竟，受迦絺那衣，是諸比丘皆得名受不？」答：「得受。」
問：「諸比丘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安居，是諸比丘自恣竟，受迦絺那衣已捨是大界，是諸比丘皆得名受迦絺那衣耶？」答：「皆得。」
問：「諸比丘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安居自恣，自恣竟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捨已捨迦絺那衣，一切比丘皆名捨迦絺那衣耶？」答：「隨捨者捨，不捨者不捨。」
問：「諸比丘安居竟，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是諸比丘皆名得受迦絺那衣耶？」答：「一切比丘皆得名受迦絺那衣。」
又問：「諸比丘安居竟，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是諸比丘皆名受迦絺那衣耶？」答：「一切比丘皆得名受迦絺那衣。」
問：「諸比丘安居竟，四邊僧坊，若八、若九、若十、若過，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捨已捨迦絺那衣，一切比丘皆名捨迦絺那衣耶？」答：「捨者捨，不捨者不捨。」
問：「諸比丘受迦絺那衣，官作閏月，何時捨迦絺那衣？」答：「隨安居日數。」
問：「諸比丘受迦絺那衣已作十四日，客比丘來作十五日。若舊比丘隨客比丘是日作布薩，若是日得布施物，應屬誰？」答：「一切。」「云何應分」？答：「等分，第四分與沙彌。」
問：「若舊比丘受迦絺那衣已出界，客比丘來捨迦絺那衣，是日得施物，應屬誰？」答：「或屬安居比丘、或屬現前比丘。」「何者屬安居比丘？何者屬現前比丘？」「若夏末月得屬安居比丘，餘者屬現前比丘。」
問：「受迦絺那衣，眾僧壞為二部，一切眾得名受迦絺那衣耶？」答：「一切得受。」
問：「受迦絺那衣已，僧壞為二部，一部捨迦絺那衣，是迦絺那衣得名捨不？」答：「如法者，捨得名捨。不如法者，捨不得名捨。」
問：「不淨衣受作迦絺那衣，得名受不？」答：「不得。」
問：「後安居人得受迦絺那衣不？」答：「不得。」
問：「頗有受迦絺那衣住處得施物，但此一處自恣比丘得分耶？」答：「有！若諸比丘夏末月受迦絺那衣，即夏末月捨，是中得施物

是。」
問：「如佛言：『乃至在聞處亦名捨迦絺那衣。』云何是聞處？」
答：「若比丘受迦絺那衣在界外，聞僧捨迦絺那衣聲，得名捨迦絺那衣。」(迦絺那衣法竟)◎

◎問拘舍彌法第二

問：「若僧眾壞為二部，諸比丘尼受半月教授法，應從何部受？」
答：「從說如法者受。若無說如法者，闥賴吒比丘應出界外教授。」
問：「拘舍彌比丘毘耶離比丘捨界，得名捨不？」答：「不得。」
問：「毘耶離比丘拘舍彌比丘捨界，得名捨不？」答：「得捨。」
問：「俱舍彌比丘布薩處，二部共合一處，闥賴吒云何布薩？」
答：「應出界作布薩。」
問：「是中檀越來，捉上座手言：『布施眾僧。』是施物應屬誰？」答：「隨何部作上座，是物應屬一部。」「若檀越捉第一上座、第二上座手言：『是物施僧。』是物應屬誰？」答：「若二上座是一部上座，應屬一部。若二上座各是一部，應屬二部。」「云何應分？」答：「次第等分，第四分與沙彌。」
問：「若眾僧欲壞，知法者次第敷獨坐床，中間各留一床處，是中坐應作僧羯磨，亦應教授比丘尼，是中云何名成法？」答：「若二部隨順，闥賴吒比丘共和合是。」(俱舍彌法竟)

問瞻波法第三

問：「若睡眠比丘眾僧擯，得名擯不？」答：「若聞白已睡眠，得名擯。」
問：「若眾僧睡眠擯一比丘，是比丘得名擯不？」答：「若眾僧聞白已睡眠，得名擯。」
問：「若亂語憒鬧時擯比丘，得名擯不？」答：「乃至四比丘聞白聲，得名擯。」
問：「賊住比丘、擯比丘、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別住比丘、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足數，擯比丘，得名擯不？」答：「不得。若癡比丘未作癡羯磨，諸比丘不得離作布薩及諸羯磨。若作癡羯磨已，若來不來，諸比丘隨意作布薩及諸羯磨。」
問：「頗比丘，眾僧事未訖從坐處起，不得波逸提耶？」答：「有！若大小行、若不離聞處是。」

問：「如佛言：『比丘不現前不應作羯磨。若作，諸比丘得罪。』頗有比丘不現前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諸比丘尼，為比丘不現前，與作不禮拜、不共語、不問訊、不供養羯磨是。」
問：「如佛言：『不自首不應作羯磨。』頗有不自首得作羯磨耶？」答：「有！若比丘不自首，比丘尼僧得作不禮拜、不共語、不問訊、不供養羯磨。」
「諸比丘在地，有事人在高上，得作羯磨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高上，有事人在地，得作羯磨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內，有事人在界外，得作羯磨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外，有事人在界內，得作羯磨不？」答：「不得。諸比丘、有事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作羯磨。」
問：「受法比丘，與不受法比丘作羯磨，得羯磨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與受法比丘作羯磨，得羯磨不？」答：「不得。」「受法比丘，以不受法比丘足數作羯磨，得羯磨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以受法比丘足數作羯磨，得羯磨不？」答：「不得。」
問：「頗有界內一時四處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四處展轉與欲得。」
問：「頗一比丘，於四住處中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
問：「頗一足數比丘，足四住處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若坐、若立得。」(瞻波法竟)

問般荼盧伽法第四

優波離問佛：「諸比丘作滅羯磨，擯一比丘，諸比丘還捨是羯磨，得名捨不？」答言：「得捨，諸比丘得罪。」
「諸比丘在地，被擯比丘在高上，得解擯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高上，被擯比丘在地，得解擯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內，被擯人在界外，得解擯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外，被擯人在界內，得解擯不？」答：「不得。若諸比丘、被擯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解擯諸比丘得罪。」
問：「比丘，無比丘住處住，得僧伽婆尸沙罪不得發露，名覆藏罪不？」答：「不名覆藏。」
問：「若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竟日與比丘共住不發露，出界至地了，得覆藏罪耶？」答：「不名覆藏。」
問：「若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與賊住比丘、諸擯比丘、別住比丘、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共住不

向說，得名覆藏不？」答：「不得。」
問：「若比丘與啞人共住，不向啞人說，名覆藏不？」答：「不名覆藏，不能語故。」「若與聾人共住不向說，得名覆藏不？」答：「不得，不聞語故。」「若與啞聾人共住不向說，得名覆藏不？」答：「不得，不解不聞語故。」「若與邊地人共住不向說，得名覆藏不？」答：「不得。不解語故。」「若比丘向比丘尼說，名發露不？」答：「不名發露。」「若向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說、得名發露不？」答：「不得名發露。」
問：「若比丘語餘比丘言：『若作如是如是罪，得何等罪？云何治？』不自說己作，得名發露不？」答：「不名發露。」
問：「若比丘隨覆藏罪，不別住、不行摩那埵，諸比丘但與作出罪羯磨，得名出罪不？」答：「得名出罪，諸比丘得罪。」
問：「若比丘隨覆藏罪，作別住、不行摩那埵，諸比丘但與作出罪羯磨，得名出罪不？」答：「得名出罪，諸比丘得罪。」
問：「若比丘隨覆藏罪，作別住、行摩那埵，諸比丘與出罪羯磨，得出罪不？」答：「得名出罪，諸比丘無罪。」
問：「若比丘覆藏罪，六夜行摩那埵，諸比丘與作出罪羯磨，得名出罪不？」答：「得名出罪，諸比丘得罪。」
問：「若比丘不覆藏罪，眾僧中六夜行摩那埵，諸比丘與作出罪羯磨，得名出罪不？」答：「得名出罪，諸比丘無罪。」
問：「諸比丘在地，有罪比丘在高上，得名出罪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有罪比丘在地，得名出罪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有罪比丘在界外，得名出罪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有罪比丘在界內，得名出罪不？」答：「不得。若諸比丘與有罪比丘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出罪不？」答：「得。」(般茶盧伽法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四

十誦律卷第五十五(第九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問順行法第五

優波離問佛：「頗有比丘，即是別住人、即是別住竟人、即是行摩那埵人、即是行摩那埵竟人耶？」答：「有！若比丘出精，得僧伽婆尸沙罪，是罪不覆藏。是人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與此比丘六夜摩那埵。是比丘六夜行摩那埵時，爾所日已行竟，更作出精，得僧伽婆尸沙罪，是第二罪亦不覆藏。是比丘復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復與此比丘六夜摩那埵。是人行六夜摩那埵時，爾所日已行竟，更故出精，得僧伽婆尸沙罪。是罪覆藏，是比丘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是比丘隨覆藏日行別住時，爾所日已行竟，更故出精，得僧伽婆尸沙罪，是第二罪亦覆藏。二罪覆藏、一罪一夜覆藏、一罪二夜覆藏，是比丘過一夜，以一罪故，名別住人。以一罪故，名別住竟人。以一罪故，名行摩那埵人。以一罪故，名行摩那埵竟人。」

問：「如佛說：『別住人不得與別住人，有住處不得同一覆，無住處不得同一覆，有僧房無僧房處。』頗有別住人，得與別住人，有住處無住處同一覆，於僧坊若無僧坊，不得罪耶？」答：「有！若本外道是。」

問：「頗有人無罪亦名別住耶？」答：「有！若本是外道。」

問：「頗有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不隨覆藏日，不從僧乞別住，眾僧亦不與是人隨覆藏日別住。是人不從僧乞六夜摩那埵，僧亦不與是人六夜摩那埵。是人不從僧乞出罪，僧亦不與是人出罪，是人亦名淨不？」答：「有！若是比丘轉根作比丘尼是。」

問：「頗比丘尼得僧伽婆尸沙罪，不從二眾乞半月摩那埵，二眾亦不與半月摩那埵；不從二眾乞出罪羯磨，二眾亦不與出罪羯磨，亦名淨不？」答：「有！若比丘尼轉根作比丘是也。」

問：「出罪人在地，餘比丘在高上與出罪，得名出罪不？」答：「不名出罪。」「出罪人在高上，餘比丘在地與出罪，得名出罪不？」答：「不名出罪。」「出罪人在界內，諸比丘在界外與出罪，得名出罪不？」答：「不名出罪。」「出罪人在界外，諸比丘在界內與出罪，得名出罪不？」答：「不名出罪。」「出罪人、諸比丘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名出罪不？」答：「得名出罪。」

問：「別住人與別住人，有住處不得同一覆，無住處不得同一覆。別住人與行別住竟人、與行摩那埵人別住人、與行摩那埵竟人別住

人、與不共住人，若有住處不得同一覆，無住處不得同一覆。別住人、清淨比丘，有住處不應同一覆，無住處亦不應同一覆。別住人、別住竟人，別住人、摩那埵人，別住人、摩那埵竟人，別住人、不共住人，有住處不得同一覆，無住處不得同一覆。若別住人出界去，若能得有比丘住處可去，若不去失是行。若言：『我不能行別住法、摩那埵法。』是人白僧言：『我不能行。』眾僧應置。」問：「應置幾日？」答：「應置二十五日。」
問：「頗有人無罪，亦從僧乞別住。眾僧與，名為善與耶？」答：「本外道是。」
問：「頗有不受具戒人，得僧伽婆尸沙罪，隨覆藏日，從僧乞別住。僧與是人隨覆藏別住，名為善與耶？從眾僧乞六夜摩那埵，眾僧若與摩那埵，亦名善與耶？從僧乞出罪羯磨僧與出罪羯磨，亦名善與耶？」答：「與學沙彌是也。」(順行法竟)

問遮法第六

優波離問佛：「頗得宿聽出他過耶？」答：「不得。」
又問：「以宿聽得遮波羅提木叉、得遮自恣、得遮教化比丘尼耶？」答：「不得。」
問：「在地住人，得與高上人作覆鉢不？」答：「不得。」「高上人得與地人作覆鉢不？」答：「不得。」「界內與界外人作覆鉢不？」答：「不得。」「界外與界內人作覆鉢不？」答：「不得。若與作覆鉢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作覆鉢。」
問：「諸比丘在地，足數人在高上，作覆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足數人在地，作覆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足數人在界外，作覆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足數人在界內，作覆鉢得不？」答：「不得。若諸比丘足數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作覆鉢。」
「諸比丘在地，與高上人作仰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高上，與在地人作仰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內，與界外人作仰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在界外，與界內人作仰鉢，得不？」答：「不得。諸比丘與作仰鉢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作仰鉢。」
「諸比丘在地，足數人在高上，作仰鉢得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高上，足數人在地，作仰鉢得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內，足數人在界外，作仰鉢得不？」答：「不得。」
「諸比丘在界外，足數人在界內，作仰鉢得不？」答：「不得。」
「諸比丘、足數人俱在界內，若坐、若立，得作仰鉢。」

問：「如佛所說：『不得以宿聽出他過。』頗比丘宿聽出他過無罪耶？」答：「有！若受自恣時得，餘時不得。」問：「應從何處求聽？」答：「應從眾僧中。」問：「何處應與聽？」答：「眾僧中。」問：「何處應遮波羅提木叉？」答：「眾僧中。」問：「何處應遮自恣？」答：「眾僧中。」問：「何處如法自言？」答：「眾僧中。」問：「何處如法斷事？」答：「眾僧中。」
問：「諸比丘遮啞人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
問：「遮聾人、啞聾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
問：「若諸比丘以啞人足數，遮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問：「若以聾人、啞聾人、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足數，遮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
問：「受法比丘，遮不受法比丘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問：「不受法比丘，遮受法比丘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
問：「受法比丘，以不受法比丘足數，遮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問：「不受法比丘，以受法比丘足數，遮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不得。」
問：「頗有一比丘遮四住處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名遮。」
問：「頗有一足數人，足四處遮波羅提木叉，得名遮不？」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名遮。」(遮法竟)

問臥具法第七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受法人雖是長老，不名尊長。說非法人雖是上座，不名尊長。』云何名尊長非尊長？」答：「受法比丘應禮敬不受法比丘，不受法比丘不應禮敬受法比丘，是名尊長非尊長。」
問：「如佛所說：『此間安居比丘，不應彼處取臥具。』頗有比丘此間安居彼處取臥具，不得罪耶？」答：「有！後安居，若阿練若比丘此間安居彼處取臥具，欲來歲安居，無罪。」
問：「如佛所說：『佛告舍利弗：「汝等先籌量人，後當分布取臥具。」』云何名籌量人？」答：「一一部清淨上座和合，是名籌量人。」
問：「沙彌在僧坊，應取臥具不？」答：「應取。」
問：「一比丘獨在僧坊，應取臥具不？」答：「應取。」
問：「若二比丘在僧坊中住，應取臥具不？」答：「應取。」

問：「若三比丘在僧坊中住，應取臥具不？」答：「應取。」
問：「若四比丘在僧坊中住，應唱分臥具不？」答：「應唱分。」
問：「頗一比丘四處住，取臥具耶？」答：「有！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取臥具。」
問：「頗有比丘不現前與臥具不？」答言：「或與、或不與。誰應與？知當來。誰不應與？知當不來。不囑者不與，若囑者一切臥具應與，一切作事令代作。」(臥具法竟)

問滅事法第八

優波離問佛：「頗有以一事多覓法滅，得名滅、不得罪耶？」答：「有！唱分臥具事是也。」
問：「如佛所說：『二因緣故破僧：一、唱說，二、取籌。』是中若賊住比丘唱說行籌，得名破僧不？」答：「不名破僧。」問：「若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唱說行籌，得名破僧不？」答：「不名破僧。」

問雜事初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邊地人持律第五得受具戒。』頗有十人但取五人，得名受具戒不？」答：「得名受具戒，與受具戒者得罪。」
問：「聾人云何名得布施？」答：「若眼見、若盲人，若著手中、若著膝上，心生念：『我得是物。』」
問：「若坐臥具上，若織、若畫作女人像、若半有半無，得坐臥不？」答：「不得。不犯者，若多壞、若敷尼師壇坐。」
問：「捉牸牛尾，得渡河不？」答：「不得。」問：「除牸牛，若捉餘畜生尾，得渡河不？」答：「若捉師子、虎狼、象、特牛、驢馬尾者，得捉渡河。」
問：「受石蜜漿，舉宿經七日，糝雜得服不？」答：「若雜餘糝，不得。」
問：「不淨藥草著油中煮，得服不？」答：「不得。若病人塗身、手足、灌鼻無罪。」
問：「若以不淨脂煮鹽，得食不？」答：「病人若燒得服。」
問：「比丘以火、刀、爪淨果，得食不？」答：「不得。」
問：「若果樹在淨地，枝在不淨地，果墮是中，可食不？」答：「不可食。」「若果樹在不淨地，枝在淨地，果墮是中，可食

不？」答：「可食。」佛語諸比丘：「從今日不聽汝作淨地羯磨，若作得突吉羅。」從是語已捨是事也。
問：「諸大小槃團槃机案上，得食不？」答：「不得食。」
問：「人乳得飲不？」答：「不得。若病以洗瘡、塗眼得。」
問：「人肉得食不？」答：「不得。若食，得偷蘭遮。」
問：「故為殺畜生肉可食不？」答：「不得食，若食得突吉羅。不淨鳥獸肉不應食，若食突吉羅。鷲肉不應食，若食突吉羅。鵂鶹鳥等肉不應食，若食突吉羅。蝦蟆肉不應食，若食得突吉羅。水蛭不應食，若食得突吉羅。即日受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中前應服；時藥力故，過中不應服。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時分應服；時分藥力故，過時分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七日應服；七日藥力故，過七日不應服。盡形藥隨意應服。昨日受時藥不淨，即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昨日受時分藥不淨，即日受七日藥、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昨日受七日藥不淨，即日受盡形藥，共合一處，不應服。盡形藥盡形應服。」
問：「頗有從一物邊作時藥、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答：「有！甘蔗是時藥，清汁是時分藥，作石蜜是七日藥，燒作灰是盡形藥。酪是時藥，清汁如水是時分藥，作酥是七日藥，燒作灰是盡形藥。胡麻是時藥，壓作油是七日藥，燒作灰是盡形藥。肉是時藥，煮取脂是七日藥，燒作灰是盡形藥。」
問：「時藥、時分、七日、盡形藥，是諸藥舉殘宿，得服不？」答：「不得。」
問：「若比丘先自取，後從淨人邊受，可服不？」答：「不得。」
問：「是藥手受口受，無病應服不？」答：「不得。」問：「若手受、口受，病比丘得服不？」答：「得服。」
問：「八種漿非時可飲不？」答：「若無酒氣味清淨得服。」
問：「得從狂人取衣不？」答：「或可取、或不可取。若知有父母、兄弟、居家與，可取。若知無父母、兄弟、非居家中與，不可取。」
問：「狂人何時應受衣？」答：「還得本心時。有一比丘獨一處住，是中檀越施僧現前可分物，是比丘應心念口言：『是衣物為此住處現前僧可分，是衣物今屬我，我應受自用。』若能作是語，得名羯磨。若餘比丘來從索，不應與。若不作是語，是物不應取。若取得突吉羅，亦應共餘比丘分。若不如是作出界外，得突吉羅。」
問：「若賢者責罰兒，是兒持物與比丘，可取不？」答：「不可取。」

問：「自恣竟先檀越施僧衣，作是言：『是物施是間安居僧。』是時非夏末月，諸比丘亦不受迦絺那衣。是衣應屬誰？」答：「雖非夏末月，諸比丘亦不受迦絺那衣，是衣應屬此間安居竟僧應分。」
問：「諸檀越持衣施，作是言：『是衣施是間現前僧。』是時夏末月，諸比丘受迦絺那衣，是衣應屬誰？」答：「雖是夏末月，雖受迦絺那衣，是衣應是一住處現前僧應分。」
問：「檀越持衣施，作是言：『是衣施此住處去年乃至十歲安居僧。』是安居時非夏末月，不受迦絺那衣，是衣應屬誰？」答：「雖非夏末月，不受迦絺那衣，是衣但去年乃至十年此處安居僧應分。」
問：「檀越持衣入僧坊，作是言：『是衣施此住處將來一年二年乃至十年是中安居僧。』爾時是夏末月，受迦絺那衣，是衣應屬誰？」答：「雖是夏末月，受迦絺那衣，是衣應來一年乃至十年此間安居僧分。」
問：「勸化主為僧事出界去，誰當與安居衣分？」答：「隨所為出界處應與，又隨所住日多處應與。」
問：「破安居比丘，應與衣分不？」答：「或應與、或不應與。何者應與？若知前安居、若後安居應與。若多住應與、若半住應與。何者不應與？若知不前安居、若知不後安居、若住日少是。」
問：「看病人，為病人故出界去。病人命終，應與看病人衣分不？」答：「或應與、或不應與。與者，實為病人故出，應與。若餘事故出，不應與。」
問：「云何名看病人？」答：「若能看視療治病人，乃至若死若差與隨病藥、隨病食，具足供給親近益利，使離諸衰損所作無闕，是名看病人。」
問：「若白衣作看病人，應與看病人物分不？」答：「不應與」。
問：「若比丘尼作看病人，應與看病人物不？」答：「不應與。」「若是看病比丘餘處安居，應與看病人物不？」答：「應與。」
問：「若看病人後安居，病比丘前安居，應與看病人物不？」答：「應與。」問：「若沙彌作看病人，應與看病人物不？」答：「應與。」「云何與？」答：「大比丘等與。」
問：「與學沙彌齊何作淨施？」答：「隨所得時作淨施。」
問：「錢云何作淨施？」答：「應言：『此是不淨物，若淨當受。』」
問：「頗一比丘四住處一時安居，得名安居、無罪耶？」答：「若以床榻材木連接四界，得名安居。」「何處應與安居衣分？」答：「應四處各與四分之一。若比丘雨浴衣若小受，得突吉羅。若覆瘡衣若小受，得突吉羅。若比丘分盈長衣，得突吉羅。」

問：「若比丘作三相：一、赤裸；二、著角鴞翅衣；三、著髮欽婆羅，得何罪？」答：「得偷蘭遮。」問：「若比丘除是三相，更作餘相，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問：「如佛所說：『故衣不得受作迦絺那衣，若受不名受。』云何名故衣？」答：「以曾 受作迦絺那衣，是名故衣。」
又問：「如佛所說：『新衣應受作迦絺那衣。』云何名新衣？」答：「若衣未曾 受作迦絺那衣，是名新衣。」
佛告優波離：「令僧作迦絺那衣人，應次第作浣染、割截、簪綴、連縫、量度作迦絺那衣。浣時應生是心：以是衣令僧受作迦絺那衣。染時、割截時、簪綴時、連縫時量度時應生是心：以是衣令僧受作迦絺那衣。若能生是六心，得名受作迦絺那衣。若不生是六心，不名受作迦絺那衣。又復作迦絺那衣人應生三心：以是衣令僧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受作迦絺那衣竟。若能生是三心，得名受作迦絺那衣。若不生是三心，不得名受作迦絺那衣。又復作迦絺那衣應生二心，得名受作迦絺那衣。何等二心？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竟。若生是二心，名受迦絺那衣。若不生是二心作迦絺那衣比丘，皆得突吉羅。」
問：「若受舉宿衣受迦絺那衣，不名受迦絺那衣。云何名舉宿衣？」答：「若長衣過十夜是，若受不淨衣，不名受迦絺那衣。」「云何是不淨衣？」答：「得望衣是。」
問：「如佛所說：『去來衣不得受作迦絺那衣。』云何名去來衣？」答：「若衣覆死人，到塚間還取來，是名去來衣。」
問：「如佛所說：『用淨衣受作迦絺那衣。』云何名淨衣？」答：「佛所聽讚歎者，是名淨衣。」
問：「若未受迦絺那衣，僧壞為二部，何部應受迦絺那衣？」答：「如法部應受。」
「若諸比丘受迦絺那衣竟，僧壞為二部，是諸比丘，得名受迦絺那衣不？」答：「皆得名受。」
問：「若受迦絺那衣住處，僧壞為二部，是二部中有諸比丘捨迦絺那衣，是名捨不？」答：「若如法者捨，得名為捨。」
佛告優波離：「作迦絺那衣人，若浣染、割截、簪綴、連縫二長一短時，應生三心用是衣：當令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竟。若能生是三心，得名受作迦絺那衣。若不生是三心，不得名受作迦絺那衣。又復應生二心：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以是衣今受作迦絺那衣竟。若生是二心，得名受迦絺那衣。若不生是二心，不得名受作迦絺那衣，作迦絺那衣人得突吉羅。」

優波離問佛：「是衣有何義故名迦絺那？」佛告優波離：「是衣名字為迦絺那。」優波離問佛：「何者是迦絺那衣？」答：「以是衣受迦絺那。」
問：「何者是迦絺那義？」答：「衣名迦絺那義。生九心故名受迦絺那。八因緣故名捨迦絺那。」
問：「如佛所說：『是迦絺那衣住處，名蔭覆。』蔭覆義云何？」答：「迦絺那衣住處蔭覆僧，得受衣物等施。」
問：「如佛所說：『得用急施衣，令僧受作迦絺那衣。』云何名急施衣？」答：「十日未至自恣得衣物，是名急施衣。」
問：「如佛所說：『得時衣令僧受作迦絺那衣。』云何名時衣？」答：「若夏末月得衣物，是名時衣。」
佛告優波離：「五比丘不得作迦絺那衣人。何等五？一、無歲；二、破安居；三、後安居；四、擯；五、別住。是名為五。」佛言：「若減五人受迦絺那衣，不得名受迦絺那衣。若四比丘、第五白衣，亦不名得受。若沙彌，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人、不作擯人、不捨惡邪見擯人、不共住人、種種不共住人、自言我犯重罪人、若先來白衣、若污比丘尼人、不能男人、越濟人、若殺父母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人，如是等作第五人，不名受迦絺那衣。」
問：「頗有隨日受迦絺那衣，彼日捨不作羯磨，不得罪耶？」答：「有！受迦絺那衣諸比丘作十四日，客比丘來作十五日。若舊比丘隨客比丘，即日作布薩捨迦絺那衣無罪。」
問：「云何得破僧罪？」答：「若人非法知是非法，邪見故壞僧，如是得破僧罪。又非法謂是法，邪見故壞僧，得破僧罪。又非法中疑，邪見故壞僧，得破僧罪。」
問：「所有破僧，皆是僧諍聲耶？所有僧諍聲，皆是破僧耶？」答：「或有破僧無僧諍聲、或有僧諍聲非破僧、或有破僧亦僧諍聲、或非破僧無僧諍聲。」問：「云何破僧無僧諍聲？」答：「若僧壞為二部，未受十四破僧事，是名破僧無僧諍聲。」「云何僧諍聲非破僧？」答：「若諸比丘執是十四破僧事，僧未作二部，是名僧諍聲非破僧。」「云何破僧亦僧諍聲？」答：「若僧壞為二部，受十四破僧事，是名破僧亦僧諍聲。」「云何非破僧亦非僧諍聲？」答：「除上爾所事。」
問：「所有破僧，皆是別離僧耶？所有別離僧，皆是破僧耶？」答：「或有破僧非是別離、或有別離非是破僧、或有破僧亦是別離、或非破僧亦非別離。」「云何破僧非是別離？」答：「若僧破共一處住，是名破僧非是別離。」「云何別離非是破僧？」答：「若二眾別異住，異地異界異施異衣，是名別離非是破僧。」「云

何破僧亦是別離？」答：「若眾僧壞為二部，別異住異地異界異施異衣，是名破僧亦是別離。」「云何非破僧亦非別離？」答：「除上爾所事。」
問：「所有破僧，皆是僧別異耶？有僧別異，皆是破僧耶？」答：「或有破僧非僧別異、或僧別異非是破僧、或有破僧亦僧別異、或非破僧非僧別異。」「云何破僧非僧別異？」答：「若僧破未別異住，未異地異界異施異衣，是名破僧非是別異。」「云何別異非是破僧？」答：「若僧不破，別異住異地異界異施異衣，是名別異非是破僧。」「云何破僧亦是別異？」答：「若眾僧破為二部別住，異地異施異界異衣，是名破僧亦是別異。」「云何非破僧亦非別異？」答：「除上爾所事。」
問：「若僧破為二部，若一部捨界，可得捨不？」答：「如法者捨，得名捨。」
問：「若眾僧破，比丘尼應作布薩不？」答：「應作布薩，比丘尼不同事故。」
問：「若眾僧破，闥賴吒比丘云何應布薩？」答：「是闥賴吒比丘，應出界作布薩說戒。」
問：「若眾僧破為二部，比丘尼應從何部受半月教化？」答：「應從如法部受。若無如法，闥賴吒比丘應出界教化。」
問：「三擯比丘，一比丘隨順供給，得何罪？」答：「是比丘，得二突吉羅、一波夜提。」
問：「擯比丘名為獨，名為有伴黨耶？」答：「一切擯比丘，名為獨，無有伴黨。」
問：「比丘擯未決定，應共住同事不？」答：「若共住同事無罪。」
問：「受法比丘，得與不受法比丘作羯磨不？」答：「不得。」「不受法比丘，得與受法比丘作羯磨不？」答：「不得。」「若有一擯比丘，四比丘隨順，名破僧不？」答：「名破僧。何以故？眾僧擯是人，而四比丘隨順故。」
問：「如佛所說：『如是人，不應作不見擯。如是人若欲作不見擯時，得偷蘭遮。何以故？近破僧因緣故。』云何名如是人？」答：「知是大德人、若多知多識、多聞大德，明解修妒路、毘尼、阿毘曇義，是故說名如是人不應與作不見擯，若與作不見擯者，得偷蘭遮，近破僧故。」
問：「如佛所說：『用可信比丘語應見罪。』云何名可信？」答：「從可信語比丘邊聞，亦自信是罪。」
問：「如佛所說：『若僧欲破，應次第空一床處敷獨坐床，知法者應作諸羯磨，及教化比丘尼。』是中云何成法？」答：「若諸比丘

共心悔知罪，互相恭敬禮拜問訊是。」
問：「如佛所說：『若破一毛為百分，當如是細求和合眾僧因緣，莫求破僧因緣。』問云何名細求？」答：「應求語言，應求義趣，應分別籌量細求和合僧因緣，莫求破僧因緣。」
「若擯比丘心悔知罪，恭敬禮拜眾僧，諸比丘將界外解擯，得解擯不？」答：「得解擯，諸比丘得罪。」
「俱舍彌何時名破僧？」答：「若俱舍彌比丘界內共一住處，別作布薩及諸羯磨，爾時名破僧。」
問：「俱舍彌誰名破眾僧？」答：「如法比丘界內共住處，別作布薩及諸羯磨者是。」
問：「若比丘尼僧破為二部，比丘尼來詣諸比丘求教化，諸比丘應與教化不？」答：「應與。應作是言：『諸姊善共和合。』」
問：「二因緣故名破僧：一、唱說，二者取籌。若以餘因緣唱說、取籌，名破僧不？」答：「不名破僧。」
問：「若眾僧破為二部，諸比丘尼來求教化，應教化不？」答：「應與教化。何以故？不欲令比丘尼僧破故。」
問：「毘耶離比丘受比丘尼求教化，若俱舍彌比丘爾時在界內，毘耶離比丘云何作教化？」答：「應出界教化。」
問：「俱舍彌二部朋黨，一布薩處集，闥賴吒比丘云何作布薩？」答：「應出界作布薩說戒是。」
「檀越捉上座手，布施眾僧，是施物應屬誰？」答：「隨何部作上座，是物應屬。」「若檀越捉第一上座、第二上座手言：『是物施眾僧。』應屬誰？」答：「若第一上座、第二上座同一部，應屬一部。第一上座、第二上座各在一部，應屬二部。」「云何應分？」「次第分，第四分與沙彌。」
問：「毘耶離比丘，就闥賴吒比丘共作布薩說戒，得名布薩說戒不？」答：「得。顯闥賴吒相故。」「若闥賴吒比丘，就毘耶離比丘共作布薩說戒，得名布薩說戒不？」答：「得布薩說戒，但失闥賴吒相故。」問：「俱舍彌比丘，就闥賴吒比丘布薩說戒，得名布薩說戒不？」答：「得，顯闥賴吒相故。」「闥賴吒比丘，就俱舍彌比丘共作布薩說戒，得名布薩說戒不？」答：「得布薩說戒，但失闥賴吒相故。」
「如佛所說：『有一住處，諸比丘作羯磨，非法別眾、非法和合眾、似法別眾、似法和合眾、如法別眾、如法和合眾。』云何名非法別眾？」答：「應與苦切羯磨，與作不見擯羯磨，僧不和合，是名非法別眾。」「云何名非法和合眾？」答：「應與苦切羯磨，與作不見擯羯磨，僧和合，是名非法和合眾。」「云何名似法別眾？」答：「若作不見擯羯磨時，先唱說後白，僧不和合，是名似

法別眾。」「云何似法和合眾？」答：「若作不見擯羯磨時，先唱說後白，僧和合，是名似法和合眾。」「云何名如法別眾？」答：「若應與作不見擯，與作不見擯羯磨，僧不和合，是名如法別眾。」「云何如法和合眾？」答：「若應與作不見擯，與作不見擯羯磨，僧和合，是名如法和合眾。」

問：「若一比丘擯一人，一突吉羅。一人擯二人，二突吉羅。一人擯三人，三突吉羅。一人擯四人，四突吉羅。二人擯二人，二突吉羅。二人擯三人，三突吉羅。二人擯四人，四突吉羅。二人擯一人，一突吉羅。三人擯三人，三突吉羅。三人擯四人，四突吉羅。三人擯一人，一突吉羅。三人擯二人，二突吉羅。問：若四比丘擯四比丘，得何罪？」答：「得偷蘭遮罪。以破僧因緣故。」

問：「一切眾僧睡眠，爾時擯比丘，得擯不？」答：「若眾僧聞白已睡眠，得擯。」問：「若眾僧以餘因緣和合，即擯比丘，得名擯不？」答曰：「得擯。說羯磨者得罪。」

問：「若減四比丘擯人，得名擯不？」答：「不得。」問：「若三比丘，第四若白衣、沙彌、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先來白衣、污比丘尼、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人作第四人，得擯人不？」答：「不得。」

問：「如佛所說：『有一住處，諸比丘應作羯磨者，彼不集一處，應與欲而不與，現前比丘能遮者遮成遮。』云何應作羯磨比丘？」答：「若應四眾作羯磨，四比丘應作。若應五眾作羯磨者，五比丘應作。若十眾應作羯磨者，十比丘應作。若應二十眾作羯磨者，二十比丘應作。諸比丘清淨共住同見，是名應作羯磨比丘。」

問：「若比丘睡眠，諸比丘作擯，得擯不？」答：「若比丘聞白已睡眠，得名擯。」

問：「若入定比丘，諸比丘得擯不？」答：「若是比丘聞白已入定，得名擯。」

問：「若眾僧破為二部互相擯，得擯不？」答：「若如法者擯，得名擯。」

問：「以闥賴吒比丘足數擯比丘，得擯不？」答：「得擯。但失闥賴吒相。」

問：「所有非法羯磨，是別眾羯磨耶？所有別眾羯磨，是非法羯磨耶？」答：「或非法羯磨非別眾、或別眾羯磨非非法、或非法羯磨亦是別眾、或非非法羯磨亦非別眾。」「云何非法羯磨非別眾？」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和合一處，應與欲者皆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不遮。若人不現前，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非法羯磨非是別眾。」「云何別眾羯磨非非法？」答：「所有中作羯磨

比丘，不和合一處，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比丘能遮者遮成遮。若人現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別眾羯磨非非法。」「云何非法羯磨亦別眾？」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不和合一處，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比丘能遮者遮成遮。若人不現前，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非法羯磨亦別眾。」「云何非非法亦非別眾？」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和合一處，應與欲者皆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不遮。若人現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非非法亦非別眾。」

問：「所有是法羯磨，皆是和合耶？所有和合羯磨，皆是有法耶？」答：「或是有法羯磨非是和合、或是和合羯磨非是有法、或有法羯磨亦是和合、或非有法羯磨亦非和合。」「云何有法羯磨非是和合？」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不和合一處，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遮。若人現前先說其事乃作羯磨，是名有法羯磨非是和合。」「云何和合非是有法羯磨？」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和合一處，應與欲者皆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不遮。若人不現前，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和合非有法羯磨。」「云何有法羯磨亦和合？」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和合一處，應與欲者皆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不遮。若人現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有法羯磨亦和合。」「云何非有法羯磨亦非和合？」答：「所有中作羯磨比丘不和合一處，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比丘遮成遮而遮。若人不現前、不先說其事，與作羯磨，是名非法羯磨亦非和合。」

問：「如佛所說：『所有罪人，眾僧乃至三教勅。』頗比丘無罪，眾僧乃至三教勅耶？」答：「若除諸罪，餘教勅是也。」

問：「宿白僧中得作羯磨不？」答：「除屬和上尼羯磨，若僧未起，得作一切羯磨。」

問：「諸比丘唱說，後向擯比丘說，得名擯不？」答：「得名擯。作羯磨人得突吉羅。」

問：「諸比丘因宿與欲作諸羯磨，得名作耶？」答：「除屬和上尼羯磨，若僧未起，得作一切羯磨。」

問：「比丘自為作羯磨，得作不？」答：「不得。若作者，眾僧應語是人言：『汝自順自受持。』」

優波離問佛：「是諸本破戒人、賊住比丘、先來白衣等，是人云何如法自言？」答：「是人僧中乃至三自說是。」

問：「可得一時唱說四人令得戒耶？」答：「不得。」問：「可得一時唱說令四人受具戒耶？」答：「不得。」

問：「三比丘、第四籌，擯比丘，得擯不？」答：「不得。」問：「第四別住比丘，擯比丘，得擯不？」答：「不得。」

問：「諸比丘擯折伏，得擯不？」答：「得擯。先折伏羯磨得滅。」
問：「諸比丘得擯，可依止比丘、可出懺悔比丘不耶？」答：「得擯，先可依止、可出懺悔羯磨得滅。」
問：「諸比丘與已擯比丘作折伏羯磨，名作不？」答：「不得。以不中同事故。」
問：「諸比丘與擯比丘作依止、遣出、懺悔羯磨，得名作不？」答：「不得。以不中同事故。」
問：「除比丘，讒餘人得何罪？」答：「得突吉羅。」
優波離問佛：「折伏羯磨有何義耶？」佛言：「此是羯磨名字，是羯磨從鬪諍相言邊出，應語是人：『眾僧後當籌量汝事。』」
又問：「世尊！依止羯磨有何義？」答：「此是羯磨名字，是但數作眾罪，眾僧應語是人：『汝當依止某甲比丘住。』」
問：「世尊！驅出羯磨有何義？」答：「此是羯磨名字，是羯磨污他家比丘邊出，應語是人：『汝出去，莫是中住。』」
優波離問佛：「破慢羯磨有何義？」答：「此是羯磨名字，是羯磨從輕罵白衣邊出，應語是人：『汝應向某甲居士悔過。』」
優波離問：「如佛所說：『汝應依止某甲比丘住。』此說有何義？」佛言：「隨是罪比丘深心愛念恭敬者、畏難者，應依止是比丘住。」
問：「如佛所說：『眾僧後當籌量。』此說有何義？」答：「應語言：『汝若有罪，應入僧中三自首，僧當隨罪治汝。』是名籌量。」
問：「若比丘語兩眼人言：『汝是一眼人。』得何罪？」答：「故妄語故，得波逸提。」又問：「語一眼人言：『汝一眼人。』得何罪？」答：「輕惱他故，得波逸提。」
問：「如佛所說：『比丘若內、若外輕惱他。』是中云何內？云何外？」答：「內者界內，外者界外。復次舍內名內，露地名外。」
問：「如佛所說：『阿利吒比丘，竭馱婆羅門本弟子，說遮道法作不遮道。』問：云何是遮道？」答：「我說欲是遮道。」(問雜事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五

十誦律卷第五十六(第十誦之一)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比尼誦

佛在王舍城，語諸比丘：「十種明具足戒。何等十？佛世尊自然無師得具足戒；五比丘得道即得具足戒；長老摩訶迦葉自誓即得具足戒；蘇陀隨順答佛論故得具足戒；邊地持律第五得受具足戒；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受八重法即得具足戒；半迦尸尼遣使得受具足戒；佛命善來比丘得具足戒；歸命三寶已三唱：『我隨佛出家。』即得具足戒；白四羯磨得具足戒。是名十種具足戒。」

三種得具足戒：一、善來作比丘；二、歸命三唱；三、白四羯磨。於是中若未結白四羯磨，若人歸命三唱：「我隨佛出家。」是善受具足戒。若結白四羯磨後，若歸依三唱出家，不名得具足戒。善來作比丘，若結白四羯磨前、若結白四羯磨後，皆善來得具足戒。何以故？佛法王自與受戒，無有在學地命終故。

諸比丘尼三種得受具足戒：一、受八重法；二、遣使；三、白四羯磨。是中受八重法，初一人得，後不得。遣使者，如半迦尸尼得。若有欲出家道路障礙，相似亦得。是使人眾僧中受羯磨，不多不少，向半迦尸尼說，亦說三依止，應說受戒歲月時節，亦應廣說八波羅夷法，如是名得具足戒；若不如是，不得具足戒。

可受具足戒者，若男子女人無遮受戒法，是名可受具足戒。不可受具足戒者，若男子女人有遮法，無和上阿闍梨、無衣鉢、不能男、污比丘尼、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人不可受具足戒，若受戒污眾僧。與受戒者，得突吉羅。若人諸根具足無障礙，某種姓、某名字、某事業，眾僧一心如法和合，問無遮受戒法已，然後與受戒，如蘇陀等如法得受具足戒。於是中十三人先來，不得具足戒。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先破戒、賊住比丘、先來白衣、不能男、污比丘尼、越濟人、滅羯磨人及非人，如是等名污眾僧人，不得受戒。與受戒者，得罪。是名善受具足戒法。

有二種羯磨：一、治罪羯磨；二、成善羯磨。治罪羯磨者，謂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擯羯磨，如是等苦惱羯磨，是名治罪羯磨。成善羯磨者，謂受戒羯磨、布薩羯磨、自恣羯磨、出罪羯磨、布草羯磨，如是等能成善法羯磨，是名成善羯磨。羯磨事者，隨所從因緣作羯磨，是名羯磨事。

遮羯磨者，若羯磨時不如法作白、不如法唱說、別眾非法可壞，是名遮羯磨。不遮羯磨者，若羯磨時如法作白、如法唱說，和合眾如法不可壞，是名不遮羯磨。
出羯磨者，諸比丘語擯比丘言：「汝已被舉，出去。僧不得與汝同事。何以故？僧已作羯磨，汝今出去。」是名出羯磨。
捨羯磨者，擯比丘僧還與解擯，還共作羯磨同事共住，是名捨羯磨。
苦切事者，若比丘喜鬪亂諍訟，僧因是故作苦切羯磨，是名苦切。
出罪事者，三種出罪事：若見、若聞、若疑，是三種事應以時出，莫以非時；當以實出，莫以妄語；當以利益出，莫以無益；當軟語出，莫以惡口；以慈悲心，莫以瞋恨。
因緣事者，隨所從因緣作羯磨，是名因緣事。如《跋陀婆羅經》中廣說五攝語。
治事者，四種羯磨名為治事：謂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除滅事者，隨所從因緣滅鬪諍亂事，是人得心悔折伏，恭敬禮拜軟語問訊捨離本事，是名除滅事。
學者，三學：善戒學、善心學、善慧學，是名為學。
還戒者，若比丘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捨和上阿闍梨、捨同和上同阿闍梨；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汝等當知，我是白衣、若沙彌，我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子。」乃至言：「我不喜與汝等共住。」是名還戒。
不捨戒者，若狂人捨戒，不名捨戒。若散亂心、病壞心捨戒，不名捨戒。若向狂人、散亂心人、病壞心人捨戒，不名捨戒。若獨捨戒、若獨非獨想、若非獨獨想捨戒，不名捨戒。若中國人向邊地人、若邊地人向中國人捨戒，不相解語，不名捨戒。若向瘂人、聾人、啞聾人、不智人、非人、睡眠人、入定人捨戒，若隔障、若自瞋、若向瞋人捨戒、若夢中捨戒、若不決定心捨戒、若人不了其語、若前人不決定知捨，是皆不名捨戒，是名不捨戒。
戒羸者，若比丘愁憂不樂比丘法、厭惡比丘法，欲墮聖相、欲立白衣相，須在家法、不須比丘法，求白衣法作是言：「我憶念父母、兄弟、姊妹、妻子，速教我世間諸巧便事，教我令得世間安隱住處，囑累我令得善知識。」是比丘愁憂不樂比丘法，乃至求白衣法，如是言說音聲慚愧故，不欲了了向人說我反戒，是故名戒羸。戒羸不出者，不令他人了知。
諍事者，云何是諍事？有四種諍事：相言諍、無事諍、犯罪諍、常所行諍，是名為諍事。
正取事者，隨事起因緣正取其實，是名正取事。

滅事者，七滅事法：現前滅事法、憶念滅事法、不癡滅事法、自言滅事法、實覓滅事法、多覓滅事法、如草布地滅事法，是名滅事。
除滅事者，有五因緣事則易滅：是事白僧、用佛語斷二部伴黨、共軟語、諍訟比丘瞋恨必折、有罪比丘可出。若事有此五因緣，則易除滅，是名除滅事。
說者，若布薩說戒時、若說四事、若說十三事等，是名說。
不說者，若住處布薩說戒時，上座不諳不誦，次第二上座應說，若復不諳不誦，第三上座應說，如是展轉一切皆不諳不誦故不說，是名不說。
獨住法者，若比丘獨阿蘭若處十五日布薩時，應灑掃塔寺布薩處及中庭次第敷座，應求火、應求火爐燃燭、應辦籌，若客比丘未布薩者來，應共作布薩說戒。若無比丘來，應高上遙望，若遙見比丘，喚言：「速來，今是布薩日。」若不見，是比丘還坐處坐，應心念口言：「今眾僧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我某甲亦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是比丘如是作，名得布薩，是名獨住法。
癡羯磨者，若比丘狂心顛倒，或來布薩或不來、或來眾會或不來、或來羯磨或不來，是比丘應以白二作癡羯磨，廣說如施越比丘，是名癡羯磨。
不癡羯磨者，除癡羯磨，餘諸羯磨，名不癡羯磨。
不消供養者，施與持戒人，持戒人轉與破戒人，是名不消施。與正見人，正見人轉與邪見人，是名不消。若過度用，是名不消供養。
十種不現前羯磨者：覆鉢羯磨、仰鉢羯磨、作學家羯磨、捨學家羯磨、治僧伽藍羯磨、監僧伽藍民羯磨、使沙彌羯磨、不禮拜羯磨、不共語羯磨、不供養羯磨，是名十不現前羯磨。
非羯磨者，若應四眾作羯磨，而減四眾，是不名作羯磨。若白衣作第四人、若沙彌、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先來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作第四人，是不名作羯磨。若應五眾作羯磨，而減五眾作，是不名作羯磨。若白衣作第五人、若沙彌、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先來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作第五人，是不名作羯磨。若應十眾作羯磨，而減十眾作羯磨，是不名作羯磨。若白衣作第十人、沙彌、非比丘外道、不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先來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作第十人，是不名作羯磨。若應二十眾作羯磨，而減二十眾作羯磨，是不名作羯磨。若白衣作第二十人，若沙彌、非比丘外道、不

見擯、不作擯、惡邪不除擯、不共住、種種不共住、自言犯重罪、先來白衣、污比丘尼、不能男、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惡心出佛身血，如是等作第二十人，是不名作羯磨。
善者，如毘尼中廣說善法。
出罪者，有五種如法出罪：不向不共住人、別住人、未受具足戒人出罪、出殘罪、出見罪，是名如法出罪。
白者，白眾是事故名白，有僧事初向僧說故名白。
白羯磨者，受具足戒、布薩說戒、自恣等，是名白羯磨。
白二羯磨者，若白已一唱說，如是白二羯磨，是名白二羯磨。
白四羯磨者，若白已三唱說，是三羯磨并白為四，是名白四羯磨。
佛言：「白羯磨，若離白作，是則可壞。白二羯磨，若離白作，是名可壞；若白不唱說、若唱說不白，亦可壞。白四羯磨，若離白作，是則可壞；若白不三唱說、若三唱說不白，亦可壞。白羯磨，若以白作，是不可壞。白二羯磨者，若先白已唱說，是不可壞。白四羯磨者，若先白已三唱說，是不可壞。如是等諸羯磨，皆應以是聞知，或有重說羯磨無罪，若減不名作羯磨。若和合眾僧中，若白未唱說若唱說，不白眾僧從坐起去，應語眾言：『諸長老！還和合，應更作白唱說，若具足是事作羯磨，墮不可壞中。』是名羯磨。」
苦切羯磨者，為鬪諍相言比丘，以白四作苦切羯磨，是名苦切羯磨。
依止羯磨者，為喜作罪比丘，以白四作依止羯磨，是名依止羯磨。
驅出羯磨者，為污他家比丘，以白四作驅出羯磨，是名驅出羯磨。
下意羯磨者，為罵白衣比丘，以白四作下意羯磨，是名下意羯磨。
不見擯羯磨者，為比丘作罪不如法見，以白四作不見擯羯磨，是名不見擯羯磨。
不作擯羯磨者，為比丘見罪不如法除，以白四作不作擯羯磨，是名不作擯羯磨。
惡邪見不除擯羯磨者，為貪著邪見不捨，比丘以白四作惡邪不除擯羯磨，是名惡邪不除擯羯磨。
別住羯磨者，若比丘十三事中得一一罪覆藏，隨覆藏日，以白四作別住羯磨，是名作別住羯磨。
摩那埵羯磨者，若比丘十三事中得一一罪不覆藏，僧以白四作六夜摩那埵羯磨，是名摩那埵羯磨。
本日治羯磨者，若比丘六夜行摩那埵中，更得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眾僧還以本日，以白四作本日治羯磨，是名本日治羯磨。
出罪羯磨者，若比丘得僧伽婆尸沙罪，行摩那埵竟，眾僧心悅，以白四作出罪羯磨，令出不善法，是名出罪羯磨。

問：「何故善法中別住？」答：「為摩那埵故。」問：「何故本日治？」答：「為折伏心故。」問：「何故摩那埵？」答：「為出罪故。」問：「何故出罪？」答：「為戒清淨故。」

問：「何故別住為摩那埵？」答：「是比丘行別住法，能令諸比丘心悅。諸比丘發心思惟，欲與摩那埵。」問：「何以故本日治為折伏心？」答：「若還從本日行是事令心折伏，諸比丘作是念：『是人結使厚重，以本日治令慚愧更不復作。』爾時諸比丘發心與摩那埵，是故名本日治，為折伏心故。」問：「何以故行摩那埵為出罪？」答：「是比丘行摩那埵法時能令諸比丘心悅。諸比丘作是念：『長老！一心好作善法，欲出是罪不欲違逆，我等當令是人得從罪出。』是故名摩那埵，為出罪故。」問：「何以故出罪為戒清淨？」答：「是比丘若得出罪，離諸罪得清淨戒，如比尼中說二人清淨：一人先不作罪，一人作罪已如法除滅，二俱清淨。是比丘以出罪羯磨故，還得清淨戒，是故名以出罪，為戒清淨故。」

覓罪相羯磨者，若比丘自言：「我犯是罪。」後還言：「我不作。」眾僧與是人覓實罪相羯磨，廣說如象首比丘覓實罪相羯磨。

阿跋提者，五種罪名阿跋提。何等五？謂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於此五種罪，比丘若作若覆障不遠離，是名阿跋提。

無阿跋提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五種罪不作不覆障遠離，淨身口業淨命。若狂人、病壞心人、散亂心人作罪，若無先作，是名無阿跋提罪。

輕阿跋提罪者，可懺悔即覺心悔，是名輕阿跋提罪。

重阿跋提罪者，若罪可以羯磨得出者，是名重阿跋提罪。

殘阿跋提罪者，五種罪中後四種罪可除滅，是名殘阿跋提罪。

無殘阿跋提罪者，五種罪中初種，是名無殘阿跋提。

惡罪者，謂波羅夷、僧伽婆尸沙，雖一切罪皆名惡，此是惡中之惡，故名惡罪。非惡罪者，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是非惡罪。

可治罪者，可出可除滅，是名可治罪。不可治罪者，不可出不可除滅，是名不可治罪。若犯罪者，若四、若五法中作是念，信是罪如法滅。若犯罪者，若四、若五法中不作是念，不信是罪不如法滅。

攝罪者，以一因緣故盡攝所犯，所謂惡律儀。攝無罪者，以一因緣故攝一切不犯，所謂行善律儀故。以一因緣故說一切罪，所謂惡律儀。以一因緣故說一切無罪，所謂善律儀。

語者，比丘應語：「長老！汝作某罪，是罪當發露，莫覆藏，當如法除滅。」是名為語。

憶念者，比丘應語：「長老！汝憶念某時某處作如是罪不？」是名憶念。
說事羯磨者，「汝長老！於此處不白我等不得餘處去。」是名說事羯磨。
薩耶羅羯磨者有五種，比丘語餘比丘言：「長老！聽我語，是事應此處作薩耶羅，餘事當彼間作薩耶羅，某事當隨處作薩耶羅。」是比丘說犯事示他過故，拔羈繫逸去如惡馬，是名薩耶羅羯磨。
誣謗者，誣謗事誣謗方便，是名誣謗事。
誣謗發者，發起誣謗，是名誣謗發。誣謗滅者，不作誣謗，是名誣謗滅。
應五種從他求聽：「長老！我說汝事、語汝，令汝憶念，出汝事、聽我。」是故名求聽。
與聽者應五種與聽：說來、語來、憶念來、出來、聽汝來，是名與聽。
用聽者，以是聽如法出他事，是名用聽。
遮波羅提木叉者，有十種如法遮波羅提木叉：說波羅提木叉時、若比丘犯波羅夷者、若欲出波羅夷事、若輕呵僧、欲出輕呵僧事、若捨戒、若欲出捨戒事、若比丘不隨順如法僧事、若見聞疑他破戒事、若見聞疑他有破正見事、若見聞疑他有破威儀事，以是事故遮，是名如法遮波羅提木叉。
遮自恣者，四種如法遮自恣：以有根破戒遮自恣、以有根破正見、破正命、破威儀遮自恣，是名四種如法遮自恣。
內宿者，若以羯磨結淨地已，僧坊內宿飲食，大比丘不應食，故名內宿。
內熟者，以羯磨結淨地已，僧坊內煮飲食，大比丘不應食，故名內熟。
自熟者，若大比丘自作飲食不應食，如佛在毘耶離，儉時諸檀越欲與僧作飲食，作如是念：「若我自舍作飲食，多諸知識親里來，皆應與分。若佛聽僧坊內作者我當作。」佛即聽近僧坊外作。是火起烟塵，多人來索。若與則不供，若不與恐來傷害。往白佛，佛言：「聽汝僧坊內作。」僧坊內作時，諸沙彌守園人，先自食飽滿，餘殘與僧，僧食不足故皆疲極羸瘦。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飢餓時，若結淨地、若未結，聽大比丘自作自食。從今日若非飢餓時，結淨地已二事不應用，謂內宿、內熟，不應食。若結淨地、若不結，大比丘自作飲食，不應食。若食者犯突吉羅。」是故說名自熟。
惡捉者，若持淨戒比丘，故自取食，大比丘不得食，是名惡捉。

不受者，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人不授與，大比丘不應食，是名不受。
惡捉受者，若大比丘先自取，然後從淨人受，大比丘不應食，是故名惡捉受。
初日受者，如佛在毘耶離，飢餓時飲食難得，語諸比丘：「從今日如是飢餓時，聽汝若食竟不受殘食法初日受食，聽汝食。」初日受食者，若比丘早起，從他受飲食，未食留置食後，是名初日受食。
從是出者，如佛在毘耶離，語諸比丘：「從今日如是飢餓時，從是出食聽汝食。從今聽諸比丘，食竟若不受殘食法，從是出食應食。」從是出者，諸比丘所從檀越家食已，從是家中持食出，是名從是出。
食木果者，如雞尼耶結髮梵志，多持木果來詣佛所與佛。佛語雞尼耶：「與眾僧作分。」是人即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作是言：「我等食已竟。」佛言：「從今日如是飢餓時，食已雖不受殘食法，聽汝食木果。」木果者，胡桃、栗、捺婆陀摩，如是等木果，是名木果。
池物者，舍利弗熱血病發，諸藥師教食池物。舍利弗言：「佛未聽我等食池物。」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食池物。」目連以神通力，曼陀耆尼池中，多持大藕根來，大如人髀，香美第一，如淨白蜜，若折乳汁流出，持與舍利弗。舍利弗問：「何處得來？」答言：「曼陀耆尼池中得來。」舍利弗言：「是非人處誰授汝耶？」答：「非人授我。」舍利弗言：「佛未聽我等從非人受食。」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從非人受食食。」如是藕等池物，多煮多食多殘，以是餘與諸比丘。諸比丘不食，作是言：「我等食竟不受殘食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飢餓時，雖不受殘食法，聽食池物。」池物者：藕根、藕子、菱芡根、雞頭子等，是名池物。
受者，受迦絺那衣處得七種利：隨意畜長衣、常不失三衣、數數食、別眾食、過中不白善比丘入聚落、若檀越請食食前食後隨意至餘處、有住處無住處得迦絺那衣施物，應屬安居比丘，餘比丘不應分，是故名受。與上相違，是名不受。
捨者，有八事捨迦絺那衣：一者衣足時；二者衣成時；三者去時；四者聞時；五者失時；六者發心；七者出界；八者捨時，是名為捨。不捨者，與上相違，是名不捨。
可分物者，若物諸比丘現前應分。何等是？除死比丘重物，餘輕物，是名可分物。不可分物者，若物諸比丘現前不應分。何等是？除死比丘衣物，餘重物是。

五事不分不可取，若眾僧、若三人、若二人、若一人不應分。何等五？僧伽藍地、房舍地、僧伽藍房舍、床、臥具，是名不可分。輕物者，可分物，是故名輕物。重物者，不可分物，是故名重物。
屬物者，若在聚落、若空處屬他、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是名屬物。不屬物者，若物在聚落空地、不屬他若男、若女、若黃門、若二根，是名不屬物。
手受物者，若物從他受用。何等是？一切入口物，除水及齒木，是名手受物。非手受物者，若物不從他受中用。何等是？一切所用衣鉢等，不入口物及水齒木，是名不手受物。
人物者，佛聽僧坊使人、佛圖使人，是人屬佛圖、屬眾僧，是名人物。非人物者，佛聽象馬、駱駝、牛羊、驢騾，屬佛圖、屬僧，是名非人物。
因緣衣者，若般遮于瑟等諸大會中得，是名因緣衣。
死衣者，若五眾死，五眾所應分物，是名死衣。
糞掃衣者，五種糞掃衣不應畜：一、火燒；二、牛嚼；三、鼠嚙；四、初嫁女不淨衣；五、產衣，是五種不應畜。四種糞掃衣應畜：一、塚間衣；二、往還衣；三、無主衣；四、弊納衣，是四種應畜，是名糞掃衣。
灌鼻者，佛聽眼病比丘畜灌鼻筒，如畢陵伽婆蹉等，是名灌鼻。
刀治者，若病餘藥所不能治，佛聽猥處以刀治。若病餘藥能治，而以刀治，得偷蘭遮罪。是名刀治。
活帝治者，佛言：「若比丘病，餘藥不能治，聽活帝。」若餘藥能治，而以活帝治，得偷蘭遮罪。是名活帝治。
剃毛者，除鬚髮，身上餘毛不應剃，若剃得突吉羅，是名剃毛。
剃髮者，不得移處剃，應一處剃，是名剃髮。
故用者，如比丘五種子，五種淨應用，八種漿以水淨，十種衣三種壞色，是名故用。
果蓏者，毘耶離諸比丘多有果蓏，諸比丘各自恣噉，佛言：「作分分與。」是中一比丘、取二三人分，有噉不能盡者、不得者，是時鬪諍。佛言：「從今日諸果蓏不應分。若有淨人受取，以五種比丘淨法，以火、刀、爪、鸚鵡，若不生子淨應噉。」
人用物者，人間若金銀、琉璃、頗梨、床榻、器物，比丘不應坐不應用，是名人用物。
非人用物者，天上金銀、琉璃、頗梨地、床榻、器物，比丘應行應坐應用，是名非人用物。
五百人集比尼者，佛初滅度後，五百比丘和合一處，集一切修多羅、一切比尼、一切阿毘曇，是名五百人集比尼。

七百人集比尼者，佛滅度後百一十歲，毘耶離十事出，非法非比尼非佛教，是十事不入修多羅、比尼中，與法相違、威儀相違。是十事，七百比丘和合一處滅，是名七百人集比尼。
比尼攝者，二部波羅提木叉，并義解比尼，增一餘殘雜說，若共、若不共，是名攝比尼。
黑印者，四黑印，如經中說。四大印亦如經中說。問：「佛何以故說是四黑印？」答：「欲說真實佛法相故，來世比丘當了了知是佛說是非佛說，是故說黑印。」「何以故說四大印？」「為成就大事不令諸比丘錯謬，故說大印。」
合藥者，諸根藥、莖藥、葉藥、華藥、果藥，是藥草各各差別和合，是名合藥。
和合藥者，即日受時藥、受時分藥、受七日藥、受盡形藥，共合一處，時應服，過時不得服。即日受時分藥、受七日藥、盡形藥，共和合一處，時分應服，過時分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受盡形藥，共和合一處，七日應服，過七日不應服。若盡形藥，隨意應服。即日受時藥，昨日受時分藥、七日藥、盡形藥，共和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時分藥，昨日受七日藥、盡形壽藥，共和合一處，不應服。即日受七日藥，昨日受盡形藥，共和合一處，不應服，是名和合法。問：「時分、七日、盡形壽，得宿受不？」答：「不得。」「惡捉不受，得受不？」答：「不得。」「手受口受，無病得服不？」答：「不得。」「手受口受，病得服不？」答：「得。」
僧坊淨法者，若五寶、若似五寶，在僧坊內，比丘取時應作是念：「此誰物當還？」是名僧坊淨法。
林淨法者，林名眾多樹一處，是中應隨上座取，是名林淨法。
房舍淨法者，僧坊中多有別房舍，是中應隨上座取次第應住，是中隨檀越分處供養應受，是名房舍淨法。
時淨法者，飢餓時、老病時、因緣時，佛有所聽，是名時淨法。
方淨法者，如比丘閻浮提住至俱耶尼，用閻浮提時俱耶尼食，三方亦如是，是名方淨法。
國土淨法者，得神通諸比丘，至惡賤國土乞食，是比丘先從惡賤人受食噉，此人心悔：「我等墮不淨數。」便不復乞。是人持食於比丘前棄地而去，諸比丘不知云何。佛言：「從今日至惡穢國土，棄食著地得自取食，隨國土法故。如邊地持律，第五得受具足戒；阿葉波伽阿槃提國土，聽著一重革屣、常洗浴、皮褥覆；如寒雪國土中，聽畜俗人韝具。」是名國土淨法。
衣淨者，佛聽著十種衣。何等十？白麻衣、赤麻衣、芻摩衣、憍施耶衣、翅夷羅衣、欽跋羅、衣劫貝衣、鉢兜路衣、頭頭羅衣、俱遮羅衣，是名衣淨法。(具足戒竟)

自恣法者，安居比丘應一處和合，眾僧應三種自恣：若見、若聞、若疑。問：「何以故佛聽自恣？」答：「以攝眾僧故、好惡相教化故。爾時出過罪如法得清淨，是名自恣法。」

與自恣者，病比丘不能來，應與自恣。若不病比丘自恣時不來，得突吉羅。若是比丘，畏失命、若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得止，應與自恣，是名與自恣。

受自恣法者，若比丘從他比丘受自恣，界內應受。若畏失命、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爾時應出界去。是名受自恣法。

說自恣法者，比丘從他受自恣，到僧中應說，若不說得突吉羅。若受自恣人睡眠、若入定、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說無罪。是名說自恣法。

布薩法者，半月半月諸比丘和合一處，自籌量身：「晝作何罪？夜作何罪？從前說戒以來，將不作罪耶？」若有罪，當向同心淨戒比丘如法懺悔。若不得同心淨戒比丘，當生心：「我後得同心淨戒比丘，當如法懺悔。」問：「何以故佛聽作布薩？」答：「令諸比丘安住善法中捨離不善，離不善法得清淨故。」是名布薩法。

與清淨法者，布薩時病比丘不能來，應與清淨。若能來而不來，得突吉羅。若是比丘畏失命、若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得已與清淨，是名與清淨法。

受清淨法者，若比丘從他比丘受清淨，界內應受。若是比丘畏失命、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爾時應出界去。是名受清淨法。

說清淨者，比丘受他清淨，到僧中說者善，若不說，得突吉羅。若受清淨人、若睡眠、若入定、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說無罪。是名說清淨法。

欲法者，欲名發心，如法僧事中隨僧法與欲，是名欲法。

與欲法者，若比丘病不能來，應與欲。若不病能來而不來，得突吉羅。若比丘畏失命、畏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得止故與欲。得來而不來，得突吉羅。與欲者應言：「比丘與欲來。」若言：「與。」是名得欲。若身業與，是名得欲。若口業與，是名得欲。若身口業不與，不名得欲，應將是比丘來僧中。若不來，應一切僧就是比丘，諸比丘不應別作羯磨。若別作羯磨，諸比丘得罪。是名與欲法受。

欲法者，若比丘從他比丘受欲，界內應受。若是比丘畏失命、畏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應出界去。是名受欲法。

說欲法者，受欲比丘到僧中，應說彼比丘欲。若說者善，若不說得突吉羅。若是比丘若睡眠、若入定、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說無罪。是名說欲法。

清淨法者，比丘語他：「我清淨無罪。」是名清淨法。

與清淨法者，若比丘病不能來，應與清淨。若無病能來而不來，得突吉羅。若比丘畏失命、畏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得止故，應與清淨。
與清淨法者，語比丘言：「與清淨來。」若言：「與。」是名得清淨。若身業與，亦名得清淨。若口業與，是名得清淨。若不以身口業與，不名得清淨，應將是比丘來僧中。若不來，一切僧應就是比丘，諸比丘不應別作布薩。若別作，諸比丘得罪。是名與清淨法。
欲清淨法者，若布薩時僧欲作種種羯磨，爾時應俱與欲清淨，是名欲清淨法。
與欲清淨法者，若比丘病不能來，應與欲清淨。若不病能來，應到眾僧布薩羯磨處。若無病能來而不來，得突吉羅。若是比丘畏失命、畏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得出故，應與欲清淨。比丘應語他比丘：「與欲清淨來。」若言：「與。」是名得欲清淨。若身業與，亦名得欲清淨。若口業與，是名得欲清淨。若不以身口業與，不名得欲清淨，應將是比丘到僧中。若不能來，一切僧應就是比丘，諸比丘不應別作布薩羯磨。若別作，諸比丘得罪。是名與欲清淨法。
受欲清淨法者，比丘欲受他欲清淨，應界內受。若畏失命、畏破戒、若八難中一一難起，應出界去。是名受欲清淨法。
說欲清淨法者，受他欲清淨者，應到僧中說彼比丘欲清淨。若說者善，若不說得突吉羅。是比丘若睡眠、若入定、若八難中一一難起，不說無罪。是名說欲清淨法。
起塔法者，給孤獨居士深心信佛，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世尊遊行諸國土時，我不見世尊故甚渴仰，願賜一物我當供養。」佛與爪髮言：「居士！汝當供養是爪髮。」居士即時白佛言：「願世尊！聽我起髮塔爪塔。」佛言：「聽起髮塔爪塔。」是名起塔法。
塔地者，屬塔地者，園田、穀田，於中初起塔，是名塔地。
龕塔法者，佛聽作龕塔、柱塔，佛廣聽一切作塔，是名塔法。
塔物無盡者，毘耶離諸估客，用塔物翻轉得利供養塔，是人求利故欲到遠處，持此物與比丘言：「長老！是塔物，汝當出息令得利供養塔。」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出塔物得利供養塔。」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僧坊淨人、若優婆塞出息塔物得供養塔。」是名塔物。
無盡供養塔法者，所應供養塔，若白色、赤色、青色、黃色諸色等，聽供養塔及諸嚴飾具，是名供養塔法。
莊嚴塔法者，所應莊嚴塔，若金剛座、高堂、高樓、重閣，懸諸寶鈴、光相、瓔珞、繒幡、華蓋、金銀、真珠、車璩、馬瑙、琉璃、

頗梨等種種寶物，如是等妙莊嚴具，是應供養塔，是名莊嚴塔法。
花香瓔珞法者，所應供養塔，花香、末香、塗香、花瓔珞、寶瓔珞，羅列然燈作眾伎樂，香塗牆壁分布香奩，應布花香香油灑地，是名花香瓔珞法。
堅法者，比丘隨所住房，是中隨檀越分處應受供養，是名堅法。
堅堅法者，若檀越與比丘飲食并衣被，以是因緣故，捨離二事：數數食、別眾食，是名堅堅法。
粥法者，佛聽食八種粥：酥粥、油粥、胡麻粥、乳粥、小豆粥、摩沙豆粥、麻子粥、清粥，啜時不作聲，是名粥法。
噉法者，佛聽九種噉：根噉、莖噉、葉噉、磨噉、果噉、胡麻噉、石蜜噉、白蜜噉，噉時勿令大作聲，是名噉法。
含消法者，佛聽四種含消：酥、油、蜜、石蜜。比丘含是四含消時，應作是念：「我以治病因緣故含，不為美味。」是名含消法。
食法者，佛聽食五種食：飯、麨、糒、魚、肉。比丘食是食，應生厭心，為存身命故，念莫墮數數食、別眾食。又作是念：「受殘食想。」是名食法。
鉢法者，佛聽畜二種鉢：瓦鉢、鐵鉢。八種鉢不應畜：金鉢、銀鉢、琉璃鉢、摩尼鉢、銅鉢、白鑞鉢、木鉢、石鉢，是名鉢法。
衣法者，七種衣不須作淨得自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雨浴衣、覆瘡衣、尼師壇，及餘如法所用衣物，是名衣法。
尼師壇法者，佛聽畜尼師壇，為愛護臥具故，無尼師壇不應坐僧臥具上，是名尼師壇法。
針法者，佛聽畜二種鍼：銅鍼、鐵鍼，糠米鼻、小豆鼻、圓鼻，是名鍼法。
鍼筒法者，佛聽畜鍼筒，為愛護針、不令數失更求覓妨行道故，是名針筒法。
水瓶法者，佛聽畜水瓶，好淨潔畜，是名水瓶法。
常用水瓶法者，亦應淨潔畜水瓶水，蓋亦如是，是名常用水瓶法。
和上法者，諸比丘無和上則作諸弊惡，若病無人瞻視，是故佛聽有和上，和上當教化瞻視為汝說法。佛雖聽作和上，諸比丘不欲作和上，佛教令作和上，是名和上法。
共行弟子法者，所欲出行應白和上，行時應隨和上後供給所須，常隨逐不遠離，如法事中莫違逆意，一切所作皆應白和上，除大小便、嚼齒木、禮佛法僧，是名共行弟子法。
阿闍梨法者，諸比丘無阿闍梨，作諸弊惡，若病無人瞻視，是故佛聽有阿闍梨，阿闍梨常教化瞻視為汝說法。佛雖聽作阿闍梨，諸比丘不欲作阿闍梨，佛教令作阿闍梨，是名阿闍梨法。

近行弟子法者，所欲出行應白阿闍梨，行時應隨阿闍梨後供給所須，當隨逐不遠離，如法事中莫違逆意，一切所作皆應白阿闍梨，除大小便、嚼齒木、禮佛法僧，是名近行弟子法。
和上阿闍梨共行近行弟子法者，和上阿闍梨，於共行近行弟子，應生兒子想。共行近行弟子，於和上阿闍梨，應生父想。汝等能如是者，於我法中增長善法，是名和上阿闍梨共行近行弟子法。
沙彌法者，佛聽沙彌極小乃至七歲能驅食上烏者，是名沙彌法。
依止法者，有一客比丘未滿五歲，日暮來入僧坊求依止，久而不得，迷悶躃地垂死。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莫即日急求依止，聽一宿息已當求依止。」爾時諸比丘，不問好惡趣得依止，不能增長善法，佛言：「莫趣得依止，當觀是比丘能教化弟子令善不？如是觀察，具足功德者當求依止。若無具足功德者，當更求依止。」是名依止法。
與依止法者，比丘若滿十歲，應與他依止法。滿十歲鈍根不了，不應與他依止，是名與依止法。
受依止者，比丘應從座處起，偏袒著衣、脫革屣、胡跪曲身，兩手捉上座兩足，應三說求依止。是名受依止法。
捨依止法者，有五因緣捨依止：一、師波那禰；二、自捨住處去；三、反戒；四、捨此部到異部中；五、見本和上。是名捨依止法。
地法者，隨應何地欲起塔僧坊，先應看是地中作，不妨行來處，樹林具足、水具足，晝夜靜寂，少蚊虻、少風、少熱、少諸毒蝎，如是觀察地起塔、僧坊。若不觀察是地，起塔僧坊者，治塔僧坊比丘得突吉羅。是名地法。
僧坊法者，佛聽諸僧坊中、溫室、講堂、樓閣、一重舍、尖頭舍、揵那舍，佛聽是諸坊舍眾僧畜，亦聽一人畜，是名僧坊法。
臥具法者，佛所聽諸比丘臥具，麁陛繩床、細陛繩床、氈褥、臥具、種種覆處。佛聽眾僧畜，亦聽一人畜，是名臥具法。
治塔僧坊法者，阿羅毘國諸塔僧坊毀壞，佛知已故問阿難：「是諸塔僧坊，何以故毀壞？」阿難言：「諸六群比丘欲治故，餘比丘畏不敢治。」佛言：「此六群比丘所欲治塔僧坊，眾僧應羯磨與餘人治。」受羯磨比丘少多造手，或著一土墼，或以一束草或塞一孔，或塗地泥壁，或以牛糞塗地塗壁，如是少多作已言：「我更不欲作。」佛言：「如是人不應與作羯磨，若是比丘能大作功德修治者，應與治塔僧坊羯磨。」是名治塔僧坊法。
治塔僧坊人法者，若比丘欲新起塔、僧坊、新作臥具，佛言：「以是事故，僧應令十二歲悉捨餘事，當隨事大小，或十一歲、十歲、九歲、八歲、七歲、六歲、五歲、四歲、三、二、一歲，應捨餘事，但令壘壁搆架材木泥覆污飾。」是名治塔僧坊人法。

恭敬法者，隨上座次第，禮拜迎來送去，合掌曲身上座邊立，是名恭敬法。
澡豆法者，佛聽用小豆、大豆、摩沙豆、豍豆、胡豆屑、一梨梨頻陀等乾草屑，莫雜香作。除病人，餘不聽用。若不索，檀越自與，隨意得用。是名澡豆法。
漿法者，佛聽八種漿等，比丘應飲：昭梨漿、莫梨漿、拘羅漿、舍梨漿、舍多漿、蒲桃漿、頗樓沙漿、梨漿，是八種漿等。以水作淨應飲，是名漿法。
藥法者，根藥、莖藥、葉藥、花藥、果藥，佛聽是藥草，亦聽眾僧畜，亦聽一人畜，是名藥法。
蘇毘羅漿法者，佛聽飲蘇毘羅漿，為冷病比丘故，如為舍利弗故聽飲，是名蘇毘羅漿法。
皮韋法者，若諸皮韋，比丘不應畜著不應坐，除富羅、除革屣、除富羅帶、革屣帶、除摩棧皮、鹿皮，及除革屣綱紐，是名皮韋法。
革屣法者，佛聽二種革屣：一重革屣、破慢淨革屣。若雜色莊嚴革屣不應畜，是名革屣法。
支足法者，佛聽二種支足物：一者廁隥、二者支床脚物。八種支足物不聽用，是名支足法。
机法者，若動搖、若有聲、若莊嚴，如是机不應畜，是名机法。
杖法者，佛聽杖[矛*(替-曰+貝)]，若鐵、若銅，為堅牢故，上作樓環。又杖法者，佛在寒園林中住，多諸腹行毒蟲嚙諸比丘，佛言：「應作有聲杖驅遣毒蟲。」是名杖法。
杖囊法者，佛聽以絡囊盛杖，為愛護故，莫令破失更求覓妨行道故，是名杖囊法。
噉蒜法者，佛聽冷病比丘噉蒜，以藥和噉，如舍利弗等隨噉蒜法應行，是名噉蒜法。
剃刀法者，佛聽眾僧畜剃刀，一人亦畜，為剃鬚髮故，是名剃刀法。
剃刀鞘法者，佛聽諸比丘畜剃刀鞘，為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故。
戶鉤法者，佛聽畜戶鉤，為守護房舍，守護房舍故則守護自身，守護自身故則守護臥具，若鎖若戶橝鐳鑰等亦如是，是名戶鉤法。
乘法者，佛聽眼病諸比丘乘乘，如畢陵伽婆蹉，是名乘法。
蓋法者，不應捉蓋入白衣舍，除施蓋持入，是名蓋法。
扇法者，佛聽眾僧畜扇，一人亦畜，是名扇法。
拂法者，佛聽眾僧畜拂，一人亦畜，是名拂法。
鏡法者，比丘不應鏡中觀面，不應鉢中水中自看面，除面上有瘡，是名鏡法。

治眼法者，有五種治眼物：黑物、青白物屑、草屑、華屑、菓汁，佛言：「莫為端嚴故治眼。」為治眼病故，是名治眼法。
治眼籌法者，佛聽治眼籌法，以鐵作、銅作，貝、象牙、角、木、瓦作，是名治眼籌法。
盛眼藥籌物法者，是物應好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是名盛眼藥籌物法。
華香瓔珞法者，比丘自不得著，亦不應教他人著。若不乞而得，應隨意受已持供養佛塔及阿羅漢塔，是名花香瓔珞法。
歌舞伎樂法者，歌舞伎樂，比丘自不應往觀，亦不應教他往觀，是事一切不聽，是名歌舞伎樂法。
臥法者，無病比丘晝日不應臥，夜若然燭不應臥。若喜鼾眠，應起經行。若不能起，應屏處去，莫以是因緣惱亂餘人。是名臥法。
坐法者，比丘晝日若坐、若經行，以遮惱蓋法。晝日若坐、若經行，遮惱蓋已，初夜若坐、若經行，亦以遮惱蓋法。初夜若坐、若經行，遮惱蓋已至中夜，息故入房舍，四牒敷欝多羅僧、僧伽梨枕頭下，右脇著床累足，明相現前憶念起想。後夜早起，若坐、若經行，遮惱蓋法，是名坐法。
禪杖法者，佛聽法杖及安法杖處，為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是名禪杖法。
禪帶法者，佛聽腰病比丘畜禪帶，如為舍利弗故聽畜，是名禪帶法。
帶法者，佛聽三種帶：繩織帶、編帶、毳繩帶，是名帶法。
衣鞕帶法者，佛聽畜衣鞕帶，為攝衣令不墮落，應好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故，是名衣鞕帶法。
抄繫衣法者，除上高作，餘時不應抄繫，是名抄繫衣法。
挑擲法者，佛聽挑擲作聲，為怨賊故，莫令著，餘時不得作，是名挑擲法。
地法者，佛聽受地，為僧伽藍故，聽僧起坊舍故。
林者，林名眾樹。
事者，名鬪亂、相言、讒謗、出罪過咎，共相憎、共相別離。如是於自身惡，亦令他惡，亦二惡故，不應作如是等種種衰惱事，一切不應作。
破僧有二種：破羯磨、破輪。破羯磨者，若諸比丘一界內別作布薩羯磨，是名破羯磨。破輪者，輪名八種聖道分，令人捨八聖道入邪道中，是名破輪，是名二種破僧。如是應看和上阿闍梨，看上座、中座、下座，如上所說法應學，如上所說法中亦應善知。(法部竟)
行法之初

行法者，擯比丘云何行？諸比丘應教擯比丘捨是惡事，擯比丘不應與他受具足戒、不應與他依止、不應畜沙彌，眾僧不應羯磨是人令教化比丘尼、若僧羯磨作教化比丘尼是人不應受，不應重犯所擯罪、又不應作相似罪、過本罪亦不應作，不應呵羯磨、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受不擯比丘禮拜、亦不應受起迎、不應受合掌曲身恭敬，不應受衣鉢供養、不應受所敷臥具坐具供養、不應受洗足水供養、不應受拭足供養、不應受承足机、不應受按摩手足，不應出不擯比丘過罪、不應言不擯比丘、不應共事。常行自折伏心、隨順諸比丘，應禮拜迎送種種供養。若不如是法行，盡形不得解擯。是名擯比丘行法。

種種不共住行法。云何種種不共住？有二種：一、自作不共住；二、眾僧羯磨作不共住。種種不共住比丘，不應與他受具足戒、不應與他依止、不應畜沙彌，眾僧不應羯磨令教化比丘尼、若僧羯磨作教化比丘尼不應受，不應起本所作種種不共住罪、亦不應犯相似罪、亦不應作過本罪，不應呵羯磨、亦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受不別住比丘禮拜、不應受起迎合掌曲身種種供養，不應受衣鉢供養、不應受所敷坐具臥具供養、不應受洗足水承足机按摩手足等供養，不應出不別住比丘過罪、不應言不別住比丘、不應共事，僧不應羯磨作敷臥具人、若僧羯磨作不應受，僧羯磨作使沙彌人不應受、僧若羯磨不應作，僧若羯磨作使守園人不應受、僧若羯磨不應作，若僧羯磨作處分受請人不應受、若僧羯磨不應作，一切羯磨作典知眾事人不應受、若僧羯磨不應作。應折伏心行，莫犯諸比丘。若犯諸比丘，更增種種不共住。諸比丘應語是比丘言：「長老！當折伏惡心，下意除去瞋恨破憍慢。莫令眾僧合種種不共住罪驅汝去，處處皆不容汝，汝應在此眾僧中懺悔此罪，汝此罪此僧能解，餘處僧不得解。」若是人聞是語，心不折伏，當驅遣，如惡馬拔羈繫逸去。是名種種不共住比丘行法。

鬪賴吒比丘行法云何？有二十二法，當知是利根多聞？何等二十二？善知事起根本；善分別事相；善知事差別；善知事本末；善知事輕重；善知除滅事；善知滅事更不起；善知作事人有事人；有教勅力，能使人受力；有方便軟語力，亦能使人受；有自折伏力，亦能使人受；知慚愧、心不憍慢、無憍慢語，身口意業無所偏著；不隨愛行、不隨恚行、不隨怖行、不隨癡行。成就是二十二法能遏諍事，不依二伴黨求法求財，是名鬪賴吒比丘行法。

實覓罪相行者，若比丘自言：「我有是罪。」後還言無。是比丘以白四羯磨，與實覓罪相廣作羯磨，如象首比丘。若比丘得是實覓罪相羯磨，是比丘亦不應與他受具足戒、不應與他依止、不應畜沙彌，眾僧不應羯磨令教化比丘尼、若僧羯磨作教化比丘尼不應受，

不應起本所作罪、亦不應犯相似罪、亦不應作過本罪，不應呵羯磨、亦不應呵作羯磨人、不應受淨戒比丘禮拜、不應受起迎合掌曲身種種供養，不應受衣鉢供養、不應受所敷坐具臥具供養，不應受洗足水、承足机、按摩腰背手足等供養，不應出淨戒比丘過罪、不應言淨戒比丘。常行自折伏心，隨順諸比丘，應禮拜迎送種種供養。若不如是法行，盡形不得解是羯磨。是名實覓罪相比丘行法。波羅夷與學沙彌行法者，若比丘作婬欲已，乃至彈指頃，不生覆藏心。眾僧以白四羯磨，還與是比丘學法，廣說如與難提，是名與學沙彌。大比丘戒一切應持，應在大比丘下行坐，應授大比丘飲食，自應從未受具戒人受飲食，得與大比丘同室再宿，自不得與未受大戒人過再宿。是與學沙彌，得作二羯磨：布薩羯磨、自恣羯磨。是與學沙彌，不得與眾僧足數作布薩及諸羯磨，是名波羅夷與學沙彌行法。

十誦律卷第五十六

十誦律卷第五十七(第十誦之二)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比尼誦行法之餘

僧上座法者，上座法若僧唱時、若打揵椎時，應疾到坐。坐已看上中下座，莫令失次，教令相近坐。應示相，若不覺，應彈指向。若彈指不覺，應語比坐，應徐徐軟語。若飲食時，上座應教一切等與，應待唱僧跋。一切眾僧應隨順上座，是名僧上座法。

僧坊上座法者，若僧坊破壞，是上座應自治、若使人治。若不見比丘，應推覓。若有病比丘，應看視問訊。若無看病人，應與看病人。若僧差看病人，是人不肯，應次第看。若是僧坊中僧應得利施，上座應一心勤作方便令不失。若得是利施物，應置隨所堪能比丘令分處。若僧坊中有所作事，上座應先自手作。是名僧坊上座法。

別房上座法者，是別房若毀壞，上座應自治、若使人治。若不見房中比丘，應推覓。若有病比丘。應看視問訊。若無看病人，應與看病人。若看病人不肯，別房中應次第看。若是別房中僧應得利施，上座應一心勤作方便令不失。若得是利施物，應置隨所堪能比丘令分處。若別房中有所作事，上座應先自手作。是名別房上座法。

阿藍者，僧伽藍。僧伽藍中種種制限，是制限若隨法，不自惱亦不惱他，是應受。若知制限失利，為自惱亦惱他，不應受，應餘處去。若是比丘，自知有同見勢力能如法滅是惡制，當白眾僧滅。是名阿藍法。

林法者，林名叢樹。是林枝葉相接，面拘盧舍內，隨意不失衣，是名林法。

阿藍者，僧伽藍。僧伽藍中多諸別房，別房中有種種制限，是制限若隨法，不為自惡亦不為他惡，是應受。若知是制限失利，為自惡亦他惡，不應受，應餘處去。若是比丘，自知有同見勢力，能如法滅是惡制，當白眾滅。是名別房法。

房舍法者，若比丘隨所住房舍，應掃灑泥塗曬治臥具。若有垢應浣。若欲出行，應還僧臥具閉戶下鑰。是名房舍法。

臥具法者，若比丘著僧臥具，得出僧坊門外四十九尋，不得過。若過，至地了時，得突吉羅。

戶法者，戶名出入處，若打戶時不應大打，若開戶時不得大排，若閉戶時當徐徐。入出戶時亦應安徐一心，莫令衣摩戶兩邊。是名戶法。

向法者，應施橝，去時當閉，為守護僧房亦守護自身故，是名向法。
空僧坊法者，比丘若入空僧坊，應掃灑令淨，是中若有器物，應洗者當淨洗著覆處。若有淨人，當令却僧坊中草。若無淨人，比丘如法應作者當作。不應空僧房中直出入。是名空僧房法。
鉢法者，比丘應看鉢如自眼，不應置地、不應置石上、不應置高處、不應置屋霤處、不應置牆頭、不應置大小便處及洗大小便處、不應持入浴室、不應以雜沙牛屎洗，若未乾不應舉，亦不得令太乾。不應故破、不得輕用，應好賞護，勿令破失，以更求因緣故妨行道。是名鉢法。
衣法者，當賞護衣如自皮，若著僧伽梨，不得捉持瓦石泥土草木等，不應以青黃等色塗染。若著僧伽梨，不應掃灑塗地、不應以足躡、不應敷坐、不應敷臥、不應襯身著僧伽梨，隨僧伽梨法應用。欝多羅僧，隨欝多羅僧法應用。安陀會，隨安陀會法應用。是三衣應用淨染壞色畜，五種純色不應著，餘異色點及納衣。若比丘貧少衣，不能得割截衣，應衣上安葉，若五、若七、若九、若十一、若十三、若十五、若過十五；若能得，應割截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是名衣法。
尼師壇法者，比丘不應受單尼師壇，先受尼師壇不應離。若捨，得突吉羅。是名尼師壇法。
鍼法者，如上說。
鍼筒法者，佛聽畜鍼筒，為安鍼故。比丘當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故。破戒無慚愧沙彌不應令舉。是名鍼筒法。
淨水瓶法、常用水瓶法，亦如上說。
粥法者，有五利益故聽啜粥：除飢、除渴、下氣、除臍下冷、消熟藏中生者，是名粥法。
食法者，比丘食五食時應觀，是食難求得、難成辦；當觀入口在生藏熟藏；若出時由是食因緣故，起種種煩惱罪業受苦果報。是名食法。
食處法者，比丘若到食處，應默然一心淨持威儀，能起他淨心，當徐入徐坐，是名食處法。
與食法者，比丘未受食，不應與他。先受已，後當與他。阿誰應與？若父、若母、若與閉繫人、若與急須食人、若妊娠女人來，應正觀當少多與；畜生應與一口。是名與食法。
乞食法者，比丘應一心從檀越受食，莫散亂心，勿觀好惡，應生不淨想，是名乞食法。
乞食人法者，如雜部中廣說。

乞食持來法者，當一心持食，莫令散失，勿觀好惡。應觀時節早晚持食來。是名乞食持來法。
阿蘭若法者，阿蘭若比丘應常一心先問訊人，喜心和視共語，捨離顰蹙，讚言善來，應畜火及火爐，少多辦食及食器，常畜水及水器，洗足水器常令有水，淨澡罐廁澡罐中亦應令有水。應善知道徑，善知日數、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讀誦星宿經，善知修妬路、比尼、阿毘曇。若善知初禪、二、三、四禪，應善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若不能得修學，當問知當讀誦，不應畜日愛珠、月愛珠，應畜法杖。所畜物皆隨順道，如《俱尼舍經》廣說。是名阿蘭若法。
阿蘭若上座法者，若諸比丘出界，阿蘭若上座應善教化下座比丘，應為說阿蘭若法示教利喜，諸下座比丘應隨上座教行。若諸居士至阿蘭若處，應為說甚深法，應示正道邪道，應說知見。若諸居士去者善，若不去，少多與食，應作是言：「我唯有是食。」是名阿蘭若上座法。
近聚落住法者，近聚落住比丘，應常一心先問訊人，喜心和視共語，捨離顰蹙，讚言善來。應畜火及火爐，少多辦食及食器，常畜水及水器，洗足水器常令有水，淨澡罐廁澡罐中亦應令有水。應善知道徑，善知日數、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讀誦星宿經，善知誦修妬路、毘尼、阿毘曇，善知初禪、二、三、四禪，應善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若不能得修學，當問知當讀誦。不應畜日愛珠、月愛珠，所畜物皆隨順道，如《俱尼舍經》廣說。是名近聚落住法。
近聚落住上座法者，若近聚落住上座比丘，諸比丘出界，上座應教化下座比丘，為說近聚落住法示教利憙，諸下座比丘應隨上座教行。若諸居士來，應為說甚深法，示正道邪道，應說知見，教布施、持戒、忍辱、行善、受持八戒。是名近聚落住上座法。
洗足瓮法者，比丘見洗足瓮空，應自著水、若使人著，是名洗足瓮法。
洗足上座法者，若下座已洗足，上座不應驅遣，若驅得突吉羅。是名洗足上座法。
客法者，若客比丘初到僧房中，偏袒著衣，若泥洹僧高，應下著；若衣囊在右肩上，應轉著左肩上；若杖油囊革屣針筒在右手中，應移著左手中。若有大小便，應先在外却已入僧房。若得水洗足已入；若不得水，以草木樹葉拭足已入。若門閉，應求開門，若開應入；若不開，僧房外有牆塹刺棘，應在現處立，一心淨持威儀，能起他善心。若見舊比丘應問：「此僧房中有若干歲比丘房舍不？」若言：「有。」即語開門。開門已入復問：「是房舍中為有人、為

空耶？」若言：「空。」應問：「用何等水？」若言：「井水。」應索罐及繩掃篲。應開房戶彈指，若有毒蟲聞聲便去。當安徐往出枕、被褥、床榻、覆地物。出已應掃灑泥塗，抖擻薦席被褥枕覆地物覓蟲，覓蟲已還如本敷。洗足瓮、淨澡罐、廁澡罐中皆著水，持革屣至水邊，浣拂拭物。浣已絞捩，絞捩已擘散，然後捉革屣，先拭前頭，次拭後、拭中、拭帶。若水瓶在右邊，應右手取水左手洗足；若在左邊，應左手取水右手洗足。洗足已著革屣入房，閉戶下橝坐繩床，先徐攝一脚，次攝第二脚。攝已大坐正觀諸法，地了已應問舊比丘：「此僧房中有前食後食不？」應問：「乞食處何處有惡狗、惡牛、大童女、寡婦？何處是僧學家羯磨、覆鉢羯磨。何處可行？何處不可行？」問是等事已應行乞食。若是客比丘欲去，罐繩掃篲還付本主，摒擋臥具閉戶下橝已去。是名客比丘法。

客比丘上座法者，客上座應籌量客比丘多少，應語舊比丘言：「我爾所客比丘來，當知須爾所臥具。」是名客比丘上座法。

欲行比丘法者，若比丘明日欲行，今日應辭和上阿闍梨，若聽去便去；若不聽去不得強去。若是中住，知不能增長善法，當出此僧房觀諸方籌量伴侶，是人真實不？同心不？若道路病痛，不棄我去耶？如是籌量已應去。若不如是籌量去，得突吉羅。是名欲行法。

欲行比丘上座法者，欲行時上座應最後發，當付囑僧臥具。出僧房已語諸伴黨莫有所忘。若伴黨有所忘物，上座應不遠待道中，應教化等伴，莫令作非法散亂調戲。是名欲行上座法。

非時法者，若比丘非時欲行，應白和上阿闍梨：「我至某城邑某聚落某甲舍。」若聽便去；若不聽不應強去。是名非時法。

非時會法者，除六齋日，餘非時會、非時事、非時坐。若聞唱時、打揵椎時，應速去速次第坐。應隨法隨比尼隨佛教行，莫輕上下座。是名非時會法。

非時會上座法者，如上說。

僧上座會坐法者，月六齋：所謂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是日無病比丘，應和合一處說法。是中若外道論議師，懷嫉妬心來欲破說法，比丘當如法難詰降伏，莫瞋惡口。是名會坐法。

會坐上座法者，若下座先坐，上座來不應令起。若驅令起，得突吉羅。是名會坐上座法。

說法人法者，應一心說法，生慈悲利益心，當淨潔明了莊嚴語言，次第相續辯才無盡，如是說法隨順諸法實相，為法故說不為利養，是名說法人法。

說法人上座法者，若下座法師說法，上座法師應觀察所說，為次第說、為不次第說；為說法、為說非法。若次第說法，應隨順讚善；

不次第、若說非法，應呵止。是名說法人上座法。
諸外道梵志六齋日和合一處說法，大得利養增長徒眾。并沙王深愛佛法故，作是念：「願諸比丘，六齋日和合一處說法，我當引導大眾自往聽法，令諸比丘以是因緣大得供養增長徒眾。」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諸不病比丘六齋日和合一處說法。」諸比丘隨佛教，聽六齋日一處說法，國王群臣皆來聽法。諸比丘大得供養，徒眾增長。諸比丘或有坐地說法，音聲不能遠聞，作是念：「佛聽我立說法善。」以是事白佛，佛言：「聽立說法。」爾時諸比丘廣說大經，說者勞悶、聽者疲極，以是事白佛，佛言：「若宜止，時到聽止。」時諸比丘，取佛經義自用心廣分別說，諸比丘心疑：「將無壞法耶？」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取佛經義莊嚴言辭，次第解說，佛經本當直讀誦，莫雜論議。」爾時諸比丘處處亂唄，佛言：「不應處處亂唄。」爾時二比丘一處合唄，佛言：「不得二比丘合唄，若合唄得突吉羅。」時諸比丘以是說法唄取財利，佛言：「不應以法取財利，若取得突吉羅。」爾時說法唄者，將大眾到餘處說法唄，佛言：「不應將大眾到餘處說法唄，除自徒眾。」爾時諸比丘，令一眼、無眼、通精癭、無手、僂脊、跛人說法讚唄。時有賢者深愛佛法，諸外道嗤弄言：「此是汝等讚施師、汝等塔、汝等所尊敬，先受供養在前食，在汝等前行者，正如是耶？」諸賢者皆大羞愧，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一眼、無眼、通精癭、無手跛僂脊，不應請說法讚唄，若請得突吉羅。」爾時有諸破戒破正見人令說法，是人說法因緣，大得供養徒眾勢力，行非法事不可禁止。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不應請破戒破正見人說法，若請說得突吉羅。」不知使誰說法讚唄。佛言：「若請先習說法讚唄者令作，若無先習說法讚唄者，當次第語令說法唄。若諸比丘中無先習說法唄者，又不次第說法唄，諸比丘得突吉羅。」是名說法法。
不說法法者，如雜部中廣說。
安居法者，比丘若欲安居，先應籌量住處。若住處出入安隱，有好樹林有好水，晝夜少音聲，少蚊虻蜈蚣毒蛇，少風少熱，是中有真實比丘得同意比丘，共安隱坐禪說法聽法，若疾病當得隨病藥、隨病飲食、瞻病人，籌量如是事已應安居。若不如是籌量安居，得突吉羅。
安居中法者，比丘安居中無佛所聽因緣，不應出界宿乃至一夜。如伽尸王子出家作比丘，父王欲起佛圖，遣使喚兒：「汝來共起佛圖。」是比丘言：「佛未聽我為作佛圖故破安居。」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為起佛圖故去。」是名安居中法。

安居上座法者，安居上座應觀諸房舍，誰治誰不治。若治，應讚言善好；若不治，教令治。是名安居上座法。
安居竟法者，比丘安居已應作三事，更唱界分。若受迦絺那衣，隨得施物，迦絺那衣所攝。隨所住房，應灑掃泥塗。若臥具有塵土垢膩，應抖擻浣，浣治已還置本處，出戶下檀聽隨意去。是名安居竟法。
受眾法者，比丘應籌量眾：為樂說法，為樂默然。若樂說法，應隨宜為說；若樂默然則止。是名受眾法。
往眾會法者，比丘應先分別，往剎利眾應如是，往婆羅門眾應如是，往居士眾應如是，往比丘眾應如是，往到是眾中應如是，入出行坐應如是，問訊如是言說，或時應默然。是名往眾會法。
受眾法者，受眾比丘應觀：是眾誰善行，誰不善行。若善行者，應好看視供給衣鉢湯藥所須，若有罪應佐助令得出；若非善行者，應如法呵責令心調伏。是名受眾法。
受眾上座法者，受眾上座應如法教化眾，莫令非法調戲散亂，是名受眾上座。
說波羅提木叉法者，五種說波羅提木叉：說戒序，餘殘如僧常聞，乃至僧說戒布薩竟，是名為一。又復說戒序、說四波羅夷，餘殘如僧常聞，乃至僧說戒布薩竟，是名為二。又復說戒序、說四波羅夷、說十三僧伽婆尸沙，餘殘如僧常聞。乃至僧說戒布薩竟，是名為三。又復說戒序、說四波羅夷、說十三僧伽婆尸沙、說二不定法，餘殘如僧常聞，乃至僧說戒布薩竟，是名為四。第五廣說。是名波羅提木叉法。
說波羅提木叉人法者，說波羅提木叉比丘，先當闇誦令利，莫眾僧中說時錯謬，是名說波羅提木叉人法。
僧會法者，除月六齋日，餘殘僧會、僧事、僧坐處，唱時、打揵椎時，諸比丘應速去如法次第坐，應隨法隨比尼隨佛教行，不輕上中下座。是名僧會法。
上座法者，如上非時會上座說。
中座法者，中座、下座比丘欲入白衣舍，當推上座在前，應恭敬上座。若上座便利，中座下座應待，不應遠去。若白衣來語：「諸長老入。」當答言：「小待，須上座至。」若檀越急喚入，當留上座所坐處然後坐。檀越言：「受水。」當言：「小待，須上座入。」是名中座法。
下座法者，下座比丘，應掃灑佛圖、講堂、布薩處、佛圖門中眾僧會處地，應次第敷坐床，應辦火及火爐，應辦燈及燈具，洗足瓮中著水，淨澡罐、廁澡罐中皆著水，如是僧所有作事，下座皆應作。是名下座法。

上中下座法者，上中下座比丘，隨佛所說戒盡應受持，是名上中下座法。
浴室法者，比丘入浴室，應一心小語好持威儀收攝諸根，是名浴室法。
浴室洗法者，浴室中洗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除風氣；五、少病痛。是名浴室洗法。
浴室上座法者，浴室中上座若見下座比丘已洗，不應驅遣，若驅遣得突吉羅。是名浴室上座法。
和上法者，和上應教化共行弟子，遮令離惡知識，令近善知識。當佐助衣鉢湯藥，若有罪佐助令得出。是名和上法。
共行弟子法者，共行弟子不應輕慢和上，有所作事皆應白和上，行時當隨從和上後，常供給一切所須，常隨和上意不得違逆。若有所作，不白和上不得作，除禮佛法僧用齒木大小便。若共行弟子，於和上邊知不能增長善法，應白和上：「持我付囑某甲比丘。」和上應籌量：「是比丘教化法何似？弟子眾復何如？」若知是比丘具足善法，當付囑；若知不具足，當更付囑餘比丘。若知和上不好，應捨去。是名共行弟子法。
阿闍梨法者，阿闍梨應教化近行弟子，遮令離惡知識，令親近善知識，當佐助衣鉢湯藥，若有罪佐助令得出，是名阿闍梨法。
近行弟子法者，近行弟子，不應輕慢阿闍梨，其所作事，皆應白阿闍梨。行時當隨從阿闍梨後，常供給一切所須，常隨順阿闍梨意不得違逆。若不白阿闍梨不得有所作，除禮佛法僧用齒木大小便。若近行弟子，知阿闍梨邊不能增長善法，應白阿闍梨：「持我付囑某比丘。」阿闍梨應籌量：「是比丘教化法何似？弟子眾復何如？」若知是比丘具足善法，當付囑；若知不具足，當付囑餘比丘。若阿闍梨不好，當捨去。是名近行弟子法。
沙彌法者，沙彌不應輕慢和上，有所作事皆應白和上。行時當隨從和上後，常供給一切所須、隨順和上意不得有違逆。若有所作，不白和上不得作，除禮佛法僧用齒木大小便。沙彌住和上邊，知不能增長善法，應白和上：「持我付囑某甲比丘。」和上應籌量：「是比丘教化法何似？弟子眾復何如？」若知是比丘具足善法，當付囑；若知不具足，當更付囑餘比丘。若和上不好應捨去。應令取草樹葉、取果齒木，除僧坊中草，掃灑授飲食湯藥。是名沙彌法。
出力法者，若白衣於寺中，欲作惡事侵惱諸比丘，諸比丘爾時應苦切語令其折伏。若不折伏，不應直向王言，先語是惡人知識，次語王夫人及王子大臣等。若是人捨惡事便止，莫令得事。是名出力法。

隨後比丘法者，隨後比丘不應在前，亦不應太在後。不得並肩行，莫先語，不應多語，不問不應語，若問當時答。若前行比丘說非法，後比丘應呵止，若說法應隨喜。若如法得施應受。是名隨後比丘法。
常入出家比丘法者，入出家時，常攝諸根不應調戲，淨持威儀如法，能起檀越善心，是名常入出家比丘法。
至家法者，若比丘散亂心不厭離心至檀越家，常得五罪：一、不請自入；二、屏處坐；三、強坐；四、數數食；五、無男子與女人過五六語，是名至家法。
住家法者，住家比丘，應善知坐處坐法差別，應為諸白衣說甚深法、示邪道正道，應說知見。常應教布施、持戒、忍辱、行善，與受八戒。是名住家法。
住家上座法者，住家上座，應好觀自徒眾，莫令諸根散亂調戲，常淨持威儀起檀越善心，是名住家上座法。
語言法者，客比丘初來時，舊比丘不應疾與臥具，先應共語，次問用僧臥具，隨是比丘上中下應與臥具，是名共語言法。
息法者，客比丘初來時，不應從舊比丘疾索房舍臥具，初入僧坊先應在現處立，淨持威儀守攝諸根，然後向舊比丘說房舍臥具，是名息法。
漉水囊法者，比丘無漉水囊，不應遠行。若有淨水若河水流水，又復二十里有住處，不須漉水囊，是名漉水囊法。
經行法者，比丘應直經行，不遲不疾；若不能直，當畫地作相隨相直行，是名經行法。
虛空法者，一切虛空無界，地人向空中人，空中人向地人，不得遮羯磨作羯磨，是名虛空法。
便利法者，比丘若欲入廁，先應彈指。若有先入者，應待出。出已脫衣著一處，然後入廁，應蹲坐。若便利未下者不應待，下者不應留。是名便利法。
近廁法者，比丘不應近廁讀誦經論議說法，不應近廁浣染割截刺衣，一切所作不應近廁，除便利，是名近廁法。
廁板法者，比丘應安徐便利，勿令污板，是名廁板法。
廁上坐法者，若下座先入廁已舉衣，上座後來不應驅遣，若驅遣得突吉羅，是名廁上座法。
拭法者，不應用利物拭，不應用草拭，應用滑石軟木，是名拭法。
洗處法者，若不洗大便處，不應坐臥僧臥具上，若坐臥得突吉羅。若無水、若白衣事水、若著藥不得洗，如是不洗無罪。是名洗處法。

近洗處法者，若近洗處，不應讀誦經論議說法，不應浣染割截刺衣，一切有所作，不應近洗處，但除洗。是名近洗處法。
洗處板法者，比丘應安徐洗，勿令濕板，是名洗處板法。
洗處上座法者，若下座先在洗處坐，上座後來不應驅遣，若驅遣得突吉羅，是名洗處上座法。
小便處法者，不得處處小便，應在常處，是名小便處法。
近小便處法者，比丘不應近小便處讀誦經論議說法，不應近小便處浣染割截刺衣。一切所作不應近小便處，但除小便。是名近小便處法。
小便處板法者，比丘應一心安徐小便，勿令濕板，是名小便處板法。
小便處上座法者，若下座先入，上座來不應驅起，若驅起者得突吉羅，是名小便處上座法。
唾法者，比丘不應大聲唾，不應唾淨潔治地，是名唾法。
唾器法者，佛聽二種唾器：若瓦、若銅。應好守護勿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故。是名唾器法。
鉢支法者，佛聽用鍮石、銅鐵、鉛錫、白鑞、瓦作，應好賞護莫令失，更求覓妨行道，是名鉢支法。
齒木法者，佛聽齒木三種枝：上、中、下。上者尺二寸，下者六寸，餘者是中。是名齒木枝法。
擿齒法者，不應用利物擿齒，不應強擿，不應破斷，是名擿齒法。
刮舌法者，不應用利物刮令傷舌，是名刮舌法。
擿耳法者，不應用利物擿耳垢，不得強擿，當徐徐擿，勿傷耳肌，是名擿耳法。
如是等比丘法，當應受學修行，與上法相違，是名非法。(行法竟)◎

◎二種毘尼及雜誦

三事決定知比尼相：一、本起；二、結戒；三、隨結。復有二種比尼：諍比尼、犯比尼。復有二種比尼：淨比尼、煩惱比尼。復有二種比尼：比丘比尼、比丘尼比尼。復有二種比尼：遍比尼、不遍比尼。
諍比尼者，相言共鬪諍訟、相罵相打作二分。諸比丘應觀察：是事何因緣起，云何可滅？起鬪亂事因緣者，十四破僧事，六鬪諍根本，起鬪亂因緣。滅相言事者，以二比尼滅：現前比尼、多覓比尼，是名滅比尼。
云何犯比尼？五眾犯定犯，攝犯比尼。云何五種？所謂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犯是五眾犯，應求本

起，應覓除滅。本起者，五眾罪所起因緣，有身犯非口非意、有口犯非身非意、有身意犯非口、有口意犯非身、有身口意犯，無但意犯，是名犯起因緣。有犯下罪，心念便除滅。有犯中罪，從他除滅。有犯須出罪羯磨，有犯不可除滅。犯出罪羯磨有二種：一者覆藏、二者不覆藏。覆藏者，隨覆藏日與別住。不覆藏罪，但與六日六夜摩那埵。犯不可治，則不可除滅。

煩惱比尼者，應覓起因緣、滅因緣。起因緣者，可繫法中貪著心，見利味諸煩惱發，是名起因緣。滅因緣者，於可繫法中，觀無常生滅厭離捨滅，善心住諸禪定三昧地中，和合諸行繫心緣中，入三脫門，能斷見諦所斷思惟所斷結使。二種結斷故證沙門果，隨得果故有聖人差別，是名攝斷結。

比丘比尼者，是淨、是不淨。比丘尼比尼者，是淨、是不淨，遍、不遍、一切遍。一切遍時淨者，初夜受漿。二時淨者，初夜、後夜分，應若坐禪若讀經。一夜淨者，比丘尼應一夜畜長鉢。二夜淨者，得二夜共未受大戒人宿。三夜淨者，第三夜未受大戒人應移處宿。五夜淨者，佛聽極久五夜不受依止。六夜淨者，阿蘭若比丘怖畏處，得六夜離衣宿。七夜淨者，病聽極久七夜畜殘藥得服。十夜淨者，比丘畜長衣鉢，極久得至十夜。半月淨者，應半月一處和合說戒作布薩。一月淨者，得非時衣，極久得一月畜衣。二月淨者，比丘聽二月無依止。三月淨者，比丘應三月安居。四月淨者，受露坐比丘在多雨國土，應四月空地住，八月在覆處。五月淨者，比丘五月受迦絺那衣。八月淨者，受露坐比丘，在少雨國土，應八月在露地住、四月在覆處。九月淨者，比丘有事未了，極久應停至九月。一歲淨者，一歲比丘得受迦絺那衣。二歲淨者，二歲比丘尼應常隨逐和上。三歲淨者，比丘中間相降三歲，得共大繩床上坐，小繩床上得共二人坐，獨坐床上但一人坐。五歲淨者，五歲比丘應依止他，滿五歲已得離依止宿。六歲淨者，比丘尼六歲應依止他，滿六歲已得離依止宿。七歲淨者，佛聽沙彌極小乃至七歲。九歲淨者，九歲比丘應隨僧作使。十歲淨者，十歲比丘應畜弟子。又極小十歲曾 嫁沙彌尼，得受六法。十二歲淨者，曾 嫁式叉摩尼年十二應受具足戒。十二歲淨者，比丘尼應畜弟子。十八歲淨者，童女沙彌尼年十八歲，應受六法。二十歲淨者，沙彌年二十，應受具足戒；童女式叉摩尼年二十，應受具足戒；二十歲比丘僧，應令教化比丘尼。

一淨者，應一比丘作阿地檀布薩。二淨者，二比丘應共分施物展轉分。三淨者，三語布薩。四淨者，四比丘應說波羅提木叉。五淨者，五比丘應差自恣人。八淨者，八比丘應受大眾會法。十淨者，十比丘應受具足戒。二十淨者，二十比丘應作出罪羯磨。鉢淨者，

佛聽二種鉢：瓦鉢、鐵鉢。八種鉢不應畜。衣淨者，七種衣不作淨施得畜：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雨浴衣、覆瘡衣、尼師壇，及餘百一物。刀子淨者，佛聽畜月頭刀子，為割截衣故。鍼淨者，佛聽畜二種鍼：銅鍼、鐵鍼。三種鼻：糠鼻、圓鼻、小豆鼻，比丘無鍼不應行。染淨者，五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用何等物染衣？」佛言：「用根汁、莖汁、葉汁、花汁、果汁、新生犢子糞汁染。」壞色淨者，比丘得新衣，應三種壞色：若青、若泥、若茜。量淨者，不應等佛衣量作衣，應隨自身量。如是等諸淨，盡應思惟觀察，及二部波羅提木叉，并義解比尼增一。

無本起因緣、比尼共不共，是事淨不遮、是事不淨遮。如青黃赤白色，是不淨遮。非青黃赤白色，是淨不遮。如酒色、酒香、酒味酒力，是不淨遮。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非酒力，是淨不遮。又如諸比丘作淨已得用，如五種子生，比丘五種作淨得食。八種漿以水作淨得飲。十種衣三種壞色淨得用。是事淨，比丘、比丘尼應用；是事不淨，比丘、比丘尼不應用。

是事某方、某時淨，比丘、比丘尼應用；是事某方、某時不淨，比丘、比丘尼不應用。是事某時、某人應用，如飢餓時如老病比丘應用；若豐樂時，若年少無病比丘不應用。如是事應籌量輕重本末已應用。(二犯等竟)

波羅夷法初戒

佛在毘耶離，爾時須提那迦蘭陀子比丘作是念：「佛結戒斷婬欲先作無罪，我多作婬欲，不知我何處是先？何處非先？」如是心生疑悔。是事白佛，佛言：「是須提那迦蘭陀子比丘，未結戒前一切婬欲不犯。」

問：「佛說狂人不犯，齊何名狂？」佛言：「有五相名狂人：親里死盡故狂、財物失盡故狂、田業人民失盡故狂、或四大錯亂故狂、或先世業報故狂。比丘雖有是五狂相，若自知我是比丘作婬欲，得波羅夷。若不自知，不犯。」

問：「比尼中說散亂心不犯。云何名散亂心？」佛言：「有五種因緣令心散亂：為非人所打故心散亂、或非人令心散亂、或非人食心精氣故心散亂、或四大錯故心散亂、或先世業報故心散亂。比丘有是五種散亂心，自覺是比丘，犯波羅夷。若不自覺知，不犯。」

問：「佛言：『病壞心人不犯。』云何名病壞心人？」「有五種病壞心：或風發故病壞心、或熱發故病壞心、或冷發故病壞心、或三種俱發故病壞心、或時節氣發故病壞心。比丘有是五種病壞心，若自覺是比丘，得波羅夷。若不自知，不犯。」

有跋耆子比丘，是比丘不還戒、戒羸不出，到自家作婬欲已，還生信心欲出家，作是念：「我當問諸比丘。我還得受具足戒，當出家作比丘；若不得當止。」是人問諸比丘，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不還戒、戒羸不出，自至家作婬欲，是人不得受具足戒。從今日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入比丘法，不反戒、戒羸不出，作婬欲乃至共畜生，得波羅夷。」

有一比丘，作道想非道中作婬欲，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道中道想作婬欲，得波羅夷。道中非道想，亦得波羅夷。道中疑，亦得波羅夷。非道中非道想，得偷蘭遮。非道道想，得偷蘭遮。非道中疑，亦得偷蘭遮。道者，小便道、大便道、口道。若令入大便道中，得波羅夷。入小便道中，得波羅夷。入口道中，得波羅夷。比丘於象作婬欲，若觸肌，得波羅夷。若不觸，偷蘭遮。若不觸出精，僧伽婆尸沙。牛馬、駱駝、驢騾、猪羊、犬、猿猴、麞鹿、鵝鴈、孔雀、雞等亦如是。若觸，波羅夷。若不觸，偷蘭遮。若不觸出精，僧伽婆尸沙。」

有一比丘，常婬欲發，語善知識：「我婬欲常發憂惱，不能自止，得一女人共作婬欲可休。」知識語言：「便可作去。」即隨知識語作婬欲。知識比丘心生疑悔：「我將不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波羅夷，得偷蘭遮罪。」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偷蘭遮云何懺悔除滅？」佛言：「有四種偷蘭遮：有偷蘭遮罪從波羅夷生重、有偷蘭遮罪從波羅夷生輕、有偷蘭遮從僧伽婆尸沙生重、有偷蘭遮從僧伽婆尸沙生輕。優波離！從波羅夷生重偷蘭遮，應一切僧前悔過除滅。從波羅夷生輕偷蘭遮，應出界外四比丘眾悔過除滅。從僧伽婆尸沙生重偷蘭遮，亦出界外四比丘眾悔過除滅。從僧伽婆尸沙生輕偷蘭遮，一比丘悔過除滅。」

佛在舍衛國，有乞食比丘名難提，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竟持尼師壇著左肩上，入安陀林一樹下敷尼師壇大坐。有魔天神來，欲破是比丘三昧，化作端正女人，在比丘前立。比丘從三昧起，開眼見此女人，即時起貪著心。世俗禪定不堅固，發婬心失禪定，欲摩女身。女人即却漸漸遠去，是比丘即起隨逐。時林中有死馬，到死馬邊女身不現，是比丘婬欲燒身故，共死馬作婬。作婬已欲熱小止，即時生悔言：「我已墮，非是比丘非釋種子，諸比丘必棄我、不復共我住，我不應以是不淨身著袈裟。」即揲袈裟著囊中置肩上，詣佛所。爾時佛與百千萬大眾圍遶恭敬說法。佛遙見是比丘來，作是念：「若我不軟語勞問，是人必破心肝熱血從面孔出。」是比丘到佛所，佛言：「善來難提！汝能還學比丘所學耶？」是比丘聞佛言：「善來難提！」心大歡喜，作是念：「我當得共諸比丘住，必不擯我。」如是思惟已答佛言：「世尊！我能還學比丘所

學」。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還與難提比丘學法，若有如難提比丘者，亦與學法。應一心和合僧，難提比丘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難提比丘，不還戒、戒不羸作婬欲。我難提從僧乞還學法，僧憐愍難提故，還與我學法。』第二、第三亦如是乞。眾中一比丘應僧中唱說：『大德僧聽！難提比丘不還戒、戒不羸作婬欲，難提從僧乞還與學法。今僧憐愍故，還與學法。若僧時到僧忍聽，還與難提比丘學法。白如是。』如是用白四羯磨。『還與難提比丘學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與學沙彌行法者，與學沙彌，佛所結一切戒盡應行，在諸比丘下坐，應授與大比丘飲食湯藥，自應從沙彌白衣受飲食，不得與大比丘同室過二宿，自不得與白衣沙彌過二宿，得與大比丘布薩自恣二羯磨，與學沙彌不得足數作布薩自恣羯磨。」

憍薩羅國有一比丘，深山林中獨住，有非人女來，語比丘言：「共作婬欲來。」比丘言：「莫作是語，我是斷婬欲人。」女言：「汝若不來，我當破汝利與汝衰惱。」比丘言：「隨汝作，我不共汝作婬欲。」作是語已中夜比丘臥眠，鬼女合納衣持比丘著王宮內夫人邊臥眠。王覺見已問言：「汝何人耶？」比丘言：「我是沙門。」「是何沙門？」答曰：「我是釋子沙門。」王言：「汝何以來此？」比丘以是事具向王說。王言：「汝何用在深山林中住，為惡鬼所嬈？汝去。我知佛法故，不與汝事。」是比丘有大事得脫，向諸比丘具說。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無人深山林中可畏處不應住。」

憍薩羅國有一比丘，阿蘭若處住，有毘舍遮鬼女人來，語比丘言：「作婬欲來。」比丘言：「莫作是語，我是斷婬欲人。」鬼女言：「汝若不作，我當破汝利與汝衰惱。」比丘言：「隨汝作，我終不與汝作婬欲。」比丘夜臥，鬼女以納衣裹，持著酒舍酒瓮中。酒家人明日見比丘在酒瓮中，問言：「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門。」「是何沙門？」答言：「釋子沙門。」問言：「汝何故在是中。」比丘具說是事。酒舍人言：「汝去！」比丘以從是大事得脫故，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比丘深山林中空處可畏無人處不應住。」

有比丘在惡牛群中行，惡牛逐欲觸比丘，走倒女人上。女人抱捉比丘，比丘出手推却，是比丘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應安徐行牛群中。」

有一比丘看井，墮井中，井中先有女人，比丘墮上。女人抱捉比丘，比丘推却。有居士入僧坊，井上看見是比丘，即時牽出。出時與女人俱出，居士問言：「比丘與女人是中作何等？」比丘言：

「是女人先墮，我後墮。」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應一心看井，莫令墮。」
有一乞食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到小門中欲入。有女人欲出，二人肩相觸，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若無心無罪。從今日應徐徐行乞食。」
有比丘女人共乘船渡水，船沒水中，女人抱捉比丘，比丘推却。比丘後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當徐徐乘船。」
有一男子，名迦毘羅緊度，狀似女人，喜女人事。到比丘尼所，語比丘尼言：「度我出家。」諸比丘尼不思惟便度，是人摩捫比丘尼，比丘尼驅出；復摩捫式叉摩尼，式叉摩尼驅出；復摩捫沙彌尼，沙彌尼驅出。比丘尼自念：「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當好思惟然後應度。」
有一估客遠行，其婦與他人作婬欲，有娠轉大，怖畏故自墮胎，墮胎已看是死兒大愁憂，無有同意人可使棄此死兒者。是家中有一比丘尼，常入出其家，是比丘尼中前著衣持鉢來入其舍，比丘尼問言：「汝何故愁憂？」答言：「我夫遠行，我於後與他作婬欲有娠，聞夫欲來我怖畏故自墮胎。我今無同意人與我棄此死兒者，是故愁憂。」語比丘尼言：「善女！汝能為我棄此死兒不？」答言：「我能持去，誰能知者。」即盛著瓮中以物覆頭，遠棄著無人行處。是中有諸博掩人，見是比丘尼持瓮來，各相謂言：「往看比丘尼棄何物？」即共往看。見死兒，見已自相語言：「釋子比丘無斷婬欲，共比丘尼行婬欲，有娠生兒棄之。」一人語二人，二人語三人，如是展轉惡名流布，遍舍衛城。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大愁憂，以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故和合僧，佛知故問是比丘尼：「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是比丘尼言：「云何名比丘尼棄他死胎？從今日諸比丘尼，不應棄死胎。若棄得罪。」
俱薩羅王波斯匿，聞跋陀迦毘羅出家，即請來入宮中，夏四月共止一處。後時王欲到園中，語守門人言：「汝好守門，莫令是比丘尼出。」守門人言：「爾。」王出後時守門人作是念：「是比丘尼樂住不走。」時守門人有餘因緣，比丘尼著夫人被服從門出逕到祇洹。爾時佛與百千眾恭敬圍遶說法，佛遙見來近已，佛言：「善來跋陀迦毘羅！」當佛作是語時，即失夫人被服，頭髮自落，袈裟著身，作比丘尼。作比丘尼已到佛所，頭面禮佛於一面立，佛為說四如意足神通道，即時比丘尼得神通力。是時王聞跋陀迦毘羅女走去，便將兵眾圍繞比丘尼坊，是比丘尼便飛虛空中。王仰看見已生悔心：「我云何污是阿羅漢比丘尼？」心悶躃地。時諸群臣以冷水

灑，還得醒悟，向比丘尼悔過。諸比丘尼驅出：「汝是行婬欲人。出去！」是比丘尼言：「我無受欲心。」諸比丘尼言：「汝夏四月共王在宮殿中，云何不受？」是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知而故問是比丘尼：「汝實受細滑不？」答言：「世尊！我云何當受？我覺是細滑，如熱鐵入身。」佛言：「汝若無受細滑心無罪。」爾時佛語諸比丘尼：「汝等勿復說是跋陀迦毘羅事，女人業報因緣故得是女根，他人強行婬。若比丘尼他人強捉行婬，無受欲心無罪。」

有比丘尼，名善生，端正可愛能動人心。迦毘羅緊度，先不語直來摩觸是比丘尼。比丘尼驅出，驅出已心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無受欲心無罪。」

有比丘尼名陀尼，端正可愛能動人心，中前著衣持鉢欲入舍衛國乞食。道中有諸博掩人，將入深林中，強共行婬。諸比丘尼驅令出坊，作是言：「汝是行婬人，不應住此。」是比丘尼言：「我無心受細滑。」諸比丘尼言：「諸博掩人將汝到深林中行婬，云何不受？」是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實受細滑不？」答言：「世尊！我云何受？我以手推脚蹋轉身，不能得脫。」佛言：「若無心不受無罪。」佛語諸比丘尼言：「汝等勿復說是比丘尼事，是比丘尼手推脚蹋轉身不受，為他強捉無罪。」

有比丘尼名守園，中前著衣持鉢行乞食，有諸博掩人，牽入深林中，強為婬欲。諸比丘尼驅令出坊，是比丘尼言：「諸善女！我無心受細滑。」諸比丘尼言：「諸博掩人牽汝入深林中作婬欲。云何不受？」是時阿難在比丘尼坊中，諸比丘尼語言：「阿難在此。」阿難問是比丘尼，敬畏阿難故不能答。阿難嫌其不答，是比丘尼心念：「諸比丘尼驅我出坊，長老阿難復嫌我，我用活為？今當至阿耆羅婆河自投而死。」是比丘尼盛滿瓶沙，自繫其頸沈於水中，沙瓶繩斷身或浮沒。爾時諸博掩人遊戲岸邊，見已相語：「汝看是比丘尼，為水所漂浮，往取來。」即共出之，扶著岸邊，水出得穌。將入深林共作婬欲，還來入坊。諸比丘尼復驅出言：「汝先言無心受細滑，今博掩人將汝入深林中作婬已放來。」是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比丘尼言：「汝有心受細滑不？」答言：「世尊！我云何受？我啼哭大喚，語言莫作，不能得脫。」佛言：「汝若無心受細滑無罪。」佛語諸比丘尼言：「汝等勿復說是比丘尼事，女人以先世業因緣故，得是女根，不得自在。雖啼哭亦強捉，雖言莫作亦強作，雖大喚亦強作。若比丘尼，為他強捉，無受欲心無罪。」(初波羅夷竟)

第二盜戒之初

佛在王舍城，因達尼迦陶師子比丘，結不盜戒言：「先作不犯。」是比丘心生疑悔言：「我多盜取材木，不知何者是先？何者非先？」是事白佛，佛言：「達尼迦比丘未結戒前一切時取材木不犯，是名先作不犯。」

有比丘空處取無所屬物持去，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若知是物屬他，得波羅夷。若是物屬他，生無屬想取，得波羅夷。屬他物中疑，亦得波羅夷。是物無屬，生有屬想取，得偷蘭遮。無所屬物生疑，亦得偷蘭遮。若無屬物，生無屬想，無罪。」

比丘他不與飯食。自取持去，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當計是飯食直。飯、麨、糒、魚、肉餅亦應計直。」

有一比丘不請自來食，心生疑：「我不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不請不應往食。若往食得突吉羅。」

有舊住比丘至聚落，有知識比丘與取食分，是比丘從聚落還，知識比丘言：「我與汝取食分。」是比丘言：「汝何故取？」答言：「為汝故取。」是比丘言：「我不語汝，汝何故取？」知識比丘生疑：「我將不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比丘若他不語，不應取食分。若不語而取，得突吉羅。」

有一比丘至聚落。眾僧分飯，是比丘有二共行弟子，是弟子不相知故，俱取食分。後二弟子自相語言：「汝所取分，我所取分，誰具足取得波羅夷耶？」心生疑，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應自相語令一人取。取時當言：『我與某甲比丘取食分。』」

有一比丘病，眾僧分飯，看病人為取飯。是比丘死，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若病人先死後取飯，還歸本處。若先取飯後死，應同死比丘餘物分。」

十誦律卷第五十七

十誦律卷第五十八(第十誦之三)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比尼誦盜戒之餘

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意。」是比丘發去，中道心悔生慚愧：「我等云何於善佛法中以信出家而作賊耶？」作是念已便不復去，心疑：「我等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意。」發去時，中道一人心悔生慚愧：「我云何於善佛法中以信出家而作賊耶？」復作是念：「若我不去，餘人或當殺我，當共去。我不用物、不取分。」作是思惟已逐去，逐去已是中不奪他物，亦不取分。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犯波羅夷，得偷蘭遮。」

又復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汝等意發去。」去到處都無所得。是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汝意發去。」是中半比丘邏道，半比丘取物，邏道者言：「我等不取他物，無罪也。」後生疑：「我等作如是事，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意。」發去已半得物，半不得物，不得物者言：「我不得他物不取分，無罪也。」又復生疑：「我等將無得波羅夷？」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又復諸比丘自相語言：「共作賊去來。」答言：「隨意。」相語言：「當少少取，莫令具足。」取已合眾人物欲分，物滿五錢，諸比丘生疑：「我等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隨人取物離本處計直。」

守邏人與比丘衣，比丘不取，作是念：「是中誰是檀越？誰是主？」是事白佛，佛言：「但隨施者受。」

有賊捉弟子將去，和上還奪取，和上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若決定屬賊，得波羅夷。若未決定，無罪。阿闍梨近行弟子亦如是。」

有賊捉一比丘將去，還自盜身走來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以是事白佛，佛言：「自偷盜身無罪。」

比丘持可稅物行到關門，作是念：「我若持是物過得波羅夷。」又作是念：「是稅直我寧持與若佛法僧、若和上阿闍梨、若父母。」如是思惟已，為守關人共軟語言：「我持是物供養若佛法僧、若和上、阿闍梨、若父母。」「因是物與他，若作信、若作自供所須，如是等口軟語力得過，無咎。飛過無罪。」

比丘從餘比丘借獨坐床已作是念：「我後不復還。」主求索言：「長老！還我床。」作是言：「不與汝。」尋生疑悔心：「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比丘從他借經卷已作是念：「我不復還。」主來索言：「長老！還我經來。」作是言：「不與汝。」尋生疑悔心：「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比丘偷弊衣囊，囊中有大價衣，見已生念：「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計衣囊價直五錢，得波羅夷。若不直，得偷蘭遮。」

諸賊持酒至阿蘭若處，飲半藏半，諸比丘遊行林中見酒，語弟子：「持到住處用作苦酒。」弟子隨教持歸。賊還求酒不得，賊到諸比丘所問言：「長老！彼處酒汝持來不？」比丘言：「持來。」賊瞋言：「汝是賊賊。」比丘言：「何故賊賊？」賊言：「我是賊，汝復偷我，故言賊賊。」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世尊！我謂是酒無主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

諸賊持肉至山林中，食半藏半。諸比丘遊行林中見肉，語諸弟子：「持到舍以供明日。」弟子隨教持歸。賊還求肉不得，到比丘所問言：「長老！彼處肉汝持來不？」比丘言：「我持來。」賊瞋言：「汝是賊賊。」比丘言：「何以故賊賊？」賊言：「我是賊，汝復偷我，故言賊賊。」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世尊！我謂是肉無主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

諸賊破城邑聚落，若持錢物上至阿蘭若處，後官力來圍遶是處，是賊怖畏急故，持物施諸比丘，施已便出去。諸白衣來，見物在比丘所，語言：「長老！此是我物，今在汝手。」比丘言：「賊布施我。」諸白衣言：「誰信汝語？汝或自作賊，或從賊得。」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莫從賊取物，若賊主與當取。取已便染壞色著。若壞色已，主故索者當還。」

有居士脫衣著道邊便利，有納衣比丘，見四向顧視不見人，便取持去。居士言：「比丘莫持我衣去。」比丘不聞故去不止，居士走逐奪取，語言：「比丘法應不與強取耶？」比丘答言：「我謂是衣無所屬。」居士言：「是我衣非無所屬。」比丘言：「若是汝衣持

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物實有所屬，似無所屬。」

諸人有親里死，棄著死人處。是國土人法好淨潔，脫衣著死人處外，然後入燒屍。納衣比丘見是衣，四顧不見人，便持去。白衣見已語比丘言：「莫持我衣去。」比丘不聞其言故去不止，白衣走逐捉奪衣取，語言：「比丘法應不與取耶？」比丘答言：「我謂是衣無所屬。」白衣言：「是我衣非無所屬。」比丘言：「若是持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有物實有所屬，似無所屬。」

浣衣人持諸衣，浸著水中忘去，到餘聚落。還憶念言：「我不失是衣耶？」爾時納衣比丘，求弊納衣故到是處，見是衣四顧不見人，便持去。浣衣人來見比丘持去，語言：「莫持我衣去。」比丘不聞故去不止，浣衣人走逐捉奪取語言：「比丘之法應不與取耶？」比丘答言：「我謂是衣無所屬。」浣衣人言：「是我衣非無所屬。」比丘言：「若是持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是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有物實有所屬，似無所屬。」

復有浣衣人，持衣至水邊，浣浣已絞捩，曬已一處坐看。有納衣比丘求弊納衣，是處見衣，四顧不見人，便持去。浣衣人來見比丘持衣去，語比丘言：「莫持我衣去。」比丘不聞故去不止，浣衣人走逐捉奪取語言：「比丘法應不與取耶？」比丘答言：「我謂是衣無所屬。」浣衣人言：「是我衣非無所屬。」比丘言：「若是汝衣持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有物實有所屬，似無所屬。」

有一小兒，持舍勒終日在道中戲，忘舍勒歸去。納衣比丘求弊納衣，到是處見已，四顧不見人便持去。小兒舍有女出見，語比丘言：「莫持我舍勒去。」比丘言：「我道中得。」女人言：「我小兒持舍勒終日道中戲，忘持歸，汝莫持去。」比丘言：「若是汝許便持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是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衣，好思量已取。」

諸納衣比丘，著不淨污納衣，諸天神金剛神不悉，亦失威德。是事白佛，佛言：「不淨污納衣不應著，著得突吉羅。」

有一居士聞諸釋子比丘能著納衣，持大價氈裹八枚錢，著糞壤中令縷現，遠處立看。有一納衣比丘，求弊納故到是處，見縷已便取。取已見是大價氈，便持去。居士喚言：「長老！是我氈，汝莫擔去。」比丘言：「我自糞壤中得，何預汝事？」居士言：「我聞釋子比丘能著弊納衣，我欲試故，持大價氈裹八枚錢。是氈中有八枚錢，若不信我可數看。」數看已實有八枚錢。比丘言：「若是汝許便持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

有一納衣比丘，藏納衣著一處，入舍衛城乞食。更有納衣比丘，求弊納故到是衣邊，見已四顧不見人便持去，以水浣之祇桓門邊曬。衣主比丘乞食還，久求不得，欲入祇桓見在門邊，語取衣比丘言：「長老！汝得波羅夷耶？」取衣比丘言：「何以故？」衣主言：「我納衣汝輒持來。」取衣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藏物異、無所屬物亦異。」

憍薩羅國近死人處，有諸天祠舍，守祠舍人浣衣絞捩，曬已不收撿，風吹墮死人處。有一比丘死人處住，觀死屍見是衣，四顧不見人便持去，守祠人見語言：「長老！莫奪我衣去。」比丘言：「我死人處得，何預汝事？」守祠人言：「是我衣，我浣絞捩曬，有小因緣不時收撿，風吹墮死人處。」比丘言：「若是汝衣便持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謂無所屬故取。」佛言：「無罪。從今日若見物應好思量已取。」

諸比丘取屬死人處中衣，諸旃陀羅言：「長老！莫取。我是中輸稅物。」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有屬死人處衣，比丘不應取。若取得罪。」

爾時於屬死人處外邊，撿取小段弊納，諸旃陀羅亦不聽取。是事白佛，佛言：「是中若遮莫取。若取得突吉羅。」

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已，頭面禮佛足右遶已去，到自舍是夜辦多美飲食。辦食已晨朝敷座處，時到遣使詣佛所，白佛言：「世尊！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眾僧入居士舍，長老耶舍守僧坊請食分。給孤獨居士二小兒，到祇桓僧坊中庭遊戲，諸賊欲侵惱劫奪。耶舍比丘見已作是念：「此兒可愍，無所知故，當為是賊傷害劫奪。」即入禪定，以神通力起四種兵，諸賊見已心大怖畏，謂是官力、若聚落力所見圍遶，我或當了。如是思惟，便疾遠去。諸比丘來語耶舍言：「汝得波羅夷。」耶舍

言：「何以故？」諸比丘言：「賊欲侵惱奪是兒物，汝便為奪取故。」耶舍生疑，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云何奪取？」耶舍言：「我現神通力。」佛言：「現神通力取無罪。」

有一居士，請佛及眾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頭面禮佛足右遶已去，到自舍是夜辦具多美飲食，辦已晨朝敷坐處，時到遣使詣佛所，白佛言：「世尊！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及眾僧入居士舍，一比丘守僧坊請食分，新誦呪術。給孤獨居士二小兒，到祇桓遊戲，諸賊欲侵惱劫奪。比丘見已念言：「是兒可愍，無所知故，為賊所傷害劫奪。我新誦呪術，可試誦救是小兒，有驗以不？」即誦呪術，時有四種兵出，諸賊見已心大怖畏，念言：「是或官力、若聚落力圍遶我，我或當了。」如是思惟已，便疾走去。諸比丘來語守僧坊比丘言：「長老！汝得波羅夷。」守僧坊比丘言：「何以故？」諸比丘言：「人欲侵惱奪是兒物，汝便奪取故。」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比丘言：「我試誦新呪術，救是小兒故，出四種兵取。」佛言：「若誦新呪術取無罪。」

舊比丘到餘聚落，眾僧分衣，是比丘有善知識，為是比丘取衣分。是比丘從聚落還，善知識比丘語比丘言：「長老！為汝取衣分。」是比丘言：「何以故取？」善知識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若比丘不語，不應為他取衣分。若取得突吉羅。」

舊比丘到餘聚落，眾僧分衣，是比丘有二共行弟子。是二弟子不相知故，各為和上取衣分。後二弟子自相語言：「汝亦取衣分，我亦取衣分，誰具足得波羅夷耶？」心生疑，以是事白佛，佛言：「不犯。從今日應自相語令一人取。取時當言：『我與某甲比丘取衣分。』」

有一比丘病，眾僧分衣，看病比丘為取衣分。是病比丘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先死後取衣分者，應還歸本處。若先取衣分後死者，應同死比丘餘物分。」

有一居士數數用眾僧田，不與眾僧稅直。是居士後時欲種，舊比丘來語居士言：「汝數數用眾僧田而不與直，汝今莫種。若欲種者當與僧價。」居士聞是語故強種，時舊比丘臥地遮犁，居士慚愧即休不種。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莫身作可羞事。」

有一比丘盜佛圖物，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若有守護者應計直。若具足，得波羅夷。」

舊比丘令人種眾僧田，是眾僧田近一居士田，比丘亦令人種居士田。居士語比丘言：「莫種我田。」比丘言：「我自種眾僧田，何

預汝事？」居士言：「是田我有，非人作證。」是國土諸田中，以橛若死人脚骨頭骨，著土中為識。居士示其相，比丘見已慚愧捨犁牛去。是比丘後還復遣人過相種，居士後見語比丘言：「我先與汝共諍時，出地相已不知耶？今日云何復種？」是比丘即捨犁牛去，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應計價直。若具足，得波羅夷。不具足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不與取花樹，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應計是花樹價直。若具足，得波羅夷。果樹亦如是。」

有一比丘破雕巢，時雕常來圍遶精舍空中悲鳴。佛問阿難：「是雕何故大悲鳴耶？」阿難言：「有一比丘破其巢，是故悲鳴。」佛言：「從今日不應破雕巢。若破得突吉羅。」

復有比丘取雕巢煮染，時雕常來圍遶精舍空中悲鳴。佛問阿難：「是鵰何故悲鳴？」阿難言：「有一比丘取巢煮染，是故悲鳴。」佛言：「從今日不應取雕巢煮染。若取得突吉羅。」

有居士蘿蔔園盛好，一比丘詣居士所語言：「與我蘿蔔。」居士問言：「汝有價耶？為當直索。」比丘答言：「我無價。」居士言：「若人須蘿蔔者當持價來。若我直與云何得活？」比丘言：「汝心定不與我耶？」居士言：「我定不與汝。」時比丘以呪術力呪令乾枯。是比丘如是作已，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應計是蘿蔔直。若具足，得波羅夷。若不具足得偷蘭遮。莖園、花園、葉園、果園，亦應如是計價直。」

有馬行食，比丘以一束草示馬，馬隨比丘去。比丘指示餘草，心念使食他草。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諸比丘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共估客俱來，是中有嶮道。諸估客乘好馬語諸比丘：「汝亦乘如是好馬令疾過嶮道。」是中有比丘乘是好馬，生心作是方便：「是馬可得。」身亦小動，尋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估客乘滿船寶，比丘寄載渡河，生心作如是方便：「是寶可得。」身亦小動，尋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估客，載滿船寶渡水，船沒水中寶物沈下，衣箱隨流而去，船主怖懼不得往取。有比丘下流洗，見已取持去，估客見已語比丘言：「莫奪我衣箱。」比丘言：「我自水中得，何預汝事？」估客言：「我船沒水中沈失寶物，衣箱隨流下，我怖懼故，不得時

取。」比丘言：「若是便持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比丘，持四方眾僧物移著餘坊，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突吉羅。」

諸賊牽牛上至阿蘭若處繫著樹而去。諸比丘食後經行林中，見繞樹挽靳。比丘憐愍解放，尋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突吉羅。」

舍衛國有一天神像，能與人願。有一居士從求所願，得隨意願歡喜故，以白氈裹天像身。是中有比丘名黑阿難，有大力不畏神像，奪神氈持去。後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天神像能護人身，有一居士從求所願，得隨意願。是居士歡喜故，以金鬘繫頭上，黑阿難大勇健，欲往奪金鬘。欲到神便怖之，是比丘心驚毛豎，猶故不畏，降伏此神奪金鬘持去。後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舍衛國有居士婦，到阿耆羅婆河邊浴。是諸居士婦，脫莊嚴具衣服，著岸上入水洗浴。岸邊樹上有獼猴來下，持珠瓔珞還上樹去。是居士婦自恣洗浴竟上岸著衣，求珠瓔珞久不得，便捨去。獼猴見去已，還持瓔珞著本處已還上樹。比丘食後遊行，樹林中見是瓔珞，識其主便持還居士婦。居士婦言：「比丘汝是賊，偷我瓔珞，心悔已方還我。」比丘言：「我不爾。」居士婦言：「汝云何得？」是比丘以是事具說。比丘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經行道頭窟上，康郎鳥在上作巢，常持骨及弊納衣來棄著地，經行比丘便壞是巢，是鳥常來圍遶精舍空中悲鳴。佛知故問阿難：「是鳥何故悲鳴？」阿難言：「有一比丘壞巢，是故悲鳴。」佛言：「從今日不應壞是康郎鳥巢。若壞得突吉羅。」

諸比丘一處有庫藏，以飲食錢物著中，鼠從穴中出，偷錢物弊衣飲食持入穴。諸比丘疑：「誰偷是物去？」時有一比丘，乞食置庫邊，待時至當食。鼠從庫中出，持食入穴。比丘見知是鼠偷物，是比丘壞是穴，亦得鼠物，亦得自物盡自取。諸比丘言：「汝得波羅夷罪。」是比丘言：「何以故？」諸比丘言：「汝取鼠物故。」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從今日當取自物，鼠物不應取。」

一比丘在房中臥，夜鼠持食來著床下。比丘早起澡手，從淨人受已便食。諸比丘不大見是比丘乞食，手足常淨潔，便問言：「長老！不見汝乞食，手足常淨耶？」是比丘言：「諸長老！有鼠夜持食

來，著我床下，我早起澡手已，從淨人受已食，是故我常不乞食，手足淨潔。」諸比丘言：「長老！汝得波羅夷。」是比丘言：「何以故？」諸比丘言：「鼠不與，汝自取食故。」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語諸比丘：「汝莫說是比丘事。何以故？是鼠次前世，是此比丘父，愛念子故，見便心愛故，常持食著床下，是比丘無罪。」

有諸獵師，逐鹿走入僧坊，是獵師來求鹿，諸比丘不與。獵師久不得，便還去。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復有一獵師，以無毒箭射一鹿，逐走入僧坊。獵師來求，比丘不與，久不得便還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獵師，以毒箭射鹿，鹿走入僧坊。獵師來求，比丘不與，獵師言：「是鹿被毒箭必當死。」比丘言：「死便死，不得與。」獵師久不得便去，去未久鹿便死。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還歸獵師。」

有諸獵師作鹿弶，比丘以快心壞，得偷蘭遮。以憐愍心壞，得突吉羅。

有捕鳥師張[(冂@人)/ 沓] ，比丘以快心壞，得偷蘭遮。憐愍心壞，突吉羅。

諸捕鳥師張羅，比丘快心壞，得偷蘭遮。憐愍心壞，得突吉羅。

有捕鳥師張細網，比丘以快心壞，得偷蘭遮。憐愍心壞，得突吉羅。

捕鳥師有籠鳥車，比丘快心壞，偷蘭遮。憐愍心壞，突吉羅。

賣衣人買衣比丘，見是衣便持去，賣衣人言：「莫持我衣去。」比丘言：「我持衣示彼已還歸汝。」後生心欲不復還，尋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比丘使木師作，不與木師價，木師索直。比丘生心不與，尋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取陶師瓦器不與直，陶師從索與我價，比丘生心不與，尋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比丘從店肆買物不與價，店肆賣物人從索價，比丘心生不與，尋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病比丘，與諸看病比丘價言：「汝持是價作三新粥，我啜是粥亦與眾僧。」是看病諸比丘作是言：「我何為以是價作粥與眾僧，我等但作少粥與病人，是錢我等當自分取。」共作是籌量已，作粥與病人，錢便共分取。是諸看病比丘即時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突吉羅。」

有一比丘病思餅，與諸看病比丘價言：「汝持是價作餅，我自食亦與眾僧。」諸看病比丘作是言：「我何為以是價作餅與眾僧？我但作餅與病比丘，是錢我等當自分取。」共作是籌量已，作餅與病人，錢便共分取。是諸看病比丘即時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突吉羅。」

有一比丘病，多有錢，作是念：「我死後眾僧必當分我錢，我今當令僧不得分。」念已語看病人言：「作摩沙豆羹與我來。」看病人作羹與，以小因緣故，看病人出。病人以錢著羹中合啜，是食難消故便死。看病人持棄死人處，諸鳥來破腹出腸錢墮地。時眾僧即打揵椎，呼看病人來言：「是死比丘多有錢，汝持來眾僧當分。」諸看病比丘求錢不得。有一塚間比丘，到死人處觀無常，見是錢持來與眾僧，即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病比丘多有田地，語諸看病人言：「喚諸比丘來，我處分此地，與佛與眾僧若與人。」諸看病人生念：「病比丘若以是地與佛與眾僧與人，我等無所得。」便不為喚諸比丘。病比丘死，諸看病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莫以小因緣違逆病人語，當隨病人處分皆為作。」

有病比丘，多衣鉢多生活物。病比丘語諸看病比丘言：「喚諸比丘來，我當處分是物與佛與眾僧與人。」諸看病人生念：「是病比丘若以是物與佛與眾僧與人，我等無所得。」便不為喚諸比丘。病比丘死，諸看病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莫以小因緣違逆病比丘語，當隨所處分皆為作。」

有東方比丘尼與波梨比丘尼共道行，波梨比丘尼在前，東方比丘尼在後。波梨比丘尼失衣，東方比丘尼得。共合一處時，東方比丘尼唱言：「誰失此衣，我地得？」波梨比丘尼言：「汝取是衣耶？」答言：「我取衣。」主言：「汝得波羅夷。」問言：「何以故？」答言：「汝以盜心取。」是比丘尼心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施越比丘尼，喜得供養，大得酥、油、蜜、石蜜。有一估客，見是比丘尼，心喜作是言：「善女！汝若須酥、油、蜜、石蜜、隨意我舍取。」比丘尼言：「爾。」作是請時，有餘比丘尼聞，過數日便往到估客舍，詐言：「施越比丘尼須五升油。」估客言：「用作

何物？」答言：「我持至比丘尼寺中。」估客便與。是比丘尼持至寺中，便服。過數日，估客見施越比丘尼語言：「善女！汝何以但索油，不索飯肉羹等？」比丘尼言：「汝何所道？」估客言：「先有一比丘尼來云：『汝索五升油。』我便與。」施越言：「好。若更索餘物亦應與。」施越到彼比丘尼邊言：「汝是弊比丘尼、惡比丘尼、賊比丘尼，汝得波羅夷。」是比丘尼言：「何以故？」施越言：「估客不施汝，汝誑他取油故。」答言：「我非不與取，我以汝名字故取。」是比丘尼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答言：「我以施越名字故取。」佛言：「不得波羅夷。故妄語故，得波夜提。從今日不得詐稱他名字取，若取得罪。」◎

◎舍衛城有估客，莊嚴船入大海，入已龍來捉船。諸估客各自求所事神天，禮拜求願猶不蒙恩、不蒙得脫。中有一估客，是目連弟子，目連常出入其舍，此人即作此念：「若目連見念者，必得免濟。」如是思惟已，一心禮拜目連。時長老目連以天眼見，即入禪定，以神通變作金翅鳥王，在船頭立。諸龍見是金翅鳥王，甚大怖畏，捨船沈沒大海，諸估客皆得安隱。往還到舍衛城，讚歎目連：「實成就大神通力，我等從海得脫，皆是目連恩力故。」諸比丘到目連所語言：「汝得波羅夷。」目連言：「何以故？」諸比丘言：「是船屬龍，汝便奪之。」目連生疑，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云何救？」目連言：「我以神通力。」佛言：「若以神通力救無罪。」

舍衛國估客，出行城邑聚落治生，於嶮道中為賊圍遶，不得進退。諸估客各自求所事神天，禮拜求願了不蒙恩、不能得脫。中有一估客，目連是師，常出入其舍，此人即作是念：「若目連見念者必得免濟。」如是思惟已，一心禮拜目連。時長老目連以天眼見，即入禪定，以神通力現四種兵。諸賊見已即作是念：「此或是王力、若是聚落力來圍遶，必不得出。」如是怖畏捨遠去。諸估客從嶮道中得安隱。往還到舍衛國，讚歎目連：「實成就大神通力，我等從嶮道得脫，皆是目連恩力故。」諸比丘到目連所語言：「汝得波羅夷。」目連言：「何以故？」諸比丘言：「是估客屬賊，汝便奪故。」目連生疑，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云何救？」目連言：「我以神通力。」佛言：「若神通力救無罪。」

長老畢陵伽婆蹉常出入一檀越舍，有一小兒，比丘到其舍時，一小兒接足作禮，接足而起。是小兒在水岸邊立戲，有船賊來漸漸誘進上船。長老畢陵伽婆蹉以天眼見，即入禪定，以神通力在船頭立，小兒見以如常法接足作禮，各以兩手捉一足，是長老即時飛去，小兒隨去到舍。諸比丘到畢陵伽婆蹉所言：「汝得波羅夷。」畢陵伽

婆蹉言：「何以故？」諸比丘言：「是小兒屬賊，汝便奪故。」畢陵伽婆蹉生疑，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云何救？」答言：「我以神通力。」佛言：「若以神通力救無罪。」

并沙王與竹園中眾僧五百守園人，此五百人去竹園不遠，作大聚落止住其中，賊常來劫奪。長老畢陵伽婆蹉見以作是念：「寧可使此人為賊所嬈害耶？」即入禪定，以神通力作高垣牆，賊夜來作高梯，未辦地以了，賊便怖畏捨去。諸比丘到畢陵伽婆蹉所言：「汝得波羅夷。」畢陵伽婆蹉言：「何以故？」諸比丘言：「賊來壞聚落，汝便奪故。」畢陵伽婆蹉生疑，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云何救？」畢陵伽婆蹉言：「我以神通力。」佛言：「若神通力救無罪。」

跋難陀釋子，夏末月處處遊行歷觀諸寺，欲知諸寺安居僧數并物多少。時到一處，諸比丘遙見從坐起，即與坐處。問訊就坐小默然已，問諸比丘：「此住處眾僧得安居施物不？」諸比丘言：「得。」問：「分未？」答言：「未。」跋難陀言：「持來與汝分。」諸比丘持此物來令分，跋難陀與作分，上座得分已欲持起去。跋難陀言：「上座小住勿便去。」上座言：「住作何等？」跋難陀言：「汝等已得財施，當與汝法施。」是跋難陀辯才利根，能嚴飾語為說種種妙法。上座心歡喜故，盡以物分與跋難陀言：「我分盡以施汝。」第二、第三上座皆亦如是。如是展轉一切眾僧亦如是。如是展轉至處處寺中，皆如是得多物，持衣襆來入祇桓。爾時諸比丘在祇桓門邊經行，遙見跋難陀來，作是言：「是跋難陀釋子無慚無愧，有見聞疑罪，多欲無厭，持是衣幞來。」漸漸近已，諸比丘問跋難陀：「何處得是多衣物來？」跋難陀廣說上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嫌恨言：「云何比丘餘處安居餘處受物？」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已，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和合僧，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餘處安居餘處受物？」佛但呵責而未結戒。

佛復憍薩羅國一住處，與多比丘安居。諸白衣居士見多眾僧，為作房舍衣、家中衣、安居衣。佛後歲還祇桓安居，是處有二長老比丘安居，此諸居士心念：「我等亦當如去年施法，令諸比丘得衣。我得布施福不斷絕。」此諸居士如前所施，多持衣物至此住處，布施此二長老。是比丘作是念：「是衣物分多，我等若分，知得何罪？」竟不敢分。跋難陀釋子夏末月遊行，從一住處到一住處，遍觀諸住處安居僧數所得施物多少，又作是念：「佛去年安居處，是中必多有施物，今當詣彼。」念已便去，是二長老遙見已，從坐起迎與坐處問訊。跋難陀坐已小默然住，問：「是長老！是處眾僧安

居有施物不？」答言：「有！」問言：「分未？」答言：「未分。」「何以故？」長老答言：「是衣物多，我等人少，若分不知得何罪？」跋難陀言：「汝未分者好，若分知汝等得何罪？」二長老語跋難陀：「汝能分不？」答言：「能。」跋難陀言：「此中應作羯磨，不得直分。」時二長老盡持衣出，著跋難陀前。跋難陀分是衣作三分，語言：「汝二人坐一聚邊。」自坐二聚間，語言：「汝長老一心聽羯磨言：『汝等二人一聚衣名為三，我一人二聚衣名為三。』是羯磨好不？」答言：「善好。」持是衣裹縛欲擔去。二長老言：「是聚衣我等未分，云何便去？」跋難陀言：「我若與汝分者，是中一好衣，應與知法人，然後當分。」答言：「當與。」即持一上價衣出著一邊，分餘衣作二分與二長老。跋難陀即裹縛多衣物，擔負到祇桓。諸比丘祇桓門邊經行，遙見跋難陀來，自相謂言：「此無慚無愧，有見聞疑罪，多欲無厭人。」來漸漸近已問言：「跋難陀！汝從何處得是多衣物來？」跋難陀向諸比丘廣說上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嫌恨，種種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故奪二長老物？」呵責已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和合眾僧，佛知故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跋難陀：「汝云何欺誑，故奪是長老比丘物？」種種因緣呵責已。語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是二長老比丘物。是跋難陀！先世欺誑是二長老比丘奪物。是事中間今聽。過去世河曲 中有二獺在是中住，河邊得一鯉魚，無能分者，二獺守住。有野干來飲水，見已問言：『阿舅！汝作何等？』獺言：『外甥！我等得此大魚不能分，汝能為我分不？』答言：『能。此中應依經書語分，不得直爾分。』時野干即分魚作三分：頭為一分、尾為一分、中間肥者作一分。作三分已問言：『誰憙近岸行？』答言：『此是。』『誰憙入深水行？』答言：『此是。』時野干言：『汝一心聽說經書言：「近岸行者與尾，入深水行者與頭，中間身分與知法者。」』爾時野干口銜是大魚身歸去。婦見持是大魚來，說偈問言：『善哉智者！何處得是滿口無頭無尾鯉魚來？』答言：『有愚癡不知斷事憙鬪諍者，智者因是得為王者，得增庫藏。此無頭尾魚，我以斷事故得。』」佛語諸比丘：「汝謂此二獺，豈異人乎？即今二長老比丘是。時野干者，豈異人乎？今跋難陀是。爾時跋難陀奪獺物故，今世亦奪。」佛種種因緣呵責跋難陀已，語諸比丘：「從今日不應餘處安居餘處取物，若取得突吉羅。」

阿難有共行弟子名直信，軟善好人，常入出一居士舍。是居士有二兒，居士得重病，直信比丘往問訊。居士與施坐處，共相問訊。是居士小默然已，語直信比丘：「若我死後觀我二兒，若有好者當與

戶鑰。」作是語已便命終。是直信比丘，即觀善好兒便與戶鑰。第二兒索分物，得戶鑰者不與。時小兒到阿難所，言直信比丘，阿難便擯直信比丘。直信比丘是釋種子，語五百釋子言：「為我求請和上聽我懺悔。」答言：「云何能令汝得懺悔？」直信言：「汝等盡為我將男女小兒詣和上所，頭面禮足在前坐，和上必當為汝等說法。和上說法默然已，汝等盡留諸小兒便捨去。和上必當言：『汝等將是諸小兒去。』作是語時汝等當言：『聽直信比丘懺悔者，我當將去。』」諸釋子言：「爾。」時即五百諸釋子，如直信比丘教，將小男女至阿難所，頭面禮足在前坐，阿難為說法已默然。諸釋子留諸小兒便捨去。時諸小兒啼哭，阿難語言：「將諸小兒去。」彼言：「若聽直信比丘懺悔者我當將去。」阿難思量已語諸釋子言：「我聽懺悔。」阿難後語弟子：「汝得突吉羅罪。」

有二比丘共作善知識：一名旃陀羅，二名蘇陀夷。旃陀羅比丘有僧伽梨欲貿易，蘇陀夷比丘須僧伽梨。旃陀羅置僧伽梨著房中，蘇陀夷謂旃陀羅欲貿是衣：「我今須之便試著看，若可身者我便取之。」旃陀羅入見著己衣，便語言：「汝得波羅夷。」蘇陀夷言：「何以故？」答言：「汝盜心著我衣。」蘇陀夷言：「不爾。汝欲貿僧伽梨，我須之。汝出後，我取試著看耳。」時蘇陀夷心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答言：「我以同意取。」佛言：「若以同意取無罪。從今日非同意物不應取。若取得罪。有五種同意取：一、可信善知識；二、人現在；三、物現在；四、取時白他；五、取彼必歡喜，是名五種。」

有二比丘共為善知識：一名須尸摩，二名和修達。須尸摩能裁割衣，和修達須裁割衣，持衣財到須尸摩所，問言：「誰能割截是衣者，我當與是人鉢。」須尸摩言：「我能與汝裁割衣，汝與我鉢不？」答言：「能。」須尸摩言：「若能與我鉢者，留衣財著我邊去。」即便留衣去。後須尸摩即與裁割，縫兩向出葉卷牒已還主，語言：「我用汝衣財作衣訖，汝與我瓦鉢來。」和修達言：「汝是客作貧窮，不能自活人耶？」答言：「汝不知耶？我是。」即時和修達，淨洗鉢著一面，未與便出去。時須尸摩作自物想取持去。和修達來不見鉢，語須尸摩言：「善知識！汝得波羅夷。何以故？汝以盜心取我鉢。」須尸摩生疑悔：「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答言：「我以自物想取。」佛言：「無罪。從今日不應為取物故與他作，若為取物故作得突吉羅。不犯者，若彼言：『汝有事，我當代汝作，我若守僧房，汝當代我迎食分。』如是無罪。」

有二客比丘：一名阿逸多，二名舍摩達多。是二客比丘向暮來，舍摩達多比丘著新染好衣，阿逸多見是衣即生貪心。是二人共房舍宿，各自卷牒是衣纏裹置一處，以小因緣故是衣易本處。阿逸多比丘，夜未曉謂已衣是舍摩達多衣，以盜心而持去，地了看乃是已衣，心生疑：「我將無以自盜衣故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答言：「我以盜心取。」佛言：「先作故無罪。從今日自衣不應以盜心取，若盜心取得偷蘭遮。」

放猪人失猪，諸賊在祇桓塹中殺猪取好肉持去，留腸著塹中。諸比丘早起乞食，見是腸語弟子言：「持此腸煮，我乞飯食去。」放猪人不見，求覓到是中，遙見烟便往看，見煮猪腸。問言：「諸比丘此中煮何等？」答言：「我煮猪腸。」放猪人言：「我失猪，汝等煮猪腸，汝必偷我猪。」諸比丘答言：「我等不偷汝猪，我於塹中得是腸耳。」放猪人言：「諸比丘語我實，諸比丘若不肯語我實，我當向官言。」言已，官人問比丘言：「汝實偷猪耶？」比丘言：「不！我自於祇桓塹中得。」官人言：「此諸比丘終不能殺猪。」即放比丘令去：「餘時若空地見猪腸莫復取。」是比丘於是諍訟事邊得脫，諸比丘聞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不淨棄物不應取，若取得突吉羅。」有守甘蔗園人失甘蔗，守多羅園人失多羅果亦如是。

有諸人民親里死，以白氎裹棄著死人處。時阿難遊行是中，見便持去。死人即動，語阿難言：「莫奪我衣。」阿難還以氎覆死人已去。阿難到祇桓語諸比丘言：「某處死人以氎覆。」有比丘名黑阿難，凶健有力，問阿難言：「在何處？」答言：「在彼處。」即便往取。時死人便動，語黑阿難言：「莫奪我衣。」黑阿難罵言：「小鬼！弊鬼！汝何處有是衣，汝以貪著是衣故，生此鬼中。」黑阿難持衣在前去，死屍啼哭逐後。黑阿難持是氎入祇桓中，祇桓中有大威德諸天鬼神，不聽是小鬼入，時死屍墮祇桓塹中。時黑阿難以氎示諸比丘言：「此是死人衣，我持來。」諸比丘問言：「死人今在何處？」答言：「在祇桓塹中。」諸比丘生疑，是事云何？即以白佛。佛語黑阿難：「還將死屍去置本處，還以白氎覆。行時當在後，莫在前。在左邊行，莫在右邊。近頭邊，莫近足。勿令打汝。」佛以是因緣語諸比丘：「從今日死屍若未壞，不應取衣。若取得突吉羅。」

有一比丘福德，喜得酥、油、蜜、石蜜。一估客見是比丘語言：「大德！汝須酥、油、蜜、石蜜，來至我舍我當與汝。」比丘言：「爾。」是比丘有共行弟子聞，作是念：「此估客常請我和上，自恣與酥、油、蜜、石蜜。我今當往試之，實能與不？」如是思惟已，過數日往索五升酥，估客即與，是弟子持著食中與和上。過少

時，估客見是比丘語言：「大德！何以不索飯肉羹等，但索五升酥耶？」比丘言：「汝道何等？」答言：「大德弟子來，索五升酥不索餘。」比丘言：「好。若更索餘當與。」是比丘到弟子所言：「汝得波羅夷。」弟子言：「何以故？」「估客不與汝，汝輒取估客五升酥故。」弟子言：「我非不與取，是估客常自言：『請和上與酥、油、蜜、石蜜。』我試往索，看為實能與不？得酥還著和上食中，我不自用。」是弟子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故妄語故，得波夜提。油、蜜、石蜜亦如是。」

有一住處，林中虎殺鹿食肉，餘骨肉在。諸比丘食後經行林中，見此殘鹿，見已自相語言：「持此殘鹿著房中，明日當食。」諸比丘持歸著房中已，虎飢還至本處，求鹿不得，遶祇桓精舍吼。佛知故問阿難：「虎何以故吼？」阿難言：「諸比丘持虎殘骨肉著房中，是故吼。」佛言：「從今日虎殘骨肉不應取。若取得突吉羅。何以故？虎於肉不斷望故。若師子殘肉可取。何以故？斷望故。」(第二波羅夷竟)◎

◎第十誦殺戒

佛在婆耆國婆求沫河邊，佛與婆求沫諸比丘結不殺戒言：「先作無罪。」是諸比丘生疑悔：「我多為諸比丘讚歎死，令發死心而殺，不知何時是先？」佛言：「未結戒前婆求沫諸比丘一切時不犯，故說先作無罪。」

有一比丘，以非人想殺人，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人作人想殺，得波羅夷。人作非人想殺，得波羅夷。人中生疑殺，得波羅夷。非人非人想殺，得偷蘭遮。非人人想殺，得偷蘭遮。非人中生疑殺，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久來病，有相識比丘來問訊，病人言：「覓刀與我。」比丘言：「用作何等？」病人言：「但與我來。」即持刀與。病人得刀，持入房坐床，以自割咽。是相識比丘，過五六日已生疑：「是病人持刀入房，五六日不出，不還我刀，為作何等？」即入房看，見病比丘死、刀在地。是比丘作是念：「是病人死，是我因緣。若彼索刀，我不與者則不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不應令病人得刀，若令得刀得突吉羅。」

有比丘常入出一居士舍，是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居士舍，居士行不在。其婦為敷座處，坐已共相問訊，小默然已語比丘言：「共作婬欲來。」比丘言：「莫作是語，汝夫甚惡。」婦言：「我能令

善。」比丘出後，即與夫毒藥，是居士食即死。後時比丘，著衣持鉢復到居士舍，是婦與敷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小默然已語比丘言：「共作婬欲來。」比丘言：「姊莫作是語，我斷婬欲人。」彼言：「汝先何不語我是斷婬欲人，我為汝故殺夫，而今方言我斷婬欲人耶？」比丘言：「我不教汝殺夫。」彼言：「汝先言：『我夫甚惡。』」比丘言：「我但言：『汝夫惡性。』不教汝殺。」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居士舍，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居士舍。居士病，婦語比丘言：「共作婬欲來」。比丘言：「汝夫病，云何作是語？」答言：「我能令無病。」比丘出後，婦即以毒藥殺夫。比丘後時，復著衣持鉢到其舍，婦言：「作婬欲來。」比丘言：「我斷婬欲人，汝莫作是語。」其婦言：「我為汝故殺夫，汝今云何方言我斷婬欲人。」比丘言：「我不教汝殺夫。我言：『汝夫病，云何作此言？』」是比丘生疑。以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比丘殺心打人，是人若死，得波羅夷。若不死得偷蘭遮。比丘以殺心打人，是人未死頃，比丘若狂、若返戒，得偷蘭遮。比丘瞋母墮胎，若母死，得波羅夷。若兒死，得偷蘭遮。若俱死，得波羅夷。俱不死，得偷蘭遮。若瞋兒故墮母胎，若兒死，得波羅夷。若母死，得偷蘭遮。若俱死，得波羅夷。俱不死，得偷蘭遮。比丘墮他胎若動胎，是人死已產出，得波羅夷。若胎是鬼，死已產出，得偷蘭遮。若胎是畜生，死已產出，得波夜提。比丘尼亦如是。

有一比丘病，語看病人言：「我欲得蘇毘羅漿。」看病人即與，飲已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梵志病疥瘙，到諸比丘所言：「我若得蘇毘羅漿當得差。」比丘言：「汝是貧窮乞兒腹中常空，何故生此瘡？」答言：「我曾有是瘡，飲是漿得差。」比丘與漿，飲已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人貫在木頭極受苦惱，有一塚間比丘，到死人處觀無常見此人，此人語比丘言：「我得蘇毘羅漿，當得活。」比丘即與，飲已便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人被截手足著祇桓塹中，諸比丘尼為聽法故來到祇桓，聞是人啼哭聲，女人輕躁便往就觀，共相語言：「若有能與是人藥使得時死者，則不久受苦惱。」中有一愚直比丘尼，與蘇毘羅漿，是人即死。諸比丘尼語言：「汝得波羅夷。」是比丘尼言：「何以故？」答言：「汝若不與是人漿，是人不死。」是比丘尼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與？」比丘尼

言：「我欲令早死，不久受苦故與。」佛言：「是人死時，汝即得波羅夷。」
阿羅毘國僧房中起新舍，比丘在上作，手中鑿墮木師頭上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作，應一心好觀下。」
復有阿羅毘國僧房中起新舍，比丘在上作，斧墮殺木師。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作，應一心好觀下。」
復有阿羅毘國僧房中起浴室，挽材上。比丘少、材重，捉不禁，材墮殺木師。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比丘言：「人少、材重，力不禁故失材。」佛言：「無罪。從今日當一心好觀下。」
復有阿羅毘國作治浴室故挽梁上，比丘少、梁重，捉不禁故，梁墮殺木師。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比丘言：「諸比丘少、材梁重，捉不禁故失。」佛言：「無罪。從今日作，當一心觀，莫令殺人。若人少不應挽重材。」
阿羅毘國覆浴室故，囊盛泥牽上，繩斷殺木師。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作，應好用心，莫令殺人。」
有一比丘，山上坐禪。更有一比丘，在上推石，墮坐禪比丘頭上即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欲推石時，當唱言：『石來！石來！』」
有一比丘在牛群中行，有惡牸牛逐欲觸比丘，比丘走墮一小兒上，小兒即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應安詳牛群中行。」
有一比丘病久羸瘦脊僂，作是念：「我何用是活，今可自投深坑死。」即自投坑。坑中先有野干噉死人，比丘墮上，野干死，比丘脊便得直。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夜提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莫以小因緣便自殺。」
有一比丘暖坐處坐，以衣自覆，有餘比丘喚言：「起！起！」是比丘言：「勿喚我起，我起便死。」餘比丘復重喚言：「起！起！」便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比丘狂以殺心打他，若是人死，得波羅夷。若不死，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病久，看病比丘看視故，作是念：「我看來久，是病人不死不差。今不能復看，置令死。」是看病人便不看故，病人便死。

是看病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病，多有衣鉢財物，看病人瞻視來久，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復看，置令死，財物當入眾僧分。」更不看故，病人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食不消故，以厚衣被自纏裹坐一處。有餘比丘來喚言：「起！」答言：「莫喚我起，我起當死。」有餘比丘重喚言：「起！起！」便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癰瘡未熟，有一比丘來破，是比丘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若癰瘡未熟破人死，得偷蘭遮。若破熟癰死，無罪。」
有一比丘病，看病人久來與求隨病飲食不能得，語病人言：「我久為汝求隨病飲食不能得，今趣得食便噉。」是病人趣得食，食故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病，看病人為多求藥而不能得。是看病人到病人所言：「我為汝故求隨病藥而不能得，汝今趣得藥當服。」是病人趣得便服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若趣與藥死者，得偷蘭遮。若與隨病藥死，無罪。」
有一比丘病，語看病人言：「汝扶我起、扶我坐、與我著衣、扶我出房坐、與我洗浴、與我著衣、將我日中、將我陰中、還將我房中、令我坐、令我臥。」是比丘即便死。看病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坐禪比丘睡，行禪比丘以法杖觸令覺，即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是比丘刀風發，若觸、若不觸，必當死故，無罪。」
坐禪比丘睡，行禪比丘以綿麹擲令覺，即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是比丘刀風發，若擲、若不擲，必當死故，無罪。」
坐禪比丘睡，有一比丘持水灌頭令覺，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是比丘刀風發，若灌、若不灌，必當死故，無罪。」
十七群眾中有一小兒憙笑，諸比丘捉擊擪，令大笑故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答言：「以戲笑故擊擪，大笑故便死。」佛言：「無罪。從今日不應擊擪人，若擊擪得波夜提。」

有一居士得新穀新菜，先與眾僧後自噉。有一阿蘭若比丘常入出此居士舍。是阿蘭若中前著衣持鉢入居士舍，至坐處坐共相問訊。是居士見阿蘭若，作是念：「是新穀新菜，當與此阿蘭若，不與眾僧。」即持與阿蘭若比丘。諸比丘生念：「此居士常得新穀新菜，先與眾僧然後自食。今歲何以不與眾僧耶？」諸比丘自相問言：「誰是彼舍入出比丘？」有比丘言：「有一阿蘭若比丘常入出其舍，必當是彼所遮。」諸比丘言：「喚是阿蘭若比丘來。」此比丘來已，諸比丘語言：「某甲居士，歲歲常持新穀新菜，先與眾僧然後自食；今歲不與，必是汝遮。」答言：「我何故遮？」諸比丘言：「此比丘不肯直首，當以兩木壓取其辭。」壓時便死。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居士，常與眾僧安居衣。有一阿蘭若比丘常入出其舍。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居士舍，至坐處坐共相問訊。居士見已作是念：「是衣我當與是阿蘭若，不與眾僧。」念已即持衣與是比丘。諸比丘作如是念：「某甲居士，常與眾僧安居衣，今歲何故不與？」共相問言：「誰是彼舍常入出比丘？」有比丘言：「有一阿蘭若比丘常入出其舍，必是阿蘭若所遮。」諸比丘言：「喚是比丘來。」來已諸比丘問言：「某甲居士，歲歲常與安居僧衣。今歲不與，必是汝遮。」答言：「我何以故遮？」諸比丘言：「此比丘必不肯直首，當擲著池中。」著時即死。諸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一乞食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遊行時到一多人鬧處門中擲衣，角觸木杵，木杵倒壓殺一小兒。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乞食時當一心觀前後。」

有一乞食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遊行諸處到一婆羅門舍。是舍主晨朝洗頭洗身著新白衣，在中門間座。上坐比丘在門下立彈指，婆羅門聞彈指聲，即出看。見比丘即生惡心，作是念：「我未祠天、未祠亡父母親里，禿道人著壞色弊衣，斷種人先來從我乞食。」以瞋心推胸令去，比丘倒一小兒上，小兒即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乞食時，當一心觀前後。」

有一比丘有拍病呪術，拍一人頰即時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今日欲拍時當徐徐，莫令死。」

有一比丘食時噎，一比丘與槌頸，所噎食并血來出，即時便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從

今日當安徐槌，但令食出，莫令死。」
迦留陀夷常入出一家，中前著衣持鉢往到其舍。是家有婦人乳兒，早起持兒著床上，以白氈覆捨去。迦留陀夷門下立彈指，婦人出看，見迦留陀夷言：「大德坐此床。」迦留陀夷不觀，便坐小兒上，小兒大喚，婦人言：「此中有小兒！有小兒！」迦留陀夷身重，坐時小兒即死腸出。迦留陀夷作是事已，還到寺中語諸比丘：「我今日作如是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作是事？」「世尊！我先不觀是床便坐。」佛言：「無罪。從今日床榻坐處，當好看然後坐。若不看坐，得突吉羅。」偷羅難陀比丘尼亦如是。
復有父子二比丘，共遊行憍薩羅國，欲詣舍衛城。日暮是中有嶮道未度，兒語父言：「是中有嶮道，當疾行過。」即從兒語疾行，即乏死。兒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并逆罪耶？」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以何心語？」兒比丘言：「日暮恐不過嶮道，我以恩愛心語令疾行。疾行時乏死。」佛言：「無罪。從今日莫以小因緣故日暮嶮道中行，若已入嶮道，老比丘所擔物，年少比丘應代擔，應語言：『我若前去，汝當於後來。』」是時諸比丘便生疑：「云何比丘殺父，不得波羅夷及逆罪耶？」佛知諸比丘心所念，為說本生，語諸比丘：「有過去世，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諸衣已絞捩曬卷牒，盛著囊中持復道還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自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瞋作是念：『我父疲極睡臥，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說偈言：

「『寧為智者仇，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佛語諸比丘：「謂彼時禿染衣人，豈異人乎？莫作是觀，即此長老比丘是也。爾時兒者，今此比丘是。爾時此兒雖殺父而不得逆罪，今殺父亦不得波羅夷及逆罪。」◎
十誦律卷第五十八

十誦律卷第五十九(第十誦之四)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比尼誦殺戒之餘

◎有父子二比丘，遊行憍薩羅國，欲到舍衛國。至一無僧伽藍聚落中，兒語父言：「今於何處宿？」父言：「此聚落中宿。」兒言：「此聚落中白衣住處，若我在中宿與此何異？」父言：「當何處宿？」兒言：「當此空地宿。」父言：「此中有虎畏，若我睡時汝當莫睡。」答言：「爾。」父即臥睡，有鼾聲，虎聞便來嚙父頭，父便大喚。兒看見父頭破，父因是即死。兒比丘生疑：「父由我故死，父欲在聚落中宿，我若用父教者，父則不死。我欲空地臥故令父死，我將無得波羅夷并逆罪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應當大喚然火怖虎令去。」

比丘以殺心，遣使殺某甲人，是人若死，是比丘，得波羅夷。若不死，得偷蘭遮。

有比丘殺一獼猴，諸比丘言：「汝得波羅夷。」是比丘言：「何以故？」諸比丘言：「獼猴似人，若殺與人何異？」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波逸提。」

諸比丘遊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見一空寺入中觀看，見臥具、床榻、釜鑊、盆器、斗斛、瓶甕眾僧生活物，無所乏少，自相謂言：「我等何不是中安居？」餘比丘告言：「隨意。」是中安居已立制：「我等三月過不自恣，到八月當自恣。夏末月布施物我等當得。」夏末八月賊發時，賊作是念：「何處有不須器仗鬪戰而得錢物耶？」作是念已共相謂言：「當奪沙門釋子物。」賊即來圍繞是寺。是僧中有比丘得神通力，亦有本是大力士，及本是大射家子，是諸比丘作是念：「我等以好心出家，不應與賊共鬪。」作是念已默然住。賊來劫奪衣被令皆裸露。諸佛常法，二時大會集諸弟子：一春末月、二夏末月。春末月，諸方處處國土諸比丘來至佛所，佛與我等說法，我等三月安居中，當念修習，是初大會。為聽法故夏末月，自恣竟作衣畢，持衣鉢到佛所，作是念：「我等久不見佛世尊！」是第二大會，為見佛故。是被賊比丘，自恣已作衣竟，持衣鉢向舍衛，到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諸佛常法，客比丘來，以軟語勞問如是言：「汝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爾時佛以如是語勞問諸比丘：「汝忍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世尊！我等忍足、安樂住、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具以上事向佛廣說。佛即以是因緣故

集僧，集僧已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汝等賊來時，應作大音聲擊鍾振鈴令賊怖畏。」諸比丘從佛聞是事，見是過罪，後歲還本處安居，安居已還復立制：「我等不應三月自恣，當到八月自恣。為夏末月得安居施物用故。」夏末八月如本賊發時，賊作是念：「何處當有不須器仗鬪戰而得錢物耶？」作是念：「沙門釋子不與人鬪，我當往劫取財物。」念已即往圍繞僧房。諸比丘先備防賊具，賊來已即入房舍，閉門下店上樓閣上，作大音聲恐怖諸賊，擊鍾振鈴。有二比丘，闇中擲石恐怖，石墮殺賊。是兩比丘自相謂言：「我與汝俱放石，不知誰石殺賊？」即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放石時應唱言：『石下！石下！』」(第三波羅夷竟)◎

◎大妄語戒

佛在毘耶離婆求沫河邊，佛與婆求沫河諸比丘結戒，言：「先作無罪。」是諸比丘作是念：「我等多時空無過人法妄語，不知何者是先？何者非先？」心生疑悔。是事白佛，佛言：「未結戒前婆求沫諸比丘一切時不犯，是故先作無罪。」

比丘人前作非人想，自說得過人法，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人中生人想，得波羅夷。人中生非人想，得波羅夷。人中生疑，得波羅夷。非人中生非人想，得偷蘭遮。非人中生人想，得偷蘭遮。非人中生疑，得偷蘭遮。」

有比丘，居士前自稱得過人法。是居士不解，居士言：「大德何所道？」比丘言：「置不須問。」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波羅夷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波羅夷，得偷蘭遮。」

有人問比丘言：「汝是阿羅漢不？汝應受上座上水上供養不？」若默然受，得偷蘭遮。

人問比丘言：「汝是婆羅門除滅惡法不？」若默然受，得偷蘭遮。

人問比丘言：「汝好守六根門不？」若默然受，得偷蘭遮。

人問比丘言：「汝若是阿羅漢便受是衣被。」若默然受，得偷蘭遮。飲食湯藥資生之物亦如是。

比丘常入出一居士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居士舍，居士出在門下立言：「若是阿羅漢，入我舍坐處坐，手受水受飲食，受已呪願，呪願已去。」若是比丘默然入坐，飲食呪願，呪願已去時，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居士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其舍，居士出在門下立言：「大德！若是阿羅漢便入。」比丘言：「我非阿羅漢，

若聽入當入。」若居士聽入無罪。坐處坐、受水飲食、呪願出門亦如是。

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我能於中遍至，身自在來往。」諸比丘言：「目連！汝何有此事？聲聞弟子身通，極遠能至梵世。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言：「汝等莫說目連是事罪過。何以故？若人依初禪，善修習如意足得神通，是人則能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身自在往來。若比丘依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亦如是。目連比丘依四禪，善修如意足得大神通，若欲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中身得往反自在，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言：「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音聲，我以天耳皆悉能聞。」諸比丘言：「目連汝何有此事？聲聞弟子天耳，極遠能聞上至梵世。汝目連空無過人法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若有依初禪得天耳，是人則能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音聲自在能聞。若比丘依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目連比丘依四禪，善修天耳通，若欲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音聲，皆悉能聞，目連實語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言：「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心念，我能悉知。」諸比丘言：「目連！汝何有是事？聲聞弟子極遠能知乃至梵世。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若比丘依初禪，善修知他心通，是人則能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心念皆悉能知。若比丘依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目連比丘依四禪善修他心通，若欲知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心念，皆悉能知，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宿命，我悉能知。」諸比丘言：「目連！汝何有此事？聲聞弟子宿命通，極遠能知從阿鼻地獄乃至梵世。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若比丘依初禪善修宿命通，是人則能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宿命，皆悉能知。若比丘依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目連比丘，依四禪善修宿命通，若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所有宿命，皆悉能知，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其中所有眾生死此生彼，我以天眼悉能見之。」諸比丘言：「汝目連！何有此事？聲聞弟子天眼，極遠能見阿鼻地獄乃至梵世。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

連是事過罪。何以故？若比丘依初禪善修天眼通，是人則能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死此生彼，皆悉能見。若人依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目連比丘，依四禪善修天眼通，若從阿鼻地獄乃至阿迦尼吒天，其中眾生死此生彼，皆悉能見，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言：「若人言求漏盡阿羅漢，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已得解脫者，則我身是。何以故？我是阿羅漢漏盡，乃至正智已得解脫。」諸比丘言：「汝何有此事？得阿羅漢漏盡，乃至正智已得解脫。何以故？目連多事多欲。目連！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若人求實阿羅漢漏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已得解脫者，目連是也。何以故？目連實是阿羅漢漏盡，乃至正智已得解脫，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我見有一眾生五百由旬大火焰燒身，虛空中來大喚啼哭極受苦切。」諸比丘言：「何處有是眾生、有如是大火焰？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我亦見是眾生五百由旬火焰燒身，虛空中來大喚啼哭極受苦切，但不欲向餘人說。何以故？畏人不信，若人不信如來語，長夜受大衰惱。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我見有一眾生，五百夜叉鬼持五百斧，經五百日夜斫一肋。是肋墮海水中，海即擾濁。」諸比丘言：「目連！何處有如是眾生、有如是肋？汝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我亦見是眾生，五百夜叉鬼持五百斧，經五百日夜斫斷一肋，墮海水中海即擾濁，而不欲向人說。何以故？畏人不信。若人不信如來語，長夜受大衰惱。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我見一眾生，身如一大木船，頭如酒甕，喘息如雷聲，眼睛如憍薩羅大銅釬，口中出舌如黑雲中掣電。」諸比丘語目連言：「何處有此眾生？汝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我亦見是眾生，身如一大木船，頭如酒甕，喘息如雷聲，眼睛如憍薩羅大銅釬，口中出舌如黑雲中掣電。如來而不欲向人說。何以故？畏人不信。若人不信如來語者，長夜受大衰惱。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北方有池，名漫陀緊尼，廣長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底布金沙，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

黃、赤白、紅紫種種雜色蓮花遍覆池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甚可愛樂，遶池四邊種種花樹果樹。」諸比丘語目連：「何有如此池？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北方有是漫陀緊尼池，縱廣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底布金沙，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紅紫種種雜色蓮花遍覆池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甚可愛樂，遶池四邊種種華樹果樹，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在耆闍崛山中，入虛空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薩卑尼池岸上大象聲。聞已還疾入三昧，作是念：「我入三昧中聞是象聲。」從三昧起語諸比丘：「我一時在耆闍崛山中，入虛空無色定，聞薩卑尼池岸上象聲。」諸比丘語目連：「何有此理？入虛空無色定中若見若聞，無有是事。何以故？若人入無色定，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先事不見後事，如來亦見先亦見後。目連在耆闍崛山中，入虛空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是人從三昧起，聞薩卑尼池岸上象聲已，還疾入虛空無色定，便謂我入定聞聲。若人入無色定，若見色聞聲，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若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者，亦無是處。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又一時目連在耆闍崛山中，入識處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天城中諸天歌聲，聞已還疾入定，作是念：「我在三昧中聞諸天歌聲。」從三昧起，語諸比丘：「我一時在耆闍崛山中，入識處定，聞天城中諸天歌聲。」諸比丘語目連：「何有此理？入無色定而當見色聞聲耶？何以故？若人入無色定，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先事不見後事，如來亦見前亦見後。目連在耆闍崛山中，入識處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天城中諸天歌聲，聞已還疾入定，便謂我入定聞聲。若人入無色定，若見色若聞聲，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若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者，亦無是處。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又一時目連在耆闍崛山中，入無所有處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三昧起，聞阿修羅城中阿修羅伎樂音聲，聞已還疾入定，作是念：「我在定中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從定起已語諸比丘：「我一時在耆闍崛山中，入無所有處無色定，聞阿修羅城中阿修羅伎樂音聲。」諸比丘語目連：「何有此理？入無色定而當見色聞聲耶？何以故？若人入無色定，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汝空無過

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先事不見後事，如來亦見前亦見後。目連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處無色定，善取入定相、不善取出定相。從定起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聞已還疾入定，便謂我入定聞聲。若人入無色定，若見色若聞聲，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若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者，亦無是處。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北方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底有金沙，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雜色蓮花遍覆水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如音樂聲甚可愛樂，遶池四邊種種花樹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聖王乘。」諸比丘言：「何有此池？何有此象？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北方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底有金沙，八功德水常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雜色蓮花遍覆水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如音樂聲甚可愛樂，遶池四邊種種花樹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聖王乘。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外大海內洲有明月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聖王乘。」諸比丘言：「何有此處、有如此馬？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外大海內洲有明月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聖王乘。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諸比丘問目連：「是多浮河水從何處來？」目連答言：「此水從阿耨達池中來。」諸比丘言：「阿耨達池其水甜美，有八功德，此水沸熱醎苦，何有此事？目連！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是事問佛，佛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過罪。何以故？阿耨達龍住處，去此極遠，是水本有八功德甜美，經歷五百小地獄上來，是故醎熱。汝等若問目連：『是水何故醎熱？』目連能隨相答汝。目連實語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耆闍崛山底有五百由旬池，池底有金沙，八功德水充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雜色蓮花遍覆水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如音樂聲，遶池四邊有種種花樹果樹，是摩那斯龍王宮殿。」諸比丘言：「何有是池？何有是龍？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

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是耆闍崛山底，有五百由旬池，底布金沙，八功德水充滿其中，甜美如真蜜，青黃、赤白、雜色蓮花遍覆水上，種種眾鳥哀聲相和如音樂聲，遶池四邊有種種花樹果樹，是摩那斯龍王宮殿。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語諸比丘：「三十三天有善法堂，堂有五百柱。有一寶柱，如毫毛許，不到碑上。有寶樓，是釋提桓因坐處，眾花莊嚴。其邊皆有諸天坐處，亦以花莊嚴。」諸比丘語目連：「何有是事？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忉利天上善法堂，堂有五百柱，有一寶柱，如毫毛許不到碑上。有寶樓，是釋提桓因坐處，眾花莊嚴。其邊皆有諸天坐處，亦以花莊嚴。目連語實無罪。」

又一時目連入定，見跋耆夜叉與摩伽陀夜叉共鬪，跋耆夜叉破摩伽陀夜叉。目連從三昧起語諸比丘：「跋耆人當破摩伽陀人。」後阿闍世王，善將兵眾破跋耆人。諸比丘語目連：「汝先言：『跋耆人當破摩伽陀人。』而今摩伽陀人破跋耆人。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是跋耆夜叉與摩伽陀夜叉共鬪，跋耆夜叉破摩伽陀夜叉，爾時跋耆人亦破摩伽陀人。後阿闍世王，更集兵眾共戰得勝。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目連又復入定，見摩伽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摩伽陀夜叉破跋耆夜叉。目連從三昧起語諸比丘：「摩伽陀人當破跋耆人。」後戰時跋耆人破摩伽陀人。諸比丘語目連：「汝先言：『摩伽陀人當破跋耆人。』而今跋耆人破摩伽陀人。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是摩伽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得勝，破跋耆夜叉，爾時摩伽陀人亦破跋耆人。後跋耆人更集兵眾共鬪得勝。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目連常入出一居士舍，又一時目連中前著衣持鉢入其舍，居士與敷坐處共相問訊。是家中有妊身婦人，檀越問目連：「大德！是婦為生男？為生女？」目連答言：「生男。」語已便去。更有一梵志來入其舍，主人問言：「此婦人為生男？為生女？」梵志言：「生女。」是婦人便生女。諸比丘語目連：「汝先說某居士舍婦人生男，今乃生女。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爾時此兒是男，後轉根為女，目連隨心想說無罪。」目連後相生女亦如是。

又一時大旱無雨，目連入定，見却後七日天當大雨，滿諸溝坑。城邑聚落悉聞此言，皆大歡喜。國中人民皆捨眾務覆屏蓋藏，各各屈

指過籌數日，到第七日雨風尚無，何況雨耶？諸比丘語目連：「汝言七日天當大雨滿諸溝坑，今雨風尚無，何況雨耶？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目連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目連是事過罪。何以故？目連見前不見後，如來見前亦見後。七日有大雨下，有羅睺阿修羅王，以手接去置大海中。目連隨心想說無罪。」

長老莎伽陀語諸比丘：「我入禪定，能令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滿其中火。」諸比丘言：「何有是事？聲聞弟子能作大火從阿鼻地獄極至梵天。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莎伽陀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莎伽陀是事過罪。何以故？若比丘依初禪，修如意足得神通，是比丘則能從阿鼻地獄至阿迦尼吒天，自在能滿中火。若比丘依第二、第三、第四禪亦如是。莎伽陀依止四禪，善修如意足得大神通，若念從阿鼻地獄至阿迦尼吒天自在能滿中火。莎伽陀語實無罪。」

長老輸毘陀語諸比丘：「我能一念中識宿命五百劫事。」諸比丘語輸毘陀：「何有是事？聲聞弟子一念中極多能知一世。汝空無過人法故妄語，汝輸毘陀滅擯驅出。」佛聞是事語諸比丘：「汝等莫說輸毘陀是事過罪。何以故？是輸毘陀前身，從無想天命終，來生此間。無想天壽五百劫，以是故說一念中知五百劫。輸毘陀隨心想說無罪。」(四波羅夷竟。略問僧殘、不定、捨墮、單提、悔過，此五篇略問。不問眾學、七滅諍也。)

僧伽婆尸沙初

佛在舍衛國，因迦留陀夷結戒，先作無罪。長老迦留陀夷，作是念生疑：「我多時出精，不知何時是先、是不先？」是事白佛，佛言：「未結戒前善男子迦留陀夷一切時出精不犯，故言先作無罪。」

一比丘身不動便出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問佛，佛言：「無罪。」

毘舍佉鹿子母，信眾僧，兩手接足頭面作禮，次到迦留陀夷接足作禮，迦留陀夷即失精墮其頭上。優婆夷小却兩手拭精，歡喜唱言：「我得大利！我諸同學有如是多婬欲人，亦能斷欲修梵行。」迦留陀夷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若有如是多欲比丘，應當裹繫。」

有一比丘洗浴時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比丘洗浴時餘比丘與摩身即時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無罪。」
有一比丘摩觸男根時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若逆摩失精，得僧伽婆尸沙。若順摩為覆故失精無罪。」
有一比丘邪念故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無罪。」
有一比丘見端正女色便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無罪。」
有比丘若為女人捉手、捉脚、捉膝、捉[蹲- 酋+(十/ 田/ ム)] 故，比丘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無罪。」
有比丘為母抱捉嗚說邪語，是比丘失精，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突吉羅。姊妹、本二、先私通婦亦如是。」
有比丘於新死女人、脹女人、青瘀女人、臭爛女人、噉殘女人、血塗女人、乾枯女人、脹壞女人、骨女人身上出精，得僧伽婆尸沙。(初僧伽婆尸沙竟)
佛因迦留陀夷結戒，先作無罪。是迦留陀夷作是念生疑：「我多時摩觸女人身，不知何時是先、是不先？」是事白佛，佛言：「迦留陀夷未結戒前摩觸女人身一切時不犯，故名先作無罪。」
有比丘人女中生非人女想摩觸，後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若人女中生人女想摩觸，得僧伽婆尸沙。人女中生非人女想摩觸，僧伽婆尸沙。人女中生疑摩觸，得僧伽婆尸沙。非人女中生非人女想摩觸，偷蘭遮。非人女中生人女想摩觸，偷蘭遮。非人女中生疑摩觸，得偷蘭遮。比丘以脚蹋觸女人身，得突吉羅。若女人以脚蹋觸比丘身無罪。比丘捉女衣，得突吉羅。若女人捉比丘衣無罪。比丘捉女人鬢、捉髮花、捉真珠、捉耳瓔珞、捉耳璫、捉如是等女人莊嚴具，偷蘭遮。」
有女人與比丘瀉水，水流不斷，比丘於是女人生邪心，即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比丘為母抱捉嗚說邪語，心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突吉羅。姊妹、本二、先私通婦亦如是。」
有比丘於新死女人、脹女人、青瘀女人、臭爛女人、噉殘女人、血塗女人、乾枯女人、脹壞女人、骨女人摩觸，得偷蘭遮。(第二僧伽婆尸沙竟)
佛因迦羅比丘鹿子兒結戒，先作無罪。是比丘生疑：「我多時媒嫁，不知何時是先、是不先？」是事白佛，佛言：「未結戒前迦羅

比丘一切時媒嫁不犯，故名先作無罪。」
有比丘常入出一家中，是比丘一時中前著衣持鉢至居士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女人至我邊不？」比丘言：「我能語彼，不能還答汝。」居士言：「云何知此事得成以不？」比丘言：「我當令比丘在某處立。」是比丘作是語已出居士舍，見一比丘語言：「汝小住此中。」彼比丘言：「住此何為？」答：「汝但住莫問。」是比丘留彼比丘已便去，居士出便見彼比丘住所期處，語言：「善哉，善哉！我事得成。」彼比丘言：「得成何事？」居士答言：「何用問為？此是期處。」先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比丘常入出一家，是比丘一時中前著衣持鉢到居士舍，居士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女來不？」答言：「能。」比丘往語女人，女人言：「我不須是事。」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夫婦相瞋不和合，有一比丘常入出其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其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是比丘令二人懺悔。是二人懺悔已和合行欲，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人有三種婦：一、用財得；二、禮法得；三、破壞得。是三種婦，若作券言：『非我婦。』禮法未斷猶故出入，未唱言：『非我婦。』比丘和合是婦，得偷蘭遮。是三種婦，若作券言：『非我婦。』禮法已斷不復出入，而未唱言：『非我婦。』爾時比丘和合，得偷蘭遮。是三種婦，若已作券言：『非我婦。』禮法已斷不復出入，已唱言：『非我婦。』爾時比丘媒合，得僧伽婆尸沙。」
一比丘常入出一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居士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婬女來不？」比丘言：「我當語。」即往語是婬女來向居士，道中為餘人將去。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居士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居士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女人來不？」比丘言：「能。」即往語，是女人莊嚴身欲往，夫即來入，以是因緣不得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入出一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居士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汝能語某甲女人來不？」比丘言：「能。」即往語，女人便許。是女人生念：「我至彼必不得

睡，今先睡已當往。」女人睡至地了，竟不得去。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居士貪著一女人，至此女人所言：「聽我作婬欲。」女人答言：「我今懅。」居士言：「我云何知汝閑時？」女人言：「有一比丘常入出我舍，我遣是比丘打汝背，當知我閑。」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至其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女人語比丘言：「往打某甲居士背。」比丘言：「何以故？」女人言：「但往打莫問。」比丘即往，以拳打居士背，居士言：「事成已。」比丘言：「何所成？」居士言：「是期事也。」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居士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居士小默然已語比丘言：「大德！能語某甲女人來不？」比丘言：「我等不應作使，汝急欲見者，當為眾僧作會，我當請是女人來。」居士即與比丘會直，比丘以是直與眾僧作會，請是女人來，居士於中得共女人作婬欲。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估客婦，甚有容色。有一居士欲共私通，彼婦不從。其夫命終，有小因緣，居士不聽餘人出入其舍。其母問其女言：「頗有方便可得使人出入不？」女言：「有。」母問：「是誰？」答：「彼居士為我故數數遣信，欲共我通，我不從。」母言：「汝可從其意，以汝故令多人得樂。」女言：「當使誰語？」母言：「可使常入出比丘語。」有一比丘常入出其家，中前著衣持鉢入其舍，與坐處坐已，共相問訊已問言：「大德！能語某甲居士如是如是事不？」答言：「能。」即往語，居士便往。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居士作僧坊，常供給是處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是居士後少時便死，更無人供給是處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有一比丘到是居士婦邊語言：「汝何以不供給是處眾僧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居士婦言：「大德！是居士福德勇健，本所供給皆是其力。大德！汝若能令某甲居士此間處分作務，若爾可得供給。」比丘即到彼居士邊語言：「汝能與某甲居士婦在外處分作務不？」彼居士言：「我家自多事處分不遍。」比丘言：「為受為供養塔僧人故。」是居士信佛法僧故便言：「能。」是居士常入出，與居士婦和合。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居士作僧房，常供給是處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是居士婦死，更無有人供給是處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有一比丘到居士所語言：「汝何以不復供給僧房中諸比丘衣被、飲食、湯藥資生所須？」居士言：「大德！是婦有大福德，本所供給皆是其力。汝若能令某甲居士婦修理我家內事處分者，可得供給。」比丘即到居士婦邊語言：「汝能與某甲居士，在內修理家事不？」居士婦言：「大德！我家中自多事務，處分不遍。」比丘言：「為受為供養塔僧人故。」是居士婦信佛法僧故，便言：「能。」是婦常入出故，與居士共和合。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無罪。」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到居士舍，與坐處坐共相問訊。小默然已，居士語比丘言：「大德！汝能語某甲女人來不？」答言：「能。」即往語彼女人，居士及彼女人俱時得病，不得和合。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一比丘常入出一家，是一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是舍，舍主婦人與坐處坐，共相問訊小默然已，婦人語比丘言：「大德！汝能語某甲居士來不？」答言：「能。」即往語。婦人及居士俱得病，不得和合。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有比丘常入出一家，是比丘中前著衣持鉢入是舍，居士與坐處坐，共相問訊小默然已，語比丘言：「大德！汝能為我兒故語某甲居士，與我兒若姊若妹若女不？」答言：「能。」便往語。是居士兒及彼女俱時得病，脊僂狂發更嫡餘人。是比丘生疑：「我將無得僧伽婆尸沙耶？」是事白佛，佛言：「不得僧伽婆尸沙，得偷蘭遮。」

比丘問佛：「如人有可信語優婆塞，非人亦當有耶？」佛言：「有！得道天是。」又問：「人女有可信語優婆夷，非人女亦當有耶？」佛言：「有！得道天女是。」

比丘語餘人：「我能虛空中結加趺坐。」「是比丘空無是事，得波羅夷。」又言：「我能變一身為多身，多身還為一身。我以智慧，若現事不現事，皆能通達，牆壁山樹能過無礙，出沒地中如出入雲，履水如地凌虛如鳥，是日月有大威德，我能不動以手摩捫，乃至梵世往來自在。」「是事若空無實，得波羅夷。」

比丘問佛：「頗有比丘作不淨衣著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衣經淨緯不淨、緯淨經不淨、若二俱不淨。不淨者，若駱駝毛、牛毛、羖羊毛、若雜織。著如是不淨衣，得突吉羅。」

問：「毘尼中說：『比丘不應畜長髮。』若頭上有瘡當云何？」佛言：「以剪刀剪却。」
問：「比丘得淨食，以疑心噉，作是念：『此食為淨、為不淨？』得何罪耶？」佛言：「得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作書、若手示相、若遣使，與天女、龍女、夜叉餓鬼女、毘舍遮女、鳩槃荼女、羅剎女說法過五六語，得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過第三重覆舍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先作舍以板隨意覆。」
問：「頗有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比丘與天女期共道行，若龍女、夜叉女餓鬼女、毘舍遮女、鳩槃荼女、羅剎女期共道行，得突吉羅。」
問：「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口中三迴轉，是名漱口。」
問：「頗有比丘別眾食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虛空中食是。」
問：「頗比丘噉食得波羅夷耶？」佛言：「有！若以盜心食是。」
問：「頗有比丘食家中坐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女人受一日戒，男子不受，是家中坐，得突吉羅。若男子受一日戒，女人不受，是家中坐，亦得突吉羅。若二俱受一日戒，是家中坐無罪。」
問：「頗比丘，食家中獨與一女人共坐，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女人受一日戒，男子不受，是中坐，得突吉羅。若男子受一日戒，女人不受，是中坐，得突吉羅。若二俱受不犯。」
問：「頗比丘往觀軍發行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往觀夜叉軍，得突吉羅。」
問：「頗有比丘語餘比丘言：『共我去至諸家，當與汝多美飲食。』是比丘後時語彼比丘：『我不喜與汝若坐、若語，我獨坐獨語樂。』不得波逸提耶？」佛言：「有！若未至他舍，里巷中語令還，得突吉羅。若僧坊中語無罪。」
問：「頗有比丘無病入白衣舍，從非親里比丘尼自手受飲食，不得波羅提提舍尼耶？」答曰：「有！若比丘尼自持飲食，就白衣舍與比丘，自手受無罪。」
問：「頗比丘尼約勅白衣，與如是飯如是羹比丘食，不得波羅提提舍尼耶？」答曰：「有！若比丘尼，是比丘親里，勸與食，比丘不呵而食，得突吉羅。」(五段竟)
十誦律卷第五十九

十誦律卷第六十(善誦毘尼序卷上)

東晉罽賓三藏卑摩羅叉續譯

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第一

佛婆伽婆，在拘尸城娑羅雙樹間力士住處般涅槃，拘尸諸力士供養佛身。是時長老摩訶迦葉，將五百比丘從波婆城欲到拘尸城。二城中間，爾時有梵志，持天曼陀羅華，發拘尸城，欲詣波婆城。長老摩訶迦葉問：「汝識我大師不？」答言：「識！汝大師娑羅雙樹間力士住處般涅槃，今已七日。諸天世人供養佛身，我從彼得此天曼陀羅華來。」摩訶迦葉不樂，諸弟子中有大憂愁者、有舉手哭者、有躃地者，皆言：「佛取涅槃一何駛哉！世間眼滅。」諸比丘有宛轉地者、有心中愁慼者、有行捨心觀諸法相者，所謂一切無常苦空無我，此無常相法，何可得常？佛在時常說：「一切眾生所可樂著不可久保，皆當別離散壞磨滅。」爾時有一愚癡不善不及老比丘，發此惡言：「彼長老常言：『應當行是、不應行是。』我今快得自在，所欲便作，不欲便止。」如是麁言，唯迦葉獨聞，餘無知者，是諸天神力所隱蔽故。爾時閻浮提中，長老阿若憍陳如第一上座、長老均陀第二上座、長老十力迦葉阿難和上第三上座、長老摩訶迦葉第四上座。摩訶迦葉多知廣識，四部眾盡皆恭敬信受其語。四部眾聞摩訶迦葉從波婆城來欲詣拘尸城，四部眾皆出到半道，奉迎摩訶迦葉。摩訶迦葉見四部眾來，於道外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四眾既到，頭面敬禮，在一面聽其說法。時大迦葉說種種法，示教利喜竟，發遣四眾，還至雙樹頂結支夷。大迦葉言：「我正爾當到，莫燃佛[卄/積]，我欲禮佛全身。」爾時大迦葉，與大眾俱到頂結支夷，到已天為開發金棺解撤纏裹。時大迦葉稽首敬禮佛身，四部大眾亦得禮拜，又告諸人言：「更以天新綿氈好纏佛身，以新香油灌滿金棺，安措佛身而闔棺蓋。更積一切眾香雜薪，以為大[卄/積]。」大迦葉告諸力士：「汝自知時。」諸力士主即燃香薪大[卄/積]。爾時長老阿難見薪[卄/積]然，悲惱哽塞即說偈言：

「世尊此身，　乃至梵天；　今在金棺，
以千氈纏；　灌以香油，　燃以香薪。」

爾時佛[卄/積]燃盡，大迦葉思惟言：「當云何滅火？」即念應以牛乳滅之。爾時大迦葉適生此念，四邊自然有牛乳池，淨潔香好。是時大迦葉，即取此乳以滅是火而說偈言：

「千氈纏佛身，　以火闍維之；
佛之神力故，　常一內衣在；
最外亦不燒，　中者皆燃盡。」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以成治氈，取佛舍利與諸力士。諸力士從長老摩訶迦葉，取佛舍利，盛以金瓶，舉著車上，燒種種香，持諸幡蓋作諸妓樂入拘尸城。爾時拘尸城中有新論義堂，掃灑清淨香潔無量，懸繒幡蓋散諸雜華，敷象牙床，以佛舍利金瓶著上。阿難先以花香伎樂種種供養，亦教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供養禮拜。

爾時波婆城中諸力士聞，佛在拘尸城般涅槃，念言：「佛亦是我師，我之所尊。」來從諸人請舍利分，欲於波婆城中起塔，燒香懸繒幡蓋，盡世供養。拘尸城諸力士答言：「佛在我國般涅槃，我自起塔香華供養，舍利分不可得。」時遮勒國諸剎帝利姓婆蹉婆羅，羅摩聚落拘樓羅種，毘瓶國中諸婆羅門，毘耶離國諸梨昌種，迦毘羅婆國諸釋子，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聞佛於拘尸城般涅槃，今眾人以香華伎樂供養舍利。爾時阿闍世王，勅其大臣婆羅門婆利沙迦羅言：「汝往到拘尸城諸力士所，持我言致問無量，氣力安隱身心樂不？」又語諸人：「佛亦我師我之所尊，今於汝國般涅槃，請分舍利，欲於王舍城中起塔供養。與我者善，若不見與，當舉兵眾以力奪汝。」受勅即嚴四種兵，直至拘尸城，語諸力士言：「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致問無量：『氣力安隱身心樂不？』又言：『佛亦我師我之所尊，在此般涅槃，來請舍利分，汝當與我，我於王舍城起塔供養。』」拘尸城諸力士答大臣婆羅門言：「佛在我國土地般涅槃，我自於此拘尸城起塔供養，舍利分不得與汝。」大臣婆羅門言：「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語汝：『汝等以舍利與我者善。若不見與，當舉四兵以力奪汝。』」諸力士言：「我自供養不以與汝。」波婆城力士亦集四兵，在一面住。羅婆聚落拘婆羅，亦集四兵在一面住。遮勒國諸剎帝利，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毘瓶國諸婆羅門，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毘耶離國諸梨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迦毘羅婆諸釋子，亦集四兵在一面住。婆羅沙迦羅婆羅門，更增四兵，拘尸城一面住。爾時拘尸城外，八軍圍繞，為舍利故，各欲奪取。

爾時大眾中，有一婆羅門姓烟，在八軍中，高聲大唱：「拘尸城諸力士主聽，佛無量劫積善修忍，諸君亦常聞讚忍法，今日何可於佛滅後為舍利故起兵相奪？諸君當知此非敬事。舍利現在，但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爾時姓烟婆羅門，即分舍利作

八分。分竟復高聲大唱：「汝諸力士主聽，盛舍利瓶請以見惠，欲還頭那羅聚落起瓶塔，華香幡蓋伎樂供養。」諸力士答言：「敬從來請。」爾時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復以高聲大唱：「拘尸城中諸力士主聽，燒佛處炭與我，欲還我國起炭塔，華香伎樂供養。」諸力士答婆羅門：「敬從來請。」爾時拘尸城諸力士，得第一分舍利，即於國中起塔，華香伎樂種種供養。波婆國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遮勒國諸剎帝利，得第四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毘奘諸婆羅門，得第五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毘耶離國諸梨昌種，得第六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迦毘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舍利，還國起塔華香供養。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舍利，還王舍城起塔華香供養。姓烟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華香供養。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得炭還國起塔供養。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佛初般涅槃後起十塔，自是已後起無量塔。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知佛舍利流布十方白衣起塔，以是因緣故集僧。集僧竟，語諸比丘：「我昔時從波婆城，將五百比丘，向拘尸城，於二城中間，見一梵志持天曼陀羅華，從拘尸城來，欲詣波婆城。我問梵志言：『優婆伽從何所來？欲至何所？』梵志答言：『我從拘尸城來，欲到波婆城。』問：『識我大師不？』梵志答言：『識！汝大師娑羅雙樹間般涅槃，今已七日，諸天世人供養舍利，我從彼得此天曼陀羅華。』我爾時心不樂，作是言：『佛取涅槃一何駛哉！世間眼滅。』諸比丘中有大憂愁者、有舉手哭者、有躃地者，皆言：『佛取涅槃一何駛哉！世間眼滅。』諸比丘有宛轉地者、有愁慼者，有行捨心觀諸法相者，一切無常苦空無我，此無常法相，何可得常？佛在時自言：『一切眾生所可樂著，難得久保皆當別離散壞磨滅。』爾時有一頑愚不善及老比丘，出惡口言：『彼長老常言：「應當行是、不應行是。」我今得自在，所欲便作、不欲便止。』是愚癡比丘作是語時，唯我獨聞餘無知者，是諸天神力之所隱蔽。復有一比丘在我前說，法言非法、非法言法、善言不善、不善言善。我等今應當集一切修妬路、一切毘尼、一切阿毘曇。」

摩訶迦葉自思惟：「我當僧中集一切修妬路、一切毘尼、一切阿毘曇。或有無知比丘，作如是言：『不應如是集一切修妬路、一切毘尼、一切阿毘曇。』我等今當於僧中，擇取聰明能集法人，僧中作羯磨取。」爾時長老摩訶迦葉，僧中取五百少一比丘，一一稱字。是諸比丘，皆讀三藏、得三明、滅三毒，皆得共解脫。摩訶迦葉僧中唱：「大德僧聽！是五百少一比丘，稱名字，皆讀三藏、得三

明、滅三毒，皆得共解脫。若僧時到僧忍聽，是五百少一比丘，皆是集法人。如是白。」

爾時長老阿難在僧中，長老大迦葉思惟：「是阿難好善學人，佛說：『阿難於多聞人中最第一。』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長老大迦葉思惟已，僧中唱：「大德僧聽！是阿難好善學人，佛說：『阿難多聞人中最第一。』若僧時到僧忍聽，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是阿難好善學人，佛說：『阿難於多聞人中最第一。』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誰諸長老忍阿難作集法人者默然，誰不忍是長老說。」「僧已忍聽長老阿難作集法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長老大迦葉復思惟：「今集一切修妒路、一切毘尼、一切阿毘曇，是事多，非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可竟。今僧中當作羯磨，能作集法人，共一處安居；不作羯磨人，不得共一處安居。」如是思惟竟，長老摩訶迦葉僧中唱：「大德僧聽！今集法多，非一日、二日乃至七日可竟。今僧中作羯磨，能集法人共一處安居；不作羯磨人，不得共一處安居。如是白。」爾時長老摩訶迦葉，復作是念：「何處國土安隱、有好精舍、四事供養飲食無乏、無諸寇賊？」即念：「王舍城中，四事供養具足無乏，國土安隱無諸賊寇，我等今當往到王舍城安居。」如是思惟已，摩訶迦葉獨身先往治精舍，泥塗壁孔治土埵、敷床灑掃、抖擻被褥、教備藥具、飲食衣被。摩訶迦葉知安居時到，共五百比丘王舍城安居。

摩訶迦葉清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教化諸人，持飲食供養集法人教已，摩訶迦葉自行乞食食竟，出城還至精舍。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思惟：「何等比丘能誦毘尼明了，我等難問能隨問答？當從此人集毘尼。」即念：「優波離比丘，佛常讚誦毘尼，比丘中明了第一。」念已白僧：「佛常讚優波離比丘，於誦毘尼比丘中明了第一。優波離比丘！我等問難能隨問答。」爾時摩訶迦葉，為敷法座。優波離比丘昇高座坐竟，摩訶迦葉問優波離：「初波羅夷因緣從何處出？」優波離答言：「初波羅夷，從毘耶離國須提那比丘迦蘭陀子出。」「是中云何犯？云何不犯？」爾時優波離廣說犯不犯相。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爾不？」答言：「爾！如優波離所說。」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竟，次問長老均陀、次問十力迦葉、次第問五百阿羅漢，乃至阿難。阿難答言：「我亦如是聞，是事是法是善，如長老優波離所說。」阿難問摩訶迦葉：「爾不？」答言：「爾。」是中長老摩訶迦葉，僧中高聲大唱：「大德僧聽！初波羅夷法集竟，是法、是毘尼、是佛教，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非法言是法、是毘尼言非毘尼、非毘尼言是毘尼。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摩訶迦葉復問長老優波

離：「第二波羅夷因緣從何處出？」優波離答：「王舍城中，為達尼迦比丘瓦師子。」「第三波羅夷因緣何處出？」優波離答：「跋耆國中，為婆求摩題河邊住諸比丘。」「第四波羅夷因緣何處出？」答言：「毘耶離國，為婆求摩題河邊住諸比丘。」「第一僧伽婆尸沙因緣何處出？」答言：「舍婆提國，為迦留陀夷比丘。第二、第三、第四皆為舍婆提國迦留陀夷比丘。」「第五僧伽婆尸沙因緣何處出？」答：「舍婆提國中，為迦羅比丘彌梨迦子。」摩訶迦葉復問：「云何犯？云何不犯？」優波離廣說犯不犯相。摩訶迦葉問優波離竟，次問阿若憍陳如：「爾不？」阿若憍陳如答言：「長老大迦葉！我亦如是知，如優波離所說。」次問長老均陀、次問十力迦葉、次第問五百阿羅漢，乃至阿難。阿難答言：「長老大迦葉！我亦如是知，如長老優波離所說。」阿難問摩訶迦葉：「如優波離所說不？」答言：「阿難！我亦如是知，如優波離所說。」如是次第一切毘尼集竟。爾時長老大迦葉，僧中高聲大唱：「大德僧聽！如是一切毘尼法集竟，是法、是毘尼、是佛教，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非法言是法、是毘尼言非毘尼、非毘尼言是毘尼。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長老摩訶迦葉思惟：「何等比丘誦修妬路阿毘曇明了，我等難問能隨問答？我等當從此人，集修妬路阿毘曇。」即時作是念：「佛讚阿難比丘，於諸多聞比丘中最第一，持一切修妬路、一切阿毘曇。」迦葉思惟竟，僧中唱：「大德僧聽！是阿難比丘好善學人，佛常讚阿難比丘，於諸多聞中最第一。我等從是人了了問修妬路、阿毘曇集。如是白。」爾時摩訶迦葉，敷好高座，阿難昇高座坐竟。摩訶迦葉問阿難：「佛修妬路初從何處說？」阿難答：「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柰仙人住處鹿林中。」阿難說此語時，五百比丘皆下地蹦跪，涕零而言：「我從佛所面受見法，而今已聞。」摩訶迦葉語阿難：「從今日一切修妬路、一切毘尼、一切阿毘曇，初皆稱如是我聞一時。」阿難言：「爾！是時佛告五比丘：『是苦聖諦，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是集聖諦，是盡聖諦，是道聖諦，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諸比丘！是苦聖諦知故應知，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是苦集聖諦知已應斷，是苦滅聖諦知已應證，是苦滅道聖諦知已應修，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諸比丘！是苦聖諦知故知已，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是苦集聖諦知故斷已，是苦滅聖諦知故證已，是苦滅道聖諦知故修已，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於諸法中生眼、生智、生明、生覺。諸比丘！

若我隨爾許時，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不生眼、智、明、覺，我於一切世間若魔、若梵及沙門、婆羅門天人等眾中，不得解、不得離、不得捨，亦不得不顛倒心，是時我亦不作是念：「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我爾許時，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生眼、智、明、覺，我於一切世間若魔、若梵及沙門、婆羅門天人等眾中，得解、得離、得捨，得不顛倒心。是時我作是念：「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是法時，長老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諸法中法眼生。爾時佛告憍陳如：「得法已不？」憍陳如言：「得已。世尊！」「憍陳如得法已不？」憍陳如言：「得已。世尊！」「憍陳如得法已不？」憍陳如言：「得已。世尊！」憍陳如以初得故，故名阿若憍陳如。阿若憍陳如得法已，是時地神高聲大聲唱言：「諸眾生！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諸餘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如是等一切世間中，不能如法轉，為饒益眾生故，安樂多眾生，憐愍世間故，利益安樂諸天人，增益諸天種，減損阿脩羅眾。」虛空中神聞地神唱聲已，亦高聲大聲唱：「佛轉法輪。」四天王聞虛空神唱，亦高聲大聲唱。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即時唱聲，乃到梵天處，皆高聲大聲唱言：「諸眾生！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餘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如是等一切世間中，不能如法轉，為饒益多眾生故，安樂多眾生，憐愍世間故，利益安樂諸天人，增益諸天種，減損阿脩羅眾。」』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已，是故是經名『轉法輪經』。」大迦葉問阿若憍陳如：「如阿難所說爾不？」答言：「爾！長老大迦葉！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次問長老均陀、次問十力迦葉，乃至次第問五百阿羅漢，末後問優波離：「如阿難所說不？」答言：「爾。」長老優波離問摩訶迦葉：「如阿難所說不？」答言：「爾！長老優波離！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如是展轉問已，一切修妒路藏集竟。爾時摩訶迦葉僧中唱：「大德僧聽！一切修妒路集竟，是法、是毘尼、是佛教，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非法言是法、是毘尼言非毘尼、非毘尼言是毘尼。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長老摩訶迦葉復問阿難：「佛何處始說阿毘曇？」阿難答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婆提，爾時佛告諸比丘：「若人五怖、五罪、五怨、五滅，是人五怖罪怨故，死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墮於地獄。何等五？一者殺；二者偷；三者邪婬；四者妄語；五者飲酒。若人五怖、五罪、五怨、五滅，是人五怖罪怨滅故，死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生於天上。何等五？一者不殺，怖罪怨滅；不偷、不

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亦如是怖罪怨滅。」』」長老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如阿難所說不？」答言：「長老大迦葉！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次問長老均陀、次問十力迦葉，乃至次第問五百阿羅漢，末後問優波離：「如阿難所說不？」答言：「長老大迦葉！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長老優波離問摩訶迦葉：「爾不？」答言：「實爾。」如是一切阿毘曇集已，爾時摩訶迦葉僧中大唱：「大德僧聽！一切阿毘曇集竟，是法、是毘尼、是佛教，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非法言是法、是毘尼言非毘尼、非毘尼言是毘尼。是法、是毘尼、是佛教，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爾時一切修妒路、一切阿毘曇、一切毘尼集竟，長老阿難偏袒右肩長跪叉手，白大德摩訶迦葉：「我面從佛聞受是語，佛言：『我般涅槃後，若僧一心和合，籌量放捨微細戒。』」摩訶迦葉答：「阿難！汝從佛問不？何名微細戒，一心和合放捨？」阿難答：「大德！不問。」迦葉言：「汝應當了了問：『何名微細戒，僧一心和合而放捨此戒？』長老阿難！汝若不問佛，汝得突吉羅罪。是罪汝當如法懺悔，莫覆藏。」阿難答言：「我不輕戒故不問；是時佛欲滅度，我心愁悶故不問。」摩訶迦葉語阿難：「佛三語汝：『閻浮提地種種事，樂壽命最快。若人有修四如意足，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阿難！佛四如意足善修，若欲住壽一劫！若減一劫，自在能住。』汝何以不請佛久住？以是事故，汝得突吉羅罪。是罪汝當如法懺悔，莫覆藏。」阿難答：「我不輕戒，非不敬佛故不請久住。是時魔蔽我心，不自覺知，是故不即請佛久住。」大迦葉復語阿難：「汝以足躡佛衣，得突吉羅。是罪如法懺悔。」阿難答言：「我不輕戒，非不敬佛。是時大風卒起，更無餘人，我襞佛衣，以是故足躡。」大迦葉復語阿難：「佛語汝：『迦拘陀河取一鉢水。』汝言：『迦拘陀河水濁未清。』不即取水。以是事故，汝得突吉羅。是罪如法懺悔。」阿難答言：「我不輕戒，非不敬佛。時五百乘車濿渡未久，水濁未清，以是故不即取水與佛。」大迦葉復語阿難：「佛不聽女人出家，汝乃至三請，令女人出家。以是事故得突吉羅。是罪如法懺悔。」阿難答言：「我不輕戒，非不敬佛。但以過去諸佛皆有四眾，今我世尊云何獨無四眾？是故乃至三請。」大迦葉復語阿難：「佛滅度後，汝何以出佛陰藏相以示女人？以是事故，汝得突吉羅。是罪如法懺悔。」阿難答言：「是女人福德淺薄，欲得見佛相。見已厭離女身，後得男子形，以是故示。」
爾時大迦葉，令長老阿難六突吉羅罪，僧中悔過。長老摩訶迦葉，集僧言：「我等不聽放捨微細戒。何以故？外道異學若聞是事，便言弟子聰明。所以者何？師結戒、弟子放捨。以是故，我等一心集

會籌量，不聽捨微細戒。外道異學有如是言：『大師在時釋子沙門皆具持戒，師滅度後不能具持戒，便還放捨。釋子法滅不久，譬如燃火烟出，火滅烟止。』以是故，我等一心集會籌量，不聽捨微細戒。若我等聽放捨微細戒者，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或如是言：『微細戒非獨是突吉羅，更有四波羅提提舍尼，亦名微細戒。』以是故，我等不聽捨微細戒。若我等一心集會，聽捨微細戒者，或有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作如是言：『非獨突吉羅，四波羅提提舍尼、九十波夜提，亦名微細戒。』以是故，我等一心集會，不聽放捨微細戒。若我等一心集會，聽捨微細戒者，或有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如是言：『非獨突吉羅，四波羅提提舍尼、九十波夜提，是微細戒。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亦名微細戒。』以是故我等不聽捨微細戒。若我等一心集會，聽捨微細戒者，或有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作如是言：『非獨突吉羅，四波羅提提舍尼、九十波夜提、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二不定法，亦名微細戒。』以是故，我等不聽捨微細戒。若我等一心集會籌量聽捨微細戒者，或有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作如是言：『微細戒非獨是突吉羅，四波羅提提舍尼、九十波夜提、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二不定法、十三僧伽婆尸沙，亦名微細戒。』以是故，我等不聽捨微細戒。若我等一心集會籌量，聽捨微細戒者，或有比丘作如是言：『我受持四戒，餘殘戒放捨。』以是故，我等一心集會籌量，不聽捨微細戒。我等隨佛結戒，若佛結戒一切受持。佛經中說摩伽陀國中大臣婆羅沙迦婆羅門因緣，七不滅法中，『若諸比丘！佛不結戒不結，已結戒不捨，如說戒受持，諸比丘善法增益不滅。』以是故，我等盡當受持不應放捨。」(三藏集法品竟)

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第二之上

佛般涅槃後一百一十歲，毘耶離國十事出。是十事非法非善，遠離佛法，不入修妬路、不入毘尼，亦破法相。是十事，毘耶離國諸比丘，用是法行、是法言、是法清淨，如是受持。何等十事？一者鹽淨；二者指淨；三者近聚落淨；四者生和合淨；五者如是淨；六者證知淨；七者貧住處淨；八者行法淨；九者縷邊不益尼師檀淨；十者金銀寶物淨。毘耶離諸比丘，又持憍薩羅國大金鉢，出憍薩羅國，入毘耶離國，次第乞錢，隨多少皆著鉢中。時人或以萬錢、或千、五百、五十乃至以一錢，悉著鉢中。是時有長老耶舍陀迦蘭提子，毘耶離住，得三明，持三藏法：修妬路、毘尼、阿毘曇。耶舍陀是長老阿難弟子。耶舍陀聞毘耶離國十事出已，非法非善遠離佛法，不入修妬路、不入毘尼，亦破法相。是十事，毘耶離國諸比

丘，用是法行、是法言、是法清淨，如是受持。何等十？一者鹽淨乃至金銀寶物淨。毘耶離國諸比丘，又持憍薩羅大金鉢，出憍薩羅國，入毘耶離國，次第乞錢，隨多少皆著金鉢中。時人或以萬錢，千、五百、五十、一錢著鉢中。長老耶舍陀聞是事已，知是事作非法，遣使詣毘耶離諸白衣所，語言：「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法：『從今日比丘須薪乞薪、須草乞草、須乘借乘、須作人借作人。沙門釋子！是中佛不聽乞金銀寶物畜。』」毘耶離國諸比丘聞耶舍陀遣使詣毘耶離諸白衣所言：「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法：『從今日諸比丘，須薪乞薪、須草乞草、須乘借乘、須作人借作人。沙門釋子！乃至佛不聽乞金銀寶物畜。』」聞已集會，所有金銀寶物當分，是中有比丘自取分持出，或使沙彌白衣持去、或著床上持去、或著靴中持去、或衣裹持去、或遣使持分與耶舍陀。耶舍陀即還遣使：「此不淨物何以教我受？沙門釋子不應受此不淨物。佛種種因緣說法：『從今日比丘，須薪草應乞、須車乘作人應借，金銀寶物不聽受畜。』」毘耶離比丘思惟言：「耶舍陀於諸白衣前出我等罪，我等當與耶舍陀作下意羯磨，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思惟已集僧，與耶舍陀作下意羯磨，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耶舍陀聞毘耶離諸比丘作下意羯磨，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聞已如是思惟：「我向諸白衣懺悔時，能事事說法，使諸白衣得信，言：『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因緣，乃至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爾時耶舍陀，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入毘耶離城乞食，食已到毘耶離諸白衣所懺悔時，事事說法，使諸白衣得信，言：「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說：『比丘須薪草應乞，車乘作人應借。不應乞金銀寶物畜。』」如是長老耶舍陀事事說法，諸白衣即得信解，知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毘耶離諸比丘聞長老耶舍陀向毘耶離白衣懺悔時，事事說法使白衣信解，知佛種種因緣說：「比丘須薪草應乞，車乘作人應借，不應乞金銀寶物畜。」聞已如是思惟：「我等不應令耶舍陀是中住，今當作出羯磨，汝不應毘耶離住。」如是思惟已集僧，與耶舍陀作出羯磨，不得毘耶離住。長老耶舍陀聞，毘耶離諸比丘作出羯磨，不得住毘耶離。聞已還房付授臥具，持衣鉢發毘耶離去未遠，自念：「我於毘耶離諸比丘邊得脫，是諸比丘畜金銀寶物，多欲多求惡法成就。」

耶舍陀住憍薩羅國夏安居。爾時長老三菩伽，住摩偷羅國僧伽遮僧伽藍精舍，阿波大羅林中烏頭婆羅樹下。是三菩伽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長老阿難弟子長老耶舍陀，聞長老三菩伽住摩偷羅國僧伽遮僧伽藍，阿波大羅林中烏頭波羅樹下，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聞已遣使詣三菩伽言：「長老知不？毘耶

離國有十事出，非法非善遠離佛法，不入修妬路、不入毘尼，亦破法相。毘耶離諸比丘，用是法行是法、言是法清淨，如是受持。何等十？一者鹽淨；二者指淨；三者近聚落淨；四者生和合淨；五者如是淨；六者證知淨；七者貧住處淨；八者行法淨；九者縷邊不益尼師檀淨；十者金銀寶物淨。毘耶離國諸比丘，又持憍薩羅大金鉢，出憍薩羅國，入毘耶離國，乞錢次第乞，隨多少皆著鉢中，或得萬錢、千、五百、五十乃至一錢。諸長老比丘應集會滅是惡法，今若不滅後必將大。」長老三菩伽聞是事已，即遣使詣達嚫那國、阿槃提國，如是諸國皆遣使語言：「汝知不？毘耶離國十事出。何等十？一者鹽淨乃至金銀寶物淨。是諸惡法，今若不滅後將必大。」爾時達嚫那國、阿槃提國等諸比丘，即皆集會毘耶離。

是時長老梨婆多，住薩寒若國，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好行四無量心，是長老阿難弟子。長老三菩伽聞長老梨婆多住薩寒若國，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好行四無量心。聞已長老三菩伽如是思惟：「我等以何長老為上座？當求是長老為上座攝諸比丘。」作是思惟已，「我等當求長老梨婆多為諸比丘說實法。」爾時長老三菩伽集諸比丘，從白衣索四事供養，索已乘舡至薩寒若國，到長老梨婆多所。長老梨婆多遙見三菩伽來，善心起迎問訊：「道路疲不？」代持衣鉢示房舍，語三菩伽等諸比丘：「是汝床榻被褥臥具。」若上座為辦浴具、澡豆、灰、麻油、薪。浴竟至夜，是時梨婆多，與三菩伽共一房宿，夜多坐禪至天明。時長老梨婆多語三菩伽：「我供養客法作竟，汝從出家法。」長老三菩伽聞是語竟，食時著衣持鉢，入薩寒若城乞食。乞食竟食後，還梨婆多所頭面禮足。

爾時長老三菩伽思惟：「是梨婆多大法師，或能難問我阿毘曇，我或不疾解。我今當先問梨婆多毘耶離比丘十事。」即合手問：「鹽淨應受不？」梨婆多還問三菩伽：「云何名鹽淨？」「大德梨婆多！毘耶離諸比丘，鹽舉殘宿著淨食中噉，言是事淨。我問長老實淨不？」梨婆多答：「不淨，不應食。」「若食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三菩伽又問：「佛何處結戒，是事不應食？」答：「舍婆提毘尼藥法中說。」三菩伽問：「大德梨婆多！應受二指淨不？」還問：「云何名二指淨？」答言：「毘耶離諸比丘，食竟從座起，不受殘食法，兩指抄食噉，言是事淨。我問長老實淨不？」梨婆多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又問：「佛何處結戒，是事不應行？」答：「毘耶離國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近聚落淨，實淨不？」還問：「云何名近聚落淨？」答言：「毘耶離諸比丘，近聚落邊得食，不受殘食法噉，言是事淨。我問長老實淨不？」梨婆多

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又問：「佛何處說是事不應行？」答：「毘耶離國佛為不受殘食法結戒。」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應受生和合淨，實淨不？」還問：「云何名生和合淨？」答言：「毘耶離諸比丘，食竟從座起，不受殘食法，乳酪酥共和合而噉，言是事淨。我問長老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又問：「佛何處結戒，是事不應行？」答：「毘耶離，佛為不受殘食法結戒。」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如是淨，實淨不？」梨婆多還問：「云何名如是淨？」答：「毘耶離諸比丘，內界共住處別作羯磨竟，入僧中唱言：『彼住處作羯磨，長老是事淨。』今我問是事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又問：「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毘尼行法中。」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證知淨，實淨不？」梨婆多還問：「云何名證知淨？」答：「毘耶離諸比丘，各各住處作不如法羯磨竟，入僧中白：『我等處處作羯磨，諸僧證知。』言是事證知淨。今我問長老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又問：「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毘尼行法中。」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貧住處淨，實淨不？」梨婆多還問：「云何貧住處淨？」答：「毘耶離諸比丘言：『我等住處貧，作酒飲。』言是貧住處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又問：「佛何處結戒？」答：「支婆提國颰陀羅婆提城，為長老婆伽陀阿羅漢結戒，不得飲酒。」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行法淨，實淨不？」梨婆多答：「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答：「殺罪，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偷、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慳貪、瞋恚、邪見，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是為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答：「不殺、不偷、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慳貪、瞋恚、邪見，是為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不益縷邊尼師檀淨，實淨不？」還問：「云何不益縷邊尼師檀？」答：「毘耶離諸比丘，作不益縷邊尼師檀，言是事淨。為淨不？」答：「不淨。」問：「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又問：「佛何處結戒？」答：「舍婆提國，佛為長老迦留陀夷，聽縷邊益一搩手尼師檀結戒。」三菩伽言：「大德梨婆多！金銀寶物淨，實淨不？」還問：「云何金銀寶物淨？」答：「毘耶離諸比丘，取金銀寶物，言是事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佛為跋難

陀結戒，不得取金銀寶物。」三菩伽言：「善哉，善哉！大德梨婆多，善說十事。」三菩伽言：「此諸比丘當云何？」梨婆多答：「當共勤方便滅是不善法。」

爾時長老沙羅，住毘耶離國，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是長老阿難弟子，如是思惟：「我所學智，皆從和上口受誦戒，我當分別觀察客比丘、毘耶離比丘。」如是思惟已，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後向沙樹林間。入樹林已，於一樹下敷尼師檀坐，觀所誦法，知誰是？為毘耶離比丘是？為客比丘是？如是觀已，知毘耶離比丘不是、知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客比丘是。是樹林中有神天，合手向沙羅言：「如是，如是！長老！是毘耶離比丘非法語，諸客比丘是法語。大德沙羅！汝欲作何等？」答：「當勤方便滅是不善法。」

毘耶離諸比丘，聞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客比丘，勤方便欲滅是事。聞已如是思惟：「我等當請何等上座為好上座故，多比丘來。上座梨婆多！我等當請。為是上座故，諸比丘當來集。」如是思惟竟，毘耶離諸比丘，著衣持鉢詣薩寒若國。到已見長老梨婆多已同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比丘。見已如是思惟：「長老梨婆多已同彼。」復作是念：「諸上座弟子，我等今當軟語令請。是上座當用弟子語。」毘耶離諸比丘，到上座弟子所，與衣鉢、戶鉤、革屣，與三種藥盡與竟。諸上座弟子即覺問：「是上座供養，何以故與我？」毘耶離諸比丘答：「當語汝師：『毘耶離比丘，是有法語。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比丘，不是法語。一切諸佛皆出東方，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鬪諍。』」諸上座弟子答：「此是小事，我經營之，汝等當受我恩。」諸弟子即到上座梨婆多所言：「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比丘，非法非善言。一切諸佛皆出東方，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鬪諍。」梨婆多語弟子：「汝愚癡人！我自知見毘耶離諸比丘非法非善，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比丘，實是法是善語。汝愚癡人！云何教我非法、非善、非佛語？汝去莫來，我乃至死不用見汝。」是時長老梨婆多語三菩伽：「此事是間可滅。或有不知人言：『此事不可是間滅，本從何處出，應還至本處滅。』」

爾時長老梨婆多、三菩伽，及阿槃提、達嚫那婆多國諸比丘，隨意多少，往薩寒若國。持衣鉢向毘耶離國，次第行到毘耶離。毘耶離國比丘，亦持衣鉢向毘耶離城，次第行到。是時長老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住毘耶離，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好行空三昧，是長老阿難弟子。長老梨婆多，到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所。是上座遙見梨婆多來，歡喜問訊：「長老具醯！善來具醯！久不相見具醯！」到已共坐。諸上座有如是法，若客比丘來，共一處

宿，告給事：「汝為客比丘敷臥具。」給事如是思惟：「上座如是約勅我與客比丘敷床臥具，上座必與客比丘一房宿。」給事受勅已即向上座房，與客比丘敷床臥具。弟子受勅與客比丘敷床臥具竟，還白上座言：「與客比丘敷床臥具已，上座自知時。」上座即從座起，向房舍自坐處，敷尼師壇結加趺坐。長老梨婆多亦向上座房，入已頭面禮上座足，臥具上敷尼師壇，結加趺坐。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如是思惟：「長老梨婆多！客來道路疲極，客比丘未臥，我不應先臥，客比丘臥竟我乃應臥。」長老梨婆多亦思惟：「今僧中第一上座未臥，我不應先臥，上座臥竟爾乃我臥。」是夜二人俱坐禪。後夜長老第一上座問長老梨婆多：「汝何以不臥？」答：「我如是思惟：『長老是僧中第一上座未臥，我不應先臥，上座臥竟爾乃我臥。』」上座問梨婆多：「是夜心入何等三昧？」答：「我多行慈三昧。」上座言：「汝長老具醯！此是小三昧行，汝夜行小三昧行。」梨婆多答：「此實小三昧行，我阿羅漢一切漏盡，是行長夜喜念。以是故，常行是三昧行。」問：「上座何以不臥？」上座答：「我亦思惟，汝道路行極未臥，我不應先臥，汝臥竟我乃應臥。」問：「上座是夜入何等三昧？」上座答：「多行空三昧。」梨婆多言：「此是上三昧行，汝夜行上三昧行。」上座答：「此實上三昧行，我阿羅漢一切漏盡，是行長夜喜念。以是故，常行是三昧。」是二善人，俱得阿羅漢道出所行法。長老三菩伽，是夜過已向第一上座，頭面禮足一面坐。上座問三菩伽：「汝三菩伽，是事云何欲滅？」答：「長老一切僧中上座，當知是事云何滅？」「汝三菩伽，今日食後集一切僧。」三菩伽受上坐語竟，食時著衣持鉢入毘耶離城乞食，食後一處集僧。是時毘耶離國少一比丘，不滿七百集會，為滅是非法、非善、非佛語惡事滅故。

是時有長老，名級闍蘇彌羅，在婆羅梨弗國住，持三藏、得三明，有名稱大阿羅漢，喜用天眼，是長老阿難弟子。以天眼遙見少一比丘，不滿七百在毘耶離國集，為滅非法、非善、非佛語惡事故。即入三昧，如力士屈伸臂頃，於婆羅梨弗國沒，毘耶離國僧住處門下出住。是級闍蘇彌羅出三昧，說偈索開門：

「婆羅梨弗國，　諸舊比丘中，
持律多聞人，　已斷諸狐疑，
今從彼間來，　在此門下立。
婆羅梨弗國，　諸舊比丘中，
持律多聞人，　調御六情根，
今從彼間來，　在此門下立。
婆羅梨弗國，　諸舊比丘中，

持律多聞人，　級闍蘇彌羅，
今從彼間來，　在此門下立。」

十誦律卷第六十

十誦律卷第六十一(善誦毘尼序卷中)

東晉罽賓三藏卑摩羅叉續譯

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第二之餘

長老級闍蘇彌羅來，滿七百僧。蘇彌羅入僧中已，是時長老三菩伽，如是思惟：「我等若在僧中滅是惡事，或有不智比丘言：『是事不應如是滅，是事應如是滅。』我今當僧中作羯磨，一切僧當聽滅是事。」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我等僧中滅是惡事，若有不智比丘言：『是事不應如是滅，是事應如是滅。』我今當僧中作羯磨，一切僧當忍聽滅是事。如是白。」是時三菩伽，僧中唱四比丘名字：阿盤提、達嚫那、婆多國四客比丘，東方四舊比丘。何等阿盤提、達嚫那、婆多國四客比丘：一、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二、沙羅；三、耶輸陀；四、級闍蘇彌羅，是為四客比丘。何等東方四舊比丘：一、上座梨婆多；二、長老三菩伽；三、修摩那；四、薩波摩伽羅摩。是為東方四舊比丘。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我唱是八人名字，阿盤提、達嚫那、婆多四客比丘，東方四舊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是八人作烏迴鳩羅，為斷滅僧中惡事故。如是白。」是時長老阿嗜多受戒五歲，善誦持毘尼藏，在僧中。長老三菩伽如是思惟：「是阿嗜多比丘受戒五歲，善誦持毘尼藏，在此間僧中。若我等令阿嗜多比丘依上座烏迴鳩羅，滅僧中惡事，諸上座或能不喜。我等使阿嗜多依受上座作烏迴鳩羅，沙樹林中為諸上座作敷坐具人。」三菩伽如是思惟竟，僧中唱：「大德僧聽！是阿嗜多比丘受戒五歲，善誦持毘尼藏，學持《阿含》。若僧時到僧忍聽，是阿嗜多比丘依受諸上座作烏迴鳩羅，沙樹林中作敷坐具人。如是白。」如是白二羯磨。「僧聽阿嗜多比丘依上座作烏迴鳩羅，沙樹林中與上座敷坐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時阿嗜多比丘，從座起至樹林中，與諸上座比丘敷坐具已，還到集僧中白諸上座：「大德上座！我已於樹林中敷坐具竟，上座自知時。」諸上座從座起，向樹林中敷坐具處，自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長老三菩伽，從座起偏袒右臂，合手向上座薩婆伽羅婆梨婆羅如是言：「大德上座！鹽淨，實淨不？」上座還問：「云何名鹽淨？」三菩伽言：「毘耶離諸比丘，鹽共宿著淨食中噉，言是事淨。實淨不？」上座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三菩伽問：「佛何處結戒？」上座答：「舍婆提國毘尼藥法中。」三菩伽問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上座沙羅、上座耶輸陀、級闍蘇彌羅、梨婆多、修摩那、婆棄伽彌，問一切上座，乃

至問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答：「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亦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答：「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一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是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一籌，為滅一惡事故。

三菩伽問上座薩婆伽羅婆梨：「婆羅大德！二指淨，實淨不？」上座還問：「云何名二指淨？」答：「毘耶離諸比丘，食竟從座起，不受殘食法，兩指抄飯食噉，言是事淨。實淨不？」上座答：「不淨！」「不淨得何罪？」上座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國為不受殘食法結戒。」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竟，次問上座沙羅、耶輸陀、級闍蘇彌羅、梨婆多、修摩那、婆棄伽彌，問一切上座，乃至問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答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二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是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二籌，為滅二惡事故。

三菩伽問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近聚落淨，實淨不？」還問：「云何名近聚落淨？」答：「毘耶離諸比丘，近聚落邊得食，不受殘食法噉，言是事淨。為實淨不？」上座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國，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上座沙羅、耶輸陀、級闍蘇彌羅、梨婆多、修摩那、波棄伽，問一切上座，乃至問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亦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三惡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三籌，為滅三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生和合淨，大德上座！是淨實淨不？」還問：「云何名生和合淨？」答：「毘耶離諸比丘，食竟從座起，生乳酪酥共和合噉，言是事淨。為實淨不？」答：「不淨。」問：「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三菩伽問薩婆伽

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上座沙羅、耶輸陀、級闍蘇彌羅、梨婆多、修摩那、波棄伽彌，問一切上座，乃至問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還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是時長老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四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四籌，為滅四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如是淨，實淨不？」上座還問：「云何名如是淨？」答：「毘耶離諸比丘，內界共住處別作羯磨，言是事淨。為實淨不？」答：「不淨。」問：「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問：「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中毘尼行法中。」三菩伽問一切上座竟，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答：「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五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善非法、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五籌，為滅五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證知淨，實淨不？」上座還問：「云何名證知淨？」答：「毘耶離諸比丘，各各住處作非法羯磨竟，入僧中白：『我等處處作羯磨，諸僧證知。』言是事證知淨。為實淨不？」答：「不淨。」問：「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問：「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毘尼行法中。」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諸上座，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答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六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六籌，為滅六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貧住處淨，實淨不？」上座還問：「云何名貧住處淨？」答：「毘耶離諸比丘言：『我等住處貧，作酒飲。』言是事淨。為淨不？」答：「不淨。」問：「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婆提國跋陀婆提城，為長老娑伽陀結戒，不得飲酒。」三菩

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上座，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答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七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七籌，為滅七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行法淨，實淨不？」答：「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答：「殺罪，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偷、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慳貪、瞋恚、邪見，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是為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答曰：「不殺、不偷、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慳貪、瞋恚、邪見，是為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上座，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八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八籌，為滅八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伽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不益縷邊尼師檀淨，實淨不？」還問：「云何不益縷邊尼師檀淨？」答：「毘耶離諸比丘，作不益縷邊尼師檀，言是事淨。為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舍婆提國，佛為長老迦留陀夷，聽益縷邊一磔手尼師檀結戒。」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上座，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事中第九事已，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善、非法、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九籌，為滅九惡事故。

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大德上座，金銀寶物淨不？」還問：「云何金銀寶物淨？」答：「毘耶離諸比丘，言金銀寶物淨。

為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問：「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跋難陀釋子結戒，不得取金銀寶物。」三菩伽問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竟次問一切上座，乃至阿嗜多：「汝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阿嗜多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阿嗜多轉問三菩伽：「長老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不？」三菩伽言：「我亦如是知，如上座答。」三菩伽僧中唱：「大德僧聽！今僧以滅十惡事盡，皆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僧中滅是惡事，是中無有一比丘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善言善、善言非善。此非法、非善、非佛教，如是不淨。」作是語竟行十籌，為滅十惡事故。

是時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語長老三菩伽：「是事今已滅竟，如法如善如佛教，現前行十籌了了問答。或有不智比丘作是語：『今滅是十事，為如法滅耶？為不如法滅耶，皆不可知。』以是故，汝三菩伽，當往大會僧中使大會僧皆共普問是十事，如此我答汝令一無異。」如是教竟，諸上座從座起，往至大會僧處，還至本坐處坐。長老三菩伽起，合手向上座薩婆伽羅波梨婆羅，如是言：「大德上座！鹽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佛何處結戒？」答：「舍婆提國毘尼藥法中。」「大德上座！二指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波逸提罪。」「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大德上座！近聚落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大德上座！生和合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不受殘食法結戒。」「大德上座！如是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毘尼行法中。」「大德上座！證知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突吉羅罪。」「佛何處結戒？」答：「占波國毘尼行法中。」「大德上座！貧住處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罪。」「佛何處結戒？」答：「婆提國跋陀婆提城，為長老娑伽陀結戒不得飲酒。」「大德上座！行法淨，實淨不？」答：「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不淨，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答：「殺罪乃至邪見，行亦不淨、不行亦不淨。」「何等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答：「不殺等法，是為行法淨，行亦淨、不行亦淨。」「大德上座！不益縷邊尼師檀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

罪。」「佛何處結戒？」答：「舍婆提國為迦留陀夷聽益縷邊一磔手尼師檀結戒。」「大德上座！金銀寶物淨，實淨不？」答：「不淨！」「不淨得何罪？」答：「得波逸提。」「佛何處結戒？」答：「毘耶離為跋難陀結戒，不得取金銀寶物。」
長老三菩伽，僧中如法滅是毘耶離諸比丘十事罪。如法滅竟，便說此偈：

「若人不知罪不除，　他為除罪便瞋恚；
是名無智愚癡人，　日日忘失功德利，
譬如月十六日後，　其光漸漸消滅盡。
若有人知罪得除，　他為除罪便歡喜，
是名有智黠慧人，　日日大得功德利，
譬如月生一日後，　其光漸漸轉增上。」

七百比丘集滅惡品竟

毘尼中雜品第三

佛在舍婆提城。有比丘與一比丘相嫌，禮拜恭敬，是比丘高聲大喚，諸比丘大集問：「何以故大聲喚？」答言：「此比丘打我。」諸比丘問此比丘：「實打不？」比丘答言：「我禮拜恭敬，實不打，是比丘先相嫌故，為我作過耳！」諸比丘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緣會僧，會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若先相嫌不應禮拜，若禮拜得突吉羅罪。」長老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言：『先相嫌不應禮拜。』若未受具戒人先相嫌者，得禮拜不？」佛言：「不得！若僧都會時聽禮無罪。」
優波離問：「沙彌受具足羯磨時，男根轉成女，為名比丘、名比丘尼耶？」佛言：「名比丘尼。」又問：「式叉摩尼受具戒羯磨時，女根轉成男，為名比丘尼、名比丘耶？」佛言：「名比丘。」又問：「若一切比丘結界羯磨時，僧都轉成女，是界名比丘界、名比丘尼界耶？」佛言：「名比丘尼界。」問：「若一切比丘尼結界羯磨時，都轉成男，是界名比丘尼界、名比丘界耶？」佛言：「是名比丘界。」問：「若比丘結界羯磨時，或轉者、或不轉者，是界名比丘界、名比丘尼界耶？」佛言：「若說羯磨人，是男，界屬比丘；成女界，屬比丘尼。」問：「比丘結界羯磨時，說羯磨比丘獨轉成女，是界名比丘界、名比丘尼界耶？」佛言：「名比丘尼界。」問：「比丘尼結界羯磨時，說羯磨人獨轉成男，是界名比丘尼界、名比丘界耶？」佛言：「名比丘界。」

諸比丘為比丘尼作種種羯磨，諸比丘尼不受。是事白佛，佛言：「比丘不應與比丘尼作羯磨，還比丘尼應與比丘尼作羯磨，除三種羯磨。何等三？一者受具戒、二者行摩那埵、三者出罪羯磨。」
諸比丘尼為比丘作種種羯磨，諸比丘不受。是事白佛，佛言：「比丘尼不應與比丘作羯磨，還比丘應與比丘作羯磨，除三種羯磨。何等三？一者不禮拜、二者不共語、三者不敬畏羯磨。」
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尼，到祇洹欲聽法，其日說戒。諸比丘語：「姊妹汝出去！我欲作法事說戒。」比丘尼言：「我等欲聽諸比丘戒。」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比丘尼前說比丘戒。」是事白佛，佛言：「聽比丘，比丘尼前說比丘戒。不聽比丘尼說比丘戒。若比丘說戒時忘，聽比丘尼口授。」時諸比丘，到王園比丘尼精舍中欲聽法，其日說戒。諸比丘尼言：「大德汝出去！我欲作法事說戒。」諸比丘言：「我欲聽比丘尼戒。」諸比丘尼言：「佛未聽我等比丘前說比丘尼戒。」是事白佛，佛言：「聽比丘尼，比丘前說比丘尼戒，不聽比丘說比丘尼戒。若比丘尼說戒時忘，聽比丘口授。」
波斯匿王請佛及阿難明日入宮食，阿難先已受他請，時忘不憶復受王請。佛默然受請竟，王頭面禮佛足還宮，是夜辦種種飲食。辦竟敷佛坐處，遣使白佛：「唯聖知時，食具已辦。」佛著衣持鉢，共阿難入王宮食。爾時阿難二請忘不與他一請。阿難以食著口中，是時乃憶知，有二請不與他一請，不敢吐食，為恭敬佛故。又不敢咽，為持戒故。佛知阿難心悔，告阿難：「心念與他已便食。」長老優波離問佛：「佛聽阿難心念與他得食。若餘人心念與他，亦得食不？」佛言：「不得。除五人：一者坐禪人、二者獨處、三者遠行、四者長病、五者飢餓時依親里住。如是人更無餘人，聽心念與他。」
有比丘與一比丘相嫌，與清淨，是人高聲大喚，諸比丘大集問：「何以大喚？」答言：「是比丘重罪欲我邊懺悔。」諸比丘問是比丘：「汝實重罪欲懺悔不？」答言：「不！我欲與清淨，此人與我相嫌，是故大喚與我作過。」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先相嫌人，不應與清淨、不應與欲、不應與自恣、不應與懺悔。若與懺悔得突吉羅罪。」優波離問佛：「若比丘一處僧擯，餘處得懺悔不？」佛言：「不得。除是精舍空，若諸比丘死、若反戒、若入外道，聽餘處懺悔無罪。」
憍薩羅國有二聚落界相連，是中一比丘尼，謂是一聚落，入異聚落界。諸比丘尼語此比丘尼：「汝得僧伽婆尸沙罪。」是比丘尼言：「何等僧伽婆尸沙？」諸比丘尼言：「汝獨入異聚落。」是比丘尼心中悔，出界故得僧伽婆尸沙，以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謂是

一界、謂是異界耶？」比丘尼言：「我謂是一界。」佛言：「無罪。從今日聽，若有兩聚落界相連，是中應作一界羯磨。云何作？一比丘尼應僧中唱：『大德尼僧聽！某甲、某甲聚落界，是中欲作一界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聚落界，作一界羯磨。如是白。』白二羯磨。『僧已聽某甲、某甲聚落界作一界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比丘從憍薩羅國遊行，欲至舍婆提城，近祇洹有好林木茂盛，其中淨潔，諸比丘心樂是處。其日說戒，諸比丘言：「是中作說戒。」說戒竟入祇洹。祇洹比丘打揵槌欲說戒，客比丘問：「何以打揵槌？」答：「欲說戒。」客比丘言：「我等已說戒竟。」問：「長老汝等何處說戒？」答：「某處。」祇洹比丘言：「汝等破僧。」客比丘言：「云何破僧？」「汝等界內二處說戒，輕我等故。」客比丘心悔：「我等破僧，或得偷蘭遮罪。」是事白佛，佛知故問：「汝心云何？」客比丘言：「我謂是外界。」佛言：「無罪。從今日不得為小因緣故住道中說戒。若欲說戒，當上高處立觀知，近處有精舍無？若有，應入中作布薩說戒。」

憍薩羅國有邊聚落，諸比丘畏賊，棄精舍入是聚落。其日說戒日，有比丘共賊來。是比丘不知何者是外界，何者是內界。是事白佛。佛言：「有聚落屬賊，是一切外界，是時隨所在處自在說戒。」

舍婆提國有賈客主，欲至他國，占沸星日發。有比丘以此布薩日，欲共賈客主去，是比丘到賈客主所語言：「小住！我有法事。」賈客主答：「今是沸星日好，不得住，汝作法事竟隨後來。」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賈客住，廣說戒；若小住，略說戒；若不住，三語說；若都不聽住，各各口語：『今日布薩說戒。』若白衣在比丘中，不得各各口語，是時應一心念：『今日布薩說戒。』」是賈客主發，到宿處作制限，不得散住。若散住盡奪財物及奪命。是日說戒日，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若有如是布薩說戒日，應但一心念：『今日布薩說戒。』」

有賈客主，到有龍處宿，諸比丘語賈客主：「我等欲作法事。」賈客主言：「大德！是處龍處莫作聲，龍儻瞋，我等得大愁怖。」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布薩說戒日，應但一心念：『今日布薩說戒。』」

有賈客主，到鬼神處宿。是日說戒日，諸比丘語賈客主：「我等欲作法事。」賈客主言：「大德！是處鬼神處莫作聲，鬼儻來，我等得大愁怖。」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從今日若如是布薩說戒日，但應一心念：『今日布薩說戒。』」

長老優波離問佛：「阿蘭若比丘在獨處一身，當云何說戒？云何自恣？云何受衣？云何受七日法？云何受七日藥？云何與一請？云何衣物以清淨故施？」佛告優波離：「若阿蘭若比丘獨處一身，聽一心念：『今日布薩說戒。』得說戒法、自恣、受衣、受七日法、受七日藥、與一請，及淨施衣物亦爾。」

神通大德大力比丘，至淨國乞食，國人多惡。若受飲食先好洗手，是比丘先受食便欲噉，淨人言：「我等非不淨人。」持飲食來與比丘，不手授便著地。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白佛。佛言：「從今日淨國中聽不手授得取，以淨國土故。」

有一住處，一上座犯僧伽婆尸沙，上座言：「我當行波利婆沙行摩那埵。」諸人言：「上座行波利婆沙摩那埵，何況中座下座。」生不信心。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若一心生念：『從今日更不作。』是時即得清淨。」

有一住處有比丘大德多知：「我行波利婆沙行摩那埵。」諸人言：「大德多知比丘，行如是事，何況餘人。」生不信心。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若一心生念：『從今日是事更不作。』是時即得清淨。」

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言：「汝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是罪如法懺悔。」其人言：「我不能行，我寧當反戒。」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若一心生念：『從今日更不作。』是時即得清淨。」

有比丘病，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言：「汝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是罪如法懺悔。」其人言：「我不能行懺悔法，無力故。」諸比丘言：「汝乞出罪羯磨。」其人言：「我不能胡跪住。」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若一心生念：『從今日更不作。』是時即得清淨。」

有一住處，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眾不滿二十人，是比丘欲至他處懺悔，道路遇賊死。諸比丘言：「是比丘不清淨死，或墮惡道。」是事白佛，佛言：「一心生念如法懺悔，是人清淨，死不墮惡道，得生天上。」

有一住處，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眾不清淨，是比丘至他眾欲懺悔，道路遇賊奪命。諸比丘言：「是比丘不清淨死，或墮惡道。」是事白佛，佛言：「一心生念如法懺悔，是人清淨，死不墮惡道得生天上。」(凡有六種懺法，不可妄用及僥倖也。唐為自欺，罪亦不除，要須廣問，明律者能斷之耳，相甚難知。)

憍薩羅國遠住處，二比丘共住，有賊來捕是比丘，欲祠祀故賊一面住守。是二比丘其日說戒日，二比丘言：「聚落主小放，我等欲作法事。」賊言：「聽汝作法事。」二比丘小遠，一人言：「我有

罪。」一人言：「我亦有罪，佛說俱有罪人不得清淨。」賊言：「汝道何物？汝欲走去耶？」答：「不去。」「道何等？」答言：「我等有過欲懺悔耳。」賊言：「汝有何過？」答：「如是如是過。」賊言：「汝等是好人，有爾許小事，持是作過。我等是惡人，惱如是好善人。」賊到賊主所言：「是比丘好善人，可放使去，我更覓餘人。」賊主言：「放去。」比丘從恐怖中得脫。是二比丘以是事向諸比丘說。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急事，若不相應罪聽懺悔。」

憍薩羅國遠住處，有二比丘共住，有賊來捕是比丘，為祠祀故賊一面住守。是二比丘，其日是說戒日，比丘言：「聚落主小放我等，我等欲作法事。」賊言：「聽汝作法事。」二比丘小遠。一人言：「我有罪。」一人言：「我亦有罪。佛說：『相應罪不得懺悔，不相應罪得懺悔。』今我等是相應罪，不得共懺悔。」賊言：「汝道何等？欲走去耶？」答言：「不去。」問：「若不走，道何等？」答言：「我等有過欲懺悔耳。」賊言：「汝有何過？」答：「如是如是過。」賊言：「汝等是好善人，有爾許小事持作過。我等是惡人，惱如是善人。」賊到賊主所言：「是比丘善人，可放使去，我等更覓餘人。」賊主言：「放去。」是二比丘恐怖中得脫，向諸比丘說。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日若有相應罪，是比丘一心生念口言：『後當向清淨比丘懺悔。』聽受相應罪懺悔。」

有一住處比丘病，墮罪，語看病人：「我有罪。」看病人言：「我亦同有是罪。」「佛說：『有相應罪，一心生念口言懺悔，後聽受他懺悔。』我等是事故，欲從汝懺悔。」看病人答：「遠住處二比丘，為賊捕得欲祠祀，是故佛聽。若相應罪懺悔，不聽病人如是懺悔。」是病比丘死，心悔故墮惡道。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若有相應罪，若賊捕得、若病人，聽心生口言懺，後當從清淨比丘懺悔，後聽受他懺悔。」

憍薩羅國舍利弗，欲遊行至舍婆提。中道有空精舍。是說戒日不知何者是內界、何處是界外。是事白佛。佛言：「若有棄空精舍，是名一切界外，是中隨意說戒。」

憍薩羅國有二聚落連界，是時飢餓，有比丘尼將一比丘尼伴，到異聚落親里舍，與二、三日食，更不能與，語比丘尼言：「汝一人尚不能活，何以將人來？」比丘尼答：「佛不聽我獨餘聚落行，以是故將來。」比丘尼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從今日連界，是中應作一界羯磨。云何作？僧一心會，一比丘尼應唱言：『大德尼僧聽！某甲、某甲聚落，作一界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聚落，作一界羯磨。如是白。』白二羯磨。『僧已聽某甲、某甲聚落作一界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與賈客俱經過大澤。諸比丘從賈客主乞水，賈客主即出水與著鉢中，水上有少食，諸比丘棄水。賈客主言：「汝亦知是中無水水難得，何以棄水？」比丘言：「日時已過，是水上有少食，不應飲故。」是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不應一切棄，棄上少許水，下淨水聽飲。」

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與賈客俱經過大澤故。諸比丘從賈客主乞水，賈客主即出水與著鉢中，水底有少許食，諸比丘棄水。賈客主言：「汝亦知是中無水水難得，何以棄是水？」比丘答言：「日過中，是水底有少食，不應飲，是故棄。」是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不應一切棄，上水聽飲，下底應棄。」

諸比丘從放牛人乞水，水瓶膩瀉水著鉢中，水上凝酥如芥子。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酥可却者却，淨水應飲。」

諸比丘持膩鉢，著汪池水中取水，水膩盡凝。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酥可却者却，淨水應得飲。」

諸比丘鉢有殘食著鉢，著潢池水中取水，食沒入水，遙見飯白。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可却者却，殘餘淨水得飲。」

沙彌白衣捉瓶酥麻油，澍著比丘鉢中不斷，諸比丘心中疑：「我或非是受法？」便白佛，佛言：「是澍下流非上流，不破受法。」

憍薩羅國比丘，遊行至舍波提國，經過大澤。是時有小沙彌持淨物，沙彌不能擔。便白佛，佛言：「比丘應并擔淨人去。」

諸比丘舍內壁上有棚，棚上有食，沙彌小，不及舉食、不及取食。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比丘明日當擔淨人棚上取。」

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至舍婆提，道中值河水。沙彌小，擔淨物不能渡。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比丘當擔沙彌渡河。」

憍薩羅國諸比丘，遊行至舍婆提，道中值河水。沙彌小擔淨物，是河水駃長，比丘擔沙彌渡，為水所漂。比丘手觸食，諸比丘疑：「是食或能不淨？」便白佛，佛言：「淨人恒念守視食囊，雖觸無罪。」

有河浮囊渡，擔淨物沙彌小，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比丘當使淨人持食，著浮囊上，渡到彼岸上，莫手觸食，還使淨人捉。」

比丘新熏鉢，酥著鉢，二、三過洗，膩氣不淨。便白佛，佛言：「若一心三洗者，是鉢名淨。」

比丘用不淨脂塗鉢受麨，是比丘一切棄。白佛，佛言：「不應一切棄，瀉著餘器中應食，餘著鉢麨是應棄。」

比丘繩綴鉢用受熱粥，少膩從綴間出，比丘都一切棄。佛言：「不應一切棄，應棄此膩，餘應食。」
比丘使沙彌持鉢，是沙彌持食，不淨鉢與師。是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無急事不應使沙彌持鉢，若使持應從沙彌受。」
比丘淨食中著不淨食。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不淨除却，餘殘應食。」
比丘不淨食中著淨食。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不淨者却，應取淨者食。」
比丘淨飯中著不淨飯。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不淨除却，餘殘應食。」
比丘不淨飯中著淨飯。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不淨者應却，取淨者食。」
憍薩羅國諸比丘，與賈客俱向舍婆提城，經過大澤。諸比丘從賈客主乞食，賈客主言：「汝知此間食難得，何以不自擔糧？」諸比丘答：「佛未聽我等道路齎糧。」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自擔糧，從他易淨食乃聽噉，不易不聽噉。」諸比丘欲易食，他人不與言：「汝食中有何不可，故易？」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從今日清淨故與。」與竟他不還，是事白佛，佛言：「當從乞取。」
是賈客主到宿處，淨人辦飲食，滿鉢著一面。賈客夜半發去，諸比丘忘自持食，後憶念此食不淨便棄。佛言：「不應棄，憶念時從人受。」
有守邏人，從比丘乞食，若與食少、若不與，此人瞋作不可事。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擔食藏，莫使人見。若食當出道取一搦，不受得食，以經曠澤故。」
頻婆娑羅王請佛及僧與粥田，諸比丘守穀不肯取，以上場不淨故。佛言：「未分應取，若分不應故取。若取得突吉羅罪。」
飲食具車載來入，車欲傾，將車人呼：「大德佐捉。」諸比丘不肯捉，以不淨故。佛言：「聽佐正車，正車後不應更捉。若捉得突吉羅罪。」
飲食具舡載，諸比丘不肯上舡，以不淨故。佛言：「從今日聽著蘆薄，若席應坐。」若坐觸食具，佛言：「敷令遍，莫觸食具。」
飲食具，騾驢牛象馱來，諸馱傾轉。驅馱人喚：「諸大德！佐我正馱。」比丘不肯，若佐是食具或不淨。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佐正，若正後更莫捉。若觸得突吉羅罪。」
白衣沙彌負食具來，負傾轉語：「諸大德！與我正負。」諸比丘不肯。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正，若正已莫復觸。若觸得突吉羅罪。」

沙彌白衣持酥油瓶瀉著異瓶中，瓶傾動。淨人語：「大德！與我正。」諸比丘不肯。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與正，正已莫復觸。若觸得突吉羅罪。」
比丘使沙彌白衣僧釜中煮肉飯粥羹，釜傾轉呼：「佐我支。」諸比丘不肯。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佐正，正已不應復觸。若觸得突吉羅罪。」
有看馬人，從波羅奈國詣舍婆提放馬。是人信佛法，辦種種飲食入著僧前。是人聞馬屋失火，是人言：「大德自食，我等有急事。」留食便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信佛法人一心與，若捨去便應食。」
比丘乞食，食著一面：「待時到，我當食。」烏來啄一口去，比丘一切棄食。佛言：「不應一切棄，但棄啄處，餘殘應食。」
比丘乞食食著一面，待時當食，蠅來入食鉢中。比丘言：「此食或破受法。」日近中無淨人，是比丘心疑，不敢食。佛言：「蠅不可遮，不破受法。」
長老優波離問佛：「有比丘求水瓶，誤取酥油瓶，是瓶破淨，應棄不？」佛言：「有二種不壞淨：一無羞破戒人捉、二持戒人忘誤捉，俱淨應食。」
諸比丘為小沙彌擔飲食，行道中與沙彌食。沙彌食時還與比丘，比丘不肯受，共宿故。佛言：「先不共要得食，若要不應食。」
諸比丘夏安居，聚落中有因緣應出，是比丘畏犯戒不去，是眾所可作事廢。佛言：「聽受七夜法去。」諸比丘受七夜去聚落，若七夜未盡，所作事未竟來還。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受餘殘夜去，言：『我受七夜法，若干夜已過，餘若干夜在，受彼出界。』」
佛在舍婆提，波斯匿王有園，名波羅陀，清涼淨潔，眾事作竟唯無有水。一時波斯匿王出，詣園四顧看不見水，王告大臣侍人：「此中何以無水？」大臣答：「素無水。」王告大臣：「汝等方便引水令來，園無水不可愛樂。」大臣侍人中，有惡心不信法者言：「有一因緣水可得來。」王言：「水云何可得？」大臣言：「當於祇洹中作渠通水來，作渠者，當破祇洹中樹及佛圖精舍。」王言：「吾欲使水來，不知餘事。」王為是故至桑奇多國，恐諸比丘儻來從我乞救，是事故王去。後工匠即詣祇洹，引繩使直欲鑿渠，諸比丘問言：「聚落主欲作何等？」工匠言：「波斯匿王有園，名波羅陀，清涼淨潔，眾事作竟唯無水，欲於祇洹作渠通水。」諸比丘言：「聚落主，汝等欲伐樹木，房舍非復僧伽藍。」工匠答言：「大德！我是官人，不得自在，從王約勅，非是我意，憍薩羅主波斯匿王意耳！」工匠言：「我等唯能小停不作，汝等自詣王求令不作

渠。」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應受七夜去。」諸比丘受七夜去，到彼間久住，無人與白王，七日向盡而事未了，心疑即還祇洹。諸比丘見彼比丘來問：「是事辦不？」答言：「不辦。」祇洹諸比丘言：「何以不辦？」答：「我等彼間久住，無人白王，七夜向盡而事未了，我等心疑便還。」是事白佛，佛言：「聽受三十九夜去。云何應受？一比丘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誰不忍者便說。』『僧已聽某甲、某甲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諸比丘到彼亦久住，無人白王。王餘時小出，王舉眼視，遙見比丘，王語臣言：「往問沙門釋子，來何所作？」受教往問：「為何所作？」比丘答言：「我欲見王。」臣還白言：「比丘欲見王。」即語臣言：「喚比丘來。」即往言：「王喚比丘。」比丘即入。就座坐已，共相問訊樂不樂。王小默然，王忘先事故便問比丘：「何故來？」比丘即以此事向王廣說。王言：「去，莫復使作。」工匠即不作渠。

六群比丘畜五大皮：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狸皮。是事白佛，佛言：「五大皮不應畜：若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狸皮。更有五皮不應畜：象皮、馬皮、豺皮、狗皮、黑鹿皮。若畜得突吉羅罪。」

阿闍世王見父諸好大床，心悔憂惱，以是物故：「我父清淨人、無過人，而枉死。」便告大臣侍者，持是諸床去，即持著空地。王出猶見，王言：「除却。」彼即移著外門屋中。王出入復數見，王言：「持去。」彼即移著中門屋中。王見猶數，王言：「何以置此耶？」臣言：「大王！不知當移置何處？」王言：「持去施竹園眾僧。」臣即持去與竹園僧，僧著空地講堂門間。諸兵將吏到竹園看見之，言：「我眼初不得見，是好物何緣棄之？若王聞者心或不淨。」諸比丘聞，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白衣舍大床高床，比丘不得畜、不得坐、不得臥。若人施高床大床，聽受應護藏舉，不得坐、不得臥。」

波斯匿王母死，母所有生時一切眾物，持詣祇洹與諸比丘。諸比丘得是貴衣被，從阿蛾羅彌國出；戶摩根衣，婆蹉阿婆多蘭國出，以是好貴衣被，敷著地在上經行。諸兵將吏到祇洹觀看，見已言：「我等初不得手捉著頭上，云何敷地脚躡？若波斯匿王聞，心或不淨。」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聽貴衣中可作臥具者

便作，中作衣者便作，是物任所用者便作。」是大貴衣阿蛾羅彌國出，戶摩根衣婆蹉阿婆多蘭國出。貴價衣是比丘受用，作四方僧臥具。

有時大雷，諸飛鳥怖死。諸居士知是事即出擇取好鳥，除大烏鳥、鷲、禿梟、角鴞、阿羅，如是諸鳥不取，不中食故。諸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舍婆提乞食，見此諸鳥皆死無人取，諸比丘語餘比丘：「汝持去煮炙，我乞食還，共汝等噉。」是時有比丘持來煮炙，有諸比丘問：「是何等肉？」答：「烏肉。」諸比丘以種種因緣呵：「云何名比丘噉烏肉？佛所未聽。」諸比丘種種因緣呵竟，是事白佛。佛言：「烏肉不得噉。若噉得突吉羅罪。」諸比丘問：「是復何等肉？」答：「小烏肉、鷲肉、鴻肉、婆娑禿梟、角鴞、阿羅肉等。」諸比丘種種因緣呵：「云何名比丘，噉大烏肉、鷲肉、鴻肉、婆娑禿梟、角鴞、阿羅等肉？佛所不聽。」呵竟白佛，佛言：「不得噉如是等肉，一切噉死尸鳥肉，皆不得噉。若噉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食後，至阿耆羅河上經行，見水中漂豺來。諸比丘語一比丘：「取此豺來，明日當食。」是比丘即取，明日有煮豺肉者，有乞食者。諸比丘問：「長者！是何等肉？」答：「豺肉。」諸比丘種種因緣呵：「云何名比丘，佛未聽噉豺肉而噉？」呵竟白佛，佛言：「云何名比丘，噉豺肉，豺肉狗肉無異。從今日不得噉豺肉。若噉得突吉羅罪。」

諸人騾死棄著塹中。諸比丘食時著衣持鉢，入舍婆提城乞食，見塹中有死騾，語餘比丘：「持去煮，我等乞食還，當共噉。」諸比丘問：「是何等肉？」答：「騾肉。」諸比丘種種因緣呵：「云何名比丘，佛未聽噉騾肉而噉？」是事白佛，佛言：「騾馬何異？從今日不得噉騾肉。若噉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食後，入安陀林經行，見死獼猴，語餘比丘：「持去，明日當食。」是比丘即取。明日有煮者，有行乞食者。諸比丘問：「長老！是何等肉？」答：「獼猴肉。」諸比丘種種因緣呵：「云何名比丘，佛未聽噉獼猴肉而噉？」是事白佛，佛言：「獼猴似人肉，與人肉何異？若噉得突吉羅罪。」

（毘尼雜品竟）

毘尼序卷下

因緣品第四

佛在迦毘羅婆國。諸貴釋子出家，得長病。病人早起，到親里家、檀越知識家，諸主人問言：「樂不？」答：「長病不樂。」主人

問：「得何等病？」答：「得如是、如是病。」主人言：「白衣時病云何治？」答：「牛胞中著藥灌。」主人言：「與汝是藥治。」比丘言：「佛未聽我著是藥。」是事白佛，佛言：「聽灌用，薄皮不中灌。」佛言：「聽厚皮灌屏處，聽若藥師教親親人灌。」

諸貴釋子出家，得長病。病人早起，到親里檀越知識家，主人問：「樂不？」答：「長病不樂。」主人問：「何等病？」答：「如是如是病。」主人言：「白衣時病云何治？」答：「用刀治。」主人言：「與汝刀。」比丘言：「佛未聽我等用刀治。」是事白佛，佛言：「聽蓮華莖割。」比丘言：「不中用。」佛言：「聽用金銀、琉璃、銅鉛、錫珠刀割。」比丘言：「如是諸刀不中用治。」佛言：「屏處聽用鐵刀治。」

有比丘病，語看病人言：「持生熟酥、油、蜜、石蜜來。」看病人言：「無。若有是佛僧物不淨、舉宿、惡捉、不受、內宿。」是事白佛，佛言：「聽若佛物、僧物、不淨、舉宿、惡捉、不受、內宿。若病人得上物，差竟應與。」

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痛，藥師教羅散禪那著眼中，作是言：「佛未聽羅散禪那著眼中。」佛言：「聽用治眼。」畢陵伽婆蹉鉢中有羅散禪那，小鉢、半鉢、大揵瓷、小揵瓷絡囊懸著象牙杙上，取時流污壁臥具房舍臥具垢臭。是事白佛，佛言：「聽羅散禪那函盛。」比丘作函不蓋，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聽作蓋。」比丘直作蓋喜墮，佛言：「作子口蓋，用烏翅鷄翅收漏羅翅。」塗著眼中眼痛更增，佛言：「作籌。」長老優波離問：「何物作籌？」佛言：「鐵銅貝牙角木瓦作。」

佛言：「從今日界內不應作淨處。若作得突吉羅罪。」

長老優波離問佛：「阿耆達婆羅門為佛作八種粥：酥粥、胡麻粥、油粥、乳粥、小豆粥、摩沙豆粥、麻子粥、清粥。是八種粥，雜根藥、莖藥、葉藥、華藥、菓藥，煮可飲不？」佛言：「病比丘可飲，不病者不得飲。」

佛在蘇摩國，是時長老阿那律比丘弟子病，服下藥中後心悶，佛言：「與熬稻華汁與。」與竟悶不止，佛言：「竹笋汁與。」與竟不差，佛言：「囊盛米粥絞汁與。」與竟不差，佛言：「將屏處與米粥。」

優波離問佛：「佛聽結髮鷄尼耶梵志施八種漿：昭梨漿、牟梨漿、拘梨多漿、舍梨漿、阿說陀漿、波流沙漿、劫必陀漿、蒲萄漿。是八種漿，根湯、莖湯、葉湯、華湯、菓湯，合可飲不？」佛言：「若無酒味、不雜食、清不濁，聽飲。」

佛在舍婆提。爾時憍薩羅國諸居士，道中無水處，以水施并施石蜜。六群比丘從憍薩羅國至舍婆提，次第行到施水處。六群比丘但

噉石蜜不飲水，居士言：「何以獨噉石蜜不飲水？」六群比丘言：「我嗜石蜜，不喜飲水。」施主言：「我為飲水故施石蜜，今汝何以但噉石蜜不飲水。」六群比丘言：「我嗜石蜜，不喜飲水。」是六群比丘有大力，復不畏破戒。是居士不能面前譏說，去後心瞋呵罵：「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但噉石蜜不欲飲水。」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五時聽噉石蜜：一、遠行來；二、若病；三、若食少；四、若不得食；五、若施水處。是五時聽噉石蜜。從今日若不飲水不聽噉石蜜。若噉得突吉羅罪。」

優波離問佛：「石蜜漿舉宿得飲不？」佛言：「病比丘得飲，不病不得飲。」

比丘若得二種請：一請與他、一比丘受。問：「汝與不？」答：「我與。」更問：「何時與？」答：「瓶沙王請佛及僧百歲四事供養，是時與。」是事白佛，佛言：「比丘有二請：一、今日請；二、冷請。若有一日得二請：一請與他、一請自受。冷請有二種：隨受淨、隨受不淨。隨受云何淨？隨受五佉陀尼、五食五似食。何等五佉陀尼？根、莖、葉、菓、磨。何等五食？飯、麨、麵、魚、肉。何等五似食？糜、粟、大麥、迦師、莠子。何等不淨隨受？五寶、五似寶。五寶者，金、銀、摩尼珠、頗梨、毘瑠璃。何等五似寶？赤銅鐵、鍮石、水精、鉛錫、白鑞。若淨物直受，不淨物作淨已受。」

阿羅毘國諸比丘，日日借作具，居士言：「諸作具何以不自作，而日日借。」比丘言：「佛未聽我等畜作具。」是事白佛，佛言：「為僧聽畜一切作具。」

有居士祇洹作房舍，是中有少供養具。客比丘房舍中宿，問：「是房舍誰作？」答：「某甲居士作。」是比丘一宿，早起著衣持鉢詣居士所，語言：「汝房舍中供養具何以少？」居士言：「我先時大多與。」是比丘言：「我是中一宿住，見供養具少不足言。」居士語比丘：「共詣本作房舍比丘所。」居士到本營房舍比丘所言：「我本與長老是中供養具，斯何所在？」比丘答：「本所與供養具，異房比丘用去。」居士言：「我本不與異房比丘用，與自作房舍中住比丘用。我房舍空，是供養具著異處，是不應爾。」是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檀越與何房舍，是中住者應用分。」

舍婆提有一人親里為他殺，著祇洹塹中空處。比丘求覓糞掃衣，到死人邊取一衣去。諸親里覓到祇洹，見是比丘問言：「大德！如是人若見若聞不？」比丘答：「此人死棄在祇洹塹中，我是邊取一衣來。」親里言：「將我示處。」比丘即將示處，親里見死悲咽言：

「汝或能以衣故殺我人。」比丘言：「我實不殺。若殺何以不取餘殘衣物也。」親里如是思惟：「我等軟語，是比丘不實語，我當將去詣官。」便將去詣官。官問是比丘：「汝實殺不？」比丘答言：「我是比丘，云何殺人？我若殺，應當持餘衣物去。」官人聰明信佛法，知釋子比丘不作是事，放此比丘去。「若後如是，比丘不問他莫取。」是比丘從恐怖得脫，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不問他，殺人衣不應取。若取得突吉羅。」

諸比丘取有主死人地衣，旃陀羅言：「死人地衣莫取，我曹輸王如是如是物。」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有主死人地衣不應取。若取得罪。」

諸比丘取有主死人地四邊有糞掃衣，是中旃陀羅亦遮，是事白佛，佛言：「若遮莫取。若取得突吉羅。」

時舍婆提有大疫病，多有人死，諸比丘取燒死人間薪，為僧辦溫室。是焦薪鬼逐來，一切僧得病苦，是事白佛，佛言：「不聽取死人間薪，若取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取天祠中衣毳、劫貝、白氎，守祠人言：「大德！此諸衣物屬祠莫取。」比丘言：「此泥木天用衣物為？」守祠人言：「佛、阿羅漢塔物我亦當取。」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天祠中衣毳、劫貝、白氎不得取。若取得偷蘭遮罪。」

有比丘病，多鉢、多衣、多物。看病人思惟：「若交與我一切物，或教六物與僧，餘殘與我。」思惟竟語病比丘：「汝病久不差，汝死後現前一切物僧當分。汝亦不得大福，不得恩分。汝今活時，分處六物與僧，餘殘物與我。」病比丘思惟：「若不與，恐不好看我。」思惟竟，即以六物與僧，餘殘物與看病人。是比丘後病差，是時佛及僧，夏後月遊行諸國土。餘比丘著新染衣，是比丘獨著弊衣。佛知故問比丘：「何以獨著弊故衣？」是比丘以是事白佛，佛種種因緣呵：「何以名比丘，六物不應與僧，不應分與他，亦不應教他與。」佛種種因緣呵竟，告諸比丘：「從今日六物不應自與，不應教與。若自與、教他與，得突吉羅罪。」

長老優波離問佛：「僧坊中房舍破，是中有所用敷具、覆具，得持博貿治不？」佛言：「得。」「若僧中有兩房舍欲壞，得賣一房治一房不？」佛言：「得。」

憍薩羅國有邊聚落，是時有賊，諸居士畏賊棄聚落去。是時諸比丘乞食難得，便棄塔物僧物已，自持衣鉢出去。是賊世靜已，諸居士還本住處，諸比丘為塔物僧物乞求錢財。居士言：「先有塔物僧物，皆何所在？」比丘言：「於賊世中失去。」居士言：「汝自衣鉢在不？」比丘言：「我持隨身。」居士言：「汝等自愛衣鉢，不

愛佛物僧物。」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賊世怖畏時，聽擔去後還著本處。」

更有賊世，諸比丘取自衣鉢及佛物僧物持出去。六群比丘道中逢言：「是僧臥具我當用之。」時比丘不與便鬪諍。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擔去者應用，餘不應索。」

諸比丘持塔物僧物著空地，自著衣持鉢乞食，來還失是物去。佛言：「行乞食時擔佛物、僧物。」自持衣鉢擔荷不好，佛言：「乞食時聽以物著衣裹。」

是比丘持佛物僧物著空地，上廁出失衣物。白佛，佛言：「護是物欲使不失，當寄人若著屏處。」

憍薩羅國一住處，檀越為比丘僧施衣，是中比丘僧不在。是事白佛，佛言：「現在三比丘應分，二比丘亦應分，一比丘心生口言受。沙彌若三、若二應分，一人心生口言應受。」

憍薩羅國一住處，檀越為比丘尼僧施諸衣物，是中比丘尼僧不在。是事白佛，佛言：「現前三比丘尼應分，二比丘尼亦應分，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應分，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尼、二沙彌尼應分，一沙彌尼若心生口言應受。」

憍薩羅國一住處，檀越為比丘僧施衣物，比丘僧不在。是事白佛，佛言：「現在三比丘、二比丘應分，一比丘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二沙彌應分，一沙彌心生口言應受。」若時都無比丘、無沙彌，是事白佛。佛言：「是物比丘尼僧應分。若時亦無比丘尼僧，三比丘尼、二比丘尼應分，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應分，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尼、二沙彌尼應分，一沙彌尼心生口言應受。」

憍薩羅國一住處，檀越為比丘尼僧施衣物，是中無比丘尼僧。白佛，佛言：「現在三比丘尼、二比丘尼應分，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應分，一式叉摩尼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尼、二沙彌尼應分，一沙彌尼心生口言應受。若時都無比丘尼，又無式叉摩尼、沙彌尼，爾時比丘僧應分，乃至沙彌亦如是。」

憍薩羅國一住處，檀越為二部僧施衣物，比丘僧不在。佛言：「比丘尼僧應分。」比丘尼僧亦不在，佛言：「三比丘、二比丘應分，一比丘若心生口言應受。三比丘尼、二比丘尼應分，一比丘尼心生口言應受。三式叉摩尼、二式叉摩尼應分，一式叉摩尼若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二沙彌應分，一沙彌心生口言應受。三沙彌尼、二沙彌尼應分，一沙彌尼若心生口言應受。」

佛在舍婆提。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默然受已，從座起頭面禮佛足遶竟還歸，是夜辦種種飲食，早起敷床座，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僧著衣持鉢入居士舍，佛住精舍迎食分。是居士見眾坐定，自行澡水，上座中座多美飲食。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胡麻滓合菜煮。與諸居士與眾僧多美飲食竟，自行澡水，取小座具僧前坐聽說法。上座舍利弗說法竟，從座出去。是時羅睺羅作沙彌，食後行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諸佛常法，比丘食後如是勞問：「多美飲食飽滿不？」爾時佛問羅睺羅：「僧飲食飽滿足不？」羅睺羅言：「得者足，不得者不足。」佛問：「何以作是語？」羅睺羅言：「世尊！諸居士與上座中座多美飲食飽滿，下座及沙彌與六十日稻飯胡麻滓合菜煮。」是時羅睺羅羸瘦少氣力，佛知故問羅睺羅：「汝何以羸瘦少氣力？」羅睺羅即說偈言：

「食胡麻油大得力，　有食酥者得淨色，
胡麻滓菜無色力，　佛天中天自當知。」

佛知故問羅睺羅：「是僧中誰作上座？」答：「和上舍利弗。」佛言：「比丘舍利弗不淨食。」長老舍利弗聞今日世尊呵言：「比丘舍利弗不淨食。」聞竟吐食出，盡壽斷一切請食及僧布施，常受乞食法。諸大貴人居士，欲作僧食，欲得舍利弗入舍，白佛：「願佛勅舍利弗還受請。」佛告諸人：「汝等莫求舍利弗使受請。舍利弗性，若受必受、若棄必棄。舍利弗非適今世有是性，乃前過去亦有是性，若受必受、若棄必棄。汝等今聽！」爾時世尊廣說本生因緣：「過去世時有一國王，為毒蛇所螫。能治毒師，作舍伽羅呪，將毒蛇來，先作大火，語蛇言：『汝寧入火耶？寧還噉毒？』毒蛇思惟：『唾竟，云何為命故復噉？已吐，不可還噉。我寧入火死。』如是思惟竟投身火中。」佛語諸人：「蛇者今舍利弗是，此人過去世，若受必受、若棄必棄。今亦如是。」是時佛種種因緣呵舍利弗竟，告諸比丘：「從今日應行上座法。云何應行？若聞揵搥聲、若時到聲，應疾往坐處坐，觀中座比丘、下座比丘，或有坐不應法者，若坐不應法者應示。是比丘若不覺，應彈指。彈指不覺，應語比座安祥語。若上座施主與僧食時，不應先食。待得遍，聞等供聲乃食，一切僧應隨上座法行。」

佛在王舍城，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錢財，有大德力，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問訊佛竟一面坐。佛為尸利仇多說法示教利喜：「是應行、是不應行。」種種因緣說法已默然。居士尸利仇多聞法已，叉手向佛白佛

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憐愍故！」以彼應度故，佛默然受請。時尸利仇多見佛默然受，從座起為佛作禮，遶佛三匝而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烟無焰，以沙覆上，如是心生口言：「若沙門瞿曇是一切智人，當知是事。若非一切智人，沙門瞿曇并諸弟子，當墮此坑中。」即入舍敷不織坐床、上敷白氈，如是心生口言：「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是事。非一切智人，并弟子當墮。」尸利仇多以毒和飲食，心生口言：「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是事。非一切智人，當中毒死。」早起遣使白佛：「飲食已辦，佛自知時。」爾時佛語阿難：「令僧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一切應在佛後。」阿難受教，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一切應在佛後。令僧竟，是時佛著衣持鉢在前行，諸比丘從佛後。佛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清淨水，既甘而冷，水中有赤白種種色蓮華，遍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廣葉蓮華上，告尸利仇多：「汝居士，當除心中疑，我實一切智人。」佛作是語竟，入舍上不織床，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汝居士！當除心中疑，我實一切智人。」是尸利仇多見二神力，信心即生清淨，恭敬尊重於佛。是時尸利仇多歡喜叉手，白佛言：「食中有毒，僧或得病，願佛小待，更作飲食。」佛言：「居士！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阿難受教，即僧中令：「大德僧！佛約勅，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如是呪願：「婬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解除捨已，一切諸佛無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佛作是語，食即淨無毒。是時居士尸利仇多，從座起行澡水，手自斟酌多美飲食，飽滿多美飲食。飽滿與竟，洗手攝鉢，尸利仇多取小座具，於佛前欲聽法，佛隨意說甚深淨妙法。尸利仇多即於坐處得諸法法眼淨。如是尸利仇多，得法見法知法，善法淨法心除疑悔，不信他法，得不隨他語，佛法中得無畏力。從座起頭面禮佛足：「大德！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持五戒為優婆塞。」佛為尸利仇多，更多說法示教利喜。佛從座起而還，以是因緣故會僧，會僧已告諸比丘：「從今日不得在佛前行，不得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前行。從今日未唱等供不得食，若食得突吉羅罪。」

憍薩羅國一住處，二部僧得衣物，比丘多、比丘尼少。比丘言：「我取二分，汝取一分。」比丘尼言：「中半分。」諸比丘不知當云何，白佛。佛言：「比丘、比丘尼等分。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四分與第四分。」

佛在王舍城，有居士名婆提，為佛及僧作房舍，極好莊嚴多備飲食。多比丘會，千二百五十。便有居士為大眾布施衣物。是居士言：「佛聽於眾中大聲唱。」是事白佛，佛言：「聽布施時於眾中

大聲唱。」比丘平地立唱，眾多不聞，是事白佛，佛言：「聽座上立唱。」立唱亦不聞，「高處立唱亦見亦聞。」更有居士，見大眾集布施衣物，作是言：「佛若聽我衣摩羅、鞞訶羅施。」佛言：「聽摩羅、鞞訶羅施。」眾人言：「佛若聽我人捉衣角去。」曳土中或脚躡上，是事白佛，佛言：「聽著繩上繫，兩頭各一人捉。」中央故曳泥土中，是事白佛，佛言：「聽作木叉擎。」時小兒男女擎木叉，道中見人作伎樂飲食嬉戲，捨衣繩著一面，走往看失衣物，佛言：「若六歲以下至無歲，及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為五眾擔衣。」居士更言：「佛聽持香鑪在前。」白佛，佛言：「聽。」時眾默然行，諸外道人嫉妬言：「是沙門釋子如擔死人出無異。」居士言：「佛若聽我如世俗法作唱伎樂去。」佛言：「聽。」有一居士見大眾集，多施衣物。居士言：「佛若聽處處唱讚。」佛言：「聽。」無人受是衣物，佛言：「聽先作羯磨使一人受。」無人守，佛言：「聽作羯磨使一人守。比丘無五法不應作羯磨受衣物。何等五？不知得不知不得、不知受得物、不知價、不知數、若著不知憶念處。比丘有五法應作羯磨受衣：知得、知受得物、知價、知數、若著憶念處。」

憍薩羅國一住處，二部僧得衣物，比丘尼言：「佛聽我布施物各著一處。」佛言：「聽。」諸比丘尼無人布施衣物、飲食、臥具、隨病藥，或有人少多與餘人，輕笑言：「愛念婦故與。」諸比丘尼白佛言：「聽我施物還著一處。」佛言：「聽。」無人分是衣物，佛言：「知分物人，應作羯磨。無五法是比丘不應羯磨作分衣人。何等五？不知相、不知衣色、不知衣價、不知數、若與若不與不憶念。比丘有五法應作分衣人：知衣相、知衣色、知衣價、知數、與不與憶念。」諸比丘尼分衣時讚歎，是好、是不好，亂眾，佛言：「分衣時不應讚歎，亂眾故；應默然受衣分。」

佛在舍婆提。爾時祇洹有人，為新房舍因緣故作飲食，多比丘會，千二百五十。諸比丘亂入亂坐亂食，無有次第，或有比丘先食入、或有比丘食時入、或有比丘食後入。是事白佛，佛言：「應唱時到。」雖唱時到，遠處不聞。是事白佛，佛言：「應打揵搥。」雖打，遠處不聞。佛言：「應打鼓。」平地打鼓，遠處不聞。佛言：「應立埵上打。」亦不聞，佛言：「應高處立打，亦見亦聞。」或時無有看食人，食未辦未熟，雖時到食不好；或時有看食人，食辦食熟時到食好。是事白佛，佛言：「看食人應僧中作羯磨。」

憍薩羅國一住處，二部僧得衣物，比丘少、比丘尼多，比丘言：「是衣物作中半，半與比丘僧，半與比丘尼僧。」比丘尼言：「我本眾少，諸比丘取二分，我等取一分。今日多，何以與半分？」是

事白佛，佛言：「比丘、比丘尼應等分。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四分與第四一分。」

有時檀越施僧食，在空露地，盤上有殘餅，篋中有殘飯，木瓮器中有羹。諸外道異學嫉妬，持酒糟著諸飯羹中，如是思惟：「是食不淨，使出家人不得食。」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若可却者却，餘可食之。」若諸比丘共沙彌傳鉢食，比丘轉食與沙彌，沙彌食轉與比丘，比丘洗手更從沙彌受，意中疑：「此或不淨食？」便白佛，佛言：「若一心實與沙彌鉢食，是為淨。」

諸沙彌持器瓮筐盌杓行食時，比丘為沙彌受食分。若沙彌行食，比丘為受。比丘心疑：「將非觸食？」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比丘受觸無所犯。」

諸比丘食竟，以食不淨鉢與沙彌白衣，沙彌白衣洗鉢竟，還著諸瓮筐器中。諸比丘思惟：「是或不淨？」佛言：「一心與淨人鉢，是為淨。」

諸比丘有檀越，施食在空地。諸比丘食竟，捨諸食器去，風雨污泥不淨。佛言：「器物淨洗應著覆處。」

諸比丘二三用澡豆，膩故不盡，木刮却膩，與澡豆淨洗。取水極遠，諸居士以水布施，居士言：「知水極遠，何以大用水？」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佛言：「若一心二、三遍，與澡豆淨洗，是事應淨。」

時有潢水，僧取用，是中有象、馬、驢、牛羊、猪狗，皆入中飲，屎尿不淨；樹葉華菓皆墮水中，爛臭不淨。是事白佛，佛言：「水中不淨者可却便却，餘水應飲。」諸比丘白佛：「水濁鹹，應得飲不？」佛言：「先疑不淨不應飲，若先不疑應飲。」

憍薩羅國有一住處，僧得衣物施，非一切處在。羯磨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是衣物應作二分，如是言：『是分屬上座，是分屬下座。』如是言：『是分屬下座，是分屬上座。』作竟即應羯磨竟。異比丘來，不欲與不應與。若不作如上法，不應受。若受得突吉羅罪。若不如是作出界，得突吉羅罪，亦應共異比丘分。是衣物中應作價數：『如是分我應取，餘殘屬汝。我如是分我應受。』若作如上法，應羯磨竟。異比丘來，不欲與不應與。若不如是作，應與餘比丘分。若不如上法，不應受出界，得突吉羅罪。若一比丘言：『取是衣中一衣言我分，足餘殘屬汝等。』如是作應羯磨法竟，餘法如上。是衣物應與一比丘作羯磨。云何應與？一心會僧，應一比丘眾中唱：『大德僧聽！是衣物，是住處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僧羯磨與。如是白。』白四羯磨。『僧某甲比丘羯磨與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衣竟，不肯還歸，作是言：「何處善法、善言、善施法與，都是

僧中，我何以還歸？」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清淨故與。如是言，是比丘還歸便好，不歸應強奪。是比丘應教突吉羅罪懺悔。」

優波離問佛：「佛聽諸比丘所著衣：覆身衣、拭身巾、拭脚巾、拭面巾、僧祇枝、泥洹僧，是衣名何等？」佛言：「名波迦羅(晉言助身衣也)。」

優波離問：「是衣云何受？」答言：「是衣如是言：『是波迦羅衣我受用故。』」「何等人邊應受？」佛言：「五眾邊應受。」

優波離問佛：「上座比丘不聰明，作非法遮，如是成遮不？」佛言：「不成。」復問：「持戒作非法非善遮，如是成遮不？」佛言：「不成。」

優波離問佛：「如佛所說：『遮如法羯磨，不成遮羯磨。』一切不成遮耶？」佛言：「不也。優波離！或有沙彌，受具戒時心悔，不用受具戒，作是言：『我不用受具戒。』是言成遮。沙彌尼受六法，作式叉摩尼，作是言：『我不用受六法。』是言成遮。式叉摩尼受具戒時，作是言：『我不用受具戒。』是言成遮。若比丘有僧伽婆尸沙罪，與作波利婆沙、摩那埵、本日治，作阿浮呵那羯磨，是比丘言：『莫作，我不用。』是言成遮。若比丘十四人應僧中羯磨，作是言：『我不用。』是言成遮。」

優波離問：「有比丘被擯欲懺悔，懺悔時下意隨僧法，界外得作羯磨解擯不？」佛言：「不得。作解擯者，得罪。」

優波離問佛：「佛餘處說：『有二因緣知破僧：一、僧中唱，二、受籌。』有賊住，僧中唱行籌，是名破僧不？」佛言：「不破。」「與學沙彌，僧中唱行籌，是名破僧不？」佛言：「不破。」優波離問：「四人本白衣，眾中唱行籌，破僧不？」佛言：「不破。」「數滿，一比丘男根轉為女，破僧不？」佛言：「不破。」

優波離問：「若草敷座、若長床，得共未受具戒人坐不？」佛言：「可坐。」「得共黃門坐不？」佛言：「不可。」「與學沙彌可共坐不？」佛言：「可坐。」「二與學沙彌，可共坐不？」佛言：「不可。」

優波離問佛：「幾許為長床坐處？」佛言：「極小床容四人坐處，是名為長床。」

有居士於祇洹中作房舍，是房舍中比丘，著衣持鉢入舍婆提城乞食，居士見問：「汝何以乞食？」比丘言：「不能得食故。」居士言：「長老可還，我當為長老送食。」言已便送。比丘問：「是食與誰？」使人言：「是食與僧。」比丘即將使人，持食著僧食處。是比丘明日更著衣持鉢，入舍婆提乞食。居士見復問：「長老何以乞食？」比丘言：「無食故乞。」居士言：「我昨日送食，何以不

噉？」比丘言：「汝所送食，我問使人：『是食與誰？』使人言：『與僧。』我即持著僧食處，是故不食。」居士言：「我不為一切僧送食，為住我房中僧送食。」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若施主供養物，為住房舍中僧，住房舍比丘應取。」

有一居士於祇洹中作房，是居士過數日，到祇洹中欲聽法。入所作房，日暮打揵槌欲聽法，諸比丘闇中坐說法，居士言：「大德然燈。」比丘言：「無蘇油。」居士言：「我與大德遣人送。」即送。比丘言：「與誰？」使人言：「與僧。」比丘即將使人，持蘇油著僧然燈處用。居士餘時到祇洹，入自所作房欲聽法，如本日暮打揵槌，僧闇中坐說法，居士言：「大德然燈。」比丘言：「無蘇油。」居士言：「我前與送，何以不然？」比丘言：「汝送與僧，我便將使人，持蘇油著一切僧然燈處。」居士言：「我不與一切僧送蘇油，為住房比丘送。」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若是供養物為住房中比丘，是物住房比丘應用，應分取塗脚蘇油，革屣衣鉢菓藥亦如是。」佛言：「若檀越言：『大德於中幾時住，隨大德所用聽用。』若言：『是物屬汝聽擔出去。』得持去。」

諸比丘僧臥具，不著覆身衣便取用，僧臥具弊失色不好，垢臭有虱。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僧臥具，不聽比丘不著覆身衣便取用。若用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不知長幾許作覆身衣。佛言：「極下乃至能覆身三分。何等三？胸、腰、膝。」

諸比丘不護惜用僧臥具，餘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僧臥具不得不護惜用，若不護用得突吉羅罪。五事不護惜。何等五？水、日、塵、垢、揩突，是為五不護惜。」

諸比丘用僧臥具雨中立，臥具失色染汁流出。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不得著僧物雨中立，若立得突吉羅罪。」

比丘用僧臥具向火炙身，是衣烟臭色弊減損脆爛襵皺，佛言：「著僧臥具不應向火炙身，若炙得突吉羅罪。若被著脊上向火炙身無罪。」

比丘著僧臥具，入大小便處、入洗大小便處、入浴室，是衣臥具失色垢臭生虱。佛言：「從今日不得著僧臥具衣入大小便處，及洗大小便處、入浴室。若著入得突吉羅罪。」

六群比丘欲剃髮，一小比丘剃未竟、未著袈裟，六群比丘驅小比丘去：「汝小。」佛言：「剃髮時，小比丘有少許髮在，不應驅去。若驅去得突吉羅罪。」

僧剃刀鑷剪爪刀子，諸比丘已磨利欲用，六群比丘來驅去：「我上座！汝小，與我用。」諸比丘不與，鬪諍罵詈。佛言：「不應與，若有先受磨利者，用竟後應與他。」

六群比丘見諸小比丘入大小便處、入洗大小便處，入驅去言：「我上座！汝小。」令諸無病者得病，病者增劇。佛言：「大小便處、洗大小便處，後入者不應驅先入者出。若驅得突吉羅罪。」

六群比丘，浴室中語餘比丘：「汝起去！我是上座，汝小。」佛言：「浴室中上座不應驅下座去，待出時。若驅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婆提，時長老阿難在多眾中說法，有第一上座來，阿難教起，第二、第三亦如是起，是眾散去皆不一心。諸白衣言：「大德！此中無小食亦無中食，上座來何以起，使眾散去破聽法眾？若上座欲上座處坐，何以不先入？是阿難說法，不知初，不知後，不知次第，不知因緣，為誰故說！」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說法時聽法時，上座來不應起，上座亦不應驅下座起。若自起、若驅他起，俱得突吉羅罪。」佛言：「若和上阿闍梨來，恭敬故起，不應語餘人起。若語餘人起，得突吉羅罪。從今日麁㮈長繩床上，聽三人共坐。若三歲中間得共坐，四歲不得共坐。細㮈繩床上聽二人共坐，獨坐床上聽一人坐。」

有僧釜鑊瓮，諸比丘用煮染汁竟著餘處，持衣著染汁中，六群比丘來語餘比丘：「與我釜瓮瓶，我上座，汝小，我欲用。」持染汁瀉著一物中竟，復瀉著一物中，染汁漸少衣色變黑。諸比丘不與，鬪諍罵詈。是事白佛，佛言：「不應與。比丘若先取用竟，後應與上座。」染汁殘少許在，上座來索不欲與，佛言：「若少許殘，可却著餘處者，應與。」

諸比丘取僧園中樹木，用煮飯煮羹、煮肉、煮湯、煮藥、煮染，舊比丘不喜，如是言：「我等經營種樹木勤苦，汝等客比丘，不語我默然取燒。」佛言：「應語舊比丘。」佛言：「從今日僧園中樹華，應取用供養佛塔及阿羅漢塔。若有淨人應使取菓噉，樹上大木，四方僧應用作梁椽。樹皮枝葉，諸比丘自在用。」

佛在舍婆提。給孤獨作祇洹竟，種種莊嚴，四事供養與僧。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受如是莊嚴房舍。」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清淨房舍。」

六群比丘驅坐禪比丘：「汝起！我上座，汝小。」是事白佛，佛言：「坐禪時不應計大小，不應驅去。若驅去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用僧水洗脚，六群比丘驅去：「汝小，我上座。」是事白佛，佛言：「洗脚時不應計大小驅去。若驅得突吉羅罪。」

諸比丘促僧拭脚物浣捩曬，欲拭複羅革屣，六群比丘言：「汝起去，我上座，汝小，取拭脚物來我用。」諸比丘不與，鬪諍罵詈。是事白佛，佛言：「不應與，若前人用竟應與。」

有一住處，舊比丘屬塔物自貸用。是比丘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衣鉢物還計直輸塔，餘殘僧應分。」

一住處一比丘，衣鉢物為塔用。是比丘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塔物計直還取，現前僧應分。」
一住處一比丘，貸取四方僧物私用。是比丘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財物還計直輸四方僧，餘殘現前僧應分。」
一住處一比丘，衣鉢物貸四方僧用。是比丘死，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衣鉢物四方僧物計直還，現前僧應分。客比丘、舊比丘亦如是。」
一比丘衣鉢寄居士，居士失去，是比丘往居士邊索，居士言：「失。」比丘言：「汝自失，我不失。若失，汝自償。」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若好看，失不應償；若不好看，失應償。」
有賈客寄比丘衣物，比丘失去。是賈客往比丘邊索，比丘言：「失去。」賈客言：「汝自失，我不失。若失，汝自償。」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若得自在，不應償；若不得自在，應償。」
有居士祇洹中作房舍竟，設飯食，眾多比丘千二百五十。是時四方國土不知法人皆來會，有布施諸比丘者。諸比丘呪願時讚佛言：「佛大力大德！讚法大德大力！讚僧大德大力！讚大德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如是三寶無數無量阿僧祇。」是中或有人持佛名字、或人持法名字、或人持僧名字、或人持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名字、或人持無數無量阿僧祇名字，是大眾會不久各還散去，是人輩各還田舍聚落。餘時諸比丘出諸國田舍乞，有持佛名字者言：「佛來，與布施。」持法名字者言：「法來，與布施。」持僧名字者言：「僧來，與布施。」持舍利弗名字者言：「舍利弗來，與布施。」持目連、阿那律、難提、金毘羅、無數無量阿僧祇如是等名字者言：「無數無量阿僧祇來，與無數無量阿僧祇布施。」諸比丘不受是食。是事白佛，佛言：「是邊國人不知為是比丘故與食，而名與佛法僧、舍利弗、無數無量阿僧祇飲食，自在應受。」
有比丘病，餘住處有親。親比丘來問訊，病比丘語坐。坐已問訊，客比丘小住便起欲去。病比丘言：「何以去？」答：「我不持衣鉢來。」病比丘言：「我與汝衣。」即與。客比丘一處宿，明日擔此衣去，病比丘見言：「我衣莫擔去。」客比丘言：「是衣實與我。」病比丘言：「非常與汝，受故與汝。」客比丘言：「是實常與。」病比丘不知當云何，便白佛。佛言：「是非實與，清淨故與，是比丘應還歸衣。軟語歸好，不歸強奪取，教受突吉羅罪懺。」
佛在祇洹精舍住，時火災漸次來燒祇洹，是時佛呪願言：「我一切漏盡真阿羅呵得佛道，是實語故火即滅。」諸比丘持僧臥具出著一

處，火滅後不知此諸臥具本屬何房舍。是事白佛。佛言：「應作幟。作幟故不可分別，應更作異相。作異相故不可知，應作輪、應作券文、應作德字。」如是作故不識，佛言：「應作字。是物某甲、某甲居士所布施，屬某甲、某甲房舍。」是臥具物雖知有所屬，復不知是物為屬何重閣，何者屬上閣，何者屬中閣，何者屬下閣。佛言：「應了了上作字，是屬上、是屬中、是屬下。」

給孤獨居士作樓施僧，僧不受。是事白佛，佛言：「聽受樓。」

給孤獨居士施僧褥，僧不受。白佛，佛言：「聽受褥。」

居士白佛：「願聽我縷文氍毹施僧。」佛言：「除作女像，餘盡聽。」

給孤獨居士作五百獨座漆畫床并褥施僧，僧不受言：「佛未聽我等畜如是上好獨坐床。」是事白佛，佛言：「聽受如是淨上好獨坐床。」

佛在舍婆提，居士給孤獨死，以是故，祇陀槃那破壞無人治。諸比丘是事白佛，佛言：「應作羯磨，如七法衣法中說。」

佛在舍婆提。諸人親里死，以白氎裹，棄著死人處，如是思惟：「是人死，用是氎為？持布施僧，可得福德。」思惟竟，即持白氎詣祇洹，布施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受棄死人處衣物。」是事白佛，佛言：「聽受。」

有一貧窮人死，以衣裹棄死人處，如是思惟：「是死人用是衣為？當布施僧，可得福德。」思惟竟即持詣祇洹，布施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言：「此衣無主，當從誰受？」是事白佛，佛言：「無餘人法應受。」

彼人親里死，如是思惟：「更用異衣裹。異衣裹不淨，還從比丘索本衣，裹送著棄死人處。」諸親里往到比丘所索本衣。諸比丘不與。是事白佛，佛言：「應與。」親里裹死人，如是思惟：「是衣不吉，裹二死人，誰當受者？」并死人棄，棄竟還去，是衣即失。諸比丘還從彼人索，答言：「已失。」以是事白佛，佛言：「出來軟語索得好，不得法應強索。」

有一比丘賒酤酒，未償便死。酒主從諸比丘責酒價，諸比丘答：「此比丘在時何以不責？」酒主言：「償我酒價，不償者出汝惡名聲，釋種沙門飲酒不肯償價。」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是比丘有衣鉢物應用償，若主無物應取僧物與償。何以故？恐出諸比丘惡名聲故。」

佛在舍婆提。舍婆提諸賈客欲發去，是估客道中空澤畏處，有極好精舍。估客入精舍中，見諸比丘默然坐不眠不睡、坐禪入深禪定。是估客見諸比丘，心生厚信清淨，語諸子弟：「汝看少多有飲食者取來，布施是好比丘。」子弟答：「更無餘食，有少葡萄。」估客

言：「隨少多與，若不布施無福德。」即以葡萄施諸比丘。諸比丘各各分，人得五枚。諸比丘各各覓淨人，或得或不得，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都合諸葡萄一處火淨，應食。」

佛在阿羅毘國。諸上座比丘初夜坐禪，中夜各各還房宿，道中諸惡蟲怖、師子怖、虎豹豺羆怖。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然炬行。」

末利夫人詣祇洹欲聽法，諸比丘闇冥中說法，末利夫人言：「大德然燈。」諸比丘答：「無蘇油。」夫人言：「我當送。」後日即送。諸比丘即然燈，著地不大明。末利夫人即與燈樹，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燈樹。」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受燈樹。」

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以不淨脂，用師子、虎豹、豺羆脂塗脚已，到他象馬牛羊驢廐中。是畜生等聞脂臭，皆拽頓鞿鞅驚走。諸人問：「畜生何以驚走？」六群比丘言：「我有大威德神力，是故驚走。」諸居士瞋呵罵言：「沙門釋子自稱：『善好有德。』似如獵師，用惡獸脂塗脚，使畜生驚怖散走，而言：『我有大神力威德。』」諸比丘少欲知足，聞是事心不喜，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諸惡獸脂，不應用塗脚。若用得突吉羅罪。」

佛在舍婆提。波斯匿王詣祇洹欲聽法，其日布薩說戒，諸比丘言：「大王！汝出！我等欲作法事。」王言：「我欲聽法事。」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未受大戒人前說戒法事。」是王必欲得聽，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在波斯匿王等諸王前說戒。大臣兵吏遣去，時波斯匿王得心清淨。」

有一人大有諸地布施諸比丘，諸比丘不受。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眾僧受用，作園林、別房、房舍、經行處受用。」

五比丘著五三肘衣，入聚落乞食，是衣曳地，脚躡土污風吹露身。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諸比丘受泥洹僧，著入聚落，泥洹僧長四肘廣二肘。」

阿羅毘國諸比丘，日日檐石土墼甌甎泥土，治佛塔精舍，衣不淨垢污行乞食。諸居士瞋呵罵：「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諸外道婆羅門尚著淨衣來乞食，是釋子今著作垢衣來乞食，如作胡麻油人、如土作人。」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若作時，聽著內小泥洹僧。」

佛在迦毘羅衛國。諸貴釋子出家，戲笑露胸行乞食。婆羅門言：「諸釋子自言：『善好有德。』今戲笑露胸乞食，使眾人見。」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著僧祇枝用覆胸入聚落乞食。」

諸比丘早起，入聚落乞食，得食著一面，待時當食。是時大風雨，塵土入鉢食中。諸比丘心悔言：「是食更受，日時到，求淨人不可

得。」諸比丘不得淨人，日時欲過，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五塵不受應食：米塵、穀塵、水塵、衣塵、風塵，是為五塵。」
憍薩羅國諸比丘，得甘蔗作分，諸上座得多無齒，中座下座及沙彌得少，齒利噉即盡。眼看上座欲更得，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飲食時，應等分。」
憍薩羅國眾多比丘夏安居，諸居士等見眾多比丘，便欲次第請食。若自減食分布施比丘，或半月食、或一月食。諸比丘受食竟，自恣已夏後月，分衣物分食分竟，各各自出去。餘比丘憍薩羅遊行，欲至舍婆提到住處，非時大雨墮。諸比丘問：「是中有檀越能與食不？」有比丘言：「無。」問：「有僧食不？」答：「本有僧食，夏後月安居竟，分衣物分食分已各自去。」諸比丘少欲知足，聞是事心不喜，呵責諸比丘言：「何以名比丘，僧食物，夏安居竟各自分去？」諸比丘種種因緣呵竟，以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僧食不應分。若分得突吉羅罪。從今日聽樹下安居時，若有好樹讓上座，如樹下露地亦如是。有事應羯磨十四人。」
佛在婆伽國。國中有貴人子名滿提，請佛及僧明日於舍食，佛及僧默然受請。滿提知佛受請，為佛作禮繞三匝還歸，是夜辦種種飲食布坐處，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佛知時。」佛與比丘僧前後圍繞俱入滿提舍，佛在僧中敷座處坐。滿提子弟不信佛法僧，皆是婆羅門。邊國人下食時，不疾與、少與、不一心與，與時觸比丘手。比丘語言：「高舉手莫觸我手。」子弟言：「我非白癩、非旃陀羅，汝等何以惡我？」諸比丘不知當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不輕與得受。若輕故觸手不應受。」
憍薩羅國一住處，一比丘死。是死比丘，以衣鉢物寄比丘尼精舍。諸比丘言：「我等應分。」比丘尼言：「我等應分。」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死前，寄比丘尼衣鉢物，現前比丘僧應分。」
憍薩羅國一住處，比丘尼死。是死比丘尼，以衣鉢物寄比丘精舍。諸比丘尼言：「我等應分。」比丘言：「我等應分。」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若比丘尼死前，寄比丘衣鉢物，現前比丘尼僧應分。」
佛在舍婆提。釋子跋難陀死，衣鉢直三十萬兩金。憍薩羅國王波斯匿言：「是人無兒子故，是物應屬我。」佛遣使語波斯匿王言：「大王！王賜城邑聚落人稟，頗少多與跋難陀稟分不？」王言：「不與。」佛言：「誰力故令得生活，是應分。僧力故，今應取。」王聞好教便止。諸剎利輩言：「是比丘與我同姓同生，同是剎利種，是衣鉢物應屬我等。」佛遣使語剎帝利言：「汝等作國事、大事、官事，頗問跋難陀不？」答：「不問。」「跋難陀不在

時，汝作官事，頗待跋難陀不？」答言：「不待。」佛言：「跋難陀共僧羯磨，跋難陀不在時僧不羯磨，是衣鉢物應屬僧。」諸剎利聞是好教便止。諸親族中表內外皆言：「是跋難陀是我伯叔、父舅、外甥、兄子，是衣鉢物應屬我等。」佛遣使語言：「汝等嫁女、娶婦、會同、取與錢財，頗待跋難陀與分不？」答言：「不。」佛言：「諸與跋難陀衣食分者，應得是衣分。跋難陀僧與食故，是衣鉢物應屬僧。」諸親族聞是好教便止。跋難陀衣鉢物寄在餘處，是跋難陀於餘處死，寄物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我等應分。」死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我等應分。」以是事白佛。佛言：「是諸衣鉢物，在界內現前僧應分。」跋難陀衣鉢物，處處出息與人，異處死，異處人負其債，死後負債處諸比丘言：「是物我等應分。」死處諸比丘言：「是物我等應分。」佛言：「負債處界內，彼比丘應分。」跋難陀衣鉢物，保任出息餘處死，餘處出息，餘處保任。死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出息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保任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佛言：「保任處界內現前僧應分。」跋難陀衣鉢出息質物，跋難陀異處死，質物復在異處，取錢人亦在異處。死處諸比丘言：「是財物應屬我等。」質物處諸比丘言：「是財物應屬我等。」取錢處諸比丘言：「是財物應屬我等。」佛言：「質物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跋難陀衣鉢財物，與他作券出息，跋難陀異處死，取錢者在異處，作券人亦在異處。死處諸比丘言：「是物應屬我等。」取錢處諸比丘言：「是物應屬我等。」有手執券處諸比丘言：「是物應屬我等。」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有手執券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若手執券、若質物，是二無異。」

佛在舍婆提。牟羅破求那比丘死，是衣鉢物，本寄長老阿難。牟羅破求那在異處死，長老阿難在異處，所寄衣鉢物在異處。死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長老阿難所住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寄衣鉢物處諸比丘言：「是衣鉢物應屬我等。」諸比丘不知當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阿難所在處界內現前比丘應分。」

十誦律卷第六十一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